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八八冊目次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五）　（明）黄淮　楊士奇等輯　明永樂內府刻本　〇〇一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五）

（明）黄淮　楊士奇等輯

明永樂内府刻本

謹名器

宋哲宗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孫升上疏曰臣竊以人主持利勢以兼制天下役使群衆者有法制而已朝廷以一言而寵辱臣屬風動四方者布命令而已故法度紀綱上下維持不可有毫釐過失法制失則人主之勢去命令過則朝廷之言輕自古天下國家之所以亂亡未有不由此也近日朝廷除安燾知樞密院事因給事中封駮不當奉聖旨更不書讀門下侍郎並不執奏直送吏部施行吏部具事理申尚書省僕射左右丞並不執奏遂以不全告命降出且陛下私一非才除知樞密院事臣且置而未論豈有朝廷維持紀綱執守法度大臣乃依違苟且未為陛下守法使朝廷出不全告命宣示於外棄絕公道虧損聖德廢壞典法不足以傳示後世龜玉之毀過當在

誰居朝廷紀綱之任不能糾劾大臣尚何面目出入陛下禁庭備為御史伏望聖慈先正門下侍郎尚書省僕射丞不守法之罪或安燾有登用以來建明啓沃之謀猷廟堂帷幄之功業臣所不知者當示臺諫布告在廷付門下省書讀省審而後行使陛下法制不失命令獲全然後坐臣妄言過言重行黜削庶臺諫風節稍復嘉祐治平之時則臣雖被斥逐棄委溝壑死永無恨

二年升又上奏曰臣聞爵祿天下之砥石人主所以礪世磨鈍也故忠信爵祿所以勸士而唯名與器不可假人士大夫忠義風節豈生而有之在陛下獎勵而成就之耳苟爵祿不及於忠信而名器竊假於非人則天下之士孰知所勸而相勉為忠信節義之事哉臣嘗謂給事中門下之職法度號令所從出論思獻納之為先非偷合苟容養交安祿之所何以言之法度命令差失過當可以論議獻替於未下而諫官御史止能諫諍追救於已行命未下則其意易回事已行則其勢難奪理固然也則給事之任豈可輕付非其人哉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憲宗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奏甚激切上嘉其剛正翌日謂宰相曰呂元膺讜言直氣且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下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元膺復為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若李藩裴垍可謂不負大臣之責矣今顧臨張問為給事中顧臨慨然論議封駮聳動中外既以何事之重遣使北道侍臣有欲留之者大臣既不克從又不獲時選補忠鯁端良之人以慰士望而張問老疾無恥苟容尸祿為朝士大夫指笑御史論其不職乞與閑散以養衰殘而大臣姑徇人情悅其阿意既留而不去又使專給事之職備員素餐無所獻納則是

可留者去之可去者留之使朝廷爵祿名器不足以礪世而忠信節義之人無以知勸執政大臣豈不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有愧於李藩裴垍乎伏望聖慈詳察臣前奏出自聖斷罷張問給事中別選有德有識者任之以慰中外之望

右諫議孫覺等上疏曰臣等伏見朝廷差安燾知樞密院給事中以為不當駁正封還陛下未信其言遂不送本官書讀施行臣等竊為朝廷惜之夫安燾之才不才差除之當與否自有天下之公論臣皆置而未議所惜者朝廷之法度爾且三省之設事相表裏事相始終凡命令之出先自中書省一人宣之一人奉之一人行之次由門下省一人讀之一人省之一人審之苟有未當則許駁正然後由尚書受付施行紀綱程式其密如此蓋以出命令而尊國體也苟闕其一則於制敕不為全中外難以取信近日除呂公著為門下侍郎未由

本省而下。給事中范純仁力辦其事是也。夫國家所以維持四海而傳之萬世者，惟守法度而已。況當陛下諒闇之日，簾聽之時，正宜謹守法度，不可毫釐差失。安燾之命不送給事中書讀施行，乃是封駁一職遂為虛設，制敕不全，命令不專，而法度不存矣。辭封拒官恐漸於此。臣等所以為朝廷深惜也。臣等竊度聖意，必謂已行之命難於追改，且與序遷，則是一舉而兩失矣。為安燾者豈可受不全之制敕，而處具瞻之地哉。莫若因其辭免，寢罷新命，則君臣之際，授受皆得其宜，而法度不廢也。況朝廷差除，自臣下辭免，或臺諫論奏而罷與改者多矣，豈得於燾獨不改。伏望聖慈追還安燾告命，及詳覽臣等論列安燾文字，別降指揮施行。陛下遵進大臣，若合公道，何故不命給事中依條書讀。臣等所論，乃繫國體，若陛下不賜改正，臣須至再三論奏，不敢自已。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伏見安燾之命不送給事中書讀，又於法非便。臣與摯等已嘗論奏，奉事之誠，諒煩聖覽。臣今為陛下反覆思慮，此事實繫國體，有不可者四，須至再具奏陳，冒瀆天聽。夫給事中之職，專讀制敕，詳駁正奏覆。陛下不使之讀，是廢其職也。朝廷設官任人而自廢其職，無以訓四方、示萬世。今門下省錄黃於給事中字不書臣具之名，而書曰奉聖旨，不送給事中書讀，而書省遂覆而付於吏部，吏部出告亦如此書。臣不知合何法式，或何制令。此一不可也。小人之情巧偽險詐，善窺朝廷之釁隙，欲遂其志。雖防閑禁約謹嚴周審，而猶有撓亂法度以僥倖者。陛下儻謂此事已下，難於更改，不恤人言而遂行之，他日或有權臣女謁干請希求非分之事，援此例，乞不付門下省施行，臣恐陛下無以却其說，蓋以開之於前，則難塞之於後。此二不可也。夫三省大臣皆與國家維持紀綱，而同

其休戚者。今朝廷出令未合於法度，而門下侍郎不駁正，尚書僕射亦不論奏，唯默然奉行，以付有司。若萬一更有失事，處置之間或不當機會，則誰為陛下救其失誤？此三不可也。自陛下臨政以來，開廣言路，臺諫所奏，盡蒙聽納，萬分有一可裨治道。今以安燾之故，獨不允從，深恐言事之臣上畏天威，自今以去，不敢極論得失。陛下聰明，亦或因壅蔽。此四不可也。夫舉一事而有四不可，在陛下處之甚難，以臣思之甚易。何則？改過不吝，明王之盛德；恥過作非，古人之深戒。故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又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且萬機之繁，親總獨斷，不容無失，能知其失而正之，則為得矣。其於聖政，殊不為累。今臺諫論列未已，士大夫之議紛紛，二人者必不敢受命。陛下若令閤門繳納安燾、范純仁告身，罷降指揮，遂其辭免之意，除二人者皆為同知院事，由門下省施行，則臺諫更不將奏，士大夫之議帖然，二人者不敢不拜，上全國體，下允公論，此所謂甚易而不難處也。況反汗之嫌小，而屢注之失大。願陛下權其輕重而行。

陶又上奏曰：臣聞邪正必辨，則國體尊；用捨至當，則士論定。百直而一枉，則枉可以害直；百真而一偽，則偽可以亂真。方肅紀綱，宜慎名器。臣伏見起居舍人曾肇操履偏詖，藝文淺薄，嘗呂惠卿用事時，肇兄布亦在要路，表裏尊幾，公為私徇，臣僚承迎風旨，薦肇充學官，既進所業中書，考為第一。肇以朋比遂除館職，暗因張璪汲引，備位左司，會吏職有闕，乃以次補。且仕宦不歷民政，而領都司，事問不知本統，而遷右史，固已不厭公議，無補盛朝。今乃擢居西掖，尤駭群聽。夫中書舍人之任，職清地峻，非他官可擬，外則典司誥命，以文章議論潤色帝猷，內則分押諸房，以智識才慮參決幾微，前世推重，謂之宰

相判官豈可因其序遷輙爾虛授。况小人之進。亦以彙征。舉此吞胄
此選涉歷貴權。則必援舉其徒布列要地。消長之際。安得不慮。此時
進用疑邪徑之忽開。他日朋姦恣横流之難遏。伏願陛下深防事始
早罷詔除。上以清侍從之塗。下以慰搢紳之望。
陶又上奏曰。臣近書論奏除曾肇中書舍人不當。拄言無補。未蒙聽
納。臣再三爲陛下忖度。此事極有未安。蓋任人當否。寔繋治亂。正臣
進則足以寧邦。邪士用則遂能害政。古今可鑒。理勢必然。自陛下纘
統以來。拔擢端良。罷黜回枉。用捨之際。務合至公。然小人餘黨尚在
朝廷。既未能盡力屏除。豈可使開端倖進。防微杜漸。正在此時。且肇
之姦回。出於天稟。兩端雖信。其迹甚明。當呂惠卿用事之時。則朋比
阿諛。竊爲非義。至司馬光當國之日。則矯僞情飾。欺作善人。推此而
行。何所不至。陛下可保其不狥私乎。執政可信其不行險乎。既保之

信之。則臣言殊不足取。罪在誣妄。若猶未也。則中書舍人之職。參議
大政。不可輙委肇矣。况肇之兄布長於變詐。濟以强悍。冒據要地。僅
二十年。蠹政害民。毒流天下。今雖出領藩鎮。其心常有不平。肇於其
兄。豈能忘愛。一旦肇擢而至。則必遽發素懐。引類結徒。究陷積成。此
不可不思也。然議者謂肇粗有詩文。素無顯過。進升兩掖。實所宜然。
臣愚竊謂此言出於苟偷之意。非爲國深慮之説也。夫中材之士。素
於勢利。而過有隱顯。害有淺深。或一事之誤。或一節之缺。如邪惡之
乘檢愼滿中行之附。計童林希之結張璪。則人皆得而知之。猶爲顯
過。若乃肇之包藏隱伏。善持兩端。原始要終。大槩邪險。人皆不可得
而知。非若一事一節之誤缺而可指名者。其過雖不顯。而爲害則大。
此又不可不察也。伏願陛下以陰長陽消爲戒。以舉直錯枉爲心。特
采公言。收還新命。使小人無彙征之漸。則明主有極治之功。臣之區

區。敢以懇請。謹再具彈劾以聞。
侍御史劉摯上論安燾奏曰。臣等近以安燾除命未當。及因給事中
封駁。遂不令書讀行下。累具論列。并彈劾門下尚書省。歷歷官司。
今未蒙追改施行。臣等待罪風憲。見朝廷綱紀隳墜。命令失當。不
竭盡死力以救補之。則陛下何用置言路。臣等何顔在官。伏自陛下
臨御以來。以至公爲心。直道爲政。故凡見于施爲者。皆足以服天下
之心。今忽然行此一事。驚駭物聽。與從來政事大異。甚非所望于陛
下者。且安燾德薄望輕。素自卑立。朋附章惇。阿其風旨。今度越衆人。
無故進位。已大公議。而又制敕不循典故。踰襲斜封。及遣官司封駁。
不意聖明爲此過舉。此必有姦邪之論以誤陛下。殊不知中書之宣
奉行。門下之省審讀。乃歷代典章。一有不修則不成王命。安燾等亦安
敢受之哉。夫聖人善於取人。不能無過。故六經不美棄之任已而美

其舍己。不稱湯之無過。而稱其改過。今陛下追正此事。雖甚難也。然
閤門取燾告身。罷燾新命。且令依舊同知外。范純仁自從列到宣下。
其門下侍郎尚書僕射及吏部等經歷奉行官屬。皆不能廷明執奏。
詿誤聖朝。各付有司。明正其罪。使中外釋然知朝廷尊嚴。真爲振肅
以銷壓僥倖之望。杜絶私邪之謀。而成就陛下聽納之盛德。在
陛下顧省一言而已。何遲逅而不爲耶。臣等不勝聽命待罪激
切之至。
摯又上言乞罷文及都司。疏曰。臣伏見昨者五月四日。勑命除文及
爲右司郎官。韓宗師直秘閣。尋聞臣僚論列。罷宗師。文及雖有辭免。
遂罷直閣之責。而及之除命未嘗指揮。臣竊以都司職任。上副丞轄
下總二十四司之事。而館閣秘官以文學爲職。皆號爲清望之選。固
當無間寒俊。不宜專用子弟。此所以招言者之論。而不能服衆人之

心方及與宗師差除之日適在文彥博入朝辭難進用之始故議者
咸謂執政臣僚見二人進務所以擢其子姪迎悅其意以市私恩此
亦陛下之所宜察也國家名器本待才德但用之以公則人無不服
今宗師既罷則及之新命亦望追寢不須更俟其遜避所貴稍伸公
道以息群議若以及父彥博在朝欲及便於侍養即在京甚有職任
可勸兼平章重事乃是朝廷執政正與都司相干亦合回避以此罷
之示不傷陛下恩禮也
摯論三省樞密院差除疏曰右臣准吏部牒子月十六日三省樞密
院同奉聖旨唐淑問除左司諫等事文牒十月二十八日三省樞密
院同奉聖旨陸佃等罷侍講事臣竊睹自來朝制及近降官制格凡
差除有中書進擬者有樞密院者有三省者有三省樞密院同進者
蓋建官分職各有所治法無相參也三省樞密院同取旨者攸止於

差除帥臣邊鎮大吏內臣近上差遣而已今來差諫官罷侍講未委
樞密何為而預也外言籍籍皆以三省容縱密院侵紊政體莫不疑
異臣竊以國家所以持者在綱紀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綱紀正於
上則下無邪志名分治於下則政無多門一有奪移何患不起況朝
廷今日正當尊強君道謹守祖宗法制嚴臣下之分以消壓權僭之
心今廢置官吏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也樞密院干非其職逾法出
位橫違議論公然犯分臣恐積微至著變亂官守漸行私意以害政
事上則陛廉之等慢下則傾奪之患生杜漸防微貴國體欲望聖
慈特降詔旨戒諭三省樞密院臣僚凡以差除擬進者各依自來條
制班次取旨所貴正名宿業事無侵逾以尊朝廷以正在位臣又慮
上件差除諫官等事曾降聖旨特許樞密院同進備有特旨乃是聖
恩優禮執政欲合同衆論之意而大臣之節自當引義辭免指明之

綱紀以安分守不應乘使冒進漸恐陵替失體制
摯又上論執政轉官疏曰臣伏觀近降麻制執政臣僚各特轉一官
聖恩優厚中外聳動及臣伏讀麻制之詞乃以山陵寢廟奔走職事
加臣子之異恩於是臣切疑焉夫應奉山陵寢廟奔走職事乃臣子之
分也若欲以醻勞則應不止於執政若推其遠往則執政未嘗俱行
授受之間未有名義伏觀所司檢會嘉祐年體例進入依應施行伏
緣嘉祐八年英宗皇帝既推即位之恩臣僚各已轉官後來以弗豫
進藥而輔導調護鎮寧中外以至聖躬康復親決庶政誠天下之慶
謂輔臣實與有勞故又命各人進一官然當時臣僚再三辭遜累日
不敢受命至遣近臣押令以新官入謝不降至以特之方敢祇受又
治平之末神宗皇帝嗣位覃霈改官之後適值韓琦以山陵使回懇
求去位尋以兩鎮外補然猶虛上宰之位自曾公亮而下並不遷遷

故與特轉一官以補轉廳之恩考求兩朝故事各有因依則今來遷
官別無義說惟過賞踰僭在聖人不足以廣恩而於義未安恐臣下
終難於冒處伏望謹重國體愛惜名器授之以道則廉恥之風行欲
望聖慈照會兩朝故事不同如執政臣僚辭免新命伏乞特賜允從
無傷事體區區臣言庶幾有補
諫議大夫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見自行官制後來一切以寄祿名官
至於流品無復旌別乃者朝廷以為未盡始詔吏部因其舊名分為
左右自是清濁有辨衆論稱允後來竊聞新士大夫之犯贓者盡改
右字法既未備人以為疑且有出身之人苟以贓污抵罪左降於右
自可不懲緣無出身者皆合稱右今若一旦混淆於貪墨之徒彼將
以仕宦為恥非惟失先王礪世磨鈍之術亦恐本帶右階之人或有
犯者朝廷以何名勸之臣愚欲乞今後贓污之吏並與削去左右暨

其所犯之輕重而制為敘降之歲若限內別無他罪仍有舉主即與約經赦敘用之法許以牽復如此則名器自正而負罪者通改過自新之路勸懲之道可得而行矣伏乞睿明亟追前令別加修改庶協政體

安世為右正言時上奏曰右臣伏見朝廷立法內外臣僚保薦之要歲有定數而兩制侍從以上又得用十科之目使之引類其於求才之道固已備矣乃自近歲以來漸開巧進之路屢見近臣連名薦士臣聞名器爵祿人之所趨使之積勤而後遷則衆各知勸而守分今君多為捷徑使之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而況被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不復銓量往往即加擢任遂離常調遽得美官後進小生不安義命奔競相効無復廉恥非有懲革將敗風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舉官之外不許近臣列薦所貴少抑僥倖之徒上裨

忠厚之化

安世又上奏曰右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援內外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只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原其深意蓋謂父兄已居柄任而京師之官多是要劇為大臣者既不能人人為朝廷推至公之心振拔滯淹提獎寒素而貪權好利多為子孫之謀援引親屬並據高勢根連蒂固更相朋比絕孤寒之進路增膏粱之驕氣寖成大弊有不勝言是以祖宗立法務加裁抑上下遵奉莫敢或違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恥掃地陛下踐祚之初勵精求治刬革僥倖一本至公躬行法度不欲有毫髮之累此天下之人所共聞見而在位之臣化上之德宜盡忠交儆務為正直而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子弟親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條列其弊屢欲面奏偶以秋暑尚熾伏恐久煩聽覽因此未敢請對然近來差遣尤多不協物論且以不避煩瀆更聽須至具章疏論列臣伏見太師文彥博之子及甫光祿少卿保雍將作監丞孫永世少府監丞妻族陳安民遷都水監丞女壻任元卿堂差監商稅院孫壻李慎由堂差監左藏庫皆用恩例陳乞而此兩處皆非陳乞之所當得也司空呂公著之子希勣今年知潁州纔及成資召還為少府少監希純去年自太常博士又遷宗正寺丞女壻范祖禹與其婦翁共事於實錄院前此蓋未嘗有而次壻邵龢為開封推官公著纔罷僕射即擢為都官郎中外甥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士未幾又擢為成都路轉運判官楊瓌寶亦自常調堂差知咸平縣妻弟魯君貺今年自外任擢為都水監丞姻家張次元堂除知洛州胡宗炎擢為將作少監馬傳慶自冗官得大理寺主簿其間雖或假近臣論薦之名皆公著任宰相

日拔擢除授也宣教之職舊係吏部依法選差近方收為堂除而公著首用其孫壻趙演宰相呂大防任中書侍郎日堂除其女壻王讜京東排岸司妻族李括知洋州李機知華州范純仁任相之初即用其姻家韓宗道為戶部侍郎妻族王古右司員外郎王敦近自常調堂差知長垣縣門下侍郎孫固之子朴判登聞檢院臣聞鼓檢院乃天下訴冤之地豈可使執政子弟為之熙寧初嘗以宰相子曾孝寬判鼓院是時言者以此論奏即令罷免而公亮陳乞監皮角場此近例也孫固及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姻家歐陽棐除館職未及一月又授職方員外宗愈之弟宗炎近除開封推官然王存除歐陽棐外未聞其人及中書侍郎劉摯亦未見所引私親而二人有依違其間不能糾正當同循默豈得無罪臣之所陳皆彰明較著士大夫之所共知其所不知者又不可以悉數臣竊謂二聖臨御于茲四年未嘗

以名器少私於宗族外家而大臣所為乃反若此上下恬然不以為怪此臣之所甚懼也昔崔貽孫為相未踰年而除吏八百員不避姻故之嫌彼之大臣欲引其私親者多假此以藉口而欺罔世主臣常疾之今考其傳蓋亦有說且唐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兵興政事紛亂官資差錄永泰之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賄賂盛行剗塞公路綱紀大壞常袞當國力懲其弊凡奏請一切杜絕而矯枉過正賢愚同滯及崔貽孫之相則薦舉者惟其人雖至公以行之故除吏八百莫不諳允後之大臣能如貽孫之盡公明搢紳之間自無異論惟其執心偏黨所用匪人排斥孤寒專引親戚而乃竊其緒餘文過飾非及致人言又從而先之亦已過矣今上寺知州通判在京寺監官務畿內知縣之類號為優便者盡屬堂除雖資任未至甚高固者不足宜於議論而常調之人亡一筆選用即今使每任例將朝廷差除者復吏歸吏部以此較之僥倖不加況有司員多闕少四方寒士羈旅京師待次選部往往踰歲未得差遣及其注授是守二年遠闕則世祿權要之家何幸而躐進平進之士何獨不幸也臣伏見自來畿內知縣皆選試吏能之人近聞以宣德郎王毅知長垣縣士大夫皆藉藉喜號闒茸之狀特甚止緣范純仁妻族之故遂有此命中外傳播莫不駭笑欲望聖慈特令追寢外其閒人材粗堪或到官已久未至曠職固難追改臣亦不敢上煩朝廷必令盡罷但以執政大臣不避親嫌不畏公議眾論喧然為之不平者久矣竊恐陛下九重深邃不能盡知故敢略具所聞上裨聰明之萬一伏惟機務之暇留神省覽仍願陛下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廣精更始庶幾不廢祖宗之法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中書舍人曾肇乞禁止請謁奏曰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

自臨御以來正身率下杜絕請謁裁抑恩倖凡自內出無非德政未嘗以私撓公以人亂法親戚近習斂衽安分退就繩墨朝廷清明紀綱肅然論者以謂秦漢以來母后共政未有若斯之盛非二聖一心秉誼克己何以致此謂宜終始守之貽則萬世而近日以來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雖其事至微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盛德然竊恐僥倖之人乘間伺隙轉相扳援煩瀆聖聰雖二聖天地之度坦然無私但恐左右干祈過切不免曲徇其意杜漸防微宜自今日此臣之拳拳竊抱惓惓愛君之心傾竭肺肝庶有補於萬一也臣竊觀前奏伏見仁宗在位四十餘年下詔書約束臣下干求內降令中書樞密院如內降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具條執奏以聞推勘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下御史臺閤門牓諭仍著為法丁寧懇至出於誠心當時輔臣亦每以禁止內降為言躬見納用故一時朝廷號為肅清雖間有干請而不能虧損聖政者上下維持之力也大抵人情茍務使私幸於僥倖此門一開浸淫不止始自一二至于三五六漸無紀極則國家名器緣此輕矣朝廷百度緣此壞矣其源至小流弊至大此臣之所大懼不得不為陛下極言之也且朝廷爵祿有限人之私欲無窮茍不持之以公因緣請託將至於不勝其煩陛下亦將厭之矣伏望聖明不以臣言為狂妄試加省察若有人材可用或職近親出自聖意欲與恩澤者自可明諭輔臣度其所宜公行除授其餘一切禁止無得私請仍詔輔臣如有內降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執奏以聞推勘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下閤門御史臺常加覺察牓諭朝官使人明知上意如此則聖德日新朝無私政邪枉之門塞公正之路開遠繼祖宗之明實社稷無疆之福也臣備位侍從以論思為職竊有所懷不敢隱默謹抄錄上仁宗朝緣內降戒飭詔書事迹凡

八條則為一通伏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
徽宗時陳次升上奏曰臣聞天下雖安者可危之理天下雖危者可安之道安危之機不在乎他人在人主所操而已夫福威者人主所操之柄也權歸乎上而不移於下此操之得其道者也得其道則安失其道則危踣之已往其迹班班可見矣如漢武帝外動師旅內耗蠹元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五十年間中外無事者特以威福歸乎上姦臣不敢專國命故也唐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夫以漢武之於唐明皇其德不啻相遠而安危如此其異者豈非在所操乎昔陳堯佐嘗對唐帝曰無以權屈人又論用人則可奇耳目聖擇無不當者誠以至治之要在此有天下者所宜先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喜太喜用中道遠康邪佞退忠良屏姦佞弛兵革寬刑罰徹無用之臺榭罷不急之工巧蠲宿逋以恤窮民省探報以防冗濫治天下之具備以加議若行之不息伏之不倦可謂全善矣然今日之所急要在收還威福之柄以立主威以尊主道臣叨沐聖恩擢於諫省輒敢引此以為急務伏願陛下留神無使大臣干權任其喜怒之私以害大公之義實天下之福也社稷無窮之休也

次升又上奏曰臣竊以君者制命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者也君唱之於上臣和之於下然後君臣之分正矣君唱而臣不和上行而下不隨則名分紊亂紀綱不立危亡之漸皆始於此冀乎所以無戒已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謂是也臣竊聞近日睿旨差除三省多方執奏肆行沮格三省欲有進擬冀聖意之必從除目之必下到貫知此臣竊憂之至如前給事中龔原以罪去國之日御批嘗犯贓私每議政事違行重責未至竄所即移泰州未幾又除待制移知杭州前日聖旨差遣未令日除授如此其咈何以示信天下又如中大夫王詵罪已上錄所至未聞善狀今乃特轉太中大夫移知青州原等遷升未委名如聞皆出三省進擬不出陛下之意臣聞日者陽也君道也君於此則天應見於彼故日常明臣僭侵於君陰侵於陽則日有薄蝕之患近者太史預奏四月朔日有蝕之竊謂三省之權大盛君上命多阻而不行日蝕之應殆以此歟伏望聖慈特攬乾剛以正名分無令所除授在必行三省進擬或可或否悉由聖斷龔原王詵除命特行改正如此則日蝕之異自消太平之基可致

次升又上奏曰臣竊以治天下之道在乎正名分而已名分正則君道尊而無可陵之漸臣道卑而無逼上之難苟失其正尊卑之序亂上下之分紊此不可不慎也今三省專威福之柄使人主之權睿旨

則沮格而不行但進擬則堅執而必下乾剛坤柔之道未正臣所甚畏之勢未分進臣義士夙夜以此為憂姦險巧佞之徒乘此射利於臣之權而營容輻湊其門環望其馬塵而不以為辱奴事其子弟而不以為羞恥可歎也況龔原進職移守錢塘王詵轉官移守青社既繫而有從官事干大體命下之日廖疾驚駭下只之倉皆知其非若不改正則作福作威專歸於臣陛下孤立誰肯為國者者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以正上下之分以息奔競之風

次升又上奏曰臣近嘗論奏三省大臣專權威福睿旨差除則沮格而不行自進擬則堅執而必下上下之分不正欲收還威福以定名分竊聞三省大臣自近肆為詭計但專擅之名而陛下每有差除則陽為承行若非所欲則陰諭屬官繳駁上以侵陵主道下以竊弄國權朋比之風漸成威福之柄倒置若不擇之於早則易之難云云

堅冰之患至矣伏願陛下攬乾剛之威奮神明之斷一出令則渙而必發一除授則審而必行毋有不得名寶肆為横議者特行黜責如此則主威可立朋比之風可去宰執專權之弊可革矣

次升又上疏曰臣竊觀易以乾况君以坤况臣乾天也正位乎上坤地也正位乎下尊卑之勢既分則乾坤之位定矣上下之分既正則君臣之道明矣是以勢位不可凌名分不可犯壓君之路馬蹴者有誅當君之路馬若有誅况君父之名天下之所共諱其可稱道之乎訪聞尚書右丞范純禮近准朝命押虜使建燕宮主語言條并及御名頗觸臣節甚卑國體遂使中國禮義之邦為人臣者失尊君之道取笑夷狄其為辱命莫甚於此若純禮故犯顯屬不臣設或有惧則是昏耄大臣如此安可參預機務臨蒞百官伏望聖慈特行黜責以明君臣之分無使夷狄輕視中國

奏議卷之一百九十八　十五

殿中侍御史許景衡上奏曰臣伏見國朝遵唐故事制勅並用黃紙為之所以嚴天子命令示朝廷之尊崇非百司庶府文移之比也其敕令制書播告天下者有司行下所屬仍用黃紙以為符牒連附于後蓋其所從來舊矣近者開封府被受御筆詔書民間有合通知者並不依令錄副本連於榜前輒用黃紙謄寫揭示通衢見者愕然以為黃紙勅榜尚書省之出也開封府亦不得為之哉臣方欲論列乞賜懲誡而近降指揮頒下道僧度牒紫衣師號體式乃用黃紙印造義與開封同失矣夫道僧度牒紫衣師號自有舊法今欲革前弊並新式以表異之固無不可者而必以黃紙為之恐非所以重朝廷之體制也今誥命多士出自天子署其姓名於勅牒宰相執政官簽書其用黃紙宜矣至於道僧度牒之屬乃是有司印造非出於尚書省也禮部官屬書字而宰相執政不預焉又空其姓名臨時書填蓋與誥命多士制書異矣亦烏用黃紙為哉夫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此為政之大要也今以有司文牒而僭朝廷之命令以禮部官屬而攘宰執之簽書非所以正名公朝垂法後世也在昔大臣有官兼將相者猶以不得於黃紙書字為恨今若使禮部郎官為之則前後重輕弗倫不已甚乎所有近降道僧度牒紫衣師號指揮內用黃紙印造一節伏望睿明特賜詔罷如欲更易舊式則乞以綾紙印造如吏部所給奏薦補牒之類亦足以表異新書其開封榜示御筆亦乞戒飭使令施行庶幾不廢祖宗之故事增重朝廷之制書杜絕有司之僭或天下幸甚

欽宗時侍御史李光上奏曰臣聞人主有大權威福之柄是也治國有要道因任之術是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此言威福之柄不可假之

奏議卷之一百九十八　十六

於臣下也荀卿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言人君自有職事不當侵細務也臣恭覩陛下天姿英明聰明無倦自即位以來勵精圖治延見羣臣洞示好惡則端本清源之術不可不察臣訪聞近者頗有進言於陛下而復拘纖耳目之責所謂大權要道渾為一說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臣請為陛下言之夫爵祿廢置生殺予奪此所謂權不可不自陛下而出至於進退人材委任而責成功可也陛下豈得而親之哉前日蔡京當國三省大臣因寵保位至不得行其職事凡御筆除授皆曰朕所自用朝廷紀綱由此廢壞而人主威權下移於近習矣尚復忍聞之乎哉人主之職在於論相苟能擇賢相而任之為相者又能擇百官而使之內則省臺寺監外則郡守監司皆出於一致無多門如挈裘振領若網在綱順者不可勝數也臣愚伏望陛下體剛健之德推委任之

誠。執其權綱。而尊卑之分嚴。秉其要道。而詳畧之理備。之以法。天地
簡易之理。致虞舜無爲之治。實天下幸甚。
光又上奏曰。臣聞唐德宗猝奉天。因發涇州以來百姓進獻瓜果。欲
各與散官。陸贄以爲不可。曰。爵禄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
功勳才德所宜勸之。夫散官虚名也。贄猶力爭至數千百言而不已。
誠以所系者重也。臣伏聞上皇東巡。州縣供饋無闕。此乃臣子之常
分。何足爲功。然供饋之物。自一毫以上。皆出行人及坊郭鄉村有物
力之人。非出供饋者之家也。供饋愈辦。則剥民愈深。臣訪聞其間巧
於請求者。多是交結近習。撰其請求。頭事無藝。往往緣此。得其歡心。
揄揚稱美。達之上皇。遂致增秩賜金。行宮如市。有奔往者。有進三官
者。有召赴都堂審察者。恩賞僭濫。非散官之比也。陛下修明百度。抑
絶奔競如此。而士大夫冒犯廉隅。僥倖苟得如此。况上皇安[illegible]闕
將士冒行嗤笑。銘鏤以衛護社稷者。或横尸原野。或暴露邊陲。未聞
少加恩典。而首及州縣猾邪之徒。非所以示天下之公也。所有已降
遷官進職等指揮。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以安人情。
光又上奏曰。臣嘗謂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先
王因制天下之俗。尊卑相高。貴賤相承。名以命之。器以别之。四方仰視
朝廷之尊嚴。存列數人主之勢。故能消患折衝。外人無窺覬之意。昔
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髯彭輩論功議賞。至拔劍擊柱。漸不可制。叔
孫通制禮儀。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於是高帝曰。乃今日知
爲皇帝之貴也。陛下踐阼之初。夷狄僭偽。國勢搶攘。一時大臣。衆憂
喑闕於上。士民伏闕誼譁於下。士大夫一旦習爲苟簡。二省六曹百
司庶府官吏因循不復治事。伏望陛下俯從羣臣之請。申敕有司。凡

日御殿。然謁宗廟。然後告戒列位。各揚乃職。有不奉法者。御史臺閤
門覺察以聞。庶幾隆主勢而正朝綱。實天下幸甚。
高宗時張浚上言曰。論者曰方今名器猥濫。宜有以更張而貴重之。
此意誠是也。然臣嘗觀漢高祖有天下。起於匹夫。分土列爵。以收天
下之豪傑。而卒成帝業。其後光武中興。布衣之交。並列三公。小大功
臣以千百計。豈有他哉。定天下之大難。救百姓之塗炭。非有以振動
鼓作之。未易得其死力也。夫賞者寄私徇情。納賄此可爲名器之濫。
至於激厲將士。總攬英豪。寧失之過。方今逆豫盍有中原。神人共憤。
彼方且假吾爵禄以欺詐其下。在我者當如何耶。
右正言陳淵上奏曰。右臣伏覩十一月十一日奉聖旨。莫將奉使宣
力。特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使。兼主管奉迎梓宮一行事務。臣
聞祖宗朝慎重名器。未嘗輕以假人。至於次對之官。尤所吝惜。惟德
是命。不以賞功。異時有字爲侍從帶職字者。雖積年或遷外任。猶
不以是予之。則下於侍從之列從可知矣。自崇觀以來。蔡京用事。尊
市私恩。殺遠舊制。凡被此選者。非京之親。則其黨與也。至今人無賢愚
皆知其非。方陛下中興之初。宜偏救弊。大振頽綱。如此等事。豈宜不
改。臣謹按莫將昨自司農卿出將使命。曾未寡月。遂有此除。近例所
無。實駭觀聽。臣初與將不相識。但聞外議籍籍。皆以將爲秦檜射利
之徒。未必有守。陛下均見其才足以備驅使而用之。正須假以歲月。
俟其績效稍著。粗厭人望。然後以次命之。似或未晚。况聖主用人。顧
時所及。人自知德。豈特莫遽方肯盡力。若使事有前此。固非今獄。如
其不然。庶可以一時之故。遂廢萬世可行之法哉。臣職在言路。竊見
此事干政體。不敢緘默。伏望聖慈特寢已行之命。以允公論。或不
得已。於近下職名中擇之。不獨使朝廷恩賞有名。亦使將輩知善官

難得安於分守以待任使不至過有僥倖。

㫁又上奏曰臣聞人主用人其情出於喜怒之初而其事見於予奪之後喜而未予人猶以為榮怒而未奪人猶以為懼蓋榮之者榮其予來未已之恩懼之者懼其後日必至之患今陛下考法而用將拔擢一二意人皆知之雖復改命而用將之意猶在也將其有不知耶政既恩以示懷吝乎以應法精純進下之職勉之無擾於將又合公論可謂兩得之矣臣草茅未降外議沸騰臣緘默不言以固初寵亦何以上副陛下廣開言路之意哉臣惟往者尹焞亦自御職命以次對之職蓋焞先除從班續以疾辭至於十數朝廷惜其老不可留以此寵之所以命有德也於將何有焉將固非焞之比借使其才可用亦須俟其有功然後加以此名庶厭人望自古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飢則為用飽則揚去先為之衿何以使人陛下必以奉迎梓宮使之應

矧欲重其事與之以其所宜得者不復盡奪已為過於厚矣將復何求臣所惜者非分之恩所畏者衆多之口事干政體豈可雷同伏望聖慈會臣職事之所當言察臣忠朴之所宜守必賜俞允以示聽從臣不勝惓惓待命之至。

殿中侍御史鄭剛中上奏曰臣聞人主之恩天也含容包覆收定惟一故人無不化人主之威雷霆也摧壓震耀超忽變化故人無不畏有如偏廢則是猶太虛廓廓而不示以風雷之象生物之功無造化矣矧其駕馭架然延接雖隆為之隆亦以籠絡控制收其心而折之氣者宜又如伺詔伏闕陝西二三大帥相次入覲旦夕且至陛下高官顯服燠寵其身者既無不周祥風慶澤蕩滌其意者又無不盡復方案戢懲者感激悚懼之不暇陛下引見之日所以勞徠撫存推誠意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至於釋罪宥過責以後效而折其氣者正宜

摧壓震耀示以風雷之象不然恩極則驕恩極則慢恐有不知朝廷之尊者英布之歸漢也高祖踞床見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又大喜過望夫淮南亦亂世之奇傑不肯蹉跌則漢取天下未有萬全之策功亦大矣然高祖所以見之之禮尊嚴如是曾不以等言摩附誠以詐力權變之士初投身以歸安知無恃功矜德傲已造大之心故高祖先示所以折服之者而徐以厚意慰藉之爾非特如此光武之受赤眉也陳兵臨洛水而問盆子曰汝知當死否其衆請命則又曰得無悔降乎吾不強服汝也衆皆屈服然後陳其三善而釋之入賜田宅各使以妻子居洛陽又聞太祖皇帝一日飲王審琦等酒而與之語明日相率乞罷兵權奉朝請嗚呼是必有以感動其心者今日入覲之臣朝廷所以待遇之者聖心自有恩威之度臣敢以區區之說為陛下言之者蓋亦狂瞽之慮有不能自已也。

胡寅上疏曰臣取會到吏部內侍轉官格法昭宣使轉宣政使係碍止法如以功轉即合回授初無轉行之文今來馮益見任昭宣使則有止法況皇城司親從官堆綴子配填班直吏幹辦本司職務即是提舉禁衛職分之常也有何功績乃欲憑恃舊恩轉行所不當轉之官而為宣政使乎臣竊謂今日遷轉超躐惟有戈北伐斬將搴旗收復境土者可以當之如馮益服事禁內指蹤一官苟能擁蔽以免於罪戾未嘗足矣乃欲揚己論功角逐於被堅執銳舍骨暴骸之際小心謹節者知不為也倖門一啓他日必有求為節度使者矣不若止之於其漸之為易蹤於格法無所攙以侍馮益免致僥倖又以示聲使知陛下不輕予人以官自左右親近始彼不當得而志於得者亦少有以窒其覬覦之路矣一舉而四善得焉豈不美哉所有馮益新命乞未敢撰行。

校書郎王十朋上劄子曰。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者。盖人主擅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於彼者。又人主攬權之弊。臣請借唐以論。唐自高宗中宗以來。權移房闥。明皇親平内難。懲韋后篡立之禍。掌大柄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怠於聽斷。内則移於姦臣。外則移於蕃將。是又失之於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文。而權稍歸朝廷。亦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苟安。以分土壤以授叛將。縱以德宗之姑息。自是而後權歸藩鎮矣。是又失之於彼也。憲宗剛明果斷。削平僭叛。而權復歸朝廷。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晚節任用非人。禍生所忽。自是而後權歸閹寺矣。是又失之於彼也。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陛下為不世出之英主。過者衆口藉藉。謂權雖歸於陛下。政權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其間最甚者如三衙管軍。與北司深交固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制遏。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欺蔽。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禍胎於内而亂形於外。臣竊為陛下憂之。夫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與兵。今以管軍而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矣。古之時無有也。祖宗之將無有也。又天下之利源財路皆入其門。搉克聚斂。不知紀極。國用日虛。而私室愈富。三家擅魯。田氏擅齊。殆不過此。且身總禁旅。久而不代。陰結諸將。以為之黨。深忌元功宿將之功名者。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手。有輕視朝廷心。夫樞密者。號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者也。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而不自以為耻。事勢倒置如此。不奉行其意旨者幾希。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咸盜清要之職。臺諫有論列之者。朝廷必委曲庇護。俾其言卒不得行。昔唐大將管兵柄。習驕恣矣。李勉劾其不恭。肅宗謂吾有勳人。如朝廷之尊。李祐有入縛吳元濟之功。詔進爵。温造正衙抑劾。祐自謂膽落於温御史。今臺諫言及侍從大臣。隨即罷斥。而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其何以為國耶。不獨此也。又若賞賚橫加於會伍。高爵濫及於醫門。諸軍置承受。福威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置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内外將帥。刻下媚上。結怨於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為卒。結怨於百姓。皆非治世事也。陛下自總攬以來。聖政不可縷紀。如前日竄逐猾閹。天下先服。陛下之英斷。惟此數事。臣所謂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可不深慮而痛革之耶。臣願陛下慨然發憤。斷自宸衷。杜邪枉之門。塞僥倖之路。鑒漢唐之禍。而斥近習。懲齊魯之患而抑強臣。不惟尊嚴朝廷。亦所以保全此類。不然。臣恐太阿倒持。日甚一日。天下之憂不特在夷狄而已。此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為陛下痛哭流涕言之也。

秘書省正字洪邁乞塞僥倖劄子曰。臣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所宜慎。然官政之大者。莫急於爵賞。爵賞之路不塞。雖善為國者有所不能措手矣。使爵賞之路塞。則士絕奔競。名器重矣。恭仰陛下以上聖之姿。勵精圖治。日與二三大臣核考名實。未嘗敢以一官虛授非材。故雖既出之詔命。已命之爵秩。諫官御史有一言其未當。則寢之不疑。誠得致治之綱領矣。臣誠不佞。尚慮或不自重。狂已而進。致陛下名器有假人之嫌。此臣夙夜私憂過計而不能自已也。唐蔣伸嘗為宣宗言。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幸。宣宗驚曰。如此則亂矣。伸曰。亂則未亂。但徼幸多。亂亦非難。宣宗稱為名言。臣區區之愚。惟陛下開聰明之聽。一采蔣伸之言。使治體增輝。超出五三之上。如唐宣宗。何足為陛下道哉。

孝宗隆興中。起居郎胡銓進故事曰。唐上元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勅

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十三銙。四品服深緋金帶十一銙。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九銙。八品服縹。九品深青。並鍮石帶八銙。庶人服黃。銅鐵帶六銙。景雲二年、太和六年並同。開元二年三品以上帶飾以玉。四品以上帶飾以金。五品以上帶飾以銀。與上元元年小異。

臣謹按周世宗嗣位。命衛士習射苑中。馬仁瑀善射。穿二百斤弓。力最勁。所發多中。獨賜錦袍銀帶。開寶中從太祖皇帝親征太原。李漢超為北面行營都監。其子守恩從父在軍中。會契丹遣兵援河東。衆至定州西山中。將入土門。守恩領牙兵數千與戰。敗之。斬首三千級。隨漢超見行在。賜戎服金帶。夫六品七品帶飾以銀。唐制也。馬仁瑀真為得之。以其善射也。四品五品帶飾以金。亦唐制也。李守恩真為而得之。以其善戰也。且一帶何足道哉。而古之有天下者必區區謹守其制。不輕以與人者。得不以礪世磨鈍之具有在此耶。夫惟善射者乃得之。不善射者不得焉。則人莫不勸而進于射矣。善戰者乃得之。不善戰者不得焉。則人莫不勸而勇於戰矣。設如今射者亦得之。不善射者亦得焉。則人莫不解體而怠於射矣。曰僥倖者亦可以得之。吾何以射為哉。善戰者得之。不善戰者亦得焉。則人莫不解體而戰於戰矣。曰僥倖者亦以得之。吾何以戰為哉。欲以礪世磨鈍之術盡於此而已矣。今也與之甚輕。得之甚易。與之也輕。則夫人與之而人不以上之賜為重。得之也易。則夫人可得之而人不以受上之賜為貴。如此則礪世磨鈍之具遂為虛文。人主之大柄廢矣。臣願陛下愛惜名器。必若世宗非善射則不與焉。必法太祖非善戰者不與焉。則人知貴上之賜。得者益勸而不得者有所勸矣。若果行是道。臣恐南山之竹不足紀陛下之盛德矣。磨崖之石不足頌陛下之偉績矣。陛下其無以為迂而幸聽之。

淳熙二年。敷文閣待制周必大上奏曰。臣聞爵祿以馭富貴。在乎虛實之相參。服飾以定尊卑。在乎輕重之相權。三代兩漢遠矣。近而可稽者莫若有唐。按唐之命秩有四。曰職事官。曰散官。曰勳官。曰爵。惟職事官居其位食其祿。餘則別賢等辨章級而已。是謂虛實之相參。又按車服志。緋為四品之服。五品則淺緋。綠為六品之服。七品則淺綠。深青為八品之服。九品則淺青。流外及庶人又以黃別之。其帶銙名數皆有等差。是謂輕重之相權。雖然。慕實而棄虛。貴重而捨輕。天下之人情也。有道於此。使其出無窮。其用不竭。則擊乎上之人所以處之何如。嘗觀德宗嘗欲以散試官賞獻功果者。陸贄力言不若賜以錢帛。則人不失利。國不失權。故當時皆以空名為貴。宣宗時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皆以緋紫為榮。然則守此以為公器。操此以為大柄。固有天下國家者之急先務也。本朝自元豐間盡罷文武散官。政和以來又罷文武勳官。惟爵號僅存。而與否多出文乎。是以人不之貴。所謂賞格唯寄祿官及貼職通郡而已。一有微勞。例加遷秩。徒捐實利。惡廢虛名。往往勤勞之士未勸。而僥倖之心先啓。非所以馭富貴也。文臣中大夫與通直郎之有軍勞者班秩固遠矣。而同服一色之緋。朝請郎任大卿監與諸州知縣百司資長流品固殊矣。而同服一色之綠。武臣正使帶遙郡而為知州鈐轄路分者。與修武郎監當固有間矣。而佩服無別。從義郎而下或為將領兵官。或任場務城寨。視州縣丞簿固異敍矣。而等威無辨。蓋由三代冠冕不可施於常服。而續印綬又難一旦復

行歷代以來舊趣簡使因循浸漓乃至於此非門以定尊卑也臣願
陛下深詔有司博加討論縱未能盡如古法猶當略用唐制虛實相
參輕重相權使官秩不冗而善者勸令服有章而能者勉其於總覈
之政不爲無補
必大爲參知政事時又上奏曰臣竊見著作郎佐郎各二人雖有定
員紹興以來未嘗官備蓋以職任清高實爲左右史之階惟真才實
能乃可處之近來館職多未歷監司郡守既不可爲郎往往直遷御
監奚用既輩尤不當泛泛而進茲者著作郎守文子袁燮本職出爲
淮東總領見今郎佐已有三員自不爲少正宜虛位以待奇士緣近
歲士風奔競遇有一闕即干求騰那矣滋蔓之本猶泥今在館之人
豈非久次始合安職少厚士風有何不可況事而言少裨聖主作成
人才愛惜爵秩之意臣之職也冒昧塞陳仰乞睿照

寧宗時著作郎任伯起上奏曰爵祿所以厲世君猶不可假人蓋高
官重祿而加於無功則能者怠施於疏屬而近者怨君是而曰褒親
親之恩豈不失乎竊見南班官有十年一轉者固常法也而宗室至
觀察使以上則具奏聽旨蓋官卑者可以令其叙進故立十年之限
若觀察使以上則官崇祿厚雖歷十年其所以予之也必有其說或
居近親或長屬籍或著賢行或有勞能必令臨時取自聖斷其降旨
也又必曰有某勞使某轉理宜優異而後予之非可以按例遷者也
左券而攫取也此法之意可謂善矣今多祇以族屬則循級相[illegible]
行能則初無可稱以在班則見奏朝請官予康泰亦已過矣進狀陳
詞必欲陞轉其所引例皆非其倫而族屬一等在多字行亦未有
至是官者況以宮職節鉞自有之節度留後也祿廩之費非他官比
若巧計求請而得之者多能事異於此朝廷之紀綱何仰惟陛下自聽

御以來遵列聖之家規示大公於群戚實虞天官惟吾是授豈肯無
名遽加異數雖臣之愚亦知其非出於聖意也故敢冒昧縷縷言之
照得大中祥符格在班及十八年皆具名取旨至和熙寧始取裁恩
優及十年者皆出特恩不爲永例非限有司考績之法是乃國朝舊令
要明文也是以見祖宗朝未嘗輕畀也臣愚欲望聖慈將多能乞轉
官依奏旨揮特賜寢罷以塞僥倖之原是此爲大天下幸甚
伯起又上奏曰臣聞天下之事有若甚微而所當深絕者僥倖之門
是也蓋王者之政有常小人之心無厭苟一人得其妄求則效之者
踵至名器皆濫可不謹乎夫醫官之遷進有序成法具在苟增秩無
名俾門一啓他日瀆煩聖聽可勝計哉昔者恭聞真宗皇帝朝醫官
趙自化嘗有干請真宗以自化居太醫之長未當復有請求今權密
院名目化威之又聞高宗皇帝朝嘗有求爲診御脈者即令罷內宿

以爲妄亂干請之戒兩朝聖訓炳如日星仰惟皇帝陛下更化以來
恪守成憲日益加謹裁抑濫恩未嘗妄予一官天下欽嘆陛下之公
追配祖宗之盛以故亦莫敢有他分干謁者今茲忽聞內批之命莫
不以爲駭蓋王師尹者初無勞效之可言若只云應奉有勞則凡以
伎術充職者皆在應奉之列豈不援數干請以冀僥倖之得竊恐賞
賞之濫蔑自此始欲望聖慈特回宸聽如王師尹果有勞效加之賜
予足示上恩所有轉官指揮特賜寢罷以重命令以謹名器以昭至
公於天下臣不勝幸甚
伯起又上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法也況成命已行其事畢聽若以
一人萌僥倖之心得遂其求請之私則紛紛靡止將何特以爲紀綱
于夫右階之轉官有止法之拘此蓋成法之一也近者實訓命下
言等觀明詔援舉諸司承受各轉一官內礙止法人許回授此又

令之駁然今來忽准內批鄧彭年特與轉行遙郡仰惟繼賞之行非
止一彭年也今獨求內批踰越條制不惟欲轉階官又欲轉行遙郡
其輕頗陛下次令若此使其僥倖得行則一定之法由是而遂廢
餘沾賞者又將援是以為例豈陛下謹命令惜名器之意哉臣之
亦知陛下必不為一人而廢祖宗之法審已行之令也竊意彭年已
姑以是為嘗試之計謂陛下終不加之罪故敢妄冒若此臣愚欲望
聖慈將彭年轉遙郡旨揮特賜寢罷或曾為承受應緣合行轉官只
令依條回授庶幾群聽不駭而倖門可塞誠非小補也
理宗淳祐中安南國王陳日煚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議
祕書省正字歐陽守道議曰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累朝未之有
改若賜詔書稱太上國書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正南
夷事也權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稱亦曰老自蠻

夷言老則有尉佗之故事自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漢亦
有光上皇子之號易太以光無據或去上字存其太字來王則有古
公三公三少太宰少宰太所以別於少也謂父為太則子為少矣太
以尊言則太后太妃太子太孫以卑言則太宗太上太祝太師太
固上下所通用也
侍御史鄭寀疏言比年以來補外寢廢但諸閫不問勲勞之有無
而膂扶皆得以例遷內而侍從牙門方資之優劣而職位皆可以例
進就致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
公侯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至秘閣錯互同行名器之輕莫
此為甚無功者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則何以服無
罪之人矧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
視於下非才而冒功者不得覬幸於其間則覬倖濫觴之氣懷功名

頹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
徐元杰上奏曰臣聞慶賞刑威曰君君人制命而為義紀綱所在懍
不可踰為人臣子能致其身職分然也生殺予奪惟上之命利惠亦
何可以自擅哉自一命而上食君之祿者皆當惟君命是聽況於高
爵重位出而任國邊寄之重胡可貪愛其身遂計也日之去就無王
命而私相援受恬不以為怪此有識與識所以痛哭流涕而不容一
朝居者也臣切觀前日薦於事中趙希㦙繳奏邊臣李曾伯褒寵恩
數及閫李曾伯之奏已擅分職事付之張竿田文虎徑自脫去臣
不勝驚愕曾伯早以才而自奮為聖主之見知凡前此備禦功過之
事陛下略其過而錄其功已至文昌八座為曾伯者食息念此其將
何以自營仰報天地罔極之恩況聖政作新事任因襲曾伯控辭雖
屢而陛下勉留孔切錫賚恩抑初何他疏入臣與之書問絡繹所以

論之究心備禦者未嘗不懇懇惻惻曾伯又何所疑而輕於辭印一
至于此蓋今陛下與大臣告諭深切而曾伯輕舉妄動以駭觀聽又
何為而不以質臣之所以主留忠中同國忘家者終始自信者張竿
權濟運者也田文虎嘗監用者也皆宜守之臣也皆知書之士也無
君者臣子之大罪春秋之所必誅今二人無王命而私授之於二人
二人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曾伯稍知書者亦不敢如此
雖內地守令尋常被論未得者亦當守待必得命而後交印
今曾伯身當邊閫兩道之重非小小事任也何乃棄之思之況張
竿田文虎皆擅攬印但知有曾伯之私恩何不知陛下之為尊也趙
希㦙封駮高是懇與胡為未嘗付出因念邊任至重陛下勉留再三
曾伯不當輕去聖恩寬大不以罪之而又以恩數加之此固是以見
陛下涵容之所在然如漢吳王不朝而賜之以几杖誠欲使曾伯愧

悔自反而後已。今聞曾伯亦頗省發。仍欲引疾乞去。以此觀之。則前日希璧所驟目與曾伯啟達前項恩命。蓋知曾伯既動悔心。必不敢受此非望之恩也。恩數既不敢受。前日已付畀于二臣矣。今茲尤當分明使之啟回以任職事。臣於此欲望聖慈亟批學士院招諭曾伯以人道至大之綱常。不得輒為去計。以煙楊植以弛邊備。所有田文虎張宇既不當準朝廷指揮躲自交割印記。觀係乞知希璧所嘍重與追究施行。如是則尚可變。須凡往還寄者必不至轉相效尤。吾國猶可以自立於天地矣。

洪舜俞進故事曰。唐貞元中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上聞之。使問陸贄。贄上奏。士寧見逐。雖是衆心。萬榮總軍。且承朝旨。須審之。諸之上。復請贄曰。今欲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贄復上奏曰。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

唯在所置。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唯任所授。踰其力則踣。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漸滋。禍必難救。非徒長亂之道。亦關謀逆之端。上不從。竟以萬榮為留後。

臣聞名分者天下之大閑。謹之則治。隳之則亂。唐自天寶以官安兆禍。君失其尊。肅宗複國。宜思挈皇綱於既墜。扶大分於復頹。乃就軍旅中察所欲立者授以旄節。自此廢置之權在軍士。而姑息之弊開矣。代宗尊事姑息。僅止羈縻。德宗加甚焉。李萬榮逐劉士寧而自總軍務。陸贄以順奪逆為諫。謀冀之略天。姑息者衰亂之本。姑且已息。此也。苟圖一時之靜。惡求目前之安。而莫計其窮。是以強藩悍將。敗國事者不敢問。冒國禁者不敢討。屈情抑勢。俯而就之。以順適其意。凡十必從。所請必獲。倨傲僭忽。莫知禀畏。始則節度不知有朝廷。久則將校不知有節度。更相睥睨。見便則奪。祀上者必好亂。德宗亦安能禁萬榮之自為留後哉。然使當時君德脩明。朝綱振肅。不以情忌疏臣下。不以賄賂昔民生。禁兵非市井之富兒。宦官非宮庭之廝倖。以至在列皆陸贄而非盧杞。皆李泌而非張延賞。則朝廷之勢重於九鼎。藩鎮安得而輕視之。藩鎮之敢於干名犯分者。朝廷輕啟也。昔安有朝廷輕於上。而廉頑敘紀品。能措大器於安者哉。

度宗咸淳三年著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劉黻上論內降恩澤曰。臣惟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重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觀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

指揮頻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為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言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取念此。以為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司奉聖旨。則是三者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恩哉。緣情起事。以義例其事當行。某事當息。其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穩。稽公論者。許令執奏。頗不護然。

今宣宗興定間徐州行樞密院參議官魏公向上章言。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帝王靡不為重。今之金銀牌即古節也。其有太祖御寶。往年得此者甚難。然與以來。授予頗濫。市道路黃白相望。

惡非所以示信於中也。上從之。

御史中丞李英秀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為貴，比來豢用賞實駭聞聽，帑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姓之，何以使人？伏見蘭西關堡將王拘兒，向以微勞，既蒙甄錄，頃者堅守蘭城，誘殺賊使，其忠節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無負矣。忽於動賞遽擢節鉞，加階二品，賜以國姓，若取蘭州，又將何以待之？陝州名將項背相望，曾記僧包長壽、東永昌、徒單醜兒、郭祿太，皆其著者，拘兒蕞然賊卒，一朝加於衆人之右，為統領之官，恐衆心不服，難得其死力也。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道本無，無以群衆，有之總，神用無方，鼓群生於橐籥，無定統，有有盡閟無，無者道之體也，有者名之分也。是以下民濟濟，亦存天地之先，上古鴻龐，即在乾坤之末，及乎一元洪化，萬象賓分，動植林林，榮枯漆漆，達人之所大受，中下之所甚迷，體用雙舍。嗚呼大矣！夫百體具，膚革筋骨肉，口鼻耳目，心意性情，冥不昭乎其可知，冥乎其易辨，而吾身果安在耶？故曰無也。豈惟身哉？大而天地，小而塵芥，亦皆如是，故混之為一物，貫之為一理，止之為一心，著之為一無。儒者謂之無，老者謂之虛，釋者謂之空，其實一也。惜乎蒸民好德，日用不知，是以聖人立茲名教，太極之理，分而為五，曰木火土金水，五行一太極，而本無其極，但以有名名之也。大道之體，分而為五，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一大道，而本無其道，亦以有名名之也。道即太極也，有名皆道也，非有名不足以定蒸民之心，非有名不足以立蒸民之極，昧全理而執偏述者，皆異端之流，有上達而無下學者，皆亂人之類，故名教之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名教之源也。由是言之，天下者皇天之天下也。人君者，皇天之子也。天子之職，代天理物，淳積在下，執一機而庶彙咸興，出一言而兆人攸聽，方其神威赫然，篤犬造旁，馳風雲不可喻其迅，鬼神不能擬其靈，貴有一不欲程其要，聖慮莫不寒其命者何哉？皆由名分以制御之也。名以分而後彰，分須名而可辨。有名無分謂之虛名，有分無名亦為虛分，此名分所以若形影之未嘗相離也。今聖朝官分九品，職治四民，正名之政，亦已先矣。正分之事，亦已行矣。欽惟陛下繼天開統，光祖承基，頃使愚臣言事，陳常道。夫五典之教，父子有親也，君臣有義也，夫婦有別也，長幼有序也，朋友有信也。夫五等之服，一曰斬衰之服，二曰齊衰之服，三曰大功之服，四曰小功之服，五曰緦麻之服，斯皆人紀之當然，天秩之大節，經籍昭垂，邦典常行，臣竊恐方今上自王公大人，下及諸子士庶，猶未有能悉其制者。伏望陛下令有司大昭儀則，更定徵獻，使內外諸色士庶皆習其義，備探其真，亦不須泥瑣碎之煩文，庶可無聖賢之大體。如是則尊卑盡臨制之道，卑者順承奉之心，上下相安，大小皆定。更望陛下無分者宜借其名，無名者勿許其器，蓋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故也。如是則名分先正，而政事無不正者矣。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方圓並轉，則圓者易流，邪正同行，則正人多沮。方正有丈夫之志，圓邪皆妾婦之倫，言至於斯，無招怊悵。得其綱則一舉而衆紀皆從，歷其凡則竭力而病源常在，以無思也，無為也，皆煩於立法之時，慎守之勉行之，是適於法成之後，因而見效易以收功。我國家設官分職以來，政速彬彬，寔成文化，比屋有遂生之樂，野無失所之人，凡以得人故也。自至元十四年，新破宋國，權臣行濫放之法，使貿販屠沽之輩，賕獲廝役之才，或受宣敕，或膺劄付，填街塞巷，車載斗量，望江淮而去，皆懷劫掠之心，既闊廣而官者卒

有公清之德。行尋在上而不能禁。按察廉令而不能糾。以非誅殘之
地生蚊蚋之蟲。半年之群賊財粮之職式。父子考滿中上移除貪功
者不知紀極。蓋恩皆取而甘官職方。埋陰者已致不實淨降奪奴而
選官腹內。於是東西南北。爐子交行。選解未加未雪贖唄十餘年間
選法大壞。或者以以府鷹閑府衛鶏東軒。臣猶以為未也。夫鷹鶏雖
禽鳥而豈當官民也哉。近年以來。猶有侍者仰賴貲執之補貲
相之力。下皆擇職。但恐病源未塞。當立法以防之。臣以為選用之法
莫貴於德。莫急於才。才德兼全者。大丈夫也。德勝才者。君子也。才勝
德者。豪英也。有德無才者。淳士也。有才無德者。小人也。才德兼無者
愚人也。故明明德於天下者。淳士以上四德皆所當用也。小人愚人
皆所當棄也。於是辨三德分而為九科。八才分而為二十六等。所
謂三德九科者。一曰正直之三科。直而溫也。亂而敬也。擾而毅也。二

曰剛德之三科。剛而塞也。強而義也。簡而廉也。三曰柔德之三科。柔
而立也。愿而恭也。寬而栗也。翕受敷施。九德咸事。皐陶告舜。詳具虞
書。所謂八才二十六等者。一曰贊化之才三等。文史也。禮官也。學官
也。二曰銓選之才二等。知人也。教賢也。考校也。三曰風憲之才二等。
糾察也。廉訪也。四曰戎事之才六等。宿衛也。籌討也。將領也。鎮防也。
屯田也。畜養也。五曰政事之才四等。從臣也。決斷也。農桑也。營殖也。
六曰監守之才二等。關津也。倉庫也。七曰錢穀之才二等。明利也。算
數也。八曰方術之才四等。傳官也。遺官也。醫官也。陰陽也。八才之等。
以德為基。臣又以太陽下照。恩賜雲來。有當賞者。有寡多賜鈔幣而名
器不可以假人也。伏以方今排優之賤。且冗者之屬。人間有膳金印
衣紫服者。竊恐臣下或有勤勞將士。或有當賞而獲濫頒賜照者。聞斯
事。詎不能不發憤悱之心而解其體隅。而尚所以恥黷堅陽子焉

玉帛服飼立於朝而上疏以諫文皇也。伏望陛下以三德九科八才
二十六等之說明論選曹使之從事於斯。凡未嘗仕而初進者據此
法而置之於所宜之官。凡已進而考滿當流轉者據此法而就改於
當然之地。更望陛下惜名器之重。勿以假於人。如是而行之。何患弊
之不革。何患官之不稱。官稱而政成。政成而民安。民安而國慶
矣。
順帝至正末。朝命除鄭玉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
幣浮海徵之。玉辭疾不起。而為表以進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遺陛
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與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
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
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八

聽言

周厲王時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民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

齊威王時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為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

晉武帝泰始初尚書李胤上奏曰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與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揆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群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寺使尚書令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觀會臨時遣侍臣訊訪

詔從之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以太傅燕公于謹為三老帝親幸太學以食之言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以何術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

唐太宗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

公數相匡救冀憑直言鯁議致天下於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佐萬分一太宗曰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

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矜誇護短拒諫誠亦實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及煬帝被殺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辭職請退則與微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晉惠帝賈后將廢愍懷太子司空張華竟不能苦爭阿意苟免及趙王倫舉

兵廢后。遣使收華。華曰。將廢太子日。非是無言。當時不被納用。其使曰。公為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辭以答。遂斬之。夷其三族。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張華既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諍。誠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臣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安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

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惟承順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十七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己。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但人之材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疏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夫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豈不謂此。朕今開懷抱納諫諍。卿等無勞怖畏。遂不極言。

太宗又謂魏徵曰。朕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自知。卿可為朕言之。當以為楷則。徵對曰。嗜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太宗時。疏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貢方物。太宗謂群臣曰。向使中國不安。日南西域朝貢使亦何緣而至。朕何德以堪之。覩此翻懷危懼。近代平一天下。拓定邊方者。惟秦皇漢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漢武驕奢。國祚幾絕。朕提三尺劍以定四海。遠夷率服。億兆乂安。自謂不減二主也。然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懼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諫。以相匡弼。若惟揚美隱惡。共進諛言。則國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左右皆曰。陛下求言如此。誠社稷之福也。

太子右庶子高季輔上疏陳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謂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太宗又謂孫伏伽曰。今以公為諫議大夫。必須獻可替否。又謂侍臣曰。公等全無諫爭。魏徵對曰。昔者齊景公射不中的。而左右俱稱其善。景公曰。自晏子死。不復聞寡人之過。弦章對曰。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君若以[illegible]則人皆晏子。陛下每稱許忠諫之士。若有事須

[illegible]

太宗又謂侍臣曰。比來三月未見公卿讜言。未知以朕不可諫乎。
隱而不言為是。疏事咸得不須論也。魏徵對曰。陛下無見一事。節為
聖誠。臣等寧識聖懷。必事理有未達。豈敢隱而不奏。然比來大使既出
內外無事。所以不論。
玄宗天寶十五年。帝在蜀。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安祿山包藏禍心
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
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
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
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
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
所及。慰諭而遣之。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臣贄昨日奉宣聖旨。遣[illegible]臣[illegible]來

收職。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
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
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
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群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
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
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
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群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
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為之不易。蓋以[illegible]
令未行。施之乎言又或不信。何以言之。頃者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
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是徵重。今也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
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役未罷。業亦不可安矣。欲薄斂則用度
之費。用兵未息。[illegible]則行未幸。[illegible]

有所未制。甚有所未摧。雖施令撫眷。是慰來蘇之望。而猶諸事實未
精悟。通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
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或有所未孚。難成致無思不服
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協黎烝。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
於施惠之資。惟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
答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未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群情。
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
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
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
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illegible]
主之所以難識。抑猶壅是眾情之所病。伏惟陛下抽其[illegible]
愈其高而易其難。必辟堵潰疏。以防決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illegible]

歸。陛下何憚不行而直為此懍懍也。臣謂宜因文武群官入參之日
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
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動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
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氣也。又當改之優禮。況以溫顏。言切
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
諍無隱。若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復其舊而勿恃其舊。有誠可
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與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
採錄不遺。使士傳言。[illegible]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
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此經紀
為政令。易然後[illegible]陛下[illegible]行之不厭。[illegible]之
得中。從義如轉圓。忠言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明徵[illegible]
[illegible]不止當今所急也。[illegible]

詳覽必減與之[illegible]抉擇其非違。

穆宗初立，遊畋荒恣，監察御史楊虞卿上奏曰：自[illegible]遵善仁為道，納諫不誅，良臣進，臣敢冒昧獻替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况今北虜方梗，西戎弗靖，兩河有瘡痏之虞，五嶺罹氛厲之後，人之疾苦[illegible]之制度更循還亡見[illegible]闕用[illegible]困未可以為歡而息也。[illegible]臨為樂，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illegible]內外，所有所聞而施政。六十日入對延英，稱二數大[illegible]於聖聞而已。他內朝臣僚入籌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廷，忠言不聞，臣實羞之。書曰：[illegible]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聚見，則君臣相接而治道[illegible]得矣。今宰臣四五人，或頃刻侍坐，對解陪趨，隨旨上下，無敢[illegible]此錄為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侍，離陛階清[illegible]地，曾未參變[illegible]於下，問難陛下，神聖如五帝，[illegible]宜同虞舜，[illegible]以氣色，使[illegible]君臣照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者趣利[illegible]許寬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

後唐廢帝清泰二年，帝以時事為[illegible]，皆從容緣宰[illegible]秘書監文紀等無所規贊。文紀上言曰：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侍衛滿前，雖有忠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獻替，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帝詔曰：自今以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臨時門奏，請當[illegible]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illegible]事書要語閤門[illegible]乃訪受之，錄其言[illegible]待[illegible]。直史館[illegible]上奏曰：夫[illegible]之言，聖人[illegible]所以諮而[illegible]之，以聰之明，將有所徵，[illegible]耳不可[illegible]顧[illegible]之[illegible]以上[illegible]然之。

仁宗天聖三年，右正言劉隨乞頒問諫官疏曰：臣伏念景德天禧之間，允壤晏清，四夷款附，生物咸遂，祥瑞荐臻，而猶下賢能之詔，求諫諍之官。豈不以萬機至繁，慮措置之或爽，八紘至廣，非耳目之徧知。是以雖居安而慮危，思長世以遠馭也。其後惟待魯宗道、劉燁二人充職，精擇之難，一至於此。循皇太后陛下受顧託之重，皇帝陛下自臨御已來，[illegible]勵心，百官承式，而乃憂勤庶政，備舉舊章，復置諫官，委以言事，最為懇惻，亦稍[illegible]求，[illegible]純，少伸補裨。其因公累出領外官，今皆還復命供職。若堅動黨同，避誅夷矣，以品位甚卑，責任甚輕，[illegible]之過失，[illegible]權勢之非違，[illegible]之蠹，[illegible]之怨，於小官[illegible]當畏難事，若非[illegible]其任，安得盡誠懷，鉗口保身，[illegible]待使。臣欲詳觀先帝之詔，上報兩宮之恩，凡有侵紊朝綱，干竊政柄，[illegible]民，賢俊[illegible]明[illegible]賣與遏，制斂政之類，知[illegible]必言，言之中否[illegible]聖人擇之而已。今[illegible]歷諫職，內外三年，[illegible]朝[illegible]外，未嘗一登金[illegible]路，近天顏，雖名從之官，命為[illegible]之職。唐初[illegible]拾遺補闕，掌侍從諷諫，日[illegible]之事得以盡言，蓋其[illegible]未已，後於臣[illegible]絕，不預於宴遊，而事司於諫諍。自太宗皇帝改為正言司諫，精擇流品，號為清華。既為[illegible]之官，當諷[illegible]之地，式朝[illegible]問頓[illegible]，[illegible]不敢闕[illegible]聽[illegible]味日，見有遠詔，[illegible]議。

景祐二年，御史中丞杜衍上[illegible]曰：臣聞三公之官，至重，所以經邦論事之職。[illegible]獨理，故明主躬親庶政，體貌大臣，常於延見之間，俾盡論思之道，蓋君臣相際，則可致時雍；上下不交，則謂之否塞。國在侍從，各[illegible]訪，善於使下情必通，上澤無壅者，有國有家之大務也。臣伏見中書樞密之[illegible]延[illegible]用，領三事之職，佐

萬機之劇。古所謂坐而論道者也。今乃每遇剛辰，得親冊奏外，朝始罷，延英次對中，覆奏行遣，備常務，以天下之大，民事之艱，曾非數刻之中可盡研幾之理。欲望聖慈，當清閑之際，選召兩省臣僚賜坐，使啟，一月之中，只乞三兩次召對，俾其極啟替之說，酌古今之宜，究治亂之源，達幽隱之意。上以成好問之稱，下以申納忠之誠。明臣之救上下同體。是故乎時而論，詳明其體要之變，點乎而辨，或近乎誹說之嫌。以虞舜之時，而猶好察邇言，以漢文之□□□□□甚高論。此實通國體，用衆智之大端也。至於隨來之細務，□□一未節，此特有司之職耳。不當取決於宸斷，宜詔所司，料簡之，庶其正小人之□適，在義之中。延納訏謨，開發聖智，提綱總要，計大德之□，除道臨虛，懷明為善之最樂。臣恨以庸望，瞰礙愚衷。干冒威嚴，陳越無地。

光祿寺主簿蘇舜欽上奏曰：臣聞治平之君，使危亡禍亂之言不聞於耳，則天下無可久安也。為任之臣，使頗獲深淵之福，不絕於心，聞言職可以無曠也。苟治平而忽危亡，未有不危亡者也。苟危而忘顛沛，未有不顛覆者也。此物理之常勢，古今之定分也。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乎讜議，賢明之輔，不壅乎下情，蓋以四聰至遠，民庶隱匿不可以偏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萬機至繁，亭毒者聽，不可以獨覽，故必求衆多之議，以更度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人邪謀，莫得而進也。臣昨覩詔書，戒越職言事者，揭在四方，無不騰惑，往往竊議，恐非本於宸衷。蓋陛下即位已來，屢詔群下，勤求直故百僚皆得轉對，又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如此，與前事相違，豈非大臣蔽塞陛下聰明，杜絕忠良之口，不使盡聞朝廷之闕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又多出其門下，但務希旨，取媚宮闈，士盈庭，不得論陛下裁抑法官之內，何由得聞天下之務乎。臣前見陛下以禮道黜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此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欲負陛下委注之意，盡臣子忠義之節而皆罷中傷，竄謫不復，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睹時弊，口不敢論。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是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削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昧疎隔之至也，苟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為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殺之？使懸言之使，隳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盡納諭情，開悟上位，孤危勢分乎矣。可為驚懼。伏望陛下，涓擇得言，還復前詔，留意於采納，及吾貢競家，觀四海之安危，垂念朝廷之闕失，所未見日新又新，故以常守陛乎。條今近輔若詔勝未離，數困成風，則不唯堂下遠於千里，惡德為鹿為馬之事，復見於今朝也。臣區區以此言達於冕旒者，非不知正口語從為釁，聞笑蓋欲陛下一悟，則天下蒙福，以臣之譽貴者生之命，赤以大義，伏望陛下留意焉。

慶曆五年，知諫院余靖上奏曰：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進奏對麗，兒異毛人來朝，大臣商量，暇欲祕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臣歷國家建置侍從之官，以備顧問，諍諫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謀無遺策且書不云乎：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卜筮，從人疑之事，謀之欲其衆也。漢武帝征伐四戎，亦皆延問，侍從之臣，發日與賢臣之績，常更之□議，大臣教□，其使辯之，以為英談，令兩府密議外，不得與□□失救之不及，勢之可要者也，欲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之事

奏議卷之百九十九　九

奏議卷百九十九　十

繫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忠言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爲滿汰傳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此御國之要也惟陛下裁之

八年殿中侍御史何郯乞許兩制兩省上章論事疏曰臣竊以古者人君聽政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是故內取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使下情無不通然後中外相濟政理所以無過差焉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翰林學士至天章閣待制皆取文學極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材蓋由此出自頃相承成定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而自安於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散言責者唯御史臺官僅十餘員而欲陛下聰明無蔽政理無所失者不可得矣唐太宗置十八學士與之議天下事故貞觀之代稱爲至治斯從臣輔助之明效也在明皇時則有集賢學士張說以圖國政在德宗時則有翰林學士陸贄以參戎機以至憲宗得李絳而斥近倖之黨穆宗因章處厚而辨忠邪之分皆由人君開諫用意以待臣下故感慨之士皆以效其誠今天下多故政令所失者不一使賢智之士噤默而不足效其籌策若猶循舊容默無爲而以言議非所責則朝廷之事何審焉近日伏聞中詔令群臣論議時政關誠陛下求治之志務通壅蔽然恐天下利害非一日可盡欲除乞特頒詔旨告諭兩制兩省臣寮自今有關朝廷闕失政令過差軍護利害雖非言職並許上章論列仍委中書置籍具錄所上章疏而欲進用臣寮令取有裨補多者用爲選首所冀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上奏曰臣伏覩中書劄子奉聖旨下御史臺根勘太常博士祕閣校理王起靈壽上言定州夜會職事官[illegible]進奏報問父臣嘗聞太宗皇帝知雄州[illegible]縣尉武程上疏[illegible]役宮

奏議卷二百九十九　十一

嬪太宗謂宰臣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時李昉奏武程妄陳狂瞽宜行黜削以懲之太宗曰朕身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之罪今起志在憂國用心無他若緣此便譴臣恐中外臣僚人人緘默雖有機宜急速大事誰敢復措一詞言路榛塞由此始矣伏望陛下上念太宗皇帝不罪言事者之誠始擬之罪以廣睿聰者益聖仁恕貸罷免採誹謗昇遠聰明爲拜昌言頒詔不諱不獨稱美於前世矣

三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先朝以御寶印曆給言事官令以時奏上所以謀得失知殿最之也恭以陛下天資寬仁喜聞諫諍考於施用其實無幾深恐大臣不甚將順所以言者多見疏臣欲乞據今御史諫官見負於禁中及中書樞密院人置一簿每一章奏即簿上之在禁中者陛下時時觀覽以備遺忘以徵言者得失有可施行即敕大臣施行其在中書樞密院者亦令大臣爲揆國其已行未行勾注每季終錄付史館庶使後世知陛下納諫求治之意仍令言者不敢妄有奏論

仁宗時知諫院司馬光乞施行制策劄子曰臣竊以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爲士人設此以爲進取之階也臣昨差覆考應制舉人所制策竊見七等三人所陳國家大體社稷至計其間甚有可采擇者伏望陛下取正本留之禁中常置左右數加省覽以爲儆戒其副本下之中書令擇其所言合於當今之務者奏而行之使四方之人皆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乃取其實用也及臣所覆五人雖學識闇淺辭語迂陋然皆臣夙夜盡忠竭誠以思治世之要道非特陳一事之得失於有司無所施行亦望陛下以視朝之隙時取觀之庶幾於聖政或有萬分之益

奏議卷二百九十九　十二

劉摯上奏曰臣近曾瀝懇忠乞特降手詔諭與閤門將後殿職承稍增數刻足以廣聰明收衆心未蒙采納伏念九月以後晝漏益短日如東帛已涉辰初比至百官起居二府奏事遂巡依例便及辰正實恐群臣因此請對稍少習俗既成下情壅隔甚非陛下憂勤萬機之意臣謂自九月以後用巳初為限三月巳後用辰正為限躋升降止於數刻之間其於收歛群情已無量矣臣又竊聞頃來奏事者雖有可否罕聞德音君臣之情亦似未通且萬乘至尊群下至卑以至卑接至尊甚難也皆考據條制再旬沐浴乃得一見皆以為千載之遇而曽不蒙少垂察問盡其忠慮則人人抑然退而失望臣願陛下延見上殿臣僚仍賜委曲訪問侍從之臣則問以治體言事之臣則問以所言財利之臣則問以國計守土之臣則問以民俗如此則朝廷得各人情善惡無不周者矣易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不給者未之有也臣忝近列無補聰明輒貢所聞伏增戰越

英宗即位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乞延訪群臣上殿劄子曰臣聞天尊地卑通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尊人臣慢以自疏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為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閤門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為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當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潜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況尚情偽未甚盡知臣竊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群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

光又上劄子曰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蓋陛下謙讓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不敢便召群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皆如意臣是以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幾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有聰明睿知之性苟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太宗躬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群下至於小臣卒伍亦無所間絶故能紀綱四方創業垂統陛下生為帝王子孫未嘗歷事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乞如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以為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在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廢墮乞舉而行之若例所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行

光又上劄子曰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宿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令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待三進言者蓋以為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得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得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殺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隳廢而為亂萬幾壅積而為災亂之至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故聰明

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即政之初專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爲
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
勤勤懇懇爲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稱舜
之德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成此無績格于上下至今言
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
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
則百姓散壞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懦懦不喜見朝士非私
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沉湎淫泆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
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
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僞無
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群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
僕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

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在親
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每
視朝之時不見群臣群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由進見顧仰[illegible]
黙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衔冤失職者何由上聞疏賤之臣懷
材蘊德者何由自達此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
憤懣區區盡忠重爲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爲國之要觀唐虞之所
以興秦隋之所以亡[illegible]以致太平之業使會臣前來
所奏兩劄子內事[illegible]賜施行實天下幸甚
光又上劄子曰臣昨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
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所冀數面奏德音云[illegible]當頭有
[illegible]已[illegible]京[illegible]未聞有所[illegible]召之人[illegible]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
[illegible]行謂即時施行[illegible]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爲難臣竊意[illegible]

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群下相接
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爲而陛下之福邪臣願陛
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
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僞使各竭其智慮所
知以[illegible]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
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
文院輪宿自有故例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
直宿此事極甚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
光又上劄子曰臣竊見祖宗之時累曾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亦廣
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訕訐者固可優
容之詞涉者許其直致是時羣臣上書言事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或
數聞問令秦[illegible]進入諸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等詳定以聞所以

然者求惟考時政之得失亦以觀群臣之能否也是故太宗時[illegible]
準真宗時得張知白皆因上書言事擢加擢用後爲宰相俱著名迹
景德元年六月內出朝士邊肅等二十四人姓名令於崇政殿引對
在外者驛召赴闕其後稍稍進用多爲名臣此皆近事易法者也陛
下臨御未久群臣賢否恐未徧知欲乞依祖宗舊制每遇內殿起居
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京及外處臣僚有欲上書言事者所
在官司皆不得違礙投進然後陛下親加省覽
如有所得[illegible]書者稍多[illegible]一[illegible]選近臣識慮明
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看詳[illegible]或對華美分爲
數等[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置之於前然後委御[illegible]更以聖意擇其
善者特令引對或加詢訪皆實有可采[illegible]所言之事卽爲施行仍於
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更難公事試委之幹辦後果有功效乃加進

用。如此則天下之士負才抱器以爲後世無言固次大野無遺賢矣。不足適也，不然君臣循故事，止作虛名，所上之書，未必省覽，縱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爲也。

治平中，知諫院呂誨乞詔中外咸上封事疏曰：臣恭惟聖德踐祚之初，臨朝聽斷，揖抑情於中外，固宜方天下延頸傾耳仰承新政，宜有詔求言，以慰群望。竊以章聖皇帝御正殿之一日，詔群臣直言抗疏，自古承治之君，未有如是之切也。有以知開闢言路，誠邦國之首務矣。陛下承先帝仁明之治，為機無闕，臣尚慮四方幽遠，明有未燭，百執因循，事或遐隔。不然述之體循繁冗，臣欲乞陛下特降明詔，俾中外臣僚咸上封事，指陳朝政之闕失，時務之利害，採擇善言，以裨治道，則下情無壅，聖聰日廣，盛明之業，自此而始。群心慶幸，宗社大幸。

殿中侍御史范純仁乞詔臣寮上封章陳闕失疏曰：臣伏見近者水災為害，萬衆失業，怨讟未平。此以淫雨陰沴不解，人益無聊。陛下軫念至深，嘗降詔旨，責躬求諫，非不丁寧。多士盈庭，徒為竊禄，未聞各明上封章，副陛下之意者。其間或有奏疏，亦未聞采擇施行。群下有未通之情，朝廷無弭災之實，以致天意未順，以罹其殃。若非陛下至誠動天，推誠納諫，則恐未能上承天戒，下格太和。伏望聖意特降詔諭，令兩制近侍及三司副使已上臣寮，並須令逐員各上封章，指陳時政闕失，其省府館閣諸司主判朝臣及常參官等，亦令依次轉對，各依故事。如此，忠言可盡，下情可通，聖政之得失必聞，群臣之能否皆見，惟祈天造，俯納愚誠。

純仁又上疏曰：臣近日曾上封奏，乞降詔令兩制及三司副使已上臣寮逐員各上封事，及諸司主判常參官等依次轉對，至今不蒙施行。伏惟陛下臨御之初，天下延頸企望，欲觀聖化，正賢哲興業通達下情，使四方之利病必聞，群下之能否皆見，然後可以布順民之政，恢太平之風。固不當以軫覽為煩，而以多言為厭也。況自古昔有敷奏以言之法，官師相規之誡，瞽為詩，工誦箴，大夫規誨，士傳言，皆所以深求群言，補助時政之道也。近世則有百僚轉對之法。本朝累聖恣留行之，非臣至愚獨有是說。伏望聖慈體明目達聰之道，念群情壅塞之弊，特從臣所奏，付中書門下檢會施行，則天下幸甚。

起居舍人傳堯俞上奏曰：臣伏以近侍臺諫官皆天子耳目心腹，所上章奏，宜即達聖聽。乃與其他文字一例遞入，既有留滯，達奏內外不得相知，自來別無關防，竊慮未為便穩。欲乞指揮禁中置簿，令人管勾，逐日具有無及職位姓名章奏道數，畫一抽上，仍令通進司逐日亦依此畫一關坐，關送閤門，閤門每日於引公事前先次進呈，俟陛下親覽訖，然後付內照會，通前後殿不坐即令閤門具狀直進。如有留滯遺失，可以根逐施行。

神宗初即位，下詔曰：朕以菲德承至尊，託于公卿士民之上，猶恐念在眇躬，夙夜兢兢，上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闕，懼不敏明，未燭厥理。夫開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主所同趣也。其不否內外文武群臣，言知見思慮之所及，至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令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言其適用，朕以待人，觀其器能，當從擢用，爾文武其各殫厥意，庶副朕之非德下也。於是御史知雜事劉述上奏曰：臣伏覩近降詔，戒許內外文武群臣直言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此誠陛下悉心求治，虛己待人，圖新庶政之意先也。天下幸甚。臣竊思之，內外文武職官固多英俊之士，其間論議或有可取，然不若侍從臺閣乃天下賢才之所聚也。臣欲乞特降詔旨，取當今之急

務問以所宜令兩制兩省及諸閣臣僚一一條對既以究其利病亦以見其器能使內外諸類奏對文字既兩制館閣中擇智識優長練習時務者三四人置局看詳評議逐旋其尤理於所易中書密院參覆商量然後進呈取旨施行所冀庶政交修下情盡達

熙寧元年龍圖閣直學士韓維上奏曰臣近嘗面奏陛下默陳習有竊陛下信令理須追革自爾未聞別有處分舊追近卿詞不及繼有論列臣伏以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鼓動群衆與天下之務雖在號令而已則其出之豈可以不慎行之豈可以不信陛下即位之初命群臣轉對其詔文曰詳有位之阿私又曰郡縣之官諫言文而尸素仰詳明詔之意正開群臣以盡言使其抱負隱伏悉以上聞然後公議審擇以輔初政之美陳習所言雖不盡知然聞其大略蓋人過失耳使其所言而是乃所以上副詢求之意若其非也猶當為恩以勸來者今所言之事未察虛實所言事之人已加斥貶自是明詔之本意而失大信於初政未覆其利乃更以言此臣愚所未諭也昔晉文霸驗之君商鞅刑核之臣耳尚知假信於徙木以著其信然後政令可得而行也民可得而使也豈為人主而不務此乎議者以謂陳習素行非美今所言頗扶怨害得貶不為不幸此又讀偏不知大體者之言無足采信藉使習實有此乃自取天之惡耳臣夫之惡不德於朝政未為甚損使天下之人疑陛下於不信臣竊以為害無甚於此者陛下若不以此為未至加追改不乃欲特詢細故以禍擊明臣恐陛下思慮雖遠而所及者愈近所謂雖多而所得者愈少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追還誤罰昭示大信

知諫院范純仁乞詔近侍陳朝廷闕失疏臣竊以古者三公之下即建九卿皆以左右王朝協贊治道蓋擇賢者其報寬位高者其責當深理之必然不容僭濫本朝自兩府之下亦設侍從之官自侍制諫議已上學士舍人皆是古來九卿之職朝廷待之恩禮既異士民瞻仰復欲必兼延朝夕論思同國休戚今乃忘本循末擇易捨難只將來判司簿使為已之職事言寵名則亞於四輔論補報則同於庶僚之清就務因循朝廷不加考核況今災異之後是陛下宵旰之時況在近臣正宜盡弁而其間甚有偷安懷祿譽養望待遷無愛君憂國之言無盡忠補過之意或有時政得失雖能退有後言蓋之不慚僚同朝並未必人人苟祿蓋因習以成風不稼取采莫斯為甚伏望陛下明降詔旨督責近侍凡是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奏陳所上封章並名政府其盡心論奏而言多中理者稍加褒進其持祿不言或言而無取者量行黜責如此則朋益效官無曠職備事朝廷得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譏

元豐八年純仁知慶州乞詔內外官條陳利害狀曰臣伏覩六月二十二日詔書應中外臣寮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者有以見聖心求治之深也臣雖至愚不敢默默以陛下方當畫之運布日新之政天下之人翹首以望至治固當親夫闕政之可陳也所謂民間疾苦則陛下臨御之初聯數事而百姓鼓舞歡呼者是也其他在轂輦之下事理著明者皆下得轉聞而遠之其在僻遠幽微者則陛下莫得而聞矣固宜明詔四方詢求之廣也然中外臣民猶未能深副聖意概有所陳者蓋民庶之愚[illegible]疾苦不能自言[illegible]吏有能言者又以利害[illegible]而不言也臣察則亦有不能言者矣或有所畏避而不言者[illegible]而偷靜者矣有為[illegible]人者矣有當言而今[illegible]如此者皆不言也條[illegible]丁憂[illegible]事及職事[illegible]陳於上則懼譽謗

將為空文。天下之情孰不能盡也。蓋自來朝廷備立法度。行之有司。以施於天下。固欲役民而為國也。如慈父寄食哺兒。慈母有不善哉。而哺者無愛兒之心。不量飢飽多少之節。曰唯知哺之而已。不恤其他。則兒不病而死者幾希矣。今吏之行法者。不恤民之利害。悉曰唯知行法而已。不恤其他。則宜其百姓疲弊而無告也。然則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監司知之。茶鹽刑獄民兵刑法差役之數提其屬及受其害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陛下特下明詔。內則敕六曹四司九寺三監三帥百司。外則敕監司提舉邊臣郡守。以至令佐監當曹掾使臣陳本職及所經歷之利害。無或隱蔽。曰某事利人。某事益國。可以興行。某事煩擾勞費。以蘇富業。事害公私。可以釐革。限一月內開奏。亦可因其所陳。略知其人之才識。然後陛下參合近侍與大臣審擇而

行之。流為霈澤。被於萬方。始此則明慮獻兆。庶績咸熙。光并三代之政。可不勞而成。唯陛下留神省察。特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哲宗初即位。下詔求言曰。蓋聞為治之要。納諫為先。朕思聞讜言虛己以聽。凡內外之臣。有能以正論啟沃者。豈特受之而已。固且不愛高爵重祿以獎其忠。設其言不當於理。不切於事。雖拂心逆耳。亦將欣然容之。無所拒也。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而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顧以即政之初。恐群臣未諭朕意。列位之言宜急此也。務自竭盡。朝政闕失。當悉獻所聞。以輔不逮。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時韓維留侍經筵。乃上疏乞改詔書六事。曰。臣近者伏覩錄示朝堂所出榜文。開示大信。招來群言。皆前代帝王之高致。而方今

朝廷之意。初天下幸甚。臣尚有疑者。若乃陰有所懷。直不得已也。七十五字。非元諭聖旨之本意。似增飾而為之者。何則前云至於拂心逆耳。猶將欣然容而不拒。復以賞爵勸之。後所云則異於此矣。又以黜罰待之。且機事之重。何害密言。已行之令。容有未知朝廷之意苟善。何惡其觀望流俗之言。必或有可以勿聽。縱使有犯此六禁者。亦未至拂心逆耳。猶在欣然容之之列。豈可便行黜罰。若此言出於陛下。則是詔文前後自相違戾。使觀者。若出於臣下議論。則是違異聖意。巧為辭說。以懼來者。陰成其邪志也。古之求言。如曰毋有所諱又曰。毋悼後悔。今則多設防禁。又以黜罰懼之。是人有所諱而悼後患也。昔之為民者宣之使言。下至道路芻蕘亦見收采。今則出榜止於朝堂。降詔不及諸道。既非右廣求諫之體。恐非所以推廣聖德。普及於遐邇。開闢言路。不間於幽側也。此事若不改正。臣深恐自今聖

德漸成壅蔽。臣在先帝朝。嘗奉聖旨。以災旱撰責躬求直言詔。及下之日。都人歡悅。甘雨亦降。不數日。為人希宰相意。上惑聖聽。別作一詔。盡掩前詔之美。庇護新法之失。人情疑懼。遂不敢言。前詔徒虛文而已。今榜後之意頗亦類之。此事於國體不小。伏望陛下審此辭而痛絕其端。特作聖意。批降指揮。令刊去此七十五字。只以前所云別撥詔文。遍頒天下。使萬方之人。曉然知聖人樂善好諫之心披雲霧而觀青天白日。豈不快哉。豈不大哉。門下侍郎司馬光亦上疏曰。臣先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須下諸路州軍。於要鬧處出榜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遏。臣昨奉聖旨。令入見。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應心

來妄者。不敢不冒萬死極言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罰不得赦。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竊以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猜忌。然後端誠以事其上。而無所逃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群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憫。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上令御史臺出榜朝堂。曰非趨朝之人。更不得見。所論者殊。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元月二十日所奏頒示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又前後仁愛然。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長始陵易詔內既云。朕紹承燕謀。獲奉宗廟。初攬庶政。鬱于大道。夙夜祗畏。懼無以章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獎納讜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遍以上聞。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群臣所以進戒。上下交修以濟文武之功。朕甚慕焉。應中外臣僚及庶民。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在京於登聞鼓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置以聞。朕將親覽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

方又乞降封事箚子。曰。臣聞舜明四目。達四聰。王者視四海之內。皆如戶庭。閭閻之間。皆知指掌。然後能治其天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四海之廣。閭閻之微。豈承身親而目覩也。非采聽臣民之言。將以天縱睿智之性何由知之。陛下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缺失。民間疾苦。乃降出令臣與諸執政官看詳。其事一次降出者三十三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取及冗長之辭外。其可取者已用黃紙簽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簽出者更賜詳覽。或置左右以備省覽。或降付三省同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慶。社稷之大福也。前者執政諸臣察上聽陛下。遽以為國家政事多未習知。臣寮欲言事者。自有章疏。何以上徹。今臣民章疏累積於前。若非陛下勤加省覽。則朝政缺失。民間疾苦。何由上聞。國家政事無時而習知也。其間亦有一事而眾人共言者。臣亦盡覆著也。若陛下知天下所共患。眾情所同欲也。是為政在順民。民心之所欲者行之。所惡者去之。則何患號令不行。民心不附。國家不安。名譽不美哉。在陛下斷志而力行之耳。

先知陳州又乞開言路劄子曰。臣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陋無狀。遣使訪以得失。臣輒緘臣愚千慮一得之言。中外聞之。踴躍相慶。以為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達。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會是時臣未暇備論天下之事。先陳所急。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致閭閻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宜下詔書。令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投付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遏。其義理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

歸隨皆報聞。龍去而不加罪。又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皇帝陛下
初即位。於用人賞罰。尤不可不當。夫諫諍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
一日無之。況今日。若厭棄拙地。厭足用偏說。有人閉目而塞耳。既足
而疾趨崩過險阻。能無傷乎。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
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
懼而不敢自盡。又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乎。頃者王安石秉政。欲威劫
帝聽。用事專威福。行私意。深疾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盜賊。
塞臣以大之令。以言為諱。百姓愁苦。無所控告。致君謗之語
上及先帝。陛下以仁孝之心。欲改其失。是故肯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
情。臣謂陛下言者。下必加褒擢以勸來者。此乃古人帝
驗。實此也。書語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今皇帝陛下新即位。太皇太后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屬
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號令之頒。以為必務明四
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聞言路之詔。既不深頒於四
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
外郎王鍔乞令依保馬元立條限。內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
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
臣竊聞之。悵然失圖。憤悒無已。臣非私於二人。直為朝廷惜治體耳。
夫阿意諂口。容身竊祿。此小臣之利也。威福在己。人不敢言。此大臣
之利也。然民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阽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
宋彭年王鍔。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為賢為否。但惜陛下臨政之初。
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
鉗結箴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有所不照。下之情有
所不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識事體。但當報而
不行。亦不宜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為萬世法。王安石黜毀之。
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官。學者無得傳習。為葉王鍔所言。未至不
當。乃以越職為罪。古者置諫鼓。設謗木。詢于芻蕘。未聞有位於朝而
以言事為越職者也。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
則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
哉。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然則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
及他事。亦為越職。何敢言哉。今二臣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
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
微加旌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訐事。無可取者。寢而
勿問。庶表顯納忠之人。猶源源而來也。臣竊見太學
出人。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言。無所顧避。以此積知於
朝。見擯於眾人。君亦不得言。則無所復用於聖世矣。上奉太皇太后
陛下下問之意。下負臣平生納忠之心。內自痛悼。死不瞑目。臣久
忝使安。今朝廷授以名藩。義不敢辭。見離本州。索遠接公人。起發赴
任。俟到官之日。往往督勸本職。罰刃所不逮。伏須罪戾而已。
先又上劄子曰。臣聞周易天地交而為泰。不交而為否。君父天也。臣
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
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眾心離叛。自生民以來。
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通塞之路。近在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
新臨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聽萬機。謹始發號令。不可
不慎。斯乃治亂之岐。安危之所由也。當以要切為先。以瑣細為後。
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
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
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

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詒謀，人無異志。不然者，以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歸咎於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者也。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令應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所在要閙處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其百姓無業人，應有奏訴，則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然後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群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爲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書施行。群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奸惡，畏人指陳，欲蔽聰明，此不可不察。

侍御史劉摯乞增諫員許察官言事疏曰：臣蒙恩過聽，俾備員[illegible]署，固將竭盡愚論，知無不及，而竊惟陛下即作臨政之初，其所先者宜莫若廣言路。故臣今就職之日首獻其說。蓋聖人以一心御萬事，而無遺慮，以一視周天而無遺物，非能身親而目得之也，爲能普廣訪遠致人之言，闢其達，使無壅蔽。上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下之衆工瞽執技之賤，芻蕘負薪之鄙，皆得輸寫自竭，雖然至前而獻吾忠所擇，惟懼乎言者之不能多也。祖宗以來，諫官、御史，張設員品，以備是。凡在職者，皆有言責。臣今伏見諫官上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而下雖十員，然止於中丞、侍御史兩數，以法得言事，以監察御史六員，專於察治官司公事文書之稽違者，而不與於言，則是在朝廷以言爲官而任其責者，纔此五人而已。天下之大，臣工之衆，權強之漸，朋比之萌，民之休戚，政之利病，其於獻納伺察，識恐耳目之未廣，事或有不得盡聞于聖聰者，非所謂明四目、達四聰，開衆正，屆羣策者也。臣欲望聖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所領案牘自不廢，如此所責共盡忠力，交輔聖政。臣不勝惓惓。

求言

宋哲宗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孫升上奏曰臣聞古人有言曰武王諤諤而昌桀紂默默而亡夫以一士之謇諤豈足致成周之昌一人之滔默奚能速夏商之亡蓋有以也何則謇諤之言達則壅蔽之患除壅蔽之患除則治亂安危之幾得以聞則變止於未然禍消於未兆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則其昌也不亦宜乎滔默之風長則壅蔽之患成壅蔽之患成則忠言不聞忠言不聞則變生於不測禍至於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則其亡也不亦宜乎壅蔽之禍固其患如此至以秦之盛強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趙高尺以鹿名馬則四海九州之以亂為治以危為安以白為黑以賢為愚罔無足怪是以民窮而主不恤下愁而上不

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壅蔽之禍而秦之所以亡也夫世之治亂係乎君子小人消長內外而已天下君子寡而小人衆君子常處乎在外而小人常處乎居內是以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也然則朝廷之有君子可不貴哉恭惟二聖臨御以來首開言路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才俱收並用無有棄遺近世得人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忠正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效也臣愚不肖誤蒙明時拔在言職嘗蒙賜對親承德音使盡言無間雖有遲差愚戇為之主張臣佩服訓辭以謂自古聖帝明王欲治求言之意不過如此而已伏惟皇帝陛下恭默不言太皇太后陛下康聽庶政一日萬機之微四海九州之遠深居房闥與共事者元老執政大臣爾然此數人者皆至公而無私處事無一不當於理猶病遠耳目杜漸防微況未能皆

至公而無私處事無一不當於理而陛下乃於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開小人之情疑間一開讒巧必作則君子不可勝誅而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朋黨比周之說勝骨鯁直亮之言入則雖聖聽不能無惑惑則其弊必至於厭言言厭則循默之風作壅蔽之患生忠言不復聞矣臣切恐非朝廷之福也臣不勝大願願陛下深思往古之明戒無替前日之詔詞除黨附之疑心待端良之君子無使循默之風作壅蔽之患少長天下幸甚

殿中侍御史林旦上奏曰廣言路然後知得失審民情然後知利病伏見去歲五月詔求直言民爭快所欲殷及萬數詔語名雖求諫實欲作以約束下情使不得觀望迎合六令其譽訟之必行黜罰以恐懼之於是人人相戒言將出而復止至於再申諭告方達天聰開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既去其餘黨尚懷疑

正忠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杜邪謀

三年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上奏曰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恩降詔不許而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感事清閒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補於今日者輒復盡言使備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至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樣實殿庭下視其芻秣救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哀㦝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雖有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亦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為之飢瘦勞苦則有癃瘁逃之亡死之窮困無聊則有攘竊盜賊

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此伏焉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疏遠，謟佞在旁，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奏一人。及吏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至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罷，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一年，終未結絶。聞奏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者，隱而不奏。竊聞死犧實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之司，既不請事，及聞朝廷既行按察，又乞放罷，遷延僥倖，至于此。臣願以風漸不可長，若[illegible]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苟以此獲罪，亦無所憾。

七年，翰林學士范祖禹論求言疏曰：臣聞禹戒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后克艱厥后者，知爲君難也。臣克艱厥臣者，知爲臣不易也。君知爲君之難，則不可不求言。臣知爲臣之難，則不可不盡言。如此，則政乃治，黎民化之，敏於爲德矣。君知爲君之難，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也。不知爲君之難，則所樂者唯其言而人莫予違也。夫爲人君出言不善而人莫敢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若知其如此，故答禹曰：信如此，則嘉言無所隱伏，臣得行其言，則天下之士願立於朝，故野無遺賢。賢人皆在朝，則萬國咸寧矣。人君能盡天下之善言，不遺天下之賢人，又動必稽于衆，舍己以從人，故能不虐無告，皆得其所，不廢困窮，皆得其養。惟帝堯能之。禹以道陳戒，故以此告舜。舜以堯爲法，故以此答禹。其要在於聽言用賢，從衆愛民而已。臣今日所講孟子，不敢勸齊王發粟以救飢，則與此正相近。齊王爲民父母，坐視齊國飢饉，其民有轉死溝壑，而孟子不敢復言，蓋之爲齊將，虎豈待嘉言無所以民觀者，不以之然。以羊易之，非無仁心也。然而不能推發其心而愛民，則今將死則知愛之，見民將死，則不知愛。是以民飢而不救。此所以爲不仁也。齊人無以仁義爲王言者，孟子行堯舜之道，不能陳於王前。孟子見之時少，齊人見之時多，譬如萬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雖欲其生，豈可得哉。此所以爲不智也。齊王不仁不智，由不能聽言用賢也。昔仁宗謂輔臣曰：

如聞州郡嘗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言是稼穡登茂，後出災傷，民罹不敢以聞，使民不得免賦租，甚非長吏愛民之意。乃著令不實州郡吏而隱蔽民租。又有奏水災過實者，有司請加之罪。仁宗曰：州郡多奏祥瑞，至於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令守臣自陳，雖過實亦當舍之，亦在所當加罪也。仁宗聖心恤民如此。若使孟子遇仁宗之時，豈有不言者哉。臣願陛下以舜禹之言爲法，以仁宗之心爲心，以齊王爲戒，知爲君之難，不可不求言，求言不可不好問，使嘉言罔伏，賢人日進，則四海生民幸甚。仁宗故事，乞常留聖覽。

中書舍人孔武仲乞輪侍從官進對疏曰：臣伏見前日近臣論奏乞輪侍從官轉對，所以責以朝夕論思之效，亦取其所已施行。臣以謂論思者，侍從之事，然苟不待之以法度，則所謂論思，與不言者往往論思之效，果安在也。若但太守開府轉對[illegible]之，又不書字以[illegible]

薄海風聲所感群下自勵是以致貞觀之盛中外無壅蔽之事朝廷無佞媚之臣政理之效優出近世仁宗皇帝嘗御崇政殿觀賞群臣又嘗開天章閣召執政八人賜坐授以紙筆使條陳政事之要嘗謂輔臣曰近日上封言政事得失何其少也豈非言路壅蔽所致乎英宗皇帝嘗謂范純仁曰近日風俗可嘉群臣能屢來言事如此人君日有益矣仁祖英宗汲汲求人言如此是以至和嘉祐治平之政至今稱頌昨日陛下親御經筵許講讀官與對所補講讀者不過五六人陛下聞其規戒之言亦多矣況侍從官亦只九六人其能言天下之事者固多患者未有以率之而已臣欲乞舉行祖宗及仁宗英宗勤求人言之意近於經筵許侍臣進對之意與侍從官一人進對令各條所見擇其是者推行之則轉對之法雖廢而論思之責猶在也元祐中中書舍人陳軒上奏曰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

並召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數數而延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詔有司使如故事紹聖元年知杭州曾肇乞詔天下皆得直言及百官次對狀曰臣聞自昔有為之君欲以收攬威柄備立政事一新海內之耳目則必公聽並觀大開言路使朝廷得失民情利病百官之邪正不害乎聞於上然後虛心審察參以古誼參以時變出於天下之公而無悖於前可施於後者則斷而行之出於一人之私而於理為無稽於後為有弊者則絀而不用以此經綸天下之務酬酢萬事之變故能所為必成所欲必獲古之興王所以功施一時澤及後世者蓋不過於此若伏惟皇帝陛下躬柔德開大明方且風格從風以總攬權綱之時啟迪之後[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人得罪[illegible]莫敢[illegible]以賢聰明以通壅蔽正在此時而中外寂然未聞有所諮訪此臣之所未諭也論者或曰方今宇內無事朝廷清明陛下總守舊章足以稱治尚何事於言哉臣切思之斯言過矣何則舜之繼堯無異道也方堯之而舜猶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及其命九官則天地人神莫不為獸之政無所不舉而終之命龍作納言焉雖舜之盛德又當極治之世所以通天下之情者猶不敢不以言為急又況德未及堯舜之盛世未若唐虞之治者未嘗見臣下用意則壅蔽於自私而惡聞其過於是多為關防杜塞言者指讜言正論為矯激以惰默苟容為忠厚此則任事者之所深喜朝廷之忠計也昔漢宣帝之初上書者皆為二封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及魏相執政白去副封然後天下之情無不上聞宣帝所以知人臣善惡成中興之功魏相所以總領眾職號稱賢相者能去壅蔽故也陛下無有為之志則

已苟有志焉而不廣開諮詢訪納之路臣未見其可也臣愚欲願陛下明詔天下皆得直言又詔百官使以次對諭以至誠求助之意責以盡忠無隱之誼其言而有益則不惟納用且加以賞言而無益則一切包容置而不問如此則遠近之人知陛下有求言之實有聽言之明孰不感激奮勵應上之求哉雖然四海之大士民之眾不必人人皆知義理方陛下虛己下問之時豈無乘間投隙以姦言私說惑亂聖聽者此則在陛下聽納之際有以辨之而已孔子曰[illegible]若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孟所以知言用此而已蓋人之以言接我者甚不能使之無而能使吾不為彼之所惑者辨之有道故也雖然苟[illegible]則雖有私說雜揉於前安能移我之所執哉苟長其惑亂而遺擇

諸訪是何異於噎而廢食也臣愚以待罪從官肆逐五服道路傳聞皆
謂陛下聖智高明將以果斷其志將以有爲於天下日夜傾耳以聽
德音而久之未有所聞因竊歎首敢以妄爲獻伏惟留神采擇
元符八年戶部侍郎中書舍人[illegible]復轉對疏曰臣聞帝王即位之初必有
以順天下之心苦中外之望其爲之有序在以其實而已臣伏觀先
帝嗣位以來憂勤恭儉日謹一日神功聖德充塞天地固非臣言所
能彈歸也陛下繼之承之以大重定然四海之廣萬[illegible]之煩[illegible]兆之
衆不可家至而人論之則欲達天下之情成天下之務豈有他哉在
廣言路開言路矣則人人得盡其情人人得盡其情則上無不聞之
事下無不通之志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群臣之忠邪賢不肖雖
在四方萬里之外陛下不出戶庭不降几席可以周知而備見矣然
後察政令之得者勉力行之彌綸未至者則損益之百姓之所願欲

則與之百姓之所疾苦則除之顯忠而去邪任賢而退不肖夫然故
上澤得以下及下情得以上聞百官有司奉法遵職貴者不以崇
高而敢肆賤者不以疏遠而敢欺陛下深拱法宮之中[illegible]然[illegible]而
天下治矣夫任己聰明則其察愈詳其蔽愈甚因衆人之聰明則[illegible][illegible]
者遠所聽者周故先王[illegible]進[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陳[illegible][illegible]又使
瞽獻書師箴瞍賦矇誦工諫[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彼[illegible]之不足
哉知任己不如任衆也舜之總覽所守一道然舜知[illegible][illegible]闢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以習[illegible]治世者耳目也不可以不廣也[illegible]代以
咨詢訪納[illegible][illegible]近世之所當行者[illegible]已[illegible]判令百官雜
對實今日之要務也昔唐太宗初即位延見群臣數論往古成敗深
究民間利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illegible][illegible]相與[illegible][illegible]勤儉[illegible]及開門
[illegible]則[illegible]臣感嘆識息征徭故能創業垂統成貞觀之治下至代宗

於紫宸殿朝堂限三人奏事故言者莫其盡規不言者責其隱默故
陸贄以諷諫[illegible]未從[illegible]不[illegible]情苟有阻終獲上通周世宗即位之
始亦延群臣使陳當世之務故能外強兵威內靖政事而顯德之政
稱爲五代之冠先帝臨御之初亦詔百官咸以所對政事不逮行之非難
此臣[illegible]惓惓所以有望於陛下也今宰相大夫布滿[illegible]行人有所[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但應詔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之[illegible]至御陛下沛然[illegible]聽前例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詔[illegible]之極言無[illegible][illegible]日親不識[illegible]奮勵各盡所知以補聰明
之[illegible]一哉陛下察其言之當者納之用之而勤之以賞其不當[illegible]
過於[illegible]直者寬格包函而不加以罪非但采空文[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知[illegible]
則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內知陛下有好問之美有聽言之實思[illegible]論曰開於上[illegible]
而阿諛壅蔽之私不得行矣天下之情孰有鬱塞而不伸天下之務
孰有急廢而不起者哉故臣愚過計以謂今日之[illegible]未有易此者

也至於廣收智謀散言之人亢耳目之[illegible]轄左右侍從之官責以論
思獻納是皆朝廷之所素講不待臣言而患者也
哲宗時尚書右僕射范純仁奏乞看詳臣庶所上封事[illegible]曰臣竊見
昨曉作冷雨宮無[illegible]戒騎責[illegible]群動群聽[illegible]以輔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公
著等同奏詩罪乞行降黜以定變惧患所以消弭災[illegible]之術上稱聖
獻[illegible]者千慮其一得四[illegible]觀前代多因災異求訪直言所以宣道人
情以消塞蔽自陛下臨御之初即下詔許人實封言[illegible]當時臣庶所
上封事盈於萬數其中必有可行之事可采之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體
亦可補大明之照大臣不能遍覽[illegible]同[illegible]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錄從不能上副陛下求言之意也欲乞特降聖旨下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將前來臣庶應詔所上封事[illegible]復來下以行與[illegible]擇元初承
受到都大數目並令[illegible][illegible]遍入然後擇賢明近臣[illegible][illegible]總領仍許於

尚書省與曹及秘書省太常寺國子監王府及應閑慢寺監司局內
選擇郎官並講讀侍從官數授等指射一二十員分擧書詳遂施節
略緊切大意詞中三省其有關及違利害未可施行者即於下當職
官局及逐處監司州縣相度給與日限具可否條明開奏其決然可
行者亦令就此進擬施行如此則必得務實之言上禪先帝之治
徽宗初即位中書舍人曾肇乞備轉對之制詔百官民庶極言時政
狀以[illegible]竊讀詩書見周成王初政之初咨嗟求助至于再三群臣進
戒所陳皆至誠惻怛所謂[illegible]其時猶在除喪朝廟之後更康王
嗣位之句乙丑至癸酉纔七日而君臣更相訓告如恐不及夫詩書所
載群臣之言而康王蒙然在喪服之中上下相飭如此其急豈非天
位至重守之至難祇畏恐懼尤在其始故雖宅憂之際虛心納善亦
不敢以已乎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恭儉天資夙成孝友慈仁發於言
動自出居邸第雖未有所施為而天下稱頌以為賢主及踐祚數日
弛張廢置出於獨斷者莫不曲盡物情大慰民望則又天下教學以
為英主此誠宗廟社稷之福甚夏生靈之慶也然臣以謂四海之遠
非一人視聽之所能周萬機之眾非一人思慮之所能給必緣仰天
下之目為之視合天下之耳為之聽合天下之心為之慮如是則
陛下不視而明不聽而聰無思無為而天下治矣夫為此者非他在
開言路而已言路闢則上無不聞之事下無不達之情此之寵源欲
壞禍除疾苦考覈能否判別忠邪惟陛下之所欲為無施而不可
昔者以舜繼堯所守一道然猶明四目達四聰又為繼舜亦拜昌言
在漢宣帝始親政事則詔民上書言其副封以防壅蔽唐太宗初即
位豫伏加以小事誅太宗厚賜慰之以誘言者至于本朝可謂平治
而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熙寧之初以興

起事功為後世法臣願陛下遠觀舜禹成康之所行近述神考之故事
除轉對之制廣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使得極言時政然有
所以然後陛下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
予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者亦寬恕至一切置之不以為罪庶以鼓
動天下敢言之氣所發堂陛壅塞之情當今先務無大於此願陛下
亟行之
右正言鄒浩乞如神考故事詔侍從言事疏曰臣伏見神考嘗詔侍
從官言事其略曰傳曰近臣盡規以為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職
侍者規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嘆豈以其
責不在己哉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或有含奇懷寶待問而發者
也宜令侍從官自今規朕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所隱各具章極言
無隱惠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罪亦不恭朕將用此考
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而明黜陟焉夫自五帝以來神聖超卓如我
神考者誰群臣莫能及矣然猶容訪闕失不敢如此今陛下親侍
近臣甚衆亦神考之用心願近臣未必皆能上副聖意乞以所見極
言無隱欲望如神考故事特降詔書以至懷其人人思自竭
陛下從而覽之雖兼收博采坐以無事而臣下忠邪得失之情亦
因以灼知而盡見此要道也
宣和六年司封員外郎李光乞開言路劄子曰臣聞帝王之甚莫大
於納諫今安之時尤先於壅蔽前代未為之君雖聰明有餘而
切直之言不絕於耳雖天下大治而幾微之慎不忘于懷恭惟皇帝
陛下以睿智寬仁之資纘紹不績業修[illegible]心求治[illegible]
中興天實天地交泰符瑞之應史不絕書所謂太平豐亨[illegible]在
今日[illegible]下所當憂勤宵旰虛己以聽知群臣所以積白忠勵[illegible]以

進戒而近歲以來士大夫狃於因循苟安寵祿持位成風至無引苟
將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多士盈庭莫敢開說是陛下有
容納之德而羣臣進拒絕之計朝政之闕失臣下之姦邪生民之利
病海內之休戚何由盡聞乎古人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
千里門庭遠於萬里蓋言壅隔之禍深也臣恐伏望陛下特振厲臣
鄰詔天下庶衆正之路開不諱之門使忠良謇諤之士有所觀感而
讜言進傾邪諂巧之徒不得壅蔽而下情通實天下幸甚
徽宗時陳瓘論求言之詔未及旬月疏曰臣竊觀陛下近因日食
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天下之忠言必自此而進矣然而求言之
詔書達於臣民而乞言之誠未加於黃耇蜀惠耆德雖其久去朝廷
或在議論或已得謝志於胸臆者有言必然歷試則非禮矣
密貴封事則有難貼之嫌若非聖問俯及陛下諭示詢問萬有一言或

不發皆是以周家忠厚專事寬容奉務改過復詢黃髮詳書所載聖
主之所宜行也鮮因側身修德之時明示養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謀
來助和政格于上事無先於此伏望陛下上稟慈闈議而行之天下
幸甚
羅又論賞言者劄子曰臣近者伏聞承議郎鄒毅蔡自士傅大正等
皆以封事建言各蒙恩賞所以開忠諫之路踐前詔之誠敷之意
自此革矣此堯舜之用心也然而臣竊以謂天下之言聞於可賞而
朝廷推恩未能大廣賞而太淺矣[illegible]
怨拘介之士獨賞而不言罰之人[illegible]
人情觀於陛下[illegible]而拘介之士意在憂國難獨其[illegible]
以為賞而負嫌欲言不言終於遁避此不能無弊者一也[illegible]
預在封事之列而天下之言始得盡聞于上吏民上書言而以有[illegible]

輔下杜延年評獻議奏言常與丙唐及延對分章當是之時對事雖
多而人主不勞者以能命左右有親信可委之士也今陛下侍從之
間可委之士未見其人千章萬疏獨煩聖覽人人希冀日日望恩陛
下既自應副不無少勞非所以寧至體而澄聖慮也此不能無弊者
二矣又上書之人各盡忠誠凡朝廷當密之機未發之命往往先播
者當然往往廣言而無所其事未經行者皆可先賞言者今日之事
豈有如此者矣此不能無弊者三也又今年省試下第之人不減數
千上封事者十有二四臨去復留意各有望自料所言可以得賞則
皆指日以待恩除望而有得然後欣悅臣恐朝廷恩命難以人人而
悅之也此不能無弊者四矣臣愚以謂此四弊者皆生於推恩之深
臣願陛下宣諭輔臣凡賞擢夷大正以誘天下敢言之士自餘章疏
有可取者並皆籍記姓名將來一併推賞當之然後則狷介欲言之

士卻無嫌陛下萬機之餘可以精覽朝廷當密之機必待先行而
後賞欲去復留之士可使息心而從命如此則四弊去矣臣愚妄論
事機罔犯天聰惟陛下裁赦
欽宗靖康元年監察御史胡舜陟乞御史言事疏曰臣竊以御史耳
目之官以言為職故監察御史自唐以來本綱官論政刺舉官邪正
興殿中侍御史同司元豐官制監察在甲令乃專聞大臣營私裁其便
已誤紹聖[illegible]使人君無所聽之明而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
名存實亡害治尤甚今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為急伏望睿旨下本臺
令[illegible]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
[illegible]臣聞太平興國中著布衣
[illegible]書言事[illegible]狂悖[illegible]不
加[illegible]上疏狂瞽大臣李昉請加黜劉以懲之太宗責之

曰朕爲官以言責人之臣以是知祖宗所以得天下定禍亂維持後
宏遠者易窺究大要總覽最爲盛美仰惟陛下宵旰圖治渴聞嘉言
凡詔書爲求言者下者蓋五六矣有祖宗求諫之風比日中外
論事之臣顧望畏忌類多摭拾細故無異嘗試以副求言之意紛紛
未諭臣聞康澄上時政疏以謂天象變見不足懼直言不聞深可畏
臣雖愚憒無識竊觀國家近事亦有不足懼而深可畏者欲望陛下
申飭百官開示以納諫之意使各直道而行盡言無諱然以消天變
而折敵衝則太平淳化之治其則不遠惟陛下留神毋忽
又言右丞許景衡乞復轉對劄子曰臣伏覩建隆詔書百僚轉對兼
極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逐削奏聞文德
以後詔所侍從官二員轉對雖故朝亦許封進比緣朝廷多事遂罷不
講方當國步艱難倚舉政事之時而論思獻納裨益國家為侍臣之

職也欲乞詳酌遵祖宗故事或因朔前後殿坐日許侍從官轉對
或放朝日令封進以副陛下虛己求言之懷復祖宗成憲之懿
紹興三十年正字周必大上奏曰臣聞事有大於諫及於古者之洪
範爲世元龜我仁宗皇帝之在位也或御崇政殿召兩府侍從而詢
天下之事或御延和門集兩制近臣而賜宣言之日或開天章閣內出
筆札而使倚待政之當行者畫於榻前延之策其當世之疑成德底
功至今嘉歎稱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備歷百爲凡曰事機必進聖鑒近
者鑒問斷絕西功更易將臣駐兵鎮撫治兵之道已無可言惟是荊
襄兩淮地方數千里兩敵未盡驅民兵未盡精有實而非常恤則或
非同國之策臣愚以實恭陳則以有生事之嫌欲議者所以日夜
爲言陛下所以宵旰軫慮而倒持籌畫所以猶汲汲也夫心術有限
以區區眾人之智明料度難悉其於觀見之端緒臣願陛下以決策之

制詳仁祖之規以此二事條爲諸問以諭當路侍從以為眾人之智
外謂治道何可以盡聽見之謀耳之不忠以實對以伸讜論獻議
盟約無戰在我者備禦既備而在彼者窺覦可戢也然後下與二三
執政總其議之善者折衷而行之不過片言議論定矣此其日上昨
頭之奏嘗聞丹綵之聽之為龜言曰卒無可行者知人難而實則不
聞較其利害盡相當也譬猶治疾當先良方而無良方但言疾狀雖
云明醫亦以為難況漫然歲晚初亦何補忘慮臣愚不甚無狀望聖
明特垂睿斷
高宗時胡寅上奏曰臣恭覩陛下虛心求言日昃不倦於職事官以
上悉許面對詢眾謀采群策以收恢復之功德意甚美而比來待對
之人闊下班次有五六日至於旬時者卑官冗吏職有常守既面循
細不無妨廢其間或言談論稽於上達又無以彈陛下所賢者渴之

心臣愚欲望特降指揮凡當面對臣寮若遇其日引對未及即令逐
具所欲論奏之言依祖宗時百官轉對故事實封於閤門進入則陛
下有達聰之美臣下無壅滯之嘆兩得之矣
章誼乞詳延多士論天下利害疏曰臣聞大廈之建非一木之枝帝
王之功非一士之略方今國勢未寧邊備未設鋒鏑甲兵之間數至
於廟堂軍旅制樸之急交馳於道路一日一月之間幾微鉅萬陛下
與二三執政之臣朝思夕計固以無遺酬對裁量固亦不倦然而望
治之誠雖切於九重而其計見效靡然於歲時伏思之殆帝王
之功未可以獨致而群士之略所宜於備舉以副天獻之聖意
不自恃其聰明而委之於眾人任事之人又誠使然也任事之臣亦
不敢自任其思慮而盡其策於天下智謀之士其何爲而不成何求
而不獲哉臣願陛下設爲一司詳延天下智如心者之士使之極論

天下之事皆言。於政事則論其孰後孰先，於兵制則論其孰用孰捨，論
財賦則如何而足，論[illegible]則如何而[illegible]，論[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地可以守，[illegible]論
征討則何人在所當使，論四民何由而得遂其生，論吏何由而不失其
職，盜賊既平必有安集之方，夷狄內侵必有捍御之策，然後宰相總
持衆美而定議於廟堂，陛下公聽並觀而責成於宰相，如此則規模
宏遠，求效可期矣。伏以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
者猶己飢之，故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及黔。今天下飢溺甚矣，此文
士仁人遑遑之日也。[illegible]當時之務，以拯斯民之急，非深
下仁聖誰為之。日夜[illegible]力必割，誠不可以少緩，惟聖主留神，幸
甚。
試中書舍人[illegible]論內外職事官言事劄子曰：臣聞廊廟之材
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有大功[illegible]皆收諸人，此有

天下不易之理。況艱難之時，中國家多事以來十有餘年，大敵未寧，
陛下深創前失，力圖大計，更張廢弊，開與賢策，然革弊不業，日不暇
應。千慮之外，有當和頓而預防者，或隱於尋常不易之初，非賴衆智
未易明也。矧今日當務之急，政事不可不備而自治之方未畢，夷狄
不可不備而善後之計未定，有志之士所當慮也。臣願陛下以此一
事詔內外侍從官及見任職事官以[illegible]限之，陛下與一二大
臣慎擇而力行，必有以上裨聖聽，助成恢復之功。其在外官令於所
在州軍實封投進，行在官依而[illegible]例施行。
起居郎洪遵乞修注官經筵奏事劄子曰：臣不[illegible]得以記注陪侍
經帷，瞻望天威，近在跬步，至於御幕[illegible]皆非襲土小臣
[illegible]所敢覬望。竊見春秋二講[illegible]經筵官講讀畢
[illegible]奏事，修注官雖與[illegible]書，未嘗有奏事者，皆二近例如此，聯名

一[illegible]不應，分為二體。臣伏聞元祐中起居舍人呂陶嘗乞候講讀罷
[illegible]留身奏事，並許侍立，以此觀之，講筵猶且令侍，何由不許奏事。
欲望睿慈下講筵所依講讀官例施行。
遵又經筵進故事曰：仁宗皇帝詔輔臣曰：比上封言政事得失者何
其少耶？豈非言路壅塞所致[illegible]門通進銀臺司登聞檢鼓，自
今州縣奏[illegible]以聞。
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古之聖王以左右輔弼諫諍之臣
為未足也，則又設敢諫之鼓、進善之旌、誹謗之木，下至百官箴
王闕，百工庶人皆得以言，二帝三王之所用此道也。臣恭仰仁宗
皇帝承三聖休業，天下已安已治，可以垂拱無為，方且深惟遠慮，
一命令之下，一政事之出，兢兢業業，以闕失為懼。嘗曰：臣下能
進忠言，朕何惜[illegible]之拜？又詔輔臣以封事之少，丁寧告戒，惟恐

塞聽。[illegible]實，[illegible]居正。臣[illegible]所陳，公車所奏，一言片善，朝
至而夕行，故能四十二年之間，治功茂盛，跨軼三五，視漢唐為不
足道。竊謂有天下者當以仁宗皇帝為法。
中書舍人周麟之上奏曰：臣伏見陛下厲精為治，勤求民瘼，屢降
詔旨，博采兼聽，孳孳如不及，四方利病[illegible]庶人得言之，士大夫
得言之，監司郡守近民之吏得言之，此誠有虞詢四門、明四目、達四
聰之時也。陛下求言之意，開之惟恐不行，行之惟恐不盡，而天下之
所望者亦如此，故[illegible]者上[illegible]書獻利害，及[illegible]臣到任條具裕民
事，進降者甚多，有詳者不一，而[illegible]三或施之於民而
民利[illegible]皆以次施行矣。有
行之可以利民，而於舊法又一件[illegible]大相抵牾，或小有不合。言
既不可盡從，亦不可輕議。若此類者，臣亦各推其事之輕重，乞從

朝廷隨宜參酌可否　其或自有見行成法州縣所當舉行而猶中
請不已言者猥多以害及吏民臣每看詳至此謂之無可施行則實有
其弊設或一一申嚴則不勝其繁凡若此者臣今欲並行類聚總其
條目取自聖裁特降明詔戒諭郡縣之吏使之明曾條令罔或容私
遵守成憲毋致違戾究心夙夜思意奉行庶幾使陛下愛養元元廣
詩從衆之意徧及寰宇無一夫不被其澤天下幸甚
右正言陳淵上求言疏曰臣聞天地至大日月至明而人之所乎贊
載之中出乎照臨之下子其德也今使人之所贊之容者譽之則人
必以爲待狂疾矣何則天地日月非贊譽之所能益而亦無待乎人
之贊譽也人主之德其大如天地其明如日月蓋其所當然者雖贊
譽何加焉彼其平居所宜聞者皆直之論而已雖對飾之以相諂說
非所急也且凡贊譽者非欺則諛使欺且諛者得行其志人臣之利

也而人主何利焉若夫切直之言爲人主之利而又人臣之所不利
故人主聞切直之言常少而聞贊譽之語常多此不可不察也開道
而求諫和顏而受之猶懼不至況棄賢距善從佞而惡聞其過乎昔
在崇觀迄于宣和一時用人往往所順者多而正救者少馴致敗亂
職此之由誠願推切直之爲利監贊譽之爲害狂愚者雖甚必恕諛
佞者雖寡必遠則下情得以上通而天下治矣
淵又上奏曰臣聞昔之治世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矣
謗猶不廢也非直不廢而已肆之求言乃立謗木是使人謗己也而
周公之戒成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是又不禁人之詈己
也由是言之後世所謂誹訕之刑指斥之誅豈古之道哉祖宗之時
誹訕指斥之律蓋有不得已行之者自紹聖已來崇寧宣和之末何
多也使誠有是事聞而改之可也又豈可以一人之罪而盡鉗天下

之公論乎若其無是事而又欲其罪則天下之士聞之將有處其身
而不見勝其口而不言者矣此今日之禍所由致眞宗朝有訟事類
臣者皆涉下遶眞宗錄其所訟之事以示外廷曰若以其言盡付之
有司所實未在指斥之罪先加之矣眞宗之心與舜周公之意可
謂不期而合者也從之子孫其可不以爲法乎陸贄曰諫者多表我
之能好諫者眞示我之能賞諫者之狂愚明我之能恕諫者之過洩
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此皆爲盛德人主欲知諫之有益斯言盡之矣
淵又上奏曰臣聞人之所以受聞其過者衣已勝也而不知未勝於
人者眞能勝非不求勝乃能勝人書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
予夫如是故能合天下之勝已者質之以成己何慮乎不勝孔子曰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蓋聖人未嘗
無過以人知之爲幸而君子有過亦以改之爲貴未聞有惡聞其過

者此所以有能有功而天下莫能與之爭也其爲勝也不亦多乎何
則今人之爲不善其知而故爲之者固不足道有以善爲之莫之覺
而入於不善者是其始於善不善特未明也有人於此指摘其瑕疵
而矯議之則其見聞所未至者有以勝於我矣若拒而不受從言之者
由無所復而吾之不善自若也如取其言之善以爲一己之有是以
天下之善爲吾善也雖欲不勝人其可得乎
淵又上奏曰臣聞太宗皇帝嘗以里語告眞宗曰道吾惡者是吾師
是爲人之常談而聖人取之蓋人主惟不知其過故與亂同事而不
自悟使聞其過而改之雖欲與亂同事可得也以是言之道吾惡者非吾師
而何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夫不善者猶將內自省焉而以爲師而況於攻吾之惡乃所以進
我於善也其可師也明矣仲虺之誥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如是而得

師又豈因人而得之哉。不因人而得者。夫是之謂自得。人主能自得
師。則天下莫不歸焉。其爲王也孰禦。
光宗淳熙五年。翰林學士周必大上奏曰。臣聞人主前旒蔽明。黈纊
塞聰。其所以能明見萬里者。內寄耳目於臺諫。外寄耳目於監司。
今臺諫既以所聞告于上矣。則爲監司者。自當數以所部利病獻焉。
今除每歲剌舉一二官吏外。鮮聞以某郡縣之利當興。某郡縣之害
當除。徹于陛下之聽者。豈真無利害可言哉。蓋未嘗因事而詢之耳。
也。臣願明詔部剌史。或月或季。各以部內所當罷行之事。倣成周小
行人所謂爲民之利害。政事教治刑政之逆順。與夫作慝犯令。豐凶
和寡之書。條具以聞。毋得用常物細故塞責。如此則不惟陛下坐而
周知天下之故。亦可於是稽其人之才否而黜陟焉。
寧宗時。袁說友乞來忠言疏曰。臣切見陛下收採人才。賞拔朝列。必
欲使之各盡所長。以濟事功。臣觀在廷之臣。類皆謹守繩墨。無所奮
發。如是則其雖不可爲也。陛下憂勤宵旰于九重之上。群臣無能爲
絲毫助者。蓋親近者少。而疏遠者多也。陛下朝夕論事。不過二三大
臣。雖侍從臺諫。間已進見。有時。而於其下百執事。常有肯建慮妥能
爲用。輪一二歲始一輪對。以疏賤之臣。近咫尺天威。方且震悼畏懼之
不暇。尚安能從容言天下事哉。不過指摘細微。以應故事。後使陛下
有意聽言。未必皆可採之言。有心納諫。未必皆切直之諫。至於一有
號爲近臣。則曰上意已有所向。小臣則曰朝廷自有成謀。事有利害
則皆緘默不言。一或參差。始盡言其不可。聞有敢言之臣。陛下又爲
之遷官進秩。後可求者意得合之士。而肯勝論爭者又嬉於肯進而
不肯言。臣謂未行其言而遽進其人。乃所以杜言者之路也。遂使天下
利害。陛下以一人之身而獨任其責。將何望於天下士哉。臣亦爲

大可恨也。臣願陛下明詔有司。事有可否。不問侍從百執之臣。不以
輪對。使各盡其忠。其言可用。雖無課績。當力主其說。然有成績。不可
遽加進擢。以爲賢者之媿。庶幾群諫用而勳業著矣。
都官郎官袁燮上奏曰。臣不佞。四月六日猥以庸陋獲對清光。數陳
治道。勸陛下以兵防更端。請事從後。口奏中述延訪之意。願陛下祇
周知是非得失之實。要在勤於好問。陛下首肯再三。聖語云。問則明。
於是懷其深服聖人沈測。知此之簡且切也。退而與朝士言。無不
稱贊聖言之簡要。陛下既洞見此理。臣以爲必能日與賢臣往復問
答。聞其聰明。闢之有爲於天下。而側聽十旬。陛下端拱淵默。爲如其故
時。臣竊疑焉。豈聖意自有定耶。臣聞易之說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
辨之。猶是德也。謂學雖甚富。而心有所疑。不辨不明。此所以貴乎問
也。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作頌者咸曰。好問
則裕。自用則小。以是知勤於好問。實帝王之盛德。陛下既知如是而
明則當知夫反是而暗。明則光輝者燭無所不通。暗則是非得失。情
僞無辨。豈不大相遠哉。且今日在廷之臣。孰有某善。孰有某能。孰可
以當重任。孰可以辦一職。孰爲人望所歸。孰爲清議所與。陛下既盡
知之乎。當今之務。何者爲綱。何者爲目。何者當先。何者當後。所未至
者何事。所未舉者何弊。陛下能盡知之乎。或者事多慮而貪濁者衆。更
責于民而慘酷者繁。或借累年積欠。鞭箠不止。或借朝廷令。苛斂
無辜。此百姓所以不堪其苦也。陛下能盡知之乎。將帥護兵固有忠
於爲國者矣。而多徇私者。固有勇於立功者矣。而多怯懦者。固有勤
於閱習者矣。而多苟簡者。於兵甚名籍多虛。艱贏恩弱。所以不可恃
也。陛下能盡知之乎。凡此數條。臣竊料陛下未必盡知也。夫以聖德
純茂而於此未能盡知其故何哉。亦惟端拱淵默而罕發於清問而

巳令宰執參酌陛下猶有所咨訪自從臣近列得聞玉音者寡矣況
疏遠者乎此國家之大患臨政雖久而治功未著皆由此也或以爲
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竊謂不
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此
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陛下誠能自今以往有疑必問咨於
宰執日益加詳至於從臣之獻納臺諫之參陳百官之輪對監司郡
守之升殿者人人咨訪究其所蘊必將披露肝膽效其忠誠而事無
鉅細豈有所不知哉臣又聞皇太子天資英粹卑由善道可謂庶幾
矣而於接對宮僚之時亦罕有所訪問蓋非不欲問也其意以爲聖
父淵默於上而子道亦當爾也臣嘗觀一介之士欲自植立者苟有
所疑而必咨問況主器之重所關甚大而可不以是爲急乎此在陛
下以身帥之陛下躬好問之誠率之於上而以臣所奏宣示東宮曉
然知好問之益乎一月具所與宮僚問答之語悉以上聞則智慮日
明德業日充誠宗社無疆之休也陛下毋忽臣言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明堂之材非一樹之枝也太平之功非一
士之略以衆人之聽爲聽則其聽益聰以衆人之視爲視則其視益
明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兼天下之智慮夫下之情故儀文
武聖神受皇天之眷命恭寧普增玄德於無窮此帝王之植功古
今之共美也今國家體堯齊舜卑天民台先帝以來乾坤再定日
月重明一家之典式方新萬姓之風俗漸變太和方立厄運遂泰有
共工崇伯之徒翕治天方命之禍上玄降鑒殲厥渠魁搜用賢良爰
修明具然而穫金難照之地倖靈無告之者餘所不殊盛化未弘知
此事者莫及官吏不加詳問幾昔明言臣謂內外官僚申爾天命或
中風化或舉宋綱或整治俗民或監守營辦各展其職各掌其事所

皆達情勢之州源見利害之精微皆有區區爲國之心坦坦至公之
論以國家雖開言路未嘗專詢于百官彼百官其意將曰布衣之人
緋緋綠綠無官守之拘而有言責之階則上自朝廷下及軍民無非
所當言者故敢言之也今吾輩既當職分職分之外非所宜知進則
恐有侵官之嫌退則自違忠懇之志於是緘默無憚敢陳仁義於王
前者萬無一二焉臣竊惜國家之聽覽猶有所遺而百官之忠告未
獲盡伸也唐文皇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中郎將常何武人不涉
學家客馬周爲條一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之何以實對是
言周忠孝人也此蓋無學者假手於人而爲之所足以見其友之何
如也臣方今山野草茅之人白屋衡門之士猶似之上書陳言況內
外之命官乎伏望陛下增光鸞紙垂問鵷班爲至外路之官俾適中
心之願天人之相通實以審之帝王之一揆實以行之朝廷之美憲
實以增之古今之大體實以施之守成之治道實以先之代刑之先
務實以言之綱常之正理實以本之外方之未服實以來之問關之
疾苦實以救之有司之私弊實以革之食貨之富庶實以致之其設
學未能悉數者皆實以問之凡省臺院部及管民官五品以上內外
諸衙門三品以上官並各對之元官品不在限內而欲對者聽凡無
文者具實事凡所對在京郎者並呈都省在外者緘申所統達于都
省都省未敢開拆照視乃奏聞于上上命大臣議之於是都省判送
禮部禮部官參院官一同評議既定具呈都省都省及御史臺翰林
院官議其可行者奏聞而行之凡言中者並考加階不中者無罪凡
英材卓犖超絕倫流者別行不次用度君然與臣家之聽覽無遺于
官之忠告獲伸廣書不明四目達四聰此亦其一也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國家之政或有弛張下民之心即殊哀樂驗於

民而知其政聽其聲而見其情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有六義之
分道無二端之異一言可以蔽之思無邪焉耳矣所以采史掌於前
聖人刪於後三百餘篇垂于六經固非輕也豈惟此哉上世以來稗
官寄之九流之內小說稗焉凡道聽塗說之所造閭里小知之所及
亦使綴之而不忘無或一言之可采也戰國而下總攬權綱以為行
人之議雖有得中聖人之書是以為未是以天子不採詩諸侯不貢
詩樂官不達雅頌史不删變惟漢武之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
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
然帝徒能好名而不復察實故當時之體斷不能有上世帝王之治
也方今聖主崇極賢臣[illegible]致群生已遂四海咸寧又嘗獨市井閭閻
之語哉但以古今聖賢之所同者惠於仁而已厚其民而已是則閭
若夫政事之因時損益之中節則不同也何則議結謡之事於擢文

奏議卷之二百 二三

之世豈能行去效無為之理於教弊之際豈可言乎雖有先王之
陳跡而亦未能一一盡從之也遂不免於[illegible]群情庶乎
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聖明開言路之後[illegible]通經典
之儒士習文法之吏員皆持大體以美言[illegible]論而備紀由是觀
之則市井閭閻之語亦豈不可兼者也昔舜有[illegible]能出反舜
為相而生之非舜之明明於先也以舜之陶漁耕稼在下親被其苦
故知之也況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可不先於民
乎臣竊以為國家若立采風謡之官則下民之情可以知矣上之
賢愚可以辨矣朝廷之得失可以隱而成之矣[illegible]則
知民之所趣向者矣及方俗之善惡則知政之所當知者矣[illegible]
之和聲則知法之所當守者矣伏望陛下令[illegible]巡行之日兼
采閭閻風謡遂令寫進凡政事之失者移文都省[illegible]丹

闕付手隨熟行省而行之所以廣仁恩也凡頌之和者行下太常
播為雅頌奏聞丹闕薦于天地宗廟而歌之所以廣尊敬也仁恩孚
敬既廣於上而百姓心和于下矣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
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illegible]
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遊於沼此善和之至極也聖人
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

奏議卷之二百 二四

聽言

衛侯言計非是羣臣和者如出一口。時孔伋居衛，乃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伋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

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喑，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喑則非害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illegible]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illegible]其身知其居處也），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旁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

也公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
還軫諸侯不敢淫佚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
自詔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甸以屬諸侯至于
今為令君猶文昔然君不度量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
周詩有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
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
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
以規為瑱也遂趨而退歸

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
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
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鍾之間
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鍾之不暇何諫之聽蘇

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
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鍾鼓
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

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
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
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
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
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
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己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
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
通途然且未敢諫也己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
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
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
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
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
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
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
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
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
乎萊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己訖無人乎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
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
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
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

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
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
是一也便游赭畫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
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
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魏文侯時師經鼓琴文侯起儛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
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
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
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
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
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

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

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
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
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
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者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
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為上卿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蔂操鍤入曰聞大王將起
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
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
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而足以為臺趾古者堯
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
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
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
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秦孝文王遷太后於雍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
焦請諫王大怒燭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而諫曰臣聞有生
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
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對曰陛下
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桀
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皆瓦解無向秦者臣切為陛下危
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

西漢景帝時吳楚反以誅晁錯為名帝從袁盎請斬錯東市謁者僕
射鄧公為校尉以言事見帝帝問曰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吳楚罷不
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
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帝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

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
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默然良久
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宣帝神爵　年司隸校尉蓋寬饒坐上書不道諫大夫鄭昌上言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居不
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
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
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甘露元年帝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諫曰宜從橋帝
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
廟矣帝不悅先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則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
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帝曰曉人不當如是邪遂從橋

成帝鴻嘉元年故南昌尉梅福上奏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
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
其家而畔親也不可以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聽
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
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
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
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
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
下幾平由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
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
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
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衒鬻者不可勝

歟。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世。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拒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若稱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

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驅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闢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下齊桓用其讐。蓋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盛。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

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元延元年。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劍。斬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得下從比干龍逄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諫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帝意解。及後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

輯之以旌直臣

成帝欲立趙倢伃爲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爲列侯諫大夫劉輔書之帝收輔繫掖庭秘獄群臣莫知其故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諫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

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後漢章帝時大將軍竇憲陷尚書僕射郅壽以罪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爲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爲罪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爲國家横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戮觸死瞽言非爲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塡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

安帝時河閒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詔獄結以罔上不道太尉楊震上奏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采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司空張皓亦上奏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采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諍之源非所以

昭德示後也帝乃悟騰得減死

時連有灾異詔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其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赦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也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過而不通者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明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桓帝時白馬令李雲言事下獄。大鴻臚陳蕃上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

魏明帝青龍二年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

景初中帝密問秘書監王肅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

吳烏程侯寶鼎元年左丞相陸凱上奏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五聞警戒詩美其德。況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脩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以肆情[illegible]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illegible]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笑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上。不能循俗與衆沉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殺自謂畢志無所餘恨。庶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illegible]焉。

晉武帝太康三年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毅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朕有直臣固爲勝之。

漢主劉聰謂陳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獻愚闇無可採也。卓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遷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殷紂誅諫。幽厲殺諫。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纂不世之業。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

聰既僭位。以劉娥爲右貴嬪。甚寵之。使拜爲后。將起鳳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鳳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愼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拒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拒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拒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由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謬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群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

後魏孝明帝神龜中。沙汰郎官。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輿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爲民。[illegible]郎辛雄上奏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蹇諤之性簡自帝心。鷹鸇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illegible]言。高肇當路。匡陳擅權之來。剛毅忠[illegible]知。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illegible]重違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illegible]不同也。既終淑懸不存。無疑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

之相濟，祁奚云，叔向之賢，尚及十世，而晉不免其身，甚可惜。

隋文帝開皇初，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諫議大夫劉行本諫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帝不顧。行本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置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斂容謝之。

唐高祖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言三事，其一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業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者，蓋不受諫，而臣不敢言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召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見稱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鷂雛者，某卿不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賞。以牟子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言：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婦襦五百襦以充散伎，待書玄武門遊戲，臣以為非詒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盡詔，匪夏請並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言：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便辟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況微爾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為僚友之選。帝大悅，即詔曰：周隋之亂，忠臣結舌，是謂一言喪邦者。朕惟寡德，不能性然天道，然冀所諮以輔不逮，而群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詞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

李綱為太子詹事，太子失德，屢諫不聽，綱遂乞骸骨。高祖罵曰：卿為潘仁長史，而羞為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在殺掠，每諫輒止，為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頗自伐，臣言如持水投石，敢久為尚書乎？且臣事太子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乞骸骨。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

太宗貞觀元年，尚書杜淹奏白太宗，邸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在隋時，位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群臣迎封，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對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若何不諫言？淹謝曰：臣位下，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以君不足諫，而何仕？食隋祿，忠隋事乎？因顧群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冶諫亦死，則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祿重責深，從古然矣。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既任，胡不言？淹對以固諫不見采。帝曰：世充惟諂飾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所為之，可有諫未？淹曰：願死無隱。

二年，太宗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譙讓。侍中王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勤。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慚，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彥博，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

二年，太宗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昔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

靜言庸違不能成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疎賤而偏信趙高及
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
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故人君兼聽
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有人告尚書右丞魏徵阿黨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之無
狀彥博奏稱既爲人所道雖在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彥博謂徵曰爾
諫正我數百條豈以此小事便損衆美自今已後不得不存形迹居
數日太宗問徵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正色曰前日令彥博
宣勅語臣云因何不作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契義皆一體
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跡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國之興喪或
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
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

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稷契皐
陶君臣協心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龍逄比干
面折廷諍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
遠矣帝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二百匹
六年太宗置酒丹霄樓中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剌
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
不即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
第卽應須別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
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卨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
徵擧動踈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
若不受臣諫豈敢批逆鱗哉
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見胡婁始畢上書論西番事意頗有情理朕

與其謀非常戰鬪今奏一事人亦應如此魏徵對曰天顔俯臨豈得
不謂臣見在外諸司欲奏事者先三五日反覆思之及其臨奏三分
不能道得一分尋常事尚難如此況爭諫之合言皆是觸忤非
陛下假之顔色豈敢盡其情哉帝由是接群臣益溫且曰隋煬帝暴
猜忌對群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昨皇甫德參上書言朕修營洛州宮殿是
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斂也俗尚高髻當是宮中所作也此人欲使國
家不役一丁不收一租宮人皆無髮乃稱其意耳事既訕謗當須論
罪魏徵進諫曰賈誼當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三可爲長太
息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卽似
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也帝曰朕初
欲責此人若責之則誰敢言者因賜絹二十匹

十二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往前對曰若恩威
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
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帝曰遠夷來服應由德義所加往前
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爲心旋以海內無虞
漸加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帝曰朕今所行以往前
何爲異徵對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已後見人諫悅
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黽勉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色帝
曰於何事如此徵對曰卽位之初處元律師死罪孫伏伽諫曰法不
至死無容濫加酷罰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
常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卽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
徐州司戶柳雄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
與罪遂固言是實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僞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

奏法止合徒。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訖，但書與死罪。胄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乃謂法司曰：但能為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忤聖旨，陛下以為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帝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語。

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有上封事者云：何為恒差山東眾丁於苑內營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時。懷洛以東，殘人不堪其命，而畋獵猶數，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畋獵，忠諫不復至洛陽矣。四時蒐田，既是帝王常禮。今者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正，自有常準，臣貴有詞，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咒詛。侍中魏徵奏曰：國家開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臣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得肆其醜。臣諫其君，甚須折衷，從容諷諫。漢元帝嘗以酎祭高廟，出便門，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乘輿免冠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頸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可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直臣諫君也。帝大悅。

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正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採，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帝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

十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從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不得有隱，宜以次言朕過失。無忌等咸曰：陛下聖化道致太平，以臣觀之，不見其失。黃門侍郎劉洎對曰：陛下撥亂造化，實功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有人上書辭理不稱者，或對面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者。帝曰：此言是也，當為卿改之。

太宗嘗怒苑西監穆裕，命於朝堂斬之。時高宗為皇太子，遽犯顏進諫，太宗意乃解。長孫無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承間從容而言。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顏之諫，斯誠古今未有。帝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

太宗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曰：卿言是也。朕所為事若有不當，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或有人臣諫事，遂答云業已為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停改。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

太宗時，權貴嫉魏徵，每言於太宗曰：魏徵凡所諫爭，委曲反覆，不從不止，意以陛下為幼主，不同於長君。太宗曰：朕少不學問，唯好弓馬。至於起義，即有大功，既封為王，偏蒙偏愛，理道政術，都不留心。及為太子，初入東宮，思安天下，欲克己為政，唯魏徵與王珪導我以禮，弘我以道，勉強從之，大覺利益，遂力行不息，以致太平，並魏徵等之力。所以特加禮重，每事聽從，非私之也。言者乃慙而止。

太宗又謂房玄齡等曰：今天下百姓，賴我撥亂，必須令我安穩。令上封者惟道見成，往來百姓辛苦。魏徵對曰：陛下意存容納，許其進書，則[illegible]

不妨。時有可錄。陛下所有短長。具之多不肯隱。但容納之。亦是善事。
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閑居靜坐。則自內省。恒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
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諫。欲令耳目外通。下無冤滯。又比見人來奏事
者。多有怖懾。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
犯龍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
懷戰懼。豈肯更言。又謂房玄齡曰。自知者明。信為難矣。如屬文之士。伎
巧之徒。皆自謂己長。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詆訶。蕪詞拙跡。於
是乃見。由此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愆過。一日萬機。一人聽
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鏡鑑形。
美惡必見。且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
以是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恒欲公等盡
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護短不納。若
不能受諫。安能諫人。玄齡曰。陛下之言是也。
太宗以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杜正倫。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
姚思廉等上封事稱旨。召而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
明主。便宜盡誠規諫。至如龍逄比干。竟不免孥戮。為君不易。為臣極
難。朕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然。卿
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社稷之傾敗。每思卿等
此意。不能暫忘。故設宴為樂。仍賜帛有差。太常卿韋挺嘗上疏
陳得失。太宗賜書曰。得所上書。意見極是讜言。辭理可觀。甚以為慰。
昔齊境之難。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役。勃鞮為斬袂之仇。而小白
不以為疑。重耳待之若舊。豈非各吠非主。志在無二。卿之深誠。見於
斯矣。若能克全此節。則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勵終始。垂範
將來。當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朕比不聞其過。未覩

其闕。賴竭忠懇。數進嘉言。用沃朕懷。一何可道。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蟊賊也。或巧言令色。朋
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叢
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
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齊朝良將。
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斫汾河冰。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讒
構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心。高熲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贊成霸業。
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賴以康寧。文帝惟婦言是聽。特令擯斥。及
為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固亦
早有定分。楊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逆
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
人云。世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漸。用絕讒構之端。猶恐心
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直臣立
朝廷。姦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群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
四國。又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
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
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
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
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
過。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朕與卿等可得不慎。無
為後世所嗤。又曰。治國與養病無異。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
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
下安危。繫之於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輩。既

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當。須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治國之大害也。左右曰。陛下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長樂公主。文德皇后所生也。將出降。勅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奏曰。昔漢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豈得同於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姉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殊。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公主。理恐不可。實願陛下思之。帝稱善。乃以其言退而告后。后歎曰。嘗聞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聞其諫。乃能以義制人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妻。曲蒙禮敬。情義深重。每將有言。必俟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疎禮隔。故韓非謂之說難。東方朔稱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深所要急。納之則世治。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

太宗幸九成宮。宴近臣。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往事息隱。臣見之若讎。不謂今日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實我所讎。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慚古烈。徵每犯顏切諫。每不許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太宗大悅。賜錢十五萬。累封鄭國公。尋以疾辭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工。卿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爾耶。徵乃止。後以誕皇孫。詔宴公卿。帝極歡。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之。又嘗謂徵曰。隋煬帝承文帝餘業。海內殷阜。若能常據關中。豈有傾敗。遂不顧百姓。行幸無期。徑往江都。不納董純崔象諫爭。身戮國滅。為天下笑。雖復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朕聞卿等規諫。雖不能當時即從。再三思審。必擇而用之。及徵薨。太宗親臨慟哭。自製碑文。賜其家食實封九百戶。且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因泣下。久之乃詔曰。昔惟魏徵每顯余過。自其逝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己外求。披迷內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聞。誰之責也。自斯以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群臣皆稱善。

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中書所出詔勅。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本以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正事。遂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不以為患。後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卿等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啓沃。勿上下雷同也。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勅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

諂詐者豈是直道若唯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
擇以相委付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
而寢默貞觀中上封事切諫太宗謂曰卿所論朕皆中朕之失自
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祇為不聞己過或聞而
不能改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謂社稷之
不安乎又曰卿若常如是朕必永無過失對曰臣等敢不
奉命
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
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逄漢誅晁錯未嘗
不廢書歎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
妄有誅責朕比來臨朝斷決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為小事
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
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
等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朕為公等思龍逄晁錯之誅君臣保全豈
不美也又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取敗者不可勝數不能
遠述古昔至如晉武平吳隋文伐陳以後心逾驕奢自矜諸己臣下不
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以後兼并鐵勒席卷沙
漠以為州縣夷狄遠服聲教益廣朕恐懷驕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
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可以施於政教者當拭目以師友
待之如此庶幾於時康道泰爾左右皆曰誠如陛下之言
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皆失其舉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人奏
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
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故君失其
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
遂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
直言規諫又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朕聞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
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比開直言之路者庶知冤屈欲聞規諫所有上
封事人多告訐百官細無可採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下情
不能上達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務行讒毀交亂君
臣殊非益國自今以後有上書訐人小惡者以讒人之罪罪之又曰
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榷古今時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
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
天下何憂不理及世南卒太宗哭之甚慟手詔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
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
順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
矣群臣時以為然
玄宗初奮收還綱權銳於決事群臣畏伏起居郎吳兢慮帝果而不
及精乃上疏曰臣聞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
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
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
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己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
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
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況
陛下聽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顓生殺之權
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奈何以為罪且上有
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即位猶有
褚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爭時得失
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

誠恐天下畏士以讜言爲戒，提直就曲，斷方爲刓，偷合苟容，不復
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爲之
不采，忠諫之臣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己過，故堯設諫鼓，禹
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飾非，然殺關龍逢而戚，於商紂殺
其王子比干而滅于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
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
惟陛下深鑒于茲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惜
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
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爲訕己，即除名。蕭瑀諫伐遼，出爲
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
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絕，爲天下笑。太宗皇
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
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爲難，如
文人巧工，自謂己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蕪詞拙跡見矣。天
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
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
望臥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爲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
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爭衡哉。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
所不燭，智有所不周，上之不治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
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
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
榆矣。
代宗時，宰相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紿帝曰：羣臣奏事多挾

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檢校
刑部尚書顏真卿上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
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
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
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
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
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
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
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
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壅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
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
事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閹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
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
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
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
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爲姦惡，
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黨項寇嗔不遑，更相驚恐，思明危
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發動，陛下每思之，痛切心骨。今
天下瘡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
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而
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忌，令宰相
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
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爲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

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嘆古者有雖林甫國忠猶
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臣某言賊泚逋誅而元宮未復陛下
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
鄙儒尋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遂來所懷承問
無隱不以淺深自揆不以貴賤上虞誠欲於罔防承順之規是亦忠
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其上陳請延羣臣精與諮謀廣咨
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蔽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春秋達旦猶旬
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聖衷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
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慺慺血誠敢願披瀝頻煩瀆冒不惡懼
蓋犬馬戀恩惓惓之心惓惓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
得眾得眾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

奏議卷之三十一

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
否泰生情有彌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蓋聖人之
心者莫貴於易象其則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
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爲損天爲君而地爲臣爲
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
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下不交則庶物
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
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
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
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
損情之得失豈係於物哉人君與人爲本欲使能成其所能獲其
[illegible]之情乃同矣

則危矣是以古先哲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
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犬哉者事之微也
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不以居上
接下懼失其情故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
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授物以意宣意以言言載是非
莫善考於有據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
史冊盡在耳目可徵與眾同欲靡不興違眾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
靡不固遂賢知過靡不危詩書所稱堯之聖也以稽于眾捨己從人
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禹之德則曰拜昌言湯之所由興則曰吾賛
于禹萬邦思言迪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從諫弗咈
也成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武王勝殷則曰亂臣十
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

奏議卷之三十一

莫不從諫以輔德詢眾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志益微功愈高者言
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違心從欲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違眾也詩曰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
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
傾言違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
肺腸俾民卒狂言自用也荊史數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
飾非言矜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跡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
不衰孰得理而不盛根應以須影響不差可不則而畏之歟而豈
之才專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理亂千紀代興者非一若總覈其
一君雖所遇殊時所行異迹然失眾必敗得眾必成與堯舜禹湯同
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迹者必廢然失眾則全敗全得眾則全成
多同於善則功多寡同於惡則禍甚善惡相懸如貫珠成敗象行

明君擲人之世替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爲陛下
祖奉近効之元章若以對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聖之
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於日月英略施於百慮聖
功被於九戰國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慎說畏懼
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近
輔庭奏庶務詳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壅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
接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失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
暗主亂朝則省躬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
則上下相泣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憂戚息征賦權
遠通顯頹盛衰尚恐還貴謗譽既往難追每召宰相手書必遵諫官
供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還命親昇聽一諫必明加賞錫
欲得時無闕事人無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内書或講求典禮

或觀覽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此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所由
攄據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
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無稍遵擇在令
先範垂裕華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殆久
倦勤之意頗彰然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將之所充受深中宮之扁捐
潛竊乎有嗣聖臨朝天残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盡於大戒要
安之懷竊偏信於近昵剝致傾覆數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
也弊俗一靡餘風遂寖從仲則尉實之門皆蒙倖寵躬承建武
宗躬定大難手振家綱開懷納士豈已從諫謀同舊老推拔羣才大
臣不敢壅下情終莫敢干公議朝廷直奏盈三十年猶化已行請
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廢憂勤之志殊愚傷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
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求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平奈胡

不爲盛有源謀速處必須之迹說當求有誠言切諫者謂之誹謗敏
名至身收視於擇諫之寧養成於廊廟猶皆以爲長爲奉職謂史之
職皆爲當官司府以好欲爲之出推門以多賂爲階望外寵持竊權
之勢內寵擅廻天之權獨攘職然護賊蘇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
人人懷焚若朝廷相賀寧莫之省日滋捷寬小消有無窮之休哉
興臣令承捷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常之憂之佛心甘諛
之徒劫淸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苦不諧致冠之由莫辨者
之時處受虐納周符手太宗犯班澆謝其食餘疑問斯識臉推心與
人密政肖樹悉已靡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虹乎之氣切與貴冕
繁守恭勤而盡之以和恩遇則有感和自然視睹於繁難也而愚不
難所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賞衆務剝常限三人奏事
宜節梗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寬以容默惟本仁恕事多含弘

諫難未從且不深怍情爲有阻蘇援之違教方臣相等而人去不息
陛下英姿挺特邁越人倫武略雄資庫羅於前習俗以防理從前
乎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粥繫於刑日久流殊太深遠若疆鍊
而但命退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患生君臣意定上下
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誹謗臣例於忠人上不歎誕欲寄諫不布於
羣物情不達於宮聽臣於往年嘗任御史獲奉朝謁德容至然陛
下嚴邃爲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踞蹐趨退亦不列事奏嚮對之
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設旬至至禮猶任對便臣別延宴龍脱殊御
踢且與公言未行者則戒以相容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
主尚擬動於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時起甚悲同
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
所聞孰眞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

夫列聖升降之材，雖鑒如披。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
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命諫，敗於偏信。義因乎納諫，禍臨由乎自賢。
善始未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懲禍，於危往安危，
不法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然，今者
違事之所由，則何以孝聖謨，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所
承德音，及臚翰蘇歸斯籲糾以獻聞。自邇已來，及發千慮，愚智有
分。信非可致，至今群舉猶所見不勝所欲，雖欵謹，復未盡以聞。
贄又上奏曰：昨隱奉宣聖旨，頗覺比來所勸朕數對群臣兼許令
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
及奏對者，多有虛妄，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
外即疑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提防，緣推誠
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卻是失在推誠。
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
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都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
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
來不多取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
天包容。諧於往過，仍賜獎諭，微臣以懇切，日臣以盡忠，雖喜膺蒙寶，
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竭，
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臣願，說免罪參。
又蒙褒諭，庶奉周旋，不敢失墜。仰惟陛下欲將此道施及萬方，或變直
以矜遜，各錄所長而捨觀人之短，其譽不如其毀，使益彰聲心盡
達。恩衷想寬存於安容，恭對臣容宥，備致物理，曲盡人情，其
於處速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
地有惡不而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其誠
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諧。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
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
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
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
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
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
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
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
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
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
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誨[illegible]
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而今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
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
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効，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
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
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
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覽
者之不辯，辯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
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
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
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
庶有不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
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

人人得有辭伺以數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斷須先身賴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然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詠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豈不昭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以降□□□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禍由此滋。害由此阻。帝王之意由此蔽。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睿明在躬。有俊聖深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喜賞匪之歲而開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降心虛之談而手詔褒揚故行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追蹤堯舜之名。蓋太宗謂中古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謂過則羞己之不知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功。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豈則聽納之實不殊。蓋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間必有若此相懸。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于人上。以謀之於神則不從若事。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一異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德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誦以爲道盛莫古潛被無窮。若論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將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俠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蓋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辭。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賤其事則棄其可重之人。以偏見私懷。不稽至理。以斷天下之理乎以大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固達者先察於遠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竊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

奏議卷之二百一

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宮闈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覲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覲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逄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勤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也，不易。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為漢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辭。此四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詞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

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舜旂於前，鞀鞞於側，蓋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機慮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合於聖，德務在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為陛下懷謀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為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逆，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夫知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忤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天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該。況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導權義，崇誠信，厚賞賢能之實，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用此道。為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一，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古，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為忠順，謂獻替為妄愚，謂淫虐為威，謂周謹為拙，謂多好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聰物之明，理道合於國家之福，危亡可待也。理亂之識，未明者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甚誠之，身藏抽事不勝紀，其於措置為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路，闢言之門，弘納諫之義，黜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接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

不察人以給，不自聽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億度爲賢，不用好人
以謟諛，不大聲色以示威，屏雜術之甚，不作其無益，技能自獻，
往而作聲，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莫得而隱也。有從
廢讒佞而親忠直，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遁情，不
求進只之道，受及小人之態，目清何憂乎少患，良何有乎作威福，
何甚乎妄辨是非，如此，則堂下之要，倫其職，[illegible]也，未之若不及用
之懼，不同，如擇人之任，材尚直，當分於處，[illegible]歸水涯，治如若能小
事則爲之以小官，立大業則求之以大才，不以[illegible]，不擇親，不欲踈，不
求備，不以人廢言，不以己虧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職，
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擧，如此則擧善之道得矣。其納諫，
以損過爲心，以改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
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立從，諫明我之能容，

者之扁泄，彰我之能，徒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所累，人君之與臣，若手足
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習亦與理宜之利，諫者得嚴辭之名，
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稱諫者有矣中品，君都不見，惟恐諫言之不密，
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在彰信於任人，苟任
不務於虛言，務實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illegible]擇乎賢，事已[illegible]
不疑，[illegible]試之[illegible]可以爲人之聽命，任[illegible]而[illegible]疑，然則[illegible]以爲人之[illegible]
誠信一，剛則可以不亂猶豫。如則群下莫不以[illegible]
乖宜，可引過以改其害，而不可遂也。任我所當，可[illegible]
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美孚矣，[illegible]所以[illegible]
言是以陛下有撥亂之才，多艱未平，有[illegible]
況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illegible]載[illegible]
愚臣每中夜靜思，不勝歎而悵悵也，仰惟陛下有[illegible]必

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恐也，徒深浮沉，何望而成汲汲之[illegible]
是惟陛下詳省所關，行所宜，歸天一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illegible]
也，傳此之福也，宗社臣民之休也。
替又上奏曰：右欽叔奉宣旨，緣慶安公主喪亡，不可仍此開[illegible]
小移今造一格安置，待後從京城以後將歸以禮葬送，所造格役功
費用亦甚微小，都不足[illegible]於所論之事，臺公論，忽有表奏，都無道
但被指臣過失，擬自取罪，或木拔謂所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
深卿之所當知[illegible]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
[illegible]辭之則恐於私，奉旨順承，則違於臣輔之義，將欲止始
身焉，違負於君恩，稍身爲君臣之恥也，別嫌疑，養主之明也，
臣令不敢冒行，所聆亦煩，陛下明聖而察焉，古者之順旨者，愛所
口來，從者惡所從，至於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違忠，莫爲圖前

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君興主，知
其君如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諱直者嘉之，詐犯者義之，過我者
恕之，狂言者容之，何應臨沃之易爲而[illegible]是畏敢諫
之故，惟令善之所難，成慎之觀。立司禮[illegible]設官制
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illegible]詩[illegible]大夫規諫，士傳言，庶人
謗，而恐其忘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illegible]不能聽直言，非聖德
不能[illegible]行，[illegible]其[illegible]雖其[illegible]之朝聞
惑之[illegible]
諭於下[illegible]不[illegible]
未知非[illegible]
[illegible]

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殺辛拒諫飾非之難協大禹成
湯拜言改過之誠況又時運方屯物情猶携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
日而宵衣旰食之辰也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
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
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故孜孜訪納惟善是求豈但從
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屈
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職任居宰衡
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特非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實
足征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
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
事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
下臣愚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

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
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始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
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亦輔臣實爲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而
漸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殷殷致乎燎原野流禍已甚
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
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
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
乎尚書載皐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
也號若勉之戰也際虞一隆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
下相戒說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則防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
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群臣固爭或謂非宜
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益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以封其

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際義同一體事關大小相須而成故舜
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參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
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纖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
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懼於過惡萬
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至尊與尊至安與安此
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
或乖忤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傅說賢相也而武丁列金作礪以命
其相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匪啟攸屬巨細之事悉
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疑自
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顧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
諫爭爲指過則制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
躬之臣不應受訕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

臣竊謂指過以不直則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則不如納諫
之爲美假有宰臣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獲
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
利焉所獲多矣儻或嫉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拒直之譏默其取
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
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杜
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拜迷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幾
聖理且亮微誠
執又上奏曰右欽叔奉宣聖旨看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
素忠所以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
尋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說暴露懷光背叛遂且因循
今以公輔知狀以謝移改所以因論造塔諫實言取名據此用

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最緣如此。然今疑朕不能納諫殊本
意者，臣以戇執諫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罄意直如，非凡所窺
如臣情昧之說，且無帝聞之志，奏疏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鼓微致而
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
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忠不回，上觸
至化，罪莫大焉。輒復諫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
領覽萬機，必先虛其心；鑑鏡群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
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
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和平，盡物理，伸幽鬱，是由
卻行而求及前人也，然乃愈遠矣。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
於肆情遷怒，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意欲陛下輔是以前者
奏疏觸陛下，平積情之氣，釋遂非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蓋
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廣羅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
良善，則是違怒而積積之氣未平也。陛下謂公輔知必務改之意，而
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之弭積
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嘗疑，下臣見尤於來意，增之至當，則或不
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獨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
而廢言；諫苟獨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蓋雖善而奚為；
諫有可從，人雖惡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錄詢芻蕘，傳誨言，用
忱悃，意於聽納，乃至於斯。蓋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之
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嚮於情，惟計慮
至熟，乃能無忤。幸賜察覽，重審所宜。

聽言

唐憲宗元和三年，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曰：臣伏見內外官近日除
改，人心甚驚，遠近之情，不無憂懼，喧喧道路，異口同音，皆云制策人
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
外，謂為誑妄，斥而逐之，故並出為關外官；楊於陵以考策敢收直言
者，故出為廣府節度；韋貫之同所坐，故出為果州刺史；裴垍以覆策
又不退直言者，故免內職，除戶部侍郎；王涯同所坐，出為虢州司馬；
盧坦以數舉事為人所惡，因其彈奏小誤，得以為名，故黜為右庶子；
王播同之，亦停知雜。臣伏以裴垍、王涯、盧坦、韋貫之等，皆公忠正直，
內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權，致之近地，故比來眾情私相謂曰：此數人
者，皆人之望也，若數人進，則必君子之道長；若數人退，則必小人之
道行。故卜時事之否臧，在數人之進退也。則數人者，自陛下嗣位以
來，蓋叢獎用，或任之耳目，或委以腹心，天下人情日望致理。今忽一
旦悉疏棄之，或降於散秩，或斥於遠郡，設令有過，猶可優容，況且無
瑕，豈宜黜退。所以前月已來，上自朝廷，下至衢路，眾心洶洶，驚懼不
安，直道者疾心，直言者杜口，不審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授，傳者紛
然，皆云裴垍等不能委曲順時，或以正直忤物，為人之所媒蘖，本非
聖意罪之。不審陛下得聞之否？臣未知此說虛實，但據所聞，所聞皆
虛，陛下得不明辨之乎？所聞倘實，陛下得不深慮之乎？虛之與實，皆
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誰當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
之命至輕，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臣又聞君聖則臣直，則下直諫。
堯之聖也，天下已太平矣，而求排謗以廣聽明；漢文之明也，海內已
理矣，賈誼猶比之倒懸，可謂痛哭。二君皆容納之，所以得稱聖明也。

今陛下明下詔令徵求直言反以爲罪此臣所以未諭也陛下視之
日之理何如堯與漢文之時乎若以爲及之則誹謗之木尚合存焉
納之況徵之直言索之極諫乎若以爲未也則僧孺等之言固宜然
也陛下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爲陛下流
涕而痛惜也德宗皇帝初即位年亦徵天下直言極諫之士親自臨
試問以天旱穆質對以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此
皆指言當時在權位而有恩寵者德宗深嘉之自第四等擢爲第三
等自補闕拔爲左補闕書之國史以示子孫今僧孺等對策之中切
直指陳之言亦未過於穆質而遠斥之臣恐非嗣祖宗承休之道
也書諸史策後嗣何觀焉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臣非在院覆策官也
王涯等覆策之時日奏宣令臣等精意考覆臣上不敢負恩下不忍
負心唯秉至公以爲取捨雖有仇讎不敢棄之雖有親故不敢與之

奏議卷之三百 二

唯求直言以副聖意故皇甫湜雖是王涯外甥以其言直合收亦
不敢以私嫌自避當時有狀具已陳奏不意群心構成禍端聖心以
此察之則或可悟矣儻陛下察臣肝膽知臣精誠以臣此言可以聽
採則乞俯迴聖覽特示寬恩僧孺等仍依往例與官裴垍等依舊職獎
用使內外人意釋然每安若以臣此言理非允當以臣覆策事涉乖
宜則臣等見在四人亦宜各加黜責豈可以人同事異罪止一人雖聖
恩海容且過朝夕在臣懼惕豈可苟安敢不自陳以待罪戾臣今職
爲學士官是拾遺日草兩書月請諫紙臣若默默惜身不言豈惟上
辜聖恩實亦下負神道所以密緘手疏潛吐血誠苟合天心雖死無
恨無任憂懼激切之至
六年憲宗謂宰臣曰朕少年在德宗左右見貞元中天下不理何故
如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用聖智不任宰臣奏請皆有猜疑別結他

門私恩信納事須宰府公道不行所以下情不得上達當時人情頗
亦思亂帝曰不可盡歸咎於德宗朕以謂此事當時宰相之過德宗
深在九重何由得盡知外事政之可否亦合是宰相執論一度不得
至再一再三不得直至五六過理既當事實無私自然上意須迴詳
思量當有固守無理之事苟違衆臣所請必不然也朕有當時不
見宰臣執論公事至于再三者卿等皆須勸志不得順朕之錯必須
執奏直至五六度不得惜朕怒使止不論卿等當悉之吉甫等言
人臣不當極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
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帝曰絳言是也絳或久不諫奏輒詰
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那將無事可諫也
太和中左拾遺元稹上奏曰臣聞先王之制禄也居其位而不行其
職者誅是以上無虛授下不隱情臣竊觀今之備位者莫不行其職

奏議卷之三百 三

者莫過於臣等臣聞太宗文皇帝時王珪魏徵爲諫官文皇雖宴將
寢食之間王魏嘗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言則王魏善之而後出
舉一事則王魏違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
事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爲視聽之未廣也因命三品已上入議軍國
大政必遣諫官一員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可股肱耳目之任者
有君臣之義焉有父子之恩焉有朋友之歡焉是以言無不聽可無
不行不四年而天下大理嘗聞君長帶刀入侍者未可勝計豈干
戈征伐之所致乎蓋由獻之者衆而納之者速也若此然後可以
稱天子之諍臣矣今之司諫諍者與不然夫不得論名見之不得參
時政排行就列奉舉而已臣聞之諫官之職以左右前後拾遺補
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已來足行不參曉散官罷朝對若此則
不見廷制何所拾何所補不得數陳廷議莫發其所謂舉諫職者惟獨諫

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臣愚之意臣之際
論列是非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備覽愚
之巧言而况於既行之詔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奏一封執一見思欲
收絲綸之詔廻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
進計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
臣雖至愚能不自愧耶陛下若以為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奉侍從固
不當假以名器立之於朝苟以為務廣聰明稍關理道之不當屛弃
踈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賜對召臣一見賜以温顔
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咏諫官之職苟或言有可採得陛下為分
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塵瀆聖聽則臣自寘刑書
以謝瘝官之罪亦臣之所以甘心也無任懇款發憤効職忠懇之至
積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乃上奏曰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

二者無門君上昧之而已所謂萌象者有伏其容直言廣視聽躬
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疏遠之臣庶遐理之象也
此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
與一二近習者决事於深宮之中群臣莫得參籌畫之亂之萌也此
而不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人君即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
狂直敢言之士抵忌諱觸危言在上者尚或宥而容之激而進之則
天下之君子望風而悅曰彼之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來天下
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殊利而言曰彼之直可以得幸於
上吾將直言以徼利可也由是天下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
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
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其可得
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夫進計者入而不

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自謂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
身為戮乎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君之所惡
者拂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由是進見者革而
不敢言事者緘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朝廷之情不得
聞也而况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蓋
左右前後者蔽之不使視聽彌此而不亂其可得哉昔太宗文皇
帝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持諫於上
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勸之自是言事者惟懼言不直諫不極
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為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
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四二年而天下大
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群下各盡其言以宣揚發暢於天
下也且大歡今安而思幾弃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

諱而好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順從而惡謇犯古今
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惡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
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已之事微思為子孫建永安之計
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哉累聖傳緒於
今垂二百年矣其不幸由斯道致俗和戶況陛下以上聖之姿絕復
前緒即位之日天下惟新罪叔文之徒而以仰之寬欲懸患琳之首
而恃亂之氣消發求光之詩而假咸之聲今人雖默之四而蒸庶之
情感其餘麻瑕綫弃諸賊恤人瘍帛昔其剔閹孝悌旌賢建義倉
莫不曲被殊私罪于有截所以陛下上注竟省延法太宗鎮理之萌
形見者數十豈臣庸劣二三能明然而下臣竊復枝攷世咄有所未
夫者獨以陛下即位已來既周歲矣百辟卿士至于天下四方之人
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

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史陛下徵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靈一竟史一事明陛下無幽不察之意者若臣等備位諫列名為供奉官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聯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又況於疏遠之臣哉雖有特達不群之智思欲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諍為虛器請拾遺補闕為亡負臣竊思之以陛下之容博引源勵精求理豈或入而不出言而不用哉蓋群下因循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備召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而已每一對數刻不及俯項問擾天下之重臣竊料之恭承聖問仰謝寵光之不暇又安暇陳理亂教化哉其餘瑣瑣有司或時一召見言簿書之出入計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置牙齒間臣竊惟陛下以景命惟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當貞觀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匡補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有至獻可替否者旧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寧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紛歲無一人豈非群下因循竊位之罪臣積者稟性疏鈍疏然無識然以當陛下臨御之始首陛下宗之科擢投諫司思萬常品若復默默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是於常品矣輒敢有昧昧死件奏十事於後一曰教太子以崇邦本二曰任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諸女以遂人倫五曰興時召宰相以講照政六曰序次對百辟以廣聰明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躬親八曰許方幅糾彈以懾姦佞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絕誅求十曰省出入畋遊以防衛險凡此十者發使言之而是見而見用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苟或言之而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也

憲宗時學士李絳嘗論事畢帝曰近日鮮諫官諫事頗有不實書事朋黨多是誇誕須遠貶三兩人甚者以勵其餘絳因對曰陛下此言似非聖意恐有邪佞之人以誤天心且自古聖主未嘗不納諫則昌拒諫則亡故夏禹拜昌言漢武延直諫所以光於史策也史傳備載歷代帝王置敢諫之鼓立司過之史求輿誦以采風謠之詞審旅詩市以辯得失之政故成湯聖德格于皇天而稱改過不吝顏回希聖四科之首而美不二過則知雖至聖賢不免有過所貴能改不至頃非若無諫諍何以知過故書云汝無面從又曰從諫如流昔太宗以聖武削平天下奄宅萬國而懼臣下不諫諍之使言至於李大亮孫伏伽之儔皆以上疏諫事並蒙褒獎魏徵王珪事大小皆獻直言諫諍切直用俾理徳太宗振英聲於萬古王業流芳名於千載未聞堯舜禹湯文武之君道長太宗聖諫路以自理亦不聞其過惟失道之君惡聞己過夏桀殷紂周幽秦皇以拒諫諍飾非反道敗德直言者謂之誹謗正諫者謂之妖邪忠臣結舌端士吞聲遂至不知己過遂至亡國向者四君拒諫使言路壅塞易覆車之轍忠臣之心則當致化益光宗社永固殷湯周武安得有鳴條牧野之戰武人漢祖安得有驪山紅道之師臣今備闕拾遺天后昕置使在左右司察得失當施之於女主今然之於聖時國史之中何以示後繼臣竊為陛下惜之夫臣下貢言於至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晝度夜思時有上諫本欲陳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遂於緘封上進又削其半其得上達者十無二三何哉蓋恐忤意之言千不測之禍顧身無利相時避禍者也自非聖主知直言有益於己正諫有裨於時温言容納獎勵勸道其臣抱義不顧其身懷忠不避其禍尚有致君堯舜之義不識觸忌冒諱之誅何者盡節之臣寵忠之士頒食爵之祿推事君之道而致然也其君上納忠如是之急也臣下上陳此是之難也所以明主虛其心恂恂納諫切言者賞之使

必進極諫者褒之使必行然後聖德光明天化宣暢今雖責諫臣使
直士杜口非社稷之利朝廷之福也陛下詢於微臣不敢不陳瞽說
帝曰非卿此言我安知諫諍之益也
絳又於浴堂北廊奏對指切時弊有忤上旨又論中官縱橫方鎮進
獻事宜上怒甚頭面俱赤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太過耶絳奏論不已
曰所奏陳事理豈臣身之利是陛下之利陛下不以臣愚昧使處腹
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
陛下也若不顧禍患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
下負臣也且臣與承璀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祇是慮禍太盛虧損聖
明故不敢不言也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上見絳誠切不回懇
色和散乃慰諭曰卿盡節竭誠於國人所不敢言卿悉言之既聞所
不聞知所不知真忠正誠節之臣也疾風知勁草卿之謂矣

憲宗嘗召學士於三殿對策論政事獨遣白居易言事抗直曰陛下
錯帝色莊而罷乃謂李絳曰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因諫曰
臣聞主聖臣直宥過莫大且陛下開納諫諍容受直言小臣然後敢
極論得失從而怒之則是緘其口若從順陛下則安敢發言論況居
易所言志在裨益言雖太直事涉不私伏恐衆議以為陛下壅閉直
諫斥出正人非所以發揮聖德納諫諍也帝悅曰依卿所奏遂待之
如初

穆宗時柳公權為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
筆正乃可法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

文宗泰和七年帝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李宗閔對曰
覃侑經術甚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
惟陛下欲聞之幸甚

武宗嘗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
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
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其誰敢欺上
善之

後漢隱帝乾祐中命常參官轉對給事中陶穀上言曰五日上章舊
非舊制百官叙對且異昌言徒勞天聽無益時政欲乞停轉對在朝
群臣有所聞見即許不時詣閤陳奏從之

宋真宗景德三年直集賢院任隨言以賞罰責諫臣舉職疏曰臣聞
立國之本在乎得士得士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
之田治道所由生也是則將之若奏事之損益篤化所要必因人情
人莫知於聖人資聖人之德者實由於良輔故漢書曰明主不惡切
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諫也者蓋所以達下情而求治致
君道於興邦故為臣有五諫之名前代有七人之列陛下祇嗣丕圖
秉持金鑑可封之俗既皇成矣無疆之化亦則致矣尚聞焦勞庶政
特旦以視朝歷覽羣書乙夜而忘寐仍下賢良之詔肅求亮直之臣
惟稽古之聖心軼前代之令典雖未諫之路已見於洞達而事諫之
臣未聞乎舉職命諫議大夫司諫正言數員但充位尸祿而已是致
先數之設寂寥而無聲杜絕緘嘿寥寥而無動箱匱積盈於陳紙牘
紳識斂於正辭罕濟及雷之風莫覩引裾之直願陛下擇賢士置具
臣無賞罰之文示懲勸之道其兩省諫官並准有唐故事定其員數
優其俸給限以遷官之年月責以供職之否臧其或獻替推誠彌縫
勵節言事有裨於時政才論不違於天聽使盡忠肯直無隱所請
行就推以勵衆為其或尸利保位窮陳務引膽非世務名避
之論不啟心而沃心罔危言而危行降黜以勵衆為如是則皆

者勸情者激庸者奮懦者立俾朝廷之上咸願竭忠而報國矣。
四年。帝謂王旦等曰。比以臣僚上殿者多。乎不列姓名。言者請留中
不下。是皆收人之短。發人陰私。而不欲明行彈糾者。若偏聽則事不
可明。居宣行則又違言者之意。遂命杜鎬陳彭年編封前代臣僚上
封言事故事。而降詔曰。朕司牧生民。講求政典。言念代工之理。實賴
書任之臣。咸能官聯。並勤夙夜。同傾輸於誠節。悉砥礪於廉隅。恪奉
教條。共康理道。而有因循未革。習以為常。馳競相緣。貪而無恥。或放
司之曉廢。或言事之詐欺。宜頒申儆之文。用洽至公之化。文武臣僚
等各思寵遇。宜在竭誠。凡所上章。故當無隱。傳思盡瘁。表國體何恤
於人言。豈必留中匿名。俾有傷於公體。蓋有曖昧是循。善惡多譌。但
欲潛惑於聽聰。不顧顯行於按覆。顯彰數罔。深黷政經。今後所上章
疏。並具姓名。不得更乞留中。如事干機密。朕即臨時相度。自餘並付

所司依理施行。通判李邈上奏曰。臣伏覩乙丑詔書。文武官凡上章
疏。不得更乞留中。並當付外施行者。若帝王省夫章疏。不得留之禁
中。四方聞之。以謂天子禁中留一紙書。亦為敕文所束。帝王亦不盡
知天下之事。若升殿論奏。不聞小臣博訪得失。可以輸盡忠讜之誠
密之事。不可示外者。豈得須令行下。臣聞唐憲宗時。李絳面論。帝納
規諫。上曰。卿所陳至公。有裨於我。今章疏處厚路隘。甚有嫌跡之摘忠
臺卿不知。則當時諫書亦有留中之制。且忠臣以款誠結明主。陛下
亦欲盡審諸臣才器。若悉付外。則何人復敢獻言。此詔若行。恐非九
重。願令追寢。以開言路。
仁宗天聖元年。右正言劉隨上奏曰。臣聞諫臣之發置。驗於隆古。言
路之開塞。繫乎安危。何則。君為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臣耳目也。有
人廢耳目而得聰明者。未之有也。故書稱明目達聰以防壅蔽也。是

以古之天子必置諫臣七人。成湯至聖。有咈則拂之言。漢祖
有從諫如流之美。臣聞以古為鑑。可以知興亡。不敢遠稽前典。且以
近代言之。唐太宗何如主也。十八起義師。二十四定天下。二十九即
帝位。鑑情偽之理。明治亂之由。聖文神武。高於三代。然猶每與大臣
會議政事。必令諫官隨之。史官預聞之。而詔令不便。大臣不直。刑賞
不當。邪正未分。則諫官得諍之。憲臣得彈之。史官得書之。是以上下
無壅。而君臣同德。太平之功。可謂至矣。及高宗御圖。永徽已後。忠良
獲罪。姦邪得行。諫諍之風。于時掃地。中睿之世。固不足云。以至動干
戈於宮掖。危社稷於綴旒。明皇撥亂。盡革前弊。虛心納諫。朝聞夕行
開元之間。可謂至治。太平既久。漸疏逆耳之言。姦臣用事。無復苦口
之諫。聽林甫之佞。而寄相仙客。未寤子諒之忠。致揚國之亂。而越在
草莽。方懷九齡之語。故曰。諫臣之廢置。驗其隆替。言路之開塞。繫乎

安危。厥後五代相仍。亂離益甚。太祖皇帝秉時應運。拔亂反正。太宗
皇帝文德懷柔。化一區夏。真宗皇帝紹二聖之丕作。得萬國之歡心
函夏大同。軍未戢若。而猶廣開言路。躬自采納。縱有觸忤。無不優容
悉多劍之上。優傳鼎於繼聖。而賊臣丁謂。包藏私志。孤負國恩。謂
天高而可欺。謂地厚而可罔。觀其用意。覬覦何逮。當先翦不附之始
使諫官絕班。於宰寀擅權之時。致無人論奏。皇天眷命。聖人遇時
出宸衷。逐其元惡。二人之用。天下咸寧。所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
也。乃詢遠御之策。將建不拔之基。賴股肱宣力。致六合以為家。而耳
目未布。蓋物之失所。爰稽前對。復設諫官。臣厠庸愚。極預編選。
凡闕遺休咎。敢不盡心。唐志云。左右拾遺。供奉諷諫。今之正言。翦
遺也。以秩雖卑。責任甚重。禮曰。有犯無隱。傳曰。必微不為。是以王者
不避犯顏而進諫。大臣有罪則直指而不忌。其益賞不以功。罰不

姦邪詔令不便興作乖時或除拜之間不以才進以公忠之士濫被
中傷或流放之人天下未知其罪或進用之者人下未見其能凡關
損益令具奏陳諫之以厚利而不動脅之以白刃而不懼此諫臣之
職也然諫臣未必盡賢言事未必盡善用捨之際在聖君裁之而已
臣又聞天下之治亂由時政之公私也至公則天下合而治至私則
天下離而亂且夫至公則正正則綱條舉綱條舉則公卿大夫各當
其任而州郡承風爰伏獨化矣使天下之勢如身臂之使指誰其不
從其可得乎且夫至私則濫濫則綱條不舉綱條不舉則公卿大夫
不當其任而郡縣失守矣獄不信矣使天下之勢如理絲而棼之欲
其不亂其可得乎至公者何用正人也其徒常少而易為疏動至私
者何用姦人也其徒常多而動相交結自古姦佞似忠亦不好亂其
道本殊所以召亂也用捨之際豈容易哉臣又聞國之大患在於不

得聞諫臣王者操生殺之柄有雷霆之威虛心延納猶恐失之大義
排之孰敢抵罪是大臣顧位而不肯言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至于兪
安苟容竊位自古危亡等由此也且王者有甚愛之事有甚愛之人
時行之將用之而物議未允必屈己而寢之有甚惡之事有甚惡之
人將廢之將罷之而物議未允必屈己而寢之此致治之本也若以
甚愛不顧物議而行之大臣唯唯而不言小臣默默而不諭則物議
喧騰天下疑懼紀綱漸壞乃危亡之道故曰國之大患在於不得聞
諫是國家舉一事發一令必自股肱大臣僉謀協同而後行之萬一
不可則諫臣諍之於前御史糾之於後欲其僨事其可得乎今皇太
后陛下聖智高遠以至仁治天下皇帝陛下聰明睿哲以至德臨域
中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豈異哉伏願不廢化綱條整肅天下又安可
謂治矣然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蓋亂必生於治危必生於安既治且

安而制之以公名亂之勢不得生矣唐憲宗嘗問侍臣時之所切侍
臣對以納諫為切憲宗行之又復上守臣亦謂之所切在於納諫其
餘守常安靜而已臣是命已來尚有所補雖名侍從之列其實疏遠
之官又以疏遠之官當諫諍之職進難言之事有觸諱之慮孔子曰
未信則以為謗己也今諫臣既置矣言路既開矣伏望恐安危之大
計念疏遠之難言使臣子得盡忠義之心九重得聞小大之事則天
下幸甚
八年晦又上奏曰臣聞好問則裕成湯所以為聰明從諫如流漢祖
於焉成帝業歷代君子必有諫臣然含言之甚難聽之亦易以疏遠
而指責近以至賤而干至尊言之得無難乎在難言而言之身常危
以至賤疏遠之人貢訐直逆耳之說聽之豈云易也在上聽而聽之
意必倦且直者邪佞所惡自然之理也擧一邪則群邪怨其身不得

不危罪一正則群邪進王者不得不諫是以先帝焦勞諮寄思得正
人至于再三未獲讜直遂下此詔增置諫員月責諫疏明陞其日自
復綏得四人諫官二人御史二人其孜孜厭耆眷闢
宗道而已皇帝御極追繼先志復置諫官又得四員以充其任諫官
二人御史二人其間道輔顯多已在清途修古緒職
亦為外任王顧以他事黜免微臣從歸諫省稍親與政出入八年復
恐先帝詔旨云況朕親被封奏素靡屬言此乃極慮臣僚巽有疏虞
而不敢盡言也周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
害成正謂此也天聖五年臣嘗言外等事擧劾官員話其言語群邪
側目增怨結讎甚可畏也若非兩宮聖明保鑒忠直則臣已竄逐遐
方矣自古姦臣皆以貨賂厚結左右及宮掖之內是以動靜先知迎
合上意李林甫二十年專政明皇不疑上官昭容權傾天下唐祚顛

殯前代似此蓋亦多矣國家傾敗常由此矣自兩宮御宇兼開讜言
然垂簾之日猶有潜聽封奏之人憂其漏泄是以人人懼禍而不敢
盡言今則文武班列亦有議其得失諫官御史朝野議其循默伏乞
聖慈念先帝納言之誠思周易失臣之文凡有奏章議政出於囊封
之日留之左右則公忠之士得以盡言所廣聰明天下幸甚
景祐二年監察御史裏行孫沔乞免上封事人罪疏曰臣聞主聖臣
忠朝有直言之士下情上達外揚進善之旌前王思廣於聰明庶政
莫能於壅塞而應諫臣頒積驕位懷安設於頗聞之前事設而之
制言之無罪議不聞於罪微來者可追無獲問於謗議北加激賞稱
醜深議或致嚴科實為止善今竊見上封事人李某世稱因狂悖妄
進瞽言不識朝廷之儀惟據市井之事蠹欺日月輕犯宸聰罪當
蹇身不容貴兼聞下吏審問其狀致誥飛聲推窮毀辱於審杳之

理豈傷招諫之仁雖曰狂愚猶勝諂佞況自范仲淹被黜之後
藉若諷毀對已來凡在搢紳盡思緘默又慮千里之外四方之人不
知安世訕上犯顏狩謂安世獻忠獲罪豈有至聖好忠之言自還疏
傳為議作矣覆車之戒其類懸傷彈雀以珠誠惜者大然皇帝宗性
下俯回造化貸以寬恩特免譴投以勵全節使彼偷安之士罪懷內
愧之心況臣與其人素匪交親未嘗識面然千人共起不爾因恐惡
史官直書於違陵可嗟言路壅塞投於艱危伏乞少霽天威用存納諫
康定元年孫沔為右正言又乞行諫臣之言疏曰臣竊以諫諍之官
畏避是恥知無不言始為稱職大則廷諍小則上疏不聞悉符以廣
聰明有唐則名列中書班隨宰相得於為臣之所謂之中得一處分
給事不專封駁舍人惟行詔誥失於遺補分彼拾遺政弊不得聞奏
與不得從其或命令出入無以覺論防閑陰求頗同詭伺得自傳聞

十無二三兩府端會已經日時事則有輕發之機遂事則曰已行
之命徒盡貴於封章實委頓於省閣略之務或具須行要切體察
罕聞報可是使臣僚之內但作疵瑕政教之中莫資補益臣自叨承
之已及五旬雖少陳於庶識終莫副於虛懷稍形誡剌遂復遲留正
慮微有所難設若論朋黨於中外攀援邪於左右議公卿之非據指
官寺之作威則將何加哉臣若循默自全是辜君賜臣若訐細受辱
又貽親憂方寸交戰啓處不惶便旨懷疑趨走朝末所以知守道之
難而為義之累也伏望陛下明發無私鑑在不疑凡有利於國有補
於時在陛下思而必行之凡今政綱未甚舉邊方未甚寧災變未息
息人民未甚康萬仍舊貫一切示眾此非臣所能知也若陛下深惟
執以震動風行則事有大於此者將以助一日二日之機其道本非
博古之要並狂言上犯威顏甘伏竄逐

景祐三年集賢校理余靖論范仲淹不當以言獲罪疏曰臣聞忤諫
而言深者罪也知其而諫深者忠也臣故抵罪者錄有闕陳者棄逐
事君不敢自愛萬一蓋聞死無所恨伏聞今月十九日以天章閣待制吏部員外
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落職守本官差知饒州者臣竊惟忠
之心懷直諫之節不識忌諱有可矜憫觀其臨事不苟言必上陳
忠奉國未嘗私其身也去歲起自外郡召居禁闈之職竭盡大臣端
士弼酒相賀蓋喜陛下銳意思治招來忠讜冀聖帝哲王聰明之政
也今茲遽閑以言獲罪左降辭遠事出不意驚駭耳目伺其進之太
驟而逐之太速乎然則仲淹若以官政闕失自取罪戾則有常憲謹
敢議之今以刺譏大臣指訐時政而不示含恕重加竄謫臣恐陛
下不取也昔堯舜之帝禹周之王皆云諤諤以昌不聞
以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犯顏逆耳

合典禮尚加優獎正人端士所以相賀者以陛下屈情從道超越前古若是者也。今因進對之際言大臣長短。擬合謀論疏遠。疑似過當未必盡合聖慮。此則斷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與攢邪同罪乎。至如以職在延賞平準之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麤疎。漢帝畏王鳳聞此譏戒用無損當。翰令德臣今越職而言者非不知百官內外各有職分。但以諫官御史選用而未之過。恐庶人之議不得上達也。臣恐不避誅殺臣之所言亦非營救仲淹。何者仲淹自大理寺丞四五年間至吏部員外郎。比於常流此乃踰越之寵。今雖落職於仲淹之身未有所損。但所論者國家大體耳。古者斥去直臣皆爲盛德故多含垢忍恥以示容納。彼非不能快意行事。蓋惜千古之名耳。陛下自親政已來三逐言事者矣。習以爲常。不甚重惜。則恐書於史冊爲玷太平之政。鉗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聰。在此舉矣。不可不惜。故臣

披瀝肝膽冀陛下察之。伏望陛下以疾察遺書爲念。以讜言比識而諫帝以壅塞而是憂。不以誹謗而加罪。追改前命。無壅遏塞則天下幸甚。

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奏曰。臣竊聞近日爲軍職王[illegible]州軍類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戒。不令漏泄。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爲近日言職事者多。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耳。臣聞古之爲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尚要博採衆謀。以求盡善。可塞群臣之塞人口。況朝廷[illegible]王倫驅殺[illegible]宮。今列路之士。極有愛國之人。欲爲人主不的說。臺諫之官。尤是本職。凡有論列。責在事初。蓋自關防。則杜言於未發。唐易因改令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體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務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秘密。

嘉祐元年。脩爲翰林學士。又上奏曰。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更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以爲不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往往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待責擢而又勸有群言。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人。但爲進退之階。因緣謗諫之空。資望已峻。必加進擢。使殿者釋而歐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不幸陛下斟酌之意。蓋陛下賞諫

之心。臣以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有則既無干進之疑。庶幾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義術。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榮。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諫官四員。外知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榮恩。未知報効。苟有所見。不敢不言。

六年。脩爲樞密副使。又上奏曰。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年歲。世損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供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

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又譬未責，臣豈自安耶？

以夙夜思惟，頗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升之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雅尚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忽諫黜斥，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否，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今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宸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愎暴[illegible]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illegible]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illegible]之王，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

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此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書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宸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之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容納直言，於臣尤所深體，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謹重於進退。故臣謂今

今言事者，頗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罷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升之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逐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唯是從諫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事迹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事，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用。今三人者又以言事被罪，然則介不以前路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不言，得罪不悔，豈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於王陶，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以義爭議，絳終得罪。舉薦私恩，人之常情，斷恩以義，非剛正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以與絳為朋黨，及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四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伏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列，以勵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慶曆三年。館閣校正蔡襄言增置諫官狀曰。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
余靖歐陽脩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皆以自言竊件權
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舉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
斷。擢任不疑。蓋陛下審量時勢。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
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爲社稷生靈大計
也。臣竊思任諫非難。聽諫之難。聽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素靖脩
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奬拔之知。必能箴闕政。獻明讜[illegible]
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邪人畏之。必有架之之說。不過曰某
人也好名。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欺天聽。不可
不察。臣請爲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當須切直
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君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說。則土木之人皆
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擇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勸世。俗分善惡

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或權利[illegible]好以近名
者。亦有幾人哉。二曰好進。謂古諫臣之難者。遇遭昏世。上犯嚴威。或
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鋸在前。死亦不辭。安得好進乎。豈近來諫官進
用太速。故世人必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
任勿遷。使其人衆志曰義。雖死於是官亦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
諍之臣。蓋以司予過舉也。[illegible]則昌言。期於必正。君人主從
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
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皆而不言。擇其
無所忤者言之。設令不行。復有議論而回曰是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
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取則。踐履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
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畏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更是
事傳之當世。遺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臣由之所論乃忠

臣巧者之分。[illegible]陛下出於聖意自擇諫官。必自主之。若有
陳述於理。可以施行。然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
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許切者。[illegible]無爲姦邪擋閣。致有斥逐。使天
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進遠言。近不任。[illegible]激切之至
四年。右正言錢明逸乞上殿二班外亦聽諫臣求對狀曰。臣伏見閤
門儀制。每日上殿。不得過二班。諫官司開封府日有公事上殿外。只
有審刑院。大兩省依次。即只餘一班。臣伏緣諫臣職在諫諍。[illegible]
言朝政得失。詔令賞罰。須切事涉。已行。隨而更張。固體非[illegible]
欲乞今後諫臣。有本職事求對。雖已有三班外。亦聽上殿敷奏。
八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文彥博乞與上奏封細隙
事理疏曰。臣讀唐史。見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詞甚切直。憲
宗不悦。謂宰相李絳曰。白居易小臣。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

朕極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大小而必言者。蓋
酬陛下拔擢耳。陛下被開陳諍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絳言
是也。由是言多聽納。臣以居易被寵知。故[illegible]擢爲學士。[illegible]忠極諫
以報恩遇。而況臣材才寡淺。試之無當。獨蒙陛下誤[illegible]特爲救擢。位
至宰相。犬馬之誠。思於報主。然自待罪兩府。[illegible]
裨神聖。雖則日奉天顔。常聞顧所奏陳。[illegible]
書。從頭審聽。無益治體。以此爲[illegible]
護而已。豈陳平所謂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
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之義乎。[illegible]
之曰。公爲宰相。當須開耳目。求訪賢哲。[illegible]
以進事。有經明德修之性。明悟者任以待臣。有明幹[illegible]
[illegible]以劇務。有學通古今。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得[illegible]

也。況聞聽受納，詔曰不暇給，要能助朕求賢，所言之責，誠為至當。
臣每待罪於展采，伏自常以求賢致治為切務，誠納諫為至德。臣
愚不能上副聖意，而陛下至仁，未忍以大義責臣，而臣獨不內愧於
心乎。臣復自念，材本朴忠，言多蹇拙，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
或未詳盡。臣嘗觀唐宰臣趙憬奏書，欲上書論事，其略曰：竊以丹陛
仰對，容嚴蹇拙，易窮遽難，辯理詳則塵瀆顛冒，言略則利害不盡。
切聞貞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言，所冀盡情，況時從宣示
納之。今臣之愚，獨得之志，既後有面陳口奏，須臾之間，或蹇訥有
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即乞聽上奏封章，陳理道上，庶容聖訪為之，
下盡識臣區區之誠，固不敢妄陳偏見，亦不乞留中，不出於其望。天
特賜詳覽。

皇祐元年，知諫院錢彥遠論臺諫風聞言事疏曰：臣伏覩天禧元年
二月內增置諫官、御史敕，節文云：或詔令不允，官司涉私，措置失宜，
刑賞踰制，征求無節，寃濫未伸，並仰諫官論奏。應臣僚每月須一
員奏事，或更有切務，即許不依次入對，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事
難顯行，即留內，以不得謝為朋附，或作中傷。蓋以真宗皇帝之時，
九穀顆成，三邊寧謐，祥瑞填委，刑罰幾措，尚求聞過，佇直言。
孜孜之心，久而益厲。三十年間，斯制不易。陛下纂紹丕圖，虛心聽納，
寬容盡下，言路大開，未嘗一日少息。蓋出於至誠，方欲之辨
之非。假臣一二之陳，而昨降制命，諫官所言不許風聞，人意未安。
言而合中書樞密院不得施行，誠敢懸隔，懼其言與
素相違。先帝敕許諫官風聞，所以寬言路也。若有不可，臣下之
過也。今皆不許風聞言之，是將杜塞耳目而上蔽。今敕指過
失，自有人論諫，及官司覺察其有涉情枉結朋黨者，人尚畏之，豈

敢諫也。本末之間，事未為允。且諫官御史，是陛下耳目，譬如人之一
身，耳目聰明，則聞見日博，纖細洞察，至於行止措置，內斷於心。豈可
因耳目所見而必行，苟自塗塞耳目，則門庭之內，或有不聞，矧於國
家？君體尤大，臣所以開新敕之下，又未上言者，蓋人情使之。而今聞
五士情沸，措起蒙蔽之端，小人讒譖，自得保全之計，內外遠近，人獲
願同。伏望聖慈體先帝元置諫官御史之意，依天禧敕文內事節，並
許准敕事風聞奏論彈舉，所貴天聽及乎，人情上達。

二年，知太常禮院司馬光論張堯佐狀曰：臣聞明主勞心力以求諫，
和顏色而受之，士猶畏懦而不敢進。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而望
忠臣之盡直言，今雖未至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莫寧事者，
未之有也。臣竊見臺諫官累以張堯佐事上言，而陛下執之益堅，拒
之益固，前日臺諫官等守閤請對，陛下詢而不納，中外之人，莫不駭
愕以為異事。昔漢元帝欲用馮昭儀兄野王為御史大夫，既而與曰：
吾恐後世謂吾私於後宮，遂不用。今堯佐有野王之嫌，而無其才，陛
下不次用之，數年間自散郎至宣徽使，雖彼實有可稱，天下之人安
可家至戶曉，使謂陛下不私後宮哉？抑又聞古人有種瓜而喜愛之
者，盛暑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萎敗。其愛之非不勤也，然灌之
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今陛下貴用堯佐，逮過其分，天下已側目
視之而疾之，又復摧抑諫，以重其罪，是正日中而灌瓜也。臣竊為
堯佐寒心，而陛下獨不為之深思遠慮，孰非獨知是而已。前者臺諫
官不得對之日，陰霧四塞，咫尺步相失，寒冰著木，終日不解。臣謹按洪
範五行傳，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又按京房易傳謂之
蒙氣。此皆陰氣太盛，蔽陽明，上下否塞，惑不決之象。天意昭然，
有如教語。行道之人皆知其異，陛下性本純孝，嚴恭天命，宜納直言，

深明得失。此非臣之諫，乃天下所共知也。獨奈何以先佐之故，忽天
戒而不顧，棄人言而不從，輕祖宗之訓，違古今之明鑒，言之龍策，
使天下之人有以議聖德之萬一哉。果於先融高大之美，此臣所以
日夜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能飽，為陛下重惜者也。臣聞臣之
事君，猶子事父也。豈有父獲大譏於外，而子不以告且不諫哉。惟陛
下垂君諫臣，使竭其所聞，采納其言，而無違其意，以順上天之心，解
外廷之惑，開忠讜之路，塞寵倖之門，則天下歡然，歌誦盛德，豈有窮
哉。昔漢明帝作德陽殿，鍾離意諫，即時罷之，後乃復作。殿成，謂羣臣
曰：鍾離尚書在，此殿不成矣。然則明帝非不欲為殿也，所以罷
之者，欲全諫臣之節，而開直言之端也。今臺諫官前後言先佐者甚
矣，陛下曾不留神省察，步為末減，以慰其心。夫人主所欲為，人臣豈
能強爭之哉。願自今以往，事復有大於先佐者，在列之臣悉噤口拱手

視之而已矣。此非朝廷之福也。不特臺官猶將杜口，陛下將何以
匡救哉。惟陛下察之而已矣。
三年。翰林學士知制誥胡宿上奏曰：臣聞聖主莫不求諫，詳覽所以
廣治道，防一切之未然也。臣以蠡嬪竊觀陛下於寵上之偏能總
大度之言，黜責諫臣，以權臺職，推誠舍疑，此美意若人之垂庇聽之用
心也。近日聞臺官言事，事涉後宮之親，出外風恐不言，語意皆忠，以
謂諫官御史，朝廷紀綱所寄，雖有過繆，可且優容，蓋英主愛主也。衷
盎直臣也，帝所專。慎夫人盎事諫諍，言涉不遜，雖過，然不加罪，使
慎夫人聞之，復賜盎金五百斤。慎夫人所以能保榮寵者，以能賞袁
盎之直言也。漢元帝馮野王，馮昭儀之兄也，德行高妙，推為第一。時御
史大夫缺，公卿多薦野王為之。帝曰：吾若用野王為之，天下必以我
私後宮之親。晉德宗謂宰臣曰：諫官論奏，未嘗私默，其尤者曰，以非

陛下忘必倫人，以此受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君尊如天，臣卑
如地，千不一之納，雖聞納，然陽尚恐不至，直士杜口，非社稷之福。臣願
陛下察前史，開納至言，不勝區區之情。
直集賢院劉敞上奏曰：臣久聞陛下以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言事
狂狷，貶授春州別駕，又聞陛下以春州險遠瘴癘之地，憐其孤危
將不生全，改授英州。此誠陛下聖德厚恩，容忍臣子，萬萬無窮也。臣
竊觀詩書所載帝王之盛德，莫盛於知過，仁莫大於好生，名莫榮於
聽諫，陛下皆有之。且唐介居下訕上，至觸於天，而陛下寬其不以
忠信為之，故曰知過；既責介身，投之遠方，而復憂其不全，故曰好生；
當介初得罪之時，中外震動，以言為戒，及聞徙還英州，人人懽忻，知
陛下無意殺之，忠義者更思竭盡，故曰聽諫。臣不勝幸甚。臣聞伊尹
戒高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

商所以保乂四海，格于皇天者也。臣所謂介之所言雖過，其求之於
道，亦當有合者。陛下幸寬全不誅矣，若復闊略其罪，使得英使得
省過追咎，復齒朝列，於以開廣言路，勸來者，則盛德無疆。臣不勝犬
馬之心。
至和元年。敞又論不當排言者疏曰：臣聞天充默宮病京為識，守
謂其人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不可，是以願於聖意，不忍反
於延和殿奏事，而奉宣諭，乃是振職無他，中丞罷免，有
不與今審竊騁，不曾情咽，前古以來，惟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
或致竄謫臣下，今陛下德仁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今書傳故，不勝時
順聖意之美，燭果排逐言者。今四方之人，不知本末，反謂陛下不能
聽受，謗腹非，所損不小。且如此事，陛下心所以怒，中書卻欲從
是啟君之明，止君之善，長君之權，增君之過，蓋要作威，警動朝望。今

後雖有不公不直。人不敢言。得以利己。得以罔上。陛下不可不深[illegible]
也。臣按六經舊史。大臣欺君之明。止君之喜。使君之權。增君之過。[illegible]
為不忠。陷於刑誅。況今時人情。遠不如古。若陛下欲為善而專於
大臣。大臣欲作威而不憚陛下。則必相率背公向私。奔走權門矣。此
風一動。此勢一失。是為君與臣同國。聖人之至戒也。昔僖公時。猶致
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傳。則常暘之象。則常風
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月薄蝕。如今者此事。逆於倫理。必恐感動陰
陽。或能遂致災旱風霧。山崩地震。日月之薄。望陛下留神深察此言。
臣以疏近。荷陛下厚恩。不敢不竭。然竊恨此一事。近世未有臣出口
陳。來敍辭盡。謹手書具奏以聞。
御史馬遵上奏曰。臣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置左右前後承弼之
任。故傳曰。次御比諫。漢制。國有過。則三公得通議之。故平津侯不肯
面折廷爭。汲黯譏之。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illegible]
主於不義乎。唐太宗與房魏王珪輩議事十數。終始論當而後已。故
能成太平。李絳欲論一事。同列李吉甫曰。此事[illegible]雖言從
他諫官上號。絳曰。此雖事豈可推與諫官。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何
事而不可得論也。管仲曰。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
此霸也。然則自古諫諍乃大臣之任。不獲已而後至小言責之人。
蓋事有本末。勢有先後。若大臣不能正之於前。而使小臣救之於已
然之後。其難易不侔也。又況王言如絲。出而漸大。國令如汗。下而不
返乎。以此見言責之難為也。且為忠臣不若良臣。[illegible]不如諷[illegible]
若無益事實。即取空名[illegible]。君[illegible]之大哉。惟陛下容覆之地。
照臨如日月。言辭[illegible]從事[illegible]。偏列[illegible]諫以廣耳目[illegible]
禹湯之用心也。其[illegible]而言戒謂也輕微後

不可移易。行一紙令進一雖人。信言於外曰。出自宸衷。人必不敢動
搖。若果有之。是欲塞聖聰。將使拒諫遂事。豈公忠體上之人哉。恐
非廟社之福也。且諫諍者非家臧之聞。時政之失。不應有所激發。上
則沸疾聖慮。下則遷忤輔臣。以至彼糾劾者皆為仇敵。豈不知害于
身。出于家。所利者國家。所守者職分爾。而又近年朝廷[illegible]勸之意
彼佞者傾附權勢。畏避者噤默自容。坐累歲月。例得遷轉。言與不言
孰為利哉。臣嘗觀本德音指職。默若甚衆。然終不聞有所[illegible]
益之大弊也。臣竊謂陛下[illegible]開之心。過於虞舜。但未嘗容[illegible]求
治之功。有如漢宣。但未嘗責其實。臣既未得其志。敢不以言[illegible]
任。伏望陛下既開之盡察其言。既用之當責其實。無俾左右蔽惑聰
明。言事之官。宜時有懲勸。則人無苟且。職事皆舉。有裨於朝政。太平
之基。未雖成矣。猶先帝之為。更宜玩處。已行之事。果有不便。更張何
疑。不然恐未知職事之所宜。終不安其分爾。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

聽言

宋神宗即位初御史中丞司馬光上奏曰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咸加甄越真宗皇帝總覽群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德之治此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政令其道一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海内欣欣咸畢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此際條采其嘉謀舉其賢材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而望也若徒備外飾錄其書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頹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已盡心斟酌合於義理可施行者一一奏聞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精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召對面加

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隨有差遣隨材授任候其有顯效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伏野無遺賢矣

光又上奏曰臣竊見近歲以來政府言職迭相攻詆分爲朋黨有如讎敵所以然者蓋由人臣各務逞其私志互爭勝負不顧己之是非人主不察遂逆人情而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以群下紛紛日聞於前而朝廷爲之多事者也臣伏見陛下天性聰明仁孝恭儉操術之初政教未治此誠堯舜之資群生之福也群臣幸得遭逢此時不務將順聖德紀綱治體革政事之久弊救百姓之疾苦而各爲私鬪不知窮極誠可罪也臣聞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爲德以重厚爲威照微若日月發言若雷霆昔漢武帝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謂衛青曰郭解布衣權至使將軍言此其家不貧人主之言若當如此則群臣安得不畏服哉夫心知其非而面循其情口順其說依違兩可此最人君之大患也國家政事未有不先經兩府擬與兩議然後施行關防秘密之人莫得而知及詔令已下臺諫方得聞之若事有未便從而論列陛下還復下之兩府人之常情自非大賢誰肯以己之所謀爲非而以他人之言爲是哉必須辨析沮抑以爲難從此人主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私得專權之便者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應有臣僚上言朝廷闕失者陛下當清心審慮自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恤言者所陳果當不必曲循大臣之意使無高下言無先後惟是之從又何紛紜之足患哉必若其人等固有爭執者陛下亦當召而審察更以理窮往返與相詰難以盡其情果有同衆分黨陂爲若[illegible]之姦遂國則爲事無不當矣必若理涵是非顯然在目而其人執遂支離强辨不已者雖加罪黜天下豈以爲不可哉如此則豈惟事

得其正亦使威福之柄盡歸聖室矣凡天下之事是非未明既不可不謹是非既明則在陛下決而行之臣前日所謂惟當時在審之不疑蓋不欲爲佞不能移者是謂此也惟聖明裁察

光又請自擇臺諫劄子曰臣竊見近日臺諫上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害民及呂惠卿姦邪者率被責降或更加以惡名如呂公著云云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中外聞者無不駭愕竊惟朝廷之意無他止欲懲戒來者使不敢復言耳國家置臺諫以爲天子耳目惟恐其事有闕失百姓有疾苦大臣專恣左右姦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聞故也今臺諫官稍有深剛直之志畏天下公議專念報朝廷憂閔百姓忤犯大臣刺譏左右者陛下輒罪而逐之使大臣自擇所親以代其任焉一又爲公論則又逐之是必得庸懦阿諛不知廉恥附下罔上之人以充臺諫之員然後止耳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則禁閣之外陛下

耳目之所不及。若雖有至大之事，迫切之禍，陛下何從知之。如此，豈
宗廟社稷之福也。晏子曰：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陛下使大臣自擇臺諫官，大臣又取同於
己者存之，異於己者去之。然則陛下獨與大臣為天下主矣，何必更
置臺諫官也。且條例司之害民，呂惠卿之姦邪，天下之人誰不知之，
獨陛下與王安石未之寤耳。豈可更為之縱遣臺諫，以長其威福，成
其氣勢。臣竊為陛下寒心。今臺諫官已被逐者，臣不敢留。唯願陛下
自於公正剛直者，希之言路，以明四目，達四聰，勿使為群小所欺蔽。
則天下幸甚。臣受陛下通分之恩，不敢寢默，雖死猶賢於
竊祿偷生者也。

熙寧元年，翰林學士王安石上奏曰：臣竊聞特對官陳習生言人罪
惡枝梧蠱留之為人。惡邪慝皆臣所不知。然陛下龍剖如此，有未

安者二。上下之所以相通者，詔令也。詔令所以行於天下者，信也。詔
令不信，則人主之權廢矣。故孔子以為兵與食皆可去，而不可一無
信。今陛下命群臣使本言有位之所私朋比尸素者一人，告之則不
考問其虛實而黜之，則甚害陛下之信，此未安者一也。人主之聽天
下不可以偏，偏則有所蔽。偏於惡言人罪，則其弊至於蔽惑，不聞其實。
但惡人譖行交結，陰有中傷，故詔言事者不得留中。此未為大失之
然在位者遂以為人主厭惡言人之短者，其俗之弊，乃至大臣奸邪
贓污而真宗終不得聞。言人之惡者，所疑人所不喜，而人主又厭
惡之，則其弊必至於此。今有一人，無堅不斥言人臣之罪，未知其虛
實，而陛下謂以為大戮，則今群臣孰為陛下言人之好者乎。好不上聞，
則雖大臣復有贓污隱私者，陛下無由知之，而天下之政殆矣。此未
安者二也。臣聞王者之聽天下，務在公聽並觀而考之以實，斷之以

度。果於善惡，皆所欲聞。所不欲聞者，誣罔欺誕之言而已。即不欲聞
人之惡，則兼蔽之天，方命圮族，非堯之所得知也。堯所以能知共工
驩兜之惡，而又知舜之善者，蓋以聽公聽並觀，不蔽於左右親習之
人，而考之以實，斷之以義。一切斥絕，拒塞誣罔欺誕無義之言而已。
故書之稱堯者，以其能聽讒說殄行，言非以其惡言人之惡也。人主
所以為賞罰者，以善惡也。或知善而不欲知惡，則是欲有賞而無罰
也。有賞而無罰，有春而無秋，非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臣恐以為陛
下此舉過矣。其作始也小，其弊成於後則大，不可不察也。臣遇不吝
者，成湯之所以聖也。伏惟陛下不吝改過，則天下幸甚。

二年，侍御史陳襄上奏曰：臣竊以天下之道，常存乎公議。公議蹇新
道哉，見乎視實。夫人皆有是非可否之心，蓋出於理義之性，雖聖人
無以異也。方其是非可否之時，苟其心不至乎有所好惡，則是宜未

始不公。雖匹夫匹婦之愚，猶有可取，而況士君子者乎。如彼是非者
施一政，立一事，方且自謂吾思慮之甚精，議論之甚熟，所以
之者也。且以為然，信之論，不以為甚矣，故天下之公議不以
惡未發之前，而失於是非相勝之後，君人者不可不察乎此。以
為善而天下以為非，已以為非而天下以為是焉，未可知也。天
下之人皆以為非，然後捨焉。是眾人捨之也。故其取於人也
咸肆留為人雖也。其出之者不多，論之者不博，道之所存，議
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
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
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厲王暴虐，使人監謗，君公聞其言
不聽，遂至流亡之患。宣王既立，開方召以為輔相，修文武之
風，而雅道復行。故其政善著，詩人美之，若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是也。其不

善者詩人亦或箴焉與嫌是也或規焉沔水是也或誨焉鶴鳴是也或剌焉祈父白駒之類是也故天下諸侯復宗周而王室中興焉夫言之於人君其取捨興亡如此之明效也伏自陛下踐阼以來咨嗟求治惟恐一言之不獲事之未聞親降詔書詢求闕政每遇便殿延訪群臣之言今日代仍命有察特對得以封事上聞未之前有未有若陛下虛己聽諫如此之勤也然而興事改作惟要其謀王安石建置條例一司矣於是機事不由於宰府謀不及於士民者史不與聞臺諫不得議所建議惟門生屬吏而已天下雖有是非之論一切不聽事行之日中外莫不排然非之謂不可行此由責任太專而不取人言之過也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言有事之時人君欲創制更令必先審度於始當窮究其終循天道之行四時以成變化柰何獨以一二臣之臆見而議天下之法哉陛

下雖欲從之其如天下何昔者子產相鄭鄭人有游鄉校以論執政者然明請毀鄉校子產止之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孔子聞之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韓愈為之頌曰誠率是道相天下君旁通交暢施及無垠蓋惜其不遇也又曰四海所以不治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蓋傷今不復有斯人也伏望陛下復推道以行宣王之政責近臣以子產之用心無任一人之私言無廢天下之公議舉一事必稽于衆施一政必順乎民罷去誅求之法以安人心章復放斥之臣以開言路使百工群吏咸得以職事討議箴補主闕則可以無偏係過舉之患矣易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言所同者遠無所係吝則其道光亨可濟大事矣伏惟陛下留神聽納則天下之福也

襄又上奏曰臣聞君之視臣猶心膂之於股肱耳目也四者相資而成一體則不勞而功用成矣故公卿者人君之股肱而臺諫為其耳目也故古之人君用諫諍之臣必求方直骨鯁之士司其視聽而補其闕遺其心諰諰然惟恐不聞切直之言以救其失故舜戒其臣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也古之人臣諫諍其君苟可以言雖斧鉞鼎鑊之在前無所忌諱者蓋以救君之無過而非所以暴其惡將以勸臣之節而非取其名蓋君言責之任其義當爾故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書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是也故君臣之際同心協德義成一體上之人苟聞一言之善則雖審聽納未以為暴己而無所疑下之人苟聞一事之失則周旋切要不以為干譽而無所憚此所謂信而後諫者也伏望聖慈少察臣之言則天下幸甚

襄又乞免劉述等言事罪狀曰臣近者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劉述以繳勅被劾前日御史劉琦錢顗又以言事責降尋准同知諫院范純仁牒稱為臺官劉琦等責降有狀奏乞留逐官及言參知政事王安石事居家待罪更不供職乞行貶竄諫院照會者臣亦備位諫官竊視朝廷上下之情乖戾若此臣嘗憂之陛下始者知安石之賢擢與大政天下聞之莫不相賀以為陛下有知人之哲能任道德之臣陛下責望安石之意既深則安石論報陛下之心愈急事既傷於欲速人不免乎有言臺諫耳目之官苟有見聞不敢緘默事之可否在陛下擇而行之不宜小有忤旨便加謫斥恐非所以通下情來諫諍之道也自陛下嗣位以來凡五易御史中丞臺諫之官罷斥相繼以不失職而去罔無所損然而天下之人皆謂陛下不能包容聽納壅塞言路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在於聖聰不為無損也竊

今官政因循上下無守述爲刑曹總勑待罪可謂不失其職矣若陛
下因此罪之是使天下偷祿苟安之人益懷官守矣况御史之任得
以糾正朝綱參預與聞爲言執政之臣雖風聞失實未為深過若以
微罪被逐是使言事之官無復敢論柄臣之闕失臣以此竊爲陛下惜
也夫天地之所以爲大者以其善覆萬物而不可名善載萬物而不
可度聖人之德亦在容之而已矣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
大願陛下不以守職違詔而責述於法不以言議近臣而重琦等之
罪則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張戩等乞察官依諫官例登對狀曰臣等每有本職公事
欲上殿敷奏必候朝旨既許上殿伺候班次動經旬日儻遇朝廷政
或闕失及外事有謂係於機速不容後時者如此稽遲則已無所及
况使往復待報必由中書萬一事干政府則或致阻抑耳目之司雖

欲應急事陳聞安可得也伏覩天禧詔書裁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
失宜刑賞踰制誅求無節冤濫未伸並委諫官奏論憲臣彈舉是蓋
臺諫之職言責既均則進見之期理無殊別何獨憲臣殊絕茲異欲
乞朝廷推原天禧詔書之意使依諫官例牒閤門即許登對或所言
急速亦乞先次上殿所貴遇事入告無晷失時
翰林學士韓維乞不可以直言黜上狀曰臣伏見應賢良方正孔
文仲對策入等以論時政意累詔文仲罷歸節推陛下尊人使言一
有不合便行棄黜此後誰敢有言者陛下嘗嫉言事之人好同流俗
沮敗朝廷行事且行事在審理當理在合時變此言自是乃爲善
也而欲黜責以止之臣見其無益於行事有損於治道也陛下安以
文仲爲一賤士而黜之何損於事古人於事常戒微漸臣恐賢俊之
與解體然後諸音阿諛苟合之人得竊其間而競進乃偏入細人什

可取而遂之臣恐於文仲未有所損而其損顧在陛下也願改賜處
分以幸天下
九年監察御史彭汝礪論近歲用言好同惡異疏曰臣伏以陛下自
初政于今載十年損益廢置紛紛莫知所止條令數下使車結軌於
道郡縣之吏不能勝任言理財者徵急於寡而公私之用愈屈於不足
風俗彫弊禮義陵夷浮虛刻核如無復有所憚者旱蝗水潦飢饉疾
疫加之師旅遠方騷然不安矣此固陛下勵精夙夜孜孜以臻厥成
之時也臣願陛下加詳焉毋急於其動思所以安之於其顛思所以
寬之於其易思所以難之於其肆思所以鎮之於其貧思所以贊之
以今日之事計也夫措神於一堂而欲以周知四海之遠制法於一
時而以覺及萬世之久夫豈一耳目手足之力哉惟在盡人謀而已
識臣淺陋實無益陛下建變之事惟陛下益廣言路以通下情下情

通則忠謀日至而利害之諫靡正之實未得隱於天聽矣蓋事係於
天下則當與天下共之事係於衆人則當與衆人共之非可以私也
臣觀朝廷近歲用言之道可之則衆譽之以爲奇才爲知治體而衆
用之異之則衆惡之以爲同俗爲不知治體而衆擯之夫是非在理
不在同異使同而有所附焉雖同乃所以爲欺也異而有所取焉雖
異乃所以爲忠也夫上所好惡民之表也上惟同之爲好則民亦以
同爲貴上惟異之爲惡則民亦以異爲戚人不能與賢不肖事不能
無利害而人人當同環合以可不可爲一則將沮君子而爲小人將
飾非而爲功虛方敗而爲實利方詐而爲長之流之弊臣恐不可勝
治矣陛下道濟天下而智周乎萬物猶以俯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
那臣消塵於何足以有益耶惟深爲天下稱意聽納以答天變以同
民憂幸甚

十年六碼又論言事下當問所得疏曰臣近論劉挺正俞充及開拆
司初十日准中書省劄子奉聖旨具析上言俞充事迹得於何人開
奏者臣不肖其對揚陛下之命承詔震恐惶惑失次臣伏念天下
之本在上所謂邪有賢則有所謂不肖人君剛居嚴密無由自
察之也於是有耳目之官御史亦因衆人而問焉凡臣之糾過舉愆
非有是愛為其身謀也實自陛下使之衆以為臣言亦非有所欲
也退於臣之誠心而已進以至誠而得之及有所見聞而舉劾之而
投諸君權陷穽之中而臣乃獲安焉則臣不唯不容於人亦且得罪
於有司矣廢一官吏非足為朝廷輕重也然官吏以所言於
察則某以前事為戒而外之是非得失無從知之自是矣以
含弱不肖而使憲臣盡不得聞知外之是非得失將無以察撫闇
而弥結其空缺臣之罪莫甚焉臣寧自劾不敢奉明詔凡之材得如

陛下知之為誤則臣之罪亦自見矣凡臣所居官職皆陛下所寄顧
并納以易罪若猶未也願並察之錄臣論列狀一狀御史中丞鄧綰
商袁行黃廉亦各有疏乞詢于衆及委官責公狀究始者不實則臣
為詐善為殄行實荒荒遂其又何疑臣無任懇切之至
淋碼又論聽言未至疏曰臣聿以不肖得備數臺省慨朝廷之議
論而其學不根經典聖訓乃知堯之道無根名者不當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而其間有所未喻不敢當者惟以自瘵思惟陛下知
察焉臣聞之凡人莫難於自知其為人臣者不得
有隱人君我之所天也能御禍福能制其所不欲臣正之
我之所委也非能制重之能榮辱之所有極也以安躬
應至貴而言其所憑聞之過失以至孤敵衆衆而特其所門之為忠
則危辱怨禍之至如歸焉危辱怨禍不獨其身亦及其子孫夫艳明

擊耕集田臺史皆可以成業而以償來之名器舍去天下之至善而
投不測之危禍皆達衆人之榮譽而君窮之悲惡則其身其計非
為其家亦明矣陛下至誠懇惻願治如臣不肖而得容假借尉藉之
良氣則知陛下屬意於天下之賢雖古不能過也聽言之道有所未
至者蓋有所疑有所為有所奪此四者之所未喻而不敢諱言者也
臣對之人君之所以交於天地應於萬物皆其所不用其誠也在易
者無所不用其誠則人之誠亦至而闕陛下勵精於事機慮必
躬而不能無疑心以問尹吉王中正事陛下疑以謂中正
不能成就蜀中大然繳知者有以為其言國恩與鄉里親舊
必曰國恩重得於人君與得於人臣熟重必曰人君重寵而敢
欺天之罪從而動而取小人之譽臣以為不敢如此臣伏思陛下未
百官之中取六七人者為諫官御史使得察百官邪正辨天下利害

而言則必以其人為可信也以為可信則任之而不疑以為可疑則
去而不任既任之猶疑之既疑之復任之非誠之至也蓋上以疑待
下則下亦以疑事上上下之志不交則不足以有成矣陛下所委
外臺也今外臺乞罷免黜逐若日夕不絕使陛下以意度之以為某
人為某事言某事為某人言某人臣知有所不能獨臣非為尹辯惡
陛下以是心待天下則賢才如尹者知有所不言矣臣所論多陛下
宜諭之所戒飭者則知陛下之意未以為而將教之也臣
雖已銘刻然私意有所未安則其信之亦不能推也君視臣如手
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陛下知是以為天地是以彰萬物聖教日躋
於登於變和群臣區區曾不足以贊於五帝之佐其何能紹冀
清光陛下歸視收聽亦不敢以盡
使以明則熒熒之火必不能為光矣臣每見陛下之臣稱陛下

高明博厚比於天地論之於古前貫穿歷世而不遺以之於今則周旋萬事而無盡。臣下知嗟嘆而已。臣獨有疑焉。臣前論市易事察[illegible]謂以消不知本末臣識山野未更其事然臣所以事陛下其微知[illegible]凡所欲言務之古今之今䟽之說[illegible]之上大夫反覆至於無不同[illegible]後言少疑引對之。下至於八九焉則於本末之際未敢言不知也[illegible]下誠其察之而少賜寬閑之燕使臣得指陳於前而少容盡其[illegible]之思。則臣之言必有以當聖心者。蓋天下之人散之則愚合之[illegible]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之愚可以言。於君子未[illegible]以[illegible]其所易而已。不以其不足聽而忽之也。知臣愚未諭指義足[illegible]善固不足道。惟陛下以誠心待之。則言有善於臣者有不得[illegible]之矣。臣嘗言之曰。是非在於衆人。則與衆人共之。利害繫於天下。當與天下共之。蓋雖人主有不得專也。呂嘉問之姦詐險詖。自大臣以至於

僕圉之賤。自朝廷以至於四海之遠。蓋無不聞知。所以愛憐而不忍去者。獨陛下而已。夫人君之於人臣。固有所謂庸之者。然有盡於國而於民爲損。能有利於上而於民爲害。皆非先王之所庸也。傳曰。民功曰庸。則先王之所以庸之者。以民爲主而已。夫辟土地以強國實府庫以富國。以今言之。如所謂才也。而孟子以爲民賊。況嘉問上欺陛下。下欺於民。實未有以益國。群臣之論切。陛下持之愈固。臣于知所謂也。夫[illegible]得不逆數焉以下。蓋然陛下以是待天下之士。是言有甚於[illegible]所者。陛下有不得知矣。有所疑似乎不能毋[illegible]有所易似乎不能毋我有所專似乎不能毋自。此皆非微臣所[illegible]聖學也。有所疑目。忠信之士不容。有所易則讒夫之臣不[illegible]則正直之臣不進。忠信之士不至。則所聞者[illegible]而已。讒夫[illegible]進。則所任非所識者矣。正直之臣不進。[illegible]爲有不得而知者矣。不[illegible]

不盡也。臣聞之。治國猶治疾。不能望而知之。聞而知之。亦可矣。不能聞而知之。脈而知之。亦可矣。知疾在一支則治一支。在一體則治一體。以一支體爲不足憂。則歲時日月之變外有傳之內。以有積而大四支百體病有不可勝治矣。臣竊惟陛下剛健不息。日與精於事。天下[illegible]日[illegible]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今有爲十年矣。而[illegible]功未[illegible]於成[illegible]者。[illegible]其弊有加焉。凡此皆言路不通之過也。惟陛下加慎焉。

神宗時。爲侍郎以下。[illegible]獨對御史中丞黃履上言曰。陛下博訪萬務。雖從外微官猶令獨班於侍從。乃弗得預也。邇刊[illegible]制。御史舉忠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復讓曰。御史以言爲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蓋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illegible]言路之意。事乃寢。

御史中丞鄧潤甫上奏曰。向者陛下登用舊賢。史易百度。士[illegible]於見

聞。敏於作事。議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異論以圖治功。然言責之臣。爲[illegible]抑非徒抑之。又或疑之。論卿民力則疑其許以爲直。故[illegible]言之氣日去。度則疑其同乎流俗。論其人物則疑其[illegible]不暴[illegible]稱以折而天下事變有不得盡聞。襄變法之初。勢自當然。今度已就緒。宜有以來天下論議。至於[illegible]辭誠行有狀而發。[illegible]當[illegible]稟。如是則善言不伏而真大治也。

哲宗即位初。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奏曰。至今月一日。夜[illegible]降到呂公著劄子一道。付臣看閱。所陳更張利害。有與[illegible]兼[illegible]之。亦[illegible]當[illegible]與未當。具悉異來著臣自公著到京。止於都堂衆中一見。自後未嘗私相見。乃有簡帖往來。今公著所陳與臣所欲言者正相符合。蓋由天下之人情如此。臣與公著但具實心。專聞耳目。聞書曰。[illegible]有無[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度其言[illegible]聞則[illegible]言[illegible]事欲有所改更。[illegible]謀於衆人。

所言皆同。然後行之。則無失也。傳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言爲人
上者當采酌民言。從其所欲。則在下之人。戴上如天。愛其恩施也。伏
望陛下察公著所陳。參以臣民所上實封奏狀。若與之同者。斷志行
之。勿復有疑。臣見太平之功不日可成矣。公著一言而天下受其賜。
可謂有兼濟之才。所言無有不當。惟有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
愚以朝廷既知其爲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
容臣續具劄子奏聞。其公著劄子謹同封上。
光又上奏曰。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踰旬月。必有臣僚及庶
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已多。見有付外。令一省或抑而不處
量施行者。如此則徒煩聽覽。何所稗益。昔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
宜有異。輒下杜延年。正處復奏。先帝初即位。詔中外上言得失。亦令
臣與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可取者。與元奏狀同進入內。亂降付三省

樞密院施行。臣竊計今來臣民所上文字。其間是非臧否雖錯雜無
謀長策不可謂無。以睿明所燭。詳覽無遺。皆可一一擇察。見今不害
聞。欲乞選其可從者降出施行。或以萬機之繁。未暇遍加省覽。即乞
依臣前奏降付二省。及執政官分取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
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
光又上奏曰。臣聞古人有言。謀之在多。斷之在獨。陛下寬仁委政群
下。或政有大疑。議論難壹。儻陛下不決其是非。則爭辯紛紜。無時而
息。事功何由可成。臣謹按蔡邕獨斷敘漢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
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
某甲議可。此所以各盡群下之所見。而人主亦不失操柄也。今執政之
臣雖相與竭力同寅協恭。若萬一有議論必不可合者。欲乞許令各
具劄子奏聞。然陛下精察其是非可否。以聖意決之。或於簾前宣諭

或於禁中批出。令依某人所奏。若群臣猶有固爭執者。則願陛下更
加審察。若前來所分未非。則勿憚改爲。若灼然無疑。則決行不移。
如山寧思而行。庶幾得盡衆心。事亦少失矣。
監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呂公著上奏曰。臣聞古者天子聽政。命公
官箴王闕。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然後事行而不悖。故孔子曰。天子有
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唐太宗以曠世之賢。親主大業。然猶
克己從諫。以致太平。正觀初。孫伏伽始諫。太宗悅而賞之。有言賞太
厚者。答曰。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特賞之。他日當恐死而勸而
宗太子監諫。太宗書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而劉洎岑文本
褚遂良爲同繼之。況在膝前。見吾悅諫熟矣。故太宗以納諫聞於
而又以從諫教其子孫。宜乎功烈甚高而難及也。然考其書諫遂宗
爲諫諍之臣。以爲賣直取名。當時比習賢聞星月。亦臺雖一命史不聞

過失。終致亂亡。由是觀之。好諫者帝王之高致。可不務哉。恭惟太皇
太后陛下自親庶政。盛德日新。皇帝陛下臨御恭默。未有違事。然而天
下至大。萬務至廣。方始初清明之際。正是求言納諫之時。況先帝肅
定官制。設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之官。其員數甚備。伏乞申飭稽選
忠孝骨鯁之人。正直敢言之士。徧置左右。使掌諫諍。然要賢廣
言路。又御史之官。號爲天子耳目。而比年以來。專舉六察。故不臺諫
家治亂之大計。察官司簿領之細過。況唐制。裏設已久。別無分職
議。臣在樞府日。常見先皇帝頗已厭其煩碎。特因近臣密言辭而去法
耳。伏乞審擇察臣只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詔諫官御史專令須
直言無諱。規主上之過失。舉朝政之闕謬。指群臣之奸賞。陳下民
之疾苦。言有可用。不以人微而廢言。令或未當。不嘉口。行而詳改所
言與媚。亦容之。以示明盛之世。終不以言罪人。君臣無惴畏避

不言者，明正其罰。如此，則左右前後不能壅蔽，君臣同休，庶績咸熙，
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孫升上奏曰：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
之士，彙緣俊傑之材，偕收並用，近世得賢之盛，未有如今日者。君子
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患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
首開言路之效也。願於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
隙。讒間一開，則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
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
元祐元年，升為殿中侍御史，又乞令臺諫專對，疏曰：臣竊觀嘉祐治
平之間，臺諫風節悚動天下，比年以來，苟容持祿，委靡之俗成，而臺
諫風節掃地盡矣。伏以陛下臨御以來，登用正人，詔廣言路，發德音
以告中外，下明詔以諭四方，自古聖帝明王欲治求諫之意，不過如
此也。臣竊惟陛下深居九重，所與共天下之事者大臣而已。大臣皆
至公而無私，處事無一不當於理，猶當博延群議，杜漸防微，若臺諫
難於請對，忠言不獲面陳，壅蔽之弊既廣於失身，況為之心猶懷於
偏主，下情未達，壅蔽或生，非社稷之福也。自近觀詔旨許令自陳請
對，此實盛德之舉矣。然條制未免曲為防阻，若臣愚不避僭越之誅
為陛下言之，陛下隔日一視朝，而一月之間休假居半，聽政不過十
數日，日引一班，而臺諫必待長官同對，且臺諫之官十有餘員，待其
議論相同，又須無不得次之日，方一獲對，若日有不得次之人，而或
議論各異，則是有終不獲對者矣。夫區區疏遠之臣，竭誠欲望穆穆
披瀝肝膽，不亦難哉。有唐御史尚于忠，雖或獨對，蓋中無長官
論事不須關白，當時以為知言。今法或若此非舊事，則皆當隨宜增
損，苟出於陛下之意，則陛下方且垂誠納諫，乃為是形迹妨嫌，何示

天下不廣也。若出於大臣之議，則臺諫之對，專為大臣而設，而乃自
下制上，曲為防阻，此尤大不可也。伏望聖慈特出睿斷，首擇許令臺
諫專對，如遇當日有不得次之人，仍特引臺諫一班，不獨章陛下本
誠聽納之德，且以廣達聰明，消除壅蔽之患，則天下幸甚。
四年，升又乞依舊制引對臣寮疏曰：臣愚不肖，伏蒙誤恩，備位言職，
夙夜思念，恐無以塞責。而孟子以謂敬其君莫如陳堯舜之道，伏蒙
二聖臨御以來，仁孚之澤結於人心，雖如蠢動遠甿幽荒，莫不感慕
太平。自三代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治。臣竊以謂至治之世，最患於無
形，居安慮危，防微杜漸，大於今日。昔堯舜以聰明文思睿哲文明，
德，而必曰明四目，達四聰。又曰稽于眾，舍己從人，若廣耳目以防壅
蔽也。壅蔽之傷國，其患為大。陛下深居九重，佛成輔弼，一日萬幾之
微，四海九州之廣，天下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安危治亂之所係，苟睿
智未達，則耳目安得不虞而壅蔽之患安得不防也。天聖垂簾聽政
未久，臣寮上殿並如常儀。今二聖臨御五年矣，而此制缺奉請，中外
竊有疑焉。士大夫懷忠抱義，欲望清光，披瀝肝膽者不可為，四海九
州之利病休戚，陛下有不得聞，若壅蔽之患，不可不防，深念之寒
可不戒。伏惟太皇太后睿智燭理，可洞判於群言，皇帝陛下志德日
躋，宜留聞於庶務，收天下之耳目以為聰明，采四海之見聞以資德
覽。此堯舜之所先，而聖政之不可後也。伏乞明詔有司，依天聖舊制
引對臣寮，並如常式，實堯舜之所先務一舉也。伏望聖慈
留聽，為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右正言劉安世上奏曰：臣近者誤蒙恩擢，寘諫列，而惟諫諍
職無以稱，專具辭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
徒備二省之員，為朝廷美觀而已。蓋將使之以右省之職，求其實任之以

職者必責其効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而首論治亂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意盡愚臣平昔之所學惟陛下毋倖娛而試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禹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今陛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修擧法度粲然追跡於三代之隆者豈有他哉特以陛下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欲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尚有疑者自去歲以後臺臣言事之官中外臣民不知其所從往往竊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精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意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臺諫爲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銷姦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陛下深居九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日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解以美遷陰奪其言責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倖寵之士睥睨而不敢安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大臣之謀邪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善人用事之始任臺諫是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陛下視今日何如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爲罷斥言者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愼終如始者也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地乃敢要君以圖任也實以上關宗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以反復論列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人指以爲嫌疑

奏議卷之二百二　十七

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機之暇詳覽臺言與進端良容受直諫參之以公議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下察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容世又乞籍錄臺諫章疏狀曰臣嘗觀唐李絳之對憲宗以謂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晝夜思慮本欲陳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及於緘封上進又削其半得上達者蓋無一二以此推之則人臣之所以獻於天子之前者莫非精思熟慮而自以爲不易之言也雖人之才智遠近小大之不齊而其所論未必皆至於至善要在君相推至公之心擇所長而行之則天下無遺策矣今二聖臨御委任大臣方此之時尤宜開廣言路以防壅塞臣愚欲望陛下深鑒前古之弊務通天下之情應臺諫官有所論奏留於內中宜籍記錄事日然後付外若三省衆議以謂可行即於宣覽之條具已施行次第繳奏或議論少殊決有難從者亦具不可行之狀封繳以聞伏乞陛下更加參酌執政與奪已得允當亦依此籍記以冀本章付三省或宸衷以爲不然即大臣奏事之際更面加詢訪所貴忠言讜議盡關聖覽取捨至公爲後世法

户部郎中曾肇乞復轉對狀曰臣伏覩令天下臣庶得言時政闕失公私利便者臣聞帝王即位之初必有以順天下之心蓋中外之望甚爲之有序在知其要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仰承顧命而履天下之尊太皇太后陛下俯徇權宜而議軍國之務此正華夏聳觀洗心注目願聞觀聽之時也端本謹始實在今日臣愚輒不自揆竊布腹心伏惟留神聰察幸甚臣伏覩先帝嗣位以來憂勤恭儉自謂一日神功聖德充塞天地固非臣言所能髣髴也陛下繼之承之任大責重然

奏議卷之二百三　十八

四海之廣。萬事之煩。億兆之衆。不可悉至而人採之。則欲達天下之情。成天下之務。豈有他哉。在廣言路而已。言路廣則人人得盡其情。人人得盡其情。則上無不聞之事。下無不通之忠。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群臣之忠邪。賢不肖。雖在四方萬里之外。下不出戶庭。不降几席。可以周知而備見矣。然後舉政令之得者則力行之。論未當者。稍損益之。百姓之所願欲則與之。百姓之所疾苦則除之。顯忠而去邪。任賢而退不肖。夫然故上澤得以下及。下情得以上聞。百官有司奉法遵職。貴者不以崇高而欺卑賤。者不以疎遠而取蔽。陛下康邃法宮之中。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夫任己聰明則其察念擇其蔽愈甚。因衆之聰明則所視遠。所聽者周。故先王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陳誹謗之木。又使瞽獻書。師箴。瞍賦。蒙誦。工諫。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故豈聰明之不足哉。知任己不如任衆也。蓋衆之視見所守一道

然舜初受命。則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前繼治世者耳目之不可以不廣故也。三代以還。咨詢訪納固非一途。然近世之所當行。祖宗之所已試。則命百官轉對。實今日之要務也。昔唐太宗初即位。延見群臣。或論往古成敗。或究民間利病。每言及稼穡艱難。以上下知況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戚歎。議息征伐。故能創業垂統。成貞觀之治。下至代宗每於紫宸聽朝。當限三人奏事。言者貴其至當規。不言者責其隱默。故陸贄以謂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有所發獲上通。周世宗即位之始。亦延群臣。使陳當世之務。蘇外經兵務。內修政事。而顯德之政。獨高五代。先帝熙寧之初。亦詔百官歲以次對。故事不遠。行之非難。此臣區區惓惓所以有望於陛下也。今學士大夫布滿周行。人有所懷。皆願自竭。但恐詔求之未廣。聽納之未至。儻陛下赫然發德音。下懇惻之詔。使之極言無有所諱。則衆不爲苟合

勵。各盡所知以補聰明之萬一哉。陛下擇其言之當者。納之用之。而勸之以賞。言而未當。或過於訐直者。寬裕包涵而不加以罪。非但舉空文。循故事而已。如此則四海之內。知陛下有好問之美。有聽言之實。忠謀讜論。日聞於上。而阿諛壅蔽之私不得行矣。天下之情孰有鬱塞而不伸。天下之務孰有急務而不舉者哉。故臣愚。遍討以謂今日之要務。未有易此者也。至於廣收博採言之今。覽耳目之任。皆左右侍從之官。貴以論思獻納。是皆朝廷之所素講。不待臣言而素者也。伏惟聖慮深遠。猶所不周。如臣賤微。不識大體。顧以世荷國恩。兄弟皆蒙先帝不次收擢。不勝犬馬之私。貪於自效。愚者千慮。冀有一得。冒進狂瞽。干犯典刑。惟陛下察其用心而赦其僭易。不勝幸甚。

三年。肇為中書舍人。又上奏曰。臣伏見陛下臨政以來。開廣聰明。大闢言路。雖拂意逆耳之言。許狂妄之人之請。所不能容者。莫不虛心容已。溫辭降色以受之。天下之人。歌詠頌歎。以謂古之聖哲明王所忠如此。一二年來。不唯朝廷政事。人情以至四方萬里無疏隱伏之利病。莫不畢聞於上者。言路無壅故也。是以在廷之臣。人人勇於自効。至不以出位為嫌。而以不能盡言為恥。形於天下。敢言之氣。始自今日。如王覿者。身在言責。有所聞見。不得不為陛下盡言而無隱也。陛下未以其言為然。猶當寬大含容。未宜譴責。何則。以言責人。猶有觀望畏縮而不敢進者。以言罪人。人將鉗口結舌。望然去之。其肯以身觸禍而觀為之聽摩哉。故竊謂一覿之去。一人而外不足以為重輕。而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伸屈。在此一舉。故臣不得不為陛下慮也。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偏一。今覿一言論及執政。即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塞耳目。豈不殆哉。臣竊以大臣孰不在人主左右。朝夕補以情之所難言者也。學之使言為實不

聞其過今言者之道至於在廷之臣以數為戒依違顧望
莫肯正論。執政大臣雖有罪惡，陛下亦特不得聞矣。此可為寒心者
也。陛下臨政以來，何獨至於龔一言之合理，不能容，示天下以不廣
之規。以小官不二二年拔擢至此。今以言獲罪，猶補使郡，於規何損。
臣所惜者累聖政，不為無累爾。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付託之重，愛惜
朝廷臺諫之體，不以容納狂直為難，而以壅塞言路為懼，以觀所論
質之公議，苟其言可取，固當行之。如其是非未明，亦願陛下容之度外，使
天下之人知朝廷不罪人言，終始如一，而執政大臣有所畏忌，增益
陛下虛心納諫之明，是以出而歎美從之也，其可忽哉。臣濫位侍從
首尾三年，常恨不能補報萬一。今輒冒犯事實，進狂瞽，惟陛下留神
省察幸甚。所有制詞，未敢修撰。
元符三年，肇又上奏曰：臣伏聞給事中龔原以妄議政事落職降

官，差知南康軍。臣初聞之，意謂原資性山野，不諳為辭，偏執自
取黜逐。陛下寬仁大度，容納直言，和雖震怒，終必務從優貸以求
聞別有指揮。臣愚竊有所疑，不敢隱默。苟上惟陛下留神遠慮。近代
見陛下即位之初，深懲前日群臣阿諛學術之弊，悉於遠官選朝
廷。又命近臣選舉臺諫官以補闕員，仍下詔書許人直言時政闕失。
中外諠呼，以謂堯舜之治指日可待，故四方之士聞風踴躍，爭獻所
聞，以裨聖政。於朝廷之內有官守言責之臣，非不激勵自奮，發以
仰副陛下虛心納善之誠哉。是以朞月之間，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
聰。其有官守言責之臣，則遇事輒發，無所顧避。比之前日論事之人，
其多何啻百倍。非皆好默於前而好辯於後，其所以致之者然也。古
人所謂主聖臣直，豈非信哉。如原者素以學行知名，頗識事君之
義，昨蒙陛下取於黜遠之中，擢置侍從之列，其設心以謂非傾竭忠

誠，有犯無隱，不足以當陛下拔擢委任之意。是以自入東省，數有論
列，雖未必皆當聖意，然比之前日偷安苟容以保祿位者，則有間矣。
以陛下之明，豈不察其用心；以陛下之寬，何至不容其冒瀆。然
出遂貶黜，見當獨斷之初，而近臣以言得罪，臣恐在位之臣自
此以言為戒，臺諫之風浸微，阿諛之俗滋長，小人竊望復萌僥倖之
心，所繫甚重，不可忽也。臣受恩不淺，思所以論思為職，苟有所見，輒
以上聞。每蒙優容，未賜誅斥。今茲所論，非獨為一龔原，實以上繫國
體。伏望陛下少霽雷霆之威，俯納芻蕘之議，萬一可采，乞出自中旨，
寬放原罪，或令降官供職，以責後效，或別移在京差遣，使之親闕去
就，庶免朝廷有因近臣論事遂行出逐之名，不勝幸甚。
哲宗時，蘇軾乞依舊制許臣寮上殿劄子曰：臣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
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

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壅蔽，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
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與大藩鎮奏
使、諸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召問，非
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驗群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竊見陛下
嗣位以來，唯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
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
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亦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
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寮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
不加反覆詰問之辭，臧否有任之阿私，絳在朝之明比，推至微末謹
議，追原為此言之美，此甚盛德，非群臣所能窺。然自降詔書四年于
茲，轉對者固多矣，未聞有一言能開悟聖聽，一事有推行于時者。豈
言盡不足采，其事皆不足行耶。皆人人君有謀事而當，群臣莫能及，

退而有憂色曰以吾識於朝而群臣莫能及吾國其殆哉今在廷之臣言事四年而卒無可采者其爲朝廷所宜憂也矣使萬一其言有可收錄而不見省焉則所以丁寧而求者恐非至誠之道也陛下萬機之繁百官封事固難悉覽明令館閣臣寮分閱俾近臣者擇而總擇其可否此乃陛下謹於聽納不以獨見爲明然識者猶以爲可否群臣之言當在人主宜非臣下所得預也今又不然俾近臣者群而悉付中書執政之大臣中書執政之大臣未必得暇盡覽則屬之掾屬掾屬又未必能詳擇乃間委外廷之臣使之可否遂爲重輕群臣識淺薄夫是以御望清光在陛下聽言之體爲輕矣古之聖王詢于芻蕘而擇狂夫之言者豈謂芻蕘狂夫其慮有過於聖王哉所以博詢衆聽而來善言者也夫善言者非言之爲難得足所以言爲難也故信而後諫可以言而後言誠使自疑如此恐特對於廷其言有存切至當而陛下聽覽有所未至則出其封章可否於必廣之擇屬下及外廷之小臣則彼以爲愧悔莫甚爲後來者孰肯勵精竭誠輸切至之言哉臣人臣進言莫不希人主一言而有悟後必之心如知陛下不必親覽而悉送中書是可以塞利害之責而況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若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爲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罕與群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邊鄙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惟省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明無斷壅塞之端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余臣寮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王巖叟乞養誠心以來諫諍狀曰臣伏以社稷有安危天下有治亂群生有憂樂繫人君措之何如爾夫以一身之寡而應萬機之繁以九重之深而察萬里之遠非諫諍以寄聰明於萬有使人人爲我視物物爲我聽則何以通群生之情成天下之治保社稷之安哉然而聽諫非難求諫爲難求諫非難在誠心以好之誠心以行之而已矣百姓至愚也誠心則可以感四海至廣也誠心則可以達鬼神至幽也誠心則可以通天地至大也誠心則可以動而况於其餘乎人主苟誠心於好諫而誠心以行之則天下之人皆願以誠心告之惟恐其後惟恐其不至爾好名之君蓋亦未嘗不自以爲好諫也然天下之善不至於前而天下之美不歸焉者何也無誠心以將之也無誠心以將之者患在蔽於有所偏好爾有所偏好則小人得乘間以進而君子之論遠矣小人因而自以爲能深也持頤矣所好而補助之以爲說豈諫也哉然其君自以爲忠於我而日加親近曾不知所以說已而成已之惡也君子之於諫宜拂其意以攻其偏好而勉之於大道然其君或以爲異已而惡之甚者至以爲謗已而害之此安危治亂憂樂之所以分也臣以謂養誠心有道守之以至靜虛之以至虛持之以至平行之以至公而不置毫髮他意于其間則誠心得矣誠心得則明明則是非不亂而忠邪判矣忠邪一分天下之治可坐而致也伏惟皇帝陛下始初清明聖德方進願養誠心以來天下之善不立偏好以杜小人乘間而使君子之論日聞于前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巖叟爲右司諫又乞令臺諫專對疏曰臣竊以納忠之道貴乎盡論爭之體貴乎密不盡則不足以感動聖心不密則不足以成就譏事人之情莫不欲明而臣下自主不能無不同既不同則不能無忌

竊而言有所不盡事有所不欲言之不盡事之不盡非有益於朝廷
之道也古之人有以告於君者雖父子之間不以相語況可使他人
聞之哉伏望聖慈察臣之言特賜指揮俾久來故事臺諫官只令一
人上殿庶使各盡其忠而無不容害成之失且是諫官天子耳目
任當使各盡其見聞以告主上豈可却使互相覷察常得志同
之人則可若有懷私意持異見者如何與之共論於上前此不可
奏也故事臺諫官論事未相通議亦不關白官長盡欲以各盡其忠
豈可上殿却使兩人同也六曹開封有司之事皆有定法所以官長
與屬官同奏對今臺諫官須二人同上則似與六曹開封相類恐非
體要如蒙允臣所奏只乞作出自宸衷亦出指揮
蘇軾又論安反側不必降詔狀曰臣前日以風聞欲降詔書安措紳
之心輒犯天威論奏不使乞收詔勿下深慮言之不切聖心未加采
納竊緣此事出於陛下宸斷所繫國體至重臣不敢喑嘿自安使爲
便默負陛下平日待遇之意伏覩陛下即位以來惟以求言爲盛德
納諫爲聖功天下風聞莫不鼓舞雖前代英主有所不及近[?]日謹
此道不倦以終之以副天下之望今方聽言而遽下此詔號名爲安
慰罪人其實乃約束言者竊恐四方流聞疑朝廷[?]而[?]諫有損
陛下盛美臣謂此詔之出上無益於聖德中無益於治體下無益於
忠言惟是使端良之心增益邪之氣耳不獨如此而又將有人睥睨
朝廷以爲可以窺測傷易政令以爲可以動搖自古欲治之主惟患
言之不多天下之善惡有所不聞以塞其聰明求聞禁言者使之不
言也言者言也陛下擇可行者而行之仰不累陛下之明惟不失言
者之職則言雖多而何傷臣初爲諫官對於殿下[?]德音許論
臣等曰天下之事無大小一一言來當一一主張[?]敢至[?]恨不
傾海所存以爲補報今日臣等所未論陛下[?]言如此之切不顧
獻言如此之早也近古好諫莫如唐太宗故諫臣如魏鄭公太宗一
日問曰今日所行與往時何異鄭公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人使
諫三年已後見人諫諍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人諫雖勉以聽受
然終有難色太宗曰於何事如此鄭公遂一一陳之太宗曰識如公
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變
及見公論說過失甚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臣讀之至此每歎
美太宗之服義崇仰魏公之盡忠願陛下慕太宗貞觀之初導人
使言群臣亦當有希魏公事君之大節以報陛下之言者以詔書未宣布
開悟陛下漸自清裒卓賜收還天下幸甚
蘇軾爲侍御又論張舜民罷言職狀曰臣謹按張舜民疏中引文彥
博風管劉奉世之[?]非出自誤乃是收采衆論共明之朝廷[?]
常體復有何罪若聞外議心知其非而不言陛下何得爲忠乎[?]外人
之議亦有所以緣奉世是彥博門下之人傳聞是要厚今封駁更讀說
爲事外人不如出於執政同奏但傳以爲彥博門親管亦不[?]言者
民疏所聞而言乞朝廷裁察別有何意詩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足
以戒正謂此也果是則有益於聰明果非則何傷於彥博書以[?]夫
之言聖人擇焉況舜民非狂夫皆有理行之不行在陛下採之而已
遽加之罪臣恐而今而後居言責者以言爲諱此日大臣有大過陛
下欲聞亦不得聞矣此非社稷之福也今新政聞朝參摘許盡言豈有
大臣不受一言之譎國家置御史正欲彈將擁[?]縱有過論亦當優
容今舜民以一言獲罪臣竊非陛下本意必有[?]聖聰若失此事於
舜民殊無所損所損者朝廷之事體陛下之舉動天下之觀望也伏
望得應舜民言職使當否其得盡其心以事陛下而家庶

之情不壅於上聞。不勝幸甚。
巖叟又上狀曰。臣近上封奏乞復張舜民言職。尚未蒙指揮施行。臣
以舜民志在盡忠。雖一言失當。而無可罷之罪。物議沸騰。以爲過舉。
義不敢安。理當極論。惟陛下必賜采納。幸甚。臣讀史觀傳。每切歎息
其爲人戇直好諫。遇事輒發。於如公孫弘張湯輩。懷詐飾智以阿人主。
他人所不敢言者。常面觸之。故不獨漢庭之臣知所畏憚。至淮南王
欲謀叛。以黯在朝爲之寢謀。直臣之於國家。戢姦消禍患。其益如
此。故天下之愛君者。莫不願得而用之。愚臣區區之意。實在於此。今
日之論。非私於舜民也。爲陛下惜一敢言之臣也。非爭一臺官也。爲
陛下惜言路也。言路重則朝廷尊。威憲修則讒佞畏。此自然之理
也。陛下於此幸加反思。非好臣之說勝也。好人主之聽臨。臣以言
爲職。言而見用。與言而得罪。皆所以報陛下。唯知而不言。則爲負德
賞舜民得敢言之名。朝廷被罪言之謗。臣竊恨之。伏望早息於含臣
等前章早賜付外施行。使怨歸言路。而美在朝廷。臣不勝大願。
巖叟又上奏曰。臣累上章言張舜民罷職非罪。乞令還臺。未蒙採納
施行。此事所繫。不在一張舜民。而在人主。在國家。臣可以夙夜憂懷
不知所處。陛下開言路之初。言事官多與權臣爲敵。排擯不易。雷霆每
德音丁寧。勸獎藉之。才嘉賞之。謂朝政闕失。大臣私邪。百姓疾苦。事
無小大。一一但言。卻賜一一主張。言事之臣。恃陛下照察如此。故敢
遇事必言。無所回隱。然古今之公患。患在執政大臣多不便之。而陰
爲巧說以害其忠。必使主信之而不覺。終至於忠言不用。而權臣得
以行其志。所以人之言曰。寧觸人主。莫忤權臣。蓋人主無心。雖
怒必解。權臣私意一忤不忘。此人情不得不畏也。苟非守節死義之
士。誰能忘其家而遺其身。以取權臣之怨哉。陛下宜加獎激。未可使

得其人。今又罪而斥之。臣恐忠義知難而退。讒佞乘間而進。取陰
附大臣爲自安之計。不復以陛下之事爲事矣。前日御史中丞黃履
殿中侍御史劉次莊。陰附蔡確爲姦。方確用事。陛下何由得知。確去
而其姦始敗。使確且在位。履與次莊進用蓋不可量。今日舜民忠鯁
陛下。因論邊事。偶有一言旁及大臣。又無所傷處。以大臣不說而罷
之。是附人主。不若附權臣也。事在耳目。非臣妄言。臣伏覩陛下初降
出舜民論封用。顯必不以爲罪。傳照管奉世之言爲毀傷。所持亦未必
須欲朝廷逐御史。臣恐執政大臣有怨舜民。或其所諱。而增飾差臣
之言。以動聖心。而擠舜民。以快其私忿者。陛下不可不察。又非獨擠
一張舜民也。其意乃欲以盡傾言路也。蓋知舜民之罷。臺諫必紛紛
奏紛紜。言詞憤激。必拂聖意。聖意不喜。則言路皆可擠而去矣。此其
姦謀。陛下又不可不察也。姦人以此欺陛下。事既行後。欲知無益
此。士大夫之所以爲朝廷憂也。臣處聖心豈不欲復舜民言職。然不
能斷者。摘於奏者兩難耳。臣切伏思陛下特出公議黜御史。以爲是臣
若亦是矣。然以公議不可奪。而復還臺。非陛下得已也。若臣豈不處
陛下之心哉。尚何以爲憾乎。由此而言。臣以謂陛下處之。不兩難耳。
臣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而不以姑息。願陛下以德愛老臣。勿使受
姑息之譏。則陛下所以待之者。厚於黜御史矣。蔽蒙陛下幸聽臣言
則朝廷過舉。反而爲盛德。老臣謗議。變而爲美談。姦謀於欲辟。激
忠義於已銷。杜禍之福多矣。非臣之利也。臣傾盡肝膽以告陛下。今
日遂得無所恨矣。伏乞聖慈留意。
巖叟又請廣言路曰。用四方之士。臣以謂天下之事。廣而知之
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說。不如目覩其真。然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
情之利害。未可以盡言。風俗之美惡。未可以凡察。人材之賢不肖。未

可以至知。如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言路數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

聽言

宋哲宗時右正言朱光庭上奏曰。臣竊以自古以來盛德之朝。必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故敢諫之鼓。進善之旌。誹謗之木。皆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固未嘗限以日月。伏覩六月詔書。俾天下臣庶並許實封直言。此盛德也。必使知無不言。而言無不盡。然後與諫鼓善旌謗木之設初無以異。若乃上之治底于無為。下之人至於不議。然博訪之道不可少廢。況聖政日新。方欲聞所未聞。豈可於求言之始為日月限哉。欲望聖慈。復詔天下臣庶。依今年六月詔書。並許實封直言。更不限以日月。如此則與情盡達。蔽政常無壅塞之弊。而聖治可不勞而成矣。

光庭又上奏曰。臣竊以事之機密者。不可以口陳。心之精微者。固難以書盡。夫天下之廣。萬機之繁。其間情偽萬狀。蔽害由生。一失其實。皆緣而生。朝廷增置諫員。實司陛下耳目之任。凡天下之事。無不得言。若若忠賢之未進。姦佞之未除。刑賞之失中。政令之違常。如此之類。皆得以聞。上從之日。對清光。獻納論奏。尚慮未盡。況天門九重。邃若霄漢。僅令紙上封奏。不得面覩威顏。則事之機密。心之精微。何緣盡達。伏自陛下臨御以來。除執政外。餘皆未許上殿。臣遂於去年十二月內奏乞上殿。至今未奉俞旨。眾臣或謂故事改元後許令臣寮上殿。今已改元。夫望出自宸斷。撿會故事。早賜指揮。令臺諫先次上殿。上以廣陛下之聰明。下以盡愚臣之職事。

光庭又上奏曰。臣竊以自古人君致功德巍巍與天地並者。積眾善之効也。夫以天下之廣。萬幾之繁。以一耳目兼聽周視。欲事事中

其要道莫過於取善而已矣凡好勝自古之公患苟不以事上善舍
而皆欲莫予違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舍己從人唐堯之盛德也
與人爲善虞舜之盛德也以數聖人之盛德猶聞取人之善恭惟陛
下臨御以來盛德日新百度備舉求賢如不及從諫如轉圜此堯舜
禹湯之盛德無以異前日權給事中王巖叟封駁安燾知樞密院不
當陛下直令下吏部施行更不令給事中書讀臣竊以爲非取善之
道也燾之不幸無公望陛下又素知之今日聖政如與進大姦進大
忠天下翕然咸稱有古聖帝明王之風在燾之躐等超陞一事何悴
而不遽用且居陛下耳目之任者不敢不盡言思所以稱陛下付
委之意若俾燾卻居職使用不爲不重告命必須書讀紀綱方始
不紊臣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盛德取善爲事則臣之職可以無愧伏
望聖慈留神天下幸甚

光庭又上奏曰臣竊以諫諍之臣爲天子耳目之任職在朝廷之責
貴於其初凡政令未安於理除授非其人於命未行之日俾先知
之則獻納之間事當甚便近日朝廷所關報者皆是已行之事言者
患思救止其道無繇又不免累於人聽不若於命未行之前都無繳
駁是以民朝廷之美故事諫臣許隨宰相入閤監當議論之初使思
納補於命令已行然後攻其失也臣欲乞朝廷今後凡有政令除
授者自門下並令給事中即時關報臺諫所貴先事爲慮所補不細
又是以今朝廷之美伏望聖慈詳酌施行
光庭又[illegible]民事言職疏曰臣切以正直之臣以遭時遇主爲盛
事蓋敢言之氣雖天與有素非聖君養之厚容之深則敢言之氣未
易伸也歷古而來青史之上直臣頗衆不獨天生其才難而遇聖君
養其才於爲難也恭惟陛下自臨御以來以堯舜之德養直臣之氣

以堯舜之量容直臣之言故去天下之邪如拔茅除天下之弊如
事千載以來一人而已方今內外清明百度修舉人民乂安此已試之
效也唯在久而不息則堯舜盛德成功不難致矣臣切見吏部關報
臺官張舜民爲言文彥博照管劉奉世特罷言職注以謂御史之職
自許風聞言事使舜民之言盡中義理陛下固當行之設若未當止於
不行而已豈可遽罷其職也今陛下從而罷之恐不明敢言之氣暴
切以古今之治天下唯使忠勁之氣充塞朝廷然後紀綱正法度立姦
邪無間而入陛下由躬民務約勵其有正直之節司諫之
爲先館職陛下擢寘御史主論官以謂得人今纔職祇兩月已在之
郎未少伸一言不合大臣已聞罷職自陛下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唯知
使諫如不及聖德冠古今若因舜民一言不合大臣以遂使罷黜[illegible]
今日有建言事官之名臣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開天地之量容養

正直之臣以增敢言之氣特降聖旨還舜民舊職以盡其材臣無不
勝惓惓之忠
右諫議大夫孫覺上奏曰臣竊以後世諫官爲天子左右耳目之官
三代以來嘗不常置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所謂七人者三公四
輔是也天子一言一動七人者在焉有過不及輒正之故人主之
失未聞于外不見于下尚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也
後世七人者不任其責始置諫官唐太宗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隨
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以此見諫官之職必待命令已行關違宮禁
然後從而救之亦已晚矣唐太宗雖不能盡用以七人之職猶使諫官
與聞政事國家以來雖不全用唐制然祖宗朝諫官亦不爲少前後
以言事職見于國史磊落相望大抵於人主朝廷聽決獨斷萬機之際
諫官常少充朝是也人主委任納諫責成攬要之時諫官常多[illegible]

垂簾太后是也。臣竊以今者皇帝陛下沖年繼位，太皇太后同攬萬
幾，此宜多設諫員以廣視聽，庶幾有補萬一。若其人才下霑，卑自宜
加罷竄，作以厲百僚。若其人在忠無所附麗，則其所言必有可采，如
六典諫大夫補闕拾遺凡兩員，今臣獨員供職，未惟冥莫所
聞識。又綿力寡助，深恐不逮。伏乞特賜指揮，依六典添置諫官。
覺為給事中，又乞令臺諫先次上殿。疏曰：臣非自先言補闕，後當其
劄子乞賜指揮，許臣審奏對，庶幾人情不至壅隔，並如本奏定旨。竊
以人情壅隔，則乖離之患生，假竊盜亂之禍作。如易乾下坤上
為泰。泰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坤下乾上為否，否者天地不交而萬
物不通也。今者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大赦萬國，光臨四方。即位
以來且一年矣，群臣由清光聆德音者，纔三省樞密院大臣八人而已。
使此八人者聰明有餘，論議皆當，中立而無所附麗，方正而無所阿

私耳也。為有一人為不是，以往此而向析反覆，亦可以見于文字也。
御史不得請對，諫官不得面陳，則陛下何由而知之？臣諫官之設，本
以拾遺補闕為任，密啓面陳，乃其職也。今一切須具章疏，劄子繳
可得上聞，則與文字章奏等矣。伏望聖慈特許諫官御史上殿奏事。
尚書左丞劉摯論諫臺諫官自塞絕言路，曰：臣伏自臧去言
待罪都省以來，一聞論事，盡以謂職在數，故為有所見，自當與
同列僉議，進對顯奏，公論而行之，不當私有密請，恐非謂直道事
之。必料陛下亦已察臣之意，臣終如此而已。今乃有不得已之言須
至一言，冀救萬一。十五日，呂公著送下內降批旨，蘇轍諫官梁燾等數
移易，或兔黜者共十數人。臣切料陛下必以近日孫升民事言之數
繁，紛紛不已，雖然仁恕包涵，而又欲加辯釐，故不行重責，但薄其言
路。此是以見聖度兼大，愛惜數人之才，遂勉而為此也。臣竊觀民

論文彥博止有照管劉摯世一言而已。以一言小事也，舉世有才可
用方出入彥博門下受其知遇，而照管之乃大臣所宜，則於彥博何
傷。蓋彥博自不以繫意，而識者私憂過計，恐彥博有所不懌，故陛下
為罷舜民。舜民之罷，亦小事無足道也。而言事者若欲論之，待言呈
矣。何至議論蜂起，相繼並作，紊瀆天聽，至煩宣召申諭，多至不已？竊
有罪也。夫舜民輕言以及元臣，一失也；誠者欲究大臣而罷御史，又
一失也；言者之救舜民以全言路，而不能體聖明優禮故老之意，又
一失也；今瓶是又從而務罷臺諫，則恐不止於三失，而朝廷之失最
甚其大者也。此臣所以夙夜竊惟，深為陛下惜之也。之之臣恭聞
惟以開廣耳目，優養直臣，為盛德之德，故曰主聖則臣直。雖堯舜明主
三代之盛王，乃有其事，而陛下今優游行之，自前歲以來，聞善若飢，
渴從諫若轉圜。臺諫言苟可采，無不行者，雖有失言，一切包納，故臣

得無戢君之怒，周遊稱旨，舒心展誠，知無不言，所以養成今日忠直
之氣。然上下森然，爭欲切直，疾惡臺諫，亦已久矣。夫臺諫以區區小
官，上則觸龍鱗而犯忌諱，下則結仇怨而取禍患，不知其何所利也？
蓋恃陛下之左右護其官守，以盡事君之義耳。今以小故遽罷去
之，適足以快憤怨之氣，開私於之門，非朝廷之福也。凡言者有所私徇
涉於傾陷，近於明黨，則不可不察而痛絕之。乃若出於公議，則雖
有強直乖忤之言，古之聖人亦皆容之者，於律設，不可勝數。今夫以一
言旁及大臣而罷之，則後來者不肯言大臣矣。以一言譏給事中而罷
之，則後來者不肯言近侍矣。以多言而去之，則後來者猶默不言矣。
以剛勁而黜之，則後來者柔和取容矣。人情不遠，相與為戒，必然之
理也。深惟陛下恭默未言，太皇太后陛下簾門行政之日，正宜大開
聰明，以廣萬事之聽，而乃杜絕言路，是自蔽其耳目也。言路一塞，何

事不生天下之朋黨犬吏之私邪百官之罪惡遠方之利害陛下何
由一一知也今成命已行臣不敢盡乞改正所以區區言之者非獨
爲數人蓋所惜者朝廷事體前內供奉孫升外議皆以爲責之太重
臣誠望聖慈詳酌見此二人之責還其職任以敢言路以扶持忠臣
之氣且天下之廣莫知其詳但見臺諫官連群罷去兒與前日之事
下同必疑謂朝廷厭倦言者剏姦諛者張目攘臂而動矣後來所用
未必皆得如此數人邪正既不可知言路風采一變豈不有損盛德
之治臣天生愚直孤立於朝受陛下異恩至深至厚夙夜思報惟有
竭誠以主公道不敢雷同但知苟有所見可以裨補若不盡言於陛
下則將何告訴也因此得罪亦不敢辭伏望滅其狂愚特賜詳察閱
允。
摯又上奏曰臣備位左右要求責實雖夙夜盡瘁終無所補報切

謂國家先務莫如得人近臣事君惟有進善臣伏見知陳州傅堯俞
知齊州王巖叟知潞州梁燾通判虢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早
蒙陛下識擢分任言責不奉志業未伸誘嫉橫作罪雖補外各已踰
月授受命等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撓從緒來也知無不言此固陛下
素所獎愛未必棄捐然臣私憂過計恐有補外漸以朝廷廢忘之
不避僭越輒效一言夫人才不同所用亦異或長於政事或善於文
學或言語侍從或仗義眡表今多士盈庭然此數者固無乏事至於
公忠朴直不避仇怨不附朋黨一節自守可當大事者爲國家效死
守法之人則非獨今日難求也從前以來不易得也譬如人之一
身耳目手足臟腑爪髮闕一誠不可然而雖四支者必以骨爲主故
自古人君崇獎忠直謂之骨鯁之臣傳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
言強敵在山則山中之物不敢犯者以人臣立朝則姦佞有所畏憚

也今堯俞等皆有骨鯁大節公論所重邪黨所畏況當今陛下明聖
忠邪洞見進賢之日而反使數人流落外郡爲姦邪所快臣實痛惜
蒙觀近日言路消長於昔雖章奏交上議論不少然而所推薦者非
貴強則親舊所排擊者非孤寒則怨隙朋比之心公無忌憚陛下試
取近來言事章疏密察其意其間心出於至誠言出於忠信憂國如
飢渴謀議知大體有如堯俞者乎孤立不懼彈劾權強赤心事上略
無私意有如巖叟者乎守正堅確不憚大吏下黨同列嫉邪指惡有
如舜民燾及易者乎以此論之真僞之見今聖明在上方將專政而
群小不快爭進於下布列朋黨造作謗議欲以傾陷善良動搖政令
紛紛籍籍其可憎也然上下相關誰爲陛下辨之者當此之時唯有
收聚人才使在朝廷若正直之路廣則邪枉之志銷而治道成矣臣
跡踐拙直天下無毫援黨之助獨蒙二聖選擢致位於此恩至重

矣則報効之心豈宜自比衆人故當知無不爲事無避罪臣願聖慈
深賜省察特發睿斷召此數人忠正之臣入備任使以慰公議以消
朋黨幸甚。
御史中丞傅堯俞論張舜民以言事罷職疏曰臣等竊以御史之任
以敢言爲先自昔以來常難其選臣等昨被詔同舉御史兩員累月
之間諮詢考察於千百人中乃得張舜民一人臣等素皆不識但見
衆所共推學行兼美安貧守道不汲汲於進取熙寧元豐間嘗慨慷
論時事言辭激切有諫臣之風可爲先顯其端亮爲之館職關西士
人稱爲第一臣等取以應詔既至臺中與之相接見其志淳朴直心
無所附欲無所回避臣等深以得人自喜居職未久今以一言當罷
大臣而遽罷之甚非陛下所以命臣等擇御史之初意也御史爲天
子耳目或懷姦挾附大臣則所當肆其罪而黜之也豈有不欺於君

反以指摘大臣為罪也。雖或論事有誤，要之用心則忠。矜贋事君所
宜獎惜。儻加摧抑，雖有盡誠如臣之所，為陛下惜也。若要使俯仰浮沉
無所忤犯，巧於自全之人，以當言職，固不難得。然國事何如哉。伏望
陛下察求材之甚難，亮進忠之非易，恕其小咎而錄其大節，復舜民
於言路，以全朝廷之美。臣等不勝幸甚。
允俞又上奏曰。臣近有劄子論列不當以張舜民監察御史事，至今
未蒙付外施行。臣竊以陛下自臨御以來，未有此舉。臣既謂朝廷大
體損當愛惜，又謂陛下全德將遂虧缺，所以數陳懇悃，不能下食而
安寢者也。言事之官，稍及大臣，不原其情，遽加廢黜，此實不足為法
於天下也。陛下以高世絕人之資，事皆抗於未萌，而必防此端於未防
微而杜漸。故臣深以為感也。陛下必謂一事不在哉，但欲以慰安老臣
出於至誠無私。故決意行之，而殊未知既害大體，且無益老臣。蓋彥

奏議卷之四　八

博於此恬然自處。臣恐彥博遂失賢士大夫之心，而為舉事所指矣。
是陛下欲愛之而實損之也。臣聞人誰無過，貴於能改。群臣有罪深
以此舉為陛下之過矣。雖然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焉，其過也人皆
見之，其更也人皆仰之。今衆人延頸張目以待，更為不知何懼而不
為也。自昔人君以改過為難，若無心於事勢移則病，權不重責臣獨
以為未之思也。夫興事不計當否而執之如金石，此何益於威權哉。
蓋用術者猶可以激而為之，其狀隱微，難於窺測，唯不憚改，必於中
理而後已，則其權常重而其威無敵，其要易持，為其利甚博。使用術
者無以施其巧，則人將膽破矣。願陛下深念而亟改之，則天下幸甚
天下幸甚。臣衰拙無取，以朴忠自信，所以敢尋此地。若非盡陛下之
光明者，豈敢以告。惟留神省察。
允俞之上奏曰。臣近累論奏罷張舜民監察御史不當，未蒙施行。竊

以言事之官人所憎畏，在權重者尤甚。何則。持權既重，則人莫敢二之
忤。獨言事者伺察而彈劾之，其憎之也固宜，而所以畏之者非欲知
類狀之有異，蓋人主信任而崇獎之爾。夫人臣既身知過，又行其口
故輕為罷指觸命為國家正紀綱，以伸萬分之報。若稍加摧抑，則人
亦何憚。況在為大臣而罷黜之。臣恐而今而後有不忠於陛下而事
權臣者矣。不但偷合取容而已也。陛下豈可不加意而念之。自古諫官
御史之忠，在敢攻人主之短，不敢阿權臣之意。若舜民者宜被擢賞
而反蒙罷黜，皆所以勸忠義之節哉。臣前日奏事延和，親奉德音，謂
舜民之言不可行而不可聽也。今詔旨甚峻，極駭物聽，必有諧彥博
之重以激怒陛下而行其私忿者。此陛下不可不察。陛下欲慰安老
臣，而罷舜民言職。今采公議，不得已而還之，是陛下待老臣之禮備
矣。於彥博何傷。彥博四朝舊相，宜有體國之誠，豈不以此望陛下哉

奏議卷之四　九

頗勿輕臣言而鮮其匪躬之心，特垂睿斷，早賜指揮。臣不勝懇激之
至。
允俞又上奏曰。臣等竊以言事之官，許令風聞。祖宗之詔，曲全過當。
許風聞，則豈皆貴實。今過當則必欲盡言。張舜民昨因論列西事，因
及劉奉世乃天子左史，下使爲蔡恐失事體，散謂因文彥博照管，且
非斥言彥博。又非專擊奉世，其大意在尊朝廷愛國體而已。其間侵
誑論議大臣之言為多。故中外之人以謂舜民之罷，名為言及於彥
博，實由怨嗣於柄臣。臣等竊以朝廷罷一御史，必當正其罪名，布告
中外，可以示天下。屬臣鄭正紀綱，貽後世。今舜民既無朋附，無中傷
之迹，又非犯顏逆鱗之過，不當以一言風聞之失罷御史，以柄臣之
意違祖宗曲全過當之詔，損仁聖至誠聽納之德，非所以示天下勸
臣節，正紀綱，貽後世。今臣等惓惓愚忠，至于再三，不能自已也。伏望

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必霽天威。曲回睿照。省察臣等前後奏章降付三省施行。如臣等所論不當。乞行貶黜。以謝冒犯宸嚴。

兗俞又上奏曰。臣前日與侍御王巖叟列街中奏乞檢會前後言張舜民文字降出施行。至今未蒙詔旨。臣聞忠義之士。精貫白日。誠洞金石。臣雖無狀。肺肝竭矣。實冀精誠上通。有以感悟聖意。臣竊見近日執政憎厭言事之官。往往形於詞色。今遂伺間而逐之。不知如何而後可以厭其意也。臣謹案唐史見宰相裴垍傳云。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垍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垍獨責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慙。臣不敢望執政以臯夔之心輔陛下。得如裴垍足矣。今非徒憎惡言事者。既逐之。又移過於陛下。使陛下本無一事。横被拒諫之名。此得謂之忠乎。且風聞言事舊矣。既黜舜民。尚有言職。不識自此以往。凡須勘當得實而後言耶。或風聞之事。獨不行於大臣耶。亦乞明降指揮。臣既不得其言。又未知所守。豈敢默默伏俟譴黜。

兗俞又上奏曰。臣等所論張舜民罷職不當事。昨蒙宣諭。及又兩疏開陳舜民本無罪。由大臣構成。乞賜照察。復許言職。尚希容聽納施行。臣等恐進說者以謂御史無已罷復還之體。請舉故事。陛下考焉。方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事。是非明而不可欺。紀綱正而不可亂。興刑無私而不以姑息。事有蒙蔽而不知。則已知而必行。故臣民得以盡其忠。姦邪無所用其巧。時崔日知爲京兆尹。貪冒不法。御史楊瑒與御史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傑反爲日知所構。罷言職。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則御史臺固可廢矣。上以其言切直。遂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爲歙縣丞。當時天下不獨揭瑒之能言。而服明皇之能聽。不矜日知之故逐。而書李傑之復用。不爲威寵之

自全。而快姦言之終破。明皇不吝於改過。而其盛如此。史冊一書。流美萬古。今大臣以非是誤陛下之聽。有甚於日知。御史忠直敢言。忠信積聚。有充於李傑。言責之臣守義以爭者。多於楊瑒。又陛下聖哲之資。十倍明皇。察之宜深。改之宜速。而遲遲如此。此愚臣之所惑也。不知自古設諫官御史者。欲以順朝廷之意耶。欲以正朝廷之事耶。若欲順意。則臣以謂不須置。若欲其正事。則臣以謂不可廢。陛下以萬乘之尊。與臣論勢。臣之言不得而行也。陛下虛方寸之地。與臣論理。臣之言未嘗不用也。伏望陛下觀開元之所以感悟明皇之所以啓聖心。略回成盡言而全風憲。易若反掌矣。臣等以堯舜望陛下。非敢以明皇始勤終倦比於全德也。陛下以爲不可。則乞罷臣之職。紀綱之地。由臣等不振。以爲朝廷羞。得罪竄殛。以塞公議。臣等之幸也。

左諫議大夫梁燾論張舜民罷言職。劄子曰。臣近論奏。不宜以大臣之故輒罷御史。乞還其言職。至今未蒙指揮。臣切以爲始拒直言。須納諫之美。下移成罰。失獨斷之公。所可愛者君德。所可惜者君體之。矣知此事。未出聖意。臣敢復論之。國家所以尊安者。以法度修而紀綱振也。御史者。守法度持紀綱之官也。人主或有闕失。猶且直筆正論。至於犯顏逆耳。無所回忌。況臣下過惡。安得畏避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也。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也。罷天下敢言之公議。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大公至正之法度也。大臣雖重。人臣也。御史雖微。法官也。猶大臣而廢法官。非尊君卑臣之紀綱也。況兩宮臨御之時。必使上有尊嚴不可犯之勢。下有報義忘私之臣。安得假天威屈正論。以中傷讒己者乎。自古全治之世。必用天下清議。故清議伸則正直之道行。聰明之助多。讒慝屏則姦邪之計釋。敗亂之患作。今日清議。喑然不平。皆謂陛下之優大臣者亦已至矣

大臣之事陛下者未有以副人望也讒謀之非大臣者日益以深則恐非所以安大臣也伏望聖慈以保君德為難以全國體為重即日召還御史以正權綱然後慰藉大臣優加恩禮尊朝廷而強主威為世之法也

轍又上奏曰臣近屢論朝廷不當假借大臣罷斥御史命令失當公議不平玷陛下至仁求言之明損國家大公馭下之制非所以全養忠勁之氣感勵敬順之心也陛下未即垂聽而重恩優容面命相臣布宣慈旨臣等迫於公議猶以至公之道上瀆聖聽下慰人望不敢奉詔而復再上章矣伏望陛下勿以既下之命為難改切以己宣之旨為難回惟強其剛明之德從諫如轉圜之易臣聞唐宣宗將幸華清宮已命治道兩省官拜章極諫宣宗謂宰相曰卿勉諭諫官朕更論列宰臣奉旨召兩省官宣諭既而諫章再入宣宗謂宰臣曰諫官疏極意切朕以不為遊華清之行矣卿宜詔諫以此意宣宗唐室英明之主也行幸一時娛樂之事也諫臣猶且懇切進言之初未能回聽既令宰相宣諭而諫臣進言不已宣宗幡然感悟遂輟其行又令宰臣告以納聽之意是能自屈至尊欣納直諫真得人君之道矣故終獲忠賢之助而大中之變號為中興聲名輝映前代至今流為美談恭惟陛下之聰明遠過唐宗之德朝廷紀綱法度不比華清之事臣輩區區陳藏悉皆激切當蒙聖恩曲賜含容臣祇知尊君卑臣為萬世之計不知是附權強使不論列陛下嘉忠納諫上法仁祖言事之臣得盡讜節更觀留神省覽主張必行速還成命以解群言遠使朝臣益見清明之象天下馴致安靜之理明德日躋可以並隆堯舜矣雖宣宗賢主何足為陛下道哉

轍又乞給始從諫疏曰臣愚不肖忝蒙恩遷以言職夙夜思所以副聖知者不敢以為榮而獨以為懼臣前日建言正綱紀明法度以尊君卑臣抑公家弱私室正以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專家斷太皇太后陛下保祐聖躬制政簾帷權臣易為強悍奸人易為蒙蔽外之人情有可畏可怖者必欲陛下備察外之事勢有可畏可疑者必欲陛下周知欲臣節忠一而人無嫌間欲君勢隆重而下有敬畏此臣[illegible]者報陛下之心雖萬死不可變也竊謂陛下復置臣於言路者必以臣前日之言為是必以臣前日之心為忠臣前日之言為是則今日之言不為非也臣前日之敢言為忠則今日之不敢言為負矣陛下既知臣之忠必然用臣之言則臣報陛下之心豈可怠於前日哉至聞人主不以受諫為難而以臣下敢言之為難人臣不以敢言為難而以君上從諫之為難唐李絳曰小臣晝思夜寢將有上諫纔草十章至時已除五六遂其滅封又削其半其得上達者千無一二信乎言之難也如此又曰聖主知直言有益於己正諫有裨於時遂為容納善而勸導忠臣抱義不顧其身懷忠不避禍患苟有益君濟時之益未盡罔忌冒犯之誅何者領食君之祿其事不得不然也信乎聽諫之難也如此夫人主以臣敢言之為難是也然而有忠臣則不難矣人臣以主上從諫之為難亦是也然而遇明君則不難矣臣幸親逢兩宮之明切不以敢言為難在陛下信而聽之也辨悉人之妄而塞其讒謗折權臣之強而抑其排斥使多士以臣為法而遵其忠切使多士以臣為戒而枉其直言今之事所可言者而不為也臣方且次第上之賴陛下清心詳察而必行之至有切於聖德急於民隱者不敢稍緩以留清晝從時之憂也致陛下有開納諍諫之美名有扶攬權綱之明威朝廷尊嚴而清靜宗社長久而安寧此臣夢寐罔自替之本志也惟陛下裁擇臣不勝惓惓盡節之至

右正言上官均乞聽言考實疏曰。臣竊聞人主之治天下。患得失之蓋
邪正存乎知言。聽言之難在乎同異之際。聽納當則政令善而衆悅。
聽納失則政令乖而人不服。所謂以來治亂成敗之機。未嘗不在於
此。世俗之情。議許是非。往往以多同者為是。誤而但有愛憎。識有明
暗。心有向背。同而多者或出於合群而為朋黨。異而少者或出於守
正而獨立。則是同者未必可取也。有反常而為奇。背公而行私。不揆
可否。不顧是非。惟勢利之為徇。則是異者未必可取也。然則人主之
聽言。其辨得失之際。果不繫於同異之多少。審察理之是非以定去
取耳。賈誼明於治體。嘗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
言。蓋事有顯迹。推事以考實。則詐者不能變白以為黑。巧者不能飾
非以為是。此知言之要術也。自陛下臨御以來。出政令。行刑賞。稽合
義理。順於人心者不可勝數。其間固有出於獨斷。或有取於衆論。公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　十四

聽並觀。不牽於異同之說。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至公無私。以治安
天下為任。故能洞照眞僞。判別是非。無所壅蔽。此中外之所歌頌。非
臣之私言也。然攷今之積蠹。百官之職。眇萬機日新。首執政大臣以
至侍從。諫官御史。皆得以言。陛下寬仁好諫。是非兼容。而論者又得
以盡。言者既衆。則意趣未必合。識慮未必同。意趣不合。識慮不同。則
進言不得不異。言意既異。則互生愛憎。迭相排毀。以務相勝。則是非
汩亂。尤為難察。伏願陛下於衆言同異之際。更加審擇。推究事實。凡
言邪正者。必考為行之實迹。則同異之間。暸然而判。然後在廷之臣
不敢挾情飾言以熒惑聖聽。欲邪正區別。政令刑賞皆合公論。天下
為有不治哉。
御史中丞蘇轍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疏曰。臣聞孟子有言。有官
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恭惟祖宗朝凡任臺諫

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然。前後皆然。惟有去年
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得。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溫伯不
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並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遂使
就任。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乃在。為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
者而改。適足以增聞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
示進退之公。今若不辯是非。一一加進擢。朝廷則負遂過使私之毀。臣
下則被苟簡深祿之非。風俗斯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為美事。臣
今待罪執法。力疲續何說發明。然存職思。豈不敢不。若所言當
理。望陛下□賜指揮之無。若一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
惟乞勿為隱忍包含之詞。使臣主俱受其譏。不勝甚幸。
蘇轍又論用臺諫劄子曰。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
人君居高處深。勢易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　十五

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
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
奏事。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為上耳目者。其衆
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
簾以來。每事重慎。群臣得對。自前宰相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
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除了欲於執。此之外。惟有所聞者
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一員。其間非執政
私人。則昔日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參觀之。則其邪正向背
顯可見也。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群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方言
其惡。鳳所欲避。皆為鳳所不喜。言事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權益其門
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

由此言之，不聞漢亦不禁。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

蘇轍又論所言不行，劄子曰：臣兩次面奏黃河北流有利無害，違背大信，貪功生事，以逞違志，乞移降他路差遣，節臣俾之，錄字。臣乃奏對，聞蒙太皇太后再三宣諭，以臣言為是，然至今多日，但見料朴一人，移涉原惡，竊書公事，至於曾肇，並未見移動。臣竊伏思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回，患在聖意已回而大臣固執，事輒中止。何者？蓋為不回，惟當再三開陳，期於必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納忠，何益於事？此臣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復止者也。昔齊桓公游於郭，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

以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乃賢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以臣言為是，而不用，以大臣為非，而必聽，臣竊效之。且陛下雖處帷幄之中，實授人主之柄，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雖受其弊，臣以為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者，古今未嘗有也。臣以非才濫蒙擢用，無所裨益，上悟大臣，下捐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為身計，若誠以為外可以利民，而內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定結怨愚，無補于時，雖狂愚何益，而為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緘舌，不敢復以危言聞於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知回河之大害，深詔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丁寧，中外具聞，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雖罷回河之名，仍存議水之實，鑿牙馬頭，率皆如故，意幸漲水之至，猶或可回。然今日觀之，漲水復何益？是以眾議皆謂陛下聖明燭物，見于萬里之外，而號

令不行，未見成效。是時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在，可覆視也。今黃河遷事大略類此。若使聖意又為大臣所誤，則君權愈重，臣勢愈張，養之不已，後將益甚。及其事勢難回，而後制之，則傷君臣之恩，失朝廷之體。不若今制其漸，使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為善也。臣不勝區區，為國進言，觸冒忌諱，甘俟斧鉞。

殿中侍御史呂陶劾朱光庭彈蘇軾策題事，疏曰：臣竊聞蘇軾試館職策題，朱光庭彈奏，以為譏議，尋蒙奉聖旨蘇軾放罪，光庭乞補罷。黎陛下降詔不允，光庭論列未已。臣既待罪言路，理當辨明，設竭愚鄙，為陛下極陳之。夫臺諫之職，為天子耳目，要在維持綱紀，分別邪正，凡所彈擊，當拘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怨，萬一及此，是謂欺君。今蘇軾所撰策題，首言祖宗皆聖人之德，其政化之弊，至於衰亂。其次乃曰：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詳味此言，

蓋然議漢兩朝之意。其次又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或流於刻。則所謂偷與刻者，蓋明言百官有司監司守令不能上體朝廷本意而或至於偷與刻，非指言二聖之失於偷刻也。其終又曰：昔漢文寬大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若蓋言漢文漢宣之時，其臣下能如此，不怠廢不過甚。今朝廷當以何術治之，使百官有司監司守令不至於偷刻乎。蓋作文者發此問端以觀其答，初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也。光庭指以為非，亦太甚矣。假使光庭言御已昇，不為愛憎而言，則雖不中理義，猶可恕；或為愛憎而發，則於朝廷事體所損不細。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光庭有親，而蘇軾嘗戲薄程頤，所以光庭為程頤報怨而發

攻蘇軾審如所聞則光庭固已失之也軾亦未爲得也且軾爲王鞏爲
不知人歲程頤爲不慎言舉此二者而罪之則當也若指其策問爲
譏議二聖而欲深中之以報親友之私怨激亦過矣臣又聞軾與鄒
浩伯同進策題三道陛下點此一道而用則陛下聖鑒必謂切於時
務故選用之矣知其不譏議兩朝也况御史上官均近嘗論奏爲
政之道有寬猛兩端大概與蘇軾策題同意陛下謂其言可采著爲
法令頒於天下矣上官均之奏蘇軾之策題二人之言皆是講明治
道一則頒以爲法一則指以爲罪何輕重取捨之異哉此士大夫之
意不能無惑也恭惟陛下聖度高遠從諫如流然臣下之言豈無
徼則亦須加審察昔富弼薦韓琦天下知其忠且賢稱因陳執中爲
宰中丞韓絳乃言富弼欲謀不軌韓琦不赴文德殿押班中丞王陶
乃言韓琦反狀已露尚賴聖主深知情僞一人者始終安完以富弼

韓琦之賢而言者猶如此中傷之則不逞於弼與琦者又可知矣今
日光庭中傷蘇軾之心頗類前事欲使朝廷爲之報怨不可不察也
臣與蘇軾皆蜀人而不避鄉曲之嫌極論本末既嘗任言職而耻亂
諫官之失嘗言一罪皆不勝誅然嘿嘿不敢自默者亦特爲一蘇軾蓋
爲朝廷救朋黨之弊也恐忠允遭嚴以死請
右司諫王覿上奏曰臣竊按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夫好問不
察而邇言則察者蓋舜欲有問必擇乎端人正士而後問之所問當
端人正士則不察而信之可也察其人在前故也至於邇言則有不
問而聞之者矣舜不以人廢言亦不違信其言必察其真僞善惡而
去用捨焉故不問無以致忠言之益不察無以辨邇言之是非臣
伏見陛下自春至今凡施設賞罰莫不大慰天下之望雖天縱睿智
如日月之照臨無所不燭然所以深究民情而見物理者亦嘗謂察

言之助也陛下嘗謂臨時之日凡事無所預威福不在手凡達於聖聽
者皆無心之言以所聞無心之言斷以英斷而施之政教則諭出而
公論歸今下而民情上不亦宜乎今陛下奉居九重密有四海威賞
刑罰繫於顧指之間有所問焉或畏威而進情或懷利而曲說既
乎邇言情僞爲狀欲如前日無心之言豈易多得哉好問尤不可以
不擇其人察言尤不可以不察其實也舜與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
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舜之好問察言者既如彼嚴
以命龍者又如此可謂畏且慎矣陛下以大舜之實行大舜之政
臣敢以大舜之所重且慎者上塵聽覽
覿又上奏曰臣竊聞中書省欲以後省散騎常侍諫議大夫起居舍
人正言廳爲制勅院將裁兩省見今諫官廳出外另作門出入以防
制勅之漏洩議者以謂名雖爲關防制勅而實不欲諫官與兩省與

給舍相見恐其預聞政事之本末而論列之然難也所以數之甚微
其作制勅院而已則舍人廳後起居舍人廳正言廳又直舍廳與㝡
屋已數十間作制勅院自足不須更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廳以爲
能諫官出入一路而別爲之門也蓋門下後省既無制勅院而舍
裁諫官廳出外即不爲關防制勅之漏泄而實不欲諫官每與
與給舍相見恐其或聞政事之本末而論列之輕數而已臣竊自古
爲國家者未有對禪諫諍之官而可以有所忌者也不敢備引歷代之
事以瀆聖聽今且以李唐言之昔太宗嘗謂侍臣曰朕雖不明常諸
公數相規以補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欲其預
聞政事有所開說故自後諫官得聞中奏事遂以爲常而讜言嘉謨
有補於朝政者世有其人也夫唐太宗之聖自三代以後本朝之前
千載……當時諫官之才非智識豈復有敢望太宗者哉不惟

不敢望太宗而豈復有如當時之執政大臣者哉然太宗不自有其聖而虛心求諫如此當時執政大臣亦未嘗有以諫官預聞政事為嫌者也唐自武德至昭宣三百年之間諫官皆列於中書門下兩省而亦未聞有臣僚建議諫官不得在兩省以防制勅之漏洩者也只自五代衰替朱梁初建都事事草創故諫官不在兩省聖朝祖宗承五季敗亂之後興弊補墜百餘年間於前古之法度日以修舉至神宗而遂復舊以最新兩省分諫官於其間以循唐制大諫官必列於兩省者蓋使在於政事之地而有所聞見則凡所論列庶幾不誤朝廷而有補於治道也惟是詔下門下乃由以上入聞則兩未及講至竊以謂必行於陛下之手雖或未暇參伺其於使諫官不得在兩省而惟恐其或聞政事歟又疑其漏洩制勅而何示天下以不廣也況今諫官雖在兩省日與給舍相見而於政事委曲亦何所聞但存爭所以愛禮未猶愈於盡廢哉執政大臣若謂諫官不才罷之乃宜不可緣一二諫官之故而遂廢朝廷之法度也臣不能悅富衒要為自安之計以負陛下言責惟望慈詳酌施行

觀又上奏曰臣近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封事言兩省群廢諫官廳出外襲壞法度乞行寢罷及十一月二十七日與諫官鮮于侁朱光庭列狀聞奏未蒙施行臣竊以自古聖帝明王莫不有諫諍之臣蓋三代以前上自公卿次及百執事下至百工瞽矇等可諫諍諍非不以諫諍名官而職言直諭常達於人主之聽及世衰道微言出於口而禍及於身者浸多故為人臣者若不以諫諍名官則鮮有以諫諍為事於是秦漢以來乃始有諫大夫等官所以清要日侍人主然歲月綿遠其歷之所在有不可考者惟隋唐事迹傳記甚明諫官於隋屬門下省唐初因之亦屬中書省後乃分列兩省終於有唐末

之職政也夫御史與諫官均任言責然御史臺在外而獨諫官設焉侍從又列於兩省者何也蓋御史專在糾正百官故在外然後可以趨赴聽事鞫獄為便諫官之職在於論政事之過失補人主之缺失故不在政事之地則無以盡聞政事之過差不列侍從之班則無以盡知人主缺失也自五代亂離隋唐法度無復存者本朝祖宗以來講復前代之法度十八九矣惟是兩省之闕典至神宗而後復然諫官雖已列於兩省政事之地猶未預於入閣侍從之班乃防諫官漏洩政事而出外使不得在兩省亦異於設諫官之本意人主所以知君有機密之事史人可密者諫官豈不能密邪蒙見今諫官與兩省於政事實不預聞況機密之事者耶又得揚聲於上耳者宮人書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史官當今對曰禁密不得宣露自是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尤卿為密及與小吏為密乎明帝聞嘉歎揚阜後世以為美談臣常稱陛下聖德比堯舜豈於此而不追明帝耶臣常以皋夔期執政豈於此而不追揚阜邪且先帝設職諫復隋唐數百年之法度既合於古又宜於今乃一旦無故而壞之一不可也中書所謂制勅院者吏舍也迺遷天子之諫官以實吏舍二不可也深信胥吏與之為密而過疑諫官以為漏洩三不可也以天下朝廷有疑諫官之心啟諫官之迹非所以廣聖德於天下四不可也散騎常侍于執政一等爾今倚負竊不可謂終無其人也至於左右密亦陛下侍從之臣若可使中書吏人識其顏貌尊其正門而常侍諫官在右史乃屏置一隅穿垣牆而出入爭體辭僕增長吏氣豈不可也惜諫官者雖取快一時而五不可長久之患歸於朝廷又使三省執政大臣皆受逼逐諫官之名為後世笑臣竊為陛下惜之臣愚謂宜陛下過聽以為諫官者議論失當陛下罷之執政大臣惡

之哉。一二日而廢哉。二三月而變哉。不可知也。豈謂諫官可以久蓄而兩者可以安處哉。蓋欲為朝廷長久之計而已。非臣謀身之計也。萬一既要得罪於陛下。又遽見怨於大臣。坐視法度之廢壞而緘默不言。則不惟有負陛下言責。亦豈不自愧於心哉。故不避冒瀆聖聰而懷不已。陛下或采其言。或賜之斧鉞之誅。惟聖慈裁擇。臣無任激切忠憤之至。

侍御史陳次升又奏乞留正言孫諤。諤曰。臣伏見責降左正言孫諤知廣德軍事。風聞諤以論役法有過當之語。以此得罪。未審果是與為復緣他事。竊若不緣他事。只緣役法。臣竊謂朝廷復行免役之法。實欲使民所弊者去。其利害不止一州一縣。而普及天下。至之遭天下均被其利。苟一失當。天下均被其害。而諫官以言為職。況有見聞必須上達。其言倘是。則當聽納。其言或失。亦在曲全。以示朝廷之容德也。臣伏覩天禧元年二月七日勅。成置諫官詔書曰。德音有失。當必示曲全。則知聖朝廣開言路。蓋帛士氣。不以人言失當為慮。亦患在人之不言也。今諤若無他罪。止是議役法失當。推原其情。且敢論究良法。亦可矜察。欲望朝廷垂賜拜留施行。

同知諫院范純仁乞寬王覿之罪。疏曰。臣與呂公著等并今日與文彥博等兩次纍前奏陳。乞寬王覿之罪。蓋以假借言路。使人敢言。其間雖有不當。亦須稍垂寬宥。以彰朝廷容諫之美。況陛下臨御已來。未嘗嚴責諫臣。一旦行之。恐傷仁化。又為來者戒多。若一一寘於法。復失朝廷清寧之體。恐心正於如此。更無他意。側聞聖訓以謂朋黨甚多。宜早辨行。恐於御等不便。以臣愚見。朝廷本無朋黨。只是善惡邪正。各以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覺難進。遂以善人之相稱舉者。皆指以為朋黨。欲得人主深防厭惡。盡行貶逐。自然君子道消。小人可以得志。謗以臣事不避違逆。讒譖明睹。獨惡哉矣回天意。臣若面從順旨。則是當容之臣。何足以補陛下哉。何面目處群臣之右。又況文彥博、公著等皆是累朝舊人。陛下留在左右已二三年。輔翊聖德。未嘗有悞。今日豈肯面罔上。成就黨人。蓋其愛君之心。與臣無異。唯在陛下深加採納。所有先降敕誥王覿文字。臣未敢簽書。更乞聖心熟慮。臣自先朝言事。不合擯斥處外者二十年。遭遇陛下。一新庶政。從諫任賢。發更敷呼。古今無比。此皆聖心所為。非愚臣獨敢妄言。而一旦擯臣於疏遠之中。致置於巫禍之極。使臣夙實盡於忠言。豈知皇有容朋黨。自損身名。誘惑宰衡。取笑千古。蓋是荷憐聖慈。思報大恩。建鳳之誠。惓惓不已。今若陛下決以臣言無取。即乞為臣補外。被指為朋黨者。自明臣雖一身屏遠。若遂決朝廷大是則是猶有少補。不辜夷齊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又臣曲謝日。已曾奏聞。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家仁皇同時府為執政。三人各舉所知。引用忠良者。雖人之不得進者。遂捷造謗語。指為朋黨。先臣與韓琦富弼。皆得補外。所用之人。亦難遭貶。道當時構謗之人。皆欲快相賀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衆人備知。亦可以為朝廷深戒。

純仁又論王覿云。從文彥博等所言。疏曰。臣昨日入對。乞未簽書王覿文字內以文彥博呂公著累朝舊人。其言乞加採納。及論朋黨事。蓋善惡消長。皆由愚臣受恩。以深懼瀝血。誠用仲補報。更無覆望。累臟之慮。伏望聖慈特加詳覽。又彥博公著年皆老衰。乞退閑。陛下特留平章國事。蓋以尊德老臣。一心向國。宜可委信。此聖慮之深高處前古。蓋呂大防等皆陛下選拔於衆。各有公望之人。今若商量一二官差除。有言不從。若是聽則與陛下眷留倚任之意。輕重不同。臣所以謂聖衆。宜憂少迴天意。更加採納。以成唐虞禧已從人之意。不

使大臣有不用之言則社稷幸甚。臣前年初到闕時聞有德音令臺諫官但言事出自主張。臣愚不勝忻喜。今見彥博已下諸大臣奏事未蒙聽納。臣不勝憂懼。

翰林學士范百祿乞審議轉對之制狀曰。臣恭聞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自今每五日內殿起居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采訪以聞。事有要切者許非時詣閤上章。不得須候次對。既又命尚書省集官議其可否而行之。爲民求治之心。可謂至矣。真宗皇帝詔有司錄轉對章疏一本留中。聽言擇善之意。可謂勤矣。祖宗之於轉對其勤且至如此。今一歲之中視朝有數。臣寮轉對者每次二官。尤不過十餘人。借使人悉知而言。言皆見用。亦不過十數事耳。臣竊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固嘗有太祖爲民求治之心。真宗聽言擇善之意。然於此事

今昔有異。此議未便。循習始畫。必在旁通於衆。志博覽兼聽。未爲全美於前聞。臣雖甚愚。竊惜言路之未廣。而恐人情之怙默者有時閉積爲壅塞。伏願陛下法堯之詢于衆。路舜之取諸人。使四目盡明無言必達。則時政之得失可以周知。朝廷之急務。與夫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必無壅於上聞。而有裨於聖德矣。孔子曰。古有數學先知之。斯可謂民之父母。苟不周詰於人言物論。何以察茲。伏望宸慮詔執事審議轉對之制。舉而行之。太祖真宗之舊典。則天下幸甚。

吏部侍郎彭汝礪上奏曰。臣竊聞禮部侍郎曾肇以議禮不當乞從罷黜。養恩降知徐州。給事中臺諫臣有言。臣竊謂南北郊合祭事。朝廷嘗詔近臣集議。或同或異。乃是常理。必以此罷黜一從官。如肇用意爲國家忠臣。朝廷容納直言。愛惜人才。義當爲收命令。體問責己。亦有所匡。以爲過矣。臣伏念才難久矣。人常千百億而無一二可用

有之哉。況爲而不偶。肇而有之。又既得之。或棄於無所用。欲安之日常不足。而危亂之日常有餘。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如肇者其文可以當大命令。其學可以決大謀議。傾在西掖。屢能補縫闕漏。及還禮部。遂能是正典常。循名覈實。謂之賢可矣。且並祭之禮不經見。如臣輩皆嘗建言其非。不獨身得大臣爲陛下言者猶衆而已。朝廷既不用其言。又遂黜其人。故曰以爲過。或曰朝廷非惡肇議禮。謂其言過當而已。然言不直則道不見。今病者之求藥。唯病之愈是望。故能五毒偏施。砭刺切骨而不爲過。使惟香味顏色之悅。則豈惟不足治病。適足以致病。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肇之言雖有所拂。以道觀之。爲若失矣。欲安衆意。是辱人情之所同也。臣願陛下少留神明。以其理處之。今人不自爲比大臣。而肇爲朝廷明是非。論然否。與爲其身耶。以國家故耶。順從衆

則速得福。肇爲此異則速得禍。而人臣終不忘不言以負陛下。此其心不在其身而在人主。不在其私而在國家可見。如曰人臣進有體。有直心爲陛下國家長久慮患。而陛下屏去不客。此甚非計也。夫上所好惡。人之表也。今侍從之臣不能依隨上意。而陛下去之。則孰不務附大臣。今一有言而陛下去之。則孰不欲卑不言。隨臣與衆同安危。共休戚。使皆附大臣而不以國爲憂。閉口不言而爲妻子計。此非社稷之福也。惟陛下察之念之。方朝廷多事。宜盡得心膂之賢。備置左右。博求骨鯁之士。並爲輔佐。儲恐不足。今有一肇而不能留。故臣以爲過。非獨臣也。凡忠於陛下者皆然。南北郊祭議始下。臣嘗與肇言天地之祭至大至重。今欲易而改作。實所未安。肇亦云使然言者異。決不敢緘默。肇爲禮官。其言當在肇後。有論議肇既遂。臣亦難安。肇終不可留。臣亦願與同罪焉。肇罷已下而未行。臣愚欲

望皇帝陛下深以受大才容直言為念出自聖斷且留肇置朝廷肇守官任職必有以報國臣言或謬罪所逃誅夫容易害違常事也留賢者盛德也在朝廷益優為之矣。

畢仲游上言曰昔仁宗皇帝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為之禮則無以勸其節盡其心聽用臺諫官之言所以存天下之公議而禁制大臣不得自放之術也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形己以待之君久於其位而不可動者及臺官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老故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可數矣故嘉祐以來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大業雍熙之隆而私門姦吏威勝而不敢為仁宗皇帝所以四十二年天下安寧大臣無甚縱恣小官得行其志不法之事稍聞無聞者以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所以然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

聽言

宋徽宗即位初左正言曾肇乞旌賞直言疏曰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人直言無有所諱此堯舜好問之盛德先王所誘來諫鼓詩人詢于芻蕘之證也天下甚幸臣切以謂陛下側怛詢訪之誠心既已形於號令則其於開導獎激使人樂於盡忠獻納亦須有術況詔書已有其言可用擢則有賞之文則宜實其言以信天下臣伏聞治平四年英宗[illegible]踐祚之初即求直言尋又下詔上書人所陳政體時務材識出衆者令特加甄擢其次則賜詔書獎諭布衣即令有司召問條對如堪量材錄用當時告訐勸誘如此其詳至有朝上書兼召對者是以四方萬里人人奮勵爭竭股心唯恐在後神宗皇帝廣覽兼聽片善必收寸長必錄斟酌損益以釋政事故熙寧元豐十九年間百度修舉功業鉅麗雖聰明睿智出於聖性亦虛心採納群書之助也臣愚伏願陛下明論輔臣詳考治平四年之令舉而行之其上書言事有合聖意者速加旌勸則遠近聞之孰不盡獻智者效其計忠者獻其誠陛下不出戶庭而海內之情畢聞於上不勝幸甚

時日食求言太學博士王渙之上奏曰求言非難而聽之為難聽之非難察而用之為難求而不用非所以順天以實者也臣切見國家每有天變輒下求言之詔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失為訕上以阿諛佞諂為尊君以論議趨時為國是以可否相濟為邪說其於人主權柄則覬望附會相成以然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懷姦徼倖肆為誕謾可駭之論以希衡合茍容之計此尤不可不察也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惟是之從事無今昔唯當

奉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則人心悅。治道成矣。意行矣。

中書舍人鄒浩乞至誠終始納諫䟽曰。臣伏讀虞書。見舜命龍作股肱耳目而戒之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夫面從以成其違者是諛也。後言以指其違者是謗也。二者非事君之道也。有虞之臣皆大賢。豈不知之。舜且以此戒焉。是知拂心忤意。非人臣之所樂。在於人君有以導之而已。此帝舜之所以為萬世法也。臣恭切觀陛下即位以來。憲人聰明。廣開言路。旋因日食。至降詔書。戒使納忠。無有忌諱。言果當理。欣然嘉納。擢增秩賜官。風動天下。故群臣爭先之恐後。不啻猶遺。愚臣日夜竭以補初政之萬一。而况股肱耳目之寄。又安有不盡其忠者乎。帝舜之聖。今復見於陛下。然臣觀太宗乃近古明君。魏鄭公且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實以其諫悉有據驗。太宗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於是知納諫固難。而謹始尤為難也。子思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伊尹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彼太宗聞之而悟。真大過人者。顧不能持以至誠。日新無斁。使鄭公不得而窺焉。則其去舜也遠矣。陛下方稽古以御今。如太宗之事亦願取以為鑒。以隆太平之偉績。臣又伏思上書之人。所言不一。其泛論大體。指陳邪正。如此類者。自可留之禁中。以備觀覽。至於陳述利害。事干有司者。即乞降付政府。委官看詳。有可施行。旋具聞奏。此則聖詔之出。不為空文。施之國家。固非小補。唯陛下留神。

浩又論太學生不當以言事廢舉䟽曰。臣准中書省錄黃一道。為太學生張寅亮等妄言議減皇太后園陵浮費者。殿一舉事。臣竊觀寅亮等所上書。其言狂譟。固當懲戒。以示天下。緣士大夫已在選擢而諍諫屢及者。尤有不能體悉朝廷用意之深。況山野一介布衣之賤乎。陛下察其無知。特從輕典。又且遣歸。并出學仰出門指揮。則是寅亮等固已在所矜容矣。止殿一舉。誠不為過。但近年以來。言路壅塞。為時大弊。自陛下勸獎開導。始克通達。世以相賀。擬仰太平。今寅亮等若未免殿舉。切恐自此以後。人復畏避。不敢獻言。天下之事。無由周知。亦聖政所當深慮者也。傳不云乎。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臣愚亦願陛下以此赦之而已。所有錄黃。臣未敢發書行下。

給事中上官均上奏曰。臣聞聖人擇狂夫之言。好問至於芻蕘者。蓋欲聞其得失。誹謗之罪不誅者。欲以來直言也。蓋君臣之勢。隔如霄壤。進言者有犯分之嫌。持論高者有出位之罪。畏嫌避罪。則中人以下者孰視其非而不敢論。政事有闕。偷安因循而不敢論。則九重之遠。萬事之機。安得聞哉。晉山濤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豈有不摧折者。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聖人知盡言之難也。故賞諫臣以厲敢言之臣。貸狂直以開正直之路。使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賈議於市。所以集天下之善而成巍巍之功也。自陛下即位之初。開廣言路。虛懷閱覽。擇其可用者。賜官增秩以奬其言。四方之士。歡欣鼓舞。人人出其所長。竭其所蘊。羣章抗疏。幾無虛日。陛下神明天縱。道術精微。固已自得。至於政事之臧否。人臣之邪正。法官之舉。纖悉洞照者。殆亦收覽衆言之助也。臣以為進士殿舉。比士大夫貶官。非輕罰也。張寅亮等愚狂鄙誠。不識朝廷忌諱。然志非懷邪。比庶人謗於道可也。今被之以重罰。疑非陛下開廣言路之意。臣竊要陛下還寅亮。非加恩於無知之小臣。特以其言有及執政之意。若

犯分。故稍正刑罰。以明上下之體。然四方之遠。難以戶曉。必以為陛下前日許中外之人。得上封事。既招其來。又罪其言。前日賞之。今日罪之。妄意朝廷有厭言之意。自中人以上。莫覩顯刑。畋事之有懲於往往趑趄畏縮而不敢正議矣。且加罪一二進士。固未足惜。竊恐沮直臣之氣。鉗多士之口。自此始矣。臣以為狂言犯分。宥而不罪。其為害輕。誅言賤士以沮直言。其為害大。臣願陛下採之聖心。權其輕重。更加於容。以稱陛下初政之意。以解四方之惑。天下幸甚。

宣和二年。御史陳先臣乞重惜臺諫之權疏曰。臣聞天下所恃以安者。朝廷之紀綱。紀綱所恃以立者。臺諫之風采。若臺諫有所拘忌。更制於人。而風采不存。則朝廷莫之糾彈。容姦於國。而紀綱以壞。是故人君惜之。事權不繫於官長。不拘於大臣。養其志氣。不挫於權要。不畏於強禦。雖其人未必皆賢。其言未必皆當。許以風聞。而無其不實

之愆。鉗以虛懷而開其敢言之路。豈徒然哉。凡欲以破姦雄之膽。救陵夷之患也。唐文宗曰。御史臺朝廷紀綱。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楊瑒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御史不可為矣。臣惟方今天下平治。固無姦臣之足慮。然間有攬權挾勢之徒。肆為敗俗亂常之謀。孝不足以移忠。功不足以掩過。內恃強援。與知以脫常刑。重憲恬然自得。莫敢誰何。蔑視風憲之官。不翅奴僕之役。善非庇以私人。終必視為仇怨。然慮其攻己。則先設計防以拒其來。聞其有言。則廣行營救。以反其罪。不擇以令事。則必一一各以他非。不謂在昔與我為讎。則曰於今與誰為黨。或以離間其君臣為亂政。以疏隔其恩。咸為語。指切直者為沽名。謂納忠者為訕上。巧言令色。千計百端。是致發意欲彈者改避。抗章纔及者疑竄。前者既沮。後者落而不聊其生。使者惴恐。憂思而深以為戒。忠義氣節清議掃盡。臺臣緘

備位。名存實亡。臣恐以謂恐非朝廷之福。乃若官吏貪冒。財賦浸漏。紹述失其本意。紀綱浸以頹弛。而霜臺坐視不發。天下悵之。逮至陛下獨奮離明。斷以乾健。減罷叛抑。一遵熙豐之舊。繼又褒擢拱默。選任臺臣。中外方且鼓舞。然未聞有所建明。或即旋行遷易。天下疑之。夫彈劾之職。紀綱所繫。當急先其大者。譬如捕盜。先其渠魁。芟草務去根本。今使置其大者而言其小者。是猶捨渠魁而攻疲羸。留根本而摘枝葉。適以激其怨而滋其萌。是豈除惡務本之意乎。臣恐天下姦邪籍籍者。恃未定也。故臺臣屢遭恐脅。則姦回無所畏憚。就有特然奮勵。欲忠為之衆心。知其必蹈禍機。而謂不若且已。雖因時薄有所彈。然不能自肆其說。至使明目張膽之士。化為結舌鉗口之流。臣恐自是積習成風。人知畏避。流弊為作。欺蔽君上。紀綱既壞。何所不為。且姦人始能去糾劾而作難。其惡已熾。雖欲救而何及。故治國家

者。平時且有直言敢爭之士。則懲又庶無姦謀指鹿之臣。今陛下仁天縱。聖智獨奮。臨賞罰如寒暑。號令如風雷。所以舉直錯枉。防微杜漸者。固不患不至。所患姦回權幸。不一破或左右先容。或前後救護。不能無誤聞聽。至有違已行之命。或方頒而旋改。沮世罰之或翔獸而未除。害國害民之事。或遁而復熾。欺公罔上之令。或沮而復起。國是動搖。人心惶惑。其根原有在於強援奧知之間而已。夫擊搏之任。豈人樂為。公議所在。有不得已。人孰不欲保其父母妻子。孰不願享其富貴安樂。何事而取怨於權臣。紀傾於人主。邪聽言之道。當以事觀。苟惟在己無私怨。則於人言何恤。奚用預設隄防。苟摭事干國體。則亦何黨何讎。奚事廣行營救。臣願陛下深惟此理。上體祖宗之成憲。下為萬世之來規。重惜憲臺之權。優養直士之氣。使姦回必劾而無虞。罪戾必罷而無赦。止其防備之私。絕其救援之路。明忠詔

令應今後凡臺臣有所論列職非三省而輒出位諫諍與夫下詰私謁挾姦護惡巧為粉飾者寘之重辟庶使姦無所緣紀綱一正天下幸甚

徽宗時陳次升上奏曰臣竊聞右司諫陳瓘以言事不當特罷雖不知其詳然臣伏覩天禧元年二月七日中敕臺諫官詔書云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今陛下訪落之初用人如不及從諫如轉圜猶恐萬幾之務不能徧察上至百辟卿士下及庶民皆許直言無有諱忌甚詔亦云言而失中朕不加罪命下之始萬口一辭以謂正當不諱之朝且無犯顏之虞孰不激昂奮發竭臣子之忠以圖補報萬一況身有官守有言責者安可緘默乎瓘既以諫為職又許風聞論事儻有失實陛下當含容矜貸如上詔旨今遽罹重責頗駭群聽竊慮中外傳聞人人鉗口結舌以言為諱息諫之路塞敢言之風衰伏望

聖慈念天禧中敕臺諫之意及陛下求言之詔特寬瓘之罪責庶幾養成士大夫敢言之氣其於聖治不為小補

左正言任伯雨乞留龔夬狀曰臣聞先甲三日易稱甲三日禹謨而不早是以取名而於事無益恐臣之豪任求有名而不顧取名臣今日先事之言雖欲有益於朝廷也臣伏聞殿中侍御史龔夬言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告訐同僚等語言害乞罷黜京而朝廷謂京無過奪以夬之所言為信夬既不得其言雖以復在言職雖朝廷未加本逮理當求去夬尚未去而臣已言及此其所以為先事之言也蓋言事之官乃朝廷耳目之所寄也耳目不通則有蒙蔽之患故自祖宗以來獎勵言官孤憲聽納養其勇氣不使小摧非重其人所以重朝廷之耳目也自紹聖以來七年之間五逐言者初逐常安民次逐孫諤次董敦逸次逐陳次升次逐鄒浩以五人者皆與蔡京所見不同雖其間或以他罪被逐而京之所惡則無不去者今夬之言京又將罷去則是兩朝言官前後六人無不為京而去也陛下以聖德紹位上法祖宗內要悉計數月之間德澤廣被內外安靜人情驩悅此千載之一時也今若緣此一事又去言官臣恐後之言者人人不已可惜安靜之勢忽成紛紛其於初政豈能無累若待臨事而謀孰若先言之有益也臣願陛下察夬所言忠於為國特回睿聽曲賜允從庶使敢言之士意向朝廷蔽塞之風自此衰息伏望陛下上稟慈闈議其可否小臣狂妄冒犯天威無任望恐戰汗之至惟陛下於赦幸甚

伯雨又上奏曰切以紹聖時章子厚專十年事諫官御史盡出子厚下引用不推無所建明章皆附會子厚卞欺誣朝廷自陛下即位總攬權綱自擇臺諫然臣謂臺諫官始用之既重其選終罷之必正其名臣欲乞今後臺諫以言事罷去者皆出其所言以正其罪孟妄冒

不才者其罪小欺誣朋附者其罪大如庭堅近以言事不當除京東運判既而改江州今又送吏部中外疑惑未知所以臣伏願陛下斷自聖意降出庭堅章疏考其所言若欺罔朋附則送吏部為尚輕若止妄冒則送吏部為太重正名定罪庶足勸戒無使言路自今以往以庭堅為戒

左司諫江公望乞容納直言疏曰昔漢武帝殺人如薙草而汲黯數以直見不少降帝於下之黯在朝淮南之謀為寢一顧直之臣甚微而朝廷較重繫焉是以養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審遇之不可不隆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慎今朝廷以言得譴不過黜官遠去闕而已然未聞有汲黯之切直何也蓋養之未素用之未必究其才適究其才遇之未必盡其禮禮貌加厚聽之未必察其情去之未必當其罪以人君之威怒一小臣不當若以飄風之振槁葉翩翩然徑逝矣而不

知過以資讒謟嚊嚅相賀之語也。傷一人之明。伐臣之直。無甚於此。自
昔人君之明。擴大度以優容。虛誠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難行
而聽納。所以養成人之直。故其進諫也無首鼠之疑。諱有批鱗直前
之勇氣。事無不聞。理無不盡。上無過舉。下無遁情。殺人破膽。黥吏縮
手。民賊屏迹。國狗希鳴。蹇直之氣日益昌。而朝廷之勢日益尊矣。故
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陛下德度寬博。出於天
性。群臣進諫。雖涉狂易。未嘗誅其心。復加優養。天下之士。孰不欲為
陛下盡忠。況在言責者乎。傳曰。興王賞諫臣。逆王罰之。信斯言也。然
臣聞唐太宗正觀之時。導人使諫。三年之後。諫者悅而從之。又一二
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蓋受難甘之言。常在於慷慨願治之初。必厭
於承習已安之後。漢武帝剛忍之主也。而有容直之得。唐太宗聰明
之君也。而有卒情之失。相去遠矣。惟陛下監焉。

宗正寺主簿石公弼上奏曰。朝廷比日所為。直詞寡聞。頌聲交至。未
有為陛下廷爭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爭以除壅蔽。徽宗
嘉之。擢殿中侍御史。
欽宗靖康元年。翰林學士許翰上奏曰。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傳
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大決而犯傷必多。是以監謗而衰周亂。禁
言而強秦亡。無逸之訓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不啻不敢含
怨。此疏川而導之之術也。昔者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
謂子產盍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不善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毀之何為。國家自王安石持矯拂世俗之說。流弊至今。其
患可見。陛下方將公聽並觀。力矯此弊。優容受納。務盡群情。前日宰
相吳敏留李邦彥上疏。避嫌分謗。因以鎮撫士民。而或者未達其旨。
謂乃排公議。討或私相譏謗。以為由不言。臣請但使朝廷德日以

勝。則此等疑論自當衰息。竊聞臺臣論奏學校謗傷宰相中丞等事。
臣恐陛下遂行其言。則將使忠鯁杜塞。讒毀不聞。朝廷蔽蒙。復如前
日。此亂亡之機也。不可不審。伏望聖慈勿下其章。以來四方之賢。而
通天下之志。
翰又上奏曰。臣聞君子謂小人為邪。小人亦謂君子為邪。君子小人
雜進於前。而忠邪之說交至。無已。則人君何以定之。往前日始為中
司。為淵聖言明主之聽天下言。陳之之日。皆有用舍成敗。既致賞罰
隨之。今如臣言某人忠賢。某人姦佞。某事如是而將成。某事如是而
將敗。陛下運朝綱則籍其說。審覺夫考而卒不驗也。則按臣之言而坐
其妄矣。如是則言者莫敢妄言。翰奏之前。鄙俞清矣。又廷臣之間。必
有朴茂忠謹誠信不欺之士。博詢熟察。審得一人。則衆言殺亂可質
而定。蓋忠邪之在朝廷。譬如耳目鼻口之在人面。已不自見。而陛察

既好人。能昭昭言之。是故君於諸臣。雖甚近而難知。得一信人在側。
則朝廷忠邪莫能相亂。觀君易審故也。夫君志不定則聽言繁興。群
言不治則政法大亂。古之明主。能以其躬為天下正者。無他。精意不
煩。約而易守。如斯而已矣。
右正言程瑀乞籍錄臺諫章疏狀曰。臣聞君猶心也。宰執猶之股肱。
臺諫猶之耳目。耳司聽。目司視。視聽不廢。是用股肱。無為於中而治
者。此心所以為貞君也。今君亦何為哉。相與論治道者臺諫也。相與
行治道者宰執也。天下之事不過利與害。臺諫言是。宰執曰非。人君
察焉。果非也。過在臺諫。不在宰執。君以是為是。宰執何所逃罪哉。
宰執曰利。臺諫曰害。人君默焉。果害也。過在宰執。不在臺諫。君以利
為害。爾臺諫何所逃罪。我萬機至繁。君之所用明者惟在於審是
與非。辨利與害。此以應為之要也。苟不能致知乎此。使是非利害

灼然曾決。則眞僞不分。朱紫混淆。勞精疲神於末流。天下之治不可
冀矣。蓋人非堯舜。不能擧事皆善。聞計其善而枕人讃己。是謂求諂
諫而成暗昧。昔諸葛亮當主幼國新之際。獨總朝政。顧何所賴於羣
下。一旦發教。乃諄諄力求。特相違覆。以補曠敗。太宗正觀之治。庶幾
成康。一時輔拂。亦少貶矣。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
願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使宰執
能以此待臺諫。人君能以此待宰執。天下之治不難關矣。朝廷之事
無過擧。則臺諫何所復言。及其有言。必與朝廷違異。乃所以相成也。
雖朝廷不以異己爲嫌。而事求其當。則天下幸甚。本朝之盛。無論仁
祖稽考治迹。蓋周成王漢文帝不足過焉。宰臣則有王曾李迪。後
有韓琦富弼執政。則有歐陽脩范仲淹之徒。明令視之。其人何如哉。
然當時諸臣。深達治體。朝廷之上。所以務一而不務同。至於臺諫有

八 奏議卷之一百五 十

所論列。不以人微而易之。不以意異而詆之。惟是之從。而不嫌議。不
由己。所不難於改過從善。當時議宰執以爲奉行臺諫文書。是不知
此乃諸臣深達治道用心過人者。洎王安石用事。已來專以摧折臺
諫爲事。然當時人材承累朝養育。而砥礪名節之風不衰。讜議風生。
以本逢爲榮。求爲安石下也。至蔡京用事。師法安石。而殘狠過之。誠
己者置之死地。臺臣引用私黨。積爲廣大。持盛正士。剗置官司。充溢
饕食而諫者列位。縱關弗補。馴致政弊。事流毒四方。陛下既親見之。臨
御以來。務遠蕭黨之士。布在臺諫。亦已盡網下詔。敷納是誠。有意祖
宗之治矣。然以臣觀。陛下之所喜受人言。[illegible]謂之善用言。蓋喜納
人諫而未可謂之能從諫。從者用言。從諫必深思而熟計之。當理則
行。不使旋踵。若受而不能用。與不受同。實無益也。三代以降。能用言
從諫者。無如漢高祖唐太宗。蓋高祖智略絶無倫。人奮布衣取天下

未嘗盡一策。出一計。雖其善用羣策。非獨張良陳平之腹心。亦如蕭
何其黄敬之徒。一言合理。信用不疑。此所以成帝業。太宗身父殺兄
以就大事。其天資何如哉。雖其業聞已過。有諫必從。始也孫伏伽之
徒。魏徵之使言之得。魏徵往往諭意於言辭顏色之表。不待力爭強
辯。此所以躬平禍亂。而坐致太平。王誠欲聽言納諫。以一君爲法
可矣。陛下天性忠良。憂勤庶事。聽言納諫宜無異焉。若頹尚有慊於二
君臣知其少矣。陛下以況晦爲事。而有累於明。以柔遜爲事。而有累
於斷。明與斷兩未見焉。而大臣承蔡京餘風。不能以韓琦富弼諫人
之心爲心。故雖蘇軾。或阻隔而不行。或稽留而不下。未聞數月已
有縛陷之事。如金應求陳公輔者。蹤跡孤外。忠懇無聞。金應在郊裏
御衷恐之時。抗章言事。懇慷論事。陛下延問開納。寵遇之權爲
臺諫。士大夫方喜言路得人。而應求等亦感激奮勵。知無不言。正道

八 奏議卷之一百五 十一

少伸。邪人側目。一旦論事稍涉違戾。陛下未能洞察。執政因而擠之
是何異蔡京所爲哉。置殺在前。不擇路之亦可哀矣。夫任耳目以廣
視聽。將以運用股肱。今也塞蔽耳目。有傷害之者矣。陛下宜特詰責爲
治乎。臣聞眞宗時嘗詔諭諫官御史各令擧職。仍令中書籍記其言
事。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豈非特稽所言。當否用以知其人。所以防壅
蔽之患。伏望陛下特賜擧行。仍內中創置簿。遇從文籍。隨所上疏
之聽政之暇。每賜觀覽。不惟裨補治道。因是而[illegible]否。有合行而稽留未
進呈者。時與督責執政。庶幾耳目股肱之任。不至偏廢而治道可望
在明斷而行之。臣備員諫省。賜對之初。已懇懇爲陛下言之。伏望垂
留聖心。天下幸甚。
右司諫陳公輔上奏曰。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
生曾上封事。陛下不倦矜覽。又從而官之。如張炳雷觀。是已。古者聽

納之君雖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竊有疑焉。以謂陳東之書遠勝炳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惟諸生不平。炳與觀亦固厚顏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東以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爭之。不謂是日百姓亦衆。臣詢之諸生。皆曰方李邦彥等退朝。百姓皆詬罵。東親諭以[illegible]。力遏之。既而百姓讙譁。東實恐憂懼而若死灰。遂欲從[illegible]而如遏。擁求出不得。然則東豈有意率百姓為亂哉。臣觀東所論。皆[illegible]議論天下事。亦忠誠奮發之士。陛下若用之於朝。必[illegible]議者又謂東書深詆李邦彥。而大臣有為邦彥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則陛下欲以公議用人。人臣以私意沮之也。安能免人之言哉。臣願陛下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蓋有所聞。未敢默然。惟陛下察之。

御史中丞呂好問上奏曰。臣聞之古人有言。好惡不愆。民知所為。事無不濟。又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夫所謂好惡者。豈合夫聖人之道。夫使邪說詖行害夫至當之理。此用人之難。未若聽言之難也。陛下即位以來。躬行節儉。視朝至於日昃。求言甚切。不問高下疏遠。悉納。此堯舜二王之用心也。然而羣臣趨向非一。議者淺陋。容有也。然私意務行其說。或以速其計非。一從其意。此不可不察也。臣竊惟祖宗垂統一百六十餘年。聖聖相承。天下寧治。可因可革。未嘗拘執。自章惇蔡卞首建紹述之說。後蔡京得志。專用此術以濟其姦。蒙蔽陛下以奉凡所施為。皆弃而不講。獨指熙寧元豐號為紹述。及其所行。有顯然違於熙寧元豐之法者。則又曰此神宗皇帝之志也。若以志言之。何所考據。往往而不可為哉。此蓋要假國論。實為身謀。已成之效。灼然可知。於搢排善類。指塞忠言。以正為邪。以是為非。行之數十年間。

遂使朝廷無可用之才。有司無可守之法。公私空竭。戎狄侵侮。當是時也。在廷之臣無有為朝廷施一嘉謀出一奇策者。陵遲之弊。一至於此。其為害。蓋見於今日。伏自陛下受天明命。表正萬邦。首去邪慝。相延善人。天下之士解蒙釋縛。如醉醒麻覺。四方稱快。若出一口。陛下前日手詔有云。必求實是。此乃為政之大體也。然邪正難辨。是非難分。正者固自以己為正。而邪者亦自以己為是也。既自以為正。亦自以為是。真偽相雜。實未易分。此乃用人之難。未若聽言之難也。陛下天資聖明。理無不燭。然衆言殽亂。亦安得而遽辨之哉。然臣有一說。請試言之。夫所謂實是者。行之而朝廷尊安。四民樂業。乃為實是。行之而朝廷困弱。四民失業。則非是。陛下若驗之於已行之事。已用之說。則成敗可見。不必遠求也。臣前日面陳。未盡委曲。今輒敢畢中其說。況瀆聖聰。伏望陛下萬機之餘。一賜省覽。臣不勝拳拳之至。

監察御史余應求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聖度如天。容受忠讜之言。未嘗少拒。雖舜之好問。禹拜昌言。不過是也。又敢其先者而爵賞之。導人使言。凡有知識。孰不竭愚畢慮。以貢[illegible]之萬一哉。近者太學生陳東有為忠言。獻之闕下。皆國家大計。人所難言。數佞[illegible]為浮言以誤天聰。學官承指。幾欲罪之。陛下親加撫勞。忠者身幾危矣。太學正吳若數上書議論。不擇言。事若以為鼓唱諸生。是致朝廷亦行罷黜。如此。則何以來天下之言。伏望睿斷賜東一官。還若舊職。以昭陛下容受忠讜之心。

侍御史李光乞擇臺省官[illegible]錄封事劄子曰。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懲創前日姦邪。當國杜塞言路之弊。於是增置諫員。寬臺察。或得言事。猶以為未也。又許臣寮實封投匭。職事官不應上殿人亦得引對。開公正之路。杜私邪之門。海內聞風。莫不稱慶。今纔數月。未聞

旌一直言，周一正士，而言路駸駸有壅蔽之患。近降指揮，奏事既罷
不得從容留身，不合上殿人，雖有指揮，亦須覆奏。議者謂陛下札厭
言之意矣。祖宗假借言事官，虛懷聽納，雖布衣之士，必溫顏誘接，至
有辭氣狂悖者，未嘗加罪。今諫官御史一言逆旨，旋被斥逐，議者謂
陛下有拒諫之實矣。況今姦諛未盡去，寶貨未盡飭，邊方未寧，百姓
匱竭，更張廢置，未盡合天下之公論，慷慨獻忠，昔當累及之。或謂陛
下已厭封事之多，不暇省覽，或付之三省密院大臣門人子弟，得以
得播議為非，使臣伏見仁祖時，嘗委張方平因為先詳定中外所上
封事，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薦文采不足，一一奏聞。光與方
平亦嘗委之甚問識慮稍出於眾，兩陳政體時務文理詳明者，乞特
賜召對，面加詢訪，果有可採，乃籍姓名，隨材擢用。今太平日久，識者
多士之時，所獻封章，豈盡無可採者？臣愚伏望聖慈檢會祖宗故事
專委兩省或臺諫官二員，擇其公忠端亮者，俾之遴選，擇所可取者
節錄成冊，每季進呈，以備乙覽，庶幾嘉謀庶有稗益，以稱成陛下中興
之治，天下幸甚。

時李光程瑀以言事落職，中書舍人許景衡上奏曰：臣竊見近年以
來，臣下所論，務為壅蔽，尤以事之關係生民之疾苦，皆不得聞于朝
廷，所以養成前日之禍。伏自陛下即位，首開言路，以通下情，故侍從
臺諫宮觀獻忠請對者，無日無之，而陛下優容開納，見于辭色，此誠二
帝三王之用心也，天下幸甚。近者李光言事，特旨放罷，已降指揮，落
職與小郡，昨日又聞李光程瑀並送遠小處監當，臣竊惟李光程瑀
皆以忠鯁敢言，為陛下擢置在言路，其所論建，宜皆蒙施行，識者
方慶陛下得人，以為宗社之福。今日偶緣思慮不審，所論未契聖心，陛
下憐其愚直，諒其無他，故李光與郡，而程瑀為郎，既正典刑，斯亦足

矣。忽有投命竄之遠方，聞者愕然，莫不震駭，以謂陛下初意乃是求
言納諫之時，豈致詢訪委曲涵容，猶恐人不敢言，若一旦震怒，俾遂
言者，則是杜絕忠義之口，今後雖有見聞，誰復敢言也。況今元元困
悴，未被膏澤，夷狄猖獗，太原圍閉，政事尚多闕失，小人敢肆欺罔，正
賴侍諫收言，指其姦謀，以折禍亂之萌，奈何偶因論議過差，遽投諸
荒遠耶？記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蓋言舜於聽納之際，
善則揚之，惡則隱之，不加罪也。至於鯁亮有守，見于已試者，尤獨不
加罪，深可為朝廷惜之。今李光程瑀一介小臣，似不足惜，而臣所惜
者在於朝綱之不振，忠義之難立，而言路之壅塞也。伏望聖慈上念
祖宗優容言者之意，深鑒近年壅蔽之失，以常存隱惡揚善之言，
曲賜開宥，二人者特免遠竄之罪，李光乞只依近降與郡指揮，而程
瑀亦乞與郡，於以養忠臣義士敢言之氣，以為宗社無窮之計，天下
幸甚。臣不勝惓惓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臣職在論思，若有所見，
不敢隱默，僭瀆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赦之。

高宗建炎二年，司諫趙元鎮論聽納不諱疏曰：臣聞治亂成敗所要，
而禍患生於所忽者，古之人君所以兢兢業業，不敢逸豫者，惕之至也。
昔未渡江時，朝廷便謂無事，志得意滿，以安苟容，上大夫知其思鬭
之患也，前務為太平之說，以投合其好，亦因以得美官，爭先相高，惟
恐說之不甚，而聽者滋惑矣。於是忽其所憂，緩其所急，健金帛，修禮
文，恬然為經遠之謀，而無復外寇之慮，一旦倉皇，難作，不復支持，譬
猶病者諱而不語，人或告之以病證之萌，則怫然不說，其不至於喪
亡，則幸也。方事之初，得以為訐，漫不加省，為患必深，至其已然，悔恨
何及。臣願陛下防微杜漸，每惟禍亂之變，屢已虛空，不以顛危為諱。
以進言之人，謂強敵已臨，不難殄滅，盜賊細微，不足剪除，如某人之

為將可倚於成功。如此疾之則力可乘以足用。此雖陽之遺風。諛佞之所為也。亦賴陛下力拒其言。不以容悅見納。亦猶病者恭春爲瘥。求安是念。雖復沉痾之痼。而良醫善藥日進。門下藥冀其有瘳矣。臣區區忠敬以此爲獻。唯陛下留神省察。

張浚上奏曰。臣聞聽言之難自古記之。是以書稱先王之盛必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僕從之微亦必精擇。蓋以言語之間有興衰禍福所自起者。使左右皆非正人。則聽言之間。人君不能無惑於亂也。臣嘗謂小人進用讒說必投隙乘間。不正名其事。披其挾私忌嫉朝夕經營。固出於有心。或因進諛諂之說。或假託市井之論。重疊附會。其端甚微。而人君以爲機之察。憂旁天下。其於聽言之際奚暇再三思慮以決擇是非。是以小人之志常得行於天下。而使濫被讒毀者往往歸怨於人君。臣以謂欲盡聽言之道。莫若親君子而遠小人。蓋

不如是。雖有大過人之聰明。亦不能無過聽之失也。可不謹哉。可不戒哉。

紹興間陳淵又議聽言之難曰。古語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蓋言之者衆。則聽之者惑。自然之理也。帝王之道。臨難欲廣。斷惟務獨。故成湯之伐桀。百姓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若其議者伊尹而已。武王之伐紂。雖夷齊之賢亦叩馬而諫。風雷表作皆有疑心。它其議者太公而已。今日之事以中國而讓夷狄。以君而討臣。以有道而誅無道。雖以小大所舉不同。然在天力爲之而已。從往歲江浙留兵。獨二浙豐稔。故可以給軍須。靖百姓。而使浙亦皆災。則大事已去。惜乎議者之不及此也。機不可失。賊不可縱。時不再來。皆人論之詳矣。臣去國踰旬。屢盛屢倍積。惟恃陛下主之於內。故不憚譊譊之。冒瀆天聽。所冀由聽照臨也。

建炎中編修官胡銓論實直曰。臣聞太祖皇帝欲拜昌言。于斯時也衆賢彙於本朝。如皇稷契夔。莫不畢集。服膺虞思如打奇好窮之流。莫不畢昇。八紘之內。莫不畢清。雕題左衽。縫山梯海。重譯紀著莫不畢臣。國家之綱紀法度號令文章。莫不畢舉。四民莫不畢理。螟蝗葺藿凡蠹物之類。莫不畢遷。三光全。寒暑平。上而薄蝕灰忌之異。下而脂膽甲拆之屬。莫不畢息。殊祥異瑞。四靈之物。莫不畢至。鳥獸魚鼈咸獲之屬。莫不畢遂。而在庭百執事豈復有一善或遺。一言不聞於上者乎。雖至於匹夫匹婦之賤。豈復有一善或遺。一言不聞於上者乎。其朝夕納誨之士。豈復有一毫能裨時政之闕者乎。其奇謀碩畫。豈有加於太祖之智慮者乎。然而旁且遍聞。昌言無不可得而遂。欲拜之。懼恐一善或遺。一言或不聞。以害吾治道也。惟恐一夫不獲其澤。以害吾仁政也。如太祖之心。假使其時政治有不至歟代

一有未善。則將焦心勞思。固亦嘗增以聞之言。將欲拜昌言而已乎。厥今天下何如哉。卑棄稷契之儔。能畢集乎。服膺虞度之流。能畢昇乎。八紘之內。能畢清乎。雕題左衽之國。能畢臣乎。綱紀法度號令文章。能畢舉乎。四民能畢理乎。螟蝗葺藿蠹物之類。能畢遷乎。薄蝕灰忌之異。脂膽甲拆之屬。能畢息乎。殊祥異瑞四靈之物。能畢至乎。鳥獸魚鼈咸獲之屬。能畢遂乎。在庭百執事。果無一善或遺。一言不聞者乎。匹夫匹婦。果無一善或遺。一言不聞者乎。而在庭之上。願以籍嘿為賢。容悅為適。側聞道路之言。近日臺諫論事。寧以緘為貴。臣未知信否。陛下自登大位。招聞讜言。四海欣欣。皆以為將見太平。則道路之言。殊不足信。然自頃以來。張浚之去。趙鼎之去。一二三十朋之去。堂列一空。王大寶之去。諫苑一空。金安節行又去。吳璵聞又將一空也。以此觀之。道路之言皆或可信。天實直之言。蓋擇守之言也。德

宗猜忌臣下。謂姜公輔為賣直。史臣書以為戒。德宗一出此言。患臣緘舌。直士杜口。馴至興元之變。其末頌遂有甘露之禍。害及忠良。所謂一言足以喪邦。德宗有焉。臣願陛下以德宗為戒。以太祖為法。則天下幸甚。

銓又上奏曰。臣居窮山閒。田父野老相語以為陛下虛心納諫有高祖之風。臣聞其言。竊自喜。雖以謂聽諫最帝王之難者。惟寬容大度之主能之。故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舜成王豈有是哉。而皆優容寬貸。略不加罪。古今以為美談。陛下虛心納諫。誠如高祖太宗。則舜成王何遠哉。然唐太宗皇帝號能納諫者。及其志滿意驕。聖慮漸懈。寖不克終。魏徵深以為言。臣愚願陛下始末不渝。毋若唐宗之懈。憲朝天下幸甚

知開封府宗澤上奏曰。臣伏聞李綱見惡宗予否壹無術帝曰此諫官勿明書。謂奏不實。皆陰詭訕。欲謫其先。若知何。銓曰。此非上意。必侫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雷霆之威。彼晝夜思度。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擇而刪其半。故上達者纔一二。何哉。不測之禍。積身無利。雖聞細捷。勵為忠。不至。若譴訶之。使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卿之言。我不知諫之益。且人君深居嚴密。又以旒纊蔽其聰明。何以見天下之是非。聞天下之情偽。若善用諫官。代為耳目。俾忠邪毖患不敢掩其不善而見其善。若唐高祖太宗初即位。嘗當蘇伏伽蘇世長以激諫。臣恭惟陛下聲色貨利。弗邇弗殖。撥已往今。廣求讜人。以為善。固無可諫者。事於臣懷蘊藏愚。誤質蔽善。敢肆默閉為朋比者。當使耳目之臣。廣其聞見。虛心翔納。毋有所隱。以絕壅蔽。

哲宗時。監察御史郭知章上奏曰。臣聞朝廷設官明銓上書論使事。其言狂悖。力詆大臣。聖恩寬容。不賜誅戮。聞止除名送昭州編置。可謂父母之矣。然臣愚區區尚欲一言者。非謂銓無罪也。銓愚贛冒昧。曾不審詳。冥行妄發。謗讟何極。臣獨以陛下南渡以來。未嘗誅戮忠諫。逐一言者。豈不以時方艱難。事功未濟。與其罪狂夫而容有復憐。寧若并包並受。以來天下之言。故內懷一擊者。雖仲咺感激。悉咨天地。陛下卓聽而納之。如是者有年矣。今也豈不能容一胡銓。以增盛德之光乎。重念銓一介書生。生無識見。但聞衆論洶洶。謂不知使事曲折。原其用意。亦為愛君。銓本貫吉州。奉老母。子此銓竄遠去。毋將侍依。陛下方孝友格天。欲成和議。若置銓於聖度之內。使其子母相保。不生狼狽。誠莫大之恩也。臣不勝禱祈之至。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經筵官張栻講高宗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高宗慮不懌。

國子博士李彥穎上奏曰。人臣事君。豈不欲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為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帝意解。遂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矣。

殿中侍御史張守論聽言劄子曰。臣聞良藥苦口之利。明鑑無見疵之光。故人臣以獻言為忠。人主以聽言為賢。然聽言之難。自古所患。書傳所載。不可勝舉。頗治之主。無不思聽納。而或不免過聽之失者。不得其要也。臣嘗求其要。未有若伊尹告太甲之言為切且至也。其言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臣試為陛下論之。夫逆心之言。未必皆合乎道。然未見人主所向而言忠在責難。則鮮不逆者。要當以道求之。遜志之言。未必皆違乎道。然或伺人主所向而言。志在容悅。則鮮有不順者。要當以非道求之。從違之際。禍福所由。成敗如反覆手。大抵人心喜順而惡逆。遜志則易入。逆

心則難行。人主能於常情所惡而求其是，於常情所喜而求其非，然後智出衆人之上，而群言不能惑。君子小人之情狀，皆即吾心逆順之間而知之，不亦簡且易乎。又況逆心之言，雖衆每不能勝遜志之一言，尤不可不察。請以一二事明之：唐高宗志在廢王后而立武氏也，韓瑗、來濟、上官儀輩莫不切諫，以至竄逐，定策如孫無忌之親，褚遂良之忠，皆以為不可。獨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卒立武氏，而篡奪之禍，幾至亡唐。苻堅志在伐晉也，權翼、石越、苻融輩更迭互諫，以至老將如王猛，親且愛如太子宏、少子詵，皆以為不可。獨慕容垂曰：陛下神謀內斷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遂定計南伐，而淝水之敗，僅以身免，則是遜志之一言足以喪邦，而逆心之言莫能救矣。二君不能即所逆順而求之於道與非道之間，禍敗至於如此，豈不痛哉。恭惟陛下聰明勇智，出於天縱，從善有轉圜之易，去佞無拔山之難，屢詔求言，虛心納諫，廣覽兼聽，極群下之智，然臣區區之私，猶恐陛下或未得其要也。蓋自崇寧以來，蔡京擅朝，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靖康之後，言路一啟，而狂瀾橫潰，餘波未泯，要當執要以觀之。況一帝蒙塵，四方多事，臣願陛下以伊尹之言，不忘於造次之際，正心誠意，終始惟一，說君子小人如燭照數計，則紀綱無患於不立，夷狄無患於不服，中興之業無患於不成矣。

守又乞賞直言劄子曰：臣伏見陛下以常寒久陰，詢訪闕失，聖心焦勞，形于詔旨。在廷之人，各進所言，無慮數十人，竊恐其間不無忠義切直之言，何以裨聖機而贊國論者。伏望陛下乙夜覽觀，因其切直，或加獎諭，或與褒擢一二，庶知聖明不諱，亦以示罪己畏天之實，誠於盛德不為小補。昔唐太宗受孫伏伽之諫，而賜蘭陵公主園，受魏鄭公之言，而賜佩刀黃金之類，所以三代之後，獨稱貞觀之治，比隆三代。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守又上奏曰：臣伏見自崇寧迄于宣和之間，權臣擅政，專欲蔽欺人主之聰明，故拾遺補闕之臣，多闕而不置，於是直言不聞，諫諍之聲日遠於耳，馴致變亂，社稷阽危，遺患至今。陛下纂臨，明目達聰，廣覽兼聽，利害休戚，惟恐其或壅也，而臺諫之臣，尚多員闕，諫官止有一員，言事御史除馬伸，是亦止有二員，非惟於聖主中興之朝為闕典，亦恐四方萬里或得以竊議，則於陛下聽言納諫之大德，不能無累。蓋以臺諫之任，宰執往往避嫌，不敢進擬，欲望睿圖特加遴選，庶幾博採衆言，有裨聖治，且以仰稱陛下聽言納諫之實。

守又上奏曰：臣伏見陛下自渡江以來，懲前日蔽塞之禍，大開言路，訪問闕失，親擢臺諫，言雖激切，未嘗加罪，故今日疏遠臣民，拭目傾耳，以觀日新之政。前日諫官袁植論事尚未甚，陛下罷之，仰見聖心務崇忠厚，亦甚盛之德也。然遠近臣民未免有以逐諫臣之疑，臣竊惜之。言事之臣，嫌惡或過，務使然也。行與不行，亦必考於朝論，斷在聖心，使其失中，始置勿問，以全聖德，未有所傷。又況耳目之官，每患循嘿而不敢言，與其敢言而或過，則猶愈於循嘿。是敢言而避不過於難行，若循嘿不敢言，則為患實大。臣備員風憲，苟得不為陛下開陳，臣則有罪。惟陛下裁赦。

章誼上奏曰：臣竊聞臨安府察推沈長卿等四人上書論時政利害，語侵宰相，引過辭位，不敢視事。陛下體貌大臣，特降指揮停廢四人，以全眷遇之禮，可謂厚矣。然臣竊見陛下累年以來，開廣言路，容納狂直，天下士庶，自以遭遇聖明，頗效懇惻，雜然並進，雖有犯分失理之辭，然懷愛國愛君之意，率蒙優假，此盛德之事也。今茲四人所陳，非於政事之外，則為侮蔑之語，上瀆帝聰，下駭衆聽。陛下卓然遠見。

慮傷國體。請貸此四人。則宰相不敢復安厥位。於中興恩有此指揮
臣株之衆論。以陛下雖傷大臣之意。欲使決留輔政。而正四人之罪
則可也。若宰相既感恩過許陛下以驅馳而奉行詔旨。不貸四人之罪
則不可也。四人之罪不蒙貸捨。則是宰相無念怨自訟之懷。而致聖
主有罪言拒諫之失。非所以昭大信於天下也。傳曰。吾聞忠善以消
怨。未聞作威以防怨。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君人
之尊猶不敢作威以防怨。況宰相乎。伏願下臣此章。以示大臣。盡棄
全聽言之美。而君臣並受其福。
詛又乞貸進士吳木以開言路狀曰。臣竊觀自古人君開廣言路。使
之無壅者。未必盡得天下至當之言。亦未必盡用言者之說。以擴益
天下之政事。進退天下之人才。其意蓋以謂下情不通。則視聽蔽塞。
視聽蔽塞。則人之賢否。事之利害。有不及知。而危亡禍亂之禍或兆

於其間。誠不可忽。是以博資獻納。高視遠聽。故能坐於室而見四海
不降階序而運天下。此要道也。陛下灼知此道。君臨萬邦。比年以有
優游法宮而天下是非利病。日陳乎前。固於進言之人[illegible]
近有湖州進士吳木上書陳說時事。以其副本[illegible]御史臺[illegible]
臣嘗見其言爲中間述論宰相政事。又指言參知政事曾[illegible]其
言之當否。心固知之矣。其事之是非。固已不逃於陛下照臨矣。累日
以來。未聞引過辭位。而閩進士吳木編管徽州。衆論甚駭。夫布衣士
上書論宰相參知政事。而居其位者不以爲過。則必自以爲無愧於
心。亦當自辨於陛下之前矣。欲視事自若也。自辨於陛下之前。若臣
與天下之人固不得而知。然進士吳木因上書得罪。則天下之人將
盡知之矣。若是則其責可以自辨。陛下得而察之也。天下謂陛下編
置言事之人。其咎將使誰辨之哉。臣伏望睿明追還所降編管吳木

指揮。以自辨於天下。不勝幸甚。
詛又上奏曰。臣近聞給事中陳晟請對。因有劄子論奏執政樞機之
臣開於都堂密院。燕見便服接見將帥。於是樞府大臣引愆待罪。陛
下亦察其必[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其無他也。許樞臣視事如故。然自此以來。堂
陛益峻。體貌益崇。不爲無補。時日乃關陳晟繼有奏請。乞任宮祠。陛
下至仁從欲。遂降除郡指揮。而搢紳之士不知其由。謂晟近因言事
遠竄補外。雖臣亦竊疑之。臣謂朝廷言語侍從之臣。本以獻納論思
爲任。今一有持議。便令去國。則疏遠微賤之人。誰肯爲陛下開口論
天下之事哉。設使晟因自陳。欲使私第。陛下務其潛御善人。俯徇所
請。則今日何等時也。人臣當自便之時哉。陛下日求言事之人。惟恐
不獲。今以對之臣。責爲朝廷論事如晟者幾人。而陛下又聽其去。則
陛下深居高拱。遂成孤立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無親臣矣。昔者所

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言人君於可親之臣。不宜捨去之速也。伏望聖
慈鑒孟軻之言。愼用捨之柄。還晟從班。以釋衆惑。不勝幸甚。
詛又上奏曰。臣近者嘗奏陳湖州進士吳木緣上書指言宰執。蒙朝
廷送徽州編管。乞照本狂直之過。特行釋放。又奏給事中陳晟因論
大臣於都堂樞府便衣接見將帥。蒙朝廷與郡。乞容晟敢言之忠。特
還舊職。二項奏陳。經今累日。伏蒙陛下思容覆露。未以臣言爲非。未
賜斥逐。臣愚庸無知。既經涵貸。復敢瀆聖度開廓。俯拘臣請。以廣言路。
臣竊惟兩人所論。皆執政大臣。其當否雖未可知。然咸有憂國愛君
之心。無附下罔上之罪。陛下初恐大臣因此憧懼。未敢自安。遽爲進
退。是以略賜行遣。今來大臣安職。衆情嚮望。君此兩人未蒙照察。則
自茲以往。人主之勢漸孤。大臣之權漸偏。進言之路漸塞。懷姑寵
排陷端良之士者漸得肆志矣。臣不勝區區。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

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洪邁進故事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不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烹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

臣聞唐魏徵嘗謂太宗曰。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誠哉斯言也。甚矣為君之難也。深居九重而四海萬機之重。叢然無以稱吾之聽明。知慮無以周知。自非特聽廣納。未見其有濟也。齊威王即位九年。當戰國之際。干戈日尋。諸侯交侵。奔命不暇。一日察見毀譽。召二大夫而誅賞之。上下震懼。至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強於天下。

向使威王既處帷幄。日行姑息苟且之政。慶賞刑威。不能一施之。欲其紀綱之振。法度之行。是猶倒馳而求及前人。不亦左乎。漢文帝召季布於河東而復遣之。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文帝漢之賢主也。毀譽是非之間。猶不能察。況其下者乎。然則威王之於文帝。其優劣不待較而可知矣。

呂頤浩上奏曰。臣嘗考自古安危治亂。雖係人主聽說之當否。而其大要在於察言。蓋大僞之言似乎大真。大姦之言似乎大忠。苟人主不能察。則是非善惡莫知適從。姦言有時而用矣。昔酈食其請立六國後。高祖聽張良八難之說。輟食而罵之。封倫陳刑名之說。太宗不從而從魏徵仁義之言。此二帝所以終能摧勍敵而建至治也。然則開言路者。帝王之盛德。至于察言者。明主之英斷也。臣嘗觀靖康之初。淵聖皇帝鑒宣和閉塞之患。故大開言路。是時臺官得言事。諫官皆得言事。六察官亦得言事。侍從官得言事。下至士庶皆得實封言事。又或士民率衆伏闕言事。議論紛紛。何暇察其言之是非哉。不知避狄之議。二聖北遷。言者雖言鼓惑之罪也。去年冬末。金人分三路追襲車駕。是時廷臣皆以航海為非。惟陛下灼見明獨斷。以為可過行。至於今日帖然無虞。萬一今歲金人不渡江。則是天地祐助陛下。使我休息歲餘。得為備禦之計也。夫難得而易失者時。難成而易敗者人之功。臣願陛下愛惜分陰。汲汲圖之。搜討籌策而察其言之是非。凡人之言。其利害成敗。有益於興衰撥亂者必從之。不然不從也。凡人之才智。各謀慮有長於興衰撥亂者必用之。不然不用也。竊觀近臣所獻計策。未嘗已行之事。驗其言之是非。則人不難知矣。夫一夫獻謀。百夫聚而非之。則其謀必不得伸也。一夫欲行。百夫起而沮之。則其事必不行也。昔陸贄有言曰。成敗之機。在察言。臣屢以此說獻陛下。伏願留神省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

聽言

宋孝宗時兵部侍郎胡銓論從諫疏曰臣聞從諫人主之高致古之賢王以從諫稱者未易僂指書稱成湯以從諫弗咈為美揚雄稱漢高祖以從諫若轉圜為美魏徵稱唐太宗以悅而從諫為美成湯格天之功由從諫而致也漢高祖開四百年之基由從諫而致也唐太皇創二百年之業由從諫而致也猗歟偉哉人主之高致端在於此陛下自登大位虛懷受嬰鱗之言兼聽盡天下之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苟不知未嘗廢言言之未嘗不聽凡讀詔者人人皆以為得盡其忠中外翕然咸謂恢復之期指日可冀然臣愚竊以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漢光武之聖明而大司徒韓歆用直諫死唐文皇晚節殺劉洎而魏證有勉強從諫之規故春秋傳曰終之實

難而先正司馬光重為世祖惜臣愚伏望陛下置臣章於坐右永鑑漢光唐宗之失則社稷之福也

秘書少監周必大論聽言責實疏曰臣三日之間再望清光敬陳管言款款惓惓之誠臣聞政莫乖於隋而功莫隆於唐文皇亂莫極於五代而治莫盛於我藝祖一言以蔽之文皇善於聽言藝祖善於責實故也仰惟陛下厲精政事無聲色之娛無畋游之好無便嬖之私好問聽言惟治道是求綜核名實惟祖烈是繼然而中外之臣鮮有助陛下大有為者謇諤之節無聞而謟諛之習故在鼓動之風未著而闒茸之俗彌勝平居尚爾緩急何賴夫文皇所以革隋季之敝而身致太平藝祖所以變五代之俗而坐臻上理其施設次第具載史冊臣願陛下詔經筵官擇當時聽言責實之要條上其目以今準古勉而行之庶幾風俗一變不負陛下孜孜為政之意則功何患於不隆而治何患不速哉

權吏部尚書韓元吉進故事曰唐書王珪傳太宗召珪為諫議大夫謂之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惟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遷侍中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之臣恐天下士為輕士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耶彥博懼謝罪珪不謝帝默然明日語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固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

臣聞君臣相須猶手足之衛頭目也有是君也而其臣不足以輔

之有是臣也而其君不足以使之則失其所以相須者矣故君在審擇其臣而臣在忠事其君未有君臣之志不同其德不合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太宗之說可謂知此矣然君之患常在於不能納諫臣之患常在於不能盡言以太宗之明且聖其於兵機將略戡定禍亂足以比迹湯武其於躬行仁義亦致太平足以庶幾成康其大者既已安定天下自餘行事固亦無甚過舉也猶汲汲然導珪等使諫如此則朝廷之上一日萬幾之間何慮其闕失哉夫親責孝孫以教宮中音伎之不進豈亦太常協律之職實人君過舉之細管仲所謂未然害霸者也而珪與彥博過慮而言便有輕士之憂太宗始亦怒之終則悔之又語玄齡輩勿懲是而不諫當時貴戚大臣納誨以補台德可謂無隱情矣其至貞觀之治也宜哉臣以是知君臣皆正之明驗也且太宗之說固正矣使其臣不

正眞肯爲太宗盡言乎。一事之不諫，則天下之事將有不聞者矣。
故臣下之邪正，存於言與不言之間，明君不可以不察也。
元吉又進故事曰：唐書李絳傳，絳見帝，帝嘗歎曰：比諫官多朋黨，
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
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
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
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
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
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臣竊以謂絳之言，倘其盡哉？當憲宗之初，豈有失德？諫官論奏不
實者果何事。蓋其必有過甚之語，難行之議，以帝之聰明而亦謂
之謗訕，則杜不可然也。絳直以進言之難，十事去其五六，爲帝激

切言之，將以開天下敢言之路，懼或黜之，則正直之士畏罪而不
敢言耳。然帝雖欲黜之，而以聞絳，是亦意有所未安，果於黜也。
絳能開導主意，致憲宗釋然感悟。知諫之爲善而不審其過，後世
且不知諫者其爲誰。君臣之間，納誨轉移，可謂泯然而無跡矣。然
自古小人之害言者，莫甚於謂其植黨而好名。蓋植黨則欲去其
衆，好名則使人君惡其謗己。是二者皆今之論多矣。噫！植黨之疑
稍爲易辨，好名之譏最爲難知。夫天下之所趨者，名與利而已。人
臣之事君，以其有爵祿之利也。好名之人，不顧爵祿之利而欲慕
正直之名，則何惜不以其名與之？蓋利之與名，均爲御世之物。人
君於此，既設官而謂之諫，將以名與之也。若不與之名而又欲加
之罪，則吾之御世者亦狹矣。就使狂妄之士濫夫正直之名，而忠
實之言時亦由是而得也，豈足以傷吾之治哉？故臣因論絳事而

激以爲陛下獻。恭惟聖學高妙，知此久矣，而絳之言誠有取焉爾
也。
元吉又進故事曰：國史薛居正傳，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爲君者鮮
克正己，爲臣者多無遠略，蓋君臣之道，不得其所。吾觀唐太宗受人
諫，蹈直抵其非而不恥，以朕所見，不若自不爲之，使人無異詞也。又
呂蒙正傳，太宗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精無間，謂故事必無
隱而言皆從之。今既列於位，待以殊禮，替否之言未必中度，朕亦當
共議而更一伊始，遇朕因以居等自情使人不敢言也。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納諫，而後世稱納諫之盛者無如唐太宗。
其臣王珪、魏徵之徒，號善諫諍，至於無言不盡，無事不議，可謂至
矣。即太祖皇帝聖見高遠，不以受納諫爲難，而以自不爲之使
人無可諫爲善。大哉言乎！前世帝王所不逮也。昔書稱成湯曰

改過不吝，是不能無過也。若吾太祖，將無之矣。本紀又載太祖一
日罷朝不樂，內侍有問者，上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早來前
殿乘快，誤分一事，有史官必書之，所以不樂也。蓋太祖皇帝當
以乘快處分爲悔爲戒，兢兢業業，猶恐忽其過，欲預當時
無可諫之事矣。臣又聞之，易稱□□□無隱，所謂犯者不過觸
威嚴，冒忌諱，其用心則忠至矣。有隱則見利而不諫，爲容而不拂，
扶君之導，詭務爲身謀，人臣之罪莫甚是也。惟太宗皇帝聖見高遠，
於二三大臣既欲其情之無間，且欲其事之無隱，猶曰不以君尊
自恃而使人不敢言也。大哉言乎！亦前世帝王所不逮也。書所謂
啓乃心，沃朕心，爾無面從，退有後言，實是道也。故太宗又謂宋琪
曰：朕周旋款曲，爲碑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
道而行，絕其私謁，無得有所顧避也。蓋太宗皇帝留意□□由

直道。而交通私請。戒之使無所顧避。宜當靡不盡其情矣。仰惟皇
帝陛下至仁大度。同符祖宗。謨猷執競。而不淑于政。實而減于設
訓。臣願陛下兼聽廣覽。以太祖之訓益隆聖德。好問察言。以太宗
之訓深勸群臣。是使會朝晴明。而常無可諫之事。人臣皆知直道
事君。而舉無不盡之情。則治功何患不成。中原何患不復哉。此臣
區區日夜以冀也。
中書舍人崔敦詩論聽言疏曰。臣嘗謂人臣獻言。靡不盡其誠。人君
聽言。當考其效。是以漢高祖嘉婁敬之謀。唐太宗思魏徵之言。是
皆未容雖一時所陳。忠邪乃然久乃見。此不可不察也。仁宗勁覽漢
盜賊之原。推劉陶揚賜嘗言之。其後事應。始問故事。得陶與湯所上
章奏。皆行封侯之賞。臣恭聞神宗皇帝御邇英非君永篤亦至曰
臣嘗言之。神宗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忭言之。爾

乃知臣下之言不可無記也。臣仰惟陛下隆寬盡下。虛己受言。屢親
自古帝王未有能及聖德之萬一。然而論思獻納。臣下雖盡其忠。考
擇審觀。人主當謹其術。昔唐太宗嘗諭史官曰。群臣言事。行與不
行。皆當記之。真宗皇帝嘗詔中書置籍。記諫官御史言事。行與不行。
歲終具奏。臣愚欲望睿旨特詔中書。凡降出朝臣章奏。行與不行。
置簿錄上。歲終仍以副本進入禁中。庶以考其是非而究其言之虛實。
于以驗其成否。而要聽言之效。又使群臣知其有此。懷忠者得以盡
言。懷私者不敢妄言。得見言必可復。不為文具。此於聖政實非小補。
袁說友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虛心以求言。和顏以受諫。固常有進言
以邀殊眷。閣有納忠而得擢著也。然而在廷之臣。未聞諤諤以抗議
推知雖惟以承容。習之敢言者雖有斧鉞之誅而猶且不顧。豈今之
行爵賞之勸。反有所不敢。臣有以知士大夫氣節之不立也。蓋士

大夫之氣節。養之則銳。挫之則懦。方其無事也有以養之。臨敵之際而不撓。
及其懦也。雖誘以爵賞而不為。惟養之於無事之時。斯可用於有事
之際。無事之時。苟不先有以養之。欲其用於有事之時。難矣。方今天
下外無邊鄙之憂。內無盜竊之虞。兩暇以時。君臣用正。天子養育
士大夫養諫之時也。陛下不以此時有以養士大夫之氣節。臣恐風
俗自此日委靡矣。養氣節以厲風俗。當自朝廷始。朝廷臺諫給舍之
官。尚以詳審而杜姦慝也。朝廷之風。累繫焉。天子執政以為可。臺
諫給舍以為不可。於是有彈劾之章。有繳駁之奏。所以示至公也。陛
下既已信其人。則不可以不信其言。其人既是。則其言不得而非。其
人既非。則其言不得而是。陛下既信之於未用之始。不當難之於已
用之後。臺諫給舍之所與。是公議之所共與也。雖陛下不得以不
與。臺諫給舍之所不與。是公議之所不與也。雖陛下亦不得而與之。

陛下非徒從言責之臣也。從公議也。士大夫亦非畏言責之臣也。畏
公議也。陛下當使天下畏公議。不當使天下畏言責。天下畏公議則
為正直。天下畏言責則為私邪。臣謂欲尊朝廷。當養士大夫之氣節。
欲養士大夫之氣節。當使臺諫給舍得以行其言。百里奚愚於虞而
智於秦。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豈不以氣節作之。雖智者不免於愚。
苟以氣節作之。雖佞者可使之忠也。臣願陛下許大臣用人。其有可
否。當與大臣辨之。許臺諫言事。其有可否。當與臺諫辨之。許給舍繳
駁。其有可否。當與給舍辨之。辨之而是。從亦何傷。辨之而非。不從亦
何損。都俞吁咈見於明良之盛時。可否獻替是謂君臣之合德。豈獨
行於上。公議伸於下。士大夫之氣節立矣。氣節既立。懦者必勤。私者
必公。貪者必廉。怯者必勇。方是時也。陛下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濟。
哉。實天下幸甚。

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史浩論薦賞諫官劄子曰。臣比者入對內殿。
以衰病乞歸田里。蒙賜之坐。顧臣以何如唐太宗。臣對曰。陛下聖德
高出百王。宮中上闡孝儉。太宗閨門之內。尚多慚德。豈敢望陛下萬
分之一。徒以其聰明知前代帝王之高致。在於從諫。降意屈志。以來言
者。從而賞之。以收美名。以趣至治。史官謳功德。秉筆得此道也。是故
魏徵諫發吾。則以五百練賞之。孫伏伽諫殺刑。則以蘭陵公主園賞
之。李大亮諫求鷹。則以渲紀胡瓶賞之。高馮言得失。則以錢帛賞之
令諫官有意為陛下開闢公道。無所阿私。誠可與唐臣並驅。頗下有
司。亟議褒賞。使萬世之下。贊陛下之聖德。豈太宗之上。豈不美哉。
浩又乞先賞諫。待從昔日餘具劄子曰。浩昨夜伏覩御札。賜侍從臺
諫。不允三日餘具之請。臣竊思之。陛下為此。將以得天下之辯而更
新之。庶可立萬世之基。竊何為欽遠如此。夫鐘之扣也。待其從容然
後盡其聲。人之言也。界以閒裕。然後盡其蘊。今者促之使不得盡。他
日或有弊不實。則必有辭曰。吾時不暇及也。將何以責之。臣不敢奉
行聖旨者。誠以陛下今日之舉。真可追配仁宗。[illegible]以為萬
世。於此而促迫之。使不得盡其蘊。則人皆付之文具矣。所有御劄[illegible]
伏少寬延〻。乞賜俞允。傳遞[illegible]
浩又上奏曰。陛下恭領聖訓。至於[illegible]以聆[illegible]罪宜
萬死。臣當退就斧鉞。不可復言。然臣區區不能自已。昔誠以陛下
聖陛。挺明德。量寬大。今日思之。此寔乃與平昔不類。是以疑之。張載
之言。觀陛下敢斃事而等去非欲陛下以一日之力。困諸儒於筆札
之下。臣意侍從臺諫游學。校取科第。欲其答策。持論固何優為。然非
陛下前日求言之本意也。夫言之必可行。貴乎考察事情。周知物態。
民之利病。國之安危。籌度于心。筆之于紙。聖君用之。則天下蒙被賞

澤。無一物之失。所望陛下欲令很筆而書。某切於事。如舉子之在場
屋。得從臺諫何至不能。而餙詞以求長限哉。令天下三歲科舉。舉子
未嘗有曳白者。而謂立朝之士不能。此左右之人欲用此以為威。使
陛下有輕士之心。其與祖宗開天章閣求直言者。不甚相戾耶。昔仁
宗開天章閣。使大臣條對。忝臣欲因所列故請一日。而其間所說
有得其大體者。不能奮竟許進。而陳具當故事也。陛下若不聽臣
言。誚此而行。則將流於譁而為厚之氣象不見矣。此臣所以嘗有白
刃在前不敢避。而欲救陛下之失也。
樞密院檢詳文字李椿上奏曰。臣聞求言非難。而其言嘗難。何則。蓋
用言不審。則言之者必多輕率。衰議非謂不足以裨一人之聰明。適
所以惑四方之觀聽。臣切惟陛下虛懷屈己。聽言不倦。真堯舜之用
心也。邇臣為謀為獻。就不能竭以告。而百執事之間。日有抗對。使待
盡言。猶以為未也。監司郡守罷謁之際。皆得為對。凡國之休戚。民之
利病。惟恐臧意有遺。此陛下盛德事也。臣切見[illegible]
請進明利[illegible]不無輕易。[illegible]
降之旨。未[illegible]改易。[illegible]令已下。[illegible]
有誤朝廷命令。臣愚頗陛下於[illegible]
事。付兩省照應前後指揮。及見行事理。參酌其可否。或命與言事之
人。商榷而辨明之。如其灼然可行。然後取旨施行。庶幾令下可行。而
以應天。不失信於四方。萬里所望。非輕。伏乞睿察。
恭惟進諫錄疑曰。臣聞人君以納諫為聖。人臣以進諫為忠。三代以
還。善納諫之君。莫若唐太宗。善進諫之臣。無若魏徵。太宗以英武下
世[illegible]撥亂反正。平定天下。皆莫能[illegible]而正觀之治。庶幾
成康。以[illegible]所以致此者。徵進諫之力也。[illegible]以教誨

者太宗導之使諫也。故太宗嘗曰魏徵勸我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徵之力也。徵亦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蓋君能納諫。故臣能進諫。君臣相須。從古以然。恭惟陛下聰明冠倫。上參堯舜。勤勞精古。下慕太宗。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太宗所以成正觀之治者。一本於納諫而已。陛下欲追太宗致治之隆。必求當時致治之本。欲知太宗納諫之效。必觀當時進諫之言。臣嘗旁考其人。魏徵固號善諫。而在廷之臣有若王珪馬周劉洎褚遂良虞世南岑文本輩以諫名者。又不可一二計。內則閨門至親粟所進說。外則蕃夷武將因事納忠。想其當時皆爲詩工誦箴諫。士傳言。大夫規誨。疑乎有治古之風。自非太宗導之。何以至此。臣念群臣諫說載在史冊。不可類舉。謹用裒切於治道者凡百事。聚成一書。僭爲進呈。如蒙陛

下萬機之餘。特賜一覽。不惟忠言嘉話有裨聖學之明。而日就月將。可成正觀之治。臣不勝惓惓之誠。

戩又乞優容言者疏曰。臣聞國之士氣。如人之元氣。元氣猶存。雖病可康。享而壽考。及其已耗。則雖外貌[illegible]。[illegible]之人。君子之士。氣和[illegible]養作成。使天下之士激昂奮勵。人人[illegible]不顧自己之意。誠無事[illegible]則有犯顏敢諫之士。多難之世則爲伏節死義之臣。治亂安危。實係於此。我祖宗保養士氣。二百餘年。未嘗罪[illegible]言者。一事過舉。議論鋒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爭之。雖有忤旨。未嘗譴責。旋即加陞。仁宗皇帝蓋嘗斥逐臺諫。究其端由。皆出於當時大臣之意。帝反嘉其忠直。後多大用之。如范仲淹歐陽脩唐介之類是也。蓋人主一時雷霆之怒。譴責言者。雖明君有所不免。儻能悔然而改過不吝。適所以成至德也。近者給舍臺諫相繼罷去。縉紳之士莫不爲駭。況悟而臣竊

有所喜者。以元氣尚存故也。夫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此人臣之所願欲也。高爵厚祿。以榮其親。以肥其妻子。亦人臣之所願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斥。艱難困苦。流離凍餓。上累其親。下累其妻子。如此而得臣匪之虛名。既不可食。衆不可衣。將焉用之。蓋忠義所激。不得不然。捨實利而求虛名。其非人情之所得已。此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者也。又況人臣之進言。言之而是。君能聽之。則君有納諫之名。人臣何自而得名哉。言之而非。君不之聽。臣有妄言之過。亦何自而得名哉。惟其諫不行言不聽。天下之人惜其不見用於此。於是乎名歸之。然實非人臣之所欲也。爲人君者豈當不惜乎此。以掌忠說不愛厚實以旌直臣。則君獲顯名。臣獲實利。兩得所欲。豈不美哉。臣願陛下深察臣下之情。非衆於求名。愛惜士氣。優容言者。力振委靡之風。作成名義之節。則天下之士感慨發憤。以圖報效。實惟宗社無疆之休。

天下幸甚。

中書舍人林光朝上奏曰。臣聞唐虞之世。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遠近相參。有如一體。又且時巡于方岳。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是當時諸侯歲一見天子。皆以爲職分之當然。皆得其一時咸造之辭有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爲導之使言也。言不徒發。是必有可稽之效。則賜之車服。所以寵異之也。車服有數。天子以善御群下。惟有功者得之。則人人有歆心。苟爲無功。偶然得此。則人皆有倖心。一或有倖心。則車服亦不足貴矣。故其顯然告之。使之敷奏以言。而又試其言之當否。皋陶嘗提是說。以爲不如是則數同日奏聞功。則是說爲一日不可廢於天下也。陛下修明庶政。蒐擇賢材。每於所牧部使者守臣各令奏事。而後丁寧告戒。此於唐虞之事。不約而合。然而自他處得郡。或丞郎補外。或執政侍從均勞佚而去者。當

有一二既歷陳之於上前。雖陛下有所可否。然不終討其功驗如何耳。臣竊觀神宗皇帝於百司所奏無不偏覽。嘗作功過簿以稽其言之當否。臣願陛下酌祖道以養天下。每於州牧侯伯入對演旅。書有司聽者。當計以歲月。考其言之當否。知功過。簿則田萊可闢。水利可興。流人可集。盜賊可去。其大者可以寧民俗。起士風。其次可以講錢酒鹽利原盈耗之所出。是天下萬務皆可以周知而悉數之也。昔文帝見賈生於宣室。偏於受釐之際。所問者鬼神。而賈生之對不敢及他事。今州牧侯伯一日見天子。得以極言郡國之事。此為事之便言已如唐虞之時。苟無以考其言之當否。臣恐數同日奏國功也。臣所謂天下之大。非耳目所可及。本唐虞盛時。諸此說為不可廢。是尤為簡易之法。陛下試一舉察。使天下復見唐虞之治。

薛季宣上奏曰。臣聞人主之為天下。莫大於天下不可得而欺。夫使

天下皆不可得而欺。則欲無不遂。為無不成。自昔號有為之君。莫不所欲為非不甚盛甚美。然卒有沮格之歎。蓋欺之者多耳。夫欺者之情狀。天下皆知之。而人主獨不知之。是豈人主不欲察之。而特其受之耶。欺者為之地。則遠者有壅蔽之塗。大者為之勝。則小者有壅蔽之援其察之。豈曰甚易乎。宰令之所臨治。不過一縣一邑之間。已蒙其于歷事之中。豪家巨賊敢於欺侮而不懼者。特有胥吏為之蓋蔽也。人主率天下之責而以一身臨之。爵祿利勢足以動人。小人而不為欺。何以有僥竊富貴之望。而罪之根本則在於左右之親暱。致使人主無從而察之也。夫左右之為欺甚於天下。彼其伺顏色之工。窺見意向之密。揣圍迎逢彌難以狀。其巧之敏有能正以行邪。假廉以濟其貪。偽直以售其佞。薦進人才不幾有所援引也。時市恩惠也易於平居無事之日。一旦隆冞之際觸大義句 兩出字 兩闕一字

悲氣餒。已歸於囊橐者之門矣。然則左右之為欺矣字夕 二句合絲之亦曰兼聽無我收骨鯁併收熟而已。且可以剔來。可以使儆。自見而不敢言。或言而不敢盡。皆軟熟之人也。骨鯁之士。惟其言中。歟恥不能與世推移。急危存亡之救。乃可望以伏節死義。平時軟熟自壽身謀。而欲望以急難。非所聞也。借使舉朝之士。無非軟熟之人。莫為蓋見大矣。於人主何利焉。若乃骨鯁之士。世多以好名疑之。夫名者地之美物。不為以與人。而亦天下之公論。不可以冒得。與事進言累出於為君上為社稷之心。後可以得名。不然。詐謗隨之矣。故在臣子自為學問之計。不可存好名之心。人主為社稷計。惟恐不得好名之士。人人皆好名畏義。則人主所欲為者無不濟矣。故欲絕天下之欺。惟在於收骨鯁。收骨鯁在於兼聽。兼聽莫難於無我。入者先主有他說。不能從入。何以能擇其是否乎。骨鯁之言非無。則誠難於

受之也。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此真知之訣。往所以事莫若大度之主。而使屈群策之用者。其言如此。蓋威之嚴甚於不在乎阿附。蓋大夫之誅賞。而係乎毀譽不公。使當之刑賞不行焉。則為欺者殆無以禁之矣。振復之功。獨可日月冀乎。此臣所以冒昧而獻兼聽無我之說也。陛下靜觀而熟察之。儻有取於微臣之言。功業成否。反掌問爾。

季宣又上奏曰。臣聞唐太宗之戒王珪曰。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隋末內外務相阿順。皆自謂智。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卿等各當徇公去私。毋雷同也。魏鄭公告太宗曰。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得蔽。是故人主兼聽廣納。則下情得以上通。大哉言乎。其君臣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有由來矣。和

之與同疑若相似。聖人之論則有君子小人之分。審乎要與之言。和如鹽梅相濟。同如以水濟水。人心不同如其面。為強而同之。非回於利弗能也。向令仕者舉回於利。則凡時之利病政之得失。何自而知之。君子不為利奪。往往輕為去就。藉此以治。萬無是理。間自權臣柄國。斷喪忠良。內外之臣無小無大。相與諛說。合若一人。戕於楊氏無君。其於國家何有。誠風遺俗。溺陷人心。同而不和。至今為梗。以陛下之剛明聖武。高視唐宗。即政以來。每欲一滌前弊。其如無君之習。牽之良難。舉世為同。則有入而不自知者。臣懼邦之政俗將日非而莫之救也。凡為天下之事。未嘗心有所主。惟趣身於利害之外。乃知利害之實。故見利者不知其害。見害者不知其利。誠使言利害者畢陳所見。則利害之情無餘蘊矣。合天下聽無不聰。合天下視無不明。鹽梅相濟。何以易此。不然。自塗耳目。同異不聞。雖臣下盈庭。自成孤立

矣。人情誠不易見。然而指意可知。大抵勉君以容受諫言。要為忠愛之至。導之拒諫。要為體國之心。由此觀之。邪正無遁情矣。臣不敢遠引三代。姑以所學稽於唐之君臣致治之美。為陛下獻。惟聖神留意而圖之。社稷蒼生幸甚。

直煥章閣王師愈論聽言之要疏曰。臣竊惟陛下即位之初。首六有為之志。孳孳圖治。聽納如流。欲以來天下之言。然而進言者不能皆昌言。務為虛誕一偏之說。仰欺天聰。其名則是。其實則非。聽之則可喜。行之則可駭。或有利少而害多者。或有利於此而害於彼者。或有斷然不可行者。行之未久。雖不悔於始。或從而變更。其弊已甚矣。原其用心。不過苟持一說。以取容悅。欲為干利祿之階。而不顧上誤朝廷之施行。下貽生民之大病。此何謂也。陛下明目達聰。欲知周而慮覽。進言之路固不可不開。自今凡有陳利便者。識能先隱之於聖

心。次付之於大臣侍從臺諫參酌詳審。擇其灼然可行者行之。庶幾事功可濟。利興而害除矣。

光宗紹熙二年。起居舍人黃裳上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為病。而求以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為仇。而求以逆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為。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

三年。御史臺主簿彭龜年論聽言以講學明理為本疏曰。臣聞天地以虛為德。聖人所以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焉者。亦虛而已矣。

恭惟陛下受天明命。臨照萬國。御極以來。天下之事一切以虛心應之。執政大臣日有閒陳。無一事之不下。侍從論思。給舍繳駮。臺諫勸奏。無一言之不聽。內而百執事。外而監司郡守。一過奏對。莫不自以為稱愜上意。雖舜之舍己從人。禹之聞善言則拜。何以過此。然一臣區區之愚。猶願有陳於陛下者。蓋以天下之理有所謂可。亦有所謂不可。夫虛者豈一於可之謂哉。無可不可者虛也。有可不可者理也。試觀之天地之化。何嘗有所偏倚。其無所偏倚者天地之虛也。然陰陽寒燠之氣。動植飛潛之性。長短小大之形。亦何嘗有所變易哉。所不可變易者。天地之實理也。夫是非邪正。與實理之在人而不可變易者。若是謂是。非謂非。邪謂邪。正謂正。物各付物。而吾無一毫私意介乎其間。豈不如天地之虛哉。儻是非邪正未嘗辨析。而徒曰吾虛心應之。吾之應之者若其人乎其言是則是虛也。遠而為堯舜不難

也若其人邪其言非則是虐也反而為楙亂亦不難也孔子曰君子
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夫無適無莫豈不甚善然非
義之與比則有所不可故無適無莫而義則為從善如轉圜無適無
莫而不義則為用賢如轉石矣是可不察哉臣觀陛下數月之間用
人納諫聖心含虛盛德彰明天下歡喜太平之期指日可冀而臣之
私憂過計蓋不自已者誠願陛下於是非邪正之間深加聖心焉臣
非敢議陛下今日虛心以為非是誠以是非邪正未易判別異時不
幸有不肖者竊陛下虛心之機而用之或誤陛下陛下儻懲今日為
臣惑則將精思關防表裏不與其患又有不勝言者此臣所以有狂
僭之言也抑臣之言猶有未盡者臣聞之能明理然後能使心之虛
能講學然後能使理之明夫天下之事紛紜淆雜日至乎前利害之
相形賢否之相蒙千變萬化不可窮詰而陛下以一人之聰明酬之

可不謂難矣陛下隨事而應雖無不聽之事過而思豈無既往之
悔萬一有之陛下亦嘗察夫悔之所以然乎是必於理有所未明所
以於事不能無誤臣是以知講學之不可緩也恭惟陛下自得聖學
之高明多聞天下之義理是非邪正固已曉然然而理本無窮學斯
不足若絲毫有所不察則禍亂或從而生臣為欲望陛下精考聖賢
之言多親儒學之士公好惡以合天道辨義利以察人情常使聖心
昭明了無蔽塞如水鑑之清而妍醜自見如尺度之公而長短自形
此聖人之所謂虛而與天地相參者也惟陛下留神
四年處年為秘書郎又論群臣進言早賜處分疏曰臣以非材備數
三館月糜廪粟無所補報嘗伏自念三館之士在祖宗時許以議政
比僭同列借上封章待罪向來未聞報罷竊知聖德優容必無訶譴
然而所論之事亦無施行訶譴不加采擇自甚從違未上實切私憂

臣仰惟陛下自即位以來隆寬盡下虛己受人聽納之勤前古無有
只因近日二三差除大臣執奏給舍繳駁臺諫論劾未合聖心反覆
月餘尚無予決群臣既不肯背理而徇陛下陛下復不肯屈勢而聽
群臣君臣之間輾轉既久情意不通易成暌阻一日二日萬機皆來
設於其間又有同異展轉教作或貽感怒則豈特群臣之罪不勝誅
衰而已哉陛下父母也群臣臣子也子事父母只欲其喜豈欲其怒
父母怒則一家不寧陛下怒則天下不寧此臣所甚懼也陛下重度
如天萬萬無此臣但見群臣屢執逆鱗恐其至是是以願為陛下宛
爭言之然臣竊非敢以聽說數陛下也臣嘗讀周公旦無逸之書至
篇之終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
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
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

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
身旦之此言真為世帝王龜鑑也夫所謂小人怨汝詈汝者乃後世
指斥乘輿之類其犯上瀆尊真死罪[illegible]
四君聞之反取以為德從之[illegible]
四君之能聽則譸張為幻之人必不[illegible]
吾君之詞也人君不察從而信之則失[illegible]
至於亂罰無罪殺無辜者蓋有之矣陛下為今[illegible]
上擬四君然臣猶不免以譸張為幻之人為懼者誠不為無見也劉
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臣
之言陛下既疑而不聽則譸張為幻者可以投間而起矣臣竊料其
說不過有三必曰陛下之命群臣執之不行是天下之事盡由群臣
不由[illegible]下為此說者是以唐明皇待陛下非忠臣也昔明皇欲加牛

仙客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又欲加實封九齡又以為不可李林甫
揚上意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明皇信之後以仙客實封為
言九齡固執如初明皇曰事皆由卿耶自是林甫進九齡罷而唐之
治亂分矣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群臣為此所以遂歸過於上
邀名於己耳為此說者是以唐德宗待陛下亦非忠臣也德宗欲為
唐安公主造塔姜公輔表諫德宗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
宜論止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夫不善之事行之則為過改之則為
名人君能改則名在人君人君不能改則名在諫者德宗終守遂過
之名竟失從諫之名論心忌克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譏令已
行不可復反是又以反汗之小嫌而廢從諫之盛德亦非忠於陛下之
言也臣請復以慶曆元祐之事辨之慶曆三年仁宗既除夏竦樞密
使後用御史中丞王拱辰諫官歐陽脩等十一疏遂收竦樞密使敕元

祐元年哲宗除安燾知樞密院給事中王巖叟封駮先因燾辭免之
書令依舊職此皆大臣也尚不憚於改除夫何取號令之不可反乎
且群臣獲仕請時固欲陛下踵祖宗之盛德[illegible]
名豈都顯號獨有違拂識非得已陛[illegible]
安陛下不諒其忠則流移轉徙[illegible]
之怒乎陛下今日雖未有怒群臣之意臣恐讒張之說萬一不解
必有觸此機而動者矣蓋人君胸中當如清水明鏡一毫不留乃得
其正四君之所以不敢含怒蓋謂是也臣愚欲望陛下收聖懷和
平寬慮以天下之理察群臣之言而其是非早賜處分或罷召命或
與外除毋使讒張之說能惑聰明忠蓋之臣或罹擯棄蓋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為年以論侵遷臺諫沮抑忠直之弊疏曰臣聞言路通塞天下治亂

繫焉言路通則雖亂易治也言路塞則雖治易亂也仰求前古君用
昭然臣敢不為陛下縷縷陳之臣伏見陛下自登大寶屢寬盡下廣
覽衆聽採之於古未見其比而近日臺諫之官稍稍抗直者多不得
久於其職大率優遷其官以去之臣不知其故何也夫假遷官以逐
言者此近世最弊之法陛下奈何效出而用之乎消更精銳抑忠
直莫甚於此且臺諫之官皆朝廷選擇而後除使其言可行則為稱
其職當留而不當遷言不可行則為不稱其職不當遷而當去而乃
舉措倒置是非易位臣不知陛下所以勸懲天下果何術也恭惟治
朝崇獎臺諫列聖相承視為家法傳之俞當許言事之官許令風聞
祖宗之故曲全體容許風聞則豈皆責官今遇當則欲其盡言如此
求之猶恐未至臣觀南渡以來臺諫忠鯁天平不遠祖宗盛際罕有
所言極不過三數事而止安有二十三章劾胡宗愈十九章劾章惇

如劉安世者六劾蔡確不聽亦已安有十章不報乎同列造見列
拜於御座之側如孫抃論昌成與禮若手關有臣論蔡確宗承有
召赴都堂宣諭而論列如故如傳堯俞之論張舜民不當罷者乎言
有不合者待罪寓奉身而去安有以去為諫職處置爲程頤之不
受提刑司為先之不受樞密傳堯俞之不受史職[illegible]者乎臣不知
先正諸臣剛決勇敢至于此以為無上耶則近世賢君未有過於
諸臣者也以為沽激好名耶則忠實懇惻亦未有過於諸臣者也而
祖宗容受聽納若恐傷之得非以弱廷紀綱之地不容不重為社稷
宗廟大計自當爾耶陛下試取先正諸臣奏議反覆詳觀然後知祖
宗寬大人無不盡之言今日臺諫略無先正之直陛下儀舍己從人
如齊改過不吝如湯不惟聽人之言而又且導之使言不惟容人之
直而又且激之使直臣尚懼士氣消靡已久不能碩然作興而況從

而沮之耶。臣是以知士氣不可以不作。夫壽皇之人。何世無之。惟在人主臺諫嚴重。有以折其萌芽。而臺諫之士所以能震懾姦宄者。賴人主聽納其言。假以聲勢。今臺諫之士消沮如此。臣恐在內之姦宄業此隙以蠹其內。在外之姦宄執此隙以撼其外。陛下雖欲高枕而臥不可得也。且臣嘗熟察臺諫所以數忤陛下者。蓋有由矣。彼以陛下身有失德。惡人正救。如前代拒諫之主也。特不勝攻擊權倖。未協聖意耳。夫權倖恩寵不行。不過一夫怨。怨歸臺諫。臺諫言論不行。能使天下怨而怨歸陛下。陛下奈何不恩一夫之怨。而獨任天下之怨乎。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欲一言於陛下之前。不能自已也。臣反覆思惟今日陛下雖有愛人使諫。是以被此。臣倘蒙採勢已切矣。曷如四政願陛下開廣聖心。掃除芥蒂。選用仁厚。召還原介放逐棄別。向來以諫去國不由人言之人。擢用一二。示天下以聽納之誠。答對臣僚議

論忠讜者。稍旌別之。示天下以聽納之實。庶幾聖德昭明。群疑解釋。不勝幸甚。

光宗時監登聞鼓院楊大全上奏曰。臣之忠愛君者。未嘗死不深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為恥。而以言不聽從為恥。白為諫而不能矣。大者身肯斧鑕。其次亦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罰免。不肯長為庶人。而不勉於聽從。而不加於黜逐。徒餌之以無所可否之地。使得飽食苟甘。豢養以消磨其風節。平居皆貪祿保祿之士。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守人。陛下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死者。皆不信穿之罪。豈乎不然乎。趙康趙濟死。武與吳挺死。今尚不以為然。則事有興衰於耳矣。若可諫陛下乎。萬一變起蕭牆。禍生肘腋。陛下必將以為不措。坐受其危亡哀也。蒲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宦寇成都而更奉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羣臣。尚今在朝之士。罄忠以言。而陛下不聽。是

陛下自塞其聰明也。今外間傳聞。以為壽皇特幸越王。與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

趙汝愚論聽言疏曰。臣仰惟陛下天縱聖明。寬仁盡下。凡臺諫之論奏。給舍之封駁。微及一介疏遠之士。雖寸長片善。陛下未嘗不嘉而受之。慕有舜色。臣竊與群臣竊窺陛下盛德全度。漢唐有容。如天之高。如日之升。光明廣大。不可尚已。若夫主之以誠。行之以久。使義理習熟。是非者明。不為邪說所轉移。則三王不足多。五帝不足進矣。然臣嘗觀自古納諫之君。未有如唐之太宗者。當時魏徵號為善諫。帝嘗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徵陳之漸。則尤加寵數。為列諸房。陪朝夕謀。從君臣之際。相得深矣。及其忠也。則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及徵之亡。身後有停昏仆碑之事。夫以太宗之明。魏徵之賢。而終不能免此。何耶。又帝嘗上于本下。是之字文士及從而譽之

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今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而帝亦不加罪。夫承人之情。意順而悅之者。其始初清明也。聞善言則喜。聞惡言則懼。凡君子忠藎之言。雖其意然。未必不蒙信用。小人阿順之語。雖初若可喜。亦未必不加察也。及其久也。君子今日論某人。明日論某事。攻其過失。忤之意則慍壓之矣。君小人則善伺人主之意。阿諛以希合。順旨所趨。無不合。人主雖知其佞而喜以難去。從古以來。人主誤於小人。蓋如此。皆由於君子而退小人。然卒之君子遠而小人近。以成亂亡之日常多。治安之日常少者。惟在乎遠道而任情。喜順而惡逆。言自有言者。嗚呼此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言也。誠為萬世人主聽言之法。惟陛下留神幸甚。

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劉光祖論言事狀奏疏曰。臣聞古之事君

者必曰忠。必曰直。忠則有所不欺，直則有所不避。忠直者人臣之大
本也。避則觀望人主之顏色，欺則顧慮一身之安危。如此者必有所
不盡於其心，且於忠也遠矣。設為關防以為能，迎逢以為智。如
此者必有所不盡於其言，其於直也遠矣。然而忠直非有素則不信。
忠而君不以為疑，直而君不以為忤，惟有素者能之。臣雖愚無狀，竊慕
斯義。平生所受教於父師者，蓋終其身而不能變。其日所交際於朋
友者，亦盡其心而無所隱。猶況於事君乎。而況於此陛下耳目之寄
乎。陛下往歲臨德春宮，臣備數小學，獲陛下察以盡心於嘉而
無所苟。是以蒙簡記於睿衷。召臣之日，臣則關際今焉親倚眷恩。
引見所奏悉蒙開納。未幾又值輪對，嘗勸其愚忠，以為當今人才
衰而肯論事者蓋少。勸陛下廣蓄收拾，崇奬其直言。陛下御批依奏，
即日付出。而大臣反若有所顧畏，不敢擧行。然臣自念臣愚之誠已

獲信於陛下久矣。又未幾陛下遣臣近侍，伏審三得聽聖渥。況臣所
奏楚州城壁徒無一詞之敎。陛下舉衆臣言，城省工役出來。臣以事
無大小，皆可盡忠；官無高卑，悉當圖報。今也陛下擢臣以風憲之任，
其為感激，又當如何報効耶。所以承命以來，未遑寧處，朝惟夕究，如
是累日。即自斷曰：惟初念純一，可以對上帝，可以事君父，不可貳也，
不可疑也。是故道學朋黨之論，人不敢言而臣言之，為其不虞此名
即必貽將來之患故也。左右近習之勢，人不敢反而臣反之，為其不
塞此門則必喪士大夫之節故也。臣在小學時，嘗為日記，其間記陛
下一日因臣進見問曰：嘗識呂祖謙否。臣對識之。陛下再三稱誦其
賢，而悼嘆其不幸。臣今思之，使祖謙而尚在，人將目為道學之首，則
陛下亦不得而用之矣。又記一日臣得進見，陛下諭曰：頃近日上
付下胥級崇命奏，皆先朝元老議論，讀之甚有補。臣對云：自范仲淹

以下奏疏皆在，可見祖宗以來容納直諫如此。陛下曰：中間所論新
法，自是必為民害，斷不可行。又曰：當時同己者即以為是，異己者即
以為非。所以從來遂將司馬溫公、蘇文忠及黃庭堅各自為黨魁。臣
對云：只緣王安石引用小人，會亂天下。陛下曰：如蔡卞、蔡京之徒是
也。又曰：陳東亦不易得。嘗每誦陛下東宮之語，以為淵衷所見，一一
與祖宗之意同。皆足以作者能造詣以害君子之說。皆臣數年
之內，中心所懷如此。臣自信言公而論乎。效乞陛下降出以消未然
之患。至於士大夫納交於近習，臣自立朝以來，忠誠鄙之，曰觀陛下
受其名器，衆為小人所竊弄，於是乃昌言之而無所避，曰忠曰直。臣
雖未能望古人之萬一，然其不為春四之人決矣。臣於職事，除則有
之，實則似也；於議論乎不及則有之，遲則未也。臣無言責之時，尚勸陛
下用賢納諫，諄諄而不已，豈今居言責而反不言乎。是以輒敢封入

奏疏，乞先收召人才。而大臣但遑呈而無所議。臣既非今日之言，則
言而不行，不能以自已也。何則人才者國家基本之所繫，生民休戚
之所關。無則養之，有則用之。慶曆之所以盛，若豈一日之積乎。惟其
非一日之積，是以為數世之用。事之本大，無以過此。臣所願陛下體
至公之道，開衆正之門，又乞早用愿言叢收人物，以獲寧靜之福，而
無一旦之憂。如臣所言，異時有誤國事，臣甘竄殛。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上奏曰：臣近者蒙恩輪對，不度狂
愚，嘗得論奏陛下聖孝純篤，猶未得一見上皇，將何以對聖心而傳
人紀。又嘗以宮情難測，欲擇備豫，不屢賢侍，市權欲得防制有節。又
御筆既行，傷於快易，且進退臣下，優多忽忽。莫不展竭愚款，以致願
忠之義。聖度寬洪，詞慰納臣，退而感泣，莫知圖報。指心誓日，以為
他日或有事關國體、義所當言、可以仰裨聖明者，苟得竭盡，則雖退

就顯青犀敢自愛。竊聞國子祭酒李祥比因宰相趙汝愚論罷心有
所懷不能自已。嘗有封事上徹宸聰。自以所見與諫臣不同。居家待
罪。陛下既寬之以免告。又復寵之以職名。畀之以便郡。從以禮而去。
中外之論莫不以陛下博盡群議。不尚苟同。此蓋治世盛德之事。而
明主之所取以為先務者也。臣竊嘗妄論本朝治體。蓋以崇養議論
氣節為立國之根本。自王安石用事。始好同惡異。天下從風而靡。逮至
崇觀。閹倖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虛美熏心。實禍蔽塞。遂使習俗日變
馴致靖康之禍。如吳开莫儔之徒與虜為市。痛在人心。其始間止於
畏從。其終乃至於此極。為人上者豈可不知所崇養而以好同惡異
為深戒哉。今諫臣抗疏論罷李祥。新僑似疏其職。礙惟[illegible]在所言。陛
下包含聽納。其在庭侍亦豈容妄有條陳。第以陛下含弘之美意。因
是不能無獻。而人有懼心。精銳銷更。議論氣節浸愈陵夷。恐事理
利害之真。實觀望愛惜。務為身謀。雖有為陛下明言之。其所關係蓋
治忽所從分。非一日一事之可比也。仰惟陛下初政清明。收召人望。
登用忠直。天下之士莫不訢訢然精白以承休德。當人滿時休者
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
去。其他侍從臺諫之臣。以言事而去者尚多有之。夫人才自來易得
而盡節竭忠之士寧擬有與。恐有懲勸。獨稱其存所畏。今士氣以
少沮矣。如李祥老成篤實。識有偏比。眾所嘆之。所共李祥今又終於
作逐。臣恐自是而後。天下或有當言之事。更多私視以為戒。但結口
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夫方今國勢有定。人心猶擾。
歲事可慮。未可保其無害。邊兵屢警。未可保其無他。又自去秋以來。
災異相繼。殊為駭愕。而天象明昭。尤為可畏。白虹貫日。陽精示變。皆
適當播雨之間。藏近者太白經天。金木交吹。立夏之日風起艮方。此

為何異。胡可少安哉。是陛下儆恃為治。明目達聰之時。今能言之士
指陳災變。所以助成陛下抑畏之心者亦不為少。然終未克致消弭
之實。而於其所甚當言者。雖陛下以聰明照燭之。未必皆得而聞。是
實可不思其故哉。蓋天下之事。所宜指陳者固非一端。然言有淺深。
勢有難易。今之所難。非在於得罪於君父。而在於忤意於權勢。姑以
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不詳。猶未以為難。若以陛
下有容受之德。而其事不關於權勢也。難莫難於論綱常。然言之不
詳。猶未以為難。亦以陛下有誠孝之心。而其事亦不關於權勢也。若
廼御筆之降。初豈盡知。會議。然廟堂不敢復還。臺諫不敢深論。給舍
不敢固執。蓋以號令出於獨斷。而事體多關。畏懼深慮。左右窺隨
有激發而重得罪也。臣蓋嘗面奏。從昔而來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
者。夫豈惡在尊君。蓋欲假人主之聲行之於外。使人不敢言。勢而可以
漸竊威權。所當深加審察。旬日而來。復聞[illegible]中批指揮。給舍繳
駁。僅得一再而止。其自為諱[illegible]。[illegible]人切於此者望
其致閑邪之敬。當面折庭爭之義。[illegible]有[illegible]自言。陛下同聲則
書安從生。今士大夫之習俗蓋近於是。不知陛下亦何[illegible]於此而比
日又竊聞之。[illegible]得與[illegible]者[illegible]為輻
湊其門如市。[illegible]敢言。[illegible]有望
實不足。強[illegible]有[illegible]色。朝端[illegible]有以折其鋒而校其勢。苟惟不
然。歲月浸滋。事勢侵淫。腹心[illegible]政權將歸倖門。而不在
公室。凡所為。逞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特側目畏懼。莫敢
指言。而阿比順從。為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前史所載。其禍甚明。親
愛之道。今之為上者。或不加抑損。是乃所以害之。惟在陛下加念而
已。臣所以因李祥復罷而深及此者。豈敢狂瞽。心私為蟠激而言

敢罪戾也。蓋賞以士氣頹墮之中，稍有所言與諫臣許嘉則去不從
諫。而還者尊君之論，播於朝行。皆欲習為謟諛而不知盡責難之恭。
雖知責佯市權無由敢言於陛下之前。或有志在忠讜能言其難者
皆待日之以出位犯分未恭不遜之罪。臣之私憂過計，豈獨以陷卿
之士遭讒謗而已。其所深慮者，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
寖寡也。伏望陛下深惟天下之勢在於以言為諱。凡命臺中擇選亨
梓職名新任。雖若猶畔諫臣之說，然可以通壅蔽之情，朝廷美意既
得因此關明，而天下有難言之事，在朝在野必得聞風仗慰鳴忠
叢於王朝。陛下躬受四海之圖籍，義聽臣庶之邪正，開公言之門，既
私字之路，責信大臣以正朝綱，密納忠直以強國勢，中心無所銷平
偏論，以涵養天下和平之福，則宗社幸甚，生靈幸甚。臣世受國恩，不
違他恤，發言狂贅，罪在不赦，惟陛下財幸。

慶元間，將作監陳貴誼因轉對上言曰：言雖閑，然犯忌諱者指為
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
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又
言縱順異從者，是美多也，非實我也，宜屏之外之。矯拂救正者，是藥
石也，愛我也，宜用之聽之。
嘉定三年，秘書郎真德秀上奏曰：臣聞天下有不泯沒之理，根本於
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
天常，隳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
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
日亡，顧所存何如耳。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
安石之傲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為不足
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傾險專恣，而不能弭君子之論。乎，新法

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
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為安。近年儉倖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
下公議之衝，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然不免為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
道也。儉倖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
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嗚呼，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
伸於大辯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
政，一以天下公議為主，而不累於時忌嫌猜之私。蓋公極識如對上
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六年，德秀為起居舍人，又上奏曰：臣伏觀陛下更化之始，嘗下明詔
求直言，又詔近臣請對論事，為紳士大夫如聞震霆，如覩白日。臣時備
官太學，竊語同列，以為自今言路大開，將復見祖宗盛時氣象矣。而
五六年來，士風還復委靡，以大異前日。臣竊惑焉。蓋嘗歷觀往昔言路

壅塞之由，大抵起於人主好自用，大臣好自專而已。自用則視天下
之人皆莫己若，而惡人之言；自專則事天下唯所欲為，而惡人
之言。今陛下恭己貪成，未嘗有自用之失；大臣虛心無我，亦未嘗有自
專之私。而群臣觀望，莫敢盡言，其故何也？蓋自權臣擅
政，十有四年，謹佞成風，習以為然。原始要終，彭龜年以抗論逐，
呂祖儉、周端朝之徒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正如始病之
人，氣血雖傷而未至甚憊也。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
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疾已深於慶元矣。又其後也，蓋平章
軍國之名，起邊陲干戈之變，非獨舉朝莫敢言，雖布衣草茅之士求
一如祖泰者亦不可得，是開禧之疾又深於嘉泰矣。風俗至此，已成
膏肓，救藥扶持，豈易為力。誠使更化之初，一時群賢皆得以忠言自
奮，則精神風采猶可漸還，而曾未幾，自遭補外之官，以言罷職，是疾方

小愈而遽以酒色伐之矣。若是而欲起嘉泰開禧之沈痾，其可得乎。自時厥後，侍從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方其去也，陛下皆尊之以美職，畀之以大藩，視昔斥逐言者之時，固大異矣。然人之常情，易偷難勉，從見是數人者，并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未免妄疑陛下真有厭言之意，故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讜讜以賈禍。且侍從之臣以己見求對，故事也，今或曠歲彌年而不一；舉職者衆議各貢所聞，亦故事也，今或闔拳相視而不措一詞者矣。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嘿然如此，豈不殆哉。臣今欲為陛下言者三：一曰勤訪問。臣自痛侍清光，每見陛下延納群臣，溫恭有禮，然從容諮訪，罕聞玉音，記注所書，寂寥無幾。豈皆不足以上承清問乎。又聞遇日殊多從陛下，既進復卻，或至再三。陛下雖未必厭聞人言，群臣或得以妄議聖德。臣願自今所朝賜

對，時出聖訓，訪以民生疾苦，朝政闕遺，仍詔賢能之臣，就有所聞者，皆令宣引，則下情可通而上聽無壅矣。二曰廣謀議。臣聞古者大事謀及庶人，僉然大同，乃底元吉。比年政令之間，兼有更革，往往過為秘密，不暇參酌群言。計慮固曰精詳，求未盡無未究，如措畫既施，為民命所關，而更張獨決於廟謨，獻替靡聞於群心，儻凡皆若此，然事無遺策，其可得哉。臣願陛下以帝堯稽衆為心，以漢世雜議為法，俾人得自竭，則令無不臧矣。三曰明黜陟。昔唐憲宗以裴垍用李藩以循默，去鄭絪，遂成中興之烈，而寧乃取其能獎勵盡言，拾遺獨孤郁等因遷致謝，猶獨責嚴休復曰，君與天二人孜孜獻納者，休復大懸。故論者至今稱憲宗為盛君，而裴垍為賢相。間者一二小臣以奏對剴切，旋被獎拔，亦足以明示好尚矣。臣願推廣此意，而以直事去國者，擇其用心之忠，勿使久外。左右近臣，盡誠獻替者，當加褒

宗之擢李藩，除阿苟容者，如裴垍之責嚴休復，使人知忠鯁可尚，而諛悅可羞，則元和之盛何難致之有。臣以孤生蒙陛下擢掌內命，四年于茲，比以暇誤，恩遇侍媚陛。有懷弗吐，臣罪實匪，故於進對之切，不敢毛舉細故，以塞責職，冒昧極陳，其惡惟陛下垂聽。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六

聽言

宋寧宗時衛涇上奏曰臣等待罪兩府坐糜廩稍無毫補報萬一而言官間事簡無職業以自見獨事有上關政體下中人心者儻無一言禆益聰明誠恐仰負陛下倚畀期待之意是忘職業也思盡瑪臣等竊覩二十四日指揮殿中侍御史劉光祖除太府少卿命下之初舉朝錯愕莫測其故聞之道路皆謂光祖曾論列小臣除授不當遂有此命事之虛實固未可知萬一有如所云臣等竊謂陛下意奉恭惟祖宗盛時崇獎臺諫援用忠讜一時臣子極口論奏不行不止其間豈無事屬細微語涉過當而我祖宗委曲聽從未嘗沮抑豈徒慕虛名事觀美哉誠以諫臣拂士乃國家所藉以扶持而言路壅蔽威柄未銷弊則人主孤立於上無與爲助故其重臺諫者非

重其人乃以重朝廷也陛下始初清明銳意言既詔中外言事又日輪對百官問召侍臣從容咨訪雖自古崇許之君何以加此惟是進退臺諫之意未盡白於天下是以議者竊有疑焉往歲遷諸人之進名爲褒陞實欲奪其諫職是所以退之之意未明也已而所用之人進不以道衆論弗與而聖意獨斷之是所以進之之意未明也所望陛下聖性高明因事覺悟知其不可用者而黜之擇其可用者而使之用捨之間勝合衆志是以內外遠近莫不翕然服陛下無我之明歸陛下無我之量而前日之疑議亦豈是不辯而自釋矣光祖供職以來感激知遇願自奮勵公論爲之少伸搢紳相賀今者曾未數月忽復改除臣等愚陋未知陛下之於光祖以何罪而用之今復以何名而罷之且陛下所以用光祖者豈以其人剛正有守能爲陛下糾正是非足以任耳目之寄也如果以是而用之則光祖之論事敢言

愛惜名器杜絕請求是乃陛下所以拔擢光祖之本意而光祖效忠於陛下之職分也奈何反以是而罷之乎且其所論比之近日臺諫雖稍爲振職若較之祖宗時言論風采猶未能十之二三而陛下已不能容之若曰爲其論事而遷以美官與夫意在厭言而飾以他說則又然往歲之事天下安可尊信亦非聖德所宜有也且事有公有私有輕有重左右使令之屬於事爲私而朝廷之置臺諫則爲公一介小臣予奪黜陟其事爲輕而臺諫之進退則爲重今陛下因其所私而廢其所公奪其所重而遂其所輕事體不順較然易見臣等區區私不爲劉光祖所可惜者陛下之舉措耳今光祖之罷得廉退之又全美名於其身計有何所損而曲徇小人願近言者此不美之名也陛下安得晏然而受之乎竊恐自茲以往言事之臣鑑爲緘默相師成風直言不聞而權倖日肆朝廷日輕甚起天下之謗以損聖德

塞言者之路以輕國威聖明洞鑒夫豈其然臣等伏願陛下恢廣言公精回聖慮酌事體之輕重觀人心之從違念君子小人進退黜陟之所由鑒天下國家理亂興衰之所繫奮發英斷追寢昊端除命以遏群小僥倖之萌還光祖言職以伸忠直敢言之氣以慰公論以安衆心以解天下之疑實宗社無窮之義以不遠復爲元吉書之稱成湯以改過不吝爲盛德是在陛下一念慮之間而已臣等出位妄言迫於事奉愛君憂國之義惟陛下裁赦

涇又上奏曰臣聞人君擁崇高之勢操富貴之權以奔走天下其心之易以縱蓋亦勢使之然所恃以維持此心俾無過舉者惟臺諫給舍而已臺諫給舍人主之法家拂士也人主以爲是臺諫給舍以爲非人主以爲可臺諫給舍以爲不可臺諫給舍非敢與人主爭是非可否者顧不如是無以重其權不重其權非所以尊朝廷而備君德

也。臣竊見自陛下踐祚。臺諫給舍多不得其職。間有任用非人。致乖而去。臣所未曉。論側聞近日以來。臺諫論列之章。給舍繳駁之疏。每遲留不下。或有沮格而不行者。其一除授未當。一命令未審。似沐寵德未虧。朝綱未紊。然迫之以宣諭。而寡其言。繼之以美遷。而奪其職。皆以為常。貽害不細。爵祿。陛下之爵祿也。恩當陛下之恩。責之臣下。若口力爭。不避仇怨。果為誰事。陛下欲其阿意順旨則甚易。欲其抗威拒命則甚難。彼不為其易而為其難者。誠內不安於私心。外恐負於公議。若不思職業之當舉。惟知風旨之是承。雖以緘默取容。皆可藉竊位。則措所難而從所易。彼何憚而不為。諂非陛下之利耳。惟聰明在上。豈不洞鑒此理。徒以聖度寬裕。未能盡絕人情。然陛下以為可予而予之。臺諫給舍以為可奪而奪之。人主任恩。人臣守法。君臣之間。義斯兩盡。柰何徇人情而廢國法乎。且倖門一啟。群小事趨。

晨辭夜擾。乘間伺隙。正賴臣下執持奏覆。抑絕橫流。陛下若不主張。必至巧生詆訾。使人臣上懼陛下之威命。下畏群小之中傷。當且成命。諂諛充位。脫有大姦巨惡。非為陛下言者。況今日言路尚壅。士氣未振。風采籍籍。僅止目前。陛下以所[illegible]從而陰[illegible]。臣恐愛君憂國之言。不關[illegible]之習。以識耳目。蔽絕綱[illegible]。名器日輕。竊予日濫。倖徑攀緣。恩益所頒。天下之患。必自茲[illegible]。給舍之不得其職始矣。天意所欲以扶持全安之者。又果可必耶。此臣之所深憂也。我仁祖天性仁恕。於人之欲有不能違。惟其權任臺下。隨事論駁。始命大臣具條執奏。慶曆之詔。至今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仍著為法。故風節峻整。朝廷肅清。雖時出橫恩。不能虧損聖政。壽皇厲精臨朝。尤重是選。一日諭給舍曰。近來少得封駁。但據所見以聞。朕無不聽。乾道之詔。至謂兩省言路之臣。許以指陳政令得

失。今任是官者。往往以章疏太頻。作為論列。深未盡者。自今封駁之外。事雖至微。少有未當。即詳具奏陳。或一時臣僚爭以言事相尚。助成綜核之政。則嘗擢才任事。或至度外用人。一旦覺寤。罷斥隨至。頗不特徇情於恩倖也。臣願卒吐其愚。緒始為陛下陳之。幸赦其狂僭。

宗正少卿柴中行上奏曰。朝廷用人。外示[illegible]而陰掩其迹。內用牢籠。而微見其機。觀聽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靜。頗厭人言。於是臣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護則畏避。而不折廷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

理宗即位。初知果州楊泰之入對曰。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從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消爍。緘默浸成衰世之風。為國者何便於此。帝奇之。

端平元年。吏部侍郎曹從龍上奏曰。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為

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通。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衝。其發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通於詞色。則議論乘間。或不自知矣。昔臺臣交章互益。願陛下益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通得其當。況夫聽言之道。貴以事觀。若言果有關[illegible]盡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求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若自平矣。

二年。諫議大夫兼侍讀李宗勉上言曰。求諫非難。而受諫為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為難。苟聞之不以為戒。玩之不以為信。俾危言鯁論無益於世用。無救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

端平間。直寶謨閣樞密副都承旨王伯大上言曰。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論詠。太

平之期可端足而行也。未然則以治亂安危之制爲言。夫。又未然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然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嗚呼。以亡爲言。猶知有亡矣。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不知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盛德入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錯錯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幽之人主。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秦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姦倖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爲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救者皆犯前古危亡之撤迹。愚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發辭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議。言者亂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肯煩。於是厭者而爲疑。疑增而爲怨。怨極而爲慢。則罪言黠諫之意。蔽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近已者皆可逐之

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崖絶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閃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籍者。則皆發杖逐引朱顔立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無有崖漏在上。知之在下者。猶徒見優施之多邪。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將精之內宮而乾可也。陛下又試于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習。無有因緣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未復借儻若乎。徒見內降請數至有司。暴言除臣每賣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蹊之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服直醜正。則言改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未佞闒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擧國皆忠。臣豈輒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無非有以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

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際。過信任者。肯爲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能求所失於天下。而不必尙爲之回護。凡人言之所不曾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盡根悉核。靡纖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攻而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淳祐十一年。秘書少監高斯得上奏曰。臣比因水災。首爲奏事胥進贅言。明是如天。不賜誅斥。在臣愚忠可以少道當時對義不容默。是用再披心腹。敷陳於前。惟陛下垂聽焉。臣竊見自諸郡大水以來。廷紳有奏疏上封言得失者。方諸國明不諱之初。未及百之一二。已聞或者惡其譁。必指爲已甚。邪說乘之。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此說一行。其禍足以亡人之國。臣安得避出位之名。不爲陛下分明之乎。夫所謂空言者。謂其高談闊論。無益於事情。揆諸古則不合。於今則有害。如戰國揣摩。如兩晉淸談。是者信無補也。今諸臣之言上

則切劘君上。下則底厲大臣。內則摧壓姦邪。外則銷遏寇虐。蓋書所謂乃言底可績。詩所謂我言維服者也。而顧以爲無補於實政乎。夫皐陶之言雖危。非常齊底于行。則無以致泰和之治。傳說之言雖危。非高宗聞于行。則無以成中興之功。今也言不得於皐說。而陛下不能如舜高宗之行。不惟不行。又從而咎之。言果何罪哉。且諸臣之言。其切劘陛下也。謂嬖昵不可不去。謂貨色不可不遠。謂圖私不可不正。謂天位不可不尊。謂大臣不可不信。謂政令不可不一。謂臺諫不可不擇。謂輔相不可不和。謂忠賢不可不登。謂邪不可不去。謂土木不可不罷。謂用度不可不節。謂底吏害民不可不戢。謂宦寺撓政不可不懲。謂貂璫昇英諸賢不可不召。謂坊榮與鬻元惡不可不罰。謂黥隸芻茅之失不可不悔。謂輕毀學校之罪不可不正。莫非可行之言也。設猶行之。則光彩爲要。不是過矣。而陛下亦當用心言於此乎。

其底屬大臣也。請君心之非不可不格。謂內降之命不可不遂。謂開誠布公不可不廣。謂辨別邪正不可不明。謂協恭和衷不可不務。謂分明植黨不可不戒。謂鄉曲之私不可不克。謂功利之徒不可不遠。謂器使人才不可不當。謂振拔淹滯不可不公。謂天災流行不可不畏。謂下情壅閼不可不通。謂小人之類不可不絕。謂師儒之去不可不留。謂疾惡之心不可有所私衆而不同。謂進賢之道不可有所礙。望而不力。亦莫非可行之言也。設盡行之。則皋夔周召之賢不是過矣。而大臣亦嘗從一事於此乎。夫諸臣之言。如布帛之必可衣。菽粟之必可食。得之則治。舍之則亂。斷斷乎不可易也。今一切以爲空言而莫之省。不知當是將以何者爲實言而實政乎。抑臣聞之。道路又以爲今日之病。在於人主無用言之實。大臣無受言之量。無用言之實。其末必至於玩諫。無受言之量。其末必至於罪言。玩諫固不可。罪

言則幾於亡也。如水之就下矣。故必虛主光容納之量。而進於用言之實。賢相絕忌諱之心。而拓其受言之量。夫如是則諍臣之言。皆見於用。何往而非實政乎。昔孝宗皇帝屬精爲治。綜核名實。於臣建言多見施行。當是時。言官輪對之日。必命宰臣進呈。擇而行之。一時善言多出於此。近試居下列。首命評定官節錄論利害之實。而類聚以聞。以搢紳之言爲未足也。謂前宰執侍從。亦有獻納論思之責也。見利病聽非時開達。欲以知州縣民情。若是者可謂有用言之實矣。故臣願陛下以爲法。王安石之爲相也。不恤人言。甚至加罪司馬光論青苗則退。司馬光蘇轍論條例司則逐。蘇轍劉摯論助役則謫。劉摯蓋其未相也。嘗有詩曰。窮客當飮酒。何與主人謀。及其爲相。力行此詩。故深惡人議其失。若是者可謂無受言之量矣。故臣願大臣以爲戒。今天下大勢。剝爛盡壞矣。一事堪舉。因倘言路一脈。如綫不絕。是乃

國家之元氣也。主張扶植。猶懼不振。奈何又加誅譴而沮折之乎。或者徒疑諸賢之未必過謹。譊譊騰口。一聞而去。不知于國乎身。一切不恤。而妄求建異之名。何非大狂躁之人。何至如此。而何以是例目之哉。臣謂空言之說。好名之誥。皆設羅於國中。欲一網君子而盡去之者也。其言最易入。其禍最難言。願陛下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而毋輕惑焉。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危亡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臣屢觸天威。無任隕越。惟陛下幸赦。

淳祐間徐元杰進故事曰。禮記坊記。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

臣聞天無私覆。人君體天以容天下。必實乎誠盡天下之心。而後能使天下歸吾仁。故上有廣覽兼聽之明。必援之以大公至正之理。使下之意常得達於上。上之意常得孚於下。焉有匹夫不獲自盡

之嘆。如是則民之家其視之。舉世之所謂天錫壽夭恩澤。曾不足以盡之。其意若曰。有君如此。於民其猶天乎。天下同心戴之。宜矣。後世不知出此。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蓋疏。戶庭遼遠。而君民之體不一。故直言者有鉗結之患。罪言者有誹謗之禁。斯固不仁者之爲。而與望其如天之覆也。至若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巽語之言。能無悅乎。夫惟其能從而能悅。是望其繹。繹言外之意。遂改其不善以爲主善之歸。豈非致天下之深衷哉。或悅之而不能繹。從之而不能改。則是於其言之所當參酌者。未嘗加意也。蓋言不能克大公至正之心。以對天下。殆不翅旱之望霓。而日浮來沛。雖以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焉。昔孟子論膏澤下於民。必見於諫行言聽之日。豈非以仁言利博。惟在乎上之人聽而用之。其博施濟衆。堯舜猶以爲病。蓋謂德之出於己有限也。至若稽下衆善。舍己從人。則

堯舜之德天地矣。不徧愛人。堯舜之所爲仁也。若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此聖人仁覆天下之大。愈取而愈無窮者。又豈在於屑屑偏愛而後爲仁哉。夫惟在上者一有容民納言之心。在下者自莫不有纂挹如天之盛。舉天下欣欣然曰至公之書爲能擇議。廣謀從衆允合天心。自是而後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海內順治。而違犯不生。禍亂不作。吁此足以見大公至正之道。所以於民有天地父母之道也歟。不然。誅止於卿士。而不及於庶民之大同。聽可於左右。而不察於國人之曰可。心腹膂腸之播告未孚。徹於上下之聽。而小人之微藏。或至於致伏。正恐善善惡惡莫斷於用舍。是是非非。或蔽於公明。天下之正論發。然則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善民言不酌。而取舍之塗異也。

理宗時吏部尚書魏了翁上奏曰。臣竊見陛下自親大政。杜群枉之門。開敢言之路。天下翕然而歌舞之。然臣坐郊關之內。則所聞浸異。竊不以爲信也。及聞之在朝則曰聖度天寬。未嘗以言罪人。言有不合則留之禁中而已。雖給舍臺諫之言亦若不付外者。嘗貸內臣忠宵甚於拒諫。若失社宗臧碑。給舍臺諫奏有心而不言言而不行者。有言之不行而不爭。爭之不勝而不去者。所論深孰中魏了翁奏定論。理宗命將蔡確等事。至於十五六歲。十七八歲。至二十餘歲。不見於施行。不已也。紹聖崇寧已後。此風遂熾。然猶間見於中興之始。極盛於淳紹以來。而又大壞於慶元嘉定之日。幸賴陛下力挽積年嘖嘿之弊。王遂洪咨夔諸臣又相與振起而扶持之。正宜亟闢群聽蘇醒。而比日以來又不逮前。臣愚妄謂群臣不能以先正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固不爲無罪。然陛下導人使諫之意。亦不能無間於初也。伏見孝宗皇帝於群臣章奏。取其所當行者疏之小冊。以示大臣。或御

便坐則質於香几。群臣皆得就觀。又有記事版書其要目以備遺忘。蓋未嘗有不付出之章奏。亦未聞有不爭不辯之給舍臺諫。嗚呼。爲君必如此而後爲不負祖宗。爲臣必如此而後爲不負天子。安有臣設言之而不復計其施行。君姑聽之而不復慮其爭辯。臣忘天下關之者。以職在近之臣。昧於去就之義。則君臣之道兩有未盡之。惟陛下特出臣言而由徹之。

牟子才因輪對上奏曰。臣嘗讀易至巽稱而隱。竊有感於今日之事。巽者事之所也。稱者權之中也。天下之理至於順而止。天下之順至於中而止。曰順曰中。尚何迹之可議。惟其事不順理。理不適中。率天下之人皆得而議之。遂使議論沸騰乎上。彰露有不可掩。豈所謂隱乎。何以言之。天下之事順乎理而適乎中。則公議在朝廷。朝廷之事不順乎理。不合乎中。則公議在士大夫。朝廷既辟其責而不受。士大夫又諉其責而不收。則公議軼而歸於草茅。無足怪之。嗚乎。公議在朝廷。則大體渾全而聲色不露。公議在士大夫。則大體已裂而精神猶強。公議在草茅。則大體破碎而精采皆渙散矣。然猶等草茅之有言也。使草茅而不言。則國事日非。贊否易位。四方有以窺覘於上。罪時見司馬三日而秦宮不知[illegible]其爲禍患盡矣。不可勝言者矣。然則言之有益於人之國。如此而可以其頻數而厭之哉。陛下自更化以來。行少遷善之政。無偏設。議論寡而大體全。蓋自去夏迄于今。敘閱歷十有二月耳。而君臣之間時有遷謬。以君道言之。則三德之失。六事之失。不證之失。臣嘗極言之。以臣道言之。則宰相之非。諫大夫之非。中執政之非。諸臣交結之非。閹嬙怙權之非。臣又極言之。非臣之好爲多言也。事不順理。理不適中。雖欲隱默而不可也。所賴陛下聰明仁聖。從諫如流。今日而下詔求言矣。明

日而罷土木之役矣。又明日而緩失帶之獄。嚴捜挾之罰矣。今日而
斥董宋臣矣。明日而罷鄭寀矣。又明日而錄用章琰李昴英徐霖矣。
凡不順理。理不適中之事。徹於耳者。皆悔其所為。愚臣至此感泣
思奮。每謂聖性本自清明。特公卿大夫不以告。故告之而不當
其心耳。苟當其心。則朝聞而夕改矣。非吾君之純德。聖世之美事歟。
雖然。陛下於庶事亦既若決江河。獨有 大事綿歷一十四年而未決。
豈陛下思之審慮之詳。必求其不貽社稷之憂。而後見於施行耶。不
然。何其久而未決也。以臣觀之。天命之歸。出於陛下之無心。靈川之
舉。出於巴陵之無心。天下既以無心而歸陛下矣。陛下豈不當以無
心而念巴陵耶。陛下天資素高。從容以思。未嘗不往來乎懷。所患二
三大臣不能委曲開陳。為陛下畫所以施行之策。然若陛下有所靳
吝而不行。有所顧慮而不行。有所懲創而不行。此中外之言所以紛

紛然聒陛下之聽。至於今而未已也。為今之計。陛下苟於夙興夜寐
之間。惕然動心。念高宗付託之言。思元老告帝之意。一加意焉。則空
山閒寂之魂。有所依託。而西溪行道之人。不致嗟傷。如此則事順理
中。天下皆服。而陛下全純之盛德。一無虧損。雖與前所改悔數事編
之所書。亦求無愧矣。又安有人言張皇。以害衆聽至此。何所容喙。
惟陛下裁幸。
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傅伯成還抗
疏曰。夢昱貶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怨咨。
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廉恥道喪。風俗益偷。賄賂流行。公私俱困。宜
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
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非工黜党之刑加之矣。昔
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唐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群裴
度盛里諸賢皆為愈言。止貶潮州。毋復內徙。今上疏者非可愈比。然
在列之臣無一為言者。萬一死於貶所。陛下與人臣有殺諫者之謗。
史冊書之。有累聖治。臣亟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
以受恩優異。敢其瞽言。
殿中侍御史杜範因講筵上奏曰。臣嘗冒耳目之寄。輒許宰相至煩
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貴臣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
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吾人主之
於諫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
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君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
有委曲調護之說。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
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聽。而其弊滋甚。甚至鄭點
而文理不全。易為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歎駭。不意

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足徙而超遷之。則
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優假臺諫為盛德。而不知
阻抑直言之為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
有甚可以為寒哉。
洪舜俞進故事曰。蜀先主將東征孫權。群臣多諫不從。大軍敗績。
葛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唐
太宗欲伐高麗。群臣多諫不聽。及敗於城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
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臣聞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蓋自
堯舜不作。人主孰能無舉動之過。所賴以拂正其非。而反諸是。惟
左右前後之臣爾。而便佞者進之。輕黠者長之。其往者極視而不
暇問。畏事者竊歎而不敢言。幸而敢言。亦惟一言以塞責而終歸

於首鼠。人主過舉。莫之能救。使當舉動少差之初。力盡向折
廷諍之誼。引裾不從。繼以折檻。自非諱過愎諫之主。安能不瞿然
悟。惕然改。惟其宮闈之奇禍而不能救。隙益也。先主復關羽之
恥而興忿兵。太宗討高麗之罪而興貪兵。非無諸葛亮褚遂良輩之
諫。而所諫不力。無救於行。法魏二臣猶在。必將激烈懇切。極其肯
綮。宗從不止也。夷陵鴨綠之悔。當時諸臣寧得辭其責哉。雖然。吾
知惜孝直而考其推擇之素。將稀貴褚之純良。向罰之激。均何
望其復有孝直之方動。太宗知惜魏徵而田舍翁之怒見於其前。
仆碑停昏之恨形於身後。敢言之氣沮喪殆盡。未卽欲望廷臣諸
之剴切難矣。是則人君平時能養法家拂士之氣。臨事乃獲法家
拂士之力。

中書舍人袁甫上奏曰。臣猥以非才。叨冒陛下擢寘華近。每侍經幄
覆嘗懇惓。願陛下保養此心。常常清明靜一。則一言一動。皆可為萬
世法。若有毫髮私意介乎其間。雖朝夕講論。而躬行省察之於心。
不能無累。是非無自欺之義也。陛下不以臣言為迂。遇加獎納。臣感
激思奮。以為幸遇聖明。有事安敢不言。有言安敢不盡。臣竊見近者
中外籍傳陛下特形御筆。寶謨以全功臣之世。而人言不已。戒敕史
宅之等安分畏法。益加戒謹。仍令同令中外臣僚奏章毋得指摘。務
存大體。以副朕終始元臣之意。竊一有此謀。為陛下惜之。且陛下卽
位于茲十有二年矣。而柄臣顓國者十年。太祖太宗之綱理天下者
蔑至大壞而不可收拾。迨前歲之冬。陛下躬攬萬幾。名之曰更化。實
霆發於久蟄之餘。觸日耀於積陰之後。太平之期雖未立致。然既解
絃而更張者。亦庶幾其可望矣。今一旦布告中外。明敕臣僚毋指摘
舊事。若是則自端平元年以來所更之化。天下咸曰是更柄臣之弊
政令。保全元勳。禁絕人言之札一頒。天下共又潛竊議曰。是將更
端平元年以來之化矣。天下喁喁之望。何賴焉。太祖太宗在天之靈
何賴焉。且陛下亦知夫言路之通塞。乃治亂安危之所繫乎。更化之
初。言路嘗一開矣。邇來廷紳竊竊然。[illegible]有厭惡之意。微為自奮不
聞。習為喑默。今陛下又從而隄防之。遂終之臣於中外之臣以言為
諱。雖有至大至急之事。陛下亦不得聞矣。陛下試居燠煖之宮。試默
省此心。必知御筆之頒。有惕然未安乎中者。陛下當心知其非而公
不足以勝私。則是自欺其心矣。其與陛下御經筵之時。臣進勿欺之
言而欣然嘉納之際。毋乃大異乎。陛下聰明睿智。照臨萬方。近又並
命二相。作新庶政。乃於此時降禁遏忠言之手札。以消天下讜直敢
言之氣。傳之遠外。其謂陛下何。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誠使柄臣有功
何畏人言。使其有罪。言何可塞。臣謂御札之頒。本欲禁人之言。而反

激人之怒。如川之防。必至大決而後已。陛下視今為何如時耶。中外
多故。慮在不測。陛下日夜競畏。惟懼不足。乃欲以方尺之紙。鎮服人
心。君臣上下。泰然自安。蓋忘憂畏恐懼之實。其心乎。人情安則舒肆
危則憂畏。舒肆若安也。而終底危亡。憂畏若危也。而終乃安。陛下欲全
史氏一門。則當使之常存憂畏公議之心。如一撤其關防以愛之。適
所以禍之也。況[illegible]史氏[illegible]亦正當存詩書遺
訓。撿底不貽識清議。乃可植立門戶。故御札未必能福史氏。而公議
乃可以全史氏也。陛下速可疑然而不為之孰遠略。臣愚欲望陛下
察臣區區之愚。如御札猶未宣降。內當寢其形迹。若其已行。勿憚反
汗。亟賜收回。庶幾慰懷輿情。通達言路。以不失更化之初意。臣竊就
天衷出於忠愛。不容自默。惟陛下財幸。
劉克莊上奏曰。臣聞之道路。皆謂朝廷近懲多言之患。稍有敢言之

意。臣固知其不然也。陛下自初臨御，導人使諫，凡要辭直突若口語
憑之言，雷霆成嚴，和顏色以受之，間有留落在外，已而相繼收召，於
至於大用。可謂有君人之度矣。大臣既再當國，虛心與我，凡意見和
纍議論矛盾之人，皆洪愚懲色同異以容之。初若齟齬難合，成而歸
然相得。或與之同列。可謂有大臣之量矣。學士大夫主如此時
如此哉。之得失事之當否，不有遺勝於不有附丹手，而自頃以來，小
大之臣，囊封歷奏，往往播騰，上為著失納納之義，下為者狃板議之
域哉。於太猶聆矣。然其大患不過責難於吾君，責備於吾相，曾豈有
他哉。自昔論議之寄，人主無失德則言掖庭，或言戚里，或言土木，或
言聚斂。陛下毋悖其如此也。求之再上而已。仁祖恭儉之主，納一女
口而王素諫，擺一妃嬪而王舉正等皆諫。章聖太平之世，築一玉清
宮而張詠諫。阜陵英明之主，創一發運使以治財而張式諫。不特此

也。有選人而上流民圖者。有縣佐而論臨戚若有諸生而諫花石者。
國史書之。天下記之。非諸臣言之之難，而列聖容之之難哉。曰求之
在上而已。夫臣架可議，則指陳被或指宮或指子弟人臣毋諱其
如此也。求之在我而已。權之所在，人之所歸，而同列以為然
纍為九，成言者以為實傳至於祖為九，成有所不知。公然為相顧為
客，公著而不得焉。性戚之怨，將至於毀有所不免。遂為父拔為寺
其視師旌蜀也，南民有百為生靈由五十學士之誰臺臣有軍國大
事付無駭小子之語，勝至於械，有所不免。故曰求其在我而已。不特
此也。有以臺後宮私事訐書者，有以交結宮掖訴其情者，有以發邑
謠犄者，有以不敢辯明之訟中猶者，何嘗為諂甚之瑕疵，適足以見
大臣之德度。故曰求其在我而已。夫君相未嘗無聽納之意，而中外
乃負有家俗之疑，非國之美也。臣謂惟聖君而後可以責難，惟賢相

而後可以責備。使遇倚忌諱諫之主，況怙權之相，說肯以身試不
測之禍乎。臣願陛下與大臣采用其言之可行者以涵養其氣，號錄
其人之可進者以招徠其類，則盛德大業，本開廣譽，在上而不在下，
在我而不在彼矣。
司農少卿趙必愿因轉對上言曰。國家元氣日消月泯。剝至今日，非
惟播紳不肯論事，下至韋布之士，皆結舌矣。端平初，洗弊方生，新病
未作。陛下猶勤於咨訪，恐不及。今疾攻心腹，已裂將潰，乃不求瞑
眩之劑，以起其殆，甚可歎也。
權戶部侍郎劉應龍上奏曰。臣觀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遭日以來，
蜡妄自言，著以論事為忌，指陳痛切者，聯翩引去，當兩有發歛適其
黨其趨歟。朝廷臣奏對，常懇速其良策，朝廷清明之時而言者已懷
疑畏，臣恐正臣氣減，臣亦去，宜非盛世所有也。

侍御史李鳴復上奏曰。臣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
得其言則去。然此之義，古人所謹，而後世少定之利祿之念重，則名
節之氣銷，苟富貴之心勝，則廉恥之道喪。世變之不如古，職此之由也。
臣觀唐陽城上疏，司諫長孺有感焉，嘗之說曰：諫官雖
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
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
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
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嗟夫，士君子學古懷道，遭時
遇主，寧而為宰相，卑而為諫官，所爭者何事，所職者何職，豈敢以斯
道濟斯民，尚不忘於道而志於祿，不惟其義而惟其利，雖叨榮於一
時，寧不遺臭於萬世哉。臣嘗即是以揆之，今日竊謂曩之為臺諫者，
有言而不得吐，今之為臺諫者有言而不得行。言而不行，與不言何

異。然風采欲振而旋廢，紀綱欲修而復壞，其無補於治亦宜也。嘗祖宗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非萬乘之貴屈於一匹夫也，所就者大也。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非三公之勢屈於一小吏也，所慮者遠也。一議之舉，小人有所憚而沮，君子有所恃而安。一號之出，山嶽為之動搖。對狠為之屏息。其或言事不合，則闔門待罪，或畀以郡，或授以祠，則譴責隨之，貶竄繼之。彼亦泊然襆被而去，豈以得罪公議為恥，不以得罪有司為辱也。數十年來此意泯矣。陛下厲精更始，去剝封，在上者有受言之誠，故在下者亦有敢言之氣，中外交慶。觀不謂慶曆之治、元祐之風，指日可復。然而志太銳則易急，爭太速則易飛。始焉應合如響，今則有持而不下者矣；始焉私邪畏匿，今則有肆行交結者矣。事關軍國，或寖遽駁，猶可議也；微瑣小吏，而亦戀戀覆護，倘以示風憲，才堪伺伏，旋即擢用，尚有詞也；命差無庸，而亦汲

汲除擢，何以待國法？正理蝕於邪說，公論奪於私情，遂使紀綱之地不足以懾姦雄之心，耳目之官反所以資譏議之口。陛下雖曲賜優容，詳加剖諭，稍知義利之辨，稍識進退之節者，備無愧於心矣。夫天下之事有是與非而已。言之而是，則其言當行；言之而非，則其人當黜。存其人而不察其言之是非，設官之意安在？任其職而不計其言之用舍，報國之忠何有？伏望下擇搢紳之公論，遵祖宗之成憲，亦朝廷所恃者紀綱也，紀綱廢則邪正雜處，夫豈國家之利？士大夫所重者名節也，名節衰則苟且成風，亦豈國家之福？於朝廷則重其紀綱，於士大夫則養其名節，此誠今日急務也。不然，任言責者進既不得行其道，如歐陽脩之所期；退又不能引而去，如孟軻氏之所戒。斯亦名教之罪人矣，於己安乎哉？惟陛下加察。

兵部侍郎曾彥約上奏曰：臣聞人主深居九重，門遠萬里，一身之是否猶未自知，四海之利病無由盡見。是以有道之世，則必進忠直而遠邪佞，非以求觀美而已。蓋邪佞者人臣之所利，非人主之利也；忠直者人主之所利，非人臣之利也。秦二世諱聞過，趙高以邪佞得進；唐高宗雅欲易后，長孫無忌以忠直見嫉。夫使人臣者皆知所以愛其身，而不知所以敬其君，則諂諛面諛之言日至，而愛君憂國之論不作。天已譴而不悟，民已怨而不知，禍變於蕭牆之間，盜起於畎畝之內，為國家者亦何利焉？古之聖人所以達忠直而惡邪佞，職此由也。三代以來，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士可以傳其言，工可以箴其過，而用所勸昭如日星。已然之迹未暇悉舉，竊觀祖宗盛時，朝是政事微有過差，未至害治，而慶曆、元祐諸臣已至嫌纖小，之猶得直言極諫，不遺餘力。其後紹聖、崇觀間，朝廷有大獄，陰大變，敗國脈之所甚畏，公論之所不與，而舉朝之士無一人言者，乃欲指慶曆為賣

直，詆元祐為好名。自今觀紹聖崇觀之治，其視慶曆元祐為如何也？果其賣直好名，固不足為人主之利，設使面從而退言，腹非而口是，人主孤立於上，而人臣竊議於下，此則古人之所深憂，而流俗之所不鄙。善論治者必有以察乎此矣。今蠹訐落之初，有小欲采助之意，乾坤清夷，風日輝光，邪佞之黨雖未得干於其間，而惡直醜正之徒世所必有。比年以來，亦頗有賣直好名之說見於奏對者，雖朝廷不用，而其中心所藏，足以敗常亂俗，不可忽也。昔者同文起獄，出於邪怨之口，而司馬光坐罪；愛莫助之圖作於鄧洵武之手，而蔡京得進。包藏禍機，其速如此。此無事之時，不得不為有事之計也。臣願陛下倚忠直如蓍龜，去邪佞如蟊賊，言而可行，雖訐必賞；言而不切，雖狂必恕。其有觀望顏色，沮撓諫官，至以賣直好名肆為抗奔，必將明示好惡，重加斥逐，則慶曆元祐之治不期而自致，紹聖崇觀之弊不期

而自華矣。易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蓋既濟之時本無折梏，而聖人示戒如此，所以憂治世而危明主也。至深切也。惟陛下留神。

祕書少監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姚希得上言曰：君子敢諫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為國計，非為身計也。小人自植朋黨，擠排正人，甘言佞語，一切順從陛下之意，以取陛下官爵，此乃為身計，非為國計也。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奏曰：臣聞自古人君之大患，在不聞其過而已矣。夫以一人居天下之上，言動幾微之間，治亂存亡係焉，其不可以不聞過也。然其風采所震，若威嚴勢焰所壓者，操予奪廢置休戚於前，乃欲錄其過失，自非龍逢比干剖心賁育萬死而不顧者，豈肯以其身蹈不測之禍哉？昔蕭時以堯舜為君，以禹皐稷契為臣，一堂之上，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乎其和，咸昌言嘉謨，各得展竭而無餘，蓋君臣之道兩盡，而亦休矣。三代而下，庶幾乎此者，若漢之高帝，唐之太宗，亦可取也。高帝為人，寬仁愛人，豁達大度，故其創業之初，群策畢舉，維御生平之蘊，得盡以吐其愚。晚年欲易太子，周昌直言極諫，比以桀紂，高不以為忤。如太宗寬弘盡下，導人使諫，深納魏徵之言，其聽言之際，發不推虛懷延納，而又或加賞賜以激厲之。二君創業統制，作施設，遺後言能用，聞過能改之所致。然要其極而論，則亦曰仁而已矣。陛下以同為己所藏，君仁臣直之語為問，臣謂我國君臣待是進於陛下之前，故臣置不復言，而述堯舜及漢唐今主之事以對，然竊觀聖意明知陛下蓋深有感於斯言者。陛下天資忠厚，慈以待人，屈己和顏，進見群下，未嘗疾聲厲色，真可謂至仁之主矣。而在列之臣，批鱗逆耳引

裾折檻之風，蓋寥寥焉，則是陛下無負諸臣，而諸臣或負陛下矣。然是亦有機括焉。司馬光之告仁祖皇帝也，曰仁，曰明，曰武，故臣願陛下於其有餘者勿失，於其未全者用力焉。傳曰：主聖臣直。又曰：君明臣忠。此一言者可與聖問所及互相發明，陛下試參擇焉。

金世宗嘗召問移剌履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讜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對曰：忠言如徵，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誨張汝霖耶？朕擢用二人者，以嘗居諫職，量有忠言故也。宜得其人而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履曰：臣未聞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誘之前導，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

世宗又問紇石烈良弼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為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蓋以直道而行，反被害咎禍及其身，是以不為也。

章宗時，遇奏事，臺臣亦令迴避。左諫議大夫高汝礪上言曰：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侍從群行而已。故定制，凡中書門下及二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俾得預聞，每事與其有所聞論，以下盡見奏聞，一切迴避，與諸侍從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奏，何由得聞，又況其始未述事而諫，斯亦難矣。願陛下諫職為何如哉？若曰非其人，何不擇人而任之，豈可置之言責而疎遠若此也？自今以後，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裨聖修之機事，記言動，俱當一體從之。

禮部郎中林櫟嘗劄以言事忤旨，累五品以上官顯責之。當差河南提控完顏伯嘉上諫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恥為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亡。胡曾劃，所言是無

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為舜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謗訕，有司劾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為愚者君置之而不問乎。

義宗正大四年時，朝士多不盡言，積習依違以成俗。禮部尚書楊雲翼上言曰：今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當君之賜焉，議其易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至於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轔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

元太祖時，朶兒赤年十五，通論語孟子尚書，召見于香閣，帝曰：朕聞儒者多虛言。朶兒赤奏曰：陛下聖明仁智，富有四海，唯當親君子遠小人爾。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小人而亡者，唯陛下察焉。帝曰：朕[illegible]臣有盡直忠言，未嘗不悅而受之，量所着小，未嘗加罪，蓋欲盡言者而退決依之。故言甚合朕意。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illegible]所以為江海者，以其善納也。聖明所以為聖明者，以其[illegible]君臨天下，乃有緝熙敬以達四聰，擇[illegible]以萃輿議，兼收如不得，用之如不及，雖或涉於誹謗而猶不之罪也。故智者盡謀，直者盡議，能者獻藝，愚者効忠。內契於心，則至沃天聰；外宣於政，則播之事業。由是觀之，天子之居，深拱九重，任獨見則斧扆之外杳若萬里，開言路則兆民之警，庶事之冗，了於掌中。今國家累頒明詔，博採直言，蓋堯舜之勞心，又民不得不然也。欲詢綱舉無遺，可糺其弊，然在下之人，猶畏忌之慮運。沐聖世之恩波，雖有犯不刑之寵，然鼎鑊斧鉞之往哲，以吞鴻鉤者矣。然或家貧力弱，或跋涉艱窶，內非許史之親，外無金張之託，雖規升天之路，未由叩閽之見。因諸有司繳申中書，書跡若過無私之人，尚可達也。其或有司未肯即申，遣興副本，至於刀筆之小吏，得於章句之俗儒，滯咸事而弗行，逆大體而弗預，擅成延閣之議，暗存私曲之心，遂使志士沉冤，英材飲恨，覽天章而自慚，投明月以無因，卞和之玉，不見於石名，郢人之歌，見殊於白雪，如斯之類，可不防乎。兩漢以來，皇帝責封事，後世至有綴為書副封，以防壅蔽。若今國家詔令上書陳言者，貫封呈獻，閱奏未有絕遣照副封之明文，竊恐外路諸司因緣作弊。夫上書言者，非言朝廷之得失，即言軍民之利害；非言軍民之利害，即言官吏之情弊。設如官吏恐其直書，狀隱於內，托名校勘，遷延歲月，遲而爭辯，則非盛德之所宜；遲而自止，則盛事弗達乎上。此又副封為害之甚者也。伏望陛下特詔四方遠外路，追照副封之害，則言者無虞矣。臣又以言路既開，天下風動，大白屋寒士，自韜道積學，以至有氣節，斯語言身懷忠直，條衆論於衡門之下，於是乃身四而思之，欲言實以言邪，剛恐[illegible]心，或[illegible]而不發，邪則有乖公論，凡之重者賣市於牛角之間，身之防無見與妄之禍，故言不盡意而什存其七，言不盡言而什存其五，避嫌有智而什存其三，懼罹觸犯之罪以致之，什但存其一矣。不其惜哉。伏望抗其什一之議，或被於象魏之下，懷如微，雖則在下，以類相從，繼奉求言之詔，益將為寒寒之蟬，至伏之鳥，以避雷霆之萬一，又孰敢若朝陽之鳴鳳，向天闕以翱翔哉。更望陛下包荒納善，捨短從長，杷轉逆耳，若倘愚不多，取幸從臣言，下無遺才，上益聖德，而求超乎帝王之治矣。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大臣之忠，可以興知慮，又其至也，聖人亦有所

不知爲出是觀之吾聖人生知之資天縱之美未能盡知也況於王者以拱默爲尊無爲爲貴聰力之所弗不通宮禁之間耳力之所不越於軒墀之側受天眷命職司治下其府州縣縷蟠星分[illegible]萬民以億計內委卿士外任守令事繁以夥知之能下情壅於上通達萬里之遠如咫尺之在鈞然於廟堂之奧而民瘼息矣上意貫於下達使九重之邃如日之在天[illegible]於閭閻之衆而王化於各[illegible]今聖朝詔許陳言事及山野然無諫職之臣置數從言之[illegible]以知陛下丕纘祖武圖任舊人合九土爲一家光百王於千載[illegible]比屋從仁小民膺美於無窮百司承風之不暇又何假乎諫[illegible]無得而稱焉其或覆盆難照遺事微隱豈不累乾坤造化之功闕襄克提遂之躍乎在下之臣有言責者職乎章疏以全至明之明無言責者則尸祝不可以代庖人將無救之者矣能自得師者王惟后從諫則聖政過事非謂之過惟有過而不聞是爲過也前漢以前有諫大夫後漢以後增爲諫議大夫至於唐朝遂分左右是謂[illegible]大[illegible]端之伏望陛下因今舊官置諫院於都省選天下[illegible]學該博之士兼分左右置諫大夫[illegible]文五司諫[illegible]凡上躬之進退從容並今之史職制從[illegible]以陪[illegible]一以成當之節如滄海之念一而慮深如[illegible]之愈廣而[illegible]又思之不患有過而患乎過之不聞不患過之不聞而患[illegible]改也何則過者聖賢之所不免也以孔子猶天而貴從義以類蹈[illegible]室而不家過者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聞者蔽氣之因也[illegible]上[illegible]情若人上在諫府則無不聞之過但在韓國[illegible]說飄風之扇暴橫起殺氣天宇萬播而若夫子之感也萬物懸於一縷之輕秋毫近於洪遺之感似斷還連生死相勝者乎[illegible]命也

直鳴玉曳組翔集殿庭宜不知阿容順指則祿可常榮行上竭誠則身雖自保然其所以爲之者蓋以明主可爲忠言君子貴崇高節食其祿當其職上欲亡廟之奔天下欲群生之蒙之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是望陛下既立諫臣又當納諫如流改過不吝毋或加嗔以杜忠直骨鯁之門也

世祖嘗謂張雄飛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廈將傾非良工不能扶[illegible]任此者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爲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前丞相塔察兒爲御史大夫雄飛爲侍御史且戒之曰卿等既爲臺官職在直言朕爲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言況百官乎汝宜知朕意雖嫉妬汝朕能爲汝地也雄飛益自感勵知無不言

仁宗時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illegible]平章政事楊朶兒只上諫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illegible]御者之可左遷昌平令朶兒只又諫曰以御史言事[illegible]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爲戒不肯復言[illegible]變改授昌額羅朶兒只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illegible]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illegible]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之。

中書參政楊廷玉以貪墨敗臺臣奏旨就廟堂逮之下吏丞相倒刺沙疾其擅專罔利惡歛臺臣罔上欲寘之[illegible]御史張起巖抗章論曰臺臣按劾百官論列朝政職使然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陛下即位詔[illegible]法祖宗今臺臣坐譴[illegible]論杜[illegible]何謂法祖宗耶

帝感悟事得釋

英宗嘗謂中書左丞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拜住攝太尉。帝從容謂之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為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謝曰。昔堯舜為君。每事詢衆。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聖。桀紂為君。拒諫自賢。悅人從己。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保。民到于今稱為無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報。但帝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之罪也。帝嘉納之。

法令

周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久飢之詭也。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秦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乃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

明芳季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朞年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秦始皇三十六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座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

景帝元年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史議著令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

宣帝時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旅不足以振乏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贖罪以振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蕭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所

感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但以兵行二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甚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

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時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曰。聖王置諫諍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東漢光武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洛陽令董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大中大夫成儀侯梁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

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桀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

勢於左。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功踰文武。德侔高皇。因循季末衰微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主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臣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措手足。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全安眾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群輩並起。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勢。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

成義侯梁統及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議。光祿勳杜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得失。故破矩為圓。斲雕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

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

章帝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尚書陳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

章帝時。太學生梁郁陰上書告太學生崔駰孔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

之誠不可以訴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窺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和帝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尚書張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秋一物華，即為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和帝永元六年，陳寵代郭躬為廷尉，復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即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時太山太守應劭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未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副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尸道路，朝

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罪無揖。安自投罪。昔君也親死于紂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晁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殞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滅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温慈和恵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灾。秋一木華亦為異。今赦無罪之初罪爲活當死之次王。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王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删定律令以爲漢議。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複重爲之節文。又集駮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删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瓌瑋之士。急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左氏云。雖有姬姜不棄憔悴。雖有絲麻不棄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厠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焉。獻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

魏文帝踐阼。以高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内侯。轉加治書執法。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群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祖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時姦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絶。

明帝即位。關鄉侯衛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

明帝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獵於禁内。爲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廷尉高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

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明帝以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不知。將爲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爲搢紳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

齊王正始中。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姙繫獄。荀氏辭詣司隷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脩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

立重辟。漢又施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產育。則為他族之母。此為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為永制。於是有詔改定律令。

晉武帝即位。鎮西長史杜預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

泰始三年。車騎將軍賈充等之議律令事畢表上。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訐為之心舌。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

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鬭。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贓。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鬭。皆為賊。鬭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為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鬭。鬭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猲。如此之比。皆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猲。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賕。劫名其財為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贓。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

積贓於官爲擅賦。加歛要之爲欺罔。諸如此類。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鬭。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懽。貌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贓五匹以上棄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使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爲敕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財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準。法律之義焉。

賈充等既定議律令表上。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時劉頌爲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奸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奸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群惡橫肆。爲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盜賊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奸。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奸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奸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奸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

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刖殘。不為虛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徙不復生徙。而殘體為戮。終身作誡。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為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填溝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為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

理也。暨至後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恆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之徒不積。且為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又不見省。

武帝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尚書郎摯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已詔書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於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為不可。詔從之。

惠帝時。齊王冏起義兵。趙王倫收東萊王蕤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謨。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殛而禹乃嗣興。二叔誅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奸。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蕤寔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蕤等悉得免。

時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表陳之曰。夫天下之事多途。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恆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為之準局。準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刑。去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于時以嚴詔所譴。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

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月有大風。主者懼罹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或是始瓦時邪。亦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差暫出。出還便罪。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於敬忌。直使止刑罰可也。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荊一枝圍

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牆之內又即已滅頻為詰問所聞主者以詔旨使問頗繁便責尚書不即按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為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為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頠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

三公尚書劉頌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為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為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它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為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

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為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群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樸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

臣竊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眾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閡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徒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岨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乃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為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

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忠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
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
決斷。此又法之大略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
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
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
同。乃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駮。唯得論釋法律
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
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為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
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輕重隨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
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
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今法素定
而法為議。則有所開長。以為宜如頌所啟。為永久之制。

元帝為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
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
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
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為周備。自軍興以
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
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
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
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盡理。非妙道也。矯割物
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
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駁議者
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
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

依準以為節度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
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為斷耳。
元帝即位。河東衛展為廷尉。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
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
臣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詔內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導、
太常賀循、侍中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騎郎張
嶷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
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
其義。逮班固深論其事。以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
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
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奸。所以當罪。今盜
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加之以
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萬
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
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坑落井。愚夫之所不為。何取於
政哉。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遺
緒。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於三代之際。遺風播乎
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猶不可以生。況
於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
存。未以為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詠為惡之永痛。惡者觀殘
刖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誡以懲愚。其理
遠矣。尚書令刁協。尚書薛兼等議。以為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
之繁眾。欲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
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寬法以育

人。能併小罪廢。所見而思異聞。或未能咸服。臣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為允。尚書周顗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為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為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宜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為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眾。是為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刖常人以為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為非者日多。踴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

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

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期。御史中丞卞壼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為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為相棄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式母於其夫。生事奉終。非為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為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式以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沒無所託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為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為母於同居之時。生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為母。此為離絕於二居。參出否於意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求去求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為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參親。咨情於假繼。傷母如母。虧人之教。式為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潁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曄。淮南大中

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為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曄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壼遷吏部尚書

成帝時。召南陽樂謨為郡中正。潁川庾怡為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給事中尚書令卞壼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必有命。居然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為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人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為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為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謨之。得稱父命乎。此為謨以名父子可以亂法。怡是親職可以

此二寔。耶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地下。不得以私廢公。絶其本
跡以為永制。朝議以為然。誤怡不得已各居所職
范堅遷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
匹。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撾登聞鼓乞恩
辭求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朱暎議以為天下之人父無子
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暎議。時議
者以廣為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
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
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
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
許宗等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不傷絶人倫。同之會歎
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

盛衰。須臾之間。尚慎所加。况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
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
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與怨讟。此為施一恩於今。而開萬
怨於後。成帝從之。正廣死刑。
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
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政經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長
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理俟
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惇
謹。圖像既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
隆無為。季末澆偽。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
役。不足止其奸。況乎黥劓。豈能反於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
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

降路窄。斟酌以之。損益。元皇所為留聽。今英輔翼贊。道邁伊周。誠宜
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
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
之同。故遂不行。
義熙十四年。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癇
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為道扶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尚書僕
射徐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
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
地。雖伏法者當罪。而在宥者靡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

法令

宋武帝時司徒王弘與八座丞郎上疏曰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譴輒有請訴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為苦怨宜更為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既得小寬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奧議曰士人犯盜贓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汙淫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誡若復雷同群小謫以兵役愆謂為苦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右丞孔默之議曰君子小人既雜為符伍不得以相檢為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辟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今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尚書王准之議曰昔為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實使即刑當罪耳夫束脩之胄與小人隔絕防檢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群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即事而求有乖實理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伍濫

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違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況其宥科犯者或衆使畏法革心乃所以大宥不免士庶異制意所不同殿中郎謝元議謂事必先正其本然後其末可言本所以押士大夫於符伍者所以檢小人邪為使受檢於小人邪案左丞議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責其聞察則意有未因何有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之資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為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為美盜制按左丞議士人既終不為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議咸允吏部郎何尚之議曰按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為累有奴罪奴無奴輸贖既許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必不賢今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網是為恩之所霑恒在程皁法之所設必加顛辱求之鄙懷竊所未喻謝元謂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議弘議曰尋律令既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謫者無處無之多為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謫耳吳及義興適有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千石論狀丹書已未問會稽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此被責以恃恩獲停而王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蒞任之日偶不值

此事故鄰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於此。要須臨事論通。上干天聽。為紛擾。不如近為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令史復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閭里之外也。諸議云。士庶雖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塵秕者。比門接棟。小以為意。終自聞知。不必須■夕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況。如衰陵士人。實與里巷關通。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為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部令不及士流。士流為輕。則小人令使。儀須其罰。使事必相糾。聞伍之防。亦為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謫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僮為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己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為弘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並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既衆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奏聞。決之聖旨。

少帝景平二年。羊玄保為宣城守。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為非宜。陳奏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為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為苦。臣聞苦不可貞。懼致流弊。昔龔遂譬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和為用。不以嚴刻為先。臣愚以謂單身逃役。便為盡戶。令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既憚重負。各為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悍。既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實多。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為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民罹其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陳聞。

文帝元嘉初。會稽剡縣民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司徒左長史傅隆上議曰。原夫禮律之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也。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為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讎祖之義。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咎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以為美談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朞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當沉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絕。事理固然也。從之。

南齊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永明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溫舒獻辭於失政。絳侯忼慨而興歎。皇運革祚。道冠前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滿堂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

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擿其違謬。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廷尉孔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位。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穨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眾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室。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皐繇之謨。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弦栝之相接矣。臣以疏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廷奉訊。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

後魏獻文帝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尚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雍州刺史張白澤上表諫曰。伏見詔書。禁尚書以下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伏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百王之通式。今之都曹。古之公卿也。皆翊扶萬機。贊徽百揆。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之而穆。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況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襲堯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已。臣恐姦人窺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於委任責成。下民難辨。如臣愚量。請依律令舊法。稽同前典。班祿酬廉。首去亂群。常刑無赦。苟能如此。則升平之軌。期月可望。刑措之風。三年必致矣。顯祖納之。

孝文帝詔侍臣曰。百揆多途。萬機事殷。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尚書中書監高閭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為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今既宜。若有不合

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顯然成其事。使坐教必行。臣反覆思理
畢於此。不知其它。但使令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
不遠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為法。何者為刑。施行之
日。何先何後。問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眾謂之法。犯違制約致
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
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是
政。何者是事。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
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大同。風
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
夫。故詩叙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行。事者
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為政。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

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
宣武帝時。有詔以姦吏犯罪每多逃遁。因眚乃出。並皆釋然。自今已
後犯罪不問輕重。而藏竄者悉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尚書左
僕射源懷奏曰。謹案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
諸流徙在路。尚蒙旋反。況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
衆。祿潤既優。尚有兹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均一
之法。如臣管執。謂宜免之。書奏。門下以成式既班。駮奏不許。懷重奏
曰。臣以為法貴經通。治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
備。不在繁典。行之可通。宜容改制。此乃古今之達政。救世之恒規。伏
尋條制。勳品已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抑絕姦途。匪
為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也。其
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已下。獨

罹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
天。經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壅。
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輒率愚見。以為宜停。書奏。世宗納之。
時詔以姦吏逃刑。懸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并州大中正郭
祚奏曰。慎獄審刑。道焕先古。垂憲設禁。義纂惟今。是以先王沿物之
情。為之軌法。故八刑備於昔典。姦律炳於來制。皆所以謀其始迹。訪
厥成罪。教風屬俗。永資世範者也。伏惟旨義博遠。理絕近情。既懷愚
異。不容不述。誠以敗法之原。起於姦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尋詔
旨。信亦斷其逃途之路。為治之要。實在於斯。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
立制施禁。為可傳之於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可永傳。將何以
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
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

永配。於眚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
孝明帝時。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
陳慶和妹慧猛姦亂耽惑。毆主傷胎。輝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各入死
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限。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慧猛恕死。髡
鞭付宮。餘如奏。尚書三公郎中崔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劉輝者。職
人賞二階。白民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免役。奴婢為良。案輝無叛逆之
罪。賞同反人劉宣明之格。又尋門下處奏。以容妃慧猛與輝私姦。兩
情耽惑。令輝挾忿。毆主傷胎。雖律無正條。罪合極法。並處入死。其智
壽等二家。配敦煌為兵。天慈廣被。不即誅戮。雖恕其命。竊謂未可。夫
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為喜怒增減。不由親疏改易。案鬥律。祖
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者四歲刑。若心有愛
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孝。不得非

一夕生。永平四年。亦朝蓋倫。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官後決從者事
內因本以求支獄。書以輝進避便應懸屬未有指其首罪而成其末
抵。流死參差。或時未允。門下中書大臣。職在敷奏。昔邴吉為相不存
闘究而問牛喘。豈不以司別故也。秦容妃等雖止於奸私。若論之職
唐。衆證分明。即律科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拉之罪。縱矣官之律。案
智壽口辭妹適司士曹參軍羅顏貴。已生二子於其夫。則在家之母。
禮云。婦人不二夫。猶曰不二天。是私門失度。罪在於夫。愚非兄弟。昔
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諍之。謂在室之女。從父
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刑。斯乃不刊之令軌。古今之通律。期
親相隱之謂九罪。況奸私之醜。豈得以同氣相推論刑。通其所犯。緣
情又乖律憲。案律奸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輝之忿。加兄弟之刑。夫
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無欺於百
官。何得以正刑書施行四海。刑名一失。輕為不追。既有詔旨依即行
下。非律之意。理宜更請。尚書元修義以為昔哀姜淫於魯。齊侯取
而殺之。春秋所譏。又夏姬罪濫於陳國。但責徵舒而不非父母。明婦
人外成。犯禮之愆。無關本屬。況出適之妹。豈及兄弟乎。右僕射游肇
奏言臣等謬參樞轄。獻替是司。門下出納謨明常則。至於無良犯法
職有司存。劾罪結案。本非其事。容妃等奸狀罪止於刑。豈應極法。雖
律未當。出適之女。坐及其兄。推據典憲。理實為猛。又輝雖逆刑。罪非
孥戮。慕同大逆。亦謂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陳請。乞付有司重更詳議。
時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經風聞
者不問曲直推為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二公郎
辛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
今議者不忍罪奸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共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
賞善罰惡。殷勤恤隱者乎。所以周公不減聽書之德。術惟務之不加
罪為之辟。所以小入用情。責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雖久執攸
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贓其迹者。及
其出訴。或為公使。本曾紛過有所指。如不推究其案。灼然者當之。二
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贓。有辭付辯主名。除無終以置與之者。宜應院
復。三曰。注請不引博問。一遣比人獄扶臣。因即除削。或有據令
奏。復者與奪不同。求獲為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為證人。若必須三人
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即為證。則於理為急。
以行賕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准以為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
律未指。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後。或
遷為訴枉。被旨重究。或訴宥稱冤。為奏更撿。事付有司。未植研判。遇
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於常格。俾有據為定。若不合檢究。已經
之孫。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覆使鞫。據證占分明。理合清雪。
未及告按。忽逢恩赦。若從占據而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察士。
以為罪須按成。雪以占定。若拷未畢格。及要證一人不在者。不得為
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冤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
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焉。詔從雄議。
孝莊帝時。妹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御史中尉高
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
清直之臣。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
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
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壽
初臨儀注
東魏孝靜帝天平間。賈璣行晉州事。既還京師。上表曰。臣在晉州之日。

蒙班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
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擬
數之間。於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極。紀承天統。誕洪基。當宣寶
歷。式張琴瑟。且調宮羽。甚刑恭。萬機無遺慮。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
書一既頒。萬國歡謠。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
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而入者。按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
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
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
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不
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
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王告焉。對曰。洩命重刑。臣不爲也。王
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王乎。曰。殺父事讎。

奏議卷之二百九 十一

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禮。
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
於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
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
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己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
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
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椹懷音。梟鏡猶變。況承風禀
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下愚不移。事在言外。知其有之。可臨時議罪。
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誡恐千載之下。諭者惑焉。以明明大朝。有
尊父卑母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淳風季俗。以奸行之。則君
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
而已。至情可見。論惟聖主有作。明罰督成。光國寧民。用爲大範。下

主頒教。所謂上酬。但使愚俗重輒。替言懷豪收察。乞付評議。詔付
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劬勞。綿莫大
焉。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
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
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
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
痛深諱。暮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既
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惡。
枉言書發。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
君。著之律令。百王同筆。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
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尋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
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辯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謹

奏議卷之二百九 十二

議曰。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又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
衰期。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
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
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
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
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
殺母出。隱痛深諱。暮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
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
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著以父爲齊所殺而
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即位。非爲諱母與殺也。是以下
文以義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

肅而中絶。父喪少衰。始念於母。略書夫人遜于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絶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絶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絶有罪。得禮之衷。明有讎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道于文姜會以誘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蓋即此斷。雖有援引。即以情斷理。尚未遑盡事。遂傳寢

隋文帝時。尚書省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黃門侍郎柳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帝不從

煬帝在顯仁宮。勑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大理少卿源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唐高祖武德初。擢李素立爲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帝嘉納

太宗貞觀元年。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出閤後。監門校尉始覺。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太宗從之。大理少卿戴胄駁曰。校尉不覺。無忌帶刀入內。同爲誤耳。夫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有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不爲得中。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更欲撓法耶。更令定議。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駁奏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爲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太宗乃免校尉之死。

是時朝廷盛開選舉。或有詐偽階資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於死。俄有詐偽者事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勑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

三年。太宗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尋有勑。已役已納並

遣輸了。明年總爲準折。給事中魏徵上書曰。臣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勑。丁已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爲準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寶。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況以太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爲陛下爲此計者。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爲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昧之罪。臣所甘心。令簡點使右僕射封德彝等並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點入軍。勑三四出。徵執奏以爲不可。德彝重奏。今見簡點使云。次男內大有壯者。太宗怒。乃出勑。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徵又不從。不肯署勑。太宗召徵及王珪

作色而待之曰中男若實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君何嫌過作如此固執朕不解公意徵正色曰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年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爲其少但爲禮遇失所遂使人無鬭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使其數雖衆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爲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僞之心自登極已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以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詔書曰逋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蠲免即令所司列爲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爲天子國司不爲官物其餘物復何所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歡悅更有勑旨今年白丁多以役訖若從此放免並是虛荷國恩若已折

已輸今總納取了所免者皆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百姓之心不能無怪已徵得物便點入軍來年爲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於刺史縣令常年貌稅並悉委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僞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我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若爲致理乃停中男賜金甕一口賜珪絹五十匹

太宗時刑部奏張君快歐陽林謀殺蘇志約取銀君快本不下手貞觀九年三月敕劫賊不傷財主免死配流給門下奏定刑部郎中高敬言舉斷合死門下執依前奏內書任城王道宗錄奏太宗謂侍臣曰國有常典事迹可明何得各爲意見弄其文墨因令御史勘當御史奏之太宗曰君快等謀爲劫殺何得免死因令殺之魏徵進諫曰據律劫賊案財主皆自免事殺二條凡謀者斬下手者絞餘者配流劫賊傷殺輕故是一時之恩劫賊不傷財主免死配流則君快從重法被寬而刑部於後從輕法斷死臣實有疑太宗曰我人行劫徵對曰三人下手者應死罪太宗令戴冑奏聞太宗曰三人謀從二人之言因令配流

太宗因數留不覺遣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士貴坐杖輕下吏魏徵諫曰內外寵開大將軍張士貴坐行杖阿衆逆付大理臣以爲教百不替官司誠令重責任將軍之任職在於才豈以心實取其誠敬行杖小有不精乘是將軍之罪且使將軍執杖已不可爲後法又以杖輕加貶獨復驚驅物情假令推得門材能恐有虧聖德太宗大喜遂令釋之

時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侵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

衝令追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強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上悅擢仁軌爲櫟陽丞

時侍御史張仲素奏廣州都督縣令也奴隋盜用官倉粟無驗實太宗令斬之中書舍人楊文瓘奏據律不合死太宗曰倉糧庫之所重若不加法恐犯者滋多魏徵諫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吏復有重者又何以加焉太宗從之

太宗御大極殿大赦因謂侍臣曰爲君極難法若急恐罪及善人法若寬則不關奸究寬猛之間君爲折衷魏徵對曰自古爲政者因時設教若人情似急則濟之以寬如有寬慢則糾之以猛時既不常所以法令無定

廣州都督党仁弘嘗率鄕兵二千助高祖起封長沙郡公仁弘方通

豪酋納金寶，沒降獠為奴婢，又擅賦夷人。既還，有舟七十。或告
其贓，法當死。帝哀其老且有功，因貸為庶人，乃召五品以上謂
曰：賞罰所以代天行法。今朕寬仁弘死，是自弄法以負天也。人
臣有過請罪於君，君有過宜請罪於天。其令有司設藁席於南
郊三日，朕將請罪。房玄齡等曰：寬仁弘不私，而以功，何罪之請。
百僚頓首三請，乃止。

時同州人房強以弟謀反當從坐。帝因錄囚，為之動容，曰：反逆
有二：興師動衆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均謂之反，連
坐皆死，豈定法耶？房玄齡等議曰：禮，孫為父尸，故祖有蔭孫令，
是祖孫重而兄弟輕。於是令反逆者祖孫與兄弟緣坐皆配沒；
惡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

時李乾祐為殿中侍御史，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

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獨陛下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
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

太宗患吏多受賕，乃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
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
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羣臣曰：裴
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太宗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
反者，必不獨成，終將與人計之；衆計之事，必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
也。自今奴告主者，皆不須受，盡令斬決。又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
則人心多惑，奸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言發號施令，若汗
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又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
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
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又曰：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
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
若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毋使互文致疑。

高宗時，[illegible]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
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時鄃公李孝協為魏州刺史，坐贓賜死。有司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
不可絕其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疏異制。苟害百姓，雖太子亦不赦。

時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
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
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
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
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柏殺二

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
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並免之。擢仁傑為侍御史。

武后時，左拾遺陳子昂上復讎議狀曰：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
所以齊政也。夫枕干讎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
不可以訓人，亂綱不可以明法。故聖人修禮理內，飭法防外，使守
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不作，廉恥以
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竊見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吏趙
師韞所殺。元慶鬻身庸保，為父報讎，手刃師韞，束身歸罪，雖古烈者
亦何以多。誠足激清名教，旁感忠烈，義士之靡者也。然按之國章，殺
人者死，則國家畫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慶宜伏辜。又按禮經，父讎
不同天，亦國家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不宜誅。然臣聞昔刑之
所生，本以遏亂；仁之所利，蓋以崇德。今元慶報父之仇，意非亂也。行

子之道。義能仁也。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元慶之
可顯。有於此矣。然則邪由正生。理必亂作。昔禮防至密。其弊不勝。先
王所以明刑。本實由此。今儻義元慶之節。廢國之刑。將為後圖。政必
多難。則元慶之罪。不可廢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
亂誰救。聖人作始。必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
人之義。其政不行。且夫以私義而害公法。仁者不為。以公法而徇私
義。王道不設。元慶之所以仁高振古。義伏當時。以其能忘生而及於
德也。今若釋元慶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而虧其義。非所謂殺身
成仁。全死無生之節也。如臣等所見。請宜正國之法。寘之以刑。然後
旌其閭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編之於令。永為國典
時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
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監察御史

馬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橈。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為謀
反則非。昔彭越以反誅。欒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
不宜坐餞流謫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心既
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
中宗神龍初。左拾遺趙冬曦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奸臣侮法
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
條目數百。自是輕重沿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哭必
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穽。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
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
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
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
神龍中。大理正王志愔奏。著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

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
著應正論云。易萃之六二曰。引吉無咎。謂萃聚之時。己獨居正。與衆
而衆獨正者危。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獲正迎吉。由己居下位
而中正之志。託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位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
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
上也。魏高柔為廷尉。帝私勅有所降恕。柔執不從。曰。陛下自能赦
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又言為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殺
戮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銜策以奔踶。則奚良不能御
騁。傳藥石於膚腠。則俞附不能攻疾。又言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
公主子。廷尉上議。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
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
奢縱免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

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子律乎。故天子無私書某
愛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
玄宗時。武強令裴景仙乞贓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大理卿李朝
隱曰。景仙曾祖寂有國功。載初時。家為酷吏所破。諸家衆盡。而景仙
獨存。且承嫡於法當請。又乞取贓無死比。藉當死告猶特宥之。使私
廟之祀無餘魂可也。帝不許。固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
有司當守。且贓惟枉法抵死。今乞贓即斬。後有枉法。抑又何加。且近
發德音。杖者聽贓。流者給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自請決杖百流嶺
南
肅宗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
詔特免以流人。使自効。中書舍人賈至諫曰。聖人誅亂。必先示法令。
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軍去榮以

朔方論俾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狀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殺以去榮善守陝斬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賁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弧矢絶倫能射無前者皆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益多彼逆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陝乎陛下念能不惇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棄祖宗大法帝詔羣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爲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名是竊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復隋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今乃貴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耶詔可

代宗時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徙邊京兆尹嚴郢奏言罪人徙邊即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議難且殺人於獄有十惡偽造用符印强盜火竊盜令一從死誅太輕不足禁惡又罪救律科別差殊或毆傷夫婦離非義婢養男別姓主擅不如式私度關冒戶等不可悉而與十惡同徙即輕重不倫又挾[?]師天下衆論從者至廣例不覆讞今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牒按淹委章程紊撓且邊及近邊犯死徙流者著何處請下有司更議

順宗時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復讎議狀曰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illegible]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illegible]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illegible]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illegible]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

吏是悖驁而凌上也[illegible]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illegible]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illegible]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永貞間郭子儀婿六僕御趙[?]爲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鎰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當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既備。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謫。臺下鎮。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訟衰息。今舉事非叛逆。而奴習禁中。稱下繫獄。情所不欺。且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家之僕從。兩婿而已得罪。繫復縱之。不數月乃其三婿。假令縱實犯法。事不得奴。尚宜錄數。今亡以從蕩有。況為奴所懟耶。陛下方貴大臣以討賊。被雖見寬一時。不能忘懷於異日也。帝納之

時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物。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

憲宗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日。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日。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

穆宗初。牛僧孺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賕當死。賂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

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持有方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文宗時。鄭注構宋申錫。摘嫌食卒。內外震駭。帝坐殿對宰相。崔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覆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置笏在陛。泣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子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況欲誅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不為申錫言也。俯伏流涕。帝感悟。衆亦服其不撓。繇此名重朝延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奏曰。臣等每蒙延英召對。獲聞聖言。常欲朝延尊臣下。此則是陛下深究為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於理國。其言可以為百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重。莫重於令。令重

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於理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以來。風俗大壞。令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常和質所論事。揔不合裏鎖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匡衡云。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也。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矣。今常和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則是賤人圖柄臣矣。臣等又以爵望之。是漢朝名儒重德。為御史大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據數職。太宗云。此人妄有毀謗。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于嶺表。又賈誼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時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如事稍有奸謀隱惡。則人人皆得上論。豈於創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況常和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一黷明主。此是輕宰相事。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臣是亂風俗。深要懲絶。伏望陛下知其邪計。使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絶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臣等不勝感憤。輒具聞奏。伏望特賜有覽。謹錄奏聞。

後周世宗以刑書深古。條目繁細。難於檢討。又前後敕格。重互亦難詳審。於是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刑法者。御人之銜勒。救弊之斧斤。有國家者。不可一日而廢也。雖堯舜之世。亦不能捨此而致治。今奉制旨刪定律令。有以見明罰敕法之意也。竊以朝廷之所用者。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後唐以來至漢末編敕三十二卷。及國朝制敕等。律令則文辭古質。看覽難以詳明。格敕則條目繁多。或有所疑誤。將救舛文之弊。宜伸畫一之規。所冀民不陷刑。吏有所守。臣等商議。望準制旨施行。仍命侍御史知雜事張湜。太子右庶子劇可久。殿中侍御史率汀。職方郎中鄧守中。倉部郎中王瑩。司封員外郎賈玭。太常博士趙礪。國子博士李光贊。大理正蘇曉。太子中允王伸等十人。編集新格。勒成部秩。律令之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敕之有繁雜者。隨事刪削。其有矛盾相違。輕重失宜者。盡從改正。無或拘牽。候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以上。及兩省五品以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

法令

宋太祖時。大理正高繼申上言刑統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親屬犯罪各有等第減贖。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蔭不畏刑章。今犯罪身無官須祖父曾任本朝官據品秩得減贖。如仕于前代。須有功惠及民為時所推歷官三品以上乃得請從之

時竇儀進刑統表曰。臣聞虞帝聰明。始恤刑以御物。漢文[illegible]約法以臨人。此丹書編于皇極。禮之失則刑之[illegible]任於[illegible]而皆於賞。百王之損益相因。四海之準繩斯在。[illegible]御物[illegible]遠獨稱新之域。舜居有國有家。其來尚矣。伏惟皇帝陛下齊聖以為。聖命是膺。君日之明。旁燭先於有象。繼天而王。垂深履於無疆。乃聖乃神。允明允哲。河圖八卦。非上德以膺符。洛書九章。乃至仁而照臨。[illegible]在令而[illegible]

為傳。網漏吞舟而疎。文繁凝脂而顯。乃詔舉事明於刑書。俾同詳議。猶陰大典。貴體詳之寬簡。從事上以遵行。爾有[illegible]科。[illegible]敢[illegible]以刑統前朝創始。事屬[illegible]因。貫徹舊章。未經[illegible]從。於振是。爰[illegible]新進議。擇愈令於統中。臣與朝議大夫尚書屯田郎中權大理少卿臣蘇曉。朝散大夫大理正臣奚嶼。朝議大夫大理寺丞臣張希遜等。奉承制旨。同罄考詳。刑部大理法直官陳光乂。馮叔向等。[illegible]徵[illegible]舊。庶無遺漏。夙宵不怠。[illegible]惰紙成[illegible]十一卷。今并目錄增為三十一卷。[illegible]疑議節略。今悉[illegible]文。削出式令宣敕一百九條。別編[illegible]附本卷。又編入後來制敕一十五條。各從門類。又錄出一部律內餘條准此四十四條。附名例後。字[illegible]識者。音於本字之下。義似難曉者。并例具別條者。悉注引於其處。又慮混雜律文。[illegible]九[illegible]加釋曰二字以別之。務令檢討之司。曉然易達。其有今昔浸異。輕重難同。或則禁約之

科刑名未協。臣等起請總三十二條。其格令宣敕削出及後來至今續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條。今別編分為四卷。名曰新編敕。凡釐革一司一務一州一縣之類。非干大例者。不在此數。草定之初。尋送中書門下。請加裁酌。盡以平章。今則可否之間。上繫宸鑒。將來若許頒下。請與式令及新編敕兼行。其律并疏本書所在依舊收掌。所有大周刑統二十一卷。今後不行。伏以臣等幸偶文明。謬參憲法。令許[illegible]此斷。期達之能。冊[illegible]徒[illegible]討論之寄。時[illegible]宸[illegible]伏[illegible]詠。

太宗端拱初。廣安軍民安崇緒隸禁兵。訟繼母馮與父知逸離。今奪資產與己子。大理寺斷崇緒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張佖固執前斷。遂下台省雜議[illegible]以[illegible]明其母。馮[illegible]雖[illegible]頃[illegible]宗[illegible]即崇緒准法處死。今[illegible]不曾離異。其[illegible]有四[illegible]不孝之刑。[illegible]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斷。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法寺定斷為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雖賤。乃崇緒親母。崇緒特以田業為馮[illegible]占護。母衣食不給。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何辜。絕嗣。阿蒲何地託身。臣等議田產並歸崇緒。馮合與蒲同居。供侍終身。如是則子有父業可守。馮終身不至[illegible]。所犯并準[illegible]。[illegible]從昉等議。

真宗時。展籍推群牧判官。因轉對上言。[illegible]以國馬假臣下。重其[illegible]也。[illegible]院以帶甲馬借內侍[illegible]。[illegible]群牧[illegible]奏。乃賜一馬。三日追復借之。數日而[illegible]。命[illegible]不如此。早詩百官奏事。工前不自批章。[illegible]於[illegible]府吏法[illegible]贖金。特停任。近[illegible]續杜律門[illegible]。[illegible]司[illegible]多於舊。無以防偏坊料物庫主吏盜官物[illegible]進[illegible]以[illegible]根之。親三司遽假追究。今日聖斷乃異於昔。臣竊惑焉。得付令檢下。稍嚴責吏。相率空縣而去。令生罪[illegible]則請贓者[illegible]矣。[illegible]如考州

三司使丁謂上奏曰伏准詔開封府民吳遂違制造銷金服已決訖
准別敕配隸令三司申明舊禁者切以儉以制用有國之要奢則
不遜庶民之大防國家撫育黎元務厚風俗而糜歎者不能漸相染
競造金箔用求厚利況山澤之寶所得雖微傳婉銷鎔質為虛費令
約天下所用歲不下十万兩憐此上弊棄於下民雖王宮所尚不貴
難得之貨而有司識須務革弊之方自今金銀箔線貼金銷金泥
金間金蹙金線金裝貼什器土木玩用之物並請禁斷非命婦不得
用為首飾治工所用器悉送官違者所在捉搦許人糾告並以違
制論告者給賞錢仍以犯人家財充

仁宗時知洪州夏竦上奏曰臣聞左道亂俗妖言惑眾在昔之法皆
殺無赦蓋以奸臣逆節狂賊失圖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末張角晉
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竊以當州東

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欒巴已嘗剪理爰從近
歲傳習滋多假託禨祥愚弄黎庶剿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
畫魑魅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繫仰謂之壇
留獲仍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祆法驅為僮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
咒禁絕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
食則云神不許飡率令疫人死於飢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
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人所資假和而言無家不可
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
久習熟為常民被非辜了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
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籙妖符傳寫日夥小
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餘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
師劫盜鬭爭行須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

於憲典具有條章其如法未勝奸藥弗瘳疾宜頒峻典以革祅風當
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方脈所有
首納到祅妄神像符籙神杖魂巾魂帽鐘角刀筋紗羅等一万
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
保育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隸為刑部侍郎奏曰臣聞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
從則有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得天下之治者莫長於此而成於
窮聖政所稱其易簡者易則可親可親則久簡則可守可守則久故
大而久則皇極建矣國家觀天制法為風教五十年間養民富壽
保俗齊壹一之法官撥長守之規因事須條隨時立制規利之意亦
祈秋毫變緯之法如來源漸滋令出未暮而復罷詔下有成而復更
或因徼幸少民妄言利害彼未睡之事遽錄兩之奸譽援引條頒下

郡國或違三司根官之議列有役責約之文枝葉遂繁動盈傳置之
得因緣為奸上下其手以是而觀恐非至治漢初約法三章治定而
盈其六文景循守幾至刑措武昭之後遠漢之東制度滋彰刑無定
罪新舊之爭自此而生蓋國不可多制多制則法網密而政不簡
易簡易則民意質先王制不百則不變法蓋示民以大大也當曰
無作聰明亂舊章者聽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蓋是言也伏願陛
下觀先舜之治推易簡之政令詔條吏刑一制度垂之萬世永為著
定若民有不便事須更張則詔曰某事可如此某事可如彼敘辭繁
議一切勿用表公制之大體示順功之可久令法家無出入之弊下
民知獨背之方率土溥天於焉康泰

洙又議刑書狀曰臣聞先王象震曜而行殺戮陳五刑而用法殘刑
書之設有自來矣虞舜已五流之罪皋陶制三尺之法為刑典有

夏商刑作於商世。呂命陳三千之屬。李悝創六篇之制。衛鞅之行秦
法。鄭侯之約九章。漢蕭之定蕭令。應劭之刪駁議。陳群之著魏法。晉
充之刊晉律。陳氏則徐陵之因循。元魏則伯泉之校覈。後周則拓跋
之詳定。隋室則高熲之詳議。李唐損益其紀分所著并皆以條張蓋
綱。表正隄防。抑奸吏盡絕於私言。齊民不侵於惰俗。蓋慮刑難復續
免不更生。獄成而定律正五刑。默辨政周。有不可變。哲王所以惟卹。
良臣所以疚心。但粹不無疵瑕之患。則四海受蔘蘭之患。國家號令
天下。條畫咸達。法家之文。式未詳定。律令格式之科。刑統編勅之詳。
芬類相雜。事猶不同。奸吏有市法之門。用事者懷貨之罪。由是或刑
因勢放縱。以賄遷移。關科條。多使比附。或因循舊典。不習憲章。但記
不應得為之條。以決下民故失之罪。貨則從重。寬則從輕。以是和觀。
刑多出入。況鄉閭匿訟。任自牒廷。而豪量頗開。於刑書。輒罷枝本於

寧的。未契皇朝好生之化。有書陛下鄉刑之條。試宜察刑書之旨。未
該議之全。詔擇能臣。晉其詳定。是者正之。惑者一之。闕者備之。繁者
省之。輕者加之。重者減之。總制書裁正之事。會刑統通語之條。及格
式律令。聚為一書。罷去定刑。料無虛設。明分僭目。同其異異。分二緣
稱。重加考覈。至之宋律。下州縣。令聞者無可疑之罪。然獄絕舞文
之路。為皇家畫一之法。垂萬代不刊之典。伸聖作則。兆民賴之。臥臺曰。
惟刑惟法。其審克之。禮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易曰。君子以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其是之謂矣
諫為吏部尚書。又奏曰。臣聞號令象四時。八世之君。
不似行。春夏宜措。秋冬不成。奉號令。察
阿黨。務田獵。蓋陽德發生。長育依時事無刑。以順陽氣。高氣肅殺。
問察成功。論獄抵罪。以崇陰德。順刑春夏不論書刑。斷擬或覆殺人

於市。萬方愁怨。不勝其寃。蓋王者不可逆天時。逆天時則災沴。民無
則和氣虧。和氣虧則旱潦妖害無所不生矣。易曰。仰觀乎天。俯察乎
地。禮曰。應乎天而順乎人。詩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詩曰。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皆謂王者法天之道也。國
家寬運承時。光御二紀。布和行惠。澤翔出遊。但論決之科。有殊經義。
下臣愚昧。私心疑惑。伏願陛下。除守成之規。獲變法之意。詳觀六籍。
取法四時。頒諸郡國。著為定式。應立春以後。立秋以前。不舉死刑。式
符時令。俾萬方知好生之德。天知無傷民之妖。世而接仁。誠在新民。
右司諫劉隨乞禁夜聚曉散及造儀仗事神狀曰。臣聞好生惡殺。往
聖之大猷。先德後刑。前經之令範。乂成盛美。允為公朝。臣近如侍御
史李應言等。制勘京東李宗祿等公事。干連甚眾。具獄聞奏。而陛下聖
慈特加欽恤。除首四人。悉從寬典。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朝野聞

之。無不相賀。臣久歷外任。粗知其由。閭閻之中。似此多矣。不食葷血。
建燃相傳。誘之以天堂。怖之以地獄。夜聚曉散。謂之修善。無識之民。
多陷邪辟。原其本情。皆為妄求佛果也。因為不軌。恐涉非辜。逆者
不知國法所禁。捕盜者但以發奸為公。遂達捕夜之期。遂求奔竄之
路。討窮作撥。或聘究蹤。濫捕及身。註誤不少。聖情軫念。昭雪甚多。是
以見法事惟人。識者和氣也。臣又伏見京東承民間有拜社入會。李
斂財物。千百為群。造作王者儀仗。及著真衙兵器。結束人物。私自排
構。僭侈相尚。據率戶民。原其本情。皆為妄求福祐也。若不嚴行禁制。
深慮別長奸究。或因挺搆逆官。恐將指為叛逆。既有東興之禍。獄官
何以申明。若遂實於深刑。實慮成於枉濫。各宜曉諭。庶絕流弊。且夜
聚曉散之徒。為其斷損風教。已有條制。頭首及強謀者處死。從者與
兵事祀神者處其究竟窮蒙所宜。特降明文。臣欲乞以此違犯其頭

貰及强竊者並徒邊。制本法科罪。其徒者勿治。仍乞以此二事敎下諸道。令鄉村要路粉壁書寫。重新曉諭。使民知禁。不陷刑章。庶明罰敕之方。用廣率人之化。

宋庠上奏曰。臣竊見當今正稅之外。雜賦至繁。詭制異科。略多暴斂。原其所自。苗未甚遠。蓋自唐室解紐。五新挺炎。屬王僭偽。盡據方國境。合微之科。取一切之宜。括充無斂。暫令自出。於是有身丁地頭之賦。農具牛皮之征。鹽酒則户出麴錢。貴賤則家增率價。雖與民更始而禁制尚存。官司因循。憚於改作。故使先朝之代。無隷籍之中。臣之愚竊以為遺令。經不依篇條據賦。以寬民財。猶恐蓋易蓋名。少近王道。臣愚以謂可取雜名稅錢及公納之色。不務舊數。合為一號。削去季世剥害之品。作為我朝較書之法。示之於民。則耳目易曉。去之者吏。則條貫難欺。錄於官曹。用文為不煩。供乎財用。則稱頌是衷。此昔人無秋毫之損。作新規有指掌之易。不變能謀。盍以經察。宣天下之章。如允臣所見。乞下三司令于細勘會。見今天下諸邦稅錢外。雜納錢名目貴百開奏。然後取其實數。併為一號。進呈折變。自經審詳斷。皆防患制法。豈時並紀者也。臣伏見國朝以來。詔敕下而逐條施蓋違令。充費切爾。頃科條目與日而滋。每罰一事。輒一事。有司引用。皆違篇案牘。不能編察。奉不數歲。則別加編次。謂之編勅。蓋緣條貫煩盡。綱目畢張。大可令允。細不容毀。而狀罰未絕。風流衰監。一令之下。則奸主令來。一禁之出。則罪出矣。小於人。不若教禁。施於事則如凝綱。比明不拘。其不以束之於本乎。故本則碎踏。仁者者不亦難乎。夫抵悟者係重而必罰者本也。事事因宗。輒而易犯者末也。本不舉。則臣猶洗律。末專律則細民罹災。今之詔條病在於此。陛下幸加大惠。惜皇猷之未暢。深詔執事。精覈舊文。勿因廢時逐吏至律。臣以請不一。榜者不承。逸無遺慮者。必近處。今雖史之後。必復改。何則制度不立。而賢愚難識故也。為之計者。莫若盡取見行詔敕與律文相狀。律有本條而敕意小異者。則改而入律。律無本條而名項別立者。則編而為敕。況唐律之內。蓋條已多。舊續去舊。參益作新例。亦前王損益之常也。人情不能無過。王道崇乎太寬。其間來之煩。諸官司之小禁。宜一除蕩。盡去之不足害治體。存之徒以釣罪。掛法輕不能編奸豪。文密足以汚良善。臣又聞王者之制。渴善日月。動如雷霆。其言易而文。其禁約而廣。伏見今之編敕者。繁長猥俗。與府縣文移無異。用字舛戾。遣辭重複。所謂明白溫厚之旨。邪實由不專任達識大儒。而多用執法之吏。夫法吏者奉行其法可也。事制法之人。或君人有言。亦猶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與法吏謀致治之本。是由使奴織而婢耕。望其成功。不可得也。臣欲乞專委鴻儒之老。及稱職大臣。商較敕條。置依律文為體裁。其解句第其輕重。約其義明其文。布四海使識朝廷之尊。傳萬世俾知文雅之盛。仍自今以後。有臣庶上言欲變改法度建設條禁者。請陛下慎其命旨。必先付之兩府。參之群吏。第簡條理。見其經。令文率以為便。可行於經久書。即下兩制。令以所陳之状。去其蕪雜。取其精意。依約律令。若為章程。無事近苛。文不足覽。明利害者。皆擬而勿報。如此則法不數變。而民知所措矣。乃言者必難臣曰。今若依律令以為敕。天下官吏必不能曉。臣對曰。今天下所須律令。胥局小吏猶能剖別。則以律之文敕。獨不能曉。此膠柱之論也。又必難臣曰。天詔敕者。多乃帝所定而不當改作。臣對曰。凡詔敕之設。本臣庶上陳之。見皆從一出先帝之口哉。凡應人以便利萬物。以生仁。不固偏陳。遂為一時。臣太宗皇帝改造條之敕。眞宗皇帝第職國之法。是皆不可易。以守株之誅也。臣乃聞事不師

古。商與寔鐵。少也正名。曾董似訓。雖文質異尚。沿革有宜。至於辨等
畢。分職業。其實一也。竊見國朝故事。自使相及左右僕射以上。出典
州郡者皆曰判。六尚書御史使以下著皆曰知。蓋以謂僕射而上品
秩隆重。藩鎮之任地望卑遠。故以尊臨卑者判其事。以小任大者知
其職。及除佐官則例曰同判之職。自京官以上皆可任焉。今六尚書
知州於上。京官判州於下。名既不順。理亦無稽。而又朝廷之儀事者
為重。近緣苟且。寖失典刑。尚書都省。尚書令之職也。今兩省五品以
上皆得權判。刑部流內銓皆尚書侍郎之職。今或以知雜御史判銓
事。或以外朝官判刑書。自餘卿監之司。小官判者多矣。夫下邦支郡
大臣不得判。天臺帝省小臣得判之。是重諸侯之藩而輕天子之吏。
臣竊以為過矣。又府史者二人之名也。故自周禮至唐令有其任者。
皆曰府若干人。史若干人。今寺監見有其人則併稱府史。此雖小吏

而名不師古。亦朝廷之所惜焉。幸陛下詔有司案前典。講若正之。顯
者存之而已。雖未能復治古之法。亦一時之制也。右臣所陳狂瞽恐
已瀆述。惟陛下財幸
蘇舜欽上疏曰。臣謹按前志曰。白事之吏。民之仇讎。又云急吏殘民。
則是吏不可縱。政之大防也。臣竊見州縣之吏多是狡恣之人。窺伺
官寮。探刺旨意。清白者必多方以擾之。貪猾者則陰制以制之。然後
析律舞文。鬻獄市令。上下妨害。姦計百出。衆無所不作。苟或
敗露。立便逃亡。移易姓名。復出行案。是以稱明牧宰皆察太嚴。則縱
連諸曹同日亡命。或欲深求其過。持須防。旣視起網。無人從驅。近年
已來。皆成此弊。官長務從姑息。恐失人心。見其邪濫。不敢以法繩之。
況此輩以人理利是嗜。每緣以嚴憲尚不悛心。何況縱之使亂正法。
實政理之大蠹。和民之害焉。人雖切齒。無可奈何。蓋緣國家別無救

條以加檢束。臣欲乞今後州縣曹司有闕。並於第二人戶上選差。仍
令每五人互相為保。或逃亡者。立差官籍其家財。量取充賞。募人收
捉。或遇赦宥。亦乞承配別郡。如此則不敢公然作過。以紊政經
舜欽又上疏曰。臣聞臣堅雖深。猶知所避。烈火至猛。人無溺死。故慮
溺而狎者皆是玩水而溺者有之。古人兼此言以喻刑。譬著理人惡
殘賊之害。良民也。故明設嚴刑。大為堤防。以使易避而難犯。防禦而
杜原。約之下。至頻苛。威之以令。民懼以犯之。革然革心。因而行之。
自然刑省。姦猾發。則冒禁者鮮。竊見官吏多犯贓污。乃由朝廷法
制稍寬。貪鄙因緣為弊。凡中人之性本非大凶。皆以特約不嚴。是為
貨利所役。于提刑憲人不敢言。恣誅求。下受其凶。夫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古今之制也。殺傷之害不過數人。今貪吏在官。民皆受苦。雖
有轉運提刑。位皆尊崇。罕與民接。詢訪官吏。鮮得實情。苟無訟牒。莫

可覺察。知者或欲陳告。又非干己。臣欲乞今後官吏犯入己贓。許諸
色人陳論。得實者以其贓充賞。如此則必畏多言之人。亦防十目之
視。苟如所謂威厲而不誠。刑嚴而不用。此其得之矣
右正言吳育乞禁匿名文字狀曰。臣伏見近年以來。多有造作謗
之語。疑似之文。或不顯姓名。暗貼文字。恣行毀謗。以害雖嫌。或空闢
朝廷自謂忠赤。若是公直無隱。何不指事明言。若憑虛造作。必藏奸
謀。更與隱秘姓名。正使奸人得計。臣恐自今忠良立身易為傾陷。國
家舉事。使欲動搖。或君寄情無入於此。在古之法皆殺無赦。雖然陛
下聰明。必不受惑。亦不可使聖朝長此風俗
右司諫韓琦乞止絕內降狀曰。臣竊以國家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
於賞罰任使。必與兩府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內批指揮。皆是出于
宸衷。只如章獻明肅皇后垂簾之日。有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

親。因婦女謁。夜於內中上表。或只口為懇求。是故先律曰涵。賞罰倒置。法律不能禁。有罪貸赦無以勸立功。唐之斜封、今之內降。蠹綱壞紀。為害至深。陛下聖德日新。勵精為治。惟此久弊。治而未除。臣竊謂固非陛下聖恩聽其奏請。乃謂付外之後。自有依例執奏而止。其如中旨或至再三。不容一一論正。臣欲乞特降詔令。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已分事。方許於內中奏陳。自餘臣僚之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請事件。並於閤門及合屬去處投狀。更不於內中批旨。輒敢因緣請託。及自於內中請乞特批旨揮。即望降出姓名。并罪奏求人送有司劾勘。重行嚴責。犯者御在此行。如此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叙。

右正言孫沔乞詔令先定議而後行狀曰。臣竊聞子給事中知制誥余眾上言。以兩降命令不可數改。慮令更張。請先定議如然久可守者行之。不可者止之。真皇詔事臣因此嘗識治體。伏等志之。故嘗論稱符之間。每下詔令。皆可遵守。竊見近來臣僚凡有起請或陳利害。隨即頒布。略無詰難。或未逾時。或方經月。有稱未便。又復衝改。去歲並收錢戰。今春權罷度僧之類是也。致使如綸之言。殆汗之號。民未嘗以為必信。然非國家故從此道也。臣欲乞今後中外臣僚有所開陳請者。若言體綠。即下天章閣院。言刑名。即下審刑院。言天下錢穀。即下三司。言民間利害。即下轉運司。小事半月。大事一月。仰所屬參官詳酌。復赦詳審奏上。如係制度大事。即下兩制尚書省集議奏中書門下更加審覆。然後施行。所朝廷號令重之意也。

知諫院歐陽脩乞禁止無名子詩傷毀近臣狀。臣竊見前年冬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旁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多疑聽深惡事理。不可不言。伏以陛下

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小大無不知者。竊思此詩斷須達聖聽。臣恭為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為論列。以杜其謗。況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係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日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精擇當榮爾虞之三司付與堯臣。仰其措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效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未多顧惜祿位。與可做事者國不肯當其身任責。臣竊謂賊以參未及一月。自判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私人情。竭力效時以當責事。今若下容讒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才智之臣無由展效。亦恐忠義之臣自為解體。臣思作詩者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欲以中傷。只知事進於一時。不思誤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

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然嫉怕。故須讒謗暗造此惑君聽。欲沮抑之。不可使之。然後敗事。況今三司本繁。已將四方用度之已收。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效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然。謂堯臣要易官吏。專權收政。今又造此詩語。證成其情。若不止之。則陛下令後無以使人。忠臣無由事主。讒言罔極。豈有所忌。若一聽之。惑則愈成羣小動搖大臣。蠱惑朝廷。何所不至。伏乞特賜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訐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時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勦典。所貴禁止讒巧。保全善人。

脩又上奏曰。臣伏見前知光化軍韓綱近為酷虐兵士。致兵士等作亂。攻劫州縣。驚動朝廷。上貽君父之憂。下致生民之患。而又不畏法棄城逃走。其罪狀顯著。便合誅戮。朝廷議於用刑。尚令勘鞫。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以斷獄之議不過兩端而已。有正條則依法。無正法

則叙情。今韓綱所犯，法有明文。情無可恕，謹按律文，主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者斬，此韓綱於法當斬，有明文也。綱不能撫綏士卒，致其叛亂，但其棄城而走，情最難容。當初亂兵未有鬬敵，綱手下自有六十餘人不亂兵士，又有官庫衣甲，既不能盡力禦捍，又不能閉城堅守，公然將手下兵士津送全家上船，使棄州印城池而去，致兵之亂起自綱身。臨難避身，而不死國，方今盜賊可憂之際，若使天下州縣皆效韓綱見賊便走，則在處城池皆為賊有，雖下州縣，在責守之。此韓綱之情又無可恕也。斬之一死，理在不疑。外人但見拖延多日未行斷決，皆謂朝廷好行姑息，皆有見貸之意，又緣綱是大臣家子，作如此大過，生如此大患，犯如此大刑名，若曲法不行，即不知將來有罪者何以行法。其韓綱伏望聖慈出於睿斷，早賜依法施行。

脩又上奏曰。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為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論獄訴一求食婦人為妾，自持手杖，恐嚇正妻阿馬，令其認以奸事，剪截頭髮。又自以繩索付與阿馬，守度坐在房，逼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累聞此大獄，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奏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若冤枉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奸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令阿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奸不實之罪輕，逼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忿怒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隨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偽禁陵辱，追以自殺，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竊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冤枉未申，貴刑喻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冤抑，欲臧富言者也。宜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欺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強者陵弱，謀者害親，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正奸凶。

脩又上奏曰：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橫，殺傷等一二百人未能敗滅，光化軍宣毅叉二三百人作亂，臣謂朝廷致得盜賊如是者，不惟中外無備，蓋由威令不行。昨王倫賊殺主將，自置名稱，書黃衣，改年號，事狀如此，乃是反賊。使其不敗，為患如何？既敗之後，不誅家族，凡小人作事，旁處先計成敗。今使其事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飲宴，率民金帛廣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比經根勘，已及半年，未曾斷遣。古者賞罰不踰時，所以勸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致緒海等官吏依前迎奉，樅陽縣令李正巳迎賊飲宴，宿于縣廳，送其劫掠金帛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蓋為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則不死。所以畏賊過如畏國法。臣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盜賊愈熾。此輩強。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寬猛相濟，用各有時。伏望陛下勿姑息。廷循兩箇婦人女子之仁，而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並有家族，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李正巳仍聞已有走竄之言。亦乞斬於鄂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畏懼，知國法尚存，不敢奉賊。從來只被迂儒之人因循不斷，誤陛下事，壞得天下事勢已如此，不可更循舊弊，有失威斷，惟陛下力行之。

脩又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曰：臣伏見近日臧吏葛宗古、王克膺、滕宗諒等相繼贓污事發，內葛宗古情理尤深。臣伏覩去年朝廷命賈昌朝等裁省天下冗費，上自陛下供御之物，至於皇后宮嬪飲

食已乏。盡皆賊郡盡蹟蹈度至多。公私已之故。陛下以有先天下自
行戒刺。要從軍賞凡羣臣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
苦之中取其膏血。陛下盡勞之際戒自驅躬。知此得之宜作如何用。
今乃監朝廷貴勞癢夫之物賜養家食婦人全家骨肉。及供自己家
口并營造工作私家元用之類。量其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憂國忘身
破賊之人。何足愛惜。若係文已重。即乞盡行更不戒法。若懲法而輕。
仍望特加重斷。其滕宗諤王克庸奏事分明。亦望早賜勘鞫正行國
典。竊慮議者為宗古等方任邊陲宜從寬貸。臣非不知。竊取其難
拘常法。如太祖委用李漢超能捍邊戎不為患也。功大遺小。理可優
容。諸將守邊未有尺寸之功而先已犯違不法。外恃敵在而私望朝
廷思法姑息。今朝廷未曾行寬假之恩而此三人不法如此。若更寬
之則今後違臣不復可以法制矣。臣愚望上必使必欲使將臣不拘
常法者盡用之。陛養死者猶從而於刺。殆欲令貴勞將校如此之類
皆不要問其出入。可恣所為。或其性本闇畏偶不點檢。誤用於私家。
原其本情亦可輕恕。若宗古等故意偷謾。或刺宰犒軍夫軍士之物。
入己者有何可恕之理。特成從輕。有何可贖之功。待以應當若此三
人不行重斷。則是臣知元昊常在。則可以率為不法。臣恐痛竊弄兵。
事無了日。今取進止

脩又上奏曰。臣伏以朝廷每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與宗
皇帝初置諫官。詔書內條列六事。首言詔令不便者。許諫官論列。蓋
朝廷慎於出令之意也。近聞詔書褒奬陝西轉運使下咸鳳閣成在
陝西為買百姓苦羊及借般大車。此兩事大與西人為患。通移郡人
戶極多。至令西人怨謗不已。頗失遠路戒撫將將般一事人復稍寧。今
所降詔書兩人一時褒奬。委屬不分。無所勸勉。使陝西人見有必謂
朝廷咫尺。艱不卹念西人。不知西事。且下詔書褒此兩人。為害之人
必將生心。請臣竊料朝廷必因邊臣奏薦。咸等能積辦餉。故爾褒諭
盡失於採訪。不知咸處置乖方之弊。致西民怨移怨謗之因。欲乞今
後或此失誤。續出詔令及或勸獎臣今。後為舉人不得妄有稱美。其
已出之詔既不可追。臣只恐朝廷因此遂待下咸為材。少別有任用。
即致敗事。臣職在諫諍。不可不言

脩又上奏曰。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
官吏。論官吏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昔近致光化兵士
作亂。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士素
驕。當責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二者兩行。本
於得體。今若明行撫令。編約官吏。則驕兵滑氣。轉更生心。長吏畏懼
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竊慮朝夕之間。傳播中外。恐動兵
小引卷事屬既已失之令。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
令密切遵行。不得漏泄。寄責所不生事。

脩又乞。親奏干求內降並根究因緣干請之人狀曰。臣伏見諫官陳
升之起請。僥求內降之令。奏一府初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
行。尋聞李舜因內降責罰。自後貿闕。皆求內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
與公之朝。大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外之所謂思宜一掃而
小人之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准
內降。或為府司權行。或為宮院婢嬖。或為內官及干繫人文字。本府
每具執奏。至於再三。而干求者內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奸濫等
事。亦敢上煩聖聰。以致府開官小臣自屢煩遭瀆。彰聖君西法之
私。難有司錄奏。為時必信。然小人干求奏有狀來止絕。臣今欲乞今
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內降者。依憲書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

求之人。奏稱下府勘當行賞罰。如本自行于諸處。亦乞一就勘斷。加
殺死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以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
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敢紊綱紀。
樞又論内臣梁舉直事封回内降狀曰。臣勘會本府見勘内官梁舉
直公事兩曾執奏。三降内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
公然作過。不畏憲法。特干求内降紊亂綱紀。所以前後臣僚累具論
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行。布告天下。著爲條令。
今梁舉直累煩府臨。干求不已。本府遂條前後詔敕。再具執奏。求許
公行。伏以曲庇小臣。撓亂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册書
之以著人君之過。於中外舉直此曾於元犯罪。今縱未能法外重行
以戒小人干求内降。其元犯本罪豈可曲縱。舉身苟爲愛身之計不
思愛君之心。乃是小人全無知識。且如臣忝已寵列。冬侍經筵。在獻

奏議卷之一百一　十八

納。合思拜補。豈可阿意順旨爲陛下曲法庇縱小臣。以彰聖事之失。
其内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連聞。
樞密副使富弼上奏曰。臣歷觀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爲
首務。法制既立。然後萬事有經而治道可成也。宋有天下八十餘年。
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創立法度。太宗克紹前烈。紀綱益明。真宗承兩
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近年紀綱甚紊。隨事變更。兩府執守。便爲成
例。施於天下。咸以爲非。而朝廷安然不[illegible]不思劃革。至使民力殫竭。
國用乏匱。吏負[illegible]而率未得人。政道[illegible]而將及於亂。賞罰無準。邪正
未分。夷狄交侵。盜賊充斥。師出無功而敢令。下無信而民不從。
如此百端不可悉數。其所以然者。由紀綱不立而至此也。臣今
欲選官置局。將三朝所行及前舉久來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門類
聚編成一書。置在兩府。俾爲模範。庶幾頹綱稍振。弊法漸除。此守基

圖救禍亂之本也
知諫院余靖乞宣敕並送封駁司審覆劄子曰。臣聞國家之典。必先
於綱紀。號令所出。必正其源流。古者以四海之廣。萬務至衆。專已陳
鑒其闕失。故專司設官以相維制。示至公於天下也。唐制凡有制
敕命令。則中書宣行。進呈畫可。以付門下。門下審省申覆。以付外施
行。若有不便。並令封駁改正。令之官誥編書三省官位。各結題年月。
則皆古之制也。今之綱條。從中如自樞密院分出。錄奏通進二司。焦銀
門下封駁事。今所制已上並判。凡制敕有所不便者。准故事封駁。張
詠約致中成領此職。此時宣敕無不經歷門下。近年以來。舊制全廢。
唯進入黃甲猶准故事。其餘宣敕百無一二封駁。則是官有封駁之
名。實無改正之實。臣今欲乞凡有宣敕除授分書事機宜倣舊實封
入遞。發起行事敕。仍舊差人送付本官外。其餘遷官資。并除差遣

奏議卷之一百十　八

及斷遣刑名。改更敕令。意是徇身宮觀權[illegible]合中書樞密院准敕
事連内發付門下封駁司審詳申覆。如有被官非稱斷制失中。使未
便於事者。則令封駁改正。如此。則官司之守。各有綱條。詔令所願克
正根本。紀律可振。無有過差。其門下封駁司乞差剛正不畏大臣
主判。庶其舉職。無所畏避。
參知政事范仲淹奏請法疏曰。臣竊以前面奏三代帝王子孫繼位
蓋由積德之深。臣請陛下惟備至仁之惠。下及民庶。以感動天地。臣
和嗣[illegible]之大[illegible]。有劄子一道。遂陳便民事。即乞降出臣元劄[illegible]
[illegible]大理寺[illegible]刑[illegible]陛下至惠深
赦于僥倖。天下幸甚。今據官吏所上言。乞今大理寺審[illegible]。臣欲[illegible]
特降聖旨。今中書樞密院同共見識審實差[illegible]商議奏。仍乞臣[illegible]
杖罪已下清理輕者。所責易[illegible]

戶部判官包拯上奏曰。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不可不謹。緣近歲以來。賞罰之典。尚或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昔唐文宗問宰臣李石天下何以易治。李石對以朝廷法令行則易治。誠哉治道之要無大於此。伏望陛下臨決大政。信任正人。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私恩。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在陛下力行而已。

拯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上奏曰。臣竊見天聖中凡有內降。宰則貢緣。盡由請託。盡傾邪之輩。因左右之容。假援中闈。久瀆聖化。洎陛下親覽萬政。首革蠹弊。復禁濫賞。人不能以倖求。頃年以來。此路寖滋。始以害政。縱甚於此。臣欲乞今後應中外人。陰有交結胃請傍效。以圖夢寵。或比緣罪犯而希横貸。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止絶。如更有

躁乞。並令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等處。詳定先降指揮。依公執奏。毋得阿徇上累明聖

拯又論詔令數改易疏曰。臣竊見朝廷凡降詔令。行之未久。即有改張。故外議紛紜。深恐於體不便。且詔令人主之大柄。而國家安危之所繫焉。可無慎乎。緣累年以來。此弊尤甚。制敕纔下。未逾月而輒更。請奏方行。又隨時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臣欲乞今後朝廷凡處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或臣僚上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爲經久之制。方許頒行。於後或小有[illegible]盡以害民者。不可數有更易。如此則法存畫一。國有常格。伏[illegible]聖慈。天下幸甚

[illegible]史狀曰。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今天下[illegible]職官吏至衆。而贓汙擿發無日無之。洎具案來上。或横貸以全其生。或排恩以除其罪。雖有重律。僅同空文。貪猥之徒。殊無畏憚。昔兩漢以贓私致罪者。皆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太宗朝嘗有臣寮貴人犯罪。並配少府監隸役。及該赦宥。謂近臣曰。此輩蠹犯贓濫。只可放令逐便。不可復以官爵。其貪殘慎多屢如此。皆先朝令典。固可遵行。欲乞今後應臣寮犯贓抵罪。不從輕貸。並依祖宗施行。縱遇大赦。更不錄用。或所犯若輕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則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矣

侍御史知雜事何郯上奏曰。臣伏聞禁中自延發以來。逐月分布內臣至甲縣直。以至伐木拆屋。結構彌牆。增置閣鋪。其於備禦之方。固亦爲至。然臣以事體酌之。恐為陛下計者誤也。夫體有尊卑。事有小大。尊者繫於卑。甲者繫其尊。君而尸小事則失所稱。臣而專大者。則非所宜。以人君之舉。所務必得大體。所操必經遠。崇任能以習民之

本。脩政刑以防民之姦。不廢權以杜僭擬之萌。必行法以除羣亂之本。使遐莫敢犯。邇莫敢陵。如此則奇威擇而上下無邪心。然後知天子之所以尊也。今夫衛士生變。事出非意。皆由朝廷恩過而不知威。官司令寬。勢不能禁也。爲今之宜。其在一衆姦惡。以示誅罰。正大法。以絶其僭。舉大刑。以討其奸竿邪偽附下之類。先絶其萌。重究賊羣犯上之志。務去其根本。不惑非良而與衆棄。不偏有罪而示之公法。令行。紀綱既正。以此御下。孰敢不虔。雖不增宮闈之警。而其備備。不如宮戶之衛。而其守固與夫區區從細末之事者。不可同年而語矣。臣況聞陛下從頃年來。過自警戒。宮中之樂工已盡罷。後苑之環具已盡除。其於謹天戒以飭厥躬。郡時書所稱遇災脩德之應。居遠不能達。然於禁防之道。所繫者近。而所忽者遠。所謀者小。而所遺者大。臣切惑焉。伏乞聖慈以臣愚言。命公卿大夫當延公議。一舉法令。威

刑之極，以除邪僞賊亂之階。庶主威益尊，國命益振，内患銷弭，外虜自除，則天下幸甚。

同知諫院吳奎上奏曰：臣伏見陛下十數年以來，每降詔令及所行事，為橫議所移，或奸謀所破，中外不甚為信，以此皆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也。自明堂下詔，杜絕內降，忠賢莫不增氣，群小莫不革心，願陛下謹守前書，堅於金石，雖甚寵幸之人，如敢私撓，必加之罪，如是則太平之風有望於再矣。

知諫院范鎮亦奏曰：臣伏見近降指揮，令後傳宣除依得法律實罰外，餘並御中書樞密及所屬官司執奏。今月十八日，一日之中內臣無名改轉者凡五六人，俱是違悖不合法律，中書樞密院大臣並不執奏。臣竊謂陛下近降指揮可謂萬世法，曾未一月而大臣輒廢不行，大臣在陛下左右號稱執政而廢法如此，欲法行四方，其可得哉。夫天子之言出而為令，大臣廢令，在法不赦，伏乞明正中書樞密大臣之罪，以示天下，使人知陛下之法不可輒廢。

鎮又論法令數變狀曰：臣伏見今月十三日，殿直寄班鄭維一為私役兵士，請屋，致屋倒壓死兵士，進呈特勑傳宣西路編管，雖然未得敘用。十五日傳宣與免編管，其法令數變如此。又道士李可壽本初與三司吏人陳如深善，及陳如深犯贓，李可壽轉託鐵佛寺僧，初不知情，已從重斷。李可壽因緣內降，遂不問罪，其法令不當如此。所有鄭維一乞依前降指揮依前編管，李可壽亦乞依法施行，以絕奸倖。今一殿直、一道士，至微賤者，而能關通中禁，變陛下法令，大臣不能奏論，後有大於此者，將如之何？伏乞陛下與大臣更相飭厲，數舉紀律，無使小人數變法令，則天下幸甚。

鎮又論御史論陳執中失實狀曰：臣伏以陛下置御史以達聰明，非使其亂而明也，以防讒慝，非使其為讒慝也。今御史以无罪中傷大臣，為讒慝以亂陛下聰明，陛下置而不問，何以使風俗不為險薄也。臣請以一二言之。初御史言陳執中嬖妾殴殺人失實，又言阿張殴殺女使，亦失實，自餘二事皆失實，業已顯大臣無以辭也。若是事情大臣陰事，而不自明者，以聞於陛下，以為陛下疑此，所謂御史為讒慝以亂陛下聰明也。若如御史所言，禽獸有不為者，况圖相乎？陛下謂御史言為可信耶？請以嬖妾及阿張事言之，御史言嬖妾殴殺人者開封府鞫勘，乃是某人，非嬖妾也，言阿張殴殺女使者，乃是執中指揮許阿張也。[illegible]此二事於人情或有者，而御史皆已失實，何況於人情無有禽獸所不為者，加諸大臣而以疑陛下者乎？其疑固可決矣。今御史言訟究無人者，不過指不言執中嬖妾殴殺人，阿張殴殺女使及執中陰事也，其嬖妾與阿張固已屏去。非諫院所宜言也，執中陰事尤非所宜言也，而御史言之以為忠，以為擇職，以為直，此等事果為直邪，果為擇職邪，果為忠邪？皆為險薄之習也。臣之所恥言也，言之非陛下任臣之意也。陛下降詔以戒險薄，豈置御史而不聞，是使以文告而不以實責之也。臣去歲當降日下而險薄日以益也。陛下誠能以臣前所上四狀，并今狀降付御史，使之自覽，知自覺悟，然後下詔，斷決御史，以示天下，庶幾風俗可變而險薄可戒也。

右司諫馬遵上奏曰：臣竊聞有內降指揮，差臺官與中貴獲杜渥刑取勘，張懷恩、李仲昌隔內不公等罪。事徙中出，不知所來，內外聞之，無不疑駭。何則？從來仲昌等妄進溯旨，雖懷阿事，枉費財力，罪固不輕，朝典雖行降責，而臺官累有彈奏，乞實典刑，尋有旨揮止令經赦未取勘。已令入降官已經數月，未知今者因下何人，傳於何人，而有此

特旨。向者臺官力言而不用。今以武者之言而行之。既弃臺官排斲。而又監以內臣。是臺官未足取信於陛下也。中書者陛下執政之司。事無不統。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今畀臺官爲詔獄出於內降。而中書奉行文書。初不與議。執政之任。豈如是乎。是中書亦未能取信於陛下也。中書者陛下腹心之地。臺官者陛下耳目之司。所以倚育而成治也。若陛下外疑耳目。內疑腹心。內外交疑而無所倚賴。臣恐聖慮日勞而多門之弊或生於其間矣。則升黜之事或可緣間隙而興。從事無爲之治。未可以歲月期也。可不惜哉。若仲昌等雖法外重行。正合臺官前日之論。無可議者。臣今所言。蓋爲國家政體。惟陛下詳擇。

遷又奏曰。臣近爲朝廷差臺官置獄。出內降指揮。感動搖物議。騰沸。臣以當職兩具奏封。尋以齋祠行事。未敢繼陳。章削干擾之

蔽。如聞內臣傳宣催促。有降文字付吳申僕等。中外聞之。莫不驚駭。何則朝廷賞罰自當公行。昔日賞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皆謂公也。今仲昌輩二小臣犯法。切幾事。若陛下聞之語言。見之文字。即宜付外施行。若謂已經重責。恐不須內降文字。蔽物情而損國體。或緣內降之弊。將成之大患。皇祐明堂之後。嘗有詔止絕。天下欣然爲頌聲。今陛下事有其畫之應。行本節之儀。肆赦改元。新天下之耳目。宜可卻行斯事。豈初之威。爰承天民之降識。或者習以爲常。行之不已。恐今日多蠻心日勞。非所以成體易之法。承庚寧之福也。然則威福之紀。誠可痛。自古亂階由此遂出。深慮不遠。然召明。不可不察。不可不慮。伏望陛下博采公議。特出哀衷。追改前救。以李仲昌等文字付外施行。若謂已經中書。即乞改付御史臺。將仲昌等有罪以存義料。如此則紀綱

歸于大公。而一代之典可用。推綱歸于至正。而多門之弊不生。制治保要。實由此路。

殿中侍御史趙抃論內降指揮疏曰。臣昨自四月至七月。累次論奏李仲昌等脩河敗事。乞重行貶黜。雖朝廷量與責降。然亦未快輿議。陛下未收下情。偶憑捏從將窮究仲昌等罪狀。正國家之典刑。宣諭中書。隷臣行之可也。若事有干涉。待御史臺院治之可也。若何一旦專遣中外。差一臺官以劾之。遣四內臣以監視之。纔及數日之內。三出內降文字。指望大臣。中外驚駭。外議以謂初發二小臣之罪者。雖爲蓋陳。今起一小臣之私者。執與其議。所可惜者國體之重。不問於公卿大臣。政事之權乃付之宦官女子。至於政府見如此等事。始不預議。然亦執持。將敢奉行。焉用彼相。臣恐斜封墨敕之弊。不足罪於昔時。宮掖恩幸之風。復基禍於今日矣。臣愚伏望陛下特助旨揮追

還內降之命。指會臺官并逐前後論奏仲昌等量罪評酌重行貶竄。如此則朝廷綱紀不墮。頗慰人情。物論庶無憂疑也。

知諫院呂誨乞禁止臣寮上封章言人之罪狀曰。臣竊以著令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廣其採納。盡照明幽。來中外臣寮。在上封章合入之罪。既非職分。實亦侵官。而又事多不根。言無指實。理非干己。情緣挾怨。甚至誣訐平素之愆。暴揚曖昧之事。朝廷既難明辨。善人無以伸寃。刻薄之俗。寖成風矣。況權貴倖要。訐訴自新。日月既已經赦。猶降內官洗滌事。懷譖於尊。理固宜於反坐。臣伏乞今後臣寮輒以章奏指訐他人。自前過犯及事非干己者。即以所上文字付有司鞫劾。在外則置所排所貫。止絕狂妄。慕規擾康。仍乞詔示中外。嚴行遵守。

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等伏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

無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令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
察。當是之時。為一有挾私趣枉者。則鈇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
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閒。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寧有
螢葉。而因循為習。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被此屬窺
其過失。唐竹成福。私受請囑。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虛
動毫髮。皆被糾繩。臣等竊為國家惜天下英材。以為公卿大夫。而猶
不可信。顧任此等伎小人以為耳目。豈是待我。今乃舉執平民加之
兇惡。使之幽繫囹圄。極罹楚毒。而不自知其罪。惟能昇明者。更不肯
有司詰問。元初從容之人。少加懲誡。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熾橫。
使京師吏民。無所措手足。豈當合祖宗意哉。
轉運論驗卒鍛治將校乞嚴軍律疏曰。臣。隨閣虎長行式賞罰見曰。
唐突告論本指揮使閣元部轄嚴緊。及將人口上言下軍頭司取責

主送開封府勘鞫。竊知本府勘將式蹟各從杖一百定斷。臣竊以軍
中之法最為嚴重。苟從寬弛。為害非輕。其式資既陳告部轄將校不
公。自有殿前馬步軍司合屬去處。別見之□咫尺天威。固非軍人論
事之所。及將辭訊。又多誣罔之辭。蓋近年兵卒驕慢。類率如此。國家
屯置師旅。眾逾百萬。一皆只委將校數員若鈐制稍嚴。使即招拾小
過。或引見之際。唐突論訴。朝廷不以大體斷之。所皆縱罪。又恐此後
兵卒將校斷廢階級之制。但務姑息以求無過。若一旦邊境有急。使
其已驅命而赴湯火。必不能為陛下用也。陛下誠宜於無事之辰。深
戒有司。凡百申派之事。常人犯竊倫者。有違犯者。時以重法行之。其
將校苟非大愚。止因部轄嚴峻。兵士因此承細事以鼓其罪者。亦當
捨而不問。所謂懲一卒而警萬眾。在小事而行大仁。惟陛下熟賜財
擇。天下幸甚。

三司使張方平論中使傳宣諸司煩數狀曰。臣竊聞近日中使傳宣
諸司頗為煩數。其至三司日或數次。臣竊以言惟作命。百官承式。洪
範五事。言曰從。從作乂。故王者之言是謂綸令。令出惟行。不行則權
明虧矣。今太府屑冗微之事。皆朕者之所職。責在有司。各有程式。發
輸皆使勾覆吏下。所司既被受。其有不可分行者。又須稟覆。或有從
府下成敕命。上為損威。習以為常。恬弗之恤。欲乞今後除有指揮中
書樞密院事。特降中旨外。自餘細務合下三司提舉司開封府等處
者。只乞傳宣中書樞密院劄下。逐處有司。或散遣使自應合行勘責。
即事干急速。不容留滯。即乞宣付入內內侍省相度事體。緊急須即
施行者。具錄宣旨牒下所司。所貴出納有章。上下得體。
方平又論曰。臣聞昔在成周。惟我文王。克明德慎罰。式世無生
亦式。繇由獄。周公制六典。蓋以禮正其本。刑防其末。兩成五教。民協

于中。暨及成康。乃至措而不用。夫子曰。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齊之
以禮。有恥且格。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故叔向以為三辟之興。
皆叔世也。漢自文景之後。朝廷立大制。定律令。大誅賞。輒會諸儒斷以
經義。亦能議事以制。尊尹卑臣。雖是與廷。其論傳大。故三王而下。漢
道為粹。東都之後。法稍煩密。南北異俗。不勝其敝。嗟世失其道。民散
久矣。其本先禮。勢安得長。故世雖平而無危。國雖盛而易敗。由事制
度不素立。禮義不在人。雖諸大廈雖然。而柱石不固。豈立久之勢。為
司分。然而網維不絕。臣竊嘗之道。為國而禮法不備。其何以致理。近
在唐時。禮刑頗雜。禮既煩年而數革。法或一代而再修。貞觀顯慶遠
立異同之制。承徽開元。間有前後之格。諸儒立異。至出胸臆。法吏面
令。發為輕重。奇請它比。盈於几閣。旬羽習者不能偏睹。是以郡縣承
用者取陰意奏。故官吏姦犯。元元之不逮。其咎由事條令之煩多。故好

吏得以因緣爲市也。我太祖皇帝既大一統，恤刑辟之多濫。始創郡置主司寇之官。太宗更置審刑院，以覆天下之獄。先皇復置提點刑獄之任，以分部四方。申下民之枉，察郡吏之違。是皆聖人好情審心哀矜於欽恤之旨也。自陛下臨御區極，欽恤庶慎，急於赦故之罪，寬然出之，罰壹實決事。明遣慎官大官威勝。仁勝唐文，有慘怛之意，有不刑之赦。其可謂盛矣。夫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我有宋之在宥天下逾八十年，一統無外，清寧治平，惠教加於黎人，其開化深矣。然刑未能措，獄繁尙蕃。其故何由。蓋禮失於正本，令急於防末。上之靡貨物滋財利之路多，豪猾封占之門衆。閭之以權豪富人依公法爲私起，使剝黎民，多務罔衛，刑戢頑不能抑強扶弱，獄訟不平。是以小民棄壓窮而起盜，爲自竊僞以偷免飢寒。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夫不原民之所以犯罪，而責吏之能發奸而得其情，是猶大開闕穽，高張罻羅，棄鳥獸之奔，而昧功於弋獵之師者也。故夫吏者舉法令而檢之，於民而尊之以善者也。而乃奇刻者巧弄而高下其心，爲叙苟怨罪而鄙倍其事。本才固爲猾吏所貴，才貴或爲豪人所賈，求進者徼文曲致以附會上意，養望者寬故求媚以取悅衆心，家自爲評，人執所見，至有罪均而輕重殊罰，科同而減深異比。一切之好皆歸乎民。議頗朝廷觀法周悉之旨，深識禮刑之中，損將商兼用之宜。益務其罪法之患，稍寬刑典以便於人，删定律令，定其善者。誠欲文致毛細之法，一皆蠲除，務使省約，使易遵守，爲大宋一典，頒用乎天下。豈徒害世之刑罔，所無禮之法也。臣言雖踈略，不概時術，豈不近乎清源止本之論歟。其時所尤急，要新政也。得失人倫之學，博者衆舉，乎不莫正其大紀焉。

方平又上奏曰：伏見近歲書赦及推案官等，多衰人積年罪狀，及不奏劾之事。請不以赦降原減，作法於涼，弊將始道。赦書之文，言赦以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所以肅刑參而書至信也。人之多罪其亦久矣。在於中人，孰能無過。若以一眚之故，而爲終身之累，臣恐舉世無全人矣。既經赦宥，許之惟新，忽復追論，誰將自保。快一時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相與鬱亦，殊成除俗。奢懇録善。義則不然。伏望特賜詔書，明諭中外，今後言事及推案官等，不得發人罪狀赦宥之事，及乞不以赦降原減。上資忠厚之風，允副大公之化。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十

法令

宋英宗治平間知諫院司馬光乞令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疏曰。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之民。犯分侵禮。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留意。不可忽也。昔賈誼歎秦俗之薄惡。以為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以今閭巷之民。旦夕所為。如彼數者。皆何足言。近聞開封府界有子殺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況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哉。臣竊見刑部格勅。節文諸有犯惡逆以上者。州縣長官量事貶降。隱而不言。委錄事參軍糾察聞奏。刑統參詳。條部內有犯惡逆以上罪者。令後刺史以上附表自劾。以敦風教。責與不責。並聽勅裁。朝廷近年務行寬政。吏有故出人罪者。率皆

不問。或小有失入。則終身廢棄。以此民有謀殺及毆殺尊長者。州縣之吏專務掩蔽。從輕釋之。惟恐上聞。往往止從杖罪斷遣。是有傷於正法。豈避自劾之恥。務為身謀。遂使頑民益無顧憚。敗亂風教。甚實壞之。王者之政。當善善惡惡。若寬此悖逆之民。以為仁政。臣實惑焉。未之前聞。況教化之失。風俗之壞。任其責者。豈特州縣長吏而已。若長吏隱而不言。乃使錄事參軍糾察聞奏。斯亦難矣。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敕降長吏及附表自劾二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畿內則委府界提點。在外則委轉運提點刑獄官。切覺察州縣官吏。如有敢將惡逆者不盡本罪寬縱隱蔽。不依正法勘鞫斷遣者。並畫時糾舉聞奏。隨其輕重。各以故出人罪論。其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聞奏。取進止。

光又乞罷刺陝西義勇劄子曰。臣昨日上殿。為言乞罷陝西義勇事。陛下豈謂臣以為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憤悒。終夕不寐。深惟陛下此言之失。臣案周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祇。大也。蓋言人誰無過。雖聖賢亦不能免。然聖賢皆能不遠而復。故雖有小悔。不至於大而終保元吉也。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蓋言失之已遠。迷而不復。無事不凶。而人君尤甚。故孔子贊之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言而立為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唯近歲大臣自知思慮不熟。號令已失。無以抑塞臺諫之言。則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乃遂非拒諫之[illegible]世。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秘

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勅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用於時。臺諫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皇皇。正如在湯火之中。晝思得朝廷指揮云所有義勇且住揀刺。其已刺手背者。並給與公憑。放令逐便。得出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舉首不勝鼓舞感戴聖恩。豈有一人云命令已行。不當復改耶。陛下為萬民之父母。萬民陛下之赤子。豈有父母誤陷其子於井而曰吾已誤矣。遂忍不救邪。昔舜稱堯之德曰。稽于眾。捨己從人。仲虺稱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臣願陛下勿以先入之言為主。虛心平意。參臣前後五次所言。孰為是。孰為非。若臣是歟。即乞早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若臣非歟。即乞如臣前奏。將

參特賜降黜，別擇賢者而代之。所有命令已行之言，必望陛下自今
永以為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絕善言之路也。
翰林學士張方平請減刺配刑名劄子曰。按歷代刑法之制，蓋自漢
文除肉刑而用箠令。于後沿革世有增損，大體笞杖徒流大辟為法
五等，至隋高熲以經世之才議定科律，笞以一十至五十，杖以六十
至一百，徒以一年至三年，流以一千里至二千里，大辟以絞斬，歷損前
代，雖刑梟首、轘裂之法，輕重之準，議者以為盡天下之平。唐室遵用，
惟加流刑以二千里至三千里，然而笞杖皆用竹，其徒流者不加杖，
丟加杖者即免役。諸犯徒應居作者，在京送將作監，婦人送少府監
縫作；在外者供當處官役，婦人配春。犯流應配者三年，役役一年。加
役流者流三千里役三年，去家鄉無丁與工樂雜戶太常音聲人及
習天文，並給使散使者，方加杖，免役還充本色。皇朝建隆四年，太祖

皇帝神聖英武，自立一王之法，始建折杖之制，一百折二十，以次為
差。杖制用木而大於箠，各有重輕之令。犯徒者加杖免役，犯流者加
杖，配役其情罪尤重者，更為加杖刺配之法，迨今百年，累聖以丞
總御天下，欽恤惻怛，留神刑典，而科禁條事，其實煩密。四朝編敕，自
建隆開寶，興國淳化，咸平祥符，天聖慶曆，八經詳定，門目滋廣。其刺
配之條，比前代絕重。前代加役流，既不加杖，又役滿即放，或會赦即
免。今刺配者先具徒流杖之刑，而更黥刺，服役終身。其配隸遠惡州軍
者，無復地里之限。稽宋之世，此條尚稀。臣曾檢會祥符編敕，刺配之
罪四十六條。天聖編敕五十四條。今慶曆編敕九十九條。諸條禁奏
取旨又七十一條。此之天聖蓋已增倍，其間亦有一時權刑，不載編
詳而究之。以祥符勅數比之，已倍矣。網羅係纍，扶老携幼，道路相望，不得
至配所而死諸路者，蓋不可勝計。州郡積多，往往奏乞住配。臣恐更

歷年歲，遠方小郡，泫配益眾，漸成嘯聚。其稍頑不逞，念已隔絕鄉里
親戚，不復更自顧藉，施為惡萌，亦書起於所忽也。故臣前曾上書乞
差官檢慶曆編敕及續降宣敕刺配條貫，重行詳定。議使減除。其情理
最重，顯為人患，不可存之鄉間者，須用此法。諸緣茶鹽酒麴銅礬買
禁以規財利之類，均是行刑，名輕重引，並居役之法，令配遠惡州軍
者，令貫役七年，配三千里外者六年，千里外者五年，配隣州者二年，
並伊當處官役，不用赦降原免。人情安土，且開自新之路，或遠送之
勞，既沿途之苦，州郡役事，亦足資助，鬻若衰本城役兵，須者本路之
給。又以少清刑本。上洽和氣，消遠方之寡死。廣仁政之大體，其於治
消寶策除釘
方平又請刺定初令劄子曰：竊見天聖中刺定編敕於今累年，比來
郡府之人，意應淺近，累議大體。竟陳利害，朝廷輕聽，往往行下。自邊

事之後，未識條起，條令錯出。甚者至於紛亂，郡縣承用，益駭，好吏因緣去
入為奸。導民於濁，動觸罪網，亂獄滋繁，民用愁苦。臣聞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簡易以信之謂也。方今之政，所謂文繁。其民割而弓，蓄而弗
靜。務而無知為救之道，在簡而信。臣愚謂宜判定法令，以明示民。選
命近臣，達政體、通時務者三兩員，俱舉京朝官之明曉法意、練習民
事者三七員，類聚天聖編敕，後條令，其毛細苛冗者，鎸除之。違異重
複者，考正之。然分門類擇者，條目簡使。有補於政者，存為書令。夫子曰：
古之知法者，有例參以今之知法者不失有惡未矣。天然後官知守
法，史思舞文，此所謂其了之，誠當今之切務也。
知通進銀臺司仍上奏曰：臣近以顛倒呂海等劾不由門下封駁司。
審而具論參及以上事，乞正官法，遂來豪聖意施行，臣伏以紀綱法
度，惟王所以維御邦國，使不危而安者也。其所措意，皆關治盛衰。固

不為一日設也。譬之猶舟之有篙楫，馬之有銜轡。今有人于此，時假二物以出萬里之塗，而自撤其維楫，絕其銜轡，則人人知其有奔潰沈溺之憂矣。臣近封案攷駁，亦嘗以此理上陳。陛下初不賜察，又以失職求賜罷黜。而聖慈再三敦喻，不令投進文字。臣僶俛而退，竊望陛下察前之失，特詔有司，修明舊法，以防將來之患。而章上輒不出，使臣不得少申職業，坐守空名，以蒙貪祿瘝官之誚，進退實亦難處。伏望聖慈以臣此狀，再摘兩奏，降付中書門下商量施行。臣不敢枉道以阿人主之意，處身以壞祖宗之法。惟陛下裁察。

維又乞議獄私罪劄子曰。臣竊見良吏善人，以小過留滯，而背以便己者，往往蔽遮規避。竊尋其端，蓋朝廷之制，私罪雖得輕法，官為仕進之累；公坐雖大，一時被責，則復升進矣。伏以國家賦祿命官，本為治人，而無狀之吏，廣貨以盈苟且之意，壞法以行姑息之政，討其用意，

豈復在公。夫緣私致罪，害止一身；廢職壞事，其害及國。二者相較，孰為輕重。伏望聖慈特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為留寬，以通源流；公坐之有害者，重加困抑，以儆慢吏。

右正言傅堯俞論審刑院大理寺等處欺罔事狀曰。臣伏以附下罔上，昔為重辟，刑故無小，古有明規，苟涉于疵，詎容縱赦。臣近聞大理寺斷鄭州嚴英公事，誤用格條，已經裁決，輒自舉覺，再上殿敷奏。中外聞者莫不驚駭。緣法寺一司編敕，法官錯誤不許陳首，責罰推行，劉述等錯首是也。臣恐日後有衝改。伏乞追寄以重刑典，且使猾吏不得緣而為奸。儻此法猶存，則大理寺可謂故為罔上矣。豈有本司定斷，而不知者乎？始於已誤，或有可矜；乃敢公然自案援擬例，上昧朝廷而謾陛下。此而可恕，孰不能容。自陛下新覽萬機，百司稍知畏懼，日月未久，輒肆欺誕。臣恐陛下威令自此虧損。伏望窮究，重

行貶降，庶幾綱紀可以整肅。臣屢以乎衆共告，不獲即時編刊。

堯俞再論審刑院等處欺罔事狀曰。臣近有狀奏舉審刑院大理寺官吏不合舉覺誤斷嚴英公事，援據非例，再上殿敷奏。臣始疑一司編敕後有衝改，並竊料陛下新總大政，勵精為治，臣下皇恐，遂為奸罔。今訪聞審刑院大理寺曾斷諸色公案，其所斷法然，並須兩司詳定，同具進入。如經奏斷後，雖狀卻有錯失，其兩司官吏不在舉覺之限。此條見今行用，既非衝改，則述等降黜未久，耳目相接，衆人未忘，法官安得不知，乃敢公相蒙蔽，共為欺謾。方今之事，無大於此者。昔擘度以五坊使追捕平人，為之而謂東方用兵為小，誠深識治體者也。況法吏蔽法以罔天子乎。不獨如是，又欲遂廢成法，以自便其為下之手，司事無敗其端，將滋不為堵導奸源，虧損威福，自此始也。臣謂竊正紀綱，可以破舞文之路，在此一舉。陛下儻便寬假，姑務

含容，異時雖重為刑戮，人且不懼。況新官三開，乃臣士宗親戚國之以察其用心。惟陛下留神，早賜施行。

韓琦進安拈論劾奏曰。臣嘗考書，蓋聞古先哲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豈人情萬端，法則一定。夫以一定之法而制萬端之情，或輕重得宜，古今無易，不是難哉。國家之重綱紀，承平百年，立法本意，務歸至當。故自建隆以來，定于慶曆之初，凡詔令所下，綱條既繁，則必建局命官，一加刪定，著為[illegible]，紛更而數變，或亦慮于執定制而失人情也。今之審決，所[illegible]輕，凡疑以衆，慣不擇職。臣竊以律設大法，不能盡由[illegible]治，平而後詳，上既熟于衆矜，下無容於壅塞。[illegible]斷必在[illegible]指陳，前書之載，或緣條令少明，審察平亭，是成獄語足，乃解其之弊，殊不知其所避舞文之吏，意隨之而為奸，不有刑裁斷[illegible]永久，惟望帝陛下。

仁天任德，本意無為，欽陶唐畫象之仁。

隆天乙弛罟之恵。永惟庶僚期底大中。謹制禮以禁未然。豈審慮於明刑而使無犯。自亦知方頗兹踳沈之文。日益煩苛之敝。凡閲之舊。難於編睹。錐刀之末寡爭益爭。時令當更改其先務。乃詔臣等特新編葺。將盡詳度。於是取慶曆編勑暨嘉祐三年終以前續降條貫凡四千三十一道。求中而議。就約以書。存所便安。去其重複。至於名篇而附律。先例以舉凡。會數勑而同一科。參舊文而發新意。事互出則分從其類。禁書主則特為之條。皆明著大防。稽合前式。臣等又以四海之廣。猶見奠周。雖當局之勤。謂所思之已至。及約情而用義。在理以猶差。必欲成本朝之書經。固當合天下之公論。首祈博訪。無泰俞音。果衆說之畢伸。亦寸長而備採。復詳慶曆編勑每條之後。舊有元降宣勑年月。雖云舊體。其實文煩。今悉改注於目録逐條之下。以從簡便。又刑統所附諸勑及參詳條件。凡一百三十四道。事雖前朝。準

多衝改。審核之除。典者為之分。今取其見今可行者。已入逐門收載外。其刑統内諸勑并參詳條件。伏請更不行用。總中書樞密院聖旨劄子批狀合行編録者悉改為宣勑。共刪修成一千八百三十四條。離為一十二卷。內有條目繁多者。即分為上中下。共一十八卷。總例一卷。目録五卷。凡勑内但行約束不立刑名事理輕者。析為續附令勑三卷。目録一卷。犯者止從違令之坐。及録到慶曆四年正月一日後來赦書德音二卷。總三十卷。今為一部。如得旨。即乞於降勑令與刑統律令格式。及建隆以來赦書德音。天聖中刪附令勑兼行。其慶曆編勑及慶曆續附令勑并嘉祐三年終以前續降係海行條貫除今來已編載外。各更不行用。四年正月一日後續降并為後勑施行。自來雜條之法。今已刪除。其通為一後所立條約自從詳定編法所節次頒降。候未降新嘉祐編勑以前已用舊勑斷遣與舊通公事不

在援引新勑新理之限。其一司一務一路一州一縣并在京海行及三司見行條貫。自依逐處元編定及續降勑條行用外。內有係新編勑收載與逐司舊制不同者。並依新編勑處分。冀以敦崇寬大。翦除細微。較然使其易知。欽哉本要惟恤。譬夫江河紀地。狎玩者誠稀。寔曜登天。威明之共仰。其或多方謹飭。庶務持循。臨文參考於治宜。決事惟求於法意。自然訟平以息。氣感而和。能致太平。豈獨稱於周禮。終成徽憲。兹實取於郛書。臣等道鄙少思。志希無害。被詔徒知於竭慮。訖功殊愧於淹期。或許頒行。仍乞以嘉祐詳定編勑為目。其新編勑等共二十卷。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無任

神宗即位初。御史中丞司馬光議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而自首狀曰。右臣竊以為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竊詳律文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

罪。仍從故殺傷法。所謂因犯殺傷者。言因犯他罪本無殺傷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殺傷。所為盜之以如劫囚畧人之類。皆是也。律意蓋以於人損傷。既不得首。恐有別因餘罪而殺傷人者。有司執文。并其餘罪亦不許首。故特加申明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者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謂之故。謀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殺傷人。他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鬭殺則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法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可首。但係已傷皆不可首也。今許遂以謀與殺分為兩事。案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將謀之與殺分為兩事。則故之與殺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囚略人皆是也。以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故勑累可首而殺傷不原。若平

常謀慮不為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
不得別為所因之罪也。若以劫鬬與謀皆為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
則是鬬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今所引蘇州洪祚斷例，案律疏云，
假有因盜故殺傷人，或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疏既指言
故殺傷人，則是因盜謀殺傷人者，自從謀殺。當時法官誤斷，不可用
例破條。遵又引騙劫人以傷與不傷罪不至死者，止於原首劫罪，以
為謀殺已傷而罪不至死，即是自首人據謀殺罪初犯之類，
皆是已傷而罪不至死，不必因首也。遵又引律疏問答條云，謀殺凡
人。乃云是舅又云謀殺之罪首盡頗是……許令自首。宗彼首謂謀
而未傷方得首免。若其已傷，何由可首。凡議罪制刑，當使重輕有叙。
今若使謀殺已傷者得自首從故殺傷法，假令甲乙二人，甲因鬬毆
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猶科杖六十罪。乙有殺心，欲殺其人於死地，
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見血，若來自首，止科杖七十罪。
二人所犯絕殊，而得罪相侔，果然如此，豈不長奸。況阿云嫌夫醜陋，
親執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斷其一指，初不陳首，
官司執錄，將行拷捶，勢不獲已，方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憫。
貸命編管，乃是寬貸，而遵更稱首不斷，為之伸理，欲令天下分……
何此類並付……成二等……
路長……之罪……
寺刑部所斷已得允當。雖從許遵所奏……
與王安石各有所見，難以同共定奪……
知登州許遵奏，婦人阿云……與韋阿大定……
韋阿大夜間就田中用刀斫傷，縣尉令弓手勾到阿云，問是……
所傷本夫，實道來不打收，阿云遂具實招。通合作案問欲舉成

二等。大理寺不合作謀殺已傷絞罪，斷遣下刑部定得大理寺
允當。遵不服，詔下光與王安石定奪。安石以為遵議是。後朝廷
竟從安石議。

熙寧二年，御史中丞呂誨論事數事，狀曰：臣聞先王立法明刑者，
非以為治，將以救衰亂之偕也。然世輕世重，因時之變，審其所尚，救
以上救。故犯法則重，抵法則輕，斯所謂威輔正之大要也。降及三代，損
治教成……之始，以……遂文景有刑措之風。
隆成康，自漢中斷死刑二十九人，開元中五十八人，得為興隆之盛
美。我朝興運一百餘年，累聖繼……仁……純被四方無事，刑未至清。天
聖中歲斷大辟數十，而後有增無減。漢唐之天下亦今之天下，漢唐
之官政亦今之官政，斷獄繁簡，何其遠哉。臣竊以古之新一號令，必
示於人，俾其知禁命一定守，必先風教令之所理，與古相反。夫訓道
不明，則愚民陷為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欲遷善遠罪而道亡
繇也。任刑之失，止在於此。加以賦斂日急，力役日煩，山澤之利籠入
殆盡，生齒之眾存手資半。時豐稔歲，食者百無一二。不幸水旱相繼，
流徙無定，其弊死則何所不至。……勢使之然也。刑閭井之人
有不……為除去。奸吏養之以
濟惡，一有敗露，抵法者……朝廷
推法……每歲曲赦，三年大……自新者無，費重辟，
安得有少衰也。則令之用文，大率……刑出於粧，把絞
若在民……成絞
獄吏獄既上，則例皆由……其事出入……在於……捷
幽究無以辨，刑之不清，……天下服……以謀
殺通行，患奸良為莫辨之甚。王……良民者，莫大乎數……明招

蜀不赦而國治。王通謂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殺手者當知識裁微。過乎世務。豈無好生惡殺之意。蓋知輔政之道本於無刑矣。獨唐太宗用是而治。嘗謂侍臣曰。我有天下以來絶不放赦。今四海安靜。常之恩也。負前夕刑。有不爾[redacted]其明效矣。臣伏望陛下至明燭理。誠德國新。總攬權綱。斟酌刑典。綱宜疏略。使之易避。禁防宜簡。嚴決之不赦。風俗大化。爲於精英。令諸州府。謹守律文。成於推勘。凡有赦恩。無失有罪。惟有詿誤輕之原免。於是而推廣。則天下之獄必清。重罪之奏必簡。太平之治可立致矣。狂悉所慮。抑劉明詔。唯聖智詳擇。海開書奏

二年二月。中書工刑名末其五。其一。歲斷死刑數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强劫盜並有死法。其閒情狀輕重有絶相遠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爲從情輕之人。別立刑。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禁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收其勇力之効。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肌體。爲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知改過自新。凶頑者有所拘繫。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閒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以刺。若實。其稍減本罪。或與近地。凶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迭送他州。作無得兒甜。其四。今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弟力田不聚所知者。始加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赦其議。不罰。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禁。亦宜刪定。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

元豐繼纖綠。注皆有王安石司馬光所論阿云謀已有因字而已。以光之說則謀不得爲傷之因。謀殺已傷。傷不得首。今從故殺罪。以安石之說。則謀得爲傷之因。謀殺已傷。傷不得首。所因得首。合從原赦。臣等竊尋聖人制法之意。其大略有三。有量情而取當者。有重禁以絶惡者。有原首以開善者。蓋損傷於人。有傷痛輕重之差。故刃傷者坐以杖也。物拳手傷者坐以杖。其義止以傷害而定。是量情而取當者也。至謀同便致人於死。非出他之則相況者。不無。故謀殺已傷者從絞。是重禁以絶惡者也。苟殺人未至於死。於物尚可以償。於事猶可以自還。而皆得以首。是原首以開善者也。三者雖制法有殊。其於使人遠罪而遷善。其義一也。議者見損傷不許自首。謀殺已傷從絞。謂謀殺不通原首。是未盡聖人制法之意。而於律文有所不達也。謹案之正文。若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其下注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此正恐後人或於損傷不得自首便將謀殺已傷之類。引用律者所以特發此注也。然而於自首者但令免所因之罪。而仍從故殺傷法者。此乃以損傷不得自首之意。蓋明所謂所因之謀罪雖見原免。而傷者是傷一罪。殺者是傷殺之刑也。且諸律有於器物不可備償。則不許其自首。今於損傷而有刑可以相當。而必令不得首其可悔之謀。罪而即償以死。恐不盡聖人好生之心。而人改過之路。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此古初立法之本意也。後人之其狀萬殊。有因劫殺而傷者。有因謀殺而傷者。古初之法既不足以。故後人酌其輕重之宜。增以絞斬之罪以補前之未備。因劫殺而傷者則增至於斬。因謀殺而傷者則增入於絞。向使不因先謀。則不過從狀鬬毆之科而已。豈至深入於絞乎。今若首其先謀。則傷者乃在。傷不可首而因可首。則謀爲傷因亦已明矣。又案律疏所以設首免之科者。非獨開改惡之路。亦

惡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則欲逞其惡心至於必殺。又罪人未獲。則追擾連捕騷及平民。隸威乘時。公私受害。若許其自首。俾使寬宥。則罪人斯得。刑獄無留。公私之害一朝而息。則其所益豈不博矣。今若由此著爲定論。塞其原首之路。則後之首者。不得輕免。有司一切案文殺之矣。朝廷雖欲寬宥。其可得乎。苟以爲謀殺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則六科之中。當著謀殺已傷不在自首之例也。家賊引盜殺而例王安石所謂舉重以包輕是也。蓋律以強盜傷人爲斬罪。而謀殺已傷爲絞刑。假有群盜于此共劫一家。將至其門。知有人覺。遂謀殺之而入。若其不免而未首。則強盜之斬罪已免。何因反見原。得殺之絞罪以不得首而就死。用刑如此。豈不失輕重之差乎。雖者又以爲謀殺得免所因。有自絞刑而得杖罰者。則爲已輕。是又未曉原首之意也。人之惡莫大於謀反。其暴橫莫甚於殺人而奪財。並於自首得從

原減。何獨於匹夫之相仇而必欲致於死也。夫中下之情。善惡相混。糾紛反覆。未始有之。故小人之於罪惡。有未作而悔者。有方作而悔者。有已作而悔者。今法家以謀殺徒三年之罪未行。況以前自首。故得全原。已傷者其事已行。遂不許自首。使從殺坐。即如此何以待方作而悔者其人也。死在事有不可追之理。於刑有不可逭之義。方作而悔者其人尚存。乃合與已殺者一從以死。豈先王用刑之次序哉。蓋聖人之於不仁。無已甚之嫉。而於奸惡有悟紃之教。今方作而悔。得爲怙終乎。首而不原。不爲已甚乎。夫進法而常本人之大情而不餘曲盡情之變態。古人所謂律設大法是也。議者乃多引奇罪以責律文之不合。若挾志雖沒世窮年而議卒不亡也。且今律所不備。別以後勅。從事者甚衆。何獨怪論也。請以謀殺一事言之。累編勅節文謀殺於人。若投棄人於水中井崖險處。或以固物塩塞及填塞口鼻。

但意在殺人。於死。倘復生免。并挽捽搥打要害之處。已死復生者。以亡辨不見血。即同已傷之法。又謀殺人傷與不傷。情理究殊。而至死者。並奏原裁勅。苟律文自備。則此二條何爲而設也。荀卿有言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無用法必待議而後行。所從來久矣。令今所因之謀。得用舊律而原免已傷之情。仍以後勅而奏決。以正其本議。以盡其類。則何謂而不可也。臣等以爲宜如王安石所議便。

韓絳言請用肉刑。曾布上議曰。先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仁。然而有斷支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宮大辟。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箠之令。後世因之以爲律。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宮。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

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爲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況折杖之法。於古爲鞭朴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衆。若軍士亡去應斬。賊盜贓滿應絞。則刖其足。犯良人於法應死。而情可矜處以宮刑。至於剕墨則用刺配之法。皆比而傷。爲流徒杖笞之罪。則刺刑有差等矣。知當刑隸。須奏乞令後衙改併貫並衆法。宜詳定頒曰。臣竊以國家承平百年。遺文墜典。罔不脩舉。罔已從訓之學。摭寫悉具矣。而於法令之間。猶有所未盡者。豈非前後詳議之臣不能推原其本。苟狥一時之便。遂著而爲令。後之有司用之。小或未辰。又復更易。是致朝廷蠹令未得一定。夫聖王之法。貴其簡約而明白。使人易避而難犯。

然後垂之久遠為不刊之典。如唐之十二律。本朝之刑統是已。雖歷數百年。其間勑條之更改者多矣。而二書獨不廢者。以其得簡明之意故也。自編勑之興。號為繁密。而中間衝改。率不過一二十年又須重定。蓋文繁則易改。事密則難悉。只如嘉祐編勑。頒行未數年而續降散勑又増於前日。以此無知之民。至有輕犯於法。舞文之吏。得以高下其手。其弊盡在于更改不常耳。臣去歲作淮南轉運使日。承准三司行下當年九月三日中書劄子。為據江西轉運司及江淮發運司起請虔吉等州新船借裝一運上京。乘排岸司等處不得施行截撥。條約一道。計四千七百餘字。臣看詳大抵只是約束不得截撥新船。指不係指定路分。則編勑已有留納州府。違之者自當嚴斷矣。其添入兵梢等候合納處。未到回峰。梢工杖違制。兵士嚴斷者。是創立上項刑名。只當於本條下添入此一節可矣。不必具載行遣。使州郡煩費

抄錄。若教出榜曉示。則數千餘言。有司看覽。尚或不息。豈庸愚兵卒能盡曉邪。以此言之。備錄行遣。徒有煩亂。都無所益。臣欲乞今後應有臣寮等起請刑名。並委法寺及三司等處同共撿詳編入。未有未備。即於門目內意相附近處添入減截定。明言於某條內添入計若干字。或是創立新條。亦明言於某條後添入一條。計若干字。其所改者即云某條自某字至某字計若干更不行用。然後奏請頒行諸路。使令諸州軍於編勑內添入逐件事節。就委其先行下勾降宣敕編勑以後續降散勑。亦乞委法官將逐件事節與編勑相參看行刪定。候了畢日依此頒行。仍明言多少添件各合附在甚門目中。或增減或衝改。別立條目共計多少事件。若干字數。分明別白。頒降諸路。使州郡用法知所遵從。免令法吏檢坐之際有所隱漏。致出入刑名。其餘勑即乞更不行用。所冀三人之法無前後之差。畫一之規載隨簡之

敦寬治道之所先急者也

頌又請重議加役流法狀曰。臣聞累歲曾有議者欲復肉刑。朝以寬減重辟。而以此法久廢難以輕行。又聞頗患配隸之人。時復逃亡。盜賊俱過。經涉寒暑。強者有弊亡之虞。弱者有疲癘之困。思革其弊。宜求厥中。昔漢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刑肌甜代肉刑。則有城旦鬼薪司寇之差。唐太宗納裴洪獻之議而立加役流代斬趾。則有二歲居作之限。今欲寬有罪。又慮配隸轉徙之勞。臣愚以謂莫如重議加役流法。取當黥者。依條斷罪。免黥配之責。則居作。夜則置之圜土。凡當為之歲。然後釋之。中間雖遇恩宥。未滿歲則不在原免之限。其初斷之者。仍逐所居鄉貫處寨其出入。又三歲不犯。故為之罪。乃得聽從便。其無鄉貫者。隨近州縣拘管。處寨如前。雖有充役之人而又三歲勞役之苦。且足以懲矣。復有鄉保糾察之嚴。又足以戒慎也。如

其性實兇暴。放釋之後不知悛改。復為人患。則誅之可也。擬之四裔可也。如此措置。不惟省遷逐奔亡之患。又足以開其自新之路。化暴惡為良民。使愚俗知教化。亦省刑止殺之一端也。臣才識短淺。不周世務。然本朝前此強盜獨所見如此。非敢請是然。裡刑之論。實繫朝廷重事。當大選擇。其罪及狩賜嚴擇然後稍少禁山海彭汝礪乞白刑罰之設或輕或重必也得其當而已。命臯陶之言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然則先王之意。非不欲輕也。臣以為事勢不得不強盜而疑之。夫白晝攫金。群呼噪集。偏梁其逸。在而奪之附。若為強盜矣。以飢餒殺封為狗穴盜主人而或傷之。若亦為強盜。陰謀竊盜。因其捷而先之以捆賊。害者其罪死。宜矣。愚懸系情迫辨而從之。或致有傷。則其罪亦死。以情論之。則如不同。以法論之。則比事。臣切以為過矣。蓋先王之用刑。皆不得已也。而至於殺。今則尤

重也。可以刑。可以無刑。聖人曰無刑可以殺。可以無殺。君子曰無殺。凡此皆忠厚之至也。臣欲乞應先強後盜先盜後強而傷人者看詳。如今律。持刃先盜後強。未持刃先強後盜傷人變主者。其首死。其從者流。其有不持刃先強後盜傷人變主者流。其從者徒。情理切害者特許奏。

沙礪又論刑名不當取決執政狀曰。臣聞刑部大理寺近年用法多不守一。而其刑名取決於執政。所欲緩則以重論。所欲寬則以輕論。然則輕重在有司不在法也。臣切謂法者天下之平也。而大理者法之所寓也。大理知守法而已。人君有不能奪也。故于定國斷獄。人自以為不冤。張釋之論法。天下無冤民。今以取決於執政。則大理審刑幾無用矣。以有司斟酌。以為有司定計。如此則有司之守得。上下之體定。而中書總其成焉。輕重之失。得察而罪之。使出於中書。則審刑大

理無所稽考。而人亦無敢言者矣。而有司之守亡。上下之體隳矣。將使而為奸。大臣將緣而害正。以時因而失所矣。臣欲乞如事理顯白敢以疑慮為名。切欲避嫌而罔責。仰中書樞密院御史臺覺察以聞。

沙礪又乞懸法示人狀曰。臣嘗為廬州職官。以獄事治獄。而性鄉閭平民非有飢寒之迫。流離之難。而拘情冒法內陷於重獄。流之。蓋亦不知法之至於此極也。臣惻然憫之。以謂聖人之治民。所以奉養之厚有養。有教。有戒。其教至於用刑者皆不得已也。豈欲陷民於不可見耶。蓋周官之法。凡治象之法。教象之法。刑象之法。皆以正月陳于象魏。或以木鐸徇之以警于衆。或以時月讀之以教于衆。而於刑禁尤悉也。小宰憲官刑。士師憲禁。乃訝士諭罪刑。讀誓禁布。憲憲邦刑。以達于四海。此民之所以無識而刑可以至於不用也。後世法令一藏于有司。而民未嘗知之。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蓋亦藏於國民矣。

臣欲乞凡國之政教刑禁之要。各以時憲于州縣鄉保。使有司讀諭而教之。曰。其言如是。則其法如是。其罪如是。則其刑如是。使天下之民知天子所以教愛之如此而得有所避也。刑可得而省矣。

哲宗元祐元年。光又乞不帖例貸配劄子曰。臣勘會守法者有司之職。權宜者君相之權。伏見從來命官犯罪。大理寺既依法定斷。更令刑部檢例。或追官或勒停。或衝替或差替之類。朝廷依而行之。謂之特旨。凡人之罪犯千端而事情萬狀。豈可求其比類。能得正同。又既謂之特旨。當臨時斟酌在朝廷。豈容令刑部帖例。朝廷依與施行。乃是輕重之權返在有司也。欲令據命官犯罪。大理寺既定斷。委刑部看詳。內有法重情輕。或法輕情重。臣具狀申中書省。更不帖例。委中書省官相度情理輕重。同共斟量。於法外自從命輪配。至特旨臨時擬定進呈取旨施行。其百姓犯大辟。元詔州奏稱刑名疑慮及情

理可憫者。大理寺依法定斷。委刑部看詳。委的有疑慮可憫之狀。即具狀申門下省。更不帖例。委門下省官相度事理。同共商量。臨時擬定。或依法。或貸命編配。進呈取旨施行。

光又乞令六曹刪減條貫劄子曰。勘會近歲法令尤為繁多。凡法貴簡要。令貴必行。則官吏易為檢詳。咸知畏避。據中書門下後省修成尚書六曹條貫。共計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又據編修諸司勅式所申。修到勅令格式一千餘冊。雖有官吏強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觀而詳覽。況於備記而必行之。其間條目苛密。抵牾難行者不可勝數。作者條貫知下吏部侍郎左選差注不行者數目。不免再有奏陳。復依舊法。必料諸曹條貫皆有似此拘礙難行者。今欲特降指揮下尚書六曹。委長貳郎官同共看詳。本曹新舊條貫內有將行已有及今無最理於事無益妨礙大體雖為遵守者。盡令刪去。惟取

紀綱大體切近事情朝夕不可無者方始存留仍本司條貫限兩月
申奏施行
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論不可每事降詔劄子曰臣聞之孔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
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繫心
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為誥誓命自漢以下
為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必以王言
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為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屢
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既已立
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己贓舉主減三等坐
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為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之
法不為不重若以為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可勝降矣臣請略舉

今年朝廷所行為衆之大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職司二也
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脩六也舉十
科七也七事輕重略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從一事
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
在臣願戒敕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
下儼然敬不敢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
七年軾知揚州論名法猛政上奏曰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
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即位首寬此法但
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祿為生者朝廷不欲遽罷其請受故且
因循至今蓋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猛政可恃以為治也自有刑罰
已來皆稱立法嘗之議斷獄重輕然未有百姓造銖兩之罪而入于
罪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
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杜援之利凡為臣子皆
當為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枉為之哉臣竊見倉法已
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詎
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政不留意於選擇監司
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為治也耶今者又令真揚楚泗轉般
倉斗子行倉法綱運欺弊執政然不肯選差一強明誠理使以辦集
其事但依倉部小吏妄有陳請使行倉法此乃前所未嘗也今來所奏只
是申明元祐編勅不過纖指轉運司違以月收糧船稅錢一萬貫而
截六百萬石上供斛斗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數千萬家
至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
通行京師富庶事理明甚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不樂臣以疎外輒議
已行之政必須卻送戶部或卻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沮難決無行

理臣材術短淺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死之
間時進瞽言但可以上益聖德下濟蒼生者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
悔若陛下以臣言為是即乞行此劄子留中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
行若以臣言為妄即乞并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

法令

宋哲宗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論安反側不必降詔劄子曰：臣聞
朝廷議欲降詔中外，慰安人情，傳聞二三，臣不敢信。儻果如此，臣實
未喻。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循先朝政事，增損法令，進退官吏，大要專
以安民。四方曉知上旨，回然明白矣。至於收私負，寬責近，不赦而恩
信之言，雖小必錄，此又人皆能道之。臣猶不知國家尚安所疑，欲家
喻而戶曉也。若謂日者黜責一二臣僚，恐附離黨與不無反側，故以
詔書安之。臣謂人情無甚相遠，不從上令而從其意。動民以言，不若
示之以行事，自古而然。朝廷果將以是說諭，设欲宿惡，則詔令雖行
亦不信。今但朝廷罰罪之意出於公議，惟責大體，不問其餘，則雖無
片言，何患人不知之。近者朝廷法令方具，功罪明白，吏民無不瞭然知。

正宜鎮靖無事，而何故自生疑貳，操欲望以言語慰臣邀自分施，以
勝士大夫之心。臣恐中外有以窺陛下也。前世自漢唐以來，固然鉤
黨連戾，就復撲捕，危疑之始，慮有動搖，故每下詔令，壓撫未有全并
鼎官吏，何時無之。何至張皇自生不安之意。臣竊以為過矣。抑臣聞
之，大才實難，自非大奸大猾，條郡枯然，此外手有錄用書置之理。古
人以功贖過，所謂使功不如使過，良以此尔。前以罪退，後以功進，是
乃國家所以公天下者。況之一二，則中外將不待言而信矣。臣謂安
反側，無以尚此，何必空言哉。伏望睿斷寢降詔之議，免四方疑惑，
以幸天下。臣不勝拳拳。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八日甲寅詔曰：朕惟先帝臨御以來，講求法
度，務在寬厚，愛物仁民，而持行之吏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
功造邊，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獄，積其源流，乃知其咎。此事言

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故振風俗，修整紀綱，蓋入公善於
得已。況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皆
復寬治，以累太和。夫疾之已甚，孔子不為。郡縣以寬，有廣所尚，
為國之道，務全大體。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
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布告中外，體
朕意焉。

摯再論降詔疏曰：臣近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將於傳聞未見本末，
無窮揣朝廷舉動不可不慎，昨已具狀論列。今者外議籍籍，又界於
宣。大急揣陛下即位以來，增損法令，進退官吏，今已改畫自保。故欲
下詔本由解訛，又謀厭事謀言事，故欲止初多士，猶相告語，且謂自
此臣寮有罪犯，無復爰長。臣謙舞有闕，更無復敢言。詔令未下，人
已非議。臣伏任言路，所聞如此，不敢不論。臣竊謂刑賞予奪，天下公

器。非獨傾人情，惟富而已。臣有朝廷和惠元元，取官吏姦國賊民之
尤無狀者，顯然一二以勵其餘，此甚大惠。陛下其以為當耶，未當耶。
哉以為當，則足矣。何必家至戶曉，自啓疑貳之意，使忠義自失，奸回
幸免。臣所未諭也。懷諫臣寮類皆殊廢孤寒之人，而使以議切主上
擇怜貴近為職，其勢固已不勝。若稍加沮抑，且使有誅責之憂，則人
人額和自便，誰肯盡言。又況聽與不聽，上繫朝廷，去取大抵，若言十
事，退恳反覆，已去五六，其言雖上，又經裁擇，則言而聽者率不過十
一二。然則朝廷聽言可謂審慎，論議邪多，言者何罪。且臺諫以言為
職，今善明出詔令，戒使勿言，則是予之官而奪其職，為小人之所畔
睨，轻倘亦不能自立。相率引去，然則言路塞絕，雖陳以利害之計，上
聞此又臣所未諭也。臣恐屬累晝夜，其事甚易見，不知為陛下謀此
計者誰乎。臣願陛下採聽臣言，無惑邪議，速賜寢罷降詔之議，以安士論。

若本無此議。臣聞之誤矣。罪當萬死。臣不勝拳拳

摯三論降詔疏曰。臣近兩具狀奏乞寢罷降詔指揮。未知聖旨賜與不賜省察。朝士大夫憂慶。風旨轉相傳誦。不無非議。臣謂降詔本欲安人情。乃詔令未下。事已宣露。反使人情疑惑。則利害固已可見。甚非陛下鎮靜中外之意。臣備員言路。此而不論。臣則有罪。以不避煩瀆。願畢其說。臣謹按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人。國人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下竊意之也。故朝廷之人不爲則已。苟有所爲。雖秘謀密計。人且意而知之。況陛下已脩政事。已清人物。遂欲闊略細故。含垢匿瑕。示天下以寬大。誠大惠也。但此意一定。何患人之不知。若更施於行事一二。則中外諭意。曉然洞達矣。何必空言嘵嘵。而乃推急於取信。無乃害國家大體歟。詔書大意不過以謂罪惡者已治。欲使其餘改行自新。恭惟先皇帝養育人材。布滿內

外。其中邪慝不能無之。今已行懲勸。則是乃所以成就先帝之意。苟必形於詔書。示蕩滌之恩。使之自新。則似分別前日政事。虧損治道。無大於此。然則人情安與不安。乃在陛下立意行事。其實何如耳。不在降詔。詔下之後。事體窒礙。其害乃至如此。臣願陛下深賜省察。特罷降詔。以全大體。臣不勝拳拳

摯又論政令疏曰。臣聞之。銜策不調。雖造父不能善御。法令不一。雖有虞不能爲治。故曰。慎乃出令。言慎始也。又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言慎終也。聖人制法造令。於衆與之。上執復兢慎。若不得已者。故其出也。天下信之。以命則行。以禁則止。所謂信如四時。堅如金石。易始之不慎。既出而反之。則何以示信。出而勿反。則又將有受其敝者。由此言之。始既不慎。雖欲慎終。不可得矣。恭惟陛下即位逾年。加惠海宇。備究政事。大要專以便人。天下爭慕。然累月以來。法令寡信。議者竊

有疑焉。夫法非不善。而施行之際。使議者致疑。此亦不可不察。臣竊條列一二以陳其餘。乃者朝廷患免役之敝。下詔改差法。天下知之久矣。置局設官以議施行之叙。天下望之又久矣。法不慎其始。施之倉猝。故改而立雇募之議。繼又爲招募之法。而法至今不能成也。朝廷患常平之敝。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爲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言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一事大事也。四方傾耳拭目以觀盛德之舉。而反覆二三。雖近侍諫議之臣。曾不敢必知法將安出。向何以使天下信之。按銅之禁。行之未幾。復限以五斤勿禁。一開其疏。則輕重多寡雖復可辨。官司固未易察至數之。禁而不能止。與不禁同。大河轉事。河北轉運司言之。則爲轉運司。都水言之。則歸都水。夫二者必有一得。則亦必有一失矣。此其小事。然推以類之。則議者之論安可不察。且改之易之誠是耶。君子

猶以爲反令。況改易而未必是。徒以暴遍舉於天下。則尤當慎之於始乎。今朝廷建一事。命一官。令已行矣。議者必曰此未也。且將改之。曾未淹久而議者之言果信。臣愚未諭朝廷知其不可而姑爲之以待改耶。不知而偶爲之耶。始議既粗。行之必有抵牾。於當攔遏之至。以言爲戲。知而不言。則爲蔽藏。言而易之。則爲反令。故臣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遠慮熟計。慎重出令。其始則審度可以必行而後行之。則至其終也不可反矣。惟陛下加惠留神思之毋忽。上以肅政令。下以示信四方。又以杜塞異議。使無所幸其失。今日之治宜莫先此。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摯又乞慎勅令疏曰。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其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

唯聖人為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蓋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始法繁而後奸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勑令。凡舊載於勑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勑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衰於萬方。欲寬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意。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進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徒事。參互抵捂。本末不應。非所謂講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所畏而知所避。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究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曆嘉祐以來舊敕與新敕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右司諫王嚴叟上奏曰。臣累日來風聞陛下欲降詔書以安人心反側。則臣不知果有果無。然臣既有所聞。不可不先事而言以備采擇。未審此事出於聖慮耶。出於左右者之謀耶。出於聖慮。則臣以頌陛下私憂過計。自出於左右之謀。則臣以咎誤陛下矣。自古以來朝廷黜邪退奸。亦是常事。何須過以為憂。反動奸人之心。將謂陛下畏之。必潛謀山藪。陰造禍機。傾搖善良。窺伺新政矣。可不戒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上合天心。下信民欲。斥逐奸邪。獎崇忠直。納天下善言而不厭。革天下弊事而不疑。欲使四海靖安。百姓興詠。以為復見祖

宗太平之盛。陛下惟當日篤此心。堅此道。以永杜姦邪朋黨之體。不宜少移初意也。夫奸心抑之且不可止。況於進之。直言一家之且不可得。況於阻之。長君子而消小人。在陛下一言。長小人而消君子。亦在陛下一言。此國家否泰之關。而天下治亂之機也。陛下不可不深思。不可不預防。此詔書一出。則言之後時。故冒犯而告。伏願陛下納臣愚忠。收詔勿下。使羣邪自靜。以養朝廷之威。端正自安。以重國家之勢。天下幸甚。

貼黃稱。臣竊慮降詔之後。奸宄邪則安矣。而忠臣義士必不自安。陛下方求天下大治。以追祖宗之盛。而使忠臣義士不得盡其心。非陛下之福也。願因臣之言反復思之。更此詔書之義。幸甚。昨出四凶。當時四凶之黨不應無人尚在中外。未聞下詔安四凶之黨也。豈自風聞之語。寢食不復自安。心料陛下畏見多言。故有此指揮。不知令臣今後如何居職。有言則犯令。不言則負職。進退之間。未知所處。幸陛下察之。然詳此事。官當忠於主上。公於天下。是為稱職。忠則不肯在朋黨。故言無所隱。公則不敢任喜怒。故言無所欺。或朋邪罔上。或狥在私。或厚誣其人。或以訐為直。或陰懷忿怒。則陛下當深察其情。懲之則可也。寵之則可也。以約束一切聞其言。則不可也。如果有詔書。即望陛下采納臣言。只作聖意取入禁中。以安言路之心

嚴叟又上奏曰。臣自風聞朝廷欲降詔書安慰搢紳之心。雖兩上章論奏不便。以聞之未審。故言未詳。臣今頗得大槩。信如所聞。甚可怪也。事有大不可者三。陛下豈容易而發。竊知其間叙列先朝搢紳之黨無所不有。雖云臣下所為。然於先帝之明如何也。陛下下詔之書意本在德蓋前事。不知反所以彰先帝之失。此大不可一也。陛下即

伍以來未嘗以喜怒愛憎妄責一人。凡有所行必本天下公議。夫奸大惡不得已而黜者又曲從寬恕。百分罪惡不過行一二分而已。何有大喜之事。今聞詔行疾之已甚之語如春則是陛下臨御以來所行之事皆為過當。反戒自訟以傷國家之體。此八句二也。奸人離惑陛下張大其事。言人心反側。故致陛下有下詔之意。陛下何不自察今天下生靈之心有與不安何如往前今天下生靈之心所以寒只因陛下明辨邪正黜去欺君罔上之人數輩耳。從見陛下姑息此曹。未測將來之禍。惡賢天下之心持疑而往陛下之意。對以寒栗惡。不知反所以動天下之心。此大不可三也。陛下下詔未見一利而有大不可者三。何可為哉。借非救弊之陛下之情也。蓋欲以借朝廷之舉動全吾君之威嚴耳。夫為國之道非排羣然深厚不以鎮服民達言語之間使天下君子小人皆不可得而議。乃為清寧之本也。何為

自生疑心。矣故下詔。使天下可得而窺。可得而議。武臣亦並為紛紛。不能成清寧之治。誤陛下切心。所願陛下裁除奸人先入之言。留察愚臣離進之執。或蒙聖心曠然。一賜開納。從今夕即見無所恨矣。惟陛下詳其悉審

侍御史孫巴上奏曰。臣近者風聞朝廷欲降詔書戒約言事官不宜暴惡大甚。動搖人心。切聞之以謂此無意朝廷之言耳。殊不以為信。既而傳者益衆。不能不以為疑。竊惟陛下臨政以還。虛己聽納。招徠讜言。四方之人孰不欣戴。此實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方論廢君逆黨亦有詔戒止。凡傾耳以聽。企足以望。有得不解懼邪。此必有造謀以探陛下者。臣度其意不過兩端而已。一則務為姑息以撫安於小人。一則持此自救。謂能不諱於先帝。夫有國之要。道在於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已。君子道長則忠讜日被於天下。而為朝廷之福。小人道消則疾苦不加於百姓而得四方之心。豈有為民除去疾苦而反致人心之不安也。若此則虞舜不當放四凶。孔子不當誅少正卯矣。聖人於殘賊不仁之人緩之而不疑。今朝廷寬大。明正其罪惡。不過脱塞人望。量其官職。除其甚違而已。何損於真良。何損於天下。而使致人心不安。豈此等小人本無愛君利民之心。人疾之久矣。又何足矜恤而更姑息之。此最倒置也。且先帝聰明廣知憂勤庶政。不愛高爵重祿而與士大夫共之。乃望其盡忠竭誠以報稱其恩寵也。豈乃結黨相因。公肆欺罔。擯擠無所不至。得上之人雖有良能善孝而擇不下逮。陰受小民之抱望。其負國罔上之罪。何可勝誅也。向日執政之臣。言事之官。自當耳聞不責以言。故使朝廷未正其罪。今罪惡已暴露。而朝廷終不忍深暴而顯戮之。雖有微瑕只是奉行先帝聖意。謂爲不忠不良之人。是示天下以前日失當之事。自各有

建言之人。奉行之吏。非出於先帝之本意也。如此豈得為紹先帝乎。又况言事之官。拾俛鼠竄。豈所欲為。朝廷迫之。倘有畏懼觀望而不肯盡言者。既又有所且抑之。則欲其肯舉不顧身以輸忠於陛下乎。臣竊恐由此遂使忠直之人。反為鼻小指笑玩侮。必懷畏避而不得安其位矣。若其言事彈擊不實。盡經任情。朝廷自可屏黜之可也。寬之可也。但不當從下一詔均沮遏之耳。今日朝廷正忠奸罷乘隔作過。惟務耳目之官防察糾正。若自為壅蔽以啓小人之幸。則此後執政大臣敢進擬前日不忠不良罪犯顯著之人。置在要近。謀朝廷委任。遂有以藉口而鉗閉臺諫官之言矣。此甚非計之得也。臣不敢默默。遂作非而奉於左。伏望早寢此詔。恐天下之人誤認朝廷之意。而起疑惑觀望之心。亦利害所繫。不可不願陛下謹之重之。

右正言朱光庭上奏曰。臣竊惟王者出號施令。示天下之大信。惟其

合皇極之道。上循天心。下順物理。使四海內外聞之。莫不鼓舞。咸曰大哉王言。欲書載詩歌足以為世法。盡以至公至正而然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逮民庶。稱頌陛下之寬。謂為古以來未見如此之公。未見如此之明。故君子有以伸其志。小人不得肆其間。而又信任俊賢。放去奸回。朝廷清明。日就太平。臣前日風聞朝廷將欲降詔慰安小人。臣竊以謂剛陽之氣常在於生。扶持培唯恐其不長。陰邪之氣常在於殺。消除殄滅唯恐其不盡。夫剛陽則君子之道也。陛下今日固進君子矣。然扶持保養。願陛下加意焉。陰邪小人之道也。陛下今日固退小人矣。然消除殄滅。願陛下致力焉。如此則天下嚮嚮而不惑矣。臣竊聞時下詔書。條列事目。慰安奸邪之人。令緣更置而不問者。聖度含洪則善。然使奸邪之人有以猜氣。臣謂此詔不須預下。恐天下之人議之有以窺陛下。臣愚不肖。伏惟陛

下裁盡之選。今日有所懷。不敢不竭盡於旒扆之前。伏望陛下廓然特賜追寢前詔。更不頒行。臣愚不勝承幸

右正言王覿上奏曰。臣伏聞近者朝廷以竄黜一二大奸。十數臣寮恐人情不安。將下詔書以安之。又特戒言事官。凡臣寮舊惡不得論言。臣固未詳其虛實。設出於此。臣恐四方有識之士輕議朝廷也。其狀於今月三日投進訖。臣今又聞詔書有言者勿得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之戒。竊以為過矣。夫為陛下之耳目者。言事官也。為陛下之股肱者。有司也。小人情偽萬狀。宿惡舊奸。初多隱伏。久而發露者見。則言事官論之。有司行之。然後小人不得大肆。而朝廷清明。陛下可以無為而治矣。蓋小人之宿惡舊奸。發露者見。而言事官鉗口而不得言。有司束手而不得治。則小人肆行而無所憚矣。使小人肆行而無所憚。則雖君子盡民事物者。將起蝟集而爭奮矣。朝廷尚安得清明。陛下尚安得無為而治哉。戒言事官忠憤而違詔以舉職。有司疾惡而違詔以行法。則陛下之詔書乃成虛設。言事官有司之違詔者亦不為無罪。又須按治。則綱紀紊亂。賢不肖混淆。而意外之憂。智者有所不能謀。勇者有所不能救。以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而迭為盛衰者也。故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為否。夫否泰者。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也。今朝廷優恤小人。而使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是乃抑君子而長小人。歲月之間。邪黨漸勝。天下不幾於否乎。昔帝舜雖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孔子雖稱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亦未嘗聞箝害者之口而使不得言小人之數。廢有司之職而使不得治小人之惡也。今陛下必欲下寬大之詔以安羣小之情。則惟用闊略細故以諭之可矣。何至壞朝廷之紀綱。使小人舊奸宿惡之發露著見者其事狀肆然浮於聞上。無一切不問。而

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為小人之資也。伏望聖慈審擇之。

熟議之。謹於出令。無為異日之悔。天下幸甚

貼黃。臣待罪諫官。專以論議賢否。蓋朝廷進賢退不肖。乃政事之大者也。凡論人之賢不肖。須以素履及已試之事驗之。方可信據。孔子曰。吾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雖譽之猶當以其已試之事。況彈劾哉。然則今日以往。奉詔之後。若論及所察之素履及其已試之事。則不犯詔禁者少矣。奉詔者謹。則諫官御史僉成虛設。故臣知詔書中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之語。尤不可以宣示中外也

貼黃。假如臣寮或曩撰事。今日以前書以罔上之罪。今日以後方乃盡寬論罪則可。錄論訖則不可言。居言責者守詔而不言。則坐視侍從權要之地有罔上之人。將為天下之大患。違詔而進

議。則不惟廢朝廷之詔令。而又將得違詔之罪。進退狼狽而不能決。則遂至於天下當同而對以得志矣。陛下知所舉之言事官每月輪到。動觸權貴之怨。豈若不言之安。但不敢輒為身謀以誤陛下而已。謂宜詔令經出之後。不可追改。竊聞詔書今尚未下。惟聖慮詳酌

二年。刑部侍郎范百祿上奏曰。臣竊以先舜大典罪疑惟輕。至周之時刑疑則從罰。罰疑則從赦。漢詔獄疑者讞。有司不能決下廷尉。令讞所謂刑名疑慮者。蓋本乎此。書稱宥過無大。周官以三刺三赦三宥之法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原情定罪並有以全之。不得已焉。然後刑雖令從。所謂情理可憫者。亦出乎此。祖宗立法以此為雖重貸罰之標。以此為人主好生之德。但令有司審讞。罪罰允當。不妄貸凶惡當誅之人。則為善矣。故熙寧敕云。如非疑慮可憫而輒

奏者。免駁勘。此止令於法許所謂有合讞而從不當讞者。不為失之意。至元豐則已用去上件免駁勘之文。中間雖曾申明。然疑慮終是未備。至於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則云。不得一槩特旨例貸。既仍委之看詳。如有不當。許用例破條奏乞取勘施行。本部自承准着令已來。每疑獄大辟盡不敢一槩用例貸。既然官吏上下自非明知不惑。鮮不觀避懸擬。是以奏勘疏罪案。俾決於疑慮可憫之間稍不灼然明白。則往往入重。不惟論殺以苟避一時之責。意不任看詳。得其間疑慮可憫者。屢以執退。故從依斷。以此比之。已前年分大辟論殺分數為多。仍訪聞比來在外諸州如有此類。亦頗承望風旨不敢奏讞死刑。臣愚以為上件敕文。雖革一時往時用例破條之弊。不失有罪之人。深恐行之積年。將見其間罪人必有當輕而重者不少矣。甚違寧失不經之義。殆非朝廷好生之德。請且錄熙寧元豐敕

令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循及元豐六年以後。并自今去年敕條致擇後來十箇月斷絕過大辟分數。速往呈。又望聖慈特賜詳酌指揮下有司看詳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特旨參用熙寧元豐敕意重別刪修立法。庶使刑罰之用。協于中正。天下幸甚。

四年。戶部侍郎蘇轍□狀。備□大酒課以抵當乎利先壞。臣竊見今月二十一日勅。滑州韋城縣百姓□備少大酒務課利等錢。特許將本利並免大數。已物收抵當契書係籍在官。仍許納錢收贖所欠課利等錢。類均作七年送納。仍免起人指揮。余人不得援例。臣竊以民間欠負多併合較。皆有條法。上下官司。尤不遠從。皆先經戶部勘當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使根本比。直自朝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面行下。仍令眾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竊疑怪。不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應天下負欠之家。皆懷不平之意。已具狀

申尚書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訖。臣今竊聞□俵佃侍皇太妃親戚。二聖篤於恩愛。特為降此指揮。臣以職事官有論奏。然臣職在右曹。專掌坊場法度。祖宗條約當與天下共之。不宜以宮掖之私有撓敗。臣恐此門一啟。宮中左右相接援其漸可畏。臣若失職不奏。其罪大矣。竊惟皇太妃供養二宮。動循禮法。外廷雖疏。未聞有違戾之事。今侍儲所欠不過萬數千緡耳。豈以私親之故。出捐金帛以濟其急。下足以存宮掖之恩。上足以全祖宗之法。天下傳誦。無復間言。公法既完。羽翼□其於太妃成專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眾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義。干冒威嚴俯伏待罪

御史中丞李常□條乞□執奏狀曰。臣愚不佞。熙寧中常預編中書條例。伏見□皇帝舉職中書致令門降三省執奏。及未得使

令行下。如此之類，指揮不一，以方是詳審，須有重複如此。細詳仁宗聖意，蓋爲非時內降，久有不得已而出者。正賴臣寮執持覆奏以拒止之也。又竊見杜衍爲宰相，凡內降積至十數，連封而面還之。仁宗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只知杜衍封還內降，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內降恩澤幾於屏絕，一以至公待天下，未嘗以私恩加親戚，內外臣庶之所共知而欽服矣。近日李偉乞買白地事，臣竊料陛下以白地爲小事，或不得已而許之。事雖小，人孰爲得已。忠在有司執守法度，如杜衍之事，仁宗可也。臣是以謂通人以恩者，人主之事也；守法盡公者，人臣之事也。人主之恩有不得已而降旨，臣下可不守法度而執奏耶？買白地事，曾不關反覆執奏而遽行之，曾不根究爲何地，而遂不省察也。今據偉人所陳乃有請奉及所本閣菜園，李偉乞以爲白地，聞當路占。凡今後可否於德正氣。伏望聖慈特詔有司，應內降至須反覆執奏，或理當奉行，必先取索園例詳究可否，於詔旨無害，於物情無妨，乃得行下。如此則人主之恩自全，而臣下獨當執守之責矣。

五年。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狀曰：臣聞唐虞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興化。時朴則略之以文，俗彫而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循之推歷百世可知也。國家劉五季之弊，法不應一，緒置經制，承革弊因其道，粲然於是大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然有所行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至于先皇帝，遂大有爲。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目滋廣，法令益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弊，除煩去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具，而法令之繁尚未盡革。何以言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富事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之際，群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事有未詳，更須立法。積久不已，遂成滋彰。故今日之弊，良由關防備於太密，而書一條於太煩，則難於通融。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承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主治也。而官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皋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也。況百司所載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較於彼，故有求備之人，不能悉曉，遂至紛爭，或姦吏舞法，詐文移往復，遲回歲月，其可行者百無一二。往來務新，無益風教。夫關防密則有司執文書疊問，雖小或違戾，遂稽而不行，使有才者抑鬱而不舒，庸懦者畏制而不前。近者陛下特敕審察，特命裁損，故下兩省書分命近臣披覽文案，看詳甚衆。兩省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其元降制敕詔旨如此，可謂盡善之事，惜大體看望，然而行移猶且取索甚多。此主守尊上者，充以有從也。際不能盡如所書之意，或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自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可追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遍行取索應省曹寺監見用條制格式，仍不作諸司官吏，使之反復紬繹，開具詳定看。可删者删之，可改者改之。擇其繁切者爲新令，務從簡易，使便於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者，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決，大事則稟於朝廷，齊書期會委付奉條備督糾繩。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察。如待實狀，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故違，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有整遠之效，朝廷法度濟簡易之規矣。

八年，尚書右丞梁燾上奏曰：陛下必欲命令堅明，莫若謹於更張，當依然改作，以遵前謨，慎重以辨害，輕動成法，至於法須改，則人

情惡而不安。命令二三，則主威玩而不重。凡造命立事，必先謀於大臣。使之講究。雖大臣以為是，亦未可也。又行於百官，使之僉議。衆群臣皆以為是，議論詳熟，曲盡人情而不疑也。然後可以行之。一定而不可復變。必使中外上下，確乎徵信。如日星之縣，然可仰也。書曰：敬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謂作命所以示信於天下，必謹之於初。既行而不可改也。又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謂不善不時者不可輕舉也。

紹聖三年，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論救勝當取信天下，劄子曰：臣伏覩紹聖元年七月十九日，責降呂大防等，敕牓節文云：至於射利之徒，脅肩成市，豈徒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除已行責降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當是之時，朝命初下，萬口一辭，歡呼鼓舞，歌頌聖君，含洪博厚，如天包涵如地。不以一眚廢人。此盛德之事也。天下人心，恬然安定。近者竊見汪洙、李仲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録黃行下，稱元祐所獻文字得罪，則前件敕牓有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殆成虛文。將何以取信天下。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其已行而不可反也。況夫播騰朝廷，通際中外。明示臣庶，俾懷後悔自新之心。行之未幾，今乃録下洙等得罪之由又如此，臣恐虧朝廷號令之信，有傷國體。伏望睿旨檢會前件敕牓宣示大臣，自今已始，同共遵守，庶使人無反側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意。

次升又乞罷編元祐章疏，奏曰：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敕牓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未見施行。今聞差官編排元祐間臣寮章疏，仍厚賞以告蔽匿，採之興議，實有未安。須至再瀆天聽。臣竊讀史，觀漢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

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時以此遍告天下。後世書之以為美談。共惟陛下即政之初，詔令天下言事。親政以來，屢將許其自新。是必先武安反側之意。今又張官置局，吹毛求疵，考人一言之失，致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乃所以誤天下也。後之敕牓，又所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昔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於唐。夫成王非難其爵命也，以王言惟行弗惟反小，則令御史臺榜示朝堂，進奏院遍牒天下。惟恐人之不知。非特戲言而已。戲言尚戒而行之，豈有明播榜示，曉諭臣庶，可反之乎。伏望聖慈念光武安反側之言，思成王翦削桐之封，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罷罷。

哲宗時，中書舍人范純仁論朱宿、梁二不當貸命，上奏曰：門下省送到奏案。朱宿為殺親男，梁二為殺妻，又録黃二道。本省凡奏依法已得御寶旨可。今却批門下省就到奏鈔聖旨送中書省取旨。朱宿、梁二各特貸命，決脊杖二十，刺面配沙門島收管。今來本省合依聖旨取旨。又録却已有貸配遠人沙門島指揮。即不是中書省進擬，本省未敢行下。今行覆奏，及有難貸情理，具畫一下項。

一、凡人殺男猶爲父子，豈有殺男不顧母慶。今母之兄弟可救，則父之兄弟固亦無辭。觀朱宿犯上之情，必有以致母不能安室之事。其男見而迴避，必是諸其所爲。尚猶奪逐持杖擊其腦而殺之。不惟全無骨肉之情，今其夫子自責之義，及無敬親不敢慢人之心。此事斷不可以盡貸。應人然朝廷亦當示好惡風教，以全民之天性。今乃特貸其死，以示優恩。甚非用中化民之道

一。矯律斷文。祖父母父母爲人毆擊而子孫即毆擊之至死者並依常律。然則古人立法，豈不知救父母爲可貸。蓋不欲使民專殺而亂治也。今非毆而止，恐其本抽。便救擊折至暗而殺之，乃得貸死。全與人情法意相違。在於凡人猶可。況於妻父兄弟屬法門下省以謂犯二罪宜處死。以其犯己妻父之夢。情理均無可憫。臣以謂天下之治本於人倫。人倫之道本於夫婦。仇讎敵體。其合以義。所以古人刑于寡妻。不敢失於臣妾妻子。故衍人之教心以事其親。今使男子殺其妻之父易如雞犬，則處婦人爲其父母而殺其夫及夫之父母。亦特合爲相倒。

一。親屬相犯於國家風教不寢。父子兄弟夫婦各有典常，其情各須篤厚。今夫婦相殺，骨肉相殘，此陛下即位之初，歲歲有犯，今數已過倍。若不稍示禁約，則將來此類更多。何由使朝廷致比屋可封之治

一。刑罰平當則下無冤人。或有無究，立傷天地之和氣。古者匹夫銜冤，六月降霜。所以朝廷深戒官吏明慎用刑，恐有冤也。今乃輕百姓身類平人，特貸其死，使死者怨憤不雪，致干陰陽之和爲水旱之災，延于儀兆。臣職居調燮，不敢不盡其言。凡今擬判斷例與臣所陳情犯義理不同，雖有近似者，亦是當時偶有失當。難爲準用。若更添今來二人貸死之例，則今後如此行兇之人，難有可正典刑者

一。朝廷殺一死刑，須當有所勸沮，不可推名曲貸，使有罪獲免，無罪銜冤。今特貸此二人，使天下不知所謂，是欲使今後人子皆得知以爲父母而殺人耶。又欲勸夫婦之間忍義恩薄耶。但見不卹死者之冤而寬兇惡之人耳。於風教人情皆爲未便。緣臣

令所開陳，非止爲正二人刑名，蓋有前項所繫風教，利害朝廷好惡，及爲冤氣致災之本。所以須至執奏。自來朝廷命令或有舍人繳奏，或門下省封駁，若道理別無不當，即再聖旨令依元降指揮。其來宿奏二款，依本省已得指揮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等伏見朝廷差安燾知樞密院，給事中以爲不當，駁正封還。陛下未信其言，並不送本官書讀，輒行，臣等竊爲朝廷惜之。夫安燾之才不才，差除之當與否，自有天下之公論。臣皆置而未議。所惜者朝廷之法度爾。且三省之設，事稍繁劇，始終凡命令之出，先自中書省一人宣之，一人奉之，一人行之，次白門下省一人讀之，一人省之，一人審之。苟有未當，則有駁正，然後由尚書省受付施行。紀綱程式，其密如此。蓋以出命令而尊國體也。其間其一，則於制敕不爲完文，中外難以取信。近日除呂公著爲門下侍郎，不由本省而下，給事中范純仁力爭其事，是也。夫國家所以維持四海而傳之萬世者，惟守法度而已。況當陛下諒闇之日，履位之時，正宜謹守法度，不可毫釐差失。今安燾之命不送給事中書讀施行，乃是封駁一職，虛爲虛設。制敕不完，命令不重，而法度不存矣。特封駁官恐漸於此。臣等所以爲朝廷深惜也。臣等竊度聖意，豈謂已行之命，難於追改。且失序之則，是一舉而兩失矣。而安燾者豈可受不完之制敕，而處具瞻之地哉。若因其辭免，寢罷新命，則君臣之際授受皆得其宜，而法度不廢也。況朝廷差除因臣下辭免，或臺諫論奏而罷與改者多矣，豈得於燾獨不改。伏望聖慈追還安燾告命，及詳覽臣等論列安燾文字，別降指揮施行

附文以應赦文救大官司不施行者許民庶實封論奏疏曰。臣竊以國家霈布赦令，與民休息。若雷霆之震，雨露之潤澤，窮幽極遠，皆

敕使之身既處邊而無一夫不獲之嘆。然而四方爲宣之處。監司郡縣或非其人。不能深體朝廷德意。往往廢格詔令。沮止恩澤。大抵上通之則下塞。上與之則下奪。所以民間逋負多不蠲放。使詔令遂爲虛文。嗟痛之聲聞于治世。頃年濫刑用兵之後。民力凋耗。四救致貧。蓋時十家有泰蠲加意。欲著近日明堂禮成。天施浩蕩。大赦赤子。蒲宗閔不加困弱。以爲加遍。知民既無告訴。朝廷但四閱知。前唐之宗閣六。肆赦放釋逋負。年利郡事。李石恐奸吏不能奉行。乞内置一本。以時觀覽。盡行深防阻遏之弊。向者英宗皇帝親祀降赦。欠負非侵盜者皆除放而詳定。所謂具十分納及三分方以赦除。錢明其以爲言。英皇即詔如赦令盡除之。乃如有司之吝。非今日矣。宜主重臣因宣深察。臣愚伏請特降處自明詔中外。應赦文放欠官司不爲施行者。許民無實封聞奏。所屬不得留滯。庶使州縣之吏少知警畏。然後之民盡蒙惠養。

開又奏乞早降私使役人條法事疏曰。臣竊以人之情偽無窮。而賜寬之法令有限。以有限之法令防無窮之情偽。則固不能周盡。及其弊積而生。則必因所奏細事爲之制而治之。臣愚竊謂賞罰具。行之可久。理勢宜如此也。昔嘉祐之前役務從寬厚而條禁不密。今吏胥省震天之在官而致意侵漁。害端百出。人甚苦之。至熙寧之更役止令出錢官爲雇募。凡所謂侵漁於農夫者一切有禁。善意不救違犯。然而有司取入過重。民間錢貨遂至匱竭。陛下深恤元元。復行差法。以救其弊。因時設施一出仁息。天下幸矣。臣愚以謂法不相循則患有來至。既以嘉祐之制差之。而不以熙寧之令禁之。則前此近年出錢之弊復有習門役之害。今雖行差法。時及一年。其約束條貫猶未頒下。四方郡縣悉天備吏意觀朝廷務行寬大之政。既行差役。則其他細故不復檢察。坐視侵漁。已有貫心。去使行迎動撈侵擾者不畢至。竊慮力行於約。則農民漸見受弊。伏請申命有司。嚴責期限。不候諸路役條齊足。先也裁定。使役人條制先次頒行。以究差役之法。

右正言劉安世論令數易疏曰。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細微。未論其政之臧否。而先審其令之誠偽。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成。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號令一出。信如四時。故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傾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謹重之意也。臣伏見朝廷命令變易頗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暮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繼降者。吏不知所守。民不

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從合之說。是非無所據。取舍無所定。故一人言之而遽爲之紛更也。方平居無事之時。輕改易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聖慈深鑒前古之成法。而令日之廢。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以心協謀。博極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遽改。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屢改。申敕門下。無使徒爲空牘以應故事。其有措置失當而傷理廢者。必舉時駁之職。庶幾詔令簡而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汗。

丁騭爲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疏曰。臣竊聞近有小人多興謗議。因緣僞撰編動中外之聽。或云編朝廷升黜。皆弄妄言臺諫有以臺諫下奇官或文致訐言以厚部近臣。或造飾罪名以攻彦

多士如五鬼十物之類是也。其實出於檢邪無恥之人。手挾奇知。
陰遣子弟門人。出入朋比。互為聲援。上則欺蔽君臣以成廷。
私。下則欺離間同心。轉相猜忌。以壞天下之業。其用意
豈淺哉。不可不察也。昔唐穆宗之時。有八關十六子之號。為後
世深笑。今二聖居上。急別善惡。進賢退不肖。元首股肱。成就
政功。猶未治。惟恐不及。非有穆宗之時八關十六子之黨。而奸
倖者猶能巧作飛語。公然喧播。聞京師以達四方。扇搖流俗。為
害不細。不於此時痛行禁止。則姦宄以成。陰傷薄風化。切要
之。伏願陛下特降密旨下御史臺。嚴行訪其主名。開之吏議。置于
典法。以消讒邪構造之害。天下幸甚。
徽宗時。中書舍人曾肇論內降指揮不可直付有司疏曰。臣伏
見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政事。除民疾苦。開廣言路。收拔滯淹。審

一政令之出。內外無不驩呼相慶。以至未明求衣。日昃臨朝。親覽聽斷。
夙夜不懈。推今日欲治之心為之不已。太平之基指日可待。然臣竊
有所見。不敢緘默。臣待罪右省。伏觀內中時有批降指揮除付
三省樞密院外。亦有直付有司者。雖陛下睿明。必無過舉。然付
之事體。或有未安。蓋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參議。門下
審駁。方付尚書省施行。不經三省施行者。昔謂之斜封墨敕。
非盛世之事。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願陛下
凡有指揮。實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體。其
三省樞密院君奉內中批降指揮。亦須將前後敕令相參審度
可否。然後行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以為稱職。蓋三省樞密院
皆執政大臣。陛下所以平章政事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吏。但
以奉行文書為事。循令務長所長。若夫立法任事。豈由關防

皆有司之職。非人主之務。昔周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
司之牧夫。蓋謂此也。至於內外臣僚干求內降恩澤。侵紊綱紀。增長
僥倖。以陛下明聖。必不容許。臣亦不復以為言。更願陛下戒之謹之。
嚴行杜絕。無使小人乘間得入。天下幸甚。
肇為翰林學士。乞下詔禁絕干求內降。疏曰。臣伏見仁宗皇帝在位
四十二年。屢下詔書約束臣下干求內降。令中書樞密院如內降與
臣察。是官及差遣者。並具除執奏。以聞。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下
御史臺。閤門榜諭。仍著為令。皇祐二年。因祀明堂。降赦。實錄臣曰。
比有貴戚近習。貪緣請託。以圖內降。雖頗抑絕。然未免時有侵撓。可
於赦文中禁止之。庶使清朝昭示信天下。時輔臣對以載之赦文。恐
未為盡善。乃別為手詔戒敕。書同降。蓋仁宗之仁如天。於人之欲有
不能違。慮一切徇情。則侵害紀綱。隳損刑政。故令執政大臣具條執

奏。人主鼓惡人臣營私。上下肆行。敗壞綱紀。政令準動于情。以公明
正其罪。則人自不敢因緣請託。故一時朝廷號令肅清。所有干請之
人。緣為臺官御史所劾。仁宗即有不忍人之心。而終不貸。不懲于奉
制者。其術蓋出於此也。恭惟陛下天資寬仁。躬身率下。固無繇衍仁
宗之美。夫寬則無所不容。仁則有所不忍。臣恐蔣處內外之人。因此
有干祈。陛下雖正身于上而近於請謁。然以知之。執政大臣亦不
能一一執奏。日積一日。則使紊紀綱。廢損刑政。其為禍患有不可勝
言者矣。臣愚伏願陛下監觀仁宗所以防制左右私謁。倖之意。特
下詔戒飭內外之人。不得干求內降。如有內降曾經干請。章所存
以大臣具得執奏。相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仍責臺諫官御史
察降。朝廷善干法。使內外明知聖意所在。知此則壅塞
無敢敢人私和於私室。請謁不行於公家。以成陛下寬仁

之義。以耀陛下正身齊下之意。垂之萬世。貽訓子孫。豈獨天下之幸。
實社稷無疆之福也。惟陛下裁擇。
右正言任伯雨上奏曰。臣聞外議皆言近日內降頗多。下至傭人匠
擇。開封府大理寺所鞫公事。往往有擇釋放。此言虛實。雖未可知。若
一果有而陛下不知。則九重深遠。詐傳敕命。俯仰之間。所繫不輕。若
止因左右懇求。陛下寬仁不得已重違其意。則干亂政刑。此風不可
滋長。且鴻都賣爵。墨敕斜封。皆出深慮季世。不可不戒。仁宗慶曆
亦嘗有之。當時杜衍不肯奉行。每積至數十。即面繳納。仁宗嘗謂諫
臣曰。外人祇知杜衍封還內降。不知朕以衍不肯而拒之者過於封
還也。又嘗內降開封府吏冕玉遷職一等。尚美人遣內侍錄捷補傳
教旨免工人市籍。府判龐籍奏其事。仁宗立命杖轄。後禮部令後內
降無得輒受。以此觀之。所司守法。自當執奏。臣伏願陛下降臣劄子
付三省密院。自揮所屬去處。今後內降無得輒受。此亦仁宗皇帝故
事。如此則僥倖干求庶幾息矣。
伯雨又上奏曰。臣聞內尤作工匠監所結真珠事。容有官吏不得
治。監官曹官院人力嫌刃為盜。捕獲有旨不得開經由門戶。中外聞
之。莫不驚駭歎嗟寒心。皆謂陛下誤以為小事。寬以馭官之謬。
本為監臨主守司關之設。本為機密出入。今珠璣至貴之物失至數
為。廷夫擬刃入數重門。如涉無人之境。皆非小事。不止因循。一切
赦之。從來更有犯者。陛下不赦之。則罪同罰異。人人皆怨。陛下又赦
之。則專事姑息。紀綱[illegible]。禁衛看監官司。謂將何用也。且宮禁之門法
最嚴密。周官小宰治宮禁之法。擬者大[illegible]。伊令宮禁之法為最重。
蓋屋人之法之意。防患微微。謀慮[illegible]。[illegible]府一人。今陛下多不
恩。幾於姑息。為臣之所羞。條約宗[illegible]。[illegible]綱不立。左右侍臣。

紀綱日紊。所以事體如是。恐有不測之虞。非獨如所職了。陛下豈不慮
宗廟社稷同休戚。臣伏願陛下罷前降指揮。勅有司依法律推治。于
繫所貴人人畏心。各知職守。不至弛玩。以產禍亂。則宗廟之休。社稷
之福也。

法令

宋徽宗時。御史中丞朱諤上奏曰。陛下手詔屢下。覬加願治。憲
吏奉行者多失於簡弛。或偽二三。捉置不行。使惡者善者蔽。無由下達。
願分命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盡者。論如古違
令虧令之罪。則令出而朝廷尊矣。元祐黜吏。凡得罪于熙寧元豐者。
不問是否。輒陳實訴。自陷無過之地。彰先朝之失。於帝命謗讟不
進用。門下侍郎許將頃下御史獄。抗章云。緣毫自知其無事。父子相
係而為因。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然無可坐之罪。遂加
不實之刑。夫以追吏如是之多。繫病者如是之久。至之於無可坐。則
先帝所用之刑為如何哉。將於哲廟承述為平詞。至宣仁太后之前
則稱先責病其辭如此。於陛下紹述成功得無少損乎。

李綱上奏曰。臣恭惟我宋受天命。藝祖創業。其得天下也以仁。得之列
聖守成。其守天下也以仁守之。重熙累洽。百有五十餘載。本乎忠久。
跨漢軼唐。雖允齊三代之隆。無以過也。陛下克紹丕圖。祇遹先烈。宵
衣旰食。勵精為治。立政造事。所以利安元元者無所不至。而一以仁
愛為之本。可謂得祖宗創業守成之道矣。自臨御以來。屢下寬
恤之詔。庶補聞四至。誠側怛之意見於辭者。足以徵天下之觀。是以
溥海內外。蒙被惠澤。天覆地載。函涵養育。無一物不得其所。偏霧嘉
惠尤為大者。以仁政治其效如此。臣愚竊謂詔令之所布宣。頒官吏
奉意推行。不為文具。則實惠之及民者。彌久而彌廣。然詔令之頒降
有先後。而官吏之去來為不常。雖恩意志慮。具在方冊。後來者往往
未嘗深究而周知之。朝廷之上。所當以時舉而行之者也。陛下謂宜
事以紹述畫政事。須於朝堂共願。詔有司檢會裒集前後所降御

筆寬恤手詔。事件如勸農桑。恤刑獄。救撫賑貧。存恤鰥寡孤獨之
類。通行於天下。而節一時指揮者。附於紹述既置政事之後。以時頒
之。申命以告四方。庶幾內外官吏。深惟恩意志慮之所在。竭力遵奉。
用歆恩意。庶以副陛下以惠為實。仁民愛物之意。天下幸甚。
李復論權衡量平子曰。臣聞王者齊天下之度。一必以法。而律度量
衡乃其法也。先王所以謹而著為防。[illegible]法與政所以[illegible]而
起。故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古者幅帛不中量不鬻
於市。斛斗不中量。不列於市。故律改作皆有誅。其法嚴而不敢少弛。
所以如此一而天下平治也。臣竊知今南方之權衡。比之斛量。
比[illegible]中州[illegible]增二。雖中州民間亦多用私造。多[illegible]增損官[illegible]
作。[illegible]所[illegible]物帛來[illegible]幅[illegible]者不及二。四兩長不及二
丈八尺。闊不及一尺五寸。其他物帛盡類此。又多[illegible]以[illegible]以取

闕歷。務以取高價。而與官吏交結。中貴入官。將充衣賜。於春冬[illegible]
軍兵。不曾請領。屢曾起事。尋又停之。換易官物。亦累致嘩[illegible]
陝西。近年尤甚。嘩而不治。極於人情不便。恭惟陛下宵旰[illegible]
衡度量須於天下。[illegible]偽濫不經。畫令齊[illegible]。今乞下[illegible]司立[illegible]
色物帛。各立定[illegible]輕重。務要偽濫皆嚴立法禁。許為[illegible]
[illegible]幅[illegible]異者。令細官殿除。見在不中度帽帛盡令送官。[illegible]
收以備賞給。如有違犯。物皆沒官。使守陛下之法。以絕天下之弊。
復又論刑法劄子曰。臣聞上有道揆。下有法守。道揆在上[illegible]
也。法守在下者。司所[illegible]之事也。今之吏改條法令。式直[illegible]法守其在
是矣。夫條法所立。刑賞何為而[illegible]哉。[illegible]本之於禮義也。禮義之[illegible]
[illegible]在下之可[illegible]也而已。朝廷[illegible]之。然後者之為法。頒之天下。
遵而行之。故有違者。乃犯[illegible]義。而然有罪也。所謂禮義。宣[illegible]人。所

能知哉。必博通古今、深於經術、識其理之所歸、乃可與議。臣竊見備
勅局前後所差官、多以明法入仕、或曾試斷案、或曾任刑法職事之
人。此等只是習學舊條與論屬法吏無異。安知禮義孝弟任而備
立條法、頒而行之。即便是勅、宜足施行。臣欲乞應有更改及有創立
並建事上朝廷、具屬說所以立法之意、朝廷揭其當否、使中於理、然
後俾修而錫之、可以成忠厚之政、而成治平之風。不勝幸甚。
左司諫江公望乞修赦文狀。臣竊見劉子曰、臣竊聞周禮以教爲先
有司以害爲得。今有所當、不可默見。去年四月、赦天下祖文武行天下
歡呼。內被其澤、議者以謂失得通、拯則未免之。遂之罰、未免所以便
官吏新奏有謂臣臣通計則未達有司之意。有司不得不善朝廷不
得不釋。臧在下守也、不失其爲義命在上。故之無妻其爲仁義責從
宜。必當權其輕重。仁在博施、故當籌緣是朝廷以寬大爲不可償民罪

稽遲因禁之苦。州縣有勝訴追呼之擾、方騷然與天下更始作諱
赦之文、非不知硬官本妨國用、多於惜民之苦甚州縣之擾。故畫行
蹈赦、以伸陛下博施之仁。故免欠負雖所以礙本、靴奏朝廷、直其守
職之害、自從權宜之義、雖赦釋之。有司何預焉。多有所當、不可緊見。
良以此也。又況朝廷號令既出而反、何以取信天下。有司既有日限
久請不報、上下相持。德澤不流、民不堪命。陛下特未知。竊意其駭然
丕變之恩、反鉗於有司之手、不得行也。訪聞竊貢籍注官籍、尚存實
之。縱然自存、朝晴不給、有負數千緡錢、買丹之間、持數千錢出、以應
郡縣督責、一期雖得耳、械手推妻子於類天、亦何益也。祗以傷陛下
之仁。爾伏望聖慈明詔有司、應赦文所載欠負、不以硬官本並依元
降指揮、編勅施行、寧中大號無反汗之慮、又見以中至仁博施之惠。
豈不美哉。

博士周行已論刑情法度上奏曰、臣竊惟國朝立令民不易肆。祖宗
相承以聖繼聖、基本之厚太平之久。三代以來所未有也。陛下紹承
七百之丕基、恢張先帝之美業、法度至此而大備、禮樂至此而大興。
風俗至此而大定、人材至此而大成。自古未有今日之至治極盛者
也。然而太平既久、民安無事、內外恬熙、百吏偷惰。臣竊過計、恐其法
度弛廢、紀綱解散、生蠹人情。無事則安、安則無深遠之慮。人情無事則
怠、怠則知有享之安。故無事者有事之所起也。雖元奔三代盛時、未
嘗不競競業業以相戒慎、民惡欲望陛下先事以戒、警之以遠慮、寧
循情於無事、止奸弊於未萌、因循苟且之人隨時損益、增修法度、
張其所廢、補其所未全、調而一之、持而定之、以振官吏以仰四海
以固祖宗甚盛無疆之業。
以李昇(?)爲殿中侍御史。先是、詔諸道監司具法令未備者未便於民
者。久而弗上。彥昇上書曰、更如其奏、隨時俯仰、不能上承聖意。因緣
爲姦者衆。有因進科而徵事廢事保任之害、因兵丁而徵器室字學
校之政、有事廢情當有無因宜遣官編纂類其所正、以行賞罰、幸皆
從之。
右正言陳瓘上疏曰、漢高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法三章、其一曰殺
人者死。實居其首。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以致隆斯
言可謂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可憫奏
裁。自去歲、刑部據令大辟奏裁者五十餘人、中有實犯故殺闘殺常
赦所不原者、法既無疑、情無可憫、刑寺並皆奏裁貸減。故殺人者可
謂幸矣、被殺者銜恨九原、何時已耶。臣恐強暴之風滋長、良善之人
莫能自保。其於刑路爲害非細。應今後大辟情法相當無可憫者、或
司輒奏裁、臧侍爲乞令臺臣彈劾。

欽宗靖康元年。監察御史余應求上奏曰。臣伏覩近年以來。凡有中旨皆降御筆施行。期限嚴促。稍有稽違。置以不恭之罪。三省有司奉行不暇。雖有違戾法憲。旨後事稽者。不敢執奏。或被受即行。不中三省。事至甚微。亦須宸翰。其始因中人領事。內中參陳而為之。其後士大夫倚中人以進。獻興功利。而於法不可者。亦為之請。最後執政大臣或行事有戾於法。或差除不允。欲避議。或為親知私謁。請旨亦為之。自是號令日壞。綱紀日隳。六曹三省。拱袖受之。[illegible]陛下[illegible]識大事出命之所也。[illegible]實而任之。[illegible]國當奉以應事。[illegible]事不了。易之可也。豈可自親細務。專降御筆而可以為治哉。陛下初政清明。委用宰輔。宜無此弊。然竊聞內有臣僚民建議陳。內中批降施行者。亦與前日御筆何異哉。臣以謂內侍與臣僚所陳獻利害措置事宜。皆可付三省樞密院商議進呈。取旨而行。庶幾不戾於法。而不惑於異同。人主大權不移於中。可以杜多門之弊。可以絕近習僥倖之原。政事之大。無先於此。惟陛下無忽。

翰林學士許翰上奏曰。臣聞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後天下之人公正。比年以來。有司所奉拔法。以徇一時。是以條約之具乖不可。伏願陛下明照弊。今後指揮異有害事為違戾條制。並令有司具析執奏。御筆手詔不由三省而下者。尚許拔舍審覆。取旨乃得施行。而使法度信如四時。而後令一出。民莫可以立政矣。

侍御史李光乞罷用例劄子曰。臣伏覩近降聖旨。令六曹尚書[illegible]以其事初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條無例[illegible]以情裁決。[illegible]以道揆之。[illegible]之有司。臣[illegible]是非。[illegible]其甚不可者。惟下[illegible]其用例。臣恐[illegible]使然。何以言之。夫吏人違補有礙。以義例之法。今則有礙還出官之例。命官犯違有入違之法。今則言大臣陳乞家使之例。以至[illegible]殺之勞。捕賊之賞。該法則[illegible]用例則[illegible]。如此之類。未易縷舉。而不可據而既於所請矣。蓋用例約情者。天子之公道[illegible]之任。非有司可得而專也。臣竊[illegible]中。詔自今[illegible]以例乞情恩者。[illegible]當[illegible]保明詣實[illegible]條。方得[illegible]奏令執政大臣念三省事務繁冗。還[illegible]假借六曹使得用例約情。臣[illegible]以為通[illegible]。臣[illegible]備員部曹目覩[illegible]吏舞文之弊。且六部所用條令。纖悉備具。吏人習熟以常法從事。尚何所難。[illegible]所出合無不得存。今乃以從容其廢法而用例。無例而[illegible]情。是開僥倖之門。[illegible]受賕之路。臣恐法益[illegible]。[illegible]益嚴。而事益繁矣。伏望聖慈更擇大[illegible]書明[illegible]議除[illegible]為所發[illegible]許[illegible]送六曹[illegible]條數條與決[illegible]行外。其無條有例者。申乞朝廷指揮。如此則三省[illegible]自當減省。而上下和雍。詳略相維。紀綱正而威權之[illegible]矣。不勝幸甚。

高宗時。右司諫潘良貴奏曰。今來勘會禮部繫造度牒數目。自紹興二年至今年十月十八日。繫造約一十四萬道。給降約一十二萬道。以三年為率。數目如此。則自建炎元年以來。大約須給降過四五十萬。夫天下戶口自是有定之限。所生耗減。其可[illegible]理宜著意。使力本務農以固基本。今因猾胥[illegible]以為常。日引月[illegible]。累有紀極。竊恐數年之後。百姓失業。盡為游手之人。況今州縣寺舍[illegible]許流寓士大夫占射居止。又道觀[illegible]以曹什百為群。居則[illegible]屋。食則無業。流離困苦。實可憫惜。處之[illegible]所得[illegible]物。皆是一時[illegible]用度。朝廷百官[illegible]十之[illegible]不御此以為[illegible]若不遠行禁約。深慮有意外之患。[illegible]也。今於[illegible]嫁。丈夫一十不娶。其父母有罪。[illegible]男[illegible]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其家[illegible]

思遠慮，尚欲蓄息其未生者，况已成可駭之人而縱舍之。豈不重為
國家惜乎。伏望朝廷詳酌，立為定制，庶幾永遠可以施行。
胡宿上疏曰：臣聞建昌之惡莫大於謀為反逆，先王豈不知是為深
可懲哉。然止於未萌，何貴多術，而未有預懸重賞誘人使告者，蓋
知告訐之路一開，則其禍不可勝言者也。臣伏見昨來有言者以建
昌軍人作過，請降空名宣敕付下州郡，誘人告變，以次遷加。今雖
人情之所不忍，然見官敕可以告變而得，則陰邪之人與夫山澤怨
家不忍小忿，而致人於大惡，非難事也。故自今行以來，適當防秋之
際，建昌、廬陵數郡相繼告發，何昔日之絕無而今乃紛有。雖彼建昌
一禍，則有所本矣。不治其本而禁其末，見目前之小利，昧經久之遠
圖。將使百姓軍民時時相伺，在上者不敢治其下，在下者得以持其
上。謀慮如此，傳笑四方。臣竊謂弭亂之要，在州郡得人，至於告陳之際

自來條制，莫不備盡。只令申明行下，所有昨來已降指揮，伏望聖慈
特賜追寢，庶幾人心不搖，禍亂不作。
寶又上奏曰：臣聞孔子定書，載帝王典誥誓命之篇，書法萬世要
在昔戒藏誓勅，無溢美過惡之辭。所謂大哉王言，言之必可行也。臣
竊見比年以來，書命所宣，多出詞臣好惡之私意，過其所好則譽莊
踰為虛誇，惡其所惡則毀皆肆為興訖，極意矜大，有同戲劇。伏心推
原無異誣罔。使人主命為討罪之言，未免於玩人喪德之失。是豈代
言為命之本哉。夫文者空言也，言而當則為實用，言者括其意。竊嘗惧
焉。其害蓋於治，不在賞罰之後矣，而非空言也。魯謂君可恐乎。臣愚
伏望陛下申諭外制之臣，人能情删以含怨惻，不為戒，復去肆縱，務
合至公，詞貴簡嚴，體得典要，庶幾古昔誥命之意，以成一代質書之
美。

殿中侍御史鄭剛中上奏曰：臣竊見典賣田宅，舊限六十日投契，丞
六十日請契。然其故違限約，則抵以倍納之税，然其因循而畧則寛
以赦放之恩，殊為無弊矣。而其弊今有不勝言者。買產之家類非貧
乏，但契成則視田宅已為己物，故吝惜官税，百端欺藏白契，不過倍
納而止。遇赦限，雖倍納猶是虛文。必待家有爭論，事涉疆界，始旋行
投稅。此無他，官無必懲之法，開因循之路，而使然。宜其買者猾而未
公利也。竊以為小利猶害之小者，至有不識書計之人，即隱切身代書
售，身間時財入富家，當書時漢，或為書人已死，或分拆關過，無散限
之後，從採契券以為憑，他日子孫抱錢取券而不得，則訟託無從
之而已爾。伏願朝廷詳酌，下有司立為信限，出限一日更不理為
交易，錢不追理，業還本主。典田宅者並依條為合同契一處赴官投
印。如是則白契可以盡，勒上不至於虧損官錢，下不至於以私為實。

公私倘利矣。
剛中又上奏曰：說者謂有陽而無陰，不可以成歲功；有德而無刑，不可
以成政事。臣常蔽之。今試使一人持刻薄之說，勸人主為苛察之政，
則有識者必指為法家者流，是欲置天下於既疵怨讟之地，不可行
也。又使一人持寬大之說，勸人主為姑息之政，則有識者必指為敗
法之人，是欲置天下於委靡不振之域，亦不可號也。臣反覆討慮而
獲得其說，蓋寬仁者人主之情，持法者臣下之職，二者不可易也。人
主與天地同德，惟高明博厚然後以公。公私私有其節，而不二。其
效至於百官有司則使處之所在，稱一時之氣，消乎焉代，可生則生，
可殺則殺，可罰則罰，可赦則赦，而不可有毫髮之私。惟使生
育之恩歸於上，以廣天覆，坐于下，以伸之，而戴君父之德，而畏有司
之義。然後朝廷尊而以專矣。恭惟祖宗以惻悌之風，蕩五代之毒

聖陛下以澤民之德收百年之權悠累聖相承前後一軌天高之遠
威不約而得之矣考其忠厚之極則無如仁宗皇帝之時慈惠之暴
著然如春風者蓋五十載中興之初不為不久然所謂法度者未嘗
弛也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有人犯一非義則郡守必劾監司必按臺
諫必言以至一官侵之守奪一刑名之輕重一錢穀之出入有司各
守其法以爭之不得其法雖力疆勢重不敢有微事之望小大同心
共以身任之而不疑天下惟見人主簡易佚游之收寬仁之名而天
下亦免於為非為此祖宗與三代治古之道也至陛下臨御以來寬
仁愛物二心於古有光而臣下持法之人鮮與古異大率有司皆不
肯以身任怨責與首罪郡守不敢劾留以俟監司守有過監司不敢
按留以俟臺諫臺諫事於法不可行也郡縣問於監司監司問六部六
部問朝廷朝廷作而皆曰之某事於法不可得也郡縣請於監司監

司請六部六部請朝廷朝廷作聖旨降之旬日累月展轉之間皆自
一人出而百官有司無一掃戾人情者奇察之然日漸增於上歸息
之恩本歎帰諸己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乎諸葛孔明曰威之以法
法極則威損之以恩恩竭則慢是以告縛之以法法行則知恩善乎
其能言也蓋法者百王相授之具上下守之而皆出於無私惟使寬
宥蕩蕩之澤時出於人主則天下皆若履秋霜之威而知有春陽之
暖豈不偉歟皐陶為士將殺人堯曰宥之三皐陶曰殺之三堯陶
宜不知特順之義以謂宥罪者人君之恩至有司則奉法而已不知
其它也此後世所以樂先宥刑之寬而狀皐陶執法之嚴臣願陛下
戒敕臣吏各使持職奉法凡宥有之除自有成書無大疑惑者不得
互相推避其失職廢法全身避怨者監按糾之常使紀綱持衡賞罰
明信不廢法度而陛下寬厚之仁洽然與覆載同功俾天下獨知斯

謀斯聽惟我后之德則生靈幸甚
章誼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近日或建一事每行一令曾未閱日議者
紛然以為不便故即更改雖稍善知微朝廷之美事然人主出號布
令猶天之有雷風也故曰鼓舞萬物者風雷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
雷不一日風不再令政事號令出而復反行而中輟豈所以尊主威而
隆國勢哉臣原其所自蓋由朝廷初議立政出令之時未能訪求通
之人建為事款使私之論以說執政而執政初不甚意輕信其說殊
不度愈酌事情徐聽士論是以既行之後爭論紛然利害如蝟聚執
政大臣亦自不能力主其說此政令所以屢更國論所以不定也臣
親今日最微之事主多號令之行官寡其博稽深考雖未能如古大
詢之禮然內有如給事舍人外有如尚書侍郎等輔之屬如郡司樞
廷之屬如給詳皆當先預論思審而可否其能行之古義而不停施

之當令而可行然後執政連署而聽陛下之去取如此則令出而民
尊君尊而國安朝令國令其本不使令者得免無議知愚慮之言可
也惟聖主留神幸甚
誼又上奏曰臣伏見紹興元年三月勅州縣免行錢並罷免任官買
賣並依市價違者計贓以自盜論朝廷所以降此指揮蓋欲革貪吏
苟得之心寬赤民供輸之力惠至厚也然物有實直者在律令月具
上下三估旬具增減之目違法者為其厭利者有刑首尾關防甚急
見論今州縣監司蓋廢律令之本專委自監之勤遂使在官之人買
販市米勒輕刑罪而無賴之民將車駕長短新先積即有犯者專為
官賣高下出於胥徒吏計贓多寡由其喜怒隨意法議刑其勢使然此
先所謂易犯而難犯哉臣備員伏官臺斷獄見其委曲參合人情
伏望度明詔付外庭詳議當厭其緣律令之舊文然後申嚴自監一

新制。則既而難犯。犯亦無忘。庶幾仰副聖主明慎用刑之意。不勝幸
甚。
臣又上奏曰。戶閩法者天下之公也。議之於朝廷。揆之於有司。行之
於天下。無有達近貴賤。無信焉者也。今銓吏舞法。使有司無所執守。
天下無所取信。非有公當按籍可任意。未有如今日尚書省銓房人吏
之甚者也。吏部轉官官有格法。自今以而上。郎官侍郎尚書與議參
擬。既應法矣。而銓房人吏有不快意。而在法無礙者。必使吏部自陳
退。銓房為請。近今年六月有選人功郎戴師正秉義郎臣有諒二人
轉官。銓上吏房以二人係兵馬大元帥府結局轉官。止給到吏部公
據。至今不為奏鈔。是今鋪造臣恭聞陛下御極之初。當時指揮應結
局官之不礙慈給告勅。權時之宜。主令吏部出給公據。當時既有指
揮。則朝廷吏部所當遵守。今吏部既難著記大事矣。其有銓房人吏

奏議卷之二百五十三　十二

乃不知恥。又去年八月有秉義郎史世安亦係公據轉官之人。銓房
已自照用述矣。指揮放行了當。今未見於二人逆有沮難。良是無意。
蓋吏部郎官侍郎各各考驗。且非虛偽。而銓房堅執不可。此臣所謂
奸吏舞法。使有司無所執守。天下無所取信者也。士大夫為郎官侍
郎。而其所上文書皆不獲施用。宜吏專得任其喜怒之私。而為朝廷
取怨於天下。此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斷付之有司。考究情弊。以警
姦吏。不勝幸甚。
臣又上奏曰。臣伏見朝廷比脩紹興勅令格式。其忠厚之意。用意本
於祖宗。其綱條之舉。則悉仍於舊貫。惟是除苛解嫌。救弊補偏。頗資
討論。時有筆削。然當是之時。脩纂傳而難稽。浩瀚紛紜而不一。書
實沒成。論難事決。是以未取之閒。未無升錯。今猶在有司。為日既
久。州縣推行。時見牴牾。欲承舉行用。則衆聽惑而不寡。欲因事申明

則法屢變而難守。豈所以為一定之制哉。臣愚伏望廣惠明詔詢守
臣司與未承用官司。參考祖宗之舊典。參換新書之閒。遺者閱所見。
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既輯著為定法。庶幾一時憲章。坦然
明白。若江河之有隄防。權衡之有繩墨。使民易避而難犯。不勝幸甚。
右正言陳淵上奏曰。臣聞古之為臣者。有本今無議令。故令出於上
下知奉承之而已。此法之所以行。而事之所以立也。往者靖康之初。
淵聖皇帝以兼容之量。博訪群言。復取而並用之。甚盛意也。而忠邪
雜揉。是非不公。故每下一令。上自宰相下至百執事之臣。與夫市井
常議之士。必群起而交攻之。或已發而中寢。或既行而遽改。或姑存
之。然至於委靡不振而後已。以故一事無成。拱手以待禍。其為弊至
今尚在也。臣願而不革。無以立政。故臣不避僭越之誅。為陛下力陳之。
夫議政之地。昔時士大夫身居而過之。如恐犯分焉。其後風俗一變。

奏議卷之二百五十三　十三

乃始有竊議其非者。又其後公肆誹訕無所忌憚。則今日之弊是也。
唐陛下不令。莫此為甚。朝廷之令無得而尊。朝廷不尊則國威不立。國
威不立而欲以指麾顯明世天下之大議。臣固知其難矣。傳曰。下輕
其上。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矣。此古今通患也。今天
下之事。其附行于臺諫言之。善是而之矣。臺諫耳目。有所不及。則詢
於侍從。侍從思慮有所未至。則求之百執事。其有遺
布衣韋帶之士。俾通隐塗。開之源。待以辭其不排之。臣願使為紛
紛無益於治。雖然。人主之患莫大乎聽納。如陛下之言已從人。不聞
責賤。雖充身不能過此。臣子所宜將順者也。而臣猶欲過慮者為此
言者。非閒於衆慮者一得之愚也。以謂布衣韋帶之賤。質之以廣聰
明則可也。若制法立度而從此曹之徇。適足以自撓而已。自古遇事
者謀之以同斷之以獨。故能寬衆聽之議。常施之於未決之前而見

非可否之私。不容於已定之後。為是故也。故臣愿願陛下自今凡有大書議之而後行。已行而議者勿聽。毋使明謗生因此。然則天下幸甚。

謂又上奏曰。臣聞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苟出乎上者已審而行乎下者無稽違廢悍之失。則上之恩意志慮無不孚於民。而民咸被其澤矣。往者宣和之間權臣用事。操柄之外。自有風旨。為吏者徒其風旨而不從其言。罪弗及也。以故一時號令不信於天下。雖寬恤之詔事一舉行。擁之猶弊從為文具而已。上意孟勤。民情愈怨。愁歎之聲書寫婦孺無所赴告。近為今日難解之禍。蓋吏不能行令之過也。陛下即位以來。臨監其契。苟有方令。必罰無赦。內外大小之臣。宜其精白一心。以承休焉。然故不參。而貪殘之吏。尚仍舊習者累聖政。臣竊惜之。今年春建寇既平。

陛下嘉惠一方。宥過無大。所以洗滌瑕疵。蠲除逋負。安集流冗。不而責。盡至渥也。今下未幾。已聞州縣之間。首福沮抑。莫肯奉承。論者以為疑。陛下既已明示威福而申告之矣。今又聞赦文以上四州軍殘破為甚。令赦今年二稅。下四州軍不免攙種。止取其半。而吏引舊令諸釋放赦者。不得過三分。盡追其餘。以備急闕。是以一定之賦而議非常之恩。以專誘之討而沮已行之命。是使陛下愛民之詔。袁成虛設。此而不懲。無以示信。且舊書所載。或以故例。或緣近與。所指熙寧慶所釋無限量。今以兵火之後。傷殘凋弊之餘。曲示寬恤。固不問矣。又況妻亂以來。民不聊命。常賦所入。十才得四五。正取其半。猶慮患不及民。況十取其七乎。自獻辱之亂。陛下為之宵衣旰食者一年于此。至遣執政大臣。圖之良時。親拊手之。然後復安。既安之後。其稍以撫綏吾民者。惟監司守令而已。而行法如此。陛下何望焉。若其

事出於監司寧俞而守令奉之。與夫守令乘急擅行。而監司勿問。皆不能無罪也。臣愿頒先降明詔。諭以前日之弊。竟並行改正。然後稽監司守令。稽違廢慢之實。嚴行黜責。自今以往。庶幾貪殘之吏。不敢舞文以為奸。倚法以慢律。臣不勝區區之忠。惟陛下裁察。

監察御史劉行簡論尚書六曹及百司法令之弊疏曰。臣愿不自明蒙被恩擢置臺察之司。伏見尚書六曹。不遵百司凡所用法令。初無畫一之書。頗以人吏省記。便為典憲。法令具在科吏。得舞之。令乃一切聽其省記。鎖欺弊何所不有。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或與或奪在其手。頗其患可勝言哉。陛下聖明洞見此弊。嘗降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刊定頒行。然左右司職事繁冗最煩。竊恐才數不能專一。無由速得成書。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處分。改差擇定一員。勒令所立限刊定。繳板頒降。內吏部條法最為急務。乞責

近限先次施行。庶使杜絕奸吏弄法受賕之弊。天下幸甚。

起居郎周麟之論禁小報狀曰。臣聞國之有號令。猶天之有雷風。雷不一鳴。風不再號。令如此。然後可以鼓舞萬民。動則無應。無有違逆。不是矣。伏惟皇帝陛下自更化以來。整飭百度。鼎新庶政。登用賢儁。屏除奸回。凡積年弊事。固已一切剗革而釐正之矣。方陛下頒詔旨布命令。當厲風采之時。不無小人竊探之說。聽盛看難。知前日所謂召用舊臣者。浮言胥動。莫知從來。臣嘗究其然矣。此皆私得之小報。小報者。出於進奏院。蓋邸吏輩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競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報。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為實。以無為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郡間得之。則曰小報已到矣。它日驗之。其說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則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則何以取信。此於害治雖若甚微。其實

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詔有司。緣在罪實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播之天下。天下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測。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詐。則國體尊而民聽一。臣不勝幸甚。

綦崇禮上奏曰。臣伏見日者陛下臨遣使臣宣諭諸路。親加訓飭。付以御書手曆。使書其所舉按監司郡縣。現書前且半。時詔條動多違戾。復聞遣使往往前期擬行整治以蓋其迹。如州官吏權多不應講錄不無負罪。或增丞。巧作名目。盜耗祿廩。以臣所聞。自江淛以往。皆有此弊。望於遠方。則又影占寨闕以便權官。雖朝廷所差之郡所注正官之任。多是托以它說。不肯放上。士人無所告訴。窮究由權而權攝之官。安享奉利。其廢法未有如此者。及使者將至。凡違法差官去處。皆先自令罷。亦聞遠處不放上任者。皆令赴上。矣至獨差官之弊至于詔令頒布。法禁奉行。民戶科率。刑獄淹禁。官物出入。酒稅榷征。

租賦催發。倉庫受納。婚田訴訟。鄉保差役。公使較逸。行戶供應。九州縣一切之事有所違戾。畫不預行料理。粗使應法。以待使者之來。若貪贓不法。違戾彰露。不可掩匿。則監司郡吏。始往而覆蓋之。亦有不及為計。而為使者所劾正者。以臣所慮。儻得乎時監司州縣毀自飭常若初聞使者之時。何患法之不守。而事之不舉哉。弟恐過此無復畏忌。縱弛自肆。還如前日。則朝廷亦無幾啟為之道。條此監司按察官之責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處旨。申嚴戒勵。應因今來遣使宣諭以後。若違戾之司及郡縣官吏。現弛違戾。尚循故態。或已罷差之官已改正之事。輒引例廢法。復行舊者。重寘典憲。或事有便於公私而宣諭使深行罷免者條具以聞。監司按察官私相蓋庇。失於按劾。委御史臺覺察。害及民間。並許今越訴。庶幾一勞久逸。仰副陛下臨遣使指之本意。

中書舍人張孝祥論王公袞復讎議曰。復讎義也。夫讎可復。則天下之人將交讎而不止。於是聖人為法以制之。當讎也者為爾讎之。當刑也者為爾刑之。以讎讎者之法。於是為人子而讎於其父母者不敢復而惟法之聽。何也。法行則復讎之義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袞之母既葬而暴其骨。僇尸也。父母之讎莫大於是。佐公袞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而莫之敢殺也。以謂有法焉。律曰。發冢開棺者絞。二子之母遺骸散逸於故藏之外。則賊之死無疑矣。賊誠死。則二子之讎亦報。此佐公袞所以不敢殺之於其始獲。而必歸之吏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得揚揚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夫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殺也。蓋不敢以私義故亂法。今獄已成矣。法不當死。二子視其仇。昔也。法當死而吏廢法。則地下之辱。沈痛鬱結之伸。為之子者。可無得自伸於人也哉。佐有官守。則公袞之殺是賊協於義

而宜於法者也。椿等聞春秋之義。復讎。公袞起儒生。志往如不勝。未嘗報賊時。以轉甘賊者。賊以死謝公袞。得不為適耳。且此賊冢至十發。嘗敗而不死。今又敗焉而又不死。則其惡必傷於前公袞之殺之也。豈獨直二子之冤而已哉。椿等謂公袞復讎之義可嘉。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佐之請當不許。故辭矣刑。有司之法如律誅議。

右司諫陳良翰上奏曰。臣聞中書者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樞密之司也。六曹尚書奉成憲之揚。乃戰守以來。專尚玩習。竊為僭舍其最甚者。聞濁夠延送下。勘當事理。且不依據格法。指定見非常慣而可之詭曰。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是致朝廷臨時別有衛路長貳。所官循以私。行不復更有執守。無廢一法。即接來陳乞者。循以為例。下求請無窮。若不加察。恐省部成法盡壞。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臣愚

欽望府斷嚴飭六曹與貳卿官各務協心。凡朝廷送下勘當事擇其
須舉格法定是非毋或辭。仍乞詔大臣書閣六曹有不問鉅細一切申
有司格法是從。庶幾杜僥倖之門。開公正之路。仰稱陛下勵政之意。
龍圖閣直學士知潮州江漈上奏曰。臣竊惟國家自祖宗以來。據中
原沃壤之饒。耕桑萬里。錢粟之聞不至廟堂。村官將士之也。璪列藩
甸。朝廷成令。當勤風行。方是之時。若貴裕國強兵息民之源。爭勿問
爲三也。今四方倚襟字曰慶。若要之辰。仰給縣官。縣官征求至久
不歸其數。當人主待薪之上。大既然矣。是安可一日緩而專國以財
陛下講詢群下。固宜然今日首貴裕國強兵息民之術。可得而事矣。
過曰罷冗官之廢。節冗兵之飾。如是而貴可著。國可裕也。擇將財
材。明賞罰之令。如是而兵可強。民可息也。是數者皆歷歷書舉朝
廷諸之熟矣。豈待臣言而後知。然捨是亦未見他策。臣竊有憂焉。人

主莫大於天人。合士大夫莫大於公論。使意不孚致人心之得矣
可得中風俗不厚。致公論之行不可得也。君之與民雖有天壤之殊。
其上下相安。以誠而已。故古者人君發政施令必誠懷於出令之際
度不可行者不以布宣。恐其紿民也。既曰可行雖舉世非之。亦從其
奪。恐民不信也。陛下憂民惻怛之誠可謂至矣。亦爲令可謂丁寧
矣。是宜民於陛下。愛戴曰隆而田里之間。猶未免愁歎者其故何哉。
陛下造令之初。未嘗參其可否。多出於卒然。故謂之恤民。虐民未嘗
恤也。謂之戢奸。奸未嘗戢也。方時艱難。利病有未可遽舉。害固有
未可遽除者。民如上之出於不得已也。以誠告焉。其孰敢以爲怨。既
已號令四方。謂之德意矣。乃有司奉行稍拘關廢格。使民虛有蒙被
爲空文。事率知斯。其雜不辨體。甚可憂也。臣願陛下凡命令之出必
審其始而誠其終。審知無弊。然後詔民。如其不然。勿輕出也。庶幾感

於人心。而人心感洗。天下幸甚。公論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人身。一
旅雖虛。元氣在焉。不害其爲安。四肢雖彊。元氣喪焉。不免於病。自數
十年來。士大夫喜爲新奇高遠之論。然中庸平易之說。凌遲至今風
俗大壞。士大夫所向無適而非利。所懷無適而非私。知朝廷以功名
爲急。則爭爲斬將搴旗之說。以利在於功名故也。知朝廷以忠鯁爲
貴。則爭爲明目張膽之說。以利在於忠鯁故也。朋黨協和。合爲一塗
敢爲詭譎。上蔽主聽。至責其實效。則如繫影捕風。了不可得。甚可畏
也。臣願陛下於用人之際。精加衆察。無爲浮僞所勝。庶幾真材出焉。
則朝廷之用。士大夫之風。亦當自此稍變。詔令信於上。風俗明於下
天下皆由至誠。政事修而財用足。紀綱正而國勢尊。則有貴裕國強
兵息民。通錄事耳。苟爲不然。雖有智者之臣。爲陛下謀之。無益於事也
臣愚不知忌諱。謹錄奏聞。

趙元鎭上奏曰。臣聞天子所主四者。以其布德澤惻隱。善發令成化。
所從而出。今車駕駐蹕建康。益其加惠斯民。使之所欲和罪悖本
軍政不舉。以強凌弱。無復紀綱。每兵數人結爲一黨。或强奪所賣之
物。不還價錢。或抑令空手之人般負錢米。小不如意。毆擊隨之。冤痛
之聲。聞者傷惻。將佐自以爲得志。廂界亦不敢誰何。遂使閭閻之間
日有騷擾之苦。臣嘗建言乞令三衙廣布察視。分占地分。嚴立賞罰。
及令諸軍臨其從臣處。有所犯。以次坐之。不知曾無降出。而民間之
患甚於前日。今欲望聖慈早作措置。仍乞責問建康府縱容起
擾。坐視不恤之罪。戒令所在文保闡頗等。常切覺察。應有似此之人。
即仰申察施行。如敢拒捕。不以所犯重輕。並依軍法。從事人重加懲
戮。以小懲而大誡。使愀之民有所赴愬矣。
楊萬里上疏曰。臣聞聖人之仁。必有所止。仁而無節則弊[illegible]

仁天下。適以殘天下。仁而至於殘。非仁之罪也。仁而無止之罪也。蓋固有所極。有所反。仁而無止。則其勢不得不反而爲殘。殘非出於仁之外也。而生於仁之中。然則與其無止以殘吾仁。孰若有止以全吾仁也哉。是故聖人之心。愛天下則無止。而其仁則與天下爲有止。譬之以無止之心。而約之以有止之仁。故仁則有止矣。而所以仁則無止也。古者司寇當獄之成也。以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於將刑也。王曰宥之。司寇曰不可。王又曰宥之。司寇又曰不可。宥至於三而司寇奔不待命於甸而殺之。王聞之撤膳爲之不樂。嗚呼。夫以天子之尊而一屈於司寇。天子欲活一夫而卒坐視其死。三宥不從。何不四宥之也。四宥不從。何不屢宥不一宥也。不一宥而猶不從。何不自宥之。而必聽於司寇也。且彼罪人者。吾君不能活其死。而徒撤膳以致無益之悼。則亦幾於不仁矣。然三代行之。未之有改。何也。王宥之

者。聖人之仁也。宥止於三者。仁固有所止也。今夫天地之仁萬物也。春而萬物欣欣焉。夏而萬物油油焉。夫欣欣油油者。萬物之至願也。天地既仁夫萬物矣。則何不與萬物旦旦而春。旦旦而夏也。而必摧之以風霜。斃之以氷雪。使夫欣欣者悲。油油者瘁。何奪其所生願而與其所不願也。閉之凝之。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使天地而與萬物旦旦春夏也。則無來歲可也。有來歲則何以繼也。仁而無止。天地不能不窮也。而聖人能之歟。周朝之法。獄成而罪人以宥。宥者則改命它郡之有司而鞫焉。鞫止於三而同焉。而罪人猶以冤告也。亦不聽。此傳古者三宥之意也。而議者以爲聖人之仁。當盡天下之情而勿限以三鞫。其說聽之可樂也。然自朝廷行之十有餘年。獄訟日滋。淹滯日積。詳民停業而無辜者代之死。則議者之說。爲害也。臣請言其害。殺人者。一夫也。而連逮者十之焉。不惟十也。有再其十。有三其十者焉。捕同捕也。警同警也。訊同訊也。獄吏豈曰彼有罪。彼無罪也哉。書而獄成矣。連逮者待釋矣。而殺人者臨刑不伏。則又鞫也。則連逮者釋未果也。而捕又繼之。又伏而又不伏。則又鞫也。而連逮者復與焉。鞫至於三。至於五。至於十。而連逮者皆與焉。連逮者家破身瘐弃矣。而獄未竟也。大抵一獄有十年不決者焉。獄決矣。不殺人者俱死。而殺人者獨生焉。其勢連逮者死不盡則獄不決。何其仁於一罪人而不仁於十百平民也。其害一也。罪人之不伏也。其爲獄也。至於百郡有浮費而數路爲擾。外路之官吏。被命而往者。所居則有給。所過則有給。所至則有給。不則爲行者交病於實。給則縣官不勝其費。其鞫之一。爲里之千。費錢爲萬者亡慮三數十。則其鞫之十。則爲千里者十。費錢爲萬者亡慮三數百焉。此其費何名。名耶。綿曰揮仁不許費也。而官吏之行者。未以匪之。關道里之遠。訊寒之恤者

也。至於二痍則風上之疲癘之禍。不忍言也。父母妻子哭其哀。又哭其嗟。去則人也。其哭猶忍聞也。此則哭也。其哭不忍聞也。夫然去而人者十焉。歸而鬼者七八焉。而人者二三焉。二三人者。雖不死而死矣。何也。病也。病而全者。又十而一二焉。外路之官吏。事和使之至於此也。其害二也。夫議者之初。則曰鞫不限於三者。仁也。而仁之害一至於此。豈非仁而無止。則仁反而爲殘哉。然則古之聖人。仁止於三宥。其所慮詳也。臣願朝廷深詔有司。少增三鞫之一。皆經而止於五。使天下之無罪而死者。遂其生。而有罪以生者。還其死。此不亦三代之至仁也哉。

前篇又上疏曰。臣聞古之王者。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畏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故仁不窮。仁行故義不弛。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今

之利也。後之法非無仁義也，刑未見而害先焉者，義數而仁窮而已。義不可數，數則民慢；仁不可窮，窮則民狎。狎則犯者衆，衆則刑者數。然則刑生於數者，不生於刑之數而生於仁之窮；民生於慢者，不生於慢其刑而生於狎其法。今夫民之情，固喜溫而惡寒，欲涼而畏熱也。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夫狎之而死也。是故愛極者忍之所從伏，寬甚者猛之所自起。古之聖人其法初不及後世之備也，惟不使仁之窮而民之狎也。是以法立而刑不試。後之法蓋詳且密矣，然文詳而舉之也略，網密而漏之也疏。人之之民，窺其略也，則知其詳必至於不舉；窺其疏也，則知其密必至於甚漏。知其不舉，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則犯之也頻。則安得不數而民安得不慢哉。嗟乎，求用刑之殊者，必至於用刑之數；求天下之益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然則所謂舉之略而漏之疏者何也。一曰法不執而多為之歧，二曰法徒設而自廢其禁。罪莫大於殺人。罪至於殺人，何以議為也，則亦殺之而已。漢高帝如此其寬仁也，入關之初，欲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銳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以為疑，民亦不以為背。何則？上下皆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殺以至於大亂哉。此豈所謂當然而天下何便於此也。故雖高帝欲取天下之善而不敢宥殺人之罪，以諧天下之心；雖秦民之苦於秦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殺人為帝之虐。然則古之立法之意可知已矣。如今之法不然，殺人一也，則有曰盜、曰鬬之目焉，則有曰故、曰誤、曰戲之科焉。曰盜、曰謀、曰故者，法之所必死也；曰鬬則死生之間也；曰誤則生矣。衆殺也，而殺人也。又況所謂謀者未必謀，而所謂非謀非故者未必非謀非故也。何則？法不執則吏可賣，吏可賣則民可虐。有司取其獄而讀之曰：此真誤殺也。不知夫吏之竊笑也。此之謂法不執而多為之歧。夫民之所以畏法者，何也？非畏法也，畏刑也。法不用則為虛，法用之則為刑。民不犯則為法，民犯之則為刑，是以畏之也。有法而不用，不如無法。何則？無法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是故命之號令不曰號令而曰空言，命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具。生於空言、文具，是無法賢於有法也。古之法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非民之入者也。古之法求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能以出。夫惟不患其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有曰：誣人以罪而不實者，罪之以其罪。自大勝以勝，皆是物也。而用法者不然，以一夫之所訴而興大獄，刑大罪也。率之所謂大獄者，初無獄之可興；所謂大罪者，而無罪之可科。上之人則俱釋之而已矣。吏詐者至於破家亡身，而誣人者其絕不過杖而止。則斯民何憚於不屢誣吏以求利也哉。獄訟何時而可清也。故始乎法不用而終乎法不勝用。此之謂法徒設而自廢其禁。蓋人有野於宅而盜於防者，其始嚴其牆而止出於一門，又徒而衛之以兵，非以制其出者也，以制其入者也。夫是以盜不敢過，未聞而慮夫排牆者出入之過也。則鑿其東而門焉，又鑿其西而門焉。門多且徑而不能皆衛也，則至於有門而不扃焉。門多且徑則盜徑其徑者而入之矣。有門不扃則肆盜揮臂而入矣。法不執而多為之歧，孰不從其徑而入哉？法徒設而自廢其禁，孰不揮臂而入哉？臣願朝廷詳慮而審處之。如殺人者不死，此法可以已議；而誣訴者罪以其罪，此法可以必行。議其所當議而行其所不行，則成康不試之事雖未易致也，而漢文幾措之風，其猶可及已歟。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廉令取吏之難莫難於禁贓吏蓋朝廷亦未有
以禁之矣而未得所以禁之之方寛以養其耻則常加上之寛而不
知畏繩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服抑將何以處也臣以為用寛不若
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贓可盡禁也夫
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於不偏而其不服也常起於不平孟子
曰天子教戒以正天子未出於正也已不正而欲正諸人父不能以
行於子也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何以服天下哉且所謂欲正天下
而不出於正者誰也豈非朝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欲不
行也而欲峻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也然臣何以知大吏之不
正異時臣之所目見者有二一曰私賂官之藏以自入二曰公苞苴
之賂以自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朝之不可名以賄書之不可名以
久童子知之至於公卿之不可以名皂隸僕伯之不可名以輿臺則

公卿之與僕伯有不知爲何也且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小人非君子
則莫之使君子非小人則莫之事莫之使則不養莫之事則不尊矣
故朝廷之於君子則尊之於小人則養之蓋養小人者所以尊君子
尊君子所以責君子之自尊也禮義廉恥豈非君子之所以自尊者
耶而異時下自臺省寮屬上達於公卿侍從有所謂宣借之廩給焉
有所謂白直之饔餼焉夫所謂宣借白直者所以養小人而使為君
子之侍御僕御也今也無其人而取其食其大官至月以數百緡計
則是公卿不為公卿而以皂隸自為也侍伯不為侍伯而以輿臺自
為也名為朝廷之大吏而實為皂隸輿臺之小人不知公卿侍從亦
何惡自辱其身於此也無它貨之所在焉耳此所謂私賂官之藏以
自入者也都城之有門所以譏何斷者也一夫之與昏昏服而入者
則問持千錢以過者則征而四方之所謂苞苴者雖其箧百金軌有

略之者哉不惟百金也千金亦不問也不惟千金也萬金亦不問也
非不問也不敢問也曷為不敢問也視其書與箧之緘題或曰某之
於廟堂某官也或曰某部某官也或曰貴近某官也夫何敢問且夫
所謂萬金千金者何出哉將帥剝三軍之給以固權寵也監司守令
掾公盜民以求美遷也此則受之彼安得不剝而掠之天下之藩
肩相摩於道而其入都門如海水之沃焦公卿曰吾不受苞苴也侍
從曰吾不受苞苴也有司者曰吾不受苞苴也而臣見其入者未見
其出也則將[illegible]所謂公苞苴之賂以自富者也昔者漢宣
帝之時[illegible]以兵吏為[illegible]而[illegible]及於有辜徒以自給者皆禁止之帝
[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夫贓吏[illegible]者之象政至於蕭望之[illegible]
亦[illegible]之而不[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之[illegible]至於金[illegible]
之以辜徒自給者[illegible]不之禁而為[illegible]之大於[illegible]者亦熟視而不問

此何耶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嚴於上而詳於下天下之不服固
也是故用法自大吏始而後天下心服天下心服則何法之不可盡
行何贓之不可盡禁也哉

萬里又上疏曰臣既言用法自大吏始然則小吏之法可以遂行者
毋未也不有以與之不可以奪不有以利之不可以害千金之子豈其一
身能遷千金之實也哉必有為之謀畫者有為之奔走者有司其會
計者有司其[illegible]者無是數人則千金之子一日不能以理其家雖
然樂於人之為用而不樂於人之為費己則齎累而忘其人之飢己
則猜猜而不卹其人之災至其弊而盜焉則從而害之此其勢非棄
而去則法不為之盡力今夫人主之於百官下自一命之賤而上極
宰相之貴此用天下之名也爵之為尊秩之為寵此用天下之
實也實與名偕則實雖而名重天下斯捨輕以就其實名無其實則

實畫而名輕。天下所說貨而並其忠。理固然也。人惟伯夷也名猶尓
首陽之節。然伯夷之後未見伯夷也。而天下又安能人人而伯夷哉
故雖聖人居人之國，亂而不能出戶，亦不料其君之饑累以為廉。而
欲天下之士不貪而獨清可乎。今天下之吏，轉二湖之壽尉，月給生
於嶺百餘而二廣之縣令不取其半。至於江淮荊湖則又枉往州縣
而縣不同。蓋有書不勝其衆而動不勝其約者矣。士之貧者挾老携
幼千里而就一官，祿既薄矣，而又州縣之充足者，上官之見知者則
月有得焉。其或州縣之遺之者，上官之私知而不悅者，有與慶而不
得一金。且夫假貴以性也，而飢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賢君子
誰能忘此。而曰胥無貪，善有餘並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之吏俸
使其至遠者如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豈者。如此而猶不改，則吾之
法一用而天下大服。然則行法當如之何。曰罰。天下之君子以權衡

之而有餘，重於小人以刑威之而不足，則必有不測焉大之威而使
可。蓋嘗見士大夫為臣，古有上官嘗旅斛於海邦者，而以賄聞，楊之
得貴寵，基於朝，有令百其肯而羅焉。其同列者念其非所以示將賄
之吏民也，則論之吏。自裁於其人。曰：免死幸矣。若而雖不足怪也。小
人之不畏刑如此。頃者皇天子臨御之初，蓋嘗嘗一郡守之贓者矣。
而天下至今贓吏發多也。則不測甚大之威不可不用也。恭聞太祖
皇帝初平嶺表，有守英州而贓七十萬者，特詔棄市。又有知衢州而
贓得貴者，今秩以於衢州。臣謂天子當不測甚大之威，不聞吏之小
大，而其贓而先者一二人殺之，則天下之人震慄而莫敢為矣。未贓
者不可敗者一。幸而敗矣，又曰：不忍殺也。夫固不嚴刑而畏死也。不
然以所畏而殺之，以所不畏，天下何憚而不為贓吏。是臣故曰天
下非法從而可盡行哉，可盡禁哉。

君罪又上疏曰：臣聞堯舜在上，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為惡，未嘗使
下必不為惡者，以其嚴刑而已矣。過是則無術焉。而嚴刑者又不可
以常用，時用則若常用則亡。蓋刑者聖人不得已之具，而嚴刑者又
天下所甚不樂之與。以君天下不得已而行天下之所甚不樂，雖堯舜
能不窮耶。故夫流放竄殛，舊堯舜之刑也。此非不慈也。然使堯舜朝
行之，又暮行之，臣恐有如武王數紂之虐者矣。是故堯舜亦
不能使天下必不為惡。何者？嚴刑不可以常用也。然而堯舜刑殺一
二人而天下治，此獨何術也。蓋堯舜之所以治，有所不殺而無不殺，
有所不刑而甚於刑。堯舜於誅者，堯舜既拇之。明見萬機者，堯舜又
耕之。且夫不必有其焉，不試者何必盡殺而盡刑也哉。舜而無之
見矣。夫人一懷畏恥於衆，今棄於交舜之世，則是不如刑殺者之
速也。何則？身雖不死而望於世者已絕矣，而為於士君子而不可復也。

以其心必有以自寄而其畏於善也。必有以自力，則是不使天下之
必不為惡者乃可以行之與。臣前之二策，其一說曰：治贓吏自大吏
始。其一說曰：先之以約束，繼之以不測甚大之威。此其為術足以
使天下之懼於貪而未足以使天下之樂於廉。蓋威之行，則吏皆而
為不敢懼之。然則必反而為不懼。何則？不勝其貪，則不勝其刑；不勝
其刑，則不勝其窮矣。惟使之樂於廉，則雖有其樂者，臣聞天下能
為無者之秋，聖人不能行無貪之刑。蓋生而後殺，則殺者不怨；刑而
不賞，則主者不勸。今夫其貪者其非貪吏，天子曰：爾為貪，吾殺爾。
至非貪者則不殺焉。貪者死而非貪者生，則吏之為貪者將曰：貪不
可為也。於是柳庠而為不貪。今夫其廉吏其非廉吏，天子曰：爾非廉
吏，吾不用爾。至於廉吏則亦不用，則吏之非廉者將曰：彼矯而廉以
異我也，竟何以異於我。於是翱翔而不為廉。天下之陷生於勝惡生

於羣飛生於尚。上之人不尚廉矣，則廉吏寡矣。以至寡之廉而欲勝
至衆之貪，難哉。臣願朝廷內委宰相侍從臺諫，外委監司太守，歲舉
廉吏一人。而陛下親擇其尤者，不測擢之高官要職。雖未至如唐
之楊綰，亦庶乎廉吏必能勝貪吏之衆。俗所向而羣趨之，不過
數年，贓吏之刑亦不必用矣。

嘉□又上疏曰：臣聞政以令而行，以令而不行。令焉而政不行，非天
下奚敢慢天子之令以違天子之政也。我曰天子者令而自慢之爾。
人惟不自慢也。人而自慢，則天下孰不慢之。夫固有以召之也。見天
子之令天下也，莫不欲行其政，而曷為自慢其令。自憚其命者，生於
出之不審，而壞於發之不一。不審，故可行而不可行者有，而不用實。
始乎喜，歸乎畏。不一，故發而復悔，悔而更令。日而發者，異明日而更者
矣。將使其從發者乎，從其更者乎。不審者，欺天下者也。下一令而天下
者也。令至於數而欲民之信，令至於衰而欲民之不疑，是豈可以為
令。而曰欲號令指揮為信以導人，而責其宿諾也，以可乎。周亦六成
也。天子端拱於京師，而象魏所揭，木鐸所振，號命所被，緣至於六服
羣辟，外至於九夷八蠻，按至於海隅出日，莫不俯伏以聽王令。至於
其衰，則犬戎隨謀，鄭伯所射，乎帶乎朝之所過，而四方諸侯閉戶高
枕而莫之應，召之而不至，令之而不聞，賞之而不為勸，誅之而不威。此
二者何為其然也。豈書於成王以翦桐戲，而幽王以舉烽亡。如此
而已矣。翦桐戲，已舉烽亦戲也，而興亡異焉，則信與不信之異也。且
不以物而怒，不以戚而欲，則天子豈有一言之欺天下，而天下亦豈
敢忽天子之一言哉。彼烽者，兵之耳目也。無警而舉之，召諸侯而
誤之，使能無警乎。後而有警，雖有警而以為誤，則孰不以有警為無警，
非誤為真誤哉。一令之不信，乃至於喪其君以亡其國，不信之禍。

蓋此。武臣嘗讀易，至於渙而得其說。其象辭曰：風行水上，渙。其爻辭
曰：渙汗其大號。夫號令一也，而取於風之行，又取於汗，何也。今夫
風與水相遭也，而為奔為急，為綺為織者，為立齒，為湧山如明敵
激蕩澎湃焉。大則洶洶翻翻焉。不制於水而制於風，惟風之驅而不勢
推焉。成周之盛，非風也歟。吾夫人之身汗則無不汗，則癒。既汗而復
入者，疾入而出者猶有存也。入而不出，則不可為矣。汗者，主之病非汗
之出而入，入而不出者歟。然則令之始行，孰如水上之風。而令之不
行，則如汗入之汗。聖人之作易，前之說為天下之評，後之說以為天
下之戒也。臣竊觀今日之號令，何其異於作易者前之所云者耶。
行於民而用，夫所謂交子者，此亦一利也。然臣不知此以利官歟，抑
以利民歟。止以利官，則非朝廷之所忍為也。利民，臣未見其利
也。何也。官用之於民，民亦用之於官，則上下均利也。今也，獨用之
於民，至而致之官，而民以與官，則官不受。於官而官不受，則民持
將焉用之。朝廷豈有令許民以此輸之官哉。名許之，實拒之，雖用之
實虛之，則其令雖乃詭耶。至於思所有所謂民之四觀，使其有端
征役，有司至令待而不行，曰：議者未有例也。且夫令之出也，甚可行
與否，抑審之乎。不審而出令，令出而不行，天下無緣急也，若疑患
而天子下一令，天下又將曰：不久必寢，不寢亦更，豈不殆哉。朝廷其
思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

法令

宋孝宗時趙汝愚繳論張詩中獄事狀曰。臣竊謂朝廷之法重而不變者也。法當輕則從輕。法當重則從重。有司惟知奉法而已。法之外非所敢議也。生於情法不能相當。故有情重法輕。情輕法重。有司不敢專決者聞奏。因以請于上。亦惟上之所命如何耳。臣伏覩臨安府所勘將仕郎張詩中為不合因爭居中在禁用錢行賂于獄吏徐逵等。法司定法合徒二年。私罪追將仕郎綾紙當徒一年。餘徒一年贖銅二十斤。其法本為不重矣。竊使詩中之罪猶不止此。本府推官開具情法申取朝廷指揮。不應輒用己意。既乞依條斷罪。又乞某人特配五百里。某人特配鄰州。某人特送二百里外州軍編管。如此則輕重予奪之權皆在有司。而朝廷之法不究於屢矣。夫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使有司任情廢法一至于此。四方何觀。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本府將張詩中止依條斷外。仍令今後不得妄於法外擅自擬法。庶幾君臣之分嚴。朝廷之體尊。

虞允文論金州之弊乞加處分於諸將狀曰。臣聞七月二十九日制發以宣布陛下德意不敢不盡。而臣以非才。乃使之理軍帥民。時甚天府蓋以革四十年不可勝言之弊。大懼不足以奉明詔稱學委也。臣自累日來以所聞見考覈文簿。則隨一事有一弊。條目至多不可筆紀。臣嘗行江淮荊襄歷論諸軍。觀之金州實所未有也。大抵視民之財即已之財。視官之物即已之物。公取竊取。於一事紐以十數萬計。今自肆上下一律略無忌憚。乞戶民日用食飲之物。毫不恤也。原其端由起於王友直而成於今日。所之贓戴於道路。臣既竊其大者。榜於通衢。即時下諸軍明以實事丁寧。八庶其弊改式。可少副陛下顧懷遠方軍民之意。然與罰予無免以戒如已。以所貪緣殘根株脫壞。夫洗堅久之弊習非一朝。朝廷處令則小

人之廉未必其手。以人之心無緣盡革也。數十年來士大夫之說以循習守常者謂之靜重。以革敝盡治者謂之生事。自生事之說行於上。而巧詆深詐之人四出以應之。流言一行。卉者輒信。是者輒疑。故未必能盡其治來必能盡立而身已危。故寧為因循苟且以竊靜重之名。而享安樂逸樂之福。此臣之所甚憤也。然臣倚陛下聖明不敢自安。雖其人方主兵未敢明有所究治。而官庫之錢前後欺隱與顯然分取者。一面拘收已及五十餘萬緡。望以諸軍折估等錢自利州搭領所開請。徑為回易隱落乾沒之數未敢問也。日者伏聞陛下以鎮江主將之貪。盡籍沒之贓。赫然一懲。眾聞者二十之上。而擢用王友直郭剛。近者莫不悅。遠者莫不畏。甚盛舉也。若獨曰一將在軍。指顧笑譚之間。括斂軍利之事無不如意。財貨紛嘉可百也。夫一旦得罷去以就祠庭之逸。而月食俸祿又甚於所不欲也。所使諸將始欲其貪。中欲其富。而終觀其逸。則知懲勸者鮮矣。臣未欲正其罪紹其財始稱其賞。而去之速。庶猶足以伸威令。示方來也。臣伏望陛下剛明果斷。作新治功。竊意必有以處此。特萬里之外未知之識。臣一所出晴約來事件謹錄其則剳進呈。伏乞睿照。

衛涇上奏曰。臣聞養子之法。所以重繼嗣之道。又以年之長幼為定。則人情法兼盡曲盡矣。臣照得呂念一彭一皆呂細三所陳養子。初乞養時彭一纔二歲。呂念一方生十四箇月。按令節文。異姓三歲以下聽收養依親子孫法。呂細三與彭一呂念一為親父子。則呂念一彭一為親兄弟。無可疑者。據其稱呂細三夫婦以前併生男女不成。恐有相妬。其彭一自七歲以來止乎在姪。其呂念一彭一自來作兄弟稱呼。如此則所呼彭一乃世俗廢擬之意。初不害為親兄弟也。今呂念一止因其兄彭一取去房門子報客以酒後紛爭。不無利害。彭一先用紫棒打呂念一。呂念一就奪棒打。況此則是弟打兄甚明。其間下手先後。雖有情理。然名分所在則

是非曲直有不容以牽縶牧者按律十惡曰四惡逆註謂毆兄大故所以
原兄今徒以稱謂避忌少小撫遊謂之異姓與凡人同科則三歲收養亦
親子孫之法可廢不用而養子之悖理傷道者雖父子相陵犯亦可以異
姓而薄其罰矣況人情不甚相遠凡養子者固望其相視如母聊乃所以
為繼嗣之誼若雖三歲以下收養如法而以異姓之故既不可以為親兄
弟則亦不可以為親父子則凡世之養子於父子兄弟間無有定分尚居
共處一室之內不可恃以為親難於睽異而不相保矣乎夫不純雖聖人
好生之德然天倫人紀之所繫風教名分之所關乃治道之大經也不可
一日而或紊也豈以一夫之死為足惜哉以臣區區之愚猶非敢以呂念
一為兄當毆弟見法寺刑部而當堅執而更建以特為行之似於有司之
職為未能盡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將呂念一案再送法寺刑部及勅令所
從公詳議俾各盡心職守如情法相當所斷允當則從其元斷在朝廷不

失為好生在有司不失為守法義斯兩得若呂念一所犯果為可憫人情
法意可以通行或已有似此斷過體例伏其中上合之未暇亦可以久行
而無弊誠非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逕鄉縈傳辰改正上奏曰臣聞朝廷行法非難守法為難法之所在行之
果而守之堅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能行之一時而不能守於異日則
將啟人之玩心而不知懲創矣諸事已經斷而理雖若一年內畢已別斷
三年聽別定其經勅斷者詣闕進狀此法也今蔡傳辰嘗任蕭山知縣在
任以不法取數當經伏辯唯勅比加役流贓罪進既出身以來文官除名
勒停則是誅已行矣傳辰既而申訴亦嘗詣闕進狀臣叔家到刑部文書
去寺則以為應得別定條法令見中朝未行下無干處吏司照應別定條
法旋行刑部則以傳辰所訴未應條法已朝廷批狀去千擾此二說則傳
辰所訴未可遽從甚明今一旦有司之言不問而置與改之則於守法之意

毋乃或未安乎並竊惟陛下以朱與二三大臣備明紀綱嚴贓吏之禁以
為民害犯者不貸若已經勘結判斷如傳辰輩容易與之改正則凡不曾
勘結伏辯而以贓罪發露者豈得無辭以自解乎兼傳辰狀自稱元勘官
屈臣未暇詳究其事或萬一有如所訴何惜不與從條別定然後斟酌施
行庶幾以昭示至公在朝廷不失為守法在傳辰客有以辯者臣職守所
在既有愚見難以緘默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薛季宣上奏曰臣聞牧馬者去其害羣者去其亂羣投之於遠其則
不違先王制徒流之法所以懲惡緩死也投於赤籍所以絕其悍戾困之
居作所以折服其心用示戒懲之以納民于善而除俗之害也近自軍法
之行非復祀律之存配流之徒如不得與善人齒於是留之以肆其頑惡遣
者流為奸宄推埋屠販習以為常鄉之所以繩其悍戾折服其心者曾不
復見為民之害未有甚於此屬者非細患也切見大軍招刺強壯絕為難

得給賞例物其費不貲強刺良民民不勝其擾每念小人罪至徒流必皆
勇悍則奸賊也收之於軍則使貪使愚之法可得而用漢世募死刑徒徒
塞下周世宗收天下奸人亡命以備禁旅治以軍法皆有成效臣竊先王加
役之法隸于赤籍者與其害也有罪律以繩其悍戾有師役以折服其心
使皆遷善遠罪功不徒施于民伍而為善人之蠹數其後去亂羣者不禁是其
始於天下州軍凡罪至配流年五十五歲以下非尪羸無疾患者並送大軍收
管備理驗長技免刺而其徒罪以上願從軍者許投充收仿此若一役如此一歲之
內大軍可得精兵不啻數千人無非悍戾之夫比之招刺所省居然異矣軍
收其用民去其害有所懲之人除良民之法出寬厚亦當今善計也
觀文殿大學士無待讀史館上奏曰臣聞國以輔言亂生亦伊尹進戒於
商王無德於小亂傳成王中於伊尹傳說舜之道成王重文武
之世主亦之言為萬世法所以祖宗創業基緒有望後人

欽其君臣歷經重規。無非成法。實不刊之令典。為可繼之詒謀。所得者聖賢之相逢。所貴者子孫之長守。若思輕改。恐匪良圖。方陛下即位之初。王徵臣輔治之日。上封事者累百章。言弊政者僅千條。如欲取而紛更。間有贊其紹述。固宜大書方策。究其來。及夫衆議朋興。頗難其用。陛下能按俗之見。深垂裕之原。一遵列聖之成謨。已定中興之柢石。此其明效大驗。所當謹守弗渝。比年以來。獻言頗雜。一創可喜。即日與之施行。衆志未定。當時已自紛紜。從為紛擾。無益彌加。始雖若有利。旋未免乎反汗。間有深知時弊。究其端。雖懷懷以盡忠。亦悠悠而未效。薰蕕雜糅。玉石並焚。良由論者無復審訂。輕行之既無所據。繼之不究其因。事類四達之聖聰。然亦一歸於舊貫。為今之計。當謹其初。遇事從批一二。令就取數局三數。使盡衆異。審立為司存。凡以政作而獻陳。必使看詳而指定。稽之典據而不悖。參之律令以無怨。有補於時。然著不[illegible]前儲。僚賞獲列姓名。庶於

指掌之間。若見肺肝之易。一以供上方之觀覽。一以備中書之舉行。或有兵機。則關密院。儻久行而有利。益加賞以示恩私。務使三尺之金科不撓。一夫之聽。說其或姑欲稽手以求異。竊無復究心。更防後患。率循而作出於不思。意有在於身謀。事無裨於國計。其言之者無罪。置之而勿聞第欲以朝發號出令之間。不失聖主經遠之事之長。臣敢辭一己之見。未盡天下之公。欲望聖慈。更取衆議。參樞廷[illegible]作。近[illegible]。島[illegible]細而有之矣。樞府及百司之屬。盡從公道。尚有異詞。則此豁見之言。或有毫髮之益。知[illegible]師[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臣竊聞荊楚之俗。自古信師巫。然而近世[illegible]以為害者[illegible]所謂把門[illegible]即是也。言一家之事。皆由其掌握也。有[illegible]不[illegible]問[illegible]信其[illegible]婚嫁[illegible]之不至。則離間兩家。致嫁娶失時者多矣。有疾病不敢求醫。[illegible]信其下禁。積衆之不至。則所動其親屬不令侍奉。至有飢渴而死者多矣。[illegible]其死亡。則[illegible]

當其擇地選日。歸奉之不善。則託以山川之不吉。年月之未利。貧致數歲不獲安埋。誘制其家嫁娶者又多矣。愚民無知。信其邪說。甘受此害而不悟。惟恐奉之不厚。以是師巫之說。無非誣[illegible]。甚可切歎。在律法。邪神言輒禍福。自有常刑。奈何州縣以其賣乳香。或貪其微利。延給公據。縱而不問。甚可駭也。欲望聖慈。申飭州縣。嚴行禁止。如或不悛。重作斷遣無貸。庶幾其害可革。

時有符下。如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illegible]貪圖其侄子錢。有司千有八年。毋無氣年七十坐獄。程辯接法追[illegible]。今[illegible]併其兄服闋日理為己分。令天下州縣視此為法。知建寧軍程洵[illegible]議曰。天下之人。孰無[illegible]子孫宜定其情。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教孫之初。無令故而違之。使聽命于其[illegible]毋可矣。何猶拘泥[illegible]有司而違于公國。[illegible]奉[illegible]報依[illegible]曰臣[illegible]君之道為虞侯鄭與元

[illegible]發論也。夫[illegible]使之推命大夫請其此。子孫之於母。乃使之獄以對吏。從其說而聞之。不覺往歸之權集也。[illegible]令吏分財者請納文書。又毋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毋存。子孫不得以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不得追數令也。既使歸于其母[illegible]與貴乃爭物無用。[illegible]物[illegible]五年[illegible]乃為理。何必一家[illegible]究。又聞世間多之禍也。抑亦安知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守令者民之父母。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識之[illegible]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為人母者。

奏議按治贓吏之法。伏[illegible]法[illegible]太重則不可常行。法重而必行[illegible]之心存焉。一有不忍之心。則法雖重。而[illegible]時之弊而已。今夫當國民其害贓吏。雖肆諸市朝。有不足[illegible]伏自陛下[illegible]以來。[illegible]行[illegible]

之法。所以廉戢此徒而惠愛斯民者。可謂至矣。然十五六年之間。振
綱畫寬者數人耳。且州縣之吏人人精白種廉。或畏法遠罪而不犯
有司爭。然贓吏固自若也。[illegible]家忠厚與周旦休。風俗習爲[illegible]基監司
守臣。務行寬大。坐視昔厚罪煙與徒隸等。慈傷士類。故不忍爲甚則
特釋氏因果之說。掌[illegible]秩罪宿。不肯劾吏。亦不得已。使之去留而去。
贓汚。惟貪殘不可掩。姑求一二微罪。懲漸塞責。或終年參遷。或遇赦
敘用。復使臨民。其害滋甚。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凡[illegible]吏罪至決
配者。姑免其配。編置海外州軍。雖遇大赦。永不量移。或[illegible]情理巨蠹。非
常法所可治者。取自聖裁。時一用之。仍乞嚴飭監司守臣。悉以
刺舉部內有犯失此覺察。或令司[illegible]按劾。或朝廷訪聞考驗得實者。併
坐之。庶得贓吏必遠。不至漏網。晝爲民害。
崔敦禮代江東帥論法制不可輕立疏曰。臣竊惟立國之權。惟法度

政令而已。祖宗之法度。要使天下遵之而不敢違。人主之政令。要使天下
信之而不敢疑。若夫因一事而立一法。因一人而創一令。則天下病擾而人心
益疑矣。仰惟陛下所使出於天縱。容觀[illegible]容[illegible]。古未有其一盛德也。然比
年以來。祖宗舊法或變於小臣之獻言。而制是出令。或徇於一夫之私
意。爲之特降指揮。如此等類。不勝其多。臣姑以到江東州郡所見一二
言之。夫延轄遞鋪自有司存。若其稽遲行法可也。今乃因有關報特
令守倅入銜。夫州郡之事孰非縣守倅者。可盡入銜乎。此爲未[illegible]爲
文具。此豈非因一事而立一法乎。路分鈐轄與轉運判官提舉常平
參益官[illegible]等官。若在[illegible]道。[illegible]書所至未嘗不遵守。今忽特降指揮申明
如此則亂[illegible]一書。務事者當降指揮。然後遵守。何其[illegible]也。豈非因一
人[illegible]下一令乎。此特其小者。猶未至於害政也。至於兵戎之機。各有
[illegible]司[illegible]清[illegible]緣自都總管而下。又有副總管。乃有路鈐鈐轄路分都監之

猶諸軍之有都統制副都統統制統領之屬。今乃許路鈐都監訓練得
以專參用諸路副總管路分都監及諸軍統制統領。司有蘄之地者。
皆當復例而清指揮矣。平居無事。求計利害緩急之際。軍政不一。豈
不乘亂。況其例[illegible]勞交作之人。必至卒急生事。師臣不敢禁。令監司
不敢誰何。奪亂[illegible]制[illegible]甚於此。此令一下。與緩諸將知其有謂[illegible]由
陪[illegible]之嗅[illegible]可相帶重狀同聖聽。從亂法制。充其類而長之。將何所不
至。外[illegible]以爲猶[illegible]近其有主其人者。臣在遠方不得而知。但觀近歲
專凡[illegible]所立之人。所立之事。號令一出。無敢執奏論駮者。而
士大夫如[illegible]如此。豈不負國。昔頴充國有言。吾年老矣。不以餘命爲
國家[illegible]。誰當言者。況臣蒙恩最厚。非充國比。年將七十。方叙元幾
以歸。若隱默不言。使天下病議。實負陛下。伏望斷自宸衷。自今以
往。凡小臣獻說。必審其所由來。詳之重之。毋輕立法。凡朝廷出令必

合天下之心。毋徇一夫之私意。俾天下咸知王言之大。王心之一。
則雖先王之[illegible]感[illegible]民之生。端自此也。臣無任懇惓。
敦禮又代陳丞相[illegible]乞往白劄施行事疏曰。臣行罪帥藩職事之外。每
去歲[illegible]陳以御筆聖旨。求因近事輒劾愚忍。竊聞號令出於人
主。行於朝廷[illegible]令天下所同也。謂有軍國機密之事。或
屬行[illegible]則自[illegible]所以令天下信而不
容[illegible]內[illegible]以白劄傳旨處分事者。
臣自到[illegible]以來一年[illegible]是白劄。其一發北
來人[illegible]又用宮觀其一
令[illegible]此二事皆非甚機密之事
者付[illegible]所不可。夫尚書行移則有印。御前批降則有寶。其
文書可[illegible]可考。天下無得而疑者。舍此而用白劄。雖是小事

無甚利害，臣之愚慮，尚恐劉既言於天下，則它時緩急有支階處
物。綱義軍馬處置邊徼，乃國家大利害等事。既是地遠，其勢不得盡
奏。又所取邊休狀，止令付差來人回，或申元承受去處。其間詐偽，豈
可盡防。若嚴重知體之人，如至奏案，則於往來之間，遂失事機。若闒懦
無識之人，身自習熟，與為雷同，即便施行，皆不從事。又文字或不附
遞，差使臣廣挾賫送，或至妄自張皇，頗有驚動，管失奏本。如本朝從
福勞後為兼遣酒會之費者，至二三百千者，州郡如此，其它可知業
又訪聞諸軍將佐或總領諸司及兩淮州郡時時有之，如此實於朝
廷事體非便。亦有外方施行之事，而朝廷不預知，有為一時僞詐，或至
誤事。悔無所及。大率奸民巧詐，如度牒、交子、茶鹽鈔引之類，猶能僞
況此白劄，惜紙筆，難撰造，使其奸細窮心於其間，當不止於風過續
遺而已也。臣愚欲望聖慈自今以後在外有合處分之事，乞從仰尚

批降或使臣部行下，庶幾號令信於人，不致疑而於事體甚正。異時
緩急不至誤事。天下幸甚。
端明殿學士汪應辰上奏曰：臣聞兵所以衛民也，民所以養兵也，相
須而成，其實一體。然自唯御之不以其道，則或更相為病，而不得其
所矣。夫以三代盛時，兵出於農，而其害未之詞，猶曰無敢寇攘，踰垣
墻，竊馬牛，誘臣妾。況後世兵農之分，而政治又不及三代乎。唐為貴
謂足痛。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可以見其弊矣。雖然，此唐末之政也。若
夫聖人有作，雖兵農已分，雖三代已遠，而以因時制宜為國，自有道
矣。恭惟陛下明察政體，總攬權綱，賞罰將帥，指所征進，訓飭堅明，賞
罰必信。是以軍務所在，雖雜耕錯處，而部伍整肅，無敢譁囂。兵民相
安，帥守協濟。允昔人所云云者，今皆可以無慮矣。乾道二年，臣三為
樞密院有請，或敕諸將禁約人兵，不得侵擾百姓，如有察轄臨守臣

一面追捕，依條斷治。如有本將不即發遣，仍聽守臣具因依聞奏。所
以防微杜漸，可謂至矣。將帥固已擇人，今士卒固已用命，而詔令之下
又如此其明白，其消患於冥冥之中，蓋不可勝數。伏見乾道新書編
不載。竊恐或者以為一時指揮，未為常用，於所帶麾約束傳示未
久之意。伏望聖慈，更詔有司以前此詔旨載之著令，使帥守皆得遵
奉，兵民皆得通曉，人有所畏，則法雖設而不犯矣。臣竊恐假守，實當
兵馬屯駐之地，總朝廷威令之重，所謂兵民相安，帥守協濟，實庶
幾於萬一焉。是以敢冒昧言之。臣不勝戰栗之至。
光宗紹熙三年，陳傅良上奏曰：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
為刑部、大理寺狀，吉州奏勘到百姓鄒大為說合已斷人李一封合
游大等本持杖行劫朱三家，殺物贓滿，據法寺稱其鄒大為雖於
鼓判上，更斷合決重杖處死。二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鄒大為依

斷令臣書行錄事于人命，須至奏聞者。臣竊詳上件斷案，止以鄒大為
所帶劫殺未據，堪以害人，定為持杖強盜，贓滿五貫合決重杖處死。
政若不以木梃為杖，即計贓須滿十貫方得死罪。死生之分，在於本
條稱杖不稱杖，毫釐之間，此不可不謹也。臣嘗習此矣。在律杖議夫
器，杵棒之屬，餘條稱杖准此。恭惟本朝列聖繼作，刑日益輕。以為持
棒之文猶載未明，則犯法者易陷刑者衆，於是重立兩條，嘉祐編
敕賊盜門其一云：應持竹鎗、竹杖、磚石之類為盜，皆以害人者，並同
持杖之法。此謂苟持竹鎗、竹杖、磚石堪以害人之物而為盜者，即為
持杖。以明但持所須之物而為盜，不得稱杖矣。其一云：將鎌擔刀斧之
屬，於人園林陂野內偷割禾穀蔬果並所采薪之類，元非積聚者，並
將為掩盜取，或持器杖偷盜事覺，聯變主知覺，便不顧施威力
抵拒者，係不持杖為盜法。此謂苟持鎌擔刀斧所須之物而為盜，即

不為持杖。以明必是持杖堪以害人之物為盜。始得稱杖矣。上件兩
杖合為一編。載在敕文。則有司承用。可以參照。不至抵牾。至於元豐
刪脩舊敕。一時不深求立法之意。輒將上件兩條離為兩
門。其一條在名例門云。諸稱杖者。持竹木磚石之類堪以害人者同。
其一條在賊盜門云。諸持械外竊盜無人防守特持所須之具者。並
為不持杖。注云。謂持所須金刃器械須為竊須機具須鞭之類。並
自持兩條離為二處。即凡用持杖之法。只據名例門立文。凡用不持
杖之法。只據賊盜門立文。而兩文始不相參照。無所歸的矣。兩詳元
豐刪定嘉祐勅類例本意已失初意。[illegible]節略教害便
成深文。[illegible]自元豐迄今。有司遵用。並不知重教者幾千人
矣。今李鄒大為之獄。只是本強竊盜即不曾施威力害用意於舊勅
即非持堪以害人之物為盜明矣。且夫前朝立法本持所須之物為
盜。其意非是欲以害人。雖有刀不謂為杖。本持堪害人一物為盜。其
意是欲以害人。雖磚石特謂為杖。但論其既有無欲害人之心。不計
所持是不是堪害人之物。原情定罪。此春秋之義也。又云持杖在於
空手入室。罪至死者。減一等。即雖持杖。若其時不以入室。可以減等。
又言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抵拒者。並同不持杖。即雖持所須之
物。若其時施威力抵拒。可以加等。可謂條切著明矣。而元豐改作離
析敕文。今來有司尚循謬誤。臣愚欲望廣為特將鄒大為之罪從末
減。十貫條特貸命斷遣。仍乞以刑部大理寺擬斷官吏並先坐失
入之罪。仍乞特見行條法。悉用是所據嘉祐舊敕將兩條刪併入
賊盜一門以憑遵守。臣聞中興之初。重脩紹興敕令。已有指揮用嘉
祐舊法。是元豐敕多在釐改之科。獨內持杖一條當時有司偶失參
攷。尚未追正。今來若行刪潤。特非創新。蓋改而聖主好生之德。公朔

[illegible]風。自今以始。盡除盜焉。民無知。雖以牽免。而天聽甚卑。寡
[illegible]懇。臣所以拳拳也。伏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寃。[illegible]即位[illegible]子。昧王介上疏曰。陛下即位未三月。竄免宰相。遷易臺
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當寧大觀間。事出內批。遂成北狩之禍。杜
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
可久之道。
嘉定四年。著作佐郎真德秀上奏曰。伏見朝廷以補罅過。貴於聞
日甚。舉積年之弊而一新之。其為利至博也。然臣竊聽道塗之語。而
慮四方郡國之間。未悉德意。謂公朝之意本行恤而奉歲不虞。安得為民
患。蓋亦非一。臣嘗官于州縣。每觀詔令之下。未嘗不利民。而吏於其間
並緣者擾民未拜賜而害已隨。以承流宣化之臣有未審通而問者。
辨詔旨丁寧毋得抑配。而抑配自如。毋得擾動。而擾動自若。為民在
以越訴矣。州縣赴訴者幾人。命監司以糾察矣。果能舉劾者何事。此
臣嘗昔所親見。若是以下請謁於上。違上澤壅於下。蓋相答非
一日矣。今新令之行。以舊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係郡縣推行條議
則實惠豈不周徧。然慮其間未能止弊。或損降有限。悉包官吏之豪
而弗及齊民。或青吏恣肆。猶勢家豪之家。而弗及下戶。或創為二券
以止城邑。而田里未免。見貴或毫奪紛擾。雖於禁止。而公私反致多
事。[illegible]非守宰得人。[illegible]則[illegible]為[illegible]不止斯。悠嗟之聲所在[illegible]
聚。且神[illegible]在朝廷。[illegible]行之。[illegible]尚多[illegible]隨病[illegible]易於察
知外而四方。天[illegible]設者[illegible]田上[illegible]請[illegible]感動和氣。非
細故也。況[illegible]令之行。必先民情。其王者[illegible]近之人。今[illegible]持舊券[illegible]
[illegible]所用之。[illegible]不復[illegible]不違料也。時之[illegible]至此乎。
[illegible]狀[illegible]申[illegible]明[illegible]司守[illegible]一[illegible]多為[illegible]俾實惠及

人而無操易不行之歎。庶幾詔令之下，未為空言，實天下幸甚。
嘉定六年，德秀為起居舍人，又上奏曰：臣伏覩陛下以郊祀慶成，天
地報貺，思與元元同其祉福。嚮臣從專之請，凡庶恩霈加隆於舊。
德澤浮洽，及群生物，情無憾，蓋無愁嘆非常氣象矣。抑臣聞之，滿
堂飲酒者，一人向隅而泣，則滿堂為之不樂。以海之廣，臣夫弗獲其
人，以為己憂。頃者朝廷以諸路楮幣日輕，改行新令，廢士大夫奉行之不
恪，於是或之以誘其棄弃之刑；慮民之或敢牟利，於是繼之以設人
家告之罰。蓋亦大為之防而杜其無犯焉。其中外有司奉能體認朝
廷之意，擇其善者而加懲焉，則人孰不畏，亦孰不服。而臣得諸所聞，
無有未嘗玩令而以玩令言，未嘗誤罔而以誤罔知者，或因奔屬之
讒而不究其實，或因嫌疑之誘而輒拘其私恩，廷之法也本無
耶。至若鎔成二行，元多監務，蓋有侍丈利，其多行而因以順守者矣。

有闕者乎。時雖既而因以中傷者矣。夫估籍之禍慕於刑誅，刑誅無
辜，痛止其身；貲財一空，蓋室淪敗。今乃不審其輕重而概施之，豈宜
朝廷立法之本意耶。夫當嘉泰患害之時，獨未先有向隅之歎者，此
亦聖朝所宜矜惻也。臣愚伏望深詔輔臣，詳稽吏部，凡州縣官有因
奉行新券為臺司守臣按劾追削居住，其倚法泛判更為公私之害
者，曰無足識。其間昏犯輕鞫，及止緣材術短拙，情在可矜者，當此郊
霈之餘，量行牽復，許之自便。至於估籍一節，雖令申審，然慮將經營
維幸，雖免已亡其產。請宜明勅監司守令，自令民間有違犯納券，未論
多寡，恨者止當籍其實典露，不許更籍其家，亦足以廣寬朝惟新之澤。
或者必謂如此則法禁既弛，令愈不行。臣竊以為不然。今四方郡國
蓋有奉行過嚴，一吏籍一民而流遁無歸者，亦有嫌回以其物情危駭
而不可禁者，此亦有司推行之過耳。況臣所請，止欲罰當其罪，
而罰稍無害，非欲遂廢禁也，而惟使已也。惟臣言可采，伏陛下審
札
德秀又上奏曰：臣既勸陛下以忠厚愛民之言，為陛下獻。竊
惟今日關國脈、繫民生休戚，其惟楮幣一事乎。惟我祖宗有國
以來，所以保天命、結人心者，其道非它，曰不純重刑，不事厚斂，不行
苛法，不用酷吏而已。列聖相承，世守弗易。是以德澤深長，與天無極，
太平之久，遠過漢唐。陛下聖性寬仁，率由祖制，更化之後，惟安息民，
天下蒙福，不可勝計。而自楮幣之弊，州縣奉行失當，於是估籍徒流
所在相望，而重刑始用矣；科數抑配，遠近騷然，而厚斂始及民矣；告
訐公行，根連株逮，而苛政始肆出矣；假稱提之說，逞跋剔之私者，皆
曰把品，酷民始得志矣。夫是數者，豈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壞既極，
不得已而變通之。此廟府之令，稍稍昔之謀，展期以收，務多方以優

恤，唯恐其病民也。法行之初，雖有籍重估籍之文，未幾又為之令曰
毋估籍者毋得專行，又聞於朝，以狀申可。忠厚懇惻之意，寓於命言
又若是其至也。而臣竊謂今之州縣閒猶為新者，創立科調，巧多出於
朝廷約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兄弟之財併遭沒入者矣；有嚴陷
四錢而百萬之貲悉從沒入者矣。同之妻詐可乎。至於科富室之錢，
朝廷之令所無也；而豈有之分甚，令所無也；以產稅多寡為率，
令民藏券，此又朝廷之令所無也。昔吾新法之行，可謂嚴矣，識
者猶曰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況今朝廷之意，本以便民，而奉
行者乃背戾如此，謂之推惻可乎。雖然，四方利病，臣不能遍知，臣閩
人也，所聞閩事，產滿千錢藏券五十萬，閩中之新令也。夫產滿千緡，
納四錢百緡，貧生隨死之營，縣官征拷之繁，皆非見為非常之須，又
不在是。安有餘貲可市券而藏之乎。況閩之為俗，土瘠人貧，號為艱

害者穢江浙不能伯一。故此令既行。猶田宅以拖券者。雖大家不能免。豈便民之策耶。或者徒見楮價騰踊。遂指以為新令之効。臣竊謂不然。近者朝廷蓋自有良畫矣。曰福建工供。纔許用券。以一歲計之。為錢幾二百萬。官之用券既累。則民之視券亦重。若將不羅之責而自責不追之。賦而自底矣。況民之輸官者。錢楮各半。朔足難見。極于州郡者亡慮百萬。楮券之盟。沛然有餘。尚何待此為斟酌乎。康今四方之民病此極矣。使前數端果出於公朝之令。陛下與二三大臣固其為害至此。亦必惻然罷去。然後知其特出於州縣奉行之私。探刻而而為之者。臣願陛下深省德音明詔諸道。取可守住罷起國家建帑便民之本意。凡於詔令之外。別意妄為託名奉法。實則病法者悉從罷宍。其尚有蔽州厚斂肆苛貶而忘貧難者。令臺諫糾察以聞。重寘之罰。庶幾元元之生。以壽宗社之脉。實天下幸甚。

寧宗時。籍田令徐清叟論言。臣竊見江右閩廣盜賊竊發。臣丁中賀表見方立威。急於行誅。我此特以權濟事而已。而編州條畫。亦見開轉相倣傚。亦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欲望明行禁止。一豐臣下畏殺希進之心。以無墜祖宗立國仁厚之意。

太學博士許應龍上奏曰。臣聞有法之弊。有例之弊。法之弊易見。例之弊難革。今舍法而用例。此今日之大患也。夫書而為律。著而為令。編次成書。各有條目。蓋截然而不可易也。是雖有舞文之吏。有通用舞文弄法者。得未免輕重出入於其間。既使有司之稍明辨者而容喙其間。舞弊從而遠也。豈不曰法之弊易見乎。乃若例者。或出於一時之特恩。或出於一時之權宜。有徇親故而開是例焉。有迫於勢要而創是例者。援之於法。大相牴牾。而猶援引不已。棄法從例者。吏之害有司不得詳知也。求者既已行之。比者則不可得而拒也。豈不曰例之弊難革乎。今日中外之官。有司庶府。凡所施行。固未嘗無一定之法。然未免循積習之弊。舍法而用例焉。非不知三尺之昭然也。既而不行。悲其然。動人情。非不知胥吏之為姦也。抑而不能塞其名索。遂使胥吏得以執其柄而容其私。厚賂以賞之。則以為有例之可行。請求之未售。則匿其例而不用。長吏知之而不能禁。天下交病之而不敢言。昔富弼有言曰。近年綱紀甚紊。隨事變更。使為成例。至使民力窮竭。國用匱乏。所以然者。法制不立。而習俗例者。猾胥至此也。其則用例者。豈非棄法之元者乎。今日之弊。亦已極矣。一切禁戢而惟法是用。固為救本之論。然循習之久。遽爲盡革。恐事務有扞格而難行者。莫若取其可從而不為之限止。則將相因仍。必至於舊弊而無法矣。莫若將每事用例。更將例在手。惟視人錢之多寡。以為去取。將目擇其弊。取其可用者。刪其冗謬者。是以吏無所容其[illegible]。好事以衆舉。

令。莫若明詔有司。搜求前後已用之例。公共參酌。可行者留之。不可行者去之。使之輕重得宜。與法意不相違戾。編爲成書。藏之有司。凡有陳乞。據此施行。若是書之所不載者。皆抑而不予。庶幾權不在吏。而奔競無求者無所容其巧矣。此亦因時施宜之一策也。惟陛下與大臣熟議而行之。

青田縣主簿陳耆卿上奏曰。臣聞民俗之不競。非一端也。而健訟之獨為大。夫州縣所以平天下之不平者也。民有不得其平而求伸於州縣。不能平之。則乎臺乎省。益其勢之不獲離得而後已之氣。然猶人曰。州縣之訟。未必皆不得其平者也。良民以訟爲恥。頑民以訟為能。衣食以訟為能。猶有不得其平。非至[illegible]然。有茹苦不言者矣。不幸而[illegible]者[illegible]未[illegible]而中[illegible]者矣。頑民幸其然也。故常以強凌弱。以富[illegible]貧。[illegible]侵陵之。惟其盡於官也。則先期擇其辭以自媒於訟。故今天

下之不直者多爲詞主而直者並應之爾。夫其雖說將旁，如嘗飲食
而又能高資以啗胥吏，强辯以欺官。當其及書判，則已欲預料其長
短。而曰不勝不止矣。所較者不數緡，而其求勝之心雖竭產不悔。積
不如意，則擊鼓越訴，不遺餘力。故官吏聞風畏之，往往含容累日而
天下多不決之訟，由是書訟日壞矣。書訟者日壞，則天下之不得其
平者日廣矣。夫告訐者有法，自刑者有法，不干己者有法，告上而不
以實者亦有法。今不必盡行也。是以奸民勇無所忌，而風俗益偷。臣
愚乞降詔旨申諭有司，郡縣凡民訟小大，其已經判斷，待資而再鼓
其越訴者，各以其罪罪之。毋得牽制，被如書訟之爲，其至之則相率
而歸於無訟，惡弊去則良苗播，此自然之理，臣不勝懇禱。
理宗時，許應龍奏曰，臣聞歐陽脩曰，令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
久尋又更改。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
廷未是一定之論，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改，或曰，始謹行下
略與應破指揮，得措擬。上下莫能遵守，劉安世曰，比令變更，遂不
過三歲，近或朞月。甚有朝行夕改，使民疑惑，莫知適從，此
號令門下審覆，臣謂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此古人之格言也。
夫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必相與講明以求
其是，務順乎人心，合於事宜，然後布之天下，其信則如四時之不移，
其行則如江河之必至。然則規模一定，上下相孚，焉有不成之政，聞
不舉而治教乎可致哉。苟不精詳之不詳，聞斯行諸，既不審其
當否，人或有言，則又從而中輟，前後牴牾，莫知適從。史稱雍熙，往往
嗚呼，歐陽脩謂出令不加詳審，又更易，上下莫能遵守，劉安世謂
朝行暮改，使民疑惑，欲乞出令，必使大臣協謀，門下審覆，其意正爲
此爾。今命一行，非不動聽，行非不久，然欲悠歲月，莫甚成績，宜積弊難
革，治功難成耶。無亦數更數易而無一定規耶。屢以惻恤爲民之
請，則除令給還，混試恐人物之繁，而復分諸路，雖曰更變，庶守稍不
失乎。厚下以立本，因時而施宜，至若冗濫者當以漸，議乃驟逐其舊
族，不與親民者，未經教育乃遽與之差遣，功者既使之從軍，而復
與之參選，居官者當假之終，秩而隨即改除，薦舉之令，若更益多之
法屢更，遂使人心皇惑。雖令不從，僥門一開，援援無已，欲轉而移之
亦無甚難，惟當致謹於出令之初，則不輕變於已行之後，賢否可任
則任而勿貳，邪否宜去，則去而勿疑，利所當興，則不動搖於浮言，弊
所當革，則不遷易於群議，如是則奉行之必虔，事功之必立，理所當
外，殆將無不如志，然而人心不難，孚惟是不難定，惟在乎公與斷而已。
公則心無私主，或用或舍，皆與論而不出於以一人，喜而用以一
人，怒而棄，斷則不惑群議，或罷或行，質不當理，何至搖於嘗試而遽
易，亦不如意而輒沮，爲人上者苟能守之以至公，行之以獨斷，則君
號施令，尚有不盛，人莫得以窺其議，則尚何變更之有哉。又要於廣
壯之道，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則天下幸甚。
禮部尚書魏了翁進故事曰，臣陸贄入翰林，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
內相。嘗爲帝言，今盜遍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
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
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
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
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
本於宣力盡瘁而灼見時奉天改過之詔，發揮興化，必在推誠，然己濟
人，不吝改過，朕則宗飭，趙在草莽，不忘率德
功已然，泣感歸，則有見於時矣。明證厥初以示天下，惟哉

致理遍億庶人。致俗化於和平。迭生靈於虛器。垂猶獲歷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厚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今。澤垂于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昧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晏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或連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民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烟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愆懼。敢行凌逼。萬品失叙。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覥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群逆大寧。載發皇維。將弘永圖。宜布新令。

臣聞感民之事。所下而詔令莫先焉。臣嘗觀二代而下。惟漢文爲最篤實而近古。其日食之詔曰。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爲恩朕之過矣。以奉其祠官之詔曰。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和親之詔又曰。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外。勤勞不處。皆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嗚呼。詩其責己之重。以周乎。蓋人君以孤立之身臨億兆民之上。而欲舉天下惟一己之得。此非可以空言得其效也。漢以後惟唐德宗能識此義。時用陸贄之言。以實德誠意用之於詔令之間。如云長於深宮之中。暗于經世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又云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至亂階。變興都邑。此等語言雖以後宗孫明白信恥至正。讀而猶解。猶自咎責以招

顧惟。此外制書凡二十有八。除其小事四篇之外。凡二十四篇。亦無一而非罪己之語。蓋不獨奉天制書爲然也。今自擁臣專國以來。內患外禍。無歲無之。而每詔令下。未嘗有一言稍自咎責。詞臣習成。依倣不知其非。雖有水旱盜賊。例曰幹蠱屢登。四方無虞。扶杖聽詔之民。亦不悲悟。以爲朝廷之大怛人竊笑也。今幸陛下親覽萬機。而是弊皇相承而莫之改。臣自入都以來。竊觀諸士大夫之論。似謂京師之變。自誅殺以後。皆已退聽。可保無它。京口之變。自追入青山之後。渠已窮蹙。當保乎安。雖以廟社威靈。尤可恃可倚之。萬性往幸而錯謂。然書謂倖而思許亢。樂寢而忘於息。上下相循。習以爲常。臣恐一旦事有大於此。則無以爲陛下言。此不可不慮爲之慮也。

淳熙間林元杰進故事曰。仁宗皇帝皇祐二年。詔內降指揮許執奏

敕因緣干請者。臺諫彈劾。從是上命館臣可於明堂赦文中著正內降除授宮觀。論臣等奉行載之。赦未盡聖意。乃別下此詔。

臣聞人主之命令至不可輕也。輕則主威褻而民聽惑。於之所忽者若甚微。而末流之患。有不可勝禦者。是不可不察也。至武仁祖少用心。其中微內降執奏之法。必欲見之於宗祀之德音。所以對越祖宗。而示其無媿於始謀之初。意在是焉。竊觀輔臣之遠慮。允將盡述聖人之德。嘉志而專布於詔旨之丁寧者。著恐視之以爲故常而遂已也。在易之夬。以剛決柔。書也。聖人取其卦象之義。而必曰揚于王庭。蓋王庭者。出命之地。明白洞達。所以示天下而蓋萬世也。祖宗成憲。載在國史。行之至今不翅如衆脉戰栗。不可一日廢。而三省雖既先後綱維。凡建明之際。允當以悉於覆奏審奏之已行者。必嚴於封駁。故外

庭之事。非內庭之所得與。必遵元氣之繫命，非私意小不忍之所能轉移。此聖宋家杜霍長之本。未有不自防微杜漸之始得之也。臣觀成周盛時，八柄之詔，實䝉冢宰之所得專而必惟大宰之所詔告。使六廷廣衆之所共知也。今考王官之職，掌自小宰而下曰宮正曰宮伯。凡宮之政令糾禁，各有司存。而謂之官之役者。又皆士大夫爲之。是以當時居虎門以司王朝者，必慶以師氏之職。凡可以謹於人主之微情，保固其心術證之於未萌，制之於未然。雖非大宰以下群臣之責，當若後世耳目之寄有所寄而偏受私聚之易移。卒無以禁鈐其累叙之禍，所以釀唐祚於亂亡。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臣又觀諸葛亮出師表，方當益州疲敝，則以危急存亡之秋，深惓其寄忠諫之路而無以光先帝之遺德，故首其勢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又於親賢臣遠小人而必深述乎先漢之興隆者在是。蓋夫親小人遠賢士而後漢之所以傾頹者，又必重致其丁寧之意。吁，亮之一表所以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也歟。然則有天下者其必考周之盛而監唐之衰，重周與宮禁之制，而身之以宮府一體之言，則賢臣必親，小人必遠，外廷此心必不爲內廷之所移。如是則仁祖之宏規懿範只在陛下一心術持敬之頃而已。臣不勝拳拳。

金世宗時，有司言民間收藏衛文，恐因而滋訟。乞禁止。上章政事張汝霖謂王者之法譬猶江河，欲使易避而難犯。本朝法制坦然明白，今已著爲不刊之典。天下之人與不深諳，若令私家收之，則人皆就知不敢爲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禁爲便。詔從之。

梁肅爲濟南尹，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今太平日久，當用中典。有司稱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使罪之人，止居作，更不決杖。

章宗承安四年，戶部尚書孫鐸因轉對奏曰：比年號令或已行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更張太煩，百姓不信。乞自今凡將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於治，則必行，無惑小民之言。國子司業紇石烈善才奏言頒行法令，絲綸既出，尤當固守。上然之。

元世祖時，有二道士爭長，互立黨與。其一誣其仇之黨二人爲詖言，結中貴及通事楊惟忠，執而虐殺之。中書耶律楚材按收惟忠。楚材逮捕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爲。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爲帝，寧無過舉耶。乃溫言以慰之。

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曰：臣聞爲由言而後彰，言須審而先徵，發言風既動，德化可以施。現王者不言，臣下罔攸稟令。與我生者，皆若私。隆天下而咸稽，寄四海而皆視，豈輕也哉。湯后告厥人以不能受與成成王之無戲，所係大矣。能無慎乎。今國家聖祖神宗，遠覽獨斷，垂于陛下，益廣德音八十餘年。一家天地，宜其憲書於早，成於經誓，于無者固非一也。然而中外之臣民，或得其一而不得其二，或見其後而不見其前。又相與倚循，未達明辨，猶如是之風而望四方之至。臣竊謂如是者，未之盡也。伏見至元壬申年間聖旨節該：不用泰和律令。當以損其餘而益其闕，今其舊而新是圖也。越至于今二十餘年，猶未有示民之明文。方今內府之中，掛幕綴。臣已於先所獻萬言策內備

陳之矣。又伏見乙酉年閣臣旨宣諭出征人。須要正身當役。無令頂替雇覓。其後復將題旨勝書內一款該諸正軍若有雇覓慣熟好人出征者聽。欽奉如此。此蓋前後不相同之類也。若以後旨爲宜遵依。則方今萬夫千夫百夫之長多有申達上司行移各處勾取正身以相接換。今若以前旨爲宜遵依。則後旨何爲而復出哉。如張論雖重其心。則舉上下其手之胥吏多有因此以啓之也。又伏見國無時有和同不拘此例之文。臣竊以撲有一源。義無二本。法綱未定。人化何行。且鑄器用著在於何範。成方圓者由於規矩。如已立制而仍使和同不拘此則是將何所從而忽焉不傳當規矩而任方圓之自用也。歌舞合其不可聽乎。又伏見國典時有參古人不[illegible]以限之矣。而[illegible]所定之制也。至於以九州四海一札十行。大仁覃於遠邇而不[illegible]之義也。大義及於萬邦而不敢私也。天子者天之子也。民者天之所

陰陽也。彼羣方殊類形異者殊。在天子視之雖有親疎。而天將視之則無彼此之殊也。人君代天理物。當合天意以行之。若猶要蒙古合則既非公道之心。又異皇天之溥視也。且凡明詔之文。莫究乎書化節財壯本衛生之理。而蒙古人不在例則豈可遍所以使之不豈不節不壯不衛以害之也。又伏見詔令每下。遠近處處欣悅以爲太平之可具也。聞讀于京師。降示於外路。誅求于司典。張掛于市矣。如仰日月可仰而不可則也。如望江河可沿而不可犯也。及乎三日之後。府放轉[illegible]之矣。而已矣知乎不知矣。迨於逾年而知者百無一二。民之愚騃者豈其不然。何以謀哉。今之人有恒言曰新條不可犯也。臣之所痛傷者尤在於斯焉。小民意以舊條做違犯宿吏猶有遺也。雖可犯也。以是更張條格不知犯新條也。新條雖新不久而又成陳矣。不更以仍。乃復書參百重[illegible]郭[illegible]畫一之意而成法

謂寬一之治也。伏望陛下新天下之視聽。定天下之規模。頒善書於綱維。爲一朝之典式。遠采古制。近束家法。上承天意。下訪輿言。參除審理。勒成一書。頒於四海。與諸萬姓。咸曰天子王言。又曰一哉王心。下民皆知而憚犯。官吏守之而不紊。實相賴之而清化。陛下因之而垂拱。無愧臣安議。伸無斡之。

夫家天眷二年六月。陝西行臺御史孔思迪言。人倫之中。夫婦爲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似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爲令。

[illegible]帝時。蘇天爵上奏曰。竊聞國之重者莫先乎刑。刑之至者莫大乎

殺。王主法在乎可守。用刑貴乎適中。大法不可守則徒法不能以自行。刑不適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古者之用刑。必也隨世而輕重。故殺人者死。雖有定名。然鬬殺之情。其爲不一。若皆置之死地。義情有可矜。欽惟先朝。所以寬恕死者何者。照得大德十年八月。刑部郎中趙承政[illegible]議鬬毆殺人。輕重似少詳論。本部議得鬬毆殺人。今所犯不一。原情議事各有異。若許一例斷罪。被死之人冤何由雪。又恐官吏乘此弄法。徇私舞弊。甚於刑政不便。如准所言。但此鬬毆殺人追勘完備。依例結案。嫌隙原有。先是鬬毆者無罪。又照得至正五年五月中書奏准節該鬬毆以手足毆人及頭撞擊並用他物於人非要害處毆損致命者。或因鬬擊非要害傷風氣文心。遲延致命者。並爲本無殺心。擬合杖斷一百七下。徵燒埋銀三十兩。其因鬬用刃及他物於人要害處毆擊登時而死。或非因鬬爭無事而故毆者。元無怨爭。止

擁已事。因而救命。若關繫萬數聲不知集。並而又奏賜人救命者死
者。以其即有害心並從故殺之法。依例結案待報。欽此。夫以法制平
允。則永遠可以奉行。如此執一。則刑獄必至淹滯。近因救命者之
行蠻。詢民疾苦。[illegible]究滯。所屬州縣等處或有關殺之因。承請比
附新例。往往不免翻出[illegible]。國宜嚴肅。[illegible]恐未當。[illegible]
且今村野人民蠢無數。[illegible]犯刑為者。[illegible]郡縣官吏。貧所[illegible]耳。且
如法律者少。本既不能諦諳。[illegible]肯[illegible]勘結解。致使因循淹
延。一切死于囹圄。豈惟玩無刑[illegible]。致傷中和。[illegible]當推輕
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illegible]
書曰。與天[illegible]獄之[illegible]。因事行以生全。國家好生之德。普洽于遐邇
天[illegible]奏[illegible]天[illegible]之公。所以輔乎治也。律者歷代之[illegible]以
行乎法也。[illegible]國家為治者。必主一代之法。[illegible]一定之
德。蓋禮樂教化。固為治之本。而法制禁令。實輔治之具。[illegible]設學校以
教人。置律科以試吏。其所以輔乎治者。當不[illegible]。[illegible]國家自太
祖聖帝既定中夏。尚寬簡。世祖皇帝混一[illegible]宇。[illegible]定制
度。因與政治。[illegible]法令之未行。皆因事以立法。歲月既久。條例滋多。英
宗皇帝始命[illegible]為通制。頒行[illegible]官吏遵行。然自[illegible]至今。又
幾二十年矣。[illegible]一時官書[illegible]有
高下之異。以致諸人罪狀議擬有輕重之殊。是以煩條碎目與日俱
增。每罰一辜或斷一事。有司引用。未能遍舉。若不類編頒示中外。誠
恐遠方之民或不[illegible]自誤犯。奸貪之吏獨留[illegible]而舞文。事至于[illegible]
為未便。宜從部省[illegible]為參閱。精選文臣學通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
政者。[illegible]聽[illegible]擬去取。續為通制。刻板頒行。中間或有與先行通
例[illegible]減[illegible]會同[illegible]一[illegible]書[illegible]

意。通融不滯于一隅。明白可行于久遠。庶幾列聖之制。合為一代
之憲。使民知所避。吏有所守。刑政肅清。治化興隆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十一

慎刑

漢文帝元年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意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

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謂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宣帝初即位廷尉史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

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天下幸甚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

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皋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之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極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

塞道莫甚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國君含垢。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失，遵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東漢明帝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武陽侯朱浮事，帝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鯈上奏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遊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章帝時，陳寵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illegible] 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illegible] 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illegible] 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illegible] 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illegible] 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

安帝時，舊令審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永初元年，魯恭為司徒，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illegible] 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illegible] 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illegible] 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illegible] 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illegible] 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illegible] 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illegible] 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illegible] 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illegible] 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illegible]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illegible] 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illegible] 今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illegible]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

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務，行之者一。月令，刑罰所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illegible] 其變者，唯正朔服色，標牲徽號，器械而已。[illegible] 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illegible] 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荄，[illegible] 猶宜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illegible] 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illegible] 奉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况於眾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illegible] 得奉施行。

順帝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歙急呼騰賁之，使逵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李固懼多侵枉，乃上疏曰，善致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致康乂也。竊聞考中常侍張逵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眾，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乃納之，罪止坐者。

獻帝時，議者多欲復肉刑，少府孔融建議曰，古者敦庬，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

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魏武帝時，高柔為尚書，時[illegible]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武帝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

魏國既建，陳群遷為御史中丞。時武帝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群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

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截罰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

和洽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武帝。武帝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武帝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此捐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群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武帝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武帝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為君之誡也。

文帝為五官將。召盧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

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武帝曰。毓執之是也。

明帝初。公孫淵兄晃為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貰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

太和中。太子太傅鍾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群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群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奸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群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刖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

杖屍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徵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
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死行已久不待遠徵斧鑕於
彼肉刑然後有異於死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
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
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斬所欲輕之死
罪使減死之髡刖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
訾之恩外無以刖易鈦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
蜀未平且寢
吳大帝時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步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
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
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皋陶作
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

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
為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
諸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騭當神明受罪何恨
烏程侯建衡二年陸抗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
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
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
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
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
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
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戚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
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

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
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西晉愍帝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丞相司直劉
隗奏曰古之為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
獄所以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
市獄為寄自頃[illegible]發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
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
寸百姓喧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伯督運訖去
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為征軍
以乏軍興論於理為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
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
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

郎周筳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
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
訴靈恨於黃泉嗟歎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
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為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
皆由筳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
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所
引過求退豈所望也
宋孝武帝時荊州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
臧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書令何尚之上言曰刑罰得失治
亂所由聖賢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為賊既虞走一夫可禽若反覆
[illegible]假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illegible]
[illegible]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illegible]今戮及兄弟此

始末無論若復成何異蓋晨盡質復灼然便同之巨逆若事為重臣族家頓待旨殊凡隸符有所懷不敢自默超民坐者由此得原。

齊高帝建元二年王僧虔授左光祿大夫兼丹陽尹時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冤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上納其言。

後魏文成帝時隴西王殿中尚書源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為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謀所不及愚以為可原其命沒入縣官帝納之。

賀為征南將軍冀州刺史復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全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勍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無以仰答將違闕庭豫增係戀敢上瞽言唯加裁察帝從其言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帝乃謂群臣曰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番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為不少生濟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卿等事朕致何善意也苟人人如賀朕治天下復何憂哉顧憶誠言利實廣矣群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

孝文帝太和初懷州民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之民雍州刺史張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為且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群凶肆虐輕裂誅無合城無辜奈何極辟不細十室而況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盡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於九侯孔子所以回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永鏡前禮止迅烈之怒抑俯遠之慮目鳴天知事曳皆屬防民日卒減寧姬文聽與頒終從傳愛明示以人數言留神省察太后從之。

孝明帝時靈太后臨朝任城王澄奏曰臣聞賞之以道用防淳人之姦罰不濫及以戒良善之民刑者侀也每垂三宥專律著請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大之獄察之以情一人吁嗟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由也竊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平之世草不橫伐行葦之感勇驗隆周君昭等狀實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眾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司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又檢賦貲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自開古以來明明之世未聞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為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

宣武帝永平元年秋七月詔尚書檢枷杖大小違制之由科其罪失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尚書邢巒尚書李平尚書江陽王繼等奏曰臣等聞王者繼天子物為民父母導之以德化齊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務於三訊五聽不以木石定獄伏惟陛下子愛蒼生恩侔天地疏網改祝仁過商后以枷杖之非度愍民命

之哀傷愛育蒸首廣垂昭恤雖有虞慎獄之深漢文刪除之至亦未
可共日而言矣謹案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又
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加以拷掠諸犯年刑已上枷
鎖流徒已上增以杻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杻
重械又無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緣增加遂為恆法進乖五聽退
違令文誠宜案勢依有科處但理行已久計不[illegible][illegible]獄杖之小大
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臣等參量造大枷長一丈
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杻械以掌流刑
已上諸臺寺州郡大枷請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訊所用從今斷獄
皆依令盡聽訊之理量人強弱加之拷掠不聽非法拷人兼以拷石
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準
時將刑元愉妾李氏群官無敢言者勅中書令崔光為詔光逡巡不
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
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
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後
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
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帝納之
孝莊帝時御史中尉兼黃門侍郎高道穆上疏曰臣聞舜命皋
陶為士是元凶泣辜人貴必為念所以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切覺實明德慎
罰義存究盡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illegible]刑[illegible][illegible]雖事非古始
交為時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當今任所恩
報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識[illegible]知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能進一[illegible]以利國[illegible]一策
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竊見御史出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illegible]之罰不能不怨守

令為政寬有受賄故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
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
勝道武臣[illegible][illegible]守不假器繡衣所指[illegible]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
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所以風化為基思有[illegible]革如臣鄙見請
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
性正者為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
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
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既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為
惡敢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劾獄罪之[illegible]以所檢
逃相糾奏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
此則肺石之傍詐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
唐太宗即位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舊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
免死而斷右趾既而又哀其斷毀支體謂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
矣今復斷人趾吾不忍也王珪蕭瑀陳叔達對曰受刑者當死而獲
生豈憚去一趾去趾所以使見者知懼今以死刑為斷趾蓋寬之也
帝曰公等更思之其後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駁律令四十餘事乃
詔房玄齡與弘獻等重加刪定玄齡等以謂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
肉刑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於是除斷
趾法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
貞觀[illegible]年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須務存寬簡古人云
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
深刻欲成其考課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諫議大夫王珪曰但選公良
善人斷獄允當者增秩賜金即奸偽自息詔從之
[illegible]年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為好德病狂瞀法不

蘊古。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密報其旨，仍引與博戲。治書侍御史權萬
紀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斬於東市。既而悔之，謂房玄齡曰：公等食君
之祿，須憂人之憂，事無巨細，咸當留意。今不 則不言，見事都不諫
諍，何所輔弼。如蘊古身為法官，與囚博戲，漏泄朕言，此亦罪狀甚重。
若據常律，未至極刑。朕當時盛怒，即令處置，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
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因詔曰：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
五奏。自蘊古始也。久之，復謂群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昔王世充殺鄭
頲，猶能悔，近有府史取賕不多，朕殺之，是思之不審也。決囚雖云五
覆，一日即了，都未暇思審，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在京
諸司奏決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
教習。天下諸州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又手詔
勑曰：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
或恐有寃。自今門下省覆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錄狀上奏。
群臣皆賀曰：陛下垂恤刑獄，非前代可及也。

太宗時，劉德威為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重密，咎安在。德威曰：在
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
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
其言。

太宗論隋日禁囚，魏徵對曰：臣昔在隋時，聞有盜發，煬帝令於士澄捕
之。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
張元濟怪之，試尋其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出，
亦遭推勘，不勝苦痛，虛以自誣。元濟因此更事尋究，二千人內惟有
九人以月已按驗，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不敢執奏，遂並殺之。太宗曰：
非唯煬帝無道之君，臣下亦不盡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唯行

諂佞求悅譽乎。君臣如此，何能不敗。賴公等共相輔弼，遂得囹圄空
虛，願公等善始令終，常如今日。

鄜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被御史劾奏。太宗謂侍臣曰：昔
陶唐大聖，柳下惠大賢，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盜跖為巨惡。夫以聖
人之訓，父子兄弟之親，尚不能使陶染變革，去惡從善。今刺史化被
下人，咸歸善道，豈可得也。若令緣此皆被貶黜，或恐遞相掩蔽，罪刑
斯失。今後諸州有犯十惡者，刺史不須坐罪，但明加糾訪科罪，庶使刑
罰適中，禁戢姦惡。乃謂大理卿孫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堅，恐人之
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稱職故也。朕問法
官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
達，以釣聲價，今之所憂，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務在寬平。伏伽奏曰：此
陛下之至仁也。安敢不從。

太宗又嘗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
也。自今以後，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
庶免冤濫。群臣皆稱善。由是至四年，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
時有告刑部尚書張亮謀反，帝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
作少監李道裕上言亮反形未具，不當誅。帝不從，斬之後悔之，謂曰：
往者李道裕議亮獄不從而殺之，至今猶恨。乃命為刑部侍郎。

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資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
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
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

太宗有一駿馬，特愛之，恒於宮中養飼，無病而暴死。帝怒養馬宮人，
將殺之。皇后諫曰：昔齊景公以馬死殺人，晏子請數其罪云：爾養馬
而死，爾罪一也；使公以馬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爾罪二也；諸侯

聞之，必輕吾國，罪三也。公乃釋然。陛下嘗讀書見此事，豈忘之耶。

太宗意乃解。又謂房玄齡曰：皇后庶事相啓沃，誠有利益爾。

池陽令崔文康坐事，櫟陽尉魏禮臣劾治獄成。御史言其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乞下有司雜訊，不如所言請死。鞫雜，禮臣不實。太宗詔如請。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朱子奢諫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定罪，今抵以死。死者不可復生，雖欲自新，弗可得。且天下惟知上書獲罪，欲自言者皆懼而不敢申矣。詔可。

高宗時，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斫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大理丞狄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詰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

廣州都督蕭齡之坐贓當死，詔羣臣議，請論如法。詔戮于朝堂。御史大夫唐臨建言：羣臣不知天子所以議之之意。在律有八議，王族戮于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賊狼籍，死有餘辜。陛下以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命入死，非先王所以用刑者，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齡之齊高帝五世孫，以是免死。

武后時，后稱制，懼天下不服，欲制以威，乃修後周告密之法，詔官司受訊，有言密事者，馳驛奏之。自徐敬業、越王貞、瑯邪王沖等起兵討亂，武氏益恐，乃引酷吏周興、來俊臣輩典大獄，與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敬仁、康暐、衛遂忠等集告事數百人，共為羅織，構陷無辜。自唐之宗室與朝廷之士，日被告捕，不可勝數，天下之人為之仄足。如狄仁傑、魏元忠等皆幾不免。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比奸險告訐，習以為常，推劾之吏，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囊頭，摺脅籤爪，懸髮燻耳，臥鄰穢溺，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閉絕食飲，晝夜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殘賊威暴，取決目前，被誣者苟求得死，何所不至。為國者以仁為宗，以刑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天下幸甚。武后不納。

崔仁師請不從反逆緣坐刑名疏曰：自昔羲農以降，暨及唐虞，咸設言而人不犯，或畫像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戰國肇興，至理猶為稱首，及其叔代，亂獄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觀文原於了，漸流於安于，韓李申商事持急刻，察夷相坐，始於以秋於用兵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實大矣為盡。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深誅，遂使新垣族滅，信越葅醢，見嗤良史，謂之過刑。晉氏至隋，雖有損益，猶稱寬獄。秦尚煩，皇上數至仁，念茲刑憲，緬先王之

令典，探往昔之嘉猷，革弊弼前討，大可久何降始寬錄之九區。茲得斷獄數斷，手足有措，刑措化洽，未有不去。恐以慕秦法為陸周市共平。刑臨之情，文惟行之令。進退參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臣議，請更審量。

守右衛胄曹參軍陳子昂上奏曰：臣聞昔者聖人理天下者，莫在太平。太平之美者，在於刑措。臣伏見陛下務太平之理，而未美太平之功。賤臣頑微，竊敦下列，臣爾蒙天恩召見，恩制賜臣曰：既遇非常之主，何不進非常之策。臣草木微品，天恩降休，伏刻肌骨，不敢忘捨。今陛下創三聖之業，務三皇之理，大旅已集，神化光明，雖伏羲、神農昔有天下，賊未足比。臣敢不竭，思以効愚忠。臣聞自古聖王謂之大聖者，皆云尚德崇禮，貴仁賤刑，刑措不用，謂之聖德。不稱嚴刑猛制，用獄為理者也。故周有天下八百餘歲，而唯頌成康。漢有天下四百餘

業而獨稱文景，皆由數致刑措者也。何者？刑者政之末節，非太平之資。臣竊考之於天，天貴生成；驗之於人，人愛生育；書稱於聖，聖務勝殘，皆不云以刑為德者。然則聖王養天下者，固當上務順天，下務順人。不天不人，不可謂理。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又曰：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然則為人父母，固當貴於德養，不可務於刑殺。臣伏惟陛下聖德至大，實應天命，有三皇之功；順人正位，有三皇之業；拜圖地洛，有三皇之稱，尊名顯號，有三皇之冊；明堂神器，萬象實成，風雨順時，百穀昌熟，可謂又為萬代之規也。今天下百姓抱持弄子，鼓腹以望太平之政，天陛下為天地父母，固將務為以順蠢之蒼于大和，以協皇極。今陛下之政，罪重善美，然太平之理落於獄官，何以言之？太平之朝，務上下無化，不亘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暗昧，切謂皆

資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詔囚李珍等無罪，明魏貞等吉功，又召見高正臣，又重推元萬頃、白唐慶憑，皆荷聖明，臣乃知古有無罪之人，挂於誅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私恨之。精陛下獨決天斷，寬憲屬刑，死甘棄楚金、郭王一、王彭祖、王令基等，以凶惡之罪，將蒙全活，諸獄吏兩萬死無告天惠，特欽宥用，同慶何以知之？臣伏見去年八月已來，天若霖雨，曾陛下發李珍等罪天，則翕晴。又九月十八日明堂事會，慶雲抱日，五彩紛紛，龍章竟天，萬品咸觀，宇宙同慶。又其月廿一日，惡勒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司刑官屬皆所共見。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慶雲者佳氣也。臣伏考之陰慘之六經，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保害之應，必不虛來。陛下法天垂仁，天助陛下仁德，既更可法，則緣而陰雨，時下赦罪，則舒而陽和，君臣歡娛，則喜而光慶重天意

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夫刑者始也，不可以承嘉氣。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況陛下明堂之理，本以崇德，配天之業，不以務刑。今垂拱時宣，猶議殺布政，獨宣而未措刑，賤臣頑愚，尚疑未可，況巍巍大聖，光宅天下哉。今者繫獄囚徒多極法者，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見名之，自詰其罪，罪真實者顯示明刑，罪有濫者嚴誅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以清太平之階，用登仁壽之域，豈非至德克明。教告鄧太后以天旱親決洛陽冤徒，良史書之，而以為德，況陛下大聖，德萬越於鄧后者矣。夫獄吏不可信，多弄國權，自古戒之，聖王所誡。陛下萬代之主，豈可載之名，故不可使竹帛書之，有虧於此也。伏願熟察，以美太平之風。賤臣不勝愚懇忠憤之至，謹[illegible]愚昧死上聞。

子昂為守麟臺正字，又上諫刑書曰：臣本蜀之匹夫，官不望達，陛下

過意擢臣草莽之下，昇乘麟臺之閣，光寵自天，榮若日月，微臣固陋，將何克負？然臣聞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懷佞不諫，罪臣大焉。況在明聖之朝，不諱之日，方復鉗口下列，苟偷榮祿，非臣之願也。不勝愚誠，冒昧狂瞽之議，伏惟陛下少加察焉。臣聞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霸者威之，任權智也；強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後威之；威之不足，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矣。況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為威斷，可謂策之失者也。伏覩陛下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靜宇宙，保乂寧人，豈能令出於誠，播天下蒼生喁喁，莫不想望聖風，冀見神化，道德為政，將待於陛下矣。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伏，豈非天意彰顯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亂唱禍，遂令

誅屠將息燕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創
勸于天下遂窮親屬及其交遊有跡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
劾枝葉蔓挐大或流血小御魑魅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訟糺告疑似
冀圖爵賞叫于闕下者日有數矣于時朝廷惶惶莫有自固海內傾
聽以相驚恐賴陛下仁慈憫斯危懼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
勿論時人獲泰謂生再造愚臣竊亦欣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下之機
也不謂議者異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下不深思天意
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為理威刑為務使前者之詔不信於人愚臣昧
焉竊恐非三皇五帝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
久矣曩屬北胡侵塞西戎寇邊兵革相屬向歷十載關河自北轉輸
幽燕秦蜀之西馳騖滄海當時天下疲極矣重以大兵之後屢遭凶
年流離飢餓死喪略半幸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寧兆人邊境獲安
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養矣故揚州構禍
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豈非天下蒸庶厭亂哉臣以此卜
之知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乃任威刑以失
其望欲以察察為政肅理寰區愚臣暗昧竊有大惑且臣聞刑者政之
末節也先王以禁暴整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萬物思泰陛
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平人臣愚以為非適變隨時之義也頃年已
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
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傍訴他事亦為推劾遂使姦惡之
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
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自古
變亂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物理之然也臣不敢以遠古言之請借隋
而說臣聞長老言隋之末代天下猶平煬帝不襲窮毒黷武厭居宮

極白想元戎以百萬之師出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遂使楊玄感挾
不臣之勢有大盜之心欲因人謀以竊皇業乃緩兵中原將據洛陽
哮闞之勢頓于函谷然亂未踰月而首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勢未有
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寤暗忽人謀猶以為元惡既誅天
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
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
靡然始思為亂矣於是蕭銑朱粲起於荊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
四海雲擾遂並起而隋族亡矣豈不哀哉長老至今談之委曲如是
臣竊以此上觀三代夏殷周興亡下及秦漢魏晉理亂莫不皆以毒
刑致敗壞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寡識大方斷獄
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
利在殺人罕能平恕故獄吏相誡以殺為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己
故上希人主之旨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良善
則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察之豈能無濫也冤
人吁嗟感傷和氣和氣悖亂群生癘疫水旱隨之則有凶年人既失
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頃來亢陽愆候雲而不雨農夫釋耒瞻
望嗷嗷豈不猶陛下之有聖慈而不降澤於天下人也儻旱遇春
廢於時種今年稼穡必有損矣陛下何不敬承天意以澤恤人臣聞
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陛
下奈何以堂堂之聖猶務強霸之威哉愚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且愚
人安則樂生危則思變故事有招禍而法有起姦儻大獄未休支黨
日廣天下疑惑相恐無辜人情之變不可不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
起江充行詐威震京師致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
萬數當此之時劉氏宗廟幾覆矣賴武帝得壺關三老上書廓然

感悟冀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耳臣每讀漢書至此未嘗不為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今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蟻之命輕觸宸嚴臣非不惡死而貪生也誠恐負陛下恩遇臣不敢以微命無塞聰明亦非敢望陛下頓息刑罰望在恤刑耳乞與三事大夫圖其可否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無以臣微而忽其奏天下幸甚

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曰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至道未洽當文景之時幾致刑措蓋千載以為美談臣伏惟陛下虔也欽明窮神知化自羲昊以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益兇慝亂視聽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明其本源發其前事令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尤承有冤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為陛下始末而言其實稱冤之端刑獄漸

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肉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鸇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響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遂為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獄牒已成辨占皆合縱有論理于公定刑則謂誇指毀推掩未塞責罷陛下仁慈忠念無徵發死灰覽辭狀泛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讎隙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公竊自求官賞亦將籍傳識為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皆有沒識通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時以莫能以自明者受誅冤哉灃極冤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偉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迴聖察將然詳究周興丘勣之類亦是侵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罹

枉陷被劾鞫之際亦皆自誣向非陛下至明無以睿察則難臨之戮已及其身焉能遇聖哉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參為良輔國之棟幹獨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冤其數甚衆皆枚一二專婦而感降冤而濫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下儘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前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重二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昔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斯人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

萬年主簿徐堅上言曰書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大逆詔

使者勘當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欲訴無由此最夭枉豈不痛哉此不足懲下之恣亂適是使人益怨伏請如律覆奏以重人死者無恨又古者罰不遠罰故卻為亂國而欲并諸制獄廣其悉而詔死于難則於他親不復致疑今選部貴責選人貌屬主無廢舊理十條且詔書與同堂親不付吏議總蘇就求待候臣請吾加番外一切不須以申曉焉。

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者後殿中侍御史王弘義推其事弘義索賄無行安仁不服弘義即枷上斬其首朝士人人自危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御史中丞李嗣真乃上疏曰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臨時專斷不復聞奏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

人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姚崇拜侍郎，后謂語左右曰：往周興、來俊臣等鞫治詔獄，朝臣相遞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崇對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獲其禍。如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以聖斷殄夷，朝廷乂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唯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爲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
玄宗時，夷州刺史楊濬以贓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尚書左丞相裴耀卿上言曰：刺史縣令異諸吏，爲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事太逼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拳頓，民且褻黷，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奏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夭其命，非所以重人命也。凡大辟決因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請令覆死決，於會盛夏生長時量停，則有乖宗之實。
陳州刺史李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孔璋上書曰：明主舉能而舍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隕身，不私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强，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忠謀沮解。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急，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欵，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與林父出述之功，臣得與自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鑕，不敢須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矣，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數含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況吾成係命天地，吏所殺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請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蓋惜國家成。陛下發肆之惠。疏奏，邕得減死。
代宗時，衆承懷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持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李峴時爲三司，獨上奏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胡亂常，無不汙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耶？陛下之親戚勳舊子孫，一旦皆誅，豈爲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況河北殘寇未平，官吏其人而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使爲賊致死。困獸猶鬬，況數萬人乎？於時器與呂諲皆深文，帝欲從之。而賜類國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之力也。
德宗時，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奏商量處置竇參狀曰：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竊朕同憂，宜即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兢

寮宦皆以社稷為言。又知根本已虛。敢不上聞。憂憤內結。弘疑莫通。進退。更賠念慮。但以曾經重任。所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深思之際。未可貶名。割要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又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為辭。衆人為之憐愍。用刑曖昧。積累不輕。事例未諳。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黷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僭儗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嚴顏。儼加刑辟。但闕凶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深遠。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群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鞫。則恐經定罪名。乞留睿聽。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等。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私情。蘇發營救。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將布天鑒。俯亮愚誠。

贄又上奏曰。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蹤迹。事不曖昧。只緣遠近異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恐事体不穩。即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縱不至死。亦至纖細。不比竇參。宜便商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刑案覆奏不可容在側近。宜使條疏其數達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與遠處。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務全事体。特貸嚴憲。俯發矜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且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咸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戒。竇榮與參雖是近屬。素甚相親。然於斂害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數情。嘗有直言。因此姑嫌。積嫌既年。頗見疏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凶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

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輕重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挾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群。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見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浮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參罪黜。近欲周星。遽是私黨近親。當時並以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竇參。兼謀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皆加譴斥。則恐疏類論奏。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恟恟。殊非令宜。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特為曠蕩。未審可否。

贄又上奏曰。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贓。取受錢物。並至徵贓。竇參負贓至多。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奴婢之類。宜不合收納入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令撿使人封錄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該入官產者有兩科。一謂叛逆。二謂贓賄。皆須究鞫狀書。得實情。憲司推按。法寺詳覆。省府覆奏。推按參詳。如是盡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於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有之。望三宥人倒對。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贓賄則正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鞫。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貲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舜寵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矜貸。不肯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徽陛下問實時宜明照。萬慮誠。所祈天鑒。謹奏。

憲宗問政之寬猛孰先。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德輿對曰。漢承秦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承為繼教。故天寶以來。盜竊殘戚而未滅。蓋本朝之德藏人心之

深也。帝曰。誠如公言。
昭宗時。韓全誨誅宮人。多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崔胤曰。人臣
無將。將必誅。宮婢負恩。不可赦。然不三十年不能盡。人盡誅則傷仁。
願去尤者。自內安外以靜羣心。帝善之。
後晉出帝開運中。諸鎮恣用酷刑。左拾遺竇儼上疏曰。案名例律。死
刑二。絞斬之謂也。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
端。淫刑之興。近聞數等。蓋緣外地不守通規。或以長釘貫人手足。或
以短刀臠人肌膚。遷延信宿。不令就死。冤聲上達。和氣有傷。望加禁
止。帝從之。

愼刑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詔羣臣言事。知睦州桐廬縣刁衎上疏曰。刑書
謂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巡檢使臣捕得盜
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鞫。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投姦凶于四裔。今
遠方囚人盡歸京闕。以配務役。最非其宜。且神皋勝地。天子所居。豈
使流俗於此聚役。望令外處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須諸務
充役。又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用刑行法
之處。望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並赴御史
臺廷尉之獄。敕杖不以大小。皆引赴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令
法官具禮監科。以重聖皇明刑愼法之意。或有犯劫盜亡命罪重者
刖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小民昧於刑憲。逼於衣食。偶然爲惡。義不
及他。被其慘毒。實傷風化。亦望減除其法。如此則人情不駭。各固其
生。和氣無傷。必臻上瑞。
眞宗咸平四年春。判三司揚覃上言曰。古之用刑。皆遵三統之月
漢舊章斷獄報重盡三冬之月。又唐太宗凡斷重刑日。勑減膳徹樂
今春物方盛。時雨尚愆。軍敕之下。獄係甚繁。望詔有司。死罪未得論
決。俟雨降乃復常典。仍望自今凡決重刑日。依唐故事。以彰聖仁之德
五年。通判蘄州錢易乞除非法之刑疏曰。臣竊聞聖人之爲政也。太
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以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
已而用之。科禮從輕。況非律敕。聖人實有惻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
關于緩刑。而非欲害於民也。凡考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疑焉
後俟其時而行之。亦當慮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省刑
實又深可知矣。堯之時舜四罪。止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戮驩兜斬

共工于其處然此四罪者皆被殺戮絕之典也蓋先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重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忌乃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刑不本於法則刑殘刑殘則法與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意恣之心以御天下獨理不及則戮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皇於法矣故處秦而始皇復酷於民秦二代之法恣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例窮秦民者皆冤之殘害父母之體命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誅漢相既入關蕭何以文為言居寧相改約秦之法為三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蓋秦律是非明在商鞅矣古之肉刑者剝膝臏則之類終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令受其刑後代尚以為虐而絕之死刑者有一焉大斬小小從者以首領俱全處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為常法有司承義罔敢增變竊見近代以來非法之刑不知建于何時本於何法律文不載並以為之前累代法吏不敢言至于今日乃成私之切殺人白日會於背重進虎與逆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依從法司所斷皆支解臠割斷截首足坐釘立釘鉤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見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肢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冒之闕閭以示徒眾四方之外其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剥所不忍言于五年前杭州妖僧造孽數歲前蜀部兩回作亂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永為訛法令蓋以已死之刑復加臠截斷割此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家故重矣刑止于絞則絞斬行焉而使先受苦痛臠截斷割然後就刑既不作斜犢於刑所貴議於後八今無犯者臣淳化中寄居壽春時見巡檢使生割一賊而於集衆之時備盡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誠乎若使嚴刑可誠則秦之下無一盜者為盜賊矣漢文措刑亦亂國矣三代以來當非所

夫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恥矣臣愚見以謂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於上則奉上而催苟以嚴刑欲誠則懼來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孺借偽憲蕩祥瑞疊現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愚近代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益為常行矣臣又竊見唐文皇以人之五臟繫于背有罪者仍不行鞭背慮傷其命故于一槪善理天下能守社稷皆曰文皇叙死罪四百命歸罪農與後號法宗朝以法一人不到有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僭稱帝號理齋人時嘆于身刑焉剖剝鮮靡嘗不至廣民怨之至於刀刃今之史稱此以尚刑太祖神德皇帝平之而絕其法廣民于今歌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無怨怨氣非法之刑不除亦恐政關冤割心刑居稱夫愛行之矣為萬古所笑今以此為刑臣恥之陛下亦必恥之非臣盡心報政執皆言於陛下非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是直之罪亦幸矣

真宗時殿中侍御史趙湘上奏曰聖王行法必順天道禮制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此古之善政當舉行之且十二月為歲之終萬方慶頌之時而大辟決斷如故況十一月一陽始出其氣尚微議獄緩死所以助陽抑陰也望以十一月十二月內天下大辟未結正者並令詳覆已結正者未令決斷所在年加矜恤掃除獄房供給飲食薪炭之屬防護無致他故情可憫者奏聽敕裁合依法者直冬月乃斷在京大辟人既當春孟之月亦行慶施惠之時伏望萬機之暇臨軒躬覽情可憫者特從末減亦所以布聖澤於無窮昭愚民之抵罪未斷兩月亦非淹延若用刑順於陰陽則四時之氣和氣和則百穀豐實

奏議卷之二百十六

永寧不作矣。
仁宗天聖四年，刑部侍郎燕肅上奏曰：臣切考唐大理卿胡演進月
囚帳，太宗曰：其間有可矜者，豈宜一以律斷。因詔凡大辟罪令尚書
九卿讞之。又詔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自是全活甚衆。
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斷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
加於唐，而天聖二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
大辟雖待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至上請，而法寺多所
舉駁，官吏率得不應奏之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
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臣則
以爲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又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延
以害漢唐之治也。
仁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包拯請令提刑親按罪人疏曰：臣伏見因案

設提刑之司，蓋慮郡縣長吏或不得人，刑罰冤濫，俾之糾察，而大獄
出入，未嘗擇問細故，增減節奏，舉劾吏小隱，必察而大罪不詰，何以
副聖人象恤之意哉。今敢畧舉一二以明之。臣昨任端州日，獄中重
囚七人，其案已就，適會提刑司巡歷將至，聞其未斷，即嘵廷引譴。又
騎逐春州禁勘罪人，追捕甚衆，繫繫二百餘日，凡該大辟罪者四五
人，徒罪不少，亦不聞提刑司推究淹延之狀，自轉運司取公案委官
定奪，果有失入死罪等，雖官吏再行重典，而死者不可復生，寃濫天
下刑獄似此究枉者至多。雖前後累降詔勅丁寧，罕有遵守。臣欲乞
今後諸州凡勘大辟罪，未以軍賊百姓五人已上，并以違日限者，並
委提刑司盡時親往審問決斷，所異刑獄無或冤濫。
知陝州吳育乞今後毋輕置詔獄疏曰：臣聞先王難於…難於，不欲聞
見人之過，夫有犯典憲而爲之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

寬典，如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殛死，亦無憾。祖宗以來
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
御史臺移勘都亭驛，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爲何等大
獄。及文案具，乃止坐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悼所斷罪名，法不
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
行，職居館閣，任事省府，使有大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爲不無者。一
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下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恥，示優厚
也。自古刑獄濫觴之時，誅家滅族，寬於太半，大者害定方振，人莫敢
言。有司以深就深，各圖自免，或因而爲利，以希進取，使冤恩不得下
達，人情不得上通，感傷和氣，變百出，陛下爲四海愛戴之主，忽使
道路之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寬，此臣所以深爲陛下痛惜
之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豈無救解之，嬉止。祈聖神此

後詳審，庶幾毋輕置詔獄，其冤之易白，非情涉巨蠹，宜從有司論讞，
不以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召和氣，天下之幸
也。
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稱有百姓殺人，
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鞫，皆無事實。欲乞今後凡所勘人，
其皇城司所奏事不有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初，人心未安，恐有
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一周流民間，察行
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以此屬官知畏
懼，莫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任異望，世變風移
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被
伺撅，甚過夫婦，作成偏公受貨賂，所爲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
則舉而發言，皆見攻擊。臣等常痛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爲公卿百官

而猶不可信。矧任此斷獄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榜箠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辯明。若吏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明廷指揮皇城司。今後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其別有仇嫉或察訪由來。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為定制。庶可以塞姦罔之原。絕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張方平上論曰。臣伏以先帝勤恤有形。明慎庶獄。竝內置審刑之院。以覆天下之讞。必布提點刑獄之司。受民詞牒。便侵枉無辜之人。有所許告。得察舉州縣二千石已下群吏。一道百城。綿絡千里。其任甚重。夫吏民之訟。州縣不得其情。而能復于外臺者。固少矣。外臺不為受。則小矣。鄉鄰之民。有能走千里而者乎。是故天下之冤人常

有滯訟。令之有是司。是為民更開取直之一門矣。豈非國家欲恤下小大之獄者歟。然今各所部。遠者至數十郡。而按行封域。不曾分定。故終歲巡歷。未遍一番。窮之之民。投訟既不能遠赴。歲常之獄遂滯。或不能盡聞。臣愚以為逐路可立廨于道里之中。一人行一人處。行者察郡縣之治。處者受吏民之訟。受訟者有當追者。仍牒所屬。又臣比見州縣群吏。有以剛介忤長吏。及為眾所憎惡者。或以微犯下獄丞至非命。臣愚以為應州縣吏抵罪而當繫獄者。本屬州郡列其犯狀以聞提點刑獄司。本司擇遣勳為其應對辭者移州。遣。其官吏抵罪既非常有。擬者一人可以訊之。多或比繫者猶三人。以上即報白行者還。必躬為如此。則長吏雖有凶暴之人。而下吏不罹枉濫之酷。夫郡政之弊。條所長吏之仁暴。其有貪殘自用。蔽昏昧理。僻法以削。恣情無準。則是赤虐於境。人既敢還。雖有掾佐。地卑而勢弱。蓋亦

徒展螳螂之臂。雖有介識事同而力亞。就有輕犯。則推之口。故多容容自守。循循引避。不唱和者雖矣。能持執者鮮哉。又況以中人而居下位。罕不承風而迎意者也。近如衛州王宗正之。暴林宗言之屬專其可知矣。且宗言劾上。宗正貪郎。官叙因相亞。將守宰未為違縱。以地居控轄。權位至然。又況專卑不能任執相邀者乎。竟為冤矣。誠臣請宜吏抵罪當繫者。付提點之司。劾為。則庶乎盡情偽之實。免鍛錄之枉。誠用刑之一要也。

方平又上論曰。臣聞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刑者治之末路也。然古帝明王所以輔德教。非必刑人殺人。剸剔人。而後為刑也。故舜命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時乃功。懋哉。而皋陶歸美于帝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此言君能以德撫民。臣能扶順其美。乃大明服。故時雍熙。故至于無為而治也。三代之王者。世治主執不慎求理官之良。以次刑法之平哉。在周文王則曰。罔攸兼于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武則蘇公式罰。穆則有侯訓刑。而漢則擇之定國以寬平君於文宣之朝。東都則郭躬陳寵以矜恕稱於明章之際。凡人主存意于欽恤。則有司盡心於斷讞。夫刑者有濫有破。家覆族。人命之所繫。可不重歟。夫刑者有生有殺。有亂邦危國。至禍之所在。可不慎歟。未有不由冤抑怨和以傷眾。未有不由條虐酷毒以失民。至官選才嚴要處當。而造備具。五辭簡孚。小大之情。録審無盡。一成之法。三尺具存。而舞文巧詆之人。曲致希合之吏。猶或高下其手。輕重在心。鍛掾吸周用深制文。凡多張羅穽。旁開詔獄。理官不得而議。理臣不

開其端萌。成近習之亂。法有二三之門哉。是人主假天下以私。而大
柄所以失於下。亂所由生也。漢唐之覆車。軌迹猶在。漢有亂政而有
黃門北寺之獄。唐有亂政而起神策北軍之獄。二獄之興。皆弊世也。
大凡強臣擅命。女君臨朝。率多作爲刑獄以威制天下。而官有二獄
流虐尤甚。濫其職官。騁其姦宄。奪攘矯虔。謀害善良。居脩吉士。罪枉
獄結。寬橫苛濫。惟詳惟內。惟貨惟來。涉自宮事之起。起更後又。邪閭
珍瘁。剝野分離。民冤殺爲。而至顛亡。唐自晚節。[illegible]將於大獄亦成於
閹寺更復擁權。人浸求財貨。書云。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illegible]
夫德者[illegible]也。[illegible]後南北東刑。民庶怨苦。後是遂禁不以入[illegible]亂[illegible]
刑獄者。人主之大柄。天下公器。非所以假人者也。法一傾而上下危矣。
我國家肇仁重熙。門無臬罰。震曜紘覈。真嚴天威。申慶正宮。害用中
典。惟良折獄。何擇非人。須測淺深之量。必附寬平之比。忠愛恩意在

人骨髓。可謂祥刑寬法。擧文無僭矣。於頃歲王府鞫獄。或以中人臨
訊。有司承旨。頗復鍛煉。當時識者。懼履霜之漸已。有寒心者矣。而陛
下神斷英發。天德剛健。威福不假。雷霆自然遠壓。躬攬萬機。當爲廓
洗。斥遠招權之蹤跡。去塗潑之積。明明洪常。白日開照。可謂立法[illegible]
制之大智聰明叡武之英主哉。臣愿伏願陛下。詔示明制。著戒祥刑。
俾刑罰之權。非有司不得專。無容自外干預。庶幾乎五極成中。有慶
永貽百世。監于我祥刑。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夫受天之休。爲民之福。德之甚盛。其推慎刑者
書刑院詳議官[illegible]許上奏曰。臣聞書云。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
不肖。謬達[illegible]爲執法吏。職於刑罰之事。亦動遇[illegible]。惟陛下垂
濟鼓。臣以畢其說。竊惟前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肌膚。使終身不[illegible]
以[illegible]者。雖刑罰之濫乃如此。漢文帝感緹縈之意。除刑

者不可復屬。雖欲改行爲善。其道無由。故於肉刑易之以髡笞。曰箠
左指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名。內實
殺之衆。景帝益寬之。僅有存者。祖宗覽既往之弊。鑒除煩苛。顧我細民
愛同赤子。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之耳目。蓋[illegible]騰古聖賢思所未至
一旦決而行之。海隅元元。如被父母之教。恩澤之厚。淪於骨髓矣。陛
下至明如日。應變如天。奮拱法宮。深惻民隱。何嘗不仰動旁求。親覽
庶獄。而疑讞屢辭。罔不蒙生。歷代用刑。未嘗如本朝之精。宜乎天錫
之佳端。錫以純嘏。陛下方當隆盛之際。未享繼嗣之慶者。豈竊疑焉。
臣聞天地之性人爲貴。王者之治。敘當上調陰陽。下順萬物。一蟲魚
之細。一草木之微。不當其宜。則執政者有罪焉耳。況乎肖方圓之貌。
靈精粹之靈乎。天其意者宮官太衆。而陛下未悟也。何者。古者肉刑
之一曰宮。聖人除之。所以重絕人之世。今陛下不以爲意。宦官之家

競求他子。刳絕人理。希望爵賞。爲門戶之計。豈幼何罪。陷於刀鋸。因
而夭死者。未易具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
者。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又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
人耳。唐太宗定制。無過百員。臣不敢遠引漢唐取必於當世。請以祖
宗近事較之。陛下試觀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以衆寡之
數。待臣言而陛下可見。臣愚以爲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盛而
繼嗣未育。伏望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流衍德音。詰嚴廊大臣詳爲
修革。進獻爲宦者。一切權罷。雖進獻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
勢在掌典他務之過也。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
令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宦傅重任。分攝職任。則有外廷三班
之臣在外。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三班使臣。諸明都下。率三二歲未
得補吏。至於出妻鬻子。嗟怨道途。和氣與傷。[illegible]爲。都[illegible]郎亦內臣侵

年負闕所致。今既罷去進獄祀頌他務，始可許養子得以為後，但勿去其勢耳。於內臣之計則不至傷息，於陛下之私則不為害物，君然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宗福釋安社稷之策無先於此。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陛下留意中外，不勝幸甚。

侍御史趙抃乞釋傅卞罪狀曰：臣伏見國子博士傅卞近因所妻馬氏連衛胥某衛保憲臺勘鞫法寺議讞，竊緣卞經明行脩，士譽推服，今其所犯衆知詿誤。書曰：眚災肆赦。易曰：赦過宥罪。此皆聖賢用忠恕之道，以謂凡人雖非自作，以過誤而獲累者，則赦之而勿疑。伏惟陛下至仁至聖，堯舜其心，凡百用刑，必原情實。臣愚欲乞聖旨特釋明卞之誤，釋卞之罪，申恩屈法，則涵容光大之德日益隆盛也。

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范鎮上奏曰：臣等奏陳開封府勘到秦遇公事，不經本司引問，便行處斷，雖舉援近例，即元無正條。乞今後一切編勑施行。今月十九日准審院劄子節奏，右開封府緣有上件體例，所乞今後一依編勑施行，已奉聖旨不行。臣等未曉此理，按會開封府前後承受特旨勘鞫公事，本非因事意有所喜怒，皆是府縣先親不能禁姦，發姦之後，尚未得覺，致煩聖聰旁加采聽，正是其欲必為免之際，然則結案一從行遣，開略辯白，恐宜無所害。何也？然自欽讞所欲了當，或內涉不專，雖所申吐，恐此但可以成獄，更倫次之數，而未足副朝廷恤刑之意也。先帝聖德仁明，欽恤庶獄，以京師浩穰，刑獄繁劇，建設糾察一司，令躬審錄，偽欽使凡受罪者自以不冤。從還直以來，每有大情，皆加精審，以則先帝不敢專於庶獄，庶證惟有司之任，重鑿卑就，與文王等矣。若以事聖旨并中書密院所勘公事即不縣糾察，乃持先帝之意。然有司之守，大凡設法者以闕成豪，以□□□猶以杜漸。今既曲許聖旨中書密院所勘公事不復審察。夫所以尊朝廷重刑罰之理，而適足啓府縣弛慢不勤其職，獄吏侵侮無所忌憚，罪人銜冤不得告訴之弊，此臣所不諭也。又竊見朝廷舊法，中外通制，官府帝守，皆不許用例破條。今或於四方承平之日，京師取則之地，刑獄按審之司，人命至重之際，特許廢條用例，事理乖戾，又臣所不諭也。臣等蒙朝廷選委，不敢不盡心議，冀萬分有一可補聖政，非欲採摘錯失以為己能。但先帝所謹者，亦望陛下謹之。刑不可濫，赦不可數，條不可廢，例不可廣。乞今後府司、左右軍巡、大辟公事內，雖係奉聖旨及中書密院勘送者，案成之後，一依編勑特行，實得允當。

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鞫治無狀。有司須請辨明時，侍卒若不遣。監察御史傅堯俞上奏曰：近嘗上言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付開封府與證張文政公事，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思之，深為不便。竊有報人殺人，今不從對辨獄詞，未盡其實，抑可慮。固非陛下仁惻慎刑之意也。臣伏料陛下於惜此數人，但欲知外事，恐阻塞之。今後不敢報耳。以臣所見，實為未得。若付之有司，辨其是否而賞罰之，則實得聞於陛下。雖虛言者多耳，儻但縱之使言，一切不問，則以誣結之者有罪不坐，以事作之者無過，被執雖則告盜，虧於陛下，何益？適足以煩刑禁而搖善良之心。況今吳清等事與前後不同，本屬城南北分，乃報城東人。其事實皆吳清等而羅城東捕報之人。事虛則吳清等宜得免責，苟開辨是非，為無拘攝，臣恐此曹過蒙優假，因勢作威，誣陷平民，漸不可長，必有請君避此曹，則陛下無由知外事者以此謨陛下。幸深思臣言，則事理可見。伏望早賜指揮，發遣免致滯延刑禁，日長小人之權。臣不任懇激之至。

□□□上奏曰：臣伏以先帝哀矜庶獄，開釋無辜，以京師浩穰，獄訟煩

多。創設糾察一司，雖理微枉，猶審疑誤，不欲使吏得弄法，民陷非罪。設令侵冤有所告訴也。伏見諸大辟公事，或具獄既上，情涉可疑，或審問之際，囚自翻變者，並皆移司推勘。左軍則移右軍，右軍則移左軍，府司亦然。然此三處，形勢既均，利害咨同，更相顧望，自為地道，寧伸吏曲，莫念民枉。以此治獄，恐非朝廷欽恤之意。臣謂諸大辟公事，其情理可疑，及因自變者，並委糾察司奏請，別差官置勘。其司獄等，仍須與元勘處不相干礙，方許抽差。如此，則獄無銜冤之嫌，吏無舞法之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判刑部李綖上言曰：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二千餘。夫風俗之薄，無甚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奸，而教化未能導其為善歟。願詔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神宗熙寧元年，知審刑院蘇頌奏乞春夏不斷大辟，疏曰：臣伏思國家以仁恩被冒天下，祖宗謹用刑辟。陛下丕承烈，寔存大備，輕重得宜。上自朝廷，下及州縣，遵守條詔，無有違者，雖杖笞之責，不合法令，未嘗輒行。其已斷之獄，猶宜加審，官司擬出者坐罰，深故者或至廢黜而不用。臣嘗謂自堯舜以來，經史所著用刑辟，讜未有及我朝之仁恕乎允者也。惟論決重辟，猶不以時，而議者未嘗及之，誠恐亦為聖世當行之一事。臣愚竊不識大體，故敢以前古之說言之。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三代之時，春夏未嘗行誅戮也。史載秦世四時行刑，王莽盛夏殺人，是行戮非其時也。漢制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蓋不於陽盛之時動殺戮，所以協天時、助人情也。東漢以後，或行或否。近世遂廢而不舉。其說甚明，因弊之淹久耳。況以獄官案鞫，苟有違慮，不以輕重，悉追呼參驗，動涉歲時，未嘗以淹久故釋而

不問也。臣愚欲望聖慈參酌古義，采用周漢，詔天下獄囚，自非惡逆以上，決不待時。外其餘衆罪，並俟秋冬論決，免當盛陽之日，尚有殺人痛之聲，亦足以成聖朝仁恩之美也。且無知之民，雖犯刑網，猶為可矜，脅之為厲，法萬一待決，踰時或遇明降，得便末減，是陛下不廢法而全人命者多矣。恩威並行，民知畏愛，上當天心，感召和氣，誠太平之高致也。

年編敕使呂公綽上奏曰：臣伏見韓絳嘗奏乞用肉刑，今日陛下以為然，辭又言假如析一支去一指，有何不可。況堯舜尚用之。是狃偏古之論，不適時變。自漢文廢一人婦人之言，罷肉刑，而天下歸仁，迄今千餘年。一旦暴行之，駭四海觀聽。況古雖有肉刑之法，在堯舜之世，亦未嘗行之。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堯舜之世，用流以寬五刑也。若四凶者，止於流，則五刑無所施焉。臣願陛下上法堯舜，下

体漢文，無惑浮議。好古之論，陛下病今之犯刑者衆，臣願審擇守臣，宣布惠愛，使民各得其所，則民不犯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見其刑辟。臣恐民心一駭而動，後雖欲全撫之，未易安也。

三年，知陳州張方平上奏曰：臣伏以國朝自祖宗以至陛下，積德累仁，重用刑辟，急深故之罪，寬疑出之罰，愛育下民，君保赤子，致其忠愛，可謂至矣。近年監司之官，所在多起刑獄，至于州郡常程公事，旁行推問，未見情實，或已經檢斷，事理明白，於法平允，偶其所見愛惡異同，即別差官置司推鞫。事本微小，張皇為大，因緣攀援，株連枝蔓，至有往還數千里勾追證佐，盛暑隆冬，淹留牢禁，其中有罪犯絕輕，亦有無罪之人，一身久繫，家為破散，瘴病飢寒，疾痛無告，及其結正，亦有不移前案者。推勘官承望其意，巧文鍛鍊，雖是平人，亦須有遣，妄為坐以一州一路為率，至于天下，所在抱枉，感傷和氣，災害日

且獄者人命所係。罪者所當深重者也。豈容官吏挾勢作威。事既白外。事行朝廷亦無由知得。臣到陳州方此親見。自三月末赴本任至四月中。所司呈公事一件稱有兵士指論肩請粮米事。係是去年十二月狀。自後行遣會問回報始足。遂於四月十二日送司理院方行承勘。文案未具當月十六日有轉運判官張次山到州點檢取索一宗狀詞。將帶前去。尋別差官置院推勘。四月末所差官到院。至六月初方始結絕。歷一百二十餘日。前後所經禁繫近六十人。往還一千餘里。句追照證。炎暑之月。係累道路。自夏涉秋。其間病患相繼亦有軍員枉遭刑禁。及至斷遣並止杖罪。推院繳送到所取款狀二千一百三十一張。淨案六百七十張。諸雜行遣照證文字三十五卷。當時若自本州勘結不過十餘日可了。其滋章爲弊如此。今又有百姓樊宗望公事。已經本州奏斷。近轉運副使李南公到州點檢取索上件公案將帶前去。又已差官令置院推勘。臣詳樊宗望公事本州勘結雖已詳允。止以狀聞奏。法寺定斷。尋已准朝旨斷放。乃竊慮差官前來置院依前追擾。淹延貧細之民。飢寒失所。欲乞特下法寺取索上件公案看詳。若有情節不圓。刑名差錯。即乞別差官依公取勘施行。緣此置獄之弊。事干天下。伏乞朝廷特降約束。諸路非奉朝旨所置推院。令推勘官於結案日。具錄監司所送公事因由。據到院出院月日但係勾追禁繫人數。於在禁日有無病患死亡。所追干繫人令州縣程途近遠。及斷放刑名。開坐申中書。送御史臺。委法寺看詳事狀。其有不當置院推鞫。或淹延枝蔓。枉禁無罪之人。諸有非理。伏乞議立懲制頒下。所冀上合聖朝重用刑辟之意。庶召和氣以正治體

十年。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上奏曰。臣聞人主之所寄側聲動息官萬民如馭一馬。進退遠近無不在我。非謂威福之故也。而有儀禮爲

上下之道維繫而已。上施之以禮。則下報之以禮。上施之以德。則下報之以德。其澤蓋非一世而已。其遺波餘潤流溢浸衍及數十世而未已也。朝廷數以疑似殺起詔獄。卿士大夫懍然懼苟免之心是故貪緣飾虛辭以爲容悅。故外有事君之禮。而內無事君之心。造僞飾詐。趨利士恥。其流及下。浸不可止。且古者於大臣其罪也甚章較著明白。爲欲遷就而爲之辭。況事或出於嫌惡。而多在於疑似。此不可不重也。故詩曰。伐木掎矣。析薪扡矣。未非不可伐。然必掎之。恐傷其幹也。薪之欲析。必因扡之。不欲逆其根固也。彼其物如此。而況於人乎。彼於民如此。而況於卿士大夫乎。且夫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而勢非特萬鈞也。大臣之生死貴賤在人主而已。是至微賤。今以雷霆之威。萬鈞之勢。壓於至微賤之身。而阻之以虎狼之吏。羅之以秋毫之法。又邏之以棰楚桎梏之具。待之如此。何所求而不得者夫漢唐之臣。入嬰縲紲。逮繫囹圄。朝坐廟堂。暮戮都市。以今觀之。至有禮也。自祖宗以來崇養卿士大夫甚厚。天下化之。皆尚名善尊貴貴之心。今近臣輕於陷法。於是漫益陵夷矣。臣聞之君子言必應其所執。行必稽其所敝。方陛下操與奪抑揚之柄。以御羣下。豈不爲已甚。然末流之弊。恐有甚於漢唐者矣。舜誅四罪而天下咸服。刑罰雖盛世有不能無也。至於以愛惡而議獄。以疑似而論罪。實非天下之所以望於陛下者

汝礪又上奏曰。臣訪聞秦鳳路運判孫迥言與河路結羅等書寫疑怨守臣耿君戎嘗賄爲之首。獄以迥使本路。使究其事詞。自經略安撫轉運提舉知州通判使臣等已替未替拘留禁勘及下獄者四五十人。其他連累左證者數倍矣。夫朝廷尊使直獄。又以本路職司主之。決獄求而不得然一方騷然矣。臣聞之國中之事聽之於長年中

之事聽之於將。為國計，惟須擇其人而已。今置帥不善，故事至此。然方軍興，士民冒矢鏑，沐霜露，出萬死一生之地，其所往還，非貪墨吏則屠沽小人，非有廉節禮義之士措足於其間也。利不厚，不足以使之，法不寬，不足以容之，故為之帥者必縱弛繩墨，果愛惜金帛，然後使人死力。其官府事素如此，而以一旦密網羅之，萬一不勝，失關朝廷初許結羅節與官員秀才約之，又未書為定憑，則本路以此官員秀才，又戕與之，雖為有罪，然未為亂法，朝廷遂以此起獄，故人不能無疑恨焉。今六州之勢亦未定也，勞者未息，離散者未集，死傷同其左，常窺其隙，蕃落雖有內向，獨苦兵而罷，而勞田者亦未能靖方。當併謀合力，以為經久計。今以事操之，臣恐邊臣惴惴，財無所為之志，而下人駭駭有不自安之心。萬一既膺承上下之疑，而以兵動，恐所失不償於此矣。陛下所以得與何其費？何其所用人幾何？竭天下之力而得之，為數萬已費之財，易之置天下之慮而得之，為也。夫不審之言，輕從之，何緣予之重，而終略之，其也。事固無於不知者偏生於人之所忽。臣昔為陛下重之，聞結羅等鈔精見大臣，敕有言司許其寬貸，約如聞入已者，固在不赦，其他些小違法事，伏望朝廷寬貸，以安窮邊吏民之心。

汝礪又上奏曰：臣檢會近開封府奏軍人殺，全為殺死阿蘇，令勘死者。臣伏念祖宗恩德博厚，法令簡寬，其風德入人也深，故有司詳閱案牘，上下皆以矜慎為事。每有一事可疑，謹論及覆，至于再，至于三，至于四，其言未嘗不從。蓋至於大辟，必審且可者，何乃敢行其明慎用刑，前代蓋未有也。今朝廷一日萬機，不及細務，其偶察情實，必不能如有司之深，盡其閱視案牘，必不能如有司之詳，其撿用條例，必不能如有司之執。今有司皆以為不可赦，朝廷必以為可赦，是朝廷

敢於殺人，不敢於生人也。朝廷好惡，有司以為表，其所行，有司以為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今朝廷議刑欲重，則有司皆將以深入為事，其弊可立待。夫朝廷所行，則有司便據以為例，皆者強益不與議者貸。今殺之，強者殺人前行而不與聞知者貸。今殺之，自此殺人不可勝數矣。於二聖好生之德，其為累不淺，豈可以不慎。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天仁普施，義並天地，雖一草一木，猶欲愛惜保全。況人民乎？伏望陛下苟有可生，亦何所吝。

元祐二年，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孟敏叔奏曰：臣聞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此漢之盛時，宣帝之善政也。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謂至矣。因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責者，苟以時言上，無覆察施行，故罪百人，不坐其獄官失時，藥不當病而死者，不可勝數。若本罪應死，猶不足深衮，其輕罪繫而死，皆與殺之何異？積其冤痛，足以感傷陰陽之和。是以平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手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甚多，竊懼手獄吏犯者旁緣為姦，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橫被其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具為令。令後諸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繫罪人，一歲內在獄病死及兩人者，推司獄子並徒杖六十科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每院歲死及三人，開封府府司軍巡院歲死及七人，即依上項死兩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經兩犯，即坐本官。仍往還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若三萬戶以上

即依五縣以上州軍條其有疊瘵不依條貫者自依本法仍仰開封
府及諸路提點刑獄每至歲終會聚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
檢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議更加黜責行之未及數年而中
外臣僚爭言其不便至熙寧四年十月一日中書劄子詳定編敕所
狀今衆官參詳獄囚不因病死及不給醫藥飲食以至非理擬虐或
謀害致死自有逐一條貫及至捕賊拷若責緣病死則非獄官之罪
死有不幸遭遇瘴疫死者或衆而使獄官濫被黜罰亦爲允當今請
只行舊條外其上件獄囚病死條貫更不行用奉聖旨依所申臣竊
惟治平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手詔乃陛下好生之德遠同漢宣方
當推之縣鎮而郡縣俗吏未能深曉聖意因其小不便輒爲巖獄有
司不能循其法遂其旨乃舉而廢之豈不過甚矣哉臣愚以謂獄囚
病死使獄官坐之誠爲未安何者獄囚死生非人所能必責吏以其

奏議卷之二百十六　十八

所不能必吏且懼罪多方以求免四小有疾則責保門留不復療治
苟無親屬與雖有而在遠者其有瘵致死者必甚在獄臣謂莫若同稍
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
之十失四爲下臣愚欲乞軍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選差衙前一
名醫人一名每縣各選差曹司一名醫人一名專掌醫療病囚不許
更充他役以一周年爲界量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僱錢以免役寬
剩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二分中先給其一候界滿比較除罪人拒捕
及鬬致死者不計數外每十人失一以上爲上等失二爲中等失三
爲下等失四以上爲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
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人界滿願再管
句者聽人給曆子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教有闕則比較累歲等第
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人用心若療治其家人緣此得活者必衆且

人命至重朝廷所甚惜而寬剩役錢與坊場錢所在山積其費甚微
而可以全活無辜之人至不可勝數感人心合天意無善於此者矣
獨有一弊若死者稍衆則所差衙前曹司醫人與獄子同情逃因詐
稱疾病以張人數臣以謂此法責罰不及獄官縣令則獄官縣令無
緣肯與此等同情欺罔欲乞每有病囚令獄官縣令具保明以申州
委監醫官及本轄干繫官吏覺察如詐稱病獄官縣令皆科六十分
故失爲公私罪伏望朝廷詳酌早賜施行
三年太尉聞喜侯同三司使判河南文彥博奏乞恤刑疏曰臣切見
比歲以來中外刑獄頗有枝蔓淹延尤甚盛寒縲繫囹圄其間豈無
冤濫感傷和氣朝廷每至盛夏必行疏決或水旱爲災必戒輕繫此
聖慈欽恤之至也少守臣獄官鮮能上副陛下之意有傷仁壽之化
夫刑者所以輔教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王任德不任刑以德爲

奏議卷之二百十六　十九

陽居大夏生成之時以刑爲陰居大冬不用之處所施之意居然可
知臣不敢以雜史遠事言之切以唐之憲宗號爲中興仁主任刑頗
得其理嘗謂宰相曰予嘗懷疑勸朕任刑欲朕失人心也且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人主而失人心邦本何由寧固臣以謂今之牧守
監司宜得明惠寬厚之人宣布朝廷寬大之澤施愷悌之政去刻薄
之風則太平之隆可垂拱而致
神宗時陳襄乞除放充越二州干繫人狀曰臣伏見中書劄子差承
田郎中沈衡管勾杭越等州賑濟充越二州置司推勘租稅擅自振貸
事風聞其間因緣作過及干連照證人數不少若依制勘條貫區斷
遂一一令追證對圍結絛擬明二州去勘所各經數舍往來追擾不無
煩勸竊以朝廷詔獄本爲守臣違越爲害於民以此方可勸罰若令
無辜干繫之人一例拘留對辯或因累被罪反爲平人之害甚非陛

下繩吏愛民之意欲乞特降指揮下逐處勘會見命取勘祖無擇外
振及見禁作過情理切害之人所犯重罪依例追呼照證結絕以申
懲誡外其餘罪輕不坐與應係干證之人如已勾追即畫時取狀疏
放其未勾追者並免追究及雖有小可罪犯本州作過因被連累之
人亦乞出自聖慈特與推恩矜放更不具案圓結施行所貴不至濫
蔓淹延別致搔擾

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直舍人院王安禮從容言於上曰
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碌碌
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
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貰之卿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
者緣以害卿也

金君卿上奏曰臣竊見天下州郡奏案繁多獄訟未甚吏患以至遠
荒之地方盛暑霧留獄待報者不以歲月淹徊寢罷柔苦度茲之作
未必不由此也伏惟陛下祇繩祖武守之以仁綱舉網疎思致刑措
而郡縣之吏將何以稱陛下欽恤之意臣竊詳新降編勅條貫內有
奏聽勅裁勘罪聞奏奏案奏取裁當行極斷決配之類不一總之十條
件除大辟外流徒杖罪者甚衆皆須奏取朝旨且凡有獄訟自縣至
郡鞫虞連案驗逮其獄成已有日矣以至奏而得報雖近地州軍亦須
半年已上況川廣遠處以至法寺案牘填委當無虛日其間甚有事
極細微可以原情斷事當之中典不須奏請者不惟朝廷大政幾務
要多並事叢脞有煩聖慮況復盛夏恤刑之際纔此留繫動經歲時
深可矜惻為州郡者雖有皋蘇之明而欲奉行寬大之詔以推廣陛
下好生之德使不留獄其可得乎臣今愚見欲望聖慈特降勅旨詳
選諫名臣與法寺審刑院將編勅內該論奏條件詳議除合奏取若

及疑獄或大辟情理可憫者依舊奏聽勅裁外其餘合酌輕重未須
論奏者並定刑名使郡縣遵行無使碎獄繫文書關旰食之慮抑又
令犯者之民知有定憲無遠方盛暑之際無復留繫慘刑請訟
以迎和氣之應臣言則陋不足以上裨仁化庶任俯伏待罪戰汗屏
營之至

哲宗元祐元年右正言朱光庭奏乞罷大理獄曰臣聞易曰聖人以
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蓋以陛下上契天心下符人望凡一舉動莫
非順理刑罰之清為民之服適當今日竊聞諸臺御史中丞劉摯君
諫議大夫孫覺等請罷大理獄探報不當事有以見陛下寬仁之盛德
其大理獄從而可廢伏緣治獄自有開封府御史臺安用更設此獄
且獄名不一非治世之美事又帝居之側皆當致獄之地凡為人臣
者不務崇理義以輔太平而乃長刑罰以虧仁德不忠莫大焉臣竊
見刑部侍郎崔台符戶部侍郎楊汲務為刻薄致位崔領久任大理
官然為刑罰虧仁德之事乃不忠之臣也臣欲乞罷大理獄并罷
台符楊汲刻薄不忠之臣於外俾天下知聖人惟尚仁德以化民則
刑罰愈清而萬民咸服矣

五年給事中范祖禹乞復降詔恤刑狀曰臣近準中書省錄黃節文
尚書省檢準元祐勅諸獄暑月五日一次湯刷枷杻聚罪人以時沐
浴五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刑部遍下諸路開封府界今後每歲暑
月依上條施行者臣檢會祖宗舊制每歲冬夏降詔恤刑自太宗皇
帝雍熙三年以來累聖遵行未之有改至熙寧三年編修中書條例
所奏委逐路提點刑獄司每歲於四月十月檢舉牒逐州長吏說奏
臣竊惟祖宗欽恤庶獄特從朝廷降詔蓋當盛暑大寒之月使天
之下至於海隅陛牢囹圄之中皆知聖主深居九重而惻念及之此

所以為仁恩也。今命刑部遍下諸路，雖重於提刑司，檢舉諸州縣奉
承宣布及書之史冊，猶未若恤刑之詔。臣竊惜之。欲乞依祖宗舊制，
命學士院每歲冬夏降詔，仍自今年十月為始，以副陛下仁恤刑獄
之意。
祖禹又乞疏決劄子曰：臣伏見陛下以久旱疏決在京及三京繫囚，
聖心焦勞，欽恤庶獄。祖宗以來赦過宥罪多矣，感應然今歲天不雨，
旱災甚廣，恐刑獄冤滯以傷和氣者不止於四京。臣願陛下因推恩
澤以及四方，詔諸路轉運提刑司官疾速分詣所屬州縣，引問見禁
罪人，疎理決遣，仍先編行指揮，疾速結絕，無令淹延，深戒官吏務察
冤枉，使朝廷德意及遠，感動人心，庶可消弭天災。
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又乞寬刑疏曰：臣伏見蔡確已貴降英州別駕
新安置。臣知陛下宸謀遠慮，斷在不疑，除去大姦，實為宗廟社稷之
計，非以陛下一心私喜怒也。忍於一人，所以不忍於天下之人；不愛
一人，所以愛天下之人也。然確以凶德叨竊相位，作威作福，閒先
帝，屢起大獄，排陷善良，故聞確名者無不震畏。以朝廷名器為己私
物，市恩結黨，貪利之士多為確用。今佐佑確者，不過徼其舊恩，望
與之相濟為惡，或冀其復起，不敢結怨；不然，則所見偏蔽，謂確以詩
得罪，欲薄其責，不出此三者而已。臣聞帝堯刑一人而天下服。書曰：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古之明王征討叛逆，亦不過誅其元惡，餘皆赦
而不問，使之自新。若窮治支黨，蔓延不已，懼罪者衆，則人情不安，必
有過刑濫及無辜。此先王所深戒也。夫聖人之道，不過中。天下之事
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用刑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
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謂以來，未嘗竄逐大臣，六十餘
年，今已兩人，[illegible]無不震懼。然人無愚智，皆以確之得罪為
當，更有為駭物聽。且丁謂見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黜。然而章
獻明肅太后、仁宗既黜謂，即下詔曰：內外臣僚凡與謂往還者，一
切不問，所以安人情也。今確已罷相數年，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
素懷姦心為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為
黨確而逐之，臣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確已投荒裔，不憂
不死。小人岐睹未憂不悟，惟當進用忠良，力行仁義，繼之以善政而
已。若因一凶人延及士大夫，紛紛黜逐不已，則人情震動不安。方今
朝廷唯宜安靜，臣願陛下天地之德，包含隱忍，容養羣臣，不責其全，
使有顧過，黜遷未晚。臣受恩深厚，不同他人，苟有益於國家，不敢隱
情。臣無任恐懼之至。
紹聖元年，祖禹知陝州，又論卹刑疏曰：臣竊以先王欽恤庶獄，務在
於寬刑，期無刑，蓋非得已。國家一祖五宗，以聖繼聖，以仁繼仁，哀矜
于民，本用中典，此所以祈天永命，垂百三十年太平之本也。臣伏覩
陛下聖性仁孝，有堯舜成康之質，比聞有司奏獄多務從寬，臣願陛
下長守此意，操之勿失。有勸陛下嚴刑峻法以威肅四方者，宜拒而
勿聽。陛下為民父母，海內皆赤子也。人君之勢，其尊如天，莫不畏如
神，罪戮不畏，何患威之不立，而必嚴刑以肅之？惟陛下聖意專主於
寬仁，如天地之涵養萬物，則刑罰庶可措矣。臣久侍經帷，無所裨
補，今將遠去左右，思所以助陛下施陰德，益福祚，結人心者，莫先於
此，故不敢不言。伏望陛下深留聖心，天下幸甚。
三[illegible]監察御史[illegible]論監設獄中使不當受大理囚訴疏曰：臣近者
竊聞於禁中使[illegible]大理寺設獄，內有對移禁究者，舉郵受其訴，
甚駭衆聽。臣伏見大理獄朝廷所寄，刑部御史臺不得詳覆糾察，
而監設使臣本無有獄之命，而敢聽其辭，生事把守，莫此為甚。臣[illegible]

觀大中祥符詔書曰。比來內臣將命與外。如聞有收受牒訴。恐緣敘枉抑。自今宜切禁止。違者重論之。臣竊聞祖宗之意。防微杜漸。可謂明且遠矣。臣愚欲望陛下少加聖慮。特降睿旨下大理寺根問施行。庶使使命小臣知所禁戒。不敢因緣生事。

哲宗時陳次升奏乞立限結決獄曰。恭惟祖宗以來至仁之政。敦錫庶民。好生之德。家於庶獄。尤夏之所暑。冬之所寒。禁刑慮有淹延繫囚困苦。故立斷絕之限。以寬人命。非法官吏赴中書省勘結。立限斷奏。中書得案。即時指揮。所剖無留。人實被賜。自後因緣刑寺申請刑法官斷絕之名。而實惠不及於圜圄。殊失祖宗立法之意。臣欲乞睿旨令刑部及與省並立定日限。所貴繫囚不致留滯。庶仁德誕敷於幽隱。

次升又論皇城司獄疏曰。臣竊以掖庭之獄事干宮禁。自來多用內

臣專治。不無冤抑。如聞皇城司今者置獄。陛下至仁惻隱。慮及非辜。特差外官雜治。要盡至公。雖虞舜好生之德無以加此。然而刑禁之下。丞末所加。何求而不得。若不盡心。靡有觀望。必致枉濫。欲乞聖慈俯勅推鞫之官。宜加審克。務合平允。庶使獄成之後。通經適重。各得其實。罪當其情。所以彰陛下哀矜庶獄明慎用刑之意也。

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論誅蔡確當與師臣商量疏曰。臣之愚心。雖知蔡確罪議不容貸。恐聖政或有所虧。蓋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氣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以一蔡確之故。朝廷行遠竄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驚駭。復恐後之將來。垂之史策。儻有譏議。於聖德神功深為可惜。在臣負恩之罪不容誅。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至於父母亦必死之地。則亦恐傷慈。臣之區區實在於此。陛下保完社稷之心。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而微臣愛惜陛下聖政之誠。亦應陛下可察。不避一身之萬死。而展補報之愚忠。惟願睿慈曲加詳慮。所有再行重責。伏乞付與師臣已下商量。所貴責歸臣佐。不累聖明。臣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伏以聖人之政。以慎刑為本。王者之居以施德為先。故於聽斷尤務欽恤。設官創局。深有意謂。輒緣因革之理。擬議防制之宜。謹具條奏。

一。京師之獄。自開封府御史臺大理寺諸寺監開封二縣并尉司左右外廂馬步軍司三排岸以至臨時詔獄及晝監夜禁等無慮二十餘處。祖宗以來雖極詳慎。然猶恐有司失實而冤者無告。故拜侍中。特置糾察一司以總制之。如諸路之有提刑。諸縣之有提點也。特重其職。不領他務。得以專意於決訟。敢囚之

事。其訪問則無賓客之禁。其巡省則無冬夏之限。所以所謂得求冤抑。耳目之所見。惟審錄累刑。伺防捨深得其要。凡大理獄具本處步已錄問。乃申糾察司差官審之。儻有疑慮。並許駁勘。冤留繫之淹久。或處失之過濫。大則條奏辯明。小則移文究詰。而又廣關治舍。探摘其門。被枉之人知所赴訴。玩法之吏不得逞。獄明慎哀矜於斯至矣。近歲罷歸刑部。謂之糾察案。止以吏人三人主行其事。諸處申到大辟文案。委郎官一員與吏部覆差之以下同應求過引因諸求非罪狀辯而已。其名雖存。其實已廢。緣刑部主天下獄訟。簿書文牘。紛委目前。雖得明幹濟之才。日力亦有不給。所以在京諸獄無以糾復亂正而察論一之。又況一省部深遠。細民容有不知者曹之情皆詣長貳求以自直。臣恐天衆所聚之地或陷非辜而無以伸其痛恨矣。臣愚謂宜復置糾

察在京刑獄司。庶協先王閱實之意，以廣陛下好生之德。
一本朝以來，大理寺主斷天下奏獄，而刑部覆之，故大理有詳斷官，刑部有詳覆官。專把中國蕭氏之論，決非當朝廷置察獄之不慎。始置察刑院於中書之側，以侍從領其事，設屬四員，稍增為六，謂之詳議官。益議其當否而後行也。當時既有而書刑部而又置院者何哉。蓋以刑部受宪，傳主審正，大理審刑之失當者，未可亦與斷獄之事也。斷以一司，審以一司，審以一司，覆復相戕，上下相制，所以不同，各得盡其心，而參貫誠所以極慎重之意也。元豐三年始罷審刑院，為刑部詳覆司，職掇其名而職任亦存。及改官制既行，乃以詳議一司歸於大理，既詳斷為詳事。改詳議為丞，案牘上刑部，勘當而施行，自此刑部始與斷案之事。大理刑部責任既同，皆為法守，故凡獄既定，一成不變，或

詳理不當，則又委刑部受而治之。累涉枉撓，理當翻正，其刑部元斷之官亦自開說，合行取旨，初則自斷，中則自審，然則自勘，蓋非人情之所宜。萬一主首護短，遂非前理，訴之人何以伸其枉。臣愚謂宜復置審刑院，以中書押刑案舍人一員主之，以大理丞六員為詳議官，領職如故。其刑部以侍郎一員專掌覆審及餘職事。則上順治體，下協典故。謹錄奏聞，乞指揮，稽考故事參酌施行。

陶又上奏曰：臣伏以都城之廣，萬衆所聚，姦偽百出，刑訟寔繁，推勒聽斷，尤宜詳慎。朝廷欽恤之意，防禁最密。每開封府大辟獄具，本處既已錄問，則申刑部請覆其實，刑部乃關吏部差官同慮，謂之審問。因無翻異，則論決如律。事有可疑，則移治他司，蓋所以察冤濫而重人命也。安可徇一己之私見，而欲他人之必死乎？臣伏見開封府勘

小阿賈殺人公事。吏部差劉斐審問。斐看詳案卷，稱是情節可疑。逐疏述不圓七事，申刑部，乞行會問。續據本府回報，三事並是誤供，又據劉斐續條陳案節不圓一十二項。其刑部既見劉斐所申，知其亦應阿賈之情，或涉冤枉，遂付大理再推。庶得其實。卻於格法未見違戾。而知府蔡京輒有論奏，謂阿賈大情已正，便當處死，劉斐不合駁刑部，不當移推，宜論罪其狗情好勝，是威犯分，不顧義理。一於此。且人命至重，死不復生，小節既是未圓，大情容有不實，若從阿賈處以刑，是大辟罪人，不須再行審問，斥木之下，必致冤濫。殊立法，稱從仁愛天下，死罪稍涉疑慮，可憫並須奏聽勅裁，多蒙寬貸。豈有不容問難，便欲行刑。又條錄問條例，合移司勘，遂者並指定不圓事節，回牒本處，令劉斐既疏述一十九事，皆是不圓，刑部須至重勘。若阿賈果不行兇，則京顯有殘忍鍛鍊失入之罪。或阿賈委是

正賊，則京猶有因爭判押不職之愆。生殺之端，斐皆無過。[illegible]旌聽其妄奏，加罪於斐，則向去審問之官，皆畏避不敢伸雪，刑之人多負抑屈，無所赴愬。況尚書刑部主天下獄訟，無亂寫在京刑獄之職，可以統轄開封，推勘其罪。今所舉職事，反為開封所撓，則上下之分，顛倒錯亂，非所以尊朝廷，風四方之意。又緣京知府已奏殊無治迹，聽獄斷罪，失繆極多。於設獄推之事，則親書金牌，故縱冒法貴官之人。於借惠信之事，則遂非妄奏，曲庇重祿受賕之吏。方當至公之朝，宜檢舉京前後過惡，重行黜降。今既未正其罪，又差知真定府兼安撫使，考之公論，殊未為允。伏請寢罷新命，候大理結正小阿賈等公事三件了日，別取朝廷指揮。

時刑部獄，因寧執論殺之。有司以為可生，不奉詔。左諫議大夫鄭雍上言曰：是固可罪，然究其用心，在於廣好生之德耳。若遽以為罪，臣

恐鄰於嗜殺今使有司欲殺而朝廷生之猶恐仁恩德意不白於天下而况反是者哉哲宗嘉納因遂得生

慎刑

宋徽宗政和中刑部尚書慕容彥逢上奏曰伏覩皇帝陛下矜憫庶獄制為病囚檢察之法以謂愚民犯法雖繫留訊治有常憲於其疾也飲食醫藥視之猶赤子也臣等尚慮當職官吏不能深體德意欲望更戒諭諸路提點刑獄司嚴飭會州縣病囚損失分數除依條科罪外取一路最多最少各一處保明以聞特降詔旨賞罰庶幾知所勸沮以副陛下好生之德

彥逢又上奏曰恭惟皇帝陛下躬運皇極心潛化源總攬萬幾超冠古昔其盛之舉未可一二數皆彰明較著垂休無窮已而帝傳臨珍祥絡至方將坐陽館而頒治登介丘以告成時和歲豐家給人足寰海內外歡欣交通如在一堂之上罪其民罔犯法而秋官以廷無留獄稱慶于朝列天子寵還羌戎遠首屏奉贐異邦欵塞於焉刑措獄不歸仁臣等備數與司獲與盛世之民上祝億萬載無疆之壽不勝歡欣鼓舞之至

徽宗時中旨鞫享澤村民謀逆送開封府范純禮審其實上言曰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所擒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為訓爾徽宗從之

陳瓘進故事曰昔審刑院斷絕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廣而斷獄若此有以知刑訟之至簡有司無稽留乃下詔獎法官而付其事于史官

臣竊見元豐中開封府獄空神宗大喜擢知開封府王安禮為

尚書右丞，下至胥吏，悉獲賞賚。自是而後，內外有司皆以獄空
為悅。蓋仁祖以訟簡賞法官，而神考以獄空推府尹，所以示仁
民之意一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
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謂祖宗不以刑威懼民，蓋有
得於老子云。
瓘又言改正訴理事，乞正看詳官蹇序辰、安惇典刑，奏狀曰：臣聞周
公作立政，戒成王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慎。蓋雖成周之盛時，亦以誤
獄為戒。神考熙寧詔曰：獄訟非其情。彼蓋恐天下治獄之吏有飾詐
鍛鍊之失也。夫周公之於庶獄，戒其有誤；神考之於獄訟，慮失其情。
先聖後聖，豈異意哉？臣伏見元符二年六月十八日敕，看詳訴理所
改正過元祐訴理之人，依元符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指揮外，其後來
接續奏降指揮，更不施行；其已施行者，並依今來指揮，除言語不順

別作一項外，業改正者七百餘人。其所洗滌，可謂眾矣。然罪者斷蒙
洗滌，則看詳之官如蹇序辰、安惇者，安可以不加罪乎？謹按悖李曰：
凡得罪於元豐之間者，若特出睿斷，以勸沮天下，則人臣不當妄為
理雪。或雖有司勘斷，必是情法相當，上下方敢施行。未審當時奏可
如何理雪？臣竊謂鞫獄斷罪而使情法相當者，非皋陶作士不能如
是。周公之戒其有誤，神考之慮其非情者，正恐情法不能相當故也。
今曰有司勘斷，必是情法相當，如此則是元豐之時，九州內外為有
司者皆皋陶也。其為誣誕，不亦甚乎？且元符有司即元豐有司也。去
年鄒浩之竄，在京及新州所連逮者凡數百人，按法定罪，則浩為學
誣君父，其黨為同惡相濟。若言其情，則皆為盡忠於朝，其黨為學於
親戚朋友。其情如此，而用法如彼，何以謂之相當乎？安惇官為執法，
身在獻替，尚且牽其僚屬，共為誣罔，而乃謂元豐有司所勘斷者總
使人人情法相當，此可以欺天下乎？又如司馬光宣訓之語，究治劉
摯等事，或緣凶悖之意，或以姦逆之謀，按法定罪，則雖至赤族，若論
其情，則盡出誣罔。然則元符大臣致人以罪，情法相違，乃如此，而
謂元豐有司能使情法相當，孰敢以為然乎？始曰出於睿斷，以示勸
沮，臣下不當輒為理雪。以理觀之，亦未然也。臣請以近事明之：熙寧
元豐舊例，開封府公事或情輕法重，或情重法輕，則貼例取旨，或封
入請寶，臨時特輕重，皆出睿斷。自元祐以來，如開封府臣僚請改舊
不復貼例奏，總任情高下其手，請寶得旨之路，壅蔽睿斷，故失出
入，實由開封。如此之類，若復申明改正，又何累聖人之勸沮乎？又有
司所勘公事，依例差官錄問，有國以來，未之或改也。自紹聖四年正月
以後，開封府所勘公事，一面書旨直行奏斷，更不錄問。倚究之人，或
有枉橫，既無覆審，何由自達？雖緣本府取旨，乃經睿斷，而請不錄問

者，實由有司。如此之類，若復申明改正，又何累聖人之勸沮乎？先帝
知其然也，於是改此二法，請寶公事，依舊貼例，而直行奏斷者，依舊
錄問。自此而後，開封不敢越例，而有罪之人，得因審覆而自訴。方此
二法未改之時，開封公事勘斷有失，孰敢以為睿斷之誤乎？蓋人主
聰明之德，無所壅蔽，事有未便，改之而已。昔雖未改，今亦當改。此乃
今昔相成之道，前作後述之理。是以復行審問，再行貼例，則是哲宗
之所自改也。召還鄒浩，敘復光榮，則是先朝之所欲改，而今日之所
當述也。善繼祖宗之緒，共述一家之美，亦何先後彼此之間乎？以今
視昔，則元豐應世之事，或因或改，皆聖人之迹耳。迹不可泥，何獨有
司勘斷之事而必欲保其無誤哉？為此說者，不過欲讚譽元豐而自
以為盡忠於神考耳。神考盛德大業，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非
愚臣淺識所能加損，況其所讚譽者元豐有司而已，豈不陋哉？傳曰：

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之孝也。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孟莊子之孝也。若以孟莊子為法。則是元豐之事皆不可改。非特新理而已。若以武王善述為心。而不泥聖人已陳之迹。則改正看詳新理之事。可謂合於公議矣。蹇序辰安惇受大臣諷諭。意有所在。因謂新理之事形迹先朝。必須如此施行。方名繼述之義。欲使朝廷紛紛之事不已。考之公議。合正典刑。伏望聖慈特示威斷。

高宗時張浚上議刑罰狀曰。臣竊見前此為帥者。皆嚴刑重罰。可以整治軍旅。不察其情。不原其心。故刑不當罪。多怨怒而深恨之者。方平居無事時。雖上下相制。不敢犯分。然而人心已離矣。一旦有警。誰與致命。不測之變。殆將由是而生焉。臣特詳知此理。嗚呼。人心不可輕失。豈特為將者然哉。為人上者。儻不思所以正心修身。事每謹微。一失其心。不可追悔也。

周林奏推司不得與法司議事劄子曰。虞舜恤刑。文王敬獄。陛下用舜文之心。賜哀矜之詔。遣平反之使。讞疑最之法。可謂至矣。然而州郡之間。刑獄之地。尚有循習舊態。因仍故事。為民大害。未能仰稱天地寬厚之德。臣竊惜之。獄司推鞫。法司檢斷。各有司存。所以防姦也。然而推鞫之吏。獄案未成。先與法吏議其曲折。若非狀顯然如法吏之意。則謂難以出手。故於結案之時。不無高下遷就。非本情去處。臣願嚴立法禁。推司公事未曾結案之前。不得輒與法司商議。重立賞格。許人告首。臣又見獄吏不恤。刻勤以縲紲樸楚為能。常在囹圄。每猶不廣。至於使之預追呼。出來則虎而翼矣。出入閭里。無所忌憚。罪無輕重。理無曲直。例遭侵漁。每見獄卒追呼。必持繩索拱鏁械撲扶棰。以示威力。用求賄賂。且以一夫犯刑。干證之人多或數十。少或三四。一緊被毒。無擇罪否。以入獄之後。捶楚為威。無敢告訴。故其追呼擾民之患。尤非其他走吏之比。臣欲令州郡追呼赴獄之人。在州則付廂界。在縣則委令佐遣諸鄉治。然後付之獄司。庶幾獄吏不能為惡於囹圄之外。上廣陛下愛惜黎元之意。如臣言可採。即乞付有司立法施行。

林又奏疑獄劄子曰。書載帝舜之德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國家勑令亦以失入之罪為重於失出。蓋後世用心仁恕。其實一也。竊見諸路疑獄不應奏而奏者。未免科罪之。大理寺既厭奏讞之多。而州郡復慮刑名之累。所以不應奏而奏之律至今未除。雖有疑似之獄。輕重遷就。往往臨時決遣。無繇得被仁聖之澤。其可憫之情。可疑之罪。不從輕每。甚非好生之德。臣欲陛下推廣寬恩。刪除舊律。不應奏而奏者並不科罪。使廷尉之官。亦以肅清之繁為勞。州郡之吏不以請讞之責為慮。天地大德。洽于民。人心豈勝幸甚。

刑部郎中鄭剛中奏看定引例劄子曰。本部恐勘刑部令諸處奏獄以格擬上。格不該者取裁。注謂情法不相當而無格可比。雖有格而輕重不可比者。以此見本部職在論例擬斷。但緣自來獄案雖先付大理寺法官斷定刑名。有無可憫。次到刑部備詳擬例。然罪人情犯亦有與斷例無一般親的者。并所斷刑名亦未必皆是情狀相當。竊然詳究之例。久來拘於引例。必欲牽強相合。以增損出入。不無差失。今欲依臣寮奏請。大辟罪人如情理別無可憫。可合依法斷之。其稍犯一般的例。或情犯雖同而自來所斷刑名自有差失者。更不須外有法守。雖不引可憫。而情理不至。臣竊者亦乞從本部貼說。朝廷參酌寬貸。庶幾殺人者死。違誤者生。上副朝廷詳審之意。

剛中為殿中侍御史。又上奏曰。臣嘗觀古人治獄無冤者。謂

有罪者誤陷於死，偏非謂於法當死縱之使生而謂之無窮也。廷尉天下之平，謂生死各得其平爾，不應偏倚一偏。故釋有罪而可謂之平也。聖人謂赦宥之澤，如春風時雨出於造化，者固吾所獨，至於付在有司者，惟當詳明謹恕，一歸諸平而已。彼不知此者，遂謂[illegible]綱廢蔑國憲，致有罪當死者一切付之生全，乃爲平反，曾不知已死者有恨，則固可感陰陽而干和氣也。邇者州郡鞫獄，類以情理可憫奏上。夫可憫之情，謂被殺者無邇殺之者有理，聽其奏方憫然可矜，乃欲寬之於法。故自今列事狀以聞，並有開案參情無一可念而猥請情理有疑，不違近相觀，彼此視殺獄吏知之，所以看知之。犯法者知之，其欵自言奏者不以違罵爲辭。一步千此，成就其罪。若人者死，殺人者生，無復酬之法，而孝子慈孫抱無窮之恨，豈不重可憐哉。而又理寺約法上部，刑部引例爲證，類多乖理，某竊恐也。向夫

輕之之由，則曰例當輕參今其欵重，具事詠斷也。問其當之之由，則曰例當重參今其欵輕，於固執不通之中，雜以情僞，其害多矣。嗚呼，殺孝婦固足以致久旱，有寃洪羊亦足以得大雨，故不宜雖有大辟之氣，而殺人者死，亦是以成漢高之治。要當使有罪者死，[illegible]願陛下申戒有司，益加詳謹，務令生死兩不致稽積。

劄付爾乞令縣丞兼治獄事疏曰：臣竊惟治獄之官，號爲難察，責任專一，得得究心，猶不能保其不爲姦吏所移，而況任之不專者乎。縣獄是也。獄之初情實在於縣，自縣而達之州，雖有異同，要之以縣獄所錄爲柱，利害不輕。今所謂縣令者，且朝受牒訴，暮夜省接牒訴之多，或至數百，少者不下數十。案牘之繁，堆几溢格，其間名爲強敏者，隨事剖決，不至滯淹，已不可多得。儻復責其餘力，足辦獄事，訊鞫得情，決不敢欺，民不被害，誠恐百人之中，未必有一也。郡之獄事，則有兩院治獄之官，若某當追，若某當訊，若某當被五木，率具檢以稟郡守，曰可則行。至縣則不然。令既不暇專察，佐官雖名通簽，終以嫌疑不敢侵預，其追呼訊鞫，其名以稟，卷出吏手，故其事與州郡不同。臣恭惟陛下躬好生之德，視民如傷，寬詔屢下，未嘗不以哀矜庶獄爲言。如此利害，較然明白，而人莫敢以縣邑專置獄官爲請者，誠恐增員太多故也。臣愚見以謂縣獄之事，宜專委丞，如州郡兩院之官，日入治獄，凡追呼訊等事，丞先以稟令，然後得行，其餘悉如舊制，則丞無侵預之嫌，令有同心之助，初爲可否，其得必多，借使爲丞者未必皆能其事，不猶愈於付之黠吏之手乎。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行簡又議斷罪因疏曰：臣契勘州縣凡法所勘大辟公事，除[illegible]處行劫故謀殺外，其餘殺人，自有一時知見之人，自合一一研窮根

勘，務盡情實。其間卻有豪強有力之家殺人，[illegible]囑託官司，或賂承勘胥吏，多以知證通說未明爲由，以章差官體究，而所差官亦止是一到地頭，呼集鄰社保甲，詢問供析，而以[illegible]得變易情節，出入人罪。又況豪右之家，行賂鄉村宗族姻親佃客之屬，常居其半。究特爲地，得合供證，彼使[illegible]令己行下所屬州縣約束。應今後承勘大辟公事，逐責令當職官先將犯人根問一時知見之人，追取照勘，以驗因雜，即不得輒差官體究外，深恐州縣不切遵依，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立法施行。

直龍圖閣李光奏乞令大暑慮囚狀曰：臣備數從臣，職在論思獻納之地，退食之暇，閉閣靜思，念無以仰裨聖政之萬一。方茲大暑，清宮[illegible]樹，不免喘喝，而囹圄之間，囚人求死不獲，其間疾患，不肯責出獄[illegible]標不離，有非重病而致死亡者，何所伸訴。臣愚伏望聖慈哀

興衆特降詔旨令諸路提刑司依指揮到日遍行屬部躬詣獄司取
索見禁罪人姓名其間有大情已具而小節未圓者盡情結絕不得
淹延其見在獄罪人令並令依會條法洒掃牢房刷盪獄具內有
荒僻縣分許令選差諸郡清强官案視庶幾災沴之際不至撗暴以
仰副陛下惻怛欽恤之誠。
光又奏治災狀曰。臣近權刑部職事今月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備
坐臣僚章疏論臨安府回祿之變一月之內大凡數作焚蕩之家遍
及千餘乞申嚴昨降指揮以凌遲處死治放火者仍乞下寺院劄付
浙流州軍密行捕捉等事三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臣之愚
區竊有可疑者臣聞堯以水爲儆湯以大旱而罪己未聞盡歸之
於他人者自昔火災之變上應天道蓋熒惑殼回斗牛之間久矣宇
斗異分也又南方之性察陛下宜思所以救火災之變弭火之闕失
臣下之姦邪賦役之重民不聊生流亡者多百姓失業州縣之交或
倚法而恣賊貪囹圄之間或受賕而多枉濫有一于此皆足致災今
議者曾不究此方旁刑以治失火之家緣乃言司會屬治付之極典
夫姦細固所當治也而失火之家蓋有不幸者臣恐濫刑濫罰禍及
無辜非所以爲弭災以懼修省之意無將州軍幾察姦細自有約束
令乃使之覺察放火之家則是疏萬獲殃于衆而瘠身矣臣愚伏望
聖慈亟止行下臨安府令督責在城兵官各認地分如有違犯重寘典
憲所有今來已得聖旨指揮臣未敢行欲望錄奏聞伏候勅旨。
殿中侍御史張守乞疏決獄囚劄子曰。臣伏以國家自祖宗以來來
於庶獄盛夏之月必御便殿疏決在京見禁罪人以及三京行之積
年未始或廢比自金人侮擾去歲陛下即位於艱難之初不及舉行
人雖不能無疑矯以謂[illegible]能飛已肆大霈或可暫罷至如近日暑

氣漸隆因禁不少祖宗令典不宜廢闕雖云鑾輿暫駐淮甸而京師
諸夏之本已降昭覆粮以團還闕德澤所先宜不可後伏望聖慈檢
會故事施行緣大理寺獄正在行在所有揚州亦乞權依四京流行
試中書舍人李弥遜上奏曰。臣伏見州郡近年刑獄待報奏案例皆
稽滯近及半年遠至踰年往往未下或緣刑寺稽違或道路不通遂
中虛滯所以至此其間多是情輕奏裁合貸命之人械坐獄日久疾
病死亡深可憐憫欲乞朝廷嚴立近限督責刑寺將四方奏案隨宜速
結絕別作號驗所急遣下諸州庶幾一空囹圄以廣好生之德亦可
收召和氣。
右司郎中汪應辰論刑部理寺讞決當分職劄子曰。臣竊以爲天
子參錄治之士氏之犯于有司者宜乎皆得其情而無所疑罰之施于
有罪者宜乎皆當於理而無所失然答繇釋辟則曰罪疑惟輕又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豈非幽枉之情欺偽之態雖聖人不能以盡
察惟其慎之重之猶有所疑而不自以爲無失此所以爲舜之聖也
國家累聖相授民之犯于有司者常恐不得其情故特致詳於讞斷
之初罰之施于有罪者常恐未當於理故復加察於赦宥之際是以
參酌古義並建官師上下相維內外相制所以防閑考覈者纖悉委
曲無所不至也蓋在京之獄曰開封曰御史又置糾察司以紀其失
斷其刑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審刑院以決其平鞫之與讞者各司
其局初不相關是非可否有以相濟無偏聽獨任之失此臣所謂
致詳於讞斷之初也至於赦令之行其有罪者或叙復或內徙或除
釋之其於辜者則爲之湔洗內則命侍從館閣之臣置司詳定而昔
之鞫與讞者皆無預焉外之監司[illegible]擇利去朝廷遠則付之轉運鈐轄
司而提點刑獄之官亦無預焉蓋以獄訟之初既更其手苟非以持

乎儒愁為心，則於有罪者或疾惡之太甚，於非辜者或選非而不察，故分命他官以盡至公。此臣所謂復加察於故有之隙也。近元豐中更定官制，始以大理兼治獄事，而刑部如故。然而大理少卿二人，一以治獄，一以斷刑。刑部郎中四人，分為左右，左以詳覆，右以敘雪，雖同僚而異事，猶不失祖宗所以分職之意。本朝比之前世，獄刑號為平者，蓋其並建官師，所以防閑考覈者有此具也。恭惟陛下寬厚慈惠，以祖宗之心為心，其於庶獄丁寧告戒，前後非一。惟是中興以來，百司庶府務從簡省，大理少卿往往止於一員，則治獄斷刑皆出於一人，則獄之有不得其情者，誰復為之平反乎？刑部郎官或二員或三員，而關掌職事初無分異，然則罰之有不當乎理者，又將誰使之追改乎？欲望陛下明詔執事，刑部理寺之官，雖未能盡復祖宗之舊，亦當遵用元豐定制，庶幾官各有守，人各有見，參而伍之，反覆辯盡，

以稱陛下欽卹之意，亦以為後世法。

孝宗時，宋喜名對延對上奏曰：臣聞獄者民命之所繫，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深考覈議而後裁決，為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密矣。然而溝叅之所可覆棘寺之所識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盡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今縣之獄長於令，其選固已精矣，而不必皆得人，其弊未易革也。若州獄則今銓格凡選人任滿有舉主，關陞者方注繁難令錄，其憲意已詳矣。然注司理者乃不用此令，而近制唯進納雜老之人，然後不得注擬，此外則常調關陞，雖昏繆疾病之人皆得而為之，甚至於流外補官，若吏部胥史亦得而為之，故以偶舉關陞者固未必盡得才能公正之人，然比之昏繆疾病無善可稱，與夫胥史之入官者，則有間矣。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徇祿，唯知自營，其於獄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吏之入官者又或狃於故習，與吏為徒，覈鬻走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往往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和氣，上為聖政之累，莫此為甚。臣愚欲望陛下明詔銓曹，更定選格，凡州郡刑獄官專注任滿有舉主關陞人，或應格不足，則次任任滿銓試中第二等以上人，其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史並不得注擬，見在任者非舉主關陞人，即令守倅銓量，如委昏繆疾病，即保明聞奏，特與祠祿，其未到人，候赴上日，亦從守倅銓量，方許放上。若守倅徇私失實，即許監司劾奏，罷免。仍有省部胥史，雖已注官，待考並令赴部別與擬授，庶幾治獄之官其選少清，各知任職，仰副陛下欽恤之意。

禮部員外郎范成大上奏曰：臣聞獄重事也，民之受寃，不止於縲紲鍛鍊之苦而已，其間貧乏之人，無家供食，平達守待，易得淹延，空腸枵腹，以受搒楚，加以雪霜疫癘，非時侵之，故罪不抵死而斃於囹圄者極多。舊令，給囚之物，許支錢糧，格在禁之囚，許支米錢，則許糴。諸獄[illegible]支與，不立定升數，而無顯然名色，是猶守司循習，不問[illegible]長吏賢者至或私門乞米以為一粥之費，吏或不賢，粥亦不可嘗得，至其瘦死者衆，實損泰和。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撿照給囚之物，既許支用係省實名，其糧米亦合一體，乞令運司行下州縣，量度每歲所須，經於苗米裁撥，有闕米處，即以合支之錢依數收糴，庶幾於桎梏之中稍濟飢苦，稱罪受刑，不夭生命。

成大又上奏曰：臣聞獄者君子之所盡心也，求其生而不可得，故雖

死而不死殺者使其尚有可生之理而必置之死地。則冤矣。國家列聖相授哀矜折獄。諸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皆許奏裁。死而復生十常六七。堯舜之德何以尚茲。然而近年以來奏讞裁則不得以時聞徹。又不能如期行下。及至指揮到州。閭家資有而存禁之囚等待奄延。動閱時序。往往死於桎梏之下久矣。不及沾被君恩者甚衆。當職官吏降詔太息。付之無可奈何。豈不甚傷天地父母好生之心。恭惟宸慮必為惻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飭攸司。凡奏讞之牘所經由處並最多少限。見點較雁覺稽違。遲與行下。庶幾有可宥之理者。不置之必死之地。真生叶氣。薰為泰和。實哉攸諸仁之助。

成大知處州又上奏曰。臣聞獄者萬民之命。民命莫重於大辟。方獄錄時何可盡察。故其節目獨在衆錄之隱。蓋大情既定。成案已結。官吏聚於一堂。引囚而讀示之。死生之分決此須臾。則可謂要會矣。而獄吏悍於手。反覆紙表。讀雜絕其文。嘈囋其語。故為不可曉解之音。跪囚而畢。呼囚書字。遝然引去。指日聽刑。人命所干。輕忽若此。遠方近句。習俗皆然。愕觀冤心。尤傷攸許。臣竊恰然衆錄之法。當有曰。人有欲句宣讀。無得隱漏。令囚自通。重情以合其欵。若法當盡不止。請成案而已。欲望聖慈[illegible]前[illegible]稽察[illegible]通重情以合其欵之文於[illegible]吏點無干礙吏人先附囚責狀一通。覆視獄案。果無差殊。決後亦點無干礙吏人依句宣讀。要詳明。令囚通曉。庶幾伏辜者無憾。負枉者獲伸。足以稱陛下矜恤之心。涵聖朝仁厚之福。

司農卿兼尹京李椿上奏曰。臣嘗攷易之言獄者凡五卦。以噬嗑賁曰豐曰旅曰中孚。噬嗑之為卦離上而震下。離者明也。震者動也。明在上而動在下。動者未罪之象。大象曰。先王以明罰勑法。故曰利用獄。用獄者未必用刑也。賁之為卦艮上離下。艮者止也。離者明也。止在上而明在下。大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明体在下而上止不動。所以姑明庶政而不敢用片言以折之也。豐之為卦震上離下。上動而下明。豐之時大而多。故不可淹緩在下之事。既明在上者動而必行。可以折獄用刑也。故大象曰。君子以折獄致刑。旅之為卦離上艮下。在上者為明。在下者止其所。艮之為義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亦有光明之道。是上下皆明。獄得其情。刑當其罪之時也。聖人稱旅之大象曰。君子以明審用刑而不留獄。中孚之為卦巽上而兌在下。巽入而兌說。有孚信而無明倚。故大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蓋疑難之獄也。獄之為字兩犬中言。非謂兩辯也。繫辭以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獄之事体不出乎五卦之時。因之口欵不出於六辭之情。有伸由之才。得豐之時。可以片言折獄。若賁之時。雖仲尼之聖亦有所不敢。凡人者。語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不得已而用獄。當其時而以六辭察之。庶幾乎無冤者也。今之治獄者多不然。或任其喜怒。或私受屬託。或付之獄吏。或觀望風旨。鍛鍊以成獄者所在有之。陷是戮陛下之赤子。治獄之官不得聖人之意。責其公心。毋或苟且。切戒觀望。罪有出入。入罰無赦。庶有以上副陛下欽恤庶獄之意。

孝宗時。淮東運副盧儔上奏曰。臣竊惟州縣之獄所係甚重。刑名或出入之殊。人命有死生之判。流徙而下其事實勢甸揩糴。一其手則寬抑之民何所赴愬。然則獄官所係顧不重哉。夫知錄州郡之獄官也。推鞫之責猶實任之。上官盡有所不專[illegible]

罔也。慮其有所迎合。臣將鍛鍊之致輕重其手而高下其心也。然
賢者仕於此官。恂有與上官爭是非曲直者矣。竊見近年以來。吏
法獄多是特奏名人及吏職補授。與夫老於選調。屬緣無能之輩。洎
到任之後。一切聽之吏胥。操縱之下。何所不至。而新進之敏銳者。例
不肯就。臣至愚極陋。陛下以臣粗更民事。分符予節。六年之間。備歷
三轉周旋兩郡。獄以錢穀為苦。雖小大之獄。必躬必親。然
非國家之定制。人人可行。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揮。自今吏
部令後。諸州軍知錄司理。並不許注恩科吏職癃老等人。其任內有
能明辨疑似之獄。及囹中無瘐死之人。於印紙逐一批書。俾郡守保
明申奏。監司結實考察。然後朝廷詳議。推恩。或與之減舉主一員。或
舉員既足。許在任改秩。或任滿與從優差遣。亦足以明勸勵之方。則
新進之敏銳者。孰不願為此官。然後推鞫之際。不出於吏胥之手。小

大之獄。得以不冤。仰副陛下哀矜庶獄之意。天下幸甚。
理宗時。往往淹禁不時決。因多瘐死。監察御史程元鳳上奏曰。今罪無
輕重。悉皆送獄。獄不問小大。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至而不問。或以出
款未圓而不呈。或以書擬未當而不判。獄官視以為常而不顧其
獄吏因以為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牘。既下刑部。遷延月日。方送
寺。理寺看詳。亦復如之。寺回申部。部回申省。動是歲月。省又未
為呈擬。亦有呈擬而疏駁者。疏駁歲月又復如前。展轉遲回。有一二
年未報下者。可疑可矜。法當奏讞。矜而全之。乃反遲回。有矜貸之名
下。而其人有斃於獄者。有犯者獲貸。而干連病死。不一者。豈不重可
念哉。請自今諸路奏讞。即以所發月日申御史臺。從臺臣究省部以
寺之慢。帝從之。
度宗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奏曰。臣聞帝王治天下之道。雖

細曰仁而已矣。夫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君代天作子。受天所付之民。
固當生而不傷。使各全其性命。終其天年。然後為無負於上天之託。
然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獨治也。必展官置吏以分理之。遂海內外
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受生生之寄以為天子牧養小民者
也。成周之時。自卿大夫至于比閭族黨之長。莫非仁人吉士。民生其
時。習和茹德。浹髓淪膚之澤。洽行葦之仁。奚有慘酷嚴之吏。得厠於
其間哉。三代有道之長。實基於此。秦漢以後。郡縣之吏。非有禮義科
指化。輔其民也。獨致刑法以守之。刑密而姦不勝。刑繁而民愈慢。顧
前史所載酷吏之風。悲痛之辭。徒使人於邑不已。矧其關人命。職備
國脉如此。為人君者可不知而去之哉。然僅善之閒。刑者世輕世重。
民未至甚病也。乃若五季之時。濁亂刑峻。殘民之吏。逞欲而忘。尤可
畏者。至有太白經天。天下一抑[?]揭而戮於市者。他可知矣。竟貴生

於其時。獄賄其罪。權過其人。勤使救之。以為酷吏克獄。甚於大暑。
暑之盛。猶可避也。酷吏之虐。其可避乎。善乎路溫舒之言曰。因人不
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
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自古酷
吏。謂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足以感動人主之意。及至為相。力以省
刑。為任令之刑。錄其所刑。定為[?]。[?]肉刑。痛民服國。慶[?]
罪贖有力。為陛下天資仁[?]。以傷獄。號為平反。而日[?]
尹非人。乃視赤子。奪其食。剝[?]命。乃至矣。死罪[?]且五[?]。匹
婦之冤。猶致三年之旱。推之天下。有此豈不上干天和。召災[?]
昔尹彥明有言。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小夫俗吏。固不足以語
此。此臣願陛下因弛其禁。深詔有司。毋輕民命。有殺元者。致之重辟。
無但免官。庶幾少回忠厚之風。以壽國脉。宗社幸甚。

金章宗時左諫議大夫賈鉉上書曰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
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間者陰陽愆
戾和氣未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
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庭勅斷亦依已定程式制可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天降命以興王王法天而立政定陰
陽之消息明生殺之樞機事無大於斷罪道由之而出也而儀權判
四象交分天貴愛大於生故春居歲首而王者法之以立禮部其次
莫貴於義故夏居春次而法之以立兵部又其次方及於殺故秋居
夏後而法之以立刑部至如法冬立工部法上立吏部法下立戶部
上者天也下者地也地乃天中之積塊而其實六者皆法乎天也京
府司縣亦設六曹既以稱綸兵政之務繁又以文體一凡之於此也
此皆正名之事自周公之後名號世變而其理莫之能改方今名色

正而其實有未之盡者竊見方今大罪因徒鞫訊既成司縣具詞以
申于路路覆鞫之以申達于上司上司遣理官審察既番而後刑之
慎之至也或有及立春之後所在行刑此亦似乎失天本意也夫罪
人繫獄久者未宿未得即決或有至于十餘年而稱冤者其言[illegible]
決事情詔約又適遇理官出審而不停滯者萬無一二所繫之[illegible]
及一旦決而不能待乎秋冬何前之太緩而後之太急哉方春之[illegible]
為萬物長養滋舒暢之容而無枯瘁肅條之理故王者順之
於是乎捲槍理網禁止伐樹毋覆巢無殺孩蟲胎天飛鳥毋焚山林
凡羅網之類餧獸之藥毋出九門但當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命有
司省囹圄毋四掠止獄訟可也以行草鳥獸之微尚令放澤而勿於
人乎以獄訟四掠猶禁止而況於刑人乎乃所以盡生生之至道慎
其始以存終也及乎商風振起少皞司天鷹乃祭鳥肅殺[illegible]

乎審斷戮罪乃所以順陰氣之嚴凝助陽律之不違也如是則天人
貞常而王獻昭彰矣昔丙吉不問橫道死傷之人而問牛喘蓋以春
作乎顯者機違乎微者易以現於顯也且春夏行刑則是春夏二時
行秋冬之令矣映之效具見古書非臣所能盡言也頃者連年變異
疏數不登或隕霜不殺草而桃李開華或地震日月食而動靜不一
蓋皆陰陽反覆而應或有以致之也此事畢之甚易而所關甚大天
下官吏豈肯為一言者臣又不知其何也伏望陛下百稽天意載審
刑章凡有罪當死以上命自部秋冬遣理官出而斷之凡罪不至死
者於常之事宜速決者不在此限外依上施行庶幾休徵存至氣侯
日為天人一致而表裏相通體用一原而顯微無間矣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定磐石之為基莫如尊士開弥天之大要在
輕財伐衛門臨屐之寒士欲希咫尺之功斷封疥(?)之名者尚拳拳以

行此而不之失也況乎兵燹糧極冠乎庶物之上者可不務乎
其之中定神生焉與獸之內麟鳳出焉瑞呈昇平難殊族性非立宜為獸
之所可擬也可與八民同時議然故賢雖父祖子弟之陷罪國家
亦不能以不繩而殺之也猛虎不飲盜泉之水鷙鳥不棲惡木之枝
甘其理者[illegible]勞者為自悟[illegible]以[illegible]也上有常用下有常供故盜
物雖萬億及稱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以收之也誠以用著罪
則所刑者極博而收贓物則所損者採大哉也我聖朝推天地之[illegible]
仁裁雷霆之大號罪及九有保全寰下之生法約多端爰採三秩之
令復先王久廢之舊章行前代所不能行之洪惠彼有罪而當之及
無罪而視之者孰不感服而欽念之哉愚臣以為猶有未之盡者也
竊見方今諸大罪皆除本人已就極刑之外其妻拏親屬有投諸遠
方而不歸者有發於場台而應役者有役於市旅而為藏獲者有配

以上伍而就苦地者斯皆盡除惡務本之當然切然有委沙遺金也
餘恨也昔崇鯀之方命圮族王敦之狼戾天邑伯禹乃鯀之子茂
弘乃王敦之從弟虞舜殛鯀用伯禹以爲司空而不疑晉元罪敦知茂
弘之忠節而不問故保尊崇山大川之地成九叙之歌以孫虞舜於
無爲之休儔凌霜貫日之誠僅爾吞沙之寇以致晉帝於中興之美
蓋由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刑賞之施出于公也由此觀之籍沒之人
不宜終身禁錮明矣又竊見方今或因賍盗或緣逋欠例皆籍沒其
財歸諸内府散于宗室班于外家臣伏以金寶之寶皆貝之貨所以
權輕重通有無而流布于四方以張王室之柄也飢不可食寒不可
衣然而不可一日闕之聖人因其無實用而有大益於此二賤之者
何賊其取之而非義者也彼犯罪之家非剝剝於下民則兼并於官
人以得之今而嚮彰露乎義當刑是因利以買害也若上之人知

利之無益而虐爾背禁亦獨何心哉且國家不患無財皆之用若務
不患有飢寒之窘豈賴夫籍沒貪賊之財以周所用乎然今未免此
事者亦因循而不以爲意故也伏望陛下留心細慮下令昭陳凡當
籍沒之家内子孫弟姪若有超然特異足學知政之人聽有司公舉
錄德量能而用之不在禁錮之限若然則上知國家之德暨成自厲
身奮志以希寸祿而程功效績矣凡當籍沒之財貯於一所明其謹
記待儲積之多散於無告之人可也若然則民化國家之廉仁善自
立操喩義以復本然而遷善移風矣此臣所以謂定磐石之鴻基莫
如尊士開孫天之大義要在輕財也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化者政事之本也刑者政事之末也民有賢愚
有深淺淺者隨化而自遷於善深者非刑而無以制之聖王灼知此
故既布化又立刑以治天下之民言非極理則雖有本末之殊論其

致死則當並舉而無先後之異也故守其化而不以刑則姦愚暴亂
之徒恃强凌弱而上爲姑息之小惠矣此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晉
戮三罪而左氏美之蓋所以備末也故專其刑而不以化則秦和準
猛之氣有所激發而上爲法家之少恩矣此文王發政施仁而受命
漢祖寬仁愛人以肇基蓋所以務本也今國家本末並舉化刑兩具
旌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之門以厚邦風舉茂材異等不求聞達之者
以勵後進詳天民之無告以擴惻隱之心崇郡縣之學校以教養育
之本也凡此皆化也内立刑部外設理問亦章下以告捕之賞徵百
條以風憲之官凡此皆刑也夫綱已備小紀未完若夫王化之方已
習詳見於前篇矣其刑罰之節臣試申之伏見方今殊死者自有常
制至於抵罪而不當死之流或有推惡惡之心備街郵杖以徽乎衆
未及還獄遽僵尸於路隅而人莫之敢稱其冤死者或有矜憫之

念依法施行以全其生者及有司復拭罪於嚴禁而曾未有思絶其
禍根者此兩者誠以爲皆失之矣夫既犯大罪而寘諸死地宜也非
辭也夫一犯輕罪而亦寘諸死地奇也非宜也凡盜賊姦宄之類皆
官吏未嘗承流宣化之過以致之皆陳仲弓一閭人亦稱且化一梁
上君子化閭境無寇況乎握郡縣之柄者乎既不反求諸己而思有
以自省修復德而既自所之路是無爲不倒之處不亦不能新民之
甚乎又國家之法未有得罪當死者而郡縣擅爲威虐窘獄閭
之而不恪省部視之而不禁豈不傷聖朝之仁化哉夫罪有故犯者
有誤犯者有重者有輕者常以驗故權以驗誤極以驗重濟以驗輕
究而詳之莫非中也彼贓罰之人其罪雖不及死然以有苟存夫爲
之命專免淪魚之網教之不知導之不變方其始犯之也聖人惻然
而刑之小懲而大誡之彼猶不悔及其再犯刑網聖人猶曰焉知其不

復改別仍前以治之。及乎三犯□□□人□□此將終無□□□□
惟殘戕良民而抑且累犯法之化也。故國家受其而不惜，死者甚死
而無辭矣。今有屢犯刑章者，方且坦然自得，由然無恥，縱情以陵無
玷之人者，豈不辱聖朝之寬刑哉。書曰：怙終賊刑，常亂俗，三細不
宥。若三犯雖細而亦不之宥也。伏望陛下止郡縣之虐，嚴加欽之。
凡盜賊細罪一發覺，及再發覺者，判有常條，雖得以循猶，御雜朴致
傷人命。凡盜賊細罪三發覺者，明據前後所犯而誅絕之。凡所犯雖
多而發覺未及三者，不在誅絕之限。蓋須既懲又懲，然後以為真不
能改而施之以極刑也。凡奸宄之罪未及死者同。如是則官吏無擅
殺之權，而大化可行。犯者知將來之不免，而有以自新，國家除不悛
之患，眛而刑罰少措矣。

世祖駐蹕察納兒台之地。吏部尚書耶律希亮至，奏對畢，宣文用問
大都近事，希亮曰：囹圄多因耳。世祖方欹枕而卧，忽起而問其故。希亮
奏曰：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殺，以是因多。帝驚，問執傳此語者。臣
曰：此旨實□□□□傳。脫兒察曰：陛下在內，我以語參右，死臺帝曰
前言戲□□□□□令式。乃罪脫兒察。□□□奏曰：今既出□□明
其錯謬以安民心，帝善其言，即命希亮奏大都諭旨。

順帝時，蘇天爵上奏曰：欽惟聖朝每有中□□仁厚，深□洽于黎元，
明罰詳刑，務存乎寬大。然自近歲，伊始有司或不得人，以致刑獄淹
章，重使生靈罹罪。雖肆者屢違愛刑，有罪者徼倖獲免。舞文弄法，慘
快于貪食。肆虐逞威，尤便于白隸。始則因事以織羅，終則受財以脫
於及聞審囚官將至，輒稱被□人在逃，縱欲陳告其取受，却緣本案
事未絕。設計害民，無所不至。甚有結案之囚，當使明正其罪。今雖未
曾申解于州，州未嘗申解于□□。或畏刑名之錯，或因結解之難，□□

罪之重輕，盡皆死于囹圄。斷遣者既未曾有，平反者益所絕無。矣翔
宣寧輔惟恐一夫失所，而州縣官吏輒敢恣意殺人，感傷天地之和，
蓋亦負重于此。近因欽奉詔書處，行發甸，訪民疾苦，採時究問。念國
家治安既久，本欲生全其民。今中外一歲之中，死者不知其幾。其在
江南猾猾，知懼結案，違于中書，判送卷歸于刑部議咨。方在吏書
因徒已死，獄吏且重罪繫中，先使知事之，更□有司月解文狀考事
之治行。今皆視為虛文，一切置之不問。只朝廷作法如此，郡縣便令
可知。京畿積弊如此，天下之事可知。故憤然怨于人，心發異於天
變。水旱大損于禾稼，生靈日入于貧窮。聞者可以傷心，見者當為痛
哭。傳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海宇承平，百年，宣當申明刑
政，感格和氣，而乃因循苟且，緩慢如此。欲望□□□□民害。今益
亦難其宜。從都省明白聞奏，今後內外輕重罪囚，其事一起，即呈察
月日到禁。某年月日申解，於何司或隨□□□□□□□。某□結案，待新
某事一起，自某年月日到禁，某年月日□□□□，□□曾用何藥，細覚
因某病身故。罪終通行開寫略節□情犯緣由，分□三月以呈中書
部。選委刑部文資正官一員，訪賊于細披詳，如有淹滯刑獄，及言
當□□中急證死損數多，皆當驗事重輕，依例治罪。□□□朝廷明當
刑。天下知所警畏，有司不致生事，擾民罪囚，不至冤甚矣損。

天爵又上奏曰：蓋聞刑者輔治之具，非恃刑以為治者也。欽惟國家
列聖臨御，其用刑也，本之以寬仁，施之以忠厚，內則論議付之刑部，
外則糾察責之風紀。故諸功表義，纖澤施洊，然法之所立，或有所未
周。□之本行，或有所未平。當職類以躬待罪，食重一祿，粗有聞見，略具
數陳。

一、到選官員年六十五以上者，先行銓注。此國家優恤老臣

奏議卷之□□七 □□

既久恐其年不逮思德至遲也照得各處推官專掌刑名大寶
牘之冗全藉乎精神審獄之詳尤資乎耳目承牘不差斯吏無
所欺推審既詳則囚無寃抑今各路府推官往往年老或視聽不
明或神思昏耄苟戀祿俸始俟引年致仕刑政何清蓋亦難矣
夫先行鈐注聞明時之厚恩而刑罰不中亦豈聖人之明訓今後
各處推官有闕當選吏通儒術諳習吏事精力明敏或無過舉
方許為之其年六十五以上者各注別職如此則庶幾刑罰得
中官無曠職矣

一民之犯罪具有常刑苟肆擾害理宜扶護切見各處人民藏隱
窩藏盜賊或言放寄賊物或因偽鈔攀援或為私鹽致訟凡一
切刑獄等事有司公吏巡捕人等往往因其捕逮之際肆為誅
奪所犯罪有輕重家貲為之一空甚至取其賊杖其家因為得
罪蓋亦不敢告陳有司則不受理法律之官所聞尤其照得舊
例諸被囚繫不得告舉他事其為獄官酷己者聽之今在禁被
酷虐許陳告究民之罪狀未明一家已被其虐未亦甚可恤乎
今後有犯此者許其家人明立證佐具狀陳告各照比依照奪
民財係贓定論官吏決於約會可合量情究治如或挾讎妄告
抵罪反坐如此庶幾良民不至甚受其害而巡捕之人亦知所
所警畏矣

一中書省奏准節該除人命重事外偷大頭疋等一切罪犯疑法
究備不須候五府官審理令拘該衙門依例歸結其民之犯罪
或不得已累朝欽恤其有惡逆常尚首三年一次遣官審理本為
罪因在禁淹滯今次奏准偷大頭疋等罪許令拘該衙門歸結
則是人命重事直待三年五府官處決誠恐獄囚禁繫淹[illegible]

延照得江西道御史臺備書一款內在外路每一年親行照
文案參之以情斷定無異方行移本處路管府結案中
部於部本府書案及別有疑似者自行推究若斷入罪名難歸
結者移文附近不干礙官司再行磨問審得若果有可疑亦聽
覆行推問無致冤枉若有冤滯隨即改正疎放欽此今後內外
重因擬合照依舊例令廉訪司審錄累無冤抑移牒總管府結
案中覆詳斷其三年一次遣官審理既不得人從增煩擾至令
住羅如此庶幾獄無淹滯刑政肅清矣

一伏覩至元二年宣諭聖旨節該內外有司官不為用心捕獲盜
賊縱有全獲賊徒取訖招伏贓仗明白指以小節不完不行歸
斷今後但有捉獲強盜偽造寶鈔賊徒者年之內依例結案奏
大頭疋三箇月內須要結案今議於罪依例斷決違者在內監
察御史在外廉訪司官照事輕重究治誠恐易以為手以慎
用刑而不留獄蓋言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不可留滯
淹久也今各處在禁重囚或為強盜寄贓仗于別所或印偽鈔
藏於具于他鄉或指為首同伴在某處居止或稱家屬證佐在
某處隱藏若有憑信顯迹事發官司即須移文勾取不得因時
妄指平民或處官司倚恃不相統攝往往不即追捕以致賊徒
在逃文今獄囚贓仗遷延歲月虛調文移蓋因官吏舞弄作弊
萬端以致刑獄淹延不能杜絕江南州郡風弊尤甚今後如有
承受各處公文即當劃時追捕若令賊徒展轉在逃贓仗要一
到官合與比依不即捕盜等例定立罪名如此庶幾事得歸結
吏知畏懼而州郡亦無留獄矣

一法制之立既有成規奸偽之滋理宜嚴禁照得舊例諸保辜甚

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欲詳此法古今遵守，則難更易。今江淮以南，或辜限已滿，其被毆者身死，有司往往比依元貞元年孟福殺死事例，加等科斷。若皆如此遵行，是辜限為不可用，破已成之法，開姦幸之門，誠恐刑獄日滋，深為未便。所得孟福事係適辜限已外裁斷，有司似難奉行。今後鬭毆傷人者，止合依辜限之制，或在限外雖無他故死者，合與止依本毆傷罪。其孟福例擬合遍行禁止，如此庶杜姦偽，不滋法制歸一矣。

赦宥

東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大司馬廣平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漢對曰：臣愚無所知識，但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桓帝時，河南尹李膺初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同心糾罰姦倖。時膺等以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觀寶于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彊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荊，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

晉元帝永昌元年，皇孫生，郭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為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撫顧切直用攻其失，苟聞一善則拜，見規誡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illegible]

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溢。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
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
嶮。共相扇動。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
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所遂不
幸中。無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啓靈基。黎元顒顒。實望惠潤。
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
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勑法。以肅理
官。克厭天心。慰塞人望。此崇孝基積祥必隆矣。臣今所陳者。有若鄙末。
允理實久而尋之。終亮臣誠。君所居上。舍願陛下勿以臣身賤臣之言。臣
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帝納焉。
後魏明元帝時。以郡國豪右大爲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所在聚結。
盜賊並起。守宰不能禁。帝乃引白馬侯崔玄伯及元城侯元屈等問曰。前

以兇俠亂民。故徵之京師。而守宰失於綏撫。令有逃竄。今犯者已多。不可
悉誅。朕欲大赦以紓之。卿等以爲何如。屈對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
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崔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爲本。何
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法度不平。亦須蕩而更制。夫赦
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
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帝從之。
後周宣帝在位。從政不修。數行赦宥。京兆丞樂運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
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
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
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
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逮茲末葉。不師古始。無益於治。未可
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

銜轡。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
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
唐高祖時。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竄貶支黨。悉流徙惡地。治書侍御史孫
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惟辟無有作威不宜言。言之不可不慎也。
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更新。辭也。世
充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此自違本信。尚免書從何
辜。且賊徒誅戮。非其首惡者。在赦下。縱雖故往爲賊。臣豈意陛下家
癃隔故也。今既督責行何罪之由。古以來何始無其人。今爲亂者何也
蓋由蓄名雖得也。昔天下未平。恣應機制變。合四方之人。與人共
之法者。陛下自修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爲示人之信
君爲賞罰之行。無所陳。唯義所在。以示人。故當寬者
雖甚無咎。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

太宗貞觀中。鹽澤道行軍總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違李靖節度。減死徙
邊。時有上言者曰。甑生舊秦府功臣。請寬其過。太宗曰。甑生違李靖節度。
又誣告靖謀逆。之罪誠不可容。然諸國事須畫一。今若赦
之。便開僥倖之路。且國家建義太原。元從及征戰有功者甚衆。若甑生獲
免。誰不覬覦。有功之人。皆須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爲此也。又謂侍臣
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爲惡。愚人好犯憲章。凡赦宥之恩。
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
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又蜀先主嘗謂
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每見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
赦。故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卒至傾敗。夫小
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絕不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
之恩。彌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

長孫皇后遇疾漸危篤皇太子啓后曰醫藥備盡今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若行善無効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異方之教耳常恐為理體之弊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不能依汝言也

武后時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時狄仁傑為河北安撫大使乃上疏曰議者以為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顧從或受偽官或為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促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故臣以

為遠鄙篇整不足憂也王者不寧可為虞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論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

中宗時叛易之黨議窮治寶與監察御史張廷珪建言曰自古革命務歸人心則以刑勝治今唐曆不移天地復主宜以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則已衆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流貸中宗納之

德宗時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論左降官唯赦量移事狀曰右貶譴之徒皆在遐裔或迫於衰暮或困於瘴癘捨心望徙既關霈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唯所司商擬須候州府錄申並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稱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並蘆軍望命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逃匿巨蹊之外具名銜及所貶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前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贄又上奏曰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体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為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弘慶惠必廻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得無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為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玄穹澤及下土頃因郊祀首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切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霑命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寘才有足觀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遠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為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体又諸州刺史及府官等雖有事故頗多缺員屢有精於選求至今尚不充備以當揀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免歸聖培覆廣含弘之美在增誘掖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贄又上奏曰右兩狀奏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唯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百里今康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年責黜雖及驛路州縣並非稱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含容之恩也夫任尊者其恩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副若恩重而惠輕則体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誕敷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載令初行寰宇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負罪者聞霈澤樂斯須困於

以飭行裝。封日而俟休命。住箚淹留。積經半年。僕又所之任延[illegible]
舊任鄰近。竊恐乖陛下棄慼之意。虧御書行慶之恩。名重而事實
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勑令長
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敍。縱或未有遷轉。亦即
任其歸還。臣于開元末。李林甫因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
却迴。或復寬宥。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敍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
外示優矜。實殊羈係。緣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任。迴望
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亦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
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illegible]冤之風。積成
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于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
典者。良以積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多包[illegible]之慮。已經
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寃嫉林甫之險邪。而寬網則宜行林甫之

弊法。除邪爲害。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絶於歸還。量移不許於佇遷。
蓋是奸臣詭計。殊非國家舊章。且黜貶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
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illegible]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
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徵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徵則
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
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
矣。以其疑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長被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
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憤貪亂。或起於
茲。雖則何患蘇爲。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
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選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格
例。參求折衷。然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
舊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異。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闕

敍。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與人皆優賜。庶不負累。上副鴻恩。下慰
延望。續將得[illegible]殊爲優假。今若裁限所移不踰三五百里。則有改職
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使[illegible]於是增
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illegible]館驛。[illegible]合量移之
例。約有二百餘人。道路須計其遠近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
必遷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illegible]示人疑慮。[illegible]人非
罪。[illegible]其擬官狀並未敢改[illegible]
實又論[illegible]曰。右臣朝奉宣聖旨。并以申書所撰赦文。示臣令
臣審詳可否。如有[illegible]須改張處。奏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詳知詔旨
[illegible]所見不周。更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參以爲綱條粗
舉文理。[illegible]用於平昔頒亦可行。當今則
恐未稱。何則。彼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

常語諭。陛下嗣承大寶。[illegible]一十四年。窮用甲兵。竭取財賦。兆庶未達
於聲[illegible]之旨。而怨咨已深。[illegible]不假以悔悟之期。而患難繼起。禍以
刑論太峻。禁防傷殘。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
九廟震驚於匪人。六師出[illegible]於郊邑。[illegible]言之痛心。自古[illegible]
所鍾。罕有若此之甚。今[illegible]東圍雖解。逋寇[illegible]土假王者四[illegible]
僭帝者二竪。又有顧瞻[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積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illegible]滯抑者
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群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illegible]所屬其可
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罪[illegible]禱于桑[illegible]
自[illegible]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良以誠不至
者物不感。情不極者[illegible]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
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illegible]不可以不弘。宣暢

事未可不開悶摸抱洗刷瘢垢未可不盪滌瑕穢俾天下聞之靡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行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輒罄愚懇伏聽聖裁

贄又請宥趙貴先罪狀曰右欽溆奉宣聖旨前者欽溆所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初未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今便處分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為貴先從逆之罪誠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愍陛下所發務宥撫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緣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諸言凌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屬[illegible]于奉天奉狀馳歸鳳翔貴先獨至營幕進無[illegible]退[illegible]闕亂兵誘為賊所拘縶以同迎鑾駕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拘已受邀留遂雷劫制身縻偽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聞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貴寬捨凡所議獄蓋緣獄情罪疑惟輕實編令典宥但問理亦載聖謨

[illegible]彼渠元未殲布列偽職遭羅誘脅其類是繁今京邑初平皇猷[illegible]始乃是奇俗觀化之心聖王布德之時所[illegible]付竟尤宜審慎一赦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順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愈固不思一節之[illegible]而貽覆歲之憂奇猶匹夫之謀以興復衆之後[illegible]計畫[illegible]夫何[illegible]之有[illegible]叢者羯胡亂華染污上史霸宗興復業[illegible]故[illegible]止[illegible]不[illegible]問何朝道學既開德澤之外被[illegible]章會[illegible]之見[illegible]人人[illegible]各悔歸國之誠又乎三司獲罪紳門嚴科未降之[illegible]復[illegible]計慶緒附[illegible]而自結[illegible]明已附而重擁凌袁屬陟至今為梗豈不以任[illegible]而[illegible]撥[illegible]不[illegible]忍而亂大臣諸將爭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為誰帝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豈以割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幾人是凝碁逆幹全可以定[illegible]征反在所往河所為應誅休遂撫臣區區上書蓋為[illegible]須[illegible]寬然使貴[illegible]之徒莫不聞風而快情矣尤[illegible]以[illegible]開叛亂路門之門此其大指人可奕也陛下前[illegible]善以伏惟示為守議以救

憲宗元和三年帝御丹鳳樓大赦天下知[illegible]類奏准舊例散差中使走馬往諸道送赦[illegible]貴[illegible]欲[illegible]職[illegible]類使至諸道受納財賂使其至也自[illegible]其手[illegible]李絳[illegible]奏曰陛下自臨御海內事惟[illegible]易去[illegible]等今[illegible]以赦書散差勑[illegible]尋送又求方鎮貨財蓋非陛下意旨請付度支鹽鐵急遞發遣所[illegible]疾速簡便又無求取勞擾上依絳等所奏光奇又奏曰舊例[illegible]

便改易。上曰：舊例若是，即須恭守；若不是，即須改移，豈可循舊弊邪。
宜依裴洎李絳所奏。
文宗時，邕管經略使董昌齡枉殺參軍衡方厚，貶溆州司戶，俟徙峽
州刺史。右拾遺魏謩諫曰：王者赦有罪，唯故無赦。昌齡專殺不辜，
事跡暴章，家人銜冤，萬里投訴，獄窮罪得，持枝輪貨，中外以為屈法。
今又授刺史，復使治人，紊憲章，傷至治，不見其可。有詔改洪州別駕。
後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左散騎常侍張允為駁赦論以獻曰：管子
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
勝其福。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亦豈行
赦不以為恩，不行赦不以為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
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
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
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為惡，曰：國
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為惡也。夫天之為道，福善而
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為福，則是天又喜人為惡也。凡天之降災，所
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上覽之，大悅。
宋太宗時，祖吉守郡為姦利事覺，下獄案劾，罪書未具，郊禮將近，太
宗疾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勿貸祖吉。趙普奏曰：愆
官黷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
而隳陛下赦令？太宗善其言，乃止。
太宗嘗因郊禮議赦，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佐劉備數
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時趙普對曰：凡郊祀肆眚，蠲滌瑕穢，其仁如
天。若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上善之，遂定赦。初太祖將祀南郊，以
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強竊盜，不得預郊祀之赦。天聖五年，馬亮

言：朝廷雖有詔，而法官斷獄乃言赦是會赦，多所寬貸，惡無所究。若詔
旨遂詔已下約束，犯刼盜及官典受贓，悉論如律。
真宗時，右正言夏竦上奏曰：臣聞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
去殺。傳曰：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育。臣竊以為邊無兵革之患，
官無倉卒之吏，國無興餘之制，民無饑饉之憂，則示元受好生之賜，
萬物遂茂育之性，非所謂肆赦之義也。蓋赦者偏枯之物，權時之制，
君子所擇，小人所況，故得其大害。孔明識其小惠，故無赦之國，其
刑必平。居上者敢宜於慎。皇家解五代之苛暴，復八世之典憲，撥亂
之始，宜推解網之惠；守成之穎，郊縣委積之權。夫赦不可以遽知，達
知則姦作；姦不可以數，數惠則政煩。方今郊祀之日，必宣渙汗之
恩，豪猾望而造姦，吏胥因緣而弄法。雖預示禁章，未命免，受慶
覃澤通行。願陛下紹先王赦之道，塞叔世屍結之門，令恩
不預放，罪無苟免。霈宥施流，惠澤若以歲之不可，必也用之有方。書
曰：告災肆赦。易曰：赦過宥罪。或當陽氣甚生之始，薰風亭育之際，順
寬和之氣而宥萬之恩，必也赦除誤失，當宥故犯，庶幾懲戒有差，曲
直之狀，數肆告之文，事宜從簡。若羈放理財之物，非違官吏犯屬
於有司，須下其事，何必鍾嗟條例，動自數條，使舞文之吏得以因
緣。執筆之官雖為釐逑，從其簡易，定正條綸。
仁宗景祐元年二月，侍御史龐籍乞郊禮更不行赦。其略曰：臣竊見南
郊禮畢行赦，且禮行於郊，而勸賞赦若君之人，無有也。三王之世，
歲親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又祀感生帝於泰壇，漢朝有甘泉五時之
祭，緜代而降，郊祀不輟，至於肆赦，皆未之聞也。有唐兵興以來，事天
之祀，歲或廢之，迨于五代，三年之行，遂以大賚，所以勞衛兵也；以大
赦，所以蕩亂故也。然則所賞既大，不可以歲舉，故必三載而郊

皇朝承五代之荒，興千齡之統，應變以制事，酌中而立治，遂邁前古之法，近擇後王之迹。是以祈歲報本，就陽位而展禋，一朝錫福，御誕闡而行赦，覆賞二柄，行慶之道也。謂夫法駕順動，六師景從，雖無大勞而必隆賞，所以勉軍伍而衞社稷也。雖至愚以謂賞者國家之大典，可以仍舊。謂夫狴牢悉啓，桎梏並空，雖皆大罪而必盡赦，所以滌瑕蕩垢，而使自新也。雖至愚以為赦者政教之大患，不可以常用。何以明之？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也；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也。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復惡，故以為政教之大患也。所謂常赦者，除十惡、闘殺、劫殺、謀殺、故殺、已殺人者及放火、官典犯正枉法贓至死不赦外，其餘罪咸赦除之。所有闘毆者折肋、墮胎、折跌人支體及瞎其一目，即須一年已上，及因毆患今至篤疾，以威力取財，雖不傷人，是皆凶惡之人，使蒙之赦，實之常刑，則可以舒平民之憤，挫惡人之銳。乃復放其大惡，出為無罪，誠不足以增光盛德，適足以害和氣而已。況復將有事於南郊之歲，常告布天下，民以是知國將郊禋，郊必宥罪，乃先其時蔑用肆其凶暴，雖約束之預降，終獲覆之縱寬。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今使之知，所以為幸。陛下誠能布發聖旨，明示天下，今後郊禋之日，除賞賜之外，更不行赦，使無敢為罪，剽善懦者懷患，以頑者知禁矣。

慶曆二年，館閣校勘蔡襄上疏曰：臣伏覩比年以來，盛夏之月，陛下親慮京師繫囚，令天下負罪者減降，使從輕典。此豈陛下嗟憫元元重罹禁網，冒炎暑之苦而處狴牢之下，天衷惻然，下寬大之詔，實厚生之厚幸也。臣愚無智慮，不能識天地無垠之施，而竊有感焉。臣聞古先帝王躬慮獄囚，皆以決訴冤滯，非特專宥過戾也。追陛下慮囚畢歲行之，非一定而不易之制也。何者？國家行之比三年矣，

之民習熟前事，咸知指時月輕罪，宜度豈非屢行之而濫而為患大？法者天下大公之本也，故罪有小大，法有輕重。今所推者大罪，而所疑者輕法，以非其罪抵雖輕法，不得施安在降其等乎？誠蒙其罪罪重法尚不足以禁禍亂之，何以革小人之心而驅之歸善哉？國家每郊禋必大赦，貸民之罪，固不鮮矣，又仍歲有疏決減降之令。臣謂貸弱者多負冤，而富強者多蒙宥，小惠甚小而其蠹甚大，非有補於治體也。伏望陛下考前古之制，權當今之弊，罷疏降之詔，而責天下刑獄吏審按情而毋多久繫也。臣愚以而言近，不勝隱慮之至。

嘉祐四年，知制誥劉敞上奏曰：臣伏見今月二十八日疏決在京繫囚，雖恩出一時，然在外群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澤，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尚未半年，復有此恩，傳播民之多幸則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前世明君賢臣論此詳矣。雖盛事不說，臣願朝廷慎之。

六年，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論赦及宗室曰：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怙終則刑之，非不擇罪之有無，槪而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昔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亮曰：軍旅屢興，何以赦？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為美也。國家承自天心，子愛萬姓，故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祕謹周密，不可前知，故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疏決，擇其貪殘大為姦利，悍民暴橫，侮善良，自以之中，俯二事而犯露者，皆已陷不過兩歲必遇赦除，則是永自為寧

往往指望謂之熟赦使愚戇之民憎惡怙終得逞群志滿欲揚
豈爲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疏决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
之中有滯積冤結有司不爲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
問平其枉直無辜則放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流決以能消釋
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宗之時每歲不過
一次疏决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
切放之今歲五月以前疏决之今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怠慢姦
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只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今後
皆歲疏决不過一次或早或暵使外人不可豫期其數罪仍依舊降
徒杖罪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疏决永爲定制庶幾爲惡之人不敢
指以自寬有所戒懼
七年光又上論赦劄子曰臣伏見國家每下赦書云敢以赦前事

言者以其罪罪之誠欲恩澤一究而號令必信也比見臣僚多以私
意偏見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編配重於不經赦之人朝廷
皆從其請若其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則國家當於約束勑內
明白言之若可生全當從而行之使恩澤有所不均而國
死罪猶赦之而徒罪不赦是則罪之輕重不繫於人主之詔
而决於人臣一時之私意也况使經赦之人仍就編配待罪重於不
經赦者是無謂也夫赦者誠非致治之道然朝廷若能永無赦令猶
有罪者必刑則人知恐懼莫敢犯矣今既數下赦令而使大罪得免
小罪被刑經赦者其罰重不經赦者其罰輕臧否舛錯使百姓何所
取信哉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犯罪之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已於
赦降約束勑內明白言之其餘並從赦文處分其有指赦作過情狀
顯然不因臣僚奏請陛下更意特不原免者亦宜依此施行亦不可

更有以赦前之罪惟赦前犯罪不至編配而赦後特行編配者並
乞罷命遵依赦文使恩澤均一號令明信
仁宗時范仲淹奏爲赦後乞放祖宗朝欠負疏曰臣伏覩國家每一
降赦爲人歡呼一兩月間從赦司存將欠負之人依舊督責枉猜老
幼籍沒家產既失大信且虧至仁望聖慈已差楊日嚴等與一司
詳定不係侵欺盜用諸般欠負臣訪聞在三司定放欠負見諸州
軍務有少欠雜物係專副四十餘界計八十來年登載少數又不顯
係欺其專當人亡殁年深只追管勾子孫理納並不知根元如何少
欠被此刻剝傷民甚陛下愛育生靈之德臣欲乞出聖意應祖宗朝
天下欠負更不問侵欺盜用並與除放如有司更不舉行許一司知
次第人陳告干繫人吏並坐違制決停告事人與轉一資諸處承受
施行官吏並科違制之罪

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聞古人有言曰一歲再赦好人喑
啞此言赦之惠姦而無益於治道未可數者也屬者京師及畿輔嚴
一赦而去歲再赦今歲一赦京師兵士又行再賜錢夫赦之與賜無
益者天民一赦者而民謂之熱赦以其在五六月間也猶有姦盜倚
爲過從者期以待之况再赦乎况一歲而爲惡無顧猶追求如
夫好人良善也哉故爲喑啞也當罪己其不祖而爲姦盜者無
幾矣又今防秋備塞之人無慮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而受賜者
能無動心乎不可不慮然陛下德音已下賜錢已出臣知不可收已
伏乞今後罷所謂歲一赦者或權姦猾而使善良有所立也罷兵士
之特賜錢者以均內外以防後患而使民力得寬裕於財也昔唐太
宗承乾爲長孫皇后請肆赦以崇福祐者後孫皇后曰赦者國之大
事安以吾故亂天下法乎長孫婦人耳猶能如此陛下聖仁之舉

資顧不爲長孫后之所爲乎。臣竊惜之。
神宗熙寧元年。通判利州周表臣論災異不當肆赦疏曰。臣伏見國
家每因天文之異。水旱之災。大則行德音於天下。小則曲赦於一方。
臣竊惑焉。夫數赦之爲害。古人論之詳矣。蓋古者赦過宥罪。行於過
失遺忘。而不以惠姦。陷於刑辟者。非盜人貨財。則賊傷人害者也。使
爲盜者蒙釋。則其主必憤疾。使殺强者被宥。則窮寡弱必無訴。故數赦
良民不被其澤。而惡人昌矣。又況小人習性之愚。未能改過自新。冀
赦出也。夫至於辯言其主。不至於傷損平人。則復穴牆揭篋探
囊。故朝脫桎梏。夕復殺人。朝出囹圄。夕復爲盜。此非一日也。國家何
以恩於此而數赦之耶。昔成湯之時。其旱可謂久矣。湯以六事自責而
已。未嘗聞赦也。高宗有飛雉之雊。可謂異矣。祖己訓之以正厥事而
已。未嘗聞赦也。周宣王之時。其旱亦可謂久矣。詩美其側身修行而

已。未嘗聞赦也。夫遇災應變。行如成湯高宗宣王。亦可矣。而必赦
姦宄以爲惠。不亦異乎。竊原國家之意。豈非謂刑罰獄訟。或有冤抑。
故赦之以致和氣。苟得其人。則自無冤濫矣。況近年以來。由法絕於
人持近厚之心。刑獄清而獄訟理。乃使兇惡之人。幸蒙釋宥。非所
[illegible]
事之未備。或惠民之未至。或察冤有遺滯。而隱微
於下位者。或出宮嬪之閑散。或事歲源與繕宮室而幽閉者。臣聞
太祖皇帝躬履儉約。嬪御不滿三百。猶以爲多。嘗因霖雨。又出數千
人。此近事之驗也。凡此皆先王舊典。或祖宗故事。惟陛下詳求行之
以應變弭災。不要下赦。使爭寇賊姦宄無不息矣。
七年三月不雨。帝以旱欲降赦。時已兩赦。王安石奏曰。湯旱以六事
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矣。非所以弭災也。上乃止。

元豐三年。大尉文彥博上論赦事疏曰。臣伏覩陛下躬行大享之禮。
前期齋宿於路寢。朝謁於靈宮。孝享於大廟。乃格明堂。以嚴宗祀之
禮之重。莫重於此。既而御端闈。宣大號。需惠澤於天下。號令之重。亦
莫重於此。然號令之出。在於必行。不惟其反。詳釋爲己赦文。釋條綴。
會通爲此常赦。至寬自殺人已死及盜主自盜贓吏枉法外。罪無輕
重。悉除。而近歲以來。中外臣僚多不詳罪犯與情理之輕重。皆乞遇
赦不原。朝廷或從其奏。臣恐輕重之間。有所未安。臣臣下近格赦令
則稽滯不恭。朝廷遂從其請。則令有不信。臣乞今後凡有罪奏乞不
赦原者。弄送刑部。俟具獄上。一聽朝廷臨時特旨。
神宗時。知諫院司馬光上言曰。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獄。禁之
誠爲大善。至於言事之官。事體稍異。何則。御史之職。本以糾察百僚
糾擿隱伏。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

歲之間。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
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
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藉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
不懼。此乃人主之利。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刑去言事兩
[illegible]
所發。則是其不當言。罷言者。帝命光送詔於中書。
知諫院陳襄乞原免張亢夫等狀曰。臣伏見轉運司差官覆陳敘勘
本州宛丘縣令張亢夫同法參軍周琳爲檢斷潁州萬壽縣令鄭獻
臣等明知手分張青等多納人戶青苗頭子錢四十四貫有零偷盜
入己。及事發。旋將所盜錢入縣。其時劉獻臣等卻容庇。本人許令陳
首。虛作根納錢數在廳。從杖罪就縣斷遣。係提刑司巡歷到縣點檢
敘實。差官覆勘出上件情罪。際請張亢夫錄問周琳檢法。將劉獻仍

等作故出張青等盜錢徒二年全罪以官吏分首從從私罪定斷今蒙大理寺等處駁定只合用公案相承四等減斷其張克夫兩縣却有擬斷不當罪名。唯勅下轉運司取勘雖兩經德音及過都堂大赦其推勘院為見前來德音後唯朝旨取勘以此不敢引赦恩釋放依前圖結公案錄奏據准熙寧編勅諸官員特杖犯罪自首及會恩合原除私罪徒及贓罪并結案聞奏餘更不結案其張克夫兩縣所犯只得公罪杖不合結案事理分明。臣昨曾知本州備知違官承職公勤州縣所賴今再叨朝寄益見其職事風蹟可觀。歷任已來各無公私過犯。內張克夫是故禮部尚書張詠曾孫。討邑三年。政事精辦盡惠兼著。奉行新法成式匪懈。借貸衆人等累狀經轉運司保狀稱本官婚田鬬訟給納青苗並無留滯催驗青苗錢物不勞刑責各依限事足備見愛民之甚乞留再任已見奏陳提刑司曾申中書乞更望

移通判。比部員外郎雍摽亦具申奏云依勅條原放。惠一任巴丞今韓絳吳充王拱辰滕甫劉庠陳薦薛向等一十三人保舉責欲令京職官任使得替令後磨勘將其名呂之後能自立身勤政治效可獎識。及周琳除本職外。增司多委他局勾當。並皆濟集無妨稱職許萬壽縣令佐元犯。本為不覺察人吏多納青苗錢數。有違新法。臣名薦重疊見申解上州。暴揚已過以心商量。許令陳首。作憑銷減罪只就本縣斷放。雖然公事其間雖有私情顯是刑名疑慮其張克夫等意存推明新法嚴戢吏人取受以致失錯檢斷別無枉曲。今依條減外。更只有公罪杖累遇恩宥於法自合全原不當圓點公案點虛特來奏案朝廷以前來德音曾降勅命取勘特有移改隔礙磨勘者擇。乞具本情職是各問。欲乞聖慈檢會提刑轉運司及本州通判歷繇奉奏狀久中書狀。特賜詳酌緣依赦前原放不作遺闕庶使公實盡心之吏知所勸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彭汝礪上奏曰。禮之有刑。非以民為不足教也。所以教禮之失也。臣之有赦有宥有贖。非以姦為可容也。所以待刑之所不及也。故周公之法。非獨老幼惷愚者有赦也。而不識者亦有宥焉。非獨宥刑之疑有赦也。而大辟者亦有贖焉。以此知先王之所以愛人厚矣。後世無先王之教育。而有先王之刑。有先王之刑。而無先王之赦。是所以愛人者寡。而所以傷人者有餘也。以豈可忽哉。律。大辟刑名疑慮許奏請。然有司畏於駁問。則坐而移易獄辭。牽合法令。以刑之。則疑者未必辨也。杖罪情理可矜許贖。然有司用法或出於喜怒。而與告者未必有。而無故未必刑也。大辟極矣。而或有減。則徒役者何獨不幸耶。杖罪至輕矣。而亦有時則流配者何罪不得乎。舜典曰。罪疑惟輕。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則赦宥非有輕重之殊也。臣欲乞應以過失

犯刑。應刑名疑慮皆聽時別請於逐路轄州以巳其羅甚而不識處決而私用赦許民得自言而使轉司審察之如七則民無幸不幸者矣。先王仁義之意其或在是歟。

哲宗元祐七年九月侍講學士范祖禹乞除賊盜重法曰。臣於去年十二月轉對奏事乞除賊盜重法未蒙施行。臣聞王者之德。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四海之內皆赤子也。無有遠邇。視之如一。今重法之地獨為罪民。一人犯罪。逮及妻孥。沒其家產。徙同反逆。究王制刑必使民得以自新。不聞別異州域。偏行峻令。恐非盛世所宜為也。陛下將郊見天地。御樓肆赦。若於赦文中除此法。一切蕩滌與之更始。足以感格人心。召致和氣。則帝舜好生之德。夏禹泣辜之仁。成湯解網之恩。復見於今矣。恭惟祖宗無不哀矜庶獄。刑罰從寬。遠過前古。有陰德上當天心。是以承平百年。福祚無窮。唯自嘉祐七年。初

而寓藏重法。至熙寧中，中書檢正官奏請遂爲著令。皆因有司建議，
非仁宗、神宗本意。此乃權時之制，不可久行。臣前奏論之已詳。今因
初郊，宜以爲仁政之始。聖人順動，雲行雨施，刑清民服，此其時也。伏
望聖慈斷而不疑，特降睿旨，於將來赦書行下，使百姓曉然知二聖
天地涵養無私之德，不獨視此諸郡如夷貊之人，臣將見民之戴恩
淪於骨髓，則勝殘去殺，庶可望矣。謹錄奏聞。

元祐中，上清儲祥宮成，將肆赦，翰林直學士王巖叟曰：昔天禧中祥
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
無益於聖治也。

徽宗時，翰林學士葉夢得上奏曰：臣近因中明昊天上帝皇地祇冊
文，尋蒙聖旨別撰，已爲祈辭。今來合降赦書，謂宜更行推廣，歷敘天
下艱危之狀，深自貶損，明示四方，使無遠近皆知陛下爲民請命，以

邀福於上下神祇之意。昔漢光武初興，第五倫每讀詔書，常嘆息曰：
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唐德宗以朱泚之亂巡幸奉天，陸贄在翰林，爲
降詔令，武夫悍卒無不感泣。李抱真自山東入朝，言曰：此時臣知天
下不足平。蓋上天不可矯誣，人情易以誠感，惟不諱過舉而示以誠
惻，則雖幽遠疏屬，皆可以動。文辭播告，未爲無補。伏望聖慈詳酌。
如允所請，將來赦書乞降付本院，依此施行。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議赦令疏曰：臣伏覩陛下登寶位
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偽赦者之，
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欲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
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
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絕矣。邦昌叛逆，僭位宰輔，懷附虜狄，易
姓建號，身爲惡逆之魁，故其偽赦不循典憲而首爲亂階。今陛下遵
承大統，以爲神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
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特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真
負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偽赦雖
選人亦有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
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疑
者二也。祖宗登極，人有罪犯安置編管羈管等，合次第推恩，或量移，
或自便，或敘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爲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偽
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當
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賞罰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
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是三者，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爲正當
如此耶？將以邦昌偽赦嘗大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
昌與聞國事，欲以此惠貸耶？臣愚竊以爲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

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羈管之人，令刑部檢具元犯以聞，
等第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
於此。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爲度，勿以反汗爲嫌，天下幸
甚。

高宗時望子生，方事當肆赦，綱爲尚書右僕射，又上奏曰：陛下登極
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兩河之師，天下觖望。夫兩路爲朝
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
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
死亡，恩恤不及，復有急難，何以使人乎？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
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

知洪州趙子鐵乞曲赦虔寇疏曰：臣訪聞虔州自從衛軍民交變以
來，凡十縣之間，失業之民，聚爲寇賊，雖蒙恩寬覆貸其脅從，亦既累

寄而猶家藏兵器未嘗輸官州縣既不能止絕又甚聽訟理獄紛紛
許以追證舊事閭里騷然。各懷反側。則是陛下已赦之罪官吏猶得
台之使從澤阻於布宣人情積於忿怨。一旦發心不能自保則姦兵
剽刃蠭有必於害民而聚衆阻險無由自新昨遣岳飛再已平定而
前日怨仇之訟紛紛猶未已也。臣區區愚見欲望聖慈依昨來建州
平范汝為體例特降曲赦或止降詔書貸其往咎及應干係將事
並捨舉施行如此則人懷安業盜賊潛消矣。

中書舍人洪遵言天下惡少年持飲博椎埋剽掠盜販
鹽既殺人肆而不已遂嘯聚山谷或行劫江湖皆所不至。因常赦其
什一以俟緩急之用。一旦抵罪則盡出所藏行賂猾吏以規幸免而
免之之術其說有四。曰案問。曰無證左。曰非故殺。曰不經徑往奏
裁例從輕比。止於杖朴而否以遠惡。然其遠者不過三千里惡者不

過嶺南以徙惡窮雖多然避於窮山邃壑之間而之暨或逃軍兵
或取其金帛或墮其酒矣或窮於叢與或反羅織害行不半途則已
遁去既便得至配所才及年歲則左縣右買規脫只籍否則直逃亡
命復出為惡斑禍良民不可勝數夫故罪之人可以驕驁自古以然
春秋之王謹句踐使罪人三行屬劍以須以取攜李之勝秦漢以來
東伐西役多施刑徒後漢天下亡命赦之為兵載在方策昭然可考。
臣愚欲望聖慈今有司看詳。凡天下山惡強盜及殺人罪應至
死而赦之者量地里遠近分配大軍。不惟可免逃亡與日生惡。而此
徒壯生好殺既隸軍伍。知有洗心自新之路措加閱習必緣為用。

孝宗淳熙二年。兵部侍郎周必大言因久雨祀札同赦。御劄子曰
臣竊見月初陛下以霖雨過多親養德音分遣御史提點刑獄躬理
囚繫詰路杖罪以下縱之于繫之人並從釋放命一須即晴

彌天高聽卑。應若影響。此固陛下躬行而親致者。未必遠引古事以
為證也。然自秋冬以來陛下每有寬恤之詔則亦隨有感格暨數日
之後復為陰雨今則稻不可獲農夫皆以為憂麥不可種嗣歲在所
當念臣嘗深思其故得非群臣將順聖德有所未至不然四方民隱
有所未達。天雖不言示人以事仁愛眷眷在茲乎。今郊禋密邇將
來所下赦書多是循用定式雖嘗命六部前期條具亦不過常事未
見往往州縣亦以空文應之。甚不稱陛下欽恤發揚之意。臣愚欲望
聖慈因霖雪之未効。察天意之有由。特運宸心旁思民間之利病。凡
可以罷行者默而識之。俟有司赦條既定特降親札與赦俱下。使四
方萬里鼓舞咸德上動天監必獲無疆之休不得入以自成遵之
續蓋念慮偏廣則難應所大又寔待審而已。

六年必大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又論詳議明堂赦書疏曰臣仰

惟仁宗皇帝在御之二十八年肇行宗祀之禮當時所降赦書恩意
特厚。又別為手詔至公之論杜私謁之蹊以新庶政載在史冊至
之照耀。今陛下臨政願治二十有八載德日新而又新治日進而加進
其視祖武無間然者是以茲御親書下明詔以季秋宗祀上帝之蓋
舉此世易自來赦令多因諸部條具而去取之文詞雖繁直然可行
者少。故州縣亦視為常續不以為然臣愚欲望今茲恭申自聖意
密論三省樞密院就此三兩月間詳議政事施設之大者用仁宗故
實載為詔旨與赦俱下。至如諸路刑獄有觀望淹延一兩歲不能決者
州縣賦稅有輕重不均若從常積欠名存實亡若版曹憲部皆可稽
考並作訪聞或督或蠲。一新斯民之耳目。此實人主非常之恩而非
有司所能及也。故願陛下與大臣預圖之。又諸州太守到任便民五
事其間亦有言一方大利大害。尋常例付省部勘當竟間施行臣亦

乞命大臣表而出之。取旨行下。使四方萬里之遠。知陛下上承天心。下恤人隱。歡欣感戴。遙爲和氣。自然華美。來同福祿。無疆不其難歟。

孝宗時。敷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上奏曰。臣聞刑罰者聖人所不得已也。赦宥者亦聖人所不得已也。愚民犯法。偶誤罹罪。遇赦當釋。昔亦無辭。縱有情重難貸。出於一時特斷者。亦□□而稍輕。不應引赦而反重。此理甚明。而人不以爲怪。臣竊見近日奏案赦前犯罪者。有司以爲依赦合原。緣情重不殺。以人情事理論之。特不用赦而行刑。已爲異事。今乃反增其刑。謂如本犯徒一年。遇赦當放。以情重。故特斷徒二年三年。或增至配流之類。雖欲□□戮哉。然非德刑並用之意。兼在外州縣禁囚遇赦者。則依舊罪徑行釋放。其偶在奏案者。乃反增加。則是州縣用恩。朝廷用威。豈不倒置。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遇有赦前犯罪情重奏裁。決不可貸者。止從特不用赦。以元刑斷之。已自不妨人情事理。實爲允愜。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天之道陰陽而已矣。聖人之道刑賞而已矣。故承天而居者。宜法之而立政。陽主生而春發於前。陰主殺而秋冬繼於後。斯若天也。慶賞以勸功能。庸刑以警罪惡。斯二者人也。有功弗賞。有罪弗刑。則無以激將來之功。當罪不刑。有惡不除。則無以致遠依之。是以順乎陰陽。不差行。審乎冬夏之先後。賞者無以爲慶也。刑者所以好生也。然刑期無刑。辟以止辟。豈虛語哉。然而赦者欲以蕩滌瑕穢。與民更始。以負罪者言之。則實大之洪恩。以致治者論之。則非太平之常事也。近世以來。郊天祀宗。建儲立后。未有不肆赦者。僥倖之子。逆知期會。能不啓非盜之心哉。且雖犴獄者皆人之切心。但□者也。及乎情鳥夜啓。驛馬宵派。丕諭告靈。金雞樹仗。雷雨一解。例皆釋也。名爲嘉會之時。實皆變異之變也。遂使攘劫厖賊而脫禍罪。善流屛息而街衢充塞。根勞救良印然射根於當道。獨不念害良敲而傷平民乎。風俗敗然。殆可惜也。又況大赦之後。姦邪未嘗衰止。朝既因圄。夕嬰縲紲。其不能承化自新亦已明矣。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志曰。太宗絶赦。四海安靜。于顏無赦於先皇。孔明非惜赦於蜀主。故得致天息冤。閭境安生。此皆前世明主賢臣已然之效也。今國家以因徒之孽苦。愍小民之屠戮。頻降原赦。此蓋朝廷不忍人之心。形於外而不能自已也。雖然以臣言之。順天道以正生殺。則周文之治不難同矣。又豈唐太漢光蜀國之足言哉。夫當罪而宥之。當赦而生之。亦猶來臨風於萬壽之辰。行春令於秋冬之際。如此而欲天道之成。臣不知其可也。豈唯下者象動於上。感興於人者。於茲於天。昧無懼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伏望陛下信賞必罰。無肆赦宥。使上下有紀。內外從律。則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矣。且使王者一親□待以議□。

時冊上尊號。議大赦天下□□。□□□□遂□諫曰。古人言集議之際其刑必平。故赦者不□□□□。□不□□官。數赦。帝嘉納之。詔賜□大恢而復況赦□□□□。知節言□□。言者是。朕今後除正降輕刑之詔。

順帝時。蘇天爵論不可數赦疏曰。自昔賢君。務明刑政。有失赦宥之數。行必致紀綱之多壞。是以先王既與禮樂以教民。又嚴法制以懲姦蠹。禮樂興則教化洽。法制嚴則姦貪懼。未嘗數赦以病民也。唐太宗貞觀二年。謂侍臣曰。凡赦惟及不軌之輩。古語有云。君子不幸。小人之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人。朕有天下以來。曾須愼赦。蓋爲赦則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復能改過矣。大哉。太宗之斯言也。昔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初。未嘗□赦

藏陛下聖德緣仁丕冒天下是以刑政肅清禮樂脩舉蒼生
善良獲伸故中統至元之治比隆前古欲準聖天子承順天心子
百姓蔽罪命令以先全人[illegible]始已降寬恩然自近歲以來赦
太數誠恐貪人負吏各懷僥倖大為豪利非朝之福也夫以世祖皇
帝在位三十五年肆赦者一近自元貞改元至今纔數年之中
肆赦者九甚數恩寬[illegible]出於[illegible]矣然長姦惠惡誠為政者
所當慮也伏願自今以始近[illegible]常之所行遠鑑唐太宗之
言使中外臣民洗心滌慮守法奉公知非常之恩不可復覬不勝幸
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十九

兵制

趙孝成王時荀卿與臨武君議兵於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
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
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
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
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
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
悠闇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
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
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
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
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
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
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
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
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
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
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
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
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
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
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
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

隱忌憲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強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埶。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強，民不齊者弱；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刑威者強，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埶，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眾強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

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illegible]
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illegible]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
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
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
荀卿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
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
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
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
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illegible]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
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
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
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以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
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
也臨武君曰善
趙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
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
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
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
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
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詔求百官讜言建平王宏議曰臣聞建國之
道咸殊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誠防口取禍固前正同軌後主
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德神臨纂
精思治進儒禮而崇寬教寬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illegible]

士而求賢異修廢官而出滯賞撤天膳而重農食禁賞遊而貶權[illegible]
通山澤而易關梁因己海內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令舉直
辭之路四海希風普天幸甚[illegible]家採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竊陳如
左辭理遠躁伏用震惶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干戈未戢戎備宜
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或
以祿薄帶帖或[illegible]門閥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戚
寒[illegible]交鋒[illegible]望其擐甲推鋒立功閫外譬緣木求魚未可得矣
今謂臨難命所[illegible]出命奮驍爲合之衆隸造次之主貌疏情乖者若
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援危奔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本欲改選將
救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爲其總統今無養士卒
恢恩信先加農隙教振以習其[illegible]令五中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蹤
遲速中律然後高鏡觀釁因時而動推鋒挫鋭折衝千里外孫子曰視

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死所以張孝效爭先之心吮瘡致必盡之命
豈不由恩結者士輕其死令明者卒畢其力考心迹事必藏者存妄
陳層知[illegible]
唐太宗時簡點使出右僕射封德彝奏[illegible]欲令取中男[illegible]
[illegible]魏奏不可[illegible]太宗[illegible]今見簡點使[illegible]大有壯者太宗[illegible]
乃出敕中男[illegible]年十八[illegible]大者取徵又不肯署敕太宗召徵[illegible]
色讓之曰中男若實小未點入軍若實大是其詐妄依式點取於卿何
妨卿如此固執不解卿意徵正色曰臣聞竭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
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中男以上盡點入軍租賦雜
徭將何取給然比年來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爲其少但爲禮遇
失所遂使人無鬭志若多點取人還充雜役其數雖多終是無用若
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爲君以誠

史088-289

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以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詔書云：逋租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命所司，列為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為天子，國司不為官物，其餘官物復將何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賦，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欣悅。尋更有勑云：今年白丁多以役訖，若從此放免，便是虛荷國恩。若已折已輸，並令總納，所免皆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便徵收。百姓之心，不能無怪。已徵得物，便點入軍。來年為始，何所取信。又共理所寄，唯在縣令刺史。年常檢閱，並悉委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朕向見卿固執，疑卿不諳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是人情不通。朕不審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天下若為致化。乃停取中男，賜金甕一口。

太宗常謂曰：夫兵甲者，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邦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句踐軾蛙，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以喪邦。何也？越習其威，徐忘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故知弧矢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機也。

高宗麟德元年，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曰：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敝，唯思西歸，無心展效。臣問以往時百姓應募，或請自辦衣糧，何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曩時沒王事者，有敕使弔祭，追贈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度海者官不及記錄，死者無人誰何。州縣發兵，壯而富者行錢得免，貧者被發即行。渡海苦戰之時，許以勳賞，及達西岸，唯聞推索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是以被發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其有勳級，亦不免挽引之勞，無異白丁。又初發時，唯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且非有所更張，厚加尉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恐師衆疲勞，立功無日。上深納其言。

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武陟尉員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如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撫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

武后時，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檢校左庶子王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

不入。今孟春講武，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蓬蒿不登。願陛下不違時令，前及孟冬，以順天道。手制褒允。

代宗時，左拾遺獨孤及奏言：頃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為濟，然得閤施行，及今未有命罷之詔。臣竊惑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為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厄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豈遲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邪而厚其疾也。夫癰疽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斷割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若不使終日之蠹耶

德宗貞元二年。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請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寄於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外叛內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藉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為然。

宋仁宗景祐元年。三司使程琳上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召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萬兵者今二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凡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錢二萬二千。他給賜不預。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屈也。今同華沿河州軍積粟至於紅腐而不知用。沿邊入中粟價常踊貴。而奉足識。願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闕即罷廂軍精銳者補。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即調發。使近邊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覬恩賞。違令者重寘之法。如此則邊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之。

康定元年。知制誥富弼上奏曰。臣聞天下大器也。非法制綱維不可以守矣。生民重畜也。非智力控禦不可以保矣。是故先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唯恐失大器而喪重畜也。臣伏見西戎僭叛。發兵道不足以支。朝廷憂敕京東京西淮南江南荊南湖南兩浙福建廣南東西。凡十一道兵以赴關中。十一道兵素寡弱。又准此調發。故關中得之未足以充。而十一道之兵已盡矣。朝廷獨念京東隣河朔。京西次關陝。此二道不可以無備。遂遣使閱鄉民。俾習武以代軍兵。東南九道則不之省。臣未諭也。伏思朝廷用度。如軍食幣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錫以至羽毛膠漆。盡出此九道。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匱者。得此九道供億使之然爾。此九道者。朝廷所仰給也。固宜保守之。今盡取其兵。是不加保守。一日乘虛盜起。據其津要。則京師無故而坐困矣。凡姦賊窺覦者。無世不有。今西鄙用兵。天下兵與將皆驅於西方。必不能及他道。則就無備而作焉。以已變以九道州軍城一處。傑率數十夫。何州官有望行者。則集群黨。白梃呼嘯。舊壁可盡毀之。誰從禦者。然後開府庫。發取豪家物。散施召募。必應者如雲。一日可得千亂。鼓行而前。處處無兵。又城壁不修。諸郡縣鎮所至必陷。候奏至朝廷。命將發兵。亦不減三兩月方至。則其徒必多萬數。何可破耶。臣又慮陛下以謂臣憂必不能然。臣不敢遠稽前古。略引隋唐以來東南為寇者以明之。隋大業年中。劉元進起餘杭。朱燮管崇起吳。各擁數十萬。寇江淮。汪華起新安郡。擁兵數十萬。寇宣歙鄱陽。蕭銑起羅縣。各聚數萬。沈法興據郡。唐咸通年中。桂州戍卒五百人。殺其將。以判官龐勛為將。剽掠湘潭衡陽。陷徐宿等州。又乾符年中。海賊王郢。江賊柳彥璋。各聚徒數萬餘。光化年中。曾景仁起建州。黃巢起桂陽。流行攻起。鄱陽。各擁兵萬餘。攻本郡邑。殺戮守長。其甚盛者。則江西鍾傳。廣南劉隱。湖南馬殷。福建王潮。皆割據一方。臣謂東南九道。資山阻水。為寇者足以保險。故自古為寇闕乾。唯至者餘韓十國寇不能生於其間。不然則亂之必矣。今九道大小

參攷卷之一百十九 八

參攷卷之一百十九 九

首三十餘郡。若每郡皆宿兵，固不可得也。臣欲乞於九道中擇要害約十餘郡，如泗楊昇吉潭荊桂廣福杭越之類，接地理相去均者，於本處募兵，大郡五千，小郡二三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人。以東南百三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教訓為精兵，勿復差役，每郡置二將謹專領之。每道別置一郡援經畧之。九道又置一總管者，居中以節制之。如此，則欲為寇者知朝廷有備，豈不銷伏耶。設有盜起，則募兵有所濟，師有地，亦不共赤族而撲滅之，不為難矣。臣前所謂天下生民宜細羅而控制之者，以此道也。臣伏念京東、京西雖置鄉兵，而軍兵絶寡，亦未見久安之理。夫鄉兵無營壘，散處村墅，又不許兵從其部伍上下，發不得如軍兵之肅也。或因饑饉為盜，保伍安能使必不為盜。又宜得軍兵兩相制禦。況山東自古尤多寇盜，隋大業年中，竇建德等起漳北，張金稱起清河，郝孝德、格謙、孫宣雅起渤海，孟讓、杜

伏威起齊，連郡各擁眾十餘萬人，劫掠諸郡。唐乾符中，王仙芝起濮州，聚眾亦十餘萬，轉攻河南十五郡，以至黃巢起兗州，擁眾百萬，陷覆兩京，橫行天下，遂致亂起。初起草莽，蓋亦甚微，當時制禦失策，遂至滋漫。今亦乞擇要害處郡募兵，主帥節東南之制，則可無虞矣。議者或謂財用不足，患難成此。夫以天下安全之業，而畏財害而不能立久安之策，不幸小有寇盜，則如之何。伏惟陛下以宗社為慮，以生民為念，裁制私欲，損節橫費，則數萬之眾不日可募，此無疆之基也。

知建州林擇上封事曰：古者民為兵，而今兵食民。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附唐府兵之法四，欲一民郡以為兵，閑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家咸得畜馬，秋冬保暇，官為調習，則人便于戈馬，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手擾而監以官，待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借今之法，亦必覆戰而潰敗。

二年，河東轉運使文彥博奏曰：臣於去年二月初曾上言，乞於河東路每二丁點一丁充強壯，緩急為守禦之備，尋被朝廷差吳遵路專於河東路點差到強壯共一十四萬三千餘人，內一十三萬三千餘人是主戶，九千餘人是客戶，皆兩丁內點一丁充強壯。臣今徧歷到諸州軍，竊見所點到強壯太多而不精，累煩妨奪農事。臣檢會咸平中曾降敕點差強壯，本路除晉絳慈隰麟府六州不點差外，共點差到強壯四萬四千餘人，今來絳添晉絳慈隰四州點差強壯，即比咸平舊數幾及二倍。況本路主客人戶共二十一萬，勘會纔及陝西人戶之半。昨來陝西所點弓手只十萬人，以此況之，即河東所點甚太多而妨農也。臣欲乞依陝西體例每三丁點一丁充強壯，猶可得萬餘人，所貴務農作者不致妨廢，習武事者頗得精專。如允臣所奏，

更不勞點檢丁口數目而去留之，並不驚擾動眾。

慶曆元年，知諫院張方平上奏曰：臣伏見宣差朝臣分路往陝西、河東、京東西路，於前來點差強壯弓手內招募願充軍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揮，有臣切思此舉事繫安危，敢竭微衷，上裨國論，謹列不便事件及臣愚所見如左。

一、自去歲初降敕命點差強壯弓手之時，民間喧然，皆言此時點差雖以強壯弓手為名，實欲驟補軍籍。詔旨雖下丁寧，再三諭以朝廷點差之意，只要各護縣鄉，必不起發征戍，郡縣又多方安輯，民猶猜譁。及經去冬教習，春放歸業，鄉閭竊語，方以少定。然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猶恐不能自安，每聞一使出行，州縣輒相扇動，謂來呼發。今此命忽下，果如民所素料，此後命令無復可信，此其不便一也。

一宣令雖令使人招召情願緣先朱點差弓手多是高貲之家例
皆衣食無闕豈有情願充軍之人。臣聞所差朝臣已相與議云
此來受命朝廷意在倚辦若至郡縣無人應募須與衆處官吏
迫致之爾。切惟所差使臣蓋皆明於集事奉常役民之人。今復恐
郡縣官吏材術之任者無幾。今既欲以賞利唯知用心若其詳
之匪臧或致變生不測姦猾乘事相激誘聚爲一變穆更成厲
階此其不便二也。
一所差使臣既與郡縣官吏抑迫百姓令伏充軍即須團練結甲
送京師充軍之人既非情願若其上路因與親戚辭訣悲有悔
心中道逃散安能防遏。既不敢各歸本土聚依藪澤遠近相應
展轉結連或爲姦豪之有謀乎郡縣之無備兵勢一搖患勞安輯
此其不便三也。

一今京東西路頻爲飢歉民既艱食居常猶爲寇盜一夫首事奮
起必多。此其不便四也。
一強壯弓手多在鄉縣未去農業昔朝廷用增代更之術因唐防
秋之法。入耕出戰選爲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困帑
廩之積常得丁壯之人。今既籍爲正兵處之遠方則其衣食財
用終身仰給縣官此其不便五也。
一已降御札冬至將行郊禮遠近郡縣咸宜肅靜夫急而不可欺
弱而不可勝者百姓也。綏之斯和動之斯危武有七德安民爲
本事擾未兆敵猶不救若又迫之是啓亂也則朝廷之憂不在
四鄙。夫揭竿所怨慝生有階秦之勝廣漢之黃巾唐之巢勛起
皆始於烏合之衆此其不便六也。
右凡此六患昭然在目不可不深慮不可不過防臣以一介賤學

識淺近誠不足以參圖論贊聖謨但以職在諫曹義當有犯無隱
故陳愚管上祈裁擇臣謂陝西河東其近裏州郡乞將前來點差
強壯弓手等中分其半戍邊每九月防秋至二月放歸歲一更代
留其半防守本州及時訓練習熟戍之時依出軍人官與裝費冬
給衣賜日支口食此民所以樂于籍之爲兵者不唯前冒鋒刃天
石之難且重去其土終身與親戚姻族永相隔別此其大戚也。今
若番休迭戍終是不離本鄉或與身親事業寧亦當息得安業。昔太
宗皇帝籍兩河之人以爲鄉兵于時議者亦悼其失業豈不若因
兩河強壯使之折遠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遂
不關戍民不去農何在乎籍之營壁而後爲官軍也。又聞于時籍
鄉兵之際因大軍方興之威猶懼其亂乃審識謀鄉兒萬一日
而事畢故民雖奸謀相動未復及矣。今朝廷既惜強籍之名爲害

籍之事令兩制臣分使一路周環三二十郡程期三數千里或未
能親到但行文移州縣官吏方且各率所見異同紛紜但恐使人
一出民心一搖後雖悔之或所難及使朝廷害加圖議事不詳故
追還所下逐路轉運司宣命傳所差官勿遣。實天下幸甚國家之
福也。惟陛下留誠切裹照納。
方平又奏曰。臣近睹宣命差官往陝西等四路募強壯弓手之充軍
者事甚不便已於十九日具狀奏論未蒙朝廷別有處分臣不勝憂
駭。敢奏論其事要括召募之狀已具條陳。今但言其必不可之理有
二。若召人情願充者而後籍之臣料必不集事今此遣使朝廷
失大信於天下州縣惶惑人心驚懼而已。必欲集事則非強致之不
可若強而致之喧譁相動禍變不測故此召募寬之則事不集急之
則從亂。臣前言所謂必不可之理有二此之謂也。臣雖愚識忝居諫

列。非不知邊陲勢急。武備事大。衛兵縈旅。調發不足。今日之舉。蓋朝
廷非所獲已。臣愚深恐募人所以防禍難。若今日之為。人未必為國
家用。適所以致禍難者。但恐朝廷之憂。不在邊鄙而在四郊之外。向
者拜盜竊發。嘯聚山谷。數卒數千倍捕之。猶不能即擒。尺乃幸得自
潰。近日州郡奏報。比有奸盜相聚。又京東西旱蝗相仍。民方艱食。正
月向盡。麥種未入。朝廷尚須留意安輯振貸不足。更下此令。民心稍
何。凡民之籍者。四路不啻三十萬人。今各不自保於去留之間。此其
相扇唱和。可不過為防慮。萬一不逞之輩乘時嘯動。臣恐郡縣官吏
不素熾而遁。即拱手就擒。難以鎮禦之。智未能以無備守也。以陛下
神聖威德。而宗廟之靈。天贊神助。則臣非所敢知。若苟以人事料
之。但見危形未見安理。往者唐氏。自高祖至懿宗。傳十九主。矣其間
戎狄侵軼。藩鎮叛亂。天子奔竄。出狩屢矣。而卒全大業者。所恃
民心不去。根本未搖。信令尚行也。及懿宗之世。南蠻陷交州。大起天
下兵。轉資食以事之。徐方戍卒相率回兵。連陷江淮。王仙芝黃巢
之寇。生民塗炭。因此遂危社稷。今日之舉。唐鑒不遠矣。宋賢智之謀
事有萬全之形。而後有一缺之虞。猶不以僥倖為之。今天下猶古也。
陛下奈何覆成敗之計。如是之易乎。伏願陛下與大臣從容講求。
至如京東西州郡。見管廂禁諸軍。亦不少。此州郡寓於之人。每使命
摽未無留存。若量遣處民兵。隨其衆寡。分番於本州防守。盡代見軍
赴邊。此亦人情所便也。朝廷機事。非臣詳之謂。摩以言精切未盡。屢
展螳螂之臂。上冒雷霆之威。蓋惟大義之所存。故於叢艱而無愛。不
勝宗廟之憂。區區激切之至。
方平又上疏曰。三代而下。言治國者。惟漢唐至我朝為天下。其猶故
也。以言乎兵。則益多矣。漢以兼并。唐則調老。我朝加以兵。窮出於

一。百姓有不足者。蓋出於二。國且虛之。三蠹並生。若之何而冀上下
之豐給也。蓋天生五材。世所並用。必有武備。邦之大經。夫為國之衛
也。何蠹之云乎。以大置兵之法。與古已異。是以謂之蠹焉。爾自三代
而下。逮于唐。兵農一本。故周氏因州里以起師旅。秦入修內政以寓
自今漢法調民代更。以充邊戍。唐制宗籍科發以備府兵。故其入耕
則為農。戰則為兵。未有平處安坐。仰衣食於帑廩者也。宗用兵之法
號率千人。費中千眾。帶甲十萬。計其財用。日費千金。故兵言。從遠不
以久為巧者。懼其屈力殫貨以弊國揉民也。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
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今自禁衛通于州郡之兵。幸示齊百
萬。遊口而食。舒臂而衣。數日為朝。以求湯費。是日有萬金之奉。無財
休息。天下伏侍安得勿困。夫用兵一朝而已。前世權府兵最為無窮
凡起徒役。襄藩鎮之兵。出于其境。則食于度支。故驕揚悍卒。陰相連
衛。叛四夷。見遂竄屬利。國力不能給。蘇罷釋而更厚姑息之。然猶師
解則費有時而息矣。切天寶中。藩術衛府立武士帳。而兵農始判。民
旅之後。內外多難。蓋設禁衛。名號而有天威神策之軍。至于有
大征討。是大徒衆。必發諸侯之師。故寶應建中。國難多故。甚所濟引
江淮之粟以給關中。以供兵食。幾四十萬斛。猶莫登焉。今者運東
南漕之太倉。十倍唐氏。猶常若不逮也。京師之民。口億萬計。眾舉仰
食軍精之餘。故在稻粟之鄉。未若之民。寒耕暑耘。常無餘粒。中人已
下。率亡蓋藏。擾家之儲。鮮及斯穀。屢地之力。崩農之功。悉寒而兩都
為兵食。故臣數為一蠹。為其置之之法與古已異矣。然則奈何若夫
上不關武備。下不耗國財。則臣嘗有民兵之說。足食足兵。未及訓練
則臣嘗有屯田之論。僅見棟于廊廟之上。淵澤而試之。不十年而精
兵皆在南畝矣。然後寬租薄賦。勸農務本。損上益下。民說必以無疆

史088-294

拾禁去戰國用自富周髤家給人足權義興行洋洋乎頌聲興德獻
乎三代矣。
方平又上兵器論曰：臣聞鑠金為刃，弦木為弧，古之聖人以威天下。
故國之重器，厥惟五兵，歷代寶之以為神物。是以周官六職，工居一
焉，其治兵之工，則桃氏為刃，函人為甲，冶氏為戈戟，廬人為殳矛，弓
人為弓，矢人為矢。其典兵之官，則有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之職，
掌辨其物，受而藏之，以待軍事。故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
此四者然後為良。夫寒溫異宜，陰陽異序，此天時之節也。剛柔殊性，
堅脆殊理，此地氣之分也。燕之角，荊之幹，始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
材之美者也。粵之鎛，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此工之巧者也。古者
百工之役，必皆世守，監長日號成，其不良物勒工名，誠精窳而有
司案其事，考其等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之，是故積備不匱之器政。

不忘武備兵之大經。臣竊見今諸州郡所上兵物，徒有名數，實皆濫
惡，不足為用。蓋天下承平長久，兵未嘗試，上吏視為冗物，監典者
無心選占善工為家治兵。又州郡乘少軍匠，借役民工，以次每役，皆
求速就。受輸上中府，而主吏因緣為市，惟貨是問，閱數而已。其為弓
也，角筋無設治之法，故其引之必撓；其為矢也，笴羽無際厚之儀，
故其發之必翔；其為刃也，金無煎和之劑，安得銳鋒，而不惡其為
函也，革無豐約之制，安得長圓而便利？夫介胄不完，士如袒戰；器械
不精，兵猶手搏。是以古者兵官之制，視人形之大小，甲為兩旅，權厭
者之上下。故井賦之法，車甲各出於丘甸焉。若其合軍交和，最驗而
遣，以命爭命，以首爭首，而手折刃斷，卒鑠鑄敗，是乃委人於死地，而
奪其自救之具也。不教民戰，尚謂棄之，投人於死，豈仁之謂乎宮。
致天下之精材者五，而不能而十之，聚工三倍，不遠千里而門

聚天下之精材，謀百工之銳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記曰：日省月試，
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臣謂宜嚴立新條，務矯此弊，外使州郡守
倅通判工作，而委提點刑獄總檢之，厚匠手之稍食，寬日課之役力，
材取乎精，不取乎豐，工務乎蓋，不務乎速，器求乎良，不求乎多。吳粵
越戟之利，燕弓代革之勁，因地之產，就民所工，設為監司，厚價募取，
則雖田閒之下，必鍛之巧，人一藝，咸歸官府矣。而內遣重臣掌其
守藏，司其領入，凡州郡所上，必有試焉。工有不當，必行其罰。如此則
府皆善兵，國有豫備，以待武事，無誤他時。夫害起乎甚微，患生乎所
忽，從事雖小，所繫極大。敢獻鄙議，冀裨冬官民之闕政焉。
方平又上民兵論曰：臣聞周典因井田而立軍賦，籍民為兵，而起兵役，
約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為伍兩卒旅師軍之制，乘馬器甲，皆隨而具。
蒐苗獮狩，因以訓練之，辨其鼓鐸鐲鐃旗物號名之用，教其坐作進退

疾徐疏數之節，示以號令之信，習以陣列之容。故其民趨耕則為農，
赴戰則為兵，居處同樂，死生同憂，服容相別，音聲相識。自三代至于
隋唐，兵農之業未離也。隋則諸衛領乎鄉團，唐則諸府備乎衛士，初
文帝既中國，踵隋制，內為十二衛將軍之號，外立折衝府都尉之
名，其府兵分置於畿甸及諸州，而名隸諸衛。天下衛士向六十萬人。
成丁入籍，六十出役，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于兵部，以備調發。
天下承平浸久，武事不修。天寶中，府兵無復存者，遂停折衝府，主武
士帳，而兵農始判矣。器國無備，崇蝕虛邑，及盜起范陽，兵河朔，覦留
郡衛兵將公卿函涉，如蹈無人之境焉。五代已降，干戈日尋，帑廩不足
以贍軍士，爵位不足以賞勳勞，權用聚斂之臣，唐為斂剝之計，生民
膏血滿壑，亡饜悍將驕卒未厭所欲，而致藩鎮之師睥睨朝廷也，
隋扰置亡命，募集姦凶，至乃撫息啕嗟，育為假子，取其爪牙之效焉。

厥子孫之謀。故大曆中，李正己據青齊十五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
臣擁趙冀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七州之地，養兵五萬；
梁崇義有襄鄧六州之地，養衆二萬。皆因叛亂，得侔各擅土宇，盤根
結固，輔車相依，上不供乎職貢，下竭盡乎民力，以奉軍給，各圖自固。
時李抱真觀察澤潞，當山東之兵衝，土瘠賦重，人困無以贍軍。
抱真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
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會而校焉。及期按簿集試，示以賞罰。三年
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得成兵二萬，前既不
費廩給，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時稱昭義步兵冠
天下。于時朱滔在薊，李納在鄆，武俊亂恆，田悅據魏，為累世之巢穴，
而蕭安之州數相為影援，分勢同惡，然而上黨孤壘，獨稱忠義，奮擊
而翔儲賊俾走。由是觀之，蓋養卒要乎姑息，民兵可以訓練。姑息之

卒難用，訓練之兵易使也。我太宗之北征也，亦嘗制為鄉軍之法，得
取李三晉之民，而得十萬之衆。是時北鄙繹騷，國兵屬有軍旅，
號為強銳。求界還之郡民多習鬬，結曹分伍，挑強拔距，衆種齊力，彈
慮是我習其川原，識其形勢，以戰則力，以守則固，不食縣官，不衣府
帛，不遺上貢，不刊籍名，郡縣相維，聚落相護，鄉里相任，州閭相及。此
民兵之興，皆本利害，實百何也。伏願遠探周唐之法，近考太宗之制，
謹修民政，寓行軍令。若夫十鄉之縣，鄉之戶千，為戶一萬，老者疾者
鰥寡孤獨困窮無告者去其半，存者為戶五千，貧者嬴者能者庸公
事者去其半，餘得一師。五縣之州為一軍。諸郡縣之大小，視其民之
衆寡，設為團隊，習知軍法。歲終農事之隙，縣大夫視誓衆，頒官府
之鼓鐸旗物兵器，教習其坐起驟趨擊刺之法。州長以行郡縣，察其
精慢而誅賞之。農事既興，命歸鼓鐸旗物兵器于官府，各使執事于

因如此。則兵農之勢兩全，豐聚之軍可省，國用少積，民力少寬。
見今之郡縣非邊戍之地者，郡卒纔足給徭役，縣直不足供追捕，要
無完壘，兵無繕器，數大盜竊發，且弁擾，有人誅，實可慮。且秦之
亂也以陳項，漢之危也以黃巾，唐之亂也以桑寇，此皆烏合於倉卒，
計非其素定，無決命之策，非訓練之銳，舊挺為戰，將皆為盜，而諸郡
縣郡，如摧枯破竹，見所上散，漸浸其禍，遂乘朝之有憂，抑由郡縣之
無備也。今民兵誠及冬練以時，織之服，户四時郡伍存于軍籍，兵伏
貯于官府，采帑實于郡庫，宜其奇斂，從其伸徭，調發立集，事多隨數。
外則郡國武備得常訓練，則禁衞驍兵可漸消減，鄉戍屯有留
之雄，猶將有旨先之強，匪民有勝負之權，且亦不能自外而更矣。
無議者以為何如。
方平又上論曰：戶閭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戰，善戰者不敗。若夫

文德修於兩階，麾舞於干戚，八埏兆庶懷仁，要之如文，無為慕義龍
之若君師慣悖之化，行暴亂之端哉。是謂善為國者不師，帷幄之中
凡建之上，消弭之際，得失之謀，棄折其牙，屬乎兵陣。其為理之有不
可亂之勢，兵為備也，有不可犯之形，此謂善師者不戰。合軍聚衆，必
和而舍，得成勇智，衆誠精練，天地誠得，以令誠信，而我之勝筭必勝
矣。此謂善戰者不敗。雖然，兵者死地，而戰危事也。故昔之為國者，先
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敵。故為國者常為不
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不可勝者備也，可勝者戰也。故四善用兵
者，無智名，無勇功，備於無形，發於無聲，攻其心於未合，代其謀於未
成，故不待交鋒而敵已屈。夫如是，又何智名勇功之有乎？易曰：重門
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又況先天下之大，而可以忘武備乎？故預
備不虞，古之善政；不教以戰，是謂棄之。昔賢民因城鍛之地置衆患

之法。天子六軍，兵車萬乘。比年簡車，三年簡徒，五年大簡車徒軍實。
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
漢制，京師則有南北軍之屯，郡國則有材官、樓船，皆歲時講習武事。東
晉廢也。後晉武帝既定吳，罷講武于宣武場。時山濤與盧欽論用兵
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帝稱善而不能用。及嘉之後，寇難蜂
起，方郡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戰亂。至隋大業際，遂王唐
置十二衛，擇功臣以領之。外分折衝府，備兵籍於調發，府內其制尤
三百七十四府，散於諸州，而名隸諸衛。後承平，衛久弛，番安寧，於是
逃者不捕，亡者不補，衛士無實籍，衛府為虛名。至天寶中，遂停折衝
府。而無陵之師，重重焉在京都之郊矣。于後章武則平群盜，張復兩
河，而拔頹無成務之才，廢之入判與也，建朝兵之術，與而拔見本弱
末強。新成顛援，羅藩內侮，巨室其欲令我治朝，毛迪名藩業一統。

神旗無指，民之行戍，虜擄和籍戰，急變成之命。化平后定三軍于孫
是以募兵擯者不適軍旅之事。雖然，士亦尚知戰陣之容。天下安于
隆平，郡國頗以無備。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
兵可無用，不可無備。蓄師不戰，備之謂也。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
之本，紀惟文與武。禮樂制度，文之施也；蒐畧戰陣，武之用也。今朝廷
所言大事必曰軍國，是知兵者時之大務，邦之重柄。臣竊惡諸告不
違兵事。今所論著，皆參校前史舊迹得失之狀，可施於今者，冀上贊
廟堂之餘論焉。

八年，右司諫錢彥遠上奏曰：臣伏以今天下兵卒最為冗多，校於祖
宗三朝，數增十倍。然皆老弱癃怯混淆其間，堪戰精銳者纔三四。而
國家竭民力以贍之，日困一日。倘以取濟其己在軍籍者，減未可去
行措置，求折衷之策，則莫若塞其源本。欲乞天下除禁軍已有指揮

佇招填外，欲諸路不減、不係投降諸軍且未得招填。其有名額處京
而人數不滿一百者，並拆併入本州諸軍。及遇揀選半糧剩員之時，
並委自逐州當職官吏覆驗，六十五以上如堪執役，即且存留；七十以
上一例放停，不得獨徇恩而為己惠。如此則小人之安。所有在京除見
管職事文武官員外，令依勘破兵士，嘗宜外並不得妄作名目占留
隸兵。在地諸軍員有應處一兩把下，其本城諸軍數及三年，逐
州具計減得多少人數，今來約令留多少人數，申奏委大臣議定經
久措置，所貴軍政益修，國財稍給。禁軍若久不招填，又恐不可。乞以
即今見在為額，轉旋揀去老弱者，招少壯者換之。

皇祐四年，河北都轉運使包拯請罷河北兵馬，疏曰：臣聞屯兵備
邊，古今常制。所患民賦有限，兵食不充，必須廣為經度，以給用度。或
歲有山歛或寇至，益兵則暴斂橫取，倘所不至，民既困矣，夫何患焉？

此亦必然之事也。河北自失山後六州之險，無以固守，則蓄兵積粟
常患不足。只如頃年虜犯生變，雖從請和，終非經久之計。兼沿邊浚壕，
又盡為陂塘，租稅既無所入，皆仰給縣官，雖竭天下之財以歸一隅，
當無事之時，尚常窘迫，無數歲之備；若少有屯聚，如何采濟？豈可
錄兵而不務救之之策哉？欲望聖慈特出宸斷，宣諭執政大臣，應
沿邊及近裏州軍兵馬，除合留防守外，其屯駐、駐泊諸軍並令歸營；
就糧諸軍即分屯於河南兗、鄆、齊、濮、曹、濟等諸州。況逐處地利富實，
糧儲易致，半三年一代，遇有警急，即時起發，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
不及者耶？且前代防邊之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冗
而且衆，坐糜廩食，重困疲民，如今之甚者。然執干戈、禦戎狄，固不可
闕，在養之數之得其宜，則上下無困乏之患，緩急用之則亦有餘力
矣。議者若以戍兵不可全減，即有往年義勇強壯十八萬餘人，以其

其數緣河朔之民生長性勁悍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戎虜之情偽校
之南兵絕為精銳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群情樂為其訓練之法則有舊
制存焉若謂兵食粗足虜好方堅趣過目前以為戎策憚於更張措
置臣恐日削月朘中外並以殫竭一旦用武即暴加斂民心怨叛
則肘腋之下皆為仇讎豈暇禦外寇哉此國家根本之患若不蚤圖
協心戮慮而速圖之貽事無及矣惟聖慮則擇不任窘迫之至
仁宗時琦又奏曰臣聞京師者天下之本也王畿之內列營屯衆以強
本之兵也而國家近年以來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則畿兵日削然
非固宗社制戎狄之長策也臣以為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萬一
所謂京師者天下之本也強本者畿兵耳本固且強雖中弱外則天
下何患焉若調發不已則耗其財力而弱其根本不惟違祖宗之制
獨不念李唐天寶建中之事乎若籌馬精兵悉出於外者當嚴鑑為之

一空卒以重其優賞則朝廷尤宜深慮也今河北河東沿邊兵寡賦
匱卒有急難唯有民兵可用往年嘗籍之矣籍之未甚久變又從而
釋之緣河朔之民皆稟氣勁悍素習鄉戰又生習邊鄙之利害素
諳戎虜之情偽他路效之不逮遠矣且向時點閱恰客取主又責以
戶之上下以是籍之所得幾何竊見唐李抱真在昭義兵之制勇悍為
故當時招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今之宜可如抱真之制為而行之
不以戶下田不足患以丁力衆寡登降其數而選之不及數者
即捨之取其中籍富實者令差出數常錢貨以給籍丁之資家如此
得兵可信往歲亦可以少抑兼并而貧悍之戶有所仰賴則伏臘
不費二則群情樂為其所隸置訓練之法即有祖宗之舊制焉河朔民
兵既壯而禁軍留於京師則內外安矣今北虜詭詐萬變雖言西討
修塞城柵點集軍馬乘此之際沿邊亦宜密令繕完而深者但持嚴

約殊不設備萬一邊求不已稍不如意何舉而數以禦之此
然之患得無類此乎況邊上武將未甚得人以將者人之司命所
國安危所繫擇之不可不審將若不當限以名位但辨其能之
可否苟得實材則權而用之專而任之必有成功若不素為之具儲
急旋圖之則無所及矣伏望陛下少留聖意特賜省察
琦又請添河北入中糧草臣伏覩前漢趙充國請大司農取壽昌
曰於金城湟中糴穀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壽昌請糴百萬斛延
得四十萬一失此策羌人故為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事既然矣若
四夷并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是知糧儲有備
則邊患不足恤矣臣竊見河北沿邊州郡軍糧未備也兵少處約支
二年如定州之兵稍衆只及一年有餘况中山最是控扼之所若非
大添支軍馬不支數月緩急如何取辦朝廷財用窘迫力所未及

然河朔根本之地自與虜講好幾而四紀矣萬一虜固不可信其虛
聲恐其實備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
吾之不可攻也今若計度糧草置邊事目循舊制不務施為臣恐
日甚一日有不可救之患矣故曰金城湯池帶甲百萬非粟不能守
可不熟慮乎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二司應河北沿邊州軍且令於
糧入中若以錯費官錢即乞支撥見錢百萬貫起今夏二麥豐熟之
際於近便處及時收糴却令御河暫運往沿邊州軍成實儲廩以之
貴價入中其利甚厚乃乞速賜指揮施行
皇祐元年侍御史知雜事何郯上奏曰臣伏見陝西路頃歲邊鄙用
兵之際朝廷指揮以諸州新弓手剌面充保捷指揮用備戰守一路
少兵僅增十萬緣當時倉卒不暇精擇其間甚有疲弱不堪征役之
人加之行陣固難得力今休兵至今歲月已久尚未聞一加選汰所

勢應舍不可勝計。況其人並是郡縣等第之家，係在軍籍，甚非所願。伏望劄下本路諸州，令告諭應係新置保捷兵士，除人員節級外，其餘年五十以上及短小不及等也人，如願不在軍者，許令自陳，委監司長吏相度減放歸農。以其久習武藝，令所在縣尉部押置籍拘管，仍乞以所居鄉社相近處，如河北義勇團作指揮，置人員節級管轄。其邊郡每以此軍番迎防守處，亦令比舊減數，非時遇上或有警急，其緊致之人尚可充乘守城，却代精兵出戰，於事又無廢缺。方今財力大屈，所患在於冗兵耗天下所出之物，僅能供應。欲乞下本路臣言，特行處置。一路之內，可減三數萬人，亦省費之一端。伏乞詳擇，被令往陝西制置解鹽使乞下臣此議，仗其說通審驗所與害利，擇利害然後施行。

五年，御史中丞孫抃上奏曰：臣伏見兵家征行守禦之法，其所用上旅以知人情者為先，熟地里者次之，諳土風者又次之。何則？知人情則強弱先識，熟地里則險易先知，諳土風則寒暑先備。故臨事也便而取勁也速。是以所要者平原易地，置之險阻則懼矣；所習者大陵高阜，轄之縣制則罷矣。古聖賢雖論皆然。國朝有天下，所置州郡招置本土人充軍，或二兩指揮，名額各異。比年以來，兩處亦有創立。此等人號為得力，非他，知人情熟地里諳土風故也。然而軍數寡少，月給微薄，防托之際，事功難集。臣欲乞應沿邊州郡，審度道路，著縣闊去處，元有本土軍者，望朝廷相度，稍益其數，量增其請受，以時而練習之。一則團結部伍，漸成次第，隨近蕃夷寇賊不敢作過；二則衣糧差足，可以狀其盡瘁之報。

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比奉使河北，伏見河北連歲招兵未已，皆是坊市無賴及隴畝田力之人，今皆為軍營子弟，減是軍營子弟，則今日招下，明日便為放縱。豈有及今一年尚未盡至，其為坊市無賴隴畝力田之人明矣。況今田甚曠，民甚稀，賦役甚重，國用甚不足。所以然者，正由兵多也。先朝用兵時，兵纔四十餘萬，今不用兵，而兵已倍之。臣不知大臣以何見而為此議也。必以為備契丹也。今塘水東西三百餘里，多於先朝也。歲予金繒五十萬，禮聘又十餘萬，亦多於先朝也。以多於先朝之塘水，多於先朝之金繒，以備契丹，而與之和也。宜省兵以息民，而益多兵以困民者，臣所以深惑也。契丹自知顧塘水之限，貪金繒之利，而不敢動者，五十年于今矣。方契丹貪利而不敢動之時，其民宜富貴，而反日以困；國用宜饒足，而反日以闕。此無他，兵多而民稀，田曠而賦役重也。使契丹而有一日之警，將何以繼之哉？大臣終不知慮此，而但以多兵為有備，此臣所以深惑也。今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為寇者，貪金繒之利厚也。設使寡利而為寇，則大河以北婦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坊市無賴隴畝力田者又將為兵。況契丹貪利而不敢動，而預蓄養之以困斯民乎？夫兵於民則民為民稀，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銷，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已先困，國用已先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利害若視白黑。若數一二，大臣以為鄭，臣所以深惑者，皆漢武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剝奴者，欲以得所欲也。今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為是乎？臣以一家尚知量入以為出，況天下大計，其可以不較出入？其可以無經制乎？臣伏見今之世，有失入徒罪若流若死者，陛下必加罪有司，其在選人必加停殿，後雖用之，不得盡改。此所以見陛下卹民之心至矣。今大臣舉天下之民而困之，豈

特失入徒流死罪之比而陛下略不加問是其所大而忽所細也臣愚當得黙爲陛下誠能罷今招兵勑大臣使具太祖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太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眞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陛下天聖中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今賦入之數兵數官數酌取中道定爲經制以賦入之數十分爲率以七分給郊廟宮省諸費三分留備水旱及緩急非常爲之十年僅可以言治古者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自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二年之蓄邊城甚者或三數月耳不幸有連二年之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甚憂不在契丹也此臣所謂言事也陛下所宜留念大臣所宜盡心悉力之時也伏乞下臣章中書樞密大臣并臣前奏看詳若不以臣庸才而信用其言乞罷招兵然後量今天下賦入以爲國用使上下寬裕非

獨臣之幸也乃天下之幸也

鎮又論益兵奏曰臣去歲八月嘗言方今官冗兵多民力不堪天下中書樞密大臣條理究行及今累月不報退自伏念嘗言之事其至於此而大臣恬然不以爲怪此臣區區不得隱默而再以冒聞也夫慮之有素爲之有備事至而應則安靜而得實慮之無素爲之無備事至而應則倉猝而乖悟大抵近事多失於倉猝而不安靜者慮之不先而備之不豫也前日契丹使至虛言紛紛朝廷自顧國用之不足民力之凋弊無以待之也大臣不知計之所從於是乎募兵以自塞責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謀沸之湯而復撓其源也景德中契丹內寇寶元不臣是時兵不滿五十萬西備北禦沛然有餘今兵倍之矣而尚苦不足者臣不識所謂也屬者遣一介之使至而增益者又數萬人何其怯也中外相慶謂爲無事殊不知新兵之費歲增已百萬貫矣百萬貫之費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也方今愁苦之時又重賦之以爲備預計者未見其可也此所謂倉猝而乖悟也夫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何如耳去年儂智高寇嶺南前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亡死者北不可勝紀陛下親遣狄青然而卒能取勝者蕃落數百騎爾此兵不在衆而選事之効也陛下何不持此說以詰大臣之欲益兵者臣愚以爲備契丹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民力寬則知自愛知自愛則雖有外虞人人可用爲兵用人人自愛之兵以禦外虞何往而不克何征而不服哉古人所謂猶手臂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者用此兵也臣所謂慮之有素爲之有備者此也今夫官所以養民者也兵所以衛民者也養民衛民者反殘民矣而大臣不知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

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近年以來地數震動河不就道日月星辰錯見于天皆民怨之感也伏乞陛下明勅大臣求今所以息民之術以答天地之變而爲宗廟社稷計臣不勝大願懇直之罪伏惟裁赦

鎮又論河北河東兵奏曰臣竊聞契丹新立其叔領兵臨恆山後召不得已諸路臣緣此張皇更請屯兵今河東發兵三十餘萬五十年矣又益以義勇十萬是常有六十萬兵積於兩路正爲緩急非常而塞下無一小警而奏疏屬年以煩朝廷者不五十年矣嘗議臣邊鄙諸將中外習習安爲故常所以兵益多糧益匱民力益困國用益不足而不知所以營救此臣累累而不能已也今義勇三十萬爲精選者禁軍三十餘萬皆仰縣官餉三十餘萬中半皆老弱怯懦老弱怯懦之人遇敵則先自敗亡非獨先自敗亡適所以爲驍壯之累是驍壯者不可不揀練而老弱怯懦者不可不抑去也老弱怯懦

不抑去則費廣費廣則民罷民罷則不自安矣昭兵以衞不行劳
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塞外而在塞内也臣竊計廢契丹新主嗣
綖定則與故主無殊盟好亦必堅久既絶其叔爭立國中有變將番
漢懷服其勢不五七年不得平定朝廷乘五七年之間懲前之失謀
東鍊驍壯抑去老弱怯懦使民力得紓國用得饒以待外變必勝之
道也古人請三萬兵横行匈奴中今以六十萬衆重以高城深池
惴惴然常恐不足者豈將相不任其人也臣不識從容書將相委以經
略者蓋是無策將見天下得復太平也臣竊備上兵民要務惟勅
大臣平章始下以示遐而察其言儻有遺一之補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十九

兵制

宋仁宗時陝西經畧安撫使夏竦論兵政曰臣聞屯師制敵其急有
四簡士卒齊號令聚芻粟利器械士卒不簡則陣不成列號令不一
則戰不應節芻粟不聚則不能持久器械不利則不能爭鋒陣不成
列則左擊右罷戰不應節則前進後退不能持久則衆心易離不能
爭鋒則兵氣不振不知芻粟器械之計者以卒與敵也不知士卒號
令之要者以將與敵也舊軍殺將夫事去矣舊為將者簡其部伍稽
其將校不以勝敗爲選而高其能不以年所久次爲勲而討其
庸此者或困於暴露淋者或使於馳逐矯者或畏避怯勇者或自
奮不肯尚能而用訐府而賞然後為金鼓以節其進退爲旌旗以正
其行伍金鼓節則聽者審旌旗正則視者審號令不差耳目不惑則
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令五申多番與於貝治倉廪以
堅其心整戎備以揚其氣其心堅則鬬志勵其氣揚則勇心奮若衆
如治寡以精如用礪以是而觀則兵政成矣

蓋畏十五自伏見四都用兵以來首尾六年自劉平任福葛懷敏
二將敗後死者十萬餘人國損國威公私空匱那賦既煩之計爲患
日深今被邊之郡非不多也歷涉數年訓練非不久也然而屢
戰屢敗何哉臣竊以為軍法未立將謀不專也所謂軍法未立者
今之都部署及統帥之名其餘鈐轄路分都監都同巡檢等並是位爲
裨校各以賓禮相接主帥等威既不尊卑尚下官屬吏無節級相轄
之理及至出軍首尾不能相救號令不能相通所以多敗也所謂將
謀不專者朝廷每有指揮事件多下逐路並令鈐轄都監都同巡檢
等同共從長商量只凡兵事惟大將得以專之秋討深議宣索令

乃令僚佐參論短長，互有各出意見，互相詆毀，謀無所主，事無不遲，所以多敗也。臣竊以軍法不立，將謀不專，而勝敵者無有。唐郭子儀、李光弼等以九節度之兵攻安慶緒而挫敗者，何也？子儀、光弼名將也，九節度之師共數十萬也，以安慶緒之窮困，豈能禦之？然而挫敗者，蓋軍無都帥，不相統轄，謀議不同，所以致敗也。太宗朝曹彬、潘美出兵北舉而無成功者，何也？曹彬、潘美名將也，三路並入，大舉也，然而無成功者，蓋監軍劉文裕、王侁貪功生異，主將不能奪之，所以無功也。以古今事理參之，未有大將不專而能立大功也。或曰：今諸路帥臣各得便宜判事，臨事自可處置，何必變更軍法乎？臣謂若法不素立，威不素行，雖得便宜，豈能使上下必信乎？臣請逐路都部署都總管兵馬人數，列為裨校部曲之差，分為前後左右之屬，皆委臣僚管員，並包改換軍職使名，以所領兵多少為等，大小相乘，節級相轄，上有違犯，並同階級，所以立成一軍，自然選揀精審，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此至急之務也。

褒又上言曰：或以練兵擇馬減省邊郡之糧餉，其足以持久乎？曰：若欲為持久計者，莫若增置鄉兵，有唐之制矣。天下州郡募百姓為府兵，府不過一千二百人，外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而籍名於官，未離其鄉里，農隙教習武藝，其餘時則居家，有警急則集而守備。今若置之，不費國家之用，足為天下根本矣。臣切謂關中今若召募，一年之間可致五十萬人，一年教習，足以守備，則關中之勢已強矣。或曰：今募鄉兵，則關中騷動，如何？曰：府兵不熟其面，又立名目，若折衝果毅之類，與兵卒不同，擇其鄉里豪武者為總領，農閑則教習，有警急則守城，不離其居，不妨其業，則百姓為之，何所害也？若然，有必置之術。昨靈武用兵，陝西般糧草，最為勞苦，至今未入耳目，相接往往皆能言之。若先下陝西計度轉般糧草往邊郡，次下募兵之制，應家有充鄉兵，特免轉般，如是應募者眾矣。或曰：兵散在野，則如何？曰：開元之前，不聞府兵為亂者，蓋其勢分，人自相持，雖久不為患也矣。臣今畧陳其大概，國家儻行之，乞下大臣詳議條目。

褒又奏減費用曰：臣切見正月以來發兵馬赴沿邊州郡，皆全軍而往，未嘗精擇。夫全軍而往，必有老者、武藝不精者，此等兵卒皆不可用。又邊郡之地多據山險，而軍中之馬有老病瘦瘠不堪馳逐者，亦隨軍而往，若有戰鬥，亦不可用也。況沿邊如鄜延等山路險阻，饋運艱，今日中糴糧草，皆是本處居民積聚之餘，若一歲之後，必須外州輦運，苟非擾費，不可得至。是以不可用之軍馬，坐費芻粟之屬多。欲乞令邊郡帥臣於已至兵馬中選武藝精者及馬之強者留之，其兵卒老弱者、武藝不精者，及馬之老病瘦瘠不堪馳逐者，皆盡遣至京

畿州軍，或罷歸之，所費便於供給矣。兵精馬強，以戰則力倍，自然盛邊之郡糧儲可節也。

知諫院司馬光論揀兵疏曰：臣竊聞朝廷近降指揮揀選諸指揮兵士，補填上軍，然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間明知羸弱，苟以充數。臣以耳目踈短，聞之後時，不能豫陳可否，致事已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不盡為陛下一言之。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不精，故四夷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既不能澄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晏然，非有警急，坐增無用之衆，以長無窮之患。臣不知為國計者果如何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螽蝗水旱饑饉相仍，盜賊群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募兵以來，果能得武勇材力之士猶

為有益若不擇勇怯而蓄之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琇珪為京城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犯闕德宗命琇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狼狽失據遂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叛亂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樊愛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閱諸軍選留去老弱選其精銳以為侍衛親軍由是兵之盛近世無比故能南割淮甸北取關南群雄畏服所向無敵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荊楚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堂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兵數臣不能盡知竊聞比於太祖皇帝時其多數倍然元昊羌胡之寇子[illegible]然之[illegible]延致偪臨河西橫行嶺表國家發兵討之士卒或望塵奔北或見[illegible]

狃潰數辱天威為四夷笑由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今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感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城之內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况於外方兵士遠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為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遑遑如此豈惟多逃之害亦不可不以切攻之憂為萬一之慮也兵者國之大事嚴與之端安危之要盡在於是臣不知留與不留令兩府大臣相與熟議經久利害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已經揀上分配諸軍者無如之何其未揀及外州軍士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應係揀軍臣僚須是一一躬親子細揀選好人材有膂力及得等樣別無羸弱者得揀上如已經揀中後朝廷別差不干礙官覆揀得却有不及等樣及羸弱病患之人其元揀軍臣僚伏乞重行貶竄仍自今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委須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而[illegible]招揀另得聞奏施行并戒約揀軍臣僚務精不務多一如今來指揮取進止

蘇舜欽上疏曰臣謹按周禮牙璋以起軍旅漢世發兵皆以虎符所以嚴國命而絕姦端唐復給銀牌以為信五代喪亂凡奉使調發但樞密院給牒國朝太平興國中以李飛雄之為詐有詔復用銀牌焉自後又復廢罷臣竊見方今外郡兵馬只是三班使臣齎宣起發而無銀符之制况印文篆刻尋常官吏亦不能盡識姦詐或能為之當用武之際必須大為之防臣欲乞今後起發兵馬及乘遞馬者中給銀牌以復本朝舊制其規矩增減乞詔有司詳定之伏取進止

陝西路安撫使范仲淹疏曰臣竊知陝西禁軍廂軍不下二十萬衆防秋春近必須養育訓練以期成功在乎豐以衣食使壯其力積以金帛示有厚賞申以悅之律罰以威之如此則兵有鬬志將以增

氣雖二十萬衆合為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捷乎寇之期臣可卜也若飢不足其食寒不足其衣雖無此力入無厚賞軍有退志將必喪氣雖二十萬衆或有二心守則不堅戰則不強乎寇之期未可卜也於弓箭手民兵育戰守之時事須賞勸所用金帛藏須大備今陝西百姓已虛三軍未擾又聞三說之法可以備邊以臣所見今榷貨務商客纔有一百來名縱許於陝西河東路以三說入中即緣商客去數且可以助糧草而已若金銀錢帛則藏於內必難充足臣所以請放行向南鹽客使客旅入納糧草并金銀錢帛數更有逐處富實之家不為商旅者必須以利勸之臣請逐處勸誘入納上件物色一件納及得萬數除給與南末鹽交鈔外更與恩澤一萬貫者與上佐官三萬貫者京官致仕如曾應舉到省與本科出身除家便官願以行實排[illegible]不就差遣者亦聽所貴防秋之期頗有邊備乞朝廷中

為大計。使百姓樂輸，三軍樂戰，財竭於不利中外，莫憂山海之利，何
足以吞。國家安危之計，在聖心早斷，天下幸甚。
知成德軍宋祁請復府兵。奏曰：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為五馭，
陪馬牛枝從所須，具開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自敘，師行萬里，經亘
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更相侵攘，其兵不出中國，弱者輕賣，強
者因糧，遂失五馭之法，至今相承，不復討尋。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
五百人，指揮使得兵器一副，副指揮第一員副，其軍行兵器不行措
等若干，步軍得器若干，自軍頭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若風
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食悉自負擕，馬軍則西狗之類，悉
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勞力皆已先疲，脫若寇賊突至，安能提鋒擊
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則士卒無所依庇；無馱，則上下須自負戴。
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馱幕之法，下殿前馬步軍司

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朝廷指揮取進止。
宋庠上奏曰：臣竊見朝廷念承平之久，再令河北、河東選補強壯之籍，
及諸路創添弓手，陰為武備，誠大惠也。然網條粗疎，防檢不周，若弗
建國擇，無實效。竊觀諸路，唯河北風俗差為習慣，若欲立法定制，宜
從此始。謹具利病如左。

一、足虛數

近者差點強壯之時，採先降條貫，於二丁兩丁內以一丁係籍，
故河北比於他路，民數最多。然其閒壯老相參，貧富不等，每歲
團集訓練之日，雖官給糧食，而本家亦有齎送之勤，又別無優
異獨存之制，故兩丁之戶，一丁在官，一丁供給，是一家之事廢
矣。又州縣有諸色公人之條，理難收罷，今一家有應別役者，則
權免強壯，候其役罷，復收而籍之，此亦一名之家供兩色之役。

番休遞上，非人情之樂也。臣欲乞委本屬長吏躬閱戶籍，應第
四等以上戶，除老弱外，實有三丁者取一丁，自餘兩丁及第五
等戶皆免之，以備他役。仍令州縣將本處諸色公人實數別定
合差人戶，常留三番以相替換，不得更充強壯。已係強壯者亦
不輸充他役。如此，則人有定業，戶無兼勞，公私之間各得其所。

一、備實用

伏詳河北初置強壯之意，但欲令鄉土所在自為之守，故不責
以戰鬬。今議者之事，是以昨來再行添差之際，明告以不刺手面，
不離鄉里，且為學習防城之備。臣竊念既已點充數十萬
人，而不能用，深可惜也。且邊郡之地，萬一有警，則田野之民並
將家屬入保城，當此之時，無論公私，盡可驅而為守，何必預
籍強壯也？臣故欲先簡去貧弱少丁之戶，取其實有田而用之

之術。故擧其例。假如大名一府，今有強壯四萬餘人，其中選免
放兩丁合[illegible]及應於縣色役人外，只取三萬，實數聞奏。本府常屯
禁兵五千，則乞差強壯三千，留禁兵二千，共充五千之數，每
年一代，則三萬人為十番，番各五年一上矣。[illegible]
[illegible]若更有征守，隨多少復替，但許不離本路。[illegible]
[illegible]如此，則籍不虛設，而軍政成矣。然後可以加惠而慢使焉。

一、厚蠲役

凡人情有利則趨，無利則止。今既欲驅以征戍，必當因利害而
導之。伏請應強壯之家，除正稅外，令本屬州縣體量民情，於科
調中最所擾者，一切免放。[illegible]
置者於免放之例，又加厚焉；出征者於加厚之外，復優賜焉。無
事則[illegible]而成相，有事則輸勞而獲賞，雖甚愚悍，亦無[illegible]

又況使之以遏邪賊疑民既滅賊則[illegible]用將調臣請叙其所有
以積所費前請正兵五千人內減去三千者今計禁軍一兵之
給且以五十貫為率則二千人得十五萬貫取三分之一以給
三萬強壯之家則恩不勝厚矣
一正統率
患之弊衆可以結恩意而未足以禁遏防亂故必因法令以制
之今請强壯以五百人為都置將校階級並準正兵之法入邑
族邑則朝夕訓練官司呼召率與軍人雜處并揭示令鼓進退
之節亦令識營府尊卑之分嚴勒部隊一之以威民情更與鄉
成弊與慮始數年之後法行令洽則習以為常既謂之常則戰
鬬防戍無所不可或疑雖有其衆以何人為帥領何官為統轄
臣欲借河北以論之舊高陽關及真定州各為一部署每請以

大名府至河東為一部署凡河北一路強壯分三部署以統屬
平寧之時各令本州分番以習武藝急之際則部署隨多少聚
之於本路以備戰河北一路既定其制則他路可倣而為法矣
若常日在家不上番於本縣令佐或本路別使[illegible]專
相替察勸以農事有遊惰不作[illegible]藏刑以糾之又每州別置鈐
轄一員兼知州同事[illegible]如此則[illegible]禁[illegible]可
並歸宿衛唯留兢糧者於本路用相鎮服使其耳目漸熟則自
成府兵之制其他委曲條貫可使有司因時增損也
庫又奏曰臣近覩呂夷簡奏述河北強壯久失訓練等事尋已卸委
本官就近詳酌者臣竊聞路河而北元係強壯之籍者踰數十萬皆
土著精卒為國扞防官司點習條約明具自契丹通好以來而內外
狀務因循寖為[illegible]不教民戰三十餘年逃冒流亡但存空簿[illegible]

一日諸者寒心而呂夷簡欲舉籍重加練戰此誠所謂預備國家
長久之業也況茲一事前後上言者至衆而事未果行大抵虜敵人
驚猜行[illegible]好盟好然[illegible]議者若終不訓習奇保北虜永無恩乎此乃
慮外忘內視毫釐而不見太山之論若如此者亦當則為長算要可
捨舊防而待決耶積薪以俟燎耶[illegible]蓋由諸臣不敢
身任其責常慮鄰邦[illegible]利務習常態苟圖
日前況兩[illegible]故令彼何預焉且聚民衆之不過
以生事為辭[illegible]則養禍自貽遂無可救之
策[illegible]臣為可因此興集
發為後助[illegible]安危之機理不可緩臣恭聞
致事為[illegible]章得象
王[illegible]下未成之人[illegible]輔翰之臣

別詐他事未使可調與呂夷簡及都轉運司審為規畫將主客二等
丁壯如何[illegible]之後用何術得外無張皇內便教習者想賜
寫近日[illegible]兵利害文字令一處商量使行經久惟陛下留
神省察
殿中侍御史呂景初奏疏曰聖人在上不能無器而
有救[illegible]之術今百姓困窮因用屈竭利源已盡惟有減用度耳度
之廣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敵竭
民膏血以啗之猶為不可況羸疾老怯者又常過半徒費衣糧戰則
先奔致勇者亦相牽而敗當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才百餘州民力
未完耕植未廣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曾數十年甚
用數倍之兵所嚮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衆也議者屢以為言陛
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偷安避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

息望詔中書樞密院議罷招捕而汰冗濫
英宗即位召蘇頌擬詔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為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儲運為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奈門安衛三郵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闕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
治平元年三司使蔡襄上論兵九事疏曰臣近上國論要目十二篇以謂當今之急務強兵為第一事富國為第二事欲治道由此而始兵不強則國不富國不富則民不安是故始於強兵而終於安民本末之論也強兵之說如何一曰消冗謂兵不可以蓋養當有術以省之二曰選揀謂老弱疾病不堪戰陣之人即揀擇而去之三曰省兵謂不應置兵處與置之過多者則省之四曰訓練謂兵雖少壯而訓練不得其術與不教同五曰立法謂兵雖無能制故不可用用之則敗此五者備修則兵少而精矣少則財用饒財用饒則國富矣兵精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而兵強矣其說皆世人常論也然而行之斯為治道之始不行則為天下大患是世人之常論乃當今之急務臣故謂之第一事
一事中書不與知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樞密院要兵則添數用財用有無不知也管軍將帥少兵則請增不計校今日兵籍倍多何故用之不足也三司但支辦衣糧日日增添不敢論列謂兵非職事也四者各為之謀以至於此若通而為一則可以計校兵籍多少財用有無不至於冗臣欲乞招置增添兵數樞密院中書共議之先令三司計度衣糧如何足用管軍每乞增置兵須詰問其所以之因必不得已方可具奏如此以謹重乃若一二十

一端也
一事近年置諸路安撫鈐轄添屯禁軍自京西江南東西廣南西兩浙福建等路泊禁軍皆是北人南方水土異宜水行不鄉舟楫之利山行不堪阻險之險一往三年死亡殆半其不便一也只如差二萬人駐泊又至當替又須二萬人常須四萬人可了辦以此屯戍之兵軍還到營未及二兩月又復出軍不唯道路勞苦象收萬關人情嗟怨其不便二也今欲除京東淮南外諸路鈐轄安撫司所管駐泊禁軍候其年滿量留合要人數差補外並只放還本營更不填闕或問南方難用北軍祖宗平定南方盡是北軍今來何故難用曰祖宗之兵誅討大計未有不從中外兵今者南方但有作常盜賊之計若常盜賊諸路各有招置禁軍練習精熟可以驅使蠻大者暫遣北軍不為失策此省兵之一端也
一事陝西河東自慶曆已來有兵之數置寨極多所以添兵寨柵本以通糧道護耕農非有益於攻守今當先去無用寨柵或只量留兵卒隨宜罷廢以寬糧草之費亦省兵之一端也
一事諸處兵卒老弱病患先須揀選若在邊鄙不唯虛費糧儲兼亦不堪戰鬥若兵若有百人老弱遇敵而先奔即是千人皆廢如此為害前年選揀馬有不堪入陣者而病患與老弱之兵同陝西河東方今無事時若先選揀不唯訓練精熟倉卒有備大可減省糧草以寬國用
一事或曰招置土兵如前日陝西弓箭手之類給與田不費衣糧於事為便且如河北招置土兵為害深矣土兵一人可給戍兵三人糧又久了相承素嘹奏難動故曰為患深矣

北義勇十九萬人。首年長敎人情驚動。今耳目已熟。但須整飭
訓練緩急得力。於其間更選强壯。須及十萬人。不費衣糧可與
土兵相制。花戍之兵可減也。
一事。養兵之費。禁軍一兵之費以衣糧特支郊賚通計一歲約費
錢五十千。廂軍一兵之費歲約二十千。通一千一十八萬餘人。
一歲約費四千八百萬緡。此其大數也。若減禁軍十萬。歲減緡
錢五百萬。減廂軍十萬。歲減緡錢二百萬。欲減禁軍先減屯戍
欲減廂軍先減綱運。此其要也。
一事。諸路廂軍之指揮有六七百人。撿會舊額並無條制。並年歲
既遠亡失舊文。今若朝旨諸軍指揮并將校以下不得過五百
人。舊額不滿五百人。即依舊額。今日以前有剩者並令依舊。候
及五百人。一依今來指揮。敢額外添人並以違制論。不在去

官原放之限。
一事。禁軍指揮近年添置軍額名目數多。指揮將校雖全。兵士只
有三二百人。虛費將校請受。今若逐路軍額先與條約。若兵
士三百人即有將校二十人。見在人數已多者仍舊。或務補則
軍。假及二百人。更不補填。漸可併省也。
一事。欲減廂軍先減綱運。今天下無名綱運最為枉費兵士。遞郡
兵官替移。迎候送還。廂軍動皆數百人。多者至千人。自來明有
條制。州郡皆以人情不敢禁約。此一事也。南方替罷官員。延由
江浙遠自湘潭。一舟十人至二十人。一歲往還京師。可了一次
一舟之費不若五百千。大者七百千。所載官物不過數千緡之
直。衣糧所費幾何。此二事也。天下州郡自太平以來廨宇亭榭
無有不足。每遇新官赴政必有改作土木之功。處處皆是。不唯

枉費財用。必須多役兵卒。此三事也。天下特送官物入京。如牛
皮兵器之類。多由陸路。若委本路轉運司。不急用者罷省之。或
令水路。可以減省兵役。此四事也。養兵撥船不若和雇。則止於
程限之費。養兵則終歲給之。其費必倍。此五事也。大要舉此五
者。歲與條約。廂軍可省矣。
右僕射韓琦上奏曰。臣伏以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
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又非近所蓄冗兵可及
也。唐置府兵最為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
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
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
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
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

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同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
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
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
司馬光上奏曰。臣近日已二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未蒙朝廷
采納。臣若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一身
之安。又恐遲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輒上封奏。
為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
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
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承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戶。如富其鄉
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
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
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揀

一丁充鄉弓手及强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再將陝西一路鄉弓手
盡刺面充保捷指揮三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只將鄉弓手强
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
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
拘縶或欲遠出幹事糴錢賣買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
田產欲浮遊作客皆繫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
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軍員教頭寧無欺擾是於常時已役之
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居官中
何必更刺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也可
知矣况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差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
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豈不深害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
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

何朝廷愛之於前忽之於後利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所舉
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
勇之身旣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健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
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丁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
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于正軍亦
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
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
政備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
負累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
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
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
旅之衆涉區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耻啗以寵名誘以重

賂使得和親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其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
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
曆鄉兵之策國家當永以爲戒今乃一一擬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
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
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
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者皆卿大夫也唐
初府兵各有營府不隸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
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
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
把袂飲博鬬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
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陳旗鼓弓弩坐作呼噪真如可以戰敵
者彼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踐春地而來

則莫不迎望風聲奔竄逃藏其軍員節級將爲伏鼠竄自救之不暇
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
安有爲國家計驅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爲兒戲之事乎臣
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以
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聰察其刺陝西義勇乞特賜寢罷則一方幸
甚

光又上奏曰臣近者已曾四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別白利害極
其懇惻終未蒙省察方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皇皇如在湯火之中
而朝廷晏然略無拯救之意臣職在箴諫安可塞默不敢廣有援引
以煩聖聽請以目前顯驗言之今建議以義勇爲便者必曰即日河
東河北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
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

號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既承朝廷之意。各欲刺義勇見求數羨。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衆矣。若萬一胡寇在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不可得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即嘆美以爲眞可戰敵。殊不知彼皆隊伍聚戲之類。若聞胡寇之來。則无解星散。不知所之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歛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遣放。況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刺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胡寇凡幾次深入至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胡寇敗退。今既有義勇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胡寇嘗深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刺以爲無用之兵乎。天生聖君以爲民也。民今如此。陛下豈可全不爲之動心乎。臣之所言盡於此矣。陛下若以爲稍有可采。伏乞早降指揮。下陝西令罷刺義勇。必救一方之民。若以爲勑命已行。不肯遽改。即乞且免刺手背。候邊事寧息。依舊放散。則民有一時權援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以勉強變更。不可久汚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

光又乞罷陝西義勇劄子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非便。臣竊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民兵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鬭。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誤豈不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

値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人人愁苦。康定慶曆之時。是賊猶未來而先自困弊也。況即日陝西正軍甚不至闕乏。何爲遽行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聖慈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

光又乞罷陝西義勇劄子曰。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未蒙朝廷當與不當別爲處置。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頹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腹內州軍之民盡刺以爲兵。外人聞之。無不驚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驍勇之人以爲將帥。使之訓練。去其羸弱。選取精銳。勸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郡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況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爲急。而欲

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為陛下建
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嘗籍陝西
之民以為鄉弓手。始者明出敕榜丁寧以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
正軍屯戍邊境。榜猶未收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命於邊州屯戍。當
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
為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寇號天之聲彌天亘
野。天地為之慘悽日月為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
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刺面之後兵員教頭利其家富
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遠則更須千
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鑠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
耜。至於甲冑弓弩鎗刀教閱不免生疏而又資性戇愚加之畏懦臨
敵之際得便即思逃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牽動大陣皆復官軍[illegible][illegible]

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其公憑放令逐便而指揮已久不復曾經[illegible]
稱之覺無田產已無所依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存。其光至今言
之猶長歎出涕。其為不善較然可知。足以為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為
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閱
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憶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爭相驚擾
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竭至民家而加曉諭亦終不肯
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愁嗟之聲處處一方足以動搖群心感傷和
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
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詐作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
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未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
狄之笑而已。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
光又乞罷刺陝西義勇劄子曰臣累日前方聞朝廷有指揮令陝西

路揀鄉村百姓充義勇。臣即時有奏劄子言其非便。昨日又上殿具
劄子面有敷陳亦蒙聖旨令送中書樞密院商量。臣到中書樞密院方
知此事擬議已久敕下本路已近旬日。臣耳目疏淺聞之後時不能
先事進言是臣之罪。然臣聞之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說命曰無
恥過作非。今雖敕命已下若追而止之猶勝外遂行不顧不可避反
汗之嫌而蹈遂復之凶也。百姓一遭刺手則終身羈縻不得左右。人
情畏憚不言可知。康定年中揀差鄉弓手時元不刺手。後至慶曆年
中刺充保捷之時富有之家猶得多用錢財雇召壯健之人充當。今
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為平民。其
為害民尤甚於康定之時也。臣竊料即今陝西之民已狼狽驚擾不
聊生矣。若朝廷安然坐而視之曾不憫恤使赤子嗷嗷何所告訴為
民父母者固當如是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

筮。今籍一路之民以為兵可謂大事矣。而兩府之外朝士大夫無一
人知者。一旦敕書既下急如星火嚴如雷霆。誰暇問其端倪況敢言
其非也。臣以備位諫官既聞之後不可畏避死亡不為陛下力言之。
若又棄忽其言不為改更則是今後朝廷號令有過誤者終不可復
救也。如此則恐非國家之福也。臣愚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路
其義勇且未得揀刺別聽候朝廷指揮然後特延卿士大夫更熟議
其可否果然有利於國無害於民徐復行之何晚之有。
三年光又言招軍劄子曰臣聞近朝廷於在京及諸路廣招禁軍其
災傷之處又招飢民以充廂軍。臣愚以為國家從來患在兵不精不
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則衣糧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必
能取勝。兵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
致敗北。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不為難知也。是以太祖皇帝之時人

下兵數未及當今十分之一。而猶日加選練，簡去羸老，專取精銳，故能征伐四克，混一區夏。自景德以來，中國既以金帛綏懷戎狄，不事征討。至今六十餘年，是宜官有餘積，民有餘財。而府庫殫竭，倉廩空虛，水旱小愆，流殍滿野，其故何哉？豈非邊鄙雖安，而冗兵益衆之所致乎？此乃天下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慶曆中趙元昊叛，西邊用兵，朝廷廣加召募，應諸州都監、監押募及千人者，皆特遷一官，以此之故，天下冗兵愈衆，國力愈貧。近歲又累次大揀廂軍，以補禁軍之數，即目係籍之兵已為不少矣。將若更復直招禁軍，及招飢民以充廂軍，臣不知建議之臣，曾與不曾計較今日府庫之積，以養今日舊有之兵，果為有餘，為不足乎？此蓋邊鄙之臣，庸懦怯懦，無他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他日邊事或有敗闕，歸咎於己，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只知召募取其虛數，不論疲軟無所施用。此衆臣容身保位，苟且目前之術，非為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諺曰：多求不如省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十口之家，衣食僅足，一旦頓增五口，必不能贍。若不顧囷中之粟、篋中之帛，所餘幾何，而唯冗口是貪，能無窮匱乎？國家之勢，何以異此？衆臣既不能為陛下忠謀，陛下又不自以為憂，則誰當憂之？此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長此沉痾，何時當瘳乎？臣又聞即目災傷之處，雖見飢羸，費薄粥以飼飢民，猶不能給，況刺以為兵，將以何物養之終身乎？且收斂農民，止因一時飢饉，故流移就食，若將來豐稔，則各思復業。今既刺以為兵，是使之終身失業也。於官於民，皆為非便。謀當之失，孰甚於此。臣願陛下斷自聖志，速降指揮，應在京及諸路並且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使之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飢民以充廂軍，但據所有斛斗，救接農民，使向去稍豐，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臣自陛下踐祚以來，不自知其狂愚，見朝廷政令有未便，差除有未當，屢獻瞽言，瀆天聽，陛下未嘗為之變一政令，改一差除。如臣者，亦可以不言矣。然猶區區獻言不已者，誠恥居位而不言，不恥言而見厭也。

英宗時，陝西轉運副使范純仁奏曰：臣伏見陝西沿邊兵將，俱冗城寨，亦多倍費供須，廝扎淵用。今來既許西人納款，諸路罷兵，正宜節省經費，稍因豐實，若更因循舊規，不務改作，豐實之期，固無可望。年計支用，亦將不足，萬一再有邊事，或值歲歉，倉卒之間，何以為計？伏望朝廷擇會天聖以前陝西沿邊軍馬、兵官數目，及委帥臣條列，今來合留城寨，及合銷併官員、兵人數，參定中制，各命遵行，其間或有帥臣不能體國，務為冗占者，亦乞朝廷特行誡勵。如此則不惟西陲漸可完實，兼使夷狄畏威，易為馴服。乃乞覺察沿邊希功生事之臣，重行貶降，使夷狄知朝廷好生之德，則可省戍守之勞，基豐實。

神宗熙寧二年，知諫院陳襄論汰冗兵劄子曰：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百萬緡之費；廂軍之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一千五百萬緡之費，則是廂禁共費五千萬矣。惟餘一千萬以備國家百用之費。今若裁損廂禁人數五分之一，則可以歲減錢糧之費一千萬，以助州縣官用度，比之常歲倍增其數，百度經費有二千萬，是以贍給有餘矣。況藝祖朝中外之兵止一十二萬，真宗之時三十餘萬，章聖之時已號為多，然不過五六十萬。大抵兵貴在精，不在衆。今若選擇精悍之士，而去其冗

弱羸老者凡五分之一。則禁有九十六萬精兵。未嘗而不足矣。

御史中丞呂公著上奏曰。臣竊以古者兵農不分。而耕戰並事。平居無不耕之民。有事無不戰之家。故兵籍雖廣。而財力不屈。後世唯唐之府衛最為近古。開元以後其制役壞。國家承五季之亂。雖庶事草創。未復古制。祖宗之初兵不過數十萬。故當時未見其害。是後招募之數日增。而簡練之法益弛。平居則常苦於冗食。有事則不足以應敵。故建議之臣願籍民兵。以漸而正兵可省。誠以十分之禁兵率以中等校之。每人歲用錢糧衣賜計直五十緡。千人則歲費五萬緡。發於民兵則兼有農桑之業。是命之土田數尺。料見今有丈人戶籍。實其粗強者其力役。以正兵千人之費。足以得民兵數萬人。然今之正兵。未不可驟行減。故但當御置招募。民兵府衛之法。使財力不屈而戰守有備。以之強國捍邊。實萬世之利也。臣欲乞。詔輔臣還議治禮曉兵法。成先曾縣議其事可用者數人。使議兵制。施行。

三年。司馬光乞不令陝西義勇戍邊及刺充正兵劄子曰。臣先任諫官日。伏見國家籍刺陝西義勇。臣累曾論列。以為徒使百姓愁苦。無益於用。近聞環慶路用義勇與西賊戰鬪。望風奔潰。死傷甚多。致主將陷沒。此義勇不可用之明驗也。臣竊聞邊議者欲教閱義勇。以捍西賊。若止令州縣教閱守護鄉土。猶於人情不至大擾。若差以戍邊。或如慶曆中刺為正兵。則衆人觀環慶之敗。譬如驅羅。往就死地。恐於人情大有不安。國家既重賦斂以盡其財。又逼之戰鬪以絶其命。是驅良民使為盜賊也。彼為官軍則惜生畏死。望風奔走。彼為盜賊則必死。皆可以一敵百。臣恐今日取之捍射擊劉乃。他日為盜之資也。廟堂之議。臣所不得知。萬一有之。詔下之日。臣論列不及。況當遠離朝廷。故不得不先事而言也。

光又乞留諸州屯兵劄子曰。臣奉勑充永興軍一路兵馬都總管安撫使。臣竊聞本路十州所管屯駐禁軍至少。大率皆已綠邊就糧兵士。常時分為上下蕃。有一半在邊州。或遇邊上稍有警急。則盡皆抽去。其州並無守把兵士。臣竊惟天下事不可忽。必須思患豫防。戎狄犯邊。雖當竭力捍禦。然腹內州軍豈可全無武備。況邊州皆有軍費甲仗。市邑民居萬一大軍在外。閑諸內應。或盜賊乘虛姦人竊發。其本州官吏手下無兵。雖有智勇將安所施。臣愚以為邊州宜各添一指揮。中州亦須內求。此軍為關中根本。宜添兩指揮。若朝廷別無兵士可以差撥。只乞於邠寧就糧兵士內。依此數目撥留在邊州屯駐。邊上更不得勾抽。所貴緩急不至失備。

光又乞不揀退軍置淮南劄子曰。臣竊聞道塗之言。云省府實武云。朝廷欲揀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呈切者。盡減下請給并其

妻子徙置淮南。以就糧食。若實有此議。臣竊以為非宜。何則。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為日固久。年四十五未為衰老。微有呈切。高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減其請給。徙之淮南。是譴逐道路。邊軍之內。少次甚多。必恐人情惶惑。大致怨懟。國家承平無事。綱紀具張。此屬怏怏不安。亦無能為患。然詔書一下。若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有姓。欲務為草覆為收還。則頗失威重。而去無以復號令。驕勇若遂推而行之。則衆怨難犯。專欲難成。意外之變。不可不防。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故臣願朝廷更當深思熟議。未宜遽下此詔也。夫水未至而虛為之防。水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慮而不為之防。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故君子貴於思患而豫防之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

兵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實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隙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必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為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未去。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畎畝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竊恐非計之得者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減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充百姓。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為虛設。冗兵既去。大費自省。在理甚明。於事為便。臣備位近臣。蓋事繫國安危。不敢不言。

四年。樞密使文彥博奏論兵政曰。臣向因進對。嘗論及減民兵利害。臣與吳充即時略具大旨上對。然而天威之下。倉卒之間。固未詳悉。

臣退而復思。自陛下臨御以來。焦勞庶政。以兵者大事。尤所留意。三四年前樞密院檢錄得開寶初至治平中內外兵馬大數。頗甚詳備。遂議酌中定為示額。凡至道前即差多。方慶曆中即頗減而壯根本。外譏邊陲。去冗留精。適用省費。寬補訓練。皆有條理。又以三路隣於羌胡。即有屬戶番兵弓箭手之類。以至次邊州軍盡置義勇。緩急調發。以應征防。若守禦之得宜。經久必無闕事。兼向特諸路郡縣外增置弓箭手。亦欲防虞盜賊。如此紀綱。臣以謂深協方今之宜。頗得備預之理。設有未至或有廢墮。即當補綴振舉之可也。恭惟太祖太宗之定天下也。止用此兵。真宗仁宗英宗之守天下也。亦用此兵。累聖相承而無異道。歷年彌久而無異法。故臣以謂適當今之宜。得備預之理。有未至而廢墮者。補綴而振舉之可也。今陛下以睿聖之德。承祖宗隆盛之業。中原之人不識兵戈者幾百年。歷觀前古致治未有如此之安且久也。故生齒蕃息。過於二漢。封疆廣遠。過於三代。所謂民不改聚。地不改闢。施之仁政而不煩擾之。則太平之功。又何加焉。陛下必欲捨此而別求治道。以致太平。更易兵制。以張威武。固非臣愚所及。況臣備位樞府。所主唯兵。不能上副盛意。委曲經畫。尸祿之責。所不敢逃。伏望聖慈察臣前後累上章奏。聽解樞機之重柄。并還將相之印綬。得以殘骸俾守外郡。從愚臣知止之分。全朝廷退人之禮。則不勝大幸。然臣又蒙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竊謂兵民猶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禁暴戢兵。武之七德。不戢自焚。自古所戒。凡更制維御之方。深預慎之重之。區區之誠。庶補萬一。冒犯宸聽。臣不任隕越惶懼之至。

元豐二年。河北路轉運判官呂大忠上奏曰。臣聞天下之兵。終在腹心。而始在邊鄙。邊鄙之患輕。在禦敵。而重在養兵。漢以匈奴千里轉

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則是今日養兵之費。終為他日腹心之大患。不可不察也。夫養兵所以制敵。將使邊鄙安靖而腹心受其賜也。今養之太冗而廢之無法。脫削腹心以供其費而猶不足。雖能勝敵。敵所用之耗不能勝者哉。雖然。遂不可不防。兵不可不養。弊之甚者則宜更之。患之大者則宜消之。必使天下并收其地。而其民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是臣之願也。大可應行如漢之屯田。唐之府兵。亦足為善法。而不能盡用。則今日養兵終危道也。危道之中。又有甚焉。以疲弱失教之兵。置之極塞不毛之地。日耗費直之粟。歲勞饋饟之力。寇小至則不足與校。而強校之。寇大至則不能以善更求益兵。而中其致師之計。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涯之費。非徒費也。又將起腹心大患。豈非危道之甚者耶。為今之計。亦可以回顧少嘗而去其太甚者矣。臣謂今日之策。莫先於屯田。今日之議。莫先

於府兵。如廣募而精教之。以銷禁兵之弊。一寨戶之費過於禁兵十
人。五義勇之費不敵禁兵一人。以此校之。養兵大費已省其半矣。臣
又聞自古及今。有一國當一邊。一州當一道者。祿賞自足。未聞取
於內也。秦漢之際。二蘇一代自當匈奴。本朝之初。慶州姚內斌。維州
李兒則自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時使而不久戍也。嚴險
其壘而不多留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費也。多置屯田以息邊餉也。
廣募土人以藏禁旅也。寇不至。則吾戒疆吏毋輕犯以致敵也。寇既
來。則吾飭守將不與其爭勝也。寇將退。則吾虞其奪襲。堅壁以襲
之可也。事既寧。則吾討曲直。雖益兵而報之亦可也。凡此者。雖非先
王之法。不猶愈於今日之弊哉。以臣之愚。雖不足以權大勢。故曾重
意議以臣言。奉問邊臣。許其採擇。非實以為非。固是邊臣取
問陛下。終不能銷天下暖心之憂。或以為可。則陛下不恆一時之

當畫講遵法而行。不三四年。國力民心庶可保矣。臣竊恐奉使以擬
鎮為職。不能廣謀財利以應一切之急。而言及養兵之弊。人皆以臣
為不善避嫌。獨臣之愚志安社稷。不是緘默以自取容也。
三年。判三班院曾鞏上言曰。臣聞古者兵出於農。故二時耕耨。一時
閱武。其於四時蒐田。則又率之從事。然則農之用力於兵。以少言之。
歲當兩月。計其大槩。則今之費力之兵一當古之農夫之六。先王
之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其
餘夫以為羨卒。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千有八百。以中數率之。適有兵
二萬五千。為兵四千五百萬。而羨卒未在其數。以今之兵一當其六。
今有兵百萬。為八十倍少於古。以跡言之。其專力兼農之勢固異。以
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費人之財。今可謂省矣。古者兵出於農。故干
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國無預焉。今兵出於國。故干戈車乘馬牛

亦皆取具而民無預焉。今之兵。要於民為便者也。秦既開阡陌。而
亦兵出於民。其干戈儀動則至於發閭左之戍。漢魏而下。亦皆以民
為兵。其轉徙殺戮之禍嘗甚矣。至于後周隋唐。條列府衛。而兵復旋
古。天寶以後。彍騎主而募兵之法行。自是之後。綱紀大失。序天子之
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勢屈於所部之兵。至其甚也。時之廢置出
於兵。至于五代。而國之廢置出於兵。兵之禍天下未有甚於此也。宋
興。撥亂世反之正。太祖於列藩收而歸之執政。以操師旅而東以法
制天下之惡子。非鉤之以削而自列於行伍。非賤之以暴而自憑於
繩墨。以鎮城邑。以戍疆場。非獨為朝廷之用。其於天下之良民得以
樂職而安業者。實賴其力。既又其費少於古。其使多於民。近世以來
制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衆慮之表。起百職之廢。盡於書。武
尤屬聖心。今遵營之士。訓練精銳。武庫之兵。繕治工巧。始古所未有。

臣誠不自揆。計今之事。竊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帥。東南之備當一四
戍兵。庶幾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之
祖世其捍北狄。則用李漢超於關南。馬仁瑀於瀛州。韓令坤於常
山。賀惟忠於易州。何繼筠於棣州。其禦太原。則用郭進於西山。李謙
溥於隰州。李繼勳於昭義。其備西戎。則用姚內斌於慶州。董遵誨
於環州。王彥昇於原州。馮繼業於靈州。大抵如內政尊籍之征率不
五六千人。皆責之以自守其地。今之選精銳兵之工巧無以復加矣。
在乎得人屬之統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帥。付之
一州一路。任之以戰守之責。陛下明考覈信賞罰以馭之而已。以此
制勝。則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竊以古者百里之地為千乘之國。有兵
三萬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衆雖不必盡如
古制。然今東南之勝地方萬里。有山海江湖險絕之勢。溪洞林麓蠻

脩之慮。而此諸州之兵冬不過數千人而已。其於防禦。常患不足。萬一有追胥討捕之事。理必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蓋患於救援之不繼。至於廣惠之亂。竊而能摧誅於時月者。蓋由追討之兵不足。忍已自歸。而所遣北兵。猶在道路。則東南之寡弱。蓋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綱理天下。無所不備。其於東南之兵。計今之宜。雖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緩急足用。以銷姦萌。除患於未然。亦治體之所宜及。臣故以謂東南之備。當益戍兵。臣區區憂國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擇。

神宗時右司諫蘇轍乞禁軍日一教狀曰。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劍槊弩弓手力。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未見勝敵之效。蓋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至於百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番次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為苦。頃歲西鄙用兵。士自內郡往即戰地。皆奮踴而去。以免教為喜。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賜賚豐厚。邊將峻急之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加舊。臣竊以為疑也。古之名將如李牧王翦。將用人之死力。必推牛饗士。聽其休息。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踴躍思奮。而後用之。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窮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為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宜愈於前日也。

鄭獬奏曰。臣竊聞朝廷密有詔旨。令河北緣城塹備衆器以支北虜。諸郡奔走。怵惕以從事。至有帥臣躬督役夫。以穿濠池。殊可怪笑。北虜雖夷狄。其舉動亦頗曲直。今無釁隙。何緣遽有南牧之計。比者頗兩地稅戶千村。歲雖事生。亦未為踰盟之大失。臣素知幽燕間鄉民皆雜之。非顯以為兵也。然亦有營火伍糧糗器甲之制。惟將迎漢使歲役二三月。又其點之者。似聞北虜主意。乃其前宗臣為之。既已然之。則可移文訊其所以然。彼如自屈。則宜約以不可再。州若能聽我。則又何求。議者或為虜來我與西羌有嫌。欲用此為牽制。此亦非也。其勢殊不足以為牽制。且羌之嫌。豈與於彼。必未能棄六十年聘好而為羌絕盟。其利害可較也。今不計其虛實。而想像乎沙磧萬里之外。風搖草動。則以為虜騎已挾弓而群矣。於是繕城塹儲衆器。安可輕動。或河北歲連豐稔。動力役。則不免斂率於民。是未見虜人之一矢。而先已自擾其民。州縣騷然而受實弊。豈無靜鎮之術。而必使虜人疑我。遂不為而先以風生乎。攻城者非虜使之意。且將直驅而南。則奈何乎。廟堂之上。或以向者廣州奏交趾之入。而遽為之易帥調兵。以驚動南方之民。今又無故而備河北。然他將帥不擇。兵眾不練。財力不充。直出於畏怯而已。亦何足以明方略之成敗乎。臣欲乞陛下密下河北。勿令修繕。將在寬養其民。如平時而已。則我中國之待夷狄者。不為夷狄所窺。亦可以有成算矣。

王雱上疏曰。漢宣帝號中興賢主。而史稱技巧工匠獨精於元成之時。是雖有司之事。而上繫朝廷之政。方今外禦邊患。內虞盜賊。而天下歲課弓弩甲胄入充武庫者。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為備者。臣嘗觀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而已。武庫之吏。計其多寡之數而藏之。未嘗責其實用。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夫為政如此。而欲抗威決勝。外攘內修。未見其可也。儻欲弛武備。示天下以無事。則金木絲枲筋膠角羽之材。皆民力也。無故聚之以毀之。甚可惜也。莫若更制法度。斂數州之作。聚為一處。若

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專其職。且募天下良工散而匠師。而
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
責而皆精矣。聞今武庫太祖時弓尚有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
可用。此可見法禁之張弛矣。
知洋州文同上奏曰。右臣竊見本府自三代已來號爲巨鎭。控理所
屬。正當秦蜀出入之會。下臨漢沔。平陸延袤凡數百里。壤土演
沃。堰埭參布。桑麻杭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俞棧道。抵劍門。下趣成
都。北距諸山。通川東北。眾峭遠路。爭畜雲雨。綿亘百里。相接如輻。遠
通興鄧。旁接秦隴。貿遷有無。商望利而入。舊制中州之人。不得久居
於此。今從弛禁。一切不問。故四方來者。願自古業。珠翠異香。而雜居閭
里。天下物貨種列於市。金繒參集。衣被他所。是蔑兆州可抑。神秦庭鑑
僞。公耗私販。勢見不絕。誠以山西浩穰之具。陝而朝廷所宜留意之處

地也。然而事有未稱。體有未備者。城與兵而已矣。臣嘗度之。其址廣
不癒二十里。植獲毀隨。久不營葺。盜竊出入。易如短屏。兵卒合聚。雖
戍所繫。裁滿五百。羸病孱弱。下軍者半。分隸他役。常非此有。遲緩調
赴。又州今所留者。尚一百餘人爾。況一城之中。民屋錯比。環覺接寓。
可數萬計。守備雜遝。填斥坊閭。臣常自顧六伏。誤蒙朝廷采用重委
符守。每念之職。靜處及此。輒謂以如是不甚堅完之城。與如是不甚
齊一之兵。欲控制疆遠。影接邊徼。備護井邑。采處防固。官府儲峙。若
止用此。臣恐事於臨時。萬一有不副國家所以設城置兵之本意也。
臣每一念此。食輒乜而寢去枕者屢矣。伏惟陛下自踐祚已來。十有
七年。身嘗不一日孜孜安養元元者爲政理之急。求治者觀治之失。
已治者復爲之立不可廢壞之法。補缺救漏。大小咸舉。下輒不倦。有
宜則應。臣是以敢持二者之說。仰干宸扆。伏望陛下不以臣疏賤。而

幸錄其言。願賜參可。下詔有司遂俾如事修葺。雖增兵營伍以益
威靈以壯制度。阻邪謀定眾志。安固基本。爲世不動。亦所謂先定
待豫備不虞之善計者也。臣職在守土。請無報稱。偉是所見。不敢嘿
嘿。臣無任僭易妄瀆惶恐激切屏營之至。
許將召爲兵部侍郎上疏言兵措於形勢之內。最彰而易知。陳於權
用之表。最微而難能。此天下之至機也。足以治兵。有制名雖不同。其
而横之。方而圓之。使萬眾猶一人。車馬有數。用雖不同。合而分之。散
而斂之。取四方倚疏之制。照有虞工。雖不同。左而右之。近而遠之。進
眾莫猶掌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又條奏八事。以爲兵之事有
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二
之事有二。曰缮作。曰給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十

兵制

宋哲宗即位初守門下侍郎司馬光乞罷將官上狀曰臣伏以州縣
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
古以來凡置州郡必盛其武備故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
其人也乃所以安百姓衞朝廷也秦懲周室衰弱枝強之弊既滅六
國以為天下不復用兵遂分三十六郡置郡守吏以御史監之隳名
城銷兵器束以苛法舉動施為皆不得自專是以陳勝吳廣以匹夫
奮臂大呼郡縣莫能制多殺長吏以應之雖由其殘虐取亡亦守令
無權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吳亦以為天下既一兵無所用悉去
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
群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夫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
德誰能去兵州縣無虞則國家安矣州縣不守則國家危矣臣竊見
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
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
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
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禁軍每若干人為一將別置將
官使之專切訓練其本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又令
差使量留羸弱一軍人以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
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為職事修舉在於得人不在設官
苟得其人雖總管等亦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為
今之將官即鄉之為總管等者也豈為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為將官
乃能舉職乎此徒使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官
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綱紀乃立今為州縣長

乃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
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
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
長吏何以號令其衆禦盜究哉又頃歲以來自轉運使知州以下
白直及迎送之人只減用城出入導從人為蕭條供承何據有所不
給觀望削弱無以威服吏民臣略舉目覩一事以證其餘西京城郭
周數十里甲第連綿洪大繁富又瀍洛二水交貫其中晝夜諸門扃
鑰雖嚴而灘流之際人皆可以平行往來其屬水南北巡檢下將官
兵士除出軍外餘數不多通判以下請官白直兼在防送倉庫守宿
街市巡邏盡出其間歸者先帝遣勅西京留守觀詣嵩山起建道
場其將下禁軍本白直者於條皆不得出城經宿所欲留者副員上
八人而已西京天子別都也其守禦不固如此留守尚宰相重官也
其侍衛單寡如此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萬一
有山谷之賊驅烏合之衆突入城邑或劫質戕賊長吏以焚燒廬舍
殺掠吏民將何以制之哉此特天下太平之久習俗淳厚群心安固
賊不測虛實膽智怯弱故未敢為之耳豈可忽略謂之無患而不為
之備哉今獨緣邊州軍城隍完固士卒衆多可以守禦內州
縣既無深溝高城又乏士卒群盜猝至何以責其捍禦不棄城
竄匿或以酒食迎賊以甲兵獻賊斂民財以賂賊者乎群盜而爾況
戎狄傾國入寇長驅而來者哉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
忘亂兵法曰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國家豈可恃即目平
寧晏然高枕不以為慮謂其必不敢來乎臣愚以為河北陝西河東
京東京西等路腹內州縣宜以漸依豐年農閑之際委提點刑獄與
本處長吏相度各修葺所治之城州城稍高縣城次之不必廣大所

以然者髙則難騎小則易守故也。其緣邊屯駐兵士遇春夏無事之
際，委經略安撫使與轉運使公共商量減放歸住營州軍或於內地
就糧。勿聽怯懦將帥多有虛占以自守衛。其腹內軍壘其大小緊慢，
大藩常留千餘人，小州亦留數百人。不得差往別州軍。見兵不畢
即行招添。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鈐管等官同共提
舉教閱。及諸路差使其有不能精勤致上卒懈弛者，委提點刑獄常
切按察聞奏，嚴行責降。仍令逐縣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
守衛城邑，捕盜賊。其州縣吏所給白直迎送之人，令皆如嘉祐編勅
以爾之數。如此，力可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責其弃城棄寨而逃之
徒，亦甘心矣。
先又奏曰：臣竊見先帝以戎狄驕傲，侵擾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
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京

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司。既而有司各務拔
置以希功賞，其提舉官專護本司，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
關預，帶內百姓不得偏治。其巡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為侵擾，管令縣
嚴，稍不如意，押行捺救。其保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或自為劫掠，或
侵陵鄉里。其本家耕種耘穫率皆勞廢，保選不辦，準欲無窮，資產蕩
竭，無以為生，弱者流移四方，壯者亡為盜賊。行之數年，先帝灼知其
弊，申勅州縣令保甲愿有還農者聽，教官指使還本事，許州縣
覺察施行。及降下戰作條路，著令京東西路保甲養馬並依元降指
限收買，其剩買過數目並以充次年之數。又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
已及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月併教兩日；未經按閱者，併教三日。陝
西團教未及半年者，每月兩次併教三日。又令免教人身材弱小或
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營作，并第五等已下地土不
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教免
過二分。此皆聖澤務寬民力，於保甲勞費雖什減五六，然保甲保馬
向去點揀習養補填尚猶如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長名目猶存，於
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陵遏侵漁。其四時教閱雖減日數，未免妨農。
臣愚以為此保甲若使之逐捕賊盜，則近已有指揮巡檢縣尉及弓
手兵級人數多令依保甲未上番以前人數復置，其保甲更不令管
勾捕盜。若使之攻討四夷，則此皆畎畝白徒，教閱雖熟，未嘗見戰，與
戎狄戰鬭，必望風奔潰。昏招詔書戒勅邊吏，令不得侵擾外界，務要
靜守疆場，然則此保甲保馬的實有何所用。從今府界及五路農民
不堪艱苦，幸賴社稷之靈，適值累年豐稔，猶流民甚多，盜賊充斥。若
遇明道年之饑、康定年之旱、至和年之水，則其為國家大患，豈可盡
言。適者群臣王中等保馬結奏行勘置保馬本欲在塞，今更為虛費。

又緣康縣保甲所則殿侍及句稽文巡檢張宗師以下，皆是力大
數之徒，斷不可托以保甲保馬，有害無利，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不
知朝廷何憚而久不廢罷，伏乞斷自聖意，盡罷諸處保甲保正保長，
使歸農業。其舊置者教授丁巡捕盜賊，戶夜准備教戰，其所養保馬皆
揮句收，大使青苗錢分配兩縣變價坊監，及諸軍各提舉官盡
朝其句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選文武官合入差遣，如治劾訪府暮。
及五路之民既不欲呼鼓舞，衍載聖德。若以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
可惜，使之歸農，即乞令逐縣戶數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於保緣邊
弓箭手法，許除本戶田二頃與免二稅，或稅輕者與免若干石，幸
及戶下諸般科役。本戶田不足，聽於陰威田，務在優假，使人勸慕，然後
召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弓手，即令保甲中有勇力
武藝之人須願投充者，若一人缺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

佐揀試武藝高強者充。若見充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衆退許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常得精熟。一縣之中其勇壯者既充弓手，其羸弱者雖使之爲寇亦無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重加刑典。若無人投名，即更議候法；若尚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上依舊差人。候有投名者即令替放；若弓手數少，即令分番更互在縣祗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定地分巡捕賊盜。每獲賊勘得赦後任上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令出賞錢與獲賊之人，其賊敷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只令捕賊給賞。如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人不復擾敷，任上窩藏之處捕盜人不肯庇匿盜賊，無所容身，自然稀少。

知陳州韓維上宣仁皇后論保甲馬曰：臣竊聞陛下屢發德音，寬用臣等出就外省，罷其所領職事，然是居厚使歸本道，責以捨謝授

民。中外喧傳，既然知陛下憂國愛民之深，志莫不欣悅相賀。臣雖在哀戚之中，不覺夫屠叙呼，然上尚有遺恨者，不敢不盡以上聞。臣切惟議者以嗣君新即位，且當三年無改。此大不然。伏惟太皇太后於大行皇帝爲母，儀於今上皇帝有祖母之尊。此時稱制臨決，蓋爲社稷大計。事有不便，弛以利民，考古相時，理無不可。臣以爲萬一有敢爲此論上惑天聽者，若非奸人沮害聖政，即是俗儒不識時變，願陛下切勿聽之。近聞京都下日有異奏，陳陛下深察盜賊所起之原，罷非業之令。竊謂昔之程，蓋爲保甲保馬教也。何則農民以稼穡爲生，使之出錢市馬，已非其願。又守護飼秣，昧其方，萬一死損，復更償買。昔時一馬直錢二三十千者，今貴至百千，是農民如此未有已時，愁歎之聲聞於道路。近歲保甲以集垣爲場，號爲團教，一丁在官訓練，更須一丁供贍，飲食衣服新作身衣，勞苦不東憊。夫

失業愁怨之人，操兵習器，爲擊刺之事，豈無可慮？近者又聞京西保馬頗爲群盜掠取，捷易乘騎，如其外廄。河北保甲漸亦作過，陵暴良民，州縣幾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緩也。且臣非謂國馬遂可不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民兵遂可不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應天地，豈可不務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留聖慮，詳酌施行。

左司諫朱光庭上奏曰：臣伏見朝廷近降指揮，河東陝西保甲自來年正月一日罷教，只於冬三月輪番教閱，此誠安民之急務也。內有兵器一節，臣方自外來，不知朝廷已未處置。伏緣自教閱保甲以來，兵器未嘗禁止，今既許三時務農，從事於耒耜田畝之間，則兵器豈可依舊藏於私家？切恐緩急有所資藉，起而爲盜，爲患不細。伏望朝廷速行指揮三路保甲自罷教日，將應教閱兵器不問官給自置，並

令納官，爲置庫如法收貯，候冬教日旋行給付，教罷即復行拘收。如官已拘收之後，民間輒復私置者，乞依法禁止施行，所貴小人無所資藉，亦銷弭盜賊之一端也。臣又聞朝廷已降指揮州縣招置弓手。今來保甲有事藝精熟之人，欲乞充弓手，其逐縣舊役弓手亦乞委令佐揀擇，以有宿欲者將應募保甲替換。如是則弓手盡得彊勇之人，可以倫制盜賊。如允所乞，伏望聖慈早賜施行。

知慶州范純仁上奏曰：臣伏覩進奏院報狀，七月六日奉聖旨，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止令每歲農閑月分依義勇舊法赴縣教閱一月。所有左官置場準備軍器及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等，仰樞密院取索會校，措置條畫，與三省同共立法取旨。爲行臣愚竊以先帝留神訓練保甲，今已是累年，其間甚有人材武藝超出群衆者，乞並給盤纏，於聞奏發前司揀閱其間人材事藝可以

諸班者與等第於諸班差撥置殿侍安排。如不願者妥送路安撫司
總管司合量材於收勇効用。或弓箭手軍員上將內安排。更不願者
即於本鄉保甲守闕副都保正。或依弓箭手例將置正副部頭指揮
使。都虞候都指揮使等階級。定立年限遷補。候至都指揮使與換
近下班行。則人人皆有進身之路。有所顧藉。不肯輕易犯法。其間武
藝尋常精於作業者。即委縣尉覺察。仍許父母尊長陳告。與剌充本
土禁軍。足可以增壯禁衛。又可使游民有歸。上可絕收群非情之人。
及免凶年飢歲。聚為寇盜。如此則聖制的書。遠無弊爵古人所以
慮事於未然。犯患於未萌也。天下幸甚。
錢仁又上奏曰。臣伏覩提舉保甲司牒准樞密院劄子指揮。今來保
甲子弟未令聚集歛棒。加恐閑暇於本家閱習事藝。妨奪農中每月
錐家指揮侍教兩日或三日。以之自來全然無來免往來聚集有妨
農務。盖子弟習入鎮市游惰。託以修葺之類。皆前無戒期約同保
私閱為名。不肯專意生業。官司及父兄雖欲禁止。難以覺察。自古三時務
農。一時講武。又曰皆於農隙以講事。此古人不易之法。所以東作
戍得盡其力。一年之食可足。武藝不廢。民力不窮。三代與王同此道
也。蓋農事將舉。欲務不可以有失時。常若過夜之至。有一日怠。即
致終歲之闕。則職在勸農者所當申陳也。臣今欲乞應二路教閱
甲當一歲合教日數。併就農閑之月。其餘月分並特與放罷。官司
父老易為拘管。不唯農不失時。亦因併教。多日事藝必得精熟
監察御史王岩叟上奏曰。臣近以三路第四第五等保丁多貧乏。乞
依義勇舊法。免冬教。及畿內舊無義勇。今亦乞罷保甲。未蒙施行。臣
竊以道有弛張。故法有損益。不可以為常。要在酌民之言。因時之宜
而損益之。為國家長久之計耳。臣見保甲之法。陛下奮順之。則民心

彌加憂。民心之所喜。國計之益以為利也。猶義勇舊法。三丁方取
一丁。而保甲兩丁便取其一。比義勇之法為甚密。而將兵為甚多。臣今
不敢請取丁如義勇。但乞如義勇免下戶冬教而已。冬教雖免。而姓
名猶存於籍。要名則必得非常。然後赦之也。臣所知民官無親見下戶
保丁赴閱教。不以習役為難。而常以艱食為苦。不替不疾首蹙額以
聽一日之鼓。況無衣無食。隆冬大寒。當一月之久乎。陛下推臣之言
以觀其情之樂否也。人情之所不樂。而必為之。非天下之所以望於
陛下者也。又畿內之民。素待京師以為重。受先仁恩而安其業。事自
與保甲以來。往往切切偶語曰。三路教民。將緩急當護邊之用。畿
我曹皆亦將驅而為此乎。臣誠知國家無意至此。然使人心懷疑而
不自寧。何益也。議者皆以謂邑之便。伏望陛下一看臣前奏。今去起教
月分不遠。早賜指揮施行。以慰人心。
岩叟又乞廢罷保甲奏曰。臣昨在河北為知縣。親見保甲之患。非止
一端。及蒙恩召為御史。即詳具保甲利害條列劄子。繳錄而奏。而未
到闕。已承朝廷有指揮。止令冬教一月。聰臣起臺供職。適至兵案。
竊見新降保甲法。尚存提舉教閱一司。及改逐路提舉官為監教官。
乃知朝廷未察所以為保甲之患者。大本猶在。臣須至以先所具到
劄子上進。伏冀陛下委曲知保甲之害。蓋由提舉一司官屬不體朝
廷之本心。倚恃用情。奉行深刻。所至百姓一聞。其名自已疾首蹙頞。
無安樂意。今雖曲為之防。猶亦到自生蠹。終恐為害不已。伏望陛下
深察民情。廢提舉保甲一司。及監教官。但令州縣及安撫司主之。使
百姓安心於為害。以樂聖政。不勝幸甚。若不罷提舉保甲司。及逐縣
監教官。則是保甲無事之時。猶遣將制。未免使之終年不減。騷擾之
患。則朝廷不可不察也。且一司官屬。三路不下數百員。虛費廩祿。亦

非久遠可行之理。今猶指揮自十月至正月分四番教閱。臣竊見民間十月場圃未畢。正月夫役時興。農緒亦起。此時教習。未免有妨。唯是分為兩番。於十一十二兩月教習。民情頗為利便。不須分作四番。臣深曹體訪。備得其情。伏望朝廷更加詳度。若罷提舉官司。自於保甲都保不減。於國家民兵之勢無所虧損。又人人既得平居泰然以為生。則國家一日用之。必樂於為用。伏乞陛下勿以為疑。早賜廢罷。以安百姓。如或本年自京差指使往逐處同共監視教閱。切慮疏虞之人挾恃朝廷所差。妄作氣勢。搔擾生事。只乞令安撫司差那使臣為使。

岩叟又論保甲之害奏曰。臣竊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惡。而前日下詔蠲衰病及小弱并第五等田不及二十畝者。皆一月之六教而為二日之閱。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處

終在。今臣蒙恩出河北知縣擢置御史。敢以其所目見而身自歷之者為陛下言之。教閱其實以欺朝廷。亦不敢辭其事以困民。法唯陛下垂聽幸甚。朝廷知教民以為兵。而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不可堪。知別為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大過而民以生病。教之欲以為用也。而使之至於死。則殺一日用之者。未能如吾意矣。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難猶不足以為苦也。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為苦也。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為苦也。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而輟。方耘而罷。方幹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為苦也。其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每相與言曰。恨不死。此鞭笞之為甚苦也。創袍。市巾。買弓。修箭。添弦。換包指。治鞍轡。蓋涼棚。畫象法。造隊

牌。緝牌架。僦椅卓。團典紙墨。看驗人雇直。均集錢。納秸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其父老之語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問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要求。遍於城市。一飲一食之責望。則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則以藝不應法為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者指使者多由此塗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逾於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為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贅壻。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其肌膚以自致於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募之。使其家有所出。當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縣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

聖見之當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戶之家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至於飢羸殘壞而就斃。誰復敢言。或其主家倒因出產一樣借供。涉有追呼督責之害。又或其家官馬。皆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害。故人人以有馬為禍。此皆提舉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為百姓之擾者也。臣竊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也。而不聞其有此。何則。因人之情而為之法。使之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數窮則變。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之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愚頑。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為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激之至於此極爾。臣以謂蓄而益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者。情狀

知此不可不先事而慮以保大體為安節訪。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先王之通制也臣愚以謂一月之間滯教三日不若一歲之終併教
一月。農事既畢無他用心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巡
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候冬教則安撫司旋擇
教官分詣諸邑與令佐同教於城下。一邑分者當一月起教則與正
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謂何。而百姓獲優游以治生無終年
逃遁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事虞患上之患矣且武事不廢威聲
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惟陛下深計之應奏所在必行以省多事以為
生靈安樂之患以為國家安靜之福天下幸甚。
岩叟於元祐八年又乞保甲併用冬教奏曰臣伏見近降保甲畫一
指揮仍舊逐歲遣使按閱者竊戴竊朝廷論其害臣每見使者所觀
其騎從之盛風聲之囂供億之繁送迎之勞郡縣為之騷然一小郡

坊市戶有被斂錢帛五六百疋為供饋之具者推此一郡其餘可知
雖非使者使之如此則州郡望風畏憚眾不敢不然故所至人情甚以
為害又其所按保下雖各得錢絹三五疋兩而備按閱飲食衣服之
費自己不輕既得之為眾人耗費又亦不少所存以歸能有幾許臣
詳細體問皆云若國家冬教使不失農時則教之所得自可有歸矣
恩除罷非一按閱賜賚之比也切考其情蓋可以得一時之賞為足
而以安終年之業為樂也況所謂賜賚皆出於保丁之家所
納錢數內耳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剩其內而啖之孰若不取不割
之為兩得也臣愚伏望聖慈因冬教以為恩罷逐年按閱之爲者使
錢封樁之權一以安靜養其力而舒其心斯民幸甚。
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上奏曰臣聞善為國者斂散甚豐若以致貧而民
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會租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

害也廣斂錢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民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
小者致寇若一起為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
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亂能負糧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
張海熙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所至燔燒官寺劫掠倉庫以至發兵
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
事了皆職言嘉獎方其未發有能先言之損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
上下爭執和請更難未肯割截此天下之大患古今之通患也故臣
竊於元豐庫與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
以為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禍福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留
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入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為剽劫所從來
尚矣近歲創為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兵器一夫在官一家
資送家計無聊罷所不至推埋為盜十人而九號為保甲莫敢誰何。

若更一年不罷則陳勝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
可以復執鋤耰田畝之口不可以復茹藜藿既無所歸勢必為盜今河北
寇賊成群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飢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勝
知近歲宿衛如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朝廷方募流
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為兵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為
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為盜者彌為人主誠宜行事稍然若以況陛
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慶
壽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
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算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
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為無損故臣
願乞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
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耐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

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武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寨保累甚
矣其間武藝絕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糊試驗有實以補內六班
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隣近闕額軍員但當嚴勵指揮候了日當遣人
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詔保甲可用欲隱兵於農以
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況
如前件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
職又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曰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
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把截胡寇有守禦之備每歲
冬教一月民雖以為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更定保甲
使京畿二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乘皆罷去民得歸
事本業然賦因此妻兒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二
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為常不敢辭勞至於京畿諸縣業至以來為業

教所在素加優卹今乃與三路邊郡為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
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恤特與罷免庶動閩京畿三路見今官
修蓋冬教場屋宇以絕頹以為勞臣昔守官河北切見義勇冬教並
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則無
闕事況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內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自不修如三
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自前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
安泊無有不便如別無不便只乞罷修以寬民力
四年尚書右丞王存上奏以陳狀見范純仁制子奏畿內保甲乞今
後更不教閱臣竊詳先帝教閱畿內保甲之意深遠矣蓋以京師之地
四達而平非有重山峻嶺之險金城湯池之固所以維御四方威制
夷狄為根本之固者以宿衛營衛嚴也祖宗治平閒禁兵之籍至百
餘萬新城裏外連營相望其後論者以兵冗費廣供饋不給乃議汰

損裁吹其後中外禁軍五十八萬為額而京師兵籍益削於是三路
乃籍民兵畿內亦置保甲四時教閱使人為勝兵平日不費縣官錢
糧緩急得為武備此先帝之意也但當時教閱之法太密官吏之責
太苛以此人情有所不安陛下即位之初罷三時之閱止冬閱一教
教閱條制事從精熟者十日便放精熟者二十日生疏者止於一
月每教季旬日往往放散太半少足以傷成就五分又聞權免此法
既寬人情未有所害前此荐飢故當權免今歲豐稔若遂不教即其
法遂廢甚可惜也夫寓民兵之法創置則難放罷即易先帝不憚艱
難而為之數年之間人既就緒一旦無故而廢之深為可惜臣非不
知附會時論可以干百姓之譽但職任至此為國家長久之慮未敢
嘿嘿耳伏望聖慈再三思慮不勝幸甚
哲宗時陳次升奏曰臣訪聞河北路禁軍例多老弱怯懦不任征役

蓋招軍官司上下通同作弊或以老小為丁壯或以病患為強健揭
刺之後年甲與職兵籍每歲揀選惟據籍點檢而已未嘗以籍考其
年貌識認虛實遂以老病者常多而強壯者常少徒費衣糧無濟於
用況邊庭諜急為難得禦戎備寇要在兵強今所養之兵既若可
用倉卒之際恐誤敗事此不可不慮也伏望聖慈嚴勅本路招軍官
司今後所招兵士務要強壯的實年甲及責監司每歲差官以兵
籍考其年甲顏貌若有不實即行按發無令老病怯弱之人虛占兵
籍使邊備如故依前不切用心揀選官當行重責庶使官吏知畏
守禦有備天下幸甚
畢仲游上言曰為國者患在因善事之人開進取之說而不知無以
善其後或者衆已厭之機為可廢之論而不戒其由也非審二者權
衡相迭為用舍可以貫一時之業而非天下長久不易之道也

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孔子亦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則兵何可廢略之則天實之市人將發入於六軍之中矣老子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而三代以來亂亡相尋靡不以兵則兵何可長長之則蒙恬之役重興於後世故兵不可長亦不可略藏之於不用之地若無兵及其用則若雷霆風雨之驟至不知所從來者兵之道也蓋惟三代之時則有此兵矣昔周之兵寓於比閭族黨州鄉而於鄰里鄙酇縣遂成於五兩卒旅至五師為軍之大法莫不用也則為六鄉之民用之也則為六軍之衆而將之者又皆出於六鄉之吏故平日不知兵之所在而兵行則無敵於天下其後管仲相齊頗得三代之遺意亦分國為鄉鄙寓軍於政比其居以軌里連鄉之法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而率之以軌長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而率之以里有司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而率之以連長十連為鄉故二

千人為旅而率之以鄉良人五鄉一率故萬人為一軍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以教士三萬人亦橫行於諸侯之國管仲而下無足道者惟唐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出於征事辦則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而天下無宿兵之費雖云三代之兵益遠亦略得管仲之遺意故猶足道本朝郡縣市人為兵賦斂疲民以養之疲民之力十耗其七八及其戰也雖足以備行伍而不足以禽虜破敵故神宗皇帝為伍保之法欲使民知戰而足以破敵禽虜也蓋周太宗皇帝之北征獨取三晉之民得十萬衆命曰義軍而歲平亦詔陝西戶出一丁以戍邊命曰保毅著於籍者至六萬八千則土兵之議亦不可以伍保為嫌而不講今若取天下戶絕之產與官田棄地募人耕墾蠲其賦役使家出一人以為兵戶絕之產歲歲有之而有官田棄地關之則亦無窮其有中民之戶丁多地少而願為兵

爲按以地略依唐府衛之制番上伯衛或為州縣之守禦教之戰陣擊刺坐作進退之節耕於野者則春秋大閱而已勿重擾之久以歲月則府衛之制漸復而管辛亦漸有以除天下之大費所謂非常者令下之日已可禁禦而十年之後將亦如三代之無敵

事為上有正論曰臣聞天下之事有能以勝不能有術以勝無術皆有能矣能之精者又勝焉皆有術矣術之多者又勝焉借以羿與敵而譬之羿蓋射般善工學射者有彀的善工者有規矩特其大略也敵之所以巧又有巧焉故學羿之射說與羿之巧均則有勝羿之心焉必曰吾與乃技相若羿不勝其能而鬬羿果相若則為羿之患矣於盡其巧而傳之故御視綴之教示以巧而不盡其所以巧者蓋為自勝之計也兵始於黃帝法成於太公黃帝而上兵未設以有兵勝無兵太公而上法未備以有法勝無法太公而後何其紛紛耶用兵

者既鮮學兵者既衆一定之法不足以相勝故管仲穰苴孫武吳起尉繚留侯孔明李靖之徒始出而論奇正奇正者因古以御時依體以立用千變萬化以制勝兵家用之之法可覩也而所以用之者不可見也戰之理可論也而所以戰者不可陳也勝之道可制也而所以勝者不可傳也彼用兵之書布在方冊既已人人皆可習矣用兵之法試於行陣既已人人皆能布矣人人皆習我亦習焉人人皆能我亦能焉是亦衆人也以衆人敵衆人尚何暇先勝故奇正之理古人議而不辨奇正之法古人論而不議奇正之變古人存而不論非不論也不可論也不可論故不辨而常新以俟後世英才俾因體致用可以神遇而不可以智知可以造運而不可以迹究法精奇之為也兵猶奕也奇正猶奕之智也智無一揆棋無定形觀其黑白不相容所故不相仍及觀局情狀隨變勝負得失在於一子中則

奇正之形所以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救上下
不相扶。前一二策而已。故四為正四為奇餘皆握機之文也。一術為
正一術為奇曹公新書之義也。前向為正後卻為奇太宗所以勝宋
老生也先合為正後出為奇曹公所以辨孫武也方為正圓為奇步
為正騎為奇受於君者為正將所自出者為奇固曰妙矣然人既用
之則為故智不足誅論何哉不惟世之人知之而夷狄亦知之矣當
益為變化以出意外所謂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不致於人者非陰
迹相沿而能勝也苟惟正以固亦猶矣能求奇正之義於意外古今
幾人哉故學兵雖衆不足畏之誠以勝之又勝者猶在人也臣觀唐
太宗與李靖論奇正之理所謂無不正無不奇又曰奇亦勝正亦勝
善夫能知變通哉其論左右違原莫非奇正之變其言曰以奇為正
以正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之以為正吾之正使敵視之以為奇因其

漢長於弩而蕃長於馬則為之法使馬亦有正弩亦有奇變其號而
易其服也則為之法使蕃而示之以漢為奇漢而示之以蕃為奇方
其陣之散也以合為奇方其陣之合也以散為奇觸類長之變而通
之從奇正相生生生不窮奇正相變變變不測惟欲多方誤敵俾其所
之莫循勝在哉御視孫子所謂以正合以奇勝猶為勝在矣李靖論
韓擒虎以謂但能識正為奇奇為奇不知奇正之相變知奇正之相
變者其知神之幾乎故早晏者天之陰陽左右者人之陰陽奇正者
天人相變之陰陽相生也無窮如天地相因也無竭如江河相脢也
終而復始如日月相成也死而復生如四時味止於五五味之變不
可勝食聲止於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止於五五色之變不可勝
視兵雖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巧曆不能盡其數聖智不能極其
端此之謂兵妙或曰奇正固有宜分合固有變如之何以訓偏裨知

之何以教士卒臣曰備其節目異其號令正為一法奇為一法或
成退各以何別或分或合各以何驗吾以號令使之號令所指變亦
隨之既一吾之耳目又變敵之耳目兵惟知有號令不知為奇正車
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敵人雖知吾有奇正不知奇正所在士
卒雖為吾用知吾以奇正取勝不知奇正何先方料吾以正而吾忽
以奇方意吾以奇而吾忽以正不惟敵之不知而士卒亦莫之知孫
子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
善也知吾有制勝之形而不知吾所以制勝之形非善之善不足以
與於此或曰奇正之情何如臣曰兵家之要貴我專而敵分為奇正
者在我故專為奇正者在敵故分以知吾之有奇正也則備我備前
則後寡備右則左寡備我者所以寡彼也無所不備者無所不寡也
我專為一彼分為十以十擊一者也我專則寡彼分則多以寡擊

者也勝負之理不言可喻故能正不能奇守將也能奇不能正鬪將
也守將可以用奇鬪將可以用正老能奇能正乃國之輔令夫以
武為業勸累德業鬪力勇而已辯知兵之法學兵之法勸累數千分
行陣而已辯窮兵之理窮兵之理勸累數十分強弱而已辯知奇正
借必有人但能知奇為奇正為正而已辯知奇正之變臣故曰兵法
貴勝勝之所以勝以奇正法可傳而奇正不可傳學兵雖衆不足畏
者以勝之所以勝者猶在人也或以羊叔子之平吳也不為擒龍之
計競日而後戰奈何專論奇正哉臣曰乃所以為奇正也俟禾稼得
歸倉儲蓄奇正之用也懷其心遠枯死而王濬舟師東下一舉而得
其主矣其枯孰知夫正在荊州而奇在益州耶蓋奇正之大者也人
君俾賢將之用奇正必若羊叔子則成功必大矣
給事中侍御史呂陶奏曰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壞軍賦之法大變而兵

農不一。農不可使之爲兵而兵不可復爲之農天下始有養兵之弊而生民之力多耗於此。其間有爲之君善計之臣深思遠慮補求外制。以救天下之弊而收其利者觀大略載於方册可得而見者宋爲閑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也。今天下之兵撥隨日爲養之之弊甚於前古。而民力遂至大困天下之田皆耕而農夫無以食。天下之桑皆蠶而織婦無以衣。轉輸饋餉之勞及於上農而猶不給。廛賦手斂而待之爲定制。山澤之利毫毛皆歸于公而無遺。關征市糴類賈人之貪饕而不知愧。以之制募兩稅聚于[illegible]而給之伍。國家財用日益窘生民日益困蠹。兵之弊可謂極矣。開元之初。蓄費歲不過二百萬緡。至天寶之末兵已失制。大盜群起而費乃七倍于元和長慶之際倚留之師犬牙雜處。大都通邑無不有兵然猶未爲百萬。賦租所入止可贍足其半。今天下開田雖廣計戶雖多而兵籍

又踰長慶之數猶恩寬更積行而不可爲革。平居無事衣食帑廩莫能少紓賦我貨帑之入用於軍者什常八九而猶不足。豈特天寶之費哉。如之何國用不窮而生民不困也。欲爲古之屯田乎。則古之爲屯者多[illegible]戰士以耕閑田。衆至於數萬而廣及於千里。今之兵固不可驅而使之耕。而昔之所謂屯田者卿亦徒廣而無裁其利。不可一日而獲也。欲復古之府兵乎。則古之爲府者皆出於民。出不識之時耕而自養。今之兵既不可使之耕矣。又安得而府。然其法不可一日而變也。昔之所以救養兵之弊者莫大於此兩端。而今之勢而皆不可驟用。則養兵之敝果無以救矣。竊嘗聞之。有興利以除害。有去害以就利。爲術不同而爲功則一。要在使天下蒙其利焉。且夫欲興二利者必去養兵之害也。今勢既不可而未能興。則胡不反求其端而去其所以害者哉。夫能去其害而使生民免於重困。則天下孰不曰

利矣。今養兵之弊甚於前古者。蓋兵多而費廣也。兵多而費廣者。蓋募之務濫而不程其武力也。簡閱之法疎而疲病有未汰也。死亡錄籍而不敢不足也。深惟藝祖受命之初。國家之兵十有二萬。東征西伐。積而成功。及太宗皇帝削平僭叛。中外混一。猶有三十餘萬之數。章聖在御。四海富殖。欲强主威以制夷狄之命。故又增其籍至五六十萬。自慶曆已來。遂及百萬之冗。此其衆寡可見。昔祖宗之初。屢有戰伐之事而兵少。今寧閭閻守而兵多。而不獨稽冗之異也。蓋今三路師屯甚衆。而四方郡縣出戍頗勞。迨師屯甚衆。而出戍頗勞。則其勢不得不濫募以充其數也。疲病者未可遽出。而死亡者宜稱籍也。大勢有急緩而理有損益。計今三路之兵不過四十萬。固不可一日而闕。至於四方之戍兵止於千人而少纔一二百。扞禦之効未始可責。而徒有往返之費。臣愚以爲諸非要害之地。可少減其出戍。夫出

戍既減則兵不闕用。兵不闕用則召募之務可以罷。而程其武力也。簡閱之法可以精。而疲病必汰也。死亡者可以不盡補。而無慮不足也。三者相參而要以數歲則冗兵之去不亦多乎。冗兵既去之多。則徐說其變而議所以應之。然後可以定萬世之制也。臣伏思國家[illegible]冗之冗而又不變易者。懼其徒類犬盛衆而亂生也。苟以向之三[illegible]不變當未動衆而陰奪其勢。何亂之爲哉。雖國家亦全享其利。而[illegible]之覺也。然議者猶曰。減四方之戍。則[illegible]所以安郡縣矣。竊又不然。且生民之治亂不在於此也。豈千兵之防肯奪之聚而可以致郡縣之安哉。願朝廷臨機之通何如耳。

陶又奏曰。兵多而不雜。不若少而精。雜則弱。精則强。强則用之易以勝。弱則用之易以敗。此兵法之所尊而人情之共知也。今天下方患兵之太多而國費不足以取濟。故臣[illegible]識以獻。欲陰奪其勢而稍[illegible]

汰之三說既行而冗兵盡汰則天下之兵皆可以精乎。臣愚亦知其
未能然也。彼三說者可以去冗食而未可得精兵也。夫精兵生於去
冗。冗食既去而兵未能精者何也。御之失其道也。御之失其道者[illegible]
息有餘而講練不足也。姑息有餘則[illegible]講練不足則惰。既驕且惰非
去冗之可救也。夫[illegible]不義之徒凡數十萬咸軍著籍自曰禁旅然
之京師三輔以為捍衛散之四方郡縣以為屯守此天子所恃以安
夷狄彈壓而畏威姦宄知所畏而息者也。然而天下久無事法度廢
弛不由上令不[illegible]末飽食竭民之膏血而自謂宜然恩禮稍[illegible]
踰紀律而不能厭滿其意。悍慢之態日益滋長。而上下姑不為異至
居終日推挫然惟賜與之望。不幸有非常之事則群聚而譁[illegible]之
厚薄小慊於心則出不遜語以駭聚衆聽。甚者至以捍禦之賜
估過重而起犯州吏大辛知可愛之恩不知可畏之法有偷生之

無敢死之氣。雖四時閱習以預戒先備而紀律不甚嚴明。器用不甚
堅鋭。坐作進退之節有類嬉戲。特文具而事衆耳。非所以威動聞志
而奮揚天威也。以之衛天子則不可恃以為安。以之制夷狄則不[illegible]
以之捍寇盜則不息。苟有一日之警而驅以摧鋒臨敵則刈違[illegible]
可望成功乎。臣故曰御之失其道也。昔唐之季武夫[illegible]刺僭叛以強[illegible]
勢。元和之際謂中興矣而穆宗[illegible]之闇於御兵之道務以姑息為本
即政之初傾竭府庫以賞士卒雖人獲鉅萬而橫賜猶不厭。已是[illegible]
軍旅益驕法令益失。藩臣悍將迭乘其亡而唐祚遂底於亡。又至後
唐之莊宗亦以豪雄蓋世之才南轡而圖中原。僅得天下之半然而
不知御兵之道失於禁衛專田獵近郊衛士有句恩賞者必如所欲
以給之是以賞賚不節威令不行而卒至於亂。由此言之則御兵之
道不難乎。有兵而不能御者不可適用而可以召亂也。方安閒無

事之時詳計密慮而執其至要則遲急有為之際豈復顛危哉。昔
我祖宗皆以睿謀英略御衆遇以海除暴之萌而立威當權不撓之勢。
素知兵旅之事而善御以推刑不以與祿為恩而人皆有覬恩之心
不以暴[illegible]為威而人皆有畏罪之意。何則恩無常得而威有不測以
加之法制素定而[illegible]須謹嚴也。[illegible]賞則誅之[illegible]而對錮
踰作也。侍衛將校組領[illegible]史有罪則杖除仕伍以往力[illegible]諸軍不遂
者籍為四[illegible]分[illegible]不有也。大[illegible]近部親閱[illegible]殿者歲月
常也。[illegible]其無勇也。取禁兵之抗[illegible]為親軍[illegible]而
以罷[illegible]也。[illegible]氣[illegible]端謹勇而知禮者則以統[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利
高[illegible]也。[illegible]皆籍記之而以次任用也。陛下[illegible]聖明對[illegible]
祖宗之[illegible]而思社稷之人計[illegible]司宜[illegible]奉指故
事也。選將帥提法令而授之節[illegible]恩以[illegible]民之[illegible]哉。[illegible]以定固

主威。為政之餘留神講武開集大師閱試武力。進能退否以立賞罰。
則天下驕惰之卒[illegible]動[illegible]而百倍其氣矣。庶可以[illegible]四方而夷狄
不能窺中國之隙。豈不偉哉。
臣又曰。天下之兵精而不驕則中國之武備完矣。安得良將而任之
而國之無良將久矣。豈真無其材乎。四海九州之廣。大臣盛士之
衆。爵高爵重祿養而用者紛紛於天下。智信忠義可以存社稷之難
剛毅勇果可以致身而死節蓋有之耳。惟國家任之未得其道而志
有所不申。才有所不盡。功有所不成也。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兵出
於農而將出於六鄉之大夫所主之兵皆其鄉之民。而所附之將乃
其鄉之吏。居處相安。動作相應。禍福相濟。休戚相均。故於兵皆信
服而可與之同其生死。至于齊桓欲速得志於諸侯亦作內政以寓
軍令。三分其國而使賢人為之里君而作三軍之四卒伍定於里而

軍政成於鄉。人相保，家相受，耳目足以相聞見，而歡忻足以相死。故其兵皆有節制，而守則固，戰則勝。今之兵雖不出於農，與古大異，抑其所以為兵而欲禁暴禦侮之意，則亦何異於古哉。然而將無常兵，兵無常將，出師數萬，而以生殺存亡之柄，授人於倉卒之中。把旄鉞，建靈旗，以督行，而三軍之士不知其誰何，豈敢仰視其面而欲與之同其死生，致戰捷，不亦難乎。古之能辦疆場之事者，蓋非責以歲月之勞，要之遲久，而後有以克敵也。李牧鎮趙國之邊，斷可知矣。今乃不然，備邊守塞，要害重地，而以為武臣更戍之處，止再歲遷，或累月。若寓居於傳舍，而指期以去，則敵情安能知，軍政安能立，殊謀遠略，安能施乎。古之取將，不獨責其節義智勇，雖或貪冒不法，亦錄其材而用之。萬一挫衂，則天子以功贖過，不繩以法，所以養其豪[illegible]，[illegible]為之氣，而使之盡智能，竭死力也。陳湯[illegible]尚之事舉可知矣。今乃不然。邊鄙武人，而一切責以小廉細謹，有毫毛之失，而使文吏繩其罪，乃牽拄於前，網羅施於後，則倜儻不羈之士，[illegible]義反當以立奇效，豈可得乎。古者推兵與人，而軍中之事，聽其處分，與奪之權不從中御，而求其成功。蓋雖天子之詔，有所不聞者矣。今乃不然，興師千里之外，而日有稟聽於朝廷，敵人在境，而一兵不敢擅動，須奏俟決，勝負所望乎。古者推赤心而待之，以不疑，情意相通，而上下相信，無間色可窺，無流言可動。故能專誠一意，以求報其上，蓋有謗書之[illegible]，而人君未嘗疑者矣。今乃不然，重兵要地，方仰其節制，而浮說橫議苟可眩於群聽，則輒為羅織，取信責成，不甚異乎。此五者，皆任將之大敝。臣故曰：未得其道也。昔太祖、太宗之初，天下未盡寧，夷伏未盡服，故特求通選，得李漢超輩十有四將，分治三邊之地，遠或二十載，而近亦十年。雖非古之素將，而皆久其任，則視其兵如家人子弟，而足為之用，征榷田園之利，悉其所取，驍勇之士，聽其自募，而養軍中之費，許以便利裁決，或毀之，則付以奏牘，訟之，則使受而快意。當此之時，諸將皆懷服恩義，竭忠致力，以靖天下之難，而朝廷遂無四方之憂。此任將致兵得其道之明驗大效也。今天下名為無事，而其實將至於用兵。故臣願陛下於無事之時，為用兵之備，虛心廣聽，以求諸將，或命之保任，而收特異之才，或觀之[illegible]歷，而任已試之効，則三路之兵為數部，而各隸以將，使兵有常主，而將有常用，則平居素信，而危急可以責其力，戰鬭易以盡其經略之心。寬文法以養其敢鬭之氣，事或倉卒，則不必牽制於中，苟非大過，慎以間言罷至戮以結之，隆禮以遇之，則必有良將為陛下用，而寧天下，服四夷，倘愧於祖宗之世哉。不逞為康，而一日任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康，定之數，可以懲而監也。

陶又曰：君子小人之不同類，而勢各有勝，此天下之情可見，而治亂之所由生也。人之[illegible]從其類，為善惡皆然耳。其類相從，則其勢必勝。在君子則為治，在小人則為亂。此物理之常，而有天下者莫不惡亂而好治。然則小人固不可使之得勝矣。其勢苟勝，則推類而從，而天下禍亂之本，兆萌而不可遏，盍預慮先計，以杜其變乎。其危聚天下之小人，而授以不仁之器，育以殘戮之事，知制御之道一失，則貴不仁之心，而倡殺戮之禍，既助其乘勝之術，而開其相從之端哉。昔唐之中世，兵紀壞敗，而方鎮多變者，蓋小人欲勝，而推類以從之故也。帳下之兵，小有事變，則任為爪牙，而親信積日累勞，至於裨將，乃為三軍之所屬目。一旦威不能懾息，不能悅懷，攘臂大呼，起為亂首，殺監軍，逐主帥，而數萬之眾甘心以歸焉。不然，則其軍自叛，而求以為長。朝廷亦因而錫之爵命，豈其人素有忠義智信，足以威服三軍之士

以蓋衆人之心以爲吾類之可從而遜推之也雖朝廷亦不得已與之矣夫素無忠義智信之人而爲三軍所爲因則安能禁其爲生變哉此助其勝而開其從之路耳梁崇義者朋林之射生也來既誅成卒將以爲將軍紿軒遂擁衆二萬而有襄漢七州之地田承嗣者盧龍之神校也爲偏將嘗息兵援刺史魏州而迂節度陰圖因得衆十萬而致魏博數世一李子弟將者李洧之衙率也以軍抗納爲爲徐牌逐崔群而處其位也朱克融者劉總之之軍校也在鎮日久內張此請而殺其務也謂若之半志清以陽之王維恭涇州之田希鑑魏博之田興鎮州之王廷湊汴州之李希烈也陳行泰皆以牙將奪帥而後節皆非校卒之易而專兵之叛乎天下方其兵之驕而無術以制則固宜稍抑其勢矣自西論用師皆虞乎亂而施從起軍校以矢石之勞而陞謂者凡幾人也戍而衛之從以罷

權而防高位也使嚴閱武敢其比勇而處以右列也以三者欲以勸勵軍功而不知久之將弊矣何者不究其智識謀慮之何若而厚賞之濫也雖忠純厚重間有其人而究畧愚闇多以卒行皆朝爲隸夫暮亨貴爵則固不能善其事行矣而乃假之兵柄責以捍禦其屬之訓一道之紹制又其甚者即禁旅而爲天子之爪牙可歎也今之謂防禦刺史者亦列要郡矣臣恐十數年之後禍權食衆在於庸皆分任之而天下之兵樓多其手足以動其徒類之心而重勞聖也至和之末都邑大水萬衆洶洶公卿相視而失色者其故何哉昔太宗皇帝深明兵旅之事而通其情故閱擇軍校参驗勲績究稽謹而後武從嘗謂不更事任而能勝從者未可以爲帥領雖有一夫之勇亦何足用至于專聖則又能觀其詞氣而知其志操品第所長而試之遂寄其於名器率權賞擢任之哉由是而言則其功賞稱擢者亦今日制兵之急務也

閔又曰古之人創立法制皆可以宜民而後世行之者多其故何也非法制之不足經遠後世不能謹守而用之多從而廢壞也古之法既已廢壞則於兵事變未可得而復用矣得其近於古有而用之斯可也有近古之法可益於當世而又不能講修循本以用於天下使之漸至廢壞而乃求乎一代之空文採於漢唐之故事欲變當動衆大有興作以補斯世之弊不已迂乎此與夫家有良田而不勤二耕之務以開歛穫以待其収而無之制而後耕者何異矣蓋天下之情難於更新而易於循故得於所爲而遽變其耳目則震驚懼而不從因其素所習熟之勢而撫以驅之則爲力不勞而事利益博故也然則有可用之法者不可使之廢有可因之勢者不可捨而謀他方今之事固有類此矣天下皆知兵之爲弊而欲救之者必曰復府兵也府兵之法廢壞已久臣愚竊知其不可復矣田不足以處兵而兵不可使之耕也然有近於府兵者可舉其法而用之三路之民兵是也晉鄙秦雍自古干戈百戰之地山川氣勢剛勁猛健土風豪勇有捨生取義之俗武卒銳士著稱前世國家之興亦嘗籍而爲兵矣陝右之振武保毅河朔之忠烈宣勇河東之義勇神銳其初皆民而遷兵之嘗有戰鬪之勞於祖宗之世此民兵已試之効也今三路義勇之籍凡數十萬集而拘之者蓋累年矣非一日恐之而驟募也由寧既隷常有講閱之令行陣之出入金鼓之進退粗識其略皆知其欲使之戰也武力勇銳亦有超然於倫類可以赴敵而禦暴者田疇廬舍各安其居父母兄弟各得其養其心皆自愛重而不忍爲不義苟爲術以誘之而致其力則必有致死立勝之功非若四方兇悍之徒群聚而異情驕惰而不用命也所謂法之可用而勢之可因以驅者

凶也。兵誠有之。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怨其上者，賴祖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黨宗族足懷也。不然，則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皆為兵之盛。今夫親戚墳墓之所在，田宅富厚之足居，州黨宗族之足懷，則民兵之情有餘於此矣。若乃慈愛於民厚無所往，則上之人猶有不足於此焉。何者？取之於農而拘之以為兵，列以部伍而教以殺伐，是將使之戰也。則撫而待之宜有加於農矣。今平居無毫毛之恩，銖兩之錫，以示寬假，一旦有事，則欲蹈白刃以效死伐之心，安所利而樂為哉？郡縣之吏又多率略其事，而少嘗經意，此民兵所以名存而實去也。豈非有法而不善用以至於戰，自勝而不能因以就其功歟？昔秦人有并吞六國之志，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不可得。故能捕甲首則自復其家者，相長其鄉里，大者或優以爵祿。是以四世有勝，謂之數而不謂之幸。後世見秦之遂亡，而遂譏其使民之不以義，亦已過矣。苟能為術以使天下而享其利，皆善使者也。顧其利如何耳。國家有民兵而欲講修其法以彊中國，又何悍哉？臣願以勇為上下，一黜陟之間罰，而課其藝能，稽其武壯，從勇而中於式者，寵之上籍，蠲不急之役，或寬過重之繇，以悅其為兵之心，以開其奔走不已之勤，則人人要利而競勸。舉三路之眾，本卒為異時之精兵，而不可勝用，術亦足使天下之術歟。

兵制

宋徽宗時，李復奏乞罷造戰車劄子曰：臣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二百輛，并令臣催促製造，應副本路出入攻戰使用。臣嘗究觀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詩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及周制，自步卒為伍，積而至於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其他班班亦可見。古之用兵與今不同，古者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為詭遇，軍皆有法，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敵人不敢輕犯。此以車為利也。今之用兵，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若鳥飛，嘗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據保險為利，得其機便，或有負敗，各走散不相顧。若使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重多稽遲，事先奔潰，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為用。臣在兵馬間，觀冒矢石前後十餘次，觀之屢矣。有重鎧襯衣服，器械不能為用者，又況於車乎？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之子師閔而得見麟，遂獻說於麟。麟欲求以此為進身之謀，麟乞施而工其說，朝廷以麟邊人，必熟於邊事，然之。不知彥圭劇為輕妄，麟亦私恩，不思誤好之事，豈有容易。昔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千萬眾無有脫者。當時止在興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行於峻坂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挽不行，今既買木植物料，差雇工匠，又為督促，既成辦於牽挽。昨東來者牽挽不行，致兵夫與貴求物自備，牛其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戰車棄於道路，大為諸路之患。其廢費不知其幾千萬矣。苟望一官之進，上罔朝廷，下害百姓，此而不誅，何以懲後？臣今乞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挽前來，免致徒費人力。如朝廷未以臣言為然，乞賜博訪

通判李新奏曰臣嘗謂古先聖王於革擧之時必除戎器戒不虞示有國者不可一日去兵也天下承平日久川蜀軍器因循不修治皆月來責累曠㢮刃不加淬礪衣甲旗幟破碎斷裂少有鮮明者大率安置不如法蜀地卑濕天多陰雨水無經旬月既非高燥處所藏則未聞歲時簡曬辟拆當革腐爛條貫斷絕珠跡亦都不可勝數如梓州一路遂寧府叙州有都作院歲課不少而兩州皆無傳聞軍器非惟枉費官物緩急殊無所濟利可用之器誠可慮也臣欲乞諸州府甲仗庫未有樓處並許創置有而隘陋處即添展修蓋務要收藏軍器可以耐久亦預備之術並武之餘事也

欽宗靖康元年尚書右丞李綱上言曰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於此矣將驕卒惰賞罰無章忘戰殊此兵既寡弱又闕馬戎器由此敵肆憑陵中國之不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賊雖退師而未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蓋由初未嘗有所懲創時方向寒必當遠去秋涼馬健何憚而不來此其可慮又非前日之比義宜及今速為之備一曰選將二曰募兵三曰訓練四曰除甲五曰馬政六曰器械七曰峙糧草八曰修城壁九曰增戍樂十曰置營寨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而其財用調度之費不與焉前此賊未退然使指日前向有未暇今度其時兵寒必在旬月而此去防秋近者三數月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後緩又况西戎跳梁且聞並入四奏交侵賊可深慮臣以書生備位樞筦方艱難之使之時已避賢路不蒙賜許夙夜思之國之大事無過於此誠非一介孤臣所能獨任要當合衆智協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幾有濟欲望聖慈許臣辟置參謀官四員於職事官中不拘官資高下兼充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同共措畫條具以時推行庶幾蒙允許容臣續具可行

以聞

綱為河東北宣撫使又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愚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今歲頗不稍名過半其見存者消耗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劉三鎮實親王翊取金帛以億萬計擄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播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當近諸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又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於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竊不自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千餘萬大名府分布河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等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衛王室捍防薄還其善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武援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去數萬之衆一一皆到來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疆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廢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荊湖南北寨兵將不除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待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太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切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繫有五川廣福建荊湖之地遠二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三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一□城馬不多未致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塵□未

必潰入寇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八月
下兵以七月啚時闕報三省河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
道始復約回是使踰冬春勤王之師約回之鄰也一歲兩起天下之
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
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
切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禦致令諸國土地實貨
人民皆為所取今惜小數且又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
日也況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賫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也至自非
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切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
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摩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殊非
邊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懼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
薪之下而生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以今日視之何止於火未及

燃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欲為不急不
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師以十萬
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夠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至以為可
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於林牙高麗奉制一報還武
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
務未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而
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
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
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選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豈為此擾擾
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關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
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又近改
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蓋則河北防秋斷人以…

諸處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
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竊為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為犬戎
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
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怨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
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還已和有詔止之
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民非獲已遠方之兵奉
皆既還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
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許翰上言曰臣伏見國家武備久弛盜賊橫行不忌雖有軍者驕惰
難用非一朝之無以禦捍臣愚願詔郡縣什伍其民富者出財人
衆者出力城郭之民使自守其城郭田野之民使自衛其田野城郭
分坊以保門田野分鄉以保境授其豪傑使之部勒私務之隙教以

武事家識金鼓進退之節人能弓矢擊刺之技小寇之至則可各據
以捍禦大盜之入則得會合以擊逐賊窮進則郡縣旌之以金帛功立
則朝廷勸之以爵位如此天下寧然皆為長城之固矣然後法天下寇
其誅當使凡寇至無敢不救縣破則責州州破則責路以懲近州不
能應援亦皆有責必行無赦宣王之詩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者謂
其能使天下必若如此故也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竊以唐有天下正觀開
元間號為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衛之兵
臨御方鎮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強乃有
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陝
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
威柄下移强藩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

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也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
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倅悉委文吏不與軍政
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腹心之
地盜賊乘時蜂起蟻聚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患禦侮
鎮撫一方哉故唐方鎮之弊在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弱不足以
捍頭目理勢然也懲其弊而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
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則中國之勢
尊矣臣愚欲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
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
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
寬其制而假之權將佐賓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夷狄
盜賊之變則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陸路約為應援會合有功

者增秩進職而不拘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則州郡之兵可用矣
如蒙聖慈俯從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頒旨施行
綱又上言曰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從來尚矣
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有扈湯伐有夏
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擐甲厲兵以致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
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續之當兩軍相抗
進則枝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
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措國於無事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
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夷
狄賓服外患不興豪傑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
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畜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
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馴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

齊楚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
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
約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不振士氣益衰而
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用
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
用府衛之兵而威震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
令以帝術行周秋乃有天下國家者在兵戰勝之術繇可觀矣為今
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
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
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句踐有會稽之恥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
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為
期則戰可以待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士以武弁為羞而

學者以談兵為恥至於戎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越府之變以
武為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而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
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綱又上言曰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為重禁衛之盛時內外禁軍馬步
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闕額之分之父於招填逃亡西鄙用兵
睦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沒所亡失者又半重以靖康之變
金人再犯都城諸路勤王往往潰散流為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
幾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皆募於田畝之間及游手浮浪
之人雖其數甚眾環視殘賊而不得毫髮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為之
一空大抵起一兵公私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供給錢糧之費
又倍於此是一兵率無慮百千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緡矣今秋期
不遠理當揀擇留之分屯沿河要害之地則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

已朝廷初不較此。臨勤王之師已行。故散使甲兵戟而歸者。頗皆相望於道路。亦有歸中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於何所調兵而可也。然兵之數既已不多。而民兵又不可復起。雖起之亦無應者。然高馬肥。虜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吾哉。臣愚以爲議今日一時之急。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以謂不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諭上戶物力有餘之家出財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國家有兵而後家可保。則亦不以爲厲已也。國家歲漕東南財穀以爲上供。又權茶鹽之利以實中都。蓋以養兵。日給六宮百官之費。待祭祀賓客之用。然而陛下節儉。無玩好宴遊之娛。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費外。一切裁損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下募民出財之令。日降旨委官措置於京東京西陝西河北募兵。優立例物之數。劃爲一號。團結訓練。一如

以前法施行。分隸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兵。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伏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二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爲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爲精兵。與夫起烏合之衆。皆柔復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東京東京西爲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衆。而陝西素號産兵之地。願及時遣使於數路募兵於合屯駐處。分建置營房。更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綱又上言曰。臣竊以大軍之禮用衆也。軍之所以勝少爲衆。雖屢不散。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聯。教閱則有戰陣之制。執披則有甲冑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戒則有號令之嚴。上下則有階級之法。兵將相諳。彼此相救。逃亡潰散者必誅。搔擾亂群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卹。此之謂紀律。有紀律然後軍可用也。國初軍政最號嚴明。自童貫高俅主兵。以賄其制始壞。團結保伍。廢而無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擊。甲冑五兵。初不脹錄。旌旗金鼓。初不習熟。禁戒號令之威不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階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心。兵將取於臨時。而初不相知。彼此逈相觀望。而初不相救。盧濤之潰。反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浙東之役。虜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擾亂群者不罰矣。僕廝親近皆授而賞。而立功者不賞。以收身不到爲名。而死敵者不卹。紀律如此。而欲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以金寇再犯王室。則控扼之兵。望風而潰。及圍帝都。則救援之師。逗撓不進。其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用兵十有餘年。不用命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既行。威令已著。則用刑反少。故能滅契丹陵中

國。積威約之漸。非一日也。中國之兵。既失訓練。又不用命者不必誅。逃亡潰散者反招集之。此風既成。習以爲常。則有不可勝誅者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當夷狄猖獗之衝。亦非一日也。夫用兵之大凡。死地者也。苟非畏我過於畏敵。則進有生理。退而必誅。則安能使之蹈一日之命。以成卻敵之功哉。而今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嚴治之。團結之法。自五人爲伍。積至於二千五百人爲軍。部隊將吏。制官遞相臨制。皆有尺籍伍符。以周知其名數。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臨陣戰鬪。進退緩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所聯屬而不散矣。教閱之法。以馬軍步兵。總爲營陣。進退坐作。分合出入。皆依新制。革去舊教支具之說。如此。則行陣足以捍禦鐵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斗力。而以射親中的者爲上。習牌槍力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爲勝。背嵬射風。以弓弩手。又其一。宜教之使精究擐全甲

卒伍多不肯披帶，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冑五兵之利可以自保以取勝矣。古之行師者，聞鼓則進，聞金則止，以旗之低昂為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金鼓間作，初無進止之令；旗旟錯雜，初無指麾之意。宜依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此則金鼓旌旗之節，可以一衆而臨敵矣。禁戒號令雖出於臨時，而信必在於言前，然後威可畏也。上下階級雖著於甲令，而勢不宜於事上，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精選而預設之，使其恩威素行於士卒，則兵將相諳矣。自伍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左右前後遞相應援，望不逮及輒退者，必行軍令，則復以相救矣。其軍逃亡，舊依法也，日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鬬，力不能勝，因而潰散，不再聚集，歸本部者必誅，因而作過者滅族，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矣。其軍於行師之際，恣博鬬毆飲酒，至所犯重甲，藏匿婦人，奪取財物，衆者嚴行軍法，則擾亂群之弊可

懲矣。先登陷陣及能以弓弩殺中賊者，雖不納級，亦當上賞。三軍全勝，則全賞。一軍雖不勝，而其間有能自斬賊級及中傷在前者，則自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戰士戰殁，非逃亡者，委保伍將佐開具保明，優䘏其家，不得輒以收身不到開落逃亡者，重寘于法。如此則死難者勸矣。此皆今日軍政之急務，當以次施行也。然臣頃年嘗拘一老卒，其言曰：昔日禁軍雖作而易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詰其所以，則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給衣糧及時，而得無滅裂之患，故易活。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苟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多不及時，又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於凍餓，故難活。其言極為有理，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當先留意於所養之者，以素得其心，不可使之怨咨也。所有修改軍政合行事件，乞降旨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綱又上言曰：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自河以南皆腹心內地，城池堙圮而不修。去春賊騎渡河，殘破畿邑，止於百里之內，蓋未知中國虛實，不敢遠離。賊退，因建議請修畿甸諸邑，與鄭、許、滑四輔郡、洛陽、河陽城壁，以防金寇復來，使吾民有所保聚，而賊騎無所抄掠。朝廷已降指揮，而言者以為擾民，遂復止之。及去冬再寇，縱兵遠掠，環畿千里之內無人煙矣。今京東、西及江淮之間州縣，往往無城，將來秋冬虜必愈更南侵，何以捍寇。今安之久，雖小邑猶藏萬家之富，穀粟貨財不可勝計，使虜得之，因糧取財，肆掠吾民以為之用，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夫惜一時之擾而忘長久之利，豈策也哉。宜命州縣以漸增修城池，朝廷量降度牒應副。至於器械甲冑之屬，州縣類多闕乏，亦宜立名色，降樣制，使及時製造，除戎器，戒不虞，正今日之先務也。

綱又上言曰：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以之戰，是棄民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為鄉遂之民，有事則為軍旅之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少習長安，皆為精兵，有所不出，出無不勝矣。唐設府衛之兵，頗倣古制，無養兵之費而有用衆之實，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既分，不可復合，惟陝西沿邊弓箭手及近置湖南刀弩手，猶有古之遺意。其法給田百畝，使家出一人為兵，自備器甲之屬，官為教掌。有事則給之，而養為育之，別給田五十畝。私自習學武藝，而官以時按閱。其有力者雖一人條籍置私名數人，以相夾輔。故弓箭手雄於西邊，捍禦夏人多賴其力；而刀弩手之法，湖外與之相類，亦能鎮服猺獠，不敢妄動。今東南官田甚廣，如所謂户絕田、逃亡田、大荒田、屯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合刷，例用弓箭刀弩手法參酌中制，募民為萬勇軍，給地與之，州郡籍其名數，依新軍團結，以時教閱，則十數萬衆不

勞力而可具。假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皆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最寳
之得者。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綱又上言曰：臣竊以祖宗籍陝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為保甲，河北五
十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陝西之數不下河北，命提舉官總之，以時
教閱，蓋有意寓兵于農也。十餘年來，降指揮以免教閱，其法浸廢，而
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靖康間，臣嘗建議，乞專遣使臣結訓練，
加詳於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用之為得策，而朝廷不以為然。
今河東、河北之地，既為金人之所蹂踐，豪傑強壯多依山寨以相保
聚。謂宜已置招撫經制司，以撫循經略之。又獨陝西保甲名數尚在，
可行措置。緣陝西之民素困於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保伍甲之
籍者，依新法團結，以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差正副統制官總之，以時
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名目，擢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不日可

具。西可以捍夏戎，北可以禦金寇，非小補也。京東西有弓箭社，亦皆
可做此推行。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
綱又乞造船募水軍疏曰：臣聞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
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
習與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
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二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
火，焚其船筏，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
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見吳人之甲旌旗之盛，
恐懼而退。晉有江左，苻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
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
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
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艣棹，可以

破風濤，須注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者為水軍，以時教閱，使曾賊舟楫
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攻彼之生疏，其勢必勝，得一捷則賊必破
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蔡仲通上書乞於所聞措置戰艦水
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為迂闊不果行，使用其說，初設置之，則大河有
[illegible]金人豈能飛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
則無所及。其為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
差官前去措置。
綱又上言曰：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
[illegible]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武王曰戎車
三百兩，衛文公曰革車三百乘，齊桓公曰戎車說攻穰小白曰
[illegible]會而兵賦則人使出車[illegible]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
曰百乘，皆以兵車為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

廣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
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
禦。騎兵馬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無奔北之辱。
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
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者甚衆，
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之，則輪轉兩
竿之間，以横木施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
之象，弩矢放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
施搶刃兩邊，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短者以禦馬也。
其兩旁以鐵為鉤索，止則聯屬以為營，衛制簡而運轉輕，其禦戎之
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
[illegible]中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長槍、弩矢、槍斬馬刀，列於兩旁重

行行五人。凡遇敵則弩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在百步內則弩傳弓弩閒㪚以射之。既遇近。則弓弩退後。槍刀出。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從鼓譟相聯以進。度險阻。騎兵出兩翼追擊。凡戰勝兵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軍。八十乘。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前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為陣。止則鉤聯以為營。不必開壕塹而營壘最為簡便。而全固昔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為營。故能深入。馬燧帥太原。創置戰車。冒以狻猊。巾士列戟列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為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謂之軍乘。冒之以革者。所以防矢也。欲勝全人。欲為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若無以加此。今圖畫樣制。及分合陣圖上進。乞睿覽。乞降付御營司。製造教習。便殿教視。可以施用。即頒降帥府。定郡施行。

三年。趙元鎮上奏曰。臣竊惟太祖皇帝即位之初。用趙普策。收諸道之兵。集之京師。又於其中選擇材武以備禁衛。謂之禁兵。蓋嚴內也。之臣分軍統領。謂之三衙。所以弱藩鎮壯王室。以革唐末五代之弊。而又訓練駕馭。各盡其術。由是人思自効。得其死力。故凡邊陲有警。奉雄遣命。天戈所指。莫之能抗。中外無事。垂二百年。由此道也。太平日久。習為驕惰。而三衙之任。或非其人。自靖康以來。南北潰離散亡。逮東。逃使朝廷有反側之憂。人主無爪牙之勢。非祖宗之本意也。臣願陛下留意三衙。擇其忠勇素著臨難不避恩威兼濟為衆所服者統閱諸軍。取其人材武藝以廣宿衛。親兵之列。所以恢張國勢。震耀天威。使悍將強臣。膽落氣沮。指顧號令。雷動風行。然後可以大有為於天下。茲事甚易。而所係利害非可以緩陳也。惟陛下留神省覽。

元鎮又上奏曰。臣竊見近降旨揮。王瓊軍馬城外駐劄。今已有來者見於為廟。請處屯泊。臣昨在温州時見瓊軍馬亦止城外。將士皆有言曰。等是官軍。獨不得入城。以賊待我。我亦何憚而不為賊。軍昨在淮南。後自建康由江東趨福建。以達行在。沿路肅然無秋毫所犯。今由明越赴行在。適離軍情變動。則爲懷憤之多。由此而發。故也。養兵無他。嚴號令。信賞罰而已。有功者賞。有罪者罰。自餘也論衣糧等事。當待之如一。豈有厚薄分別之異。必生怨望不平之心。理之必然。不可不慮兼也。軍城外既無寨壁。聽其出入。騷擾民田。潜行劫奪。將帥所不有。非若城中有所關防也。臣愚欲乞別降旨。取會人數多寡。臣令城中寺或於空閑官地搭蓋篷屋居住。稍愈於城外重為民害而生彼怨心也。

元鎮又論防秋奏曰。臣契勘韓世忠屬官陳桷等赴闕。臣即了細叩問世忠防秋措置規摹等所說。可見世忠之意。桷言世忠已兩番南相視控扼措置之策。尋令己兵防守建康一帶。甚欲令張俊分兵江上。同負此責。亦如張俊聚兵之意也。臣以為虜若不能渡江。只留淮句。即委世忠專以固護通泰。萬一采石等處不能支吾。則虜騎深入。邊有無窮之患。雖能保守通泰。亦復何益。今若便令世忠保守建康。又恐胡騎未渡之間。苟且以通泰鹽利為重。臣之愚意。欲乞戒勅世忠。且在承楚極力捍禦。或采石等處已聞胡騎南侵。即令世忠全軍而還。徑趨江東。或浙西衝要去處。或腹背。或尾襲。雖不能遏其來路。亦足牽制。少阻南侵之勢。不能深入。所有通泰鹽利。在所不顧也。

臣本不知兵，妄願陛下召張俊與議之。或以爲然，即乞召陳桷等面
授此意，及親涵宸翰以賜世忠，不可坐視安危，恬不爲意，逆知議者
所料也。臣一介書生，辱陛下眷遇，致身至此，敢不涵勉圖報萬分。自
入夏以來，妄以防秋爲念，而議論不一，何由措手。既入七月，方二使
南歸，而又朱勝非求去，紛紛十數日不定。八月初即有川陝之命，萬
里之行，無一人一騎，日夕經營，自救不暇，以是不能專一留心朝廷
之事。今事勢已迫，乃蒙陛下擢寘宰司，萬一小有蹉跌，萬死不足塞
責。已力陳愚誠，乞免誤恩，或未賜矜從，即乞陛下博選中外忠誠
可倚之人，貴之二府，庶幾協濟，少分陛下宵旰之憂，臣不勝萬幸。
元鎮於紹興間知洪州，又上奏曰：臣契勘本路江州與興國、南康軍，邊
臨大江，地接光黃，咫尺偽境，沿流曲折，控扼千里。萬一有警，諸軍水
軍防托，唯是闕少戰船，緩急無以措手。近據探報，上流賊馬侵寇襄

隨，包藏不測。沿江制置使岳飛屯駐大軍，列戍江上，亦以戰船闕少
爲慮。雖先奉聖旨，令江西轉運司和雇收買一百隻，緣契勘本路州
縣累遭兵火之餘，而招討宣撫兩司大軍經由，劉剔舟船殆盡，目即江
河惟有往來客船，若一例不以情願使行雇買，非惟商賈不通，有害
貿易，亦非戎略所宜。數撥送特撥戰軍儲錢數，亦無舟船轉運。本司今
相度欲計置打造戰船二百隻，以爲沿江控扼之備，撥截併擁船一
百隻，專充本路往來使用。約其工費用度，未下十餘萬貫，欲望聖慈
詳酌，特降睿旨，就吉州推貨務支降見錢一十萬貫，如向銅錢物，更
容本司那融支撥應數，乘此時月計置木植，使可打造，免致防秋有
誤大計。
紹興二年，詔內外官言事，右文殿修撰李陵應詔上言曰：軍興以來，
州縣治際[illegible]以下支用費用，師旅稱草，非橫取於民，則並緣借例

和買無本可支者，又奏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
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買，猶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
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煖，與其豐奏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
求勝人而無鬪心。賊至則偽言退保，賊去則虛言收復，遇敗以千爲
一，遇勝以一爲千。今衆與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
五六，獨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
以淮浙贍之，事岳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太府者無
幾。夫强兵不在冗食，今既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擁精銳者護送老
小，其自隨者羸弱老耳，當議者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舊既不禁，寧
免作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處求饋實，今俾生事，竭取民以奉之，
當議者三。諸將屋舍，隨在拓闢，挂貫官物，當議者四。或侵關節，或行
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當議者五。願詔有司，事事講求，革因循以

作士氣，則軍政立。
四年，兩浙西路安撫使沈晦進行在面對曰：藩鎮之兵可用，今沿江
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部財賦
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雖能渡，使能度
五郡，合擊淮戰，未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圖五郡，則兵分勢弱，或
以偏師綴我大軍，而侵軼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一
年後稍江北種餉，必被焚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交召募敢戰士三
千，爲別部，兼步兵法，教年僚京口，便成強籍，時方以爲世忠屯軍鎮
合，不果用。
二十年，秘書丞虞允文上言曰：臣聞古之聖王，寬兵用之兵爲有用
之備，所以堅國治本，遂折亂萌，而用智於未奔流也。我祖宗手一天
下，治定功成，以纔甲兵，堅精四方，兼敕海掃常乾，德天聖之際猶且

詔諸道兵為長吏之所役使失於教習者著為禁令又稍禁軍教占為技工者論如法而大中祥符間又詔諸州本城兵及等者五百人以上團立教閱并為禁軍其本城兵少則別召募嗚呼深謀遠慮所以銷患於未形者蓋慮其存也伏惟陛下作新軍政一以祖宗為法武備之嚴莫盛於今日凡分屯列戍待敵制勝之道舉無一策之遺矣而議者猶以為外實者必有內虛之憂蓋行營重兵遠在邊域而實應之精銳又須觀時而動而諸州所謂弩手弓手者亦已盡選為一郡縣間有一夫編籍豈不少貽宵旰之慮而臣竊以謂今之諸郡未嘗無兵諸郡之兵未嘗無將且以東南言之諸郡所餘禁軍及元額廂軍土軍亦應十數萬而一監司一守貳足以統之數極二三百人一總管一將官各不下百人其間以按教閱如福建一路又有至數百人者而諸路將副各以二十四員為額其數亦不為少矣或以刀

筆之吏或以給使之徒或以勢力富豪之家而居之使兵冗於國家之衣糧將營於州郡之廩給而成不適於用豈不亦甚可惜也如因其在籍之兵稍收而為之部分因其定員之將遴選而使之教閱假以旬歲之積於大軍之勢亦一助也不然一路一郡之間殆不足以備他盜乎此皆祖宗之舊章有明效大驗書於國史者願陛下勿以為不足用之兵獨斷而必行之中外幸甚

三十一年王之道上奏曰契勘今日江北義社與建炎之末所謂義社事勢大段相遠蓋當時雖金人入寇而群盜相繼蜂起百姓東西南北逃竄無所惟有依山據水建置寨柵庶幾可以保聚老幼以幸須臾無死且如一村五百家其間必有六七十家儲積數窖可以贍給其餘而貧窶者既與父母妻子同其死生亦復樂為之用蓋臣當是時嘗同里人保守無為軍對避山寨備見利害試以無為一郡言之建寨之始不下二三十處而積日累月之久能獲保全者僅一二數餘皆不潰則破至有互相屠噬者言之可為寒心自經兵火江北之民十不存一紹興以來生齒蕃息而雜以江浙等處流徙之人通計十有三四其衣食在於不贍而其稍有儲積可以需及翁弱者五百家中實無三兩家方無事之時州縣或有科擾則望望然去之今乃欲籍其丁壯饑急責之以禦敵與驅市人使戰何異果可恃哉今之議者不知今昔事勢之不同乃為奇謀秘計僥冒賞典為巧辯以求售於上但恐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其失人心有非言之所能盡者盡今日姑撫散人去處惟江北最為要切而其所籍義社家非耕鑿之人乃不問其欲還之家驅而為之兵冒數十年所養將士於無用之地至如鄂州駐劄都統制田師中乃欲將湖北京西兩路所管保伍悉依淮西路寨行團結如遇盜賊藉其簽師中充鄉道若此是必

欲擁百姓以為諸軍之行驅也豈不以養兵之費悉出於百姓至於調發供億又責辦於百姓遠其兩陣同窮以鄉導為名而驅之於死地是猶代庖人宰代大匠斲以情度情所謂人之情千萬人情莫若求安在哉今朝廷以議者之言似可聽或信而從之萬一至於誤事雖食議者之肉安能救哉為今之計莫若責官軍務在沿邊要害去處作之捍禦而責義社以保聚老幼防托州縣庶幾可以同心協力以成恢復之功實天下幸甚

三十二年張浚奏乞申嚴私役禁軍之法曰臣竊見陛下戒飭御前諸軍不得私役軍士此誠軍政之要務號令一頒人心悅服臣伏惟國家郡置禁旅法令嚴密養之訓之皆有成制蓋將使之緩急修守備戢姦宄除盜賊為千百世之慮甚深遠也自頃擾攘之後官吏玩習兵政不舉臣常患其浸久自守臣兵官不務遵制以時閱習

而遣法差占若當然者。以至監司倅貳僚屬兼職。凡不應差借之處。巧作事目。或以把守。或以備火。或以收買軍器。捕捉逃亡爲名。遣出差役。及使之荷擔肩輿。市買工作。厮占人數。大傷士心。甚失朝廷養兵本意。臣愚伏望下有司。檢舉舊制。應知州合破禁軍之類。並不許過數。自兵興以來。內外郡增添兵官數多。已於合破舊數痛與裁減。其不合破者。止得差廂軍。而使俾之逐還者。稱招補闕額。中明收伍。嚴飭器械。嚴教閱之法。謹階級之令。其知州兵官所破人數。亦仰依法論以大赴數。置爲兵籍。以時勾稽。並要逐路帥憲。嚴行覺察覈實。如前差占。並行按劾。從私役禁軍法。與寫象救。仍白樞密院。常切委官審覈。體究施行。庶幾爲民養兵。不至虛設。而緩急之際。可以倚仗。用復祖宗之良法。不勝幸甚。

後又上言曰。臣契勘諸軍當結純鎗純弓純弩隊。鎗之隊在前。弓次之。弩次之。其弓弩手各帶刀劍。每隊九十人。通九隊作一部。凡部爲一陣。鎗弓可射八十步。弩可射二百餘步。虜騎若近。先發弩。鎗弓隊小坐。次發弓。若至前。則純鎗之勢甚壯。可禦馬足。鮮有不勝。舊嘗以此行下諸軍。韓世忠等用此。後來更改不常。名爲花裝。徒使觀瞻。臣恐弓弩數少。鎗手又散在隊中。參錯失序。不能破虜。如合聖意。伏乞札付臣行下諸軍。遵守施行。

後又議練兵曰。士有好爲大言者。以兵家勝負在將不在兵。將得其人。驅市人而戰可也。將非其人。兵精器利。曾何補於用乎。嗚呼。爲此說者。蓋亦不思之甚矣。夫趙歌良初敗之兵。號稱二十萬。能戰秀無幾也。歸信率新勝之人以破之。借使金人舉河北山東之衆。無臨對刺甲。兼堅弓良矢錐重之。以弱卒將之。以偏太子。臣知其易爲敵也。故有精練之卒。然後可以議服訓之方。有訓練之兵。然後可以議兵器之利。有堅利之器。然後可以議破敵之計。如此數者。處之有以論兵矣。彼空空然謂可驅市人而戰者。豈不誤國家哉。

知平江府洪遵乞精擇間諜劄子曰。臣聞古之人謀其鄰敵。必有覘國之術。所謂間諜者。雖聖智不廢焉。蓋接壤之國。相與用兵。而不知其用事之人。若其人之賢愚。與意向之所在。徒冒不測。角力於兩陣。而庶幾於或勝。非所謂萬全者也。苟忽之若虞公知宮之奇之存。又知其雖諫不聽。韓信之謀趙。獨憚李左車之智。又知其計之不用。故皆大業一舉而得所欲。漢高祖因酈食其而知魏大將之爲柏直。騎將之爲馮敬。步卒將之爲項他。而又知其不能當吾韓信灌嬰曹參焉。知之既詳。料之又審。卒成漢業。豈偶然哉。恭惟陛下。信睿之資。臨御寶曆。金虜叛盟。神人共憤。跳梁未幾。尋爲殺首。此蓋皇天后土。眷社稷靈長之福。啓陛下恢復之圖。方當日夜講謀所以待敵本將

士不患不勇。將不患不機。臣切過計。竊謂我之覘彼者未甚精審。方兵交時。通國所知者。逆亮而已。其腹心爪牙合處併力一謀者。似亦未能盡察。如聞邊郡諸軍間有所遣。探刺而歸。類皆道聽塗說。不惟非其要領。亦虛實難明。殆與不知者無異。臣愚欲望聖慈詔審議博延智勇識略之士。深入敵境。往來出入。凡虜庭細者。纖悉以聞。隨其所遇。待之以術。勝負之形雖未決。彼己之勢已可議。今日禦敵之要。固有大於此者。而莫有先於此者。利害甚明。不可不審。惟陛下留神省察。

高宗時。殿中侍御史章誼論戰守四策。謂金人累歲南侵。我亦累歲奔走。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比者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潮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過也。輔臣建康兵練將。憑長江之險。可以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來

遵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遣之，不如今年守戰之策為所從出。執政
大臣雖為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
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習馭撫，備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
有糧餉必資漕運轉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
辦，重賞嚴罰無赦不用命者。

鼎又奏曰。臣聞古者軍容不入國，蓋閫外之將居有壁壘以自守，行
有介胄以自衛，平時出門如見大敵，故能兢兢不懈，生養之者有素
也。漢文帝遣三將軍以備胡，霸上棘門見稱兒戲，而細柳之師獨有
真將軍之目者，豈虛言哉。今強敵在境，士氣宜振，而介胄遨遊市廛，
闒翁嬉蹤於轅門，統兵之將雖有臨淮校旗之法，戰死之士豈有
射虜無逸之巧，昔無以自見。陛下誠能分遣將臣遍巡要害之處，發
付各中軍除明習教令。一旦有警，若稍志留精銳者殺以獻陛下之

指授，則戰將必免，守將必固。此今日之急務，惟陛下留神幸察。

鼎又奏曰。臣伏覩去年十月叛臣劉豫誘率金人阻兵南向，不量輕
弱，狃習故態，敺數萬之衆，暴集淮甸，自謂投鞭可以渡江，功在漏刻矣。
陛下奮揚神武，親總六師，破逆賊譸張之謀，摧醜虜憑陵之勢，至使
衆叛而親離，情見而力屈，潛師宵遁，有風聲鶴唳之恐。此誠陛下應
天順人，恢復中原之日也。顧臣暗陋，何足以仰稱廟謨之萬，預聞經
畫之謀。然臣聞之，來遠之盛德莫上於修文，禦戎之上策莫先於自
強。陛下仁恩浹洽，不異南北，天德覆臨，無有遠邇，故雖酋豪而內附，
投降金人一切矜恤，待以不死，至有臨陣就執者，釋縛而遣歸，聞者欣
來附者冠帶而來朝，類此甚盛德事也。陛下固已安行之矣，惟是自
治之策，臣請得而言之。我朝建都東南，將憑淮泗以阻大江，形勢
亦不壯也。然而虜騎深入，曾無寧歲之間，豈因軍旅鮮有南渡之虞。

此無他，舟楫不備而遠設險之義也。自虜騎既退，議者便謂可以席
清中原，收復故疆，蓋圖乘時進取之義，而安危之所係也。使虜人果
有腹心之患，自救不暇，則陛下遣一偏裨自河而南，囊括席卷，何為
而不可。萬一虜人止是師徒罷弱，知難而退，別為後圖，則秋高復來，
將何以待之。此臣所謂莫先於自治者也。今有江海之險，又有舟楫
之備，虜人來則阻險而還，止則糧道不繼，猶兵江淮之上，虜以歲月
之久，然後我可以得志矣。雖然，知所以自衛，然後以守則固，知所以
用衆，然後以戰則克。陛下今日三四大帥之兵，未為不衆矣，然此以
削平禍亂，蓋有餘力，而金穀之奉，芻秣之費，帑藏無餘，僅可以集事。
然猶州郡之間，禁旅狠衆，主兵之官，流品多雜，捐金帛以招集用之
兵，指倉廩以養不戰之卒，平居依倚將副，虔視州縣，一聞外警，肆
其妻孥。自建炎以來，殺長吏，據城郭，作威作叛，惡本不除，近聞雍句之

師，虔州、廬州又復相繼。異時陛下一遣大兵渡淮而北，其餘留附衆
兩將兵決為不精篤，今之計且當揀取壯勇以補行陣之闕，汰去冗
濫，以寬財賦之源。蓋今日陛下之兵悉為舟師之用，罷招軍之請，當廟
庫之備，專奉征戰之師，使之外扞強敵。內戶少，則民力浸困，財用
益饒，兵氣益振矣。今處江南之戶口有數，而在官之錄籍者有幾，率一
戶而養幾兵矣，又復招軍不已，則將何以善其後哉。方今禦戎之策，
莫先於自治，而內治之術莫急於訓兵，訓兵有制，然後定禍難，攘戎
狄，措斯民致安平，無施而不可。惟陛下留神幸甚。

鼎又奏曰。臣竊謂安邊境，定國家，唯戰守二道而已。二者皆以謀為
主，守不用謀，則雖有金城湯池未必安也；戰不用謀，則雖有堅甲利
兵未必勝也。今國家阻江左山川之險，控東南陸海之區，有列營錯
峙之士，加之器械戈甲之備，然而守則不堅，戰則不利，其故何也。

惟不用緣也請以近事言之虜人嘗濟江而南矣望風奔潰者往往皆官軍也得其首領者往往皆土豪也豈官軍土豪素有異哉官軍擊其堂堂之陣而用力土豪避其堂堂之陣而用智更以虜人每能摧官軍之堅而卒墮土豪之計者謀與力異也臣願陛下用兢歲先物之智與經國遠謀之臣柔遠懷來撫事書策一切以謀為主如此則戰勝守固而全人可制土疆可復矣况於削平盜賊亦何難哉

詔又奏曰臣聞邵青賊兵近自太平州乘船經由鎮江府江陰軍遠入平江府之常熟縣所至劫虜見今浙西州縣遷徙奔走公私騷然契勘劉光世係浙西宣撫大使號稱銳兵自可討擊然而不能應時擒制者以邵青所乘皆舟檝而光世皆平陸之兵故也臣觀國家所恃大江以為險阻而於舟師略不經意今邵青小醜光世大帥乃敢越境肆虐使賊有大於此者將何以禦之臣聞古征伐舟師有三等其大者之大者為海鶻船其次為戰船其小為傳令船盖置陣尚持重故用大船出戰尚輕捷故用其次至於江海波濤之間游徼金鼓難以塵居進退故用小舟由此觀之凡舟之大小皆可以為守戰之備不必皆用大船然後濟也朝廷試於駐蹕之地聊為千艘之具教之攻戰之法討亦易辦伏望朝廷特降旨置一水軍師以名將以為江海守禦之備兵幾盜賊冀乘予侮臣不勝憤懣激切之至

詔又奏曰臣契勘朝廷設置州郡本謂地產可以充贍師旅可以戢盜賊兩者並行軍食皆足則安富尊榮之道也今溫州軍兵猥多無倍祖宗舊制屢費衣糧耗蠹財用至使上供常賦不入王府州郡錢帛困於供億臣今略舉大概言之本州自元祐元豐以前舊置廂禁軍額共二千五十一名諸處起擒盜是乃差禁軍前去守把軍曾招置歲支錢七千餘貫米三萬二千餘斛紬絹布共一萬餘尺絲二萬餘兩旨政和以後添置禁軍兩指揮壯城廂軍一指揮共處起揀額招人共九處起發各添二分通計添招廂禁軍一千七百餘人每歲又支錢一萬二千六百餘貫米二萬八千八百餘斛紬絹布八千六百餘匹綿二萬一千九百餘兩此皆昔年供輸朝廷之物與夫本州支給官兵之費也況有事以來不復出戍起發將官教人員數多每有招填耗例物料糧半年後行計置若不申明公私日困伏望朝廷詳度將本州舊額軍兵并政和以後添置廂禁軍並與下約招添招人兵遇有逃亡闕額並罷招填俟人數與舊額相當即行撥併罷去所置御揀軍兵於所蒙便降指揮亦須數年方可蠲廢盡絕庶幾貢賦常物可以依得祖宗舊來立定格目供輸朝廷本來會計一州所費在前頗闕他郡則帑之絕亦可因此伏望聖慈降付外廷詳酌施行

臣為微猷閣直學士又奏曰臣聞兵者禁暴止亂安民和衆聖王所資以拯民於塗炭者也今陛下經營天下撥亂寧戢叛救安於危未能指呼如意者臣恐制兵之術未盡也臣觀今日神武之兵萃為五軍分隸諸將其間往往逃亡盜賊之餘役術市井之人侍速其刑所謂正兵者鮮矣至於殿班親軍陛下倚以侍衛者曾無千百其於射御冠屬之巧投石超距之勇則未有聞焉又復纔兵之隊羅容綴帶初無祈衛威名之望又無沉鷙猛毅之資恐不足以抑制與主駕馭英傑雄尊夷狄之忌臣考之前古漢之存京師者有南北兩衛兵之衛天子者有南北兩衛此皆天子自將之兵也其選置則莫非英雄之士其可任則莫非王者之人其統率訓練則莫非勳舊功名之將兩軍力侔勢敵內消禍變外遏僭亂人主獨操兵柄不以授人故闕勢尊而天下服矣恭惟聖宋祖宗所置殿班親軍環禁門之內

其號雄武，皆極天下之選。臣願陛下斟酌前代南北禁衛之意，紹隆本朝遴選班直之法，並為材技勇力之等，選入五軍及江浙福建，凡禁軍上軍弓手諸處強壯，不犯徒役，未經敗亡，而有父母兄弟妻孥可任者，皆為應選。既選於五軍者，聚為一衛；其選於諸州者，聚為一衛。百人一校，千人一將，合取萬人，分為兩衛。各選嚴飭統之，而總其任於樞密，使以聽陛下之指使。如此，則禁衛增嚴，王室大強矣。陛下將因聽朝之暇，或御便殿，或出近郊，人人閱試，旌別勸賞，斯增俸廩，使恩威足以得其死力，其誰敢不聽命哉。當陛下布昭聖武之時，其措置施設似不可緩。臣不勝區區之願。

宜又論民兵奏曰：臣伏見今日州郡守戰之兵，其出於昔年揀選之法寡，易名類非土著，尺籍伍符難以稽考。平時喧目詭難，每懷千命之心。及其臨敵退避，率無死難之節。至于逃亡嘯聚，焚劫剽攻，擾攘州城。議戰守將校，則軍政之壞至此極矣。惟是民兵一事，所宜稟時措置，以備非常之緩急。蓋今之民兵，則周官六鄉之衆，李侯節制之師，漢室更戍之卒，有唐府衛之兵也。近世熙杜亦有遺意。今雖異經籍，猶存法制具在，因時施宜，少加損益，則東南郡縣數十萬之衆可指日而辦。閑居無饋廩之費，調發無羈旅之思。若曰熟險，亦易嚴，鄉閭比之，召募游手之人，以充師旅之任，其利害明且白矣。又況近者閩陝有集捷之音，東北有可乘之便，自宜命將北征，以係人心。大兵繼進，盡復故土。被甲荷戈之士，分閫授鉞之臣，方經營於江淮之北矣。若夫根本之地在此南服，非藉民兵，何以為守禦之備哉。臣頃聞獻是說於朝廷者甚衆，而未獲施行。伏望斷自聖心，早賜措置，不勝大幸。

論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御史中丞疏與求言：漢有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

省兵務，而書兵之帳，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修兵政，助成中興。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十二

兵制

宋高宗時黃次山奏曰臣聞制勝在將不在兵養兵在精不在衆渭曲之戰西魏以府兵萬人破走高歡二十萬衆者節制存焉故也府兵始於西魏而成於唐西魏才百府而唐置八百有奇以中府千人為率則唐兵幾九十萬而西魏不過十萬也且當時諸將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曰八柱國宇文泰任總百揆元欣優游禁闥唯李虎趙貴于謹獨孤信侯莫陳崇六人各督二大將軍每軍各統二開府每開府各統一軍是為二十四軍部伍既明權紀自專易行任籍在朝廷若身使臂若臂使指折衝厭難誰敢侮之陛下天命中興為中興賢佐高勳鴻烈於古有光然而法制檢操非甚有紀謂宜稟參孟案酌古御今使若柱國督將軍將軍督開府合枝斂散可得而知按籍遷官不述聖鑒臣按歷吉月選靈辰比臨盛禮躬秉武節揭躡山大鹵之制周臨准校旗之法激情偷之士角奉勇之才今行於軍氣當自倍敵人還矛詐突應之擊報夕傳鉦師朝引風馳雷擊罔不蹉跌昔吳濮府突騎至清陽士馬甚盛患上兵諸於幕府不敢自私郭子儀方燕客聞相揚綰散減音樂五分之四古之賢將所以雖功名終始與國匹休者其設心類如此陛下推誠之素功臣宣國之深今日事機如此之急而何俟而久不為哉事之克濟臣寺剛案倚氣不齊舉無全地惟陛下留聽

次山又奏曰臣幸得以非才備召見乃七月己巳言校旗大閱之法曰願歷吉日選靈辰比臨盛禮躬秉武節陛下加意留聽不遺芻蕘之臣乃月甲辰詔御六師賈天道東行乃月丙寅壽臨親臣得周執事顧行蒙霈靈處嘉亂宜有以開廣德意事自見敢案書之臣聞既大雖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甲兵不多非國之災貨財不積非國之貧願操術主志何如爾唐太宗初即位突厥頡利傾國而至飲馬便橋元年關中饑米斗匹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民東西就食斯亦危矣太宗見善明用心剛信親徹仁義之說而拒封倫擇闔之詞以房杜為腹心英衛為爪牙屢將於衛寓兵於府其諸士卒已吾不使改書分池築苑唯專意武備天下無事則為收師突厥入寇則為攻將其諸將帥則曰國之紀綱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敕自修飭毋貽後悔太阿之柄操持不失故海內外莫敢攖其鋒其後頡利成禽酋長帶刀宿衛部落皆報來寇米斗三四錢行旅取給道路此無他得術待賢有志者事終成也方今夷狄之構亂體之災方之太宗異世同事然今狄歲既稔夷狄者獨不可為戒臣願陛下躬太宗撥亂之心秉魏徵仁義之說以至誠育萬物以至孝通神明以剛健中正體天德親賢遠佞賞公罰私若忠邪不前則聽斷自審臨機必果料敵必明角號令嚴階級覈進黜使禽敵之士沈遂全軀保妻子之徒有功當賞未客王俟無功僥望分毫不與如此則不可勝之計立吳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敵以鈞待佚以飽待勞正治以待其亂致人而不致於人在我者也觀釁而動首尾俱舉破所所使者時在敵者也以陛下之明魔藝祖仁宗之遺澤當上元之德會協承平之歲紀惟當斷以不疑與賢士大夫共此功名爾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今日之事落落若難合臣非敢爲言易然不以孟子之心望陛下則臣之罪也惟陛下虜察

吏部員外郎廖剛奏曰臣聞古者天子必有親兵雖總轄不無其人實自將之所以備不虞強主威無太阿倒持之悔漢自南北軍唐有左右神策之類是也我祖宗於五季之禁軍致尤為致密如三衙四

甬所統之兵區廣裁費闕防用盡惟一人之所欲爲。臣竊聞之。比年
以來。精廢缺。所恃以備非常者。獨將外衛之兵而已。臣願陛下奏
稽舊制。選精銳忠赤三數萬人。以爲親衛。負自將之。居則以爲守衛。
動則常爲中軍。此強本弱枝之道。最今日之急務也。昔段秀實嘗爲
唐患不言之道。猶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
皆能爲敵。正謂是也。臣恐不勝區區過計。願陛下留神無忽。
則六年史中丞文奏曰。臣聞國不可忘兵。兵不必敵國外患之備。辟闕
毀姦宄之具。亦在所不廢也。然兵貴選練。不在數多。多而不可用。並
獨不能成功。亦或能敗事。今日諸將之兵冗濫甚矣。或叛亡。或
招納盜賊。或疲癃怯弱。無所不有。若取其數之多。而不問其可用與否
也。前此一切不復問。今和議既定。宜於此時休兵息民。豈宜不能戰之人
而獨虛占兵籍。蠹耗吾民之膏血乎。臣願有旨諭大將。使之體國念

民。精加選擇。汰其不堪披帶者。以十二三爲率。隨其自便。悉聽歸
農。自而可以鋤者。並實以耕。其傳無歸而願留者。則籍爲屯田卒。挾
以河南之地。使之種耕。自食其力。且實以兵。保吾軍。庶東南獨撐之
民稍獲蘇息。而屯戍可以久遠不廢。是一舉而兩得也。
武義大夫曾勛上書言。臣竊以古者寓兵於農。以禦大敵。兩漢而下
無不皆然。唐經及東。是府兵之制。民兵遂廢。唐全盛時。裁大亮勒兌
惡無非官軍者。是以少衰藩鎮。起大亂。亦無非官軍者。是以匪言
有叛將而無叛兵。由唐而下。多叛兵而少叛將。理或致然。今州縣之
民。百倍於兵。而兵猶不能鄉內保。強不能禦外侮者。蓋以未嘗習用也。
近見諸路州縣見行大甲。以禦夜盜。民安之。若果習。臣嘗推行。備見
其便。今欲乞就是民兵之法。俾粗知部勒。稍知戰事。甫有功。方有甲。
甲有伍。伍有長。可置器甲。以肄武備。州委都監。縣委令佐。帶民兵將

領專一習披帶。委太守提督之。不期年一路便可得兵百萬。皆可置
制兵卒。使不行遠。能內保外侮之患。倘或可稱。乞下臣取處畫一。便
見不擾有利無害。
御史中丞張守上奏曰。臣伏見比年敵人犯順。將士畏怯。望風奔潰。
破殘州縣。易於拉朽。忠臣義士之所憤嘆。而敵人之所竊笑也。臣嘗
求其故。不過驕惰而已。今每出師。則水陸車載。實隨行者之老小。
其實皆婦女。故出師之數。婦女必倍之。又日以濫告所未有。以故所
居則求寬。所食則求豐美。所用則求奢侈。一有不足。則四出抄掠。甚
則於寇盜肖其用。命無敵舊書立功。其亦難矣。夫爲將領者。固當正
身率下。與士卒同甘苦。往往亦以群妻歌舞而自隨。故上爲一。下爲
二。上下相蒙。無復忌憚。今者陛下屏遠嬪御。以身先之。治天下。雖躬冒
廉潔。威既嚴之事。新舊衆之俗。前日之弊。理宜痛革。臣愚欲乞應

軍人家口並遣出軍。日並不得隨行。客亂本家。宜每常加存恤。將
帥今營量添口食。如有軍人及將校使臣輒將婦女老小隨軍者。並
行軍法。本路將校使臣失覺察。減一等科罪。主將身自違犯。令御營
使司及御史臺覺察彈奏。重賜施行。庶幾將士忘家徇國。或能立功
以章若契。
守又乞以田募兵劄子曰。臣伏見近者朝廷條畫防江。點用人丁。臣
以謂籍不教之民。一旦用之。恐致誤事。然所謂民兵。亦終不可用也。
將不可以濟目前之急。而幸一朝之功耳。然自朝廷數年以來。屢常
推行民兵。或置巡社。或結保甲。或增弓手。或計田出兵。大抵皆所以
更張軍政。而求實用。然而推行以來。未見成效。其以害而還息。或而
潰。則與官軍不甚相遠。臣嘗思之。惟寓兵於農。最爲良法。然三代之
法不可復矣。獨取兵意。尚有可行。伏見國家儲官八。一曰有五。二曰屯

田二曰逃田三曰户絶田四曰抵當籍没田五曰罪人籍没田每畝
善者入官之租雖至青腴畝率一二斗多不過三四斗或冒占或荒
閑或失負或水旱撿放或官吏侵漁所入者又無幾矣臣愚以謂
若損此田以募兵則於公家之費不負而付土著之人可委各有顧
戀不至散亡臣愚欲乞盡括五色係官之田委州縣預定肥瘠美惡
第為等差上田二十畝其次增多至百畝止召募一人給為永業免
其賦役居常務農農隙講武教養而成亦歲之閑必有精鋭可以擇
用所有官兵擇住招刺伏望睿慈詔大臣詳議如有可採即乞有
司條畫施行

守為殿中侍御史又奏曰臣仰惟陛下修政事攘夷狄慨然有意於
中興之盛然今之最大且急者莫過於軍政本朝之兵自童貫高俅
等壞之而勸班之法廢驕惰之風成出戍則亡遇敵則潰小則剽攻

攘奪以逞大則殺將嬰城而叛天下可用之兵無幾矣前史有云置
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今日
之勢蓋兼於此改絃易調顧可緩乎伏覩建炎元年十一月詔侍從
以上各具所見考古軍政可行於今者條具以聞逮今累月未聞有
所獻納以副陛下大有為之意者今朝廷雖有置揀華無軍指揮議
者尚慮招集選擇未易充數借習勸充或踰前轍及所以給養之具
訓練之要韶制之方亦當講求臣竊過計以謂防秋之期止三數月
寸陰可惜竊以以圖之尚恐不及欲望睿慈申嚴去冬之詔或責
以旬月使叅意關陳或召至中書給筆札條具廉議博採衆智宜有
可行而陛下詔令不爲虚出

守又論教閱軍兵劄子曰臣竊謂兵決之敵久矣防秋不遠雖遺
事因而用之尚有可為今天下之兵固亦不少而養兵之費國亦不
貲豈皆不可用乎和教之不至耳王翦以六十萬之衆伐荆必以之
其教石超距而後用之蓋士氣振然後能赴功也天下之兵衣糧倖
給養食縣官者有四曰禁軍曰廂軍曰土軍曰弓手雖有教閲之名
載在令甲州縣之間置而不講在於平日猶為不可况國步艱危寇
戎猖獗之時乎蓋以州縣之吏或妄占破或繇防護或擇差出權權
名目背公自營借教閲由無見在之兵矣上下苟偷日復一日廢
執閲用騎惰日滋自不識旌旗耳不聞鉦鼓隊伍行列坐作進退皆
不復知一旦驅之守禦責之斷死何異卻行而求前哉臣愚欲乞諸
路各委制置使司監司一員根刷見管廂禁上軍弓手汰其老弱病
疲早晚兩教州委守臣縣委令長且親詣教場按閲如其事藝精強
隨事激賞不惟將來防秋必有可用而部內盜賊亦可藉除廂軍兵
弓手如有不赴教閲並正軍法應在任官自直之外妄有影占及役

吏不月赴教場監司安撫制置司按劾以聞重寘典憲如有可採仰
乞廟堂速賜施行

李石奏曰文武相為經緯之術二者要不可偏廢特所尚有先後耳
且人之身血氣為榮食氣為衛今特以榮氣之強健而廢其衛氣可
乎國家弭兵無事既已有歲自以為尚文之世然求所謂成文治
以養正直治者陛下以神武不殺為威寓五兵於詩書之教廟筭之
遠非草野所當慮者然以臣所慮特其粗者嘗謂虞舜干羽之舞人
徒知其為文德不知其以蹈厲之節而寓其擊刺之威以明不忘屈
武也今之教閲之法亦昔人干羽之意雖曰文德無廢其武可也昔
無朝恩者於兵間已不識部將軍之陣為季臨淮遺法況不習其教
者乎州之禁軍縣之弓手所以為教閲之法者寄其緩急之用耳献
用之以為其教習不人非居安於無事則必使之為護衛賢活是

練其筋力，馳驟其血脈，習爲冒險赴危之狀，目熟旌旗，耳習金鼓，而不懼怯者，此教之以緩急之用也。粤自二十餘年之間，邊圉綏靜，其可擐甲挽強者，皆以老簡汰，其少壯者已不知戰陳爲何等事，甚可慮也。今之州縣教閱者，乃素備耳。今又於教閱之法，不得專意爲之，而廢其事，所謂禁軍弓手，州縣冒法差役，趨走指呼，與衆人同，所謂教之者兵官巡尉，以時一出，按例爲之，遇春秋大閱，有司未免有損經費而徒爲玩習之具，此何異餘門之戲哉。臣願行下州縣，禁軍弓手不得違法差出。兵官巡尉教閱之際，時稽考之，以示安不忘危之意。

李綱疏上奏曰：臣謹按歷代天子，必有禁衛，所以制六合，威四夷，固根本之地也。承平日久，寖以廢弛。至于國家艱難，用武以來，亦復因循汨襲，置而不講，誠爲今日之急務。近者朝廷雖稍收四方之兵以衆

七

中都，然人數未多，法制未備，軍伍未成，未足以爲重。臣愚欲乞朝廷措置，或差或募，或就委諸將選擇精銳數萬人，置帥以總之，專衛王室，別立親衛數千人，倣古之制，選募良家子使弓爲者，及文武臣子弟，及諸將麾下子弟爲之，庶幾可以制近威遠，以增重朝廷之勢。如臣之說，或有可采，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葉夢得奏曰：臣既已妄論守江之備，竊惟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項羽與漢高帝相持廣武，欲挑戰，帝曰：吾寧鬭智，不鬭力。卒禽項羽。自古用師，伐兵不如伐謀，鬭力不如鬭智，此不戰屈人之道也。今諸將屢捷，稍習還屯，理須休息整齊，以待秋深再舉，則此一兩月之間未可遽動。正伐謀鬭智之時，謀之道，蓋皆謂虜初以盛夏來侵，蓋狃前日屢勝，欲以憑陵於我，謂我必屢北，初無所忌憚。陛下既亢毅先物，決策用兵，順昌首挫兀朮，

遇者宿衛陳鄭，俟相繼歸順，賊且不急失其本圖，敗亡疾病之餘，甫喪其帥幾三之一。固已伐其謀矣。今有平昔用事酋領爲其腹心，亦皆無固志，則其國中未必不歸罪於盟始議之人，横生猜嫌，而我可以京東故民與契丹遺種，及去歲所誅七族之黨，宜亦皆有銜間怨惡之意，則我謀智正用，適當其機，不待將來，大軍親臨，而後可決勝負。探報，見主兵侵我者不過十三人，兀朮等八人則在京師，以窺淮浙，撒離喝等三人則在關中，以擾隴蜀。偽蓋天大王等二人則在潞晉，以主簽軍。方廣高帝與項羽勝負未決之際，先用陳平計，委金四萬斤與間楚君臣，既增果疑不用，遂離其腹心。及頃下之，護復下令得羽頭者賞千金，邑萬户。而魏太武伐燕，贊質亦募得太武者封萬户，賜布錦各萬匹。竊意今兀朮而下，亦當委諸大將，重出金帛，募撰辯之士，縱爲反間，仍各立賞格，請如得兀朮者，賞某官田畝錢帛若

八

干。其次以是爲差，明爲勅榜，散揭於新復州縣，有傳布，漸至京師者，縱未能使即相魚肉，豈不足壞散其黨，使携貳乎。然後下詔諭耶律氏之後以興滅繼絶，蔑前日被誅七族之冤，有能爲之復仇，與山東兩河豪右結集不屬於虜者，皆賜以官秩。他日大軍過河，以土授之。有能立功者，裂其故疆土以分封，自虜并吞契丹，其故家大族，豈之恨入骨髓，損挫燕趙，吾民横被驅率，輦而左衽，日懷憤恚，今知中國之威大振，與豺虎狼塗炭之惡，爲所復施，上下交疑，釁端易生。但有一從吾令，攘袂而起，則他皆瓦解，我諸將乘而席卷，此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而徒以力攻，後以北者在是矣。臣區區孤忠，無所效勞，既聞與言，不敢隱默，伏惟陛下俯垂採擇。

高宗駐蹕揚州，葉夢得爲户部尚書，條陳禦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甲兵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

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屈則可寶以全氣振則可作人思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詔上南據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詔令重臣爲宣撫使一居江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敵入不利

李光乞修京城守禦之備劄子臣伏聞仁宗皇帝以四方用兵委功運用大臣議采利害召韓琦范仲淹對于崇政殿琦等深慮夷人一旦乘隙犯闕之勢我以河爲界則宜堅守京城路河北之兵接而不救使進而會有反顧之憂故修京城者欲使禦寇賊以伐深入之謀也當時天下治安如彼而大臣謀慮及此疑者過計今强虜特兵力之强勒質親王大臣以三鎮爲請勢必深入則都城守禦之備實得不汲汲也臣切聞朝廷專委李梲開掘城濠以役萬人而時作監分管東壁梁家岡一帶六十八萬餘工比也別壁工料當爲諸夫見役本監并步軍司人兵不滿千人兼開拓監長貳未審正當衝要幹當主不足倚辦欲望聖慈特除指揮令李梲將所轄去處分與將作監並步軍司併力先役東壁開擴兼都水監前廣見在司寶未有到任之期欲乞選差選任有材幹官同共管幹所役兵夫逐日興工發濠各依所刻仍日輪從官及臺諫官一員前諸檢察庶幾早得辦集敵人聞之有所忌憚不勝幸甚

光又奏曰臣伏見臣寮上言以都城濠治金湯修設樓櫓爲非已奏聖旨劄付宣撫司都人傳播莫不惶恐夫衆保於城城保於德古君以德附衆以功庇下故能相依以衛社稷則修護樓濠金湯嚴守禦之備者所以安人心壯士氣使敵人深入之謀也河東河北嘗既廢心之地審遇王靈今虜人在境諸郡僅能自守萬一防秋不嚴復成長驅之勢則大河之險建置設備而天子之居宗社所在豈可漏

城者又烏得泰然不爲之應哉今天下之勢誠爲金甌以戶部之錢糧計之主戶無慮二千餘萬倉猝之際起而爲兵者不啻屢陛下愛惜民力未欲驅動已成編伍之兵爲保伍之法名東南之兵約起援之期荒原野以備師從鳴鼓角以聲而伐勤兵示衆大振武節所以示敵人之有備也今議者乃專爲遏河之防而緩於都城守禦之具臣恐此氣一出內外騷動丹者無固守之志虜人起深入之謀非計之得也伏望陛下明詔執政大臣速議守禦之策濬城壕增雉堞屯兵積粟示彼有不可犯之勢亦以慰安人情保護根本實宗社之幸

孝宗淳熙二年襄文閣待制周必大上言曰臣竊謂兵之勝負在乎兵貴乎精而不貴乎多今雖日下招填之令而諸軍未嘗以爲是也昔尋邑百萬而敗於光武之千騎苻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數千兵果在多乎臣不敢泛引古事姑以近日發見言之一百董奉紀律之未非有堅甲利兵也又非有奇謀秘畫也不過嚴號令明精賞罰來生耳自湖北入湖南自湖南入江西今又擒賊二廣經略安月出入數路使帥守監司路分將官稍有方略用其所部之卒自可殄戮領乃上煩朝廷差調江鄂之師並以贛吉將兵又會合諸邑士軍弓手幾至萬人猶未有勝之之策但聞緣管失律師臣被黜深恐刑殺止易三人其他將副巡尉并北見傷之不暇不冠尚須倚賴大敵則將若何臣聞去年冬江東西諸郡同月地震今年廬州大水壞城中古橋於占皆爲兵象萬一醜虜不逞敢窺邊陲雖以陛下神武廟算破之無難所慮知好歲久陷將無氣使來者於應敵之方茫其素習必至御勞揖授伏望聖慈預飭諸將嚴修邊備宜令樞密所部統制官等將善疏武藝善戰能以康平得士心者以名聞籍在樞密備他日之用但令將得其人自然人百其勇兵之多寡非所問也臣

又有私憂過計者昨有自鄂州來者云在彼見彗星出於西南今若
孛星亦在西南天事常與應之在德陛下固當有以應此然西南為
坤維坤維蜀也請循備御究不可緩况雖委范成大權宜制置經成
都距蜀前甚遠萬一緩急之際事機有不相應願陛下速擇文武信
臣或別以撫諭為名或專委節制之重往分憂顧庶免後艱實為大
幸
婺大為兵部侍郎又上言曰臣仰惟陛下選將練兵十四年于茲軍
政日修固非愚臣所當妄議然千慮所及則不敢默臣嘗聞鄂州一
軍最號精銳有紀律者今夏統制辟秀輝統領張某某與潤州統三
千人收捕茶寇其間一勝一負所不能免但聞輝打鼓鼓至有十百
為群逃竄而歸者臣嘗詳詢其故皆謂近歲多擇汰舊人而新寄
舊人曾歷行陣備諳本法新軍往往是游手及有過犯之人天菩伍

於彼豈能知前此新舊相參而備可用今舊人日少遂致如此乎州
不欲明言其事只勸秀輝等嚴緩數軍兵亡殁者一百一十四
人臣下特降睿旨特令輝等速追官資勒停自效而又嘉州嚴臬寘
職特與遷轉信賞必罰孰不勸懲然而弊源未革安得不為之所臣
愚欲望聖慈編丁諸軍除老弱疾病之人每將佛行揀汰其新
軍不特教之事艱續令朝夕示以紀律庶幾緩急之際不致誤事若
乃又任牌即使之揀擇偏裨整肅部曲此在今日尤為先務惟聖明
留神財察
淳熙十四年知桂陽軍陳傅良繳進劄子臣聞熙寧置禁軍以來舟事
省給更祖宗之舊政數美飲之概今天下皆遇非之兵正於重微不
惟來行不以為過又從而附益之者何也皆老以兵帑終以養官與
兵政是也今經費兵居十一番居十二百礼職書以賦言養兵國切

州郡無兵禁兵也箸在令甲自祠射王守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
本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戍也而更戍今之屯駐泊之
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則因事宜升為禁軍
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是為乾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
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至威果既云多矣然亦
無過大郡要害之處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所於
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為額則今之兩浙崇節靖安保寧
之類是已教閱之兵困別為額而隸之將下則今之兩浙雄節揀中
唐而之類是已元豐兵令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始遍
天下方成法之行也三司業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大抵以供
百役蓋營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各有禁軍
而三司之卒不出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常坐食於京師則勢必盡兵

下之利害之公上則義歸於公上而州郡之兵已多則其勢必巧
取除奪而役足於是養兵始為大患若今乞所諸軍亦何異本軍
哉特以三總領餉之而本節制於長吏為差異耳要之所謂禁軍
者今為吉州人矣鄂家軍者今為建康池陽人矣岳家軍者今為鄂
諸江陵人矣而之數經行陣以功得官往往揀汰冗食於諸郡者
之類此所招剌例多下等人不離營冗女嫁息稍食鮮者甄者亂實
當此勞罷最易撫摩臣愚以為此可以漸復祖宗舊制之舊兵稍
陛下也誠有為國家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歲月據則經
總制之名亦可以不弟改正恭惟陛下不愛爵祿以待天下之士大
官重禄可謂厚矣至於養兵則國家被重斂之名而不得辭臣竊異
佚上任其怨臣竊不取也
孝宗時葉適上殿論四屯事之最大者而當極為論之得其要而

當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爲大事者由兵之爲大
事而已。其舉措爲興廢之次。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亢義爛漫可聞
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從省無兵之患而
有兵之利。然而按事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者雖善而何
益。言今者繁冗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乎今之既安既
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真擇利害以定取捨
者也。誠使真擇利害以定取捨則雖不必簡易從省者以慕古人之名。
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急圖而更
變乎。盍嘗慮之。三代之兵寓兩漢之郡國。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
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變而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
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歸而人主之。聚兵以自將爲名。爲天下之力
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輒任己不專於諸侯矣。則二類從繁無

所統一。於是內則寄更其自爲變。而外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夷狄
之兵而交夷狄無窮之禍。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夷不乎蓋
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制。是又不知其時
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始識言兵之常制必合今日之事者有
四。有邊兵有宿衛以爲固者也。群臣不考本末。不察事要居常日士
卒會呼專上無權之患。而反以爲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其兵都於
大梁無形勢之險。而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太祖擇而
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固。則建隆百萬。身自增之。不待異世也。其數
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況太祖之兵不
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爲固也決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端
拱雍熙以後與丹積不可制而然耳。宋定慶曆謀國日疑。恃兵爲固
之說大熾。熾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不可以事兵。而其治無

可爲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自以爲得計。爲之諸文書聚財賦。盡用
兼世聚斂之術。取於民以贍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則又爲之俛
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爲神宗講所以
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
四五十萬。除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
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吏臣以爲太
祖設將之意在於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家明而百餘年無禍
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緒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公。原也。雖然王
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者豈能知之乎。至於紹聖以
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是兵自若。內外俱耗。本宋亞弱。大觀政和中。
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二法皆變名具實亡。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
能被甲持戈。平民相從化爲盜賊。轄轄不始按兵才萬。餘長驅而臺

莫有故者。命卒遣人居白徒以勤王象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寫蹤遍
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募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尤有甚
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
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天會所來有
以數倍祖宗之財而拔於四總領之臣。若而州郡又各以兩等兵自
團。役制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衛則曰請和不戰。問其內備則曰春
季可慮。統制統領總管路分鈐轄將兵之官充滿天下。皇慶厚祿而
兵未嘗有一日之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兒饋
其民。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述之豫蓄
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廢其半而不全養也。大將屯兵者嘉用募之
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
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百萬之兵而不困於

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近兵募也
宿衛募也大將之兵皆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
昔之禁兵消耗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
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
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則一方
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審慮定計以分四者
之兵而變今日之法不過一年法行制定則不足為大憂而兵可用
矣
適又奏曰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而抗上令喜怒叛服決於其手
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為大諱矣然國權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權
於兵將之所為唯兵之聽遂以劫制朝廷故國權於將人皆知之而
將權於兵則不知也大曆建中之間節度使因己為士卒所立唐末

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出卒為之推戴一舍天
下備晉聽令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為其憂在於藩鎮而不在卒也太
祖既稍收節度權柄故汰兵使極少然兵使極精所以平一僭亂威
服海內者太祖親總制御之力非特兵用少今國未見有難治之禁
敵未見有難破之強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解剝其一曰四
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則得一利
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權惟
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如此宜有久而不棄者哉
適又奏曰我問四大兵者知其為今日之深患乎實知其為深患矣豈
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哉則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
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令不通近者積潰
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擅養劉光世張
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視為尋常者若劉
光世其任數遷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
奏將版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饋餉隨意誅剝無復
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為憂矣及秦檜收光世兵柄
制馭無策召杜以謀害魏之一旦殺郤卷甲而遣其裨將檜慮不及
遠焉於求和以屈辱為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復威柄輕則非
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
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
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
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然知其為深患者若此而
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為安而直以人之所謂
者為大功發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橫徼常有不足之患

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先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能知
但以為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為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自之而
後制兵食內臣專傳命之以握制將權蓋黎相承無甚於此而不
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情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埃弱加以役
使回易交錯債負家小日增坐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是祖宗
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
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為重以財言
之則南為多運吾之多財養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亦
智者而後知其可為也今棄何益耗於三十萬之疲卒積五六十年
之積弊以為庸將腐閫貪富之地則陛下之遠業時事所託者
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為於天下據不可掩抑之意志以謀夫不同處
哉竊之樂螙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饋以蘇息萬民疆

植基本於是屬其兵使必關屬其將使不閑一再當屢而敺發必矣
兵以少而後精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果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適又上奏曰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為縣之巡徼土兵則為
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備戰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
人中州三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
與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與恩賜闕
授皆請券食者居其一與緣兵之蠹弊虧公為私者又居其一民之
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
以上供者及其所趁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
矣而州郡又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一有闕錄之罪
人牢軒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也夫前
以養兵者為其有事而戰不為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
養之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則非所以戰
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敗為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固然而無世
之論曰養兵一患無智愚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
者動衆害事弊未除而亂先作也夫畏其動衆害事以為弊未除而
害先作此固庸人之常情耳而以為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則非
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為患則早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
至於無動衆害事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安天下國家也豈若其知
此而徒曰必動衆害事哉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
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降舊籍之中
以困民為安強以輕國為仁恩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為用材以人心
益陋所守益卑者為遠識以不可舉動者為惟國以養兵不戰為錮
姦雄之心遂至於忘讎恥棄詩書廢天命置祭失權衆業而畏從

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四之於上廂禁弓手土兵四之於下而已陛下
畏之於外而不圖其內善行其所難而不實為其所易者何哉
負興宗上殿輪對論廣招募者乎曰自關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也
所設之人之所畏也故蜀有重關之險扞蜀者負若守關矣有長淮之
限扞吳者莫若固淮若夫荊襄之地千里坦坦此四戰之地也外無
長淮以閡之近無重關以固之無關無河莫無以為險者矣獨有險
者聖人常以為慮無險者信不可以一日無備哉昔者宋齊六代之
間常屯南兵應作屢止不能窺尺寸土壤蓋是時此山為重鎮此地
屯重兵故也然則荊襄將無以為險者是當以兵為險耶況又春
夏之間漢水可涉道路之多錯出可數自光化出大湖可以窺夷陵
自臨攻出新野可以窺襄陽自唐州出棗陽可以窺郢自隨州出
究五可以窺光化有無堅甲利兵厚集於此則恐襄蜀之勢脉絡
未通首尾難應異乎常山之勢矣是則可憂者也臣愚伏望陛下曲
軫宸慮是稿未形擇諸將中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者經制此方且使
以屯田為名徙內郡之兵增而戍之徙之不足又增募之蓋今荊襄
之兵甚少而守蜀之兵一有外慮千里抽差未易致也嘗謂臣言朝
廷於荊襄未嘗不擇將諸將未嘗不募兵臣以為諸將招募無術及
負陛下委使者也臣自湖北所聞悉矣凡捕一人補軍始捕逃亡給予
虧約諸將之令既不自信矣人誰信之獨前日劉錡在京湖募奉國
凡數千人以充正額有得其術曲折如錡則盜賊亦可招亦可用也
況吾民哉錡嘗以招軍次第在人負不得侵取例物無他阻滯人自
不隔如此則指數十萬緡得萬兵矣錡之言積小成大之術也惟然
下下諸將增戍之外又益私例使廣招壯實屈幾一方即令戍之固
矣

興宗又乞恤義士劄子曰。臣聞威惠偏廢。不可以御軍。軍法一偏。不可以用衆。使惠而無威。則人不畏。威而不恩。則人不懷。然後知撫士育人者。先以張吾氣而保吾威也。使列將大叫呼待察窮役其士。毆驅其人。則衆人披離者盡。已無足恃。一有風塵之警。則又有足將乎。臣謹按興洋一帶義士。西蜀東道之扞蔽也。其地險以厚。其民力以武。幼習諸父兄之懷。其心皆可以義動。可以勢役。有足以紹興之初。王庶在西邊。經力措置。凡城郭鄉社。己各有戶。戶各有等。籍從分子以出丁。永丁以代年。無事則更閱。有事則出戍。或與稍本戶之徭。又與免本身之役。恩意甚接。科條甚具。庶區區行此者。非獨爲保首討。另爲保國計也。是以南山控要害之衝。義士熟識利害。皆生長地。自戰其地。人懷保妻子守墳墓之念。宜其方面。且視倆養之役。甚詳之役。近時鼓閱之役。義士與有勞焉。朝廷低仰而竟不知有諸將抑之也。有策以王庶之心爲心。則人有告矣。然而通者是會寬卹焉乎四爲此違將罪也。蓋義士比諸弓手手力實無庸強官兼要之而使無辭者。以元降指畫等第與免官業錢故也。今則氣易文書之者未必得免。免者未必皆實。一寃也。凡有戰事。止軍堅甲顧避弗用義士稿本驅以先進。近時諸司有議增置甲稍董欲給之議。一出而勸內士氏飛詞鈎鈎。大抑父稍子者。籍內之士所知也。一寃持肝腦塗地。如義士者。錮內不知矣。一寃也。王庶之役義士也。大明有食錢。出軍有增給衣粮錢。其有異功。籍定名姓。以次官使。今義捨農而出寒者。而反勞則有失。飽則無之。功則有失。賞則無之。三也。紹興之初。義士戰已輒罷。則各有一家之營。從來官司無故出伊之製牧。伊之負籍。伊借官吏。從來之役。且義士者。謂之民乎。謂之兵乎。謂之民。則不當私擾。謂之兵。則不當私役。今一切反此。四寃

夫以邊民有是四寃。爲將帥者忍不加慮。臣愚伏望下四川宣撫司體量優恤。如興洋等處曾實充義士之人。從官私抑勒不與依數指免家業錢。並許本名申訴。即與捐免。諸陣亡之家。亦乞照應此例施行。其本戶尚有餘丁。乞更不差義士名目。從有關缺於多丁處別乞抽補。或當戍守。乞令自備糧外。亦乞今後更與減量本戶雜科名色。務從寬厚。其諸將州縣平日無故占破私役。常軍法務在必行。仍乞取王庶初行約束。一切應檢舉。庶於邊民不致怨望。其義士元有兵官統領。一依所損妻食。亦乞下宣撫司選差爲衆稟服。如近時關賞之從。自足委用。又聽得階成岷鳳州泰州界上。自紹興辛巳。曾故宣司撫殺疲精之人。累有勞效。被諸將拘遏。未經申列。有合後有願乞義士名目。亦乞註之。義士依次與實科從兵發西邊後色綠急增勵官軍之舞。不致兌乞。得承平義勇之患。風伏望特出睿意詳酌臣言。使邊人生路一開。扶傾之患肆。福非獨結西陲之心。亦聖主仁不異遠之意也。

興宗又議軍實奏曰。臣聞天下之患不在於無軍。而在軍實之不練。軍雖有之不練。猶無軍也。練之不精。猶不練也。不練不精。有司乃憂軍冗而欲耄是知行而欲角也。三代之初。兵本於農。[illegible]出爲兵。返處之有常職兵也有常人。一家各備一卒之用。其有老弱。有疾者。有單丁而無昔者皆不役於軍。又其有學者。亦不役。而役糴衆之家者。役少壯之士。其勢義然。如頭如足。如臂指之相衛。開闔進退無不在我。國未嘗養無用之卒。故卒甚精。卒未嘗出從[illegible]之費。故費甚省。此三代之際所以綱紀四方百官而不舍者。率用此道也。及管子治齊。始變周制。從鄙邑異稱。兵民異處。國中之士爲兵。故兵不與農鄙。野之民爲農。故農不知征管子之慮至此。僅能持霸而已。甚非先王之故也。然當是時今霸國

士執連鄉長之法。一軍不過一萬三萬即為全軍極公用此以尚
戶初國使諸侯弭耳聽命者猶以齊之軍實教之。今[illegible]而擇之不冗
也秦漢之後事大變異矣兵本皆以募劾用致官居有營伍之制勤
於尺籍之拘。最後又有點墨之記彼一市其身於縣官雖老雖單丁
皆終身而不得去若有司一旦欲去之有司為少恩矣昔者嘗聞之
先儒曰。兵自二十已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勇銳犯堅不過三
十餘年若廩之終身則是一卒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推之
則養兵十萬五萬可去矣屯兵十年則五年為無益之費矣誠哉是
言也。臣觀秦漢以來兵冗而墮者常危兵練而精者常安如任尋役
百萬於昆陽苻堅役百萬於淝水袁紹役四十萬於官渡[illegible]役
十數萬於潼關彼其中安能無老弱錯雜也卒又臨以好戰之將使
斯民無罪而就死地者無[illegible]也殊不知威武本助文德聖人使紀律

常嚴賞罰常信則人人皆賁育矣雖休息已足強其軍威何至於多
且冗也恭惟我太祖皇帝披風櫛雨既定禍亂西方又安取斯民而
撫摩之天下備禦之卒不過二十餘萬郭進李漢超之徒戍一方
多者五千少者三千而已及太宗真宗皇帝軍數稍多亦不過四十
餘萬仁宗皇帝之時亂戍四方范仲淹歐陽脩之徒已有減汰之說
矣至和中文彥博一言減裁揀軍凡三萬五千當者二百四十餘萬
此皆祖宗之成憲也今陛下天縱聖明法則祖宗常以招募精勇外
護也戍為居安慮危之備以勵諸將擾至涅也為者今將帥招填務
關精銳頒甲操習務令備具器械統紀文[illegible]之助甚已有於三代矣
然臣竊慮邇路諸將揀例侵漁冗散未去精勇未填此不可不深為
之謀也臣觀軍興以來諸軍寄名挂字身居市井實不至軍其額尚
存臣不知其幾人也臨陣未嘗被有亡者又有逃者軍吏未行刊落

主將亦多借獲或半匿而不申或府申而未盡刊又不知其幾人也
老者病者請給之法自當減半今則庇覆國斂身廩之其無歸者
官自當給其額歸者亦不得去至於老死盜占軍額臣又不知其幾
人也如是三冗皆有可慮諸將軍實豈能得其實乎假使一軍
三萬每一萬五千人若實數冗病死逃者一千人三萬則為冗者二
千人矣抵諸路言之若有十八軍則共為老弱者三萬人矣兵歲
費百千一歲則為三百萬緡矣其間實有額歸者軍吏私與賜給亦
非備患者也況陛下身同夏禹節用勤身諸軍必不容瘠冗之病臣
嘗走邊為吏具得所見悉其如此不敢誣也臣愚伏望戒勵諸軍敢
有實匿私名以亂軍實一切禁之軍若有逃有亡軍吏不即刊落其
私入者令復並許陳首與指其罪不首則朝廷自有明法諸軍老病
衰弱退有所依願為民者亦宜聽許若無依倚則方給半分錢糧上

不失恩下不失所此則兵之三冗可以漸去也臣又觀四川等處廂
軍至若夫廂軍者有事則可以備禁軍之闕其可太濫乎今諸處多
剩員弱或剩癃病一家或至三卒或至二卒止為州郡威儀而已間
有無狀之吏終歲私役部伍則謂之差出之卒或月給工匠事藝終
身避免則謂之事藝之卒朝廷置兵本以衛民今之蜀中乃以蠹民
患至深切君門萬里何從知之此賤臣敢為陛下中言之也臣今併
望嚴賜聖旨如四川等處廂軍年十五已下無增歲月或羸或病以
散州郡自令並許州郡精加檢察然後入籍諸司諸州軍以事藝工
匠為名吏或受取並乞以贓論如是則天下之吏不敢自私天下之
兵不見冗濫本為枸公用本之計濟世之急務臣未見有過於此也
知池州袁說友上言曰臣一介踈遠頃者謬蒙[illegible]叨守池陽[illegible]
之日皇訓丁寧[illegible]之調諸軍見宣諭統帥臣恭體德意[illegible]

力以副臨遣之寵。二年之間，博究軍兵事體，而涉於利害當否
者，粗知梗槩，敢撫其今可行者三說，以裨朝家之萬一。一曰久任統
帥。二曰選正副將。三曰修治戎器。所謂久任統帥者，昔趙充國之制先
零也，年已七十，宣帝猶信而用之，歸歷歲一十年，久而策集，故能郡
轅制勝成功，庶充晉元帝既用祖逖，方有營清中原之志，遂以戮若
惡氏之，而收復之功竟以弗就。是知將之與士，要在於號令久孚恩
威，久信然後情誼相浹，諳熟否相悉。凡是四者，必俟久而後見，固非以
歲月之暫而可致也。今關八之地，各有統帥，其始用也，責其詳擇其
既用也，責於久任。夫不計其才之可用與否而始用之，曾不歲月，或
以不職而報罷，或以陞遷而移，大闕彼以不職闕者，固不必用，然亦
病於始焉之不擇其可用也，則何必屢遷數易於上下方諸處
之時，而遽易之哉。將帥之職與文臣之職不同，其一方之險夷部曲
之能否，士卒之強弱，惟久而後知之，知之深然後緩急得以依而用
之。今若軍中之事未及熟習，或使已習熟而未久，已乃又易而他之，
則將之與士皆相視如道路相逢者，何望得合之甚哉。一有緩急，將
不知士，士不知將，能否不諳，誼不熟，其不敗事者幾希。臣嘗守池
陽，嘗見統帥之數易矣。將帥愈易而事愈廢，於以度今帶之軍士
卒之強，其於軍政毫髮何補也，最大患也。臣欲望將臨數奏，凡今統
之統帥，始也責於詳擇，擇而得人，則專於久任，雖歲月甚久，未以遷
易，使其熟於軍政之利害，諳於士卒之能否，安意為是，久於鎮撫，加
治衆務，如鄉私事，猶使有勞可錄，只須就職以遷，不使他易。庶幾得
因久任一意軍政，必有大可觀者。何謂選正副將。霍去病起於
尉，李廣起於校丞，皆書身偏裨，卒為漢家名將，然則偏裨亦將之
未可忽也。今軍中陞差之法，自副將而為正將，由此時而為統

統領而為統制，惟統制之職，則猶從朝廷處置而後得耳。若正副將
統帥所自選置者，臣頃守池陽，見軍中差正副將之時，往往率以
職甚卑，其權甚微，以不經意，而不知今日正副之將，皆異日統帥之
制之階也。以而不擇，則異日副至而為統帥，未可用乎。惟當遠慮於
始進之日，則必能責用於既進之後，毋忽於其小，當慮於其後。又為
可以職之卑權之輕而遽忽之哉。臣欲望教奏明諭諸道統帥，凡本
後正副將有闕，須詳加精選，審擇武勇之士，然後差置，就以擇其
一二，俾赴親試，閱察能否，庶幾他日將帥之備預擇於此，少有
緩急可以責効。雖其細務也。何謂修治戎器。昔周家任吉甫為人，先於
備器械，以戒不虞，聖人本於除戎器，蓋戎器者軍政之先務也。今
諸色戎器，項目不一，各以千萬計，今餘置而未用，然一歲之間既有
風雨燥濕之候，則戎器所藏，置無損弊脫落之患，然往往修不以時，雖
繕而不以法，苟簡因循，故事雖積，損腐虫鼠，幾至廢而無用，凡
若此類，豈可苟於偷惰，不加之意以時而修治哉。一旦若有調發，
物損腐缺不可得，則其誤事蓋不少矣。臣頃守池陽，嘗見軍中所藏
者，皆謂久為戎器，要當上則屋廬果壞，下則遠去地氣，易至蒸濕，以
時以法，加意修理，方為可用。今軍中上下，皆留意於此者，蓋未可多
得，甚非所宜也。臣欲望教奏藏諸道統帥，凡應干兵器，不係歲常
增添，虛數日且以見在之數，以時除治，日修月葺，毋視須處，如法修
理，毋斬費出，每事有備，必為虛文，仍於三軍每將各置兵器之屋，或
貯器甲，俾無損剝腐蝕之患，每歲命總領時以點閱，試用，保明具奏。
庶幾一有調發，兵器可恃，足以倚仗，不致誤事。觀軍中利害，如前
所陳，倘蒙聞納，即賜施行，冀有補於軍政，天下厚幸。
說文又上言曰：臣聞傳有之曰，惠則足以使人。又曰：德以施惠，殺

所由充。又曰。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凡此者皆謂撫存之於前，則可以責用於其後。而爲吾所役者，亦將舒徐悅懌，願自表見，皆肯甚用。天下皆如此，而況於用兵哉。臣竊惟今日最不能以自贍而衣食單窮，婁孥累，論養生送死一無可恃，嗟嘘氣嘆日甚一日。知之而無能救之者，則惟諸軍之士卒是已。臣頃守郵州，兩年之間，蓋嘗親見軍屯士卒貧窮愁嘆之狀。且今士卒日給雖等數不同，大率不過二升米，與百錢而已。此固從昔定數，何前日可以自存，而今日遽謂不足哉。臣固嘗論之，將帥其說自謂軍中事力與昔年迥然相絕。上無寬裕之財可以糴患而分給，則下無非時之賜，得以周急而恤窮。方昔年事力寬裕之時，日教月習，將帥尚金與帛以激勸奮勵藝精者，既賞。忘勸者亦賞，而勇力進者又益無時無之，而又其家有婚姻，有疾病，有亡殁，則各將言之統制，悉有給與。凡是數端，皆起於在上者事力寬裕，故能時有恩惠。今大不然，統司錢物既有定數，日漸窘乏，而措置料理悉所不暇。是以上下俱迫，秦越相視，士卒合得錢米之外，一毫無有，安得不窮且困哉。此則將帥自爲之說，而愚臣又詢之士卒，致之衆論，抑又有他說焉。一曰支有減剋，二曰米有虛剩，三曰糜於苞苴。蓋聞軍中支請士卒錢米，往往不即支，時假散支撒稍習爲例，暗有消剋，遂於支付各將散給士卒，則合得錢米已有消折矣。夫以毫釐之給，豈堪復有消折哉。彼數萬人之給，人各有剋，則衆少致多，悉歸之他用矣。此所謂支有減剋也。大軍倉官支給米斛，多有積習以求出剩，月成歲積，剋有定則，有久而羨餘則爲寬剩，雖非明取，實則暗積，是皆奪士卒之給，以肥在上之須。此所謂米求出剩也。將帥之職，悉本朝廷除授，而居是職者懷無厭之望，濟貪進之欲，則苞苴權門，取悅貴近，[illegible]以求見其所望，欲以

少償苞苴之費，固何所從出哉。下爲朘剝士卒以充其所用而已。此所謂糜於苞苴也。夫既以在上者事力之不裕，又困於三者之掊克，宜其士卒憔悴窮困而不能以自存也。是以人懷愁嗟，非一歲月，則緩急之際，責其能効死力以濟國事，蓋亦難矣。爲今之計，欲以少寬士卒，殆未易有速効之策。臣以謂所給錢米自有定數，增之不可，無亦於前三者之弊，亦可以少革否乎。欲望戒飭春季發膺，嚴詔諸統領所，更切措置，支散士卒錢米之時，使之各足其數，以時而得，毋令毫髮減剋。其大軍倉官支散米斛，不得剋下豐上，循習前例，以革寬剩之弊。戒諸處將帥苞苴之弊，廣行黜責。有違犯，重寘典憲。要遇朝廷除授統帥，隆差統制，嚴加訓飭，以警其私。庶幾知所戒懼，或能稍寬士卒窮困之苦。人知感奮，足以責其異日之用矣。皆漢嘉信爲將，置受以恩撫衆，得士死力。孟宗寬饒爲司馬，遇士卒甚有恩，衛卒至數千人，皆叩頭願留以報厚德。載在方策，皆其明效大驗也。惟聖主以是而命將帥焉，天下幸甚。

參知政事史浩奏曰。臣聞蒐田以時，詩人入詠。羽旄之美，孟子許言。君衆心書人皆稱善，蓋因農事之隙，當思武備之修。側聞群華將臨白石，豈是留情於田獵，實將大閱於西郊。堅其執戈衛社之心，鼓其投石超距之氣。緩急之際，勤勞不辭，以此圖久，関聖慮。臣有鄙見所合冒聞。其事雖微，其體則重。衆所聚處，人必觀光。宜須嚴戒有司，俾之遴選精卒，去其兇邪縱橫之輩，取其驍雄練習之人。稿勞務爲均平。號令期於純靜。庶使三軍之賈勇，了無一夫之向隅。然後簡厥劇驂，置之左右，環以衛士，列爲御營。天街麗道，清塵人必飛烽走燧。陛下入，則營壘信[illegible]無嚮除行，理合謹防。誠非過慮，千金之子尚戒垂堂，萬乘之尊[illegible]其有驅馳得傷，從宣勞勸賞，兢行

國屬甚衆使此戎器之盛寧不爲觀美之虛文雖有激于中未能自默伏惟陛下俯察拳拳愛君之意特寬僭越出位之誅。

論沿邊乞依關外招刺義勇軍疏曰臣契勘全蜀四路三面並邊內黎雅文叙四州近歲頗有警擾全賴勁兵遊擊鎮守且如黎州一郡西有五部落南有邛部川西南有青羌彌羌邊面二三百里所當防守非特數處然本州見留兵雖有西兵有禁軍有義兵有諸州戍兵臣請一一爲陛下言之舊例每歲有屯戍西兵五百人遇防秋則增戍三百人其數非不多其人非不勇祇緣是客軍遠戍逐歲更易而不習彼中地利又州郡以其是御前諸軍恐萬一小有挫折則虧損朝廷威重自來祇令在城中防守故方無事時假其威名以之彈壓則有餘至於緩急之際其實不敢輕用此外有禁軍兩營五百人本司累行下本州措置招刺而無人願就見管三百五十餘人有新招

義勇二百人諸州戍兵三百五十人共九百人數內諸州戍兵自來脆弱又緣數戰不利至今其氣未振所可恃者惟本州禁軍及新招義勇而已然除本州存留人數外其分屯諸寨人數絕少稍有動靜委是闕人使臣到任之初適值嘉州蕃寇作過臣不免於諸州調兵防守要是烏合之衆未敢十分倚仗臣竊伏思念陛下方規恢洪業急復中原若一旦有事北方則西兵皆東遷戍或者蕃寇乘間伺隙侵擾邊藩則朝廷不能無後顧之憂此不可不預爲規畫臣欲將置於關外沿邊去處招刺強壯五百人名爲義勇軍就成都府團結訓練黎雅歲輪差二百五十人於黎州屯戍與黎州義勇同教閱使之漸習地利留二百五十人在營準備雅叙諸州調發庶幾稍壯軍勢可以左支右吾伏望聖慈俯從臣請特降睿旨將所招義勇軍許依黎州已得指揮施行所有每月合支錢引臣契勘臣本司見支義勇

餘剩錢內可以支撥於戶部諸司錢物別無妨闕委是經久利便。

度正又論諸州廂禁軍之弊奏曰臣伏見比年州縣之財斂之盡而用之竭矣彊使所養皆所用雖竭民之力以求濟所用可也若所養非所用而竭民之力如是不已焉得不稍爲之變通哉諸州禁軍揀不中人今既許作剩員分番教閱臣在兩郡嘗按試多是日前招刺之人當時於未及等杖或年齒稍高筋力退惰然是武藝生疏不堪調發若一例揀充剩員則自重行招刺則州郡員額須增食難支遣謂宜分委逐路監司候秋成日編訴郡通選壯城廂軍之強壯以易禁軍之老弱本役廂軍有闕立權住招補每季終專委守臣蒐閱禁軍之老弱者以充其數禁軍有闕則刺新習舊軍發不如格則守臣專坐如此則數歲之間老弱漸去強壯日增於是嚴私役之禁申明舊旨之令異時朝廷有所經畫則州郡不失爲有備也其次

所在廂軍老爲冗費大率失於負額太寬致爲郡將者初不甚措意往往曾稽之祭宏文請就於是有招刺違法之弊詭名冒請之弊冗占窠局之弊差借役人之弊宏遮私役冗費靡稱公家臣謂宜審會諸州見額視其郡之閑劇而稍損其數異時略倣武雄等營而爲招刺之法不及格者闕之方此財用匱竭蓋亦撙節浮濫之一端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奏曰臣竊見天下所恃者兵矣甚矣竭諸郡之力以養兵未爲不久而終無可恃之勢朝廷不時下令督責纖悉州郡藐若漠然者其故何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深其力而課其功雖日下一令猶無益也臣比自廣入蜀皆未之達帥之職實嘗躬所屬部不遺餘力才數月援者十不二三辰惰自知亡以相望然其勢難以盡動識見外事之力亦有不可得而禪

緊欲修明將兵之政則須招填闕額。整治器械。準備教閱。三者
發手可辦今皆缺然無力以及之帥漕二司。又不與之通心商確
以文移責辦何異於說河畫餅者。故臣愚謂宜行下諸路帥漕長貳
一詢究某郡闕額若干。當如何招募。器械之闕及弊壞者若干。當如
何葺治。一歲之教閱若干。當如何激犒。三者各以是何窠名錢物應
副。如邊州皆有椿備則立之程式以勸厲成。如委無可出。當從帥漕
司措置應副。不得已則為申明朝廷量度支賜以助之。而後可以責
軍政之實矣。臣伏見陛下費財以養軍勞心以定制冀求天下將兵
豈不望其有一日之用。而州郡實未嘗講明其故。臣不敢隱默冒昧
略陳之。

咸大知處州又奏曰。臣伏見國家於屯駐正兵之外。別令諸州自募
禁卒。故逐路皆成全師。規摹深矣。意中寓戎備久矣。陛下重武不

昭。況戢遠馭。大寬軍實以此國威又嚴諸郡教閱之法。今則當伏覩
教程課精明。郡始知有兵。兵始知有戰。不增養卒之費。坐獲威軍之
實甚盛舉也。臣竊詢訪尚有二端。一曰簡閱未精。二曰營伍未立。
何謂簡閱未精。按禁軍等令。惟郡守兵官得報不堪披帶之人。竟當
直外真餘百役。專用廂軍。向來一槩混役。禁卒本有事務。未嘗講習
自陛下修明軍政。以來此等或擇肄習之勤。或為司局之役。畏憚
作緣故降就廂軍。春秋二揀。百計不赴。其尤艱者則往降剝負。終身
不揀。是以禁軍尚有怯弱。廂軍反多強壯。此蓋體制置議者不審。此弊
未除。恐負陛下強兵之意。何謂營伍未立。恭按祖宗舊制。營房損漏安
富不得替移。寨兩經時有司先甘營寨中間雜寄中處。州郡漫不加
竄。有管無屋。有屋無人。帶甲之軍。雜處閭井。晨出無期。會合歸無
集。雖齋難制。真偽難察。一旦調發如出人

[?]法制。何緣紀律。此弊不袪。恐妨陛下制軍之意。欲望聖慈申飭
兵之官。執法從事。約諸路見管廂軍。制置不以是何官司。盡數樁管。
仍先立寬限。必須呈身。若臨期託病或申差出。即時點養勿復容隱。
精料其可為勝兵者。十必三四。其司局占破。尚是籍。亦可改正。
仍令所在修蓋營房。部領遷入。各具了畢月日上聞。夫簡閱精則人
材可恃。營伍立則紀律可行。二事具舉。成軍強盛。惟陛下念之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十三

兵制

宋孝宗時知太平州洪遵乞存留揀中禁軍劄子曰臣仰惟陛下銳意武事恢復之志不懈益虔臣區區防江固無所事然備豫不虞古人所戒臣照對本州控扼大江去和州才五十里最係衝要緊切之地雖有采石一寨寄聽建康都統節制江面闊遠如裕溪大信會江口等處皆中興以來大將劉光世劉錡相繼屯駐劉彪陳敏及李顯忠繼之臣復昔府起發諸州揀中廂禁軍來此乾道元年以後始無屯守之軍切見建康池州既有大軍逐州兵卒例免起發又泰吉州揀中人本州與兩州事體一同止有揀中禁軍四百二十七人依准指揮盡行起發不惟水陸之後或盜賊乘虛竊發無巡尉大江軍勢單弱無以彈壓委有利害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與存留就委本洲路分團結臣逐日按視教閱依舊置造軍器以備緩急調發臣仰冒宸嚴無任昧死

尹穡知建康府又論軍士展年劄子曰臣聞漢高祖初興所下之令有曰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於是歸心史氏以爲英謀故能屢泰殆變發戚而有帝業則此舉誠有補哉仰惟陛下奮發剛斷舉殿中精兵十數萬屯戍金陵威武之聲震懾華夷豈特以繫中原之望而已然臣聞諸道路軍行非時暑之所陶鑠瘴之所濡滯虜得其違而閭廬癉瘵之不戒疾疹相屬死亡不絕甚可憫也臣涖官之始精治藥劑拔青醫工隨官差官監督逐門診視又使吾徒籍其數邇來安愈浸多惟是軍校亡月俸隨而倚閣貧者皆有餓莩之憂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採西漢羽林孤兒之制聖斷軍士暴露之法今後死者量展一月之俸其子十五六歲以上

歟未及等伏許令排板招刺以須其長成幼無主者官給錢米標瘞尸骸轅門之中人人感恩一旦驅之鋒鏑視死如歸而死者亦將結草於地下矣臣觸冒宸嚴惟陛下財幸

虞允文上言臣被奉九降指揮委臣同吳璘措置招軍買馬臣於四月初到璘軍前與璘共議於成內募兵以忠義敢勇爲名已先議定實格是月合錢米施行外臑實與臣說當收復秦隴一帶土俗蜂明弓箭手舊法給舊管之田罷虜中創取之租既因其習俗又皆案爲本朝用臣今漸見成効臣與算計敢勇錯給以萬人爲率歲費川錢引二百餘萬道若募者出於迫𢮦則新歸內附之民一時所得惡失其心而國用有不繼之憂不可不先事而慮臣嘗觀忌今日陝西事宜惟著漢弓箭手舊法實祖守寓兵於農萬世之長策若推廣而行之以盡反虜之虐政則民有占籍之田田無輸官之租而歸王之心堅官無養兵之費歲獲因耀之利而生財之道廣以至人兒都刺之役得以安其故習而新集之俗自定公私共利誠爲今日之宜已即是審問泰知去說臣與吳璘商量雖命諸軍分募其不願應募之人不得抑勒仍以弓箭手法團結兩人比者又收復版籍弓箭手州道而後闕皆之數已及一萬六千餘人而王彥一軍自今年四五月以來招徠忠義人及大漢中亦及六千餘人與日益廣國用無不給之士大夫之論皆以爲得募兵之上策而臣與吳璘見亦復主重賞數頗應募者以助軍勢以補軍額所有戰馬臣於兩月之間已買及餘匹並是及格闊壯有脚蓋威戴堪戰用者而新復邊郡所買之匹皆未至約至秋冬之間可及一百綱但見就錢見將御進馬於今月初九日計綱節次起發外所有諸軍戰馬已先具奏乞降分撥軍去處以憑遵依施行去訖伏乞睿照

又又上言曰臣比奉聖旨同員琦抽試諸軍臣甚依御札。凡人
器甲一一盡躬親呈閱節次增入隊之兵及五千餘人臣又嘗令諸
郡兩軍皆精銳可用雖是從來習學弓弩。大段械裂盡自去年十月
後不住督責至今來指試并起斗力者已五千餘人其七斗八斗弓
亦既不能以及遠。又不足以破甲。又次等槍手占數頗多臣亦已選
揀併令改習勁弩共得六千人。令請營揀弩手并臣所募神勁弩手
可及萬五千人。而強弓手不與焉。假以旬歲足兵之利何戰不克。蓋
虜之所畏者鐵騎官軍之所不敵中國之所長者勁弩虜兵之所甚
畏也。識者惜此兩軍積年不留意於此。臣已面諭新習弩手人。自本
分月柏試時以銀帶激犒之務令斗力增加。路提益衆以待陛下
徵進討之用。臣已具細數附員琦進呈外。今先以總數劄具札子奏
知。伏乞睿照。

允文又上奏曰臣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坐王彥劄子乞將荊鄂兩軍
人數教槍手四分弓弩手各三分。臣即將去年冬至今二月節次教
撥教習之數。細計見今槍手已不及四分弓弩手各及三分以上。仍
參人各教用短槍。已於員琦回日開具奏知訖。臣竊詳王彥所陳諸
禦虜騎鐵實莫如強弓勁弩。要令今日事宜止數未曾籌計改撥見
今教習之人以致分數多寡却有差互。今來又不須別有加撥且依
舊人數教閱務令斗力增加以備緩急用。如將來有提踏不進斗力低
小之人却令改作槍手以足四分之數。臣已將兩軍見教三色人分
數比較多寡別具劄子進呈。仍行下兩軍施行外伏乞睿照。

允文又奏曰。臣奉聖旨撥賜臣今年四月劄子乞以宣諭司招軍例
物錢於四川諸州打造衣甲。蒙付宣撫司團結陝西弓箭手使用劄
臣恐念聖德昭明聖慮深遠。采臣表識特賜施行。豈獨除治戎器以

收恢復之功而至仁涵覆未忍使新附之民赤身以冒矢石。心誠所
激天人交歸。全陝之衆聞風効順戴恩効死。必有甚於前日。契勘臣
五月初元奏條備坐吳璘所乞陞之言曰。若年歲之間造得一二萬
副。則諸軍前可得精兵一二萬人之用。今朝廷所行雖多節文尚載
年歲間之語而立限止一月未責又嚴。雖出朝廷措置以副邊方之
急臣恐期會急促州縣因緣妄害生事。伏望睿慈下宣諭司劄行措
置。俟臣元奏施行。伏候睿旨。

允文又奏三衙兵歷冗之數曰臣伏奉宸翰以趙良輔黃衢劄子畫
一宣示。恭詳至屢伏用感懼。臣觀所奏論古今用兵之勢與虜中盛
衰成敗之機曲折隱微類備。其要甚有可取。誠如聖訓。至其所論今
日諸將多有庸懦衰老之人。虛占兵權心驕氣滿惟務留貴萬一用
兵。豈能免身爲朝廷了事。臣接以所聞訪見。其說尤得今日事勢。蓋

日而歷於自治之策誠爲先務。且以三衙一小事易曉易行者甚言
之。三衙之兵自六十以上至七十八九歲幾一萬人。人之月給約以
二十千。則歲費二百餘萬緡以財爲不足惜猶可也。虛占兵額闕額
措準。若一旦求爲力戰之用可乎。此蓋因其兵籍年甲乃能得此一
事。猶如弱者幼者病之因囊者藉之應冒者皆未得而窺測計算也。
納主兵官不屈於冗費。果有志百戰百勝之功亦豈肯因循度日於
軍政之易曉易行者不自修飭之至於如此乎。古之名將未忍棄由
獨維循目前之安必思敵寒發動圖後日之用者。無他以其根於忠
與智故也。若無忠與智於事之小者尚不能少自書見事之大者又
可知矣。臣之至愚因良輔之言竊有所感慨。伏惟皇明所照。豈待良
輔言意之表。更加聖慮於三衙之近。使凡所謂軍實者悉無所欺隱。
則大江而上抵於漢蜀一軍一屯孰不警惕悔懼各新其圖慮。寬大

毋以奔走陛下之號令而趨事赴功乎。近者不理。一有緩急則遣者息而無所不至，亦人情之常，不可不察也。臣輔又欲陛下多方求才。不以品類，必用度外之人，雖藏於自鬻，然亦遠取，積以歲時，未必無所得。或以韜[illegible]於樞密院創一科目，專以待中原人材，或取其器識，或考其議論，或驗其勇力藝能之類。涵養而作成之，緩急之用，必有可觀者，況因緣吏員之祿而用之於此，於有司歲計亦無所傷損也。亦乞自睿慈采良輔之說而裁酌之。臣輔劄子二件，謹錄進入。所有紫衡看詳劄子中，來劄年限，推原政和四年人年所立法，乞與今司面所載販茶年年一季之限，丈量各明，事不相[illegible]，殊[illegible]有定議，別具奏呈，伏乞睿照。

允文又上言曰：臣自襄池州被旨關廷，益遠金不知近日清息，歸還江邊，臣行均由大山中，未嘗不矯首仰望雲天之上，萬里寸心，懸

奏議卷二百三十四　五

如擒風夜無以自寧。伏准今月十二日庚牌遞到[illegible]奉睿慈，寬有不[illegible]。臣下拜未請，切知荊襄開釋，聖躬清明，臣手足於蹈，不勝宗社生靈之慶。利州兩路諸軍之弊，聖訓所及，悉不逃聖鑒。臣前過蜀境，所聞日多。其甚可憂者，失軍心也。失軍心有一：蓋私與貪也。諸大將子弟親戚，錯處於軍中，廩給於公上，而經營其私計，多白直者不下百人。私役使者又不下百人，能振其職者，未聞一事，而當其事者，某不一也。以至回易之兵，方出營寨，借使之役交與甚者，餌之以私錢而掠無窮之息，又甚者使之私務，未問其得利之多寡，使耕私田，不問其遂年之豐凶，不一如約，則逐月剋錢糧，春秋於衣賜，遂有教射武調發，則盡拔其犒賞，不足則監繫囚禁，籍其家而不恤，所以致如此。與東南軍不同者，以去朝廷遠也。士伍日以貧，武藝日以荒，理必至於如此。而又一將一副或、無或陞或去，或留賂賂公行，譖訛成風，既不

計功過，不問老壯，不擇才否，則兵律之死，紀律政之不修，亦理之必至也。雖上下相習以為當然，牢不可破，若威令必行，豈容不革。其間有事狃閑昧，人情是私，不能斷然便施行者，事亦不一。如聖訓所及德順退師，喪失不少。然論之於衆，咸云當時不敢以敗亡盡聞，募乙承甲，凡甲之老小家業官資，盡以付乙。虛數固少，而冒請者其但歲月既久，失婦之情，得男女之愛，戍卒須求得其術，以漸而革之，乃不更於驟改也。聖訓以任天錫營私，由來到金州，已得其六七，興州之兵六倍於金州，不知其弊，知見知甚者自懷疚，古亦。臣今日觀竹山拍試成兵，閱實其數，會大兩未果。肯此至金洋與元之後，當竟至興州並使往利州，買回廣為次，別具奏知。聖訓又以吳璘恐嗜謂已集遂聖鑒之明，如欲別議易置，誠不可不蚤定，但未知何人可以當遠威，聖意已有所擇，欲望睿慈賜密諭容臣細加審訪，密以奏聞，盡

奏議卷二百三十四　六

令今一下利害不難，既謂於農，奏又不容於輕易也。今年四月，興元兵逃，聞事果有之，近據任天錫申已捕獲數人，亦有自歸者，似不可不慮，陛下前所賜宸翰以為主帥不得人所致。嗚呼，聖慮自無遺矣。臣感陛下不允之恩，苟有所見，不敢隱默，為自圖計，伏乞睿察。

允文又上言曰：臣準金字牌遞到宸翰聖旨，賜臣御札一封。天光下[illegible]知遇訓飭有加，臣下拜感激之餘，伏惟陛下聰明英武，究織斜敵眾無一策之遺，心膂請未得，群言交戰，而聖斷獨運，不惑不疑，視自古大有為之君，固已遠過。[illegible]之白著辨疑自古而大勳可集，[illegible]臣前奏引漢史臣讚中興之業，誠艱難所以歎陛下[illegible]國之不易也。臣願陛下豈能識今日事宜，但千載休期，遭遇不世出之主，思欲竭盡一得之愚，少圖萬分之報，有不能自已，爾以頑訓飭，所謂[illegible]兵備緣莽兵猶欲靜

以待之。大哉王言。德威兼用。待虜之術。得帝王之萬全。而聖慮所及。
以虜衄驕傲。今秋必入。戒令軍中多置馬匹。以助使料敵制勝之道
給盡之矣。卽郡邑所患者。馬數絶少。士持弓七斗八斗者甚衆。臣
此因呈閱盡令改教。勁弩於負戴回已。具人數書一冊。于奏知其兵
始降。勁弩又減留馬匹。以足兩軍二年內合得馬數。又於今月十日
具奏。以虜平內徙爲歡洽之計。畜民料馬。以俟秋冬入寇。則必勝之
算。不一之備。凡在我者。不可慢也。臣區區管見。備合淵衷。凡臣所乞。
必已蒙睿察。由陽施行。至軍中役使指麾之弊。與夏初休息之期。臣
自當悉力推行。仰副陛下憂念三軍之意。臣自去秋。獨當衆勞。軍政
之外。別無餘事。雖疾病中。亦不敢輟。自衛遠如兵。前到府。臣亦未
於府亦嘗乘馬出入。終日坐教場。細至打破弓弩斗力。亦是一一親
臨。不敢分委官屬。正恐一有以死不獨上辜。使令亦失臣盡瘁竭力

圖報陛下之初心。伏奉聖訓。臣益當書紳。朝夕圖惟。不敢失墜。伏乞
睿察。
允文又上言曰。臣伏蒙睿慈。遣中使賜臣親劄。諭以今日宜料理事
局。委以親別有審奏。昨日論右相與卿事要。似爲可行否。臣伏惟陛
下以禮接下。以聖慮甚遠殊異之意。感佛交集。不能自已。臣竊至
闇。敢不盡其一得之微。以圖萬分之報。臣嘗伏觀今日大患。其當輔
進主德。搜選人材。生養百姓。涉於人才者。修自固矣。隨事盡心。尚可
輸忠。臣敢不力。而事幾之急。莫急於兵財。如使兵冗而財不給。雖太
平至治之時。尚不可以國。況外有强敵之憂。內有水旱盜賊之備。而
事之最大者。世讎未復。輿圖未歸。南北主盟未底於休息。聖慮實所
不一頃刻暫忘者乎。如揀軍一事。是先日奏陳三將之弊。已嘗面奏
欲革弊事。必懲諸軍之獻心。因諸軍之欲。予去積年之冗籍。兵自此

强。財自此裕。已蒙皇明洞照。卽賜施行。但當勝未出之間。議論者或
危或懼。或是或非。又三衙以拘收諸庫務回易雜役之人。請諸軍自
此更無貼支。更無欺嫌。以作諸軍之怨。論議又益皇駭。歸咎於臣。而
不知臣前一日已被旨施行矣。又三帥至都堂。頗有愠容。臣以一言
開曉之。咸欣然而去。今閱日已久。二軍之士惟有一喜。指揮之間。遂
見異論。然後覺懼者安。而是非者定。事之微未爲且如此。非常之元
又以如何。如揀軍一事。試是今日之急務。但恐群言紛紛。危懼是非
有甚於前日。初行而亟罷也。今詔旨中出。委曲宣諭朝廷之上。百官
之間。當無異辭。臣今日已與陳俊卿梁克家。究議來日面奏。事屬乎
成。在聖斷先定。當於初不移於終而已。臣竊謂天下之事。未嘗無弊。天
下之弊。未嘗不可去。人臣有憂國愛君之心。必忘其一身之危。以任
衆人之怨者。無他。弊事可去。而國事可立也。如使積怨於身。而國事

不立。徒使他人得以市恩而自神。則失其憂國愛君之初心。若不旨
默默。先任心。稱病告免而去。蓋忠憤所迫。則富貴可輕。考之方冊。可
鑒可數者甚多也。伏惟陛下日月之明。於萬幾之事。蓋先必照。無所
遺隱。而聖德無我。甚於聽言。若言者之心。無所用。則無所爲。是無所
希冀。而咸歸於正。則假情於直亮者。實有也。托辭於仁厚者。無有也。
況討於安靜者。無有也。三者疑似之間。當今日士大夫之大弊。惟陛
下深察之。則兵可强。財可裕。仁義禮樂之事。可次第而行。陛下之志
庶幾於可伸。而臣惓惓欲報之大者。庶幾於有立也。臣迫於憂國愛
君之誠。冒犯天威。伏乞睿察。
左司李樁奏曰。臣切惟兵者。執干戈衛社稷。不可廢也。然則國用率
豐。民力未裕。養兵當養有用之兵。不當養無用之兵。臣欽惟太祖皇
帝以仁義之兵定天下。稍立軍制階級之法。兵皆諸路。可謂至善。而

以謂無用何哉。三衙衛士、江上之兵、荊襄之兵、蜀邊之兵，有用之兵
也。諸州廂禁軍、諸路將兵，無用之兵也。蓋承平百年之後，子孫相承，
人不知戰，安於姑息而驕矣。兵官難得其人，不唯難得，亦奪其權，故
私鬬則喜，公戰則怯。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固嘗集天下將兵，悉不戰
而潰。因而作過者多矣。紹興辛巳壬午之敗，諸州禁軍先潰也。步司
輒潰而逃者，亦諸州禁軍也。甲申冬霓山之軍獨不能守者，亦諸州
禁軍也。此皆有思歸之心，無前戰之志，所以致敗，獨為有識。至如湖
南之寇駱科、胡邦寧、李金，廣西之寇吳言、謝實，皆緣將兵禁軍敗事
而致猖獗，必待遣發大軍而後定。江西福建皆然。不唯無用，平日則
欺壓良民，緩急則崛強難制。國家廪賦，生民膏血，養之非徒無益也。
臣以謂無用之兵，豈厚誣之哉。臣愚以謂有用之兵當益，無用之兵
當銷。銷之之術，惟逃亡不捕，二十年後天下無無用之兵矣。將來息

兵之日，以邊上之兵分屯諸路，亦不失太祖皇帝之本意也。願陛下
審與大臣議，應守臣陛辭之日戒之，不必降指揮，使由之而不知，天
下幸甚。伏乞睿照。
信州守王師愈奏曰：臣聞古者兵農為一，揀其可用者凡三，反其不
可用者悉歸之於農，故無後患之可慮。後世兵農為二，揀汰得其術，
則可用者固為之用；苟失其術，則不可用者適足以為害。蓋說銷兵
之發輒不可不監也。臣竊見比來揀汰諸州縣土軍弓手，欲不得其
術，乞為陛下言之。昨因建康帥兵官建議，盡將諸州土軍弓手選為
三等：強壯堪戰者為第一等，老弱疾病者為第二等，上不及於強壯，下
未至於老弱疾病為第三等。選之集諸軍不可失所，因降指揮令將第
二等三等人盡行放換，別招人填補。既而稍覺其未盡善，續降指揮，
又許揀汰人有子弟親屬能勝其役者，許召募填闕。諸州各已

奉行。第三等人自知老弱疾病，甘心揀汰，不敢怨尤。若夫第二等人，
雖及中年，筋力尚壯，久在營寨，熟於事藝，生其鄉土，諳於擒捕，亦有
屢經出戍臨陣，曾著勞效，見有資級，頗善部轄者，雖使新招少壯之
人，未必能過之。況以揀汰之初，亦有一時暴病，今已安愈者，若一旦
弃之，不唯可惜，且恐其失業無歸，迫於饑寒，輕則犯法，甚則為盗
賊，其為州縣之害必矣。切見今年六月間江西建昌軍南城縣吳十
三等嘯聚，彼訴太放停之人，不勝而願從者已多有之。幸而吳十三
等未幾殄滅，不然，亦非小寇也。臣伏覩乾道令節文：諸軍有戰功應
放停者，雖不堪部轄征役，聽免放停，藏充本指揮不管事，都營剩員。
又令諸軍有戰功應放充剩員者，請給各給半分。昨來建康李兵官
申請一例抵換，於條令未為無礙。臣愚欲望聖慈行下有司，將諸路
州軍已經揀選第二等土軍弓手，委官重行揀選。如土軍元因暴

病今已安愈，眾見強壯堪征役者，乞與存留。元因戰功補資級，今來
筋力未衰，熟於事藝，善部轄，慣擒捕者，亦乞存留。其間委有戰功，不
堪征役者，乞照條令減充剩員，給以半糧。如無戰功，尚堪征役者，令
州軍於廂禁闕額數內收留。至於諸縣弓手，既無剩員等額，乞制其
第二等人亦乞揀其可留者留之，庶幾揀汰抵換之人各得所歸，不
致他時為州縣之害。
楊萬里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兵，必有所歛，有所散。有所歛，所以集天
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不集其有用，則兵不強；
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歛散之說，而兵制無遺策矣。臣請言歛
之之說。蓋歛之之說，古之為歛者處其一，今之為歛者處其三。何謂
一？蓋三代之兵出於農，此所謂一也。兵出於一，古也，然可用之於古
而不可用之於今也。蓋三代之時，內守以諸侯，外守以四夷，無敵國

之食并。無匹夫之崛起。故其兵以心而不以力。以義而不以詐。其所以為勝者非後世之勝也。以吾之仁勝彼不仁。以吾之義勝彼不義。不待行陣而勝負決矣。此所謂一者古可用也。何謂二。曰及蘇曰子弟。曰盜賊。此所謂三也。然古雖未用。今不可不用也。今夫兩軍相當。詐力者勝。則夫三者之兵。不可以不用也。非惟不可以不用也。亦不得不用也。毋以天下觀之。而以一鄉觀之。今夫一鄉之中。有所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有耕而食。織而衣。循循以為謹厚。然然以為忠信。把之有所不敢校。而辱之有所不敢怒。此良民也。不耕而求飽。不織而求溫。平居博弈飲酒以肆其不遑。而有急則椎埋剽奪以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為非。而有所不敢。而強之以戰鬬之事則亦[illegible]而不能[illegible]有[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而收之以為兵則其為用亦不少。今欲棄其無用而不少者。而強[illegible]世而不能

者。無乃速病也歟。且黠民不收之以為兵。其肯老死而不動乎。抑將猖狂濇冒以至於大亂也。夫與其至於大亂。就若收之以為吾用哉。何則。收之以為吾用。則其猖狂者不施之於我。而施之於敵。其不肯老死者。不用之於長亂。而用之於功名。此驅馭豪雄之至術也。故其所謂三者今不得不用也。如是者豈可不擇其所以收之者耶。臣請復言散之之說。蓋散之之術。有實未嘗散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有[illegible]已散而名不散。有虛兵也。何謂冗者以[illegible]人而[illegible]入則[illegible]者[illegible]日[illegible]之勝也。然有時[illegible]勝[illegible]則[illegible]矣也以[illegible]而[illegible]入則[illegible]有[illegible]家者者無[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至於[illegible]而勇怯之[illegible]則一軍之上[illegible]無事[illegible]

之敗事。朝廷亦何便於此也。此冗兵實不散而宜散者也。何謂虛羸其名存其人亡。其人亡其食存。夫有名而無人。無人而有食。則其食果食之耶。則亦有私之者矣。然與其死者也。而其籍則生也。其與其逃者也。名其籍則存也。其與其未嘗募而至也。而其籍則已募也。彼執籍以賣吾食而吾亦按籍以餽之食。一軍之士為乎虛為有之徒居其十之二四焉。是故縣官有實費而無實兵。主將無實兵而有實利。主將則利也。縣官利乎哉。如是而國不貧。民不病。有無之。此虛兵實散而名不散者也。如是者臣亦請其所以散之者耶。今朝廷召募之法。行於鄉里之黠民有所收乎。弟之軍用故。皆是之黠者有所泄。盜賊非大惡者不殺。[illegible]貰之以為軍。故山林之匹夫。不至於為亂。教而擇之將皆卑然可用。此收兵之至計也。朝廷既行之矣。雖然猶有可散者。臣願朝廷每歲不測遣侍從臺諫一人。忠而有智者。去詣軍

行視而檢押。則虛冗之弊可以少革也。蓋行視必於其教閱之時。而檢押必於同籍之人。何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知。而教閱之地亦可以略見焉。至其死生亡存。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同籍之人。則彼莫不知焉。從其可略見者而沙汰焉。從其莫不知者而開之以賞。實得之以賞罰焉。則冗者何患於不散。而虛者何散以復吾言。蓋冗去虛而實兵見矣。此散兵之至言也。[illegible]兵在人。用兵在術。練兵在法。臣之所謂收散者是。則練兵之法由[illegible]為。臣又曰。臣聞古天下者不可以[illegible]於[illegible]亦不可以徼[illegible]於害[illegible]於利而必為者害先而不必為者[illegible]必有所逆議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於民樂於為農不樂於為兵。奪其所樂而強其所不樂將則有變之[illegible]以衆為[illegible]則[illegible]則奇。時則有敗事之害。彼見[illegible]州縣兵[illegible]之患。以軍而民不聊生。是以

曰擾民見石晉置兵諸之失以敗軍者見以不可用而廢是以曰敗之
知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也天下未
有無害之利也天下而有無害之利則雖不能計之者利於一必害
於一越人生於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而愧之歸而以手行於陸本
有不閑舟顛仆而可笑者燕人而為越人固害也越人而不為燕人乃豈
不害哉議者見燕人顛仆之害矣未見夫越人千里咫尺之利也民
不同地地不同利遂其不同而同之使燕人而為越者也因其不同
而下同之使燕者為燕越者為越者也今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
生於安地者以危地為懼而生於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為慕內地之
民仰父而俯子安居而暇食至有老死而不至州縣不識官吏者而
況於兵革乎邊地之民則不然朝而春燕暮而燕秋今日之安集明
日之離散自內地之民視之何可嘆劇居也而邊地之民寇來則去

不支則殘寇去則歸夫曷不遷徙以避而何戀於歸也非戀之勢也
處以淵為歸馬以林為歸夫豈以燥濕而相易也哉故夫鄉兵者往
以為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為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
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
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勢而成其助則鄉兵之法有不
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荊襄淮甸之民皆藉信者水之兵
也故田單以擇察塞激義人而破強燕則德誠以土兵據險而制梁
丹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北虜蓋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
自為守也夫人自為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為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
城者以人為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為兵也彼不習者無事鄉兵而
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臨危必不肯遷而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
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擧之以不安不[illegible]之事此石晉也鄉兵所以

擾民而無用哉雖然猶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隱石晉之不
得其用併與其有用者棄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
為隴西諸郡迫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
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迫於夷狄而民習於戰備則何地不山
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
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衆於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
耳且躬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蹀
血虜庭非楚人耶孰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從唐也淮之民方
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為兵以楮為甲而周
師僅為所敗反多為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於主
而猶能拒敵況受其主者耶百人鄉兵而成一虎者虎勝一夫持鋤
而遇一虎者人勝非百人之勇而一夫之怯也聞地得地者勝不得

地者敗曷謂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勢有所必奮地有所必奮則
闘有所必力一夫者是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百人者既以
生地自居矣焉得勝哉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
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鄉兵行鄉兵之法於邊地者決不可自官
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擾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
其所窺使緣淮郡縣未嘗土豪之豪桀挾兵而又陰[illegible]其才且諳者
從而厚之時有以少錢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盗而補一官以報其功
庶幾邊民之樂於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與下也
廣東提點刑獄林光朝奏曰臣竊見摧鋒一軍在廣南東路所至辟
歷居民自定然兵尊各別壯散則攜合則氣強散則支且瘠也今摧
鋒一軍有二千七百八十七人分屯二十四處韶州屯兵八百四十
七人總數所役負擔其中選揀者當居三之一[illegible]眠侵近本路

界上。推鋒一軍擇其可戰者不過四五百人。其他分屯或百里或三
數百里。或遠在千里之外。前書調兵非一月不可致也。賊入南雄則
必走循梅。循梅賊故巢也。賊入韶之仁化則其他州郡且將飛戰矣。
以推鋒四五百人分布南雄及韶之仁化則守之為不足。若欲併在
一處。即此賊輕狡。是必乘虛而寇。二百里之中首尾且不相及。一或
蹉跌。更無別項策應之人。當是時若此不宿留於未然之下直來嶺
外。即勝負未可知也。儻遷延歲月調兵俱集統制官路海害諸臣曰
若以倍蓰之向憂不勝。臣以是韶州亦駐一軍。更須增添數百人。然
後可以制倉猝矣。太平長樂二鄉見屬郴州。此為李金出沒之處。其
地精瘠。其人易動。歲一不熟。而有猾賊生之。念汀贛循梅四州抵
界處。推牛究担之人。率聚於此。前歲自循梅望雲山多至千百人剽
掠。潮惠間此為可縱而不問也。韶州重兵防制倉猝使之各待一

月之程。然後可以集事。則亦已無及矣。若此一處更增添數百人。即
倉猝有警。不須調發。可以成事也。然讚計已害實無以給此增添之
數。臣欲望睿旨。截自來年取會本路出戍荊南三千人贍家衣糧。及
陸轉官資。已樁在諸州或前後軍故之人歲可省緡錢若干以給此
數百人。為是軍久遠之利也。臣於警急之間見此利害甚為迫切實
非過計也。
又奏時用南兵論曰。臣聞倉猝以劍劍致撓。已然之事。舉世皆知
之。賢將以閱習而作。諸劍人或未論。臣請論之。臣聞紹興戰兵之後
御軍者豈必皆用兵者。皆是以義理由立功。以後隊伍多是虛實。
紀綱寡以軍政不聞實。嚴士氣無不和樂。本兵不用。又三
年之軍之中。自身而統轄資者不能什一。經轉資而得補授者不
能十一。日給百金而謂之行伍。自四居其三。四口累眾多。衣糧不足贍

者以為若欲少振士氣。必須先得其驩心。然軍中犒賞無錢。朝
廷特支不可屢得。為統制者方懼致怨。何敢復問軍政之廢壞。故以
擊刺則不必精。騎射則不必習。為軍士者亦且利其放縱。幸其安閑。
巧者治其工作技藝。鈍者鋪肆營運。下者樵薪織屨。以贍其寒餒。怨
有廉勤之將稍有拘轄之意。不過因其閱習計其斗力。責以金錢以
示優厚。然官給之弓弩器械之失損壞則有決罰。請納則有糜費。皆為
而私置之則所得不足以償。旬呈月試。筋力已窮。非特怕試。豈能盡
習。往往相視怨咨。以為反不若偷墮之無事。若更有稽緩役使。則怨
且生。故昔以貪將而軍怨。今以賢將而謗生。蓋久遠而怯。勞動則然
矣。臣聞而隱若陷成和風之兵。有不曾得帛衣其身者。而主兵之官
未嘗不嚴。亦未嘗致怨。則以其人習於廉謹之故也。今三衙屬衛長
子育妻。衣服鮮麗。無異都民。視沿江諸屯。尤為驕惰。且日給以錢月

給以粟四口以上。又特出犒助之。給往往其貧粹如故。陛下若欲修
立軍政。則所當講求者非止一事。若謂增軍中公使之錢。蓋發使勞
苦以優易其力。亦足以少寬賢將之所憂矣。
寧宗嘉定十一年。知江州袁燮上便民疏曰。臣聞國以民安。以兵強。
民安則國安。兵強則國強矣。今日辟盜之陸梁。惟民心之搖亦由
兵力之弱。禁軍廂軍弓手土軍雖有名。亦多怯懦。殺能否與刺閱習
不嚴。武藝不精。故之以當劇賊。猶驅群羊犯虎狼爾。非其人。固如是也。
進官者不以是為急。則衛兩營以步於射也。臣自始到官深知此弊。
嘗因共暇。大閱以觀其的。暴能中者餘之覓。日無一焉。則喟然嘆曰
將兵所當教習以為用之刀弩兵官之衆合其卒伍教之射藝。
終日不然。臣亦躬按試之。夢其能以漸。賞賚至于三兵。害眾更甚。踊躍
勉於閱習。始還其舊。臣復收覆兵寳整頓養蓄。自去秋以至于今。日

其籍者百六十一人未暇招捕始以其豬養之實書軍兵武藝之精
者自是人多善射每接陣之時射中者其害如獅而破的者亦無慮
數十能者喜於受賞不能者恥其不若皆有爭奮之心夫同此兵亦
向也拙今也巧向也怯今也勇向也有兵之名今也有可用之實
教與不教其相遠如此哉武藝不可一日廢閱習不可一日鬆荒
之名將嘗修攻戰之具受命引道未出於一日之間唐之伐蜀命將
啓行亦不越於辰卯之頃皆由閱習有素倉卒之際不待辦嚴可出
此所以能取勝也夫人豈有不可教者哉孫武立教之間能使深宮
之女左右前後跪起皆應規矩繩墨而況軍人乎作其勇敢之心務
其驕惰之習人人精銳咸聲震疊雖有梟雄之冦敢窺吾藩籬哉惟
聖主渙發明詔俾天下守臣皆以是為職業申命監司時時察之其
能與否悉以名聞而賞罰加焉此誠強兵安民之至計也臣不勝惓惓

雲為都官郎官輪對劄子曰臣竊惟今日之急務固非一端而備禦
之計尤不可緩夫胡虜既衰覆亡無日決不能與中國較勝臣以為
備禦不可少緩者何也曰北虜我之屏障也蒙韃之興莫其大焉後
雖雪恥今其時矣然有可乘之機而我無乘機之具四鎮將兵遠近
退縮得無為姦雄所窺乎故識者深慮之然則何以為備禦之計曰
是非一事也精思熟講凡可以壯國家之勢而折姦雄之心者無所
不用其極始可謂有備矣臣不暇殫舉姑即古人所為宜於今者為
陛下言之臣聞古之制兵自伍法始伍威利害五人同之戰則相應
難則相死雖至於甚眾而是法如初故曰治眾如治寡諸葛亮制為
八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雖司馬懿之雄不敢爭鋒亮殁而後追之猶儀反旗鳴鼓而懿不敢
逼焉以後為前亮之遺法也雖百戰而不可敗是之謂常勝一十一

之諸將能深曉此法乎古之任將者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
不從中覆軍市之租趙將也更得自置財得自用其饗士也日擊數
牛多設間諜周知敵情非財用有餘何所取辦今之任將能知是之
專乎非獨此也募兵之精能引弓四鈞挽彊元石已上及日中得二
千五百人有如馬隆者乎兵食之豐饒能於六七年間積三千萬斛
為十萬眾五年之食有如郭文者乎軍實之風具能知吳漢朝受命
夕引道無辦嚴之日兵民兵之可用能如李抱真之昭義步兵教之
三年悉為精兵和之以六條賞罰其寒豈不甚善若猶未也則是備
禦之計猶闕如也而可不亟圖之乎臣聞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
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虜雖內訌我難遠動則是未堪戰之其能守
乎昔者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遣將自若按御深以根
本為憂遣兵入衛安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

為防咏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以將則良以
兵則勁以財則裕倉卒之間適取隨足未戰則有備既戰則有功此
臣所謂戰守無二道者也欲望陛下神武奮發明詔股肱心膂之臣
圖回長久安強之計兵雖未用而有可用之實戰雖未勝而有必勝
之資俾六師之衆若蛟龍然可以蟠可以伸其蟠也足以固吾圉其
伸也足以復舊疆雖有姦雄莫窺其隙此長久安強之計也惟陛下
留神省察
雲又奏曰臣聞用兵一事雖至治之世所不能免況國家未據國勢
未強之時乎以言紀為兵以安居為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其為計
疏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而我處閉遏隙皆拒絕之宜
至於殺戮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虜知其然必激怒之曰此地無所
得食必歸又不放還必日久必將自斃盡亦流轉於彼界乎方民

識之。一聞斯言，躍然從之，勢之所必至也。嗚呼，事已至此，尚可苟安於無事乎？尚可以言兵為諱乎？臣聞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力擾吾邊陲，而吾舉兵北向，欲擣彼虛，回顧其後，必解而去，我而躡之，腹背受敵。此誠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不敢有所侵越，兵氣已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春秋時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漢建武中，臧宮請以兵圍隴，隗囂延寵翊請救之，光武勅曰：可且往擣秦，則蜀燮自解。蓋鄧者，囂之所必救也。唐太宗圖王世充於鄭，竇建德救之，其徒有凌敬者，說建德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循汾晉，趣蒲津，如此則關中震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自解。建德不用其言，卒以取敗。後太宗伐高麗，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以不戰而降。帝不從，卒貽後悔。由是觀之，今日整軍而北，是所以

攻其必救，保護淮甸也。且彼猶能擾躪，而我不敢越界，無以威中國，而亢虜之不若。臣竊為聖世羞之。雖然，殘虜瀕於滅亡，而猶敢為是舉，何也？蓋窺我朝以仁厚立國，未必有用兵之實，且欲惑我民附益其黨爾。今王師北指，宿亳已伐其謀，且復多方傳檄，號諭流民，俾等中原遺黎本吾赤子，久淪腥羶，豈不相念？果曰之不改，吾恐邊隙一開，反為汝累。尚豈意殘虜輒敢叛盟乎？自今以往，有兼收郡一縣以來歸者，即以郡縣之，並與之爵以大官，許以世襲其官爵。以其軍款解，遺民之懷宋之心，群擺不在今日乎？古人有言曰：中必熭，操刀必割。惟陛下英斷不疑。

寧宗時，袁說友上言曰：臣聞事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此古人之深戒也。必先為之防，而預為之備，則其應天下之變有餘矣。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曰：儆備不虞，古之善教也。然則防患

患。其可俾為倉卒之應乎？苟某月[illegible]遠戍[illegible]之兵否？雖未可必，然在我豈得不為之備乎？譬之盜發於鄰人之家，則吾必閉諸嚴扃鐍以豫為之防。書識不可緩也，今日之所豫備者，莫先於修軍政，而軍政之最切者，莫大於治軍實。夫軍實者，武藝車徒器械是也。春秋之時，以數軍實為軍政之先務。臣嘗得之於宿將，謂軍中如弓弩手、如鎗刀手，皆有陞加等則，以武藝之異而謂之軍實者也。弩手之高強者，則有四石五與五石焉，今用鐵[illegible]加以三年矣。弓手之高強者，則有二石五斗焉。鎗手之高強者，間有五百六百錢者焉。刀手之高強者，自格鬥[illegible]力攫力戲高矣。有此武藝，則有此陞加，與之增食錢，增[illegible]寡視其藝之高下。凡此者，統帥等日試月比，每季屬[illegible]拘提賞陞加，陞加既畢，即增請給，然後士卒激勸，勇者思奮，

力。平居無事，程試校藝，日盈月習，有增無減。一遇征行，莫非殊勇之士，攫鋒陷陣，斬將搴旗，無不可者。若不激勸於無事之日，一旦緩急，旋求其孰為勇，孰為強，何可得也？今江蜀諸軍，豈不知此？而陞加之法，百不舉一。臣知其說矣。軍中既無餘力[illegible]亦陞加既要月給，必廣說有[illegible]遂使士卒有勇冀援有力[illegible]臣竊請諸路總司[illegible]數年[illegible]軍之餘所[illegible]

如此弊漏不可勝計也年來此弊尤甚而流弊到又甚焉使總計
者酌見此弊深懲而痛革之則可以歲收所減之金以充陛加之用
蓋甚不乏矣臣愚欲望聖斷酌臣所奏請以陛加之法爲軍政急
務行下諸處統帥將弓弩手鎗刀手每日比試籍定斗力石力與槍
數林闘勝數最高強者候至一季取最高者不以人數多寡合總領
同統帥親與審試不得徇情須從實陛加精設外照例請給等
具名奏聞仍仰總領所措置財賦考覈吏弊關防滲漏以供軍之餘
充陛加增添錢物等使用如斯未違官照試見得武藝未甚高強者
統帥以下當議推賞如吏義要今來指揮即當重置典憲諸軍士卒
亦皆踴躍自奮願以勇力技細爲事一有遇警以此遇敵臣知所向
無前矣此蓋軍實之要切者若平日無以蘊習而臨時乃始欲應卒
焉其爲誤事非臣所敢知也淺淺之見惟陛下財幸

陳者御上殿奏劄曰臣聞有鄉縣之兵有邊陲之兵邊陲之兵可急
而不可緩者也鄉縣之兵似緩而實急者也故今鄉縣之兵其數不
爲少矣養之之費未爲不厚矣若是亦[illegible]以閑居也雖然
豈惟是哉脫有緩急則未免以其所以遇閑者而施之備矣是郡
縣之一面邊備之[illegible]也臣昨以[illegible]按兵者足跡因[illegible]粗訪底裏
[illegible]舉以[illegible]兵爲[illegible]未以禁兵爲[illegible]者今此也今欲其法而先寄籍
人豈論其人之可與禦敵故者今去其籍也今不去其籍而改刺其
子弟豈論其子弟之可[illegible]調[illegible]之不應其材設之衆有其法猶之可
也今設之衆何如哉所[illegible]點[illegible]按閱者歲一再[illegible]而已雖因觀
其器而不能必知其技[illegible]其工其拙[illegible]在[illegible]之以衆而持
之以久[illegible]到[illegible]而已[illegible]射言之中能而已不[illegible]人所知也至
射則不能有[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不中蓋其私相替易以[illegible]主兵者之觀

聽其可罪也年而養之固無[illegible]能者不賞而某能者賞矣[illegible]
類而概其他固可得也蓋兵有[illegible]死之氣而後有必生之理平居[illegible]
習既因究殺[illegible]有謂[illegible]閑[illegible]而對妻孥而泣而曰我將[illegible]死
者也夫既自以爲[illegible]此則安望其知敵而生哉夫古人之兵有所謂
一當百者[illegible]精不貴多也今若是雖多無益臣愚欲乞聖慈[illegible]飭
諸路每於補刺之際府[illegible]惟謹以痛革[illegible]時之弊[illegible]於簡閲一事兵
官[illegible]實其自[illegible]臣親從其網兵之勤惰兵官得以賞罰之兵官之勤
惰乎臣得以賞罰之其有才藝精好者優加推擢[illegible]上其名籍[illegible]
本路鈐轄且時出不意以點摘按視之務使人人自[illegible]
同以之長城江淮[illegible]河[illegible]不可者惟陛下留神
兵部侍郎虞儔上劄子曰臣竊見國家屢[illegible]軍食內而三衙外而諸
也以至州縣廂禁土軍皆是[illegible]食者[illegible]祖宗[illegible]定制至[illegible]

興營之在東者大[illegible]於西今其營之在西者大[illegible]於東今前此[illegible]
之至不發使之驕情且習熟其筋力之勞也其用在[illegible]矣臣往年[illegible]
守平江府[illegible]得[illegible]下密熟縣許諸水軍兵[illegible]也之初[illegible]是今軍士[illegible]
月赴縣[illegible]打諸[illegible]之較[illegible]建議者乃謂軍士[illegible]未免少[illegible]
遣[illegible]未免自[illegible]成[illegible]陰兩未免[illegible]留請使本縣起[illegible]州府差官[illegible]
[illegible]破船卿之[illegible]按月業[illegible]之于軍頭[illegible]從之行也至今[illegible]見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軍中自備舟船[illegible]
[illegible]按則軍士每月習於舟[illegible]
[illegible]助網運可以[illegible]防[illegible]

於塡償欠招軍中既自運糧河道決塞事體相關且將自為關減利害而
在均然甚明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斷然行之使復國家之舊制不勝幸甚
宋理宗時許應龍進故事曰李抱真為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籍
户二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習射歲終大閱第其能否而
賞罰之。三年皆為精兵得二萬人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實遂雄山東
李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後鎮南西川星則舉户二百取一人使之習
戰貸勿營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臣謂民兵可用勝於官兵
蓋邊陲之民耳稔乎鉦鼓之聲目熟乎旗旌之容迫近敵境而周知
素蓄狃事難為而弓矢素習因其所素習而教閱之亦其所樂趨者
況又處之以犒賞就不知勸稟屋廬妻子皆欲其保護其自衛之計
亦切今為無料合使之拼鄉井相資之利亦民之利也故民兵之用
尤為得力若夫出戍之兵雖給之生券而居非其鄉有思歸之念焉

勇戰之心。驅之使前雖不敢避然一閧少卻奔甲而潰將何望其用
命哉李抱真昭義兵足以制山東之變李德裕擇雄邊子弟足以捍
南詔之強其成效大驗蓋可考也為今之計官兵固當嚴屬使之精
銳而民兵尤宜糾集巡區處民兵要必有法蠲其力役而使之安業
以教擊而足之獎擢其精銳而重賞之則感激而思奮既以兩路而
倡率之則緩急之足恃稍有所當察者此戰則民兵當異體恐從則
官軍爭其賞既無所獲誰肯效力又以雜有民兵之名而不免安邊
之積考其惠何錄於此必於奏報之際為之分別定等自功與賞官
軍民兵得勝則賞民兵所行既公其誰不服但州縣之吏尤當戒其
使擾使中時既失其心則譬急何望其用知此數弊為之處置則孰
不樂為吾用此者官軍間有戰兩闕額未補若就沿邊招募於勢尤
便蓋其人精熟又習戰鬬使之戍守不惟省生券之費又且無調[illegible]

之勞一舉而兩得實因時施宜之長策也欲望明詔制閫速作施行
庶邊備日固而國勢強矣
應龍又進故事曰昔司馬光上書言兵務精不務多歐陽脩陳三弊
言兵不在多當以計取蔡鎬論兵以數言兵不在衆在精之如何
耳且謂景德中契丹內寇兩夏不勝時以不滿十萬而備以禦之不在
然以徐禧智高鋒前後青率能敗勝者番落數百騎耳是不在
衆之效也。以此用兵之道不在乎多而在乎精銳則可以成功。否則
適以為財者弱不流訓練不嚴雖勇者無以施則怠惰者委於安逸
是雖有十萬之兵而未必有五萬之用徒費廩給以耗國計竟何補
於戰守之大計哉今京襄荊淮蜀湖襄張廣遠出以經理國勢日
論然參差分闔者則曰兵少不足以捍禦未容不招募因者則曰
財賦無以供給每重於增收措置不已若不聽從一或致闕誤將

誰執其咎或增一萬二萬或添五千三千將帥以此之招選益以給之
用日廣之費兩何所辦至於米糧生券之類一兵之費無歲費上百
千增至一萬則費百餘萬使選擇壯之人而以教閱之法程其勇藝
激其怠惰有賞有罰厚加激勸或由行伍而陞之牽長或自小校而
陞之隊將既不踰躐求以自見如此則兵皆精兵雖五千之人可以
當萬人之敵不明乎此而徒日增兵老弱者收之疲小者刺之抵欲
矜誕使入軍籍代惟訓練之不嚴又從而私役之或占使闕或役回
易之以錢既使東說竟就長淮江陵間前如此則雖增十萬之兵
[illegible]於營壘外則無益於捍御不止之弊而饒
是一增月益何以供億備戍不能守兒小變為今之計[illegible]之急則
宋兵驕惰[illegible]以施其能[illegible]者卒給之使不失其所謂
[illegible]兵則精以習技而驍騎者不失其使[illegible]之技擊則能並皆各自奮

惡每舊之弊，莫不可用，又激賞以作其氣，隆差以酬其勞，至於冠敵有功，則復不次擢用，兵不冗則不至於虛費，技既精則可資以決勝，安邊固圉，雖本於御將，然不如意，而何外患之足慮哉。雖然兵固當精，而將尤不可不擇。苟非其人，則激賞之無術，至於臨敵則遷延之失宜，雖有精兵，亦不能用。必欲其多多益辦，而士卒樂為之用者，使之嫻戎器，戰必勝而攻必取矣。

知漢陽軍時上借保伍奏曰：臣竊見國家比年以來講求邊備，家為詳密。然臣竊以為外侮固所當慮，而內患尤所當憂。今之內患，其於人心渙散而無統。嘗觀成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相聯，係屬相聞，防虞塞而姦宄不生，法制嚴而制服有素，是以人心有所統攝，而緩急不散，以自肆。後世保伍之法，猶有成周之遺意，然州縣之間，未嘗舉行，不過保正掌追胥，戶長掌租稅而已，以一家而總數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數百家之責。又每一二年而輒易，以里是一總攝人心。使之久安而無變哉。臣嘗為臨川令，當開禧用兵之後，隣官之註未盡廢其法，以五家為一小甲，五小甲為一大甲，四大甲為一團長，一里之內，總數團長為一里正，一鄉之內，總數里正為一鄉官，縣之地，分為四隅，每隅之內，總數鄉官為一隅官，以總其隅，以覆鄉井。行之三年，人以為便。今者蒙恩假守漢陽，適值大軍細民艱食饑寒，荒政遂推行保伍之法，戶籍多寡，當積有無，皆可得而周知。然亦但為荒政設耳，不敢大有所更張也。向使執藏而力行之，則維持人心，防閑變故之道無以易此。況湖右之地，皆五方雜處之民，土地廣衰，盜伏萇往，年虜未入境，嘯呼成群，剽劫閭里者，皆此曹也。使保伍之法既明，則人心素有統屬，亦何至於肆行而莫之禁耶。故知保伍之法，乃所以總攝人心，防閑變故，而為緩急之慮也。苟法制素定，人心既孚，因其農隙，教以武事，則五兩卒旅軍師之制，可以漸復，而戰攻守禦之習亦無不精，不惟不使至於為寇，而又足以禦寇，亦何憚而不為乎。臣所陳果有可採，欲乞行下制置司，詳議施行。

幹又上修軍政奏曰：臣竊見州郡之間，有廂軍，有禁軍，非獨以備使令，蓋行使之執干戈以為攻守之用。江北之兵，視江南尤為充實，臣獨怪江北之兵反不若江南之多，紀律既弛，而募籍而去，甲之名已存之，而又矣於軍數十人無非甲也，累數十年無非甲也，十人之中無妻孥者七八，苟於是剽輕於犯法，屢毀莫一治也。緩急之際，寧其不相攜而為盜邑為卒矣，況欲望其備攻守之用乎。臣守漢陽，嘗觀諸軍之請給，廂軍月糧五斗，禁軍倍之，夫五斗之米，不足以供一卒一月之食，薪蔬之費，已無所從出，而何暇為妻孥計哉。春冬衣賜則以錢錢折支，視中州所得五分之一耳。夫衣食足則知自愛，所施者厚，則其報之者亦然。今待之如此，其薄是驅之使為不肖之臣。到任之初，廂禁軍各添支月糧五斗，復與之料錢數百。嫁娶生育則助其費，疾病則給以藥，差出日久，隨其家無屋可居，則為營寨以處之。向小卒身無家者，皆有願為之室者矣。到任一年，輕於犯法者絕少，而逃竄者則絕無也。以此思之，則前日不為吾用者，有所歸矣。臣愚以為有一郡必有一郡之財賦，誠能撙節用度，搜防滲漏，以修舉軍政，當務之急，莫先於此。臣前所言二事，皆本軍所以行者，非敢自言其能也，因其已試，然後見其可行，不敢為謾誕嘗試之言，乞敕[illegible]陳之，以俟採擇。

幹又上奏曰：臣竊見漢陽軍地居江北，實吳蜀之咽喉，武昌之藩蔽，財賦窘乏，兵籍單弱，反不若江南之一小縣，地邇諸臺，[illegible]撥軍遣約五百人，而總領所司占破其半。其餘以充臺使，猶且不給

尚何暇教之以爲守禦之備乎。若欲廣行招募，則事力既乏，無以給
之。今臣愚計，可以不費錢糧而坐得數百人之精卒以爲州郡之用。
竊見本軍有鐵錢監一所，置監之初，每歲認額十萬貫，臣到任之始，
歲責其數，累數年間，拖積極少，問之監吏，則曰所鑄之錢僅足以充
監卒請給之費。臣雖任提督點檢之責，而其權乃屬淮西坑冶司，
任其事者自有職官，非入多寡，守臣不得而問焉。弊之有無，臣不敢
知也。獨竊見鼓鑄之卒不下三百人，類皆壯健可用，月有廩給，供贍
頗厚，非兩禁軍比也。若以錢監之權屬之州，此漕司而使守臣掌其
收支出入，而監之卒悉聽守臣之節制，不惟監中之事可以兼而舉，百
人之卒可以助州郡之軍，鼓鑄之暇教以武事，而爲緩急之備，此
所謂不費錢糧而坐得數百人之精卒。欲與[illegible]於此者，知臣言可採，
乞行下湖北轉運司相度施行。

兵部侍郎曹彥約奏曰：臣竊惟今日事勢可憂者非一端，而外寇已
見者莫急於淮甸。若外寇已見而猶欲以安靜處治之，人知其非計
也。[illegible]山砦，不知而[illegible]事體不敢，[illegible]淮甸[illegible]開道路之言以
[illegible]義軍者常處而[illegible]於止軍者常少，又主待受厚[illegible]
[illegible]營寨，使於[illegible]爲之一蓋多且多
[illegible]動以萬數，盡張冗食，增無[illegible]以安靜[illegible]以不
錢。而國用空虛，錢所穀見，其徒[illegible]
[illegible]宣聞猜慮張皇，增兵雖揚勢[illegible]所以爲闕
然則江內之[illegible]
爲大朝[illegible]
可以久[illegible]
行其[illegible]

[illegible]以來，勇銳深思遠慮，以定其謀，超石拔距，以作其氣。
[illegible]萬人，少亦不下七八萬人，有增兵之實而無增兵之迹，有
討賊之備而無討賊之名。一則可以壯內地，一則可以制外侮。三數
年後，[illegible]然後嚴忠義逃亡之數，罷日後招補之額，元氣既寧，
邪氣自衰，意嚮所在，可以有爲矣。江內之正軍稍足總籍，則江外之
正軍漸可消弭，戍成[illegible]以寬[illegible]，漸豢兵永以便調遣，國計民力
庶幾其少蘇也。或曰：朝廷養兵極矣，帑廩之不繼亦甚矣，無故而創
兵一萬，以[illegible]七八萬人，多則必十萬人，揆今日事力，何可繼也？臣
請應之曰：不然。自更化以來，請一卒不可[illegible]招者，今幾年矣，然而存
之於其身而不能容之於其大，容之於可以已而不能容之於不得
已。本不思所以制之，恐後之不得已者不止此也。與之乃所以取之，
揚之乃所以抑之。招及萬人，則減於外者亦必萬人，以至招及十萬，
則減於外者亦必十萬。此時正軍耳，而忠義軍之逃亡事故者猶未
興也。而或者又曰：如此，則何異於正軍？臣(?)必增於此而減於彼也。臣
又竊應之曰：書生之實，軍與武將之管軍爲不同也。昔時之用武將(?)，
以其善戰而不畏死，固書生之所不及。今時之[illegible]往往畏死
而不善戰，未有優於書生者。[illegible]則吏[illegible]，則[illegible]所
以荊鄂之大軍不得如長沙之[illegible]，襄陽之留司不得如江陵之神
勁，而又招刺之始[illegible]使[illegible]也，然而行
此者必有[illegible]以上不始勤而中輟。二曰新論堅忍
於上，不喜輕而厭久。三曰勵士大夫[illegible]以警[illegible]。四曰責官
吏慎擇之政，以正內治。五曰進忠直而退[illegible]，使[illegible]則害易見。六曰廣
諮問而察邇言，使[illegible]不行。凡所施爲，與治同道。如此，則天人歸順，
[illegible]外之事無[illegible]矣。方[illegible]而[illegible]居中。[illegible]

邊而張華助力此必至之効也若乃君相焦勞於朝而外無爪牙之
士以宣其力投伯夯走於外而朝無正人之治以主其成皆不謂之
攤臣援老之年衰病已甚無筋力可以報國無學問可以濟時感陛
下推仁愛微小之意頗有補於萬分不敢緘默惟陛下財幸。
中書舍人秦甫奏乞團結民兵劄子曰臣聞方今邊面之患在乎兵
少而力分蓋兵少則備疎力分則勢滯敵攻其虛如蹈無人之境不
待兵刃相接而渙然散矣可為寒心可為太息今欲備之疎者密勢
之滯者壯處處有守弟弟相系敵攻一壘而又有一壘以為之隄障
其惟益行團結民兵之策乎或謂此策行於平居無事之時則可今
勢既孔棘時有緩不及事之慮殊不知善作事者當因人情大見人
情安乎所使之結集則怨咨易起事急而行之彼各保鄉井惡寇虜
頗積蓋此正民情之所甚欲何怨之有本朝慶曆初契丹陵北元昊

奏議卷百四　卅九

敵而可謂善息矣昔詔河北河東路強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
皆以二十五人為團置團官。五團為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為
指揮置使各二十條籍各置弓弩分番教習官日給糧二升河北在
籍者二十九萬三千河東十四萬四千陝西亦十五萬而弗以此制
西北二虜未聞事勢急遽之時而不可以行團結之策也今者坐視
所在兵少力分之弊不亟起而圖之虜之來勢若風雨乃欲以疎
渴單薄之備當飄忽剽悍之敵。一處失守則諸處盡瓦解矣辟猶責
羸憊者[illegible]以悍被之衆抗戰士之寡是猶搏手
無策待其斃也[illegible]請加舉舊務今縣寨
行團結民兵之政其間或有[illegible]行下諸路邊州郡日下舉
如其未曾結集去處宜及今歲行要於亟作措置處處有保甲人人
知用守與揮衆隸揮之患者[illegible]何也於此實當今至大至急之

者也朝廷每興一事未嘗不曰專委監司郡守其所以鼓舞監司郡
守者未嘗不曰有賞罰禁之何能言而不能行歟當勢之急也則曰
倉卒何暇為及明機稍諭虜騎稍退又護之於無事安如此則是終
無可為之時也今者團結民兵一事願陛下宣諭宰執務在速行如
救焚拯溺不容少緩仍責在監司郡守以能否為賞罰郡守不勝任
則監司按劾監司不稱職則臺諫糾彈毋事空言專行實政則備寇
而勝此又何虞虜寇之足慮哉臣一得之愚冒昧控陳惟陛下採
擇。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奏曰臣聞有國家者以武備為急必
申儆而墉辟之然後國威震揚兵力堅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此保
民守國之常道不可廢也然有其時焉故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蓋
以於農隙而為之也周禮仲冬教大閱所以簡軍實修戎法辨旗物

奏議卷百四　卌

飭車徒其禮比春之振旅夏之茇舍秋之治兵最為詳備此三代立
武事之正法也春秋之時周官雖廢而魯周公之國也其禮故在威
公所當謹守其法以為保民守國之道而乃以盛夏之時行大閱之
禮周之八月夏正之六月也是月也神農將持功毋起大役此豈勞民
動衆以閱武之時哉春秋書之書其非時也程頤春秋傳曰無事而
為害之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斯言盡之矣臣
嘗因聖人書法而考諸祖宗之所行孝宗皇帝修攘之事而其與春
秋若合符節也茅灘白石大閱禁旅親秉武路以臨之而允將篤馬
稿人成功順動以時旗幟精明戈甲煒燿將武臣力士一日其勇而又
令兩淮忠勇諸軍率以十月農隙教於官給錢米莫不踊躍奮厲思
敵王愾當是時若內若外武備修飭如此何其盛哉陛下上繩祖武
修復之政固無不舉然邇年以來疆埸多虞士氣未振豈所以為昂

而鼓舞之者有未至焉臣願陛下以孝宗皇帝厲志戎昭爲法申儆
將帥毋致忘戰廢備使國威一張殊隣遠僭蒙漢之清日月可冀矣
惟陛下留神幸甚
金宣宗貞祐二年河東路兵馬都總管胥鼎上言臣所將義軍皆從
來背本趨末勇猛凶悍盜竊亡命之徒苟無訓練鈐轄官以制之則
朋聚黨植無所不至乞許臣便宜置總領義軍使副及彈壓仍每五
千人設訓練一員不惟預爲防閑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人各爲
用上從之
鼎又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修繕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庶
廩無兩月食夏田已爲兵蹂復不雨秋種未下雖有復業之民皆老
幼莫能耕種豈足徵求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
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禦有期儲積未備不速錯置實關社稷生靈
大計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曰鼎
言是也
四年鼎爲尚書左丞又上言曰比者朝廷命擇義軍爲三等臣即檄
兩司而諸帥必蘭阿魯帶言自去歲初置帥府時已揀閱本軍去其
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之餘屢試可者
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顧其家心一而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
之將互易而不相諳矣國家糧儲常恐不繼豈宜更自紛紛而兵不
至是其況蔡州北即爲異境日常備戰事務方殷而分別如此彼居
中下者皆將氣剉心懈而不可用應得別作而其且義軍率皆
農民已各散歸田畝趨時力作若復徵之動經旬日數事廢而歲計
失矣乞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臣切見其言特於帥府爲亦至詳從
許之

興定一年資德大夫兼三司使尚書右丞侯摯上言東平以東累經
殘毀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戶曾不滿百而屯軍五千邳戶僅及八
百軍以萬計夫古之取兵以八家爲率一家充軍七家給之猶有傷
生廢業疲於道路之歎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
施其術況於臣者何能爲哉伏見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日食
野菜無所依倚恐因而嘯聚以益敵勢乞募選爲兵官十月給糧使
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驗所收獲量數取
之逮秋後錄其餘且戰且耕公私俱利亦望敘集之民易于招募也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荀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
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
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於此觀之夫仁人之在上爲
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此仁義之兵帝王之事也
夫步伍有法節度有要所屯之處雷電相諸所至之方秋毫不犯有
功必賞有罪必刑不攻則已攻斯取矣不戰則已戰斯勝矣此節制
之兵夫將之事也夫臨敵不懼視死如歸驅馳於荊棘之中橫突於
鋒鏑之陣如霆之迅如霤斯飛者此銳士之兵也夫希圖賞之力得
慶忌之捷望風投而懸跋衝冠假變敵而英雄叛路行所嚮之無
於無敵之皇威者此武卒之兵也夫懷懷憑虛擬計爲先搖弓矢
以平騎搆戈矛而互動目山借水倏耳猶神擊後衝前行藏不測
此技擊之兵也且荀子之言雖非一國而所以云皆其實也然非
技擊則武卒何以撰非武卒則銳士曷以嚮非銳士則何以節制之嚴明
非節制而無以見仁義之可用兼之者君子也故先仁義而以節制爲
然則較勝負於一時猶未可決也但其要以仁義爲先節制爲之本焉今
國家仁義可謂厚矣節制明已明矣臣獨以爲士卒之類素未練習

夷狄獯鬻之流也，光贏之輩，或并禮嫡之王，或震畝力鈇之徒，若言
其數不甚然乎。如此則兵由無一二。謹按隆周之時，群方已服，於是
乎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所以不忘戰
也。孔子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其斯之謂歟。至於唐朝，遂置武舉。
其制有常，選馬射、步射、穿札、翹關、負重、身材之異，以至軍謀將
略，絕藝奇技，皆不兼舉。蓋以有其材者處其職，則其職無曠；非其人
而居其任，則其任將負。所以使之知進退疾徐之節，審旗旋金鼓之
儀也。暇熟之心，志之耳，精之，一旦臨陣，則無不勝矣。伏望陛下審文
武之二柄，固乾坤之一[illegible]，從臣所謂守文化別儒文之法，以成將
畫係大之規，從臣所請審兵權，設武舉之法，以盡安不忘危之理，
以之治內，則穆穆巍巍之道益隆；以之禦外，則桓桓赫赫之威彌厲
矣。所謂設武舉者，採前代之遺事，潤色以當今，可行之理而行之。若
有非常之傑，不世之才，可以充大將者，則以臣所請設大將之法而
體之，庶得其實。國家之長策，於是乎定矣。
順帝時，監察御史五十九言：今京師周圍數處二十四營，軍卒疲弱，
素不訓練，誠為虛設。倘有不測，誠可寒心。宜速選擇驍勇精銳衛護
大駕，鎮守京師，實當今奠安根本固[illegible]之急務。況武備之重，於
兵，兵資於食，今朝廷撥降鈔錠，糴買糧餉，命總兵官於兩淮
克復州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於農之意。今[illegible]計擇命總兵官，從
宜於便宜[illegible]要害能撫守軍民者與[illegible]州縣之職，務要成事有成，
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亦除，而國之之憂亦釋矣。帝嘉納之。

宿衛

唐太宗時，有請奏府兵入宿衛，上曰：朕以天下為家，不能私於一物，惟
有才行是任，豈以新舊為差。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此意非益理。
高宗嘗曰：王者無外，何為守衛而重門擊柝，防侍不虞？朝議欲奏法為
寬刑制，夫耳目爪牙，首竊群臣皆得執侍真數拒，豈非習於伏隙
曰：此乃法患耳。秦法韓非獻者夷三族，人皆懼族。若有故拒難，
令曰：業賊有變，先歸各守其府，使群才亂與謀數十人，或左握門搔登
齋臺望之，無敢救者。時不備，為奉常明察，召車騎來至，[illegible]
操曰：後來者必王備乎。此由備察變識異，故冒法犯難而[illegible]宮門
衛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illegible]于位，民之攸塈，一也。式遏
寇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

德宗立，段秀實上言曰：臣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
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廷之虜，
內有梗命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事難，將何以待之？且猛虎
所以百獸[illegible]者，為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伏願少用
聖慮，其[illegible]。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議。
宋仁宗慶曆元年，知諫院張方平論京師衛兵事，疏曰：臣以京師
本古之陳留郡，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自唐室以前，常為[illegible]，至五代，朱溫始
封梁王，後因其宮府，定而為都。五姓相承，共十一帝，四十九年，亂亡之陳，
自古無有，抑由都城四向無險阻之形，諸雄之國逼近，戎狄蕃鎮握強兵
于外，禁衛之虛弱未嘗倒置也。國朝太祖皇帝深慮安危之計，始削諸
節度之權，包兵于內，連營數百，又[illegible]而京邑[illegible]有違都之意，然於
汴梁[illegible]可以威戎消兵

致生民於塗炭。太平三十年使軍士坐食，皇帝以臣天下非不深思遠慮
也。知祖宗本意，保重兵而為國，勢不可去也。近更賊犯邊，漸發禁兵西北四
路。在京軍旅所留無幾，兮又北虜事勢已萌，兩敵合謀，人心搖動，外有武帥
分總兵而宿衛之師日益單寡，尾大不掉，根虛必揺，勢之當然，不可忽也。願
留聖慮，為社稷計，京都[illegible]兵以封殖根本，且已勘會見在指揮人數
若果缺少，請從內出金帛召募材力，訓練教蟄，必須精銳，以充禁衛，無更外
屯。夫猛虎所以百獸伏者，以其爪牙利也。若虎而去其爪牙，則犬豕鹿麋皆
可以相押。兵衛者，國之爪牙也。足兵足食，乃可以威服四方，弭壓姦亂也。
四年，岑平奏乞擇人分總禁衛，狀曰：臣伏見昨差出許將領後馬步軍皆
闕都帥，遂自環慶路抽回殿前都虞候王元會權管步軍司公事，其王
元又已年老衰病，至于總司軍政，亦恐精力不逮，竊以殿前馬步軍三衙司
公事不少，非唯掌宿衛務，實為禁衛，亦須諳熟軍制精選，更用太宗朝侍
衛都虞候以上，嘗置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且使軍伍素相服習
邊著緩急，亦得選用。先朝時馬步軍常闕帥，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領
知[illegible]事。上言及此，先帝甚然之。今內則禁兵漸聽領揮，外
則邊急不同，常責防備，事若竟王元恐未任事，亦必須除，郡公稍好
選多事，累經辭奏，未堪入殿禁軍外，乞於[illegible]軍興校中擇取一
兩人，超擢分總禁衛左右，庶幾於緩急為便。
八年，侍御史知雜事何郯奏曰：臣伏聞禁中自[illegible]發以來，另分布內臣
坐甲宿直，以至伐木坼屋，繕備垣墻，墻置關鎖，且於備豫之方，固亦
甚至，然臣以事體酌之，恐為陛下計者誤也。夫體有尊卑，事有小大，
尊者繫於君，卑者繫於臣。君而尸小事，則失所稱；臣而專大名，則非
所宜。以人君之舉，所務必持大體，必謹遠，崇位號以習民之本。脩
政刑以防民之踰，不嚴禮以杜僭偪之萌，必行法以除悖亂之本。使

[illegible]英敢[illegible]刑莫威辨而上[illegible]無邪心。然後知天子之
尊也。今夫衛士生變，事出非意，皆由朝廷恩過而不知威嘗，
本寬而不能禁也。而今之丞，其在一震威斷，以示誅罰，正大法以節
其權姦，大刑以肅羣，其[illegible]下之類，其絕其萌芽，究賊亂犯上
之徒，務去其根本，不然無良而與衆棄，不漏有罪而亦之公法，令既
行，紀綱既正，以此御下，[illegible]不度，雖不增宮闈之警而其備修，不如
省尸之衛而其守固。夫區區從細末之事者，不同年而語矣。臣況
聞陛下從頃年來，過自警戒，中宮之禁，[illegible]後苑之類，具已畫
除其於謹天戒以防重術，雖詩書所稱，[illegible]脩德之一，[illegible]不能遠
於禁防之設，所責者近而所忽者，所謹者小而所遺者大。臣切意
為伏乞聖慈，以臣惡言，命公卿大臣博議，一舉法令，威刑之柄
以除邪偽，賊亂之階，威主威，國令益振，內患既弭，外虞自除。則
天下幸甚。
郯又論衛士之變，已經青皇城司及當直臣僚，疏曰：臣等伏聞今月
十八日夜，衛士放殿前宿直皇城司親事官四人殺打人員至死，并劫
取[illegible]緣上殿屋，驚動御寢，其罪人除捉殺[illegible]外，餘黨二人令二
[illegible]捉獲之時，稱被衆人爭殺[illegible]已死所有藏
臣竊[illegible]聞已傳宣釋放，傳之中外，[illegible]所置宿衛，本
為人主預備非常，今衛士自生變故，所為兇悖，[illegible]所識，衆後來所
獲餘黨，是人命家為要害，仍聞軍傳聖旨令未得殺，既令不依[illegible]
是本管臣僚捉獲之後，詢鞫得情，理深切，所以為[illegible]經手下衆人
死以國賊口，欲輕失賊之罪情狀如此，[illegible]可懼。太祖皇帝創[illegible]
大齋。本[illegible]因使作邊，太祖皇帝以未[illegible]便，副曰：處慶等不能警
[illegible]法令[illegible]狀無大於此，而居職之

頗不能察舉當宿者，又不即擒捕。未正典刑，何塞公議，深虧朝廷威
令。縱以寬弛，伏乞斷自宸衷，特降指揮，將應係當皇城司及當夜
宿直臣寮並等第重行黜降，用振威罰，所貴禁近之司不敢懈慢。
郯又論衛士之變乞責降楊懷敏疏曰：臣昨兩次上殿面奏，及具劄
子奏狀論列，乞重行黜降幹當皇城司并當月十八日夜內宿臣
寮，乞施行外，惟楊懷敏獨蒙寬宥。尋奉中書召臣等傳諭聖旨，緣不
以臣等所言狂瞽，特加詔諭，足以見聖明開納之量，寬臣下狂越之
罪。固宜退伏以聽命，安可更瀆于聰明，自取罪戾。然臣等以謂人
情所共者，不可便已，須當覆陳。夫人主所以享有天下之重者，由法令
等級明辨，使人不敢陵犯，然後[illegible]法令行而朝廷以之治；
法令偏則紀綱以之紊。自昔治亂雖[illegible]，要不出此階也。至於宮闈之
嚴，下人無敢謀亂者，前代間或有之，皆由人君失德所致。臣陛下仁

厚之德，擁蔽禁旅，未嘗以喜怒妄行刑誅，雖甚無識，寧不畏威。今衛
士持刃直入禁庭，欲凌犯乘輿，是臣子而有窺伺之意，皆由有司不
舉國法，令寬縱所生也。為大臣之計，宜為陛下深責有司失舉之罪，
用行法令。如楊景宗等並當誅戮，以謝天下。若以其逼非自出，止可
從其正坐，並宜流竄，以戒不職。今楊景宗等既以輕罰稍懲，懷敏獨又
聊行降黜，蓋兩府大臣以陛下左右之人，不能堅執祖宗之法以遏
惡。設若當賊發之際，懷敏能指揮衆人於諸殿即時捕獲，以此論功，
乃可贖罪。然賊已入禁庭，兩夕之間，陛下似此震懼，固亦甚矣。懷敏
縱有先報之効，其可贖失察之罪乎？且以人主之尊，一寬懷敏，豈固
亦細事。苟於事體無傷，臣等何必苦更論列，所惜者朝廷典法無遺
近無親疏，當一一而行之，乃允衆望。况有司失察之罪無大於此，其可
貸乎？太祖皇帝朝元舅杜審瓊私遣[illegible]界內河東[illegible]

太宗皇帝朝楚王宮火，遂廢楚王元佐為庶人。以懷敏職在近侍，孰
與元舅諸王之親；以懷敏失察賊亂，孰與誤河決火焚之備。利害大
小較然可知，而審瓊、元佐重責如彼，懷敏之寬假如此。伏望陛下舉
祖宗之法以塞公議，正左右之罰以示無私，不惜一懷敏，以稱中外臣
子之望，則天下幸甚。臣等論列此事今已數四，在於言責固亦無負。
然喋喋未已者，蓋忠義之心不勝憤懣，[illegible]遂不言，若於聖
德無益，而臣等之罪也。[illegible]蒙聖旨開允，伏
乞速賜施行。
吳奎為監察御史論[illegible]曰：臣竊見自
行春以來，[illegible]不[illegible]則下人有伐上
者。今衛士之變，生於肘腋，[illegible]將擒獲疏闊，
四方傳駭，群聽不懌之甚也。[illegible]日，可謂憂矣。未

知任其辱者果何人耶？臣聞幹當皇城司六人，其五已被譴，獨懷敏
尚留，外人咸謂陛下私近倖而屈公法。臣切為陛下痛惜之。况中外
傳聞獲賊之際，陛下宣令勿殺，而左右輒殺之，滅其蹤跡，此必有同
謀者，恐事露泄，而殺之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原詔也。
皇祐元年，知諫院錢彥遠論步直兵士作過上奏曰：臣竊見左右廂院
見制勘軍頭司步直兵士等欲作過，及於皇城內殺傷[illegible]內藏器
使者。竊以軍頭司在崇政殿橫門之外，係[illegible]莫
兵士日逐隨本司臣僚出入，甚為不[illegible]宗廟[illegible]事
致齋。今已下獄推勘，臣慮其人等[illegible]自[illegible]適行
飲食之人，必內自疑，恐生他變，所[illegible]制
勘院先且疾速根究枝蔓，[illegible]姓名盡數追捕入院，并器仗所埋藏
經歷地分人員節級等，具奏聞，使中外群心所有帖安。

嘗盡去。
貼黃：臣進當以連除奏審狀，伏乞嚴賜指揮宿衛，謹選左右親御
小人，以杜漸防源。今來兵卒等果有連結，欲乞更賜指揮宿衛
禁門，倍加嚴察。
齊達又奏第三狀曰：臣等風聞制勘院見勘軍頭司[illegible]兵士[illegible]欲作
過事，雖一時狂妄之謀，然跡其造惡本心，爲人臣者所[illegible]
刃之屬已藏在皇城門，幸賴祖宗威靈，天誘其衷，故先[illegible]
備。因循未彰，驚偽舉事之情，臣謂雖亦[illegible]流下[illegible]
勘緣所繫至大，顧指人心，傳聞四方，震駭物聽，[illegible]小人[illegible]
故根究枝黨，必須盡其黨行，罰不可緩，求盡則[illegible]生，少緩則妄蓋
起。且昨來殿中親事官作過之時，[illegible]不盡[illegible]此輩
伏習乃發，有此結連，蓋大于前。今若復用輕典，則恐後來之慮奚心

疾首。伏望聖慈以祖宗社稷自重，不用[illegible]時恩，重特降指揮，令制勘
院疾速推究，元謀頭首及枝黨等惡行圖[illegible]公案中奏，奏應作過人今
並乞據誅於都市，以示四方，庶小人少存畏威，消萌在此舉。夫惡事
元不可緩，望特留聖意。
貼黃：其兵刃經歷門戶埋藏地分，親事官長行入員及監門以臣
乞早令制勘院究見，其當日人數姓名，申奏乞更[illegible]
生，地分事[illegible]人[illegible]並令誅戮[illegible]遠惡州
[illegible]中外[illegible]以[illegible]親事官[illegible]
[illegible]又奏[illegible]狀曰[illegible]宗廟社稷[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宮室[illegible]門[illegible]以[illegible]衍道
[illegible]防微杜漸[illegible]對[illegible]
[illegible]門[illegible]則我太祖皇

常嘗以內酒坊有厚載門外通近宮掖，而中書遣火究，自監官至工
匠斬五十餘人。記太祖一朝內中無遺火者，其法行刑重而人畏。若
今之殿勘，今風聞制勘院見勘得懷器刃入皇城人姓名，應門戶地分
下親事官入員節級，往欲斷遣，切緣所懷器刃已入皇城，雖其入
結連虛實未辨，而門衛地分豈無不知。國家以重祿溫衣養之，何
用本以保捍，忽外而耳目之前，上下公然畏避權勢，輕弛法禁，不行
覺察。況昨來內中親事官作過之時，由斷遣稍輕，是致小人慣習，復
有此事，不顧[illegible]宗廟社稷，當得復惜此數十餘卒而不思後患。伏
望聖慈奮發[illegible]所勘到[illegible]覺察懷刃入皇城把門及
地分親事官入員[illegible]並斷遣。其不勞正管門戶地分
兵級[illegible]門[illegible]人員兵級乞刺配廣南遠惡州
軍，所貴臣子盡勵忠孝之心，使小人自此戒懼。

齊達又奏第七狀曰：臣等今月二日准中書批送下[illegible]奉傳聖意，以皇
城軍頭司臣寮行遣違法，[illegible]以法者緣人[illegible]較其大旨，止
欲防微杜漸，禁民爲非，尊君卑臣，歸于至正。然有[illegible]重法輕情，雖法
重者，故酌事輕而處刑，柄在人君，尊之罪所司，可得而議，是以兩漢
有決事比，若公之用例，卒新斷罪不赦者，所以懼天下公議，戒小人
妄意，而今者宿衛[illegible]挾刃直入禁門，雖其謀則有所存，緣去便殿
內閣才百[illegible]步，[illegible]日上下一無覺察，此皆人[illegible]有所當共慮，安
可不問。[illegible]天下之望。且昨來親事
官作過[illegible]於權倖，人情不審擇，小人無所戒懼，遂
致小人復思逞其狂計[illegible]露者，曾以寬典
誠陛下至聖[illegible]社稷之重，天下臣子之心，何謹
案尚書[illegible]咸刑，[illegible]克勝所

人患而事無成

功此聖人明訓治國家大要是豈…處…若以

近臣而輕其罰恐非蔽克之道臣愚今…視事官作

過時不同言彼則挾刃踰屋…入不當為…則甚

不然也且王者設門禁列宿衛…慮其…若

侯挾刃踰屋而後罰無所濟也…之由…不細

安得懲器後患而拘一時之議臣等忠義憤發…公議故以為未

當設不避再三上瀆天聽人臣之節死而後已伏望陛下早尚書嚴

奉一義思祖宗社稷之重以親事官作過時罰…其皇城軍頭

…依臣等前後奏狀…情免協公議。

…衛之制唯門…入…而…云來…

作過故用輕典且門禁之…論入與…作過與不作

過者臣國朝自祖宗以來…皆有司論…時數言…

輕重而斷遣致有特勅…者既…嚴

其此皆法外…可有如此事…二…法

…中侍御史…門禁…奏…閣…者…

…之於君父…義…食之類有不…

皆…所以許世子…不嘗…

入不辭…故…誅死之議所責…

理當然也嘗聞太祖朝內…官守卒…

欲防患…朝廷法令素具皇城門禁尤為謹嚴…

有之雖當行遣終不戒懼今…入直中…門…

使覺與檢察…不覺悟若姦盜包藏而為之…何由…

…諸門監官…

下寮…聖…常法…更賜重行用謹大防…將來患。

遂又論內東門使臣藏挾女口闌入禁庭狀奏曰臣聞內東門…

於車子內藏挾女口闌入禁庭事已彰露未聞行遣竊…門…

御所最是要切隄防之地者…出入素有條憲用…近便臣監官…

在謹嚴至敢公然自犯條入外人若置而不問則…非於

今日伏乞聖斷指揮付外所司根勘重行朝典所責戒勵…人杜絕

未患。

遂又奏曰臣近曾彈奏內東門使臣…口闌入禁庭至今數日

未聞處分竊緣宮門出入…為之防…而…

人公然自犯法之不容…陛下聖明…不

私於小臣而屈天下之法…司未…中外之…日益…

無所損不細伏乞聖旨早賜施行。

嘉祐五年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公主非時入宮上奏曰臣聞近自兖

國公主深夜出入宮禁內外驚駭聞知其然竊以宮禁謹嚴以時啓

閉蓋備非常況公主起居親宥既…其時守閽之吏數…遂疑此而

不察後將為常一有竊發何以備禦斯不可不為之深慮也所有公

…歷使臣及皇城司…門戶…伏乞朝廷取勘重行

…以肅…之警

左正言王陶論公主非時入宮上奏曰臣伏以…人…宮門一

禁時…開…入…之令…其出入…非常…

…出…上東門…不納…門入…明日

…中東門…之子…司…出…

公事令坐死…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偽…遂…之。直…禁

…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諸門使臣請並…開封…

太宗主以胡宗愈同知諫院內侍盂皇城器物宗愈言盧長孫[illegible]乞
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被尉論當死今禁卒爲盜而入內都知不能
覺察願正其罪賤帥自[illegible]在長慶門內父而自置隸[illegible]宗愈曰嚴禁
旅所以杜姦究也豈[illegible]何令私人得爲之萬一山藏者冒名其間將不
可悔請易其老卒

神宗時宮郎教授呂大鈞論選小臣宿衛奏曰古者人主左右前後
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
近者主於給宿衛備[illegible]指以共[illegible]承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遠
則亦須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贊疑丞保傅之事主於給宿衛備
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
非閑奏敬茂者不足以充其任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
傅友更有受教於我者焉故我習小藝者之貢常師資於而無嘗公
豈國小邦也甚公友類微而役長息繁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禮
恪勤謹重閑奏敬茂之賢者主又當教誨養育使成就其材以補異
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承之且不勞也以
漢唐之盛簡其名猶多出於耀簡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
幄既已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復親被德音薰其所未至則
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効
知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與學相長也又曰學然後知困
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之人既得其人自[illegible]亦不
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之或因其難進有以引吾業傳曰
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illegible]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
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illegible]之難易又知其美惡[illegible]徒廣吾之
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門[illegible]而後教事之[illegible]教育執事

之小臣乃有忘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
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林舍人院一諸館閣之臣以備顧問非乏
人也充其選者又皆長材敏行非不[illegible]也欲以待之不爲綴衣虎賁
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illegible]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
宿衛之法詔公卿牧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三二人不以仕
與未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入則分隸中書門下尚學士舍
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殿侍諸班之列其[illegible]則視三班使
臣州縣掾屬而已其閒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問論其
同列何不宜選擢廢置之棄其有功罪善惡一錄明主裁決而已如
此則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illegible]其[illegible]者必不[illegible]爲旨非朴茂有志
之士不可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過十七千[illegible]得高才美材可備
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況主[illegible]執事之小臣亦
當衛[illegible]義理之益豈親而弄可不務乎

高宗時張浚請無恤侍衛之人七言曰臣嘗謂人君高拱于一堂之
上其於天下百姓內外士卒安能遍知而盡恤之哉則亦推至誠之
心自近以及遠而已今有人於此[illegible]而使[illegible]雜處其類則天下識
與不識莫不齊[illegible]之者此無他以[illegible]於一故也是故推至誠之道
以待遠左右不可之[illegible]則執不流暢[illegible]一人[illegible]之十人傳之
百以千以萬莫不皆[illegible]臣[illegible]陛下[illegible]宗[illegible]撫御將士[illegible]其疾苦
知其艱辛[illegible]其飢寒[illegible]其事[illegible]使[illegible]其中不必拘以嘗制則天下之
凡爲將士者莫不[illegible]而樂爲陛下用矣

胡安國論殿[illegible]守[illegible]宿衛上奏曰臣聞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
兵專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稱于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者倚
以侍衛親軍也[illegible]王初立[illegible]中[illegible]十二日[illegible]以虎賁百人迎于南門之

呂伋爲太公望子以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然德世宗總司禁旅亮費錢上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本朝監觀前代命三衙分掌親軍鈐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俅以恩得用軍政廢弛矣以後兵陛下制次策誅圖者不思復古親軍寡弱不充宿衛此豈尊君強本慮患防微之計也伏望深考藝祖選擇禁旅之法斷自聖衷以修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嘉納焉

右正言陳淵論蜀兵之奏曰臣聞兵以權勝古者為輕重常使內重而外輕則王室尊而諸夏安矣昔楚漢相距於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勢如權衡然未知所軒輊也高帝雖得蕭何張良又得陳平猶以為未足又得韓信屬之以數十萬之兵戰勝攻取天下知意然後天下之勢其重在漢項氏已衰漢業未成當之躡足而封者已據千里之地漢雖滅楚而輕重之勢又變矣故信之王高帝之所深憂也方高帝築壇以拜信既委之以諸將之兵矣而高帝所將之兵猶衆也其分兵多於信所以使之東向以爭天下而於己未能忘兵者亦所以制信是以雲夢之會信不得逃故嘗謂高帝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也嗚呼此高帝所以能并一天下而無於輕急也歟今自人主不復將兵而諸將在外人挾數十萬之師朝廷所資以禦夷狄除寇盜者而進退去就唯其所欲此豈非可慮之事乎而樞密三衙尚仍舊法自相牽制而所蓄之兵盡積於舊使其力足以制之猶患所以使之者非其人況強弱多寡相什百耶故臣愚願增其數使與外兵略相當而又宜責將統之擇以求儲將以其才智之優於諸將者命以為帥然事必得有卓則統之以臣戰力飽而氣不挫有所不出出則直雖不勝矣如是則人主雖不將兵其與親御六軍何異哉書重輕之勢而又使諸將望風知懼

亦於此於所治愛不敢有負自營為一身計此亦今日之急務也

李彌遜為起居郎上奏曰臣比者屢被聖恩賜對便殿臣嘗一具奏陳兩宮親兵乞得禁衛以尊朝廷雖蒙睿慈俞允以臣奏付樞密院未見如何施行竊聞近日南班有旨撥從行首宜恐不足事伏望聖慈先以見有人兵早與增添分定令專差使人心各有所歸或存留揚州中一軍專充護衛及備緩急不可臨時一例差發出入致令乘輿所臨兵衛單弱別致悞事為今日之務不獨外患可備腹心之間亦當預防利害顯然不敢緘默昔袁盎有言聖主不乘危而徼幸陛下不可以前日累冒艱險幸而無虞便為常事人所忽備不可不慮使其過有闕防思亦何害伏乞陛下長慮却顧深察臣言斷自宸衷早賜施行臣冒犯天威至于再三死有餘罪犬馬之誠不勝惓惓激切之至

理宗時權禮部尚書魏了翁奏曰臣聞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此古今之通誼也然世固有賞付而人不知勸罰用而人不知懲者且於親羽林之變胡后不能討而大亂以實之季唐辛之變憲宗不能討而猶遷以避之人孰不知兩朝之失政所使高歡結寄像元勢速以無虞則當知內勢積弱入久矣乃欲一旦以法繩之慮則生變耶則從違盡無而可也乃有衛士之殺為後魏李唐之失政至于而反之者論猶可以對[illegible]之勢而衆與所在為震擾環境以領邊部在甸[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以長保其無他臣竊實[illegible]綿相制之道國家可行以為安也[illegible]音[illegible]變紀羅[illegible]實之氣[illegible]禁衛單[illegible]增[illegible]領又以諸將步騎分隸一處[illegible]修明[illegible]一處以實除相維制之意焉

[illegible]有專任蜀師選西兵之號既者發至在所
以[illegible]數[illegible]皆發建康識者已謂不然其戰守二
司之卒時遣戍但以勞之[illegible]不過維揚天長六合而已及時而往
及時而代不若久處宿衛以事遠戍[illegible]王周人鄉遂之卒惟以衛王
室不以遠屯戍而詩人所謂為王爪牙[illegible]以[illegible]本也至宿
從胥開邊始用殿帥郭倪馬帥李汝翼發三衙禁旅與江淮之師有
事于宿四四千餘年驕佚之卒[illegible]嗟怨道故健至者離返
從斷蘇待田[illegible]以遣焉而全軍皆潰[illegible]可用欲以
守衛王居之[illegible]則自此[illegible]乃至近世皆為故常哉
者不得兵戍者不得更[illegible]二司不得[illegible]至其臨
司之[illegible]以從[illegible]騎卒以事之既[illegible]晝夜勞苦夫三衙可
以色衞衆興也今或將戈於境外或執役於庭廡徵諸事實誠為倒

置不寧惟是凡江上諸軍皆非宰陵分隸之禁衛司之軍者戍於滁
濠之邊也今移之[illegible]建康戍司者戍於安豐廬和也今移之泗水
[illegible]戍司皆戍於[illegible]諸處也今置之新
[illegible]諸郡也[illegible]戍司[illegible]今置[illegible]諸處水軍
皆處之近轄所以與衛行都也今從之東兩淮與荊鄂四川軍分之
於皆[illegible]將不知[illegible]所[illegible]之山川而於之未諳
之[illegible]此固兵家之所忌況於宿王是而[illegible]
此於體統之輕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不然矣而[illegible]夫[illegible]以為
惟謂禁衛之[illegible]
宿衛之[illegible]則[illegible]諸師之[illegible]
[illegible]皆是也而[illegible]
有[illegible]

變特有呂[illegible]宗部曲密接[illegible]故雖以艱難之餘戍
十七人初發其班復不敢諱今以京師之重獨有殿步二軍而近郊
諸屯皆戍[illegible]邊[illegible]非防微杜漸之意臣愚謂宜取循舊制凡沿江沿
海之[illegible]以[illegible]遣[illegible]連營列栅聲勢[illegible]可以提綫
急之[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不猶[illegible]以生觀望之心乎至
斷重[illegible]得[illegible]殺[illegible]之戍以守新疆一旦女真長驅新
邊既非舊境亦失越關渡河如蹈無人之境往監明甚而今之新疆
少年[illegible]未如遣[illegible]此新復之郡既未可保而江上之備已為之一
空臣愚謂宜推皇陵分隸之舊宿師於江南而分戍於淮漢虛實
相本先固人心不搖既可以厚重門之守又可以省分屯之費不猶
愈於虛內事外以貽一旦倉卒之憂者乎或曰如此則是棄外而事
內之藩籬不固如室奧何曰不然也臣之所言惟欲守皇陵之故規

宿師於內郡而移戍於邊城所以固近而懷遠先內而後外界首棄
遠而遺外也辟如人之一身腹心續[illegible]雖四體皆為時安用之況祖
宗守邊之規參如淮漢蜀口皆有民兵義旅可以倚仗不專仰三衙
江上移戍之軍也臣先事而有言則誠為過計不幸而言中則噬臍已
無及惟陛下留聖慮與二三大臣謀之如臣言可采即乞施
行

征伐

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魯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僖公二十一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

哀公十四年，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蚋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沈竈産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

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人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趙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智氏而分其地。

惠文王時。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

孝成王時。秦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以按據之。秦遂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虞卿曰。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秦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時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歸趙人割地以和。趙孝成王之將割地。[illegible]問虞卿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illegible]盡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illegible]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illegible]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illegible]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illegible]得其[illegible]秦趙構難而天下說。何也。[illegible]秦之心。則天下[illegible]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illegible]是[illegible]

下而何慰秦之心哉。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以此發聲，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矣。趙王曰：善。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秋，王使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

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伐之，果如其言矣。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襄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宋襄公時，楚人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

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齊桓公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景公時，將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

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

宣王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魏之時，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

越王句踐元年，吳王闔閭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illegible]

吳王闔閭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illegible]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

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句踐乃以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

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
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
死必為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
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威鄒魯之君以歸益
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
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
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
信其浮辭偽詐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
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
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
女與吳俱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
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為禍也深前日

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不用乃反
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
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
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
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鞅鞅
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
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
又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
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聽諛臣以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
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抉吾眼懸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
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
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

越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
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幕
面而自剄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
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
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
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
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
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
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

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
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
夫差為鄭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
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
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
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子張疾之王問於子洩對曰
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
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吳戎王
人曰然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
至又何求焉吳師克子洩叔子與戰獻于王王曰此同車
使能國未可望也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
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

不能久將罷。夫請少待之。弗聽。吳人盟而還。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夫差將伐齊。越子率其衆而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伍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

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

秦惠王時。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惠王欲伐蜀。韓又來侵。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王從之。

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宜陽。茂至魏。使人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

昭王時。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

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獘。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殫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一毀魏氏之威。

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也。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

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受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昭王攻趙，蘇子謂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

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己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為齊兵困

於敵國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遂迹不服而齊為虛矣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眾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眾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眾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眾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

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眾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合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慚而退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眾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為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

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

范雎言於昭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王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

齊孟嘗君恐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秦昭王謂樓緩公子他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乃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

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然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又使應侯請之終辭不行

秦二世時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

漢高帝初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

二年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

三年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

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

六年人有告楚王韓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平曰人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諸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而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

七年韓王信反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

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

十一年淮南王黥布反召諸將問之汝陰侯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

文帝時匈奴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

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卒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一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

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武帝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上。上問太尉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

六年，閩越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發兵，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恩，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跡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

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illegible]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

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乃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也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

宣帝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

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illegible]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蕭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征伐

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城之內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

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下詔罷珠厓。

馮奉世上奏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軵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秏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乘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

王莽發兵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虻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

夏甚風多齋鍋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代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過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東漢光武初畫臥溫明殿耿弇入請問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為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

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

建武二年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大司徒伏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摧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

時特雖阻今充除青州中國之郡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殘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

九年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太中大夫馬援為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其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

十九年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圍之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

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等

既而時隗囂發兵拒漢馬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重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時[illegible]叛亂[illegible]分爭[illegible]賊[illegible]願得五[illegible]請以立功帝笑

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中國憂其抗突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

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明帝永平十六年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令竇固等共議之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釁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

章帝即位初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

和帝即位初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帝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家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遁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

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慚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愚淺又兵眾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

來降。故遣人獲安塞外焉。十餘年父子分爭往變更
其號。純稜不止。單于乃上言。武之緣邊郡得以還復
烏桓鮮卑咸會歸義。威鎮西羌。奴知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
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
永元元年。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
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
帝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侍御史魯恭上疏
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
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
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畜積。會新遭大
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
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

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
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
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
報。苦戎王重人。今而去鄉。故變上天之誥。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
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汚辱善人。是以聖
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
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乂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
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誠來有我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
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
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肜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
之難。不絕如綖。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衆哀思

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
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
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
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䘏
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
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
安帝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及時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左校
令河南龐參於獄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
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
資財竭於征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
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
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

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
紝。然後畜精鋭。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
恥雪矣。
建光元年。高句驪王宮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
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因責讓
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
順帝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
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
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
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為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
以為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
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駮曰。若荊揚無事。發之

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鬭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眾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

史太守悉使共往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順帝時羌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賢稽久不進武都太守馬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眾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

時西羌寇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上計掾皇甫規乃上疏求乞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

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可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扣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

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彊眾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臣

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執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
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
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千餘落多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
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
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
雍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
三千兩二冬一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
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
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
猶不誅盡餘孳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
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
靈帝初竇太后臨朝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破羌將

軍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
上言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筭
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
得行奐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
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
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
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
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
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
察人事眾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為
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
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

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
叛至今為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
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
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
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
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靈帝熹平六年鮮卑檀石槐寇三邊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
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
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
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
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

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
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
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
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
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
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
將相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
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
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
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
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眾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
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

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

光和二年。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吏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爲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

羌死敗殆盡。故號爲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

獻帝時。奮武將軍公孫瓚惡袁紹殺其從弟越。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乃上疏曰。臣聞皇羲已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爲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不能舉直措枉。而專爲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董卓造爲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累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殖。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剝無方。考責百姓。其爲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皂囊施檢。文稱詔書。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觀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恡。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

以母負紹母親爲傳婢也實微賤婢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
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
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
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伏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
遷徙諸侯背畔於是齊桓立柯會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
菁茅誅曹衛以章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
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
庶續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攻紹

時冀州郡一時罷兵要衆將軍陶謙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
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之陳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
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
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命長驅[illegible]雖憲章勸戒奉

宣威靈救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惡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
群起治兵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illegible]甲弱國日虐釋武備以資亂損
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作上蔡朝廷寵威之本下令群凶
日月滋蔓非所以強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蒙怨不照
神思會報所不思行輒勸郡國人以警備出遵從帷力是視入宣
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功以[illegible]又曰華夏鳴擾于今未弭包茅
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illegible]忠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
銷鋒解甲以[illegible]一體也

蜀先主初法正說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
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
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
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

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
與我時不可失也[illegible]
後主[illegible]琬以諸葛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
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
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
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
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
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
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
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
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爲事首
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

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
轉劇

吳太祖功業薄可[illegible]言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
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蜀中[illegible]兵臨之勢必克解聖人
不能違時亦不可失也太祖[illegible]曰
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illegible]蜀人震恐
其勢[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知矣今不
[illegible]

不自安今多將往性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誘出之不
可以兵威迫也
時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
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桓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爲足以料事
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耶曰不然則何爲自往曰吾恐虜衆
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
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強
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
摩陂賊遂退
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
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強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
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

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
之不闇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
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
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爲勇退
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
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時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辛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將征荊州次于
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
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
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
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一
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

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鬩國分爲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蟣蝨
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囷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
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
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
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
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
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
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
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
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
天下震矣太祖曰善乃許譚平
文帝初即位以賈詡爲太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

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
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
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議見兵勢據險守
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
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
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
黃初元年劉曄爲侍中吳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
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
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
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
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
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度

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爲懼，其不可。孰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名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

既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爲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曄言。

時上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尚欲乘舟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侍中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

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戚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

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壯未

老，童齔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

時三公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戢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爲社稷大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卵昫伏之恩，長含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施，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覘伺，逐利見便，挾爲卑辭。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於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弱王室，希託中州，邦後帝令，未纔拒顯，陸交見疑，遂乃[illegible]

節。邪移之，恐為害必流，雖重譯累使，發遣禁錮，由已除滅，顧望之姦
外狄綫誅。夫仰蜀賊，聖朝含弘，就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張乃
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元
罷顧赫，古今無二。據為大爭之要，横被虎豹之文，不思盡力致死之
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採察權
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忲累世，詐為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
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晁錯不發削弱王
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稱叉而大，削過不次，縣歷下之萊朐田横自虞
罪。淺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
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
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
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一州元元之苦。

明帝即位，孫資進爵樂陽亭侯。時諸葛亮出在南鄭，議者以為可因
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
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
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
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橈而避之，不責將士之
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
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
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
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
以震懾強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
蜀二虜必自疲弊。帝由是止。
太和元年，[illegible]以散騎常侍上疏曰：夫東南[illegible]勝，功而惟陛下，不

下則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勢之
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師，
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軔之時也。
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
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
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
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
道功大，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
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
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
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六年，公孫淵數與吳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海道，幽州刺史王雄

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
輕伐。伐之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
害，小害自已。今海東家質，不乏職貢，而議者先之，正使克之，無益於
國，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不聽，豫等往皆無功。
青龍元年，征東將軍滿寵上疏，以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
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
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
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
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
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
能而示之以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
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敵

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觀望為長計,
遂報聽。
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
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劉劭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
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
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
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
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帝從之。
時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
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
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
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公孫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
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
軍遂不利。
時欲伐吳,詔揚烈將軍王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
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
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
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
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
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
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
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
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
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

況有災異而不戒懼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
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
雨之患,稽閡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
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
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
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
之。昔邵信臣為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
節度。帝即召諸軍還。
齊王嘉平四年,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
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
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
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
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無辜,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
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
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內外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
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挻命於深江之表矣。議者或欲汎舟徑濟,
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
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
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
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
楫,羅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
六十年矣,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
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
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徼功,先戰

……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和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塉，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資實，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兩軍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時不從基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征伐

吳大帝初，以張紘爲長史，從征合肥。大帝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爲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

時曹將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大帝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宜早圖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亦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從之。

黃龍元年，權以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問上大將軍右都護陸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爲宜

育養士民。寬其租賦。眾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
公孫淵背誕。大帝欲往征之。上大將軍右都護陸遜又上疏曰。臣愚
險恃阻。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
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
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群雄虎爭。英豪踴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
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
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
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
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
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闚𨵦。慼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
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眾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
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耀將來。帝用納焉。

三年。薛綜為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大帝盛怒。欲自親征。綜
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
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
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材。漢
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
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
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
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
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
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
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
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

海者稀無此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
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
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
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群僚所以傾
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
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社。天下幸甚。時群臣多諫。帝遂
不行。
嘉禾元年。公車徵陸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大帝忿公孫淵之巧詐反
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
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
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
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

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
域。雖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
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群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
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
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眾。
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
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
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步負
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眾之日。
脣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
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帝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
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

主禍吞齊堂之上以諮議謀之可至於中夏覇業九域禁寸之時率
頑除根固本變力估賈務丁將蓄以待邦獻之闕矣有正於之時合
近若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劉仲叛先帝號稱帝于時天下人寄百姓
般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使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
旅告喻而已今凶竪未殄疆埸猶警雖出九服方之亂故當以彼息
姦之策宜以抄為先願陛下抑威往討暫寧六師潛抄崇規以為後
圖天下幸甚帝尋覽瑠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
前至心午女陽太守殷札言於大帝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
之際而幼童涖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荊揚之地舉彊羸
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
衆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
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掎角瓦解民必內

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
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
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時弗能用之
烏程侯皓寶鼎元年五官中郎將丁忠使晉還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
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
用之耳且三國鼎立以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強敵新幷巴蜀有
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
強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
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
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
時許旅仍動鎮軍大將軍陸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
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

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
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
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
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
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
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
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
觀釁伺隙庶無悔吝
晉武帝咸寧五年王濬上疏曰吳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
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
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於是決意伐吳
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羊祜杜預及張華與

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拜預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
事預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
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護
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
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
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
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
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
未有傾敗之患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
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
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
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

身各私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肆然離人心不同。亦由特忌不應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諸戰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愍帝時。琅邪國侍郎王鑒勸元帝親征杜弢。丞相參軍熊遠上疏以[illegible]

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illegible]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illegible]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之心不宜[illegible]聖教人懷憤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曾載不夷。[illegible]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勳。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illegible]重舟與君[illegible]所出若是[illegible]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選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荊。必擇智謀將才即戰不足慮也。

東晉元帝初。杜弢作逆征討[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國侍郎王鑒上疏[illegible]

[illegible]

望於迫[illegible]之際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illegible]中侯懼其光。況暴甲三年介胄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割成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交蔽彭蠡狹據。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闚我室家之好。賊式之衆易動爲弓之鳥難安。鑒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況死之寇只敢奉命。或量我力未能遣偏裨權未足成功也。愚謂[illegible]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illegible]要害之地。勤勤卒以保之。淺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嚴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擒其窟宄。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已[illegible]於麾下矣。

成帝咸康五年。庾亮欲開復中原。表遣諸軍羅布江沔以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太常蔡謨上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胡之彊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翦削外寇。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爲能乎將不能也。今征西將自將大軍席卷河南。虎必親率其眾[illegible]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illegible]不能敵。又當是時洛陽[illegible]

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獲利當其
時胡唯據河北方之於今西分之一耳士雖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
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
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溯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
未陣而擊之將知之何今王土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
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也朝
議多與謨同乃詔光不聽移鎮。

成帝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征北將軍都督徐
兗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蔡謨又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
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
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坐壁大軍未
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鄰城

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
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
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
都精銳之衆又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
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
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
長者臣愚以爲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具
陳聞。

時蘇峻反庾翼將悉部從之衆以事中原當次安陸尋轉襄陽中書
侍郎范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致討凡百草
創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
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峙

宣當出若陟嶮討狼之林掊撥貳之衆持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
時墾闢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
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不可
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
殊爲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戰誠
衆弊於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之
所至慮四也冀道不知兵家所忌常在於此歎私門之事任憂責實
大晏安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執表輒行卑今斥野以冀宏規經略
文武用命思運奇會使事濟然國家之慮常以爲全非至安至審
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若少合聖意乞密
出臣表與車騎臣冰等詳共集議

武帝寧康間苻堅寇涼州車騎將軍桓沖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

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桓虔致討以救涼州
乃表曰氐賊自并東胡兼類實繁尚蜀漢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暴興
衰顛扶速其亡然而天未勦絕虜爲國患臣聞勝敗參形勢立事表
伐謀之道兵之上略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機會在秋冬今
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衞與襲淮泗通濟長江如
豫荊楚備禦要害邊鎮雜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邊備之重勢在西
門臣雖凡庸職是武略受猜委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進南郡
與征西將軍臣豁協同謀獻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然仰憑正順
因致人利一舉乘風埽消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則先帝盛
業永隆於聖世宣武遺志無恨於在昔如其懾憚皇威蹐關隴則
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旋師遵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
聽許。

宋武帝後欲北討。行意甚盛。奉世鄭鮮之上表諫曰。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凶狡情狀可見。前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陵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與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孰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懾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算。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輿駕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仍生邊戍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顒顒。傾注與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以殿下大申威靈。未遣人情。消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天敗數。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愚。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爲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凶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況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前事實非我之所知。[illegible]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謀其橋反覆。[illegible]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義爲河洛之患。今止宜遠好此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伏願聖鑒察臣愚懷。

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帝將北討。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爲日已久矣。請舒遠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退。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將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以。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則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至冬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元嘉二十九年。帝欲更北伐。訪之羣臣。中庶子何偃議曰。內幹胡法宗室。詔遣問北伐。伏計賊審自殘。禍大未易。亂處殄非難。誠如天旨。今雖廟算無遺。而士未精習。[illegible]成克。宮若寡界。民流散多。亦[illegible]枉引咎質敗。給枝本。虧根本以殉邊患。豈動必萬全無虞。程散擾攘。緣以內憂。仁叛亂。職爲沛然。然雖四數則貴亦彫耗。流離未歸。創殘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艱。閫之難曠日。進退之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明方來之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

文帝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爲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城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麥已向熟。因資爲易。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illegible]兵。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則衆軍宜一時濟河。[illegible]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無意止於河南。亦不從。

時秘書監謝靈運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曰。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之民。復蒙王化。[illegible]運謝事隔。[illegible]順絕。仰佇[illegible]非[illegible]存生[illegible]。陵塋未[illegible]。[illegible]隨頑在前識

誰不得歎。而今平執事[illegible]其才。且遣紛京師豈慮訛付遂使孤城
窮[illegible]莫肯[illegible]忠烈。[illegible]廣[illegible]三千餘為[illegible]行晚遣鎮[illegible]先朝之
所聞[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於近[illegible]者[illegible]又[illegible]自[illegible]遣[illegible]
苦備羅織調賦斂虐有此[illegible]。求不獲[illegible]身。獨[illegible]破闔門此
屋[illegible]亦仁者所為傷心者也。[illegible]云西[illegible]未遣[illegible]然[illegible]呼
可[illegible]襲西軍既反[illegible]據關中長圍咸陽[illegible]路[illegible]雖遣[illegible]何
東遣。乃遣討大城欲為首尾。而西[illegible]山[illegible]本自[illegible]從[illegible]業[illegible]
未見相拯師老於外。國[illegible]於內時來之會[illegible]復過此[illegible]其難[illegible]實在
茲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illegible]斷[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於今。百年其時難
為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illegible]觀前代[illegible]以[illegible]為本。古
今聖[illegible]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illegible]之[illegible]定期[illegible]
故古人[illegible]見天[illegible]又見人[illegible]乃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平定[illegible]乃

春秋[illegible]劉之[illegible]晉世之[illegible]。[illegible]開吳蜀亦因[illegible]陸之[illegible]。此皆前世成事著
於史策者也。自先平之後天下亦謂[illegible]當供[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
奮氣[illegible]。指日就盡。但[illegible]安遺[illegible]失守。用[illegible]誅[illegible]延[illegible]月日
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illegible]有前[illegible]五胡代[illegible]世[illegible]命
盡於來年。日相攻伐。[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形[illegible]之[illegible]有若
渴飢。[illegible]心[illegible]為日已久。[illegible]則[illegible]北。
即日[illegible]凡[illegible]大事[illegible]乘[illegible]為[illegible]
責在[illegible]
冀州口數。百萬有餘[illegible]才[illegible]創基[illegible]流
引源。桑麻[illegible]。[illegible]長久之計[illegible]之費
邦。或[illegible]關西之[illegible]關[illegible]難[illegible]
頼不一。昔在前漢[illegible]天[illegible]代

之[illegible]者[illegible]河[illegible]雖人連嶺[illegible]阻。三關作險若遊騎長
驅[illegible]風[illegible]西傷[illegible]與[illegible]
[illegible]皆為[illegible]中主[illegible]天
作[illegible]甲[illegible]業[illegible]當[illegible]宇一[illegible]陛
下[illegible]天下歸[illegible]。文德與武功[illegible]霜威共[illegible]風俱舉。協以事
輔[illegible]王[illegible]令。[illegible]宣[illegible]虎臣[illegible]朝。而天戒遠命[illegible]何敵不[illegible]
伊[illegible]日而已哉。伏惟[illegible]志[illegible]神[illegible]
穴。實仰希太平之道。[illegible]宗之封[illegible]之相如之筆[illegible]史談之慎
以此[illegible]京師[illegible]上[illegible]在[illegible]置。[illegible]者
消渴十年[illegible]朝[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死以聞。
南齊武帝永明末欲北伐[illegible]漢武北伐[illegible]陽令中書
郎王融[illegible]事[illegible]好功名因此上疏曰。臣聞情[illegible]自[illegible]則[illegible]

[illegible]卷[illegible]三十八

精於[illegible]動新[illegible]之道可[illegible]其[illegible]勇烈之士[illegible]
[illegible]以增[illegible]生民[illegible]及興運[illegible]道有[illegible]不有[illegible]
矯而升皇[illegible]者也。若夫[illegible]天乙知五方之[illegible]。[illegible]已列[illegible]
則四海之[illegible]封禪之文[illegible]中之典[illegible]與地之圖乃[illegible]之
[illegible]是立。伏惟陛下[illegible]居中[illegible]明二[illegible]
於[illegible]至道[illegible]可[illegible]先[illegible]者也。臣亦[illegible]生
此[illegible]年。而識用[illegible]經術[illegible]將[illegible]且[illegible]
與[illegible]天高[illegible]下。[illegible]言之[illegible]善[illegible]一物之失[illegible]
[illegible]身朝[illegible]拜賀[illegible]臣心[illegible]
曾已[illegible]明雖[illegible]陳[illegible]戰陣攻
[illegible]之[illegible]伊周孔孟之道[illegible]待[illegible]
[illegible]世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今九服

清怡二臺和晏不有樹枝輪無異轍東巘獻舞南琳傳歌先焚瑜山
泰君越海苛象硎委贊之愬稍擇厭聰延之數同將閑桂林於鳳山
剗金城於西宇而泰蠲積秋斂雖大邦拔息開河鑰合函谷崙故京
之奧壇變舊邑而荒涼恩及拈之儒衣大伊川之被髮我地殘烬東
鄰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尺尺
之書具規戎旅之辛徇其殘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佇千戈
望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驅武還中原莅湘諸之恒
流掃狼山之猜落仵單于之頸歷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奮與
之然幸然後天移雲動勃封岱宗成王登三邁勝七十百神肅警萬
國具瞻嵈弁畢離玉帛雲聚朝集三獨於蘭膺於萬歲之禎祥豈不盛
哉豈不韙歟若柏公志在代昔郭孚害其幽遐後存心去漢德賴
究其深言臣愚昧村識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戴

其事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上以是奉獻
觀視焉
時郭淺討雍州刺史王象舟陽令中書郎王融又上疏曰臣聞先文
傳史處幽志家精生報德若夫暑寸標春漢恩以為今古共情也然
或以六合微盛二食小惠參氣仁化均同布素之誠具豈有如臣獨
被異聞之位過超非分之祿吊榮鐵懺禁祥兩灼而雲安異罷一羼
優游明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若或以四夷為念臣
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叡白意力彼以制違上而御下指
閑實然之言微不伴死之路方城之人昭相爲敵既兵麾違路人不
自仔雖窮鳥見喙而爭命於衆難同歡飲暮悠於廚處訊師勞
歟固不待晨區之寸心獨有微願自治俯積食荒憊伊壓代遺偶粟
兜亡日蠢母后內雜粮力外屢譏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匪漢之歸

師踰主卒之翁恨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寇若擢枯但士非素蓄無以
即用不教民戰是棄之將兼私集部曲兼加習校若蒙慈許乞隸
監者擒食人身推備石頭防衛之勢臣必重名節早習兵略若試而
無績伏受剛戮之誅用且有功仰洲如人之啓
陳宮帝時孫晤許以問五兵尚書屯書對曰准左新平遺民未輕
閩氏始齊齊國雖與爭鋒且來丹拜虜車騎若良紀婬非我所使不
安民保境窺其結好斯又長久之術也
在劉歆刻內外戒嚴將親討衆知元稱人夫游子遑遑曰陛下誠
詳如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
之子速以彼匪有大志希窺非望也但逞於陛下之側耳今死者不
可追莫若故據述入之家兒弱或家官為使違相據賞懸其首賞
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衆知目以罪重不即下者願

假臣弱兵五千以為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受戮
宗既舉漢川敝谷雖以天成謀之志非年歲可冀曜大悅
泰主將陸要張氏明辯有才識將入寇左僕射切諫不從張氏
進曰臣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
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
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
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天猶若此況于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
眾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野雉夜鳴不利
行師大舉將出宮室必亨衆動百姓不歸秋冬已來每夜聲內
大嘷聚鵝夜鳴伏聞厩馬嘶鳴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
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

請從壁米大敗於彥春坂，乃旬殺。

後魏道武帝討姚興，問大中正李先曰：興兵也，天下平壤，宗壁相爲表裏，今欲攻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聞姚興欲也兵天疲。利其粮道，及其未到之前，遣奇兵先邀，天際宗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之粮，所謂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太祖從其計，興果敗還。

明元帝聞劉裕伐姚泓，欲取洛陽虎牢滑臺，乃問公卿，崔浩曰：陛下不以劉裕猝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於寇，代之攘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如此，則化被荊揚，南金貢，盡羽毛之珍，可不衆而自至。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知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亂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銳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太宗大怒，不從浩言，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克，挫損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兵疲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太宗怒，乃親南巡。

太武帝將討赫連昌，群臣皆曰：欲先伐夏，[illegible]同，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冀敵先入，皆知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之。

太武帝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世祖將討焉，先問於司徒崔浩，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驕恣，爭權從橫，民心離解。加此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爲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宜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圍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惟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絕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溉

百萬頃乎。此言大誣誑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

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司徒崔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

時宋劉義隆侵邊，遣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距之。楚之上疏曰：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而智力淺短，誠節未効，所以夙夜憂懼，忘寢與食。臣屢遣人至荊揚，所在陳說，具論天朝盛化之美，莫不忻承聖德，嚬首北望。而義隆兄弟知人情搖動，遣臣私怨帥爲司州刺史，統淮北之郡。代垣首守，堅欲與官軍爭首，敗散已來，義隆取其地，地多以要蜀。到彥之前以河司馬侯設北城，大於壽春新出室秀於鄴城王松元。訖疾種適亦不效。已往讒心德僕，如此民怨，惟猜哥期今，日至附平殄寇逆，必乘戰勝之威，建立功勳，亦因難成之勢。伏惟陛下聖德膺符，道光四海，神旗所指，莫不摧服。其未賓者，義隆而已。今天網遐舉，殊方仰德，固宜掃清逋寇，一匡宇宙，使齊彝之風，被於江漢，世祖以兵久勞不拔。

太武帝末年，劉行遣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左僕射郭祚表曰：荊沂往悖，擅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以一酌之水，或爲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萬五千人，并科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遄令撲討，擒斬之效，一知常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昔帝頹波危殆，若然昌吾之師，獫狁孔熾，周王興六月之伐。臣職忝樞衡，豈納是主心之所懷，等敢自黑。并宜勑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詔從之。

文成帝時，定陽侯曹安表曰：拾寅今保白蘭，多有金銀牛馬，若擊之可以大獲。議者咸以先帝忽拾寅兄弟不睦，使晉王伏羅高涼王那再征之，竟不能克。拾寅雖復遠遁，軍亦疲勞。今在白蘭，不犯王塞，不爲人患，非國家之所急也。若遣使招慰，必求爲臣妾，可不勞而定也。王者之於四荒，羈縻而已，何必屠其國，有其地。安曰：臣昔爲澆河戍將，與之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左右，拾寅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牛馬草盡，人無所食，衆必潰叛，可一舉而定也。詔從之。

獻文帝時，蠕蠕犯塞，帝引見羣臣議之。尚書僕射元目辰進曰：若車駕親行，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白安虜懸軍深入，粮無繼運，以臣量之，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其中書給事中張白澤曰：陛下天聖臨御，威震森爾，茂配王塔，乃題師於遠國。我……勁賊，必望麾崩散……守進失可乘之機……遲，非……大破虜衆。

孝文帝以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軍將進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僭竊之豎實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亡軀盡命効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檝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為難矜喪反斾於義為允帝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為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月十間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

帝攻鍾離未剋將於淮南脩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為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本不塞拔雖翦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脩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敢因先積之

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斾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之情於以留戍軍還之後恐為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剋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難以恩撫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遣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効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

高閭為給事中又上表曰伏見廟算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畧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

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每動此一也假此之城凡有五處難易於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勞賤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一也然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三也既不如意當延日月也致衆費乎何不有延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還斾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

侍中趙郡公陳建與侍中晉陽侯元仙德中尚書長樂王穆亮部尚書平原王陸叡齊奏曰聖天補德命集大寶臣等苓祖冀贊初造勤迴蜀侯薛同山陽平侯楊龍厚休戚雖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階藉先寵遂荷今任彼己之譏揚於衆口仰感生成俯自筭膺顒蜀薦錄小人於無益然飲水思源實懷慚負至於頒天高也可

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搆逆焉敢南據奄有荊楚及懷劉琰龜鳩雖相繼公宗僑置秩之敬書徐限畏德之風獻美望帝亂龍飛遂光宰王千咸暫武維海街風車書既同華裔好一昊天不弔奄皆篡邦竊闚劉皇天亡播臣殺害忠正之氏翹想園陵思謁時不再來載宜易矣茫分之表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通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臣昶康恰存亡遂同孫氏苟歷運響從則早會可定戰貴有難成則振旅百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荒宜乘之會運機今日如合物應乞速施行昭答天心願存臣表特觀後驗賞罰隨焉高祖善之

時議伐蕭頤萬門侍郎盧淵表曰臣誠識不周覽竊輒自然晉以前以千之世未有望與視鄉六軍决勝行陣之間者勝不足爲不勝有虧威德明于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故也昔魏武以弊卒萬而袁紹土崩謝玄以步兵三千而苻堅瓦解勝負不由衆寡成敗在於須臾若用田豐之謀則生制孟德矣魏既并蜀後千晉世吳猶據有江水居其上流大小勢殊德政理絕然猶君臣協力拒戰十載遂孫皓暴虐上下離心水陸俱進一舉始克今蕭氏以篡殺之後政虐役繁又支屬之間人神同棄吳會之民延頸望度正是存軼之期一同六合皆大悅而四方批宇而關越倒戈其猶遺小寇而有征無戰然志得自視天時乘雅有機憫旦陳狼土有飢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若命將[illegible]以後偽變迎當告成東去則天下幸甚率土氣頓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十一

征伐

後魏宣武帝初祕書令程駿上表曰春秋有攻見有禮於兵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所以勸誡將來垂範萬代昔陳恒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晏逸其得已乎今廟算天回七州雲動將水陸觀兵問逆鋒戰貴不陳兵家所善宜先遣劉昶招擫淮南若懷響應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進成之首可崇朔而懸苟江南之輕薄淳厚之思義則由庄彼笑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南振旅回歸示之以不殺恩之大仁揚義風於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於實使僥倖於西南狂虜何留在於淮北脫攻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則憂慮甚深夫爲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爲觀兵江滸振曜皇威宜將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寇圖異則禍釁出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奄棄神覲攝百揆之外慮攝體殷獨倍百十之中而類康湖奄將及難思憂國棲無去權不從

宣武帝即位齊蕭寶卷遣將軍陳伯之寇淮南司徒彭城王勰鎮壽春以拒之[illegible]討之英未至賊已引退勰遷[illegible]師出東[illegible]間取亂侮亡有司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伐[illegible]顯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illegible]意懷亡[illegible]正[illegible]則違虐害物[illegible]順流而下唯有孤

域更無重衛，此則皇天∎戮之日，曠載一遇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奉，將欲何待？乞躬率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其路既近，不盈∎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俱舉，緣江焚燎，靡使所遺，建業窮蹙，魚游釜內，士治之師再興於此之時，重至并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暫聞疏少垂聽覽，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失，并吞未日。事寢不報。英又奏曰：臣聞乘虛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機捷可期。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藩戍鼎立，如所歸義陽孤絕，密邇天境，外靡糧援之期，內無∎儲之固，此乃∎變之鳥，不可去薪，必自之寵，何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斷爲經略之基；如脫否也，直復舉難圖，亦或居要生殄。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進，而東豫

州刺史田益宗方∎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世宗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以軍功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侍中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源懷奏曰：南賊遊魂江揚，∎爲亂連年，厥淹晉月逾日甚，貴臣重將，靡有孑遺，崇信姦回，昵比閹豎，內外離心，骨肉猜∎，蕭寶融僭號於荊郢，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而東，要上流之衆，已逼其郊，廣陵京各持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並鼎峙而觀待，失林陵孤危，制不出∎，君子小人並罹∎偶，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乘敝蕭牆之釁，藉其分崩之際，乘據歷陽，乘指沔步，總江鎮戍，連∎利郢，然後奮雷電之威，∎山河之信，則江西之地不刃自來，吳會∎鄉指期可擧，士治∎言，浩若泰巫更立，賢主文武之官各得其∎，∎勍敵也。若蕭衍克從，已下同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逼，則壽春之去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陸

彼河指利，既江湘無波，若臣效職，藉水憑舟，候忽而至，寧庶受保，此南將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援之兆，清蕩江區，寔在今日。臣受恩既重，[illegible]敢不言。

帝命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於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戍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眞僞難分，或有怨於舊，不可全信。且蜀之∎險，隘∎之自古，∎成异於變，無異望，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

梁秦二州刺史邢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因劉季連反叛，鄧元

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兵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律宗∎敗，噪訊在城。今之所任，首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劍閣，今既剋南安，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爲佐，鄧艾既平綿竹，便即投降；及苻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illegible]未及[illegible]孫逃命[illegible]猛西侍，不旬月而平蜀地。[illegible]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illegible]宜城[illegible]而受圍，若其出觀蜀之[illegible]可遣[illegible]入，五可圖也。臣聞乘[illegible]而動[illegible]攻昧取明，義未有捨千載而康時。不

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兼武文之素當必世之期跨中州之饒兼甲
兵之盛清蕩天區在於今矣。是以踐祚之初壽春馳款。先帝命將義
陽弘闢淮外謐以風清荊沔於焉肅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
天贊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漢境佇援
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內省文吏不以軍談自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
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憑國威下仗將士邊帥用命頻有薄捷
藉勢乘威經度大劍既剋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長驅已至梓潼新化
之民翻然懷惠瞻望捨奄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為爾
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為寇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庶幾殄剋
如其無功分受憲坐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
可乘可利實在于茲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為無
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詔曰若賊敢闚窬觀機翦撲如其無也則安
民保境以悅邊心子蜀之舉更聽後勅。方將席卷岷蜀電掃西南何
得辭以戀親中途告退宜勗令圖務申高略。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
率十八萬眾傾中國資給僅得平蜀所以然者鬭實力也況臣才
絕古人智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之眾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
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剋今王足
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
梓潼已附民戶五萬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
一萬臣今請一萬五千所增無幾又劍閣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云
一人荷戟萬夫趑趄今既得之而復棄之一言良可惜哉臣誠知征戍危事不易可
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為心所以勉強
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陛下之爵祿是以孜
孜頻有陳請之意賊以剋而進若剋涪城便是
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
臣今欲使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
剋不得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恆多生動昔在
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
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
啟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州
綱無由厠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鬱怏多生動靜比建
議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
戶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
自為國有世宗不從
時中山王英東勝攻鍾離詔尚書邢巒率眾會巒又表曰奉被詔
旨令臣濟淮與征南犄角乘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
盡夫圖南因於積風伐國在於資給用兵治戎須先計校若可抑為
必敗率其無能若欲掠地誅民必應萬勝如欲攻城取邑未見其果
得之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江東為今歲之舉疲
兵喪眾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
今雖攻之未必可剋又廣陵縣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介在淮外
假其歸順而來猶恐無糧難守況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
戎二時疲弊死病量可知也雖有乘勝之資懼無遠用之力若臣之
愚見謂宜修復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峙積糧儲之後舉江東之釁不
患又無若力行攻討損兵費財事如前勅何容猶豫
相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略所冀征南至要巒又表曰蕭衍侵境
久勞王師往者鍾離之敗皇威失損寧可臣等騁
[…]是直使逢鎮淮之後動且蕭衍尚在

史088-422

必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惟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蕞爾，未能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自蓐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包兵藏器，餘軍備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八十日糧，圍城者臣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守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壍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斃。若遣臣赴彼，粮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其不俟，其爭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難，何容強遣。

孝明帝時，襄威將軍李苗上書曰：昔晉室數否，華戎鼎沸，三燕兩秦，包勒中夏，九服分崩，五方瓦裂。皇祚承緊，自北而南，遂戡秦隴，定鼎河洛。唯獨荊揚尚阻聲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夷，國富兵強，家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遠豫遠疾子孫，遠高祖之不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內處東西，戍防經三之要，計量疆場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守之情，[illegible]誠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年之內，則淮揚可以[illegible]平原，緩復[illegible]前，則江淮之間[illegible]其長，則東南未見爭衡，猶我不能[illegible]而隆而[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陰陽[illegible]理，盛衰遞[illegible]至弱，[illegible]至強焉

長久之計，務奇正之通，必有輕敵之志，恐無克國持重之規。如令兩軍不守，一軍敗散，則二秦遂強，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令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

北齊昭帝皇建元年，中庶子盧叔虎請伐周，曰：人衆敵者，當任智謀；智謀均者，當任勢力。故強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比關西，強弱不同，貧富不異，而戎馬不息，吞併未成，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illegible]之長，非萬全之術。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逼之。彼若閉關不出，則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我敵，所供糧食[illegible]士相代，[illegible]一番，[illegible]陵，道[illegible]不[illegible]我不[illegible]之。彼若退軍，即乘其弊，自長安以西[illegible]

有金湯之術，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立功，爲萬世之業。去高而就下，百川以之會；秋易而難，兵家之恒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戍，泝流十千，牧守無良，專行劫剝，官由財進，獄以貨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日覬王師。若命一偏將，吊民伐罪，風塵不擾，可傳檄而定。守討帝之從，據上流之險，循士[illegible]之迹，隔建鄴之通，然後儆武脩文，制禮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哉。

孝明帝正光末，秦隴擾攘，賴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襄威將軍李苗以隴兵鑪悍，且羣聚無資，又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湏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飄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備兵御之，情事不思

民頸城遠敵兵來侵實有賊兵與我相持伺發作且發不過三年破自破矣。

後主天平初開府儀同三司王紘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中男遣驍勇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矜含育甄孤恤寡矜愚嘉善念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己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

後周武帝建德四年志在平齊譙國公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嗷不勝其弊以此觀之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二方未遑東略

遂使漳滏遊魂更存餘晷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

武帝建德四年時宏爲麟趾殿學士帝嘗問宏取齊之策宏對云我彊齊弱不相侔齊主昏任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寬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剋但[illegible]知始悟後有其備安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從之。

帝將伐齊命邊鎮益儲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守禦于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上從之。

時詔伐齊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㢸諫曰齊雖無道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難得志如出汾曲戍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

民部中大夫趙煚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

開府驃騎將軍宇文忻從武帝伐齊既拔晉州齊後主親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鬭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攻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左右皆殲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至於此致令偽主奔波關東響振古今用兵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

[illegible]隋開皇[illegible]上問取陳之策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

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廢其農
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
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
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
盡矣。帝用其策，陳人始困。
時晃州刺史高勱上取陳五策，又上表曰：臣聞夷凶翦暴，王者之懋
功；取亂侮亡，往賢之雅誥。是以苗民逆命，爰興兩階之舞；有扈不賓，
終召六師之伐。皆所以寧一寓內，匡濟羣生者也。自昔晉氏失馭，天
網絕維，羣兇於焉蠭起，三方因而鼎立。陳氏乘其際運，拔起細微，稍
頊繼其良，純竊據吳會，妖實肆其昏虐，毒被金陵。數年已來，荒悖滋
甚。戕黷何已，呢近凶回，尚方役使積以千數，雜場防守，長戍二年。或
微行暴露，沉湎王侯之宅；或奔馳騎戲，陸離廣衢之首。有功不賞，無
辜獲戮。烽燧日警，未以為虞；耽淫靡嫚，不知紀極。天厭亂德，妖實人
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以祠天狗，或自捨
身以厭妖訛。民神怨憤，災異薦臻。天時人事，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
蒙朝寄，頻歷藩任，與其鄰接，密邇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其
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駑怯，請效鷹犬。高祖覽表嘉之，答以
優詔。
時虢州刺史崔仲方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
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丙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
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丙子，
至今丙午，又子午相衝，[illegible]也。賴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
故歲在鶉火以滅之。又司[illegible]公德於陳，至魯昭公九年，
陳災。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楚克之後也。為大

[illegible] 十

故復於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
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
火德而王。國號為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
實沈，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
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是數極，並周天時，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陳既主昏於
上，民讟於下，險無百二之固，眾非九國之師。夏癸殷辛，尚不能立，
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但蒭蕘所見，冀申管窺。今
惟須武昌已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
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
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盆城
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
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渡；如擁眾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
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
立。上覽而大悅。
煬帝大業八年，帝親伐遼東，合水令庾質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
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為
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
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
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
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拜太史令。
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
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直遣人去，豈有
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

[illegible] 十一

奔高麗。帝大懼。遂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朕行。當爲此耳。
唐高祖時。議討王世充。光表園監大理司直富雲起上言。京師初平。人未堅附。百姓流離。仍歲無年。盩厔司竹。藍田谷口。盜賊屯聚。京都推剽。姦夜竊發。重以梁師都據隋北胡。除討內亂爲腹心患。釋此不圖而窺兵函洛。甚人未屬。一日有變。禍且不細。臣意以爲不若戢兵務農。鎮關中。蓄士氣。餘饒然後議討伐。一舉可定。從之。
太宗爲秦王時。宋金剛戰敗北走。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乏。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復進未晚也。王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

奏議卷二百二十九　十二

秦王以薛收判陝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王世充。竇建德來援。諸將爭言欲軍以觀賊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居東都。府庫塡衍。其兵皆江淮選卒。足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爲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發轉糧。更相資尙。兩賊連同。則伊洛轉饋來可責。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歸壘。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厲兵柵中。遏建德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師。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以獻。王曰。善。遂擒建德。降世充。
貞觀初。嶺南酋長馮盎。談殿阻兵反叛。詔將軍藺謩發江嶺數十州討之。秘書監魏徵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表瘴癘。山川阻深。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馮盎若反。即及中國未寧。交結遠人。分兵斷險。要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容動衆。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今若遣使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闕庭。太宗從之。嶺表悉定。侍臣奏言。馮盎談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發一單使。令嶺外怙然。太宗曰。初嶺南諸州。咸言盎反。朕必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爲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從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乃賜魏徵絹五百匹。
貞觀四年。有司上言。林邑國蠻表疏不順。請發兵討擊。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鬚爲白。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堅自恃兵強。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一舉而亡。隋主亦欲必取高麗。頻年勞役。人不勝怨。死於匹夫之手。至如頡利。往歲數來侵我國家。部落疲於征役。遂至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但經歷山險。土多瘴癘。若我兵士疾疫。雖克翦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何足介意。竟不討之。

奏議卷二百二十九　十三

十七年。上欲自討遼東。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之兵度遼而克固甚善。萬分一不得遂。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安危不可測。兵部尚書李勣曰。不然。薛延陀盜邊。陛下欲追擊。魏徵苦諫而止。向若擊之。一馬不生返。後復叛擾。至今爲恨。帝曰。誠然。但一慮之失而尤之。後誰爲我計者。帝意遂伐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方絕域。若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旝雲輣。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挾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忠士勇臣。氣力未衰。可縱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半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既意蕩平。不允。猶
十八年。太宗以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殘虐其下。議將討之。諫議大

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筭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剋平寇難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羣臣莫不苦諫惟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

太宗將親征高麗謂侍臣曰[illegible]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剋勝不足為武儻或不勝翻為所笑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識者是之

太宗謂侍臣曰蓋蘇文弒其主而奪其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未能即動兵衆且令契丹靺鞨擾攪之何如房玄齡

曰臣聞古之列國無不彊陵弱衆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太宗曰善

[illegible]高麗是時[illegible]疾增劇而謂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為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抗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屆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弒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

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崤陵之枯骨比功較德萬倍前王此聖主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間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辭窮班馬文鋒既振則宮徵自諧輕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群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好生之德焚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粱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填道之薪則精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今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

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已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闊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

搖首奴而陛下滅之可也。又長能爲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
於此。雖曰殺萬夫。不足爲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爲舊主雪怨
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伏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
足之戒。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
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
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罄殘魂餘息
豫代結草之誠。儻蒙錄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太宗見表歎曰。此人
危篤如此。尙能憂我國家。雖諫不從。終爲善策。
貞觀十九年。伐高麗。白巖城請降。上將受之。李世勣請曰。士卒所
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柰何更受其降。孤戰
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
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

上受其降。
二十一年。上將復征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
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
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以
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
高宗龍朔[illegible]
言。高麗小醜。何[illegible]中國[illegible]
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云何。對曰。必
[illegible]軍無繼中道回。今
[illegible]故曰[illegible]

克。且高麗祕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
今九百年。勣年八十矣。虜仍荐饑。人相掠賣。地震裂。狼狐入城。蚡
穴於門。人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
儀鳳三年。上將討新羅。侍中張文瓘臥疾在家。自輿入謁曰。今吐蕃
爲寇。方發兵西討。新羅雖未嘗犯邊。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上
乃止。
時蘇定方討賀魯。中郎將薛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
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
於賀魯諸部落。得其家口。若[illegible]取以還之。[illegible]知賀魯
爲賊。而陛下至德也。[illegible]請隨軍効死。
武后時。將仕郎守[illegible]陳子昂[illegible]雅州討生羌。書曰。臣子昂昧
死上言。竊聞道路云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

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遽發此兵。臣愚以爲
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之始也。必由怨。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
嘗一日爲盜。今一旦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
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搆矣。昔
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illegible]且聞吐蕃[illegible]黠之虜。君
長相信而多姦謀。自敵抗天誅。爾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
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夫。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爲虓武之將。
[illegible]於大非之川。[illegible]晉禮爲虓虜之禽
[illegible]精甲[illegible]士如雲雷然竟
[illegible]一爲[illegible]鏑
不[illegible]
之[illegible]也主[illegible]事有求利
[illegible]而弁諸侯以爲不

其實不敢[illegible]乎可帝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
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
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實邑滅至今蜀
為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二事也且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
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此其所以
頓餓狼之喙而不得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
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
事也臣竊觀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
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
委事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
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況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
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

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近者益
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
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
蕃之面而崇真贓錢已計鉅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
在人口陛下所親知臣愚意者不有姦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為計
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尪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
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
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
邊陲不守而為羌夷所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
百年此其為戎臣恐不出三十年蜀為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
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
陛下務在養人不在廣地以此為德方將戢甲兵行乎三

皇五帝之事者也不又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
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不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飢關
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
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動情有
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黷兵
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況弊中夏哉臣聞古之善
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
則慮其害然後能長享福祥伏願陛下熟計之
陳子昂又諫曹仁師出軍書曰臣伏見詔書發[illegible]巴[illegible]命將曹仁
師[illegible]以征[illegible]臣聞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擇將以告成
功故漢孝武皇帝將封禪乃撫精卒十萬北巡朔方勒兵而還此蓋
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下應天受籙將欲郊祭天地興拜河

洛建明堂朝萬國斯遵古之盛禮也誠合式遵舊典耀武塞上單境
而還臣猶恐曹仁師未識其禮肆兵長驅窮極沙磧不恤士馬專以
務得為利不以全兵為上今朝廷百僚雖有知者無敢言之臣誠恐
殊不戢忘歸曹[illegible]事若一道所貢盡心以為非安可不言臣料仁
師到雲內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到[illegible]利城迴兵之日合至十月
初胡地陰久草枯泉凋[illegible]八計仁師所將士馬從雲
惟[illegible]四[illegible]餘里雲內城中又無未
支[illegible]馬疲[illegible]不待二[illegible]送[illegible]中[illegible]諸州
[illegible]臣[illegible]五[illegible]且仁
師以行計[illegible]至於應會方甚精備以臣計[illegible]夫[illegible]既[illegible]功
未[illegible]馬先[illegible]又難得[illegible]與[illegible]士馬
相資可臣恐[illegible]數[illegible]又[illegible]遠來[illegible]虜[illegible]之[illegible]臣[illegible]

今且古來絕漢多夜士馬，非臣抑庸敢陳。聞昔漢室以衛青出
塞，元時漢馬三十萬匹，旋師之日，馬唯餘四萬，四十年不得事匈奴，
蓋由此也。臣願陛下考驗前古，取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重更詳議。
玄宗開元中，王琚持節巡天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皆言猾將
襲回紇。黃門侍郎張廷珪陳五不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人齎一石
糧，負甲百斤，盛夏長驅，晝夜不休，勞逸相絕，其勢不敵，一也。出軍臨
敵，兵不數萬，不可以行，聚糧廣饋，飢歲不支，二也。千里遠襲，其難不
知，賊有斥候，必能預防，三也。狄人狄居積漢營之下，因見而無備，四
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帝然之。
時吐蕃盛，遣諸將戰，數有功。張孫綺內侍帝忌，欲自將兵討之。知制
誥蘇頲諫曰：古者荒服，取羈縻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
勿逐，以禽獸畜之。爾來衛之營若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俎

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illegible]負勝哉。違左右者不
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無親征之，號而
勅將，謀夫設會，將帥則吐蕃不日崩，成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
政有所繫，積年若干，衆為時供億不暇，諸恐從役內無罪，採作外寇，所
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條往條來，不恥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不
遠遁眾焉，散出多方，我失其鋒，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
能無憂勞之恐，何以自安，三也。使則臣諫高帝曰：匈奴自秦皇
請將人使武，高帝以為鄙戲，今將賴臣[illegible]何親
行之[illegible]之於
是烏兵其郡[illegible]敗戰也。古天
子[illegible]性貴[illegible]成則[illegible]問
[illegible]作業。卑[illegible]何

何至於失君社稷乎。一日之敵，今吐蕃遺孽顧千犯國令，軍吏一
不勝而陛下居至尊為之敵，雖朝兼夕拓，猶未可以等四夷。安見勞
聖躬？武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稷衣，未嘗敢略逆人，其罪易原也。臣
恐虜情狼顧，蓄遠北伏，聞六師之行，必窮竄寇靈夏，南動京師。太上
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以居中制勝
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專重而約嚴，遣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
購捕，良虜亡無日矣。願稍延以嗎兩言，亦會葬恂大破吐蕃侍從
不賓，由是帝止不行。
肅宗嘗從容問行軍司馬李泌以破賊期，泌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
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耶？華人為之用，獨周摯、高尚等數
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
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

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
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
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
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踰年而斃。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
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
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illegible]，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
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illegible]欲速得長安[illegible]必
取何戰千里先事范陽[illegible]鳥
悍者積西突[illegible]不
疲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illegible]不
肅宗先和初[illegible]下尚
厦露以待之。此誠陛下[illegible]之仁也。識臣何足以識之哉。然臣

闕之。天之所以爲天者。以其能化物也。物之性不一。故天之道有和愈震曜之異焉。始其生也。動之以幽伏。被之以春陽。煦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雨。則百果草木之萌者順者。油然而生。勇者夭勾曲角解堅本頑心。頑者沸者幽者蟄者萌之。以和煦而不出。動之以膏雨而不蘇。則必迅之以雷霆。曜之以威赫。然後頑沸之心改。幽蟄之氣宣。豈天之道仁於彼而厲於此乎。化與不化之異也。是以蚩尤之亂作。黃帝鑄五兵以殺絕之。兵工之行。悉虞舜揭五刑以誅死之。豈不欲多奉胥舞干羽而勝之於仁壽哉。蓋不可化也。及夫去干而適至因去而來歸。此又物之可化者也。臣黃帝虞舜文王之德。有優劣哉。蓋當尤共工苗人衆人衆有深淺也。今陛下法天之德。與物爲春。凡在生成。亂不柔茂。而最爾微眠矣。將兼之寘盡賊於其心。被律讓以爲聚忠臣孝子。思得食其肉而伏其心。久矣。陛下猶辭之以名器。導之以訓誥。崇之以寵章而不至。假之以旄鉞而益驕。叛賊我也。負恃所載仁義。人人不勝其憤。有司不忍其威。是以違陛下臣。賊含垢之信。順皇天震曜殺戮之用。此誠天下快憤激忍之日也。陛下猶恩固圖以降之。舞干以化之。事則善矣。其如天下之憤何。其如天下之憤何。臣願陛下可有司之奏。法皇天之威。與公卿大臣議。斬賊首人之師。以快天下人人之憤。實天下幸甚。微臣無任悲悃懇惡之至。

翰林學士白居易。請罷恒州兵事宜狀。曰。緣討伐恒州事宜。前者已具奏聞。此事至大至切。臣不合一奏便休。伏願聖恩。再賜詳省。臣伏以河北事體。本不合用兵。既已用兵。亦希萬一。所以人意或望成功。今看事勢。轉少無望。何者。陛下本用兵之初。第一倚望承璀。第二唯望希朝茂昭。今承璀自去已來未戰。若戰已衰大將。先挫軍威。至今希朝茂昭兩軍入賊界。下營未得。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略均。死者極一聞。又事恐非實。遷延進退。貴引日時。不唯意在逗留。兼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數月已來。方入賊界。據所奏到賊新市賊一鎭。便過不得。又奏深澤縣令郝被賊殺。則其進討之勢。想亦可知。劉濟親領全軍分圍樂壽。又奏賊城堅守。卒不易攻。師道季安元不可恃。今看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便不進軍。如此事由。陛下具見。據其去就。豈有成功。未審聖心何如。更有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陛下痛惜者二。可爲陛下深憂者一。何則。若保有成功。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晩。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臣伏見陛下比來憂人。省用發自深心。至於百穀。急事節儉。今以府庫錢帛百姓膏血。助河北諸侯。轉令富貴強大。臣每念此。不勝憤嘆。此所爲陛下痛惜者一也。臣伏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輒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議無不許。請而復捨。誤樣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予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臣每念此。實所疚心。其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衣甲暑曝。爭前殘痍。下有赤日。前有白刃。驅以此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官健。又最爲難。以城市之人。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不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伏聞迴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伏惟詳臣

此狀，旁臣此心，審賜裁量，逐有處分。如此則是陛下社稷宗廟之福，
不獨天下幸甚。
元和七年，蕃寇徑至州城西門，驅掠人畜而去。朝廷憂之。宰臣李絳
因延英奏陳曰：今邊上空虛，兵非實數，守將貪縱，皆公拘私，虛人數
多，實兵須少。力既不敵，坐受傷殘。今府藏未充，國力猶闕，未得廣添
兵馬。且須即日處置，就其易行，得效速者。今京西京北，並有神策軍
鎮兵。本置此者，祇防蕃寇侵軼，俾其禦捍戰鬪也。不使其鮮衣美食
坐費衣糧爾。今寇賊為患，來如飄風，去如驟雨。兩京節度使本兵既
少，須與鎮軍合勢，掎角驅逐。鎮軍須倍道赴急，同力驅擊，而奔命左
右。神策須申狀取處分，兵不內御，須應接合，實失之毫釐，差以千
里。蕃寇方驅掠戮之際，百姓塗於草莽，方云入京，遠取中尉處分。
何異借渴而穿井，待水，餒饉而耕，果俟食，豈可及事。枝其將領
錯識事體，是言應接，狀是禁衛將士，無懼節使之心。逆遅前卻，既今
不及。既行刑，不得則與無兵同。今須使據所在，鎮兵馬衣糧，並隸
屬當道節度使。諸令畫一，豈約齊同，赴急如救，橫前戰不俟遲，則
兵威必振，賊氣自消。陛下無警急之處，平靈去驅掠之患。若安處無
事之地，望仰承賜之恩寵，多以本狀為名，求實禁截，節將以禮資成
例，待以平交，徒有虛愚之聲，殊無對逐之力。望恩使此處分，量為大
遠之制

九月，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李吉甫言於
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面無黨援，國家常屯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
[illegible]今不取，後難圖矣。[illegible]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
官，[illegible]弔贈，[illegible]其有[illegible]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
[illegible]人情，論淮西事宜狀曰：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
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為今日之事，有識伍者，勞於討虞，撫循本
所役，老修其器械，防守今年，積蓄乾於，實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
夫纖婦饋，猶給弱，輸於其務，雖時侵掠，小有所獲，力盡筋疲，不償其
費。又聞畜馬甚多，自中年以來，皆已禮標，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
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
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
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
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
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
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皆生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
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
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
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
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
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
慚承恩寵，獲掌樞密，觀此事宜，[illegible]居寧輔，竭愚誠以效補裨。條
此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 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
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令，不存優恤，待
之既薄，使之又苦。或抽分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
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遙遠，勞費倍
[illegible]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
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
於戰鬪，識賊深淺，是其人[illegible]果。[illegible]不有處分，猶[illegible]

備衣糧，與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卻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切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 繞逆賊州縣堡柵，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有損傷。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一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 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

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敕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鬥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 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泰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 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膽，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 淄青、恆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暗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力，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欲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綏輯，然後許其承襲。今忽自為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恆冀、襄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輒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十二年，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討李師道。裴度奏曰：魏博軍既度河，即當仰給度支，或與光顏互相疑阻，則必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則賊眾搖心矣。上從之。

穆宗時，蕭俛為門下侍郎。以為經用兵速進，帝因問兵法有無必勝者。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攻擊，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蓋敵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怒，於後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善其言。

長慶二年，守中書舍人白居易上疏論行營事宜。

一 請李光顏東面討逐，兼委裴度四面臨境招撫。臣伏見自幽鎮有事已來，太原、魏博、澤潞、易定、滄州等五道節度各領全軍，又徵諸道兵馬，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又失，糧路不通，蓋以兵數太多，又難為

用節將太衆則心不齊莫肯專先遞相顧望又以朝廷賞罰遲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先封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今李光顏既除陳許節度並領本軍伏請抽諸道勁兵通前約與三四萬人從東逓進開子高曠路合下傳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領太原全軍兼把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鎮州夫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自生變改況光顏久諳戰陣素有威名深爲人志勇果決加以明懸賞罰使其憂責在身爭勢既之自須死戰若此向前橫縱用命百倍相繼破賊責功無出於此況太原興王之地天下勁兵今既得人足當一面以此對壘足如二人。

其二請抽揀魏博澤潞易定滄州四道兵馬分付光顏伏請詔光顏於前件四道揀選馬步精銳者每軍各取三四千人並令光顏專統一則藉其兵力討襲鎮州二乃每軍抽人不爲不用其餘枝黨理亦無妨況今守鎮亦足後効成闕澤潞魏博兵馬同討庭西之時素諳光顏功伐將士必樂爲用可望成功今光顏得到下傳後即陳許兵有八千人昨又發三千人光顏又願鳳翔爲軍一千[illegible]百人將以徐泗鄭滑河陽等軍並皆勁銳堪用況兼魏博等四道所抽兵馬約有三四萬人並付光顏是以成事兼襄陽陝府東都汝州等道兵馬仍委光顏揀擇可否若不堪用亦[illegible]放還豈惟虛費糧料兼恐撓敗軍陣今既只留東西二帥擇各[illegible]一八抽追兵馬監軍伏請一時停罷如此則數[illegible]

其三請抽魏博等四道兵馬却守本界伏以朝廷本用田布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令[illegible]父讎望其感激衆心先立功勳令領全師出界[illegible]以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蓋緣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貳拾柒捌萬貫今天下百計求取不足充其數月支糧若且依前將何供給則不如使退守本境自供給本軍省費之間利害明矣其澤潞易定等鎮經接戰勝負各均且昭義全軍攻[illegible]城一縣不得則其兵力亦可知矣滄州新經敗撓叛兵又之時[illegible]勢不支持必無可望今請魏博等四道各歸本界嚴守封疆如此則不獨減無用之[illegible]亦可以省有限之費式中興傳光要進軍虛實貲糧家可稱[illegible]

其四請省打營糧料伏以打營最切者豈不以國用特竭軍費不充更至春夏已來實恐討無所出今若兩道共留六萬其餘逐食本道衣糧即數月所費撙減其半[illegible]月之間可給兩月糧供八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將必曾足者其死戰敢不盡心臣以爲當今至切無過於此。

其五請問朱克融授節後速討王庭湊克融庭湊同惡相濟物情事[illegible]斷往不疑今朝廷許故克融斯授節鉞臨以勁捍必恐遷疑當是昭克融之時[illegible]疑[illegible]日遲則心[illegible]則計成三數月間稍有次第遂到入夏轉難用兵今正是此時不可失又臣等所見謹具如[illegible]今[illegible]事宜真可援急危若失其間[illegible]可[illegible]今[illegible]遲晚若備可及無出於斯何[illegible]不[illegible]不足[illegible]何以[illegible]事[illegible]一[illegible]臣等無是儒[illegible]不

諸兵事。然知誠懇的未信行。臣亦以此自賤。久未敢奏。今既事切。不敢不言。若以戰陣害非臣所習。而軍國利害雖愚亦知。況采聽衆議。與臣此奏所見多同。伏望不以儒生輕而不用也。二者伏恐行營事勢奏報不真。皆云賊必計日合破。又陛下以制置既久。難於改移。前事若捐其日。□令旅宜成績。至今既無次第。安得不移。古人云改之□。於事猶未晚。若因循且過。即數年轉難。恐以之意過憂數不盡。此時府庫皆恐軍用不濟。更須自計。誅求日引。日加以至困極。今天下諸色錢內每貫已抽賊三百。茶鹽估價前同並已增加。水陸關津四方多請率斂。不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憀。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不以重難改移。思於大計也。臣等又慮滄州久圍。救兵不至。引高新賊糧道未通。下博諸軍致於窮地。无賴兵少。欲入無由。外即救援不來。內即饑羸危竭。各求生路。難向死門。無可柰何。忽然奔散。即聖心雖悔。其可及乎。其事不遠。在貞元中鄭滑全義五樓之敗是也。伏望陛下詳臣此疏。思臣此言。若以為然。速賜裁斷。臣等受恩日久。憂國情深。志在懇切。言無方便。伏望聖鑒。俯察愚衷。

武宗既數討叛者。功可走。從移侯於武不可戰。即奏言。書稱威袁紹於官渡。不得等盡諸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御華雖百發百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頃以兵為戒。乃□□係成功者無疆之言。

從梁末帝貞明四年。教劃上跡。曰。國家連年從師。誰上四覽。陛下所任以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李亞子繼位以來。攻我戰不得當天下。近若攻楊劉。則身負東薪為士卒先。一舉拔之

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疏奏。趙張之徒言其怨望。梁主遂不用。

後唐莊宗引兵屯朝城。梁將康延孝來奔。唐主屏人問以梁事。延孝對曰。梁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梁主既暗懦。趙張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將之。專以奉權貴。梁主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趣太原。霍彥威寇鎮定。王彥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威蓄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

唐主初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與梁。約和休兵息民以圖後舉。唐主不悅。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崇韜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欲雪國家讎恥。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段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

後漢高祖初舉兵。集臣議。諸將或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漢主欲自土門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

少路遠。傳與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
山路險澀。某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出。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
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必可定矣。漢主曰。卿言是也。
後周世宗即位。比部郎中王朴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
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
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
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
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
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
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
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安將和。有必
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

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
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
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
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
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
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
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也。如此。則用
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
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爲必死之寇。
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制之。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
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
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十九

征伐

宋太祖乾德元年。侍中平章事范質諫伐河東奏曰。臣氣疾發動。近將兩月不面天顏。攀戀聖慈。深負憂責。今有留箋上聞。審聽內重憊越。甘伏罪譴。後來臣雖疾病在假。便聞陛下有親征河東之意。半月以來。竊聞外議。皆云必行。固無改易。臣比有以劉鈞自潞州奔敗之後。乃數年遭天軍討蕩。即日為虜兩肘腋之間。自有契丹削弱。不能援助。鑾輿若到城下。改月之時。必是成功。然以十分之中七八分。則料其必取。二分料其未得者。何若大軍三數月間在戰城下。料草不接。即須拔退。縱無損失。勢且虛困。自家一二十州百姓枉費朝廷事力。近覺般運糧草。才第一轉。所在鄉村甚有逃戶。蓋是晉絳蒲陝汝洛懷孟及沁山衛州人民。頻年以來。秋夏不熟。陛下八

年今免供輸。尚自逃走。若是更有差遣。自然難為駐足。百姓般運艱難。更不一一數陳。又聞所般運糧草。且至潞府晉州。將來又須到河東城下。三五十萬糧草。潞府晉州百姓無多。不知更是何人運置。此事須掛宸衷。請陛下子細勘算軍馬糧草些備之數。必若有備。則更復何憂。臣竊見七八處大藩方皆是要害之處。即日並未一名主帥。皆是儒士。懦弱權輕力小。若是四方無事之時。大駕不離京闕。則必無憂虞。若是兵戈一動。烽煙未得之時。後恐兇豪不逞之徒。生心冀望。緣此輩無識無知。不存道理。遇其可發。執亂如開。萬一有之。陛下出軍在外。手下心中閑宿掛征河事之時。近畿小小作亦有姦謀者。賴彰氏兵馬監押擒獲。事雖不大。人心可知。竊望陛下稍抑宸衷。臣切見河東物力軍數首將不及大敵。窮困危迫。自憂亡滅。乃是本分[illegible]東至海。南至五嶺。西至隴右。百六

七十州之地。無不悄服。陛下即位四年。有此基址。以前開基創業之主。三五十年尚未如此。又何必須為河東六七州險阻斷因之地。虛勞聖慮。更俟三二年。時㴱精熟。收拾糧草。諸事有備。賊界凋因。此時動未為遲晚。臣切料河東六七州孤危如是。不計幾時。必無霸盛。且劉崇乘世宗即位之初。假契丹雄盛之力。全軍南來。一戰大敗。將校軍士十分去九。此天不助一也。陛下初有天下。李筠以方州之地。歸投河東。陛下才登大寶。立平寇賊。劉鈞惶怕奔走。不敢施其兵刃。甚於高平。此天不助者二也。天意人事。不言可知。即日尸居餘氣。苟延歲月之命。必無興大朝爭衡。願陛下以生靈為念。所貴實決福蓋聖壽。以社稷為重。端坐鎮靜。未輕舉動。則天下幸甚。臣位居上相。受國深恩。國家大事。動繫安危。苟或不言。是辜天地。惟陛下聽察。

開寶二年。太祖親征太原。夜半傳呼辟外劉繼元降。太祖令衛士擇

甲將開辟門入。作使趙璘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太祖使伺之。果詐者也。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紹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國為隣。今日與陛下為臣。蠢爾晉陽。豈煩親討。昔丞丞觀結慈黎。況父之命天子也。猶父之任子也。其或不由父命。大義以時則必有非常之典。陛下豈不畏天命乎。且太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未足是為少。師務貴靜。天道惡盈。所患向來恃險之邦。近日歸明之國。聞是役也。始所慮之。財盡生民之力。此時強臣各有親辭。傳曰。鄭之庸君之讎也。豈是遐寇成勳。小於上策。使春取其麥。秋取其禾。就寬力役之費。但是傷本之策。惟陛下裁之。況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儻或河津之泛溢。道路艱阻。饋運迴遲。恐勞宸慮。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議征太原。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

虜與契丹之據堅壁不戰以老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鴈門關
南。盡驅其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
土。舍之不足以為患。願陛下熟慮之。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
而我強。昔[illegible]常敗契丹。[illegible]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為今日事也。朕計決
矣。卿勿復言。
五年。翰林學士李昉諫北征奏曰。臣等竊以[illegible]虜[illegible]自古為寇
時。犯塞往往有之。昨鑾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進[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衝冒殺
凝。親御戎衣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進而翦之易於拉朽。況
幽薊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已。往者[illegible]斷切。今若雖百萬橫行之衆。弔
一方塗炭之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指期可定。其如大兵[illegible]聚糧餉是資。臣河
朔之地。連歲飛輓。近經蹂踐。未極蕭然。難將偶豐穰。恐不堪其調
發。屬嚴寒則益[illegible]罷勞。況今虜[illegible][illegible]奔邊陲。軍旅若親巡。寔[illegible]下衆[illegible]
威。容圖是攫彼殘妖。亦恐勞於大舉。伏望中戒羽衞。旋旆京都。善養
驍雄。精加訓練。嚴勅邊郡。廣積軍儲。講習武經。繕修戎具。俟府藏之
充溢。洎閭里之富饒。舍[illegible]歲之間。用師未晚。
雍熙三年。參知政事李至諫親征奏曰。臣伏以幽州早陷胡塵。爰[illegible]
皇化。方屬混同之運。獨為沉溺之方。國家上為精兵甲厚利府庫
豐饒。[illegible]粟紅腐。以陛下文武雄略聖謨天討。雖太山壓卵。烈火燎毛
未足以喻其易也。然而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用之之理。必務萬全。且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虜之石[illegible]王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張攻城之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多
中[illegible][illegible]優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一殘斷

在不疑。封豕之[illegible]義[illegible][illegible]舉心也。聖心獨斷。睿算已成。則京師天下
之根本。願陛下[illegible][illegible]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敵人以開眼慰億兆之來多。
業之上也。大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暫駐鑾輿。揚聲自將。以張兵勢。壯軍
威。業之中也。至於遠從師旅。親幸邊陲。北則戎狄可虞。南則中原可
慮。則竊據之戀切。斷軟之狂還。臣雖不才。亦恥在二賢之後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師[illegible]使[illegible][illegible]班師奏曰。臣自一月中伏覩忽降使臣差發
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幽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非時舉動。莫測因由。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猶豫擇
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來轉增[illegible]歷瞻思
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掌握千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雍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制之前代。聖帝明
王。無不置於化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此際官家何[illegible][illegible]
意。豈是有人扶同詭接。羅惑聰明。因興不急之兵。[illegible][illegible]無名之議。誰
論曲直。凡覽前[illegible]將成六月之[illegible][illegible]自千金之費。以此忖度。深抱憂
虞。竊念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智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百王善惡
之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如影隨形。炳若[illegible][illegible]明如日月
常為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主。父假徐學嚴安董所
上。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明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世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昇
平。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開[illegible][illegible]為後事之師。
古人為今人之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非[illegible][illegible]無異[illegible]思抄
錄事具奏呈。伏望聖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居顧位。幸偶
千年之運。[illegible][illegible]三聖之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由智略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極[illegible]只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曾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知於大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積

[illegible]若臨授分家殘精敝歲稅。既不能獻謀闕下。又不能效命軍
前。[illegible]僅八齒章上表。今若伏自朝廷大興禁旅。遠戍山戎。驅百萬
之生靈。[illegible]於邊敵州之土地。半失耕桑。則何異於竄鼠而發機
棧。昧珠而彈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只於得少之中。猶難入手。更向
失多之外。別有關心。全未見於便宜。可垂與於評酌。臣又聞聖人不
凝滯於物。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理貴變通。補[illegible]所[illegible]事
若則慮易無久。則變生。因之慝誠。寧懼於此。秦始皇之征誅。然緊乎
務。漢武帝之[illegible]心。特[illegible]宗社。若或遲晚。恐失機宜。而況旬朔之間。從
為七月。動應[illegible]。因[illegible]。北狄則弓硬馬肥。漸難擒制。中國
則[illegible]應候[illegible]平。臣入獨與眾之言。常負備天之[illegible]。又遇[illegible]陳狂
聲。抑有[illegible]難。以臣幕署殘[illegible]。從餘義曰。明思報義。匪在今辭。恐勞
宵旰之憂。寧避僭踰之罪。庶希聖聽早議抽軍。斯為一時之謀。別有

奏議卷之二百三十　五

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寢膳。慰恤瘡痍。長令外戶不扃。永使
邊烽罷警。自然殊方慕化。卑[illegible]歸仁。既四夷以來王。料契丹而焉往。
又何必勞民動眾。費糧[illegible]刀行[illegible]之事。易成無為之功。最大。如朝中
僅是為萬全。臣又竊料。陛下非次與兵。然[illegible]因偏聽。其妄人多或徒事
夫防邀。大凡[illegible]人雖保始終。但務[illegible]謀。惟思圖計。或希宣問。皆不實
[illegible]事。得之則功歸於己。失之則社稷[illegible]憂。昨者直
[illegible]州者[illegible]為說者。必無成功。且[illegible]其於[illegible]會之間。此際
應邀[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姓名。伏望官審其[illegible]王奸
[illegible]偽聖[illegible]評[illegible]沒。[illegible]盡力共殺三千[illegible]
臣[illegible]之暴[illegible]疑[illegible]稱[illegible]日。況[illegible]
[illegible]陳[illegible]而[illegible]明知[illegible]月之言。不是全[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將[illegible]圍上之知[illegible]眾人圖派。[illegible]

甘當此日之誅。竊恐偷安未達來生之業。惟祈明聖特賜審量。更有
細微。別具剳子。條奏冒犯旒冕。臣無任傾心瀝懇。憂國忘家。涕泗
惶激切[illegible]營之至。

臣以權守藩方。知穎[illegible]見當州界。前多是荒[illegible]。戶少民貧
程運路。量其境土。五縣中四縣居山。驗彼人家三分內。一分
是客。餘皆是產。甚覺艱辛。伏緣在此。自至[illegible]年來。[illegible]四千餘里
或是無丁有稅。積至[illegible]人。注[illegible]。每時[illegible]之賣[illegible]者不下五百
元配二萬石。數約破千萬貫錢。自[illegible]戶自行[illegible]用無多。所缺
乃是二萬家之貧[illegible]。[illegible]貫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計[illegible]間
六七。其間[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令者。仍[illegible]偽者。嚴限
自從起發去[illegible]。[illegible]日。近知內有人[illegible]衣[illegible]。却到鄉村
皆云裹起軍糧未有送納去處。緣無口食。[illegible]取[illegible]。[illegible]莫辨其

奏議卷之二百三十　六

真虛。又難行於考覆。訪聞街坊竊議。前後說得多般。稱彼契丹
圍却軍都。焚燒劫掠糧草。又令尋勘。皆却隱藏。蓋緣臣無以知
軍前事宜。只聽得外面消息。況九重嚴密。事應不達於朝廷。恭
百姓流言。已相傳於道路。詳其[illegible]。亦有疑難。伏望聖慈早令
停罷。更或遲久。轉費糧儲。若恩今日人情。未可再行差配。如或
再行徭役。決定廣有逃移。假令[illegible]下[illegible]轉應千兒。本[illegible]息怨嗟
生事。未見理[illegible]。必因擾攘之[illegible]。[illegible]但說契丹。時遣贈享
地有災星。以此為證。[illegible]中[illegible]。不知[illegible]上下。幽州偶置生
涯。土宿照臨外處。不可征討。若[illegible]。幼主。以難輕。不
順群情。無災星而亦敗。[illegible]。如[illegible]。以貪功應
得之而不武。此蓋[illegible]之言。[illegible]無有繼之人。而況補
闕拾遺。合[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定於吉凶成敗。設。六[illegible]

由各有疏遠之罪若無懲誡何戒後來。

一臣緣久居邊職備見人情至於後殿三班前朝百辟文武雖異是非略同纔奉委使悉僥倖雖詢利害各避嫌疑所況毀譽生心貪衆惡意狀同謳謠卑以為常其間久歷事者明知而佯作不知初為官者不會而仍要許會多引當實少得純良而又凡關一般委差便是帝王心腹方賓視聽切要精詳況中用單不同器東必科曹使孙邊相慶往役參詳不知能有幾人應得當時之語如今比較並見直虛乞詳圖上之華流使作抽軍之㝡目自此則潛銷僥倖免誤朝廷唯此區分以爲激勸

一唯有勾抽不同舉發一則我無關志一則彼有離心而況契丹稟禽獸之情恃胡馬之力乘茲抽撥即應追奔須作邊防免爾嘉侯伏乞皇帝陛下密授成算選宣虜謀詳令硬弩長槍周施驃將前歌後舞不作程嗟縱遇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尋達城池使可使戰士解鞍且作防遏之務耕夫罷耒會爲農業之人是多難興邦已垂芳於往昔從諫則聖豈頌美於當今此事施行天下幸甚

一臣今將本末細具敷陳常思發跡之由實有殊常之幸其於際會近代無倫伏自宣祖皇帝除州不安之時臣蒙召入卧內昭憲太后在宅寢疾之日陛下侍奉牀前念以微心皆曾執手還在繈褓未異家人唯懷竭節輸忠以至變家爲國感戴德望有以遭逢先皇開創之初屛居寒地陛下纂承之日將入中書蒙二聖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唯此世顧依前生禮雖限於君臣恩實同於骨肉是以凡關啓奏詞竭肝忘盡緣每思陛下本是天人夢來歷世是久立加福衆生惠二急憎流兩處習經證

中戒陶令者願恐一朝之慾常陰萬劫之罔如或未止于戈必恐漸多殺害即目民愁未定戰鼓方搖仍於夢幻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何微類誤我至尊乞明鑒於蒸人情不容於首惡興言及此涕淚交流又念臣雖寡智謀實同葵藿縁愚切不覺觸冒犯宸嚴不勝戰越

請伐初帝遣使至定州宣諭宋使令繼隆若契丹復入寇朕當親討繼隆上奏曰臣聞犯邊谿邑多虞陛下不知臣不材任以戎事臣敢不竭忠盡節震羅戎寨揚天聲以遠外侮然臣奉辭之日嘗面受聖訓以螻蟻之妖必就殲之戮臣子之分死生以之亦不敢於親征麾旄勞於天步今聆聖論將決親征且一人啟行百司景從次舍驛馹郡縣供饋勞費滋甚矜此狂妖當責將帥臣最當爲首見爲期是歲契丹不入邊議遂止

淳化中呂蒙正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熸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韙之

眞宗咸平四年張齊賢乞進兵解靈州之危奏曰臣伏見羣賊包藏兇逆招納叛亡建立州城創置軍額有歸明歸順之號務且耕且種之基仍聞潛設中官全異羌夷之體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觀此作爲志實非小況靈州自遭賊爲逆以來危困殊甚五鎮連陷好威蕃族道路阻難音耗迢絕當城鎮堅守之日積路未穩之時大凡中外常人皆合棄者已衆雜請移軍近番攻除寇寨壽安境兵勢人心傷耳數倍即今來所議棄者甚多靈州孤絕一隅專爲扞援助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尤不須吠業則

城中之民何由出城中之兵何以歸欲全軍民還須應援少發兵則
後虜邀劫多發兵則費貴資糧與其應援以出兵曷若用奇而取勝
小勝則軍民可出大勝則形勝復全涯淮鎮討之有一人抑亦進退而
獲利與其虛勞甲卒枉殺齊民示弱於奸黨爲相遠也果能更在精
兵合西羌刈田卒雜以對替之衆使其兵力有餘更分師徒出原
渭鎮戎心彼中興山西數戶從來亦擇穩便向入界右廂約時期兩
路齊進前咸繼遣敢來援助彼則分兵而應敵我則乘勢而攻且
奔命道路遙遠雖衝千里往利不還則禽臣謂兵鋒未交靈州之危
自解矣因取靈州軍民置於蕭關武延以來據險要不足亦一策備
置靈州稱係着濱上人之心啟候平寧却歸其後撫按春秋之兵何便
奮擊我則按重兵而觀利度賊勢以設謀臣計破賊成功十有八
九矣。

五年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論輕用兵奏曰臣竊惟國家斷徒以上罪
皆須勘鞫子細案牘圓備斷官錄問然後行刑其大辟罪將決斷即
給與酒食命他官監決慮有稱冤及斷訖即錄案申奏奏下大理寺
寺司點檢送至審刑院院吏披詳如案未圓即未盡即罪有司所謂
王者之心重用刑而惜人命也及至北伏驕邊西戎犯境不先計而
後出兵不先謀而後決戰失利則士卒陷歿者既多人民俘虜者不
少不知斷徒以上罪重用刑於大辟一則用心精審之如彼而不先
計而後出兵不先謀而後決戰致陷歿者俘虜人民者多一
何用心簡略之如此用心精審之如彼者是重人命也用心簡
略而如此者由將帥輕人命也州郡斷一死罪不當即罪州郡大理
寺審刑院點檢駁詳謬誤者罪官吏自至士卒陷沒人民俘虜則宰
相不過罷免賜[illegible]責將帥不過黜降其官悉無人也乃親延用

刑輕重之相遠也
景德元年契丹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寇準不
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
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
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
羣臣問方略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
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
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
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
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
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
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

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
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
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
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
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
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
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時準議澶淵事宜狀
曰臣伏奉聖旨疊書向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如起當至何處
者
一臣伏覩邊奏大戎游騎已至深州以來寇掠一路大軍見在定
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有趙昌翼
合總管則可與大軍[illegible]相應會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

唯老小驚駭，兼以賊盜圍聚。自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移。若不
早張軍勢，必恐轉啓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
往貝州駐泊，令[illegible]同堂杜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
近城兒使掩殺。其余閑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若
賊及召募強壯入賊界，先為鄉村劫掠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
路，多差人探報。若番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所貴安人心。二
則張得軍勢，以張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閻承翰等以王師北來
壯得軍威。四則冀、邢、洺地里不遠，張得犄角之勢。
一、隨駕兵士，滑邑殿居，國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
軍至貝州兵馬，早駕來起，以前又遣三萬人馬，一犬兵至貝州
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人，關合寺
延贊等諸陣，兩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土門，路

宋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　十七

與定州兵馬會合，漸漸與事勢緊慢，亦至洺州以來，方可聖駕親
動。假萬衆之天聲，破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在近城排布兵
應援。就張凝、楊延昭、田敏等應兵馬合作會合，次第及前來軍
降指揮，奪戎侯路移掩，定州河東兵馬附近路，得章大名。
一、戎恐萬一定州兵兩鈔，犬戎於鎮定閑下寨，抽那不起，邢洺之
北路騎使掠。天雄軍東六縣，分老小更驚移，須是分定，州三
路精兵差在使帥等，合令更令，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兵
馬漸那向東，傍城下襲[illegible]。如此則犬戎必有後顧之患，亦未
敢輕議[illegible]入[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殘害[illegible]是疑
乾[illegible]須[illegible]即日來[illegible]近[illegible]
寧軍。
[illegible]年[illegible]國史[illegible]皇帝陛下睿智

淵源聖謀，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借虛己以詢謀。兼彼犬戎，頗之
糧糗，惟恃騎騁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
慮其出後，須至過有防虞，頗請天聰，伏增戰慄。
真宗時，議親征契丹，樞密使王顯言：孟冬在塵，敵未犯塞，發與輕異，
直擬窮遠寇，若不遣師，乃先見。況今歲遣未滅，西鄙不寧，懷北邊部
落與之結援，則中國之患未可量也。議者乃於此時請復幽薊，非計
之得也。凡建議大事，上下叶力，然後成功。今公卿士大夫以至庶人
尚有異同，未可謂為萬全之舉。若能選擇將帥，訓練士卒，堅城壘而
備甲兵，亦足以待敵矣。必欲復燕薊，傳之則心腹之憂，彼勇鏃伺時
之利，以奉行天討而後可也。臣頃徒知天雄軍府，又言祖宗以來，多命
近臣統領軍旅。今移官微，使宜於文武庸臣中擇曉達邊事者為之。
蓋位高則威名著，識遠則勳勞立故也。武臣以罪黜者，宜加容貸，不

宋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　十八

以一眚遂廢。苟用之，有恩必得其死力。故曰：使功不如使過也。至若
臨敵命將，則貴專任。出師應敵，則約束將校，使相應援。至是數者，則
軍威倍壯，人心增勇矣。既而上表請赴行在，從之。既達遣鎮，契丹入
寇，上議親征，顯復陳三策，請大將軍方在鎮定，與丹必不南侵。車駕
止駐澶淵，詔鎮定出兵，會河南軍合擊之，可也。若契丹母子庭詹
勢以抗我師，皆先鋭兵，兩攻駕前，詔諸軍則令鎮定之師直衝虜攻
其營，[illegible]不戰而自屈矣。否則遣騎兵千、步兵三千於濮
州渡河，橫掠澶州，繼以大軍追北掩擊，亦可出其不意也。已而契丹
請[illegible]從[illegible]朝廷加賞錫，且許通青查以啗邊民，從
顯之請也。
仁宗慶曆二年[illegible]奏曰：臣伏見并夏[illegible]
事為累年[illegible]以[illegible]為經書，以期寧定，故韓奇

等入奏畫攻守二策以衆聖算其守策最備可以施行不患觀其便
用攻策令一二處命不敢持兩端非有風定之謀必勝之勢倉卒深
合孫吳紀律昔繼遷屢擾邊陲太宗親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
不擊或賊避而還又嘗令白守榮馬紹忠護送糧餉於靈州諸將多
違詔自會浦洛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怯未甚更練
又知韓琦尹洙所建之策恐未呈衆復臨事進退有誤大舉請以事
驗之且行師有期便須協力今鄜延路總管司爲條教等須索百端
料必不能應副足以爲辭此不可者一也議者以謂賊當併力而來
我當分兵以禦衆寡不敵多始敗衄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恐
之未熟慮矣三軍之命係於將帥之材材有小大智有遠近以漢祖
之善將不若淮陰之善將兵況今人乎苟未知大衆可以成敗而不思
將帥之材否此禍之大者也兩路之入十餘萬人虜將驅之若爲舒
卷賊若據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則奔潰可憂今邊
臣所共笑者朱觀爲條教置近於鎮戎軍界劉璠定川等兩川西賊
境中生聚牛羊皆悉徙遠去惟空族帳守者二三百人鄜來抗敵諸
將於兵驅亂矣不自免部隊前後不復可齊兵甲械用大爲擾虜之
兩路齊入併擊剿賊若有不利則患防冀宜爲從後患安危之計矣
於一舉此不可者二也自西戎叛命以來雖屢衆戰不敢深寇
所以然者以蕃部者非寡少也蓋以小弱之大賢俊之戚甲兵之衆
未易可制今我師深入若無成功大國威靈益爲被輕況或別墮奸
計以一擲可否之理議者又爲倖時之間雖未足倚下流勇
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沒士氣怯懦未易勇奮今兵數雖多
猶爲蕃將控實將領諸軍入不可之地或一戰敗驅乎實國利欲
其可深戰以利可昔亦之策者又云欲戀戀沙漠以窮𣏌

憂而退入山界以避賊氣以事觀之孤之比臣謂果虛聲掠既不能
破又前接兜當伏戰戰孳弱以厚惡之書誠非王師弔伐招撫之體然
事出無策爲撥之計恐卒當畫震雷逝往來難遂以撓其不備今與
師十萬散行而御賊已巧爲計謀底設險備清野據險以待我師何
能推亡前此不可者五也自其寇遠人皆知其詳實明計數然今未
有關防之可窺而暴爲此衆討事者但欲決勝於一戰華旨有所
成否則卻自比王沃以待罪勇則勇矣其如國事何此不可者六也
昨延州范仲淹奏乞朝廷開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勤兵素備
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存問或可招納令尹洙到
延州商量仲淹堅執前奏未肯出師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賊兵遊
退憂患不淺令諸處勒兵事宜多言昊賊點我師諸路入寇則在
一處以拒敵與招來人杜文廣所說一同此正陷賊計中此不可者
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中罷則是前後
自相違異殊無定算若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或失期會乞
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更有侵掠則須出兵邀擊以摧
賊勢可復往備客賊救援當以掌法被事或保得賊界諸自守備才
必先者經略恐落奸便如此則全處制勝有功而無患也然自議攻
討以來賊中呼集點類若爲防守還復爲稽緩未肯少安至今卻有通
款意亦不爲無益至於驅策豪傑之物賞罰發動欲罷兵亦是事
之小者臨時分擘處置亦不爲難所耐者安危大計伏乞審諫朝旨
下經略司
陝西轉運使龐籍論出界攻討[illegible]元昊知勢力甚困大
夏一朝反叛今朝廷定議討伐以示誅罰只今大爲侵此時與單稽
臣竊聞用兵之道必先度我將帥智勇[illegible]然後料敵

之虛實。乘其釁隙而一舉滅之。去秋鎮戎之戰。依城壁據根本。以主待客。而諸將或傷中而退。或閉城不出。其士卒既無用命死敵之心。使賊殘毒人命。剽劫財物。從容進退。如入無人之境。可謂將不良。士不銳矣。元昊君臣之間。未有釁隙。又聞謀臣悉無由知其虛實。而使出界攻討。此不可不為朝廷憂也。去春劉平等陷沒之後。邊城人心日久惴慄。若不即時更張軍政。既衰士卒之氣。儻復一出不利。則衆意愈懼。必難再舉也。況出界之後。山川道路我軍素未經涉。須以蕃部為鄉導。則其為詐不可不防。若至險隘之處。部伍稍重。尾首迢遠。忽有伏兵鈔掠。則必至潰散。況黃德和數千下潰兵不少。至今招集未獲。若數萬衆更潰而散。不惟盡生邊患。不知臣切度廟謨。以大兵之聚已久。上費國力。下困生民。欲決於攻取之討。其餘將佐士卒未能如意。或且為歲月持守之備。欲去冗兵。只留精銳。任邊戰守

則費用日寬。兵精則足以捍賊。之所產之物。庶法以充之。使不得與邊人市易。既劫掠無所得。貨財無所通。其勢必日蹙。如是益難持久。候其釁隙可乘。然後大舉。庶幾有萬全之策也。

慶曆間。趙元昊叛。議出兵討之。羣臣曰。元昊小醜也。旋即誅滅矣。供諱職吳育獨建言。元昊雖稱蕃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服叛不常。請置之度外。示不足責。且已僭名號。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之。不報。育又言。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手詔。相率書納其貢奉。庫以金帛。其後命潘羅支以攻李繼遷。尚能阻絕降。元昊弟兄朝廷已弗與西域諸國不通。則[illegible]傳以判[illegible]其衆[illegible]時[illegible]叛界[illegible]持以叛[illegible]嘝及也。蕃部雖散。其實相[illegible]此或[illegible]一豈也。

蔡襄請誅保州叛卒奏曰。臣伏見保州兵士近為罷卻沿邊巡檢廩給。逐出官吏。閉城而叛。以邀朝廷。識者更生他謀。使用招安之策。方今天下處處兵驕。若健兒殺官吏而叛。朝廷即日招安。則今後主將性命生死。全由健兒。國家威令。干戈不行境內矣。朝廷初要藉將吏守城捍邊。則叛卒更無可救之理。若只苟保州目前無事。結怨自此有兵之處。叛亂日生。是傾一州之苟安。而不慮天下之害亂。今招安既出。已不可追。然叛卒而有可誅之理。臣今願乞速降勑旨與王果。令以勁兵數千。伏於保州之側。候招安人隨而入。除百姓外。逢兵即殺。叛二三千叛卒方得剿絕。姑息養其驕氣懈息之間。我兵卒至彼。出其不意。可以盡誅。仍宜先諭軍中。每一首級賞十千。以我器甲兵食賞之兵。而擊倉皇空手懈息之卒。乘此機會無不勝之理。

若慮其燒劫倉庫殺戮人民。此乃閉城之所為耳。今既開門。我兵卒至彼。將殺死不暇。安能復為劫殺之謀。朝廷若必為過慮。更當別用救兵隨後策應。縱使拒死而鬭。傷人民乃是一城之患。以天下叛亂之禍較之。則又不足顧矣。朝廷係安危之本。力杜禍亂之萌。當此事機。決於睿斷。

翰林學士胡宿論征蠻奏曰。臣竊見前代征討蠻寇。所以為難者。以其保據巢窟。官軍入境。與師深入。則有山林之阻。久之。則有瘴癘之毒。兵不習戰。人多疫死。此其所以為難也。今邕州蠻賊盡率支黨。遠棄巢穴。頓於廣州堅城之下。平地之上。已六十餘日矣。退則歸路至遠。進則大軍已專以討之。賊氣[illegible]廣州雖有山林。不至深險。賊久留不去者。此天亡之秋也。今[illegible]方[illegible]瘴氣已息。賊既平[illegible]官軍堅城[illegible]所需。救宜行誅討。江西等路

若求早討其小醜及羞西戎猶足以誘一旅贍軍助國討賊臣以此觀天時地利人事之形王師誅逆宜及秋冬不可遲留更無機會揚攻議默不伐深沉有策兼其忠孝出於天性誠堪屬以南伐總督師律陛下宜申敕諸將專其節制則軍衆有所統一號令得以施行今因賊方之機與天時之利參定滅賊之策勿貪一時之功戒之以在和訓之以持重多方設巧燒其船艦使賊不得下海賊若下海攻陷瓊管以為窟穴即介在海外王師無由致討矣衆間竊發入寇腹心則嶺南諸州被害無有已時更復遲延使至春夏或謀合從賊或扇動群蠻則江西諸路疲於轉漕之役失耕稼之業大軍有疾死之憂懷思歸之心久則變生二者可慮當發生之候用誅伐之威則逆天時乘地利失人和三者舉事之忌也臣愚狂妄輒謂方今之計宜先料賊之多少計兵之衆寡若賊有萬人王師須有三倍之數料簡精卒留

用長技品配其衆番休與戰彼寡我衆彼勞我逸利則皆士吾氣不利則斂兵且止如此者二四待其衆困各懷去就乃可中疇吾之策鼓腸從之罪則人思效順衆必離散然後合勢大舉以圖殄滅若夫機會恐逆黨愈盛而後患滋大昔者食藿之人猶憂疆埸貢斬之語或蓋廊廟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嘉祐元年知制誥劉敞請罷五溪之征奏曰臣聞舜為天子禹為司空伯益贊之君臣之盛自古未有也以伐三苗尚不能得咫尺之地因班師振旅而歸晉郤缺率諸侯之師八百餘乘納公子捷菑以攻邾婁斥候不設城門不閉以為辭通語於諸侯皆罷故曰非吾力不能攻義實不爾克也此二者皆不可謂善戰矣然舜禹不以其故疑聖伯益郤缺不以其故損賢理有逆順義有曲直也今武陵諸彭父子結怨而邊臣輕發兵為子討父得非春秋王伯之略乎臣以謂過

吏好者欲騁其巧勇者欲用其力轉爲累弦勵飾負戰以深入爲事甚非治天下之大體臣聞古者三王之征伐不貢討不朝今彭氏父子所以爭一旦之命者乃自以失職不得朝貢也臣以謂可聽以休遠民此舜禹之寨益郤之義所以明於春秋也往年歲星在鶉尾則宜厚仁義以應之而始誅五溪逆父子之節難以得天今盛夏動衆于濂上霧多毒蛇惡草之害難以得地天地之道者自古五帝三王之所以務通而顧也雖有聖哲之能變其說而風縱欲貪功徼一時之勝者乎恐此爲人臣之利而非國家之福也臣願朝廷遂之

熙寧元年知雜御史劉述論不可伐交趾曰臣伏覩夏國諒祚死亡遣使人來告哀朝議損其恩禮以其納款之後曾犯大順城及擄殺傷楊定等所以疑之也今風聞欲遣使責問其國不

修貢賀登極拜正三等事及聞邊臣建議欲乘其喪禍亂困之際以重兵深入討虜不知果然否以臣愚思之恐非所以衆長征實綏懷夷狄之道也夫夷狄者豈可以禮義責之哉弱則畏服強則侵擾從古以然也今諒祚既死將責何人不若因而撫之庶得衆也真廟景德初繼遷死其子德明尚幼因邊臣奏報即降詔慰撫由此德明遂使奉書歸順稍後邊事寧靜垂三十年頗石之人無料事緣飾之勞兵許以養之其公私富實朝野歡娛當是時真宗皇帝非不知乘其衰微弱之際用兵窮討蓋以金革之事勝負不常臨事懼禍費財亦復殺傷士卒於是畏天地之命以德懷不以力服是以終德明之身不敢犯邊朝廷乃稍得以爲萬世之策當時之事校視今日之虛實其理可見當時尚不欲為而今日復欲為之豈不悖哉臣伏願

陛下追鑑前世用兵和戎之利害。深察今日兵威財力之強弱。愛惜生靈之命。深念祖宗之業。丁寧二府。檢詳景德年趙德明故事。止遣一介之使。慰撫其國人。存問其嗣子。仍諭之言。如朝廷推封爵之恩。即須別納誓欵。方可乞行制命。彼既孤弱。且貪賜予。則欣然聞命矣。乃可以救前日稱號擅興之失。使知非朝廷之意。則曲不在我矣。若用邊臣之言。以重兵壓境。乃為權謀之事。欲彼懼而速盟可也。若作深入之計。則為無策矣。今茲機之變。不在先後而適在今日。乃上天之靈。擁佑聖德。俾於斯時除去邊患。昭然可議矣。陛下可不順承天意。撫柔遠狄。以安中國。兵事之機會。正在此時。一失其宜。禍不可救。惟陛下留神省覽。天下幸甚。

三年武寧軍節度使富弼諫西師奏曰。臣竊知陝西用兵。諸路入討。至今已是數月。調發輸餉。不無勞費。陛下躬親萬務。勤於訪逮。臣所恨未能一一効死力。少寬陛下西顧之憂。臣念靈夏數州自太宗割賜之後數百年。所存者唯是空虛而已。今所得城壁。物悉未得所當。既已克下。又須守禦。自此勞費卒無已時。伏緣西夏與北虜常為犄角之勢。蓋北虜山前後十八州每恐朝廷有復取之意。慶曆初因元昊叛。仁宗不免討伐。而北虜遂有還書兼割地之請。書大意只謂我與西夏是甥舅之國。南朝不合加兵。臣不能盡記其辭。惟記一句云殊無忌器之嫌。此大可見其意也。臣其時兩使虜廷。每見元昊遣人在彼。密令詢問云求借兵。此皆臣始末親所目覩。不是虛聞。以昔校今。不敢謂必無此事。今北虜亦須疑朝廷既平西夏。即移兵北伐。必有借助西夏之謀。[illegible]可不過慮及此也。設或二寇相應而邊起事。即國用人力如何枝梧。其間軍情民心須常加防察。亦可使至於此極也。況今天威已振。王師已捷。或且令退備邊鄙守禦之策。更俟來襄安集。別圖攻戰。以為萬全之計。亦為未晚。伏乞陛下特賜詳擇而審處之。

四年司馬光諫西征疏曰。臣以不材。誤承朝廷委用。待罪長安。鎮一路十州兵民大柄。朝辭之日。伏蒙陛下面諭以凡邊防事機。及朝廷得失。有所聞見。令一一奏聞。臣受命以來。且愧且懼。所愧者聖知河廣。負任至重。所懼者智識庸短。無以堪稱。夙夜寒心。不敢寧居。臣自入境以來。見流移之民道路相望。詢訪慰問。累時云今夏大旱。禾苗枯瘁。河渭以北。絕無所收。獨南山之下。稍有所存。而入秋霖雨。經月不霽。禾雖有穗。往往無實。雖有實。往往無米。雖有米。皆細黑。一斗之粟。春簸之後。不過得米三四升。穀價踴貴。民間累年困於科調。素無積蓄。不能相贍。以此須至分房減口。就食西京襄鄧商虢等州。或庸賃客作。或燒炭採薪。或乞匄剽竊。以度朝夕。當此之際。國家惟宜鎮之以靜。省息諸事。減節用度。則租稅自輕。繇役自少。逋負自寬。科率自止。四患既除。民力自足。民財自饒。閭里自安。流亡自還。固不待陛下憂勤於內。宰相勞於外。然後人人得其所也。苟或不然。國家雖欲輕租稅。寬逋負。其所責之財何由可得。雖欲少繇役。止科率。其所營之事何由可成。四患不除。雖日下恩澤之詔。民猶不免於流移轉死也。蓋欲上濟君憂。下[illegible]民者。莫若省事。此目前之驗。非難知也。臣到官以來。伏見朝廷及宣撫等司相繼分遣使臣作四番。欲令以次於今冬及來春。發諸軍。[illegible]以為奇兵。遠[illegible]乾糧餱飯。大農力[illegible]撥給諸路。又竭

出府庫甲兵財物以助之臣以永興一軍言之所費人馬甲八千副錢九萬貫銀二萬三千兩紬絹六千疋其餘細瑣之物不可勝數動皆迫以軍期上下相驅急於星火官吏狼狽下民驚駭皆云國家將以今春大舉六師長驅深入以討秉常之罪臣以謂既不得預聞廟堂之議未知其事為虛為實昨者親承德音以為方今遠計唯宜謹嚴守備俟其入寇則堅壁清野使之來無所得兵疲食盡可以坐收其弊臣退而思念聖謀高遠深得王者御戎狄之道實天下之福及到關中乃見凡百處置皆為出征調度臣不知有司在外不諭聖意以致有此張皇將陛下默運神筭不令疏賤之臣得聞其實也臣不勝憤懣晝則忘食夜則廢寢心寒股栗竊為陛下危之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來國家富強將良卒精因人主好戰不已以致危亂者多矣況今公私困竭將愚卒惰乃欲驅之塞外以捕僥倖之虜其無功必矣豈惟無功兼復患甚多不可盡言也若朝廷初無出征之意則何為坐散府庫之財疲生民之力凡興分毫之事萬一將來虜騎入寇府庫已竭民力已困將何以禦之臣先任御史之日朝廷將興綏州之役臣嘗上言國家先當興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備然後可以征伐四夷今此八事未有一者勝於曩時而況關中饑饉十室九空為賊盜者紛紛已多縣官倉庫之積所餘無幾乃欲輕動大衆橫挑猛敵此臣之所大懼也或若又謂朝廷未討秉常先欲試兵誅一小族若果如此尤為不可何則今者竭關中之財力大興師衆乃擒有罪之強寇誅無辜之種族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將無以復號令戎狄矣此二策者皆為不可伏望陛下深鑒安危之機請之於未萌救之於未然速下明詔撫綏關中之民以副朝廷不為出征之計其最急也

不分番於緣邊戍守亦不遣募奇兵凡諸調發為饋運之具者悉令停罷愛惜內地倉庫之儲以備春深賑救飢窮之人如此豈惟生民之幸亦社稷之福也臣不勝憂迫直輸赤誠惟陛下裁察。

十年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曰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殭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殘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

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寮窺見此指

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

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則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

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日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請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
謝絶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
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
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
之倫，皆有好勝之心。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
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
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
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
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
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軾於元豐五年，又代滕甫論西夏書曰：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欲
披瀝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

悟一事，擬之有效，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
下，二日而愈；若不下，年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
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
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
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
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豐，何往不克，而
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
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
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
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竊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
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
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

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數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
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
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
畏尚、熙，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
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斬尚、熙首。此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
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
以漸，一拔而得齒，則齒可以脫而兒傷。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
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
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偽公主。梁[illegible]曹等
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
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
亦未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

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
用大臣宿將素為賊所畏服者，使董師五路，聚重兵塞上，號稱百萬，
蒐乘補卒，牢[illegible]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為必討之勢，而實
不出塞。多出金帛，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凡土吾不愛，
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能擒其主，掠其
人者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
全。及王師之未舉也，爭為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
豪，命以爵秩，棊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
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而內保
境，不煩城守饋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
遠計之。夫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為
功；為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

德。但能措太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事欲急於功名覬免罷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竊慕之。雖今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馳逐而經涉險阻識道路。惟陛下哀憐其志不勝幸甚

元豐 時新伐夏不得志帝厭人欲罷兵帝以訪輔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尚書左丞王安禮曰鈔不可啖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猶引天下之兵乃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材非度臣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帝悟而止。

征伐

宋神宗元豐四年判河南府太尉文彥博論西事奏曰。近聞西師已還中外但知時暫歇泊而未有分屯解甲之旨人情憂疑皆慮王師必有再舉之計老臣受國恩深義同休戚齒髮如此無復覬望唯有區區欲報之意不能緘默輒為陛下言之。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選擇將校訓齊師徒將略器械儲峙艱難皆衆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比者夏人昏亂自致天討陛下赫然命將出師以伐其罪。師行以來捷書屢上。雖未能盡其巢穴係其君長而師行有紀所向無敵。羌人退逃莫敢抗堂堂之鋒天威神武震慴四夷戰功之多近世未有。然而轉路遼遠興動大衆。彌歷累月饋餉不貲。諸路之民疲於供給將士盡忠竭力為朝廷奮不顧身開闢死亡冒突寒暑備極勤勞臣以謂國威既已振矣將士之力亦已殫矣百姓供饋亦已竭矣為陛下今日之計正當勞徠將吏安拊百姓喚咻其疾痛補完其瘡痍使得蘇息按甲養威以全前日之勝如此則外足以懾戎夷狄內足以愛養軍民乃宗社無疆之休也。今若師徒暫還而復出士氣已衰而再鼓民力已困而調發復興。諸路所入轉餉益遠。如此則師之勝敗恐未可知而前功或喪此天下之[illegible]變也。兼臣在路中逢遣發西軍頗不少。亦聞陝西事體頗詳皆言百姓亦已流離兵衆之憤懣今冬二麥多不下種將春農事方興又復調發不已必恐應副不前有誤大計。臣而不言孰當言者。伏望陛下以天下為度以蒼生為心不以盡敵然後為功亟詔班師分屯諸路使觀朝廷恩威悉行軍民和附以小羌昏亂如此可以坐待其滅亡矣。臣不勝大願。老臣忠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僭易冒瀆不任激切

五年陝西轉運使范純粹論西師不可再舉疏曰臣伏見朝廷聚兵一道以俟西討將修築堡寨聚積芻糧為進攻必取之計臣以非才職專餽餉雖前後累與同職官條具事狀仰煩聖聽然其所論皆區區餽運職事之所當言者至于攻討得失之勢城堡利害之實師期之緩急民情之戚休所以繫朝廷天下之體者則非臣之職而前此未之言也臣愚以謂畎畝不忘君者蓋臣子之常守況臣世荷國恩父叨器使今事有所觀而心有所懷詎當以非職為間而隱默自欺此臣所以自信不疑而欲言者也臣切聞去年邊事之初議者謂夏人惛亂因厚其衰弱然耗疲弊庶幾可乎朝廷大治兵師諸道並進所向力戰而賊衆不抗則是與夫議者之言有間矣今朝廷會兵涇原欲為且城且戰之計臣以謂精騎二十萬聚于一方聲勢重大彼必清野以避我鋒或於他路犯邊以為牽制為一乘虛入寇則事可憂

蓋涇原進築之衆所食糧米日將萬斛所築城堡不過一二而地里漸遠餽運無可繼之策時日漸久了夫有奔潰之虞當此之時勢必中罷豈不負陛下與衆之意而繫羌狄觀望乎況所城堡障塞在賊疆者守久長豈敢自保此又不可不慮者也朝廷休養民力充實府庫久矣去歲兵師一出而公私困弊若此其甚今者再議大舉人氣事力大非去歲之比若今歲事功不就即來歲又將如何國財民力將何以繼此臣所謂攻討得失之勢城堡利害之實者也臣唯則置司牒呈到調發時日諸路兵馬之期皆在六月切計出兵之日決是初秋去歲涇原環慶兩路各以九月出兵比至中冬斷以還塞緣猶士卒病瘵千亡四五今七月行師方是苦暑以二十萬之衆冒犯炎日戒被堅甲冠戴負荷之力役渴飲難周瘴病多有復當大雨時行之月豈無霖潦之虞臣恐疾病傷殘有甚前日內外重兵上繫國體此臣

所謂師期之緩急者也臣切見去年調夫出界其上等人戶有差獨出數十夫之家其貧下人戶亦須數戶共出一夫每夫雇直至百貫丈尺諸路既運同擔擔調發至千萬三其間懷糗餉鄉若遇賊被害死亡驅擊又未可復今歲再發百姓已諳事勢人必驚畏頗有逃竄難為在隴坎不將枉妨奪農時適於此日緣軍與大計動須人力臣等家無遠識以軍須責令趁辦若人戶大段流移關內騷動根本之地事有可憂異日言者必以臣等為歸咎之地一身之責無足自愛其如國事何此臣所謂民情之戚休者也臣切揣朝廷與討當為全而不害事一時之失爭後而果成前事可鑒至切與老于邊事之人曲折講議審可以決心而中外之臣妄意朝廷謂身甚禍福有為陛下言者臣獨何人特以忠義所發不復以職事為間寧受盡言之罪于今日而不忍被不言之罪于他時從救以將樂人一當死

以聞。

晁補之上言曰臣聞封敕曰國家大事數不當言言之有罪贈自以其書為罪言然而之界賤臣輕言者亦罪也夫仁傑義宰豪傑信結而出之以勇闕然而越堂然而陣身被堅執銳蒼臂大呼以先三軍使三軍之士進旅退旅蹋躡群萃遇覩堅就之往與之奏莫知所之若是者臣不能布策決勝選日計月望雲上風觀星候氣雷曆而休紅無霧擬章耳光作皆逮向破殺孤擊虛亡窮二刑坐丑曰死以發害由以明利吉使三軍之士遠之以止順之以行不厭不疑至死而所從者是者臣不能畫地限米指險度要者青右白前烏後蛇無苦天牢無處背害陵知運背丘知向林木之限水聲將之陂之逆一直以亟一遷使三軍之士所由以入所從以出不交掛地絕不失地宜若是者臣不能馳一乘之輦陣三寸之舌不兵而行曉喻曉

以禍福諭以利害。使賊交脅受事屈膝請和。可以無戰而屈人之兵。
若是者臣又恐未講高壘清野以待。示以所害。賊戰不可。三時務農
一時習武。百姓家給人足。鄰犬相聞。使賊不敢南下而牧於藩籬出
而漁於海。徼關乘傳內外為一。若是者臣不能度。貴不能之才五為
少孤不幸。陸在荊棘泥塗之中。荒楚幽憾。不得預聞下士之議。而私
蒙庶人所以傳語者。是以不勝犬馬之願效一言。雖然凡所言者亦
非曰能之。亦其理勢之必當可自者也。自交趾犯順。侵軼郡縣。漢廣
雖熾擾。書曰。闔陛下仁愛之民。委於賊。亦未變動。當時患所以禁止安
集者。臣雖不備行列。有以知其非王臣。故忘其怯懦。而自試鈇鉞
之誅。謹參之驗。以先論者。以有勝兵所為。未可取者。而次條其計於
後。以備執事者。謹以謂用兵之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又曰。敵加於己。
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陛下以父道育四國。四國所宜

恭欽歲以子來。而交趾不道。乃干大順。陛下謀於心。謀於卿士。乃建
庶民。設壇授鉞。應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一也。兵起之初。
五管莫備。賊至城下。府合不知。而邕州刺史蘇緘。家世儒者。不容。全
革許馬之勞。猝遇大變。乃能奮不顧身。閉城乘壘。連閱死鬥。以昭賊
鋒。兵敗不屈。血濺砌。凡妻子女婦。斷頭為賊。將吏僧死者至數十人。
遠近激動。爭欲伏節前驅者。此其理勢必勝二也。陛下即位以來。精
意武備。設監置官。以董軍器。鎔鐵皮革筋膠。精良百選方精。寸
槍戟箭敵。槽矢弩胄。鎧鼓旗幟。備凡軍之須。一切彙具。以比蓋黃河之
水以為限。舶為畫隊章之。不以為然。一船所載。當中國車數十重輪
艫相銜。以濟府師。此其理勢必勝三也。交趾之使。不過中國一大郡。
叫呼跳梁。不足以越千里。疲弊空窶。不足以支數歲。陛下神武。天旋
雷動。莫不聳然。況此小寇。削之得術。捐五管一城。足以當賊有餘。何

至嘵嘵以煩執事者。今於中國之眾五一以伐之。如舉泰山壓鳥卵。
此其理勢必勝四也。陛下謀臣計士。布列中外。適一事命一將。皆試可
乃遣。而比歲更武舉之科。龍蛇於廷。旅以試天下小兒。孺子莫不
踴躍憤悱。爭試韜略。馬射書論議。以希功名。英作新振起。亦勇氣百
倍矣。交趾徼外小國。其人腥臊雜處。非素知兵。能出奇合變也。作家
作窮。非有富性。縱抗奪攘。遇人爭一旦之命。此如獲鳥走獸。雖角
牙爪嘴。判足奮而不知人能以機械罔罟獲之。此其理勢必勝五
也。然五勝可為。而有未可取者。此事之情不可不審也。陛下方拓
西疆。撫開撫綏。以取熙河六城。如探懷中物。席捲進逼。不敢窺境上。將
佐有功。士飽新賞。帶甲十萬。乘勝而積。有輕交趾之臣。以謂延頸請
交趾小蜂蠆。有毒。不可忽也。傳曰。萬窮則噬。獸窮則搏。人窮則詐。昔
魯人與邾人戰。魯卑邾。不設備而禦之。邾人敗魯。使我軍不知審此。

交趾示弱以堅我。我迫其窮。使姦謀得行。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一也。
中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適。其生物加之。故極寒甚熱。皆足傷病。百越
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故耐暑。三月五月。春夏黃茅
嵐霧瘴氣上炎。下濕颶風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蟲。蚺蛇沙虱。過而跕
者猶十三四焉。今以北邊大軍宿之。其間久而不死。強者病。弱者死矣。
徼爭功利哉。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二也。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故
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糧食則亡。臣請以漢雷指之所論。羌
軍費之驚。師曾不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
以少府錢續之。今交趾之遠。非行軍也。且緣徼內募卒及調河北
京東戍兵五六萬以伐。步行踰數月而後至。以臣計之。人日糧
二升。則五萬人。日費日千石也。於三月日千石。舍衣甲裝未定。而十
萬石之費。其費其險。固未有成績。其為費。可勝言哉。孫子曰。智將

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芑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料千地千里之法也。今以京師至交趾五倍而言之，則何啻二十鍾二十石而後可以當戰之一。矧吳俗又非曾以五穀為養也，禾實草根魚鱉蜂蠃之為餔，且其土之所出足以給其人，安坐而待我，若此雖十年不病闕食也。傳曰：糧不如者勿與持久。持久非遠行之利。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二也。平陸之軍，留於車攻，閑於騎鬬，蹈踐厚土，大步疾走，左旋右折，出入往來，蕩蕩坦坦，不可障阨。而以之入於東南之幽，前則重山，後則複澗，左則大阜，右則深谷，積石叢雚，單以推輪，馬以數路。擇土計地，若不容足，縱行則絕首尾，衡行則絕兩翼，狂不知所退，而賊生死其地，其人如猱狖，下上險阻，筋力百倍於華人，倏起忽止，適去已至，從之如捕景不可得也。傳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地利者兵之助。故孟子所記，亦先地利而後天時。而將士非素知此其理

勢或未可取四也。畿內禁卒，固天下之材選，賞罰素信，約束素明，平勇亦當百矣。然臣竊計之，設此營而撰，或取左遣右，或取右遣左，參差不齊，聚為一軍，則步非同巷，長非並舍，饗賜不偕，爰書不俱，行雖一之以旗鼓，晝戰目不能以相識，夜戰聲不能以相知，則臨事雖練。而河北京東之卒，又半雜新軍，皆屠貨富豪，不任田畝，徒博飲酒，詐窮力盡之人，乃起而為兵，一旦遠驅之戰，不惟不足勝戈甲，為南而其往也，皆有戚戚羈旅之懷。夫戰，勇氣也。氣不盈，不可必勝。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五也。凡此數端易見，雖五尺童子能道之。而臣所以獨不自已，區區為國私憂過計者，非以交趾眾能為足搏痛也，以謂遠勞王師，戰久不決，則事將不能無弊，不可不察也。夫交趾實古揚州之南境，自三代盛時列荒服之外，不及以政。暴秦并天下，略定揚粵，以謫戍守五嶺，與越雜處，以十三歲而任囂、尉佗亦數以其地叛。當是時，

有閩越東越南越東甌西甌，謂之百越。交趾者，越之微也。其國距路陽而萬一千里。人皆雕題文身，項髻徒跣，俗相習以鼻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今其地負海倚山，民險僻，遠師行之道，可以為正為奇為伏者，非特一途而已也。昔漢伐遣，以韓安國擊越，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將唐蒙亦使越，越人食蒙以蜀枸醬。蒙歸，因又上書通夜郎，浮船牂牁以出越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按圖湟水盡出於連州；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湞水，按圖湞水盡出於韶州；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按圖灕水盡出於桂州；馳義侯發巴蜀罪人，下牂牁，牂牁即唐蒙所通道夜郎者也。於是五將軍以會，越人或降或亡，南越平為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貳叛，馬援將兵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山刊道五千餘里，如浪泊、禁溪、緣功、居風、下雋、壹頓之路，凡圖記可見

往往攙所行也。今其計謀所長，未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其出入往來死生之地，勢第具在，歸行所從，不可不察也。臣又以今言之，后從鐘前固不必皆出前人之蹟，而其大槩瀕湖以南要害之地，勒兵因以分屯，走進至於明越、餘杭海上諸郡，負海無障塞，中國所素不虞者，臣願亦粗修守禦，備游寇。凡此非特以待交趾而已。臣又以今料之，使賊能為狂計，固不出於三者外，有合交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頓兵絕徼之下，曠日遷久，欲戰不可，引去則賊又復至，回軍轉障，延而赴之，賊又入得如初。如是數年，則遠人未有息肩之期。此計上也。蓋開閉闢戶，誘我以利，誑我以弱，鼓計誘我，且戰且卻，敘易而不疑，乃垂入之，以墮賊計中，賊塵我歸，遮以奇兵，斷後我進，無所得，欲退不能，此計中也。若棄關不守，斂行出隘，屑突侵軼，疾戰自快，輕勇悍齊，分散四擊，大則劫城，小則掉也，出入吾之地，恐不深，其爭吾之利，恐

不及我主彼客我輕我重我衆彼寡雖强可虜此計下也賊出上計
利在賊出中計利害半求不計敵爛亡矣臣又以今料之賊必不能
出上計何則海外遠國自文弘之弱所能恃雖近有群蠻又非固
為交趾依也況敢傳王國孚寇者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不自安之
心今臣姑置遠者而不論論群帥之近者則亦不可無所以待之今
見朝廷舉大兵欲滅交趾彼其中能無介然疑似之心我臣竊計以
謂誠能擇使者如鄧食其司馬相如陸賈班超等輩秉節持御以寬
大詔之告以朝廷誅叛逆賊所以行罷兵矣能從中國討賊及反間
致頭首者計所得以賞以身從者賞以身以家從者様以家以鄉從
者封以鄉以縣從者侯以縣雖不能悉從可以少定其志則是不戰
而賊之形已窘矣臣又料之賊無他助其上計不能悉用或者猶參上
計而雜中計參上計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雖衆無所用之請以大

參議卷之三百三二　八

軍當其衝虛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為三四開道趁程或出其
左或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昔蜀王離拒劍閣
鄧艾乃踏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崎嶇險絶艾先自
裹氊而下士卒皆緣崖攀木魚貫而進卒降劉禪此設奇者也雖中
計開關閉戶以誘致我我雖衆亦無必入請留大軍屯其後而以輕
銳俾從之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包折隊伏於兩傍勿為力追遠而
挑之偶勝無追不勝疾歸兼全遣鼓援衆以駭賊貪吾獲可遂於既
卒前遇伏其衆必覆兵法所謂引而去之合敵半出而擊之利者也
昔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
待之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
之遇破戎師此設伏者也賊出上中而不利將悉衆僭出以徼幸於
其下計是固中國之利也請緩日而取之昔魏祖伐關中賊每一部

至魏祖輒喜破賊諸將問其故魏祖曰關中遺遠賊若依險阻征之
不一二年不可下也今皆來集兵雖多莫無適主一舉可滅諸將皆
服語曰遠難不俱棲可離而解賊衆之謂也此三說者譬之九不能
出於盤其大槩如此然兵無常數隨所動而應之前必有曉震之
說而後繼之者得以施不窮之智願為陛下將者何如耳賊出下計
而又不利將大走遠遁亡海絶道以保窟穴臣請按甲勿從或曰按
甲勿從何以立威於天下羣士卒所以犯暴夜冒白刃者僅不勝使
幸勝家何淺寒而棄之且賊窮窮無所知此如兩鼠鬬穴中將勇者
勝臣則以謂不然兩鼠鬬穴中將內鼠勝耳欲持與大海之間其勢
必興之相從於舟楫夫使吾三晉蕃會之人失其所而為操船鬬檣
浮之江闊之中平居無事自亂心悸而況乘以食粹飆風捲穡二夫
為檣我衆賊矣又何暇與之校強弱勝負哉蓋前世語末敢以謂戰

參議卷之三百三十一　九

人能入水負舟而杜牧所傳鄭牟者能沒海底其地五十里不患今
海上買人亦往往遇水溺驚舟沉焉此其於中國所用以取勝故也
故臣請按甲勿從而少設策修備以待之且陛下富有天下萬斯日
月之所照雕題山海之藏皆以交趾氣後安定而靡零由陽收棄給
徐西千龍編朱載封漢望海渾隊不足方尺圍十之地為夫有之又
非以交趾為摩訶象古貝文螺珠珀翡翠犀皮象革其行程壹獸奇
不怯擇[illegible]見罰也不得已而問其罪是以威服小邑使
之懷而附[illegible]賊既定臣請備古吏選仁厚勇略堪任
時師者以為[illegible]太守以歲月鎮撫其民而曰兵寡之可
任昔者[illegible]以為教習土兵之外乃募游軍而就擇精者[illegible]
地平居無事[illegible]而著列之以周知其心有故王臣突勢設撥見[illegible]
動著聚為一聚敵事之人見事欲為之根仇者聚為一千有會[illegible]

忿怨將使其志者聚為一卒有敢營增人倍敵賂遣揚名者聚為一卒。有敢勞靡負犯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加賜而時慰撫之居
其地服其俗安其水土使其械用因其種食得以無須執事而生則
其弊乃可以得志。此百世之計也。臣身非安南將吏民兵又不親其
交趾接也安能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曰今日出某道取某也。
明日出某道取某寨某道可以為正某道可以為奇某道可以為伏。
務者在大學理勢之所在故臣得以臆計胸度而妄議焉若夫知己
知彼每舉不殆與敵變化循環無窮握算擊衆動於九天之上此則
大將專之非朝臣所得而前知之臣愚疎外不知事體冒昧干瀆
惡罰
哲宗即位守門下侍郎司馬光請革弊劄子曰臣伏見陛下自臨政
以來夙夜孜孜以憂百姓安國家為事蓋善治疾者必究其所來故

其所急救之欲速去之欲盡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
槩出於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重事用之蓋聖人除暴定亂不得
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葉藩鎮跋扈降及五代群雄角逐四海九州
瓜分糜潰兵相吞噬生民塗炭二百餘年太祖受天明命四征弗庭
光啟景祚太宗繼之克成厥勳然後大禹之迹悉為宋有於是戢戈
干戈與民休息或自生至死革及期頤不見兵革吏守法度民安生
業雞鳴狗吠煙火相望可謂太平之極致自古所罕鮮矣及神宗繼
統材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拓跋交趾日南
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於漢唐之境猶有未完深
用為恥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
言。低知邊功不顧國患爭賁躬身自謂衛霍不死曰而書生披文按
圖說習陳述不知合變競獻奇策自謂良平更生聚斂之臣掊拾財

利析秋毫以供軍費專務邀恩才誘民各陳遺利自謂研桑復
出。相與誤惑先帝。自來榮往於是置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役。以
聚貨泉。又驅畎畝之人為保甲使捨耒耜習弓矢。又置都作院調筋
角木以多造器甲以養併馬使畜耕牛市駿馬而農民始愁苦矣。
部分諸軍撥隸邊州內地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
監押皆不得關預捨祖宗教閱舊制諸射法教胡服機械陳圖競為
新奇。朝晡上場不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強市推取坐
列販賈增商稅色件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
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殺其子孫鄰保籍沒貲
產不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貴賣。強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
刑。破產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
運。教兵所久積財既多。然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愿懦。

行伍驕惰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偽之士。不知彼己妄動輕舉
是以頓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戰兵之士荷糧之夫暴骨塞外
且數十萬。築堡永洛忽無備禦寇延敵闖城之人翦為魚肉。當未
足以威服戎狄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厭兵戢諱言患者
者長太息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棄天下此臣所為痛心疾首泣
血追傷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
吏毋得妄出侵掠。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東常納貢。乾德拜章往
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此曹提舉官散青苗斂免役錢。累教保甲
置都作院養保馬置將官市易務抽買坊場增茶鹽額措置河北
糴便司皆為虛設。陛下要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餘章。求
有不言此數事者。足以為天下之患眾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
也。利害明曉如日月。何所復疑。而群臣猶習常安故。憚於更張。雖

願加裁損。而監司被堵。得官其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飼。遠州之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漸額尚在。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雖數年之後。萬一遇水旱大飢。盜賊竊發。其為國家憂患。豈敢盡言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志。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為不如舊法之便者。稍加釐革。雖非一日可行之事。幾乞陛下審漸執政。合同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選善以聖鑒裁而行之。昔夏遵禹訓。商用湯法。周循文武之典。漢創業垂統之王。貽厥孫謀。後世所宜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由舊章。但使政事悉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熙。海內太平。更無餘事矣。議者必曰。革弊不可倉猝。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使盡也。其為醫者謀則善矣。其為疾者謀豈利哉。

李虞上慎兵論曰。臣聞兵不可好。好兵者喜殺人者也。戰不可忘。忘戰者棄民者也。臣嘗原兵之理。義克敵。敵克義。要之各有相傷。為民父母奈何使民兩自相傷。中道無罪而實生其禍。一征不獲已則權以用武。乃濟然後寄於當用而用之。以犯難。難乎即止。未發可抗。此以殺止殺。以戰去戰之術也。司馬法曰。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後之人君豈鄉是哉。爭城則戰矣。爭地則戰矣。爭長則戰矣。爭利則戰矣。小忿則戰矣。逆言則戰矣。代命代發。代存代亡。民不加多。率以戰死。獨何辜哉。今日暴原野之白骨。乃昔日暴原野白骨之子孫也。人君當視人猶己。以己推人。則好戰之心自平矣。士卒之痛。患己之痛。士卒之傷。患己之傷。矢石在前。白刃在左右。法令在後。萬死一生。間幸於生。其危心如何。彼貴賤雖異位。而喜懼好惡之心無一。況獲殺人。則父母妻子失所而無依者數人。或至於殺其子孫。則嗣續遂絕者矣。推愛物之心。猶不忍暴殄天物。況人乎。不戰而屈人兵者。王慎於此。故觀無衣之詩。然後見興師之情。觀揚之水之詩。然後見屯戍之思。觀蒿生之詩。然後見戰殘之感。追夫民日益寡。國日益削。力日益屈。財日益殫。於是惻然哀憫其所向和矣。主父偃曰。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豈特悔而已。禍亦隨之。夫二世為將。道家猶且忌之。況好兵之主乎。故禍莫大乎好兵。好兵之心有二。曰幸。曰侈。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不可以久處約。惟樂與約處之實難。自匹夫至於天下國家莫不禍之漸。均生於有餘不足。有餘則侈心生。不足則幸心生。幸心之禍在厥身。侈心之禍在子孫。今夫國迫小而鮮長處財裕。是而多妄。貪而無謀。勇而無禮。惟欲僥倖於一戰。為一擲存於是乎幸心生矣。幸心一生。故不量力。不度德。而所欲非其欲。志徒大。心徒勞。而所求非其道。如卵投石。如指撓沸。自取危難。屠其城。夷其社。覆其宗。絕其嗣者。踵相及。孟子所謂緣木求魚也。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後必有災是也。不足為有天下者言。若夫承安閑暇。財豐力富。旁視四鄰。無一不可。惟外事四夷然後快意。於是侈心生矣。侈心一生。故好大喜功。而不以生息元元為念。窮兵黷武。惟以戎功為期。自求憂患。困役傷財。得寸損尺。怨滿天地。而禍及子孫。賊仲所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皆是也。前王既以此為警。後王當以此為鑒。鑑古之好兵無功。而其主非賢者不足道。好兵而賢且有功者。莫若漢孝武

唐太宗。夫以武席高祖文景之餘烈。大倉有紅腐之粟。內府有
貫朽之錢。故放心肆意。玩兵耀武以事疆埸。內則有期門羽林
孤兒佽飛騎士之兵。外則有六郡良家材官之士。總節制以統
軍。則有衛將軍之智。提孤軍以深入。則有若霍驃騎之勇。又有
李廣程不識蘇建貳師安國嚴助李息徐自為之徒以帥偏
師。楊僕路博德李蔡王恢李陵李沮公孫賀公孫敖之徒以將
別部。擊匈奴。故東甌平南粵誅昆邪。平西羌伐朝鮮征大宛。乃
置朔方滄海武威儋耳牂牁樂浪等二十四郡。騷動萬家。太宗
以英雄神武。戡定禍難以基王業。自偏裨小校至於萬乘。大小
戰無慮百數。未嘗挫衄。有若李勣李靖柴紹衛孝節薛萬徹之
徒以平突厥。有若道宗道彥樊興寶志元高甑生之徒以平
吐谷渾。有若侯君集薛萬均之徒以平高昌。有若李勣李大
亮之徒以平延陀。有若牛進達之徒以平吐蕃。有若郭孝恪之
徒以平焉耆。有若李子和蘇善張士貴張德寶上官懷仁之徒
以平諸獠。有若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之徒以平龜茲。邦國既
底寧。諸盜既勦。乃其餘勇故。亂猶未肯寧。晚命馬周李勣張儉
張亮為將。統十六總管之兵。後復遠駕遼海。親征高麗。疲勦傳獸。
以漢武唐太宗之伐功。度越前世。所殺敵人。固不可勝數。然士
卒物故亦已多矣。故君子曰。戾太子父子。庶人承乾兄弟之釁
實由於此。臣故曰。兵不可好。禍莫大於好兵。好兵之禍。既無近
效。則慎用兵而重民命者。其得福必永矣。或曰。子論兵而以好
兵之禍為先。奈何為驚人主心。兵可去乎。臣曰。知戰可殘民。可
愛兵可整而不可玩。禍可去。福可既。然後可以用兵矣。實所謂
知稼穡之難。乃逸之意歟。故曰仁者愛人。今痛人之害者。義者循

理。惡人之亂紀。以無為兵患。是乃仁術。又安可去。太祖皇帝昭
受昊天之成命。市不易肆。兵不血刃。異漢唐百戰以得天下。固
已異道。五宗相承。奉之以德。雖間用兵。兵出有名。未嘗有漢唐
之侈心。則基福而遠禍也。其已久矣。陛下紹大統。繼大烈。可垂
拱無為以荷天休。然內寧必虞外。居安必慮危。故戰不可忘。兵
未可去。戰雖不可忘。當念民命之可重。兵雖未可去。當念好兵
之貽禍。參驗漢唐之侈心。循與祖宗之多福。故有曰。今太平可
恃。四夷無虞。宜戢兵革。銷鋒鏑者。自弊之論也。願陛下勿聽。或
有曰。今太平有餘。四夷可討。除宜興師旅。闢土地。是召禍之論
也。願陛下勿聽。臣願陛下好選將帥。必求其良。討練士馬。必致
其精。謹烽燧。繕甲兵。積芻粟。城壘以待四夷。不害中國之為
強。服吾要吾寵吾。以逸待勞。以直待曲。真天子之兵也。

欽宗靖康元年。兵部侍郎李綱上言曰。臣伏蒙御批。降付臣僚
所上奏劄。不知何人所陳。皆與臣意暗合。乃知今日不為無人
在陛下採其議斷而行之而已。唐韓愈有言。不敢不疑。惟天子
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正謂此也。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
征邑國。於師之上六稱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
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
今陛下之於金人。卑辭厚幣。靡不順從。其謙極矣。然金人驕悖
愈甚。其勢非用師不能有濟。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必
成。然功成之後。往往一以小人為戒。而已臣愚伏望聖慈深考
聖人之言。斷自淵衷。無為浮議所動。則大功一成。中國數十年
可以無夷狄之患。不然憂未艾也。所降奏劄。更容臣來早繳上。
西京聖訓遺錄卷四

御史中丞許翰上言曰。臣聞虜占駐磁相。聞兵太行。而种師道兵距河未渡。此捶師之數而示敵以弱。臣以為非便。昔董卓自言討先零日。留司馬劉靖屯兵安定。以為聲勢。虜憚斷卓歸道。小擊輒開者。以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步騎四千而已。故知兵之勢要恃聲援。非必實加之也。今我擁扼狼車而大兵渡河。號十萬衆。此足以震敵人之心而增諸鎮之氣。敵戰則可以及事。敵和則易與之講。此賢於老師不用而緩敵殘寇。何啻萬萬也。願陛下下臣之言。與大臣與种師道熟議其便。然臣竊論种師道今不可廢。已蒙聖慈許令師道制置河北戎事之權。聞不容變。而迄今十三四日。未聞發行。今雖用師道。言恐亦未必能盡其心。以朝廷任之不專。信之不一故也。更望睿斷。早圖任之。

翰又論戰曰。臣伏見金狄退師。以奉朝廷稽緩。上恬下嬉。事於無事。特以為安。而臣獨竊終夜不寐。方以為憂。夫以夷狄之情。貪婪無厭。而我既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所割三鎮。疾馳三日。則突騎犯都城。飛塵入宮闕矣。當此之時。金帛不可復得。地土不可復割。邊鄙之師不可復召。智能之士不可復圖。萬世之變。可勝言哉。今聞姚古等兵已在國都。切謂陛下可以閫外之事制於將帥。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下之。使不可下。則用兵不疑。臣嘗熟計。我戰而勝。則家福無窮。戰而不勝。則北阨井陘。西斷太行。內守大河。閉關無憂。以殘弊將歸之兵。力必不能取二鎮。故我勝亦利。不勝亦利。此可決戰一也。虜欲既盈。虜驕卒懈。時盛暑溽。人馬喘汗。以我方銳。擊其惰歸。此可決戰二也。我衆彼寡。以十當一。反顧者誅。旋踵者斬。使咸令既出。則羸弱者奮。況於關陝百戰之士。外誘以金繒。而內激以慘恥。破賊必矣。此可決戰三也。种師道持重名將。今雖老矣。智略足恃。議者見其木訥。若無策畫。此蓋不以口擊賊者。昔趙括論兵。其父奢不能難也。而奢謂括將必敗趙師。宋文劉據江左。聞王元謨論兵。飄飄有伊洛闊意。及使之。望風奔潰。聞師道目少沉毅。蓋自天性。介胄之士。瞋目語難。自古而然。未可遽疑。況今濟以姚古。足能相與成功。此可決戰四也。陛下仁聖。誠動萬姓。義感三軍。人人思為國死。以濟中原之恥。而發七廟之憤。夫天時易失而人心難收。陛下今不乘此利勢。後必悔之。此可決戰五也。今全軀保妻子之臣。務在張虜聲勢。虛為恐動。苟安目前。遺患為世。此其意亦無他。不過虜戰不勝。則咎歸議者。使身不利。今一主和。身保無患。明年戚秋。胡騎復來。則必誘以國

家事狀不至。不得歸咎和者。姦回自營。孰便於此。非復為陛下宗廟社稷長慮却顧者也。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要觀大計如何。竊議者以姚平仲前日妄動小衄。以謂王師不可復用。傳曰。凡此謀功。唯斷乃成。故願陛下斷之而已矣。

翰又論二鎮曰。臣伏見王師既行。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古今蓋未有能以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帥之志貳。則士卒之氣不銳。斷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誠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究為和與戰。卒將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之所繫也。昔漢高帝蜀先主。皆聰明特達。為一代之英雄。考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厲。終動更揚者。大計已定於中。斯其所以為英雄者也。陛下欲決和議。則臣願陛下取太史公記虞卿傳。覽其往復。此往古之鑒也。方

今吾失三鎮二十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西北一河東則陜西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計不過謀渡江。南臣老永嘉渡江能爲東晉者乃有王導謝安矣賀相輔扶危救傾便能主國而中原丘墟遂陷胡羯使世無王導謝安之才或有而不見施用則東晉割據猶恐未易爲也借使能爲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之造入陵寢取一抔土則將若何。言而至此可爲流涕陛下永念方來之艱則今日雖復勞勤天下猶不得已何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爲太祖即位以來未有江南晉蜀而卒能混一臣竊以爲不作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體守文之主將士百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虜在掌握而不臣使益張大復何以敵。不得以太祖言。故凡守和之計與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求戰議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于前奏矣今使虜不肆擾則使何之

師當戰則必有漕運之役有饋餫之兵有把截之使皆當盡出不計小卻但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而士卒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戒以是遣將帥以尚行則精銳已亡矣何以取勝。今爲和議者苟取目前之無事則又未必可取。臣聞西北之民人人相與思吾漢與其爲虜則寧南向作賊死且爲中原鬼使三鎮之民一發怨嗟之入爲寇讎非小變也故姑息目前亦未爲得況又方來之患孰知所終驚與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獻十夫予翼而已。其他同不反曰艱大。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皆以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吳元濟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卒成功自是遺根。周世宗初即位北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擊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

說者慶衆必以姚平仲前日之無功自由所以不利者。師道爲臣言劫寨之法不用而後可乘又地勢入據河中度兵隘橋以關也臣是以知師道之有謀故前日之功不恃謀將而恃辭說非兵不當用也昔五不窮追冬復大衆遂陷都城國朝景德追而虜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虜復悉以知故虜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縱敵之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不試使議劃地者議者必將難之夫爲國不保數年之安而願下臣章使有定議。

其說臣近聞种師道平仲大兵當小擾之使自陳籍利訪使出戰不利以兵入矣在不用老將而用驍勇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再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成敗之效異者何也開運德之間中國正強而受之患而欲爲景德之寬大則身任數年虜不復入臣知欲定萬世之策必不然矣

罷議之出持議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所北辰也乃一夕不居其所雖衆星以流爲天將無四時也商詩不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非邦畿以止民也實止民以爲一畿也其能止千里而近者斯能域彼四海之遠也若夫千里不爲去則四海將爲他人域矣周詩亦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傷厲王失是道民不懷德而城壞矣烏覩文武成康之績哉是故國君死社稷禮也後世有以身保一州勇悍一戰者爲希世偉烈然仲爲不學之過也關之國君死社稷矣而大王去邠詩人不刺焉何也曰大王去邠以興周也時則商之衰世也紀侯大去其國春秋又不貶焉也曰紀侯去其國以存其祀也時則周之衰世也若使當商周之盛世則紀侯者亡帛朝貢之不暇寧論於其國去不去耶春秋於紀侯信不貶矣而於周王

則有讖焉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蓋天王出則自絕於天下也天子之孝在天下諸侯之孝在一國所任不同所責亦異也漢文帝時老上單于自將十四萬騎入蕭關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宮可謂危矣帝乃躬擐甲冑欲親征焉後匈奴復大入帝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而在細柳則黃興感而不何能矣未聞其輕出狩也既而景帝立日中七國同反帝命周亞夫將三十六軍以伐之有發引之力戰韓安國之將竇嬰類當一功冠諸侯而趨洛梁足鄧都尉為之棋畫已國王侯之首可指一而旌之也惟帝之所足以詩御史大夫鼂錯其勢足以使太常袁盎使吳其明足以容周亞夫之不奉詔以梁孝王亦不聞其輕出狩也明皇有始無卒豫逕不適固非文景之比而國家之盛不減文景也旦安祿山以范陽平盧河東之師舉同羅奚契丹室韋十五萬眾反范陽取河北陷東

京克桃林而潼關失守則不告宗廟不顧后孫不論百官身與宮宮數十人揭衣而奔才行四十里而無食飲征徙逃亡飢寒趨明日軍士不肯行則斬宰相縊妃子僅行中道茂看棄頻留雨雨經網至以甘言強之而前不敢言騎縣之夜也愛厚饋食之田父許誠於歡酒之微臣癘歡酸鼻若悔而不悔唐室自傾矣其後肅宗幸峽代宗肅宗代德宗幸奉天僖宗明皇故事也末有罪路之出則春秋之不敗也昔祿山之初叛也四方郡縣有不從賊曾倚東平太守嗣吳王祇以起兵其終賴太子即位於靈武以圖下之基業則民心於帝豈不顧其留而無出哉梁武帝區區好無之名號無實之利乎以登叛人為謀納侯景十有四州之地自臺後非常之大功也不知其相朱异納景之賂其子王偉通景之長江不足以為險而朱崔航石頭城與浮置等也景通帝坐台前而景徒能焚宮臺廟

妃主殺百官皆不自保其首領也梁室不碎於景之手者武帝坐朝如故而未嘗譏及奔亡窮蹙之春軍雄國勢據中原以威百戎非江左可擬也姚氏以戎裔微之晉戎卒六十萬介馬二十七萬下蜀漢之身師擁幽冀之陰騎軍賈萬里壽春並進晉謝石之師不足以當其十二之一而石玄幼度伊筆風流清談之師不足以當苻融張蚝慕容暐垂姚萇等龍虎百戰之將而敵陣通觀不從幼度之請一動而奔潰不可制止融擒而堅僅以身遁得道洛陽而入長安當不安席而復出五將山姚萇執之與子新平別室而縊死新傳國實以陳義問尹緯以僻才於苻丕與子寶中遣叛而慕容垂以與己代父子繼以龍石叛而秦以亡旬可王以河南叛姚萇以萬年叛慕容冲兵起於帳下慕容暐變發於會中誠可懼矣向使堅取散卒不去長安任權翼苻融之忠謀督張蚝石越毛當苻飛龍之戰則何遽有五

將之厚新平之禍使秦速亡乎執事者嘗謂文景不出而隆盛唐明皇出而衰亡梁武不出而存苻堅出而亡則一出一不出之間天下之利害斷可知矣又有往古實迹可按而為執事言者燕太祖文明帝以新造之邦出師小勝而遇石虎之趙大陣以臨之一日亡其二十餘城於趙趙兵將逼所部之棘城就懼欲出亡其帳下將慕輿根諫曰王一舉足則成彼趙之王業中趙之計矣今國家固守堅城其勢百倍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為必亡之理乎元菟太守劉佩曰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當自強以厚將士不宜自弱也兵詳臣封奕曰虎凶惡已甚鬼神共疾禍敗之至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眾張難能為也頓兵積日衅隙自生但堅守以挨之耳燕乃以劉佩之之戰大敗趙師終為大國禍石虎不義以死也是尤宜今日之所當知者也所謂黏罕斡離不者非石虎之儔也其

山徑不通則過之。我未可一舉足以自弱而成賊計。惟堅守以成白梧之勢。而視其明裡[illegible]可也。況我祖宗基業之固，宗廟社稷之靈，今天子之勤儉圖治，固非新造之燕可同日語也。亦竊有可懼者。今之謀臣視封奕如何，其戰將視劉佩又如何。執事者未宜忽於斯也。又如燕幽帝慕容暐敗於晉大司馬溫之師，天溫素勝至枋頭。暐懼，焉與大傅評謀奔龍城，賴吳王垂請出戰，曰若兵不捷，走未晚之。果大破溫於襄邑。燕得晉之青春歲，以則危甚矣。然是為執事者陳之也。今之謀臣必不為慕容評，而我將視慕容垂又如何。執事者復宜念之也。是二者蓋有前比矣。光武初在河北，得邯鄲信都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獨邳彤曰：若明公無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光武不復西。

而卒固二郡以定天下也。方光武創業之初，猶不肯散亡二郡之衆，而固守河北。執事者請今棄聖宋之基業，蹴不恤京師之衆散亡，而固守天下乎。昔天就慕容暐城，暐奔龍城，則燕雖興而復亡也。光武輕去河北，則不能中興，而漢不得復有天下也。執事者幸少念之也。武曰：晉元帝之亡也。保江東而興王業。胡為而不可。曰元帝以琅琊王渡江而即帝位，非驟黃屋以東遷也。其所以即帝位者，又豈特藉江山之固哉。蓋原名德之士，王導周顗之屬，不忘中原之故國，相與慷慨悲淨而立宗廟於荊棘之中耳。是時東晉之地，南抵壽春，北拒彭城，東至洛陽，如使元帝居洛陽之舊都，按中原之遺黎，則彼劉淵石勒輩果何有哉。請以二事明之。東晉之初興也，弱矣。劉琨退處朝廷之威命，無日不戰於劉石閒，幾興而敗，且使琨不死，則裁劉以興晉，陽殺石勒以固河北，而洛陽長安皆晉之地也。祖逖志在中原，淚

之所畏也。其在豫州，昔姑緱負而至，將士樂為致死力，胡寇不敢窺兵。石勒遺吏護其母墓。苟可以南，復為晉有。暮地千里，復户萬計。惜逖不能自成其渡江之志而卒也。晉之末，元妻矣。大司馬溫之師猶足以至霸上，劉裕之師又足以入長安。況在元帝初興，奇其初則未有定分。爭先被初之勢也。其後則漢晉之未歆羽之勢也。琨逖二人者，元帝可用而不能用之，以一天下者也。溫裕二人者不生於元帝之時，使之効忠佐王者也。執事者豈念琅邪王渡江矣，計如此，況以天子之尊，為江東之舉乎。豈不惜哉。昔人所謂目前可驗矣。天下共知之事，臣所陳往事是也。其在本朝，則章聖皇帝因契丹寇入河北，不西狩蜀，不南狩金陵，上有畢士安之深謀，下有高瓊之竭忠，而成之於寇準之決策，不復徘徊而徑幸澶淵，其流福天下至今賴之也。是則不待說之之言，而執事者宿知之矣。

說之。又上黃潛對曰：臣伏惟今上即位元年正月，初金賊以我疆場之臣無狀，斥候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結河東，直抵京師城下。金賊非漢光上單于之比也。其兵亦無光上單于十四萬之衆也。彼時降大烽甘泉宮，謂之長安猶踰百里而遠。今何為使我直有城下之師，犯孔子春秋之大禁。夫其咸者警懼漢文帝者猶淩與，有蘇寔宴九奏而有三策。聖帝陛下初下親征之詔，遠邇聞之，靡不思奮，咸曰：是我太祖皇帝之舊章也。今皇帝真似之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即位之四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習五代之餘，[illegible]恃兵為之勇，有稱其河山之壯。太祖親征，倍道兼行，其勞至於聖躬負石為上。使不行，不得以為險，即日城破，筠投火以死。蓋是舉也，樞臣趙普為太祖歌策曰：宜出師擊之。西京向拱曰：陛下宜速濟大河，踰太行，乘其變之，則使賊喪矣。推鋒左廂都校為全義亦於澤州城下遣言曰：緩之適足以

貴其姦便。金義中夭救舍穢血以先士卒。殉不拼不與人俱滅之患

也。昊嚴九月。揚州李重進自謂周室之勳舊。據以叛。太祖親征。使

如潭。觕介馬不戰藪。重進復如李筠與火俱燼。蜀則北結劉旻。重進

亦南通李景。其禍心不淺而不及掩耳於迅雷。則奈何嗟夫。金賊之

勢過於前日而堅與之戰異於前日者。陛下無謀臣如趙普。如拱而

將興如金義者乎。如其有能成陛下之初志者。天地為之威。惡雷

為之震聲。跛者起而喑者呼。淳論女子童稚皆快之。尚哉。或曰。如陛

下即位之初何。曰。陛下即位之初。孰如太祖當宋之為宋方四月之

初哉。或曰。論兵則我寡彼衆。曰。戰之勝負不在兵之衆寡而在將之

能否。有古以來。不可勝言也。莫若以今事著明之。太祖在周時以百

騎却虜泉將高模翰之兵數萬於天福關之北。開寶初。太祖命田欽

祚以兵三千於定州滿城以破虜六萬。于時軍中有三千打六萬之

會編卷之二百三十一

謠。至今塞上兒童歌以此語為歲不忘也。借曰兵寡。豈無三千[illegible]

城而虜當見人人如田將軍也。固北番則待陛下之臣孰保如真

宗皇帝。改元之二年。秉六龍幸大名。北虜不及望天戈而大敗遁去

越五年。再舞龍轡幸澶淵。北虜鋒及望天戈。不及戰自敗而請和。是

我不違於和。而既知則能久者也。于時上相畢士安。開其謀以相寇

準堅其行。殿前高瓊勸控馬渡河之力。皆賴上意先定於前年之征

也。太祖再出征。真宗亦再出征。考其間罪河東。則太祖太宗皆一出

征。陛下不出征乎。其失之一已。圖功以成。克愛者政與之。故[illegible]皆

軍政之興也。帝國之常道。爵賞與愛均也。方有事時。[illegible]

鈐則天子之威令。甲而七國之兵不足畏也。晉[illegible]

天子之威令不中。而晉室亡。六胡之亂已肇也。唐肅宗之[illegible]

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為將。不能平幽薊。武宗之威令中。以石[illegible]

武為將。而乞以討澤潞。近者周世宗即位之三月。親征劉旻及契丹

于上黨。其愛將樊愛能何徽敗績。世宗立取而斬之。將校股慄思用

命。而劉旻在太原亦為之破膽失據。世宗之師由是出無不勝。而四

方僭叛相顧失色。中國之威一日而振。實為我有宋之驅除也。國家

不幸有敗國擾亂之日。為萬世之羞。非戰將一日失律之比者。曰京

曰貫。曰黼。曰攸。曰方。金賊在城下時。宜梟以視之。又[illegible]以賜之。因有

詔者曰。此豈非他物也。為人臣而不忠者不靡。事之利害不處國之

安危。天命于一人戮之。凡食者誠焉無慈。彼金賊雖非人類而犬豕

亦有搖尾怖恐之貌。龜弗之懼。於此而不為。其失之二也。兵出無

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古兵法之言也。唐高祖時薛仁貴

為蘇定方討賀魯而言之。遂克成功。今國家於金賊曾不遣一介之

使問其所以來者何名也。彼事臣事契丹乃二日滅契丹之國。自建

會編卷之二百三十一

隆以來。江事我有宗。僕一日舉烏合之衆頓於堅城之下。果何名哉。

設如我與國也。至宗初[illegible]未息相與之。而當如是乎。無乃疆場

相侵乎。請責之疆場之臣。否則將帥失信乎。請責之將帥之臣。令日

果何名也耶。執事者既不責金賊以無名。不明其所以為賊者。[illegible]

可惜也。何則。自古兵之大[illegible]事將入則敗。指狂不剋則亡。貪人金

帛則[illegible]。而驕則[illegible]將而兵先。則下必闘其主師。金賊

俱[illegible]此五者。我取而據焉則也。執事者似未之明也。苟不明乎此。則

敗亡又在中國矣。可不念乎。金賊之[illegible]知何人之非[illegible]

謀利之後。謀可與為比也。其謀臣郭藥師者不能與我闘賞為謀而

會[illegible]雖壯如中[illegible]借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取富貴爵恐。亦不可比。祿東贊之謀

略奇以動當太宗。尚結贊之任謀。孰能指澤城。如[illegible]郭藥師輓一相

[illegible]情部[illegible]將議之不過一二言而嗤叱之。又刑除而又刑之[illegible]

在部隊將之下者也。大抵不知其君則視其將，不知其衆則視其國。不知實富則視其器械，不知其所為則視其所好。金賊之將如郭藥師，則其君可知也。其國之東西幾何，南北又幾何，胡臣高麗，臣契丹，介於奚霫室韋韃達之間，實彼群族恨之所賊者，今亞乞可齊焉。而南則其衆可知也。器械必資銅鐵竹箭膠漆之上品，畢非彼之所産，宜其寡頓不用，惟中國之器是求，則其實富可知也。金賊之君好大，在金幣子女細及耳目玩物，則其所為可知也。凡百亡國賊身之具何其備耶。昔侯景所與同惡無非驚才，其黨自嘆曰乘驛至足安，得不敗。金賊似之，皆暴起而成，必速也。苟明乎此，則何得而不取以殲焉。此所以不明其失之三也。金賊不避利，以割地以河為界試乎者，不盡河以賜之。始疑高陽府、中山府、太原府，轄其郡縣無慮名城將百數，皆以為有謀也。不知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孰敢以一寸

土不在王會圖哉。高陽中山者，我太祖太宗暨周世宗躬冒矢石艱難而得之者，乃一日談話而棄之耶。太原則太祖太宗相繼親征，冒矢石嘗於河北，其艱難則又於河北。真宗自謂先帝竭四海之力以得太原，纔弗重耶。又忍如壁甌而棄之耶。執事可不重諭之曰：彼初稱女真時，從我太祖朝，嘗盜我白沙羅三馬，適貢馬之使在闕下，太祖命執之不遣。明年渤海之使為女真以表謝過，則釋之。其在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控告乞援，亦畢蒙甚矣，不謂款附中國之地於今日也。此其失之四也。金賊其何歟，敢肆求黃金幣帛，不知其幾何，但期國家府庫空竭，下播於公卿大夫士家，細不遺乎閭里民庶，其上逮宮掖供奉之器，則苟有人心者不忍言也。方唐吐蕃縱橫凌轢，時入京城劫掠，黃金則必有之，亦不聞明言求金於王城也。吐蕃在涼州夏州邪，嘗求金矣。是吐蕃猶於涼州夏州者，金賊敢侮於京城也，不已甚乎。執事者何不諭之曰：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也。國家於經費之外，未嘗斂以一毫，實無物也。且國家初未嘗相聚斂之臣，亦無事於府庫之富也，又安得有金以滿谿壑之欲哉。在我國家之初，女真歲以市馬於中國而貨寶。其後女真服事契丹，則中國但知有契丹之馬，而不知有女真之馬也。女真之名馬遂亦是權得，非天以其馬畀中國而不畀契丹乎。女真又安得而私耶。以故不遑而南牧，以無馬為恨，理路劉掠而來如己也。彼窮餓不得善市民之金，乃無名而金之求耶。夷狄皆貪而多詐，惟女真之貪而多詐，高麗稱賊之雜然，間嘗為吾使者詐之也，以黃金棄之還幾與。其失之五也。春秋惡信盟，生於不信。春秋是以誅盟，中國諸侯之盟固在所譏，況以中國盟夷狄乎，又況於王人與盟乎。隱二年唐之盟，會夷戎盟也，此春秋始隱之一端也。僖八年洮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王人與

盟也。此春秋責晉之重者也。兵而不已至於盟，盟而不已至於質子，則又春秋之所不許也。在漢唐時，但聞夷狄有質子於中國，不聞中國有質子於夷狄，權則然也。金賊一日於王城下盟要而質子，苟有明春秋之大臣，則其責當如何，無乃失中國之所以尊者乎。彼如有求質子而及親王也，何不諭之曰：親王者，上皇之子也。陛下方如堯親九族，悉棄上皇之子於胡虜乎。如實陛下之子，則執外傳未任武都之事也。彼雖犬羊，亦未必忘父子兄弟之親也。聞此言，恐亦奪然自失矣。又如求質宰相，則當諭之曰：宰相者，陛下之股肱也，何可一日而不相與以成一體乎。邦昌者雖不知為何等人，說命之為宰相，則當待之以宰相也。彼亦既有君臣，則宜知宰相之重矣。亦聞此言而得安乎。雖然，質果何害哉。曹公因韓浩私呂布，不顧夏侯惇之厥質者，今有持質者皆并擊勿顧，由是劫質者遂絕。此曹公所以能

撫威中國也。中國不得其所以為無窮者，其失之六也。然金賊一日得吾疆定并門重鎮，未必能為其強；其得吾金帛數十萬，未必能為其富。何則？夷狄喜相吞併鬬爭，是其天平結以昨昔之性也。惟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帳大小見於史冊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財富而自底滅亡者也。今此小醜不指日而滅亡，是無天道也。唯有一事大可懼者，又特遣之以謀臣也，遂將使此小醜得以其強者為強，富者為富，可不深乎？國家以契丹歸朝官悉遣歸於此小醜，無乃執事者未之思乎？蓋此色人布滿州郡，無慮萬數，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且嘗預官職、臨局務，亦有喜讀書、吏事者，其使弓馬、多膂力、善戰鬬，則又其性習狄也。且其中國之事情人物，雖有不知，其孰強孰弱、孰能孰否，與夫道里而遠而近、而險而易，皆得以為此賊之謀，其害一也。以此色人在中州楊頌書自陳其害為之家世，曰

此大家者喜之同祖也，曰此郡縣者吾墳墓猶存也，幸今復為三民，亦願買田種藝，與人家婚姻，其意不淺矣。亦願有情中國，不用質多，遣才為司馬公而嘆息者。今一旦沮其慕王風之心，投之於犬羊結盟之師，則以其苦心為彼謀諜，其害二也。且彼與金賊亦有平日怨嫌不相能者，或當南北戰鬬時各力相疑之睹者，今又一旦快我賊心，其害三也。彼携老幼働哭，驅馳車轅，已露刃而行，暗藉道路間言曰：彼彼死留，孰若死在此。以故所過之處閉戶匿之，既宿而去，則居者相賀，如其為彼所也，亦可慮哉，其害四也。金賊陸梁於城下時，此學亦有請買妻孥，頗疑之格鬬者，廟堂之謀當不知出此，而州縣固不敢上聞矣。哭此一大便而資以為彼小醜之用，其害五也。彼歸自冀丹，而乃復歸之於金賊，不知為何名也。無乃示怯於金賊者適甚乎，其害六也。使彼觀聽之間，謂中國之奇恐懼義伏之態度，猶者甚

恐彊者，然恨道路為之咨嗟，且天下無外之度，非天無不覆之義，其害七也。明有此七害，而議者不過曰廟堂有待我之論為日久矣，適此特而從之，不貽中國他時之害也。請復之曰：如可從也，豈無異日？執事者寧少待之，從之金賊既若，待我國家廟堂之議成，復議遣出前之舊土，使彼復有仕於彼乎？且此陷為亮於南疆四郡，皆因其土人而任之矣，借此萬餘人皆無所知，一可直以增彼貌突之勢，國亦不可。彼小族實難得生活，所以役役是也。昔朱克融黃方叔惡秩然事時，扶寧相乞一飽之日而不可得，豈知復有幽燕故巢，不恭其祖之風，終為唐室之害哉？知不用室，知七年以前詔書復存之於中國，其失之七也。此賊蟻聚於城下時，入臣不知書讖，不知一日擾擾，百世為害哉。士不肯盡力留賊，以累如父國人，養虎自貽患，某勝責也。傳曰：為伏節死難之臣，孔子傷焉，則不信豈設不能有鍾鼓之而藏

之尚可慮而過之，仔而圍之，使為不得度，馬不得斷，此賊不容而相持以死，則無食而餓死矣。奈何既不得攻，又不得圍，縱其遊騎數千，或百或十，朝出而殘一邑，又明日出而殘一邑。王畿根本之地，宮室最多，適足以資其流血成渠也。王畿蕩滅將盡，遂及輔郡諸縣，雖走官吏如雞犬，取故相家孫女姊妹縛馬上而去，執侍從中達避縣務，不暇寒心。然非金賊取之也，實官軍戕之也。方賊入一邑時，未聞官軍一人躡而蹙救戮之，請彼出不意，而我適不為之備也。經而日日相繼，破一邑，碎一鎮，亦莫有官軍一人來攖之者，乃知彼肆然以行，我初未嘗為之備也。以故知關貫而日藏底河之敗，士卒死者十萬，不滅永洛之敗，朝廷莫得而聞也。留屢庶河經略使劉法出師，君明賊擒而殺之，如揭童雅，朝廷受百官班賀西師之捷也。近而劉延慶於雄州北殫尸百餘里，而棄金帛以實於亂尸之中，不可稱數，并取雄

州弓手夫下猾為長吏而與冉小所畏者貴志殺之朝廷既不王者
刑於延慶而貿易封王矣法制一兵當如是乎其失之八也或曰國
家散兵於方鎮而未至也前世一和矣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敗不能
然以是春秋之法也故不守者之韓信之伐齊先有酈食其真春
和矣李靖之滅頡利唐儉深入一旦而知矣薛仁貴之取九姓先交
其降而知彼降者為則不若悉以之之威也是皆春秋之法也何獨
古人以嚴金賊夫之氣乃天下一士惡言乎子春秋之例乎韓愈嚴
兵於方鎮而不急奔命者其故也陳陳隋及於代高祖以四書撫
天下兵未有至者高祖乃躬率士於郡縣蓋師之罪未白於天下
也唐代宗有吐蕃寇項京師之命諸道兵四十日無一人入關者
吐蕃寇項雖為天下所據而程元振李輔國內間之不若後為天下
之所忌也天下豈不曰元振輔國有吾家之吐蕃寇項也吾上之世

蕃寇項吾力可及而吾家之吐蕃寇項吾力之不可及也今國貴之
內疑出元振輔國上既未梟而蘊之猶為天下之所忌也既貴因兵
制縣之而然者何則兵在州郡則六則而州郡重兵專命將則兵驕
而州郡輕重將重則州郡不得不輕將驕則兵不得不驕惟州郡
則帥府輕帥府輕則京師輕此天下之勢也祖宗之兵寓於州郡今
其守臣曰知州軍以其軍重某州也其將則州都監是也州郡都監
平日事其守臣畢且謹則其兵無所肆也此祖宗之兵制也閱實之
兵三十七萬是謂興勝之兵至道之兵六十六萬是謂威武之兵天
禧之兵九十一萬是謂太平之世儲大之兵慶曆之兵一百二十五
萬是謂昊賊之後應變之兵皆以環拱京師而收禁四方宜其百世
莫得而加損於一日也乃有大臣重變更祖宗之法度兵制亦不得
而在合數州之兵以為一將將重而郡輕矣州雖有兵之籍

寓於月食時衣糧號令之所加進退之所禁則在將而不在守臣以
都監而領剩員廂軍之外不知將司一事也將兵視州民如胡越將
官待守臣如冠讎又有大可懼者等宗廟社稷之靈無回戈吞噬之
變則昧者未之論也唯司馬温公厭軍中在洛下見留守前宰相韓
絳以十數老弱之卒奉旨權雨中兵而將兵有出城之禁奏疏論之
曾布帥太原躬自不勝將司之無禮而終不以將法為非也此者不
幸有金賊之役始徵諸州制之兵則詔至一州之日則一州之兵奔
命而東二二不必待於他州功急州之我先也州兵之急於用也今機
新法之將兵而將兵分隸數州必合而起之又各仰其州之錢糧以
資之是州兵一日之事為將兵累日之事也將兵之不可急用也如
此國家承平既久人材不甚相遠都監之材武不知視將官果如何
唯闕擩之役商旅之族乃得超授將官而都監孤寒以考第年進者

不敢與之比也此州郡兵制之失使其赴援不時之弊也若其京師
兵制之失使其寡弱不足以為京師之重而威乎天下者亦其自變
更祖宗之舊制也祖宗知漢唐都雍與洛以河山為險而河山之險
人可更而有也今都汴陽無河山為險而唯以人為固乃屯重兵於
京城之下或分糧於京畿之邑他人莫得而重輕之唯我以之為用
昊本朝以兵設險於雍洛之河山也奈何喜變更之大臣銷去祖
宗傳城之兵營皆坐糜太倉無用也日闕額之金因得以為利也闕
地可以利室廬也大臣而後且隨一至於此安知百世之安危哉宋
守約自以併營為功閱於一時矣使我彌衛京城之兵營十無一存
者矣今之貴臣強宗則為別館園圃與夫道宮釋老指皆昔之營地
也後生但詫今日遊觀之樂孰知昔者宿兵之雄哉倘如祖宗之舊
制城外之兵營某布相望而營數之間日夜徵集數百里之間使四

夷來朝貢者遠而望之於營怯氣之外有屏然不敢仰首之威尤則彼金賊雖欲喘息於城下而無以留旦暮也祖宗以兵為險而城不必高池不必濬也吾之京師是謂天邑是謂神皋其守唯在四夷也由是觀之祖宗京師之兵制優於唐之府衛多矣唐之府衛達而不差我之近也唐之府衛勸於命將而我初不命將以私之也內外兵制繫國安危其失之九也幸而有三業焉曰命威望之大臣以守畿而高陽可保也命威望之近臣以守鎮而中山可保也在唐則魏博重於鎮冀鎮冀重於幽燕魏博鎮冀合而制幽燕者也祖宗於河北建四鎮而河東惟太原鎮其目微矣今不得已於晉於塞各擇建一鎮或各建一鎮則太原可保也此重鎮之策也於河北河東擇擇守臣文武並用待之則厚委之則專於轉運使提點刑獄之外無繁碎旁午之使若以蹂踐之搏嚙之則金賊雖得吾州縣而無措手

人者安能一日而居哉夫要如太祖時郭進於邢州李漢超於關南何繼筠於鎮定賀惟忠於易州楚謙溥於隰州姚內斌於慶州董遵誨於通遠王彥昇於原州不減唐李抱真於澤潞馬燧於太原雖曰時暇於廝戮之中而威震於羌戎之上吾民既安矣何怖乎小醜夫然後於民給復者五年未之增二年明詔曰小洋之利與爾共之吾不禁也鹽食之貨爾專有之吾不與也爾無糧糗則吾給之爾無牛耕則吾畀之爾無農器則吾鍛之於是乎十數年流轉四方之民不約而無遠邇來歸矣皆曰宗何德以復累世所亡河湟之地哉而能以息惠顧於既歸之後撫不失春秋重民之遺也此內修之策也遠交而近攻者范雎之謀也太宗為能用之也王者之師不如出而以夷狄攻夷狄則王者之師不戰也國家之制虜賊命于萬難更其制元昊亦命乎唃廝囉是世効忠順以邦朝廷者一旦滅之為郡縣今熙

河是也熙日無津姚之營今因金賊陸梁之後至於大夫其政得重使如唐賈林來朝曾利見之類以告室韋奚霫鞋達諸蕃為金賊之弊而四攻之金賊何地以苟活哉若高麗則金賊素所臣事者哉之厚高麗者如何其為我緩急之役當如何將見金賊雖欲苟活不可得也春秋之功莫大乎存亡國孔子猶書衛人立晉不與其侯之專封而大天子之命也今天子為能命韓昉事訪耶律之後裔而立之則九夷八蠻罔不仰中國之至仁服陛下之不德矣將為耶律氏存生肉骨之恩也仁之所施者深則誠之所歸者廣於是乎耶律氏為我藩籬為我金賊而湯撫之凡厥涿劉諸郡悉卸之而以歸之漢光武不肯從臧宮馬武之謀因匈奴衰亂而取之乃立南單于以制北單于唐太宗雖曰威頡利而立突利可汗使率其故部亦不滅人之國也故曰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今何憚而不為以分交之

業也唐代宗有郭子儀為將吐蕃內侵相繼五年德宗有李晟為將而吐蕃內侵相繼三年則今日之憂未易以一冬一春盡也靡壹之上可達緩帶于借如二鎮之地已無及而三鎮之餘猶可及也今日之師以無積而明日之師或尚可補也度膺之疾愈而卸膺可之心腹之疾猶存而腎未易卸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一

征伐

宋高宗建炎元年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懷衛濬等處見有番賊占據今又分留賊馬於洺州四向刼寨寨栽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州不守即賊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雖爲備禦未易可居臣爲見有上件事宜已於今月初七日統押人馬自將家渡過河會約河西忠義技刱等爲議隨宜措畫若事理可行即一面招集同心叶力以圖收復安集流移爲久遠利若賊勢厚重未可行即具所見利害的確便宜畫一數奏伏望聖意留念河北綮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則干戈弓矢未易卷戢臣每思前日之失蓋由將相侍賴太平恬不爲恤朝進一言暮入一說惟以講和乞盟爲畫今更玩習不修武備臣竊憂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羸無能見過河相度別具奏聞者

三年張浚論自治之策曰臣竊有區區管見冒瀆聖聰近者狂愚不勝戰慄臣伏自國家多故以來每於軍旅之事私竊留意晝夜廢思熟慮求所以致勝之方大要不出古語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何則人心不服不可以戰將士不相親未可以戰卒伍烏合不可以戰步騎不相敵不可以戰有是四者而欲驅以求戰是謂暴兵暴兵之戮未有不喪國亡家者是以古之明君賢臣知自治之不可忽必先修身正已以率厲下信號令明賞罰擇執將帥除親君子遠小人使賢者勸上不肖者知下舉國之人方且愛之若父母畏之若神明知吾君之爲可歸知鄰國之爲我讎人心既服然後可以言戰矣於是擇將命帥因之以久任使士卒之心有所屬分正隊伍嚴之以紀律使烏合之弊無所容蓄財賦通商賈使精兵銳騎填溢國中有所不戰其戰必克臣嘗思於咫尺之間屢言及此矣大抵欲致中興之治未可輕率圖之况兵政之壞積有歲年而朝廷綱紀政事有不便於民心者其來亦久風俗偷靡士風洶然非一大改革人心不歸陛下踐作以來銳意業業惟自治是圖臣雖不才早夜奉承聖訓思所以服人心擇將士潰烏合募騎兵亦不敢少息請今日之事决可以有爲者其理昭然今人使犯中原殺戮無辜不知幾千萬計虜婦女劫財貨其名雖強其實威之陛下但患於自治而緩於求戰事無不濟臣所以縷縷及此者臣竊觀行在之兵率多烏合將士未相諳步騎未相敵臣恐小有不足欲圖一旦近功必有興衆既遇堅敵勢必潰散自此以往所多事矣願陛下明詔大臣使各類爲一軍如京師之兵聚而爲一京東河北兵又爲一軍駐要害之地犬牙相制擇善撫循者將其衆棘以養蓄之俾不爲中國之患陛下如以陝西之衆屬泗西參軍據形勢益究自治之策天下事大定矣願陛下留意毋忽臣狗春區之屬盡言無隱僭越之罪死無所逃臣無任皇恐之至

浚又上言曰臣不避斧鉞之誅敢以狂瞽之説昧冒天聽惟陛下留神省察焉臣聞兵者國之大事也社稷安危於此乎决生民休戚於此乎分臣雖愚慮固嘗深考熟究早夜以思竊其大要亦本人情臣竊謂今日之勢賊虜非有爭天下之略特其部落堅悍士馬強盛以歐萬精銳騎卒驅數十萬亡命無歸之人爲大盜於四海耳若國家動兵舉而後用一戰而勝天下可復抑惟不然一戰而敗天下亡矣何則兵家急務不出乎彼己之説錙銖考較勝敗自分能我國家之名義與彼之爲不道爲孰正我之朝廷與彼之僞爲官府孰治我之人材與彼之所用之人孰賢我之行事與彼之行事孰得我之將士與彼之將士孰勇我之兵卒與彼之兵卒孰練我之甲馬與彼之甲

馬孰多。我之行陣與彼之行陣孰整。我之賞罰與彼之賞罰孰明。我
之法令與彼之法令孰行。參稽博詳。每每比類。有所不戰。戰無不勝。
王者之師。未戰先勝者。彼已之道素明故也。陛下念父兄之恥。思宗
廟之辱。特發詔書。俾臣任中興之責。所以委遇甚厚。所以期望甚大。
臣非木石。安敢愛身以負眷知。惟宗廟社稷大計。有不可不爲陛下
數陳者。陛下欲求戰勝之銳氣。效宣王之北征。非徒陛下之所願爲。
亦臣之所願爲。非徒臣之所願爲。亦天下之所願爲也。然臣嘗考宣
王爲攻之迹。則其施設有漸。如詩所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修車馬
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此恐非一朝一夕之積。
故鴻鴈之安集離散。菁莪之養育人材。庭燎之勤於政事。惟宮其與
事之時。施設素著。故用於行師之際。戰勝可期。又六月之詩。明言薄
伐之舉。至於太原。是直抵其巢穴也。今則不然。金虜之巢尤遠雲

萬。大兵一舉。必興數十萬之衆。然後可以數行。使虜一一討者。敵其
精甲銳士。處之極遠。休息飲養。益盈銳氣。以彼之逸。待我之勞。王師
將何所爲。不過攻吾之城邑。殘吾之土地。師老衆困。勢必班師。退有
尾襲之憂。進有之推之患。遂至秋高馬肥。彼然後乘我困弊。甲而
來。天下大事去矣。蓋自兵政之壞。不啻三十餘年。雖有堅甲利器之
具。殊無壯馬健兵之實。淺及靖康。勢已衰弱。當是時。有避虜戰而一
時用事大臣。皆太平書生。不知兵事。或專請求戰。而不知時勢之未
宜。或有意避敵。而不知治己之所務。一戰而陷城下之師。再戰而失
太原之地。其後望風逃遁。束手無策。勢使然也。今朝廷根本獨在陝
西。要當審知彼知己之說。爲必戰必勝之謀。整治軍旅。以當大敵。借
使竭國而來。亦可與之抗衡。而能取勝於此時。然後因利乘便。疾之
虜。可天下不勞而可定矣。臣受陛下重寄。尚未於見。术敢戰累若二

機會之來。則固有不容瞬息者。臣當以身任之。亦不敢輕舉。少負貽
敗大計。唯陛下少寬聖慮。
李綱和議利害奏曰。臣近嘗以淺陋之說。仰瀆聖聰。區區私憂過慮
誠以今日之事。上干國家大計。臣雖退處休廢。責同。輒慕愚忠。更乞
洞照。臣竊惟陛下司駐蹕安甫。閱歲序。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
確。專意和議。庶幾休息。莫不辛苦將成矣。臣嘗不揆以思。歷稽而論
虜人於我。雖嘗非一端。說詐非。專其設心。皆意未欲存吾之國乎。
抑頓我委靡而遂亡也。臣意乃爲彼姑借和以怠我之心。外風有
餘將術效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亦易見。然則紛紛異議。奇端挾
而決矣。陛下進而有爲。人心順。士氣振。國立勢強。其權在我。可戰則
戰。可守則守。可和則和。無適而不如陛下志者。何則。權在我也。陛下
退而不爲。人心離。士氣沮。國勢弱。其權在敵。欲戰則不能勝。欲守

則不能固。欲和則不能久。無適而如陛下之志者。何則。權在敵也。臣
竊願陛下新盛德以服海內。推至誠以御人材。勉勵壯猷。恢張大業。
以戰守爲實事。以和好爲虛名。如是。則祖宗之基不墜。威天下之
民復見至治。若乃偷一時之安。無異日之禍。偃兵不思遠以進與邊
患不除。終致大患。且虜之畏懼請和在我朝。則可考矣。謂之候意
衆銳征兵。刃未交。大酋先斃。於是惴惴知畏。而所多有
譬從使理至請關南之地。與帑帛之求。一皇帝時愛材筆墨
天下富盛。卒不能違其私。以今日之和爲可
信乎。爲可恃乎。臣等數奇窮。確見。從經而可叙陳。由析分別
利害。仰冀聖心獨斷。無惑近效。天下幸甚。
魏矼行師奏曰。臣嘗讀易至謙之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

俾吾貫征。夫鳴條而虐已。則善日益以進。過日益以聞。四海歸仁。上天眷佑。故用師為得之。若乃速獲而不反。則逆非悠欲窮兵天下之心矣。故終有大敗。臣讀易至此。始知兵家大要。持在夫人君之一身。今陛下修已進德。孜孜不倦。上可以通於天下。可以格於人。臣知夫大功可立。中興可期矣。更願陛下勉之謹之。悔吝自消。無欲勝惡之患。少生於中。帝王之治。豈難成哉。

凌論江淮形勢奏曰。臣以庸陋之才。荷陛下委任。夙夜憂懼。未敢少息。獨患智識止此。無以稱塞。試畢愚慮。為陛下辭陳之。臣聞用兵之道。所貴在專。故備前則後寡。備左則右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今江淮形勢。表裏連亘數千里之間。為標幟扼制之地者。不過承楚盱濠合肥耳。承楚以通清河。舟行甚便。其在形勢最為要衝。盱濠下瞰武昌。禮遭可出。則為伏之。合肥旁通大湖。自湖抵江。舟所行則又次之。若大兵進屯。直據要害。開道之來。似無所施。量以兵多不張堂風奔潰。虜之所向。如踐坦塗。盛而來。由來聞而至。蹊患如量其襟之。陛下講武訓戎。頗為精銳。方且以數路之兵直臨敵境。為慮夫間道或有突入者耶。至於先示弱以啖我。後出強以用奇。此在兵法固亦有之。當求所以破敵制勝之策。不當謂其計出於此而但已也。臣不量力。輒負陛下兵戎之寄。比以地震為變。已上章待罪。因臣之心。誠恐仰玷聖主知人之明。願乞退閒。庶息公議。正欲誠叢引去。又恐利害不明。貽誤國事。伏望聖慈明詔大臣。更賜詳議。

凌奏楊沂中破劉猊疏曰。臣伏奉十四日親筆。慰勞臣已。益佩聖訓挽行。楊沂中於十日大破劉猊。全軍勦除凈盡。醜勢甚窮。乞為進討。劉光世已發大兵。方欲乘勝之機。慮有困獸之虞。理須量其才力。戒以持重。庶幾可收全功。無復五缺。伏望聖慈上頃類慮臣鰓。惟用兵之道。雖無奕著方。兩家爭戰。已慮必感。立志不專。自鎖兵貳一者。前兵勝負遂分。方其急時。要以靜應。尊當持于未下。不宜數有更易。今岳飛之軍控制上流。利害至大。讓使之全軍而東。萬一虜騎出沒。此虞何以支梧。其為患害。與淮西何異。非惟川陝隔絕。大江之南亦自莫居矣。卻欲進兵攻取。不亦甚難乎。臣已具奏聞。乞委臣從宜措置。伏冀早賜指揮。淮東之寇。非竭國而來。不肯輕舉。況韓世忠士馬精強。地利得宜。縱其深入。我必有利。區區淺見。未識當否。伏望聖慈留意詳諭。

凌論進事利害奏曰。臣聞忠臣去國。不忘憂君之心。臣雖去國懸懸闕事。而其拳拳憂主之義。竊慕前脩。敢畢其說。伏冀留神鑒覽。不勝幸甚。臣竊惟用兵之道。以氣為主。氣勝則強。氣衰則弱。故兵有數十萬之敵。而古人率以少取勝者。亡為要。其術無他。氣已以吞之故也。晉有淝水之捷。吳有赤壁之勝。皆其君臣上下議論不移。所以決勝設謀之策。終不能求全以立國。故當然發而作之。卒以定霸。使兵家不出此。獨有不可勝言者矣。今歲虜人舉動。未見大入之意。惟是逆雛狂悖。借虜援以幸萬一。此容有之。臣所過憂者。恐探報之間。有所未審。而我之措置或至輕舉。外敵未來。內患先起。寧甚於此。逆雛無及。以陛下之明聖。加以講論邊事。不忘聖懷。此固非臣所憂。獨臣既以罪戾之蹤。不得已而遠去聖躬。又慮夫後之過計失事者。皆以歸罪於臣。是用罄竭愚之誠。冒當進之戾。輒瀆宸聰。望恕之。僭妄無所容。伏惟聖慈俯賜照覽。不勝幸甚。

凌論戰守利害奏曰。臣恭勤承聖諭軍家兵機得聞。陛下宵旰內外意。以慮敵大入。先伐其謀。未為失策。惟戰守之備。益當審處。臣竊奏一大川江浙不能安居。而歲失鹽司一千三百萬緡。所繫利害非

細且廣以淮東有戰鬪按則必窺川陝荊襄爲王敵之計當要
大臣經治以[illegible]勢兼使淮下之師不得一意江浙其勢必分矣兵
之衆敎未先形之間在於精神心術運動之際符堅王莽之兵非
不衆也一戰而敗漢高駐軍滎陽韓信出山東彭越往來梁楚之境
縣布用兵於內而相去千里之遠而兵勢如常山之蛇首以因者卒
之期會於城下而敵焉其事可以爲法
汝又論間諜曰自古用兵莫先於料敵而間諜之發以爲之耳目
敵情窮見隱者分別情偽莫有失者若夫今日間某處聚兵即發兵
以應之明日又聞某處聚糧即又發兵而應之是奔於聞聽而聽制
命於敵矣[illegible]其時[illegible]有[illegible]先料之於[illegible]出[illegible]矣
旅辟矣
汝又論用兵曰用兵之道貴在專一必有所專而不可中制則[illegible]而
雖勝雖弱而離任自古見於行事無有非一必若大帥令從千里遙
制之則未戰而先敗矣臣最爲當平之策不能擇將而任之故紛然
使事約束之以[illegible]至於敗今日之事朝廷當以爲戒也
欽與閱讀進王朴平邊策故事奏曰周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
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
統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
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
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
邪兵驕民困奸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
若反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
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
歛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旣集政事旣治財用旣充士民旣附然後

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
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旣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
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
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以救之奔走之間可以
知彼之虛實衆之强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擾之
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
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旣得江北則用彼
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
方旣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
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
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旣平然後伺間一舉
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
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
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由是重
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臣竊觀王朴所論大事先求自治次圖進取世宗用之遂能奄有
淮甸拔下關南其効驗甚明也雖然此猶雜霸道於其間耳乃若
王者以天下百姓爲心脩德立政治其在己必使大邦畏其力小
邦懷其德天下之人捨我將安所歸初不使傳於近續也陛下纂
祖宗積累之傳[illegible]不世之資[illegible]將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爲於
天下[illegible]心[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和氣自然國勢日隆國勢
日隆[illegible]强[illegible]服[illegible]自歸不[illegible]急[illegible]之[illegible]
也臣愚以爲聖慮特取朴之[illegible]
乘於[illegible]下則臣[illegible]以王者之心爲心[illegible]之至[illegible]

浚又進王朴練兵策曰。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且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竭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由練之有方也。臣竊惟治兵之道。莫過於精擇。厚養嚴訓。且擇之不精。雖多無益。養之不厚。人不為用。訓之不嚴。難以必勝。祖宗以數萬之旅。西下川蜀。北取太原。南平江淮。蓋知此道耳。臣故願陛

下每深思而力行之。

浚又論戰守利害疏曰。臣聞先聖之言。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臣且戰陣之事。聖人深研其故。所不敢忽。其必協天人之心。然有感格。始得其道。臣知識不足以測聖人用意。而老馬知道。似或經歷。竊惟兵家之事。至誠為主。要在先物而臨機應變。其殆不常。大率以守為本。以不戰為先。而或技權以誘之。多方以誤之。不可執一。今日之事。國勢不張。將士猶弱。民力誠困。財用誠匱。臣若不冒自激昂。以身率衆。或臨之以虛聲。或示之以不恐。內激軍旅之心。上應中原之望。使番漢諸國。知虜不可恃。各有離心。虜亦不敢以衆南來。長驅番漢之衆。其後。而但欲區區角力戰鬪之間。事固難為者矣。自今恐萬一有得於臣言語文移。妄生疑慮者。伏望陛下覽臣此奏。定志於內。以息

浮議。然惟臣粗一見聖主。仰窺聖學高明。雄略大度。洞燭先物。非臣之愚所得而知。臣敢用是輸布胸臆。上瀆天聽。

趙元鎮論防江民兵奏曰。臣聞有益於時者。不計其所損。有利於國者。不卹其為害。非常之光。黎民懼焉。若凡以此故。若於時無益而所損則多。於國無利而為害則大。不為可也。審量損益之宜。明計利害之實。變而通之。以成天下之務而已。臣竊見近降指揮。置防江民兵。旨揮條具。擇意。粲然有理。然以臣觀之。特文具非實效也。雖配料差撥。動關里。拘留往返。奪其農時。既失民心。有累于育。尤尤之條。重斂民財。必生意外不測之虞。此皆所損之大者。則其為害可勝言哉。雖然。有益於時者利於國。則民間雖患有所不顧。於今之時。為國之計。將如之何。恃此長江。以保宗社而已。若指民兵為防江之用。則非也。臣願擇守臣重其

事權。選人將嚴其號令。凡關津繁要。分兵寨柵。置別將領兵逃遁。大江限隔之建。不能馳突。舟楫風水之虞。未能卒濟。如將能率衆。兵不潰亡。審地利之宜。峙寨制之勢。雖有強敵未易遽前。然而太行天險。非不關防。大河要津。豈無隄備。而卒致都城之禍者。以將不能率衆而兵多潰亡也。今之所患正在於此。苟能作新士氣。以張國威。不特防江可以防淮。不特防淮。可以長驅深入。收復兩河不難也。於此亦得其術而欲以臣區區疲弊之民。為防托禦寇之策。臣竊惑之。四方之俗勇銳好武莫如西民。而太平之久。流於驕情。使之運餉築城。猶可驅之。而欲責之防托禦寇。則望風而遁矣。臣未知江湖之民得與西民而比乎。西民且不可用。而欲以江湖柔弱之民可守。今以人丁雖差撥布鋪分遣有警急。馳報縣官。縣官各有地

分曉至本界躬親守禦防江民兵的確利便獨在於此臣不知沿江村民嘗習戰否乎沿江縣官嘗統兵否乎今之縣官非學校士人則衣冠子弟使之率疲悴柔弱之民以捍強敵雖立軍法日斬萬人令臣知其必不為用矣灼知其不可用而徒爾紛擾欲何為乎臣所謂徒具非實効也流離失業遠近驚疑雖有負貇之人而自齎糧救亡辦器甲以至勾追點集之費未足償萬分之一江湖風俗輕浮易惑搖動方臘青溪之變可不念哉有損而無益有害而無利於茲可見議者或曰民兵防江本非戰鬭但令執旗隨江列為疑兵而已臣謂不然平日無事未必設此萬一賊至中流鼓噪而進吾之正兵堅立不動能保有纖良善鄉民將救死不暇其能成列不退乎躁亂正兵因而失利者或有之矣若夫選委土豪召集忠勇以家丁扼險保護鄉閭雖未足為防江捍敵之用不猶愈於丁點而差不擇強弱不問貧富取充數而已郡臣俱歷書生未習用兵之利陛下誠以臣言詢諸大將沿江之民可用以為捍禦之兵乎今之縣官可用以為統兵之將乎如其不可臣願陛下速與罷去選委土豪召集忠勇各為保護鄉閭之計毋使怨嗟之餘潛生變亂乘間而起重貽陛下之憂臣故不避煩言極陳其弊惟陛下省察

元鎮論親征奏曰臣竊聞陛下操欲迎幸浙西道路傳言人情震懼臣在壇台屢貢愚懇及每因奏事未嘗不開陳利害欲朝廷遠而耳目候浙西寧靜及建康之寇盡已遁歸然後回蹕擇所之今聞朝廷遽有此舉必以韓世忠之報虜騎窮蹙可以剪除陛下欲親總六師為親征之計萬一世忠所報不實及建康之寇未退狼子野心變詐百出或為回戈衝突之勢陛下何以待之況敗兵家之常雖有萬全之策猶不免躓跌況徼倖於意外邪非一信虜賊未除三吳潰軍方盛陛下遽捨之而去或結連窺伺萬無回顧之虞茲乃社稷存亡之幾安危之道也臣願陛下少加審察益謹探報候胡騎渡揚子乃幸浙西此亦聖慮所及前日訓諭之語臣嘗預聞之者若謂虜已窮蹙決保無他即遣將擒之可也何至親煩車駕以冒不測之禍設若有成不足言功或萬有一失非如將佐可以脫身而遁事或至此悔無及矣惟幸留神省覽

元鎮又論親征奏曰臣今日扈從車駕登舟出餘杭門竊見道旁觀者無問老幼皆以手加額咨嗟流涕以陛下冒犯風雨親總師徒激勵將臣抗禦強虜為宗廟生靈之計自靖康用兵以來未嘗有此舉措故得民心如此雖然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陛下以萬乘之尊親兵戎至險之地將使愛君之心莫不憂之而臣待罪揆路實預此責是以不寒而慄當食忘味臣非不欲執鞭墜鐙

推鋒陷陣為士卒先而書生怯懦之質未閑戰鬭之事又事不素備勢難遽為府庫無半歲之儲關津之控扼亡日隨日經理取辦倉皇使有過差無補毫末所願陛下簡擇將帥總其效於乘方開廣聰明兼收於眾賢下哀痛之詔指內帑之金唯至誠足以感動方今群情嗟勸實足以激揚於士氣堅惻怛難虞之念革偷惰苟且之風則功業之成曾無難者此帝王之事在陛下神謀睿斷思而勉之而已存亡所係安可忽諸故於進發之初輒貢區區之愚伏惟少裨於萬一而臣亦獲有榮焉臣不勝萬幸

元鎮又上奏曰臣竊觀古昔用兵以謂國之大事莫重於此莫不敢少忽皆告之宗廟下之蓍龜拜之卿士然後授以戎事所謂閫外欲必得忠誠曲折無不周徹信任既篤乃始責以成功此將帥所以竭忠而士卒所以用命也秦欲伐楚王翦請兵六十萬人一旅一卒不可

闕陛下閒其君臣用漢金三十萬斤唯意所出入高帝不問也郭子儀幕府之盛至將相者六十餘人當時不以爲過所以成就其功固當如此陛下軫念西陲宵衣旰食以圖勞來安集之方故遣大臣往特使臣是宜上下戮力以寬君父之憂汲汲皇皇協濟事若但爲瑰偉之圖姑行嘗試之說一切苟且恬不介意類曰出師其實何補今臣備員幕府近在關庭施置之間已多齟齬請兵於諸軍非爲臣之役令也將以備出戰入守也請給於公帑非爲臣私賈財也將以勸功賞士也辟士於幕府非爲臣私親舊也將以得人爲用也然所請兵者不滿數千率皆老弱不勝甲胄疲癃跛倚可笑可憐所養金帛至爲微少猶控頻經懇欵闕乞焉屬舉士人皆擇達適宜除奇令除京局以重觀望屢章甫上陳奏已行使臣意氣盡沮舉措更忌退視府僚有靦面目士大夫閒或笑其單弱或憂其孤危咸謂事大體輕者名無實顧臣一身亦何足道顧國事安危未知安在今茲舉違去君門萬里若或更加沮抑臣亦何能自辦伏望陛下察此行之重輕倘假臣之權直凡有所請悉賜主張無使臣從然退縮之形跡自新於陛下則不可殫盡義之效筆則不能悵焉而失之爲計也臣詞意迫切不覺至此惟陛下裁察

元鎮又上奏曰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貴謀而賤戰蓋謂此也臣觀漢宣帝時趙充國伐先零群臣上攻戰之謀求速務決議論蠭起充國以謂非畫定廟勝之册不可用苟且留料敵情圖上方略屯田上今計書盡稽騰用之具歸亨可淪之飾無所不備復以安靜未求近功雖謗責之積筆至尚狀之詔日聞守其成謀不可隳卒能沮群議克殲敵國無大費功遂名立臣竊慕之第自惟念臣本書生未閑軍旅陛下聖度無容無所求備從知臣愚不諒身犧不避事何以重任責其所難義不得辭黽勉承命惟狂虜寇蜀于今累年侵獲之兵歲深一歲始者接鋒五路其後直抵梁洋既已棄和尚原又失饒風嶺蜀勢之危迫於累卵所恃者吳玠一軍忠勇可仗守關則僅足出戰則無餘設或吳玠不能支吾即是四川更無存理若今冬末幸虜不來則臣至蜀之日宣陛下恩信問百姓疾苦勸課農桑調將帥協和將士用命師徒謹守關隘密行間探取謀間計蓄銳蓄威究智慮所逮無不竭盡以副陛下委寄之意此則愚臣之所能也或吳玠之兵聲勢大振四川財賦移用有餘乘深入秦川盡還故疆於臣志願豈不欲之或兵威不加於前虜勢無損於舊雖曰蜀道險難固亦未易保守況欲及其他哉若大言無實輕舉妄動僥倖成功於萬一此則非愚臣之所能也今者明天子謂臣爲可使軍民謂臣爲可行蜀人喜聞豈來

遣大臣實欲聞朝廷再開督府內外觀望事體非輕而兵將單弱無以壓蜀兵驕悍之氣金帛鮮少無以寬蜀民饋餉之勞雖自撫之術猶未知從識力欲勉強其所不能多見其不知量矣蓋審深之行也殊欲恢復秦晉漸定中原卒之失五路矣然詳堅此徒縻歲月心豈不偉壯而識者謂從不得無罪以其自信太銳許陛下者太過而功名不能副其初議是乃昧於自知而勉強所不能者也臣竊惜之臣今行有日矣竊意宸衷之所經營執事者之所講究必有成算如趙充國所謂畫定廟勝之册若奉舉以見授臣當度德量力奉命而行尚或觀饑傳致歸報陛下倘不賜照察而責臣以必能臣恐異時紛紛之論亦族不足以塞責設有大功進於物議猶不能免況如臣者哉故自受命以來日夕憂恐莫知爲計雖然量能授官者君之職陳力就列者人臣之義與其依違隱忍卒使陛下有失望之歎曷

君以其所能及其所不能者明以告於陛下而庶幾獲免欺君之罪
惟聖明憐察。
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奏曰臣聞古之論兵者或比之毒藥或比之
養虎或比之蹈冰或比之火或比之蠹或比之殘或比之刃比之毒
藥者以其可以殺人比之養虎者以其終自遺患比之蹈冰者以其
深可危懼比之火者以其不戢必焚比之蠹者以其財用之蠹比之
殘者以其殘物之命比之刃者以其傷人可畏是以聖王重焉致戒
於詩則以善伐為美致戒於書則以班師為美致戒於易則云以此
毒天下而民從之致戒於春秋則曰兵民之殘也而前哲亦有彭祖
觀井之論夫彭祖之觀井也自係大木加之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
其畏如此近日道路之議皆謂逆虜之敗幾不可失宜一舉而空朔
庭然後為快臣竊以為過矣夫王者之師必萬全而後動不輕舉也

不得已而後應不先發也機雖不可失然虜亦未可輕雖先人有奪
人之心然必有以善其後臣願陛下總兵選將蒐乘補卒張皇六師
聲言大舉而實不出境陰拱以觀其釁蓄銳以待其衰十年生聚十
年教訓密戒諸將務為持重如彭祖之觀井則社稷之福也昔子路
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誠今日之至計間不容瞬願陛下毋忽
銓又上奏曰臣自聞大行太上皇帝及寧德皇后諱問竊見軍民不勝
憤惋皆願一舉而空朔庭以還梓宮於沙漠此誠臣子義不戴天之
秋然朝廷隱忍含垢尚守和議謂可庶回封豕薦食之心軍民失望
正墮虜計夫醜虜虐我父子兄弟亦既大甚是誠有不同天之讎而
虜負天下不義神人共憤之名何古豈有不義而得志於天下者哉
我若仗大義詔天下曰梓宮不復痛貫心髓誓不與虜俱存軍皆

竭上下憂憤發諸道兵以討不共之虜二關四鎮之兵民不忘我國家者願
皆響應共雪大憤則吾三軍之氣已可抵百萬之師而兩宮之寃亦
可以少伸矣如此則陛下之孝何加焉竊恐當自有處也。
紹興二年兵部侍郎綦崇禮論進討固守奏曰臣伏奉親筆處
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討及固守利害者伏見金人自靖康以來
無歲無兵及乘輿南渡已酉之冬直寇江浙逮其歸師粗獲謐可以
休矣乃且移兵以寇關陝秉我富平之敗窺巴蜀者兵攻一勝輒
挫其鋒然其圖我蓋未忘也今偵諜所傳皆言虜人俟兵以趨川陝
可以知其情矣蓋以四川本江表用兵非虜所習之便故二三歲來悉
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不置非特報前一
敗而已則是今日之事在吾蜀兵之勝負吾兵若勝而虜不得近蜀
則必亂衆而與戰若乘其敗而西自襄漢東自淮海進兵以攻討則

我必大得志而中原定矣雖然川陝之地遠在數千里外行在當軍
力不足以應援若坐待其勝負之報勝固可喜苟為不勝豈不殆哉
以兵家之勢言之則彼向隴蜀我當出淮甸以牽制之然而朝廷初
不為此策將相初不為此行雖自知之亦不敢有所進說者蓋
以我師事力之未足耳何以言之自南渡後兵無所增募而士卒之
老疾死亡者歲歲有耗諸軍尚利其廩給則多張虛籍或因降盜有
所簡汰擬各招收以補其闕名數雖多非皆精鍊而可用也猶賴去
歲以來一二大將皆能盡力破滅劇賊士稍知戰然臣嘗聞諸將之
論以謂盜賊雖大已必能蕩若金人之來則非所可敵其論如此
不知今日每遇又復如何竊聞一軍士卒最為簡練器甲最為整
飭猶可破而用之往世忠張俊前蓋嘗抗虜於江上今復屢勝群
盜賊其衆敢亦必不肯歸降其下如岳飛等可賴以為用第不知士

李綱從壽力一心無所畏避以當金人否會見二帥兵、僅無足倚
者披急擒角應援使無可使又況中州之地利於用騎兵之諸軍夫
華乘馬若使以步兵馳逐於平原曠野之間以當金人之鐵騎得乎
不如守長江之有險阻也假有最上長首謂用之不當捷毅之不勝
雖平居無事猶難以給況興師動衆人勞人歎境步卒不能來歲未
來義先進討後中原之民聞王師入界并起響應或一勝之兵家
常勢吾以一大師將兵深入恐彼亦不為此備涯之所恃為一有所
不捷一軍失利則我使難於後繼也人情乃為之震動適足以敗師
而來寇不如緩舉之為愈臣恐以謂姑守長江之險以俟敵釁願
虜輔已窮天將悔禍賊必敗于前朝在今日之勢虜窮既困則吾
之氣全而人心亦壯虜之破敗又知去冬城復徐為之圖不然虜師
南還則我以羸弱之兵可輕舉我伍豈不知整守江表中原何時而定

蓋以事力不足要圖必勝乃可以動姑亦備吾師徒蓄吾將帥蓄吾
民力去吾冗費豐吾財用整其刑戮而應之。慎戒以殺一夫則來
勝遂利遠取中原亦未可知。非謂專守無意於恢復而區區僅以自
守而已若淮上積粟則吾未有內顧深入之計謂可乃以入閩入陸其
所聚以伐敵情如近海諸處亦可陰使蕃漢俗夕之往若以盜賊錢
物而捷取之。斯亦無害於守成之防者也。臣知識短淺不能遠圖。寡
以上副聖問臣不勝昧死謹錄奏聞。
四年提舉西京崇福宮李綱上言曰。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今月初二
日三省同奉聖旨敵人窺伺不已如別有警急當親往六師往臨大
江臣子之情中外同切憂憤況臣世受國恩身家休戚羅實近日雖
以罪廢逐伏海瀕將保全之大德未嘗食息少忘竊去安危休戚實
與國家同之敢竭愚慮以今日禦敵為事務陳為一策以獻庶幾

千慮一得仰補廟算之萬一伏望聖慈特垂省覽擇其狂瞽而采其
區區也恐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偽齊劉豫以叛逆之姿挾金人虎狼
之勢僭竊名號盜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輒敢
遣其尊屬率領將驅遣民借助運敵兵之勢伐使僕僕往江左
雖兵之衆寡勝之諜未發雖以遠處而悍利然言之所以揮攘之策
可不用其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英斷將親
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諸路震動命諸將協相應援信賞必
罰將士樂從觀雖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退屈已在目中審察用其
計待其虛臣竊謂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擊批亢擣虛
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孫臏救趙田
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於馬陵兵家所
謂攻其所必救已然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岳飛輩立功於襄漢

其威名已振亦觀兆師之子武昌為兵不虞其自至也陛下儻降
明詔委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擇湖南北諸將統兵為之繼
援命信臣總統兼以兵食持頭昌以為觀兵之威霆發電擊出其不意則
偽齊必大震懼呼還叛卒以自營救王師進臨必有可勝之理此
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稍是戒以應
擁大領袖之實調發之項倉卒未能擬尊則變與駐蹕江上奮師抗
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璞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
軍馬差撥官私舟船遣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
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聞之必有震懼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張
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以遏退衝保全東
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有一言觀往之名為避動之計委一大
將把敵手後則臣愚竊謂恐不可行諸將退避坐擁高之等

伍有潰散摽掠之虞，士氣沮喪，人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
渡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
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為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今
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退師，朝廷因得
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當時為退避之計則可。今
為是役者偽齊也。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
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劉氏積年見利忘義之
夫，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張則將何以為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
為退避之計則不可。既偽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關陝之民，延金
人以備有虜騎亦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
送死於我？昔符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
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

之。臣自經變故以來，衰病交攻，志氣銷落，加有重聽之疾，手足頑痹。
方國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一籌而折衝
國。夙夜憂歎，辜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誠，不能自已，故敢以
芻蕘之說上瀆天聽。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
非特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

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時，上言曰：臣竊觀自古用兵者相持既久，
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曹操襲絕官渡之事是也。王師與虜偽相持
於淮泗間幾半年矣。前日岳飛之擊，我出奇也，惜乎以饋糧不繼而
勾回，幹事軍馬未能成功。今日賊馬渡淮，彼出奇也。若能設策破之，
則奇反在我。臣願陛下速遣得力將官淮南前來，斷黃閣，約岳飛
兵相為掎角以夾擊之，期於必勝，以振陳蔡，則淮泗之師亦足集
大功可成。至於江南兵，控扼以捍衛，首是一段不可緩也。

意特賜審察。

綱又上奏曰：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奉聖旨
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劄送臣照會。仰
荷聖恩，深感懼。伏念臣寂居寡聞，拙無智略，徒以謬膺知獎，實同
安危，故敢每以瞽言干冒聰聽。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
不惟恕其狂愚，又復獎以優詔。顧臣何人，可以當此。惟知自竭以報
鴻私。臣竊見國家與虜偽相持累年，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
所以致此，蓋緣六飛親臨，將士用命之故。儻非車駕在近，今可
則淮水之師安能既退而復進，變敗而為成哉。前年親臨則虜騎宵
遁，今年親臨則偽齊奔北，其效昭然可見。臣願陛下乘時精進以臨
鎮江，號令王師，士氣益振，則雖戰虜陸遠援兵來，必不聞風而退屈。
昔漢祖親臨垓下而西楚以亡，真廟親臨澶淵而北戎以服，自古創
業中興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陛下斷以不疑，布昭聖武，以
定大業，天下不勝幸甚。

綱又上言曰：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御內殿，三賜引對，曲盡
之蹤，特望穆穆清光於咫尺間，仔移時，仰聆玉音，諄誨懇惻，臣子
之情，不勝忻幸。然進對之久，恐勞聖躬，加以言詞拙訥，敷奏踈漏，
有未能盡其底蘊者，秖昧死以聞。臣竊本書生，初不知兵，自靖康以來
竊見朝廷軍政不修，致有夷狄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之業，為
自治自彊之計，非兵不可。嘗蒐緝歷代軍事，元豐間著論述戰用兵。使
載生於今日，則必以兵為先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蓋兵家者故千
緒萬端，有奇有正，變動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於行事；不讀
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臣嘗推原古人
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焉。兵貴精不貴多，而

不精反以為累哉昔之善用兵者料簡至精卒能以少擊衆如干鏌鋣逞刃而斷莫之敢攖其與頑鈍豈可同年而語哉王邑百萬破於光武之三千苻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偏師用此道也又況將兵如將將多多益辦唯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垂涎以務并吞初不自量其智力果能節制運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否也兵食既多坐耗國用緩急弗爲遇敵先奔二大將連十萬之衆未聞有敵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多之過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無謀適為敵擒故昔之善將兵者或深謀於己或廣謀於人韓信背水而陣示以大將旗鼓使敵趨利拔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趙將士皆莫能知此深謀於己也得李左車東向而師事之遂傳檄而定燕齊此廣謀於人也周亞夫亦然其謀於己則堅壁不戰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孝王不能奪[illegible]是也其謀於人則聽趙涉說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鳴鼓而駭諸侯者是也善將者莫不如此而今之大將無為出群師之右者不過勇猛敢進未聞長慮却顧虛心下士以謀為先者求其據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豈可得哉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亮以石布八陣圖於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分能合何以濟間有暴布行陣為莫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於古人置陣之意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者率皆望風[illegible]豈不相遠哉魚麗偃月平銳曲直陣形雖殊其欲能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illegible]敗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孟獲李光弼以之大[illegible]史

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為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合之過也戰貴設伏不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戰者昔北戎侵鄭鄭公子突謀為三覆以待之衆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昔之善戰者未嘗不以設伏為先山川林莽薈翳深密皆可伏兵或誘之以利而使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進陷於險阻之地擊其首尾而不得相援斷其腰心而不能相支如猛虎隱於榛莽之中磨牙很顧鮮有不甚敗者今之諸將或有與敵相遇惟務力爭未求謀勝雖小有所獲未聞大殲醜虜者此戰不設伏之過也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於折衝禦侮致果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昔高祖駕御韓彭英盧如指縱獵狗而得獸光武駕御寇鄧耿賈所向無不成功陛下十數年來委任諸將不愛高爵重祿以得其心分以堅甲利兵以作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能測識竊見朝廷近來措置依舊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措者二臣何恩之深蒙聖慈特降親筆有宜因疾置時告嘉猷之語苟有所見其敢隱蔵謹試為陛下詳言之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以財理財必以義以朝廷之威擅天下之利勢而欲措置財用使養兵不乏何施不可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羨實之效有懋遷之術有關隘之譏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為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一也上戶竭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數配下戶絕食不足以應料斗升之求物力耗屈人心驚駭如居風濤洶洶靡定夫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基址薄則棟宇有傾危之憂泉源涸則魚鼈無生養之理為父母而日削其子飽腹心而自戕其肌欲求久安其

可得乎。昔唐德宗急於用兵，而有除錢陌稅間架之令，迨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為鑒。此未盡善者一也。夫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軍旅之興，糧餉為先。而去年自江以南綠地較千里，適有旱災，粒米惟艱，穀價翔踊，飢民餓殍相望於路，雖湖西號為豐稔，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數路之求，勢亦安能有餘？朝廷糴買數目雖多，亦必未能豐所。王師一動，運糧飛輓，何以能給？議者謂當因糧於敵。臣竊以為不然。使敵人聚糧，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為我有。糧道不繼，為患甚大。若欲取於偽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違弔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飄暴衝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有可以制鐵騎之術，而亟欲畢集，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於戰陣之際，國家安危所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

三也。夫用兵如弈棊，先能自固，乃能殺敵。根本之地，宜以重兵，乃能安全。臂指之勢，當以大用小，乃能運動。今朝廷與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內輕，指大臂小，平居已不能運掉，則緩急何以逆之？得慮而卻敵哉？兵猶博也，本多乃勝，善博者徐出以待時，今乃罄所有以事一擲，其可乎？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此辨日竊聞疏飭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矣。然兵家之事，多行詭道，鷙鳥之將擊，必戢其翼；猛獸之將搏，必匿其爪。藏殺機也。今者不得已而用兵，不知欲敵人之知乎，欲敵人之不知乎？欲敵人之為備乎，欲敵人之不為備乎？事宜有先聲而後實者，既有其實，乃可先其聲。昔韓信虜魏王豹，夏說，不旬朝破趙，下燕，梟誅成安君於泜水上，故能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靡，有其實故也。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

預備者三？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兵將盡行，必成群小寇，入或有乘間搶虛之作，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夫勝負兵家常勢，有勝必有負，勝之非難，持勝為難，而況於負乎？藉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也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之？兩路之民，懷我宋之心，有來蘇之望久矣。既得其地，而吾之力足以覆護之，此當善後者一也。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虐於屠戮，而使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為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關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善奕者置子之意，乃在於數十著之先，豈臨事而後應哉？奕猶如此，則所以為善後之

計者宜何如哉？此當善後者二也。陛下天縱英武，合一聖於漢，此出自宸斷，圖此武功，事勢既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一，事成既備，莫若小試動兵於山東。夫山東天下之陸海也，賊恃賴之以為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境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行，糧餉易致，且令韓世忠率師先臨，遙達劉光世為之策應，張俊分兵以防江，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由間道以擣其腹心，擇要害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有起而應者，撫綏料理，務盡其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今日之至計也。臣蒙陛下面諭以數十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臣退而詢之士大夫，咸以為然。區區愚慮，尚有可疑者，以韶召之士卒初未嘗與大敵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用命，無奔潰之虞，殆未易也。金曰□則為精卒，而戰則為精卒，破臣欲試之山東者，使或得一勝，則一氣百倍，乘破

竹之勢所向無前矣惟陛下財幸昔周宣中興北伐則夷玁狁南征則平淮夷宜乎亂勇毅遠舉電發然常武之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則知有此武功未嘗不以誠一之德為主也夫兵進銳者其退速物理之自然兵家方彊志慮太銳一有挫衄遽自退屈豈可謂之常德哉高祖與項羽戰其喪師號身者屢矣然卒以勝藉堅忍而有常故也昔魏相之告宣帝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相之論可謂切當矣兵以義起以應動而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王之所當盡心也伏惟陛下留神垂察臣昨在靖康中與聞議論當是時豈不願和但欲和得其是則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之議

臣雖不得而與然聞之士大夫亦頗得其梗槩矣臣素以治兵為然豈不願戰但亦欲戰得其是則中興之業自底以遂矣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孰不願陛下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而早致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袖手旁觀惟覬一有差失以售其說臣願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算取勝而無為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

征伐

宋高宗時直龍圖閣李光乞車駕親征劄子曰臣聞能扶天下之危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則獲天下之福故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蓋多難之世懷戒懼惕陽之心無難之世有宴安鴆毒之累自昔有為之君或開基創業或撥亂中興未嘗遭艱阨而能奮然特起者未易縷舉以漢高之英傑方居項王事權由彼矣然成皋破敗夫妻復合彭城之驚至推墮二子而不顧室亦甚矣卒能滅楚以有天下者忍小恥以成大功也光武北徇薊薊聞於王郎蒙犯霜露面皆破裂倉猝不知所之然卒能滅郎以興漢祚者因患難以振帝業也恭惟陛下以盛德當艱阨之運紹揚之變起於倉卒人心縣亂而家恐將士因是而驕惰邇年以來議

論之臣各持顧避上下一律莫肯慨然以持危扶顛為己任者今車駕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虜騎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尺寸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隔鎬鎬然日為乘桴航海之計謂之為金臣所未諭也以馬臣晉元帝創建國基緒既絕之際猶能立宗社修宮闕興學勸農保有江東劉琨祖逖與逆胡羯戰於并冀克謀司雍諸州未嘗聞役也以石季龍之強大兵叩歷陽令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周世宗當五代之末取淮南收隴右下三關皆御軍親行威震戎虜未聞專主避狄之謀如今日也既陛下英武命世以真主之勢而臨偽邦以中國之尊而禦寇賊天人助順軍人士庶孰肯甘心委質被髮左衽終身為仆隸之賤乎非不武兵非不眾陛下儻整兵順動則群盜虛聲以應王事詣然相慶也患在陛下無其志耳臣恐欲望陛下明詔三省將士守禦

江中茍為保境之謀。徐決觀釁之策。庶幾經略中原。徐議興復。以副宇內生靈顒顒之望。天下幸甚。

光又論守禦大計狀曰。臣以孤遠無能之身。蒙陛下起之流落放棄之中。更歷內外。擢置器使。十餘年矣。布衣側茅之士。遭遇如臣者幾人。感願推天地父母之恩。雖碎首屠肝。豈足稱塞。臣對仕本處恭聞大駕移蹕平江府。將親御戎輅。警蹕而作。此臣捐軀效命之秋。命方拘廢郡紱。留滯海濱。上之不能吐奇策以佐軍謀。下之不能執干戈以衛宗社。乞扈從則貽干進之譏。獻謀議則興空言之誚。夙夜憂憤。莫知計之所出。臣聞忠臣不以出處貳其心。正士不以險易所守。臣豈敢預憂小人不根之言。遂有所畏避。嚮臣陛對之日。陛下嘗許臣以言。謹有所見。具瀝懇款。臣伏觀開報。劉光世張俊將兵大敵三捷。銷聞海寓。欣傳不勝慶幸。然臣聞強虜擁兵淮陽宿遷之間。坐

觀虜敗。以其志不淺。遽先圖之。肇虜以殘賊為期。席捲直截江上諸將不貪小利。臣是以未敢以諸將奏捷為喜。而方以金人大舉深入為憂。昔劉琨問朱伺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戰輒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以是勝耳。漢祖與項羽鬬智。羽常欲與漢高祖相持。方形勢未便。故軍遠來。未嘗與之爭鋒。周亞夫堅壁卻其軍。光武堅營以疲銅馬。此皆已事之驗。臣觀今日虜偽布置。亦有主謀。願陛下勿輕此賊。今朝廷所恃獨一韓世忠。破此以精銳當之。而劉麟輩出沒光黃虜壽間。以牽制諸將。而分吾力。金人必自淮陽以入楚泗。若社稷之靈。世忠足以禦之。則無復事矣。萬一寇不廢便有瓦解之勢。昔楚屈完謂齊公曰。楚國以方城為城。漢水為池。雖君之眾。無所用之。魏文帝至廣陵。見波濤洶湧。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兵亦謂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陛下已據東南形勝之勢。敵人萬里遠來。投兵死地。利於速戰。而不利於遲久。今陛下務重而謀一時之功。決一旦之命。臣恐正墮賊計。非策之得也。臣區區之言。冀備數使列。方燕閒進對。遽勝之語。所謂萬全之策者。盡為陛下陳之矣。金人往年入寇。無所得去。冬又無所得而去。士馬折傷。固已太半。異時雖欲復肆犬羊之衆。以犯我軌。背為用昔。此乃坐制強虜之術。臣愚伏望陛下戒敕諸將。各務持重。不過隱忍一兩月間。彼師老食盡。後虜救方略。出於退襲。或邀其歸途。我待勝算矣。偽地恃虜為疆。虜騎既退。則劉豫父子豈能立國乎。復祖宗之故疆。還二聖於沙漠。當在此舉。惟陛下特加聖慮。

光又進纂集序平戎故事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必有正有奇。是也。唐太宗問李靖曰。曹公云奇正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愚請大衆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臣觀李愬之入蔡。端不同

之險。以濟非常之功。可謂用奇矣。當是時。吳元濟勁兵銳卒多屯洄曲。宰相裴度為宣慰招討使。馬總副之。韓弘為都統。李光顏烏重胤為大將軍。賊兵雖衆。勢足以抗之。愬之勝數。不係朝廷之安危也。愬自文城柵襲張柴。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兵權大數。不啻反覆手之易。何神哉。今議者不盡歸功於愬。曰。平淮蔡者裴度也。不盡歸功於度。曰。成蔡功者憲宗也。蓋愬雖出奇。其實功狗耳。而非家論以主。伐蔡之謀者度也。度雖主謀議。而獨斷不疑者憲宗也。故韓愈頌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嗚呼。社稷之封。安危之機。有間不容髮者。與衆謀之。一二庸人足以撓之。故謀之欲廣。斷之在獨。斷而後行。眾神從之。非人主灼見禍福利害之原。孰能成其功哉。

章既上。光又論事曰。臣觀金寇之來也。[illegible]陵廟都邑殘毀時。偽長寇士庶。殺虜無遺。神怨民怒。負無明之責。窮兇黷武。名自焚

屯矣然猶雜虜會聚未有止屆戈甲紛紜時作不靖此誠天亡醜虜
之時也陛下以聰明英武之資承祖宗積累之業慎固以泰代虐以
寬克定禍亂不為難能然勤勞已久而大功未集者竊意陛下謙沖
退遜未能應天順人決機兩陣之間是以腥膻小醜得以逋逃假息
而延歲月之命以臣觀之陛下兵得非不多財用非不足虎士大夫可
以奉令承教者亦不乏於時也陛下誠能因仗群臣之材汙扼險阻
嚴設守備簡練卒伍選任將臣水有舟師陸有鬬士一朝有警秉江
南之眾為百姓請命于天則招徂之惡蠢兮可平恢定之期指日可
復陛下惲乎金寇之強而畏之扰也昔光武以昆陽數千之眾破
尋邑百萬之師君制之間失業逃走使光武怯於大敵不能戮蹀中
首以塞例眾則渾雜未易與也昔我真宗澶淵之役黃纖登門人百
其勇全制遼虜決靈為羊前事不違實可鑒誡陛下若不躬自指揆
而臨之將得大臣則士氣不振兵力必分號令不嚴賞罰不信稱為
妖氛未有日也陛下時於暇日親秣六師親御近郊嚴金鼓之奏勤
步騎之數揣勤惰勇怯之實以明黜陟禁賞之政則知軍事之可為
矣惟陛下留神大事

請乞息兵愛民奏曰臣聞帝王之師有征而無戰如更攻裏支屠殺
無攻有邑皆國合產儒與為利甚至驅民於水火之中不得而熾是
以奮揚武怒而天威立決寔復有戰戰若夫大卒之張叛亂之甚今
之則不從懷之則不服必欲與尸血刃決民於鋒鏑以幸一口之戰
則聖人有所不忍故舜之格有苗高宗之伐鬼方皆整四迪遲增脩
於德而後有之所以為愛乎吾民也今陛下當虜偽叛亂之餘伏祖
宗積累之業德施既秀政事既修武備既嚴然而奉辭伐罪之師也
於境上若界使交而承違者未從舊國舊部之民救於奔命者累年
矣而係役之本也彼其神怒人怨偷生假息亦何待戰而後取之乎
若申飭邊吏益嚴不虞宣布詔書精選師期明示恩信愛民之意以
待應天順人之舉此詔既下遠近俱安然後回鑾浙右勸耕兩淮收
攬群策為撫昭之民請命于上帝如是則威德愈隆而大業易集矣
有征無戰宜在於此

論乞遣將四路襲討李成奏曰臣聞用兵之法正如擊蛇擊其
首或擊其後則數變連無所逃矣比者李成猖亂在淮北為遷摇
擾於江南陛下指授將臣一舉而破蕩進收筠州捷書未上寺亂百
倍威罰行矣然李成方據江州之險外恃淮南之援而聞張俊欲提
兵軍既攻其營旁無犄角之助又無首尾之應乃一頓兵堅城之下
相持未決惜費力屈則賊得居存矣伏望睿斷專張俊鼓行之勢更
遣一二將臣持其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舉而殄此萬全之

策也古語有之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惟聖主留神幸甚
論又上奏曰臣近聞金人正月有南渡之意已嘗略具事語奏乞朝
廷備從臣安守臣李光所請參用諸州土豪以為備禦賊奏至日未
聞施行議者欲以陝西宣撫使司專有收復關陝之報姦豫處擬報
金人困於契丹之兵時嘗書懶前去自將其無內顧之事遂欲寶犯
臣伏思之審如所傳則來年正月大取南渡蓋劉豫既以食生失節
盜據京東河北之地則金人必與之紀綱之僕侍以役教之事劉豫
承事若不遑兵南渡何以塞責然而兵則非金人之兵乃驅劫中國
之民也驅則非金人之驅乃中國驚弱之馬也其使也決無如進之
心其戰也決無死闘之志此最易與也劃廷誠因此時作勸將士乘
用之豪諭以金人敗亡之端明言劉豫易與之狀降去刑聊連保之
令有能斬首捕虜者悉為賞格使人有忘心子吏聞志則江南時吏

效死自奮唯恐虜兵之不相遇也。中興之業在此一舉。今不效猶爲
一有聲。又復奔走。前有盜賊之處。後有追兵之急。雖有智勇不能爲
謀矣。且虜兵徘徊江北又已數月。若恭室反耕凌陸□□南路白爲
持守之計。今乃按兵不動。潛備舟楫。其情豈易測哉□惟下不以直
言爲可患。檢會前奏併賜施行。不勝大幸。
拙又上奏曰。臣竊見近者淮南探報金人發兵犛言並淮上與李
橫牛皋相攻。李其前後相繼傳聞不一。其人馬號頭多號此事勢
不止爲襄漢而起。必爲川陝興師明矣。今李橫所據之地並在金房
川陝之間。使李橫可破。則金人必減兵歸陝入四川。至四川權則王
似盧法原控制關陝之間。必望風自潰矣。使李橫不可破。則金人必
分兵以綴李橫。而盛兵由金房繞梁洋安行而入蜀矣。觀此二端。則
救李橫乃可以存川陝。若棄而不拯。非唯四川立破。關陝亦不可保

也。又況襄陽重鎮。中國得之可以扞蔽江淮。全上流之勢。敵人得之
可以窺伺荊湖。有建瓴之順。萬一李橫不守。而襄陽爲敵人所據。則
荊湖江浙之禍未有既也。近者探報隨州已破。郢及德安。則是李橫
方且自救之不暇。其不能庇他郡明矣。使隨郢德安諸郡盡爲敵人所
有。則襄陽孤城不攻而自破。李橫全軍不戰而自屈。天下事勢將如
之何。竊謂李橫不可以不援也。朝廷近者劄付王燮解潛使援李橫矣。
解潛見在荊南。去李橫爲最近。然不聞有可發之兵。王燮見總揚么
雖有兵馬。餘然與李橫隔遠絕不相接。無指臂之勢。此二人者。矢力
孤遠未能應援李橫亦矣。朝廷知其不能救。而護爲但言以擾李橫之
軍聲則可也。使李橫不測此情而□□與敵人相持。坐待援以守孤
危之城。豈不殆哉。湖南去襄陽千里甚遠。有耕京往者。兵馬錢糧儀
湯南之旅。潭步騎七項兵共二萬三千餘人。湖北亦有杜落一將淮

募之兵。誠能江西湖南北選一重臣。總帥諸軍水陸並進。駐師荊湖
則李橫之勢振矣。李橫自十月中旬有出兵之報。是時已與敵人相
持。今乃復兵於其地固已後時。然此非救急之兵。□是扞遮之策
耳。度朝廷果爲日下發兵於洞兩月而後及其境。當是時李橫戰勝
則可以相與追逐敵人入蜀之兵。李橫不勝則此兵自可進據襄陽
以固吾圉。此之學也而不救。豈不相遠哉。
拙又上奏曰。臣伏聞行新鎮撫使李成之將馬進圍犯江州。屯兵廬
山新淦。宿度卮。朝廷見遣池州安撫大使呂頤浩統兵討擊。臣竊惟
李成猖獗其屬自干天誅。大兵問罪。有征無戰。自宜奉命之時。計日
奏功。悔過之人投首請服。無可疑者矣。唯是師行即於賊當扶首而
塞池州之殊。會與朝廷之命。敢寒螳臂以抗我師。破竹之勢。旭日
未解。則廟堂之上不得不快意於此賊矣。臣輒條陳六事。庶殘虜

心寡。收不戰之效。一曰要結四傳之援。以破其輔車之勢。二曰多遣
細謀之使。以收其將士之心。三曰密用間諜以離其同惡之黨。四曰
廣備舟師而絕其往來之援。五曰厚以重兵而受其來歸之人。六曰
遠設伏兵而禦其奔衝之患。伏望聖慈留神聽察。臣謂要結四傳之
援以破其輔車之勢者。今淮西有趙霖史康民。淮東有岳飛劉綱王
林郭仲威。湖北有解潛陳規。湖南有孔彥舟。京西有張長等。各宜遣
使捷以溫詔。告以馬進侵犯之事。使之慎守封疆。是據要害。繕甲治
兵。勿與交通。若有所犯。即爲賊勢。其或交通資給坐視趙逸。當受同
惡之罰。如此則四傳之援絕矣。所謂多遣細謀之使以收其將士之
心者。今李成所以不敢自歸者。以兵權自衛。遷延不朝。歲月已久。
以招撫爲名。若其將士則皆吾人。何罪之有。朝廷能遣重使給鋒
諭。宣其威德。專其衆。論以老功失業之久。而許其分屯就食之

所明其忠義自堅之意。三則其不與從賊同惡之情形自消。昭許其
來歸。如此則將士感奮。人之君臣之義。而罔服李成之心矣。臣謂
蘇用間諜以離其同惡之黨。蓋今李成身在淮西。而侵逼之兵。聞在
江左。朝廷罪其侵盜。非敢將賞鉞。伐其叛逆。則陰爲間師。是李成
雖有爲盜之心。而猶知惡其名也。臣願明降詔書。從招撫爲進。散其
其兵。而陰遣辯士說客。諭其黨與。寵以高爵。啗以厚利。許之分鎮。使
將自歸。如此則李成部曲必生疑畏。而黨與離矣。使李成能制叛將
而休兵息戰。則我之命令行矣。又將何求。使其不能制。而將成嚮敵
其兵。而陰習之戰。則我之所謀可用也。李成豈能久安。臣謂廣備
身師而絕其往來之援者。李成受命爲淮南鎮撫。自斷其路一江之至
南康。自南康又越一江。乃至江饒。今其將馬進之兵。實在南康之左
廬山。則既越一江矣。彼必朝暮往來。伺隙捷至。爲擊[illegible]。可以恐我。所

國家詔江西湖南多爲戰艦。發習水軍。分遣智將。乘機邀擊而
下斷其歸路。則南康廬山之賊。絕無後援。可不戰而擒矣。擒其所遣
則淮西之師。震恐畏縮。不敢聽命矣。臣謂屢以重兵而受其來歸之人者
馬進之兵。將來皆朝廷之兵。將宜願招抗王師。我將相威張飛耳。
又況彼方之食。我飽而彼飢。我逸而彼勞。與其事李成而取死亡。孰
若歸朝廷而就安逸。若遣重兵與之對壘。而不接戰。曠日持久。馬進
之兵。必扶老携幼。棄甲投戈。來歸者衆。擇而用之。善者官之。因其才
而官使之。李成不受則擒矣。臣謂遠設伏兵。而謹其所。斷之甚者。今
李成兇在淮南。與南康池饒對境。彼來所恐之師進至一江。東近歷陽
壘。若湖南有舟師之備。則下池饒州。太平建康。宣州。皆置鼓備
以防奔逸。蓋自大江而下。此數州者。風利水順。一日而至。彼將出奇
以擣我虛。則腹背受敵。江浙騷然。賊得志矣。今若嚴備。數郡於

以待其衝至則成擒矣。此六事者。如有可採。伏乞斷自宸衷。與執政
大臣。議其緩急。亟賜施行。
高宗紹興[illegible]年。[illegible]舍人[illegible]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
業。求人才。恤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
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
彼有可乘之釁。可先萬全之舉。恢復之功。[illegible]其策。都本未強。[illegible]患
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之變。盜賊竊發。[illegible]朝
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僚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考
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干。言不酬。事不濟。
則脫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蓋自[illegible]以來。[illegible]命令諸
廷於逆豫。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
也。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上奏曰。臣竊見逆臣劉豫。挾犯淮南。
又未退師。中外憤急。罔不願效忠欵。共圖剪滅。臣竊嘗近觀[illegible]
桀猾難屢伏田野。詳事宜。敢不以管穴所窺。少陳萬一。竊惟虜自
陛下即位以來。猖獗南牧。於今七年。前此皆當中國全盛之時。所賴
俱未殘破。師出其境。即因糧於我。金帛子女。足以誘其衆心。民皆識
是以實其用。故所向無不濟。今自河以南。撫掠殆盡。[illegible]既不量力妄
與吾戰。以求據於彼。則河東百色。皆已空虛之所。今出彼境。已五十
餘日。掠毫未見。後日不先已坐困。立計之得。不度其用。難以久負糧
進之。[illegible]我既計。累年聚兵積糧。紀自爲計。未知我所欲爲。故[illegible]
先發。偽藉虜人。假其聲勢。張大兇威。以恐我。應之者如何。有同可畏
則衝突通江。以冒前日之利。曾不知[illegible]淮南之地。次第俘略。至於
以爲藩籬。然要如前日。豫賊自來。以圖[illegible]於我。與今爲豫求爲之

形援其勢萬萬不同今陛下赫然力圖恢遠之失不憚親臨大師二
三人帥命列在前出城不意區已墜散本頭鎖帥失措而議者或謂
大緣在後以俟之或謂請師往虜而來焉曰以請虜前能追我者皆
以倉猝遁去如飄風驟雨之不可禦也其背以備卻先見其形使我
得以為備理無是矣若其濟師則越數十里入人之國見敵而從為
謀京令有之亦直叔予乃勝豫之情貪臣往時待罪江東粗得其豈
嘗豫年逾七十和無遠略其子瑋狂悖鄙暴不為其下所伏自打
什一法重斂於民以奉虜歲幣三百萬緡又遠事關陝疲於內地
虜所留兵散處諸郡通不滿萬人所用以為爪牙者皆燕充胡族皆
諸路簽卒民困貪暴痛入骨髓日夜引領以望王師之至其告於君
人或曰大兵速來遲今年則人心懈或曰但以大兵壓境時揚不
歸順況又給恩至今而方瞻然挾對衣無叛之徒以重虔之其說以

為然古者審敵之形而後可應敵盡敵之情而後可制敵據之形已
略可見陛下深伐其謀其應之者亦可謂得其情則制而勝之在謀
察其情而已臣度豫計不過有四果濟師渡來必以精騎間道疾行
徑至江上一也散據舟船創造排筏雜出並進以疑持我眾二也以
輕兵侵掠郡邑分我勢以緩其詭謀三也知其無所可施但隨所得
因為城守徐以窺我四也今去中春尚有一月賊敵無期出師爲全
臣愚竊謂賊之重在取眾而南識者以空虛南京東兩浙北右為輕
弱者料其志必然倚撲挾將兵而有權卷中疾驅直抵京師未
所必敢以裹落其心亦不用諸將撫之民畢抗德以充撫之
降以用者授以州縣以邑名授以邑以隋貳其心越大平而征發於
要害也為三策以待之若賊鋒尚強王心猶固堅壁勿動時[illegible]
深入而與之爭衡取近利無貪奇功以損威重若審見間隙則兩路進

進或入承楚以擣其左或入漆壽以搗其右乍出乍入更為犄角使
奔命不暇若師老財匱進無所得退未有歸腹心內離肘腋外叛則
為皆兩路之舉而驅逐之以我之三待彼之四更命鎮江建康鄂岳
各開其舊營為山寨水寨之人使分守其地時出於淮江以為大
將聲援盡集諸將水軍專充董領分為兩州而以舒之淮江舟師
所可至處皆嚴設隄防仍為游軍往來策應以示之聲勢南北相望
聲實並著若夫將帥協和上下奮勵謹守成算不為前卻臣未知豫
欲將何為哉昔石勒屢入壽春元帝遣諸將相持二月勒竟不得還
其下至有勸之降者而王導以為不能察其虛實揉之使去苻堅以
百萬之師來圖東晉謝安分授諸將逆於淝水一舉而敗之制敵之
道前事可見恭惟陛下睿明英武果斷不疑含宏之度哉有日萬
仲淮殿之道宜無遺策臣衰鈍淺陋何足以少裨廟堂之謀以負特大恩

圖報無路分義所迫不能自已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夢得又上劉錡等討賊奏曰臣近以虜騎侵犯淮甸二十四日書具
奮見奏陳伏覩手詔顯暴虜渝盟失信之罪國家中原無已之恩一
伸王威宣達眾憤中外呼舞遠近同辭相繼大號戒劉光世招撫三
京以殄散賊詳虜既其營劉錡復立功順昌軍聲士氣數勇百倍天
下幸甚臣竊聞陪都未嘗一日至安臣歸不敢不盡死節以佐旰食
數日未嘗操人情以揣與論以為說謂隨人人宗怒蓄銳有此
甸殄戎之意與前數次不同乃天啓中興虜惡貫盈滅亡之
日非人力所能為也錡既有[illegible]已見識者皆謂錡孤軍遠
主將士用命所以能先諸將立功須制便稱力主根勵使得盡其
心不惟可令虜望風沮屈國勢當亦自此復振竊聞朝廷已遣李世
輔王德往廬壽協輔虜所深患如其用李成鄭瓊等識為將兼燕其

人驍勇沉鷙深達敵情備頗多所推轉以為朝廷用之將人任頗頭
多與之兵略與錡相當使與錡更為形勢錡駐德安輔助四川及
淮東西犄角相望更勑韓世忠張俊各以精騎遊兩淮境上以為之
殿王德一軍往來游擊於錡世輔之間虜近所下四郡皆不過百餘
騎傳檄得其詳書即去百姓向背無所與貴以景祥王秉元等前此
本非歸我皆虜留為腹心潛相窺覘者故聞吏盡甘心虜令其所守
既無備之德可以坐擒虜固不能發兵救之不能分兵進守則故
騎自已收復我擒其守豈厚撫其民亦可就食擬絕其後計虜所
恃者惟在京師探報虜兵在京師者不滿三萬人非飛兵即本軍
正兵無幾若錡世輔斥堠明遠偵得其便即令整行而前世忠俊錡
之直薄城下曾不妨劉光世一面招撫兀朮悍者誅滅素慣者驅時當
無所恃必懼而遁去若閉城自守從進兵圍中當以時暮表驟進若

人疲馬困我迎擊河上可以必破虜乃在吾度中此萬世一時不可
失之機會也少有猶豫使虜得整兵而來或劉錡力不能持遽令斯
虜復得志矣將雖諸老衰惰不武素不閑習軍旅者亦能言用
兵凡大勝敗未有不因士氣所向士氣所向未有不本人心所欲臣
前所論奏以虜犯境之初未見其兵厚薄我未整備軍伍敵且乞尊
其備積無守苦戰嚮日思避之過張皇六師遏為隄備以待其變
今虜形已見並棄機宜詳之時此之所陳蓋得於人心同欲非臣狂
妄之私不敢隱默伏望聖慈更令大臣參考熟議少留聖聰
萃得論漢高帝破秦項二策劄子臣伏見陛下精斷武斷獨改和
議命二將進討兩河聖謨深遠誠非群臣所能及夫兵無常勢敵
無常形非達古今之變者不能察成敗之機非熟彼己之情者不能
決勝負之實今成算既定宜圖萬全臣不自揆竊嘗參考敵情究觀

時事敵情參漢之事以論今日之計頗有獻焉秦自穆公以來雄視
中國合六諸侯和與連衡不能抗始皇卒有天下而漢高帝起沛屯
收子弟三千人揭竿一呼遂以破秦誅項羽此其故何也六國當強
暴與起之初望風畏懼而不敢爭高帝羸亢絕怨憤之秋決策必取
而侮以悍也雄勢所當然而高帝所以成其志者蓋有三而其強
不讓焉一曰善誘降二曰善用間三曰善制敵非此三者秦雖有函
之之險深郤有大勝之勢未易以歲月定也何以言之夫敵衆不可
以力相加人各為其主守者未必皆誠心向背惟利所在而已若高
祖入關南陽守齮堅城完其舍人陳恢說高帝與約降因封而與之
邪高祖從之齮果降封為殷侯於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其後嶢關
秦遣為令使將掠地攻鹿西以為人者一鄉降者封萬戶故隨何說
英布以九江叛楚酈食其說田廣罷守兵與漢和此高祖之善誘降

者也兵不出於一則心不齊本非其所有則信不固項羽初與其所
共謀者一范增爾函谷既破呆能用增計高祖知其可間故與陳平
金四萬斤間楚君臣增果疑不用則其腹心必有從而反側者自矣
者歟無與為主則外惟我所欲為故有紀信之詐而不知有周苛之
事而不恃雖被滎陽高祖得以逃去此高祖之善用間者也兩軍相
當必以力相持則久必斃惟多方以誤之使不得專則我可以全勝
滎陽之圍高祖亦甚危矣及入關再收兵而東項羽之方尤盛欲
未可知也高祖用轅生計令滎陽出武關以致羽深壁相持而使韓
信將河北趙地遂滅齊以衆兵附臂用鄭忠計使盧綰劉賈渡白馬
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撓楚下十餘城項羽奔命不暇兵少食盡
為中分之約而張良陳平得定大業此高祖之善制敵者也此三者
高帝所以力得之也今金賊不足以荐食上國不啻於秦項陛下

智勇寮勤庸祖宗二百年之業。四分天下有其二，刻過於漢唐高帝
能滅秦項而昔傅帥反不能為陛下取金賊乎。今日之舉，是高祖入
關滅秦援出東向與羽決戰之時也。此有將帥諸皆立而賞將自使
相為敵而下以求奇功。不待敵至策勳不拘遷轉止法。雖是以激三
軍之士而不及於敵人。臣愚竊有疑焉。願陛下令應投拜附虜者，能
奔救其守長以降，降者授以縣；以州降者授以州。山寨與河北之民
羞密允自相結集不從虜人願歸我者，千人以上授其官，萬人則授其
守臣。其不以是乎拳傅賊而不懷者，軍至皆討滿，則孰不華心而效順。
高祖所降之道也。虜今所驅用者皆我之叛將亡卒，其初皆非執我
而來，服畫亦有迫不得已，僅以逃死。既絶於我，則不得不用於彼。然
斷瓊始參，虜嘗撒其衆不用，則今客主未必終相信，上下未必皆相
服。搖動相亂，燕陳男生。苟能使以身歸我者授以舊官，以衆歸我者

加以穀秩。能教併虜人而歸我者，隨其多寡而為之等差，並裹辯士
重與金帛，口舌游說其間，以動搖其心而眩亂其聽，則必紛然自相
屠戮，以幸一時之捷。此高祖用間之道也。自淮而東，韓世忠主之；自
淮而西，張俊主之。劉錡王德李世輔當仲之徒擇形勢，使利若藩
籬共兩間。虜兵分則不能並進，合則我四面俱至。即使岳飛出襄陽
以搗陳蔡之虛，縱兵若畫寇而推飛繞出其後，與同會於京師。虜雖
背受敵，欲當前則後必亂，欲回後則前必殞，指日可使坐斃。此高祖
制敵之道也。夫攻而後一邑，以一戰而得一邑，戰而禽一將，未過得一將，
孰若撫攻而拒納，不知而盡人乎。以臣區區之愚，惟陛下經焉。
事得人人付兵養銳，勿[illegible]附兵不盡其威，故能有[illegible]而天下無
以敵。其威將不盡其勇，故能有餘力而天下無以敵。自男自古帝王
之師，百戰百勝，以保其全，此道也。伏見逆賊敗盟，鄙[illegible]鑑燕獨[illegible]

伸王怒，命三大將討兩河，中外歡呼，士氣百倍，無不盡欲奮身北向
擒兀朮以致闕下，傳檄兩河，盡還故疆。今劉錡首能以順昌孤城拒
兀朮數萬衆，前後五戰無不勝。兀朮即敗走，單騎遁去大提。相繼淮東
西淮北三大將捷書繼上，凡從僞州縣或殺或降，以次效順。自中興
以來，未有今日之舉也。兀朮既挫其鋒，已窮理宜遁，然詭詐不測，
竊恐尚懷姦謀，以圖後舉。今暑氣方盛，去秋涼尚遠，我師雖屢捷，不
無暴露傷殘之困。若更乘勝攻取不已，竊恐賊得以休養其鋭，精
師於七八月之間盡力復來，則我師勞疲，或恐不能相當。昔唐武宗
既用李德裕討回鶻平澤潞，無不如志。德裕即以官禁破秦路官譯，
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為言援養山基之事，請以兵為戎，以保成
功。臣愚願詔諸將且令還屯，益勵士卒。今夏多雨暑濕之餘，暴露
秋氣瘴癘，將作使遏為調護，明遠斥堠，當慮機會，預為之計，相為犄

角，因時乘間，一舉直前，後不再勞，仰稱陛下恢復土宇報雪深讎之
意。不勝幸甚。臣備員守藩，敢救言議，冒乎仰侍香火之重，區區小忠
不能自已，越職犯分，罪當萬死。惟陛下矜憐。
事得又乞下諸大帥臨陣審度賊情無落姦便奏　臣自去歲以來
竊揣得虜人用兵之謀，與前不同，務要出我不意，以取奇功。皆云其
兵見分為三等。其一等淮甸京畿之民，當先多用鮮甞衣服及僞以
鉛錫作器物，猶帶亦有婦女在其間。其次即用河朔簽軍，少給兵器，
裝列隊伍，先以兩軍當我，不初為我師所敗，必爭取器物婦女騎馬。
即其次河朔之兵再進，俟我師精兵力疲，然後以其當兵四馬一併
向前，以取必勝。東勢衛突過，人言頗同。契勘以前，丁駟與彼上駟，
以我上駟與彼中駟，以我中駟與彼下駟，此孫臏之馬說也。而周訪
討杜曾，亦嘗分其兵為三頭，先以兩翼餌之，始用精銳出其後，遂以

破胃。若賊或出於此，竊恐諸將不知端其虛實。伏望聖慈特賜詳酌，行切右丁人謂更令習馬，賊知不可復也，見小利，終跳合功，才不前追北，政能其事，雖則須正可以懲以正經門，舟以持重不戰因之以代其諸使以為所用其巧。然後義係觀變而進，庶幾可保萬全也。

御史中丞汪澈言：措置浙教李成劉子羽，臣竊見劉錡既把綱未立，戚令不行，將士情驕，首賊猶獵，乃欲制禦四夷，其不可當不明甚。李成近在泗州，前後叛服不常，嘗為根賊，名為附順，雷肆立說，非他藏之比也。今聞聚兵數把，鄉覺其有叛之意，已復露見，不可不討者有五。臣竊為陛下陳之。或謂泗州形勢，實為咽喉之地，故必欲得之，劉其用心固可知矣。朝廷不得已而從之，遂據要害，扼吾咽喉，不可不討者一也。昨史亮之破宿州，實出其謀，舊言亮敗自行，而實助其虐，賊猶豉行而西，不敢南牧，今據淮堧，遂通行，在聚無忌憚之意，

不可不討者二也。或謂趙名合於國。或謂相與於常人，成或聚吾儀弱之勢，通其窺伺之謀，不可不討者三也。或謂金人已與之通，許以淮南，授以封爵，審或如此，秋冬虜至，與為這說，明吾中國重從援指，不可不討者四也。防秋在邇，淮南為要衝，而疆盜未除，向所設備，沿兵精彙，必沮撓，不可不討者五也。有此五事，使其奏聚，亦當圖之。況其跡狀已著，可復緩乎。或謂彼眾我寡，未能必擒，臣以為不然。師以順為武，以直為壯，在和不在眾，顧所以用之如何耳。朝廷昨遣劉光世擊之，奏功甚眾，第賞甚厚，今日之事，并世當任其責。儻或光世兵少不能辦此賊，則朝廷亦當與之重兵，俾給杜充，併力剪除。又況此去淮甸，未過數舍，固非勞師以襲遠也。或滅此賊，然後一意以防外侮，庶幾宗社可保，而中原可復。伏望睿斷早賜施行。

虞允文上奏曰：臣起自寒鄉，擢猥以淺薄，陛下一日賜以不凡之遇，蒲雍顯叔實緣胃居，日夜憂懼，不能自安，有茲陛下知人之明。日者采石之捷，皆明天子威令，諸將士功力，臣伏自惟念，未能身先卒伍，巫待淫克以獻賞，尚餘恨歉，謂陛下隆天地之施，命宰執賜臣以書，以嘉獎之。肯惠當海臣，拜恩私，感不九頂，以報以者。臣嘗面奏，昔古用兵，持八而恐分，分合則力厚，厚故多勝，分則力薄，薄故多敗，自然之理也。臣既力微，而群議不一，未有以效其平生之忠。今日伏准慶分。若成，對淮東制置使李顯忠淮西制置使，如此則兵力不合既合，不惠虜兵不破，聖神之算，預見今日事宜，宗廟之靈，必勝事甚。臣自到鎮江，措置上下流，撫壁寨，限橫鋪，庶角皆已就緒，作鎮江戰船不多，比與諸將共議，改備馬船，使用臣已措置到江上及草中木筏十萬餘，將并練炭之類，並已足用，見令鎮江及馬宣司，併工力造畢，應副防托，庶幾官軍之力有餘，可取必勝。臣照得諸處商賈及陪

捉到人，稱虜曾於十二月一日遣發人馬，取三日渡江。臣今日同諸軍措江口踏行戰場，見得沿江水落，其岸口泥沙深闊，丈餘，假令虜船及岸，手脚登戰，即是天亡之日，官軍極力勦除，在此時矣。臣見又措置於泥沙盡處，廣立木柵，以為官軍之蔽，又為虜兵奔突之防。虜知我守禦得今，豈肯輕犯，臣竊料若得大洲一戰之後，虜必遁去，兩淮必可收復，實於前劉累具奏知，臣日夜更竊廣詢群策，與諸將共議，續具畫圖進呈，決不敢稍失機會，於乞陛下特寬慕。（種臣不勝捲條之誠

允文又論江上事宜，奏曰：臣伏惟陛下孝德仁恩，遠帝堯舜之聖，天豈使勛遊殿之語，勑下將士，無不感泣，思奮賊，臣叔然曾世非常之遇，仰報之心，神實臨之。方江介多憂，陛下宵旰未寢，牢曉臣師於書夜之上，宣勞倥偬，思身如萬，報不應詳，此者采石之戰，臣與統

制官大破虜軍。俘斬既衆。遂夫完顏亮而盡焚其舟。實宗社之休
於下威令神算之所及。臣不勝幸甚。嘗兩具本末奏知。並已仰塵睿
覽。及臣還建康。沿江之北百餘里。無復一人。蓋虜之氣索矣。臣在當
石探知逆亮引兵會於淮東。見開河於第二港。決艾陵之水。通出船
筏。欲窺京口。因李顯忠到軍。即與之商量。令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而
顯忠兼守之。遣李捧一全軍。又分采石戈船百艘。來援京口。皆屬之
留揚存中郡宏淵同力防托。庶保萬全。蓋臣以諸處探報。知虜兵
多於官軍。但彼合而我分。故強弱之勢遂若相異。自虜得兩淮
力漸分。而雜事之絕。人馬多病死。故急急於采石之戰。既已大敗。又
將徵事於正所。今我之精兵聚於京口。持重以待之。一戰而勝。逆亮
遁歸無疑矣。臣每聞士夫之論。請采石渡爾砂夾馬家渡大城堤皆
爲可憂。臣因親行江上。知其說有不然者。蓋虜自和州可以出舟於

大江者止有一揚林河與采石河相對而已。餘皆下流。則無河道可
與大江相通。近李顯忠遣人深入探得揚林河中見今別無虜船。又
官軍戰艦皆守河口。則下流諸渡非所憂也。方逆亮往和州。留日夜
之力以造船。意謂必有大過人者。故采石初戰時。官軍所用船纔五
之二。以其三乘上流。及天色垂暮。虜敗而走。又不敢大段[illegible]者防
其戰艦或出於不測也。今乃[illegible]百十小舟淼無羅蓋逆於如州縣渡
口所用者便欲以當官軍戈船。臣知其技倆已盡。無能爲矣。訪虜涉
淮未旬日。直抵大江之北。臣詢之。得其留之道路之言。皆云劉錡王
權未嘗敢與大敵相持。逆然之避。有一日走數百里者。雖戰而不勝
之罪也。以此月八日之捷。當諸軍扶傷搬創之餘。而猶一時已去新將
來。舊正人情危疑中。尚能大破賊軍。而走虜酋。使建康蕪湖間民皆
貫居舊業。卒窮倚王人爲重。得以肆力於一戰也。自李顯忠到軍。臣

與之款。如其忠義。敢前無負我心。往時見士大夫惡其反覆。以臣觀之。豈
能立大功以報陛下者。必此人也。臣願以身保之。今淮西之地。雖云
不守。而盧濠壽州山水寨民兵多存。近又漸復無爲軍巢縣。雖已
令池州官軍分屯守之。則裕溪大信口無虜船可入。池黃之境可固
而采石上下必保無虞。臣竊料之。只得京口一捷。則江介之憂可去。
而兩淮之復。庶可不至甚費兵力矣。臣聞千金之子。尚不垂堂。况於
萬乘之尊。而可履險。臣昔兩次面奏。乞車駕且駐臨安。亦蒙聖意采
錄其說。今願陛下特審宸慮。少緩六飛之發。以須逆亮之奔北。而徐
圖之。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憂君之誠。惟陛下財察。
允文又上奏曰。臣竊見虜自采石大敗。奔遁之後。往往瓜洲爲渡
江之計。臣以江上事勢急迫。恐其疎遠。於今月十一日。再具事宜數
奏狀[illegible]今准入內內侍省公文。坐奉聖旨。特許投進。

臣遂角投進。臣伏惟聖恩不以臣狂僭。采納其言。顧未知所以報塞。臣
於十三日自采石回至建康。以虜酋駐維揚。虜兵進據瓜洲。探報不
一。當日起發。於十六日午後舟到京口。與諸將共議防托之策。除第
二港探得虜所開河。以沙漲不成。已罷開掘之役。見止量留官軍人
馬起守外。有三處河道與大江相通。最爲緊要。各行隄備。一係河口
向真州下連瓜步。虜兵最多。河口亦寬。通大船出入。已行措置於南
岸一帶。開三重壕塹。二重隄柵。鋪二重廂。有民兵萬餘人防守。據
官軍不多。竊慮未可倚仗。遂撥揚存中等。商量於二十日那移下蜀寨
探人馬於除河口南岸[illegible]近南岸水中[illegible]以射
虜使不得登岸。不利於出[illegible]於下蜀駐[illegible]
次保萬全。一瓜洲渡。虜見兵[illegible]渡口。造二[illegible]以備水。探得[illegible]
戰。又探得[illegible]人力[illegible]船入運河[illegible]百[illegible]

船必不大不足以害官軍戈船次又蒙朝廷遣回成閔人馬令戚方單騎於二十日已到鎮江將帶鄂州戰船二十隻前來我師既大合京口可以必勝但泰州兵薄虜兇今有遊騎到城下今日本州亦告急臣與楊存中商量於十九日再發王剛兩將人馬先行二十一日又令王剛以所管兵親往虜見官軍既到必是不敢深入其餘下流無河口可通大江處亦與諸將議逐日分馬軍往來巡綽防虜不測以臣料之虜必不敢輕動動即破之無疑矣臣初抵鎮江親到劉錡家卧內見之氣息奄奄今雖少速即與其家子聚醫官議令於牖心著灸而日來稍納粥藥其安與否猶未可必而今將戰守所用諸將不可不素定臣聞命為不世出天下未嘗乏韓彭韓彭不世出天下未嘗廢將自古中興之君如夏少康有衆一旅如漢光武起於側微其所用之將何嘗皆有素望臣於今年冬因直前奏事嘗以此說

仰塵睿聽亦蒙聖意深賜嘉納臣之區區欲望陛下不以劉錡存亡為憂但審擇人材分授諸軍使之各當其地戮力戰守未患大功不立臣觀完顏亮采石大敗之後其氣已索雖名為聚兵揚窺我京口而實欲遁竄也不出臣所料臣見留鎮江措置守江先為不可勝之計仍與楊存中等共議若一旦虜退出國與復不念少失機會臣雖書生陛辭之日嘗面奏決不敢以職遺君父憂臣伏惟陛下特寬遠顧無輕為避敵之計天下幸甚

權中書舍人張孝祥進故事曰曹操挾將整荊戰勝之勢擁百倍之衆因利乘便長驅而前儼然有吞吳之心孫吳區區卒能以單寡之士談笑走敵操堅號為善用兵者及敗智勇俱困為鼠竄僅以身免而其國遂以不競者何也吳習之舟師能以輕捷制勝以逸待勞以直應曲而又有周瑜魯肅為之將帥也夫兵不必多也兵多而不精則志不一而易潰曹操烏林之衆是也是故兵不可以不練將欲專也將得其人則兵雖不多亦足以取勝赤壁合肥之役是也是故將不可以不擇夫兵已練而將已擇則吾能遣偏師據險阨積糧省不急費於帷幄以待之而已耳雖狼子野心不義而強吾何畏焉

右正言陳俊卿論用兵必先備政奏曰用兵中興之一事耳然事有相待而後成者不一而足而今之言兵者勇於必進不恤其他故不得不為之慮也臣嘗讀詩至周之小雅觀文武成王所以致太平之盛與夫宣王所以成中興之業其迹可得而言者蓋自鹿鳴以至魚麗文武之詩也自南有嘉魚以至菁菁者莪成王之詩也自六月以至無羊宣王之詩也孔子嘗以其世之先後而次第之其意若曰作於前者不如是不足以為文武繼於後者不如是不足以為成王後之為君者得此則治失此則亂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西夷交侵中國

微矣則失乎此者也車攻之序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則得乎此者也夫自文武至於成王其詩亦多矣一詩廢則一事闕苟有所闕已不純乎文武之政而況於綱紀文章蕩然大壞乎彼宣王中興非能舍文武之政以自為也補其闕而已自六月至於無羊補其闕之道也蓋復境土必本於攘夷狄攘夷狄必本於修政事政事既修然後兵可用未有政事不修而先於用兵者也臣故曰事有相待而後成者不一而足焉是故耳今姑以兵之一事言之而明其所以相待者如器械之備餽餉之須實給之費與夫修城浚池選將練卒之故是皆不可闕者一有不至兵不可出矣求安得不為之慮乎蓋古者用兵能發之必思所以勝之能勝之必思所以守之發而不勝不如不發勝而不守不如不勝故臣願陛下上思祖宗之所畀付下念生靈之所愛戴大修政事俾在我者無可乘之

陛下在彼者有來蘇之願，且天之所相，宜無不承順者矣。宣王中興
之道，蓋出於此，是謂萬全之策。惟陛下留意幸甚。
曹勛議准上書宜狀曰：嘗謂主當持重，而客利速攻，亦兵法也。今虜
寇兩淮，殆踰一月，我之諸將屢報小捷，而虜全師實未嘗動。客當務
速戰，若無意於戰，疑虜以羸兵驕我，而伺我之怠，且耗吾之軍餉。然
其驅烏合麻起之衆，不能乘銳氣鼓遣並進，俾我不暇爲謀，乃遷延
稽卻，曠日持久，師行千里，情狀易見。我之諸將得以從容成備，既經
累捷，膽氣益壯。兼諜蕃虜爲以全制其後，虜之歸北，在理不疑。所慮
諸將持重太遠，及顧畏挾貳，貪少利不顧大計。今若令淮東堅壁不
戰，以搖其膺，淮西由廬壽擁睢亳以攻其背，豫斷二將遠旗深入。朝
廷方遣馬軍之師偉佐兩淮，宜促其期，以速其至，自先入蔡壬汴最
通宜出其不意，慕諾鄆諸由此進兵，以順其衆宗，水軍自淮入海，以

奏議卷之三百三十五

違其餉道，是皆昔人師行捷徑。列諸將皆朝廷素所寵厚，臨危宜與
愛死。今總衆克塞江北，實繁有徒，屢折不退，有議遽淮右之意，願朝
廷毋輕此虜。毋載不根之言，恐令之出務加積密。前代偏洩，夢中語
猶不免其死，况成敗安危所繫乎。陛下謹守此策，斷然不疑，非偏可
以知敵而已。虜將懸戈可數十年無疆場之憂，倍易于胥旌盛斷。
翰林學士汪藻言分張俊軍馬策應狀曰：臣昨自三月末得一傳聞
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爲中
國困於賊，殘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顧熱，故常以寒方至來焉。
先皞吾於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
爲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個判行在，臨時世忠列戰艦
江中，遂兵端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一二竊謂今以春二月
[illegible]耳，續親蒙捷，偽[illegible]世忠捷報，六八[illegible]鄧夕[illegible]搖落

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雖若賴韓世忠奏報，未必皆實，衆數日人自
常州來者皆云虜於府山兩搆壘兩處，各列大寨，挖成關河兩道，以
護之。及穴山作小八字以爲藏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泉石
金人已振復回者率常不絕，今日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至
而復回。且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
動設詭詐，充盡爲窮蹙之狀以款我，踟我，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
今安知其未爲度夏計，而陽爲窮蹙，若特以款我師耶。建康爲東
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委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
人據此爲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絕。如此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矣。
將高枕而卧乎。不知虜臣自至上前，亦嘗有反覆及此者否？皆以
爲兵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
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群盜亦將視我緩急以

奏議卷之三百三十三

爲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遷徙屏息乎？况又有意外之憂，而臣所言
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爲此事所係非細，願宣君敕臾極矧然朝夕在
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答掃除，非特去
目前之患，將使德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
張俊援兵過江，鄂制浙西人馬，遂還前去以爲策應。此固陛下長算
也，不知張俊果能爲陛下有戰鬥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一令得力
使臣數人齎陛下宸翰，親自齎詣前所以來，即張俊置令分
繼萬人順流而下，仍於[illegible]置糧餉義以自贍，務張俊守一既皆
新人，分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
奔潰。此制勝之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得時得氣，曾
一失機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爲愚，將此賊忽略，亦望加詳納
[illegible]

金人犯塞上名卒執戲使國相河南避之左僕射陳康伯持不
可揚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聞淮甸此正賢智馳驚不足之時
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帝意遂定親征之議下詔進討有欲
遣使納敵求緩師者張英敵情撰曾幾上疏言增幣請和無小
益有大害為朝廷計正當審擇將帥專務節儉紓武外一切置
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此
奴隸何辭可與之和也帝壯之

紹興三十一年王之道上奏曰臣昨奉聖旨令諸路都統制并
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今來事體隨宜應變措置務要不失
機會仍先具知稟聞奏不下所司并錄白到備劄內件臣竊
之痛憤莫能自已於寢食俱廢以謂虜人入寇殆今二
十七年專用詭詐悉奔朝廷求無不獲而皇帝陛下天性仁孝
上念父兄下憐赤子未憚屈己請和雖中外臣庶有所不堪而
陛下篤於守信冀與天下休息德至渥也而狼子野心還來犯
其衆肆狂猾欲侵擾直抵西京今使人之來所奏不一包藏非淺
其用意殆與符堅之寇晉無異授之以天時人事似是滅亡之
日和況淮北之民蒙被國家二百年涵養之賜雖自淪陷金虜
且復苦於殘虐其謳吟思漢未趙飢渴之望飲食豈一朝夕後聞擇
類言彼民日夜延頸跂踵以待王師北來倒戈內應觀其所為
如此實今日之機會也臣愚欲望因今來使人之請特賜宸斷
仰承天心俯順人心下哀痛罪己之詔以叛盟之罪明告中外
使天下之人扼腕切齒咸起不逞報大之憤然後選兵命將
見自淮以北必有蹤其首以獻者豈特簞食壺漿以迎我師而
已大漢切望風降附我臣某以將急小臣輒緣忠憤干冒威嚴

人之言上干天聽死有餘責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五

征伐

宋孝宗隆興二年張浚上書曰臣伏奉今月十八日午時親筆處分臣已恭禀聖訓王之望等言泗州利害所當講明今欲且令謹守俟至秋初專責主事者俾權歸於一聖諭切當事機臣見遵依施行訪比年徐馬軍極少兼使不敷四上地勢平坦恐步卒當備馬隊下餘遣還近陳敏等建議欲於臨淮縣築壁屯步兵三百人爲之犄角就錢急可以相應臣見委魏勝措置又舟檝尚少誠如聖慮臣見委劉貴知造一百隻委遣使黄仁榮應副材料工匠臣望陛下因宰執奏事宣諭令仁榮一到鎮江躬親應副臣見別具奏聞欲便日身臨視辦分差忠勇軍駕放自不闕人每舟以强弓弩手二十人載其上既致大篇足可禦敵伏乞睿照臣伏蒙聖訓謂得見和議成與不成之

閒誦書反覆此正中其病臣即以宣示劉寶吳拱劉光時建牽書見不勝懼仰而以臣觀之將帥難得兵倉之才況人情之事不更親望以此語言不一理當戒敕惟陛下示以好惡明正賞罰俾各盡心奉公不求偷合苟容以報國家夫死者人之所難臣下無天下爲命不肯自求一己之安表而率之竊恐習成舊態各不盡力同其所是上下導之以和衆不給難就患以幸一日安全也此是社稷大計在陛下爲重在羣臣爲輕自非陛下毅然獨斷與天同心中之以執令務之以賞罰擧天下之大制命在我雖陛下出力者至於數年任事盡節向前一有差跌則衆口交攻禍患不測而以實結歡乎其生要避嫌疑度日者倘復大官自紙飾毋望陛下深察之使賞罰之開上當天心下合人情即從來將易於建使吳望陛下更致聖慮幸甚臣又伏蒙聖諭虜人八九月之間必爲力而來往陛下以社稷

宗廟之重理宜過爲之備臣聞武公佐周以伐紂伊尹相湯以伐桀紂皆深通天人之際審察紂之惡逆知其民之思治有所不動動無不成又況湯武之君德備于己而二臣用心上達於天計業圖擬若有神相蓋非偶然也臣學識寫下後事無窮雖安足以望前賢萬一臣竊觀金虜無道主再世天怒人怨破滅無疑而臣所憂者大爲者今風俗習成上下相蒙惟知富貴不知有他上違天理下虧臣節此風不回任從金賊已亡內患外變且將相仍而起矣而其責實在陛下臣故願陛下正心修己急收人才以應天心以法爲姑使事事誠實感格天人聖德日新兵事自息理之必然更無可疑詩曰從猷事宣猷閒于外惟陛下毅之謹之天下幸甚臣子被遇累聖懷雖耄增不勝感激之至惟是日夕祖宗以實良方正科出身臣以疑難之時勉强事功不謂讒謗交攻幾至亡身以及家族獨荷陛下眷遇之隆

父子感涕惟無以報惟望陛下審三聖之言熟枯措金俟克充庶乎論又奏邊事曰臣今月行次常州前十四五日間可以渡江臣每竊行關內外之議皆以書牘臣者多欲臣只於維揚督視要害恐虜入因以衆兵武至生事又奉世俗所見是非顛倒往往如此臣惟陛下聖智高明卓越輕倫不待臣言固已洞照而臣實所經歷是舉陸之臣聞讀兵制於夏是以宣王有六月之師胡如剛於冬是然哉秋半秋高而衆方初冬時虜以逸罷隱歲使我弱於謹備不得稍息又至春晏我傳天時過欲斂兵藏鋒使植一兵可使安居暑熱以俟深秋復來侵擾此豈計哉况日之事陛下以人才未稱財用未饒未能收振聖略然以師蓋亦出於不得已也至於今日之以聲示之以勢使彼明條文職使命本是懼疑惑説擾其馬屢屢於公道主秋高未能討罪應勿以立國之計要不可忽也臣如頃

陛下収汲夫人才之用。合為同心以待機會。臣劉維揚敢諂三兩日
間即一到，楚泗諸先容具奏知。伏乞鑒照。
又奏川陝事宜曰：臣竊惟自昔二國鼎立，惟吳蜀相與為唇齒。故魏
攻吳則蜀應，攻蜀則吳應。今二國之勢，義當得之。而川陝之師，符文
援峩，亦既幾年。陛下概然勅命，屢發詔旨，使之措置事宜，備舟師，稍
遷張子蓋，復以久病，事客沮諂，綿而自今以往，圖之安可緩也。且夫
蜀人之不欲吳璘出師於陝，猶吳人之不欲王師輕越江淮也。故各
以鄉里家屬為重，勢有不得不然。而事機之來，緩急輕重，利害甚大。
非容思力斷，協天人之心，其安能有濟哉。兵家之事，難以遙度。巴日
或有處分，至吳璘只望詳述利害，令璘隨宜措置，蓋恐遠地，所傳未
信，或至違誤。伏乞睿照。
議論東西事制，奏曰：臣仰荷陛下委任至重，不敢愛死，唯恐不稱。
臣雖愚昧，不知生保江淮，固安目前為可以免矣。而臣區區妄思事制
此虜於東方者，非有他也。顧以虜兵精兵於關陝，東方空虛，卒及處
時有以挽之。用親人心之變，而坐待誠虜因師併力以事兩淮，兩路
國家之悔為無及矣。臣日近奏京東山東海舟利害，亦非敢冒昧為之，
蓋欲先張聲勢，屯泊於海州一帶，招徠壯勇，窺伺機會，原數此虜有被
顧之憂，而人心易離，不敢深入，其與東手不為，保虜勢之張為有間
矣。臣衰老多病，豈復僥倖為一功名之心。唯是受國厚恩，朝思夕惟，
不忍只為目前之計，以貽後禍。伏惟聖慮高遠，灼見事機，如以臣所
慮為有可采，即乞特賜睿覽，處分令臣執守指置。不然，亦乞明以諭
臣，使之遵守。伏乞聖慈特賜睿旨，不勝幸甚。
後又奏虜勢及海道進取等事，曰：臣契勘虜人南向之兵，在靈壁、
虹縣、泗州、宿州、南京等處數十萬，除屯聚江之兩淮、京西，可量

軍兵多在陝西，而宿亳南京一帶，未過四萬餘人，親留襄城亦不
過二萬餘人。比聞復出文榜，發以三月及八月，因草地氏盛，來窺淮
南。以臣度之，虜者兼西北事制之患，則今歲秋成，糾合大兵，固我淮
甸，絕無可疑。臣日夜思所以待之之計，私以為虜之事力素強，備非
出奇搗其虛，乘其不意，使本有懷顧巢穴之心，則擣御之功未易可為
也。臣自去冬即具奏乞東西相應之舉，與敵鎮江都統張子蓋反復
討度。當時所任將佐，所差舟楫，所募忠義之人，議已素定。會子蓋卧
病逾月，而福建海舟逾期不來，致使川陝之師獨當一面。失此機會，
誠可歎息也。今雖失機，殆非往昔比，而民心懷宋，自甚一日。山東豪
傑，可望而料。三月以後南風順便，海舟之發，適當其時，因東人思宋
之心而用之，事可圖矣。伏奉二十三日處分，令臣以遠待勞，觀釁而
動，殺不遺寧。臣愚見以為淮上大兵當務持重，獨海道之舉，未可不
亟為。不然，彼將無所顧忌，秋高馬肥，得已興大舉，漢之一肆，所為矣。陛
下圖之，天下幸甚。
後又論事制事宜，奏曰：臣等誤膺重寄，夙夜恐懼，思有以報稱萬一。
況事關利害，一失機會，後悔難及。臣等不敢隱默，願望主上垂聖智，伏
惟聖慈特賜睿察。臣等竊惟兵家之事，必以謀為古人用師，彼出則
我守，彼歸則我入。故晉悼公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漢高祖用韓生之
說，出兵宛葉，以分楚力，虜攻下，諸葛亮祁山之師，連歲數出，竟以
困魏。而王朴安邊策亦言：東則救，西則援，東奔走之間，可以
知其虛實強弱。人事力之強，以左制右，掌以乘其敝，而後可圖也。若
深拱手不為，聽命於敵，雖幸目前之安，終必貽患於後。審勢度事，殆
有不得而暫安者。乎臣等受命以來，當此時置兵，恐民困力弱
也。昧。臣等當擇險要，以守為主，而事貴乘時，理難固執，今日有

不得而但已者。竊聞陝西兵帥之語，曾未幾月與虜人大戰者已五
于再。臣等私以為此不可不為之深慮。蓋使此虜得志於西，則氣必
必盛，脅制蕃漢，張兵虛勢，追我臣民，事國難成。使虜潰敗衄則此
形勢支離，上下携貳，幾不可失。使虜留屯列守，求以困我，則虜以疲
月變故多端。然則虜之勝負與夫持久不決，皆有大利害存乎其間。
而王師不問，豈愚者時恐非計之得也。臣等愚慮，欲先發舟師卷出
海道以搗山東，而命張子蓋聚兵盱眙楚泗之間，李顯忠駐兵壽春
荒靨之間，蓋欲休息，用觀其變，先立不敗之地，俾賊虜首尾奔命之
不暇，見利則進，知難則守。西師進忠義結約中原，捷會並有可言者。
虜聞我重師臨邊，其精銳往關陝者，又不敢輒肆之便，退人心變，
必發疑惑。而我師之在陝頓者，皆得有牽制之勢，將士之捷勢不書
作直堅鬪志。若皇天悔禍，虜之將斃，舉兵無餘，則求保無虞，無可

陛下徐御六飛，親臨建康，方圖恢復，誠千載一時也。若或謂此
虜若復能鴟張而來，吾將何以應之？惟完顏亮十年圖謀，一日舉兵，
為之聚，蘇涉吾地，身殞衆潰，若鳥獸散甚衆。使亮復生，亦必不能以
舉全師於今日。況葛王比有契丹之擾，西有陝右之敵，分兵屯戍，
屢屯守，其不能遽以全師復來明矣。今我諸軍又屯淮上，耳目所接，
斥候甚明。萬一此賊或冒昧一來，小則車轂抗衡，是逼其鋒；大則邀
兵清野，以伺其便。其據固常在我，而初無所損也。仰惟太上皇帝
來所以為民，而狼子野心，林下自草。太上皇帝肅將天命，夫寓
順動，兇渠就隕。天之祐德，蓋已昭見，而胡虜大肆棱亡，鼎子孫惟臣
下體太上付託之重，紹祖宗王業之艱，憫生民塗炭之苦，為全虜
縱之兵，未曾一日而忘于心。事變至此，誠不可忽。臣等中　所見偏
之苦，虜則其數天負虐之罪，雖死至及。惟是皆識成替　日以為

當伏望陛下熟慮審擇，賜處分。不勝幸甚。
孝宗時，起居郎胡銓進故事曰：隋文帝問揚素，令賀若弼平江南，高潁
獻策。先是弼請以江防人交代，必集歷陽，大列旗幟，陳人以為大兵
至。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不復備。及是弼以大兵濟江，陳人弗
覺，遂平陳。
臣聞兵法曰：兵出詭道。又曰：兵以奇勝。何謂詭？變詐百出以詐取
勝曰詭。弼請以江防人交代，必集歷陽是也。何謂奇？出其不意，使
人莫測曰奇。弼以大兵濟江，陳人弗覺是也。中國由正道，夷狄由
詭道。中國以正勝，夷狄以奇勝。由正道者常不得志，由詭道者常
得志。以正勝者常少，以奇勝者常多。此自古及今中國所以多見
侵於夷狄也。建炎中，虜人請和，聲言捉兵百萬，肯言可其和，初無
既陰遣兵寇相貴，潛兵渡江，但其以為不毒變也，既而以精兵萬

人直搗揚州，而使黃安堂中書私不知虜兵之至也，一旦大兵奄
至，帝皇出奔，幾不免虎口。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虜人未嘗不由
詭道來，未嘗不以奇勝，而我終不悟也。前年復使李寶前事之失，猶
事之所竊聞道路之言，虜人欺我以和，潛師窺伺，或言多造戰艦
由海道以進，或言實果塞下，由間道以來。雖未必可信，然弼之江
防人，必集歷陽，前事之驗也。魏虜之計，安知不出於此乎？陛下
前日嘗詔下詔，謂和決不可成，有識欽嘆，竊謂聖神英斷見
只萬一情有如蓋蔡，[illegible]進往延境，一旦疲於奔命
竟不能得勝，[illegible]白
和不可成之詔，方作戰事，十任生聚，十年教訓，如此[illegible]則杜
絕寺燕生舊事耳
虜先入之言也。臣既[illegible]指揮臣[illegible]條具事宜。臣謹具陳，伏乞詳覽

探報多言虜酋遣使會賁陝西監軍合兵以益以兵使必爭河東鳳翔原〻恭新復州縣以其理之必然蜀士大夫多以今歲防秋之望分戍皆在新邊數百里之外地廣兵轉入寇之路不一與去歲蜀口險隘事體大段不同萬一虜騎衝突有透漏則官軍在遠勢應不及而內無捍禦之備意欲退守蜀之舊疆臣竊以為不然蓋虜中方亂虜兵在中原者不多合甚不過數萬州百姓以為軍勢尔人皆有不得已之心而無久綠必勝之用亦何足深畏也三路之地取之既難棄之亦易則新附之民必大失望異時進兵深入何以責西人情望而響應也臣見與吳璘商量措置欲就仲人馬移五千餘弄熟習山川之義士以待用又於成都府等路見集民兵以待緩急調發而臣之愚慮乃以鞏州一城未下為憂蓋腹心之疾未去則於浮湿王其於戰守必至相妨臣再三貽書吳璘而璘之意亦與臣合

比日分中軍人馬二千遣其子挺往初扱城下虜識挺是官軍一城皆震慄即其日有四甲兵白晝縋而下其言城中飢虐皆有求哀乞降之意約旦夕可復此州則官軍得以全力而保險庶可仰寬西顧之憂也才候鞏州捷至別具事宜奏知伏乞睿照

允文又論今日事機可識奏曰臣愚無當世之用誤蒙陛下既召見今日事機所不能盡曉謹摭論廣采少裨萬一我今與虜之非特古所謂中國與四夷有內外貴賤之辨而已也女真與我乃真不共戴天之讎其當必報乃天地之大經春秋之大義自建炎以來四十年間天下之人有口者類能言之不待臣復縷析而褒言之矣所甚切者群士大夫之言曰陛下英武沈毅料敵制勝出於天授而當虜酋昏虐權移於臣下一可戰也二聖梓宮之憾外阻而逆虜篡弑之禍相接天命不貳二可戰也逆虜兼殺親戚有茂狀相攻之禍而吾一封之內無盜賊竊發之憂三可戰也中原百姓咸思祖宗德澤身在虜境心在本朝四可戰也自完顏亮用兵中原豪傑興逐鹿之心而率衆內附今皆居吾境之縣為市落棄其墳墓田業不去五可戰也朝廷自收復陝西二路得兵得馬得糧得形勢之地六可戰也虜中昔軍酋領絕不知兵所至浪戰而國家宿將尚有可用之人七可戰也虜中去歲大旱蝗飛蔽野而帝畀秦鳳之間蝗不入境歲事大熟可以卜見天心八可戰也彼久盛當衰此久弱當振天道自然之理今適其時九可戰也臣觀天人之會誠有可戰之機但朝廷規摹未定議論未一揣摩求當未有可戰之實耳如張空拳以戰則後日之禍將有不可勝言者伏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議而深思之盡力於戰備無為因循之計而後可以為全天下之幸甚

允文又應詔論進討勝勢兵糧將帥奏曰臣准金字牌遞賜臣御王

書御劄一封伏蒙聖恩諭以虜勢衰弱將來必有機會可乘令條具措畫與臣等預定籌畫奏聞聖哲天啓睿謀此宗社生靈無疆之休也臣既非其才亦非其任不足以窺遠圖奉明詔而清問下及千載之遇臣何敢無說以自效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豈無可乘之機虜兵雖多而其心已離官軍雖少而其用常分離固可圖而分亦未容取勝此一數年來獎遇之雖雖所以未決也自古帝王興回天下其兵之用必有先後緩急之序漢高祖起山東而未嘗與羽爭山東光武起南陽而未嘗以其身[illegible]唐太宗起太原而未嘗分其勝[illegible]以取關中入取河北者天下勝將[illegible]得而天下定矣其間不過遣一偏一裨分餘兵以略地[illegible]兵終合為一勢合力圖餘兵將以當重而成功方集磨虜可[illegible]不知士大夫之論以今日之勢當孰先今日之兵當孰

畫且自陝而西自山以東綿亘數千里之地如将田諸道並進鼓行
而前渡淮一戰儻倖一勝或容有之然相去遼絶首尾莫應若差跌
一敗則進退無據危疑之論錯出而一人之心有不能自保者豈非
常之禍必之者少非常之功急之者衆倘朝廷之上或是或非將帥
之間或進或退則經國大計莫捕有不可勝言者此年之事可以鑑
矣識者之論以爲恢復之圖當先定其規摹規摹朝從而集撰無立是
而夕辨一勝不爲之喜一敗不爲之懼浮言莫撓肴讒莫覆則爲全
之功庶幾其可立也今虜兵之在境上雖或聚散去來不常而遼
絶萬里無由求和則虛嚇之形可以畢見嘗西師故復三路所得之
雜以五六十萬計共舞之兵在諸屯戍外兼一旅之衆過河地至者之
兵在商虢蔣無一旅之衆過上津今河南淮蔡襄鄧之間虜之精兵
去虜十數萬然何患無可因之機若嘗率以全力而進則我取泣馭
纂或由商虢以擣河東或由嵩鄭以窺河洛以虜擊之實虛實去之
虛聲以虜嘗之虛虛爲我之實事則何攻不克何取不獲若兵力不
全臣謂寧克之必不能守雖獲之必不能有也至於謀將之才尤有
短長嘗使功使過使廉使貪多錄以待用其外之謀身者理遺論
盡其身而御國者難再戰以用如傳群一二人而其進退將氣
必歸優劣由諱要我之事不而功無不就矣臣愚深望陛下先與
腹心大臣熟計之以臣之說而審究之議論一則規摹定規摹定則
事功立此宗廟生靈無疆之休也恭究天威伏深震懼
紬書答正字趙汝愚乞力行自治之計奏曰臣竊惟祖宗創業之艱
難垂二百年而胡虜之亂神州陸沉有識之士言之切齒陛下天錫
勇智慨然發憤勞形苦心志在恢復誠極從古帝王之卒然臣竊觀天
下之勢以謂國家之與胡虜有必復之理可以徐圖而未易以
力取也今夫興師動衆鼓行以北自一邑取一州自一州取一道轉
鬬而前是以力戰天下也胡虜未滅必將驅逐犬羊之衆以與我爭
其鋒不奪不饗往年唐鄧海泗之戰是也萬一智均力敵曠日持久
智力外竭資儲內虛加以水旱存恤盜賊衆之而起蓋有甚可憂者
陛下不可謂必無是事也錢沫白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愚
伏願陛下含忿忍恥力爲自治之計於是虛懷納諫以輔其德任賢
使能以治其政明布大信以繫中原固結之心務農訓兵以隆根本
不拔之勢國既富矣兵既強矣方且徹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叢飭邊將俾毋以小利數驚動邊境使虜不猜不懼日成驕惰苟且
之謀然後觀時俟釁以順而動衆破竹之勢以取之其爲力易矣臣
所懼者特有大言無實之人不量事勢窺陛下之意逆合取寵爭
言建戰之爲利臣愚誠不足以明勝敗之數或者虜更懼而脩德則
陛下之所欲圖速而愈遲矣臣不勝惓惓
參知政事史浩論其事奏曰臣今月十六日午刻恭領聖旨下劉
臣曰前日集議率執獨班奏事傳旨令臣所言孰爲至當今臣謀具
臣秖奉成命憂懼于心倉卒之間未知所措臣竊觀聖問而見宸衷
既定宏規復否羣議此實帝王之度當存是深究之則臣愚陛
下即位之初當陳今日攘戎之計謂須不可不圖然不可不慮
藩籬固則內之政事可修而藩籬自外之義細難入見爲守禦是乃
良規否則議戰與戰和皆不在我此臣曰戰欲和則和知不
忘戰始爲萬全之徒爾甚不過而太詐謀遠或一事
力攻乃一時之權宜既然入寇未定猶前此堅壁以待其隙
來幾以圖恢復倘聽浮議之士遊說之辭冒失則誤貸以徼功
遂至引銳以爲而進從使我無暴之策予智爲幡死之游說取快一朝

含忍為世讎之恢復豈不痛傷然念社宗艱圖久弱難瘵之修。祖宗
復寢輸為荆棘之場為人子孫可忘食息正須勵志於名實賞罰。賞
咸於將相公卿假以歲時復其境土蜂集雲從勢順建瓴是為弔民
伐罪之師不作鼠竊狗偷之態此陛下之素志亦愚臣之舊聞彼侍
從臺諫之流真議論文章之粹蘭菊有春秋之異蔡石係攻制之良
因勝餘〻而不能行實皆可敬而不可忽雖衛多君子知國勢之危
際然楚有得臣忿敵憤之未條是宜練兵而選將常若臨敵以教艱
臣願陛下采其所陳至為之備臣過書短聞素乏長謀姑以經時仰
聞清問。謂因一得少補萬分。
浩論用兵割子曰。臣昨晚恭領御筆論偽境元帥所吞猖攻書域如
聖訓然以臣愚見陛下經震弛之後自今兵力寡弱財賦單匱若戒
嚴設備防人聲東擊西長淮千里大江綿亘皆是敵境既廣用備之

人不得休息譬如兩虎共鬪勢不俱生二窮相擊若者先實者不困
其來精加思慮臣竊自此無時寧息臣觀虜情彼亦厭兵但以金朔
時與無謀之將南去侵伐不得已來應我若欲因兵厭苦以乘勝建功
待逆中原是一機會若猶未也須當料吾甲兵如何財用如何屯之
營自何處守之當用何人使吾備不弛吾力益壯他時觀釁而動者
何不可蓋竟秋未有長盛之理破滅有期但當小忍以俟之爾以陛
下之英明神武並患不得天下但願今日兵力未北民力未能財力
未足而遽恰口以事外雖得天下未見其利也宜因此餘暑退來
議此事三之識慮不遠如此不足以仰稱聖算惟陛下赦之。
浩又上奏曰臣恭睹陛下特發英斷進討山東以為恢復故疆雪恥
用陳一以[illegible]須待[illegible]未嘗言不勝恢復然亦有[illegible]之患不敢
[illegible]以傳聞之言多謂虜兵因戰西北不復顧山東加之前[illegible]相

承民不堪命王師若至可不勞而取書如此說則弔伐之舉不在
暮。偏師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不成哉。未盡如所聞虜
人尚散旅拒逆民未能自拔則我師雖衆功亦難必而宿師于外守
備先虛我猶知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知警動兩淮荆襄以
解山東之急耶為今之計莫若戒敕宣撫司以大兵及舟師固守江
淮控制要害為不可動之計使有餘力可進退驍勇有紀律之將
使之以奇制勝若徐鄆宿亳可以收撫定之兩淮無敵之虞然後
漸次那大兵前進如此則進有開國拓土之功退無勞師失備之患
實天下至計也。蓋山東去虜巢甚遠彼雖不能守未害其彊而淮近
本處何之哉彼寇盡地陷汴則鄰尺之實復如去歲此臣所以夙夜
憂慘不能寢而為陛下力陳其憂也且當商臣定奏書不敢割也
然實子速者事不貴以多實計之其意以為山行海宿豈不可憚若
機會而付之一有所失悔其何及臧此言雖小可以容大願陛下留

神察焉臣比者誤蒙聖慈使預事務竟攻守大計實任其責忱惟陛
下照其愚忠。違降處分。
知局程珌余端禮上言曰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
實以聾其氣敵彊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帝南攻之因就行甚
陵威震朔方而漢南無王庭者奪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
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備武備陽行成以驕其嗜結援於齊晉
教習之士益精而置遷之權益審用能一戰而霸者倘其機而圖之
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
密為之謀觀釁察時則機可投矣苦之投隙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
持虛之機有爽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變而擊之若[illegible]司於
三國之攻而寔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illegible]

於黃州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擒虜之機也顧國不遵因其離而舉之
若晉之滅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據其後而蹙之若高祖
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
此備邊要務太山以此應敵勢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
知信州王師愈奏曰臣竊謂定天下雖不可憚用兵保天下亦不可
輕用兵二者唯審其勢爲可也昔者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
起草昧艱難故當不顧身以爭一旦之命其勢不得不日夜淬礪
將進取以定大業天下之人亦厭於亂靡不樂附服塗地出力以佐
上之人蓋覬一旦功業成就息肩乎治也允以留侯蕭高祖從
思歸之士遂定三秦且曰民志已定則難用者此也又事勢已定人
民樂生則非有萬全未可輕舉矣昔者宋元嘉自恃富强且曰河南
我之故地謀挑强魏當時群臣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言惟沈慶之言之

奏議卷之二百五十四　十三

而不見信至王玄謨皆旋踵敗衄聞其言者亦有封狼居胥之意
卒之三大舉皆無成先之以到彥之次之以王玄謨又次之以蕭思話
使二十餘年元嘉富庶之盛淮南赤地千里人無遺育禍有不可勝
言者此不可不鑒也夫責自罪謂有餘慶義請蜀者因言於蜀積
挑强胡經營分表蔡謨亦深爲戒於晉二者皆當今所宜念也方今
日恢復之計未可一息忘恢復之期未可一朝舉臣恐群臣獻計有
誤陛下謂今日可以用兵者故願陛下審處其勢也夫以祖宗二百
年經理封疆淪入於金緩弱比對不返天下切齒五十年矣有志
之士孰不願肆死而一洗之然特異事勢有此之勢已定民庶之志
厭生從無以取之形我無必勝之勢然纍時一關兵連禍結力竭乎
內民不聊生其變故固多端矣元慶前之間當天下全盛之
今以中國全力制一元昊不能取不斷甲兵成方震而民力

已因宗衆西盜賊紛起納欽與之羅意從
之勝以息民敎內當時英賢謀猷戰士如林豈不能因時乘利以伸
中國威靈誠勢有所不可也今夷狄雖大多難信然我既與之約誓
矣夫不背棄信義猶有天訣況以中國禮義之所從出豈可自棄信
以始構此隙經一舉能滅之聖哲猶以爲難況以今日兵力未必能
制其死命耶若彼自敵送死則我所以待之固有餘矣故臣願陛下
審處其勢無輕開兵端則社稷生靈幸甚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論制敵定計劄子曰臣嘗謂自昔大有爲之君
與其謀臣規畫舉措必有一定之說類非倉卒爲一僥倖爲之故其
大功之成若合符節無毫釐差者臣敢以一二言之漢高帝之用韓
信也其志見於登壇之初至於北舉燕趙東擊齊而絕楚之糧道而
四合於垓下無一不如其志者光武之用耿弇也其志見於從事者

奏議卷之二百五十四　十四

設之時先定漁陽取涿郡收富平東平齊地無一不如其志者
高先之雖用忠謀而信有之自信其說蓋如此天下後世見其功
而志得殊不知其規畫先定非一旦偶然若臣竊謂國家攻守之計
宜有定論姑以兩淮言之前此留親捍運籌防禦器械以然以恢
復爲念又得虜謀則愈皇恐適從驍士女爲屯野計則是今日
之論未一也臣愚欲望聖慈與帷幄大臣深謀遠慮凡所以固國則
設者先爲之備然後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待之規畫既定備禦既固
纔然之際誠足以致勝矣惟陛下留神予下幸甚
司農卿李椿奏曰臣竊觀易一卦六爻皆相
應明象而聖人之戒則曰思患而
豫防之蓋居安慮危以侍暴客蓋取諸豫
者有備無患之謂也弱大小譬之突者之有尚

低昂奕之高者之著則低者應之不足低者之著則高者應之有餘
此則勝負之可料也然則低者自知則先斂著爲高者後著則適相
當矣若著數多高者雖高亦不勝矣又或高低相若又能先著則取
勝必矣奕者見其先著之多自料不能敵則亦不敢下著矣兩敵相
對豈不然哉此聖人之兵所以貴乎豫也臣竊聞今春虜中加無禮
於使人求知朝廷何以備之伏惟廟謨神算必有所處固不當宣泄
于外然則虜試我也彼必有定論在應之如何耳
侍御史王十朋上疏曰臣聞宿州之師全軍退守秋時識堅添得進
退之機然而異議小人與聖意素不合者往往幸災樂禍倡爲游說
以動搖大計以離間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使其說果行殆非宗社之
福昔唐憲宗伐蔡戰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之徒言尤確
甚會高霞寓戰却宰相揣帝厭兵欲赦賊以探上旨帝曰一勝一負
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措
置如何謂可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悠然用一裴
度卒能成平蔡之功臣願陛下以剛大爲心母以小衄自沮塞小人
之意勿爲浮議所搖亟遣中使慰勞將士且令解甲休息養銳俟時
大臣如裴度者益加委任以固其心勿使異議如錢徽蕭俛之徒得
以肆其說間況陛下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而舉爲徽宗欽宗復讎
而舉爲二百年境土而舉與古之帝王好大喜功開無生事者萬萬
不同陛下隱之於心俯仰無怍小人異議亦何足卹乎投機而進知
難而退則身備行任賢使能政事益加修軍旅益加治財用益加嚴
以待天時人事之至可也顧在陛下斷之如何耳
王質上書曰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將欲擊弱乎而敵之廟社今乃坐
再令二淮帥而不能抗相於荆襄遂復秦漢全盛之福負今乃併

淮南而失之初欲騁奇於張立乎漢武帝唐太宗之上今乃國勢有
南唐之威陛下試思慮而思則平日擬議舉措爲是爲非爲當爲否
至此可見當國有捷法擁兵有要術管仲吳起商鞅諸葛亮王猛輩
猶臣臣之訣皆能以歲月取効今未暇悉言而未能遽行直謂虎狼
不可守門户宜先驅使去覺帥比推寫數十萬之衆南却宿州七
八萬之師不旬月而覆海泗唐鄧廬壽濠楚數千里之地殆非庸人
所度劉寶郭振之流皆非其對陛下勿無信人言謂無能爲臣往還
淮南又聞郢州許京大治舟船知其國水陸並進之槩而東且海北
照泗清口穎河之利不合長淮之勢不通不敢輕出移書三四勢矣
六七使介兩三往來探刺且懼失海泗必欲得而據之其意在此
朝廷不深探其情便謂彼欲食參畫既得之則水利在彼自清口
而下者入淮瀆自潁河而下者入渦我無力以捍淮陰泗山陽運
河真揚之間彼背船得淮河運漕之利騎兵出天長清流之勝吾真
揚之師何以能立彼排細展轉列保盱眙而未肯深進者恐晉早矣
淮水低運河涸舟船不得以道江面難得真揚彼雖既而不能徑渡
去巢穴愈遠餽餉愈艱何爲又彼遣人識知往返往來是將取引
日月以待春水生運河深江湖應關口通則舟騎真揚之戍
舟楫隨進迫真揚之間與我爭長江之利淮西之虜不能又過滁來
之虜治水利之便無捍淮之憂可以捍又禦我要當求遮蔽之策
定顏亮投百萬之師長以在前併將不具設格於采石鋒於楊州慮
機前日之失是以今日之爲今朝廷有二年幸其不入手其自去
且彼據形勢之地乃可圖東南之懷何憚而不入成師以出一戰不
捷而坐制吾命何愛而自亡朝廷若謂其本無用兵之意將欲見
以此知雖逆攻奚疑知臣之所料今衛虜之要實在荆襄一自唐

用搗弱呂以趨汴。一自鄭州搗汝州以趨洛。往者完顏亮書革其拔於潁江。吳拱李道成閔合十萬之師。端坐於漢。曾不能少[illegible]後而成閔舍皇弃峰赴敵。芝耗死者太半。宿州之役。鄢陵順之[illegible]入。荊襄空乏數萬之衆。飽食竟日。終不能出汴洛之衆以分宿州德順之勢。故得專志以壓德順。而紲得併力以進宿州。今虜專務淮南瞰江。田以窺國都。又虛荊襄之力而弗慮。方且強驅民丁。迫守江塞。奉峰於攄。設砲於竿。築壘而建女墻。擁樓而施鈎板。發坑以陷馬。植椿以礙舟。其形狀可恥。堂堂之國。不作丈夫之規。而常事小兒之戲。定敵見之。今之動。使安能示虜。豈犒書付士部曹其巢穴多在河中。潼漢荒而趨將士部四其巢穴多在汴宋。汴洛一動。關河震驚。淮南之虜回顧而有後憂。其勢必退。不退則以進逆。擊之可以得志。且不復引兵法。陳史傳。蓋收其所必救。事其所必争。此用兵之勝策。自

完顏亮創使淮東之師政於八渊淮西之師。昕於楊林。安陸之師徂於宿州。惟荊襄之師遠會副尹之備。軍得虜人之判士氣。全軍具備王宣之猛。趙撙之審相濟。所長皆可以為首將。宿州之役。荊襄有掎角之今。二師數舉。一旦踏躡旣而止之。成相顧失色。今虜盛兵以趨荊襄。蓋亦慮有腹心之憂。勝兵多徙偏師以趨淮南。屯鄧陵蔡之境。未必皆精。偏舉十餘萬。亦未必滿數。往德汝蔡之備者。荊襄之兵。用吾全氣。乘彼弾虜。今吾荊襄之兵不下萬人。留三分之一以備於要。其餘徑搗[illegible]。[illegible]可以[illegible]淮南之虜。然則可以成犄角之勢。且陵未有大[illegible]。[illegible]有虜而[illegible]。至於[illegible]有此奇而不覺。非陛下不知兵。非陛下[illegible]料。未有任事之人。皆承陛下之意。虜亦不測。[illegible]有[illegible]以言兵為亂人。撤[illegible]之

以無有。所加然交之以天。殷夫是以至此之極。陵今日尊使於曾大遊於虜。死中求活。請當專出奇之計。而況理有必然。勢有必中。非安舉輕動。如前日之比。陛下若以臣言為然。則斷自宸衷。勿恤浮議。行之付措掣肘之奇。技於無用之地。臣非不能緣飾巧語。鋪張賢文。陛下何所用此。且心危情迫。有所不暇。惟陛下詳其忠而赦其簡。臣幸甚。

戶部侍郎王之望上奏曰。臣聞人主之論兵。與將相不同。當虜雷霆彼已。運奇正之令。述攻守之計。法令嚴明。威信兼舉。使士卒用命。當畏我而侮敵。此將帥之事也。察時變之宜。講自治之術。建救時帥明信賞罰。收羅豪用。善謀而不惑。於是非同異之際。此宰相之任也。人主則不然。惟奉承天意而已。乾之九五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人主之道也。春秋

書王。或曰天王。或曰天子。必繫王以天者。言王者行事。必當稟之於天也。以商頌帝堯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詩稱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凡天下之事。未有違天而能濟者。況於兵乎。皋陶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之謂也。自用兵來。或戰或和。或攻或守。議多矣。亦有以天意為陛下言之者乎。國無小大。逆天則危。天無強弱。順天則提。是故帝王之兵。必觀天意。當日夏王有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湯誥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武王伐商。[illegible]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又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illegible]于天。奉于一人。行天之罰。此湯武所以攻桀紂。決勝無疑。而能以承天。天意嚮矣。然後散衆人知湯武之師所不可敵。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天實與之也。天之所與。孰能禦之。故[illegible]天而應乎人。[illegible]起於江

夫身滅秦項宜其以武威自倚然常曰吾以三尺劍取天下豈非天哉其征冒頓上天見異月暈七重高祖不悟困於平城者七日高帝知天意之所在終身不識曰好漢業遂安武帝用王恢之謀伏三十萬衆於馬邑以致單于單于入塞百里覺識爲漢獲雁門尉史辛與漢遇係於亭下單于攻亭得之知漢有謀亟遁而免曰吾之得尉天也以爲天王唐莊宗爲晉王時討張文禮于鎮州契丹救之晉戰其師于新城是歲沙河以南唐皆陷溺天大雨雪人馬多死阿保機指天而言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而去以此觀之中國夷狄氣勝氣負事之成不成固有不由於人者周世宗南征北伐威震海內兵不血刃唾取三關方乘破竹之勢顧曰爲不可得人謂善矣而事竟不就太祖神武御極違天意雖志平諸國而終置北虜於度外以當身之不足也及太宗因太原之克遂幽薊夾利而渾屢出有輸中國

心至真宗時遼復入寇爲澶淵之役是時未幾天戒猶不能屬蠻威跋扈中外震恐而天發一矢斃其酋帥豈人力也哉臣請以天意論今日之事自靖康以後神州陸沈天驕南馳三十餘年矣並不敢渡江又之擧復祖宗之土如光堯皇帝之聖武當天下擾攘之初猶和淮淵間不忍南渡者久之尉然虛陽之敗於是始幸江表立中興之基可謂一日忘中原哉勢未可也當人挾百勝之兵自負其力欲包擧南夏而天以之亦來遂封於我卒不得已而定盟至此變我而存全之也亦鑑有所不能耳迨究竟天驕南北之形如此矣未易相棄我之不可絶淮而北虜之不能越江而南也在今皆時所有盟盟之端未幾自其逆亮而渡江也竟斥吞其族風雲衆如山海越其雖職可爲寒心然欲取燕則因爲塞中吳則敗未窺渡江則折於采石蕭牆起禍〃〃今以推〇〇〇〇其禍如此我師數十萬東西

並擧豈不可以制勝守禦固則和安固攻取則必有川陝之師藏於德順江淮之衆遣於符離我之北伐其禍又如此虜之克我豈固無先勝之謀我之破虜也亦非素定之策皆其自敗書出偶然若有鬼神陰制其變此無他蓋天之意不與其相侵軼也且文臣如張浚一世所宗武臣如吳璘諸將莫及其所謀畫未必非卒至於无成而壞亦可以言天矣天意既定陛下得不奉承之乎然臣所謂奉承天意者未必曰與虜和也和不和權不在我胡可以爲今之計不知不戰自守而已特戰攻之力以自守何患不固自守而固豈徒隨機制變循制而應之可戰則戰戰無不克可知則知和無不久露所社以不至豈敢泄泄然求合於虜以偷歲月之安哉或曰如此則中原何時而復邪臣曰孟子有云成功則天陛下爲善而已聖人撫折天永命則天命固有可回之理陛下盛德脩德以動天天心無不可意

帖亂之秋時所非其時不可爲也唐太宗受隋之亂誤百萬衆季至渭上尋以六騎造訪其鋒而與之盟謂蕭瑀曰突厥衆而不整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然後乘以大軍騷其後取之如反掌耳顧我新即位爲國者要在安静一與虜校必傷殺多彼敗未及亡懼而脩德與我爲怨其可當邪徒開其減夏降霜來數萬封五日並出三月達明以爲天亡之兆遂命李靖李勣之徒書謹主帝朝群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稱臣於之朕常痛心疾首思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侯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蓋而靖俘頡利以獻擒頡王於大漠初虜至渭上有可攻之勢而帝務安静縱之使還待其天怒惡稔乃一擧而滅之時貞觀已四年帝即位蓋五稔矣陛下英明睿斷無愧太宗而仁孝恭儉過之實皇天之所眷佑若爲猶當隱忍之以待久之誠貞觀之功不難致也何運數年而患於

運瑕以失萬全之利哉雖然唐太宗猶未足爲陛下道也臣請言舜禹之事有苗弗率舜咨禹徂征禹乃誓師以行而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方苗民之逆命也伯益贊禹不曰濟師而曰講武而遠引天道又稱舜事瞽瞍以至和而感于神明其說頗類迂闊然禹拜昌言而爲之振旅舜敷文德而寢其徂征七旬之間有苗自格天道可信其效如此仰惟陛下克以舜予舜嘉交洽光於有虞焉禹曰者情迂明之精夏森然興師則有苗弗率咨禹徂征之意也文武大臣宣其忠力奮其謀討則伯禹誓師之舉也時事不利虜孟猖獗則苗民逆命之比當此之時在朝廷之臣者有能如伯益之贊禹者則大臣當法伯禹之義受其

昌言陛下當師虞舜之仁痛其文德將攜爲撫因敗爲功將於一心中外輯睦導迎善氣以致至和之感彼臣臣之虜焉有不格者乎格不格未可知而吾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在我者固已有泰山之安矣陛下復何疑乎臣蒙聖知奔虞法從覩遠不世之遇其皐陶益稷之所以事舜者不敢不陳黼座之前惟陛下察其千慮之愚而留震之天下幸甚

光宗時周南上論曰臣聞以兵之勝負爲國之強弱不知爲國者也善爲國者不以兵挫以兵之不可用而能見強弱之實自中原失守我以偏方一隅當虜之衆大在乘可如其多土地不如其廣財力不如其盛然亡七十年矣中間養兵息民然三十年來有抗衡之形而虜亦不能盡得我之虜常往往遺計以行我彼此者兵出之初虜境亦爲之寧復及一歲塗地形見勢屈然於辟殺責亦無行萬里遠使行成然則積三十年之休養一出而喪之而遂成今日單弱不振之形非其舉動輕率之故歟繼自今以往也有言兵者必審且篤戒遂以爲妖紀不祥之人四矣豈夫已事之失固是則然矣亦孰知夫一出之不審亦未可以終弱我歟夫使爲國者一出而遂至於終爲人之下則亦無甚矣方紹興之末年虜之弱我甚矣及宿師再出而弱我又積氣於是虜以重兵壓我我不免撤備而就和則弱之勢又甚於前日矣然而奮正尊名卒損歲幣卒爲兄弟之國何耶蓋虜之弱我者特在於兵出無功之一事而吾國之君臣舉措與夫孝宗豈本之政施如日方升然而不可欺者虜固不得而揣量其輕重也當時大宋元帝謀聽人言此伐不勝而遂不可收拾也夫對虜之輕舉妄動之失是固然矣然使元帝因此而究見天下強弱之實則兵之損耗者不過一事而已自江左與元魏對立而爲南北其間民生

之得所仕令之必行其不違北方遠甚者尚多有之一敗之後拾惡南北賦役取於百姓者孰爲輕重刑賞之施於臣庶者孰爲當否人才之收畜於上者孰爲少多教化禮樂之陳於民俗者孰爲失得是則舉牆東階臺相繼不保汲汲爲之禾爲無再振之地也奈何以兵籍口一敗不勝則君臣上下氣折消沮計心爲基弱之國遂無復自強之意而卒至於不可復爲也是雖誅戮王玄謨到彥之者亦何益哉夫謂跌而加畏者愚也因敗而爲功者智也善爲國多在於失策之後今日大勢使淡以已事之本推之於勝負之本則智者亦何以措其巧夫惟因兵之不可用而知強弱之實則始有可得而論者矣

蔡戡論和戰奏曰臣聞國之大事和與戰而已好論者必曰和可安也而不知和不可久恃好進者必曰戰可勝也而不知戰不可輕舉

是故人無一定之謀，國無至當之策。以和則苟安，以戰則幸勝，二者國之大事，而變恨如此。宜其陛下宵衣旰食，肆臣朝思夕惟而不置也。且以前事言之，若和可久安耶？既盟之後，自宜息兵偃革，講信脩睦，為未見無疆之休。雖卑辭厚幣，有所不惜，然而逆亮之來，侵擾淮甸，睥睨長江。人心憂惶，國勢危蹙。幸而上天垂祐，虜酋授首，不然，安危之機，未可知也。若戰可以勝耶？王師所指，自當長驅中原，恢復土宇，以舒祖宗在天之憤。雖勞師費財，在所不顧，然而符離之役，大臣不審事機，諸將多違節度，戎師以出，棄甲而來。幸而賊勢自弱，山東方潰，不然，成敗之勢，亦未可知也。戰也和也，率浸浸而為之，自非九廟之威靈，兩宮之神聖，撼動天地，感結人心，寧有今日乎？臣竊為今日之計，當以戰為實務，以和為權宜。和非誠和也，姑陰為可戰之備；誠不徒戰也，宜先為必勝之實。戰固不可速，亦不可緩。以中原人心觀之，大緩則恐失可乘之機；以今日事勢言之，然速則未有必勝之道。臣區區管見如此，不得不為陛下盡言也。臣在草萊中，蒙陛下親擢，臣感激發憤，思有以報萬一。伏自念閫山南號為重鎮，事權則歸宣司，兵馬則隸諸將，雖有二千里方面之責，實不得有為。於其閫臣，聽理民事之餘，亦不敢卻事陛下使令之意，惟是多捐金帛，窺覘虜情，凡能言敵人之虛實、中原之向背，與夫歲日出師之得失者，莫不委曲誘之使言，博采審聽，庶得其要。臣所謂以中原人心觀之，戰不可緩者，蓋女真本一小國，并有契丹中原之地，類多契丹中原之人，遺種所存，蓋亦無幾，後來生於中原者，又雖虜種，世實華人。夷狄之情，況其母尤親，耻於父為虜，喻說陰習與仕成俗，復昔日女真也。女真向者恃強憑陵大國，蠶滅契丹而轄其地，虜其民，契丹之人怨之至骨，則契丹非我敵矣，而況中原六子若於哉？上下睽離，

日悽聖化，至于朝廷，豈不念我葉國家二百年之民，而使久陷偽虜至於此極也。凡有此中服役任相與一隱其通情告之，每恨王師之不出。雖前此出師失律於紀，無所不至，而未嘗忘我，猶惟俟王師再舉。人自為戰，等滅此虜，其間通於事變者，乃云以多寡論之，豈足中原尚素乃是虜陷中原，當之及此，人心可知矣。若不因中原之變載之誠，乎復利海宇，一旦閒豪傑蜂起，恐不復為我臣。所謂戰不可緩者此也。臣所謂以今日之事勢言之，戰不可速者，蓋戰之所恃者將也，將之所恃者士也。將之能否，三軍之存亡係焉；兵之強弱，一國之利害係焉。故將帥不可不擇，而軍士不可不精也。今之所謂將者，或拔於行伍而驟用，或取其家世而因任，或以積日累月之勞而遷，或以片言一長偶合而得，未聞有人才之望、積素之威，可以服人心而叶眾論。甚者惟不現其機，處不為軍政，惟知刻剥軍人，聚斂財賄，內以供苞苴之費，外以充苞苴之資，凡可以欺兵權、便私計者，無不為也。凡籍伍符，虛實相半，老弱居其一，工匠居其一，餘歷居其一，與撥冗差居其一，詭名冒籍者無所不有，則是躬選養兵萬人，所可用者數千人而止耳。至於軍籍之缺，往往揀市人而剌之，非其本心。此輩去是計其間，不過無賴之徒，利於所得，朝應募而夕逃遁，為主將者無以禁何，姑任其去來而已。治兵如此，將何所用之？它日豈不誤陛下大事？臣所謂戰不可速者此也。臣願陛下付之廟謨，分示不觀，選將屬任，而為戎備，凡自治之道，次第而為之，雖起事不遠，置師之期，姑俟勿計之，不出數少之內，二三大臣盡謀慮，文經武任，詞遣兵樹者，付之閫外之寄，練兵實政，便宜從事，非其人不任，冒名其閽[illegible]既明，又闡說，[illegible]之。更宜[illegible]之民，[illegible]朝[illegible]一日忽之，[illegible]

史筆更相疑。上下相猜。許之城邑以堅其志。察其好惡以順其心。彼勢既蹙。我衆可用。王師一舉。固當所向無前。譬之破竹之勢。數節之後。迎刃自解。若更如前日輕付之閫外之寄。不謀而用之。下知事機淺狹之人。臣未見其可也。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敵人有可勝之機。而我未有必勝之理。日月難得。機會易失。惟陛下亟圖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五

征伐

宋寧宗嘉定九年禮部侍郎兼侍讀袁燮上疏曰。臣聞用兵之道。有難有易。知其爲難。而求夫所謂易者。斯無敵矣。故兵法曰。古之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湯武之師。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易者。此所謂王者之兵。有征無戰也。今邊事方興。一時士大夫不曰堅守。則曰進取。皆自以爲易而爲之。而實未嘗知所謂易也。故爲堅守之說者。則曰兵凶戰危。毫釐之差。勝負分焉。不若守之爲易也。真宗咸平中。固嘗專用此策矣。中勑諸將堅壁清野。毋與虜戰。不得已而出。止許城下布陣。亦不得戰。固以爲萬全之安矣。然虜師至於堅壁之下。過而不顧。長驅以至澶淵。厥後富弼言於仁宗。深以是爲戒。然則堅守之說。豈真易哉。言進取之說者。則曰北虜失其巢穴。游魂假息。彙作有盟。我以大義臨之。勢如拉朽。可謂易矣。然王師所指。會無響應。乘此機會。鼓行而前。其亦可也。天時人事。苟或未至。而專力戰攻。期於必勝。縱得一州一縣。未能固守。終必棄之。而我師已不勝其敝矣。何以善其後。然則進取之說。亦豈真易哉。臣竊以爲當今之計。縱不能如湯武之師。亦然若時雨之[illegible]。亦當求其差易者爲之。臣之所謂差易者。非有他術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以漸圖之而已。今夫捕大魚者。[illegible]於[illegible]之初。[illegible]之也。必少緩之。隨其所往。候其氣衰。[illegible]闔廬以敝楚之策。請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illegible]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illegible]既行。楚於是乎始病。唐安祿山之變。釋兵犯闕。[illegible]李泌[illegible]賊一城。求救至。出而擊之。[illegible]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

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鐵騎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周世宗之興也，王朴獻開邊之策，謂唐與我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强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强擊弱，未須大舉，但以輕兵擾之。唐人聞警，必出兵師數動，則兵疲財竭，我可以乘虛而取矣。伍員、李泌、王朴，皆一時英傑，深於謀國者也，而三人之言，皆欲先困之而後取之。其功雖若少緩，而十全無失，此所以爲甚速也。今之言兵者，非怯於應敵，則患於輕敵，其失均焉。間有稍知兵者，則欲伏土豪以集事，土豪誠可用也。然兵以大感其心，亦豈遽爲吾役？結以恩信，屬以忠義，如家人父子親戚無間，時出而用之，毋僥倖於一勝，庶乎其有功矣。此臣所謂忌易之失也。惟陛下亟圖之。

寧宗時，袁燮又上便民策曰：臣聞天下之利害，有若不相及，而實相關者。兵荒之餘，强敵竊發，雖非臣之所敢知，然古語有之：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臣亦豈得不爲之慮哉？夫兵凶戰危，決機於俄頃之間，小不如意，敗衄隨之。故昔公敗於周瑜，劉先生敗於陸遜，關羽敗於呂蒙，杜曾敗於周訪，彼皆一時之傑，未免乎敗，可不謂難乎？既難矣，精思熟講，求夫所謂易者斯可矣。書曰：思其艱以圖其易。非兵哉也，而可用於兵。孫武曰：古之善戰者，戰於易勝者也。此則兵家之格言。察其虛實，計其强弱，必可克也，而後攻之；必可取也，而後進攻。從容指麾，萬全之能事，是謂易勝。揆未操而操之，與未戰而取之，無必勝之算，而僥倖以成功，不既憂憂乎？昔者七國叛漢，周亞夫提三十六將軍，伏大義以伐之，可必克矣，乃堅壁不戰，以梁委之，絶其糧道，待兵飢困已甚，人無鬪志，然而散也。始以動兵，邀之遂大破解散，濞獨然往，乃與

先零見以破降，而罕开不煩兵而服。王國圍陳倉，董卓欲救之，皇甫嵩不許。及賊攻之，不拔，疲敝解去，嵩乃進兵擊之。此皆明乎易勝之說，堅忍以待機會者。如此彼不速兵者，問其遲之，不知夫少遲者，乃所以速；而速者，未必不愈遲也。今議也，弃兵戎以大軍壓之，勿與交鋒，而待其斃。何處不先待其巢穴，而撤倖於一勝，豈萬全之策哉？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所謂先人者，乘其無備，發於不測，若前史所載，未陳而薄之，乘而擊之是也。若夫敵衆甚矣，營壘固矣，氣勢盛矣，而備禦周矣，則吾斜徐以待其衰，豈可輕戰，同日之。覆其巢穴，自古有之，何故不可？臣應之曰：賊衆在外，餘兵在內，其守必弱，乃可擣其虛。亦斎爲者，廣備之巢穴也。備禦師以抗衆哉？故孫策得以擣當爲之虛，蔡城者，吳元濟之巢穴也。元濟聚精卒抗李光顔，故李愬得以擣蔡城之虛。今賊勢未衰，張兵精銳據險以拒

我師，而可擣乎？光朝恐師之興，范仲淹、韓琦爲之帥，仲淹在於知兵，未始接戰，惟築城以遏之，庶乎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琦勇於集事，任福、葛懷敏之徒，又皆輕敵，夏人誘之深入其中，屢皆敗之。師徒撓敗，可以爲鑒矣。雖然，今所募死士，皆生長於嶺谷之郷，其勇悍善鬪，與賊相若，其習於險阻，與賊相若，以是擣之，庶其可乎？曰：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言其家不遠，急則潰歸，故謂之散，未見其可恃也。唐李元平募士援以治城，李希烈潜遣壯士數百應之，未幾賊兵至，其衆縛元平爲，亦豈易慕哉？雖然，不募則不可，要在精審而已。當擇其人，果可倚仗，而後散之據要害之地，以爲聲張犄角之勢，以相援。伺賊之出，或衝其膺，或擣其脅，或攻其背，賊心疑懼，四顧無敵，輕動而吾民得耕種於其間，是又以待其衰矣。吾欲曰壯，假勢曰削，於宋請命，明許其擇用，獸猶鬪，則與之戰，在一舉手間爾。

此臣所謂易廢之漸。最以爲今日戒。

衛經進故事奏曰。乾德二年。王師伐蜀。太祖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露。何以堪處。卽解所衣貂裘。遣使馳驛賜王全斌。仍諭諸將以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臣竊謂用兵重事也。師旅之行。寔主帥所以懷休戚之心。任其蒙霜露苦。雖征將披士卒之身。征人等若以己體之。足以慶存以養其材。實戴森之惠。大勇而合其將暑寒之順。則爲有所不安。是以天下知人君用其鼓寵之意。而忠臣願將聞其言而感發。則敢以忘勞。亂不畫身而致命趨事而圖功哉。六月之時興。我車既安。如輊如軒。當此之時。民無疲困之歎。著之用兵也。我太祖皇帝與合西征將士之甘難。序其情而閔其勞。宜仁

之心對越天地。寒燠之時。其護其重。未敢忽易如此。則其激勵王師。寔臣所謂挾纊投醪。寸以勞慰。其爲一人。不特是也。其與討譯諸將。旨諄然有曰。當九夏之炎蒸。念六師之勞苦。尤宜盡奔并行之枉。亦曰冒暑天之炎。陟山路之險。惟以勞師田奔爲念。大哉斯言。此其所以威風掃宇內之功歟。夫暑至難之事者。而懷無易之心。處至辛之地者。當體此勞之德。是烈祖與邦之至寶。今日之所宜取法者也。

儼又進故事曰。後周顯德元年。北漢入寇。周世宗大敗漢兵于高平。初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與北漢兵遇。輒引騎兵先遁。至是。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以其事訪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稱善。卽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世宗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旣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賞高平之功。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

臣謂國家之賞罰。譬乎紀綱。紀綱之振。操在乎刑賞。古今未有舍是物而能立其國者也。嘗讀夏商之書。誓軍之法嚴厲若此。與其他甚慶懍然不同。誠以嚴於用衆者。理所以不輕用其民也。易曰。師出以律。而其象以正與剛爲主。蓋非正不能以用律。非剛不可以行律。書文公克城濮之功。盛正顚頡祁瞞舟之僑之罪。以徇于師。君子謂文公三罰而民服。不失賞刑之柄也。洪洪審知紀綱之所繫

以有天下之大矣。周世宗雄於世之事而振起中華。諸將足以興起國人之心。高平之役。侍衛士既望風輒遁。危敗國事。樊愛能何徽皆以先朝宿將。無所容貸而後紀綱可舉。所謂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誠篤至言也。夫用衆臨敵。法令嚴明者。蓋能使將士畏我。則不畏敵。苟不畏我。則皆畏敵矣。若人人皆畏敵。則緩急豈不大可慮乎。自古敵國相持。士卒之衆寡未論也。甲兵之利鈍未論也。紀綱一整。號令則整者爲勝。法令一廢一弛。則廢者隨我。我聖祖皇帝汎指天下。措手不過數萬。常以少擊衆。蓋謂此爾。觀其治王全斌討蜀。不能戢師之罪。王行營諸將交州失律之誅。戚否不從命之失。咸令罰衍之。必行則紀綱之振乎。周世宗之事

未是多論也

蘇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已而連兵大衄。詔求直言。起居郎史彌遠上疏曰。今之議者以爲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爲將之言。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夫事關國體。宗廟社稷所係甚重。詎可擧數十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旣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捍護封部。尤當整備。繼今毋輕調發。則內外表裏俱有足恃而無可伺之隙矣。所遣撫諭之臣。止令按歷邊陲。招集逃移。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爲譸言以挑吾之釁。毋貪小利以速敵之釁。使民力愈寬。國勢愈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實宗社無疆之福。

楊簡上疏曰。臣聞北使不恭。國家不遑進討而猶容咸將吏扇搖。深長非小臣所敢窺測。而區區有不能自已于中者。敢數陳之以助成大業。以助成萬全之功。臣竊惟當今急務有二。其一曰國家擧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爲可戰則戰。上帝之心未爲未可戰則勿戰。何以知上帝之心可不可。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之甚者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猶未盡離。則猶有殺者尚惡戰。則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哉。必徵無道至甚。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則帝乃震怒。遂俾伐之矣。況湯武之師。是爲萬全之功。故古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公羊九世復讎之論。非春秋本旨。臣私憂過計。嘗書公羊之說以進。恐有斂而施未當于上帝之心。陛下自有湯武之心。臣願陛下成湯武之事業。其一曰將。如其卒如其而後可以成功。竊聞軍帥多尅剝。諸軍怨讟播于聽聞。又聞有軍衆大會聲嗟而怨不啻喏。旁觀大駭。以爲變在頃刻矣。僅幸而免。臣聞此不勝爲國家恐懼。猶恐傳聞之實未必有是。果亦是矣。則豈可不亟罷其帥。陛下近施行前偏裨之尅剝者。其帥當少警。然軍心猶然。恐終未平。況戢措之新下。雖未及此。豈才大可懼。陛下何不亟罷尅剝之帥。乃得不以官職爲喜。不受私謁之人。使圖徵集軍衆而黙禱其人。至前。辟左右而問之曰。軍中何人可以爲帥。如此點問于再于三。至于十百。其所言同。則其人可用矣。用斷人爲帥。則豈不大勝舊帥。則三軍鼓舞。士氣百倍矣。又得元帥大賢大智。習知將帥。訓治諸軍數年後。庶其可用。然又有大患二。其一曰。內外官司。猶未盡得其人。得其人。又當久其

任。久任而後有事功。今官司如傳舍。求民窮困思亂者多。今沿邊郡雖閒沿邊守倅備亭守。今與其屬未皆賢智。設皆賢智而不久任。則何暇治安民事。業何以治民。兵使固守以禦大敵。他日何以助成大功。其二曰。國初用兵取一大國。行賞不過人數百。爵君郡皆猥濫。今賜諸軍大逾常度。浸財用不繼。至於謬厚積之家。使之獻納。討亦窮矣。雖軍情大悅。到手今思之不忘而後人不可繼。苟賞不速。則軍心已不滿矣。必也訓之以義。使諸軍明知國家財用有限。賞賚衡復興常。以正理開諭。則軍心久而自服。乃肯用命。臣區區愚忠。惟陛下財幸

理宗時。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上奏曰。臣一介迂疎。蒙陛下寵擢禁林清切之地。蓋歐陽脩所謂官爲學士職在論思者而供職以來。五閱旬浹矣。有秋毫禆益聖政。反自慚負。無所措躬。夙宵思念。臣

在國事。無以臣遲遲。嘗留日時有陳。臣竊惟今日至□當推臣犹疏未
易理之朝廷。又不幸值遭大喪。起未易勝之鄰敵。入賊故先此不可
開之邊隙。而欲以東南一隅之力。守江淮以北千百里之地。謂此勢
之所甚難。而時之所未可者也。士大夫苟志於國。孰不危之。然如其
危而不圖所以為是。殊知譬前之失。而不思今之一□也。臣謂前日之
失在於輕敵。今若猶之而一於畏敵。則其失將有□焉者。昔越王勾
踐遭先蟲之謀。歷累代矣。以取夫椒之勝。而有會稽之棲。然能嘗膽
之失。所以自謀者益深。而謀敵者益密。動心忍性。一十餘年。未嘗遽
肯而輕發。亦不備禍而自沮。養剛強果銳之力。於委靡重困之中。能
憤切無疾之意。於委伏平訟之際。卒以報吳而衍勳於中國。唐德宗
經兩代委靡之後。銳於削平諸叛。征伐四出。遂動系諜。一遭涇原之
變。恭然沮喪。始息消鎮。甚於兩代之時。自是主威下陵。終其身不復

振。二君之始。輕於舉事則同。而持之於末則異。所以有勝負強弱之
分也。昨者王師之出。爭議盈庭。一不暇顧。遽辯寬□視昔何異。天胙
宋室。使偏師挫銳。而睿欲聖心昭然覺寤。知敵之□易與。而功之未
易就也。知敵之未易圖。而為謀益深。知功之未易就。而用力益倍。強
勉勵礪。不貪苟害。則勾踐之功猶有望於後日。若以敵不可圖而委
之。不復圖功不可就。而安於無所就。頹惰廢弛。士氣日衰。臣恐其患
不獨如德宗而已也。何者。彼人攻我之深。其思報也以力。眾兵飽鍊
之欲就。豈不謀哉。靖康之初。國勢尚可強也。徒以一時群臣類多□
訣怯懦之儔。泰於富貴安佚之久。一聞金賊之名則□□□□。不能
自持。此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也。不惟畏虜。抑且畏虜疑□□
而為弱。紹興之初。國勢非不弱也。惟我高宗□□殺□一□□□

情。非偏怯請知之可以揮是□□鍋軍政。蒐技將材。宰臣如呂頤浩
趙鼎張浚更迭用事。皆以整戎經武為己任。而諸將若韓世忠岳飛
吳玠張俊楊沂中劉錡之徒。分控要衝。敵至輒破。不惟攻虜直欲吞
虜。故能轉弱而為強。方其始也。祈哀請命之使相尋於穹廬。亂航之
間。未有得其要領者。而驅馳朝馳逆命多擊則較然也。及王師案
捷。虜威積挫。而和議之端乃自彼發之。以是知我弱之情。可以威制。
難以禮結。由來尚矣。為今之計。功雖未可遽圖。而剛毅奮發之志。在
陛下則當自勉。兵雖未可再舉。而戰攻扞禦之備。在廟堂則當亟謀。
君臣之間。相與萊勵。必如勾踐之自強。毋若德宗之自沮。選習底畏
敵之失。而法紹興制虜之烈。則國勢之振。且有日矣。臣不勝惓惓
德秀又奏曰。臣竊惟今日。必先深為制敵之圖。然後能不為畏敵之
失。然制敵之事。固亦多端。而臣所陳者。其大者有二。一曰經武。二曰

博謀。臣觀方今之勢。非可以承平無事治也。其必振厲威武。如創業
中興之時。然後能轉弱為強。以底泰山四維之固。何者。彼韃之雄
固已盡陵西夏。殘蹂河朔。而欲甘言以啗我。狡謀以窺我。方受命
之治雖若暇逸。如平時濮恐無以杜覬覦之萌而銷陸梁之氣也。昔
我藝祖肇造區夏。而猶惓惓於四方未一。故聚驍勇於京師。壯爪牙
於宿衛。今日事迫於此。以習戎也。明日幸飛山營以閱礮也。武事之
精。近世無匹。用能方行四表。而坐服醜虜。及我孝宗躬受付託之重。
欲成復讎之勳。亦於軍政拳拳意簡練。今年大閱于白石。明年大閱于
茅灘。躬御戎服。震憺天威。而鐵騎之射稱自聖意。偏校小卒皆得奏
技於禹衆之前。以布一命之寵。當時將士莫不競勸。雖值虜方張。亦
才足集。亦以大競王室。使醜虜不敢渝盟者。垂四十年。詩曰。王赫斯
怒。爰整其旅。又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古

聖人之神武也。藝祖孝宗實有焉。臣願陛下考兩朝之故實，亦自崇歲而講行之。以昭聖武，以振民氣，以作士氣。或謂有備則勞弊之費殆且不少。臣曰：祖宗內庫之設，大閱為講武設也。聖明在上，兵力雖卸倦。無撲惡。無溢乎獨不可激之以備武講乎。況以國勢積弱之餘，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起之，此制敵者要一也。昔三國鼎峙，蜀最弱正，而地最偏，兵最少，諸葛亮以區區一隅當中原全力，近能自立者，以其集衆思廣忠益，不以己之智為智而兼衆人之智為智，故其言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也。異時兵少失利，則命異僅勤攻己缺，不以為諱，雖此戒心千載可仰。前日之怙權顓制者，是已。自任眷成深患，不可追已。今廟廊大臣，謙虛無我，休休焉有容之心，獨委軍旅事宜，務從秘密，往往弗暇合謀，故不惟朝列莫知，而宰府樞庭之長屬亦鮮知之者。不惟掾屬莫知，而二三執政亦或有不與知者。憂虞之是，閫閾成敗，其可忽諸。諸興初置諸邊防兵機事宜猶分為三省密院兵議奏陳，而府屬官亦通書檢，蓋重其事而宜兵之政，今日所當按以為法者也。然中書門下後省與尚書六曹之官，亦嘗宰府之屬，而舉朝文武孰非預效廟堂之任使者。儻於其間選擇通明詳練者數人，以備咨訪。凡兩淮荊蜀山川之險易，將帥之優劣，士卒之衆寡，糧儲之虛實，分委討論，畫之為圖，著之為錄，俾三邊利病了然在目。筆閣是鄙者，倣屬命議之，執政審裁之，然後折衷於宰臣而奏行焉。如此，則朝廷得操約御詳之體，疆場無失機誤事之悔，而又明詔在廷百執事各思治兵禦戎之策，許以非時陳獻，於對轉對必先當務之急。然其所論之當否，而為陛下點焉。草茅布衣之有言邊事可用者，精加采錄之，則彼將輕千里而來告矣。或謂與聞兵議者多，豈無機事不密之虞？臣曰：不然。一介之士必有審度，況朝廷之大事無十數忠謹沉實之臣可與惟幄之秘者乎。夫有為獲之力者可以舉百鈞。力弱不逮焉，則合衆人而共舉之，是亦可獲也已。況天下帝器非百鈞之比，而危機交急又非平時之比。廣謀從衆，庶幾有濟，此制敵之要二也。惟陛下以臣迂且繆而忽其言，則凡智識之高於臣者且將交進忠益，盡有一得，聖明其擇焉。

貼黃：臣謹按，建隆三年十一月，大閱于西郊。帝謂近臣曰：自唐末兵雖多，未嘗訓練，朕今悉去冗弱，選為精兵，故因時而教習，以藝祖之故事也。乾道二年十一月，大閱于白石。四年十月，于茅灘。六年十二月，又于白石。淳熙四年十二月，又于茅灘。十二年十一月，于龍山。此孝宗之故事也。今近而可考者，莫如熙寧方其時上有兩宮之奉，下有遺虜之須。又於二十八年之中五舉大閱，而賦養之財，則於十三年春，優加賞養，又不與焉。蓋節儉不妄費之效也。先是，禁士之費出於左藏南庫。及巳巳大閱，宰臣以故例請，上曰：庫分已定，止合內庫支可也。朕權積此錢，初無他用，是歲遇賜凡見錢三十六萬緡。鄭獬會于焉之增賞本切節之待，重乾饒者，非臣所得聞。然當此用師之時，惟撙節他用，一以助軍務之費可也。近者臺臣李鳴復、郎官鄭寅固對有陳，各已詳悉。願明詔大臣，推行其言，盡局委官速加考覈，革尸碎冗不急之費，悉蠲除之。早行一日，則有一日之效。若上敦崇節私奉，下欲綱紀人情，以浮費為不可繼，以武備為不容請。臣恐一旦事變，將有不可勝窮之悔。惟聖明垂意。

洪咨夔進故事奏曰：周世宗擊北漢主劉崇於高平之南，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帝欲誅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張永德曰：愛能等望敵先奔，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

羅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卽收斐餘撤及兩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臣聞軍國之綱紀。莫大於賞罰。有賞而無罰。則忠勇而威不振。白刃在前。誰肯委命。此軍法所以不立也。近年以來。僨軍之將未嘗有顯罰。間講其階。隨卽牽復。曾無懲於毫毛。故皆以棄甲曳兵避死苟活爲得計。朝廷姑息將帥。將帥姑息士卒。臨戰卽潰。既潰則相望風駭奔。恬不爲怪。於是兵律喪墜無復矣。主欲大有爲。宜以世宗高平之事爲法。

魯命文達故事曰。魏世祖東如許昌。大興軍伐吳。觀。御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至廣陵。吳徐盛爲疑城。自石頭至江乘。一日而成。又大浮舟艦于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

可圖也。帝舟遇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乃旋師。

臣聞江淮浩蕩。萬古一天險也。而飛渡者有之。昔孫之至赤壁。曹丕之至廣陵。佛狸之至瓜步。遽退之墜采石。皆望洋奪氣。盡且謂天豈足以隨時而爲險夷耶。天險在勢。人險在德與政。若無綱德天人交助。夫誰敢犯之。其次朝無闕政。紀綱立。賞罰明。號令信。任賢使能。各當其材。則人誅咸贊。國勢增强。乎有恃則勝矣。至之再飲。上窺民戮。自廢而與非特川后之助。其當排擠爲國。靡政不擧。謀臣勇將。咸樂爲用。疑城相望。巨艦相銜。而至膽落。天限南北。宜其不敢以一衣帶水易視之也。是知天險恃人險而固。德政增修。勝勢在我。東南有太山之安矣。

許旺龍遠故事曰。眞宗朝。平契丹。其將曰李繼隆。馬知節。高瓊。尹先帝初。呂宰相樞密宴於行宮。時李繼隆石保吉預焉。……宗讜

聚衆犯邊寇戎。雖動邊塞。然布陣使人。皆繼隆指畫。繼隆曰。契丹畏我。皆出保吉謀。然分憂同心。邀率將士。不如保吉。上曰。將士如此協和。共圖勳業。軍旅之事。朕復何憂。以巨觴賜之。高宗朝。劉光世韓世忠等謝辭。上曰。有告朕。光世與世忠有小嫌。意不釋然。朕知其無此州。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公家之急而私讎小嫌何足校。若有嫌。今以恨爲分。可釋前憾。二人咸泣再拜。臣聞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故師克在和。而不在衆。爲將帥者苟不戮力一心。互相傾軋。雖勢枋格勳業何由而成。然同功則相忌。雖廉頗之賢。猶不能況其下者乎。惟忠於衛上者則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如藺相如之用心。則合謀合智。而何強敵之足虞哉。奈何人心多私。惟務求勝賢者如之。能者妒之。應援則蓄縮而不前。獲捷則攘奪以爲功。甚至變易是非。吉訐覆疑。惟恐其成。而幸其敗。敗與同舟共濟之意遠矣。

形。軍勢弱。大敵莫當。敗衂之患。未率由此。漢武之世。兵數大出。元朔元年。衛青以三萬騎有功。元狩四年。青以五萬騎無功。夫兵有多寡之不同。而功乃成敗之相反。豈前勇而後怯耶。蓋元朔之時。諸將共力戰。公孫敖從大將軍。獲虜得封侯。從大將軍。復得李蔡隨不虞公孫敖從大將軍出。定襄。與利校和協如此。足以兵雖三萬。而尉私隙。元狩之行。……分兵而出。而帥……。一士皆屬去病。青由是不平。廣……而青弁出東道。廣因辭之。青遣之。廣卒以失期。敗。而青亦以不見敵。不封。是知將帥不和。兵雖五萬亦不能成功。由此觀之。則師克在和。不在衆。眞至當之論也。肆我眞宗。因繼隆保吉更相推遜。深嘉而屢賜之。謂將士如此協和。共圖勳業。軍旅之事。朕復何憂。高宗因劉光世韓世忠有小嫌。丁寧戒諭令以氣義相許。先公家之急而無校私讎。今日朕爲分之。遂皆感泣。

克能協力以成紹復之功。今之疆埸未寧，足賴將帥同心合謀以

之際當慮脣亡則齒寒。至於救援接應首尾而足，爲易於成功。惟以

祖宗成訓昭示將帥。必能仰體上意，無間彼此，以圖恢復之勲。然而

惟賞無常。賦功輕重，苟功多者賞不厚，則立功者有不滿之心。無功

者不辨別而例加褒擢，則用命者懷不平之念。既不滿而不平，必相

傾而相忌。戒飭雖至，豈能使之和哉。必處置得宜，能服其心，如衆

庶所言，則感激思奮，相與協謀。戰必勝而守必固，中興之功，日月可

冀矣。惟陛下與大臣圖之。

龍圖閣直學士知江陵府李曾伯上疏曰：臣不避天威，深有開奏。臣

祖習爲吏，本非知兵。正以守邊之間功，頗效爲臣而併去，不當再有

陳述。實錄善後，因衰獎之新，獲不得不盡用紅案之暴，近者因畢望

之恭，去秉免復，墓調寧制之際，大槩皆用裁以盡慮。初非敢動衆而

積威幸無損失。所向捷聞，皆宗社之有靈，與將士之宣力。舉得奮奮

請偏我心。前後所已奏陳，磨臨外。惟是襄均守臣，累以兵困來告請

河南惟鄧爲大賊兵所屯。且襄鎮百八十里，鄧不去則襄與均郢皆

不寧。今程遵屢有結約，欲以兵取王登，相與商確，每督其次。臣自慮

無之柱臨進之者，且懼犯棄讓孫綽之戒，與之論難，反覆非止一次。

臣始語之以端平前哉有害，金人未嘗無鄧。不必去鄧而襄自可守。

進等則曰：今人有之，不足憂。韃人在鄧，不可就。臣又語之以曾哉舊

物得之尚慮難久。鄧陷虜已幾年，縱得之，豈爲我有乎？進等則曰

得之非爲能守，止欲平其城，毀其巢，使賊不得蓄糧以爲我患。臣

又語之以平其城，條其不復立乎？雖毀無實積，豈能絶無實糧乎？進

登等又曰：賊城之毀者，多不復立；賊糧之遠者，則未易致。臣又語之

以襄我害復人而以掇峯室。鄧乃參外不失，深結敵懷，徒孱日事夫

進登等又曰：取之既至，不取賊亦至；取則賊有所畏，不然賊有所

則賊有所資而無所畏。賊能以春冬擾我，我豈不能以暑月撓敵？臣

又語之以復襄上命也。師出猶爲有名。取鄧非上所令，師出安得常

勝？進登等又曰：將在外，大夫出使，事有當爲專之可也。豈可先以利

鈍一其心哉？臣又語之以襄復未久，元氣未固，果欲有志乎此，猶當

休持歲月，視吾力有餘而後可及。進登等又曰：機會難得易失，智者

不如乘勢。鄧進人心攜貳，戎虜失此，不取，異時賊添重屯，不可取矣。

臣又語之以兵家知彼知己者勝，不知彼知己者敗。今鄧之謀，雖

稍安知賊不因其大馬壯士多，詐以誤我。且重謹之士，氣未可輕

用於圖賊。進登等以此其識稍渾，乃者不過得一二虜，就則虜從事攻

撓，始爲其技以攻其城。此策蓋亦不可屢。若近日之法，等合師合從

將士爲之勁，雖愚妄臣已即行下諸郡，諸軍並仰休息，只當養威持

重，及備秋防，豈敢妄有它議。今月二十五日忽得王登觀報，其言鄧

有可勝者十。欲於六月間盡調三千人攻，丕南均用二千人撓其外。

鄧期併力奇襲城下，起其城門。若有內應則納其降而處其城；若無

內應，則知其虛實而得其衆。往來之間，不過十日。鄧不降，則走耳。臣詳

讀其書，如登亦可謂忠於謀國，勇於任事。其言固未必皆是，實亦

不可盡非。臣用於邊鄙二十年，亦嘗屢爲人所罪，察觀登議論，委所不

及所請，固非有甚高難行之策。但以六月出師，士卒未免於勞動，兩

軍對壘，利鈍不能以逆知。雖是臣有志之可成，恐或議無敵而輕寨。

徒之固不敢當此責。正之，又無以塞其言。昔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謀，

趙奢能用許歷之策。一取一舍，成否係焉。用敢以登觀劄繳座唐覽。

臣已報之，緣見乞休整，今登需聽廟算，伏望聖慈並示輔臣詳議可

否。如其說可行，乞徑劄京西安撫制使高達，諭調遣。其一行錢糧

金主登親往軍前任責應辦仍許限以往來旬日保無疎失乃可發
用。如其說難從。伏乞留中。免賜施行。仍劄本司遵守。
度宗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故事曰曹劌曰。夫戰勇氣也。一
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臣聞軍旅之事。以氣爲主。然而氣不自昌也。養之使壯。厲之使
剛。則由乎上之人焉。養之使壯者。平居之時。訓之以孝弟忠信
導之以尊君親上。在上者恤其飢寒。無使有歎息愁恨之心。爲
將者同其甘苦。無使有推剝侵冤之患。厲之以剛者。有事之時。
勸之以醲賞厚利。劫之以信誓明威。含血吮瘡以結其心。釃酒
椎牛以快其欲。夫如是。則居也不餒。其動也不懾矣。其或平日
空乏其體膚。凍餓其妻子。賞罰不公。以激怨隙。然不當以召禍
臨戰恩意不足以鼓舞其心。號令不足以聳動其聽。陛之以畏

與之帥。將之以逗撓之夫。大敵在前。其不慕然懼無繫鞅。奉頭
而竄。厥角而降者鮮矣。臣竊觀今日沿邊將士氣之索也甚矣。
敵禁城於我疆。視之如不見。敵掠民於吾境。聽之如不聞。俘馘
之而不恥。係累之而不怨。棄君父如弁髦。赴丑虜如歸市。以此
名戰。而望其北首死敵。落遼江淮難矣哉。春秋傳曰。子玉年楚
師猶。我者師久歲爲猶。軍主要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李陵之
敗也。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臣謂今日疆場之氣。象似之矣。曹
劌曰。彼竭我盈。故克之。臣不知彼盈我竭。其害如之何也。救風
一縷奄奄氣象。未之有改。若之何不汲汲於啟紀軍政。以振起
敗乎。雖然。三軍之氣不振。固可懼也。士大夫之氣不昌。尤可憂
也。上作而下不應。君命而臣不承。兵機輕重。緋帖徽望。其可憂
可懼又非三軍衰竭之可比也。臣每愛之際。悲慨兵從。惟陛下

與帥臣深念而亟圖之。天下幸甚。
遼聖宗統和二十八年。謂群臣曰。高麗康肇弒其君誦。立誦族兄詢
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群臣皆曰可。國舅蕭敵烈諫曰。
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抗敵。況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島夷
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爲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
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時令已下。言雖
不行。識者韙之。
金揚王將伐宋。太醫使祁宰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既
入見。即上疏諫。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
遼戡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諸方之
臣。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
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

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繁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
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巳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
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澗。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
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
宣宗貞祐四年。尚書左丞胥鼎上書。近偵知北兵駐同耀。竊慮挾吾
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中經略使陀滿胡土門領軍赴援。今兵勢將
即關矣。前此臣嘗奏。關陝兵非止欲攻河東陝西。必將遂取河南。擬
已移文陝州行院及陝西鄰境俱令設備。恐未即遵行。乞詔河南行
院統軍司議所以禦備之策。上以示尚書省。宰臣奏兵已踰關。惟宜
嚴責所遣帥臣趣迎擊之。又命鼎益兵渡河以制其衝射。可既而鼎
聞大兵已越關。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國恩。擢列樞府。凡有軍事。皆當
任之。今入河南。時及數旬。豈可安據一方。坐視朝廷之急而不思自

會少寬上下之憂乎。去歲頒降聖制，以向者郡縣被圍，而今既
為恨。明勅將帥，若京師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
已奉詔。先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略使
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臣將親率平陽精兵直
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里，倘俟朝廷之
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失其機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
兼行矣。上嘉其意。
宣宗命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至是，鼎上奏以
為非便，略曰：自此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
饋運為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
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上
鼎為平章政事，封莘國公。奉詔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

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乃上書曰：竊懷愚衷，不敢自隱，謹條利
害以聞。昔泰和間，盡嘗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鋭，所謂
萬全之舉也，然猶得而和，以偃兵為勝。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天下騷然
者累年，然軍馬氣勢視昔才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屬，亦多損弊，民間
差役重繁，浸以疲乏，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搖，是未獲一敵而自害者
衆。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憚而不敢也，
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未暇及我。如聞王師
南征，乘隙併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則三面受敵，首尾
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馬精鋭，
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
糧，繕脩營壘，十年于茲矣。又車駕遷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
曲為防。況聞王師已出，彼必使民渡江，所在清野，可止得空城哉。

年雖所得，復自勞費，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讎，比年非無釁
隙，
復舊讎洗雪先恥之志，特畏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
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曾經敗衄，大抵烏合之衆，素
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
守。不練烏合之衆，而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逃匿，適為
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
則又非民力所及。以遷徙之戶，雖有恆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
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為招
募，誘以厚利，意向一搖，何所不至，而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
未易制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興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
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場之憂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為
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儲

蓄。至于士氣益張，民心益固，國用豐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
一區區之宋，何足平乎。詔付尚書省，宰臣以為諸軍既進，無復可議，
遂寢。既而元帥承裔等取宋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於
是鼎奏：臣近遣官問諸將，臣皆曰散關至鳳翔諸鎮，其地遠甚，中間
保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而又有恆州、皖縣所直散關宋兵
皆固守，如書緩急有警，當復分散關之兵，餘衆數少，必不能支。而鳳
翔諸處亦無應援，恐兩失之。且比年以來，民力困于調度，今方春農
事已急，恐妨農望。不若焚毀此關，但屯遶隘，一張其勢。彼或來侵，且
相應接，易為力也。
時元帥內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於是鼎上言：
承裔等奉詔宣揚國威，所謂弔民伐罪者也。今大軍已克武休，將至
興元。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衿之地，宜飭帥臣，所得城邑姑勿焚掠，務

懸檄之誠使一郡帖然秋毫不犯則其餘三十軍將不攻自下矣若
拒王師乃宜有誅上甚是其言
大元兵越潼關而東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右司諫兼侍御史許古上
言曰兵踰關而朝廷甫知此蓋諸將欺蔽罪也雖然大兵駐閿鄉境
數日不動意者恐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衆躡其後或欲先令
覘者偵伺向之使或以衆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觀望未遽
進也此時正宜召募銳卒併力擊之且開其歸路彼既疑惑慮敵必
[illegible]我衆從而擊之其破必矣
古以朝廷欲罷兵伐宋上疏諫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
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勅元帥府遣人議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
泰和中韓侂冑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僕散揆討之揆屢紅興賓專
不能支乃陰遣侂冑族人賫乃祖琦畫像及家牒偽爲降附以見丘
崈因之經好議殊而還又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
先俯屈以卽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爲萬世美談今其可不務乎
今大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謂專用威武可使宋
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多賀彼見吾勢
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猝無得須還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
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殆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
止河南一路征歛之弊尚爲寒心願陛下隱忍包容速行此策果通
和則大兵聞之亦將斂跡以吾無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後經
略朔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休養之慶矣惟陛下略近功慮
後患不勝幸甚
貞祐五年朝議欲復取會州尚書右丞左副元帥把胡魯上言臣竊
計之月當費米三萬石草九萬稱輓運丁夫不下十餘萬人使此城

月可就其費已如此況未必耶臨洮路新遭劫掠瘡痍未復所須
芻粮且不可辦雖復取之慶陽平涼鳳翔及邠涇寧原恆隴等州亦
恐未能無闕今農事將興沿邊常費已不暇給豈可更調十餘萬人
以餉此軍果欲行之則數郡春種盡廢矣設使此城必得不免留兵
戍守是飛輓之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承裔軍于定西葦州之地擺
民耕稼俟敵意怠然後取之
旨秋中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言之者不
謂之與宋爲地則殺與之有辯至於牽執他事無不言者獨南伐則
一語不敢及禮部尚書兼侍讀楊雲翼乃建言曰國家之慮宋在於
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
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恐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爲
守潛師於淮以斷饋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
乎及時全佃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雲翼曰朝臣率皆諱言天下
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強今但言治而不言亂言強而不言弱言勝而
不言負此議論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
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二面受敵矣故欲我師乘勢
先動以阻其進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
其利猶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廣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
衆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勝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且我以騎
當彼之步理宜萬全臣猶恐其有不敢恃者蓋今之事勢與泰和不
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
則水漲而塗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乣軍以爲前
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
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之手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持而戰[illegible]而

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虜守臣。敗吾軍而禽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蒙何以宋人獨如前日哉。顧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然後甘言以貽後悔

元太宗時。攻汴梁時。丁戌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耶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

憲宗即位。大舉攻宋。釣魚山。命諸將議進取之計。宋達忽里言於帝曰。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數十州而已。地削勢弱。兵糧皆仰給東南。故死守以抗我師。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蕃屛。皆新築之城。依險爲固。今頓兵堅城之下。未見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五萬。命宿將守之。與成都舊兵相出入。不時擾之。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爲鄕導。水陸東下。破忠涪萬夔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塘三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州渡江諸軍合勢。如此則東南之事。一舉可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即走矣。諸將以其言爲迂。卒不用

世祖在潛邸。方圖征雲南。以問徐世隆。對曰。孟子有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況蕞爾之西南夷乎。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

世祖即位。千戶郭侃上疏。陳平宋之策。略曰。宋據東南。以吳越爲家。其要地則荆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取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後皆如其策。

世祖時。乃顏叛北邊。詔李庭出師討之。所將校多用國人。戍戶統領立馬相鄕語。輒釋仗不戰。逡巡退卻。帝患之。以西道儒學提舉葉李密啓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昵。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鬬。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衆踣之。無不勝矣。帝以其謀諭將帥。師果奏捷。

中統間。取宋襄陽後。議取宋。昭文館大學士姚樞上言曰。陛下降不殺人之詔。伯顔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耳。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矣。

至元六年。世祖召總管萬戶權伯衡問以征南之策。伯衡對曰。襄陽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陽之外郭。我軍若先攻樊城。則襄陽不攻支持。不戰自降矣。然後駐兵嘉定。耀武淮泗。事必有濟。帝善其計。

十八年。命左丞范文虎參政李庭。以兵十萬。航海征倭。颶風大作。士卒十喪六七。帝震怒。復命行省左丞相塔海征之。一時無敢諫者。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相威遣使入奏曰。倭不奉職貢。可伐而不可怒。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行迫期。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今爲之計。預修戰艦。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遲以歲月。俟其疲怠。出其不意。乘風疾往。一舉而下。萬全之策也。帝意始解。遂罷其役。

二十三年。將伐交趾。吏部尚書劉宣上書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

成宮府擾擾。今春停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未嘗愆期。邊帥生事。興兵致討。逃竄海島。使大擧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興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地。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調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衆。廣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况湖廣密邇溪洞。寇盜常多。萬一奸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商量萬全方畧。不然。將復蹈前轍矣。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畧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唆都建伐占城。而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群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即日連兵未解。且交趾與我接境。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成功。唆都爲賊所殺。自遺羞辱。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闊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擧。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嘉納其言。

左丞昂吉兒亦上疏。論兵畧曰。臣聞兵以氣爲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衄。不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同欲也。請罷兵息民。不從。既而師累無功。

二十八年。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擧。平章政事不忽木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日燇。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

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武貴止戈。兵貴戢亂。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我朝誕膺天命。撫有神宇。歷代之所不服者。莫不稽顙款節。傾心歸命。奉正朔以貢。或因信使以上書。雖或有拒命苟安而不至者。亦已希矣。原其所致。蓋有由焉。人皆謂聖祖神宗英武以得之。殊不知皆由累葉積仁施義。毅一揆萬之德。陰爲之本也。傳及陛下。更化革弊。稽古治今。爲幾之條。網猶根之於枝葉。風之於草木。舉寡而見衆。邇而致遠。以臣之狹見觀之。聖朝之疆宇。固如金甌。平如衡權。三代以來罕能同儀。然而安不忘危者。聖人之常戒。武定文綏者。王人之大法。臣今請借漢唐以諭之。在昔漢唐之時。亦嘗合天下爲一家。其所以致弊者。皆因希功倖賞之人。下輕一介之命。上干九重之聽。闢彝議邪說。以爲可以討取邊陲。方開土宇。世主從而信之。蹙太平富厚之資。忍在下無罪之民。委之於不毛之地。驅之虎狼之口。至有不習風土。疲瘵積生。鋒鏑之交。糜軀碎首。孤魂無依於萬里之外。冤血浸漬於窮邊之沙。孀妻痛夫。老父哭子。野祭春冀。悲辛淒哉。爲民父母。夫何使民至於此極也。設如王師小却。兵人失氣。上懟下攜。又乃繼以辛徭屬其甲仗。復雕爲名聽而役已。幸而得勝。則財力已竭。民心已怨。而天氣已失。和氣已虧。其所得。安能補其所費哉。於是。世主。不念無辜之枉死。不慮國財之耗。蠹書獲無用之地。獻俘于禰廟。獸于廟。咪不知天生烝民。樹之司牧。將以安之也。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豈王之心哉。國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地雖廣而無所益。衆[illegible]

禍亂之本功偉實著方且紆朱懷金秉輿樹手以成其志矣叙優厚之所謂良將是人之所謂民賊也夫人君豈不欲國安民富生事當華但邪說既行欲心遂啟以至于是焉大槩漢唐天下之戰皆希功倖賞之人之罪而漢唐之君亦失之於過聽故也是以王者之臨下未平右武已平右文屬兵戈而不用積糧儲而自固優游無事則修治以怡無虞之師至于用之則雷奮電激雲騰雨施濟之以英神行之以仁義將有不俟而自服因豈而未降者矣又何須窮兵斬戮要人膏鋒鏑然後為無敵之師哉今國家非不忍人之心有罪以開禁綱者猶或赦之況元元赤子未嘗有罪實措死地臣知陛下尤不忍行如此之事也伏望陛下鑒觀漢唐之大弊勿使在下之倖試今軍士嘗切自冤嫌戍無虞因田致幹順時講武若遇盜賊罪酷則聲其罪以討之方其境內獲安境外無冦則謀吾民之業豈國家之備以全之如是則財豐民足而社稷延於無窮矣

成宗大德六年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論征西南夷事曰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征得已則已可使兵力永强以備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謂善用兵者也去歲行省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彼荒裔小邦遠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為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亂反為亂衆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窮勢蹙倉皇退走土兵隨擊以致大敗深棄衆逃僅以身免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諸軍使劉二霸都總督以圖收復擾湖北湖南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其正夫與擔負自己帶

食者通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埋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為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一運之米自此以後又當如何比問西征敗卒及其將校頗知西南遠夷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林竹木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在於其間窄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為也又嵐霧烟瘴之氣皆能傷人羣蠻既知大軍將至者皆清野遠遁阻川谷以老我師或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飢餒疾病死亡將有不戰自困之勢不可不為深慮也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趾爪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嘗見有尺土一民內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鑒不遠非難見也軍勞民擾未見休期只深一人是其禍本又聞八番羅國之人向為征西之軍擾害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於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既離天意亦怒願且收天威下順人心早正深之罪續下明詔示彼一方以聖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繼歸順之日使其官民上下皆知未須遠勞王師與區區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充國緩戰而羌衆寧事載經傳爲萬世法爲今之計宜且駐兵近境使其水陸遠近得通或用鹽引茶引或用實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粟蔽江而上軍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之鎮靜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蓄威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若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繫之大審擇成敗算定而行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今之相聚者皆烏合之徒必無久能同心戮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仇殺待彼有可

眾之際。我有可動之機。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拒敵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酷濟之。叢雜猶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也。

至大元年。月赤察兒遣使奏曰。諸王禿苦滅本懷攜貳。而察八兒游兵近境。叛書素無悛心。倘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廢於一旦。臣以為昔者篤哇先眾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款徹。使不我異。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於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戍。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奏入。帝曰。是謀甚善。卿宜移軍阿答罕三撒海地。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六

任將

趙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魏樂羊為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覩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漢高祖為漢王時。入蜀。韓信亡楚歸漢。滕公言於漢王。王拜為治粟都尉。王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

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漢文帝十四年，馮唐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率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

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此郭門之閫也門下橛曰閫），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

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illegible]）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

成帝時，光祿大夫執金吾辛慶忌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illegible]），晉獻不寐；（[illegible]）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illegible]），勝於（[illegible]）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

豫設，則亡以應卒（卒讀曰猝）；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乃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東漢光武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

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勑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

馬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光武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稾葬而已[illegible]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illegible]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illegible]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旁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illegible]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縣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illegible]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illegible]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illegible]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illegible]聖王之祀臣有五義[illegible]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illegible]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南陽太守杜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衆陛

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封戍士自負。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矣。江湖以下，成懷樂土，不惟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之戍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文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賈役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怏怏，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職，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

章帝時，中郎將鄭衆為耿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為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為雒陽市丞，張封為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為共丞，餘九人皆補羽林。

靈帝時，鎮賊中郎將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南陽太守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黃巾賊帥趙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以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

魏明帝時，司馬懿將伐遼東，散騎常侍何曾上疏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才足相代。其為固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為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事，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以為宜遣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太尉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

吳周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

吳建衡元年，陸禕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強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回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

晉武帝時，劉元海於魏已為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

善孔愉場琥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惟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

東晉元帝太興二年著作郎虞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獫狁為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三軍不勝拔卒為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輯虜為唐進諫魏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翰之族類即發蒙之事雖陛下聖哲威暢四海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海寇未殄征役雖寧關梁未川猶係背叛徐龕鴟張所禍思救兵江揚宣鬱均皆甚伯達遁陽獻之作異資夫積寇以見枕成罪異方復加戎寇之卜何足不致賊陳備不厚甚之甚勢斯乃有虞可不為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等無領袒孤立鮮有動房援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頗陛下諮之群公特舉技略若當局之才必先其任則宜受屬使不顧命才料兒振武有可者厚加寵賞是令志身者其布見授思效自效出觀併守然後動力猶過之息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聖之慮非愚瞽所測然其夫雞鳴猶有憂國之言況臣得廁朝堂之末策愚眷之

梁若矣。

後魏明元帝時。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群臣曰胡叛踰年大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益誅翦良民大受其禍今既盛秋不可為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崔浩對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軍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為威猛胡醜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

孝明帝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澄又奏曰固本宜強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況今南蠻仍獷北狄頗結象事鍾開塞晚春勃忽起從動關塞四府羸兵何以防擬千歲之謀可以寄安運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務省官實稅於是乎在求還修舊增兵五營將佐既應金鼓一面亦須有相依附春秋深積使無四頓之憂為先結軍鎮之塗帝不納

孝武帝時天下多事尚書左民郎路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雙五伯不必與兵春秋趙宣有湯武之質猶須伊望之佐光將之聖爲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無以可肖失其人也三河方爲戰地何者勢之甚易前之正帷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是貴寵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衝刃蹈死之心氣浮軒昂勝

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而惟一變懷。雄圖銳氣。已銷鑠盡。乃令氣錄
在前以書筵。強壯居後以衛身。兵復器械不精。進止不嚴。任軍實之
將。率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勢。是以
兵知必敗。始畏而先逃。將又怖駭。遁廷而不進。國家使調官既未論
重責。秦加。復疑。實秦之輕。全軍白曝。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戰徒
更增騷擾。大戰甚惡。生民塗炭。奉身無聊。主辱臣衆。痛心寢食。臣雖位微
竊不違。令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本乎至性。一卒可感。義夫忠可勸
死士。今者給上所賴於下所實。然陟幽明。賞罰兼施。擢從尚卒錄死
習武甲寅。譬操練。助謀夫。既設雄士。先陳既以安危。示其禍福
如其不懷。以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礪齒斧而伐朝菌哉
洪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
唐高宗儀鳳中。吐蕃犯塞。盜邊。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略曰。言命將

用兵之要。唯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
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晉宋
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蓋由其射能穿札。不止驍陵之奔。陸機
識辯才。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
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
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貧賤。皆思立功名以傳千祿。君知己雖
而所遇罕。士之懷瑰璞。枕琨瑤。抱槿翰。自俗望者悠悠也。今貞觀此
士之貧賤。實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貽
望。此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
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
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所居是
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爲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昔羊祜請

伐吳。賈充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
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爲
世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
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言人無
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
任。則殄人敗國。昔段孝玄有言。將大兵如擊盤水。一動蹉跌。豈可
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
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今之用人。苟將家子。或死
事孤兒。遠非幹略。雖竭力盡誠。未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
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並
出貧賤。而勳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門也。故陰陽不和。擢一士爲相。蠻
貊不靜。擢校爲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

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
士輕其死。刑正則君子勸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
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強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受十萬之師敗
身以先國家。覓政寧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
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
臣誠庸賤。竊非其事。豈欲間陛下君臣淳厚哉。正以刑賞一奮言
年不後。故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治。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
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由大體之臣。恐費廩竭府
庫。意雖刀以爲益國。所謂惜毫釐而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
以欺。安有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
壤。賞既不行。勳亦淹廢。歲月紛淆。真僞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
師僞勳。所由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

哉。一令矣，使天下知之。陛下何賴遠而不賴近哉。神州化百丈品政，下治亂徵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爲諭。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營張君乂不進，斬之旗下。臣以爲僞飾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恚文。斯日月一蝕也。又今將吏貪泰，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氣瘴，官軍遠入，前無州縣，不精數百萬無大衆之費。臣以爲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多少，其性。今亘首前叢見和後進，戰有殘迫，其人非下所顧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故餒。闕。當以知者取之，何憂不克哉。何使將帥殺敵，積屍蔽野，斂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鍾鼓，望塵部走。何暇前隊皆死。誠自仁貴等畏師畏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一大馬，不爲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強，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鋒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

玄宗天寶六載，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楊國忠見素後復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

玄宗時，將退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因從容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燕，未赴屯。尚書左丞相裴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詩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迫，嘗與軍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諳，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未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云心。使幸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於將，不得已取嬰函門而出。今酣燕朝夕，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着。不易帥，宜嚴詔中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

代宗大曆六年，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汧隴，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危遺隴輔。首尾不應，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從之。

大曆十四年，崔寧在蜀十餘年，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二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故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威望

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處後所入
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爲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次下則其林助亂爲
門則朱滔叛黨獨此偏師棲於河上其營壘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
陷於賊人又爲作賊奔處沒城陷艱糧饋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
困難安處是宜遠歸舊營否則散逸難知而曲環撫之忠無離叛孤
軍自守亦不苟從乘危能安闔鄰賊赴甚難奔屬累著功勳近日將
帥之中寧有如環之比考其節能有過人但緣所竊多時頗匱持
甚雖陳章奏言極酸辛若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衣郡府則人莫見
憂覽其辭情可謂悽隱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從實在深
憤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
究實懇願密勅韓滉均合賑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對奏
手詔亦垂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雖難無以表特授非兵

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憂慮極危之
至謹陳事以聞謹奏。
贄又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曰內侍朱冀寧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
未平殄又淮西凶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
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之便猥紐昇朝著承過恩文學
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雖所多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爲例
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禁近日以愧自春
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
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同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亮舜舍己從
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
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
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然昔

人遊蹙沸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以聞傍懼貴臣將爲沮議前
是憂長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有扶危救亂之意此忠臣
之所痛心切齒於覬倖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懷忠憤固願
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竭誠無隱臣之忠也
謹具件如後惟明主猶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擔
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武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
也常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
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
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願寬其意是敢
承詔不默輙陳狂愚以竭散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
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
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

非止費財黷武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
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
傍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因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樂
爲亂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眾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
招攜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
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舜干格苗豈獨虛言假使四
五元兇俱稟桀黠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幸任庸瑣闒
茸下品其所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蹠蹻距躍之能其
豹捷猾之勇遂相誨詐以爲智謀其御眾使人則例皆妻孥以爲衛
救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雄傑將略之實以陛下英智志期乎壹
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
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賦不止於府庫擬卒給竊於閭閻皆由

檄書中外里閭。送父別夫。號哭道路。杼軸已甚。賦發已殫。
者爲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
陛下嘗微其說。審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審其事乎。
臣愚無知。竊所深惑。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剋敵之要在乎
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
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辟帥嚴威。雖萬無此
虞。然亦不可不試審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爲虛證耳。不足徵爲臣
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
齊。迭爲脣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芃。聲勢相援。于時士
吏畏法。將帥感恩。俱願效死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逆利之累。故能累
摧堅陣。深拔窮壘。元惡辛脫於俘囚。宂徒盡殲於鋒刃。臣故曰。剋敵
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

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驟乘傷殘之
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就而大軍遽駐。遠事後安。其後飽逸。日增師
徒。日益于茲。時淹覺不交鋒。量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論實則
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
草創而今者緒完。計黨與則前者衆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
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心違。中當應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猝
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
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
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
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
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
拔矣。惟陛下重慎愛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

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齎居送。可謂勞
弊矣。而兇亂有益熾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
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戒。往事明著之驗也。夫
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絶其薪
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其患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
救失者。其失自去。捨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
爲乃禍之所起也。將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審之與
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救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
臣謂幽薊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汴宋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
宜圖之以計。今失於促。成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
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夷。因其降
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

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
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爭雄。無名不猜
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兩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
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井陘滏口。限其醜類。欲收降
旅爲。又此鄰境。互相劫制。然則合力之進則有懷。皆是苟且之謀
潰趨軼之慮。此臣所謂幽薊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者也。希烈忍於傷殘
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其且未饜
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汴宋之虞。勢急
而禍重。代將所寵之騎士。百萬之精騎也。
銖卒也。忽此強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
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遷延
以計。今失於促成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

以烏合之衆抗梟野豺狼之群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敕諸鎮務使協同然皆散處各門致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號令紛綸羣倉卒難制首鼠應敵觀徇莫前此臣所謂急若倒懸之以發今失於守爭不足陛下若累召懷光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來解城之圍李晟還領爲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足乃取有餘救不足關右賊軍藉爲之援設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援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斯亦排難於變切防患於未然者既得所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然後於撥亂解紛抑亦計之大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亦好異不思之甚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惟馬燧抱真李芃三帥而已以攻魁以戰必强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神策鎮卒以繼之而李晟從焉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發朔方全軍以臨之而懷光往矣然後加半之衆寬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所說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衆賊黨亦增蓋謂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爲詰以覈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剉敗之方强者也尋而田悅挫敗寶臣殲夷旋復朱滔武俊加於曩亦有寡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滋於昔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遠歸武俊退縮唯以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慮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兄食從之則此得息戒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贄又奏曰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

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方全護而由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若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回奏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剋平寇孽如此則兩便而事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爲移軍事相詰會又幸懷光說到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愚贄一夫莫便彼何得辭伏望聖聽速垂裁斷謹奏

贄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實堪寢心太上消患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

雖無成功，而不誤衍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若不建徵朱
元勢轉孤，弱者甚吞，盛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
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
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
日便路，懷光意雖不欲，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
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
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
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事無敗謀，指無危勢。今者已失，而不肯為用，
聚將而同餘，叶心自為歸，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為階。
析之各競於禮欲，或建勳績，事有必應，衍無可疑，解關不可以不離
散，更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贄又奏曰：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蓄軍達時及闕中設施，理皆切
當，甚愜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緣
遠，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
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闕
外，專其事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戎勝則策勳，不
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善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是於
責成之利，豈不精要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
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顧旨為良
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
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
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
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
蒙利長師墮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

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推，王室無自固之重。泰
梁迴繞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撫之以恩則阻遠不精覈。
者驟降制書，牧諭群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又令章表陳論，使臣往
命，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癡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患
算與臨事有異致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
其違衆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儻欲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
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不必合宜，徒費空
言，祇勞眷念，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虞，下陵上替，凡在執
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牽制。
陛下宜俯徇斯議，而委之以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
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闢言，所
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
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
者騁謀，勇者盡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
戰，與夫迫於聖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
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術
變。今之要與難，具於茲條，家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憲宗元和四年，上命左軍中尉吐突承璀統神策軍討王承宗，節制
諸道兵馬，翰林中進陳從古無命中人統領師旅諸道受其節制者。
師出不律，軍必無功，前後諫論一十八度，後爭相論，亦不允，遂依上
旨，乃命學士李絳撰白麻，其日絳又進狀，稱事實不可，適有進旨召
學士，深守讜。上手執一紙文書，而爭相悉言可任承璀，而學士不肯
如何，遂令中書出勅，諭承璀，果無功，旋師，更寵授開府儀同三司。
俄前中尉，絳謂諸學士曰：絳等蒙恩對，甚越詔分，當思報恩，不顧觸

罪。今吐突承璀用兵之地。無摧敵之效。傷人費財。爲國大恥。虧損聖德
汚辱史策。此事須上論。不敢迴避。安危之際。躬自上疏不赦。有累諸
公。遂上疏乞誅。其畧曰。且其擅改師律。陷沒將校。衆請群議。咸謂陛
下正其刑罰。懲之後來。今返極寵榮。重加崇秩。已後更有敗軍失律
之將。貪利干賞之夫。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罪同而罰異。主法之不
一也。若捨之。則保身而覆敵國。典之不行也。伏望聖心割不忍之愛。舉
不刊之典。責無功之罪。追不次之榮。使備邊之將。有所懲勸。書竟之
士。無復顧望。實天下幸甚。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論吐突承璀職名曰。自昨日來。臣與李絳等
已頻論奏。又奉宣令依前定者。臣實深知不可。豈敢便旨便休。伏望
聖慈更賜詳察。臣伏以國家故事。每有征伐。專委將帥以責成功。近
年以來。漸失舊制。始加中使。令爲都監。頃者韓全義討淮西之時。以

賈良國爲都監。近日高崇文討劉闢之時。以劉貞亮爲都監。此皆操
兵且爲近例。然則興王者之師。徵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
專統領者。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便是制將。又充諸
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便是都統。豈有制將都統。而使中使專之。臣
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王承宗聞之。必增其氣
國史記之。後嗣何觀。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
陛下始。伏乞聖慮以此思之。臣又異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
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
而挫諸將之勢也。伏乞聖慮又以此思之。臣伏以陛下自春宮以來。
則會驅使承璀。舊有恩久。息澤遂深。望陛下念其勤勞。貴之可也。憐
其小心。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於治亂。朝廷制度。出自
於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

不恩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今臣忘身命。瀝肝膽。爲陛下
痛言者。非不知逆耳。非不知危身。但以壞誠之令至輕。社稷之計至
重。伏乞聖慮又以此思之。陛下必不得已。事須用之。即望改爲都監。
且徇舊例。雖威權尚重。而制度猶存。天下聞之。不甚驚駭。如事允許
伏望速宣與中書改爲諸軍都監。臣不勝憂迫懇切彷徨之至。
吐突承璀率師出討王承宗。既而兵老不決。居易又上言。陛下討伐
太委承璀。今則盧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決戰。已喪大將
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爲計。空得一縣。卻屯不進。
理無成功。不如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
使益富強。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雪承宗。章一再上
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方
霧。兵久暴露。雖不死兵。殆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耐征役。懼奔

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
則兵之強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
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猶可追防。不可追悔。亦會
承宗請罪。兵遂罷。
憲宗時。白居易又論孫璹狀曰。伏以鳳翔右輔之地。控壓戎蕃。又近
國門。長爲重鎮。求前已來。多擇有功勳德望者爲之節使。昨者孫璹
忽除此官。臣雖素未諳知。未敢輕議可否。及制下之後。甚不愜人心。
孫璹雖久從軍。未聞有大功勳。曾居禁衛。亦無可稱。至於姓名衆未
知。有纔有才略堪任將帥。猶宜且試於小鎮。不容便授此重藩。豈惟
公議之間以爲未當。亦恐同類之內皆生倖心。況今聖君日明。朝綱
日舉。每命一官一職。人皆側耳聽之。則除授之間。深宜重慎。今孫璹
已受成命。未可遽改。[illegible]其可否。已後不可不審。伏恐

聖聰要知。

居易又論張奉國狀曰。奉國當徐州用兵之時。已有林政。及李錡作亂之日。又立大功。忠節赤誠。海內推服。近來將校。少有比倫。已蒙聖恩授金吾大將軍。以示獎勸。以臣所見。更宜與一方鎮。以感勸天下忠臣之志。以捍備天下姦臣之心。何者。奉國之事。無人不知。方鎮之榮。無人不愛。若奉國更得節度使。天下聞知。人皆為忠。奮勵雖不言。效忠勳。萬一若一方有事。一帥要忠。則麾下偏裨。競為奉國。亂臣賊子。未敢不息。一則明勸忠良。一則閉銷禍亂。聖人機柄。正在於斯。今奉國闕已百年。亦宜速用。事不可失。臣深惜之。然以奉國未曾為理人官。恐未可便授大鎮。若近邊次節度有要替處。奉國最為得宜。謹具奏聞。謹奏。

敬宗寶曆元年。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此事機。所聞劉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眾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迫於逆地。一將命甚輕。起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一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眾。褒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絹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常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議。

宋太宗淳化二年。李惟清遷給事中。充鹽鐵使。遂以帳式奏御。太宗曰。費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如何減省。即使我度。惟清曰。比聞管軍興之際。其數倍多。蓋以將帥未得其人。邊事未寧。也兵愈廣也。臣聞漢有衛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李晟。西北望而畏之。如此則邊事克。而支用減矣。望慎擇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所費用止。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今之西北。夷部與古不同。選用將帥。亦須隨今之機。宜韓彭雖古之名將。以彼時之見。御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今但得人。未可使如古。要之。此乃機事卿所未知之。

真宗咸平元年。右司諫孫何上奏曰。臣遠觀祖宗有言曰。時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蓋得其人則用無弱卒。戰無堅敵。失其人則禍有不測。宗社收焉。眾民所賴。其委任而專崇之也。故有築壇告廟。推轂若有推轂分閫而遣。若軍功爵賞。皆決於外。參佐掾屬。許之自辟者。趙衰舉郤縠於晉侯。曰說詩書而明禮樂。晏嬰薦穰苴於齊侯。曰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非謂其世家。皆拔材於匹夫之中。一旦之命也。歷代將帥。多出儒臣。不敢擢引。三代諸以來。漢之穀言之死。武有鄧禹。蜀則備有諸葛亮。晉有羊祜杜預。東晉有祖逖謝玄。苻堅則有王猛。後魏有崔浩。梁則有謝艾。隋則有高熲。至於唐室。協輔太宗。若郭元振之輔佐左右。狄仁傑之帥河北。裴度之平淮蔡。溫造之定興元。此數臣者。皆有尊主庇民之功。善始令終之德。一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洎朱梁後唐。以馬上為治。文武之柄。離為二。文者專治筆硯。雖言軍旅之事。武者但習戈戟。罕有帷幄之謀。交相是非。坐觀成敗。今塞北有未賓之狄。河西有猖獗之羌。偶未成擒。尚征此耳。夫專師不挫。上將伐謀。事權宜專。號令貴一。古者元戎之外。餘皆偏裨。悉禀節度。且無顧望。近代加以副貳。參以監臨。事有嫌疑。動相牽制。而為將者。又多武人。崛起軍伍。精通思不足以懷雜虜。威不足以御群校。且司馬之兵法。韓信之謀畫。亞夫之持重。關羽之勇。孝甫之遷遁而或險果而輕敵。燕虜假息。事皆由此。歷觀前代之備邊以雖

赫濟伐戎雖兵謀入或取贍於軍市或因糧於敵境或以包固居令
或以輕齎自隨而士皆宿飽師出無敵今有守把小國近攘諸番而
厚賂以結其心或反間而收其功不困已之士卒不竭已之饋餉討
此術內淡之熟則晁錯有言曰用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策故陳湯
因西和兵鄭吉之威任延發西域而匈奴敗未聞空荒之地使者寄千
動息如聞無須從宦審窺算國家士人之衆土地之廣已百倍於
若虜而兵戈屢動果能無事衛之首舉運交馳未能無倫塞之警且
故何哉蓋選將之術任人之道或有所未盡之也今之節度使皆古之
大行臺今之都部署晉之大總管將帥列衛至今猶帝虎支雲田等
使者蓋元戎之任無不統攝也原其責成之道欲使民不告勞歸有
必勝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也及近代始有供軍糧料之名雖軍將
之目使類既衆遂從無所司計者不知又難任將之將握兵者不惟

乘為執秉之苦群口交沸至相督責或排上言而實其威算前年中
覆而大費官錢陛下何惜上將之權盡通侯之印綬不於文資大臣
擇材委以節制而使此二虜時犯邊方唯祀與戎斯為大事唯名與
器必在得人苟而史張在今日伏願陛下俯開城府妙選公卿分
俾武人擅其權勿使中使执其事閫外之禮一以付之境內之租
賦權利一以與之使其有牛酒而犒軍有黃金而傾敵昔所謂監陳
先鋒之類咸取偏將為之仍令稟其節度采用是道曰无濫刺之纏
地濟獾之舊墟三年之內當為國家郡縣嗚矣利器不聽近臣迭往
不可同年語矣難者或曰利器不可以示人大柄不可以歸下此又
好杜之常談也夫為國者患賞之不行不患權之分保民者患邊之
不寧不患將之專苟得其人則可以寄社稷之重況疆埸之寄乎苟
非其人則州縣之職亦不可委況雄鎮之衆乎陛下若詔今之武臣

已久不可動搖故革自可伺其秩滿俟其闕至以儒將代之
類兵將其前勞改授近地凡文武參用與敵其除亦非聖朝創立此
制若徒以不殺之恩降已罰平昇闕下則竭天下以非常之請啟弄
兵竊要之心未濟無窮功厚利始在信史天其戎留此二虜啓發神
武待陛下而遂平蕩滅之不可稽誅如此之久也近事機要非小臣
所當擬然備位諫列受詔讜言苟此際不能盡竭狂瞽即尸祿曠官
甚矣惟幸惟陛下特達而行之
真宗時李迪為翰林學士召對龍圖閣命迪草詔然論請迪曰曹瑋在
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遣并州兼知其事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
唃廝囉欲入寇且闕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略諸將
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皇聖號發兵出豈於門耶
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數何對曰臣向在陝西略

方知小關書兵糧數備詢發兵令猶置佩囊中帝命自錄所目黃門取
紙筆其疏其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頷曰真所謂顧錄在夢
中矣未久唃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戰勝乎對
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之
勝迪曰唃廝囉兵遠來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吾
瑋動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吾用以知其勝帝益重之
時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御史中丞賈昌朝曰契丹許我
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之乃上言曰太祖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
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收其威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
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成算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近歲
任子弟飾得名譽多非勳勞坐取武爵折衝攻守從何自而
為至邊郡無事尚得自安自西鄙之擾士不練習將不知人又導

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illegible]
出閭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
舊恩倖之弊也。今楊崇勳李昭亮尚任邊郡。望速選士代之。方鎮守
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此擇將之一端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七

任將

宋仁宗景祐元年。通判許州富弼上奏曰。臣聞漢拜韓信。畢軍驚。蜀用魏
延。群臣皆駭。盡賈蘭為喜賀賤難為工也。北齊段孝元云。持大兵者如
螳盤水。傾在俛仰間。一故孫趙括。此豈得哉。魏元忠曰。今朝廷用人。類取
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本無幹略。趙奢之子括。少時學
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為善。其母問
奢何故。曰。死地也。而易之。趙若以為將。破趙軍必此兒也。後果有長平
之敗。而趙遂弱。令不預選將以備不虞。臨事而遣。是易之之甚也。古者命
將。君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又賜以斧鉞。使得
專殺。且用兵之道。主於威而輔以權變。若不得專。則威挫而權變隳矣。且
君不可制。次命閹寺之賤。置監之使。乘動不得專於備。何由望成其功。雖

甚愚者。亦知其難矣。古之試良將者。亦問以策。夏商時只中六卿。未聞專
統命介冑武夫可以集事者也。王者治天下。惟一柄。夫武之謂也。文武參文
以飾治平。而武以靖禍亂。然亦相交為用。故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國家文既富矣。武未甚備。臣請為陛下陳之。臣聞歷世為天下而患者。外
夷狄而內姦雄。二代以降。歷秦與一漢南北朝唐及五代。莫先亡宗社
無不出乎夷狄與姦雄也。今北虜結好。西戎請吏。暫安餘日。蓋在乎
府。夷狄之患姑未應也。若夫姦雄。則無世不有。但觀世事何如爾。
致教宣達。民心和樂。天時豐茂。國用充實。則姦雄不得志。於是蓄銳
而退。或在吏部。或在商賈。或在戎卒。或入仕宦。或游俳四方。政教虧
擾。民心離散。天時凶歉。國用匱乏。則姦雄得志。乘釁而動。出喪晉卒
夜作。聚仕實起游謀。撲戈一呼。群怨嘯聚。陵弃郡邑。擾亂臣吏。小則
有剽掠之患。大則致篡亡之禍。繫紫之有備。禦之有術。未始不由兵

也兵之勝敗國之存亡未始不由將也將得其人則安國常安危
復振失其人則安國亦危危國遂滅故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
安危之主也司馬法曰將不預設無以應卒太史公曰且欲興聖帝
惟在擇任將相晁錯曰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伏惟陛下承累聖
之業撫久安之運謂兵已戢謂將無用謂天下不足憂臣甚惑焉故
敢以上之四事為請昔者莊憲太后稱制明不外聽專於近習而政
大壞紛然無紀莊憲既往陛下一更大變遠宦寺罷貴戚邪佞既屏
紀綱漸整求諒直之士納諫諍之說自謂若莊憲時事則美矣若
夫紹祖宗之遠業為治世之徽烈則陛下試自審政事果無所損者
乎此一也國家用度至廣殆求無節賦稅過太半之數徭役有竭作
之苦民本無求於公蓋自出資糧耕田鑿井以養父母妻子而百計
歛之掾取刻骨及有不足窮於飢寒則未聞開倉廩以賑給不惟賑
斂無所叉役而掊扑以求奇殘之賦鉞或假貸多不及所皆滾錢鉞
殘之餘是有假貸之名而無其實四方愁怨則未生戚則往為民心
果無攜貳者乎此二也前二年江淮大旱永興皆竭民十死八九今
年京東西河北河東關右西川大旱一如江淮但死者差少然生今
未息是舉海內盡罹甚害荒儉之極近世以來未之有也城邑屢廢
荊棘編野物價翔貴人無救色天時如此陛下以為果無所救者乎
此三也古者國有九年之蓄曰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者
謂國非其國今天下郡邑除備遇數郡其餘率無三年之蓄蓄者不
能備一二年國家居常小有費用必令主計者幹辦移用始可以足
今年京東大歉發使語江淮括三十萬糧以賑之江淮由此國已窮
甚賤自不足安有羨利以及於它哉今幸天下無事無干戈之費但
賑救飢殍尚已未能於空虛之地若不幸干戈暫起興眾十萬之衆日

費千金即不如使執事者何從而得之惡用如此陛下以為果無應
之者乎此四也臣謂四者既如是則陳勝吳廣今之姦雄已得志矣
但未動爾設或一旦有出於敵捨商賈舊文卒嚴仕宦起潢池弄兵山
荒之浅之民也結山林焚萬戶屢陛下直於此時始欲遣卒
命將謀定謀之恐驕不教之士當必死之鋒臣為陛下危之焉一面
北二邊素恃嚴約奉雄倚於內戎狄撓於外雖伊呂復生臣恐亦不
能為陛下計矣為今之計莫如選將預備之令選將之道雖粗有待
令武列制科武設武舉然皆法度繩欽必未能致特起之士何則應
制科者必第為賢良方正材識兼茂取為將帥達奇之名蓋今人重
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者欲使雖其對必求聚良須時之事為問
故今所習不專為有用之學既又限以日刻責以文多設有應者視
日足文之不暇其暇究極韜略遠動謀猷哉武舉者躍張馳射備於
卒伍所得麤毒鄙陋固不敢望得異士但稍能獎勵有廉恥則爲肯
為卒伍之事乎臣不知國家立此二道始欲示風采耶必欲得將帥
耶示風采則可如必欲選奇傑為將帥譬喻四方則非臣所知陛下
求相臣即自布衣考文藝試於州縣然後升之朝廷列於要官館閣
及群有司驗其行實才幹為最者則躐之為相至於求武臣自三班
及諸軍缺補宗者為步騎都指揮以至登極清亦自有次第一二
者頗為得術而獨於將帥不知術焉豈不謂武臣者使可為將帥焉
苟如是卒然委以重兵托以安危則正明所云可謂寒心誼所云
可謂痛哭者也臣請詔近位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
有威否曾鍊武略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
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謗有才者亦遺矣舊祿要高
顯觀守細行者於事無益於急無用既而召置闕下量與選擢以

其品位任於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勵。且以觀其能否焉。或自書策
則取之有處。選之不疑。與夫臨事而命。命而不求。更相選之。雖然備
令一時之用則有餘。必欲垂永久爲不易之制。陛下復自然。且於太
公廟建置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咸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
縱其討習。勿復禁止。朝觀夕覽。無一日離乎兵戰之業。雖四小果臣
不信也。夫習必前諸太公孫吳穰苴之術。亦猶儒者治五經。捨之則
大本去矣。今陛下設制科武舉。求將帥之才。而反禁其所習。一書令
學者何所師法。若舉其所習。而責其所立。是由諱韓盧而求其獲
驥足而望其騁也。不亦難乎。且國家所禁者。豈恐生變。臣歷觀自古
倡亂。如秦末陳勝吳廣。及隋末十餘輩。皆崛起春智而本亂天下。其
必謀姦計。蓋順民好亂之心。亦豈盡曉兵法。或勝敵哉。禁之今書
之家往往皆有。假使嚴私室熟習。如韓彭蘇李。陛下何由知之。是禁

之適足自禁。不能禁人。不若不禁之愈也。必未能行於天下。且可行
於學中。亦命雜讀史傳。令傳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助兵術。昔晉文
公謀元帥。以郤縠聞禮樂敦詩書。乃命將中軍。漢明帝時。期門羽林
之士。悉令通孝經。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宜學問自開益。蒙曰。軍中日
苦多務。不及讀書。權曰。孤豈用卿治經爲博士耶。當涉獵見往事爾。蒙
乃就學。自餘偏將固亦不少焉。兵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中年一校。
三歲大比。當雜問兵術史傳之業。才者出試之。不才者尚許在學。是
國家常有良將布於四方。戎狄姦雄。知我有大備。安敢輕動。動則威
之。軍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又曰。不戰而屈人兵。此其
要也。
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馭將之道。置兵之機。繫天下安危。爲國
之大事。臣實愚陋。罕識其術。竊按前代之載。用觀英主之

較量之勢。考其得失之迹。最爲得策者。惟在漢唐。漢定天下。置材官於
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後平百粵。更增七校。其有四夷之事。設授
中尉之甲。入卿出將。無文武之常任。因事立號。無名職之定稱。故五
營六郡之旅。事平解散。貳師下瀨之官。功成輒罷。而將軍奉朝請矣。
是以於漢之世。無弄兵內侮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裂。重兵在邊。
將擁武強。自執權柄。國從外理。故撥亂接理。顛危相逮。唐氏一統。乃因
隋制。內設諸衛。以處武臣。外布府兵。以隸諸衛。四方有寇。遣將出討
調兵于府。定事而出。就罷而歸。將軍執事。夫郡縣有守禦之備。窮是
無擁重之臣。不私於財。不費廩給。國力充實。民用家足。本末相稱。表
裏相權。誠天機神算。平康之道也。至于景雲之初。始立節度之號。以
捍邊鎮。以寵勳臣。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得以專事專殺。而方面始大
及明皇天寶之末。舍裁不虞。邊功競進之將獻謀於恢拓。當國最殷之

臣務事于寵利。兼遂開邊之議。四夷覬覦。年歲於役。邦財空于上。材
差中原。兵勢折之虜而北。兵非守函谷矣。由是傾兵悍將。連衡接蹤
東擊西處。削隣兼敗。更相奮起。戎自其苗。生民焦灼。勤郵兵穀。五代
之後。中官得政。行軍始於唐國。亦軍容自于朝。搆縁宗。亦與元置守
尉於神策。兵權國命。盡在北司。兩蘭錡其子黨方盛。節帥參
自貽戚至有市井負販之夫。豪強廝養之賤。所務和取千里。結附而
得適都至于貶利于宦權。法使之如。姑息假借。養成驕尊。若在天祿。如
彼其貪饕以居。爲故唐氏之基。國終爲藩臣所傾。昆古之賢臣。在國
則爲相。在軍則爲將。商則列御佐升。陑之代。周則尚父。傳渡置之師。
姬旦東山之征。以魁淮奄。孔子夾谷之會。以折齊萊。漢高大之朝。令
相於諸將之列。武官之秩。將軍爲執政之官。留侯漢祖之謀臣。未嘗
親矢石。而光武之元會。本則理亘。孔明處士也。西據荊州。建節

二分之勢。元凱書生也。東平呂蒙咸皆一親之著。江左五朝。兵官才
重。二衛四軍。五校七郎。皆選朝廷清望之士。譜牒名望之流。今曾武
人非所願也。唐初大臣入為二公八座。出為行臺總管。故自三代而
至唐氏。莫不合兵農而議政。通文武以命官。是故兩有制勝之術。何
必擊刺之伎。乃為勇。爲有經邦之道。何必章句之學。乃為文。若夫積
是濬以精選階。舍走之勤舊以救死為武。以引強為材。贏股肱而決
射御。程軀幹而角健捷。此所謂匹夫之敵。一隊之長。又豈將之云乎。
又若樞密之名。近由大曆置於宮闈。未列朝從。凡中外臣庶上封論
事。于軍國。恭未宜行。則請之樞密。兵亂之際。機務頗多。乃用士人。使
專掌職。五代後唐已來。始更崇重。與宰司分總文武。號之兩府。屬庸
夫。欲論致理之要。請太平之策。莫必先在乎一政事。達文武。合兵農
而使天下之務可成矣。如曰未然。則漢唐之盛。終不售況四三代之

道。幾臣案事迂。鄙眾少諳其難。用於通識達慮。知治道之本者。必有
是乎臣言者也。
張方平又上疏曰。昨戎使蕭英等回。朝廷廣置北塞。添增兵節。事事
為之備。然所遣將帥。未盡推擇。臣聞之。軍志善待敵者。先行其不考
也。當為不可勝。恃我有以待之。故賊雖堅。兵雖眾。財困論。終有解矣
非其人焉。是情已。故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惟陛下念茲哉
哉。即戎騎越封略。使楊宗懿在鎮定。夏守贇在瀛州。劉渙在滄州。
張者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雖愚夫童子亦知其必敗事也。且朝廷
非不知宗懿等之不足使也。迫於用人之常體。懽然而遣之。爾必欲
上寬倚注之憂。下為眾論所信。自非已試之効者。不足賴也。勢不得
已。莫若且取陝西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路從一兩人。
覽自西鄙用兵已來。三年于茲矣。功將士如青等者。嘗得一到京畿

仰望天顏。若以此為名。召之赴闕。量其材略。稍遷用之。迺崇勳要之
奉朝請。議者必謂西北大事。若青等被召。必恐西帥有辭。且陝西四
路各據千里之地。連城數十。官吏將佐以十計。勝兵衆多。豈不能選
練偏裨。日以為用。一旦天子登一小校于朝。而讒為變。君體國者義
不如是。及在盛夏。邊未有虞。尋遠致之。比當給使歸本。而盟好不渝。
即各還之本路。若大舉南向。且使分捍北方。事機所懸。乞賜裁察。
知諫院司馬光論張方平狀曰。臣竊聞近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
秦州張方平承信邊人虛稱西夏點兵侵犯邊境。惶擾失度。閉門秉
城。移牒諸路。彙兵自救。未與以西軍為皆被抽發。使近邊之民轉相
驚動。關隴騷然。仍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按者皆無事實。方平
身為元帥。擊一方安危。舉措茫然。眾所驚侮。今乃怯懦輕易。一至於
此。萬一疆場實有警急。使方平當之。豈不敗事。臣竊恐戎狄聞之得

以關將帥之淺深。益有輕中國之心。非所以壯皇威鎮殊俗也。伏望
朝廷治方平之罪。嚴加譴謫。更擇明智沈勇之人。以代其任。庶幾國
家屏得禦侮之臣。可以高枕矣。
司馬光又論張方平第二狀曰。臣先於今月十四日上言秦鳳路經
略安撫使張方平怯懦輕易。乞更擇良將以代其任。未蒙朝廷采納。
臣聞將者成敗之機。安危之本。固不可以任非其人。今方平舉措乖
脫。震動一方。傳笑天下。不才之跡章灼如此。而朝廷猶稱嘉包含。一
無所問。臣恐戎狄聞之。皆有窺窬之志。吏士觀之。皆有輕侮之心。是
國家重惜方平而輕棄秦隴也。凡將帥能否。患在不知。既知其不能
而任之如故。臣誠愚憨。深所未達。議者或以為方平雖失於倉猝。然
止於過為備禦。若從而罪之。恐自今守邊之臣聞有寇至。皆不敢為
備也。臣竊以為不然。所謂為備者。當平居無事之時。簡其將佐。訓其

士卒，嚴其壁壘，利其器械，審其間諜，遠其斥堠，使朝夕之間，常若疑至。如是，則雖有狂驚之敵，不能犯也。萬一犯之，可以安坐而制之耳。何至狼狽如是哉。臣聞方平在秦鳳，專以責倨自處，下情壅而不通，自門墻之外，皆可欺也。況於兵民之休戚，戎狄之情偽，方平安得而知之。是以一旦承信屬羌繁敵失據，內驚諸郡，上動朝廷。此而不責，典刑安用。臣所以活臣獻言不已者，乃責方平之無備，非責其為備也。伏望朝廷察臣前後所言，明治方平之罪，謫之遠方，以儆封疆之臣，使皆致力為備，弊不敢驕傲慢弛，如方平所為也。

又論張方平第三狀曰：臣先曾上言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張方平怯懦輕易，乞更擇人，至今未蒙朝廷施行。臣竊聞拓拔昊非年盡實長倡狂悖乎常分之外，遠求無厭，董氈山帕校待起，其又見朝廷官爵不滿其意，頗懷怨懟，與契丹結婚，陰相表裏。此朝廷所當旰食而憂也。秦州居二虜之交，為陝西四路之首，軍馬民夷，最為要害，而以怯懦輕易之人守之，是委羔豚於虎狼之蹊也。臣竊為國家危之。況方平其從材識素無所長，止以文辭致位至此，義檢貪穢，士論共鄙。今不可使之守邊，事狀昭然，而朝廷掩覆其過，曲加保全，愛一人之失一方。臣竊以為過矣。伏望陛下不以逆言為細而忽之，速治方平之罪，嚴加譴謫，更擇沈勇曉兵之人以代其任。不然，必待有變，然後易之，則禍已深矣。

寶元二年右司諫韓琦乞許邊臣遇闕朝見狀曰：臣竊見朝廷近來每於外任，就移臣僚往沿邊要害任使，內有路由京師經過者，多是陳乞朝見，例各不蒙允許。豈非朝廷以乞朝見者只是欲陳乞恩澤，希求錫賜，遂一例不允其請，只令將所見入遞以聞。臣竊以臣僚久在外任，必有艱苦，冀得一望清光，問陳本處事理，既周盡事[illegible]

下亦因而勉之，責其效命，則必捐身忘死，思有以報陛下寵遇之厚。若或別有陳乞，亦在朝廷詳其可否，然不容其僥倖。況今西陲設備之際，以此移赴邊任臣僚，自當詔令入對，慰而遣之，豈有邊臣到闕不面天顏，使其內懷情阻遏，甚非國家撫御將帥之術也。臣欲今後就移邊任委寄臣僚因經過到京，乞朝見者並賜許。若因此妄有陳乞，即乞在朝廷斷在不行，豈可防小故而失於大體。臣兼聞見有新差知渭州張亢經過到京，累狀陳乞朝見，未見俞音，亦望特賜允可。

康定元年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奏曰：臣聞穰苴出師，首誅莊賈；孫武教戰，先斬寵姬。當事而行，未嘗稟命。蓋將權不可以不專，軍法不可以不峻。所以攻必克而戰必勝者，用法嚴也。自古有將權不專，軍法不峻，而行師必勝者，未之聞焉。臣切聞去歲以來，用兵西鄙，或有禁軍小校臨陣而先退，遇敵偏師望敵而不進，而統帥之臣即時不行軍令，悉以事狀上聞，皆令鄰郡置獄取勘，下法寺詳案定刑。臣以謂夫閫外之制，軍中之令，臨事不假稟命，不威豈曰軍容。夫見戰退後，恐推劾之際，援引校量，萌其苟免之心；奏報之間，淹延時日，啓其幸生之路。殊不知此亦使令稽誅，無以勵眾，乃是師驕兵惰之漸也。臣不知朝廷所用將臣，必欲不令專制，恐上稟於宸算，不復不知將臣不能用軍法，皆取則於朝廷乎。儻朝廷用將而不令專制，則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古之遣將也，君推轂而命之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此非徒然也，蓋委任責成之道，不得不爾。今而輕之，故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苟將臣不能自用軍法，則臣所謂廢軍中之令矣。人之常情，孰不畏死，驅蹈萬死之衆，冒矢石之衝，刑之不嚴，何以督戰？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豈非嚴刑故

對敵而任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以什任之長而得專殺而統帥之重不能誅一小校以爲士卒故臣以謂閫軍中之令矣。議者或曰今所遇之寇未爲大敵所與之師未至深入軍中之法未可專用將校有犯所宜奏裁。如議者之言臣以爲邊兵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且狼狽先逃遇敵不進。儻遇大敵深入而將校有犯必須上聞則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軍而後期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惟以習戰而衆笑戮其君之寵姬亦未嘗棄要而先啓。然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孫武穰苴皆爲名將者委任專而法素行也。以區區霸國猶知任將之道豈堂堂聖朝不及于況且國朝著令凡本軍將校有違犯者則施於軍是無事之日境州守戍邊郡屯聚則用之可矣。今羌賊亂常蜂蠆有毒防邊之兵逾數十萬將權不專軍法不峻則何以禦之。臣伏望陛下出自宸斷稍

假將權。凡有偏裨小校臨陣先退望敵不進如此之類罪犯灼然但合該軍法者不須置獄。並許本部統帥對衆便行軍令訖然後奏聞如此則師衆畏威進退從令或守或戰必有殊功矣。兵者國之大事陛下於廟堂之上與宰輔大臣計之審矣。豈容踈戮無督輕恭然臣畢之寇畧。職在司聽。苟有見聞安可緘默陛下勿以臣之此言徒習老生之常談耳。逆忠而不言臣竊忠之。任將治兵之術何莫由此道也。愚者之慮幸賜采擇。干冒旒冕。

文彥博又奏合邊帥練兵約束諸將曰。臣切見自慶曆初陝西四路之兵逐路始分數將每將馬步不下三二千人各自訓練務要精熟兼得兵將相諳使喚之際盡知人人所能則鮮敗事。近聞諸將多不和同。大帥罕能統制。故閫部分各立異見寬猛之節不得中道。猶慮紛然由此而生。師克在和有異於是。況乞嚴戒逐路大帥講求置將精加訓練約束諸將務在和同兵聲稍振邊寇自畏。

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爲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內虛朝廷勢弱事有萬一無以枝梧今軍帥皆用非其人禁兵驕墮不可用朝廷自以爲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宗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裔遣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敢狂悖今年元昊來有請求者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者君足少增國威則哉

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屢辱奈何自中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豈無一人者非其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才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无爲乘畫試罪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因天下而敗於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盡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賜采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來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得當今之大患臣亦常有愚見欲條陳者必講求庶可參酌臣伏見唐及五

代至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同，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此一伎勇必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為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為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較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為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千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為萬人之將可也。而有伎勇不足，而才識出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定。然後別立軍名而為階級之制，每萬人為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食天下。比夫以無功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逾遷以補至于校帥，皆是凡惡庸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大伎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比之為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法耳。如捍邊破賊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

歐陽脩又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曰：臣伏見朝廷近自河東移李昭亮為鎮定高陽三路都部署，竊以北戎詭詐，必興國家為患，北面之事，常須有備。此一事，陛下聖心久自憂之，執政大臣非不知而憂之，天下之人共為朝廷憂之。李昭亮不才，不堪為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久自知之，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當者，或為小事而忽略，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至乖錯者有焉。未有以天下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卒繆任以非人如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闕都部署，而目下無人，以昭亮塞請，而欲徐別選擇，不過如此而已。然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患因循，應急則草草且行，纔得使不復留意。只如今秋用郭承祐於鎮定，以非才罷之，當時應急且以常[illegible]一作德與為鈐轄，闕都部署一缺，本待徐擇其人，臣初喜朝廷必能自此精於選任，經今數月，何曾留意求人？一旦昌言奏來，又遽昭亮且去。今乎時無事之際尚如此，不能選人任用，若一旦倉卒事動，更於何處求人？故臣謂朝議欲徐擇人而代昭亮者，乃虛語爾。方今天下至廣，未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材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材，爭至憂危，苟為僥倖。臣思朝廷所以乏人任用之弊，蓋為依常守例，須用依資歷級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可用。古人謂勞於擇賢而逸於任使，今人既難得求之，又不勤於其自來，何復可得？臣累曾上言，乞立選將之法，未賜施行，又曾言乞於沿邊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無何公選不材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何及之？伏望聖慈出於屢斷，其李昭亮早令兩府擇人替換，仍早講求選將之法，未求大將，雖難卒然而得，即乞於沿邊州軍選擇州將，近下資次人[illegible]北伏姓名稍遷，始曰[illegible]

外之士已共憂疑矣。其未動之間宜作先。時之備。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惟陛下為社稷之計深思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歐陽脩又論郭承祐不可帥真定劄子曰。臣伏聞朝廷用郭承祐為真定都管。臣自聞此除改。夙夜思惟。國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推尋朝廷處置。卻天下生靈。細思厥由。其失安在。蓋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必知小人。付以重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令或問於大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若欲害人言。則必曰。前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臣亦嘗聞此言。每退而嘆息曰。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求之爾。今不肯旁求以選擇。越次而用。但守常循例。雖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不悔。復人復然。至如葛懷敏。頃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別未有人。難為換易。及其戰敗身亡。橫屍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人用。臣謂今日任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況如承祐者。庸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頃在澶州。只合禁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臣謂朝廷非不知承祐非才。議者不過曰例當敘遷。別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說爾。方今燕虜狂悖。構禍已見。中外之士見國家輕忽戎患。號武此方。人皆獻言。願早為備。忽見如此除擬。誰不驚憂。前六符之來。朝廷忍恥就議。蓋為河朔無可自恃。難與速爭。須至屈意為和。少免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精意。將以先為禦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輕任小人之日。且其郭承祐狀乞早移鎮一不用兵處。如此則或召還。則與一閑慢職。或若欲錄其勤舊。使其處思之恩。閑官厚祿。足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為。則天下幸甚。

[illegible]為道很不可將兵劄子曰。臣風聞河東近日累奏事宜。據得其賊馬集兵馬。伏緣昨來張延壽議和之際。尚有朝廷未許事郎狂賊因忽出兵。即三路邊防皆合設備。伏見河東都部署明鎬雖是材臣。未諳戰陣。副部署趙振人品庸常。全不知兵。只是好安結沽買聲譽。所以不因功業。濫至將帥。前在延州。遂致敗誤。雖行責降。不及幾年。卻授兵權。全無紀綱。其人少壯。尚不堪用。今又年老病患。全然不堪戰鬥。一旦臨事。必誤國家。經曰。將者國之司命。今陛下安危之機。繫於將帥。而河東一路無一良將。只有趙振老病一人而已。細思此事。大可寒心。尚有誤事。事在朝廷。其趙振伏乞速下本路體量。如或實老病不任。即乞罷歸散秩。別委將臣。緣以河東一路兵馬極重。豈是養病將之處。西北二虜為患如此。亦非趙振可當。若使臨事敗誤。悔之不及。伏望聖慈深思大計。無惜一老病敗事之人。

仁宗時。歐陽脩知諫院。又上疏曰。臣訪聞岢嵐軍昨於四月中捉獲逃走萬勝長行張孝虎置、張貴、李德等三人。並係禁兵。本軍勘正法司檢用編敕等。軍判錢諾五百文。逃走捕捉獲者處斬。詰奏其張貴等並依法處斬訖。本路轉運司檢會先降令敕。春夏不行斬刑。合決重杖處死。執駁本軍不合斬。見差嵐州團練判官劉述取勘岢嵐軍使朱允濟等。竊緣岢嵐軍地接西北二虜。正是秋冬大屯軍馬之處。若管軍將卒斬一逃軍。卻遣勘罰。則無由號眾。漸恐兵驕。況重杖與處斬。俱是死刑。無所失入。運司守令敕。執柔雖執常科。兵官以軍令斬人。亦是常事。況朱允濟等勘成公案。亦不過得違制失刑名。論情定罪。所犯至輕。沮將帥以長兵驕。其損不細。伏乞朝廷只作訪聞。此事特降聖旨與免勘劾。所貴沿邊將帥知朝廷委遇之恩。盡心效用。兵戎畏肅。不致驕惰生事。謹具狀奏。

歐陽脩又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曰。臣 邊臣張亢近為

使邊公用錢。見在陝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關狄青。會隨張亢入界。亦已見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謾。不過失於點檢。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苟一言不合。則寇兵為患。必至侵邊。謹備邊防。正藉勇將。況如青者。無三兩人。可惜因些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為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為得計。伏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於邊臣本無干涉。蓋有愛惜。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鞫。一旦之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賜寬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要藉之人以能赦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

慶曆四年。參知政事范仲淹奏曰。臣竊聞國家置武學以來。未有人習藝。或恐英豪隱晦。恥就學生之列。儻久設此學無人。可教則虜外人窺覘。謂無英材。於體非便。欲乞指揮國子監。不須別立武學之名。如學生中有好習兵書者。令本監官員保明。委是秀良之人。即密令聽讀。臣切見邊上甚有弓馬精強。諳知邊事之人。即未曾習學兵書。不知為將之體。所以未堪使喚。欲乞指揮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於將佐及使臣軍員中。採選識文字的有機智武勇久隨可以為將者。取三五人。令經略部署鈐轄司參謀官員等。要與講說兵書。討論勝策。所貴邊上武勇已著之人。更知將略。或因而立功。則將來有人可任。即不得虛張多數人數。

守時范仲淹又奏乞減武臣兒提刑。又令樞密院三班選人進呈

奏曰。今西北二方交困。中原驕盛如此。國家緊將實在三邊。不惟戰將之人。其知州知軍并駐泊都監大寨寨主。常要有心力人勾當。方可主兵爲要。緣蕃部屬治城寨體探事機。今來諸路提點刑獄多占卻心力使臣。或邊上倉庫要人。終是怯懦不堪任使。欲乞特降聖旨。諸路提點刑獄。除川廣福建路依舊差文臣武職相兼外。其餘路分只令文資幹當。卻留武職。揀選少壯有精神者。並與三路邊上差遣。令慣習邊事。或年甲雖高。素有心力。本非衰老者。亦可充邊上知州軍駐泊都監勾當諸般事務。如無精神心力。則是不材之人。豈堪為按察之官。並諸部下。因此使可選入閑慢差使。庶免取笑四方。仍乞委樞密院。除選揀上項提點刑獄使臣外。更常切於武臣中選人。及令三班院亦常選人。每月一度。具選到人姓名聞奏。引見累治。逐次邊差遣。所貴邊上多得有精神心力之人。既久於其事。則漸增諳委。緩急可用。此乃養育將材。禁備賊寇之要也。至於川廣荊湖邊寨之處。亦乞量選知州軍都巡檢等。以鎮撫邊界。存活生民。

范仲淹時為陝西經略安撫使。又奏曰。臣等竊見用兵之際。諸軍內若有指揮使員寮得力。則不惟訓練齊整。臨陣之時。各節將領。其下士卒方肯用命。若人員不甚得力。則向下兵士例各驕惰不受指揮。多致退敗。顯是軍氣強弱。繫於將校。今來邊上諸軍人員。甚有年老病患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見闕人數不少。若不早行選擇。則恐將來臨陣誤事。臣等欲乞朝廷於都知押班及近上內臣內選差諳歷邊事者三員。內二員往陝西路。一員往河東路。計會逐處經略部署司。為兼管勾駐泊就糧諸軍人員司共揀選。如內有年高腳手沉重并疾患尪羸不堪披帶。及虛憊全無精神不能部轄者。並開坐申奏。內已駐泊人員。一面發遣赴闕。別與安排。所有就糧指揮

入員即更於逐人名下各令指射願管廂軍去處聞奏仍勒在本營
聽候朝旨候揀選畢即據揮見闕人數使於諸軍十將以上揀選
曾有功勞者并武藝高强得力之人升一兩資揔帖推管候將來轉
員都依本資敍遷所貴將校得人士卒增氣
仲淹又奏陝西主帥帶押蕃使職曰臣竊見環慶路熟戶蕃部約及
二萬人內只蕃官一千餘人各有請受每人惟有料錢□無月糧衣
賜所費少於養一騎長行兵士皆能辛苦熟於戰鬭如撫馭之間恩威
得所尤可防托邊界緣得兵馬今來環州种世衡原州蔣偕撫馭蕃
部家有長久緩急可以寸集使令致乞朝廷先放此二人兼管結蕃
部使所貴激勸邊臣於熟戶用心專加撫馭緩急使喚漸可減得戍
兵萬數其四路主帥亦令依舊將帶押蕃部使
皇祐四年直集賢院劉敞奏曰臣聞朝廷以狄青宣撫荊湖經制盜

賊而議不置副臣以謂不便或曰置副而使中人爲之臣又以爲不
便臣聞上古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爲之設介二參佐非獨以紀綱
廣謀策而已亦所以謹大事備不然也今拚數萬人之衆遠四路之
廣節制萬里吉凶所繫而專車臨之孤枝獨立掉有疾病不虞之虞
無所依托莫相維持非計之全也狄青起於行伍而遷位近天下誠
未見其美方以盜賊之急拚兵而出故人人想望風采願聞成功宜
得正固幹略之臣參議其事設以中人爲之必大失事望是以亦隱
非朝廷之光也臣故曰議不置副不便置副而使中人爲之亦不便
此臣所以爭爭也蓋先事而言者常若迂闊後事而言者常若不及
惟陛下留意愚見謹重軍旅之任
仁宗時蔡襄上奏曰臣切見唐代宗德宗朝吐蕃屢侵邊境是時唐
帝在長安勢大力衆大臣如郭子儀李抱玉渾瑊馬燧總大兵巳鎮邊

境猶命馬璘李元諒守涇州張獻甫楊朝晟李晟守邠州郝玼守渭州
分扞虜勢是邠涇兩路自古爲西虜之衝而長安之所恃以爲屏蔽
也今事之勢與唐不侔而涇原邠寧朝廷命帥雖以秦與延州二帥
遙領西路安撫之名爲一道都有警豈能遙制乎據應變以破虜生
臣請邠涇二路當擇帥臣使其勢若鄜延環慶之重勵兵訓卒待虜
之至而破之此制勝之術也
蔡襄又奏曰臣伏見數年以來北虜觀我事勢且有因緣虜之端朝
廷大於計謀抱忍意依違之虜然異日責望自任當移盛衰之期
若朝廷處置得宜能反弱爲强之勢方今虜衆於雲州與集河北業
天下安危深思作措之方盡在得人而已臣切見河北鎮定都部署
李昭亮雄州孫存雄州王德基滄州李昭述等或居要郡或總重兵
假使智能盡展服於人猶恐計慮或見輕於虜而況掊斂名無恩愛

任非人而令列在邊防得不取笑夷狄李昭亮張存李昭述王德基
伏乞速行差替朝廷若以皆無過不欲非時改移只請擇人之類
情不願生民之禍患若以無人可使姑日苟安侍從文武之選同國
家休戚之計慮才委任必濟艱危伏望聖慈深於審處
知制誥范鎮上奏曰伏見寶元慶曆間用兵伐元昊而兵之積於陝
西者數十萬人天一英才皆聚關中然未嘗有尺寸功者橫山爲之
限也元昊大入則大勝小入則小勝每戰得志者橫山之人爲之用
也橫山之人爲之用然之以厚利而盟之又如只號爲國主豈得已
哉此忠臣義士嘗憤而不可忘者則前日种諤之舉發於忠義也號
兵二十得其衆數萬馬牛二十萬拓地百餘里至綏州而城之不旬
月間壘壁樓櫓倉敷府庫兒戰之具無不皆備亦可以言才矣而議
者以爲不中覆一言毀之今謂下吏事在不測臣有所懷不敢不陳

且插山之人，苦諒祚虐政，未為之用，欲內附者久矣。昔先帝嘗欲經營之，其志未就。陛下仰先帝之志未就也，屢召邊臣與之計議，則朝廷雖不中覆，奇無罪也。議者又以為待夷狄不可以失信，與時山遇詣延州告元昊反，知州郭勸執而還之，可謂不失信矣，而元昊殺山遇卒反無改。是夷狄不足以信待之也。迎者諒祚□肖附掠邊，既拒使者而不納，又寇大順，反迹明矣，朝廷絕其歲賜，□□謝之，乃甲辭稱臣，謝過伏罪，是豈真稱臣哉，直以其國中飢□，□□歲□使詔不□其驕衆亦厭兵之甚矣。然受之已足，宜賣其□□□之□快邊人之心。且夷狄之性畏勝而侮敗，今諤已可使之畏矣，而議者乃欲殺之，是沮是臣之立功者，而為諒祚執仇也。世之論者常病無將，非無將也，但御將之術太拘耳。陛下試觀寶元慶曆間事，則諤今日可以為將矣。昔者魏尚嘗有罪於漢矣，文帝感馮唐之言，而赦出之，尚卒立功。

顧陛下論文帝之心，感臣之言，赦諤使還領其衆，以捍塞下，必獲立魏尚之功於此世，使臣得為馮唐幸矣。

監察御史包拯論邊將上奏曰：臣近者累曾上言，以河東乃邊將帥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其代州尤不可輕授。緣代州與雲應等州相去至近，路又坦平，昔今最是難控扼之所。太宗朝以驍將楊業守之，業殁，以給事中張齊賢守之，其慎重用人如此。自後邊鄙無事，然亦用武臣中有材略者。今朝廷委任鄭承祐，必恐敗事。緣承祐累任無狀，朝野共知，物議喧然，以為不可，且北虜請命歷年多矣，然恩遇則生驕，安久則忘備，理之常也。況西北二鄙，同為寇患，□其連盟協勢，以為中國之患？以今觀之，事端已兆，廟堂之上，尤宜寬之。未萌而為國家統意而遠慮也。今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當考以應敵制勝之策，詢以安邊禦衆之宜，觀謀畫之瑰奇，察動之方略，當者擢而用之，則取人之要無大於此。況河北河東同時地震，變異如此，不可不懼。臣先進劄子言之頗詳，其承祐欲乞早令召還，別用能者，沿邊守將長慵不勝任者，亦乞速賜移易，若不預為之具，設急闗之則無及矣。惟陛下特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諫議大夫夏竦上奏曰：臣聞將者人之司命，國家長慮，將帥之任，非材不居。求材之道，斯為難哉。若以鬚首胖肋為壯，則賁戟非角鬭之戲，以巨軀大身為勇，則逢蒙非飲食之場，以彎弧挽劒為勇，則上將非一人之敵。以道途故舊為恩，則三軍非懸譁之任。在觀其器能，察其性情。輕者易恐，躁者易挠，狠者易激，疑者易動，貪者易誘，弱者易拙，剛者易誤。況其材不同，而其任複異。任文儒則懼其畏懦，任英武則防其敗危，任剛勇則慮其寡謀，任儒靜則恐其敗事。是則擢貞萬

里？殊無將業，豈其選任拜之良規。但趙括之大言，多不氣戰，昧今古孰知成敗。春秋御衆為將教詩，聞禮戰國孫吳論兵，又動辭求。漢與衛霍趙充國，舊邊塵積。魏晉諸葛武侯杜預羊祜，唐李靖郭元振裴度，或立戰功，或為名將，觀其武略，抑資文術，以是而□，可否自分。□事元戎，後之法則。但能精選文臣材略，智勇若多識□，賢事須必貢邊要機密，授之斧鉞，臨事可裁，然務選英雄列為禪佐，以方伍謀，翰急相與謀者足以制敵，勇者足以冠軍，二者有方，則師律正矣。

夏竦時為陝西經略安撫使，又上奏曰：臣聞古者將帥受命於廟，受賑於社，王者遣之，則跪而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賜以旨鉞，不身殺戮，故三軍將佐，咸相仍，後代自疑，多輕兵柄，恐其末大本小，臨事難為制禦，斯皆流捕蟻蛛，邊圖罕若。皇綱解□，擢任非人，□多跋扈之臣，鼓有陵邑之將，若朝廷有序，邪佞不生，□使專閫出師

執政遷圖不軌猶未往事是有成異樂羊伐中山魏文侯示其謗書三篋條侯屯細柳漢太宗為之按轡徐行在君臣相契故功業易成將以軍法行師主命有所不受制敵無化無方難可校之成莫若有速如風雨未測如神三軍趨利而行豈當千里請戰用將之道歷代攸難今則邊臣武師操履責輕俸給之貲月羨千萬歌舞教鶴樂極品流遷都之上戰陣之前外無殫殺內多畏懦不知奇正豈識之哉解交伐謀之計攻分戰守之利祥直遲速之勢皆有所施為摧鋒兵壘先合中貴之官送訪參謀之臣鳴鼓而行按旌而列雁則違兵無則要城以是制戎終無奇效近年二將俱坐違期顛失國威致取胡戮而大者不及誅夷小者尚分處牽縶今敗人無罹死之變無夜參生有無告之冤誠當選任賢良純其節制法漢高之將將推英武之意心委以致權責之成效據以古禮用其便宜授事功成違當要以賞

殲之蠻汪意不回開以丹青之信是則百萬之衆可以見務夏服之君可以成衛[illegible]

侍御史趙抃上言曰臣聞古之先見聖人所以知來謀備不處浩世因而無悔朝廷之設外塞帥府之提要兵不唯用政術以安吾民抑亦修武事以制他寇苟曰稱職則一方何憂我非得人則為國生事伏見京東路青鄆二州知州各帶安撫使其地控山濱海與民一有失所易為作過近年差差兩制及前兩府臣寮以鎮撫之今青份知青州李端愨知鄆州崇距無舊德緣威望威名未著勞力且輕萬一屬部有不測事宜則人心動搖何所倚賴緩亦曾有臺官上言謂其不便臣欲乞聖旨特賜檢會改差青鄆二州安撫使選有才謀經任使兩制以上臣寮充之以安京東人心亦先見謀備之一端也

英宗初即位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上奏曰臣聞趙滋為人剛愎不可管軍朝廷不以為信臣亦自恐聞難未審不敢復有所陳自後又聞滋對契丹人使禮貌驕倨求違舊式近者又聞本路帥臣奏滋任意行事恐致引惹竊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戎兵歲犯疆埸日躁與暴露於澶淵膏骿原陵於齊鄆兩河之間泉骨如莽沈命將帥安危之大體得失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之約為兄弟歲給金帛以餌之聘問往來待以敵國之禮陛下承統之遵以約之至以此為不屈執志存生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獲安垂六十年今契丹所以尊中國之禮未有關之為邊臣者當制幸緣結盡誠以羈不虞厚禮餘慎威儀以待使者內不失備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今滋數乘客氣以傲使人爭小勝以挑強胡為李大於目前而求一時之聲名而不顧國家永久之患臣恐豈豫一開則朝廷為待高枕而臥也昔孫劉盤餘而曾衛構難鄒人漁菅而魯國奚邑使於按手而晉臣諸侯女子爭桑而吳師入郢故禍常起於細微而事或生於所忽況二國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慎也雄州當虜之衝平居則外李之所往來有事則戎馬之所出入其州之將不可不精擇其人滋素性狂狠恐不可久寘於彼乞落軍職徒之內地毋使邊將相效為國生事著天下幸甚

司馬光又上奏曰臣先嘗上言趙滋剛愎狂妄未可管軍及守邊郡仍致事之蕊朝廷益加寵待今再知雄州臣恐臣之言誠無足采竊聞府將本路安撫使唐介與安撫使彭思永皆嘗言滋罪狀今朝廷使之再任使二人意必不肯同心協力以利公家但更相違戾好伺得失雖官銜語言外相包容其中心豈能坦然全無猜忌是朝廷欲之使更相關也若監司將帥互相猜惡而欲使之安下民捍外敵臣

竊以為難矣。伏望朝廷念河北一路繫國家安危，果滋所為皆考驗不實，被滋別路一閑慢差遣，使上下之情各獲自安，不唯邊境保無他虞，亦滋一身之福也。

治平元年。光知諫院，言程戡施昌言劄子曰：臣竊聞近者夏國屢起事端，邊境之變不可不備。為備之要，在於擇帥。伏見鄜延經略使程戡，資性姦回。涇原路經略使施昌言，老病昏昧，皆以平易弱決之才，當折衝禦侮之任。平居之時，未見有闕，一旦警急，必致大事。譬如閉門揖盜，以肉餧虎。臣竊為國家危之。伏望陛下早擇智勇之將以代其任，二人並除致仕，以安邊境之民，戒偷祿之臣。

二年，侍御知雜事呂誨論差中官為陜西鈐轄狀曰：臣近聞陜西四路各差中官一員充鈐轄，專管蕃部公事，及支公使庫錢，千貫防年歲入奏邊事，權勢甚重，竊駭群聽。臣不識聖算之遠，但聞群臣之議不以為便，亦恐為陛下之謀者思之未至耳。但有唐以來專兵不利未有不自於監軍者。我朝因循前弊，尚多人未更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今鈐轄寄重權責也均安撫使之權矣。原朝廷之意，必為昨來熟戶皆叛，弓箭手逃亡，使之以時撫設，專行姑息。何其踈也。臣嘗見熟戶耕佃官田，並無征徭，遇戰鬭方出一人一騎，於外更無優恤。然安業界外，生戶羡慕不足，嘗皆誘作誅求，謂為漢民不可得，備有以知熟戶無背漢之心明矣。但為蕃作說之以厚利，劫之以重兵，遂臣室俛殺戮，不為教護，使無逃死，豈得已也。若威加邊外，戎人不敢內侵，熟戶自然安堵，不費羅豐牛酒日為犒設，徒有損費，何益於事哉。至如士卒久不訓練，並長官不務協同，借若五將軍中有一員內臣，不喜教閱，動為姑息，由此五鎮慢弛，將校厭紀律，罰怨謗，覬起帥臣，畏懼唯恐生釁，上下因循苟簡，軍旅無餘，猜貳，斯中官姑息之効也。疆場之害，果只如此處置，未知其利，而但見其害。蕃籬不日隳壞，將來蕃籬摧剝，邊城危矣。臣前奏上，乞於無事時豫築熟戶弓箭手，又臣合議，終不以為然。臣觀今日處置，誠未為便，嘿然不言，則負任使。所謂鈐轄四人者，臣欲乞朝廷省罷，精擇帥臣，凡事一切付委，庶盡閫外之權，專制則於責重矣。惟聖智擇焉。

侍御史趙瞻論五路置帥不當，更以馮京為安撫狀曰：臣伏見陜西置永興秦延慶渭五路安撫經略使，各開帥府，以制西戎。今又忽差馮京安撫諸路，風聞士論，莫測所謂，不知朝廷以諸帥臣皆不能安撫本路耶。是國家欲深究邊事，而專委近臣經畫之也。帥臣非才，自當更置，直欲經畫者，孰豈能先知。是皆未有以補疆場之萬一，而足以侵邊帥權，成兵失統，師勞將逸，易卒伍，浮費百出，虜聞交至，關陜之民必大騷動。臣愚固以為無益，至有損也。昔杜預使王濬先入石頭，避其親受節制；裴度為韓洪已為都統，遂不更稱招討，深達國體，共成邊功，古之用人。今忽相疾，以臣所見，乞罷馮京之行。苟欲精求利病，即有文武僚佐深沉斷付兵柄，果出國門，授以聖謨廟算，彼皆元老，可以仰成，臣愚不識事機，願進區區之慮。

趙瞻又論差中官為陜西鈐轄狀曰：臣伏聞古者天子推轂遣將，則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蓋明委任之專也。故唐於諸道行軍而置總管，節度，以至領押諸蕃部落，及近界諸蠻之類，率入階銜，遂成定制。國朝自趙西師，分置戎府，外有四路，以扼虜境，然招討經略安撫總管之司，責任至重，故未嘗不選文武賢明之臣，以領其柄，內則數州一軍，民外則諸部之蕃落，威恩刑賞，處置制宜，敢於纖微，有不振舉小則戎事稍息，人自謀安，糟粟飲食，失於修聚，蕃籬族聚，不復碩貊

向即已稱兩國。今遂絕為匪人。去歲西夏兵勢屢逼。恐順番豪既為
梳羌諸族離弱。固自歸投。中國不為救應。戶隨亦翻叛。致此疆場
蕩無作梗。賊若犯境。徑至城下。固宜朝廷熟慮。更審進。乃特以內臣
王昭明四輩各當一路。招撫近蕃。雖留神則甚勤。在制宜則殊失。竊
觀唐室興兵最多。更用宦人。卒致敗事。如觀軍容。宣慰等名。常為
切齒之恚。今招集蕃部。鎮安方隅。悉皆大將之權。置客偏帥所提。一
委斯柄。將護往邠。兵積虞制。統帥何以安。臣愚所見。不若以此等事盡
付帥臣。是其官守。誰執其咎。既塞分權生事之隙。又明專任責成之
專。即罷閹官。無侵軍政。足以前鑒史戒。而後息亂原。兼臣以久居關
陝。粗識事宜。比自西來。兼訪道路。邊人議士。華言此奏。願陛下特留
神斷。不憚改更。隨意招懷。以安攜貳。
趙瞻又論差中官為陝西鈐轄狀曰。臣伏蒙陛下特出聖意。擢在言
職。大為猶知報效。臣子豈忘奮勵。況聞輿論。敢自循默。近日於垂拱
殿。錄已具劄子。數奏以內臣王昭明等四人分制邊任。使撓帥權。乞
賜更置。更責大將。至今未蒙采聽。是臣所負言責之未塞者也。此事
一書國史。已玷陛下元年之大政。今又不察臣言。遂為國家異日之
遺恨。苟能遽追前命。慰伏群情。即於返掌之間。更彰納諫之德。故人
人莫不為陛下深惜之也。且如帥府處置蕃部。乃是邊事萬分之一。
今以一事偶失。即為添置中官。將來復有事生。又欲何以為計。況彼
各受密旨。歲入朝謁。邊臣既諫。自慮傾危。軍政與同。孰能主執。外未
制敵。內先壞事。昔程元振誣來瑱之罪。魚朝恩間子儀之功。故穆質
諫用宦人為將。而吐突承璀終無功于鎮定。裴度奏罷諸軍監陣。而
李愬遂賊于淮蔡。至如本朝劉平敗事。則斬德和于河中。麟府喪師
[illegible]乙遣于海裔。豈非古今得失之明效哉。然猶使議者懷疑寒

表之未斷。性輔臣之休遠。斯可謂事機之切。不可不丞諫也。臣竊觀
賊意之所激。其志後害。殊不知有一身一門之私計。亦不知有群醜
辟邪之勢力。以冀天威。死有餘戮。臣愚不勝激切之至。
參知政事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
露已多年。戒之間必為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曆罷
兵以來。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幾。惟尚書戶部侍郎
孫沔。向在西事時。號可用。更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
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敵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
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然亦多務推擇。若求曾經西事
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
馬尚如平日。況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強知成功者
多。沔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瑕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
加采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擢用。庶於擇材難得之時。可
備一方之寄。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七

任將

宋英宗時知諫院傅堯俞上奏曰臣聞有朝旨令中外臣僚選舉班行
謝擇堪充將領者實朝廷經遠禦備之急務也臣輒有短見庶裨萬
一。惟陛下詳擇臣伏以小廉小謹武非壯夫所長使貪使愚固亦兵
家書說然古人取斷范之士信史記不竊之材若使論薦者保其清
廉添慮家勇者有所遣落伏望將來所降指揮只取材武有疾累
不甚重者皆得充舉仍但云若不如舉狀甘當降黜更不云如犯正
入己贓甘當同罪則於擇舍貴品可以盡人之材力或有可采乞賜
施行

堯俞又上奏曰臣聞有備無患古之善經今則不然平居無事而後為
之耳臣向聞涇原路經奏邊事於是易置官吏為備頗為近日書奏

稍上即下問更有張皇無慮之心願不蠲捕邪重向石難於擇然長
驅又豈容邊為之備哉況其無職者易可量今朝廷之虞將而本郡
足矣臣竊料狂賊若不違為寇者亦將威鳴遠更以逞其無厭之欲
夫所以待之者苟為未具則又將徇其求矣臣謂宜及其未發豫備
戎備凡將吏之輕易老疾罷駿未更事者一切換去庶與皇足以待
而無恐有請待以拒而不疑則庶幾其可矣儻因循且已他日又或
倉黃料遣若遺悔逆大至於臨事易帥兵家常忌昨知渭州范恪言
之罷人不謂之非者以為猶愈於必敗事耳此豈獨為言之曷國亦
付授之失宜今慶州孫長卿頗知錢穀材非將帥輕易寡識西道要
知平居固已非方緩急豈能辦事未敢盡一條其跡伏望陛下置之
他處姑任其長毋俾異時無邊防之誤臣又聞董氈總於屢有解仇
之約賴天之福叛好未成傳聞相攻其審虛實見利忘義戎狄之常

萬一翻然改圖合從東向則為患不測惟陛下熟謀於大臣思所以
間離之而務為維御之術則天下幸甚

神宗熙寧元年殿中侍御史裏行錢顗乞擇將久任狀曰臣竊以
朝廷之患莫患於無將帥也蓋承平日久中外臣僚唯務技講及
文書不及於武備豈所謂安不忘危之意也而況北虜猶梗西戎未
賓非朝廷無事之時也陛下試環視中外可為將者誰耶可為帥者
誰耶陝西河東河北三路九十餘州軍見邊任有謀略有采勇威望
可以壓服戎狄者復何人哉此宜為國者預謀而深慮也臣聞祖宗
之時外多名將皆委之久任而責其成效若李漢超之守關南趙贊
之守延安皆十餘年倚若長城肖立功勳無西北之患者將帥得人
也國家求將之心雖切選將之路不廣近臣雖嘗論薦將領奈何
限以資品武勇智略之在下位者無由而進雖有奇異之才焉得而

用之今之命師則唯用侍從貴官遣將則多以姻閥子弟不論其
才術一旦委之要地授以重柄前日橫山之謀為西垂事蓋失於不
久任也臣願陛下詔二府大臣兩制近侍及中外文武監司知州已
上各舉堪充將領者二人不以官職高下果敢有武勇者為一等沉
厚有方略者為一等籍其名而用之分布三路法祖宗之久任責其
成效有功則不次遷擢厚加賞賚激將帥之心沮寇虜之氣天下之
安之策不過此也朝廷裁擇施行

哲宗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論祖宗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狀
曰臣昨者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訪聞有旨除劉昌祚知渭州臣竊
聞劉昌祚曾以小功充朝用之管軍知延州中外不以為允況朝廷
遽召入宿衛物議稍以慰滿今者渭州之命衆議復嚴臣竊聞祖宗
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

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戚守唯所指揮國家承平百有二十餘年。內外無事。以其制御邊臣得其道也。臣常伏念祖宗選擇戎臣深得上策所以為後世者矣而不可以改此其一也。唐先天開元中。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自節度入相。李林甫疾儒臣以邊勞至大任故杜其漸以固己寵說明皇曰。以陛下雄才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長戰爲矢石間陛下用之必盡死力。明皇然之。以安思順代李林甫領節度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為大將林甫利其為虜無入相之資故安祿山得兼三道勁兵。卒稱兵蕩覆天下唐室遂衰臣切謂祖宗之法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非淺見者所能測之如昌祚人材未為難得。誠使卓然過人。可以付屬。而祖宗之法由此廢矣。伏願遴選內外文臣從官可以守邊者使之帥守則祖宗之法常存而不廢。不幸後世有引此時為比使武人帥邊而不虞之禍如前世之甚者豈可不預防其漸乎。

右諫議大夫孫覺乞熙河選將如折氏世守狀曰臣竊聞熙河因陝西以及天下兵十五餘年矣臣聞其歲費數百萬略以十年計之為四千萬。以朝廷本為熙河專西帥不能斷羌人之臂徑可以復靈夏而包賀蘭。前日大舉西師。不得羌人一級。而坐費數百萬於熙河矣馬歿累死者不可勝數器仗弃捐如山。邊人至今為之寒心自朝廷開熙河以來負罪官吏無賴海客冒名入仕與挾高貲為富人者不知其幾百家矣。況役生靈之膏血以厭飫無賴之人何賴臣愚竊聞祖宗時。河西折氏置之最為得策。今天下一百三十餘年而折氏祖父子孫相繼皆忠順効勇取聞悍寇此實措置得其道也。今熙河之地當一州守得人為朝廷無窮之計蕃將之中如折氏者得一人或兩人。漸為措置。三五年後擇其可付屬者付之。於朝廷不費官爵以籠之。使為我守。能捍外寇。則世世如折氏可也。其他經營久遠之策。宜詢臣寮必有能為朝廷謀者

一年。孫覺為給事中。又論帥臣當使便宜行事狀曰。臣竊聞陝西諸帥臣皆朝廷所選擇。及被邊稍有警急事事聞於朝廷候稟命令又須懸制。臣恐委任帥臣之道為未盡也。臣以為諸路帥臣之中。唯陝西五路。為朝廷之所留意。萬一有警。帥臣自有所處。則朝廷無事矣今御帥臣之法太急。不敢以便宜行事。故帥臣凡邊事不以大小悉聞於朝廷。臣謂宜稍略其法。使帥臣便宜於邊境之間。然後責以邊事。事之小者不以聞于朝廷。稍習用祖宗禦邊之道。則帥臣盡心朝廷無事矣

貼黃臣聞定州韓忠彥時有請於朝廷。不敢以邊事為任帥臣之中不任責朝廷又不責之。如此則帥臣虛設矣

五年。中書舍人王巖叟論不可以走馬一言輕易元帥狀曰。臣伏覩初六日除目。趙卨為太原。滕元發皆遷職。臣當行制。忽得指揮。遂臣不知所以因已疑之。今日乃以潁昌范純仁易元發。訪聞本路走馬承受遂有此除。臣謂朝廷進退大帥。固當重慎。不可輕用一人之言而行之。或其言出於愛憎喜怒之私意。而欺罔公議。豈不損主上之明。誤國家之事。若可疑自當合本路監司公共體量。信如其言行之未晚。況聞元發在河東頗有聲政。為士大夫所稱。按本路每歲入秋。即自遣兼州發馬兵往戍河外。諸春方遣罷。耗弊於雜得之地。不知幾為計。前此帥臣恬知無事。未有敢不遣戍者。去秋元發始計不遣。為罷措置其利甚博。蓋其明見事機。以身任責。故為之。不論奏不嘉元發有大帥之略。臣計陛下必不知之。如知之。宜不遽

易也。今言者嚴其所長而不以告摘其所不足而惎之則其愛憎之情自已可見。夫有顯效不錄而言丞行四方聞之又誰為陛下盡心者。既以走馬一言易元帥元帥將人人畏悼此曹有不自保之憂此曹將人人僥倖其帥有驕橫之勢陛下不可不察也。此風浸長非朝廷美事。昔季布為河東守孝文帝召至京師留邸一月而罷還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孝文慙焉臣願陛下思季布之言察元發之事。勿蹈孝文之失以為識者歎情臣懇悃不勝惓惓

貼黃。二元發不足惜所惜者朝廷進退帥臣之事體爾。如臣言可採。伏望指揮少留合令達召大臣則加詳議施行陛下以方面屬人。毀譽之聽不可不審。善惡之實不可不考。若其人材器足以言事雖小有疾。何若害於副理。如其無能雖壯奚用

八年。御史中丞李之純上奏曰。臣伏以西戎未附邊郡用兵。守土之臣不宜屢易。蓋欲責其實效必須假以歲月。況帥臣總握中權指授規畫。日久而後士心信服。料敵折衝蓋威制勝。日久而後虜心知畏。未有歲月淺近施設尚疏而可立武事也。近者慶渭二帥召還移替皆未成資。若以護邊有功猶宜增秩以久任。若以備敵亡狀。宜當先過而優遷。欲望精選才臣付以閫外。應緣制更得以專行。明示三載考績之限。非以功進以罪黜更不先與除代。庶幾邊事整備而得人錄服

紹聖三年。陝西路轉運使張舜民請內外臣寮各舉堪任將帥狀曰。臣伏見近年以來宿將凋零。今歲為甚。雖其詢人才固有精粗。是皆自英考神宗識拔功庸收養出生入死之人也。使其分有脩短。何獨至於今日推頹剝落之為甚也。臣雖愚昧。陰以為懼。臣竊觀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為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如必欲戰而取勝。則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興數側席而為憂。在趙則強秦不敢加兵。在漢則斛早不敢南牧者。以豈皆戰之功。其間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間望精神有以服人。豈一朝一夕之事哉。必有素養乃可至此。方今擧胡未殄。疆場屢驚。天怒未加。而爪牙先缺。此何理也云。內無良將外有敵國。此春之君臣猶以為憂。況以天下之大者乎。臣竊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杞梓栝柏何時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雲拱之植之以充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先幾有備之實。能免倉卒不及之患。臣今欲乞聖慈詳酌指揮。內則侍從臺諫管軍臣寮。外則帥臣監司各舉所知堪任帥者三兩人。不限出身要在人才實有謀略。然後朝廷面加審擇。其所降指揮乞嚴立條式以示

朝廷必用之意。非若常舉之比。況臣之皆言名家未聽。然真驗猶在十數年之後。

貼黃。臣今所言若蒙朝廷采納。其所舉人已經選任。若路分都監已上。更不在奏舉之限。所貴人才在下者皆得上達。近日蘭州針宜身亡。臣常默計其代者兩日而無所得。竊惟廟堂選差之際亦已為難。矣當平時擇一邊州守臣猶爾難得。況一旦應急任人。從而可知。臣所以出位進言。其在於此。

哲宗時。翰林學士范祖禹論曹誦劄子曰。臣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為軍司事。假姚麟回日依舊。雖非正授。止是暫權。然於事理有二不可。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示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餘年無兵變也。自唐室衰季以及五代樞密

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一經禁旅。又得興發也。今劉郁承旨為樞密
為官。權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權兵。合而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
其不可一也。自英宗以來。未用外戚管軍。蓋以管軍之臣。止有三人。
而外戚素非將領。又無勳勞。止緣恩澤遷為統帥。豈得將士心服哉。
神宗時。曾脩雖為中書令。封郡王。止奉朝請而已。今陛下初聽政而
開外戚管軍之漸。示人以私。非所以為後法。其不可二也。臣無言責。
然備位侍從。國家事有未便。無所不當言。然其言之於大。不若言之
於小。言之於著。未若言之於微。伏以先太后九年之中。內外無
毫髮之私。天下未嘗有間言。陛下總攬庶政。四海方屬耳目。臣之愚
誠不欲使有識之人指某事不善。曰此先太皇太后時無之。今陛下
有之。恐某事善。曰此先太皇太后時有之。今陛下無之。所以奉承而
不敢已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改正。庶不違祖宗故事。

時御史中丞蘇轍論張頡不可用疏曰。臣伏見朝廷以置渠陽軍為
不便。議棄之者久矣。然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群蠻猖獗。為邊
至今為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illegible]義問文俗吏耳。無
他才略。昔被朝命直入群蠻之中。欲棄此城。既為蠻眾所圍。[illegible]田
之計。詐賂群蠻。苟脫性命。既歸不敢以其實聞。乃有密旨指揮遷
城。不得申報。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既一失之矣。及今夏以
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愚以為言而朝廷委任責問之意不
寢。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為詞。終欲庇覆。聞不即遣人。肝腦
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頡知荊南。
頡自湖判誠不為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
欲以頡代義問。蓋義問之所以敗者。闇而自用。狠而失眾。今頡猜嫌
闇懦又甚於義問。而朝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

人。外邊群蠻。無不安其居。內家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
避煩瀆。再進昔言。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頡戶部侍郎。臣時為諫官。前
後具頡罪惡八事。乞行罷免。朝廷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
與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者。又與戶部不同。蓋臨
敵統眾。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慎。竊聞大臣謂頡本貫鼎州。慧其習
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
臣但恐頡性情急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敗事。頡昔為桂州鈐
轄。使始因析合小蠻。參以措置乖方。遂致宜州秀人首叛。殺本州
兵官。頡乃遣費萬王奇二將繼往攻討。奉皆陷沒。先帝震怒。官取
勘。遂落職。奪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年除頡知鼎州。是時臣條上吉
與天貴編職勸多猜忌。責在廣南甚事至論州郡官吏為之不安。乞
賜追寢新命。奉聖旨令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之不可付以邊事者。

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頡八事。皆非虛言。並有案
據。謹別具開錄奏聞。乞令大臣省詳。罷頡新命。或但與合屬閒慢差
遣。擇諳練用兵之人。責之成效。
貼黃。張頡資任已深。除知荊南不為過當。臣今所言。但以頡為性
猜險。所至不得眾情。未可令管邊事。
李廌上書曰。臣聞千乘祿其基壯也。必其善教軍為。欲其習服也。必
其善御將軍旅之事。將帥之職。舁之以師律。付之以疆場。欲重吾
國。外欲克吾敵。顧不慎哉。不可以三軍之元帥姑且備其員。而國之
民命。聊且試其技。不然。其可必為國禍。不求其良。必為民殃。故當擇
豐告廟之始。必觀是人果足以稱此權寄。至推轂授鉞之際。又觀是
人果足以勝吾任乎。昔在戰國之紛紛。不惟君可以擇臣。而臣亦可
以擇君。當時英雄挾其長。遊歷諸侯。能用我者。然後仕之。故欲求將

不可遽得。今天下為家，四海為儀，罔羅臣僕英雄盡入於彀中，多士
咸在，衆技自獻，惟君王所擇。所謂韜補纂壇帝嗣之積，能勝推轂受
鉞之任者，固亦有之，在所選而已。昔之論將者，其材有五：曰勇，曰智，
曰信，曰仁，曰忠。將何以責乎勇？豈直以養氣以克變，剛以致其敵，
義以致其必。茂視敵國而琢礪三軍，吾之所指莫敢不從死，吾之所
麾莫敢不從移，非勇則不可把矣。將何以責乎智？豈徒貪使愚各求
其所濟，使勇使智各効其長技，俾徹常為寡而不足，乘需為主而有
餘，我常致人而人必應，人不可致我而我自知為勝敗之故，如神人
默運，制奇正之術，如環無端，非智不能也。智則不可取，將何以責乎
仁？豈以慈養其忠，以惠養其威，寬以御衆，衆罔不盡其心，使以便民，
民罔不盡其力，忘勞而供式服，犯難而圖戰勇，使與之可赴深溪，與
自我視之如嬰兒，使與之可俱死，必自我視之如愛子，則非仁何以

懷之？仁則能愛人故也。人不可無信，而將之信為重，豈方其違節也，
國不自外理，國客於是乎不入軍；軍不從中御，軍客於是乎不入國。
將軍之權專矣，如之何受敵乎於上下，布至誠於遠邇，載責乎信，
則不欺人故也。忠君皆以忘，而將之忠為大，豈方其用師也，上不制
於天，中不制於地，下不制於人，將軍之志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國，
而忘其身，惟國是憂而忘其家，故責乎忠，忠則無二心故也。夫有齊
有得士心，所為可安可危，君應所隨士心，所屬以賞刑之柄，靡忘賞
刑之所繫，成敗如轉掌，君應所謂愛信之要會焉，愛憎之所會，禍福
如發機，惟信惟忠，乃爲建立勳名之權與社稷危殆之關鍵也。以是
且教從覩于銅鉦，持度以揆長短，如採量以較多寡，莫別其等，始
無遺形。大材如無小材，如盂以盂受量，過則溢，以量受盂，缺中寡容。
故古之人論將，有妻子之將，有十人之將，有百人之將，有千人之將，
有十萬人之將，有百萬人之將，其材相去遠甚，然不離乎五者之間
也。雖然，材必適其用，用必通其宜，既方而無權，守一而不變，雖用良
材，復為累偽。故太公之論將有十過，孫武之論將有五危，觀其過之
所生，究其危之所自，其初皆五材之良，其失皆五材之蔽，有材而不
能用，至於軍敗國辱，家破身僇，可哀也。故為將之道，既有五材以
御三軍，欲攬英雄之心，則又當行之以三權，斷之以三至；欲立廟堂
之勝算，則又當持之以五慎，畜之以五權；達事宜，則有九變；能通九
變，則賓敵于今以法；法制則有九拘，要執九拘，則立我於全勝。占之
人論良將者曰：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像淵，可親而不可玩；
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靜如在山，可瞻而不可動。有將如此，則慕
抑古廟之權、推轂受鉞之任為不愧矣。故初作三軍以謀元帥，惟郤
縠閱禮樂而敦詩書，於是用於晉；泰伐阿郤而無侵河上，惟據豈文

附衆而武勝敵，於是用於齊；孫武十三篇之書，闔閭試之以婦人；李
以強兵，吳起七十六戰之功，既武始於論兵，吾乎以強魏完勢以下
軍之位而起將中軍，不以卑踰尊為疑；郤氏、狐氏以族人從軍，不以
親同戚為閒；將信奮於士旁，親尚拔於囚徒，克國自聚，任之而不違；
伏政未用，試之而不拒；謝安屬姪而不沮其鼓，親賓當請行而由聽
其補過。所用者材也，材可用爲，不當牽左右近習之好惡，不當拘士
卒國人之議論，挺然不疑，斷以己意。夫賓將之徒，類皆英雄豪傑之
士，觀人君用已如此其重，當如之何圖報哉？谷永曰：楚有子玉得臣，
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國有賢將，
所恃如此，惟陛下注意焉。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必
人十危然後注意將，則不亦晚乎？惟天下安乃注意將之時，是謂
亂安不忘危。

李簡又上言曰臣聞有君子將有小人將君子將天下之將也小人將亡國之將也昔之賢將原兵之意可以爲仁術暴武之用可以廣德心故以殺止殺非所以好殺以戰去戰非所以好戰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孫子曰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何古人終始以愛存心歟諒君子之將能師古人之意不以戰屈人兵爲心小人之將違古人之意以嗜殺人爲心以不戰屈兵之爲心以天下爲心者也非天下之將乎以嗜殺人爲事亡國而不卹者也非亡國之將乎夫尉繚當梁惠王之時爲兵之說曰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十之三其次十之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能殺其十之三者力加諸侯能殺十之一者令行士卒信此說也則興師二十萬可自誅其十萬興師十萬可自誅其五萬矣且夫將軍心也士卒支指也心誠則支指應心危困支指衛士乘附則將威令以無罪之人以死難悦以使之猶恐不得其心忍罪置罪者以快意於刑戮乎誅其半殺其半之用乎就若全軍擁衆皆使之親其上死其長乎縱卒用乎雖勝何益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糜爛其民而戰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爲乎濫殺至此尉繚有以啓之歟臣於是於古之君子善撫士卒而愛之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李牧蜀之諸葛亮唐之李靖乎臣請言其用兵之意夫李牧之居鴈門也軍市之租以饗士力推牛以與以饗士心謹烽燧多間諜以養威入保示怯佯伏欺人以養氣試驗勇於金皆願一戰然是選車餘千選騎餘萬百金之士五萬彀者十萬一舉而滅襜襤走單于破東胡降林胡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莫不忍爭矣孰肯自獻其身以承一戰乎諸葛亮之禦張郃之衆號四十萬而亮之衆不滿一軍衆寡既不敵而強弱又相遠兩軍既

陣而郃兵遁矣亮以用兵行師大信爲本乃遣之日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則原其情而閔其勞懷以仁而厲以義可謂周矣故去者感激願留一戰住者憤怒人百其勇殺郃走懿以成其功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聞聲而逃矣孰肯忘死戰乎李靖之與太宗論兵也太宗以嚴刑峻法使人畏疑靖以卒未附而罰不行不可用爲說太宗以愛友戚叛靖以愛設於先威設於後爲對則君臣之心何視卒如嬰噴封突厥蹈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揚干斬一莊賈衛公於擒頡利之初則先蔡以揮護捨備延陀於關內伐突厥於定襄還吐谷渾於西海走蕭銑於江陵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見困亡師之不暇況肯威信於異域乎嗚呼安得今日守邊之將愛其士卒如此三子者乎夫天子之兵以仁爲本以義爲御天下之將以悉爲主以勇爲次卻視尉繚之說非亡國之兵小人之將乎秦以殘忍虎狼之思務殺伐屠戮以強天下又有殘忍虎狼之將能殺伐屠戮以快其意蒙驁王翦之父子世爲秦人之民賊攻城克敵困已衆矣然未若白起之甚也白起之爲將也戰必勝攻必取誠矣而及以書考之凡攻韓國拔之伐楚拔取之不言斬首若干坑卒若干書而無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蓋百四萬人然起戰卒死於敵者又當幾十萬然兩國供軍之民其幾千萬餘因以失業而死者又當幾十萬矣何晏曰白起降趙卒而坑豈使酷暴之謂乎後雖得志矣又曰坑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要一日之功而更爲諸侯之守又曰殺降之禍大於劇戰然則兵勝未幾而彼戰國強而未幾而爲禍良以此乎臣於是乎求於古之君子能[illegible]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illegible]吳晉之羊祜唐之郭子

振乎。臣請言其用兵之說。夫荀吳之伐鮮虞而圍鼓也。鼓人欲叛其君而附己矣。曰。吾不可以欲城而市姦。所喪滋多。鼓人請降而有食色。吳曰。吾爲用邑以貿怠。不如完舊。食竭力盡。見鼓而還。不戮一人。賢哉。羊叔子之爲荆州也。雖然有平吳之心。開布大信。專修德長綏。傳釋虜以示至仁。歸會償穀以示不擾。潘景來寇。追斬而厚葬之。美其死節。陸抗對壘。抗病而饋之藥。抗飲不疑。內則拔良謀於派華。外則付成算於杜預。卒能平吳。賢哉。郭元振之鎮西域也。擺取訴番書尚忠義。走吐蕃之衆。開涼州之園。會延百萬以集涼州。分兵十道以進青海。贊普屈膝而請和。突厥畏威而入貢。疏賞勃而至于貫息帚婁馬而爲之流涕。賢哉爲乎。安得今日守邊之將盡撫敵國如此三子者出乎。夫天子之兵至信爲主。至公爲輔。天下之將所以大威敵以武。仰視白起之功。非亡國之兵。小人之將乎。夫爲政至用兵殊

矣。用兵至於殺人可哀矣。以可殺而以殺爲事。乃有好也。有殺人者其心何如。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假後世以象人爲未足。有徇之以人者矣。故必推原其理而深罪之。柰何射貉之法使後世藉口以殘忍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何其流血之漂杵也。懼後世以漂杵爲忍心於屠殄矣。故必推原其書而深詆之。柰何白起之事。啟後世快意於殺伐乎。陛下以仁政爲重。孝治爲先。則將之心術亦可威矣。彼一夫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東海殺一孝婦。天降累年之旱。以爲之惟人命爲可重也。陛下念哉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言曰。臣風聞外議。日言朝廷以西北諸帥闕人。議欲盡以武臣。紛紛累日。事雖未詳。臣備諫官。敢不先慮萬一果如此行。今日雖未有害。異日便爲禍階。此唐室方鎮之患所由起也。唐自開元以前。諸道帥多用儒將。鮮綏懷備爲外帥然。及至李林甫作宰相。欲久其位。忌儒臣有勞入爲輔弼。乃建議悉用蕃將武人。逮及祿山之亂。肅代以後。大盜略平。武夫悍將皆已有力。强藩巨鎮以次分據。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重權在手。屠嗇相仍。跋扈自恣。遂不可制。終唐之世以此亂亡。本朝太祖太宗時四方未平。西北未服。乃用武臣分主要地。時勢所係。未得不然。及至太宗已後。邊遠悉用儒將。至於並邊小郡。始用武人。此祖宗深思遠慮。蓋鑒唐室藩鎮之弊以爲子孫萬世之計也。今若因闕帥臣遂用武人。自此已後。人人皆有作帥之望。苟其才不相上下。功不相先後。有得有不得。則內有怨心。外有慍色。悻悻不服。以朝廷輕己。及其臨事。豈肯用心。如其已得。則位尊權重。素然自大。有貪功名之心。則生事邀功。有驕貴對之心。則侵剝夷淩。跋扈驕蹇。不循法度。朝廷若不能問。則

養成其惡。爲禍愈深。若便體問。則畏禍懼罪。必不順命。或有移徙非其所欲。者家留己以干朝廷。從之則損威。違之則生亂。彼此視效。結黨相庇。仲綰進退莫不擊肘。既習既久。人人以爲當然。則方鎮之患自此成矣。况朝廷闕帥自可於侍從卿少郎官外路轉運使副有才望資序深者擇試其才。平時守邊若無大事。爲一不任。亦止一時。外息。若用武臣。漸成方鎮之勢。則國家內患非止一朝一夕之故也。或謂朝廷威權雖用武臣未必爲患。前此間有武臣爲帥矣。臣謂不然。且前此雖有乃卒然有才。非同輩所敢比者。是以人不俛俯。且現事建立。必闕爲世之因。預防未然。又惆方李林甫建議不用儒將。豈知後患。有方鎮之患耶。臣願陛下深思遠慮。鑒前代之事。遵祖宗之制。慎重以安萬世無窮之基。天下幸甚。

[illegible]伏覩龍圖閣[illegible]曰。臣聞帥闕以

真才為重。以善謀為主。有才而無謀。未足以為真才。夫李光則之守邊也。胃中之謀。愈出愈奇。懼虜人疑已。而揚言謹備祠借城築也。引水作石梁。聚舟為競渡。寓水戰也。撒樟為阬。而植榆其下。設險固也。上元舊不然燈。特結山棚。使民縱遊。陷虜將也。不敕大夫。蓋運器甲以補所焚。安衆心也。此猶易能耳。未足以見光則之奇謀。虜建間諜刺我兵數。而能使諜者轉為我用。此一奇也。虜毆吾民將以為質驗。而我能反其鋒而用之。又一奇也。虜翼卒依之進。虜以不知所在為餅。而光則指言其處。運智如神。又一奇也。天下多事之秋。使得任閫外之寄者。善謀如此。可以寬顧憂矣。雖然。設謀易。用謀難。自信易為上所信難。李牧縱匈奴數使趙邊。而終不肯出戰。謀則善矣。然其遠似乎養寇。陸抗與羊祜邊境交和。謀亦善矣。然其迹似乎背國。然也上之人寬洪大度。聽其所為而無掣肘之患。則謀成而功立。不然信任不專。讒間入之。則所以撓其謀者多矣。臣是以深取李光則之善謀。而又三嘆真廟之善聽也。

欽宗靖康元年。中書舍人胡安國論四道置帥狀曰。臣准中書省劄子。送到錄黃一道。臣僚上言天下之勢。居平則宜重內。遇變則宜重外。乞分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為名。付之一面。為衛王室禦狂虜之計。以臣愚見。自古及今。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昔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部。劉表出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兗。卒相割據。自此不復有王室矣。唐僖宗時。黃巢入寇。用高駢為都統。意令討賊。及巢入長安。詔駢舉兵。而駢恃甲兵財賦之強。終不奉詔。自太祖鑒觀前弊。奪藩鎮之權。行至于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據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路。各統一面。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吏得辟置。兵得

擁實兵。事權太重。又非特州故之比也。使此四人者皆盡忠君父心在王室。倉卒之際。各從救援。則固善矣。假令萬一紆衝政危難召不至。如劉焉表操紹高駢之所為。又何以待之乎。五季在邊者人所識。以身使臂於理乃寡。臣之愚計。欲乞只據見今二十二路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專載整齊其部勾或有警急。或城破盡。即各師所屬守將逐急應援。如兵吏統有捍衛王室之物。又無尾大不掉之患。一舉兩得。伏望聖慈更為裁酌。特降聖旨施行。

右諫議大夫楊時上疏曰。臣比聞粘罕三月中自太原分兵入汾州界。至四月復還太原。往來二州之間。如在無人之境。所過縣鎮受劫者戒焉無一遇王師者。坐視不救。若非己事。至四月半戰挫汾州還太原。既劉林良臣等四人。方至汾州。入城十餘日。坐康來集。敵向敵者。姚古節制諸將。擁重兵。弱自逗遛不進。且諸將皆無肯用命也。臣嘗論姚古逗留。以軍法從事。又未蒙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句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惟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進。諸將逗留。古實為之也。奈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要害之地而不救。于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不救。必謂朝廷棄之。則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自金人殘燕契丹。人人知其必有南窺之意。郭藥師逆賊也。包藏禍心。亦人人知其必反。王安中見禍亂已形。猶庇藥師。不復以告。蔡靖挑章論奏。而白時中李邦彥蔡攸蔡懋等蔽蒙苟安。略不加恤。浸成大患。今太原危急如此。朝廷當以前事為鑒。不可緩也。一失太原。則大事去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急力措畫。遣正姚古逗留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遴柬有武略可任者代之。偏裨猶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幾士氣

稍振。使敵人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遣大將。姑用唐故事。畫衍劍套。使白衣從軍。以責後效。猶之可也。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強寇長驅而南。吾無忌憚。悔無及矣。惟陛下留神而幸聽之。

御史中丞許翰上言曰。臣伏見宣制罷樞密宣撫使种師道。提舉中太乙宮。中外聞者惟然失色。按師道名將。沉毅有餘。山西將士人人信服。臣以臺例不得身見師道。然素聞其賢如此。矣與以參臣所訪數十百人。皆言師道雖已老病。智慮不衰。而獨聞諸朝廷以爲老無計策。不可復用。異於國人。臣考古進賢之法。在易之晉。其六三曰衆允之志上行也。夫人各有私合衆則公。故必衆允其實也。而後可進。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而後察之者。人君之所臨察如此。可謂謹且審矣。是以用無不當。後世不稽於衆。而獨恃一己之明以周知人之所長。是以拔十得五。而曰比有補其類。間雜衆人之多也。陛

下欲求知人之術。則觀諸易。參而質諸孟子。其亦可矣。臣竊觀左右諸大夫之一旦論种師道。不如國人素信之審也。昔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乃自馳見王翦謝之曰。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其後王翦卒以將全破楚軍。略定荊地。漢宣帝老趙充國。使問充國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充國與羌相拒。堅守不戰。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一闘死可得耶。後終漢之世。無西戎之患者。充國之力也。前世用呂望以耄用將收功如此者。難一二數。至於趙用趙括。蜀用馬謖。宋用王玄謨。皆見其平日論兵。智略從橫。使之當敵制變。卒皆折北不救。以古揆今。則師道之老而未詘。未嘗謂不可用也。今師道復統河朔之師。委制閫外之重。將吏素服。士卒素信。戎狄素畏。易以定功。此上策也。廢之振用。遣將將兵。威名士略可以折衝。此次策也。今無故解其

兵權。委之道館。使士氣消沮。民心疑惑。臣竊恨之。金賊此舉。存亡所繫。今一入。則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而夷可服。失此機會。則非特方來爲患。心有不救之憂。臣恐西戎南夷。共知中國大弱。爭圖深入。爲金賊之所爲。則我困於奔命。必不支矣。廷臣間憒憒不曉者。固不足道。至於僅有識者。多能知之。然知之者。莫肯力言。言之者。莫肯確奏。是何人也。人爲身謀。畏執其咎。一有疏奏。形迹可指。不如容容成敗不與。卿大夫事君。若自若而然。臣逮陛下休明之運。衍陛下知遇之恩。自頃至鍾已許國矣。又嘗言責。不敢不盡。切聞臺臣諫官屢劾宇文虛中。朝廷重去虛中。而輕罷師道。此非特臣所不曉也。或謂師道不良行營於駐驛。朝廷以爲奏事。此與國之安危。爲重輕。若孫腐全碧章中爲參軍。師四千秋。得小事至罷殿。貪賢尚能。君有之矣。伏望聖慈察臣本參國之計。更與大臣參之。不揮政命。天下幸甚。

許翰又上言曰。臣聞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老馬識途。衆鳥知風。此言物各有所習也。是以金革之事。必資宿將。臣累言种師道知虜本末。虜狀素畏。異其威名。猶可折衝。今敵未能置之樞府。請置使之顧朝置司。亦不關係擇得畫心。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臣既論兵之不可不用。故連論將。不憚喋喋上瀆聖聽者。誠以爲兵待將而後勝。又謂方多故時。國之虎臣。未宜投閑。急而求之。非所以明朝廷也。今虜行已遠。遣議三鎮之使。尚未來歸。臣恐將帥奉制。便指日持大遷失事機。今日之勢。當如救火拯溺。少緩則無及。望先明告將帥。使得閫外便宜制勝。委任而責成功。此自古用將之法也。兵交使在其間。豈亦何害。臣料兵威未振。虜情未艱。遣使請和。未爲下也。故今日之事。恃兵之力多。而恃使之謀少。乃可爲矣。

翰又言曰。臣伏見艱難以來。用將不專。稟命朝廷。故使大將節制難

一。積會屢失，勞費益張。欲前無事而變更，愈紛。欲姑休息而息有無日。此忠憤憂國之士所以中夜慨歎，撫枕而興也。今既明示天下以弱，是以河東之兵深入而不息，陝西之寇內侮而方興，情勢至此，亦已殊矣。若不一大變前所為，恐不復可濟。為今計者，獨有起种師道輩，以大討賊，是但責成功而已。昔漢高帝取魏，但問大將騎將步將為誰，知非韓信等敵，遂決不疑。以是知用兵之法，要在論將。而議者以种師道姚古有怨，故罷師道而用古。然臣竊觀漢高祖始用陳平護軍，諸將不服，更使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初拜大將，一軍皆驚，高祖不恤也。光武之時，賈復常欲手刃寇恂，光武親屬解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朕分之。卒使二人結歡而去。今陛下欲正天下，則宜如高祖；欲和調將帥，則宜如光武。方之材時，諸將臣至少。豈得使之一廢一植。至於勤王之師，雖已罷遣，今恐事殊不克復

召。但使河相賊破，則河東賊勢自然。要之非一大警懲無休息之時。伏願陛下更與大臣反覆熟慮，早定大計。今日之事已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也。而議者猶欲循前之姑息，前之得失亦可鑒矣。

高宗紹興四年，王之道上奏曰：臣聞自古良將用兵，其謀定於數年之前，其功成於數年之後。與其始之所言所為，莫見少異者，故在國無屈力殫貨之患，在己有料敵制勝之名。若漢之趙充國、晉之羊祜，可謂得此道矣。充國之制先零也，專以先計後戰為事。今年上書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明年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復乃以屯田金城，益積蓄省大費，而遂破先零。羊祜之討孫皓也，尋以開布大信為事。今年有略吳二兒為俘者，遣還送之；明年有斂取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封而與之。其後吳遂罷守石城，羊祜得以分其戍卒墾田八百餘頃，而遂為持時。不知今日之所用以待敵者，果出何策；其所恃以制敵人之命者，果為何人。惟陛下日夜共勞宋忠書謀，以刷二帝北狩之恥，固當有萬全之至計。然以臣觀諸將之所施設，未見其驍雄也。為今之策，莫若擇三大將，寘之三路。東之揚楚，中之廬壽，西之襄漢，俾其勢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一切取法趙充國之制先零、羊祜之待孫皓也，田地上務在先計後戰，開布大信，期於一舉而空朔庭，然後為勝。書曰：陰陽不和，擇士為相；疆場不寧，擇卒為將。臣前所謂擇三大將，寘之三路者，要不可以文武資格為限。其詔中外侍從將帥之臣，有才略絕倫者，各舉二人以聞，召赴都堂，令二三大臣窮之議論，以觀其蘊；試之以事，以觀其勇。然後陛下親擇而用之。曰：誰為我守揚楚，誰為我守廬壽，誰為我守襄

漢。如漢高之用韓信，光武之用馬援，俾以方略，令其自効。如是，將見人人輸忠竭力為國家用。陛下垂拱仰成，而中興之功可日月以冀矣。

紹興間，張浚議堂邑立事曰：臣嘗觀漢祖因思歸之兵與項籍力戰榮陽、成皋間，大小七十餘戰，身困兵殪者數矣。然則良平之計謀，曾不損其敗乎。是不然也。夫高祖東嚮以爭天下，良實居之，平多奇畫，為祖與羽之以兒。至於不幸而用兵未利，則亦上下同心，始為善後之圖耳。何至紛紛然自為離間乎。此其所以能終有天下也。然近歲戰爭頻盍明，可以為鑑。而況不為衆殺盍明者哉。

安又工言曰：論者謂人主之御將當結之以恩，待之以禮。此固是也。然尤須以為服將帥之心，莫若一循理道而加以至誠，則何事不濟。若一言不歸於正，旋踵遂嫌伏發，而其心已窺測，深望矣。唐自肅宗

之祿，藩鎮跋扈，終至於亡。豈非有以啓其心者乎。

浚又上言曰。甚矣明皇之於祿山，寵龍而親信之也。雖妃子之貴，為之兢對以歡之，豈非欲得其誠心而結其探擦驕揚耶。然其終也，不能免其不叛，至使六龍蒙塵，四海鼎亂，其故何哉。御之不以心也。嗚呼。人主以一身而臨億兆衆庶之上，所恃以承祖宗之業，建百世之基者，惟道理所在耳。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儻推此之行，如帝王之綏跨無偏，如日月之明，無物掩蔽，王道不難成也。今日之為將帥者，悉舊之為出於其性，蓋天資生之以佐陛下中興，且又興書生從事於古，是非得失之計，有耳聞而心熟之。臣願陛下待之以正，推道之以直道，必復少有間隙，俾之或得而窺伺，君臣事契合無寬，豈不為千載之盛事乎。

浚又上言曰。臣契勘韓世忠每以恢復自任，慷慨負氣，不肯同書之出其右。今諸帥列屯並進，實自世忠發之。誠望陛下因名問之際，賜戶撫勞。以駐軍承楚，始自世忠，淮東豐利之路，給諸軍有處不下千萬。向非世忠力為此行，則諸帥因循，猶日晏有渡江。自春及遇虜，安奉多望風而遁，惟世忠力破精銳，以少擊衆，異時中興之功，當責望世忠。臣每與之款言，可忠亦深，以此自負，欲願陛下每曲及之。干冒天威，不勝惶懼之至。

浚又上言曰。臣嘗謂輕重姦被降委者，其過失常聞於天下，而素未任責言可箴要者，未有不獲美名。此何故耶。人情露人之在己上，而惡己之不能有所立。凡有血氣者皆然也。是以紛紛之論莫可究正。豈獨將帥為然，則人主何從而辨之。要當學古之道，明今之情，考於吾心，未見有所見之實，勿輕以弄付也。知之而後用，用之而勿疑，天下之事可不勞而從矣。

浚又上言曰。臣輒具危懇，上瀆聖聰，區區至情，仰祈磨照，昇念事干大計，利害非輕。臣而言之，惟恐遺掃朝廷之意，微臣孤遠之蹤，無所逃責。臣而不言，終致上誤國家，非臣捐身以事陛下之意也。臣近奉聖旨，差王似充宣撫處置副使。臣伏思聖意高遠，所以為天下之計者至厚。慮臣一有犬馬之疾，或誤使命，遠方無副，將士失歸，此盖甚善計也。然臣熟知王似平生最好鎮重，寬厚於民不擾，似之所長。於駕御將帥，處機事，不為身謀，以國事功，緩急之間，恐未可仗。若臣蒙陛下聖恩，得請而去，事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其一也。臣又伏思陛下之意，欲委似招來附之人。臣竊惟天下之勢，獨在金虜，虜來逼雖，雖將不已，何暇撫叛。又況似往環慶日，嘗為制置使，行撫諭部曲，不奉從，如張中孚之徒，昔有深隙，今又安能懷之使來。其二也。臣竊今川陝，非劉子羽吳玠之徒，誰為死一生之地，與虜為讎。內而張浚程唐日夜謀議，此輩皆以待從高選，寄立破虜之功，其意各望陛下天日照知，寵加任用。今事將就緒，一旦以無功待罪，處制任人，情狀何。此其三也。臣去歲乞似知興元府，兼節制吳玠王彥。彥與玠各有論列，遂復以劉子羽代之。今似為副使，必不安職。此其四也。臣最早徽，獨荷陛下知遇，委經大任，待保全，凡所委任，莫非親付。今似未嘗得對天日之表，有此除拜，恐自此臣之過失日聞於陛下之前矣。此其五也。臣亦區區肝膽，畢露于此。伏乞陛下念臣嘗有微績，曲賜保全，俾之歸，遂養疾。臣之未死，尚當圖後日之報。臣無任所懇之至。

臣與契勘所陳事理，上干國家。臣非不知含糊苟且自為身謀，特慮劉子羽張浚程唐吳玠王彥之徒，必自引去，而似之才能備嘗艱難數事，雖黑終無以塞責。舉事之利害，又有至切者。

伏見蜀之士大夫及近臣侍從官以下監司守臣及朝廷執事
皆以自守安靜為言殆非為陛下國家計乃自為家為及一身
計者也曾不知將士所以捨偽從正數至十五餘萬彼於臣何
有哉特以上念祖宗恩德之厚次戴陛下養育之仁各欲盡力
以來于此今若按兵自固惟保其不叛散而為亂者此特其一
耳又況虜為不直必欲假援義社稷青齊我民人而我乃委靡
自困終必為虜所滅為此說者豈不思之甚也臣每與蜀子相
莫安王者等日夜治兵講學合備其機其一員深大舉勢後
虜知我必與為敵不敢窺伺之計其二符欲激勵將士當可戰
陣為陛下興大利除大害逐出其中虜而或書圖臣輔
為身謀遂起惑論相為朋黨足以直觀在臣去就利害盡皆為
國家之計恐有未便伏望陛下察之於心斷之於己以慰天下

臣之此言矣曰見神實所照知伏望陛下留臣章疏于宣政大
臣不安其職求為進退委順聖慮臣無任懇切之至
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李綱上言曰臣伏覩陛下駕馭將帥恩禮兼備
至有不遠千里召赴行闕者然對揚寵命優異此誠足以得其心而用
其力也將帥特眷遇之厚乎先望天意而務立奇功屢進謂雖居
後世亦臣子之至情然臣聞古之善為將帥者非有大事不去所
文帝欲勞軍霸上細柳之軍則揖而已以三軍之命係於主帥
機事之來間不容髮使帥不在軍敵人覘而知之脫有警急何以應
敵今將帥既輕千里而入覲又有進對燕飲之留進退有累日不
可不慮伏望聖慈為留神深念自今非有大謀議未必遽召將帥如有
奏陳之事遣至軍中可也所親將佐傳以單辭盡其意陛下
欲諮問以經武功者於中諭又安之後令切資參於

面賜朝夕進見璧就有加雖或不作則遣使以訪之惟陛下所幸察
慰廣所及冒昧以聞死有餘罪惟陛下裁察
知洪州趙元鎮上奏曰臣契勘襄陽府在江淮上流當川陝襟喉之
地自三國用武之際未嘗不先留意於此晉武帝平吳羊祜杜預亦
由此以成大功昨以李横為襄陽府路鎮撫使蓋因其衆據此要害
措置翦裹之策賊為侍衆緣朝廷方遣使和議已曾戒飭邊臣不得
用兵今據探報李横牛皐約起兵往東京以來收復州縣又聞偽齊
亦合合今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切慮緣此紛擾不足邊有并吞之
意是時皇李横為合之衆所能備禦不能捍禦則襄陽失至失守襄
陽不守則川陝路絕荊湖震動自江以南皆順流可至之地其利害
有不可勝言者近有人自襄陽來臣因詢訪横用兵之狀云止是軍
中闕之兼冬寒在近伏聞盡冬少冬衣然則横之出兵固非得已臣

竊恐朝廷視以襄陽為上流要害之地以横忠義曾有勞効速付以
一路鎮撫之權不可使窘急如此以至引惹重生邊患臣愚欲望陛
下特詔有司時有以資給之使横衣糧足備不假他圖即嚴降詔旨
丁寧約束責其謹守疆埸繕修城壘休兵牧馬養銳待敵為持久之計
自非敵人侵犯及奉朝廷旨揮不得擅因小利出兵生事臣以不才
誤蒙委寄而上流利害實有相關者今茲所陳亦臣之職所宜言惟
加察
吏部侍郎洪遵薦劉汜狀曰臣准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勅節
文令侍從各薦智謀深遠鎮靜嚴明兼通儒學可充將帥者武臣
材略驍勇猛毅可充敢死可率士衆大小使臣以上武臣伏見閤
門宣贊舍人充荊湖北路兵馬副都監兼荊南駐劄御前効用統領
劉汜武州將種克副家聲事素能沐濟以儒雅使官一隊可稱

虜之偏裨。未究其用。欲望聖慈特賜陞擢。

遷為中書舍人。又薦李寶狀曰。臣等伏見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添差閤門宣贊舍人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李寶。尺籍書身。屢書功最。受刀賈勇。冠出輩流。仁足以撫摩師徒。嚴足以剗弃紀律。置之散地。實為非宜。欲望聖慈特賜陞擢。

遷又薦劉澤奏狀曰。臣竊見武功大夫侍衛馬軍司後軍統制劉澤。昨從劉錡在順昌立功最多。馭衆有恩。治軍有律。公忠廉直。無毫芥取於下。繼在太平州屯駐。緣都統制王進忌其能。遂罷其職軍之日。部曲不忍其貧。欲救供億。澤謹不肯受。獨與其子徒步趨朝。從趁吏部註擬。會侍衛馬軍司為統制。其治軍馭衆。與在順昌太平等。不置回易以剝下。裒剝所部寫之劉已律嗣之。為之下者咸悅。甚樂為之用。中外士大夫皆知其賢。不獨俾俾於武夫之謂而已。臣於今年五月內。嘗與給事中周葵之等列銜保薦。乞賜擢用。繼於六月間面奉聖訓。欲遣往江州將屯兼家施行。問今來又准前項詔旨。臣與劉澤素不相識。而聞其為將善撫衆。事事可考。端可以為萬夫之長。下可以當一隊之用。於上二者擇一處之。方太平無事間。不失為安邊良將。一有緩急。決可倚仗。伏望睿慈特加旌擢。以示明詔求人不為虛設。則英豪之士為時而出。將不可勝用。實為今日急務。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九

任將

宋高宗時。李迨奏曰。臣近見聞報。湖南西路主管安撫司公事程昌禹奏乞備從湖南士庶之請。令馬友充湖南東路副總管。朝廷罷其越職。奏事許降兩官。頗惟將帥之任。繼所繫。不欲遠外之臣。輒為取予。是行為蜀誡。非遭畢至於事情曲折。朝廷別有所聞。難以[illegible]級。止從公坐。臣亦不得而知也。然臣竊見湖南帥府係在潭州。自去年二月金人殘破。守帥監司進退之後。孔彥舟復擁其部曲留屯本邑。請命于朝。是時執政權御失策。事致勞費。又本路帥臣初除向子諲踰年不到。爾降兵斂已復經特。及今一年。民社無寄。盜賊從擾。朝不及夕。是以馬友得以便宜權時安輯。黎貴迎請帥臣。綏寧百姓。再夾本順。又嘗摧破孔彥舟之黨。已有勞效。一方之人倚為暫安之計。以待朝命之行。非得已也。本路監司不為申請。朝廷廣時本司措置程昌禹鄰境相郡安危所係。常為賴。迺屬意上陳論其從官盡之言。誠為忠赤。原其憂國安民之意。似聽命聽今若降黜官吏。傳播遠近。不唯四方利害。守帥坐視。懲艾不言。兼恐馬友將士聞此。別懷疑慮。伏望睿慈更賜斟酌。遣寢程昌禹降官指揮。以來群衆。或程昌禹別有可坐之罪。亦乞正名行下。庶解衆情之惑。

李迨又奏曰。臣聞陝西宣撫處置使張浚。自去年八月奏罷文字至朝廷之後。絕不聞問。近來頗傳五路兵馬亦斷收集。軍聲使振。甚尉衆情。切惟張浚之在陝右。實東南之捍蔽。西川之[illegible]。雖未能據險既願盡收關中之土疆。猶可以控扼嶮山。牽制南侵之寇虜。其為朝廷屏翰。蓋亦匪輕。大然聞自謝趙哲之後。西路迭留二將。或誅或貶。以來事任已重。康斷太專。大事任意。人情疑懼。而不復敢斷專。所謀

應疏闊而不周凡在軍中者作其麾屬則皆封部之將帥也即有利害當共商推而將吏畏威不復盡言此最軍旅之大患而成敗安危之幾也朝廷如欲久其事權必收成功則當除副貳使之自助今能臣之在川陝而可與共事者不無其人伏望睿慈早賜措置夫以陝西天下勁兵之郊有一二大臣共籌軍旅之事則外之夷狄內之盜賊聞風知懼矣禦侮敵愾之任也其可緩乎昔漢高祖與項羽相持鞏洛之間命韓信平齊下燕而必以張耳輔行當是之時項氏奔之自趙不得專意攻漢者兩人之力也以韓信之才猶資副助則將特之語豈虛言哉惟聖主留神幸甚

綱又上奏曰臣伏見朝廷近遣辛企宗為福建路制置使令謝嚮所招范汝為之衆號近招撫一路盜賊陛下隱恤元元不異邇者其措置若此固已備盡然臣聞汝為之衆尚有萬人企宗之兵不及三

千若企宗能牢籠役使以寡制衆俾之聽命固為善矣萬一變故未釋或强不可令役之則頑悍果究而不肯行散之則投林嘯結而不可去在企宗亦未易處也朝廷果欲消弭於未形則莫若令謝嚮為企宗之副正兵新兵尚共教習庶幾汝為之兵得謝嚮而不缺謝嚮之衆畏企宗而為用俟以旬月情好既接威信已行然後別與謝嚮差遣但令企宗特將亦一時之義會也惟聖主留神裁幸

綱又奏曰臣伏觀朝廷近降指揮張用除舒蘄鎮撫使命下之日鎮撫之道達治體者莫不成有慨念蓋李成素非張用之敵今李成敢為變亂而張用頗效忠力李成既已削奪官爵張用乃衆畔以茅土仰見技任忠勤旌黜反覆此誠立國之大計也然而舒蘄之地素經兵火蕭然耕織其城郭官府已屋州閭戶口十急耗倉庫之盈虛比之鄂岳固當有間如此則舒蘄雖走新命然且方資經畫又李成尚

在巢穴亦須力行追捕切恐張用老幼未易遷徙唯荊鎮糧未易運辦其鄂岳爲治亦未易遷置宜俟其協力追兵擒獲李成之後方可舉軍赴鎮此固朝廷委任之本懷亦人情事勢所當然也臣恐張用未曉今來寵遇之意爲一鉢舒蘄命或有請于朝然後許泰舊治則不足以明恩遇之厚欲望睿慈詳酌明降指揮張用鎮撫舒蘄權兼鄂岳二州爲治庶使兩路之人重安感懌早得寧帖

章謂又奏曰臣竊見爲患之兵南侵袁撫東侵洪饒北從池州其本根之在淮南者既有舒蘄光黃四州之衆矣今之渡江者復有江州南康興國筠州四郡之地利則出攻敗則退保兵食有餘也據要害非復如去年飢窮之特寄以剽掠也朝廷兵精方之賊扶則不衆多軍政方之賊役則不啻一加之計謀不精心力不齊是以進不能攻退不能守日削月朘浸微浸削令不激昂率自振勵則雖兵費力

屈而地蹙閫外之將形格勢禁而不得相救長慮之臣皆危懼理而生以塞也當是之時雖有狄郭亮難之心莫能持危扶顛之策矣臣觀易進待李成之擾而出兵者三路持李成之地而為巢穴者八州陛下誠能擇其三路之守將而謹據形勝之地任大臣為數路統帥而遙其東使之勢則猶可為也若復優游更如前日則變削之禍其可既乎臣請擇三路守將者江東之池饒信撫州江西之洪州袁州荊湖之鄂州此三路受敵之地鄂州最可當間捍屋而李兒文聚用見有其處將袁去潭州近才數百里而孔彥舟可藉以守此兩州之地急遣信使付此兩軍使之堅守自餘池饒洪撫信五州州非健將不足以自衛將非萬兵不足以勝敵慎擇守將各任一州則三路形勝庶可保矣臣所謂任大臣為數路統帥者今呂頤浩雖治江東實兼兩路之任木勝亦己大江州未有置司之府頤浩固未可以歸建

勝非亦不可無兵操之衆論勝非長於謀略沛勇於戰鬪使兩人共護諸將兼江南荆湖四路之地。而張俊精兵為之副。凡此四路兵將財用賞罰。不從中御。聽其措置。然後審為師期。擇利而進。則馬進可卻而來侵之勢遏矣。夫三路分兵以守兩帥統兵以戰。覺今日一。討謀精審。心力必羆。國勢自競矣。若夫分遣奇兵以為牽制之策。客用辯士以為離間之謀。招來殘寇以減內潰之變。多備貴師以應往來之援。則皆統帥之事。朝廷委任而責成功可也。臣又聞頃者大軍邦討熟於財賦。今之四川二廣江南荆湖移用之外。常賦之應辦於朝廷者。仍委頤浩別募一使運至行在。且兵羣已聚。秦不遠今。則諸路財用莫敢截留擅用者矣。武之七德。豐財居其一。奏陳理財用武也。臣不勝區區之誠。伏望留神采擇。

章誼又奏曰。臣伏觀自古撥亂之主。未嘗不賓佐命之臣內宣[illegible]

外宣勞力。共濟大業。其一時感會風雲者。皆傑偉瓌瑋之士。然征其才能足以趨事功。謀慮足以審機會。壯勇足以敵王愾者。豈一四而無他賜。則收而用之。利其銜策。俾入駕馭。是以人材不勝其衆也。昔周稱十亂。而所與同心者三千。漢用三傑。而英雄豪傑之說不可勝紀。光武中興。其雲臺所錄三十有二。唐室開基。凌煙功臣二十有三。皆建責於中。宣威於外。是以群策畢舉。群力畢展。人主獲安猶頤而天下定矣。仰惟聖主。維持大統。揭建旗後累年于茲。然寇狄未靈。邊疆猶警。士伍雖多。職守未固者。良由來將之路未廣。而置將之名猶狹也。誠能略倣前古置將之名。如建威驍騎虎牙橫野之類。列為數等。以旌武略之臣。推廣前古求將之路。如軍謀宏遠趨闕自薦之類。列為數選。以來英偉之士。則群雄入彀。強敵自服矣。如臣所請。乞有司條具。付外廷措置施行。

蘇籀上劄子曰。臣恭惟陛下仁聖慈武。寵馭積實之將。天人顧相。拔統胥强敵。安土宇。四方入寔。若大興化。士生斯辰。操觚執翰者罔不殺勤盛以異文為賢。步趨先後。冠冕方隆。涵於中外。至平治。權衡具備。足涵武矣。臣愚竊見近世干戈之際。武力常恨不振。今雖于康主遂施焉。恭惟本朝藝祖之武。太宗之文。列聖重其老。所謂武臣則盡天下之才。致太平。防患難。文武二柄未嘗偏用。天生五材。闕一不可。書曰。帝德廣運。乃武乃文。今之議者武吉不若用文士之易。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中國文明冠帶之俗。士開習於辭藝。不足者武也。然戰當捺之微。何日無之。今三府有按劾之吏。外憂有饋運之臣。皆所以養兵也。英奇驍果。倜儻豪雄之才。或不肯由揚歷識。割有以競軍之。爭爭塗矣。古人有言曰。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處。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焉一江海飄淪往而弗返。異域之人而或招來之以為

我用。況在吾邦者哉。凡骩鼓擊偉之於可修之時。今國家閒暇宜政焉。一旦令將乃定。誠非備豫之策也。昔漢高帝總攬天下英傑而歎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蓋帝王之度。不待不寧而豫慮之。非太平事。又嘗觀前備富優遊。亦秋補夫戎閫。取將帥於韓羽之林也。今之宿將例各休老。後來成名著者幾人。勇智可用之事偏至矣。於戰鬪。武況坐軍中。嫌於驕橫。或汨於賤隸。無以自達。或觸犯文法武人常理。寬之以容。索之以忠。養之而成。其可已耶。武斯民蓋於太平之樂。游焉伏博。心志恬嬉。軍中投石超距之氣索矣。可無撫恤之上倡乎。之哉。晉梁華基之性習至若衛霍寶月異域。赴湯蹈刃。犯死不悔。惟山澤幸苦之士有以為焉。萬夫之望。孰此者也。今之軍伍既無出戰禁虜可賞。料事相枚。兼略弓馬之名。此外莫若明詔遣般公卿與我帥都督監司。歲薦所知武勇傑出之人。朝廷置籍觀品。時加召擢

絶出倫類。如祖宗時郭進李漢超輩。昇平之後曹瑋李允則种世衡之流。奇略高才。不易得矣。古人未能遠過也。書曰。敷求俊彥。言其事狀也。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言勤取之必衆也。庶幾復得如此之流守邊臨敵。永不乏人。臣無任私憂過計。奉奉姚臧上言。

李光進高祖與韓信論兵故事。論任將狀曰。臣聞自古帝王欲創業中興。未有不先收攬威權。籠御英傑者。故揚雄曰。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敵。高祖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故韓彭之流。咸為我用。卒平秦項。以有天下。蓋盡駕御之術也。今陛下所與圖中興雄大敵者。不在張韓劉岳吳玠等數大將乎。陛下欲盡駕御之術。則於此數人者。當使恩威並行。其心悅服。然後可以制其死命。得其死力也。臣觀諸將。各有所長。不可偏任。如張劉之持重。韓岳之驍勇。政在陛下區處之。御之得其宜。盡其實。來主入寸之功。竟任之專。恩數之隆。錫賚之厚。莫與為比。而陛下扶傾持危。事無不成。功其勢不得不重。彼重而我輕。一旦有急。勢必難制。況張劉二軍。士馬器甲。實精兵銳。其利儘宜。稍加任用。與世忠相對。庶幾勢分而建患。則彼難而守。又加威嚴。則勢孤而備多。則力分。而我得勝算矣。張俊雖若畏懼。其實未喻。陛下皆當以術御之。更可謂中軍。有揚臣師古數千人。皆烏合之衆。神武所在。屬弱如此。豈所謂防微杜漸衛朝廷者哉。臣愚欲望陛下深詔大臣。別議萬全之策。使韓劉吳岳分諸路以守邊疆。張俊擁全師以衛王室。然後人才心皆各盡其用。委任之際。無偏重之患。將出其忠。使大患遠消。此漢祖將將之術也。

皆汪藻上奏曰。臣聞天下之勢。莫重於制兵。人主之權。莫大於御將。近者諸將之兵。皆總於樞密。以重之歲。以銷未萌之患。其於制兵可謂得天下之勢矣。至於御將之術。陛下與之某必有深術。非臣愚聞所

能測識。然臣區區之忠。苟有所懷。未敢不盡。臣觀自古撥亂反正之君。皆善於御將而任使之。故能有成功而無後憂。臣不敢遠引以煩聖聽。獨以本朝太祖皇帝之事告於陛下。臣聞太祖之御將也。結之以恩。豐之以財。小其名而重其權。少其兵而久其任。諸將守邊。每來朝必命之坐。賜予優厚。撫而遣之。所謂結之以恩者如此。西北邊軍市之租。令賜諸將。不可生入所謂豐之以財者如此。郭進李漢超之徒所居不過觀察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得便宜從事。此小其名而重其權也。李漢超屯關南。郭進控西山。境內威畏。邊鄙之徒。所領兵皆不過五六千人。然任之久者。多至二十餘年。少亦不減十餘年。此少其兵而久其任也。結之以恩。則其德深。豐之以財。則其力足。小其名而重其權。則其人專務於功名。少其兵而久其任。則人得竭其智勇。故夷狄服。邊鄙無事。今北虜議和。陛下欲偃武修文。休息南北。識天下之幸。

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奏曰。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事。大夫之實。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剴上。苦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為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於臣等。懷猶征冒敢應用經幷之辭。取盈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量己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憤悱劬勞於陛下之時也。臣昨竟踐此州。譬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為方今所急者。惟取將一事。更無他說。譬如飢者當用食。指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病者當用藥。指藥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為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為陛下條之。昔之建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論心當事。建立法度。制禮作

樂。豈非嘉盛之舉。而至美之謨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
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群盜跳梁於諸路。
陛下專於恭儉。更令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禦之乎。徒立法度。制禮
作樂而已。爲足以禦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爲足
以禦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盛。習成悍驕。無復鬭志。一方
有警。輒紛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
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屈意曲
徇。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取
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
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
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蕩然略不繩
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識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崇。操縱在我。故武夫
握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詩天倫擾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爲腹
心。彼狡猾倔強不濟。奈何欲赤其心將。誰肯爲先。且今諸將悍驕
已成。卒朝廷有法。未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
者。豈欲明主自視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
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
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
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夫
先驅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
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於胸中矣。今諸將跋驕然
臣得之傳聞。亦尚知長朝廷之法。而陛下群臣方平居時。衆族切齒
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捃摭目前爲進貴進身之
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

撫陛下非所無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恩。恩過而驕者
同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添也。何不能開之有哉。
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
曲折。惟我之聽。不然。羈銜競齧。蹶首奸智。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
矣。漢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困於滎陽。漢固
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卧內奪其
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輙收其精兵以距
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馳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
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
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己。故甘心使爲之用
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
謂解衣推食。使足以得其驩心者蓋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軍相
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澭。使人謂曰。公不奮
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盡力討賊以獻。是以澭代崇文者。黃裳得其
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奔命之時。可
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孰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
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今諸將皆握觀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
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
惡。如以劉澭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
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
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
於帷幄之中。以出奇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
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
不得而與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與

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是已。陛下以為謀之不臧。則慎擇而易之可也。何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覬。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遠以為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予謀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得前從容坐視。大臣如僚友。曰端等參期於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傷乎。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萬一國家出師遣將

昭侍從參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待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為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議。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為可行。便於己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為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為自今諸將當待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効。是三說者果行。是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強敵。何難乎拜盡。何為乎邊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論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蕃為盜賊。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於此數十州之民。昔者以暴賦橫斂為背。尚有無欲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太半之賦為作。然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暴而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莫不得休息。鞭撻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而何以生財為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泛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斂民之財。當一兵一[illegible]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十二居其一。言冗名而請者。一人而給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以臣之俸實養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太半。是養兵冗為而止養為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其時借補僅守而已。到是籍之真命。今則一軍之中。四方游手者無不貫名軍中。或為主帥借請。使奉文行移。應舉令官一同。然有限。得於閑無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憚於憑陵。莫敢詰其。盡支之。蓋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

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急盡賦之不奉。一聞入境。則使臣軍期司奉斂民財。無復稽考。急為侵漁。與盜無異。是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未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之泛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言之廑舉興之本。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所索。如戶部銀絹以為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燕嬉饋給宴游佞幸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賞賜浮濫使令童子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况一時持斂之虛名而實濟軍興之用。識非小補。孝宗以為寸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之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夫衆之財帝未必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留臣陛間。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有欲復言之。臣聞中之初

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
慮之不可不預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為患者。蓋
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使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
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
成兵本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
今一國之兵無統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
之符。祖宗於兵蓋有深意焉。今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
平之後方有事變，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
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
大，難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豈偏裨之中如有英豪，
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為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
之謀，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或付兵數千，直隸御前
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審之。
臣人微而居其言，不勝幸甚。
汪藻為翰林學士。又奏曰：准行在御史臺牒，正月三十日三省樞
密院同奉聖旨，將來虜騎北歸，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鎮江、常州留
兵屯駐，各當如何措畫，及當於何處駐蹕。除已令侍從官條具外，今
更令隨行在職事官各條具以聞者。右臣竊惟金人為中國患已
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
臣嘗推之載籍，自古夷狄強盛，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肆；中國
陵夷，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極。雖至微弱之邦，垂亡之主，敵
人西壖，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
者太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於天下，而犬羊長驅，若果
行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
江浙則破江浙。要去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
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於乘桴入海，僕僕然未知稅駕
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
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雖千百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
忠、張俊、王𤫉之徒是也。論其官則有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
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
所，養者錦衣，所食者玉食，肴豪無所不至，雖與臺廝養皆得以功
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
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狄者，陛下不得而問之。擁
兵自衛，閉壁逗遛，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咎也。然天下之人猶望陛
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不
能為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則虜騎

來，衆其氣合，極力勦除，虜必終身懲創，不敢復有此，則後江陛下
也。其利害豈直為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過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
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虜性狂慢，不畏暑，猶
憚居熱，况已致忿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撤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
至小之禍乃更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
靈，而陛下幸有館頓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嘗痛念自秋以來，陛下
為宗社大計，惜敵人之侵，責所與勞矣，嘗頃刻少寬。以建康、京口、九
江皆宿以重兵，故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
九江，而以王𤫉隸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若虜騎渡江，充、韓世
忠、王𤫉并力拒之其前，劉光世扼其後，可使奔北不暇，而世忠八九月
間以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為遁逃之計，豈有諸
將之意。劉光世亦以世忠為詞，竊笑是世忠初無為陛下

拒敵之心也。滔杜充力戰于前，而王瓊卒不出，小劉光世亦
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世忠朝夕血戰至數十日，而不知朝廷失
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瓊使之也。失律幸大憤怒
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之負國家罪惡如此，論頃少
畏陛下之威，悔書謀之言，日夜惟恐兵曹有司議彼州生
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議使方且以萬人殺戮數十人之功。
冒朝廷不貲之費，目明引軍至淮，道路雞犬爲之一空，居民閉束奔
迸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韓世忠退留秀州，放軍四掠，所爲之
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府自城而外無不被害，閭壁僅能
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親御案輪者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
女張燈高會，君父冒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瓊自信州入閩，所過州
縣迭遭劫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狂寇生害，其意未嘗在國

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爲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怪
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爲陛下言者，豈以爲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
難，正藉此曹爲用，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惑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
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必得其心也。蓋者陛下南遷，可謂播遷之極
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待
陛下爲之主耶？所謂爲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捍
禦寇盜，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縱兵內
相攻殺，以爲民害，卒焉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殃，所過一州一縣，則
一州一縣罹其殃。今江浙兩浙已如此矣，而一幸湖湘，幸蜀，則虜人
殘其前，而無人以捍，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禁，是復爲江淮、兩浙無
辜之者矣。[illegible]所臨曰幸，宜所過入以爲幸也，豈今日之謂哉？臣恐
一朝而陛下無所恃也。得比時殿辟之臣，又聞叛離叛之時。

士卒，或有頑留擁跋者，復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詔諸將，
平日無所[illegible]，方兵事時，間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
朝廷召我矣。其實自擁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欺我之人，復歸非
於上。又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以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擇之兵遂宋
陛下應云，使金人至合州，則南東溫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
之得逃也。又士卒之使，聞猶恐不前，以令之使遁耶？然則敵人長驅
無所忌憚者，蓋其置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有誅
焉，不可言諸也。王瓊本隸杜充，交敗于前而瓊不救，此不可不當
先斬瓊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黜降，使以功贖過，如殆使之，軍稍
可責其有功。將士見所以移軍數遁者使之，罪亦何逃如矣。臣竊謂
取少樸。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皆爲驕悍，前未之敢，一日而斬
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由是太宗可謂

有功矣。一不受命，輙更斥鄭。郭元振，唐之勳臣也，明皇於軍容不整
坐之纛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故古者其知之矣。
何則？人之欲無窮，必有待而戢，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怯而是以爲
用。况以曹時，屈於虜掠之貲，矣用矣，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
日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古者有能以姑息而底成功者乎？且漢高
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號
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高祖於是數人
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少貸。此其所以爲高祖也。故韓信
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斯今陛下嘗以
將將爲職，然觀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浚集西兵而來，
則又必藉和鼓成風矣。不知主靈何時息，有國家仁時衰復以臣觀
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號習忠武，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

非特坐以責其至誠徇國所在人心懽然樂用之憂有之十分無一。臣愚以為易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有以斯人耳言之將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旅政權錄也以護為名者。主將將佐僚屬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中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陞為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將為諸路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取諸將如臣所陳。則度支盡數通江。或於建康鎮江等州留兵屯據守。亦有功賞亦有功軍四者或平江揚州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群臣如兩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事哉。甚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藥。醫藥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莫於取兵權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

臣愚怔營不知所諱。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議中書舍人李浩進上奏曰。臣聞天下危注意將。方今國家恢復中原。當務之急。莫先於擇將。而將之材能非倉卒所可知。必使素為稍習。使展其技。俾知忠勇材無所遺。然後用之。則知教閱士卒不如今竊見朝廷文臣。每為引賜對事加織擢。而武臣獨未及此。臣愚欲望聖旨令諸大將於所統本軍偏裨中。諸帥臣於所轄路分官吏中。薦舉武臣智勇忠義可任將帥者。不以官職高下。召赴行在。內殿便殿賜以宴見。稍略禮儀。使得盡所見志意。因以訪廢如其可採。即加試用。俟功效顯著。愛以統帥之任。庶幾能者得以自奮。上以待拔擢無所妨礙。而朝廷折衝禦侮之材。殆亦在其中矣。

孝宗乾道六年。周必大上言曰。臣外見今日[illegible]諸將舞文[illegible]置遠備謀導遠略。固非外庭所能窺測。然臣私憂過計。必語諸路帥臣有其名而無其實。[illegible]副有其[illegible]而所以[illegible]其人。為一用帥于外而[illegible]方門附于內。安得不為之患也。[illegible]顧詔三省樞密院精考諸路帥府[illegible]州兵軍外實[illegible]可[illegible]有[illegible]何[illegible]其所制處[illegible]立為定數。已定者令稍加訓練。不足者令[illegible]招填。但只在本路駐[illegible]。計亦不難辦集。仍於見今制總管於逐路分都監中。選有勇略經行陣之人。就令統制教閱[illegible]其所自至於擇帥加詳。尚以文任。其在今日。凡[illegible]急務。如此。則諸將師臣之實[illegible]異日[illegible]焉。屯比年小吏[illegible]不[illegible]選任者。往往任[illegible]事[illegible]不[illegible]。但知諂辭媚悦以本守帥。更[illegible]其[illegible]亡者十二[illegible]雖設一用本路。有調發[illegible]無不羅邊舊制。參以當[illegible]於[illegible]合革此積弊。如此。則精[illegible]將副之舊矣二者一定[illegible]日朝廷[illegible]必集[illegible]射之意

淳熙二年。知[illegible]吳[illegible]敷文閣待制又上言曰。臣聞條[illegible]圖者不可輕近

效。立大功者不可守常格。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未嘗[illegible]心之所經處臣之所討度。常以兩淮為急。累歲月後又欲圖之。則必未圖[illegible]而田則田不闢。[illegible]邊之費[illegible]民無定居之心。其[illegible]非他。特在於要所[illegible]守常格太[illegible]耳。若要其效。則[illegible]久之計有不暇為。守常格則遠大之謀有不容施。臣陛下以郭杲[illegible]外之事稍革一[illegible]之弊也。臣謂若只如尋常所用守臣而不假以事權。示以久任。則不過年歲間或將更易[illegible]立大功難矣。[illegible]為趙將居邊[illegible]如能[illegible]韓[illegible]本朝[illegible]

州鎮內城守慶州[illegible]遠軍。禦者二千餘。近者猶未餘作。是以乇兵甚少。用度自足。以平時借倩而外無過慮之警。帝在方冊可覆視也。臣願陛下遠稽前代。近守家法。如郭剛輩既審知其可用。莫若盡以二州之事畀之。使其境內之利害與施設之先後。明示大任之指。責以必成之效。毋掣其肘。毋代其斷。有始績則且增秩賜金。勿遽移改。彼知朝廷委寄既專且時無可推遷。必將悉其知略。不敢有苟偷之心。而陛下之憂顧寬矣

孝宗時。虞允文上言曰。臣惟御前降到金字牌子。遣伏奉御筆。以臣奏乞號召李[illegible]等赴行在面賜考察。如有可采。乞賞之。開[illegible]爲日將帥之儲。曲蒙聖恩特加宣諭以臣公忠明識。具令委量。令臣一面任用之。更賞加寵信任。逾篤。臣下拜[illegible]知[illegible]死不足以報群常之遇。臣伏自惟念禀生愚暗。豈有明識。何以仰當聖語。[illegible]

是臣平生所學。日夜勉此。以効報於陛下者。且人臣勸人材而天子進於任使。古之道也。主封氏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是薦之者雖在人臣。而用不用在君上。理甚明也。况將帥關國家安危。邊境利害。不爲細事。而主握兵爲之。實自古人臣所爲畢之嫌。如避刀鋸。何敢自陳而爾也也。蕭何能追韓信之亡而薦之登壇之拜。必漢王也。方未拜而人人自以爲得大將。是何爲信之審一軍皆不知也。非獨一軍不知。信亦不自知也。戲文帝謂信使背漢與楚。信謝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我背之不祥。以信在危疑中。猶知爲漢王之恩而不忍攜貳。是何於身未嘗以語信。信亦不自知也。臣固無何之明。而蒙將未必有信之賢。此殆非偷。但古之君臣於人材屬與眾之間其謹如此。故能於經營四方之時。上下無可疑之迹。而大功之所以垂成也。臣至庸陋。不足以與此。如使臣稱用人之親以

二之將。付之以[illegible]公矣。擅用人之權。未歸之君父。則不曰忠矣。猜疑集臣甚懼。伏惟陛下亦明察照察。臣不移之愚。終賜保全之恩。臣之所遠者。實則尺寸之功。或可効於未死之前。以圖報大恩也。抵冒天威。誅伏越殞越。伏乞睿照

虞允文又奏論蜀中大將曰。臣伏准御前金字牌子。遣曲蒙聖恩以御筆賜臣。拜手伏讀。感懼交極。仰惟陛下眷遇之篤。古所謂知而用之。用而信之矣。臣自顧不足以堪此也。臣自入蜀來。首以將材爲急。詢問所及。不問於貴賤賢愚。皆以籍而記之。如曰某人爲某人所稱薦。既書於籍矣。他日又爲某人亦稱薦。則又書之。如此而不一書。則其與之狀。舒而審察之。又迹其素守。較以武藝。而考覈之。臣之用心亦當[illegible]而日[illegible]之實也。蓋蜀之宿將。或更練邊事。或勇於戰鬪。或有一長爲人所稱者。如吳方、[illegible]、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且

遠矣。如梅彥、張廷忠、彥李宗諒、劉海、耿志彥、且慶夫。其次雖有七數人。而未爲人所服。其收一軍所有二三十人。而方在下列。未嘗獨當一戰。親試以一事。未得爲大將之選也。其[illegible]而擧之。擧而用之乎。古者養才非一日之積。而數十年[illegible]質而不問臨敵[illegible]抑而不甲令。一旦擬[illegible]手爲蜀[illegible]不以爲嘖也。然古帝王[illegible]一旨有[illegible]之二十八將。咸起於[illegible]使今日有盜賊竊發四夷干犯。以蜀[illegible]之勢。無傑出之才。挺然而見。仰副陛下簡注識拔乎。如吳玠、吳璘在紹興初年。起於卜伍。皆以累戰而後見功名。[illegible]至於此。此其驗也。[illegible]日深慮今之蜀將識未有當選者。君臣憂懷日[illegible]之間[illegible]未免。則何以分陛下憂顧而上[illegible]臣平生之素心矣。臣歷思擧南將帥皆淵表[illegible]

未欲違用者觸有予䫉忠英主駕馭之術固自有本末也日者臣於
奉密旨陛下亦謂顯忠背為臣用吳但好議論者往往疑其反覆若
用一静重沈謹者為之副俾議當自定蓋如某人皆以異疑又在群
疑之中陛下發宸斷而並用之中外之心始大和悅蜀將士未有識
之者亦莫不以為當也三軍之士智者少而愚者衆因虛名而心誠
服者亦尚多有之況顯忠冠軍之勇自為陛下所知今累年以來屢
于營問無虛歲顯忠之欲報又當如何也利州西路人馬號之萬自
江淮湖襄之屯未有如此之衆者誠不可以營計如顯忠之謹未嘗
聖意臣愚審未之與言請若將河池之外階成西和鳳州所屯為一
軍仙人關之內興利諸州所屯為一軍擇二將而授之不獨兵數少
則將才易辦亦易推擇而兵分易制無尾大之勢實道衆建諸侯而
少其力之微意也如只欲未之蜀將中今群言所寡推某人某人可

以備陛下采擇以二人者治軍皆有紀律軍中多稱之某之短在性
而辯以某人之勇某之短在疎快而辨以某之細密短長相資表裏
相應庶乎其或可也事急則可應目前之急事緩則於一二年間審
於徐圖之未至大誤也臣聞知臣莫若君惟陛下聖明天縱知
皆達法更舜臣之愚昧無識誠不足以上發天聰信用之意伏
乞睿慈更賜裁酌

允文又上言曰臣比准三省樞密院劄子令奉聖旨令臣銓量四川
諸軍統制統領將佐衰老疾病之人却將建下曾關精選有材略為
衆所服人具姓名開奏臣除已遵依施行外臣自入蜀以來審察得
統制統領官老憊病癈不任軍事之人當具剳子奏知後已節次
擇其最甚者令據離軍若出戍在邊却須俟再功得一可用者遣往
代之既經臣親閱然後敢加銓量其當選代之人雖各為人所稱表

皆降指揮並許宣撫司制置司一面選差給劄奏聞降宣臣已差金
授往階州彈壓胡渙知鳳州郝嗣祖知西和州王中正知階州止是
以本職兼權須試之以事若果有可采然後敢具姓名聞奏蓋遠人
要術一軍一將所係不敢輕易況養材之術非一日之力知人之難
亦于古所載老朝范仲淹宣撫陝西嘗建言謂方今將帥少精方略
或因門地巧於結託以取虛名或出軍班昧於韜鈐以致敗事宜於
各路及諸處使臣軍員中搜訪智勇之人如實地至淺勳勞未著先
使權領職任俟其有功即時進擢庶得可用之才以補將帥之仲
淹為名臣嘗祖宗盛時偏將帥之材其措置尚如此今之西邨宣郁
將而上既多老病又子弟雜類之人冗居之一旦欲以次第而升
則人材不可倚任欲躐次而用則人言未可盡信必須因言試事因
事閱實嚴然後日或可庶幾臣愚陛下特發宸斷以九事付臣俾

臣置之坐右內東五事選擇將材功在精審臣朝夕仰覩無一日
之處一心祇畏誠不敢少怠也欲望聖慈察臣已置俾得以少緩月
日續具聞奏次伏乞睿照
允文又奏謝曰臣先日伏乞　如奉令臣精擇將材以名來上臣累
月一閑所究考蓋選將帥嗣等五人具肝以聞天惟智識淺闇不足
以副付天子汲汲選用將帥之意今惟御前陣列金字牌子遞書宗
聖慈親御翰墨特降宣諭以臣所舉總必詳審未須急對可一面精
擇而任之臣伏惟陛下委付信任之意天地不足以比其大感激震
悉無以自容照得西路中軍管馬步二萬餘人諸軍皆所不及而統
制官吉方年踰七十事律不勝臣以李授代之因以清任天錫之統
西和鳳州最為極邊利害至切臣差郝嗣祖胡世以本職兼權知州事
旨候[illegible]民以年代[illegible]令下工[illegible]為平川[illegible]

其次仙人關殺金平。最號險要。而山上城壁頹壞積朽廢。因王承
祖本管兵也。頃日修治。又閬州一軍。二萬餘人。比年往往來聚作過
如統制官吳勝之貪。李涼之病。臣不免罷遣之。移渠爲右軍統制
官彈壓本州一軍。見此皆以軍政所關。邊防所繫。不得已用宣撫制
置司已獲指揮。公行選差。臣向一一面與之約。須俟見成効方敢具
奏。乞降宣命。蓋軍中易置兵官。非人臣所宜專也。重於二三大將未
厭人望。他日恐誤陛下使令。臣累嘗具本來奏知。又慮東南諸將未
可以振遣。而聖意只欲就蜀軍選擇。試臣前奏。乞陛下以次召李顏
等。不獨天光所臨。常見所嘗。皆悉自分。用合當而虞實之雜出於
至尊。彼慶賞者亦得以爲榮。爲雖爲三軍重也。況臣主恭知人之
明。而當主威擅兵柄。臣子之大戒。伏望睿慈察臣。況誠推照前奏將
領。就召面賜審覈。或有可采。實之淵衷。以爲他日將帥之備。不勝中

外之幸。

允文又奏論差東路兵帥曰。臣准御前降到金字牌子遞。伏蒙聖恩
賜臣御筆。以某人雖乏智略。亦是宿將。頗有名望。比之東路即差勝
耳。不知可以代某人否。尋具奏來。詔旨宣明畫二臣之優劣顧臣
顧蒙何足以上承清問。而副虛心委付之意。仰惟陛下屬取英某
古所謂善將將者。而知人之哲。雖堯舜氏猶以爲其難也。臣竊觀
堯舜之命九官。蓋亦深知其賢否。皆必詢而後用。盛德之舉。陛下無
衆同符矣。至有欲用共工。堯以爲不可。而姑試之工師。又有欲用鯀
者。堯曰不可。而姑試之以鴻水。其後二臣迄無成功。臣嘗以謂堯之
明。既知共工鯀之不足用。因廷臣之言。而心不疑。疑故試之。而非堯
之心也。陛下以某人爲可用。必發聖斷而畀之。今乃下問。豈聖心
亦有所疑乎。臣生愚。可以爲堯舜之君。在堯舜之心。其愚有所嘆也

臣於蜀從辨士人論蜀將帥甚久。如某人之八。人亦許其勇也
中年之後。既貴而失其勇之名。故德順之攻隴上十餘日而不克。原
州之戰。軍中譏其才。一敗而先遁。年今老。雖能改往自新。作其餘
勇。臣竊意其筋力之已衰。矯文之不足。歲月之無多也。大將當以智
爲主。而往時勇士之論。以某之勇可以役於人。而非可役人者。見謂
頗之智略。誠如陛下之聖諭也。利州東路人馬近以三萬計。武休諸
關所繫甚重。如某者戰視某當亦規某。而欲其壓關冲爲屏蔽
則又誠如陛下之聖諭也。然某人在興元久。其將身臨事三軍百戰
皆熟某人矣。臣累年留班行。見東南多有稱某者。識因來內之里時
以爲人之軍。如某州等處。以試其能。臣切意旬歲之間。冀無自定。士
夫游言自息矣。某之子某。臣嘗爲於陛下。至今寮寀錄用。臣於某可
見無他。但竭忠忱。仰答聖明耳。如某如某蜀士大夫皆言非大將之用

威亦爲蜀帥之憂。臣既久病。已累上章丐罷。而所憂亦無急於此者。
累嘗具奏。伏乞睿慈早賜留神。中外幸甚。
允文又奏論蜀大將非材。乞別選用。曰。臣誤以非才叨被遣使還奉
詔。兵財之政粗已修明。至於蜀事之害。如預借民賦最爲重害。陛
下捐金錢百萬與州縣對補。命下之日。西蜀之民。戴德歸仁。與天
無極。今日已往。民政亦裕矣。臣未之興言。而有一事係國安危。將士
休戚。蜀人日以爲憂者。三大將是也。臣緣久病。不能支持。已累上章
乞宮觀差遣。必蒙聖恩特垂矜允。臣於將去之日。無所嫌避。敢布愚
悃。上干天聽。伏自臣去年入蜀。到金州之初。盡得一二大將曾私之
目。具以上聞。乞陛下一振威令。以大革軍中之弊。留蒙聖明曲賜
聞納。上振西兵無事。將材難於考任。終以人無知。乃以爲朝廷闕略
軍律精練宿弊若罷不□□□□初。甚可慮也。某人年垂七十

精力有限。而天姿驕慵。治軍無律。織介手身。私役諸軍。織錦帳事
作奇巧。又公然置正路廛。分明貿貨。勤於曲群飲。爲自營之計。臣
隷以老弱羸待指揮使。都廣候天諸変使臣說名雖繁。有留四十餘
人。臣數試諸軍吏。願以去三軍之蠹。拔爲隱占亦不發道。或雖細故
而浚澄不已。金州數百萬之取。當有甚於某人。雖未有顯惡。心奈恐
無識無以服衆。比於教場立 [illegible] 一
名託神爲好者。盡行斷配。其無知識頑此羅應緣急之際。一人之才
去錄國事。臣去年冬。嘗被御筆。謂某多惡私某 [illegible] 恐暗少。臣常有子
假任職。安當及登別議易置。伏惟陛下知人之明。洞見二將。於易置
之外。以免安氏之所甚難也。臣雖斷以具奏。而尚是將材。豈無早
若哥以副陛下大用。日復一日。空費歲月。徒銷兩之心 [illegible] 書。臣謹
伏山林。抱嬈皮地爽。孫望陛下特留神念於東南諸將中。選擇二兩

今番蹈賑還。或不得已求之於廢放中。如李顯忠者。猶足以加於西
鄉之上。而庶幾其心服也。至如某人。議論術數。雖有可取。而巧於營
利。終不免於八言。又事州。是其積年 [illegible] 頂更得早之義
業。後可免後日之廉也。臣智識淺短 [illegible] 陛下
[illegible]
進狀。[illegible] 斷施
行。
[illegible]
貴議。[illegible] 服而封
剝求役之弊。[illegible] 功。今李隨
方指 [illegible] 擇言
以今主 [illegible] 言不可輕責 [illegible] 之發放中。而書嘗爲陛

下之所人用。者如李顯忠 [illegible] 劉源 [illegible]
或 [illegible] 其人 [illegible] 以來。效必能洗心自新。輸忠報國。其次未之西
師中。吳拱以紀律嚴肅。軍士畏愛。可以委任。吳次如李寶之剛勇忠
承祖之沉鷙 [illegible] 之明練。皆有軍中之譽。或可備采擇。若東南大
將之材皆未可 [illegible] 通用。如置其到如金州。須舉審議而精選之。整暴自
無遺恨也。臣至闇 [illegible] 非不自知其言之疎妄。而 [illegible] 之所問 [illegible] 之所
屬如有人 [illegible] 人言。視今所用。則有間矣。某人已 [illegible] 奏。伏乞睿察
凡文又上言曰。臣比來 [illegible] 臣
舉己具中。朝廷 [illegible] 塞。及概建
康精來訪臣。[illegible] 如故。手足 [illegible] 帶行
然某人在東湖。[illegible] 志易於結
奉 [illegible] 者王表發行在日。而與臣說。有將之臣新前路。與 [illegible] 會議。冥

若必欲得績臣。亦當擢用。爲荊襄之用。又臣存定康芳滋雲騎無元
吉兩日訪臣。議言積蓄爲建康統制官。日臨財至康治軍。有恩。至今
軍中人猶說服之。故稱爲將。爲郡三四十年。措處無寸土。臺中屬蕭
實。今特將帥所 [illegible] 者。拔留之於此時。時發於之今吾爲力向在功名
之念未忘。此間虹州一軍。不過五六千人。當 [illegible] 人起。聞芳不甚明乞
依臣數奏。差撥主管。必著成効。誰與稱又 [illegible] 已在積之材於陛下
矣。臣不敢隱默。謹具奏知。伏乞睿照。
凡文又上言曰。臣比者恭奉聖訓。以虜帥騎援 [illegible] 秋必戰。令臣以所
見利害。不時奏來。臣伏惟陛下以睿智英武之資。坐策虜於數千里
之外。前後處畫無遺算。可謂天縱之聖。[illegible] 世出之主矣。方且下問於敵
進之臣。使得盡其所見。以仰裨萬分。此大舜善與人同。成湯捨己從
人之善。盛德而目幸觀。逹於今日也。臣擬近 [illegible] 探報。虜退伏內郡。所

屯駐處皆高壘深溝引水自衛欲以防我者爲不測進討比無調兩河山東之丁。又漸遷移陝西人馬來戍汝穎之間科斂於民間收集工匠。打造軍器。潛爲入寇之計。今秋必戰。皆如聖慮所及無疑。臣竊自古攻取戰勝必以大將得人爲本。而一軍之中不可以無其副。蓋疾病死亡人所不免。如使倉卒之際四顧無人。豈不上誤國事。臣昔紹興辛巳冬。敵亮寇至江上措置陸鎮之日。臣亦嘗以此奏知。蒙太上皇帝親筆詢可。臣以張子蓋田蒙對。蒙太上皇帝宣諭云極是。在今日使副使過皆可。命臣遍諭尊義問其孰年高同行者。令極密陳發文字往江西取田蒙而義問不以臣之親然其議鎮江到錡自楚州歸田稱疾不出。既無人任大將之責者。一時臣間遂有瓜洲之敗。當時無敢履者。遂事所當鑑也。此指揮蓋劉錡統制士大夫共識朝廷之遠慮而劉寶去朝從先遠議不及。又遣西路間無大江重山之險。其利害比江淮尤重。本三衙將兵之名將如周琳吳庸呂紫陸遠之徒。各兼於諸營之因以能成功。臣謂今日此最爲先務之急。伏望聖慈念慮留神特依臣前奏荊襄路並分差副主兵將帥與兵相安。於事可以無誤。

任將

宋孝宗時虞允文奏臣不佞無當世之用而於軍旅之事實未嘗知其方術。誤蒙陛下知之。以事付以荊襄一面。臣之狼狽朝夕寸心。凡邊事所關。與夫籌畫之宜。又盡一己之思。謂今日之所急者莫急於將帥之用。若臣以人材當分之際。纖悉開陳不以干天聰之聽。不猶有言者。比亦嘗所錄處或戰或攻實係國安危。又條臣成敗之責。有不容但已也。竊見今之名將帥者。大抵多素盡於江淮之間。爲國經營。固當如此。臣若不以其事之詳以告於君父。使一綴不加責。臣視江淮諸軍獨不愧於心乎。一旦有急多謀足言。今嚴忠劉充輔貴將皆有軍旅有才可用。實江淮之遺材也。臣於去年之月陛辭之日嘗奏顯忠敗事本末。乞陛下時示寬容置之淮襄近地。一旦緩急臣或能用之以報陛下。未蒙采從。尋令於長沙居住。意者陛下不以臣人微。說未采納其說矣。今來陽見閑守此。臣固不敢以顯忠爲是使加錄用。止舉其素已自有忠義之心而已。顯忠勇略冠三軍。中原知其姓字。去年冬都督府劉下採報及諸路之諜。虜兵聞言顯忠事跡。至今猶甚畏之。如使之移京西以示復用。藉其虛名以奪勇氣於京西邊防亦一助也。劉先補員琦存陝西淮東。嘗書破賊之功。臣累具論。皆有其將之用。或可以爲趙將王宣之副。如朝廷未承伏江淮例增置員闕。即乞於均房二處付以郡寄。不獨可當荊州賊衝。而緩急不測。可以抽摘使喚。皆非以爲不可勝之備也。臣比見朝廷更有捍之處於海外。如三人者素趨尚各相中循。錄用於罪棄之餘。少自悔悟。圖所以報國。臣聞昔之賢君常本於不欺。古之處事必忠於有功。赦者之過。惟陛下幸察。

先文又上言曰臣准御筆以東西二帥皆非其才事不可緩遂具本
奏思得臣於七月十三日并二十五日因回奏字內具二人姓名
會郭之狀聞奏乞陛下別選宿將臣之冐昧方切戰兢不謂悉處偶
合宸意必蒙睿斷乞賜施行伏念臣自去年入蜀之初即以親所聞
見縷縷具奏欲乞朝廷一振積年久廢之弊習更蒙睿明察納
其說但以去一大將必先得一將材然後一軍有所分付臣書乞之
於東南既未可以輕遣且從汲汲詢之西帥於吳挺中以吳拱李
彥等五人姓名於正月初二日聞奏乞賜號召面蒙聖恩令臣一面
選用臣於二月二十四日具奏以謂擇用將帥非人臣所當專因又
論二二大將未厭人望他日恐誤陛下使令若東南諸將未有可遣
乞以次召吳拱李獲等又蒙御批封還臣奏帶春加等臣從不敢當
又慮所奏姓名未當聖意日益皇皇積憂積責不能少安其臨甚

命西邊庶務惟易帥一事最大不獨臣因病求去無所遲避嘗言之
於將去之日如使不易二帥而臣不病臣亦何敢久留也故臣於乞
祠之第三章請聖恩早賜裁處用敢併具中外將臣姓名乞自睿斷
蚤賜裁酌臣之區區欲去一二帥前後所奏惟聖意擇一但自古軍
中唐至大將誠不敢專顧臣謂作成作福其害與由及于家國人臣
之大戒也況主兵在遠其數狹於凡擇之權著見於將帥之間于謀衛
嘗不本自擅專誅於境外亦不敢蘇建必歸之天子其言曰使天子
自裁之於以見人臣不敢專權示亦可矣蘇建實勸衛青為士素威
招賢然不肯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守職而已又臣至引其事為萬
且書云為將者知此青奴僕材也尚能知此臣乃書生陛下選臨使
待罪行伍其敢青之不若也豈敢以將帥姓名密聞於陛下則是臣
貪叨大恩不敢黙黙為自全之計陛下聖明超古必察之於始終之

際矣又蒙聖諭若宣司奏劾使可即行臣自當遵奉詹言別具劾奏
從來置以聞伏乞睿照
光文又奏曰臣契勘四川邊面關隘屯駐御前軍馬萬數浩大帥臣
制之職委寄非輕必得公忠智謀有守之人然後可以服三軍之心
壯本朝之勢內備兵政外寵敵謀而責以他日之功名今利州東西
路置將不甚一切反是臣備位本兵奉使西垂事關安危休戚敢不
聞上臣竊見其人儒而不武貪而多欲所至以營利為先如在金州
私役部曲修蓋都府書院建築宅以至揀桀境度刷添代不恃勞費動
盡役諸軍之力而諸軍折估月給以小會子銅錢搭換或兌換充
諸軍之成行錢回軍卸甲錢激怒鈔兌請錢之類未曾支給又將鄠
是所對招軍銀并度牒以和糴為名公然蚤取民間和糴本錢多以
茶直本等折支及趁帥西路將金州兵擁司金錢引截行並名支

破討其人已之財百十餘萬緣臣未將命入蜀之前依兩省聖旨盡
除其軍姑置不問為其人者固宜祇畏聖訓悉自改悔力圖報效而
容縱子弟剝差諸軍工匠隱蓋賊謝雜作奇巧又置正兵酒庫違法
押沽科賣卻西百所律法先弱軍兵縱將指揮使都虞候大論殘人
一十餘人依舊存留臣載減諸軍吏額及去軍中之害乃妄曲隱匿
而不發遣私役剋剝之害浸淫復作縱而不治又必如初又恭人難
集顧易而急虐無知不恤軍律多徇人情將入陽人是出信使統兵
官私役出戍人解板負販略不懲治保明陞差縱依舊發到宣撫司
事多盾滯究其所以甲是親戚又信邊防兵於數場其重鎮輕敏嚴
三軍設隊於神憑神決遣其財女大抵錄此臣照擇一人受非大將
之才無以服衆緩急之際必誤國事名望詹劍將其人重賜竄責某
人亦經罷免別選名將以今日未可撫軍政修明士心悅服陝蜀一

允文又上言曰。臣伏蒙陛下遣中使賜臣御筆。以蜀口謀帥事與
臣議。令臣以所見具奏。臣有以仰見陛下西顧之眷至厚至重之意
甚切。雖聖鑒無遺。淵衷素定。而廣詢博參。又有取於臣之朴忠也。臣
伏見利州西路與秦鳳相接。自卑郡至省至於河池遺兩關[illegible]皆
平原。戍守之兵餘七萬。父子西人。久練可用。國家以之而守則固。以
之而進取則可以必其成功。非他軍比也。必得奉公有智略諳練
達明於軍政。熟於地形。有威望可以服衆者爲之帥。然後一路之
兵有必勝之用。自建炎紹興以來。吳玠兄弟前後主兵幾四十年。今
璘已病。宜陛下[illegible]。臣竊見陛下所降[illegible]擇[illegible]人。曾五人
異時賜書或有可以備選擇者。[illegible]目下未有[illegible]。[illegible]在五
人者以陛審議。若王權者。臣不知[illegible]

謀事備。今若於官職未貴之中。擇而用之。功忠用命。陶大功。泰顯貴。
必能[illegible]自勉。激朝廷亦易於賞責。是一軍帥委萬里外。臣下可得而
於掌握中也。臣[illegible]言[illegible]陋。不足以仰[illegible]問。或望恩有旨。伏望宸慈
特賜宣諭。

允文又上奏曰。臣據傳慶探報。虜兵犢至隴州。見秦州之兵閑有復
即起發。去春亭。[illegible]隴關之虜。合兵守於二十三日二十五日連騎
押來。而臣已書[illegible]書於臣來河池。屬上臣見已起發。若秦隴[illegible]向
可前去。臣不敢[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欲令臣選官保守川陝。頗念[illegible]是
鳳翔。使[illegible]一事。[illegible]取於允之。又臣竊見吳璘軍前
[illegible]師頗外。實與[illegible]軍政。只以[illegible]仗之人。而師頻年已七十有[illegible]
[illegible]亦未肯[illegible]利州東路職事[illegible]河池。臣[illegible]正今
發言守六盤。推沙諸[illegible]山。合[illegible]為不可[illegible]之[illegible]臣[illegible]

兩具[illegible]。盖知吳璘忠勇敢前。而每事自任。無爲之助者。今虜勢方
急。[illegible]如此。臣竊料之。一是兩戰之後虜又添生兵。頭勢頗重。
璘兵力有限。以[illegible]爲辭。一是璘素有寄疾。每處至秋深疾必發作。
臣今起發前去。未如前所料。臣不過以好語開諭之。與之共爲措置。
以取必勝。若事勢不敵。[illegible]且守舊關以待[illegible]之軍連
發。看所牽制。別爲後圖。若如後所料。而璘果病。如王彥[illegible]
既[illegible]李師顏年已衰暮。姚仲傳忠信皆非璘比。不足以[illegible]。臣今日
之辭班面奏。事正謂蜀去朝廷遠。有此等事。不[illegible]利害[illegible]急
以兵待[illegible]非餘路之比。所有璘[illegible]書本謹具封[illegible]。伏望陛下速取大
臣共議。早賜處分。臣才力綿弱。[illegible]而[illegible]
遠[illegible]。伏望宸慈速還重臣。付以川陝大事。[illegible]
遠事[illegible]不[illegible]成功。可[illegible]有以副[illegible]主[illegible]後之[illegible]圖。天下幸甚。

允文又奏曰。臣在興元遣士。問士大夫[illegible]自今年正月來[illegible]日
痛自破損。頗之虜精神意[illegible]臣所到河池[illegible]之相見。[illegible]語言[illegible]知
此臣於三日內反覆共語。前[illegible]不[illegible]其諸將[illegible]之[illegible]勇無
[illegible]之事。[illegible]馬[illegible]下[illegible]亦有[illegible]敢信
其言。[illegible]以聞於四總[illegible]以[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之[illegible]
稍保[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家[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知[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與劉[illegible]
向所得聞[illegible]。伏乞[illegible]
時[illegible]中賊[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軍[illegible]節度使。兼知興元府。利
東[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事不任[illegible]以圖[illegible]將[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獨[illegible]心[illegible]上[illegible]攻宜[illegible]以息[illegible]
[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一[illegible]君臣之間[illegible]不[illegible]自
[illegible]令[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臣已[illegible]往[illegible]一

慕將介方案

諸帥有兩輕上言曰。昔周世宗為劉旻所興，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
軍威大震，果敗旻，取淮南，定三關。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可用。
而世宗終能恢復，非庸將者去，則勇敢者出耶。近宿州之敗，士死千
數，未論罪而敗軍之將以所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上天見變，將惑
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應天不可。
吏部侍郎薛元[illegible]言選故事曰。國史鄭從義傳，從義字[illegible]，書本鄭州中
尹，護國軍節度使，[illegible]左金吾衛上將軍。太祖召於便殿，從容謂從義
易衣騎，從義躍馬馳至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illegible]之。從義
從衣指揮[illegible]。[illegible]曰：卿技精絕矣。然此非將相所事也。從義大慚而退。臣聞選將固多術
矣，然將帥之才，必以智略為上，技勇為次。擊毬者，軍士之一技也。假其
馳逐而試其便捷，使馬之疾速隨人，而人之擊毬率非殺勢無失

者不能[illegible]也。設其將帥至習，則軍萬[illegible]決勝，不自用卻者何人哉。若從
義者，直以此自名也。其在國初[illegible]，不為不顯。藝祖看之，仍試
于殿庭，曲盡其技，賜坐[illegible]以為精妙矣，復屬諸將，恥於不及也。夫
以非將相之事警諭之，大哉言乎。真得帝王御將之法，雖漢[illegible]
信布亦其過也。昔薛愈嘗論擊毬於張建封矣，第以危[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處，馬之與人，顛頓馳騁之患為言，宜建封猶[illegible]忽[illegible]藝
皆以將相之事一語從義，聞重而有體，故從義者[illegible]聖人
之言與書生之論，信不侔哉。故臣以為選將[illegible]使諸將
留神萬機之暇，不深取其技，而貴其謀[illegible]也。
王之望上書曰。臣在河池時，與吳璘以王[illegible]馬[illegible]，每言
及之，辭色甚厲。臣常與調護其間。已而二人各得[illegible]有所訓敕
不[illegible]臣問[illegible]大河。王者[illegible]可得[illegible]

乃所用亦臣曰。聖恩待將帥可謂厚矣。然詔意自有抑揚，人臣書局龍
累矣。公不可以不知。因指詔中總領達兵頃卿一往之語告之曰。如
頃卿二字，豈可教至尊再道者。不覺悚然。臣又曰。公頗知古今，亦竟
將郭子儀李光弼事乎。李郭同為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衙門都將，甚
不相能。及安祿山叛，其將唐以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旨
詔令光弼將節分子儀軍出趙魏，光弼懼誅，入請曰[illegible]
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非公不能東討，豈懷私忿時
邪。執手泣別，相勉以忠義，並平劇盜。惟光弼之一出於天[illegible]
而能降下子儀，固能使子儀釋宿憾，而共成功名。公今[illegible]
則恭加尊矣，於宣威則上下俱善矣。此亦聖朝之意也。[illegible]有不遺者[illegible]
勇是儀[illegible]日謹受教。臣又於吳璘處具以前事告之。二人既[illegible]
舉從感聖恩，亦欲聞知，須至奏聞者。

王之望又上言曰。臣伏準省劄，蒙恩除臣同都督江淮[illegible]軍馬。臣聞命
震驚，罔知所措。臣待罪從衛，蒙揚有繁，盛[illegible]師徒[illegible]，當出陛下特
往之書，權參時相，所以用臣亦云至矣。臣豈敢有辭。然念目事
有所未免，不得不為陛下言之。竊見今兩淮[illegible]以大將二人為招撫
使，從以從臣二人為宣撫使，皆不可以某[illegible]其為之[illegible]不相
統攝，從以宰相為都督，則都督之實[illegible]一也。今國本出
之將，人[illegible]都督[illegible]往觀[illegible]將為[illegible]
臣為[illegible]於都督之外，又添一司，今以[illegible]不同[illegible]
都督[illegible]同矣，而[illegible]且[illegible]以用宰相為都督[illegible]
二人不一[illegible]分同都督為[illegible]則與[illegible]何異[illegible]思
兩月[illegible]一旦[illegible]令，則思[illegible]中既已一[illegible]
於軍馬，所又添一同都督，則[illegible]不[illegible]

無帥之咎內則損宰相之體臣但見其害未見其利[illegible]
三帥臣備員二處而同為都統制既敵不能相統率臨[illegible]之際誰敢
先發人之所見豈能一一皆同相異則或至紛爭相濟則有失機會
使諸將帥[illegible]所稟承甚非元初置都督之意也臣謂楊存中在樞密
二十年為前朝宿將陛下擢於閒散使副宰相[illegible]有一家之舊都督
則闕以備員之空之今長既才行而專任其制乃[illegible]
少則置一人以貳其任武臣之急急為今日計[illegible]
莫若選材能侍從官二人為存中之佐則[illegible]
[illegible]事[illegible]臣非為身謀[illegible]
其急陛下必欲臣行臣敢不奉命而去但恐他日[illegible]
雖誅戮不足以謝天下然陛下亦豈得高枕而臥也[illegible]
更錯臣之所陳不為無理惟陛下為宗社熟慮而以人[illegible]其責天下

幸甚

袁說友上言曰臣仰惟陛下屬意武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近人[illegible]
又皆抑遏於偏裨下僚進無路以自達[illegible]
舊而圖其能以為緩急倚仗之備臣恐未免於遺材也[illegible]
本盖知舊將浸以淪謝凡近日之所進用者往往皆由[illegible]
曲取而得之夫以內外諸軍之眾訓練教閱[illegible]
間豈可便謂無人今若預為蓄收並蓄之術儲其人於閒暇之時
幾一旦有警不至仰頂[illegible]可以應[illegible]而收用矣故臣請[illegible]
舉之法臣謹書為四條以備篤目如後一曰忠[illegible]

況銳[illegible]於報國當不顧身者二曰武藝謂騎射擊刺行陣出沒悉皆
精熟[illegible]其能者三曰謀略謂智慮所遠機事精審料敵必中變
百出者四曰兵法謂習熟韜略精於兵法博古通今能見於用者
右臣欲望睿斷令內外諸軍將帥以臣前所陳四條不拘偏裨行伍
遠地也或有應待上項條目者各令薦舉一人須盡心體國不得[illegible]
向私意庸行物色委得其人然後結罪保明申奏[illegible]
觀其人而熟察能否如見得委應上項條目即[illegible]
各許[illegible]問曲試漫以任使如所舉不應所應條目或[illegible]
是實者其舉官重與[illegible]
與權實並使軍伍之內凡抱有用之材者皆得[illegible]
勝可以倚仗其於軍政誠為要務

趙汝愚被旨為將帥奏曰臣伏見國家休兵以來垂二十年舊勲宿
將未落[illegible]盡今又[illegible]之內豈無奇才異能堪備吾使者又往往[illegible]
於下無以自見臣區區之愚竊謂朝廷於將帥有闕與其不次擢用[illegible]
望未著之人莫若簡拔四方稍著勳勞之士[illegible]
猶有功[illegible]
有識[illegible]
以卒[illegible]
江府兵馬鈐轄沙世堅號勇敢頗且識機權[illegible]
循[illegible]遠外抱負才畧無路展盡欲望聖慈特加錄用如將來不如所
舉臣甘坐謬舉之罪

王十朋代王[illegible]尚書上疏曰臣聞天下[illegible]將又聞
四夷不恭[illegible]外侮正是[illegible]將帥[illegible]之時臣
竊觀朝廷宿將[illegible]有人頗[illegible]所用如何耳[illegible]而有重望者可用為大

所以總天下之兵權如唐用分部之法頗之以為安危輕重不可止
合為一處帥以統派其才其次號為善戰者可使當一面如漢用黥
彭之類亦可責其捍禦之功不可置之閑處至於駕馭之術尤不可
驕之爵賞所加必俟有功而後可若任用之初先為之極他日立功
其將何爵以加昔藝祖皇帝許曹彬取唐使相而不遂與其使彬壽立
大功方加節鉞卒似為贊為國勳臣近聞宰執侍從皆薦某人為諸
軍帥而今日待之方厚若某人亦當今之名將可備急難之用所
謂宜審而皆也陛下固已待之矣其他如某人比者雖或有之成
宜被擢以為閫外之寄至於駕馭之術更宜如臣所陳如漢高之馭
韓彭量才而任使藝祖之待曹彬富貴以俟異日庶可望其立大功
亦所以保全之也
中書舍人袁敦時上奏曰臣嘗觀自古明君措置疆埸之務委而責之
臣任之以專待之以久是以功無不成事無不立若夫上以遙度于
來有從請者也臣仰惟陛下總攬權綱聖勤治道凡委責成之
功之屬然而從防大寄未遂委於將臣細大每取於聖裁安危動關
於一身居無事譯繩道使指揮是以無慶萬一有羽書烽燧之急
之際為陛下畫謀諸將者數當此之時而旋除付委雖有忠國之臣
常時選然不習其事臨事倉卒必失其宜求其成功不可得也臣伏
見仁宗皇帝朝韓琦范仲淹建河北備邊之策請遣近臣為都轉運
使委以察為經制蓋方邊陲安靖之際專命使臣則事權張皇有所
不宜付責守臣則職任拘礙有所未盡是以一臣所請蓋為得宜伏
望陛下酌用前言講明舊例選擇通練將帥中外從臣三四員假以
歲曠屬以邊路都轉運使凡是邊防之宜悉資經制之宜要在以陛
下之…為家計而勿之…之…總之權或用兩府大臣宣撫

則何以判官參貳其事是則事任有所專責則計慮必不苟人情有
所畏者則條教必易守且無擾於敵無動於民而事皆舉矣
袁敦時又上奏曰臣聞易服而難保者夷狄之常情有常而不變者
聖人之武備臣仰惟陛下既拘成於盛德日新竊聞敵國君臣揀然
增長成內通路之所傳而必有聞於陛下者也向者和與戰在敵
人常得要其權而相遷今者和戰者則戰我逆得執其權以臨之
向者士氣沮弱…在事…之…向者風俗欺委
聞夷狄則心悸今者人皆有果毅之氣此皆陛下圖回作成以至于
此也然而敵人雖衰宜守之以謀人心雖銳宜居之以重蓋人之常
情一淪于易則必有所輕一習於常則必有所玩書曰慎乃在位
為括于度則釋所以成於習且…皇帝…之實…
敢者此後功然而識者猶謂以萬全之舉而付之一擲也竊觀陛下
規模先定圖措一日臣之所據於今之陛下者蓋千居服曰深計遠
慮正宜主審至當無所不盡以陛下之聖慮陛下之聖深仁厚德人
心歸附不患無疆理急之際捐府庫傾帑藏富者出財勇者出力
不患無財用陛下自初迄今練兵…其所圖回至矣亦非所
患也今之大患特在無將耳臣嘗聞太宗皇帝一日內出幽州圖示
宰相趙普普詢觀嘆以此圖惟曹翰能之仁待幽州後不知遣何人
代帝默然持圖入內臣又聞神宗皇帝謂吳充曰…其主東常議與兵
伐之樞密呂公著曰夏人固有罪今欲興弔伐之師未知以何人為
元帥帝曰正為難得耳帝王規圖自先論將此乃…之本安危之基國
家之至計人主之大務未有過此也…使有兵…財有城…有器械
若無將則是無此四者而…之…臣…見…將…經
行陣歷險艱者絕少雖陛下設意收攬不絕智勇之士然…往往

以應對詳明爲能以決遣細事以區別條理爲善以精敏無失爲能若其下則適資路之偉器以試明略一旦緩急誠恐未能盡陛下之意臣竊惟聖賢爲治天從法則所以擢才之詳周無所不盡矣臣猶恐一二年間教召見天下之士陳述奏議攢門頻爲而偏裨將校未當一得登門惟有材略不能自達因韓信之徵何異之難語而係奇才大臣與國同體者爲陛下擇選而求人才之時見二衙統制統領將官三二人從所材授見知何者有因事至閒暇詳接見要使一殺容延訪殺置其方略察其才識詳擇其人以告陛下此一塗也前者數侍從出帥方面其於將帥之才亦宜留意接求昔韓琦范仲淹帥邊係上將佐材勇姓名功狀二等如狄青种諤輩皆在其中蓋帥臣守邊日擇將佐爲要務況今數侍從義同安危必能公心爲國求材此又一塗也其於侍從臺諫切除蓋乎

各所知勇略之士一人籍記姓名留于禁中特加召問因賜訪問此又一塗也又其次在內三衙在外都統制管軍至將以上許各於部伍裨將勇略之士二人籍記選用亦如侍從臺諫之法此又一塗也又其次諸路鎮撫官到任一年以上許各於軍中擇勇略之士二人各籍記選用亦如三衙都統制之法此又一塗也陛下既獲眾俊網羅其俊豪至聚以蓄之振長轡以馭之未用者待事以試其才已用者責其克敵以作其氣萬一一方有盜賊之警時出一二未有聞之士責其成功以觀其臨事應變蓋不器之小臣而謀之大臣不求之偏裨而求之公卿臣見陛下之將將有真才實能出而爲用矣臣不勝拳拳惟陛下裁赦

知南劍州羅植奏曰臣竊謂方今國家閑暇正是留明習武之時軍旅之要在知其人之情而能以恩威行伍之論而訓以忠義士卒之

家有餘不足惟將知之國家俸賜有限故軍中別犒錢物如古軍中租私養錢之類則兵人自瞑而日給兌宜悉及口累重大不然自給者猶取以佐之又甚於小小贊用不欲煩有司者計亦於此取於我軍即有乏則以之給者謂有備之判將使上下優裕不見急缺之態所以爲天子拊養士卒得其歡心爲用其死力也前世爲大將者猶出所賜金帛而無以事史逐取令取爲用況其非私財者乎王者撫羅上意經以士任之[illegible]勃紀朱默所爲稱職臣所謂知士卒之情而能以恩結之也軍旅之設本以藩衛百姓而主帥或廢律不用以事仕勇之意皆春秋列國之臣猶能訓諸御知義訓辭習知禮是則主兵者不但教之坐作進退乃當以己忠義開導其心使身居統上長法而不敢犯又當不忘不危將帥而中有方略膽勇材藝可望者提擧表奏與於德報國之效臣所謂戰行伍之論而訓以忠

義此也天下賴陛下神武中外安然惟今日大體固不待與舉國武細故以相參又不可昧其無事而忘備正宜有常主事庶庚文武之用蓋識武帝仙命郡國舉可爲將相者唐憲宗亦命眾度舉一節度使名中外相當將佐其人士氣自百倍後從容或論任加意於擇養訓戰毋俾荷簡士卒僥倖之固當勞將之威嚴紀綱可以倚仗一介小臣不勝惓惓憂國之心

知建康府以定論選擇將帥劄子曰臣聞居無事之時而爲有事之備此策之上也夫將帥者備有事之用者也然無事之時苟若有餘一旦有事欲然若不足於用何也是不講之於無事之時也國家今日不可謂無事矣然已用之將帥乎邊選於行伍等級一開未用之數得不過三年一試於筆墨弓馬之際此三年一試所得者幾何人而等級遷進又豈能說然而出拔然而上者不次之位非常之

功者哉韓信拜大將出於亡虜諸葛亮出軍始拔於世故漢高帝蜀先主二人者何於庶人之言而用之大則席卷四海小則割據一方夫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貴世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也先民有言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方今伍符尺籍之衆不可盡識臣願陛下命偏裨以上更迭入覲陛下時御便殿引問能否者其辭氣之英果選其而試之豐麗察其技藝之可以屬拔尤取穎彼將人人獻狀無恐居後而又使侍從臺諫慎其人之所長而舉之萬將人失人而敗最與之同臣將見頗牧輩出矣衛相望矣故選將任將之道無他術焉在陛下一人而已古詩云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惟陛下留神省察

數又聞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上奏曰臣伏見諸路將兵御營自熙寧鈐轄而下則有正副將部隊將教押軍隊等官及沿邊主兵某隨其法屢以材武入仕者皆更事實可觀戰勇可仗方為稱職其略亦頗精知弓馬陣法行陳武人材身手真是武臣者方可為之除總管鈐轄係朝廷選差則有格法外若見諸州將官以下衆闕或以出職雜流及私家給使之人為之而西蜀尤甚於弓馬行陣懵然不知使吾選士於卒伍有於下路驅役而安然受[illegible]等常不干於心緩急事宜無力或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伏覩近降指揮令後正將差曾經從軍立功或曾任兵官有[illegible]遷迎戰及經捕盜有勞之人仰諸路帥府合事宜但今來新格未及副將以下者豈非以正將得人則副將以下為可容其濫大眼臣竊謂若正將與副將以下同在一處則可只嚴選正將一員以為表率今姑以蜀中諸州論之則大不然蓋副將以下乃分屯州縣各為副隊其實各當一面與正將了不相關而責任一同皆自以用有名無實之人緩急誤事悔之恐晚

臣愚欲乞自今副將以下亦合分處並依今來正將之例其[illegible]也如不則甚以材武入充者亦不得以雜流出職及私役者武臣人家子弟[illegible]及不許將官差權將或本路並自行差[illegible]者從帥臣[illegible]以聞將與差注及許一路按劾以防遭[illegible]仰副陛下登軍將武之實上兩軍政下歷士心

自[illegible]閫下即[illegible]上奏曰臣聞立武事者莫先於精軍政精軍政者必在乎責將帥將帥之任精久則上下之情通號令之有素或懷其恩或畏其威驩然協隨如臂指之用緩急之際同足以捍寇故一旦有警戒能制敵以決勝亦必然之理也方今內而二衙外而西淮襄漢而四川數年以來易將無定雖能者尤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杜致危之萌而前之規模始立後之施設已更將帥者自知其不久於任也而為苟且之計不恤其下士卒亦知其將之不久於任也故猶偷易之心盡誠其上一旦有警其[illegible]非御敵之術也將帥之任固不可不精又又况其人之何耳得其人而久任之則善矣苟非其人去之猶恐不速何况於久任[illegible]當擇之於其先擇之於宿望宿望之外乃[illegible]可以折衝禦侮高志為群有放死亡之心擇之於行伍行伍之中必固能[illegible]矣然而氣貌食功多犯輕敵之戒二者不可不察也擇將之說[illegible]技藝精絕非謂其膂力過人也非謂其利口而善論兵也[illegible]而有謀忠實而不欺操縱如[illegible]殊而[illegible]者來之或取之於宿望或拔之於行伍[illegible]事權勿或於讒言勿拾其小過俾得以効其[illegible]之宿弊如所謂剝削夫錢冒請營私之類[illegible]軍政備而大功不立者未之聞也[illegible]可以大任之

奉天則跋扈尾大之禍有難救者又不可不深察也惟陛下留意焉

楊萬里上疏曰臣聞聖人之所以致身天下使之奔走將以事先於為用長右而不亂者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視天下以其可廢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不可窺也宜乎天下之不自止也天下之所以作之不起未起而復廢者吾之可窺者見而從之自止者隨之今天下之所以患於無才而才先患於無將其病在此方進事之興臣恐以來將也天下則自邑至甚以廷之天下延之而朝廷不未則矣非不求將也進事息而無所事將也無用事將則天下亦廢既曰無所事我則於京而之從明者未爭者往而未往者不勝其素怯矣為者延文杵以售其身而下者伏於農商矣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而為盜矣天下既委而進事又動也而無將也國又甚甚然以來天下而天下莫之撫也夫前日之無所事也而以為今日之莫之用也幾矣如是者得將昔者成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奄庭而天下服矣於是約免舞夏商之禮樂於庚備華成就以至於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於朝陵筆披於野太平之盛天下之所甚樂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夫太平也懼天下之玩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安於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兵如是而為車如是而為徒如是而為鼓鐸鐲鐃如是而為坐作進退緩急者其不用命者戮夫入陣者非真臨陣而應敵也而彼至者何至於誅不用命者何以於新哉而其注如此蓋其所以旅賜裕之日與窺三監未誅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於而我不為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而知其先莫如其細不見其甚好果見其所不好才孝備而為一旦之變從之君臣以

於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曰漢不達高帝時為户侯何足道哉羽林子弟投經於學校環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為太平之盛觀而禍由生又從而證之曰兵實者二帝三王之極切也不知夫二帝三王之不如是也證說之設時出也證說盛於下君臣急於上而天下以兵為諱以武為恥矣林門窮上之無人而削兀天實之末根很大敗者無極也非天下之無人也上之人示之以其可窺而速之使其自止也今日之事邊息矣天下將曰朝廷專於事兵矣此可慮之將也臣願天子增重武事未敢於有事之時錯求將才米處如重之初而專相大臣亦行郡以下才略武勇之士書貴其所見之次而用之於兵得之與將之舉則而是見之然之於其中而試一於十以厚未於之憾待之時而展之夫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於茫茫然以求而求又不得哉

楊萬里又曰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為不然選將之與相相似而大不同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不以舊不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尊名節全而才略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然後任而天下信其有所不為而其有所畫也如此者求相而天下一日相之而天下信之天下留之是惟無相相之而天下無異論故曰相不厭舊至於將則不然夫所謂宿將者功業既成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服田甲第子孫寶貨充其家歌童舞女娛其心目其平昔之精明之謀者將昏然而勇果之氣者將衰矣天下無事則曰朝廷苟有事不使我則不豫及其有事不得已而用之非起而任之而甚愛其身而惜之也

夷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災吝罰之驗，前往而不改，故曰將不厭新。
蓋富人有作室者，有楹而未有棟，有棟而未有梁，則徧國中以求大
木，三年而後得之於千里之外，蓋千百年之松楠梓章也。室成而富
人者疾，有惡醫焉，見其病之求木之急也，則獻其百年所藏之天雄
烏喙焉，曰：此可已病也。不知大木者不老則不堅，而藥者不新則不
功。今夫之藥，未成已陳且攜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喙，則與朽壤何擇
而而伐病之氣哉。此將相新舊之辨也。李廣之在漢，號稱偉出，其君
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為漢
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嫖姚起於戎壘之中，與廣子角勝負
隊，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無功。天開元之後，王忠嗣哥舒
翰威名邊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為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
幽陵發難，廟堂失措，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後而京平安史者

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廣之盛時，忠嗣
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
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於富貴功
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于富貴功名，則必
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樂於為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則無不
為也。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待宿將而敵矣，故
臣以為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道，蓋試雖者行陣之嘗有聞
者，武舉之有所鑑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
持而不自達者，蒙得有過而其才可贖者，若相留意焉，不測而識之
於稠人之中，無故而置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又
何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侍讀文殿大學士張行信上奏曰：臣聞左書四方而右畫圖要

不能合規矩，目司視而耳司聽，兩用不能為聰明，是以樂回安史不
可以兼為樞關，擊柝各勤於一職，事無鉅細，任責精專。鎮江入軍中
與臣等此望風洲只　草創起行闕，不十程，其在諸屯最為重地。欲
使當職於大敵，必須謀帥，若長城營壘之間，防戍甲之庫，利在於守
者，並屬他官，朝夕不在其間，統兵軍政，甘苦不知，與其掌待士心，又
況帝丹逐盡，或有火災之警，軍民聚首，或多矛盾之嫌，一有疎虞，必
將紛擾。主帥既已在遠，副帥安敢自專，且兵在江南，而所居江北，儻
使關白而待令，真同捕賊以救焚，雖駕馭有方，不至於此，然偵候集
事，豈可為常。故使為國遠慮之人，皆有私憂過計之語。儻陛下知其
才可以牧民而御衆，其效見於治郡，其理兵何不俾鎮江之守，在
維揚則揚之帥，在京口任雖兩易，事歸一途，聽訟之餘，可以蒐兵，其
卒民閑士之服，可以撫摩其人，民卒伍既熟，主帥之威，客人民又樂

守將之善政，則斯一舉足謂兩全。若曰維揚之城壁未堅，淮楚之道
防未固，始緩於守禦，從更張，臣恐措經事財之屬，必有甚難之勢。獨
遣偏將，竟其版築之功，既未長材，用作武將之貳，事既專一，而有總
將可往來而提綱。惟陛下深略比衆，聖資英武，運獨智於帷幄之內，置
諸將於股掌之中，必有神機，非臣敢測。若更少加聖慮，俯聽臣言，斷
自宸衷，亟求賢牧，俾各專於所事，庶幾盡其所長。此在聖意之專為
國，非愚臣所敢望。臣官本言責，職在經筵，祗緣靈寄，勉尸素，昨降
中批，而妄詢，許令隨事以直言，苟有見聞，敢不敷露。伏乞聖慈，赦臣
焉。
光宗時，蔡戡上奏曰：臣聞有大將，有裨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蔑敢
前攻，蔑敢先乘，裨將也。戰必勝，攻必取，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大
將也。在昔將以勇力為先，大將以智謀為主。世之論將者，必曰勇力，

不知勇力。偏裨將之所長爲大將役者也今之所謂大將拔於行伍
之中加諸士卒之上其才智碌碌無以異於偏裨蓋有昧不曉兵機
度不知軍政者一旦遽都有慮以數萬之衆付一庸人將夫之才不
知奇正之術攻守之策或可乘而不乘或當斷而不斷勇者輕敵而
進怯者望風而奔豈不失機會而悞大事其不敗者蓋天幸也夫孫
吳之書。言權變機謀詭秘計出入鬼神自古用兵者衆以爲關鍵臨
機應變出奇制勝存乎其人。然未有不祖其遺法者也。凡今之將問
之以孫吳則不知爲何人叩之以孫吳之書則不知爲何書如此者
十人而九矣用兵危道也智在神速且日易變豈之也危矣之千里
而兵欲勇以勇力勝之。勇有時而怯力有時而殫自非運無窮之智
何以應無窮之變乎。此孫吳之書不可廢也雖然粗讀而未善夫
擇方而醫未神醫未聞舍諸而學者夫業方而學醫者然則學用兵

者非兵法何以哉孫吳遠矣時君世主有志於四夷者莫不將將而
思慢不異之同時今其餘智故論義之方儒者尚可用也至季之儒
植慨談兵權謀可聽然不習行陣未必能將介冑之士勇力過人者
將可喜然不知兵法未必能勝是孫吳之書終不見用於世或者又
曰霍去病不學古兵法顧方略如何耳夫去病用兵與孫吳合者多矣
豈真不學兵法哉其言大而夸特以激武帝耳後之爲將者往往以
此藉口曰我善爲戰我善爲陣孫吳之法紙上空言未足觀也然則
儒者必曰吾能正心修身詩書禮樂可束之高閣也詩書禮樂正心
修身之具皆非聖人未有不學而將者也況大將者三軍之司命一
國之存亡係焉可不重哉不教而戰聖人以爲棄民不學而將其害
如何臣愚欲望聖慈令武學官知兵法者直解七書不必避爲文言
使人人可曉仍取古名將用兵成事敘行已大略著爲一書條暢

諸將他日或因奏對或至廟堂試問以觀其言議論可采則擢其守
如此則人知兵法之可學名將之可師心志益明識慮益精敢勇當
有法行已當有方自然名將輩出而國勢赫然矣豈曰小補之哉
奏議又上奏曰準紹熙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九月二十
四日奉聖旨老將宿將比年以來消磨殆盡豈無其才可階以備選
將。帥或淹伏偏裨行伍上下蔽藏不容奮達可令諸路帥臣總領管
軍。未之衆論疏列所長各以十名限兩月聞奏當下樞密院詢其尤
者召赴審察果應公舉隨才拔擢有能起事赴功之人併擇舉者或
至敗事罰亦如之臣所奉前項聖旨指揮事理臣除已奏疏行外
臣於淳熙十一年待罪湖廣總領待旨爲舉將帥嘗以六人應詔內
四人已蒙朝廷擢用臣自後所歷任所與軍政無相干涉諸軍偏裨
將校不曾往來臣多不識其人。姑以舊所知者冒昧聞奏竊見江州

駐劄御前右軍統制李汝翼天資驍勇騎射精絕臣任湖廣總領。故
嘗爲都統司中軍將官嘗因集射以察其能。彀弩每發無不中。觀
者歎服。又能訓齊軍士紀律嚴明。素有將略。江陵府駐劄御前前軍
統制王舜臣名將王宣之子。隆興乾道間嘗帥京西深得江漢人心
至今思之。舜臣視殺累戰有父風自幼隨侍宣在軍中諳達邊事
諳曉戰陣武藝精熟才略優長士卒推服臣任京西漕臣舜臣爲江
陵府左軍正將已嘗爲之推薦王蘭從臣辛棄疾張杓又皆以將帥薦
此二人者臣所素知其所不知不敢泛論究較以塞明詔冒昧奉
之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戳又上奏曰臣六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諸
路總領各察舉偏裨佐校可爲將帥者臣頃任京西漕臣前任淮西
總領今任上流甚選擇因職事與諸軍統制統領相見察其人物叩

其議論。或因集射以觀其藝能。又詢其律己治軍之詳。順得一二人。
欲具錄奏聞。反復思惟。不敢越職犯分。仰干天聽。今既違奉聖旨。採
擇所知以應明詔。謹具如後。
鄂州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武經大夫李思孝。爰服戎行。備諳
軍務。老成詳練。處事和平。治軍嚴而不苛。爲人通而有守。向詢
於衆論。鄂州軍多稱其人可任將帥。曾與臣言欲舉爲代。雖以不
隸臣亦不敢越職論薦。侍衛馬軍後軍統制敦武郎吉肇生長
軍中。弓行伍間積日累勞以至偏裨。習知軍伍之情。甚得士卒
之心。爲人精明。處事不苟。使之管軍。必能簡練訓習以稱職
趙汝愚論軍制疏曰。臣伏讀國史職官志。殿前司侍衛馬步兩侍衛
步軍司各置都指揮使一人。以節度使充。副都指揮使都虞候無定
員。以刺史以上充。備則迭治。闕則互攝。非惟平居無事可以儲蓄人

材。至於戰陣之際。則亦名位素定。力足相濟。此我祖宗聖謨神算防
患深遠。故承平百餘年。海內晏然。厥後兵戎以來。國家安靜無事未
有如本朝之盛者也。逮至中興。應事草創。一時諸將乘時崛起。故內
外諸軍例不除副佐。雖近歲稍復置之。亦十纔一二而已。恐非所以重
謀帥之功。而防安危之變者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舊制。明詔諸軍
各置副帥。仍漸復馬軍一司。以補三衙之闕。庶幾軍制全復。可圖久
安。天下幸甚。
趙汝愚又上疏曰。臣伏覩紹熙二年二月十五日指揮。今後係從官
到任半年以後。必舉材堪將帥者二人。臣竊見武功大夫恩州刺史
添差權發遣廣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權知宜州沙世堅。[illegible]
而小心畏謹。不伐己能。嘗歷邊任。而留意撫循。習熟蠻事。武節郎充
殿前司護聖軍統領郭元劉嘉。功名之中有遷官自厲之志。其持己廉

檢。家竹自服乘義郎兩浙東路兵馬鈐轄戴雄飛。武勇過人。亦有智
略。雖嘗有負累。而其才實高。如蒙聖慈特賜擢用。而後不如所舉。臣
甘坐謬舉之罪。
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陳傅良繳奏率逢原除都統制狀曰。臣昨具
論奏率逢原方以自劾放罷。不當遽遷都帥。臣之愚見以爲朝廷勸
懲。宜有次第。不應功罪混爲一區。今率逢原以總領鄂渚按其偏將
拾克士隱落廢事。於是稍知嚴憚。務自刻責。而陛下爲之擢護將
從官也。此陛下責將帥之道。而率逢原感激思奮以功補過之時也。
若乃復循之問。遽有遷擢。臣恐鹵莽之人昧於禮義。妄覬朝廷意出
姑息。卻復恃寵。無所忌憚。故敢瀆犯天威。覬竊新命。不惟爲陛下惜
此舉措。亦所以全逢原也。臣於逢原爲帥無狀事迹非一。前後臣寮
屢有文字。臣不欲因此悉數逢原之惡。正以事關軍兵。慮傷事體

臣區區欲望聖慈特收所乞。必須知改無復除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
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二

任將

宋寧宗時知成都曹彥約上奏曰臣以樸樕小才謏蒙親擢度越常等剛達禁路曾未兩月復玷異恩寵以次對之美職分以西土之閫寄臣實何人可當此選聞命以來日夜憂懼不敢常人自視以累數爲喜而不敢與故自比以辭免爲高心誠未之思所以仰副聖主眷遇之意竊以立功立事之世非可以袜性次進退也朝廷清明四方無事自一命以上皆得以行其志苟求可以奉其親吏事可以稱其職及紛紜之際國論不一司馬光爲樞密副使猶不受命种師道尚須諸將從無成功世變愈下艱難愈急家國之事有不可勝言者有志之士獨可以祿位言哉直當論可否耳自古閫外之臣得以盡其所學非謂一己之見足以盡知天下之事一夫之力足以盡制諸將之

勇也得朝廷以爲根本假威令以爲事權執賞罰以爲勸懲賞從爲以爲輔助又須在王所之善士以爲之主如功嫌疑之士不親其政如此而見義不勇可以坐不任責之罪矣爲司寇於魯者不若秦四羣吏之爲名事爲所於齊者不若把關擊柝之爲專職國論之所實國守官者猶得以守道也若事關大體與國論相表裏有文王之令聞而後中國可以守有宣王之備戒而後獫狁不足慮當毀譽之特實衆所食一日萬幾君以情隱責其臣臣以黨脛成其私開心膽以是見士民情日專以響應奏報則傳專於下者無姑避評就於外者有近動謂閫外之臣恃朝政以爲根本者此也若使法令變更朝來俱病處置失宜軍民胥怨發爲播告者厥指或匪形於論疏者猶日不報則所當恃者無所恃矣郝進珠御馬直謂之專殺可也而太祖不責張美強取民女謂之無檢可也而太祖不問惡閫外之權太我少恤也既於公事之所當行彼急之所侍重居閫外之職者謂之節制行閫外之事者謂之便宜人才出類者可以承制用將佐失律者可以從軍誅已奏者不必待報未奏者不必拘問謂閫外之臣假威令以爲事權者此也若使將帥致危謀自交結州縣輕重未相聞白互有中訐者尚昧於勝負轉相詬詈者或狃於調停則所當假者無所假矣賞當其功雖偏裨十官者不以爲僭罰當其罪雖戮及全陽者不以爲濫屏閫外之職正當視國事如家事惜官物如己物不以一毫禍福視爲不以退縮振復辭意勢要之力所不能援閫梱之書所不能奪閫外之不得其人遂之可也假賞罰以行其私罪之可也不遠不蕃則其說必所當行其未必所當與講閫外之臣執當寶以爲動靜者此也若乃高爵投之而以不肖之心鼓之聞號則舉親信爰行法令則專親失色官令未改罷黜雖動則所當執者無所執矣

唐方鎮全在幕屬未必一一參軍事也或議論宏偉可以助名教或文采雄壯可以華軍檄勇能專將者可以備策應才堪應變者可以應知應請閫外之臣資佐屬以爲輔助者此也若使如今世舉劾與令世辟局擧書者猶有舊而已不問其才長短者求苟適而已不協其能否則所資者無所資矣孔子入衛主於顏讐由而後進孟子入齊不於底倉而見諫勿謂聖賢行志直情獨立而無所附屬也顧讐由之徒誠未易得彼底倉者世常有之不可不察也士大夫有志事功已負其才若又痛加沮格雖有任事性特事變爲隱避尚論雖說辭受嗣不過繫一二人大夫之責況今兩軍相加府縣塗地戰死驍將指爲降虜覲捍內帥請曰虜詐變亂人心絕滅天理萬一山東忠義盜破事體兩端首鼠有觀然事新屬之意此何時也旁觀膽落偏欲以閫外之事責辦於閫外之臣不其難哉臣蒙恩寄領郡尺

是一路安撫且又與西南夷為鄰東近北邊事不相關不應遷啓比
論然念當千之敗援及秉閭與元之濟鎧至邊費設使江淮有警則
蜀道豈可安邊關外有警則湖南豈得高臥而況吐蕃部落連及威
茂雲南邊種漸逼黎雅臣頃年嘗轄滄關外討論四蜀事體知成都
將弱之卒不足以有用廣中軍寡之兵不可以獨立制帥之與總
位置非宜添采職事間必有抵牾官軍之與忠義方悍桀驁將來詞
發處必有不堪進以至兵財邊鎮閒探等事所當改絃者不一而是當
作病大議以告當路以為同此思慮而後可以同所見同此志者而
後可以同力行昔以為不可而欲擇其中一二事間行之或隨時失
事而欲取已陳之書說徐行之二者皆不及書而欲會建議者之弁
對非亦聞也今四年矣事變已見而臣適當是遷臆合前遣時矣事
之說臣實懼焉用敢詳其說以告陛下昔張詠之守益州也還乎處

而不行知蜀道未定未可以遽進也太守以面對許之以便宜從事
論之知蜀事難決未可以踰度也又敢做是說以復于陛下惟陛下
留神
秘書省著作郎楊簡上奏曰臣聞廣厝之本有觀後年來入禁中之
變是時士大夫殊不乏皆其所以致此者何由亦無所改為循循仍
仍至高宗初又有苗劉之變士大夫又不省其所以致此者何由乃
無所改為而循循仍仍至近者又有吳曦之變歸說者亦曰士大夫
又不省其所以致此者何由又循循仍仍臣今告陛下以所由致節
卽禍變者為夫不循古制也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今諸將卒從事
武勇素熟復乎古先聖王之訓與夫踐修乎詩書禮樂之實德則其
訓齊諸軍亦不過射刺擊戰之術爾罕能訓以禮義夫教以殺人之
者曰習于殺人之術可長哉可長哉書避赳武夫皆可以為公侯

侯心執訊言言攸馘安安其有德見諸容氣者如此今陛下宜精擇
文武俱通之儒法古司馬之官以尹正之訓導之責諸卒之孝者忠
者善者則惡者皆化愈久愈化愈化愈安祈天永命鞏國祚于泰山
之安在此而已今不改為是猶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又將有慶曆
及僥倖之變悔將無及臣日夜長慮無路告陛下今得一見吐露自
此何時再見惟陛下念之不忘今文武通儒雖不易得然不可謂無
其人臣嘗司千三軍太盛宜析一軍益以為司餘卒以儒三司則其勢
均可以防後患慮患當速復錄擇明儒主法自亦不過於此
樞密院編修官易湜上疏言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
忠誠所在凡為人臣者斷無所不可雖則不可不以是責之耳今安
居無事必責不顧死冒水火鋒刃而後謂之忠也又識惡其職謂
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此實不欺謂之忠且拊循士卒師之職也

然每嚴猜忌之生以營運之道其做者至矣今乃有別為名色益
肆貪饕視生理之精旦者而謹以罪辜動輒拮据擇尤給之精傳者
而強以廩祿驅習等眾抑配軍需於斯備何有焉訓齊戎務亦師之
職也翻覆無厭試之法中陸飢之令其假之亦切矣今所有教閱
視為具文步作權同兒戲技步皆不與程管搖搖若未嘗動搖士日
益猖獗狠於訓齊何有哉況乃有沉酣聲色之奉荒怠田宅之
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焉專務納交書幣往來道路旁午
而官奉升進者矣自謂精治於甲仗戰艦究其實則飾舊為新而
已爾自謂撙節財用聲稱羨餘原其自則剝下罔上而已爾吃嚴飭
將帥上下協和中徹軍實常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
庶乎其有用矣帝加納之
侍御史兼侍講李鳴復奏曰臣審觀殷憂既戒來仍猶閑益明益明

增備固致重地於民故秦雖敗而猶可以自強街亭既戰諸葛亮上疏自貶蜀主以為右將軍亮於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故蜀雖敗而猶足以有立蓋敗軍之將雖不可語勇苟因其敗而痛自懲創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英明之主猶不忍盡棄也適者王師既出版圖漸歸襄部方頒喻音繼至析此奔潰者固所當罰發縱指示者亦豈容逃陛下悉從輕典復取其任大責重如趙范者滌洗而委之宗知聖慈寬大恕之於今日將以望之於後日也抑不知范果能知盡明之所以報委寄之所以佐蜀乎臣切惟范有所當戒者三一曰去私二曰察姦三曰懲忿能持此三戒則陛下所以責任之意庶乎其無負矣范之在黃也大建私宇日役萬夫片瓦寸釘竹頭木屑皆取之列郡焚曰軍需先世之祠堂後庭之燕器無一不備於切之揆且雖當搶攘之時於使傳不暇給之時直為是興動不遑安之舉古人勿奴未滅何以家為似不作此等舉措也今易臨硯首號叢世官儻不封義井之甘棠而桂變肥奢之靈屋則民將不敢言而敢怨今而後皆失望矣此所當戒者一也范之在合淝也以一萬五千之夫製而責之一旬以數百里之遠地而限以三日臣數嘗言之問其以軍法從事而死於鋒鏑以軍期窮迫而斃於道路者又不知其幾也今之淮非昔之淮矣今康趙府庫空而郡縣不如昔戶口減耗雖大為寬而鄉井不如昔富者惧悴貧者轉徙而百姓不如昔身喪於接戰兵裝於奔潰而壯士健馬亦不如昔此皆范實為之儻復轉其所以用淮向者用京襄國之心氣愈耗矣此所當戒者二也范每凝襄閫久矣向欲藉襄兵取關陝而史嵩之各執己說近欲移隨州過襄城而楊恢亦從其令忿鬱憤悶猶未容發也今專任既正誅戒自由城池雖昔日之舊壘蕃漢乃今時之雜處鄉伍異道狙詐作使御失其

道狙詐作敵況王師新易人情憚疑倘不開誠心布公道而或以私怨臨之則士氣摧挫意外之變未能保其不作矣此所當戒者三也臣於范無纖芥之隙向者趙寇犯蜀蜀之壯于朝者自扣政府乞以范為襄帥藉襄之力以紓蜀之難于時臣實與為蠟為成都貳卿臣後以列屬事之見其撫寧誤矣猶能許國未始不擊節嘉歎也今范既有帥閫而臣偶待罪臺端為所當為以無負陛下之臨遣者范之責言所當言以無負陛下之推任者臣之責臣之所論非但憂國亦所以愛范也願陛下下臣此章以示范范果以臣言為戒修政恤民知參去明引咎責躬如蜀諸葛則京湖一面可寬陛下宵旰矣否則委也惟陛下加察

貼黃臣竊見諸葛亮寄友也祁山之役督諸軍為先鋒一敗街亭論罪至死蔣琬以為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可惜亮曰孫武所以能制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列兵交方殆若棋置諸何用討賊亮之見遠識高如此比者揚義棗軍而走徐敏子棄軍而潰此猶為鞭騎所迫也汗趾戰場二百餘里且有一郡之隔趙葵全子才各擁數萬兵建大將旗鼓正當整陣以接諸將一聞風聲鶴唳皆奔頭鼠竄矣此何等舉措聞諸敵境謂中國有人乎范於無罪之民則用其憐於有罪之將則用其恕接章來上此殆具文耳以折北不支為藏滅精銳以狼狽反國為歸護根本以望風先潰為急於令師彼固謂朝廷為可欺安知天下公論乎欺中昔太祖以南方之事委曹彬且授以匣劍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失色不敢仰視范何足以語此此臣所以深為國家惜也

理宗時監察御史吳昌裔論趙范失襄陽疏曰臣聞街亭之役咎由

長驅。而諸葛亮以為咎皆在臣。宜掾之敗。非由渾瑊。而郭子儀以為罪實在我。夫非人是己。人之常情。而今乃責躬自咎如此。亮與子儀之譽心。眞可為萬世將帥之法哉。臣竊見虜北襄漢以來。唐鄧首罹物妄鋒振。光以國破城以隳空。襄陽之陷。死者幾十四萬人。沙市之據殘者以二十萬計。八州殘破。千里蕭條。至帥臣當趙范何所逃責。然范時以襄州孤壘。遏捕多閑。督勵二軍。迄延強虜。功過相補。猶有辭也。近聞荊鄂所申。乃知襄事大謬。克敵首叛。忠衛繼之。器械積聚。掃蕩無遺。搢紳民居。被禍尤慘。雖探報互有不同。而證狀則不可掩矣。漢水峴城。金湯堅壯。軍儲守具。根本富強。孟自紹興名將岳飛營之。至嘉定。帥臣趙方扶治。雖金虜屢寇而江面不得渡。以人守故也。范方之子。遜世其官。精略帥謀。耳濡心授。正宜謹閫封守。衛軍民以報國恩。以紹先業。而乃勞於驚遽。闇於知人。輕信讒子之心。夫御祖詐之道。養雞遺患。引董虎身。遂使變起蕭牆。自貽伊戚。以百年之生聚。而委為灰燼。以中興之權輔。而視為棄遺。遂保荊州。豈實倶費人言。殊不之及。范親廉考。飲無愧於心乎。臣恭之公論。嚴謂趙范之罪。合賜誅竄。別選時彥以代其罷。然荊襄為天下根權。襄州既失。江陵尤為要地。措急經理。卒未有人。如范之才。未可終棄。欲望稍責帥之誼。乞賜睿斷鐫秩三等。申儆諸軍。使之收拾散亡。以規復襄陽自効。庶幾邊藩徼捷之際。猶知有朝廷紀綱。可杜姦萌。可紓狄難。具覺察以聞。

貼黃。臣自聞襄難。即草劾范之章。或有謂臣者曰。今廟堂倚趙范以自安。趙范倚北軍以自固。若臺諫論列。不惟招亡臣之怨。亦具啓邊臣之疑。內外交譖。禍在不測。今臣吟累日。反復再思。竊以為不然。夫與初平豐事。軍亂。張呂陷。臣當聞於上。韓劉諸將擁兵於下。功在杜稷。人孰敢言。而趙葵之為御史也。今日而論劉光世。明日而論韓世忠。風采凜然。曾不少屈。亦未聞當時將相以為疑忌也。況今日事。責實在北軍。趙范已正王旻之誅。廟堂當議趙范之罰。亟圖改紀。斯乃其時。若謂光將本無叛心。襄城猶為我守。況病舊見。覆護前非。日引月深。遂成吾誤。恐非計也。用敢具錄前奏。復以繳聞。惟陛下亟賜睿斷施行。

貼黃。臣竊惟本朝三百年。所與立者。國法臺綱也。方今事變填無可恃。獨有紀法一脈尚存。近來邊臣師帥非度。則情慕其綱紀法而廢之矣。趙范棄守退保江陵。已具列前疏。其如荊門軍守楊祖。被命乘障。有城可守。而乃委棄民社。擅離本軍。是無國法也。前京湖制置趙楷以罪被劾。謫官居永。而乃大辭自命來歸沙峰。是無臺綱也。方茲艱危之會。正宜紀綱倫明。若此二人豈容倖打。欲望聖慈將楊祖罷黜。以謝軍民。將趙楷更與降罰赴貶所。庶幾懦者有所畏。而僥倖者無所恃。而倚伏假借冒。

臣前又論趙范名命不當疏曰。臣近以克敵之變。焚蕩襄陽。僨軍之罪。自當按趙范。乞鐫秩三等。以正邦刑。且合規復舊城。以圖來效。此蓋前代之故實。本朝之舊章。如諸葛亮街亭之敗。韓琦秦州之覆。張浚富平失律之罪。載在往牒。可復考也。陛下亟賜俞允。擢職鐫官。仍其使名。責以收復邊關。深識之士。咸以為當。但襄州一失。已閱四旬而進復無期。有謂宗室或請叛亡餘卒竊據城中。時有唐兵侵軼境上。京西五孫將兵。諸城皆欲徙治。襄郢戶口。日夜絕江。人情不寧。今日當重務要之後。財殫力竭。易遠邊耶。抑趙范經此之後。心雖時懼。不可語置。邵臣方欲冊上封章以暫廟答。今月十二日。伏睹邸報。趙范除起行在奏事。又聞因其弟葵有請故。今代

卿淮東帥以已副之冀於兄弟相友之情公朝敘情之意可謂曲盡
矣然今事會方來正以賞刑為急苟其責範輕理則姑示以謫黜
今既剏罷易置則所當明正嚴罰儆戒將其重貸而予以名還脫諸
破壞之城而置之安全之地則是功過未白賞罰無章不惟趙范苟
逭刑誅求恐遠邇聞之解體非所以宣昭國法而畏服人心也且近
況荊之條所中虎翼軍統制劉貞夫力戰叛卒收復樊城則事勢
猶有可為苟能擇任得人悉意經理收拾餘燼圖復故疆則可隨鼠
窜上而恃以無恐不然易趙范於安地置襄陽於棄擲知以一隅八
權為所而不知以漢川方城為固唇寄齒寒而不問根株而不保
障單弱藩籬淺薄無襄陽則江陵危無江陵則吳蜀中斷脫有一關
閫哉長江風景日殊人心震撼實關係存亡不止一方病二而病而
已灰深之郤奉帥臣廟堂處分已定河北之雲唐今在鄂足居置將
耳臣觀今日襄事撫御失當咎在帥臣而臣屬非其宜則又有任其責
者昔紹興初酈瓊之叛固非小變然朝廷一時處置動中事機高宗
下詔罪己則曰由朕委任非人致一軍懷疑反側張浚見上引咎自
曰是臣非才誤國以致上貽聖慮於是罷趙鼎居樞路而罷政舉命
劉錡帥淮西而軍律振可以感動天人轉回事變益固中興百年之
業只在君臣一念之間也今陛下憂形玉色而未覩撥亂之美規矣
臣躬奉百為而未有奉色之奇策罪己之詔諭時不下何以感式夫
悍卒之心引咎之章曠日無聞何以解衆辯群疑之惑況楊義月望
失良國屢殲民禍臣無日臣未知其所終也臣受深家國恩荷
宗而復以高宗君相之事為陛下告惟望聖慈會茲英斷而亟行之
宗社幸甚
吳昌裔又論安癸仲狀曰臣竊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禮部侍郎孫道

夫言成都帥不可不擇臣以為可以制置四川者二三人置之聖度上
曰當備人以待緩急之用孝宗淳熙十年太府寺丞句昌泰奏蜀制
置使任六十州安危願於從臣中常儲一二人作安撫使上曰須是
選擇可以備制置使之用者蓋蜀去天遠帥當豫備在鄉人先當而
力言之朝廷加意而急圖之在君上中命而臨遣之此我祖宗處
遠備豫之規模定萬世子孫之所當法也臣以蜀人待罪言路若鄉
私憂苟而不言則為有負於鄉國朝有令典而不舉罔為言歎於
廷昨者月奏論四蜀備言蜀之危狀而尤以備帥為先伏蒙聖慈
俯加察納將擇侍從出帥成都臣竊陛下此舉即高宗孝宗之心也
繼命既頒而遽反汲使已遣而復留議論紛更臣竊未諭惟蜀自二
十年以來私意橫流人情滯礙帥非本己者不入縱非其黨者不容
舉用非所慮引者不得充數上下蔽痼牢為一詞致民有疾病而上
不知之下情以以不達戰鬪有主功而賞不及潰敗有罪狀而蜀
不加若非得有風識大體者為將明命政紀而更新之則剝膚盡
壞之禍無日而可書矣今臣遂既已罷行事往畫救諭列但備帥一
事所宜予留聖意趙彥吶老病支離智勇俱竭屢上祠請難以病舉
秋防臣於前疏已書言之況今虜兵侵犯麥積時當可慮續安癸積
江油頁請納事勢危殆民不遑安而斯人之在列者無有以適夫言
泰之言告陛下深可嘆也近聞前總領安癸仲以臣論奏事客蠱會
表裡既廣經營復用近則炳彥吶為代于朝遂則分其予恭行交
睹于內矣然判州亡民以列功狀嘆連方布衣以那時該選輸人
年更前年滿券以財物請求給大程官童情曾夫一夫以關節徹清霄
嘆撼動言路擴掩聯推如紹興間鼓良臣之霸籍籍言語言之
臣竊癸仲初無宿依但見其為總領則恭敬之與草民貪慾為懷

則使將帥專利郡縣然彼為一使之任尚且不可況以專任重寄實不誤陛下事哉且往者辛卯之變癸仲以讀臣先走合陽乙未之變癸仲以總臣舟至閬州上下利州之民怨入骨髓所列功狀決非情實是皆假托撰造欺罔公朝若誤入其言而輕加信用則為事不一矣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為陛下熟數之欲乞睿慈特命大臣早擇材臣明覩選以慰蜀民倒垂之望仍將癸仲史與鎮身以為罔上者之戒所有幹人李真蒲泰蒲介等陽言交通賄賂行賕請明之如仍乞下四安府密加捜捕看付根治自遠押歸亦足以肅吏奸而嚴國法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臣竊見王沂公曾嘗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蓋謂大臣事業未嘗欲恩避怨也臣向者癸仲之會至于三失事要陛下付外從行而政事堂中特筆不下更下檢正都司更捜案曰不呈不知陷一貪吏逃三五辨人有何恩怨而上下藏護至于此哉臣言不行何以分寒賊望聖慈除臣罪職將癸仲並與鎮罷幷將幹人李真等根治押發施行

淮東制置使李曾伯上奏曰照對臣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內而侍從臺諫給舍外而制閫各舉帥材二人者臣竊惟為材難為帥材尤難言者方召遠矣今夫孫三軍之命將以備緩急顧臣本無材略忝任藩翰撰己不足安能知人為之搜月璣闡一時之選審當謹顧推合為進豈不謂觀臣以其所素推舍能舉其其任使之已著者固不待微言之推轂其聲名之未達者則有待於共事之更歷今有二人見竊見朝奉郎前知建昌軍事余鎮昂任高郵制而留淮幕臣見其諳軍民利害得將士心脈源知有達識器識論本于正大處向不為平時臣今夏舉備泗上承下拮据[illegible]專一事尤有識任時雖初詳累道連次諭蜀道拉兼借行駐於依悟廿以來事自見其節而不可余於此可占今悄更霜露才氣俗益見矣實義郎通判襄陽府兼京湖制撫王登昨以移師討而留荊襄臣見其饒兵家韜略通當世務磊落無羈軟習政事多所規益言議不而依阿自命為建後襄右持右往實登佐之最一節尤可嘉往時登以勇當因獲罪諸判聞怨登不作能[illegible]去卒以儒料自當首知事竟成於此可觀今久在風寒又理讓加委矣是二人者臣察之已熟故敢為之不疑卿又有說焉馬盧金條之無取則可以四毛舉棒田擇之弗多則可以集衆如蘇如登臣書其之講論及此使遽辰帝必可保其能自棄鵠臣惡欲望聖慈下有司籍記姓名特加旌擢以為事任之儲如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漢方余達故事曰晉謝安以荊江二州互缺亘石虔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石民為荊州石伊為中護軍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臣聞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御之為言以馬喻也謹銜決策之馬雖強而難制使王良造父御之則鳴和鸞逐水曲進退伸縮無不如意否則雖不定兵矣謝安之用三桓人徒知其經遠無競而不知駕御之術寓乎其間蓋石虔驍捷絕倫既奪之上流而石民與伊非所忌蓋是時則江豫三州軍事皆在安都督之下而兵權實歸於內此首重則彼尾輕也苟謝安徒紙以抑其權而制其命王庭之所謂兵權聚於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實亦得不為之呼虞氣知此則知八柄馭臣雖王者亦不敢忽

禮部尚書魏了翁進故事曰。唐憲宗時。裴度上疏。言淮西盪定。河北
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
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臣謂憲宗承唐綱隳弛之餘。藩臣阻兵。跡不庭拔。蓋自夏蜀山
東。淮蔡易定。魏博貝衛澶相。朝廷之令所不能加。視今日之事
難易絕不侔。而淮西之役。處置得宜。遂能使頑悍革心。梗強效
順。信知折衝禦侮。不盡在於國勢之強弱、兵威之眾寡。顧吾所
以處之耳。逮夫將帥不和。朝廷但知委曲覆護。聽其相傾相軋
以養成亂本。而不知所以處之。然為淮西制閫。治莒州。雖任控
馭要害。賞以義勝。貴彼克敵一軍也。既命楊恢分閫。城而可任
邪。則軍來瓊以敵其鋒。叛將范青。不必付之湖廣。總領何元壽
軍既叛。以後其將秦陳溫等。又不必付之荊鄂都統王旻。今舍

制閫不付而付之他司。臣所未諭也。斷楊恢之句。謂吳曾招叛
之逆謀。而吳之言謂陳溫。許其來德安境內。劉宋是吳等使之
矣。蓋洪招納儀叛。叛者陳溫之詞。謂君斬楊恢。用王島為都
置。則我等執招此何語也。而洪公然見之公狀。不以為嫌。若有
嘗試朝廷之意。是洪亦可疑者矣。恢之不能控御。以至於此。至
以虎出押之罪。恢尚何詞。然使吳以誘叛而獲厚賞。洪以逆
叛者之悖語而獲遷除。則是啟末藩鎮諸軍自擇主帥之風。成
矣。然朝廷不問可否。一切聽之。而謂之處置得宜乎。苟事無
事。養癰護疾。不如誘叛而受賞。叛亂而歆。長此安窮。惟陛下
與二三大臣力圖之。
魏了翁又進故事曰。寇恂為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
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

今見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備酒醪。執金吾軍入
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
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
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鬥。今日朕當分之。於是極歡結友而
去。
臣謂光儒謂賈復不戢部將。恂戮之。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
更舊憤。欲手刃之。殊無責己之意。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謝
謝然後慰勉。聽其自釋。則善矣。臣嘗謂天下之事。至理而止。理
之所在。雖強暴必從。有不容不弭耳而詁服。苟惟無辨可否。務
為包含。是姑息苟且之政也。何以慰服人心耶。慶曆四年。韓琦
為陝西四路招討。鄭戩為四路都部署。尹洙知渭州。狄青為涇
原副都統。先是韓琦乞罷修水洛城。鄭戩固請於朝。琦還自陝

西。既而戩命劉滬董士廉督役如故。尹洙檄滬士廉罷役。不
從。遣人代滬。又不受。洙怒。命狄青領兵行邊。追滬士廉械送德
順軍。獄成。詔釋滬士廉。舍卒城之。而洙與青不服也。吾考歐陽脩
之論曰。宜令中使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眾。不可加罪。
若械滬而遣卻帥。自當略以軍法。然後又諭滬曰。汝違大將自
合有罪。今以城水洛有功。故赦爾。爾宜卒事以自贖。城成則又
戒青不可失城以逞己。臣謂如脩之論。處置得宜。君臣之情分
盡矣。紹興六年。張浚以宰相都督江上。命韓世忠屯承楚。命張
俊屯建康。先是俊在[illegible]詳從往北向。惟倚世忠為用。世忠辭
以兵少。欲摘俊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府檄俊。不受令。浚奏
乞降聖旨。而俊亦[illegible]朝廷可否。趙鼎難之。趙鼎之論
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然俊亦不可作不

一以懲毀行唐命。不應尚稟於朝。從下度一面專行。不必中覆。
慮失事機。臣謂如新之論同歟曲當。則上下之體統正矣。兼當
諭此兩事者。各效已見。以圖備禦。此乃開二帥不和。截者私
一州之慮。害豈如此。則所關甚大。此在朝廷所當論以實惠之效
而各釋前疑。共濟多艱。否則脈絡不通。緩急不相待助。如國事
何。惟陛下留意。

淳祐間。徐元杰進故事曰。唐德宗時陸贄論淮西事宜狀曰。克敵之要
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多不足
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
玩寇。亦有不戰自焚之災。

臣聞人主之用天下。惟明與斷而已。明足以有察。則知人而善
任使。臨事不惑於是非。斷足以有為。則操權于下。實不在於衆

天下英雄豪傑之士。亦莫不奔走鼓舞於籠絡駕馭之中。必如
是。則將得其人。而被國外患非所憂矣。或乎居職日。皆訪之
不廣。詢訪之不覩。有才而不能致其用。能用而未盡其才。而
況緣邊分制。莫務於折衷究之節。姑息含容。淺失其所謂專制
之道。其始不有以杜隱陵之漸。其卒未有不至於橫潰四出而
不容遏者。此吞噬之禍。漢唐之末。八代紛紜之際。實證具存於
方册者。不可以不察也。唐德宗猜疑多忌。有將而不能馭將。操
失其柄久矣。當時九節度之師。初未嘗不惜上之令。自夫希烈
滔先之徒。一失於制馭。他日之患。不待智者而後知。陸贄於
德宗者也。固論淮西事宜。而首申以專馭之要。實在乎將得其
人雖之同。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則剛斷然反其辭曰。非
其人。則兵雖多而不足恃。馭失其柄。則將雖材而[illegible]

其辭以為不止於費財玩寇而已。亦將轉而蹈之以不戰自焚之
災。吁。贄之言亦切矣。惜乎明不足以知人之患。斷不足以
止懷光之跋扈。卒失紛擾之患。有不可勝禦者。至今令人掩卷
三嘆而已。吁。有明謀斷之光武。然後二十八將之才各隨其
分能而有以爲其十乘之功。有剛明果斷之憲宗。然後善用裴
度之忠。而李愬韓弘之徒。亦各得以勉其克復之效。曾謂李
晟同出之真主。而俾光武憲宗專美於漢唐之間哉。臣故於陸
贄之言爲懷慨焉。

寶祐二年。起居郎牟子才上奏曰。臣比者蜀事孔棘。嘗進苦言。請宣
召曾伯鎮蜀。而以蒲擇之、呂文德佐之。別選威望重臣爲荊閫以
應援之。又謂宜召余晦以釋群疑。此皆擇人心而爲是急者。聞陛下
亦聞亦嘗緘砭大臣以待度分。陛下憂顧在西一閫。人言即與大臣

商之。真不翅如救頭然也。大臣自謂相以來。未嘗名臣謀一事。昨急
召臣至相府議詰。反覆數刻。乃罷而指意所在。大學只以陰刻爲是。
大臣曰。蜀力匱矣。非通荊蜀爲一。而借荊州之力以援蜀則不可。臣
謂荊事方繁。耗於襄樊。安得更有餘力以及蜀。今大臣又謂曾伯既
受節制。事急則必須進至夔門控制。臣謂曾伯既受荊閫節制。豈大使
宜有捨本職公事而越尸過夔門之理。藉令欲往蜀。一襄樊有事。曾
伯將起[illegible]。大臣又謂曾伯不肯受。必遣呂文德代往。臣
謂此處分。終是陰制。不若曾伯正除四蜀宣撫使之書。心一意經理西事。
而呂文德既爲曾伯所信。以與曾伯俱西也。大臣又謂曾伯節制四
川。亦不容辭。臣謂以制置節制使。則受節制者自無事權。若未即
召曾伯。則曾伯亦未肯受也。大臣又謂曾伯已承旨受節制。若正除宣
撫使。豈肯受。臣謂曾伯忠義人也。使人主推誠以任之。還詔以趣之

彼非本否豈不能感激思奮以報上恩耶。大臣又曰。韓宣以城棄未能不欲往閬州。清史亦有甚答令且了城。然後。且命楊大淵判事任楊大淵不可二二其說。大臣又請令且命曾伯節制都令曾伯自求一人留司重慶。曾伯必甚謂擇之。擇之既在錮閬。且命黃應鳳主留司。臣謂此等處分。太似繚繞。終不脫牽制規摹。恐如此施行。重慶根本之地。無重臣以鎮壓之。則事體渙散也。大臣又請余晦召曾伯本鄉節制。未可出令。臣謂不召余晦。曾伯決不肯受命。既兵者亦且疑惑。其為妨礙非一端而足也。大臣又請君召余晦而出李曾伯宣撫之命。曾伯必飄然而歸。是一日而失二帥也。臣謂余晦猥瑣至此。失之何擇。曾伯負當世重望。蜀之三軍百姓。願得之以為司命。曾伯忍拂人心耶。又忍孤上意耶。臣非敢與大臣辯論也。事勢至此。大臣乃一切坐斷。自以為廟謨為必非小臣所可及。臣至是亦不得不辯也。

然豈得已哉。或曰。大臣憂違思慮。日夜盡瘁。未可謂之不以西事為念也。而子之言。急切如此。豈大臣果有不憂蜀之過耶。臣謂大臣之過。非不憂蜀也。其過在於任己見而不受盡言。特順上意而每倚公議。此即是過。而又有大過者。在於自說知兵也。且兵出易知也哉。如韓琦范仲淹出入陝隴而不能周知。今足不出廟堂之上。而謂洞知軍戎萬里情形險制之況。所以牢不可破也。且兵不中御。古之道也。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今非中用細意制廟堂之上。而徒以書尺羈縻諸將。是諸將知有廟堂。而不知有制閫。則知兵之說臣所未喻也。趙充國曰。兵難隃度。臣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今西事壞爛。而使曾伯節制數千里之外。措將一稟令於節制。上稟令於廟堂。繚繞回曲。更失事機。則知兵之說。臣所未喻也。昔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乃使郤穀將中軍。今不謀帥而謀節制。分兵有三路

而無元帥以任中軍之責。專倚決於節制。則知兵之說。臣所未喻也。師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必令長子帥師於數千里之外而使偏裨擇之。往遣黃應鳳留司。既使韓宣總統。又使楊大淵代韓宣總統。則知兵之說。臣所未喻也。大臣雖諳熟計併編纏時。固識兵家之節度。而自說知兵。此則大臣之過也。昔程頤無與司馬光說話不曾放過。光純仁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事便已。程頤曰。光只為能受盡言。儘人拚逆。終不怒。便是好處。今大臣能如光不怒人以拚逆乎。吾人有言。光祖禹於司馬光。必論協濟國事。光正色曰。用謂祖禹見也有過不言。云今大臣能如光樂聽人之攻己過乎。程頤光之所薦也。祖禹光之屬也。而辯論不少恕。有過必盡言。臣於二臣無師為役。然不敢不取法以數臣。臣匪愛助之微忠。欲望陛下丁寧宣諭使大臣以司馬光之心為心。勿遂前非。切戒後過。盡改牽制規摹。一從公

論。以救吾蜀。則尚可為也。若辯論之間。是己見。屢蒙而自謂如此足以牽制四蜀。則雖用余晦以成一年之謀。若召晦不速。用曾伯又遲。其為誤蜀將有不可勝諱者矣。惟陛下亟圖之。

度宗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高斯得奏言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上賜信書責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出漢書韓王信傳）

李廣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廣得脫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當斬。贖為庶人。（出漢書李廣傳）

臣聞為將之道。能勇而持重則進無輕脫之憂。退無迫撓之失。典畫將帥之病。常患於恃勇而尤患於無勇。恃勇者躁敵取敗。國雖為國生患。然其志猶可取也。無勇者。銳氣銷沮。自偷於偷。其為國家之禍。可勝言哉。常武之詩曰。震驚徐方。如雷如霆。

方寡弱，言貴乎能勇也。出車之詩曰：彼旗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言貴乎持重也。王者之師，以剛為果，以柔濟剛，動而萬全，所向無敵，抑由此之故乎。漢高帝擊匈奴，冒頓大入圍韓王信於太原，信不能力戰而反，求和於虜。高帝責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謂為將之道，專持必死之心，則傷而反不得為勇；專持必生之心，則不足以任軍事。惟兼持必生之心而無必死之意者，置之萬人，不長卒以敗亡也。文帝時李廣等為將，恃勇輕敵，屢為匈奴生得，出雁門則軍亡，大多出右北平則一軍幾沒，雖號名將而至多敗，輕敵之過也。雖然，將者軍之司命也，其選備其畢，既與其為信，寧其為虞，擇將者可不加謹於此乎。臣竊見襄陽之圍，賊日持久，命將救援，非不至眾，氣索志偷，惜見力為大勞，未見持堵無功，豈非將不勝任之過歟乎。淮西之危，誅發諸郡，業已臨近，賊去忽來，其有能堅閉門之失者。以一人專而違大將，自取敗衄，非率師一挫則敵得氣去。愚日益深，豈非將不持重之所致乎。袁失之難，既失之難，機動之道不可輕，慶令侯師夫律者，既加之罪，當嚴加處，不發一矢者，可不申嚴師律，以少警之乎。臣願頭頭傳布遠兵事，妄陳所見，少致涓埃，惟陛下財擇。

金宣宗時，左丞張行信奏曰：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願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即將召見，俾狀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為趙將，軍功爵賞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是能北破大敵，西抑強秦。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縻，中官專制，委任責成，使得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時方權任王守言、賈耐兒者，從不將不使兵律行，惜權其誤國。

識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者，其嚴如此。今大兵挨人，情傷暗懸，承與理，非賢智莫能任。于清根蒙撥擢，冗頒撥務甚無謂也。於是上皆罷之。

元世祖時，翰林平章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剛柔並用，定鼎鈞玦之功；文武實行，為國家久長之計。事兼生殺，雖任于人，權在聖明，不宜歸下。粵自理分天地，位正君臣，仁為文之實，義為武之幹，至如陰陽不測錄用兼才。根義武以除人，仁亦在其中矣；帶仁文而寓致義，其可以無乎。故仁者義之元，而義者仁之宜；文者武之宗，而武者文之用也。自黃帝以來，始用弓矢，帝王一揆。秦漢而功，三國以至隋唐，五季以及金宋，四千餘載，未聞一日而偶兵備也，蓋一人之有而亦有人主自專而開泰否之門，亦有委於將帥，以為興衰之要，屢集而致奇侍而言。夫權者，天子之柄；其事者，在下之所行，非無經事誠非臣下之言得專。若分科最非天子之宜。務令國家立樞密院，以總中外之軍兵，以定武臣之官爵，而又紫垣參色，置六軍，開神威，分掌諸衛，而又元帥統軍，招討之官，萬千百十夫長之職累然。八鎮方鎮，遠約來人，如武庫武庫署于京師，弓箭甲局，分工于隨處，皆事行于下也。凡諸事務皆中樞密以奏聞，此五權歸于上也。欽惟國家宜置權事甚為明切，臣竊以為將兵者將也，將將者君也。將兵之道有四，而行之者八。何謂四？一曰忠，二曰計，三曰勇，四曰果。何謂八？見敵勤王之謂忠，料敵制勝之謂計，統軍持中之謂勇，遇戰料克之謂果。此蓋攻戰將兵之將也。輔主上以先之謂忠，嚴軍律以養士之謂計，宣帷幄以折衝之謂勇，不生事以希倖之謂果。此蓋太平將兵之將也。所將將之道亦有二焉：一曰分職，二曰專委。當其天下已定，將帥專將以備八方，之用乃方方騰云。

任將委之無使一員攝焉戰省於是有分統之道焉實萬世之計也
如或邊塵暫起命將興師須立名將以總之乃面告之曰閫以內寡
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於是有專委之道焉但一時之事也出征
而不專委則節制難齊太平而不分統則人生異事高爵以寵之厚
祿以餌之二術以御之舉無遺策矣伏望陛下立樞密院使一員使
與行首官兵狀相同其餘員佐以次排之今適太平事無大小須
待同議然或敵寺若夫衛府司營已有家古臨事不須別議此即分
統之道也設或動兵則暫行專委之道焉是望陛下於中外衛府司
訓亦以急臣所述攻戰將吏太平將兵之四德如是則事常謹於[illegible]
而權常歸於上矣權歸於上則人無覬覦而民得安矣
趙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既不可不慎動矣
將軍者國家之爪牙人命之關係尤不可不慎選也上古以來良無

更志聖人既作兵統由分自黃帝用弓矢以擒蚩尤之後周有方外
君虎尹吉甫之伐獫狁淮陰條侯霍驃姚之業趙充國鄧艾之策殺
變之吳公孫子穰苴然樹四方之兵氣節節然撥百里之威風震截
有掌旗斬將之功或有精光回天之技或有談笑罷兵民之德或有
權佐君臣世之才莫不感會風雲契合魚水與光日月垂名竹帛以
垂尚文之履孔明之龍吳漢之敵國李勣之長城斯皆將軍之善戰
專勝者也彼有視人如草菅而刈之獮禽如蜂蟻而蘇之行伍不整
疾徐無節三令五申而其令不行懼材陳兼而其材不中營壘雖而
可撓據也甲仗利而徒無益也故愼子為魯將軍一戰勝齊猶且不
可曰足勝趙長平坑死之人四十餘萬相直乳臭為魏王之帥韓門
見滅致孝文之譏此雖為將者之曠官抑亦有司選將者之失也所
謂良將者明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也柔則法淵可觀而不可入也

安如收宅可見而不可逼也留如丘山奇妙而不可動也此之所謂
良將不亦大哉然後能韜鈐略於胷中籌奔實師領于庭一[illegible]
一切奔風送欵者將接踵而來矣復豈有爭鋒逆刃之敵哉是以[illegible]
大將者固非餘將之比也騏驥騄駬嘗追奔千里驊騮乎九州非不
多數倍于常不足以盡其能全其力而後之以取效也良將亦然苟
其國家無事之時過選英雄高爵以寵之厚祿以養之加之以殊禮
尊之以閫職一旦警有急則行專委之道焉於是乃有折衝于樽
俎之間制勝於疆場之際心口相應而委令自甘解膽塗地而無悔心
無容者豈非王者養將之所致而然耶光帝之平江南由此故也
吾夫無事之時但知不慮一旦有警則任夫肉食之流哉我皇室
之入戒邊肩閫之威嚴雖復遐荒將授及矣伏望陛下深簡祖憲參
擇英材下詔林泉飛書營壘凡儒之以餘暇入心能足以超越倫類

計足以出奇應變故者足以綏人御者賜大館令食與計倍豐其享
賜錫十上室中之以天寵接之以殊禮處之以無事之崇班寄之以
不時之大用昔者唐有郭子儀而身為安危者二十餘年是望陛下
凡武臣宿將功向望重德顯才清者宜加殊遇以屬將來臣非不知
聖朝與天齊福登進正路但宜柔遠以文尚矣賴於將軍之力者然
而審事務防變故者聖人戒慎之至不得不如此也
趙天麟又上策曰臣聞至重者將也至險者兵也雖係於將而其原
皆在于君也君之任將得人則用之如神守之如山疑之如風豈之
如綱之在綱矣設或任非其人則皆有不可勝言者焉殷爾商楚郢
乃渭水之[illegible]公伐夏大臣邵芊郊之衰戈又豈但將門方有將哉求
將未有無以下體廷官[illegible]任事惟錄詩書之言信不誣矣君請[illegible]
求進賢智其事因而用之加賜上位亦當因其名而驗其實也

也。不然則亦猶舉渭水漁翁之才。俾作太師。求莘郊農叟之族。升為右相。與伊呂之姓雖同。而伊呂之才則否。求其實効。不亦難乎。非徒無益。而又害也。今國家觀兵之臣。手不文牘。乃有不閑武藝之流。不讀兵書之輩。或克副偏裨。或驟方鎮。或兆甲以退征。或擐戈而應敵。每而殊方納賂。窮寇潛窺。斯皆社稷之憂虞。聖王之深慮。其有將軍之智力。或不幸而不勝。則既損天威。又使功臣之子孫。皆委迹塵埃。誠異哉。主卒之命。若石火風燈。流血成河。僵屍敷野。不亦哀哉。究而言之。皆不審於用將故也。凡於兵有六險。一天。二地。三敵。四間。五埋。其本是也。夫神衆者。而疾風迅雷。振旋蒼之。以飛蒙陽之。天或歇頹之氣蒸為雲霧。而嚴天或懸帳之幡。勝為水竜。而載路。此天之險也。夫長山峻嶺。深谷茂陵。或九折以升天。或千盤而入井。平衍原隰。四重敵盡伏。百萬之敵。於數步之間。將三六之軍。於九天之上者。此地之險

也。夫伴命詐其聚。使行反書。前而既後。相驚亂左右。而於右。夫出旗衆我乘疎。強我弱者。此敵之險也。夫聚積之子。將閭之族。衙塞之言迷寘之語。以忠而獲使。以實而遷出者。此間之險也。夫交兵一陣。行人在中。出言一失。而難救。其端未萌。毀獲而遷形。其露室有諸音樂事。誰彼迷流者。此使之險也。夫狀風偶扇。擧事由此。機不定兮。兵事危兮。不行兮。人意雖者。此乎之險也。冒安險而行。尚非良將。每能當之。夫良將有四術。一曰定心。二曰飽氣。三曰乘勝。四曰身閑。縱奏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驚。驚士敢乎。視衆猶寡。而不懼。隨貴不從。親麻李不能攻。見小利而不趣。存大端而自厲。所謂定心之術也。若虎萬銳。飲直行仁。承王命。但征禁奸。風而生鎮。其英可以上凌。察身黃使可以下奪敵國。所謂飽氣之術也。撫重而風從。振指而草庶。禍積道之古。于。速陳乎之奇。所謂乘勝之術也。試瓜天之勇。而氣奇如收漾

七尺之軀。而威加殊域。若仁貴之三箭。庾公之一矢。所謂身閑之術也。臣謂將此四術之將。而六險不足以為險矣。非此四術之將。而未有不險之地也。伏望陛下。悟帶術之重之威。保功臣子孫之命。無致外敵之得利。勿令中土之罹殃。凡武臣九品以上子孫弟姪。當以衆書皆令誦。客院試其實。然後量加以職。若然。則天威永固。民命更生。下雖趙括之覆。上無軒皇之憂。抑使武臣之子孫。知天官之不可濫得。則盡心習其業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一

馬政

宋太宗端拱元年。國子博士李覺上奏曰。臣聞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貲累萬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理。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馬。至于中國。則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又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飫菽粟。率以為常。故多生息。日蕃既矣。古者用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三十六萬井。不輸賦外。六十四萬井出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馬四千匹。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卿大夫者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堯暨晉皆處河北。而北虜不能為患。由馬之多。後世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四夷屢乎為患。由馬之少也。故晁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千百成羣。乘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也。今軍伍中牡馬衆多而孳息之數未鮮者何也。皆云官給餘飼之貲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使其母牽馬。母愈瘠。蓄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令飲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尚冒前弊。今切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

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即上焉。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益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馬足。況復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仁宗慶曆四年。知諫院余靖上奏曰。臣伏覩國家自來於河東陝西沿邊。擘畫估買蕃馬。道自西賊不庭已來。買馬數少。不足國用。此蓋中國久無馬政。不能蓄息。至于事仰戎狄之馬以成此弊。臣謹按詩書已來。中國養馬蕃息。故書乃知不獨出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周官校人之職。掌執駒以養血氣。夏攻以防踶齧。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其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則牝為蕃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兗州益氏右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即今鎮定并代皆其地也。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游牝于牧。仲夏之月。游牝別羣。則縶騰駒。以春人之馬政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胡地皆出名馬。即今之岢嵐石隰界也。武帝出攻匈奴。官私馬十四萬匹。於漢之馬最為多矣。唐以沙苑監最為宜馬。即今之同州也。又秦唐自正觀至麟德。中國馬四十萬匹。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鄜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脩之由人。不在於地。臣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已東相衛邢洺間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伏乞特降勅旨於羣牧司都監判官等內差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揀擇事生堪牧養馬草。差人員牧于四塊放牧。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

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當蕃盛。
嘉祐五年，群牧使宋祁上劄子曰：河北孳生監馬每歲少，近年有妨孳息。勘會麟府州馬最宜孳生，從先降條貫買馬，作五等收買，第一等一十八疋。端至第五等各減一疋。後來宣命於逐等上例各減絹二疋。第一等馬見今只有十六疋，端蕃漢興販人戶別無利潤，致緣馬轉少。竊恐諸監每年漸見孳息闕額，有誤將來支配諸軍。本司今相度，其麟府州所買五等驟馬，欲乞權於舊條，未經減絹數馬五等價內，特第二等以上各特添絹二疋，第四、第五等各特添一疋，仍令逐場買馬，及三五十疋，旋計綱上京，赴估馬司交割，從本司再行揀選。如是好馬、雜馬兩等，轉送孳生諸監添助蕃息。臣等又見漢武帝時為將軍騎馬少，乃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歲課息，即知牧置之法，古今一體。如將來諸監母馬數足，即卻依元降條貫施行。則招來興販人戶將好馬中賣，二則三數年內孳生駒口漸多，準備緩急支配，戰馬無闕。取進止。

宋祁又上奏曰：臣頃任為群牧使，其時會四孳書欽取諸監市馬帳參見馬共成五七萬疋，二歲大約得駒五萬，不出五年，得二十五萬。就中汶死損十分之二，得駒二十萬。於二十萬中選出負駁馬十分之五，得戰馬十萬疋，以為中國有此馬，可與夷狄相馳逐，使聞風豐不敢有闚邊境意。是時西事已定，朝廷求安，使忽略此事，有司猶指臣奏以為迂闊。但言放牧之地侵損民間膏腴田，嘗有損無益，於果寢廢。且馬者兵之本，倉卒求之不可得。若無事時歲月孳養，則臨事有無闕之。臣欲乞選左右名臣，議群牧養馬法，收還牧放舊地，多列廄庫，檢詳新舊條約，擇取便宜，如臣所請，具為新制，及罷河東陝西馬盡許民間與蕃落自相貨買，及許天下民養馬，郡州縣不得封佔作貨財之限。其牧馬臣且以十年為期，若歲歲孳養，當得十萬疋，而天下百姓所養馬亦益多。假令西北二邊敢為風塵，則我兵足馬，健與之角戰，誠不足畏。今天下馬軍大率十人無一二人有馬，而所習伎藝與步兵不同，緩急不堪移充步人，使與今軍人無馬，是國家虛養此兵。有名無實。臣舊知牧馬數不多，於中選取戰馬，則又數目益少。此事最為用兵切務。伏乞朝廷深以為意。
宋祁又上奏曰：西北二虜所以能抗中國者，惟以多馬，而人習騎。此二虜之長也。中國馬少，又人不習騎，此中國之短也。每至議，來作過，則朝廷常以所短敵所長，是以十戰十負，四有勝理。今議者但欲益兵破賊，不知無馬且不能為兵也。用兵七年，終不聞議牧馬之制。此實朝議未之思乎。今群牧司管河北凡十監，其五監為孳生馬，五監為大馬。然未嘗有數登十萬疋者，何其弱也。今河北瀕衛相北京五

監之地，皆水草甘涼，可以蕃息。但官非其人，不能盡法牧養，何者馬數難增，未之賣馬數難減，未之罰。急則括買民馬，苟以充數，既不可用，徒有勞擾之費。雖之邊境，未戰而凍死者十八九矣。又聞河北洺州廣平舊有二監，今惟一監存焉。欲望朝廷差有智識近臣，擇求舊地，復為三監。澶州舊有東平監，水草地氣與洺相一體，亦可興復。此二監，合河北六監，總為十監，每監以一萬疋為定額，如國家牧養得人，則五年之間可以自養及額，餘數則可以分入河南鄭許西京三監及在京騏驥院天駟天廄諸監坊、夾同州沙苑一監地，尤宜馬。今卻只蓄大馬，不令孳育，殊非所宜。欲望朝廷許諸父草馬五千疋，就沙苑分左右兩監，委官益占官地，謹加牧放，五年之間亦可得數萬。七年之後可支陝西緣邊諸州戰馬之闕矣。
歐陽脩[illegible]一十八[illegible]群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至陶等回

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遂差臣等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循常文。漸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張。創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遙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况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官。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内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凉。亦有便否。竊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既詳究其根源。兼旁求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評審處。與其坐而遙度。令各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制廢甚多。不可悉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牧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遠而求之。則大陁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本路轉運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檢(?)。若可

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内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一司利害最爲易見。若國家稍捐金帛。則養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所得。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群牧司或權當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曾差官。此及吳中復檢閱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臣不合卒暫爲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

六年。歐陽脩爲樞密副使。又上奏曰。臣爲學士日。嘗充群牧使。到任以馬政久弊。差吳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爲。未見得牧地善惡多少。難爲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遂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亦差官各詣南去。竊緣監牧帳籍舊管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弊。積久爲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差高訪等根括打量。人户多稱父祖世業。只却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擾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爲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欲乞令差去官只據見在草地。逐段先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磽。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更改。候逐官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畫中奏。其已爲民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爲擾擾。至於民間養馬孳畜利害甚多。臣亦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

仁宗時。中書舍人丁度言。祥符天聖間。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虛費。遂廢八監。以牧地插秦渭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匹。增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收三萬而已。爲少地閑場所致。若戰罷馬歸。則不可闕。今河北

仍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爲兵請令民畜一戰馬者得免二丁仍不計貲產以升戶等則緩急有備而國馬蕃矣

神宗熙寧五年樞密使文彥博論監牧上奏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事之中馬政爲重馬之有牧其來尚矣禹貢之萊夷作牧周官之牧田任遠郊之地宣王中興之美則有考牧之詩僖公遵伯禽之法則有在坰之頌並自中而出所以遂物性而生息也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無廢七八十年羈備取用源源不絕熙寧元年陛下特降詔旨刱置西北監牧使設官振職其制甚嚴若有未至自當增脩而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殫詳利害方欲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臣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畊乎所斂租課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養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將何所繩乎或謂監牧之馬率多少弱既非齊

力難勝具裝且馬既蕃庶必有駑良置封用之所得不少張萬歲典牧最爲盛多以至馬直一縑若計所直皆良馬又謂群牧所費諸時不貲歲月計之有損無益臣嘗謂計河北監占歲入段地之租可充吏兵之費所不足者亦無幾焉惟河南諸監所入尚若衛增地租亦可自充如此則仰給度支者不多所收馬課亦不少大率每馬二萬歲收六課爲駒一萬二千三數之中若失其半猶得六千疋駑良相參且直十五千是歲獲九萬貫此就小計亦所得不少矣今若取一時淺近之議則廢之甚易他時卻欲復祖宗之制則興之甚難坊監廐庫棚房井泉官廨營房七八十年總營成就若廢罷之後蕩然一空卻欲復之功費愈大如向時廢罷茶法自後議欲復牧而圖戶彫殘場務破壞言者雖衆竟不能復必若罷養置之言即乞委諳練典故案之舊政臣審擇取利害而處之利百則變乃無後悔臣總領

國馬于今八年雖未及蕃息而頗究利病伏望聖慈裁察

六年文彥博又論保馬曰諸州郡坊郭第四等戶縣鄉第三等鄉村第二等以上戶先計從衆皆須養馬以代徒步之勞其物力高則養馬愈多此皆不待官中勸率召募固已家有而戶畜矣若先時更使等第畜馬定以匹數須壯嫩及格尺者居常任民騎出入歲時亦不得勾點煩擾只官中須量給以元契之直可且暮而集人自樂輸比之急暴而科買利害不侔矣今四等以上人戶類出役錢所出役錢之多悉在上等人戶今若驅域上等租稅則下等戶所出不充顧役之用必見闕事民既知繩爲必取馬於民安得不家家戶畜以應一日之暫事哉丁產簿法以三歲一造今非其時又頻歲災傷民流徙者衆今若非特宣詔從威權撫者倘候至豐年行之不晚

哲宗時陳次升奏曰臣伏覩近降朝旨給牧地召人戶情願養馬事

條約雖已詳備然元初只緣邢州張存同性縣走山柴知縣等建請指揮將北東西京東西北河東路提刑司清界提舉司逐有此施行更不令轉運提刑司相度及只是因邢州所謂置監養馬不便其餘路並依此施行馬爲國用所繫甚大措置之初宜在詳審今起之所見只是一州利害其他路分或有不同今朝廷不令提轉定定條制令河北河東西五路依此施行臣切慮諸路各有利害是朝廷不令監司相度又是已行之命未敢申稟奏陳既有中奏之人戶請佃牧地爲官養馬人戶或有不願起以州郡之勢須令抑勒則法行之始或有不便必爲民害臣聞與議以謂牧地鄰近人戶若得喜肢之地必有願者若去牧地稍遠雖得其地難以往彼耕種必非所願累一頃之地所直不多馬或倒死其馬及官格尺者亦不下四五十緡此恐人又非所願兼牧地先是已有人承佃今不願養馬處然

會去必致失所臣欲望朝廷明降指揮令諸路若有利害不同許令中稟州縣若抑令人户作情願投狀養馬者令監司按劾施行法行之後永久無弊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竊以馬之於軍務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如近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爲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未責民間養馬卒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爲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爲夷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願在密院置一司講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結攬陝西綱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户及吏人醫官僧道之類立三等價下州縣括買之事爲馬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齊一時之急又陝西綱馬嘗押至京師養不時死損過半今客人結攬則違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

制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綱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竊度來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違者誅族凡得馬萬餘匹而京師之馬爲之一空是吾所有者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爲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爲張軍容非括買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違擬之禁奉行有緒稍撥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令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邕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紹興六年翰林學士朱震上言乞諭廣西帥臣凡市馬當擇謹厚者任之毋遣好功喜事之人以啓邊釁其時南北路通則漸減廣西市馬之數庶幾消患於未然詔從之

高宗時呂頤浩奏曰臣世爲北人聞諸宿將皆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卻乃用騎之地騎兵之一可抵步兵之十山林川澤出入險阻乃用步之地步兵之一可抵騎兵之十自金人南牧以來中原之兵與金人相持未交鋒而輒奔潰者以平原曠野虜人騎兵衆而中國騎兵少故也昔馬伏波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因奏曰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臣謹依儀鑄銅馬一置於魯班門外號曰金馬門又西漢元狩年以往不復講匈奴以多少故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留意馬政然關陝諸州半陷於虜四川道路遙遠不當戰馬難到行在唯廣西一路與西南諸蕃接境溪洞黎雅等州日近綱馬節次到來諸軍頗以謂堪備出入行陣望明詔有司於邕州置買馬司差有風力臣僚一員充提舉官收買綱馬獎勸四川秦鳳路祖宗以來以茶

易馬故川路各有茶馬司竊聞西南諸蕃貴重中國繒帛每歲不惜十萬緡可以買馬數千匹今欲撥禪疆數經理中原較量輕重乎萬緣或可擬郡所有起發綱馬專乞令有司採訪秦鳳路茶馬條法參酌施行

中書舍人洪遵論買馬博易劄子曰臣竊承密旨竊見川路西和階文州買馬以歲計之凡七千五百綱爲馬二千七百五十疋十數年來茶馬司以茶紬博易珠犀等物以致歲計僅存不免低價買馬不擇駑驥惟務足額發綱之時已有病者況於陸行萬里經涉歲月比其至此太半羸瘠曾不旋踵即有損斃不惟押綱吏卒空費俸賜徒有買馬之名而無實効雖近降指揮住罷博買他物竊慮循襲未革臣愚欲望嚴戒飭茶馬司今後專一收市題驗臨當發時當切察視其舍爭吏並歸罪以病馬充數庶幾上副聖慮可備戰用不致

買官錢。慮增道路供億之煩。所有排叙長寧南平等州及廣西邕州
應干買馬去處。便發赴諸軍者。亦乞一例施行。
洪遵繳羅殿蕃進馬指揮。又上言曰。臣竊見比年以來。川廣收市馳
驗以給內外諸軍。未嘗有闕。今來羅殿蕃初乞貢馬。於祖宗故事元
未之有。此固陛下聖德休明。遠人慕化。梯航萬物。以示懷徠。書之史
策。識為太平盛事。然在陛下恐臣愚見竊有所疑。敢撮其五事為陛下言
之。邕州舊與大理人為市。每歲得馬。分給江上諸軍。雖於諸道為頗
費。然循習既久。民以為常。今若移於宜州。受羅殿馬。又須於邕馬不
經由處。各置新驛。州縣受弊。其事一也。臣詢之。知馬者言。馬出夏國
者為上。部落者次之。茶馬司所買。熙河馬又次之。川產杜娃馬為下。
至於南蕃所產。雖外貌權奇。其實昂首而不能俯。乘行三數十里。輒
已喘乏。徒為觀美。則可以之戰陣。則又遠出川馬之下。其事二也。邕
州所市交馬。積有歲年。金帛酬之。不為不至。然蠻人無厭。不知嘉
則愈翔踴。價多以物貨濫惡為辭。今羅殿蕃自云。邇年亦貢馬於橫
山。今此與毗那國為仇。道路梗塞。遂由宜州。此一偏之說。固不可信。安
知羅殿非其屬部。或與之有隙。借重中國以自救。或欲入欲生覺
端。為山之莫日得以歸曲於我。其事三也。臣恐忠。廣西功生事
招誘南丹州莫氏使之納土。當時朝廷醲賞過於軍功。而種類未補
官者尚百餘洞。至今紛紜不已。今羅殿蕃欲入貢。乃因南丹遠山子
效用曉報。則歡馬之計。豈其本心。將來恃恩望報。恐非莫氏之比。其
事四也。邕州守臣例於銜內帶安撫都監及提點買馬公事。置司設
屬。每歲買馬。帥司又遣幹官同涖其事。所費不貲。宜州守元無總在
使。若遂其請。將來必乞與邕為比。又增遠方之害。其事五也。且羅
殿自咸平二年元祐二年以來。自南平軍入貢。臣恭考兩朝

會要及實錄。正二年。嘗又有張羅二蕃入貢。初無羅殿之事。臣竊詳
今來指揮。令廣西帥憲司共議。始於邊界不致生事。及宜州置場。委
有利便。方許保明。可謂洞究利病。然臣竊恐邊隅之吏不務遠慮。來
朝廷指揮頗觸其說。必遣人深入蕃界。唱以厚利。今日以往。馬必踵
至。將來雖欲為之限約。固不可得。宜州多事。必自此始。正使歲得千
馬。何足以為天廐重輕。而令南方又安之地。遂貽無窮之弊。此臣所
以私憂過計。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寢施行。下宜州只依廣西經
略司所陳。今後遇羅殿蕃馬入界。如願中賣。則令就邕州橫山寨買
易。或係進貢。則須令齎祖宗以來所獲告勑牌印之類。辨驗。即許照
舊例。從南平軍路入貢。臣有前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錄奏聞。
孝宗時。四川宣撫節度使虞允文上言曰。臣聞用兵不可以無馬。市
馬不可以非其地。有百萬之兵。無馬以壯軍勢。而用其勝力於逆乘
逐北之際。與無兵同。有十數萬之馬。不生其水土。而不知其人心。臨
習其道里。與無馬同。臣嘗考古驗今。而得其明效者。如漢往為之討
西虜。也兵二十萬。曠日無功。虞詡以為兵法是不速稱。而虜皆騎
來如風雨。去如發弦。我以步追之。勢不相及。若市馬萬匹。則連年兼
疾而大功可立。尚用其計以有丁奚城之勝。如秦晉用鄭小知虜鄭
以為衆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詩與人易。晉師以有韓原之
敗。況今日之事。虜以多馬為強。我以無馬為弱。强弱之所以異。三尺
之童皆知之。馬政其可以不議哉。國家盛時。陝西買馬。歲以四萬匹
為額。自失熙秦之地。始措置於文黎二郡。當用不得已之策也。以二
十年計之。銀帛茶錦之費。亡慮數千萬。而馬之出蜀不死者有幾。至
分隸諸軍。而存者今又有幾。自去年夏秋。盡得熙秦故地。而番戶之
馬可勝而致。此正天相陛下恢復之機也。若歲得一二萬匹。以佐軍用。

其視文黎所得孰優孰劣。馬綱之所歷道路孰近孰遠，而馬之死於半途者，文孰少孰多也。臣愚以為若損文黎州馬額之半，而移其余幣之費，以盡力於西邊之馬，則文黎之貢輕，而可以揀擇秦之得多，而可以為自戰百勝之寶用。昔唐魏元忠謂故唐時馬力以為強，書增價市之，乃是損彼之強，為中國之利。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由是胡馬少而唐兵益強。如一府者，可謂知重輕矣。臣比聞廣裁銀二一萬買馬於西邊，伏望聖慈特加詳閱，早賜施行。不獨本朝兵勢賴以盛強，亦以增諸西北二虜之忌也。

荊湖北路安撫使張孝祥上奏曰：臣竊惟中興以來，馬政不修，議者博買兵費，臣謂而諸軍之馬，念更之少，此則牧養之道未得其故也。今朝廷方議置監牧，遂擬於之舊，若措置得宜，則省國用，教軍成制夷狄，於是乎在。孟政事之大者，不可苟且，當試而為之也。今者諸擇分養，則與前日之撥綱別路同。時事所於得馬，不復為經久之計，一二年後，務當所聞，則又特以諸解，謂荊襄非宜馬之地。如此則東南長無牧養之利，必資諸鞍而後可耳。臣愚欲乞朝廷特出睿斷，於近臣中，不問文武，擇知馬者二人，令行荊襄淮南境中，究諸軍所得臣寮深闊地土水草之宜，國朝以來所置監牧已行故事，所去取，具以上聞。取自聖裁，專置一司，行以事，擬嚴為襄陽之料費給成功。如此，則宣撫司所買四千匹，可以為處置，假以歲月，朝廷真得數馬之用，須至奏聞者。

敷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奏曰：臣勘會趙彬劄子，乞將黎州一年馬額，令臣相度以聞。臣自到官以來，蜀人言黎州買馬利害者甚多，大抵與趙彬今來所陳相類，事理明白，衆論如一，委是可行。但處議者必謂祖宗特為此馬，多方傾高蠻夷馬為用，陂止以為羈縻蠻夷之術，與今日事勢不可。臣猶之蜀人之論，則以為推免之數可以不急，使蠻人不得挾以為重。及邊中國，而蠻人所須茶錦之類，皆是朝夕急需，其所產馬不賣之中國，將安所用？故不患其馬之不來。正以趙彬之說，臣竊謂衆論既皆如此，不若且用其說，姑論提舉買馬官，權與不拘歲額，若蠻馬自如常年而至，有可既不拘於殿最，可以揀擇良駿，其價亦可少平。恐亦未必不及額也。年歲之外，未見成效，則遂可久行。邊州精專外侮，漸消於制御，得馭蠻夷之術，至為利便。萬一緣此馬不時至，別議改法，亦不為晚。更合取自朝廷斷施行。

知夔州王十朋奏狀曰：准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知夔州張震所有四川宣撫司措置川蜀馬綱改移水路事件，委有未便去處，令乞詳酌施行。奉聖旨，除打造舟船外，其餘事件並令吳璘、管辭及夔州船令王某疾速開具契勘馬綱利害，前知夔州張震等諸司論列已詳。其中利害之大者，莫過於財與力二者，皆出於民。臣自入境以來，切見夔峽之間，土狹民貧，面皆菜色，衣不蔽體，非江浙荊湖諸路之比。為監司守令者，雖能皆勞心撫字，無一毫之擾，猶恐不能活之。況令馬綱之害，極重財力，必當大困。臣濫居牧民之任，不敢不以實聞。令來茶馬司及宣撫司所買馬，每歲計一萬八百餘匹，約計一百一十六綱。本州若循環起發，合用船三十餘隻，每隻打造約費八百餘千。馬船易壞，約須一年一易，計一歲之費為錢二萬六千餘貫。自夔至歸水路二百四十里，每綱梢工水手約九十人，設一歲之綱為工一萬八千人，每人口食顧錢約五百文。上下水約一十五日，通一歲計之，皆費錢十二萬貫，草料批券亦不下二萬餘貫，較一歲之間，費錢馬綱者，蓋十五六萬貫矣。本州三縣，所管梢工水手，未滿四五百人。若循環不替，所少猶半。必當役農民而為之，而夔之民力既困如此

差又從而役之。必有逃離轉徙之患。本州妻孥剝賊之入。不滿一十
萬谷。起上供折估經總制及官兵請給皆仰其內。今馬綱之費倚於
所入之賦。雖曰令吳璘等辦置。能償所費十之一二。財非天降地出。
又必取之於民。而夔之民貧如此。財何自而出耶。以一州推之。則一
路諸路之困。又可知矣。况水路足打程。瀉瀧順之險。又有惡灘二十
餘。觸水勢湍急。濆漩頗多。馬性善驚。聞灘聲洶湧。少致跳躍。不可控
馭。搖動舟船。必有覆溺之患。臣昨在饒州。親見馬綱經過峽口。又之
彥。中流遇風。十死八九。况千里之至險耶。若舍舟用陸。則自夔至峽
谷。重崗複嶺。上倚絕壁。下臨斷崖。行人攀緣鼓棧。計下道而迢隨方
不可行。非特有害於人。蓋亦非馬之利。若欲創千險阻。便馬之行。非
惟重困民力。又恐有害控扼之險。非所以保護全蜀也。臣所陳利害。
皆是目見。蜀中生靈之困。不以奏聞。則一於陛下任使之意。

特貸不忠之罪矣。伏乞聖慈特降睿旨。令馬綱復行舊路。以安遠人。
不勝大幸。
十朋又上疏曰。臣伏蒙聖恩頒賜御劄。責臣擇之措馬政為先。臣仰
見陛下居安慮危。不忘武事。修車馬。備器械。蓋欲知圖恢復者之
特。又謂撫養之役。義同於軍。賜以吳璘。以五管。修幹擾於民。臣才
仰見陛下之心愛民。如武王之不忘遠也。又詔四川依法。所有經行
頃多作審狀見致騷擾。又命臣同聖以先共商議動。又足以見陛下
雖居九重之深。洞見四方萬里之遠。閭閻疾苦。無不備知。不以臣為
愚不肖。不足以備使令。戒敕丁寧。俾輸犬馬之效。况臣蒙被恩擢。君
帥閫。固當身先卒伍。不憚勤勞。然臣螻蟻之誠。未敢隱默。馬綱改行
水路。為巴蜀之病。臣前已具奏。及監司帥臣皆已力言之。未敢再瀆
天聽。若夫撫養之役。易民以兵。道路皆知陛下之仁心。以臣愚見。變

以固識。則亦有未便者。蜀江號天下之至險。與其他水路大不相侔。
灘磧險隘。須及諸惡灘。雖篙如竹節。巴峽之民。生長於水者。以舟楫為家。
猶須撇漩。欹挽側挽。於波濤洶湧之間。皆知水之曲折。持舟者擇
猶不免於有覆溺之患。彼卒伍輩自少長頭足生食。軍門其水性素
不相諳。且强以牽挽。必至觸石破碎。人馬俱沒。無疑矣。又三峽未
江。斷崖絕壁。挽舟者皆所宜之緣。而過如猿猱然。兵卒亦豈能為之。
况兵則山兵。皆西人。尤不善操舟。雖點無益。馬綱之來。多是大州
縣既無可以牽驚之卒。當吏以獲罪為懼。其兵高工水手。亦不免役民
以充之。雖當不欲科擾於民。其勢不得不至於科擾。又豈獨以為四
川門戶。長江上游。正賴此兵守禦控扼。以壯天險之勢。豈在人猶
兼禁軍。類多缺額。諸州每以招填不足為憂。量以出戍於嘉陵兩狹
於湍處者非一。所存無幾。若又役以撫馬。是反於任率。以寡為之卒伍

應無窮之馬綱。非徒耗費錢粮。妨廢教閱。正恐荊鄂之兵。自此多
之患。非細事也。况茶馬司歲發馬一百六十綱。而宣司不與焉。除自
五月至八月以溪洞瘴癘不可上下。每綱者歲諸之往返。一歲之
間可發者。約之馬當凡八月。每月計一十綱。每綱用三船。每船用十
五人。下綱為一番則用四百五十人。上下皆則倍之為三番。更替
則又倍之。臣所命者一州。乃馬綱之經歷。紀綱者寡。馬綱遞
變兩一路。若凡州郡諸之所計一千二百人。上下者計五
千四百人。二番更替。計八千一百人。若更欲多作番次。非惟兵不足
用。而舟船亦無。臣所治者。昔夔州也。嘗為帥府。有作屯兵之地。而數猶不
足。其他如涪忠萬等州。廂禁軍多者不過四五百人。少者二三百人。
歸州所管止百餘人。兵間又有剩員半分。疲老癃病者居其半。若盡
驅而為梢工水手。為一番。且猶不足。况欲多作番次耶。臣愚以為不

若且行舊路，舍危就安，或以山險馬瘠為患，宜於鄧、唐、漢陽、鄂處置
監，以休息之，壯者發至行在，病者留以牧養。水草既便，馬必蕃育。亦
可以為江淮荊襄警急之備，固亦無害其為馬政之修也。臣非不欲
率先奉行，以答知遇，實以馬綱行水，利少害多，他日或致生事，上貽
陛下西顧之憂，則臣誤國欺君之罪，不容誅矣。況此事下數路所繫
非輕，伏望聖慈出臣此奏，令兩府[illegible]議之，參酌施行，不勝大幸。
負與宗議國馬曰：臣聞國[illegible]於置衛，置衛之實在於市馬，使
四遠得才幹之吏，有司有[illegible]，則馬何由而不至，衛何由而不備。
雖因古之法，時增損之，臣亦以為有餘矣。蓋五代之末，監牧多廢，官
市多闕，國馬遂不蕃庶。自我國家之興，運天算，治安歲遣使，多方命
官。太宗皇帝興國之初，詔市一十七萬，咸平已後，其政大備，諸坊諸
軍養至二十餘萬，飼馬與牧多至萬有六千，逾至[illegible]末，幾七十餘

萬，諸古坊監，計其總四萬餘頃，捨示牧事，纖悉至此，可謂備矣。蓋周之
初，設養牧之官，多教度之職，亦不敢望吾祖宗之世也。恭惟陛下富
攬大業，茲幹措觀，應時寧[illegible]。如川秦牧業，尤切加意，務選清強之
吏，遠以莅之。此乃國政總攬之實，而臣固蜀人，嘗吏牧司市馬西方，
稍見其事，敢為陛下言[illegible]秦所分市馬之地，陝西則階、文、西和
等州，四川則黎、敘、南平、寧[illegible]務置官，司陝西只說宕[illegible]
博易，並要至便。然臣觀川秦博易之物，不過數品，有錦、有茶，又有
絹。陝西則多用茶，為少用錦；四川則多用錦，為少用茶，隨其所需，
無相濟。是官良驥來者，接踵[illegible]，相誘無方，間不得人，蕃客不售馬，
漸闕何也？市馬者數病，未去也。陝西買馬之物，惟仰茶貨，蕃部既已
中馬，一旦得茶，減之。旅費復舊，以茶當前此，監吏漸與收茶支錢
時時轉撓，自重其貨，遂求不能矣。茶貨一經，何從致馬？此一病也。茶

則蜀中茶關，接興、利等州，然後漸至宕昌，蓋近二千餘里，轉奔涉路
摘業，代茶雖有明禁，無由遏止，以至博馬之際，蕃部多方退難，此二
病也。市馬必置門戶之人，蓋猶中國之牙儈也。假如良馬一騎，直一
百五十餘千，則必中賣二百以上，責門戶之人，又兼務吏胥之徒，四
分取一，官失其貨，私取其利，此三病也。馬司下貴引新市錦，織錦分
文，機戶及其市錦分料三等，馬司出上等之錦，售多得中等之錦色
暴，胥吏與錦戶有無相通，賄相買取，錦物既惡，新博難成，四病也。
市馬之初，雖四羅摩遠人見馬支物，然而不至，如近時皇買不識，以
病為壯，以短為長，以為多為齒，殺如黎、雅等州，至馬尚未滿千里，每
遇遣綱，未乘不騎，道死相望，況更萬里綱運，其可保乎？此五病也。臣
愚伏望陛下，專詔上項川秦市馬五病，嚴諭牧司，自今四川香茶
儈錦共之類，一復祖此。已罪不貸，使新博之物，無不良，監買之吏，無

不職，則蕃部之馬，無不至矣。臣又聞議者直欲更張，復舊路水運，不
睦，未知信否也。蓋大利害，非臣固所難窺，然天行莫知，龍蛇行莫知
馬。今欲水行峽江，其性也。昔歐陽脩嘗言蜀中金貨，惟物多不出三
峽，蓋峽水春夏漲，秋冬有什殆之虞，深慮惡之物，則輕從三峽，人貴多
視為棄物也。馬政國家之本，官吏其敢視為棄物乎？識者謂國家近
時經費綱運，尚從此路，不知綱運[illegible]，舊盤灘遠陰，臨時般措
置非一，經從馬道，亦以無害，蕃馬之來，其積如山，固不可由華增之
徑灘險，又終可保乎？又蕃路渾山最為窮[illegible]錢糧[illegible]未易當足，驛
廄屯牧，未易創置，其人牧卒，過小州縣，未免搔擾，恐納來者安居在
歲月之後也。臣不知其說，矣小臣無知，竊以為判衰之路，未有大害，
未易更易。臣願朝廷紬繹而察之。臣愚，如前誠天賜國言川秦市馬
五病，其終致[illegible]及此。惟陛下裁赦。

寧宗時守漢陽黃幹奏曰臣竊見馬政國之大事也緣此二十餘年
以興思馬思想當人頌之則其關繫誠為不輕國家所用之馬必不
於蜀而取於廣皆在數千里之外博易之費道里之費二馬之入新
數百千其所得甚艱所費甚巨一有緩急焉馬可用開禧年間虜騎
犯境旋行收買驚給下衆亦以備數千居暇日可不思所以處之乎
況見漢陽營內有馬監一所蓄馬之自蜀來者總息於此五日而後行
守臣亦須點檢之貢臣嘗觀其地見馬監之前有所謂孳生監者
乃郡判大軍昔日所創方其以為之蓄息寄以足軍中之用今監
皆頹敗不復有馬矣漢陽為郡土壤甚磽風氣甚勁水草甚饒若委
之守臣使之興復舊監以為牧馬之地始降本錢收買江北所產之
馬而蓄息之差撥兵卒使牧養之數年之間生息蕃庶稍有緩
急即可為用與夫求之於至遠之地買之於倉卒之際其利害相去
遠矣如臣之愚未必深曉世務望更乞行下總領所同鄂州漢陽司照
度施行

金宣宗時張行信為涇州當內觀察使上言論事臣曰自陝行省降
[illegible]等邊城然今宜各盡言毋隱[illegible]行信始至涇即一言四馬
者四無之本方軍旅未息馬政不可[illegible]到涇聞陝右豪民多
市於河州轉入內地利蓋百倍[illegible]官[illegible]涼府判官為古
論極端市于洮州以銀百鈔幾得馬[illegible]羌未諳部番族人
戶畜牧甚廣蓋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勢陵奪遂失其和且常患
銀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聞蕃地今秋薄收當馬得銀糧以易粟冬
春之交必艱食馬價甚低乞令所司輦銀粟于洮河等州選委知蕃
情達時變如極端者貿易之庶幾銀馬兩可得良馬千疋議會六月
又復朝廷並圖之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昔者聖人之所大也惡其害人者而
已驅猛獸而遠之服畜獸而役之故角者能觸而拘之以籠御蹄者
能踶而馭之以紲絆以盡天下之力以全天下之才必由人之產來
騎十金於是恐所用之有闕乃思而周處之理睦時之蘊設備而
預防之豈有過哉皆其實也況千慮千年之河水居巍然之神器乎
萬世子孫之業誠宜無備乎哉臣竊以名廢後大異之馬軟國家
之所宜棄也反以收之驢羊牛馬其用甚重以皆國家之所宜廣也
反不廣之豈變驢羊牛馬之不及驢犬哉亦由於蕃表乎之故也而因
循未處故也武王勝殷放牛於桃林之野歸馬於華山之陽然其方
今其勢有不同也方今四征不息粮餉未停既使弓矢而不用哉
干戈而不起則安知他日無罪罪之事哉則牛馬之不可不蓄也明
矣至元癸巳括士民之馬而拘之郡出文檄上司之吏而[illegible]官[illegible]
其直也馬既頒軍宜又不酬士民失望臣非但以國家之柔惜而傷
之柳亦由國家之不修馬政坐急於士民之御者峻傷之謹按唐
太宗時有馬千匹於隴右張萬歲掌之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
馬七十萬六千匹以致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
秣八坊之馬分為五十六監及明皇時國馬益耗乃以空名告身市
馬於邊方幾復二十餘萬匹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至開元十三年
乃有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由此觀之畜牧之多寡但以留意故也
伏望陛下精思蕃息之務灼明備用之源凡鷹犬之類可毀者毀之
凡鷹坊等職可罷者罷之凡驢羊馬牛宜以布帛絹帛及空名告身
於四遠之地及中華之境市而收之凡所市之馬牛請宜倣古制立天
下監以畜養之凡牛羊驢等請宜立群牧所以蓄殖之凡奴隸之長
請宜擇良地募民耕以給之若然則可以富國可以強兵可以備[illegible]

王者牧之詩歌以之。可以思漢武伐宛之事而笑之矣

順帝至順二年。監察御史陳思謙上言。軍站消乏。僉補則無殷實之戶。買馬則無美價之財。偏有征行。必括民間之馬。苟能修馬政。亦不無一助也。方今西越流沙。北際沙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群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不出十數年之後。馬實蕃盛。或給軍以收兵戍。或給站以優民力。每歲之富。又足以給國用。非小補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三

荒政

殷王成湯為天子。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犧。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漢武帝即位。汲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宣帝時。丞相魏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奏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謹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

外兵革相承，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惟陛下留神元元，率由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

後漢明帝時，王望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禀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養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魏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群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

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晉武帝咸寧三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鎮南大將軍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塉，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

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

後魏明元帝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三十年，勸太宗遷都。博士祭酒崔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

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既餬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廩之，來年遂大熟。

孝文帝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韓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勸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賞，力田者與孝悌均

書實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旦憂勤，思恤民瘼，雖虞帝一日萬幾，周文日昃不暇食，蔑以為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誇，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遭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十四年秋七月，尚書中書監高閭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飢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於后土。伏惟陛下天啓聖叡，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先格宇宙。太皇太后以叡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孝友，德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成序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脩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鄰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

劇，班律祿以優之；知勞逸難均，分民土以齊之；覩忠明孝穆，寬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上，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為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敘，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於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違於人，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攘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咎，事過前王，從星辭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畢至歲之內，頗為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為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倉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飢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為患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以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為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荒之常法，且以昭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

孝文帝時，秘書丞李彪上封事曰：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

勤厲而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飢，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困乃加。又於國儲實有虧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田之數，以賦疇雜物，餘財市牛，給耕者其餘力。一夫之田，歲責三十斛，甄其工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害。

隋文帝開皇三年，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唐太宗貞觀初，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後關中大飢，上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朕失德。朕之不脩，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窮？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愍之。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撿，出御府金寶，贖而還其父母。

高宗儀鳳二年夏四月，江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業來迎，妨廢不少，既□□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不行。

中宗時，兵部尚書韋嗣立上言曰：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也。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亦所不免。當此時，百姓不至於困弊者，有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稍空竭，帑常用度，不支一年。倘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頗類而是。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眾。昨略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匹。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以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蟲霜旱潦，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為奉若經綸，功白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纔只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太半私門，私門則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僭，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逞威，陵突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擾，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釁，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輒自徵催，則必免侵漁，人冀蘇息。

代宗時，關輔旱，河東租庸鹽鐵使裴諝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酤利歲出內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諝曰：臣自河

亭東鈔三百里。而衆人愁嘆。穀菽未種。誠精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故未敢即對。奏曰。徽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

德宗時。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曰。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泛溢。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其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己。臣等每奉綸旨。倍益慙懼。所以從俛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請遣使巡撫。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停止。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來。更審借訪。頗會行人所說。義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察。事實失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如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書則自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而且相姻。以乎事或曉時人。或積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意。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已誤視聽。所顧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事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也。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燭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聰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千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妄。亦當

遣使臣巡視安存。何惜往來之浮辭。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徙失事體。無資國儲。翅須速降德音。亦不憂闕。乃遣命使。明勅吊災。實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專沒居處。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春委使臣與州府。審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賦租稅。如此則沒者蒙瘞埋之惠。存者霑賑卹之恩。恩由陛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營。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違時令。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誡。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數於災祥。頃自夏初。吳臣得罪。竄黨坐累。其徒實繁。卽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殊驚。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邦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邇。伏願庶環以德澤以和。感惠之相應。合宜以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觀災懇迫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

贄又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曰。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被水損。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爲寄者不離。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教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許命僭職貢曠闕。言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寬宥撫綏。憫惟蓋下人久罹脅制。揭其翹企聖化。誠亦有足哀傷。編和蒸敘之心。害於隍之毒。今若遣使宣

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霑被者絕
僥倖及側者得詞棄人而同其寇讎恐非所以爲訓也昔晉飢乞糴
于秦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
丕豹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
其民何罪於是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飢乞糴於晉晉大夫虢射曰無
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
不如與之惠公卒用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
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獲霸功晉惠窮
是知懟忿而施惠者尋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
諸侯猶務鄰救況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議者多
謂淮右寇亂國家之利自尋憑見以爲不然君與狂征之師尚不
庭之罪同災幸禍已乖德教備又難於同惡其郡縣自契討宮之

勢或未可知夫悍戾之情窮則擾擾則懼人之能惠則招懷其道反
之時尤須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使可底寧備應兼方亦之至意竊以
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負人
故撫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凶逆不懷然後當人鬼同誅此其自
取覆亡焉亦不足含怨今因災況有闕遣令親恩不均責帥及今恐
來爲尤伏惟聖鑒更審細裁置其所擇諸道使臣未敢宣行伏候進
止

贄又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曰京兆府先奏當管百姓踐一至全然
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將估配豆每斗七十
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折大豆營既專望令務
估計錢數折納是異免損官司蠲放度支審處今更求廣在知其
所息被史雨卿其所供出知所者臣愈悵恰覆吾非庸不

秋既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見數已爲亂下從權度
支準估計錢乃是虛實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
道且設豆爲物大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易請司
雖曰不然計價則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
未審可否

監察御史韓愈上論天旱人饑狀曰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
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過春陽
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
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溝壑有
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
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
寬而宥之况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
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優卹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
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敕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
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
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慚懼之至
謹錄奏聞

憲宗時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曰右伏以聖心憂軫重降德音欲令
實惠及人無如減放租稅又聞今月中所降德音量放去年錢米伏聞
所放數內已有納者未納者多是逃亡假令不放亦徵不得若早
指州縣京畿所放錢米至少百姓未蒙實惠於今年稅租處之之
了重此徵迫人力困苦莫甚於斯臣昨是今年以望聖恩更與宰臣及
有司商量江淮旱損州作分數更量放今年租稅當疲困之際降惻
隱之恩感動人情無出於此知堪副聖心

信宗乾符元年。關東旱饑。翰林學士盧攜上書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朝廷倘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勅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宋太宗端拱二年冬。京師旱。右諫議知制誥王禹偁上疏云。臣聞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illegible]委稟食而已。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飢可憂。望下詔直言。君臣之間。政教有闕。皆舉與服御。下至百官奉料。[illegible]宿衛事。吉遠庚將帥。悉罷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家[illegible]中家眾食奉[illegible]。亦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土功之役。近城掘土。毀塚墓者。撫之外。州郡禁之。[illegible]徽役。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牧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美。作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擇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

真宗時。楊億上奏曰。臣本州自去年已來。秋稼薄熟。時物翔踊。屬人戶先於流離。爰自今春。雨水調適。粟麥佳好。[illegible]頗豐。[illegible]業已稍減。然以山越少俗。陸種甚微。所仰者水田。[illegible]食者稍稍。又地勢斗絕。全藉[illegible]不俟。仍歲亢旱。泉源斷絕。[illegible]畦禾枯。善苗立死。非三數日一降膏澤。無以望於秋成。[illegible]自夏至後。絕少時雨。[illegible]自流標。炎風數興。高仰之[illegible]如焚。吏戶數響。大命近止。臣遂率軍州僚吏。精意祈求。闔境之名山及大川近郡之古宮梵剎。廟貌之列。祀典者。罔不徧走。[illegible]之處。又[illegible]者亦用致祠。遣龍於壇。兼建古法。徙市於野。亢陽[illegible]。而靈澤[illegible]無益。[illegible]甚於前。月十六日。稍次降雨。不及寸餘。清塵有餘。沃焦無益。臣夙夜憂慄。[illegible]遑寧。[illegible]之民。[illegible]於[illegible]以至今月將半。旱氣益加。一郡之中。靡神不舉。精誠備盡。[illegible]蔑然。臣忽記憶往年在院供職日。[illegible]歲旱[illegible]。自宗白為臣言。今御史中丞魏庠三十年前[illegible]歷佛舍。會天久不雨。村民數十輩詣寺所禱。[illegible]有舊例。去者捕蜥蜴十數。[illegible]置[illegible]之以水。[illegible]之以雜樹葉。[illegible]男數人。衣青衣。青塗面及手足。人持柳枝沾水。嚴選且祝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令滂沱。令汝歸去。如是者。無晝夜。[illegible]而言。明日大雨。遠近皆足。臣[illegible]於[illegible]至是。[illegible]門禱焉。即以十二日初旭。[illegible]知[illegible]水縣事。[illegible]城北集福院。如其法請禱。少頃臣與[illegible][illegible]出自北門。各[illegible]路。忽有微雲自東北起。良久彌漫。至午未間。暴雨及寸餘。由是[illegible]未能。至十三日。大雨連晝夜。約及二四尺。巖谷[illegible]深溝澮浹洽。禾黍之萎然者。芃芃而發秀。[illegible]欣欣而相慶。村民[illegible]以[illegible]夫[illegible]而舞。萬室之安[illegible]百姓之邪心不生。民之幸也。陛下之賜也。臣忝備守[illegible]之[illegible]萬萬當為。臣又念[illegible]猶不遺[illegible]之[illegible]請之術。感應之微。理近怪神。事不經見。[illegible]高明。小道之可觀。[illegible]事君之無隱。[illegible]東方[illegible]無角。[illegible]之[illegible]又有是說。[illegible]

[illegible]

機。

[illegible]林學士李迪[illegible]三司使為元方所

上慮出入財用數以示遠時歲旋華何以濟也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學士備代九方僕具書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

集賢院權管幹通進銀臺司田錫上奏曰臣今月二十五日所進實封爲霸州乾寧軍死傷人戶等自二十六日至今又據貝州奏飢死一十六口滄州奏今家飢死一十七戶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度及減斗斛價賑糶即未見別行指揮若有司只如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也陛下爲民父母使百姓飢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啓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興明是事君孤負陛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己降德音令下飢饉人處加存恤使民心知陛下憂憫黎庶復振廩給貸以救其死也擊庶而饑遣遠備

未之聞日無可給貸則是執政者不用心所致苦戶戶作耗平一夫不獲今飢殺人如此而謂爲用殺相今陛下可於此事以理道責而責宰臣以下觀其何辭以對視其有無怍色有無愧色待三日而後或向奏以奏示上表待罪求拜章表退避思人也何良相之爲奈民非良相而猶用之則是陛下不以百姓心爲心也若不別選用賢臣恐兇亂之萌將來無望寧國也臣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皇家富有萬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參官內擇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疏大謀略經綸方策者可非次擢用若有其言而無其實退之以禮不合理辭不然則臣恐國家未能升致太平也宜唯太平之本然致其憂患不獨在邊防而亂在內也此之陛下纘嗣先帝萬世基業之急務也所急之務莫先於此伏望聖慈俯鑒詳微臣之言陛下今飢饉因循者終非大患今若因循不早圖則爲大患至矣今月

所奏且可先降德音以禹湯責躬之意以謝天災以竟全仁之心以待下使飢餓地分知陛下憂恤之心也臣職在深嚴日有聞見不敢不奏

仁宗明道二年諸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復置令五等已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則利博矣明道中飢歉國家欲盡貸飢民則軍食不足故民有流轉之患是時兼并之家出粟數千石即補吏是豈以官爵爲賞耶特愛民濟物不獲已爲之爾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濟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事下有司會議議者異同而止

景祐二年御史中丞杜衍乞詳定常平制度疏曰臣聞農者國之本不可不勸其業穀者民之命不可不爲之備蓋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計本量委欲其豐斂而歉宜究其術所志曰欲人務農人有所利業有所歸謂官以法收之也今豪民富家乘時賤收藏之令抑致農傷及轉事不興小有水旱則錯貨不出須其翔踊以謀厚利富民貴糴饑夫口腹往復受弊無復窮已難物議之官家至日見亦無益於事哉管子曰令有緩急物有輕重人君不治則蓄賈游市乘人不給百倍其利矣又曰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此言之則平糴常平之制其來久矣非始於漢宣之世也國家列郡置常平倉所以利農民備飢歲也然而有名無實者制度不立耳臣以爲立制度在乎每州郡之應選之衆寡取錢於官斟差別其飢穀借貸必罰責課於官吏

額增減有制。本息之數。勿假以供軍。餘糴之時。禁其爭利。大斛以斛
曰糴。萬室之邑萬斛。則今萬戶州常平倉可收六萬四千斛已上也。
使本息增廣。即加其元額。歲有大中小飢。亦有大中小熟。常豐廣以
出入之節。今欲立制度而無賞罰。則法不得行。以其外計諸用錢斛
吏立功過之差。以示必行。每遇時收糴。應急出糶。並令所司量過
則料可及人也。歲豐則增市價而糴。所增錢每斗不得過一十文。飢
則減市價而糶。斛數三分支一分與合留人。糴畢則不糶。至於蜀漢
狹境交廣寬鄉。或通川易地之殊。或邊郡巖邑之異。各立條教。以節
盈虛。限四易之歲。時度其損敗。制立與之便利。皆以最料。則麻粮可
充。飢饉有備也。今則不然。元數散於豐歲而不能儲。時荒民困於凶
年而無以振業。饑賊之道。固若斯乎。誠願眾州郡據本處有無見管
常平倉錢斛。今後漸令隨戶口趁額收糴。轉運司等不得以運軍投
為名。妄乞假借。其遠處合備貫石數目。若有缺少。令多方計度收糴
備。有全然少本。無可圓融之處。伏乞朝廷下諸路府庫見管錢多具
殊之類相度。逐處歲須出賣餘備倉本。凡以諸異之物。不可數來
不可。衣常時則與日可以漸次出賣。違者則當減價數。借人本不可
承也。直及平歲。常以為豐國惠下之本。上以卑宏奉宗儉之仁。下
以成救本惠民之道。伏乞州郡有本息增收之處。令外計遠近均糴各
足其數。除邊遠之郡及山險之地。雖附不得過支額外。州府亦
許競與多糴。仍先乞指揮有司。特見行常平倉條貫并臣此劄子。畫
別詳定。具為條件。務令精審。經久為例。并立定逐州軍合糴斛數。畫
一開坐聞奏。朝廷更為裁酌頒行。此法之設。蓋以抑兼并。恤貧弱。簡
行之必信。守之必堅。本息漸增。則公私獲利矣。比之義社之制。別生
毀斂。官吏侵欺。憑遠假借。害大利小。創於隋時。而唐氏實著。猶勝被

之。廟得其利。則無患。荒不振。塞利孔之術。可怒其名而不務其實。議者
若士聖朝不當以出息為名。此又不稽其實者也。周公制民錢者以
國服為之息。又使萬家者入息五百。亦取之以其道耳。必也倉儲充
羨。國用富強。雖有凶荒。不至捐瘠。則仁壽域民之道。莫大於此也。臣
以狂瞽輒効芻蕘。冒瀆威嚴。伏深惶懼
慶曆二年。右正言歐陽脩論乞賑救飢民劄子曰。臣伏見近降大雪
雖是特來豐熟之兆。然即日陝西飢民流亡者衆。同華河中尤甚。往
往道路遺弃小兒。亦乞早降指揮。令長吏收養。仍聞京西東大雪不
止。雪折桑柘不少。切慮向去絲蠶稅賦無所出。致貧民起為盜賊。亦
乞特降指揮體量。臣切見國史書祖宗朝每奏一兩州軍小有災傷
亦隨多少賑卹。或賜免稅租。蓋以所放者少。不損國用。又寬民疾苦
微細不遺。所以國恩沐布。民不怨嗟。不必須待災傷廣闊。方行賑救
也。方今人貧下怨之際。不廣頒推恩意。伏望聖慈特賜詳酌
脩又論救賑雪後飢民劄子曰。臣風聞京城大雪之後。民間飢寒之
人甚多。至有一家數口一時凍死者。雖豪貴之家。往往亦無薪炭。則
貧弱之人可知矣。蓋京師小民例無蓄積。只是朝夕旋營口食。一日
不營。若到頻至之絕。今大雪已及十日。使市井之民十日不營。苦惟
中人亦乏絕矣。況小民其雪於寒。民雖為利。澤蒸囊斂之。轉運及者
更細民所苦急在旦暮。日夕已來。凍死者衆多。未聞官司有所
賑救。欲乞特降聖旨下開封府。或分遣使臣。遍録民間實凍不能自
存者。量散口食。并各於有官場柴炭草處。貯近支撥。其持死之命
至於諸營出軍家口。亦宜量加存卹。以示聖恩所撫不多。所利者衆。
仍令兩府條斟應有軍士在外者及民人。又稍稅賦殘零。輸送難
幸等處。並與寬華加存卹。若使戍兵愁苦。道路怨嗟。飢凍之屍。列

于京邑。則大雲之澤。其利未見。而數事之失。所損已多。伏乞聖慈特
賜留意。
脩又論救賑江淮飢民劄子曰。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賜陝西以救飢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瘴死。雞犬不存之處。九農失業。民庶嗷嗷。然未聞朝廷有所存䘏。陛下至仁至聖。憂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恩遠方疾苦。未達天聽。尚有所闕。亦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殘賊之後。人戶不安生業。倫賊纔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農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已來。省司屢乖兩方。然率錢貸。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剝。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內應省司之重斂。外遭運使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䘏。將來繼以凶荒。則飢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為民怨已多。民窮可憂。因其甚困。宜速賜恩。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詔逐州縣各令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無致大失時。以生後患。

右正言余靖論借支常平本錢疏曰。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是以古先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有緩急。可無闕乏。伏觀[illegible]中。[illegible]天下以諸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illegible]三司不[redacted]出入。每年夏秋兩熟。準[illegible]價加錢收糴。[illegible]利錢。只委司農寺主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illegible]使國有[illegible]備。貧民免流散者。用此術也。前[illegible]司使[illegible]奏以專於京東等[illegible]借支司農常平倉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切恨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據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㪷。準備以與濟飢荒。此國家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責給資糧。倉卒可備。豈非先皇略以救百萬之溝壑於四方者乎。今若步為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支撥。並依景祐元降敕命施行。

三年。靖又乞寬租賦防盜賊疏曰。臣伏覩春夏以來。旱勢至廣。陛下焦勞勤恤。躬行祈禱。雖獲佳應。而夏田先已損矣。臣以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故堯水湯旱。民無菜色者。有備災之術也。方今官多冗費。民無私蓄。一歲不登。逃亡滿道。蓋上下皆無儲積故也。臣切謂當今備災之術宜急者。寬租賦。防盜賊而已。誠如國家屢甲未解。經費日廣。不宜更減民賦。自需財用。其如農政有時。當重民力而取之。遲或差緩。尚有數分之入。今若同[illegible]以[illegible]必致流亡之患。則永失常賦矣。今天府[illegible]年得申明。遣押退。况遠方之人。其無告必矣。[illegible]之[illegible]。望朝廷特降詔命。應遭旱州軍。委清強官[illegible]量減夏稅分數。不得容有[illegible]後賑救。撫及矣。臣又聞衣食不足。[illegible]旱之後。盜賊滋長。勢[illegible]入戶。此乃都監押巡檢不得[illegible]乞朝廷申明[illegible]之斷民。[illegible]不便。強盜賊人。不得將竊盜比折。特行勒停。

法庶幾致力同心。以折盜賊之勢。
慶曆中。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奏乞差官陝西祈雨䟽曰。臣今月五日至華州華陰縣入西嶽廟燒香。切見本廟有老監官一員監當其廟殿閣逐舍屋甚多。只有剩員一十四人。盡是老年病患。依應洒掃不前。在國家崇奉五嶽之意。似非嚴謹。今□□□□□入差。永興同華陝虢以來。纔二三分科苗麥。米每斗一百五十□□。□無那村無可救濟。人心搖動。賊盜不少。欲乞聖慈選差精謹官僚至西嶽廟專行祭告。并於陝西靈湫等處祈雨。濟以救生民。仍乞委轉運使一員赴西嶽廟點檢廟貌祭器法物。并添差兵士修掃防護。所貴崇奉之禮。未至廢墜。
皇祐四年。集賢殿修撰知梓州何郯上奏曰。臣竊聞近日累差內臣往諸路監督州郡官吏捕賊。緣內臣既以入官。皆是親信之人。以事勢量之。州縣必過有迎奉。往來頻□□□□人。州郡猶有兵士給使。至於縣邑郡鎮。差貸下人。尤難□□。□民被其勞役。已先起一害矣。如去歲遣內臣入蜀祈禱。所至□□□姓五七十人擔擎行李。蓋外方不知朝廷恤民本意。皆見貴近之臣。即須曲承迎。不顧勞擾。非必使人自要如此也。況捕捉盜賊。□□民事。乃郡縣守宰之職。今捨守宰不任。而朝廷專□之遣人□□。□是將官司之慢而不責其職業也。伏乞特降敕命。□□□□□□專責知州通判督促屬縣官吏速行打捕。委本路轉運□□□□部內州郡。候屬除盡日。具實以聞。如經奏報致□及□。□□知州通判知縣主簿並行停廢。轉運使黜降差遣。如此□□□□官司必自留心除害。聖意如何。即乞速降指揮。其見在差□□□。仍乞抽回。
□□□□諫□□□□□知義倉疏曰。臣伏以天下無事。年穀豐熟。則人民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發倉廩以賑之。則糴不給。課富人之財。則力不贍。特轉千里。則不及事。移民就粟。則遠近交困。朝廷之憂。郡縣之責。倉廩不知所出。則民飢而死者已過半矣。夫水旱之災。雖堯湯所不能免。今不思所以備災之術。而歲□□穀之熟。則是求出於堯湯之所不可必者也。臣嘗讀隋史。見所謂社倉者。取之以時而濟之於民。下是以備凶災而上資輔利。其□□□□□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熟。立法勸課蓄積以備災。此孟子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者也。取之以濟民飢。□□上下其議。司農寺臣令李充與臨合議以聞。乃下諸路度可否而以為可行者纔四路。餘或謂於賦之外而重侵擾。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以賑給。或謂置倉須糴。其足□後上奏曰。臣昔判□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六七。蓋慈民迫於飢寒。因之水旱。狂陷重辟。故臣請置民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之外兩重斂。則民苦之。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茍久。民必樂從。若謂恐招盜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欲使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自愛。□□□□□。此所以除盜賊之原也。若謂有常平以□□□。則常平以□□□□□□□使□□□責甚賤之傷。或遠在州郡。□以賑給□□□□□□□□□□□□□□國用頗多。所蓄不廣。近歲非□□常平小□□□□□□□□□□□□□聚。則是常平果不足特以賑給也。若謂置倉儲穀。□□□□為頗擾。則今州縣捐治鄉□舍皆斂於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人□可與慮成。不可與謀始。願自朝廷斷而行之。然當時衆說紛紜。論議終不果行。

仁宗時秘閣校理吳及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飢則鄰路為之閉糴一郡飢則鄰郡為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兆民之意哉望詔諸路鄰州災傷而輒閉糴論如違制律

監察御史包拯請救濟江淮飢民疏曰臣聞天以五星為府人以九穀為命五星紊於上則災異起於下九穀絕於野則盜賊興於外天之於人上下相應故天變於其上則人罰於其下是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若變異之著則恐懼循省以謝於下年穀不登則振貸以賚而恤其困蓋不使天有大變而民有飢色則人獲富矣而國享安寧矣方今災異之變尤甚臣近已論列詳矣惟江淮六路連歲亢旱民食艱阻流亡者比比皆是朝廷雖遣使命安撫權貸以救其弊而東南歲運上供米六百萬石近雖減一百萬石緣逐路租稅盡已蠲

復則糧斛從何而出未免州縣配糴以充其數切恐民間所出甚稀入官民儲已竭配糴未已縱有米豪卒難可辦又兼星星指顧不得老弱者死於溝壑少壯者聚為盜賊不幸緣此間而起則不可制矣當以何道而卒安之哉且國家之患未必不緣此而成可不熟慮乎欲望聖慈特降指揮應江湖六路災傷州軍見配糴及諸般科率一切止絕如敢故犯並坐違制此數路災民困弊之急其上供米若不減元額即俟向去豐熟補填仍令逐路官吏多方擘畫救濟飢民不得失所罪委逐路提轉專切提舉如不用心振濟以致流亡及結成群黨即乞一例重行降黜

拯又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疏曰臣訪聞江浙荊湖等路自去秋亢旱田苗一例災傷即目米價甚高民食不足若不速令振濟必致流亡强壯者起為盜賊老弱者轉死溝壑因此生事為患不細竊見明除年額糧斛平糴外別無大段斛斗准備切知王琪見起義倉所在見管米數稍多州縣未必敢專賑支用若一取候朝廷指揮往復數月當此艱食之際恐無所及欲望特降指揮逐路轉運司勘會諸下元係災傷州縣如委實人戶闕食即令畫時將義倉米速行賑給以濟貧民如允臣所奏即乞早賜指揮

拯權三司使請免江淮兩浙折變疏曰臣切見淮南江浙荊湖等州軍數年以來例皆薦饑去秋亢旱尤甚可熟三二分去年夏稅見錢一例科折內第一等折納小綾每匹一貫六百六十文省官絹每匹二貫八百五十文省其第二等已下至客戶並折納小麥每斗三十四文省兼據發運司准中書劄子據三司奏乞將慶曆三年上供[illegible]斛斗六百萬石內將小麥一百萬石大豆十五萬石折納見錢發運司逐相度小麥每斗并耗添估九十四文省大豆每斗并耗八十八

文省比逐處見糴價例兩倍已上應該小麥一石納見錢九百四十文省為又准五月九日中書劄子節該發運司奏淮浙麥價高人戶難得見錢乞聖旨宣令本司疾速指揮逐路州軍令折變稅豆麥令人戶如願納見錢者即仰逐處依舊納[illegible]價例錢數送納如只願納本色斛斗亦聽從便雖有前件指揮緣本處官吏並不遵禀但一面抑勒人戶納元估價錢不許納本色斛斗致豆麥益賤錢貨難得下等人戶尤更不易[illegible]計充盈未盡民力困竭上下相蒙無所訴告為國斂怨莫甚於此臣民者國之本財用所出安危所繫而橫賦暴取不知紀極若因此流亡相聚而起寇攘郡邑民將何道可以卒安之況已崩之勢不可不深慮耳竊自淮以南及兩浙荊湖自去秋至今春並未得雨二麥不秀耕種失時民心熬熬懷憂伏望聖慈特降詔勅委逐路轉運提刑不住巡歷躬量

懸旱諸雜科率推且停罷若向去麥稍豐熟今年夏稅苗色鏹等除
第一第二等戶各令依舊折納外其第三等已下並客戶特與免諸
般支移折變只令各納本色庶使重困之民稍獲蘇息
極爲三司戶部副使請差災傷路分安撫賑卹臣竊聞江淮兩浙荊
湖南北路近歲旱澇相繼糧食踴貴惟南西路蘄黃等州尤甚去秋
當兩頭蓄積將盡稍分募上米出溢流居人兼又官中既糴民間之蓄
盡輸入官官罷和糴迨今五月不雨秋苗悉已枯槁米價斗二百文
絕江淮糧時米斛踴而民有飢者況遇凶年亦何卒處爲其無備故
也今則民間之蓄盡爲軍儲矣民失其穀流亡日衆故群盜充斥聚
集成群大者近百人小亦不下數十人所在劫虜官司不能禁且光
壽以南鄂江亦皆如是州縣上下通相蒙蔽未以上聞使朝廷無由
知之況今秋苗稼既槁則望在來夏而凋殘之民朝不謀夕豈能易

來夏乎且天之降災必在於凶年荒歉凶年則民飢飢則盜起盜起
則姦雄出姦雄出則不可制矣豈可不預謀而豫防之哉伏望聖慈
中命執政大臣應江淮兩浙荊湖等州擇自去夏至今秋災傷甚處
選差臣寮遍令躬至安撫隨地宜而賑貸之夫撫安郡縣國之常也
若忽而不顧俟成大患則不獨朝廷之深憂乎

荒政

宋仁宗慶曆中知諫院司馬光論荒政劄子曰臣竊惟
兩浙今歲水災民多乏食往往犂鋤相聚操執兵仗販鬻私鹽以
救口食更有與官軍相鬥殺傷者若憫不止將成大患竊見
才以爲朝廷所因循之大患故無良爲計臣聞周禮以荒政十
有二聚萬民而舍禁以施抒恤令舍其餘盜賊二者似若留意今
子據錢糧於法應有何所典之專輒之利宜爲民父母之意臣
擬陛下宜敕諸轉運使明諭將吏稍優假其營業而嚴禁之
竟之罰急專行劉劫之誅留含稍私宜之賞姓封
錄之小得保安全之大福除患於微介禍亂於未形
擬方平江寧府劄曰臣聞古者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

有三年之畜通三十年而有九年之積雖有水旱凶荒民無菜色之
兩漢猶傚此法後漢因置常平與爲此三代之遺法也
也周衰法壞先王之制不守則有備荒之臣通變之士
備荒豐之術以制國用均民財而爲倉之法
事之明驗歟壽昌之常平丁寧陽氏義倉唐人社倉之制
利民嚼訪合直封人之仁路爲國之善政也孟子曰
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積儲者天之常行
藏于百姓之邑
家之歲
而常

不耐暑。不幸而有山崩水旱之災，民且望國家以振救之，而新[illegible]
相擾[illegible]。方縣而國之，[illegible]發米應千里轉輸[illegible]，勞費皆民，[illegible]不
出之誅之求乎。此蓄積[illegible]州縣，從且義有之言。後有[illegible]和無[illegible]
一之制。于今三年，天下當縣且[illegible]凡今之[illegible]為且困[illegible]，[illegible]約[illegible]
優通價為民，與利且為其人。有任者無有心，有心者無任，在上可行者各歷
而從前且在下者，[illegible]而不得意，以致民其利不見，惟[illegible]不得
時[illegible]，積成案卷以及[illegible]。又凡事[illegible]與且實數[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而
利而轉以為[illegible]役義租於身者，[illegible]陳唐民，既當為之兵，[illegible]
備之道，要為[illegible]從修之實，是於[illegible]外更且一[illegible]我國[illegible]
之善法，而有人之大計，明立條式。依其欲，由今天下[illegible]
纂為圖，於中[illegible]工為之等級，謂入數最。其[illegible]入之[illegible]每序
為之三品，凡事其[illegible]之守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小[illegible]則[illegible]

之所斂。中飢則約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約大熟之所斂，[illegible]以出[illegible]
後之。無使州郡[illegible]司[illegible]取糴用[illegible]，則收[illegible]優[illegible]於
貧人，由今之不足，不使[illegible]實今輸糴，貴為重積，覺其利[illegible]於
吾人。今此其弊於大為[illegible]多[illegible]害，[illegible]於[illegible]
則使相糶之法。其時人[illegible]職之[illegible]應時令依之之理，使民[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且歸於本業，誠為國之大事也。謹[illegible]
起居舍人知[illegible]院[illegible]論民力困敝劄子曰。臣竊聞陛下[illegible]
[illegible]時[illegible]寬且向天[illegible]剝[illegible]所不[illegible]用心之
不通民。然陛下精[illegible]之，[illegible]使官吏[illegible]民力優裕
而已。今民力困[illegible]取之不已，民官吏不[illegible]陛下憂勤於
上，而人民[illegible]於下。此伏見國家[illegible]責之三[illegible]之時，遷徙
[illegible]運使責之[illegible]，則責之縣，縣責之民，[illegible]民[illegible]以[illegible]

而自用不得足，則恐[illegible]之[illegible]天地。此水旱[illegible]，所以作也。伏陛
下雖有憂勤之心，明詔中書樞密大臣，使考求祖宗朝及天聖中兵
數，與官吏之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立為條章，亡下遵守，則
國用有常。國用有常，則民力有餘。陛下雖高拱深居，無所事，而天地
之和[illegible]矣。又何憂水旱災變之害，而朝自討責如此其勞乎。臣[illegible]
念此[illegible]，今陛下[illegible]不敢不自竭盡[illegible]不敢遠引前古[illegible]行
之事所謂[illegible]惟祖宗[illegible]天聖中陛下[illegible]之[illegible]伏惟留神采擇。
[illegible]又奏[illegible]民乞[illegible]制狀曰。臣伏見今歲蠶麥[illegible]。朝廷為[illegible]
及以常平倉[illegible]之[illegible]不為不至矣。然而人民[illegible]
[illegible]妻子不[illegible]相保者[illegible]事，時不[illegible]寬其力[illegible]，[illegible]大
[illegible]。[illegible]民不得[illegible]歲之[illegible]，及一小[illegible]故，雖加[illegible]國已不及事矣。此無
它，重斂之政在前也。今將一[illegible]不[illegible]民知此。然使民[illegible]不

熟。朝廷[illegible]知之，何[illegible]以水旱之作[illegible]而[illegible]民之不足[illegible]
然。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illegible]多[illegible]土木之費，廣[illegible]制
不立也。又聞[illegible]郡等[illegible]之生。[illegible]貧[illegible]之所感也
天意以為重斂之政，民[illegible]一[illegible]年[illegible]一[illegible]陛下
之春秋，當[illegible]五年[illegible]生。[illegible]者以為[illegible]
所謂[illegible]成之[illegible]也。國家[illegible]以[illegible]賦[illegible]須重，及近年不
惟兩蜀重[illegible]入轉運使[illegible]外[illegible]以四兩[illegible]其餘
[illegible]年不可勝計[illegible]，資[illegible]民所
以然也。可以干天地之[illegible]所以作也。臣前此言官冗兵多
民困[illegible]陛下[illegible]臣前所上章，考今官數
[illegible]
[illegible]

君實與兵。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可坐致。願
陛下責任大臣何如耳
知制誥吳敏上奏曰。臣伏見城中近日流民暴集。扶老攜幼。無復
生意。問其所從來。則云□□。皆非輕失業。或云阿諸田廬。蕩盡。竊聞聖
慈聞之。知此多方救恤。此誠陛下為民父母之意。足以感動羣心。臣
竊謂任可責。救荒之急而已。非救本之術也。譬如良醫療病。必究
其病。病有不治。強食無益。今百姓之病已可見矣。父子兄弟不能相
保。饑者餓殍。相繼而死。所以致此者。其緣在本
年也。所以致此異者。其本在陰陽不和也。所以致陰陽不和者。責
在人事不修也。然則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而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
下何不責之以以其職。使之除陰陽不和之理。詢議臣以其要。使述
天人相與之際。參之聖心。以觀今日政事。當陛下所委任皆已得人

西氣為旨已應天。則水旱者蓋無虛之安。不足憂矣。若天人之際少
有不合。宜得與無坐視其所以知其得不然救之哉。臣言如是其要
實切。今群臣為陛下謀者。未達貴樂本。名為救荒。其實上發救賑
明自解免而已。非謀國之輔也。文字大略。富者辰眾。弊多事盛。而謀
猶能救療不可為。願陛下速思所以為其本者。庶幾和氣無令聖心
重嚮象勝。則天下幸甚。
徽知永興軍□□以作奏知□□與與一縣□□停□間關中今歲
頗旱。百姓艱食。已有流移入戶部諸州舊蕃不多方賑恤。恐成流弊。
若令與會諸州屬蠶鹽二年卑隔外縣與賀下百姓不速賑給。俾
等第支借。俾威數自作數量等。一則穆濟目之充命歲般。二則以新
□□□□□□□□□□結民心。又□□華諸州內未□□。
□□□□□□□□□□□□□□□□□□□□月而速□百姓聞之。

不能待之。所以急須賑濟救其性命。伏乞斷自聖意行之不疑。真巳
流散入他郡者。諸州去乞下所屬州縣時加存卹。或兩別撫送本各
歸鄉里。則賀下無失業之恨。臣自赴任在近。暮豪聞見。乞降指揮付
臣施行。
宋祁上奏曰。臣竊聞山東關中京西河北去冬無雪。宿麥稀種。居者艱
困。去者流離。殊非春夏。轉多無聚。朝廷雖切勸農。惜運雜糴。而
財用入屋。倉廩皆空。惟餘濟軍。備暇及物。今州縣惟中戶以上尚且
憚上以待有秋。而餘衍百姓。料率千計。必不可獨。須由於人。以臣料
之。私蓄有限。官用無際。歲既未豐。民何得安。陛下若不預為之慮。
以大賑其意。則東方之饉。餓殍者覺先。賑恤者為盡且賊。亂庶封禍
必發矣。臣相度外國之患。臣愚以為方今難食之際。其安危州縣且
若議盛。今年秋夏二熟。要集屬民。救命力農。更在於生業樂生工之意

慰眾人之心。群心苟和。眾運自集。臨救時急。庶適事宜。
祁又上奏曰。去年江淮二浙。稍收上八。而淮南饑疫之後。戶口凋衆。
縣無完村。村無全戶。雖足自贍。尚難及它。惟有江浙二方。天下仰給。
臣以為京師禁旅。近數十萬。二年之蓄不可不備。去年國家倚南
方遣並存饋。城增衆之市。料新人之籍衆二慮。雜義郡計未足。且
足食足兵。乃可治國。我有我患。所以為人。去江淮漕運之司。輸未上
供。已有定數。若更多取。則百司不供。故臣願陛下明下詔書。委民
入來京師者。□□稍三分。其價一分。如錢二分。則以方惟奏準其
直而與之。商旅利於化居。更年緩於糧覽□□庶實京師。威郡
國安矣。如允所請。乞付外施行。
袁守治平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言。臣聞國以民為本。
民以食為天。國家近歲以□□□可務蓄積。官中倉廩大

歲無二年之儲，鄉村農民少有半年之食，是以少有水旱，則公私窘匱，無以相救。流移轉徙，聚爲盜賊，並興，當是之時，朝廷非不以爲憂。又年穀稍豐，則上下之人皆忘之矣。此最當今之深弊也。先帝時臣嘗上言，乞詔諸路轉運使及諸州軍長吏，宜諭之曰：倉廩之實，以此於地至增減多少以爲黜陟；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皆不以爲家貲之數。秋爲國家力救此弊，自後不聞朝廷施行。今歲開封府界、南京、宿、亳、陳、蔡、曹、濮、濟、單等州霖雨爲災，稼穡之田，悉爲洪流。百姓羸弱者流轉四方，饑死溝壑；強壯者起爲盜賊，吏不能禁。朝廷欲開倉廩賑貸，則軍儲尚猶不足，何以贍民？蓋民狃於蓄積之寡，則貧者未能療饑，富者亦時之食，又使今後民間不敢蓄積，不幸復有凶年，則國家更於何處取之？此所以朝廷雖宵衣焦慮，坐而視之，無如之何者也。臣竊見之，蓋非今日有司之罪，乃累時有司之罪也。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陛下不於今日特留聖心，速救此弊，豈凶之期，未可豫保。若向去復有水旱螟蝗之災，饑饉相仍，甚於今年，則國家之憂，將所不免矣。臣又聞平糴之法，必謹視年之上下。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以民有餘而補不足也。今開封府及京東京西水災之處，蠲稅多及十分，是大饑之歲也。官吏往往更行收糴，所給官錢既少，百姓不肯自來中糶，則遣人編欄搜括，無以異於強盜之劫掠，是使有穀之家愈更閉藏，不敢入市，穀價益貴，人不聊生。如此，豈獨天災，亦由吏治[illegible]錯之所致也。臣愚欲望朝廷檢會臣前奏及今來所奏事，擇吏加詳酌，擇其可考步賜施行，指揮開封府界及京東京西災傷州軍見今官中收糴者，一切止住。其有常平廣惠倉斛斗之處，檢[illegible]出糶賑貸。先給農民。常以蓄積之家，許於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官中特爲理索，不令逋欠。其河北、陝西、河東及諸路應豐稔之處，委轉運司相度，穀價賤，亦權許收糴，價平即止。如本路闕少錢物，即委三司於它處擘畫那移應副。仍自今以後，乞朝廷每年據諸路豐凶之處，依此施行。臣竊料有司必言官無閑錢可以起作收糴。臣伏見國家每歲於山陵之處、緣邊之軍，多羨常用數百萬錢，糴米一年，若用此在豐稔之歲，常[illegible]一願，不知有司何故於內藏之處則有錢供億，豐稔之歲則無錢也？此無它，蓋是有司偷安自前，多恢遷移，遇用不爲國家忠久遠之計而已。故臣惟願陛下深留意。

二年三月，又言：臣根劄子曰：臣近嘗見給假至陝州，葵黃，竊見縣鎮諸州倉庫錢糧，例皆闕乏。其官吏軍人料錢月糧，並須逐旋收斂，方能支給。竊料其餘諸州，亦不到處，不知多少如此。臣聞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國。今窘竭如此，而朝廷曾不以爲憂。若不幸有水旱蝗螟方數千里，如明道、慶曆之時，加之邊鄙有急，兵興動衆，不知朝廷何以待之？臣伏見諫官許頡蓋等用上四去秋一次水災，遂致貴州相食，積尸滿野。此非今日官吏之罪，乃累時官吏之罪也。何則？蓋積時豐稔之歲，其人但務偷安，不爲遠慮，素豐年之時不能備蓄，及至凶荒之際，官私俱竭，上下狼狽，何由相救？雖使忠平謀臣，知數無如之何也。今若幸而得雨，麥田有望，朝廷已置饑饉之事於度外，不復以儲蓄爲意矣。萬一天下州縣推行災傷，則何以興往？陳、許、潁、亳之民也，今饑饉相繼，盜賊必興，此王可不早慮之深慮乎？臣愚伏望陛下檢天下錢穀常留乞不詳降都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寮有熟知天下錢穀利害能使庫充實又不傷民官物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當以其人官職之能，優[illegible]一一並次第揀擇其遺稍長精，特賜召對，疑寮

詔問以方今農貨須之公私皆困何從而然如何處置可使上下豐
足者其事無可取者前殿遣而已有可取者即為之施行仍就擇其
稱者置於左右然後選其材幹出衆者以為轉運使副判官及三司
使副判官仍每至年終令三司揀計在京府界及十八路錢帛糧草
見在都數開奏以之比較去年終見在都數若增多稍多即命勘會
如別無功巧數謀及非理賦斂而致增羨其增羨之人宜量行褒賞
累經褒賞者即刑加進用若減耗稍多即命細問如別無大故災傷
及承也軍馬而致減耗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責罰累經責罰者即未
從罪處欲廢加此行之不輟數年之後可使天下[illegible]
有[illegible]雖有水旱蝗螟之災及邊鄙有急皆不足憂也
吳宗[illegible]
州郡百姓飢死者甚多訪聞蓋是州縣官不早為[illegible]

流去本者轉更尖弱若至州縣既無儲蓄之備[illegible]入戶及春
開朝廷又須[illegible]救濟雖民已是飢困又量置散給[illegible]所其使致
[illegible]入倉遂聞河北京東兩浙諸路被水災者[illegible]止因循蓄積
[illegible]定有[illegible]
[illegible]

自相聚食。強戶暴戾所在狼藉聞之可為傷痛臣日夜思念豈非救
之道有所未盡以及於此。州縣未敢之不積一也。官吏無恤民之心
二也。飼養失處置之宜三也。朝廷雖或處處而陛下未嘗親論惻怛
之意遣使臨視四也。群[illegible]陛下勤政愛民。日昃不倦。至於
細務莫不留加審實而於此事未聞徹者有所矜恤意者陛下未知
其故。臣聞群議且人多欲上聞以甘贓為憤而止。今兩去二麥雨
有數月。而死者日多。臣誠不忍陛下赤子遭遇仁聖之君不得蒙被
其澤而無告以死。臣雖封疆轉罪猶不敢避也。伏望聖慈特從聰政
擇遣[illegible]民事[illegible]以安勞撫傷之意。今並使州
縣察視流民[illegible]與即令救濟之狀以聞[illegible]具
轉運提刑知州通判等同共商量如何處置救養可以全活民
命。此事[illegible]合用米穀[illegible]何如何營救不至之[illegible]所在官

為擇廉幹得暴露。凡此諸事皆非入為賑救。陛下與一二大臣號
令圖議。前國家之力可及之者無不為也。如此則庶幾斯民尚有生
路。不然三四十萬之衆至四五月之間皆須為餓莩矣。以臣之愚所以
[illegible]令人主者。時以牧民為急[illegible]以有民為之下也。民
之所以欣戴其上者。以能保安之也。陛下即位之初[illegible]以固結天
下之心。而副天之所以[illegible]於此。臣願陛下力行之。千冒
天威。臣無任[illegible]
知河陽[illegible]
奏曰[illegible]
[illegible]

每歲抛降和糴小麥萬斛多是過時散糴每一斗官支價錢不下一
十文以上至一百一十文。以之民間麥熟之時每斗市價常多三
十文。且以一州言之。每歲所糴小麥一萬餘石即大支價錢三千餘
貫。若京西一路在官錢不爲不多。卑無拯救之利。祇益商賈之民
臣今學畫欲乞體量司先於每年抛降和糴小麥價錢數目下本州
縣依諸路放賣細絹絲例於未年正月以前預支與五等人戶。每
小麥一斗依麥熟時民間價例散六十文。仍令十戶結爲一保各以
上等人戶充作保頭。與收糴相保麥。請領官錢。至時只令戶長
依重期催促納。如此則不惟使貧匱之民兼不蓄積和糴官錢
不少。亦可起請麥是官民兩利。若蒙采如允臣此奏乞下本路州
軍令依和糴斛斗去處一例施行。權具狀奏聞。
神宗即位初。御史中丞司馬光乞訪四方雨不雨。曰臣竊見陛下近
以久旱爲災。分命使者徧祈嶽瀆羣神。不憚精誠感通。甘雨降集。誠
中外之大慶。然畿甸暑雨多不廣遠。臣竊慮四方州縣尚有未霑足之
處。王者以天下爲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聖慈之心止
於目前而已。今者京畿雖已得雨。伏望陛下不可遽以爲欣成可喜
忘於憂民。凡內外臣寮有新自四方來者。進對之際。留乞訪以彼中
雨水多少。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虛實。既可
以開廣陛下聰明。且勤厥德。又使遠方百姓皆知陛下留意。無遠無
所遺忘。術載上晏。憫心垂問。又使州縣之吏皆知陛下關恤黎元。留
心稼穡。不敢自恃循遊殘民事物。閉下一郡息音而散此三善。非獨
可以行之今日。亦願陛下永久行之。誠天下幸甚。
八又乞選河北監司賑濟飢民狀曰。臣竊見朝廷置官支撥糧米於
已曾遣官分往河北所過流民逐處接續。即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人

支與米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雖以往泊。或遂往近便豐熟州軍
猶者雖切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爲從民之名擁人耳目。則復可矣。若
實招有損無益。何以言之。竊者歲聞河北有人就傳京師散米者民
遂攜負而來。今若實無官散米。恐河北飢民聞之。冬流移者。因茲轉
引相竊來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窮。既而無米可給。則不
免聚而餓死。如前年許潁二州是也。今來苗既傷於旱蝗。日益蹙生。
秋田豐歉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豈可定數日之命。豈能濟飢饉
之兒。乳九之情。見利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京師可以往而難駐
之也。不肯去。若本州不可以存活。臨留之而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
所能告諭故。臣以爲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
鄉里。捨其親戚。棄其丘壠。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但以豐稔之歲。粒
食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春
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姑爲苟計。是以稍遇水旱。蓄積則無根
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
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
人。視民之窮困無矜閔增養之意。與不急之役。吏緣爲姦。蠹害百
出。民轉徙窮無以爲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夫豈捐他處必有飢
饉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棄其
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攜就道。嗟所詣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
退不望。被先將不繼。死傷暴露。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
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
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
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令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
糴斛數少。不能周遍者。自今以方籌撥民戶等版籍。先從下等次第

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約。其若富室有蓄積者，官命印曆，聽其賑貸。候秋熟，官為收索，亦以必信，不可如鈇，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知此則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遊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臣曾上言：王者以天下為家，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過京師者耳。切聞其它災傷之處，流民亦為不少，若臣言可采，伏望聖慈，特依此行之。

熙寧元年，殿中侍御史裏行錢顗上奏曰：臣聞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國無九年之儲，不謂之有備；家無三年之蓄，必謂之不給。有國有家者，未始不先於儲蓄之政。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之謂矣。臣竊見諸處農民恃力田，時不務蓄積，一有不虞，遂至狼狽，可周側。臣謹按隋文帝開皇中，嘗令天下之人，即依勸課多為社倉，行於富時，民與飢饉，以實濟衆之良策也。以臣愚欲乞於天下州縣逐鄉村各令依舊置社倉。當豐年秋成之時，又於上三等有田人戶量出斛斗以備賑濟。第一等不過三石，第二等不過二石，第三等不過一石。或以鄉，或以村為頭，仍令衆人選擇有物力一戶充社倉甲頭，一年一替，以所聚斛斗，載置其家。即具衆戶實數申報所屬官司，判押為據。或有損失，亦仰甲頭陪填。貴免侵欺之弊。若遇荒歉，即盡數依借於下等貧民，將來歲稔日，官為索還，依前入社倉收附。候聚及三年，或無水旱，即具存留所貯，常有三年之備，或無水旱，方許[illegible]。臣竊有貴賤，或有凶豐，所欲至輕而濟甚博，歲月稍久，蓄積亦多。縱值水旱之災，免致流亡之患。伏乞指揮下諸路轉運[illegible]

二年，判汝州富弼論河北流民，乞分給田土劄子曰：臣昨在青州時，河北流民來許居鄆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諸州[illegible]其流民，後卻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竊知流民必難[illegible]存活，[illegible]將至此，又卻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奏請本州通判張聞至便往州界，指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口數，給與田土，自令撫流民，據數計口支散，自累諸縣撫濟救賴。可[illegible]每州只給田一項，逐旋申朝廷，後奉指揮，比部奏狀飭旨支為處。天來若日差官，擇[illegible]救恤，精選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矣。擇方具奏，照會[illegible]書劄子奉聖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往來者，即究不得給田[illegible]前給令歸上，賴授方知其餘[illegible]所到流民，不拘新舊，[illegible]盡不許給與田土，臣等特以[illegible]於起居不及。再有奏陳，自[illegible]南，靠門共六稱，臣見沿路流民大小車[illegible]及驢馬馱載，絡繹至等相繼不絕。臣每逢見[illegible]一一問當及，令選擇得到流民，上所達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其過淄遂臣境，以至道路中已去者，臣不見者并臣於許州界中往轉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況臣當見七頭，又不下一二百戶，三二千口。鄆約及八九百戶，七八千口。其前據已過并今未來及有往唐鄧襄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訣者慘切，舉家流徙，寒餓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者，隨即埋於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詢見向問，得有多是鎮趙邢洺磁相等州下等人戶，以十分為率，約四五分是鎮人，餘三八分即是趙州、邢洺磁相之人。又于中約六七分是第四等人，二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戶與無土浮客。即絕無第三等以上之家。臣却[illegible]問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皆謂其間甚有[illegible]不等，[illegible]破家產。只為[illegible]負存濟不得，變賣既損，[illegible]以[illegible]逐斛斗，[illegible]至今，又

歸之後金家逃諸來更不歸者亦有成人口皆來逃散復被中無□
儀斛科稍饒即却歸者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聘既或買置田土而亦
無亦備望空來者。大約稍有準備者一二。餘皆詐然。並未有所依
是路上遷延間人斛科饒優便矣。臣切聞有人聞刺是須令盡遣却
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爲詞。不曾親見。翻問但只却有車
乘行走次第號多。使頗是七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大車者約
及四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兩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一百餘口。一
兩兩大車者稍及五七家五七十人。其小車子及騾馬牲從之類大
抵皆似大車。要是彼中鄉村相近隣里或同車乘或出車□□□□
素或出搭蓋之物。亦相併合基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第如七等
人戶也。今既是貧富之等□□□鄉里。也令遷徙而別建。須令盡
遣却回。然恐有傷和氣。臣嘗聞□□□既倚去朝廷恐怕拋棄鄉井□□

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使是死在此處
也更難歸。又一路趁趕已有次第。如何歸得。除是將來故中有可着
□方有歸者也。此已上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實爲詳悉。伏
而將差錯量之。今爲將帥官吏從府州府吏推□□□□□吏推
朝看而不敢盡理而陳述。或以存錯若不肯誠盡吏恐之事。猶不切
用心。自作自壽。今不實者爲不作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意西一路
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閑田土及見佃人制占無抗地土。爲有心
力。何以官員口數分給。各令住佃。更不得遷延遷遣却歸河北。其餘
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撫濟接續。或支官糧斛口食之之類。更令守
當撫卹。前後所約處處施行指揮約束。所貴逃此日月而漸來有大
民死損之人。取進止。四月。依所奏。
七年。監察御史□七門□□□□□□□臣伏覩去年大理秋冬亢

果宜今不爾。□□□□□□無及皆不及稽旬日以奏。未積暴請
情奏□十九□□□□□□□而論。大臺官鐵不求升來。草木食
繁□萬生□留元□□敢□石困。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
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弭之道。無可救之形。其弭之有術。而其
來也如病之暴而不可頓驅。□知其方知其□□□夫唐人之思
古今有之。而責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於未然而□禍爲福也。當今
之勢猶可救。願陛下開倉廩賜貧乏之詔。有司敘錄不遺之勞。一切罷
去。療疾首而知飢。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雪。以延萬姓垂死之命。而
固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祉。夫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
下□□□□□□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救
舉而行。然下之心。欲人人壽富而歸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
豈臣區區□□□□以害□折攝大權。天下武而中外之臣

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罪其功。竊剽生民。隱然反覆使大困至
而不斷。生坐視其死而不恤。夫陛下所行知後身所爲如此。不知
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起百貴意私圖便而已。其臣又何也
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能。只在守人主所爲取之。如何見古之人
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蹈義貢獻四夫以□□□□自奮以爲□□今
□□□□□□□□□□□□□□□□□□□□□□□□
之□□□□□□□□□□□□□□□□□□□□□□□□
□□□□□□□□□□□□□□□□□□□□□□□□
受□□□□□□□□□□□□□□□□□□□□□□□□
□□□□□□□□□□□□□□□□□□□□□□□□
□□□□□□□□□□□□□□□□□□□□□□以知之者□
□□□□□□□□□□□□□□□□□□□□□□□□

一有覺然。抑陛下所以報臨之道。未嘗顧陛下以責讓多爲罵耶。天
下忠良而使之如此。豈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猶則遑
遑圖報。而終身賞飽於其父則不知爲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
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
其事。先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此乃君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
代庖。人各以其職。不相侵越。至於邦國喜憂。知而不言。豈有君憂國
危。庶尸竊祿。食飽者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爲有。天下之事
於我無有。故如朝廷設官任有高下。臣子事君忠無兩心。無異猶
乎有國。孰與之患於君父。與其爲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君。大臣所
以不避萬死。冒犯天閽。以告訴於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
而下念生民。且若位之身。使其粉碎如一塵埃。無足顧矣。且切聞所
經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奉獻。料無一人以天

下之民。瘡痍實見。殘殺之狀。斷爲一圖。獻于殿陛。而責於庶司備官
假罪。逗遛不戰之狀。爲圖而獻。或有立不敢以所聞。諫以安上。問逗
日所見。繪成一圖。首不及一。但能聞所聞。已可無回。遑遑而況臣
等里一哭。有甚於此者哉。如陛下欲知其狀。臣之言中。日可聞。即已明
臣宣德州外以二[illegible]追天[illegible]臣不能[illegible]事
大刑。
是時臣等[illegible]一門以難及[illegible]門[illegible]不知。遽赴本門
[illegible]遊於[illegible]書[illegible]事[illegible]以[illegible]觀。爲長
情者數日[illegible]四父不而陳風[illegible]經
日。陛下愛[illegible]以乃舉行政事[illegible]以慰天意
雷[illegible]惟先[illegible]自責己。下詔廣求直言。以開
聖聽[illegible]如人情。且天[illegible]言路曰[illegible]

耕皆棄青苗者甚多。往往轉徙失業。且代參爲薪。以易錢貨。變
哭一聲。垂涕而去。夫勸甲兵。免士卒。度財用於荒歉之地。朝廷
處之不疑。行之甚執。至於蠲除租稅。寬恤逋債。以救愁苦之良
民。則遲遲而不肯爲。望陛下自當其斷。行之過而養之。竊念於
過而殺人也。上感悟。即命[illegible]二[illegible]八日[illegible]清大慨三
日大雨。自使上疏。至景德文殿。四月初七日。宰執群臣既有
雨。上出。使所進圖。宣示宰執。且責之曰。卿等所言。於度備明。禮
樂興行。民物康阜。雖唐虞三代無以過矣。以外事知此。未細以
下各斷罪。是日有旨。故使禮獄所過之罪。罪白固遺定刀寺來
出。某家不能爭言於上。或以爲心權。以爲非義使法。或以爲禮
數爲過當耶。已追還所司。勸罪。俾吏盡直陳以使付臺推勘。既
有旨下閤封事勸。

樂寧宅。龍圖閣直學士韓維乞省本事甚衆。臥病手曰。臣伏見累月
以來。氣令舛逆。寒燠不常。暴風數作而不得下。傳聞諸道州軍。頗多
旱暵。嫁娶蓬生。疫難極。盛百姓愁苦。至有嘆本處者。無能轉徙。未有
自生之路。言之可爲流涕。陛下臨位之初。率下畜然。稱頌聖明。人情
歡悅。天道隨應。日月清朗。嘉澤屢降。今者天道人情。頗與始初不類。
臣等竊恐陛下未思視聽之間。有所未審。惟陛下端靜一思。惟天
心。身以百姓困窮爲念。君臣協心。講求安以救此急。至於雕文詩
譜。繁茲天下。豈可一切罷免。上以中宮下參照恩道之意。下以撫
安元元。仰答天意。
元豐元年。同北將將軍[illegible]臣伏見朝廷比修常平之
法。講以柳多[illegible]所[illegible]行之至矣。
[illegible]日之[illegible]有[illegible]散之道。臣

嘗究其然矣。時平日久，文法驗碎。小民不知撙身節用之道，以情爲
樂，以侈相勝。膳飲水精，有一人而兼數人之食，服御之華，有一日而
爲數日之費。況飲酒無節，淫蕩無度，嗜好無涯，禁章少得不貲。臣聞古者
大夫無故不殺犬豕，七十者始食肉，豚狗彘之間。今則庶人日以宰
羊豕爲食，不緣賓祭，不爲養老，少得鮮而食之。古者庶人五十乃
以衣帛，錦繡綾羅，著以章有條令，則未嘗之飾，不問有無。美錦文綺，達
于臧獲，安得女工而共之。至於宮室輿馬器皿之奢，年有僭躐，是而又
釋老之徒，崇爲廟神祠巫祀，鼓舞祈賽，而費盡以不貲。故四時之
民不安其業，或家由是從事於農所贍，歲以不足，則不免於私家，
私貸不足，又以貸於公府，常平之息，歲滿民貸於公者，歲給，每一入
其手，償費若干，有十七者，博奕飲酒，又不止此。以此始者，繁有所未具
也。臣愚伏願陛下深詔有司，申明法令，立制度，禁侈費，以節用財

之法。民間無職者皆書于籍，任之以九職之事。不能任，則將移執事。
又不能，則給以常祿，以共公上之役。如是，則游手有職，不至冗費，害
吏之道。足以制禁助成良法。其防禁條目，已具前奏。伏望陛下，有司
詳擇立法，推行天下。

神宗時，監察御史呂陶上奏曰：臣聞天地萬物之數，常囿於
五行。故旱氣出於饑饉疾疫，歲或有焉。而人戶者，倚有以相之，
備有以安之。故民雖不幸罹之，不至於損斃也。古者有鄉里之委積，
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其儲
畜之已足矣。又各有所積焉。蓋如此，所以爲仁政之固也。今雖有常
平廣惠之制，而所有不能支濟月之不足。平時未嘗爲計，至於已遭
而后爲之，其計不過糴富人出粟，一二富人之粟未集，而饑饉之氣
已乘而爲疾疫。嗚呼，疾疫之降也，復因而爲旱災矣。人皆曰，免有水

旱乎，凶不足爲陛下憂也。爲此言者，非忠臣也。先事蓄積，先其故，
水旱雖久，而民不散。今一方不給，而民之骨肉，至於捐棄，而強者白
晝殺人於市以食，今猶無害。此所謂罪歲也。以臣所聞，比年東南
疫病，所累西軍莫甚，蘇州又其甚者也。陛下以張詵安撫，以陳植
賑濟，以晚鍾知州，詳申挾失於人多矣。植以違法不廉聞，鍾以廢
職罷。事雖之，則知陛下雖有不忍人之心，未能及民也。夫人勞
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今天下之民望陛下
如天，望陛下如親，父不得則無望於陛下而已。臣聞天災之變，必有
凶年。蓋其數傳於然，有以成之也。今江淮蝗螟，[illegible]然又飢，已因之以
積累不及者衆。浙江之田，又苦水潦，米價甚貴，秋不雨，冬少雪，以
卜料之，春夏之交，時復有饑疫之憂。願陛下申勅有司，使早爲之計
也。今官賣戶絕田產，所得者至薄，而所失者甚厚。以數百五之田而所

得不過千緡，算再歲之收，則已足以當千緡矣。此非有難見也。臣欲
乞罷賣官田，盡收以待賑濟，以戶絕田產賑民之老孤凶札。而理之
所宜也。隋唐之制，雖不足語，如義倉法，亦可舉也。臣相以廣惠未散
蓄於里社而民助之，其所出以戶之上中下，與歲之豐歉爲差。大飢
則發大歉之所蓄，一飢則發小歉之所蓄，門賑之。私於彼，散於彼，於
我無與也。民亦無辭矣。比之於已困而借貸之，其利豈止於倍蓰
哉。惟陛下裁幸。

貼黃。臣訪聞江南兩浙科富民出粟，當在乎冬春之後。民間有不無應
副，及至送納，亦不及時矣。
臣竊見[illegible]治生[illegible]者聞之，亦不肯[illegible]，盡田利入長，非止
歲月之計。今官中出賣[illegible]於民，社立之願如
則官鄉里門閭之制。民[illegible]口食不至流徙。今

於民社。切恐亡人寄讒如織。於邊廢僧寺或聚會置處。則於事

有損。亦不至勞於民矣。

翰林論河北流民劉摯曰。臣切見河北之民。自去秋以來。相攜老幼。皆徙于南方。累累道途。迄今不絕。不知幾萬君。此非細事也。臣詢得其說。或云以歲飢無食。或云地震不得寧居。或云河決失業。或云以避塞河之役。百姓之志。各以計之。若以歲飢。則百十年來。豈無常害。何昔之以年穀不登而今遷為去計。若以地震。則震有時而必止。雖暫有不寧。猶宜未至棄本土而去。若以河決。則恩草施德。稻事者亘遠。而鎮定邢趙非河所害。則又何為而棄去。若以河役。則觀既已消詔罷。而遷者至今不已。由是言之。蓋其原起於君州之間。積害而成於河北之識言。何者。君州官吏。貪圖實功。遣牙校商賈於三邊。擁戶民。千有餘年於是。三邊始有遷民。是去秋地震。其父老胥言其處特地震遷。有澶淵之役。今地屢震。北虜又將犯邊矣。如何不為引避。加以歲凶河決。於是相率遷而去之。夫民故居而無知。一人倡之。百人和之。一鄉倡之。千百見則徙者衆。故相隨而去。所謂究其所以遷之理。則不出前之所言也。抑亦未能就緒判官。但不問其輕重。有職土可為生長。安無考量得其業。亦不為禁止。則亦不為歲。非被安而諸郡亦自秋後慶民間未有接濟而饑死。易得其以食。借使今之有寒餓不能自活者。雖欲南之。南無害也。生於中戶以上乃遷者。無負累之儀。僅能使其資之以為養者。又何為而不禁止。竊使流移而南徙者。為者朝廷雖屢救本道安集。而至今去者如故。此蓋刺史縣令未能其無方略以安之耳。朝廷誠能深責刺史縣令。俾之從便安輯。務令寧集。勿令中戶以上相繼而遷。則刺史縣令有不能者。朝廷令監司與郡判是非。能者代之。刺史縣令如此。則樂事有為可

以禁止矣。或云遷者不可止。止則饑死。或恐而為盜。為患滋深。臣以為果誠者難之者。可以自資者皆是。今河北之有常平農募。踰歲宜舉以資民。今不宿事待會尚未收成。則民復安堵矣。兼聞河北德耕官傳休。為有民亦有歲累遷。便羲及官配糶。甚急而果續飢責。是使擢所糶止。一切罷之。如又資以常平粟。則民可得賤粟。可以自給矣。或者又謂河北之民。人餘兵戰生聚。既業遷不能相養。甚之害為家十口。春田二頃。今田不加多而增口為二十。是催戶年斥其無田。誠衆而方遷得其宜矣。此又非遷論。二十口之患。豈皆一日而具。何者。日積相養。而今日遷不為多矣。夫民者重遷。知刺史縣令有安集之術。則就肯棄墳墓去親戚離井而徙為流民矣。以此又知刺史縣令不為朝廷養民之北方之。今年入南地。不習水土。向春必生癘疾。伏願陛下嚴主轉運司。責在刺史縣令。隨宜處置。必令有留無得驅令流移。庶幾河朔不為空矣。賴陛下留神。特賜裁察。

解又請罷出祈禱劉摯曰。臣竊以自冬已來。久愆雨澤。夏麥稍萎。摩發丈夫業此為憂。恐生癘氣。雖陛下後心祈禱。宗祀於天地四方。鹿神不禱。富谷祠宇靡禱。嗚呼彼之膏澤未見嘉澤下民。然觀實無不寧。臣竊望陛下。精勤塞責。近年神祠躬自禱。所以求誠。意必有應驗。朝於旦夕。況陛下宮室臺榭。寧不出禁籞。庶幾一閑清蹕瞻見威顏。民心感悅。天意自歸。甘霖之來。或可待應。臣不勝拳拳。

右司諫蘇轍論久旱乞放民間積欠狀曰。右臣伏見陛下以久旱憂勞。備竭精力。自冬以來。焦勞於禱。雖未嘗有應。百姓遲暮。民自近歲。習苦於重斂。儲積空虛。是以雖不遇水旱。饑饉疾疫。流亡盜賊。必起。深甲之餘。民

習成事體，狃為故常，所以甚而陛下所以感天動民，未有其實。臣竊見去年赦書蠲免積欠，止於殘零，而就至於官本價貫、出限役錢，皆不得除放。民有破蕩家產，父子流離，衣食不繼，有死而不可得者。貫撲酒坊先因買撲，時爭氣務勝，既致高價，贖行之後，利入微細，不能出錢，遂陷不納，加以罰錢，至於籍沒家產，拘械生變，而不行既者。臣願陛下降寬卹之書，應今日以前民間官本價貫、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令貴處耗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使民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朝廷亦捐必不可得之債，以收民心。民心悅附，和氣可致，雖使天道應違，而不時歲，而仁澤流溢，亦可以化眠穰，漸消止盜賊。臣謹按漢書文帝元之間，憂民之疾，每減租稅，或算賦，負損以厚下，民氣其暢。中遭王莽之變，曹瑞出甚，漢已危而復續。夫漢世平安之日，猶蠲此得之常賦以惠民，而況當

今旱暵未止，災害方作，前件不覺責務，不可將奈何，蔣而不異乎。伏願陛下躬自聖心，特賜子詔，悉使有司各於出納，以為搭製，擇則天人不違，宜有善應。謹錄奏聞。

轍又乞賑救淮南飢民狀曰：臣訪聞淮南久旱，兩全家旦二麥並已枯死，浙中米價雖賤，而運河乾淺，客販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以來。民間闕食，其覓不易，所在官吏並未卑，雖備足，未請創作廣置。臣竊見頃年義倉，至今已將十年，所聚糧斛數目甚多，若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深所不悅。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更將所管義倉米數，隨處支與闕食人戶，兼將常平未藏價出賣。及取問監司州縣，因何至今不曾申請賑濟，析錯如有似此闕佐去處，一例施行。謹錄奏聞。

轍又言淮南水災狀曰：臣竊見淮南春夏大旱，民間乏食，流徙道路。

至於賑饑，雖常平義倉及上供米，以濟其急。淮南之民，上賴陛下恩澤，不至飢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泛溢，泗宿亳三州大水，夏田既已不收，秋田亦復蕩盡，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尚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見今官賣米稍有未盡，然必不能以支持久遠。臣欲乞朝廷及今未至闕絕之際，遂行取問本路提轉一運司，令具諸郡災傷輕重去處，及今逐州各有多少糧食，可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之食如何擘劃施行，立限供報，所貴朝廷得以預先處置，小民不至失所。謹錄奏聞。

淮南轉運使蘇明奏乞糴官米濟民狀曰：臣竊聞日近甚有盜賊，大傷以民。臣移牒諸路州軍，遂執要看兩省下諸路，令州縣常切存恤。恭惟聖恩時祖膺所不逮，然恐州縣拘文，不能上副仁聖之意。何則？其濟民所之，惟是錢糧物斛，使為安存之地。今亞淮諸郡，雖稍登熟，

者食口既多，必是物價騰踊。萬一來秋成失望，漂泊之民，未有歸業之期，坐食貴糴，使民不了。故時通糴雖少，終為患害，甚則其勢益甚矣。臣以謂存恤之，莫若先于物價，欲物價之平，則莫若糴糶，使民常食賤價之物，則不覺轉移諸縣之為患也。臣欲望特降朝旨，應[illegible]州縣，稍於上供或軍糧米斛，比見今市價[illegible]至[illegible]例將來更不得添長，所有諸縣[illegible]官一員[illegible]且依[illegible]即罷[illegible]在京[illegible]行救濟[illegible]和糴[illegible]如此等事，小民出業，應為貧寡[illegible]而[illegible]如識陂[illegible]入[illegible]自許家[illegible]水勢瀰漫至而餘里，居民田廬[illegible]漂蕩而皆安富也者[illegible]

紀其數，而存者已無生業。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本路轉運使副及提點刑獄司，分頭詣水災州軍，多方存恤被災之民，放免稅租，及振貸糧食，庶不致失所。仍乞先次計度修復白河以南一帶堤岸，防備來年夏秋漲溢為横潰之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五

荒政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論賑濟劄子曰：臣竊惟鄉村人戶播種百穀，養衆庶，乃天下衣食之原，比於餘民，尤宜存恤。凡人情懷土，本願安居，若非無以自存，豈願流移他境。國家若於未流移之前，早行賑濟，使糧食相接，不至失業，則比屋安堵，官中所費少而民間實受賜。若於既流移之後，方救飢餓，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徒費米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覩近降朝旨，令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戶，如委是闕食，據見存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丁寧指揮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以臣愚見，竊恐未盡。所以能使民不流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使更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貸，仍據鄉村五等人戶，逐戶計口出給曆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日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齎曆頭詣縣請領，縣司置簿照會。若本縣米穀數少，則先從下戶出給曆頭，有餘則並及上戶，其不願請領者亦聽。候將來豐歲成熟，糴食相接日，即據簿曆上所給過糧食，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吏無利息。其令佐若別有良法，能使民勝於此法者，亦聽從便。要在民不乏食，不至流移也。仍令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闕食人戶，雖係災傷並不流移者，保明聞奏，優與酬獎；其全不用心賑贍，戶口多流移者，取勘聞奏，乞行停替，庶使吏有所勸沮。百姓實受其賜。

光又乞趁時收糴常平斛斗劄子曰：臣勘會舊常平倉法，以豐歲穀

賤傷農。故官中比在市添價收糴，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糶。此穀貴傷民。故官中比在市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無由邀勒貧民，須令貴糴。物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向者有因州縣闕常平糴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糴。又有官吏怠惰，厭糴糶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初，農夫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例，中糶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時收糴，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熙寧之初，執政以舊常平法為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歲則農夫糶穀十不得四五之價，凶年則屠牛賣田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提舉官，令所在常平蓄積錢穀財物，盡撥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今歲諸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餘豐熟處多，今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專有此糴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官各躬親在市斛斗實價，多添錢數，廣行收糴。如闕少倉廒之處，以常平倉錢添置。仍令少糴麥豆，多糴穀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濕之地，其斛斗難以久貯者，即委提點刑獄相度，逐州縣合銷數目，即時收糴。既候將來在市物貨價比元糴價稍增，即行出糶，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各勒行人將十年以來在市斛斗價例，比較出其貴賤酌中價例，依時逐色價分為一等，自某錢至某錢為中等價，某錢以上為上等價，某錢以下為下等價。令逐處臨時斟酌加減，務在合宜。既約定三等價，仰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斗價賤至下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糴。凶年斛斗價貴至上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糶。若在市見價只在中等之內，即不糴糶。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免有稽失時之弊。仍委提點刑獄常提舉覺察，州縣斛斗價及下等而不收糴，價及上等而不出糶，及收糴不如法，侵使糴本，不以時，致有損壞，併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委添雜糶糴人戶，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吏及監轄用心及時糴糶，至得替時，將中價錢與斛斗通行比折，與初到任時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許批書上曆子，錄到吏部，與升一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許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貴官吏各各用心，所縣皆有補益。凶遇荐饑，民無菜色。又得官中所糶之錢，稍稍散在民間，可使物價流通。其河北州縣有糴便司斛斗見處，於當州轉運司見糴事權罷，更不糴常平倉斛斗。並令今來指揮內有未盡未便事件，多提點刑獄司逐旋擘畫，申奏施行。

侍御史王巖叟言：常平不分立三等，聽旨。臣伏覩昨降朝旨文字詳而未通，四方來者更言其未便。臣按常平舊法，但以歲豐穀賤則增市價上添錢收糴，如年儉物貴，即於市實直價例減錢出糶，此所以為常平。今既限以三等，唯下等方許收糴，惟貴至上等方許出糶，乃是必待豐熟十分而後行，歉行不及等，即官司拘礙，坐視而不敢糴糶。臣恐天下既受其害，而傷農之患多矣。常平本意遠矣。臣乞依舊法，不分立三等，仍更不中取本州及上司指揮，以許約於州縣官司行糴，更須[illegible]

從之。詔依舊法[illegible]經出息錢。臣曰：伏以救災恤患，惟

深有所不足也。曰傷只信先王之用心也。隨施以有零畸充以賑劑。真不忍為臣按祖宗賑濟舊法。災傷無分數之限。人戶無等第之差。所得借貸。但令隨稅納元數而已。本書有息也。故四方之人霑惠者溥。銜息者深。邦縣官吏以陳易新者多。兼復刻薄之吏。階改舊法。不待災傷放稅七分以上方許貸借。而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殊非朝廷本意。惟災傷放稅。多是監司以兼斂為急。成有所難。州縣又承望風旨。不敢盡心為民。以災傷的實分數除放。若災及七分者。災傷已是十分。既少肯放七分。又於七分之數之內相表裏。何毫量之間。何以驛稱。幸而得為七分。則於借貸。不幸而為六分。則無借貸。但繫於天。官吏一言之高下。而損百姓幸不幸相遠如此。不可不察也。二等而上均為吾子。何避天災。寬國及借貸令出息。計其所得財甚少。虧損所損闊實多。兼陛下平一之字。為朝廷九大之政。從恤種加舊諸不限災傷之分數。並容借貸。不拘民戶之等第。均令免息。庶幾宣澤普感人心。於是和。天下幸甚。如允臣更參其可否而推衍等第。來春災損處乞先次擇施行。

一年十二月。著作郎范祖禹乞不限人數收養貧民劄子曰。臣伏見陛下以今冬大寒。甚於常年。宵旰憂勤。救恤小民。無所不至。近又出內中錢十萬貫以賜貧民。及遣使傳詔撫養。堯舜之仁也。理財則民財聚則人蓄。財散則人歸。陛下知此。則人心可定於朝廷矣。古之聖人未有不務恤孤窮者。堯命舜守以為詔。以四海困窮為戒。書稱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其難之。蓋且而不懈。則是虐之矣。舜而不虐。則是虞之矣。伊尹稱湯曰。先王子惠困窮。周公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夫聖人養天下之民。使有所不足者。則不責其自安。是故古者為政。必先恤困窮之民。國

家祖宗以來。惠恤孤貧。仁無不至。每遇大雨雪。則放公私房錢。以賜糴米。貴賤散錢。死者則賜錢瘞埋。恩及存沒。近日朝廷無不舉行。又發內帑之錢。降非常之恩。惠澤之厚無以加矣。陛下勤恤小民如此。而臣猶在左右。竊思有可以少補聖政之萬一者。愚竊而不言哉。古者鰥寡孤獨癃疾皆有衣食養之。則不至於嗟飢而[illegible]。[illegible]已前諸路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illegible]一切癃疾。至嘉祐八年十二月。又增置城南北福田。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兼每院止以三百人為額。臣竊以為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千二百人。又朝廷每遇大冬歲寒。則臨時降旨救恤。雖仁恩溥博。然民已乘餓。死損者衆。未救飢於未飢之時。宜為之法。則人不至於飢死。救寒於未寒之時。預為之備。則人不至於凍死。今每歲救養與臨時救濟二者等為費用。不若多養之為善也。臣愚以為宜於四福田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並依舊法收養。委左右廂提舉使臣。每至冬月。多設方略救濟。又給米豆。或廉粥。不必專就之。然亦使臣存活到人數。書為課績。賞與酬獎。死損多者。亦立殿罰。四廂使臣往與尋遍。即委吏部臨時選差使臣四員。相兼提舉糧給。仍擇為事難。勾使存活死損殿最。立條四廂依此。其天下廣惠倉。竊慮州縣不以為急。乞更申明處分。每歲以時舉行。委逐路監司丁寧行下所屬州縣。及因巡歷案視。或於逐州委官點檢。使知朝廷撫養之念。官吏用心振恤。須要實惠及貧民。不致虛文以為末事。兼內增給。新立令條。雪寒饑凍。隨收養。無令遠者聚於都下。重立條禁。以絕主掌支散之人減刻之弊。如此則所給不虛費。而所活益多矣。國家富有四海。每歲用度有幾。一二萬錢於細民之入。無異海水之一勺。而飢寒之人。今日得十錢之賞。所食之米。則不死矣。此乃為國善

所當用王政之所先也。況朝廷事不惜費[illegible]之帑[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
仁政。以副陛下[illegible]但安民之意矣。何幸我臣[illegible][illegible]陛下近日所行真
萬於此。右臣之所陳事乃至微然古之聖人莫不以此為先務。所以
撫生民之性命。其法不可不備也。如臣言稍有可采。伏乞擇[illegible]施行
[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常平劄子曰。臣竊以當今天下之患在於公私俱無蓄積
無以待水旱凶歉。一時不雨則民饑饉流亡。昨春夏旱。[illegible]西陝西饑
食尤甚。唐鄧人民相食。道塗男女流離遍路。其存者[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之食。飢
民群行劫奪。坐法配流者[illegible][illegible]相屬。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望。致大盜
不作。是[illegible]轉於溝壑與配隸遠方者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仁[illegible]在上皇不棄
[illegible]而為之計。[illegible]乳矣以[illegible]民不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費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民已如此。[illegible]
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將何以救之。自中夏以來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過多。秋成可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見之[illegible][illegible]的計之收[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穀稍登。則公私逋負皆迫民間逃散。[illegible]錢。[illegible]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
民所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田也。自[illegible]朝廷廣[illegible]收[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千[illegible][illegible]
民。今諸路提刑司積常平錢稍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錢以[illegible]常平之
法尚未[illegible][illegible]如舊。臣愚欲乞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錢之時。盡以所有之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成積[illegible]糴。使不至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
撥[illegible]出內庫[illegible]帛數十萬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
嘗本常[illegible]而民[illegible][illegible]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之命。[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宗置內[illegible]庫本
以備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錢一百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常平糴本。此仁[illegible]
所以深結於民心也。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使民[illegible]不至[illegible][illegible]則
今[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復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陛下[illegible][illegible]十萬[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陛下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與之。[illegible]知民為[illegible]本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況糴本[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可[illegible][illegible]民。正是以內庫之錢[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先朝故事。何憚而不為乎。如以臣言為然。乞早賜施[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劄子曰。臣竊以為國之本在於務農。務農[illegible]本在[illegible]
貴粟。舜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洪範八政以食貨為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民食。蓄積者。[illegible]國之大本。[illegible]民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年[illegible]不熟。昨春夏之交天久不雨。陛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可知也[illegible]
哉。一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歲
之豐凶。天之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不[illegible]免
然而國不困民不匹者有[illegible][illegible]以為之備也。昨春夏未雨之時民已
無復生理。[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也。臣訪
聞諸路今秋可望大熟。民間不唯還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不為
遠慮。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錢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知其如此。是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術以權之。管子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
之。故人君散之以重。輕重之權在上。則其利不入於兼并之家。而農
民常得其[illegible]。此所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其收[illegible][illegible]其民[illegible]。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illegible][illegible]有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知此者。其國幾何而不亡也。今天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玩以為[illegible]乃可使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人。貴之者好之者[illegible]也。誠使貴五穀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重者。武帝[illegible]不可一日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則出入之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本[illegible]有[illegible]

史088-632

事，安知來世之必無也。今夫夏則畜裘，冬則藏冰，凡民皆能知之，至於豐年則不知為凶歲之備，蓋以五穀為常有而輕之耳。古人旱則備水，水則備旱，豐登則備凶歉，知夫時之有必至也。惟陛下留意於務農貴粟，備常平之政，以厚天下。

六年七月，祖禹為給事中，又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狀曰：準中書省錄黃，臣寮上言：竊聞浙西州軍近以災傷，朝廷選差轉運判使、奉議郎運判楊瓌寶，仍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俾救其患，州縣自亦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行將少蘇矣。細民習為驕虛，以少為多，其弊已久。欲乞明詔本路監司幷州縣，詳具災傷分數，頒賜行遣次第，各行申奏，徐考其虛實，而懲責其尤甚者，從勅旨。又臣寮上言：訪聞兩浙水災，惟蘇、湖、秀三州為甚，外常、杭二郡差為輕小。其三州之地，亦有高下不等。今傳言者或謂水災至大，無可種之田；或謂高田無水，下田水退有可種之處。況本因風駕海水，江湖壅遏，加之雨多，遂有漲涌之患。風退水落，以患自有可以種作。人言異同如此，誠不可以不察。乞下本路鈐轄、轉運、提刑及蘇、湖等五州，令各開具逐州水災所發，凡災傷村，有無漂蕩廬舍，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詣實申奏，不得相關稍涉謬妄。即乞重行降黜。蒙朝廷近日別遣使者支撥斛㪷一百萬，見錢度牒約計二十萬貫，不為不多。若見今未種，今秋無穫，則向去之食、賑濟之數甚為長遠。而差去官當裕度事務措置。凡此皆繫官吏能否，而一有失當，其害非輕。乞令賑濟官司凡措置稍大事件，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止。候勅旨。七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奏，委

本路轉移者。代宗大曆十二年，秋雨損稼，渭南令劉藻言部境不損，遣御史趙計實損三千餘頃。帝三思歎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宜言損，相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為南浦尉。德宗貞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撫。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竊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貴者國，而所恃者人。苟不失人心，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憲宗元和中，南方旱饑，遣使賑卹，將行，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其體朕之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為姦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置於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其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耶。朕適者不思而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其救災唯恐人情負之，又恐不及於事。陸贄、李絳賢相也，亦尚信守臣奏報，思言者之小其事，以殺君心之憂也。今國家建都于汴，實賴漕挽東南之材，京師億萬之口所食，將軍養民皆出於一浙。此乃國之根本，豈可不恤其所從來。今陛下一方之赤子數千萬，猶有倒垂之急，如嬰兒之待乳，其死可立而待也。方今天下嗷嗷仰口，待哺以延朝夕之命。為之父母者，豈可惜力而不救乎。臣竊詳臣寮所言，朝廷已賜米百萬，錢二十餘萬緡，則州縣自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人行將少蘇矣。臣竊以作粥飯救飢，最為下策。夫民已至相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飢困已甚，死者如麻，此乃災傷之極，正當憂恤，豈得便為少蘇。又言細民習為驕虛，以少為多，其弊已久。臣竊謂常年小有旱潦，或詐災傷，僥倖之民

或審有此令，浙西災害甚大，民已流散，乞食迸於死亡。方且疑其皆
為聽直而不加信，何其忍哉！又言乞詔監司州縣，將民災傷分數，賑
發行遣次第，各行申奏，而德責其尤甚者。臣竊謂朝廷以侍從之臣
為一路監轄，又選委監司以往，行未及境，未及施設，朝廷既不應稽
驗轄司之言，又戒約監司州縣如此，臣恐官吏承寺，不能有所施為，
上下觀望，各求苟免。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
小者，正當闊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稍責一人，則自令官司苟以
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又臣察病入肓，其同不可不察。乞
下發運提轉及蘇湖等州，的參令開具逐州災傷所及。凡發錢村
有無深淺，廬舍倉溺死入口及高田救不救，未逐可耕之地，各約若干。
逐一據實申奏，不得相關閉隔遮蓋，乞重行降黜。臣伏見近日浙西
申奏，自今年五月大雨至六月，太湖泛溢，蘇湖秀常州城市並遭水浸，

田不布種，廬舍漂蕩，民身田賣，乞散走乞食。臣竊謂朝廷聞此，當令官
有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今若降此指揮，逐縣逐村須遣人抄劄廬
舍人口田土數目。飢羸之際，且等行遣，必為煩擾，一事不盡，即要及
罪。閭境皆死，未必獲罪。如此則賑濟郡為閑慢，百姓無救矣。又言
近日別遣官者支撥斛斗百萬，見錢度牒約二十萬，不為不多。若見
今未種無秋無穫，則向去賑濟之期甚遠，所費無窮，當相度事勢措
置。二者失當，其要非敕令所委官與特暫遣使不同。若向去賑濟
期日長遠，此乃本司職事，差根自當任責，當且委以措置，不須約束，
免有疑惑觀望。又言以今不雨，方隣秋田殊未有望。審如臣察所言，
今秋無穫，本路必更奏請朝廷，如當撥積蓄，則前日所助，未足為
多。況斛斗上令出耗，費不填，且常平等本無給散之法，乞下廣惠倉許
賑濟不足，方許通支常平斛錢，及五分處仍不得過所限之數，而借

浙西轉運司近方奏乞不限石斗，尚未降朝旨。又奏夏田亦未放稅，
以此觀之，官司何曾止有照顧不及之事，必無過當之理。臣寮又言
乞令賑濟官司措置外，大事止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
者，許一面施行，及自便具畫一，亦知所費錢。朝廷審其甲乙，顧急承
使可以救止。臣伏見英宗時，呂撫拔知陳州，辭日，英宗宣論陳
州累年災傷，卿到彼盡心賑撫。臣替至州，方值於饑，輒發常平倉賣
民糧種，遣州司奏劾官吏，乞釋不問。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返，若
稍不竟，系而行之，不及於事也。神宗時，西京大旱，遣郎官一人、郵傳
院內侍一人，以多方救濟，其實無朝廷未嘗先為餘約，以防之
也。今兩浙在一十州外，事稍大者，若須申奏，比臣得報，即已饑殍
無數。切許一面措行，若官司或遣奏事無大小，一陰乘請，不敢專行，則與
法豈不為害。臣伏覩浙西轉運司前後申奏，署等災傷，本處大

水。以至縣鄉條明，奏乞斛斗度牒。又云：父老言四十年無此，不異近
歲蘇湖飢民死者日有五七百人，飢疫更甚於熙寧時。又聞有奏賁
人入城死者相繼，遺棄男女，官為收養。觀此則災傷輕重，亦可會矣。
今詳臣寮所言，大率唯以朝廷所賜錢斛不少，恐災傷不至如所奏，
故欲考察虛實，懲責監司。以臣之愚，竊謂朝廷已賜錢斛百二十
萬，猶可障矣。又遣監司以往，若更臨遣使臣，令監司方出國門，賑
濟多未暇，即降此指揮約束，百姓以謂朝廷意在消沮，解發人命。百
二十萬已散於多，待來之往何所望，何者若財穀所不肖人
心。況本路有餘斛，轉運提刑之類，運司至相縣而轉運三三路
不敢多貴。故祖宗以來，災傷每擬州司，委監轉運司，被蠲之監司州
縣官，以年饑餓不得也，而上關以上貴被災之地，據其，免祝免民
作介負票。坐失祖稅，以致不濟之責，未有唯當戒飭官司，為公要

務從人命寬其約束責以歲效然後餘民早獲安堵其是給散無法
狂執官府嚴誠不及往往皆出難反利為害請置本方所宜約束戒此
乃監司使者之事欲乞於難遇為嚴畫也是監司得人此弊自可減
使者之則人言相傳名豈可擅盡議之則深擇本路提舉之以考察
歲動未為晚也今究除此錯擇提舉事則按較其所為耳伏望聖慈
以遠方生靈性命為念無以官司所謂臣審所言伏乞
更不施行所有錄奏論具封連
祖禹為翰林學士又上此民劄子曰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綱恤窮
民出於誠心一有災傷則遣使振救竭府庫無所愛惜十年之間
九兩出內庫錢十萬緡以助京師寒凍之民祖宗之時未嘗有也又
有司未聞賜錢如此之多陛下憂恤深厚乃古聖帝明王之用心也然
而又災旅行民食猶艱臣竊聞有此狀御民所在以數為萬今

歲夏秋之一不熟不知國力何以繼之臣竊陛下更與執政大臣圖
救民之術朝廷政事宜務安靜無所作為專務於民左右從之未有
民安而國不安民和而天不應者也陛下養民如子視民如傷今民
方飢困元當以安之爲急唯陛下深留聖思以固邦本天下幸甚
元祐二年知隰州上奏曰臣伏見去冬今春大旱災異之
民如飾為均日望陛下但民隱飢因
備此事外未須靜順寬理但當采用以實慈仁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傷所費小損官吏者期會誰得十分豐熟必隨百色分科以
民間愁怨常以欠負為苦官中所入既有限數之內往往不足
至有嚴刑峻令追擾無遺官都小補而民實大困矣三年一遍大禮
覓用放恩蠲免在公使有理欠之名在私乃有刻剝之弊是存空名
於公家而行實數於私門也為害如此何益治體臣欲乞聖慈特降
旨揮勘會災傷路分自元祐一年以前有見在積欠一切除放
以救百姓今日目前之急如此則明恩實澤下及無遺感激歡欣咸
歸聖德得人欲旨更不之方見
普
年之閒賦可以加倍陛下此事
最為切當伏望斷自宸衷使中外明知非常之恩出自兩
宮則天下幸甚

四年二月左司諫劉安世與右諫議大夫朱光庭同乞更張常平之
法狀曰臣等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蓋先王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之
則可以有十年之備故堯湯之水旱至於累歲而無捐瘠之民者用
此道也三代而下井田廢壞利民之法無事於常平由漢迄今莫能
變易惟自近世有名無實凡所以養民之具月計不足何暇議三年
之蓄哉是以歲或不登民輒菜色強者轉而為盜賊弱者不免於饑
殍保民之術如此亦以疏矣臣等竊聞自留青苗錢後來天下州縣
皆有積鏹朝廷雖更立常平之制條目甚詳而上下因循未嘗留意
既無統屬以計其本錢又無賞罰以為之勸沮加之轉運司尚行侵借
前之多未償日朘月削殊無償足之期非有懲革將不勝弊臣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取今日以前干常平散令應陽曰

部則為一司行之有乖。慮俾遵守。仍先行自擇時天下見在常平錢
來今秋豐稔之時。令五路糴聚一色。其餘路分並相度逐處可以入
留斛斗廣行收糴。仍以本司錢幣並令用倉廩時一路所有錢數同
應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縣。各隨戶口
之多寡以置糴入之大數。每遇出糶依法出糶。糶糴之法。常以市價
增減。如此。則官本常存而物價不致翔湧。或遇旱乾水溢之災。則民
有所濟。不至流散。朝廷之惠常以時而無匱乏之患。相因日久。漸至
九年之蓄。平準之策。莫大於此。唯陛下推其惻怛之意。明詔執政
協力施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參酌修定。所冀頒降之後。或有違犯
因緣姦弊。監司御史臺覺察劾奏。庶使二聖恤民之仁
不為徒善之路。傳之萬世。天下幸甚。

安世又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飢民狀曰。右臣伏聞京西關陝去歲時

歉不登。農民艱食。兩路郡邑已行賑貸。而鳳翔府界實為接境。旱災
分數。大率畧同。物價翔踴。民多菜色。臣聞秦鳳路諸郡各放五分。惟
是岐下。實所不及。兼而轉運司牽於隣州之例。放稅止於五分。拘催
常法。下諸縣。今方中春。民已窮困。若候夏麥並放稅錢。則閭閻蓄積
殆已盡竭。勸誘民急迫。豈有常心。與其坐於溝壑。不若亡命為盜。以
幸萬一之免。竊恐因此飢饉。必起賊盜。乃使關中之民不得安堵。非細
故也。臣愚欲乞朝廷早委秦鳳路提刑司疾速躬親按視。若鳳翔境內委
實荒歉。則一面令本司依永興軍路災傷州縣。特行賑貸。更不奏候
朝旨。如此。則非惟千里之人得免轉死之患。至於寇盜。亦當衰息。伏
望聖慈詳酌早賜指揮。

安世又為減軍乞講荒政疏曰。臣伏見去年秋冬時雨愆候。今春涉
夏。盡亢旱。二麥將損。秋種未布。民已艱食。歲事可憂。雖兩宮焦勞

祈禱備至。應祈之澤終未霑足。臣嘗觀國朝故事。太祖建隆元年。以
揚泗民多飢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即命發廩賑貸。乾德二年。嘗
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不必俟報。太宗或遇旱歲。必
損食減膳三之二。得雨乃復常膳。真宗祥符八年。以京東物價稍
貴。令有司出常平粟減價糶。所濟貧民凡九年。詔江淮發運司歲留上
供米五十萬。以備賑濟。仁宗末年旱勢闊遠。事宜前慮。至於撥刺糧。既
力蕃興。嘗再降除盜賊。皆聖人救災之政。不先事而豫。伏望聖慈
上法三聖之意。下考成周之典。凡可以救災恤民者。次第施行。

五年七月。知杭州蘇軾乞預備來年救饑之術。上奏曰。臣聞事豫則
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
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一二萬減上供。糶常平官
粟。大率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飢。則用物博而所

及狹。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為一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
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
奏聞。但立賞閉糶。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
廷知之。始敕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
俵米。欄街散粥。終不能救。飢饉既而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
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
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
百餘萬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
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二聖
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斗二十萬
石賑濟。又於十二月終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斛斗米三分之
一。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

令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
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稅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
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
善。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
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多寡。而臣愚贅無狀。不知權利害之輕重。計
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莊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
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
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况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
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
歲杭州米價每斗至八九十。自今年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六月
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
月初。斗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亦未不敢住糶。灾傷之

勢。恐加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
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人皆言於豐歲。莫
不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
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困。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
按閱。臣密令季孫沿路訪察。季孫還。狀言。此秀州不獨淫雨爲害
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垾。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
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州還。見臣言。吳江
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栰撈捷。云半
米猶堪炊。青穗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况止不止
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
平米二十三萬石。今來已糶過十五萬石。餘八萬石。賑濟未已。
又恐[illegible]以次被災。及知[illegible]之家闕食。而官止常平米八萬

石。只了兌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糶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飢之
物。若來歲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
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綺。帶金玉。横
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夾浙東西大抵雖遭害。中米見在熟地少。熙
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靈。憂責
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
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浙西
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一百五十餘萬石。兩
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速。和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若
無錢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奔湊。亡
意外之患。則雖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
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

合與不合準常平斛斗出糶救飢。如合準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
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具逐司擘劃。合如何糴買。今米價不
至大段翔踊。及糴稍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即令逐司具
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候今來已具。立法。差知程
月日無變。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聖慈速賜指揮。
貼黃。臣聞一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武軍有強賊
人數不少。恐逐處見饑寒轉運司見今據州官走執追殺訪捉
[illegible]知[illegible]實[illegible]滿[illegible]不穩慮也。
貼黃。臣[illegible]
御史[illegible]
兩浙[illegible]
非事實[illegible]

之間。或若帝歸。況推誠之道。若人夫本高一方不糧害。即日放請其飢貧。況可緩之耶。帝曰。尚若不恩而有此饑。咸言遷矣。雖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水旱飢荒之處。運官預賞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一詔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比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憂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亡。亦無盜賊之患。若無積聚。何以拯救飢民。臣近者奉御郎部蘇林監司多走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調勻。田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饑殍載道。然後奏知。又有司之官。懼今之過。惡之量甚。不消先知。人人爭奏。是以正令預備。相繼不實。蓋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軾又狀奏曰。本臣近者伏見二聖。遇災而懼。憂勞日勤。所以拯救飢民者。可謂至矣。而浙淮南兼賜度牒六百道。而杭湯二州各得百道。

饑民歡舞歆詠聖澤。曾未數日。而淮西提刑申戶部。奏乞本年常平糴斛之用。不須上件度牒。而兩浙轉運提刑亦申本路。今年豐熟。別無流民。是致戶部申都省。却乞拘收度牒。錢斛以備到時支用。都省更不奏禀聖旨。便行下本路提刑司。依戶部所申施行。臣竊會本路皇恩。以災傷特賜錢物賑濟。即無似此中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臣竊緣物體。惟浙西兩路。去歲災傷之甚。行路備知。便使今年豐熟。亦僅能補未補瘡痍。而況秋夏之交。稍秋未可。柔麥通路。提特如何見得今年秋熟。便申畫檢。緣是小臣。無意卹民。專務聚斂。而戶部據此聞奏。其言即時施行。遣度二聖已行之事。有司(?)得壞。緣是不惜。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路翻爆收錄。不知所為。儲禁變異。至於不足。小臣惑誤朝政。虧損聖德。以為此仁政之實哉。在此仁慎。足以司林欲罪。伏望聖慈。特降處分。賜中書省。不降出。作聖意詔閣

羨錢饑殍。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只依前降聖旨。量用賑濟所貴頗資之以救飢民。見二聖已行恩命。不復追收。失信天下。臣又勝區區懇款奏聞。

七年二月。軾為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又奏曰。臣已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奏。臣聞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臣下知無此心。則臣亦何敢必望此政。屢言而屢不聽。亦可以止矣。然臣猶敢數瀆聖聽不已者。蓋由陛下實有此心。而為臣子所格沮也。竊觀陛下仁心發政施仁。天下皆望太平於期月。今者八年而民益困。此何道也。願陛下深思其故。若非積久所感。自古未之有行之八年而不蘇者哉。臣前所論四事。不為不切。所[illegible]不見行。臣既論奏不已。執政乃始奏。可初不見臣此疏。遂與戶部[illegible]縣聞奏。並攬此奏。朝上而夕行。今久二年於此矣。以此知積欠之[illegible]

大臣未欲施行也。事非陛下留意痛與指揮。其作事難矣。事降出。仍都作熟事進呈。依例送戶部看詳。則萬無施行之理。臣人微言輕。不足計數。竊惜陛下赤子日困日急。無復生理也。臣又竊料大臣必言今者西邊用兵。急於財用。未可行此。臣竊積欠之在戶部。書其數不貲。實無可慎。若實計其賦價。則數目雖多。歲月積久之在戶部者。虛名何足以助經費之萬一。臣願聖主特出英斷。早賜施行。臣勤聞淅西飢疫大作。蘇湖秀三州人死過半。雖積水稍退。露出泥田。然皆無土可作田塍。有田無人。有人無糧種。有種無牛。殍死之餘。人如鬼臘。且就[illegible]須官吏待人十年之[illegible]稼[illegible]其上下[illegible]不至[illegible]今之[illegible]須[illegible]下[illegible]以備[illegible]平接濟飢民。聖明無[illegible]

賜緡錢百萬收糴。而發運使王覲言稱本年來麥稍貴而
比之次年價高，備為無收之策，定賞糴高勝於無，而獲利可見。緣不肯
收糴顆粒，遂使少年損價收糴，上下共知，而不敢問。小人淺見，只為
朝廷惜錢，不為君父惜民，積習如此。淮南東西諸郡累歲災傷，迄今
十年，遂有十五六年矣。今來夏田一熟，民方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
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作惡歲之資。兒還欲以軍[illegible]，縱望與販，救
之於可救之前，莫待他日救之於不可救之後。望因敕下，臣乞詔內
降手詔云：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災傷大甚，累歲流殍。今來淮南始獲
一麥，浙西未保秋成。淮南東西、浙西諸路欠負不問新舊，有官
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飽之樂。仍委判施
稱行下。臣所言六事，四事本路安撫勢內拖欠，錄送與天下疲
民一洗瘡痍，則轉可望太平。疏數事之後，已。臣伏觀詔書以五月辛

六日特盡皇恩，本路百姓天下大慶。孟子有言，詩曰：古公亶父，來朝
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此周之所以王也。今陛下有此大慶，猶不忍積欠之民流
離道路，宜察不樂，獨以責子臣備書其事，意欲表德音，勇行此事，所
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天鑒不遠，必為子孫無疆之福。目不忘[illegible]
孝忠殊无一言。
元祐五年，文彥博上奏曰：臣於四月二十九日至西京，見本府進奏
官申收錄錄朝皇帝太皇太后敕書，以為時災累歲，秋稼未立。
上軫宸念，[illegible]特減膳，[illegible]以見[illegible]心[illegible]特[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天
之義。臣[illegible]作韶下，[illegible]見[illegible]判[illegible]擇[illegible]。[illegible]
侍從、臺諫[illegible]臣，[illegible]民田[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聖[illegible]所
[illegible]句文小民艱食，即聚為寇盜。以皇歷勅監司[illegible]令。勅[illegible]

民隱，勿致煩擾。又曾貞趙燉寺尉曾任賊通令遺內有剩入一人安居。
救荒之政，各在[illegible]之，治平預防，患無後[illegible]。
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乞復義倉疏曰：臣聞賦斂之多，常起於凶荒。
凶歲不足，常生於無備。備災救患，莫善乎義倉之設，最為良法。熙寧十年
始講隋唐之舊，復置義倉，令人戶於正稅斛斗一石別納五升，以
[illegible]傷賑濟，不得[illegible]用。[illegible]盡所餘至少，而[illegible]至多，蓄之[illegible]
斂之於民甚少，則民易以輸。散之多，則上足以應乎。[illegible]
凶歲有備，散之於民，則人[illegible]無怨。此[illegible]隋唐[illegible]之[illegible]
也。已試之効，[illegible]八年，[illegible]一切[illegible]，今補之。
[illegible]以為擾民，則所出才二十分之一，[illegible]用，[illegible]又
況水旱不常，飢饉[illegible]有[illegible]倉廩則[illegible]不足，行勸誘則不免[illegible]與
其施之於倉卒，不若備之於無事。今乎[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修復義倉之制。

南宋與舉，臣以為[illegible]倉[illegible]在近民處，則飢歲無流[illegible]道路奔走之
勞，費而人受實惠。隋開皇中，就社置倉，蓋以此也。臣欲乞與復義倉
之法，令於村鎮有[illegible]，[illegible]廨舍處建立倉廒，以便斂散。其餘制令有司
更加修整，以備飢歲，誠非小補。
哲宗時，戶部侍郎蘇轍同曾肇等[illegible]臣兩對言事[illegible]子曰：臣伏見二
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荐臻，非水即旱。淮南饑饉，人至相
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東困弊，盜賊群起，一經遇夫，[illegible]頃[illegible]
廩以救[illegible]之，[illegible]此三路所[illegible]已[illegible]三百萬。[illegible]時，[illegible]未見此
比。然而民力[illegible]困，[illegible]已[illegible]，而[illegible]未[illegible]。[illegible]數月
之[illegible]，[illegible]盜賊[illegible]起，[illegible]。[illegible]臣竊見
太皇太后陛下清身[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心而和氣不應，[illegible]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而澤乃至用度臨以明下臣无言以
奉二上下交泰元氣乃和今二聖居深宮之中所與朝夕謀議者止
止數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十人耳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
之長皆不得進見而況其遠者乎[illegible]以職居[illegible]不同其心
好惡無異故須數聽庶[illegible]復解[illegible]有所[illegible]事實令陛下聽既不
察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illegible]使事有[illegible]和氣不效必然之
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對[illegible]訪[illegible]以宣達
情令二聖[illegible]以方[illegible]人主之德而講求臣[illegible]政事[illegible]人主
之事遂使百官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illegible]一官
面奏公事上以[illegible]情[illegible]與國下以聽人之[illegible]遣
爭從則人事之[illegible]庶幾可[illegible]臣[illegible]國[illegible]無[illegible]臣[illegible]
敢[illegible]分命臣僚[illegible]建[illegible]私心[illegible]情不[illegible]天意人事影

警之虞無歲有稱[illegible]一[illegible]陛下[illegible]其[illegible]常[illegible]務[illegible]
右司諫王覿奏乞稍貴京師常平倉米[illegible]京[illegible]常
平米每斗六十文[illegible]至六十五文者有以見穀[illegible]不[illegible]官[illegible]而價
以利民為務也然臣竊慮賤糴如此於小民是為一時之利若還計
乃非長久之策何以言之夫京師者聚大之處也生齒之[illegible]何可勝
計民所食者軍糧之外則皆商賈所運自外而至也今官糶[illegible]既非
所以[illegible]商賈也於商賈所販雖新來其價乃[illegible]而[illegible]者
也京師之民[illegible]多[illegible]而今多[illegible]之米麥入
京師[illegible]長久之策[illegible]將而不
糴[illegible]而以為[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不稱
[illegible]而其賤之[illegible]悉
[illegible]賤[illegible]之米[illegible]以[illegible]所

陳粟以[illegible]長久之[illegible]熟為[illegible]將計[illegible]臣愚以謂不若稍貴常平之米使
與市價[illegible]以為令而示信於商賈也假如若令日京師常平米一斗[illegible]
其價以百錢為定用[illegible]與損糶者每千斗以下勿拒也行之既久商
賈信之則[illegible]歲必專[illegible]使[illegible]郡之米麥入於京師者愈多而
京師可實也
臣[illegible]京師米價稍貴則不惟可以致四方之米麥又可使京師諸
軍所請月糧不出於京城并[illegible]諸軍所請月糧不出於[illegible]旬
而入於京師也自去歲京東淮南不[illegible]小商[illegible]軍糧[illegible]而
下以邀厚利[illegible]所以實京師哉夫賤糴有限之米而[illegible]商賈
內虛京師矣一旦軍糶則未必坊貴而適為小民之害其故何
也商賈失利而民間無積粟也故去冬[illegible]已[illegible]而價漲[illegible]
朝廷不得已乃遣[illegible]其驗也豈有京師生齒之[illegible]於[illegible]

待[illegible]糴官米以為常而[illegible]可以救其乏則為術亦疏矣故臣以謂不
若稍貴常平之米使無甚貴甚賤之弊乃京師長久之利也
[illegible]貨物[illegible]如貴[illegible]今[illegible]未[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而京師[illegible]何可常
也臣竊聞京師軍儲僅支三年不可謂有[illegible]積矣不幸有數千
里之水旱二二年之災傷而上供不繼何以為謀方且[illegible]常
平山[illegible]之備以處京師非計也京師自去歲以來民不免饑饉
惟近日河北流民入[illegible]郡者路由京師已於城門[illegible]濟今[illegible]
常平米者即非[illegible]也[illegible]也

覿又上疏曰臣伏聞河北水災郡縣民多[illegible]
年[illegible]清[illegible]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責那移斛斗之類遂相繼廢易為斛數蹴蹋募有河防城壁令行賑
糶者差急夫頗多即雖非水災人戶亦須因此臣欲乞朝廷委逐司
相度如內有可以召募水災人戶工役之處即將上件指揮使
司斛斗優與價直召募應役其器用等依條官給庶不至多差急夫
仍令水災之民亦得食其力伏望聖慈詳酌特賜指揮施行
觀又奏為河北流民乞指揮賑濟狀曰臣近見道路頗有流民每
以詢問皆是河北百姓往京西逐熟如有乞丐於路者今春耕在近
而民之轉徙者不得耕種則秋成無望況新陳不接之際災傷之民
尤宜存恤臣竊見朝廷指揮下京城門抄劄流民如委是人戶流移
即乞差官就城門量給口食并指揮河北監司多方勸誘存恤
種免令更有流移致河北人戶減耗
貼黃流民不自京城中過者亦必不少雖河北百姓既頻經水災

又為年荒民饑民重困致賊稍不禁則雖去田間懷安土戀墓之意
以此若遇災傷尤宜存加賑恤去歲朝廷雖嘗有指揮賑濟臣
竊慮郡縣官吏或未能推廣聖意致流轉者不止伏望聖慈申
勑本路監司督察郡縣存恤災傷之民無令失所
曾肇上徽宗議曰臣聞河北地震水災城郭廬舍百姓暴露之
餘主上憂憫下撥刑之令遣將備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
非錢不可以立屋廬無於之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
得此一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勞於下然以救其患求其生也
有司者之請發倉廩賑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
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當計
且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被者甚衆可謂非常
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

露之食已竭其衣兵之間非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能
守也為是轉不復得得其飲食不復得治其生業二不復得耕耘以
為用關民不獨得轉移執事一切衆百生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
繼其性命之計是豈以賑濟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
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
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雖可以久行也則百
姓何以勝其擾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
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
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被災者不與則當
賑官者大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
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
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其偏有食

粥之變有弊移之煩擾一夫非其養致鬥之厲而傷之衆久暴露必
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
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則未免相
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
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其則從下鳥而去者存之
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
露處不知所蔽蓋而乞若無已疑乎知其不可以則將此遣歸之空
荒之地荒殘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欲盡也空
近塞之地[illegible]
矣戮[illegible]
違[illegible]不可以不責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illegible]
頃[illegible]一家之中一家之帑[illegible]

竊弄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故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它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

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它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夫殊俗。奔

方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

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它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當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以利農。其於糴粟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以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損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

侍御史陳次升奏陝西旱災行賑濟曰。臣竊聞陝西今夏[illegible]秋收最薄。物價騰踊。民食艱阻。本路州軍。並[illegible]以秋[illegible]得時。逮春耕。今日人戶[illegible]不[illegible]以聞。誠[illegible]未[illegible]民以食爲天。災害之民[illegible]必散而之四路。張

者必嘯聚而爲盜矧今邊庭未寧倘或乘此竊發必憂人民若有流亡外寇之說實深可憂臣欲乞賜旨下本路勘會被災人戶委是闕食即行賑濟安存無令流移若本路斛斗不足即乞于擘畫措置他路斛斗應副支用不勝幸甚

時吳中大饑方議振恤以民冒欺誕敕本部劄據家至戶到核其誠大夫鄭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民曰吾危我飢今當有四海奈何謹恤振之爲而難此區區之充乎哲宗遽止之

時大旱著作佐郎司馬康上疏言比年以來一年饑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虞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待之則不爲至害欲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盡歸於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使鄉里豐穰乃遣本土以爲國者一縣一鄉一富豪借推於濟民則不宜害誠能措數千萬世常以爲天下大□則天下幸甚詔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五

荒政

宋徽宗宣和中監察御史許景衡論賑濟差官疏曰臣伏覩常平令諸災傷縣賑濟事應差官而州縣闕者聽監司於隣近選差不足則選館下得替待闕官逐州不得過兩員竊聞淮南東路去歲災傷應賑濟處其常平司不問州縣官闕與不闕亦不次第選於隣近而縣差得替待闕官逐州兩員夫子惠困窮在有司至誠惻怛爲陛下施實德于民今於賑濟萬分未有一而差官先已徇私矣陛下良法本旨夫其所差人自請監司爲官端坐而役州縣無事而受廩給曾置吏卒攜擾行市災傷之餘尤不堪也臣愚欲望特降睿旨申飭東南路賑濟所差官並行罷遣如賑濟未畢尚合差官一員於本路行然臣所聞者淮東一路爾竊恐他路亦然伏望聖慈特賜戒敕其已差官不應法者亦乞並罷

高宗建炎中尚書右丞許景衡乞和糴米劄子曰臣竊見今秋大稔所在米粒狼戾糴價廉平蓋實天相陛下再造區夏以安下民以成中興之業獨未聞朝廷措置廣糴以應天意此有司之過也夫豐歲不可爲常年如一歲而不知實倉廩以爲凶荒之備亦可謂失計矣況今夷狄不庭盜賊竊作軍興所須尤以糧食爲急欲望聖慈特降指揮所在速行措置和糴使有儲蓄則不難於戰守也

紹興七年戶中書舍人李彌遜乞寬恤劄子以臣照對紹興五年正月指揮因江西運判逵汝霖等申請所因金人殘破群盜燒劫歸業人戶已經放免秋賦及五年十料之外並令輸納全稅契勘除歸業已經開墾人戶自合輸納外其間有累經殘破被害至重未曾開墾去處委是難以出備官吏百姓上下重困人情不安伏覩近降指揮

已待夏稅合納紬絹。令年且依舊數送納。自來年令提刑司覈實已
未開墾敬催理。切慮秋稅合納金稅稱擇亦合依此改正施行。庶使
四方之民盡被實惠。
高宗時翰林學士葉夢得奏乞復置常平使者措置中外劄子曰。契
勘常平之法。起自西漢。本以惠民。祖宗行之已久。熙寧初始[illegible]廣
附以青苗免役市易抵當坊場河渡農田水利等事。其意亦在寬恤
民力。只緣創法之始急於功利。委任非人。觀望推克。遂致議論不一。
紹聖初再行修定。已稍增損。但拘守紹述之說。然猶未盡行。政[illegible]當
歛聚。追呼擾攘。市易物貨。苛細爭奪。農田水利之官。誕謾欺罔之然。
明知其弊。不能革去。所以民至于今以爲病。其後惠養苟取以資
不急之用。遂失創法本意。僅有存者又緣軍興調發。諸司多所借貸。
於是青苗易役法廢地殆盡。建炎[illegible]青苗法。書得之矣。[illegible]

併罷常平使者以他司兼領。吏無專責。漫無統紀。舊法雖有不能備
舉。臣實惜之。今朝廷復置常平使者。命官討論。竊詳聖意非是欲
盡行熙寧本法。及有創立。正爲法本惠民。於此艱難民力困弊之
後。務欲寬裕。役有科歛。通有無濟乏絕。使得博採群議。亦時變通。權
去拘礙之議。應干害民之事。盡行刪除。存其經久利便者。使有司掌
一持守。以責將來。實爲美意。尚慮中外不能究知。妄有刺度。或謂欲
根刷已放債欠。或謂欲營求非理羨餘爲助國之計。動搖民聽。不無
疑礙。欲乞明降詔旨。先次播告。使上下通知。然後於實歷州縣人內
慎選通曉世務。習知民事。爲[illegible]以充使者。使之[illegible]行。當務
政舉。則上可以爲寬恤民之實。下可以明革弊之意。
夢得爲兩浙西路安撫使奏乞免嚴州遂安[illegible]二縣二稅和買狀曰。
臣契勘本路見討嚴州兇賊。假從處賊。殘破休寧等縣。與遂安縣接

去不遠。其次有昌縣。昨自去年十二月內嚴賊初發。本路見兵兩經起
發。勦除之後。所在殘殺人數。多不堪用。獨臣自到任。即行下所部州
縣。[illegible]外居民並團結爲伍。每一[illegible]捍禦盜賊。會[illegible]之際。逐盡
起二縣與賊[illegible]之令。分布要害出入之路。招募土豪部
領。晝夜守把。遂近[illegible]內外隈[illegible]。因以遂伏藏穴。不敢犯實州縣。在
外四境居民。[illegible]不敢[illegible]獲免[illegible]至今。皆三縣保甲之力。自
去年冬末。至今年春初。[illegible]甚於常年。正月半後。即陰雨連仍。
兩月之間。晴霽不過數日。人衆暴露。晝夜不得休息。備嘗勤苦。今來
緣爲[illegible]未晴。[illegible]猶緩。已係耕田蠶桑之時。[illegible]嚴州[illegible]大居
民。例以採摘爲衣食。今亦是時。皆失常業。雖旦夕賊滅[illegible]
事已不能及耕種下秧。亦不無妨廢。況此兩月。諸日守禦之費。[illegible]
竊謂陛下涵養生民。天覆地載。不欲一物失所。今必不忍以此小[illegible]

重勞良民。及使救民衣食所仰。過時失業。無所優恤。欲望聖慈特降
睿旨下本路轉運司。取會二縣與賊隣近地分把隘保甲人戶。賊平
之後。特令特與蠲免今年夏秋二稅及和買。庶幾深山窮谷之間。無
知細民皆識陛下勤恤其隱。不忘幽遠之意。殆時或有竊發[illegible]
不竭力自衛。可以暗消姦謀。保善良。下[illegible]即與任[illegible]
屏營之至。已於二月[illegible]遂路艱阻[illegible]自遣
壁
夢得爲江南東路安撫大使[illegible]羅劄子曰。臣竊見近因
人言[illegible]
不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民也。朝廷方議收復四將與天下為一家，不可坐視飢饉及曰
其艱食與粟粒不熟，還欲從而困之。坐視其飢寒而不救，是棄之矣。
今從僞之人日夜不忘本朝，來歸若相繼，為我反棄之，無乃重失其
心乎。昔魯飢，臧孫辰告糴于齊；宋饑，諸侯歸宋粟。春秋皆以為美，而
齊小白葵丘之會猶曰無遏糴。若秦飢而晉閉之糴，則君子以為罪
矣。又况京東關去歲種麥，自廣東皆艱食，而二浙產絹不多，縱令
興販，亦復幾何，未必真能困敵，而我亦未見其利，徒不廣於四方，
非特有傷王政大體，恐敵人或得為辭，以激怒吾民，則所害為不細
矣。其官吏乘間撓擾，阻絕商旅，搔擾為弊，利之所在，人皆趨之，豈
以[illegible]刑罪濫事。此等條不暇論，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施行。
夢得又奏乞推置江浙夏旱狀曰：臣伏聞江浙夏旱，陛下憂恤民隱，
憂形于色，檮祈百神，精意備盡。至於釋囚罷工役，廣賑濟，止[illegible]

苟可以得雨者無不至。近者臣[illegible]雖屢為州郡，未害至疾，高多大率
之後，必有凶年。此物理之常，惟人事應之者當，則飢殍之因減亡之
盜賊之禦三者可以預備。且宣政十有二年元二歲飢，其在臣本
帥一道，本路饒信等州皆是觸而地分，將來不免須有災傷。於本
司合行體量檢災輕重，措置關監司施行。然致自古救災之術無他，
惟應之於早，行之以實，一言而已。祖宗設法，累世講明，纖悉皆具，雖
欲別為措置，豈能更加毫末。若官吏得人，撫民為通曉法意，先事預備，
緩急各當其節，上下協心，不為文具，則匹夫匹婦孰有不被其澤。今
八月將終，披訴限滿，九月初即當檢放。若待滿州申到分數，參見輕
重，然後為之處置，則已晚矣。欲望前徹下所當申嚴典令，來州
縣以習舊弊，所宜約束者，殿昧死陷上十事。
其一曰：檢放以實，無使抑壓紐勘。民戶如訴災傷，限四以七月終，
水田以八月終。自來多是州郡滅裂，不預先拘勒道，不知負處
訴之後，不即差官，或不親至地頭，容吏胥作弊，虛實相亂，或不敢
放過分數，抑令改易元訴頃畝之狀，熟多荒少之害。先已被困，即縣
申百色，何由舉行。欲乞應災傷路分，並委官臣分行所部，關照貪
羅稅，與放過分數，保明聞奏，其應合施行事件，即日一併盡行
拘舉，然令州縣次第申請，往來待報，有失行移時之恐。
其二曰：預計畫積，無使失備。契勘賑濟皆用常平及義倉米。今合
州縣多不預計，而色實有數目，量度災傷輕重，戶口多寡，[illegible]月
遠近，為之措置。災重數少，處往往難給已盡，拱手坐視，不然[illegible]
限[illegible]元[illegible]得常平倉帳，放稅分數已定，即行書[illegible]某州有某
若干，約度可以出糶若干，係撒飢寒及闕食戶若干，不足而合
那移他州者若干，又不足而合充糶封樁上供者若干，均撥宣

至來年當止月。如均糶不及，或給官吾處，募民收糴，量用
無使隱而不言，[illegible]止糶，或臨時申請，恐不及民。
其三曰：富戶給貸依七分法。契勘一縣放稅不及七分，或失於抵
訴者，第四等以下闕食戶法當依七分法。其放稅七分以上者，
賑給通第三等。自來放稅，皆是以縣分數比折通計，雖有上
等多不施用。今以一縣論之，地勢未有高下一等，又水非例及
高鄉，大旱非例及低鄉，放稅不能均一。只如今年某甲鄉高
而十分旱，乙鄉低而僅及一二分。若行通計比折，方及五六分，
不合賑濟，則是甲鄉災重，乃同乙鄉災輕而不蒙惠，豈法意哉。
欲乞下經制常平官，應放稅下及七分，而受鄉戶有及七分
闕食者，並依法賑濟。其不及七分或七分以上，亦合以上條
行之。

其四曰鄉客義倉許暫通用契勘諸縣賑濟若請減價出糶借貸種糧賑濟人戶糶米之類出於常平而濟其不足也賑糶給貸謂闕食貧乏不能自存出於義倉而捐以與之也賑濟用常平等米許挪移則有法矣而義倉本非朝廷之物止用賑給蓋以豐年民食有餘恐其輕費官為斂藏待其不足還以給之所以甲縣之米不通於乙縣然而水旱代有若大旱之歲高鄉皆被災變用已竭而低鄉無災積蓄尚多豈可坐視高鄉飢死而不救乎欲乞通一路皆許權宜從借支用或更寬剩而常平米難濟闕亦許通用候豐年皆使依數償之

其五曰存恤民戶無使流移契勘兵火之餘所存殘戶流移至空九空日近方稍復業識認舊產耕田蕪廢未及成家若復以闕食轉徙何緣更得生業若致聚為盜賊則為害又不止此

被旱最戚州縣應災傷地分鄉村闕食戶盡行抄劄無致遺漏多方措置但使闕乏以實無輸納之苦長闕以法無催科之擾給貸以時無饑餓之患役使以理無勞困之怨人人常情孰不重遷既有生路自然眷戀鄉土

其六曰收輯流亡無使遺逐契勘饑民不能保其不盡遷徙州郡揮於接濟多使他方遺逐至失途路死欲乞預戒州縣應他州流移人戶到本者皆即納之各令散處無使聚而為一多設官吏使分任其事如或不足不得已權許與之寄居待闕官始為之廩粥給之兒糧柴薪不足則或為之官給室廬不備則或借之寺觀疾病則為之醫藥死喪則為之埋瘞遺棄小兒則給以公據使得收養稍能自存則給之券疏使各還其鄉田業官山林川澤之利權許流移採漁捕以營其生有人承佃者歸其租

仍委長吏躬親施行監司以時檢察

其七曰出糶賑給無容姦弊契勘出糶常平米本減價以平糴州縣多是觀望常平司不肯以時發降或不敢過數雖說開場但應故事或長吏不自省察估價雖比市色稍減多為公吏有力之家詭名冒糴又因循詐假之曆頭以為私惠實及闕食戶無幾欲乞下總制常平官估價隨時依市色高下量減常切覺察偏罰重立賞典如有違犯皆計以贓其賑給饑民仍使量人數多寡廣為場分無使爭奪踐踏至死仍散以時無使早晚無節坐以待斃

其八曰勸誘出糶專以鄉村契勘有米多是力農之家闕食多是游手之人承平之時物價均一忽遇荒歉唯米獨貴富室大言農夫衆此豈索厚利不得不使之有餘補不足府軍明以支百

貸皆增不獨米一色游手之人雖無所仰倉廩隨其所業自取借償雖貧戶未有甚害其當廣糶者惟第三等以下鄉村有田無收闕食者而已自來州縣多是不曉法意凡有勸誘先散遣官吏鄉村抄劄提檢告訴或受求囑賄與不均仍使般運入州郡出糶及因農民赴糶以食游手近者販貴米斛乞許鄉免力勝商賈通行城郭不患無食其勸誘出糶欲乞止令於鄉村散出文榜召其情願無籍其所有無限以定數無抑以從價減郭有米之家惟此人知乘時得利多不肯徒為賑閉糶者既廣穀價亦不約自平矣

其九曰獨免欠負隨宜受納契勘救荒之外以上應所催科目有限閣條令被災還移復業之人其合起催苗稅等未有前後指揮及赦文而州縣多不切奉行依舊取催或未應出賦稅而抑

使出賦，我歲進粉，當除銷而不與除豁，其餘更有兵火以來，別色，集名根刷在官來罷不一。又如本路建康府，則有通判戶部回易四庫經紀幹運人，欠負二十餘萬貫，皆係軍期有戶部剗刷誤用，御旨降銷籍年上供紬絹綿，并錢三十萬貫，四之類，若不令特蠲，暫展，安能常賦之外，更可出辦？應當納秋苗夏稅，務從優恤。例失太詳，節飛撥數無所不至，仍更多擾，耗剩横斂麋費。今秋賦所納，不過為官吏廩祿與軍餉而已。古者四年雖天子猶減膳不樂，大夫不食粱，豈可不以而反求？稍緩之中，甚慮今歲及催科等事，畫令率行，或中明仍戒，蓋末但非猥恐僞監，皆令隨宜受納交遣。

其十曰：使宜減降無淹刑獄。契勘自來笑傷抵殺之分以上錢民犯法至死，請如獲取解餌之數，或因相擇傷犯，更去遂赤極藍坐死等。守臣皆得審奏，揆降指揮，許使宜降等決遣，不下有司歲之以時施風，所以原情量借人命也。近歲小郡守臣多不敢擅讞，皆依獄吏郡推來，復聞或有犯地分殺，猶分數雖衆，朝廷專貸，不無淹禁，或因之食無求九路因緣鬬毆，至死情有可憫。近降指揮，復須經提刑司詳覆，然後敢奏，亦恐有司覩望不敢開陳，欲乞應特運司奏到笑傷之分地分，各降使宜，不俟中請朝廷，程以故事，審切行下逐州，其他犯有因嬰，欵情理可憫者，權令從民聞奏。凡此十事，皆祖宗卹恤愛民之實，篤以保固邦本之具。放民政所隸，隨所主各不同，惟災傷皆使通著，檢放屢聞，前育之轉運司縣，一切借掌，則害之甚撫，知轄司，多百餘年聞每，旡歛執，不奉行，而恤愛轉小，當顯在，以微率中，趣於左越所，備為精審，全經皆數十萬人，至今天下以為口實，好事者或取其私者散之，凡為以為後法。則其職不失所委，不可多得，故臣不敢剗中，皆見隔遠之官吏奉承德意，人人盡心，而況兵革始休，瘡痍未瘳，陛下愛育元元之意，如拯赤子，宜容輸有虛，情不度。今來雖已遞項檢舉行下所部，欲望聖慈少賜寬覽，如有可採，伏乞特降詔旨，告戒諸司。凡上所陳，各嚴職守，夙夜盡力，御史察其不如令者，儀來年事畢，較其勤怠為之賞罰，以示勸沮。臣素食無補，仰愧廩祿，妄因所職，之濟大臨無任懼懷激切屏營之至。

工部尚書廖剛轉對乞禁遏糴奏狀曰：臣聞昔晉饑，使乞糴於秦，秦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鄭之子豹在秦，有怨於晉，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輸粟於晉之粟，故後世莫不以秦伯為有德於晉，而以晉之閉糴為有義失秦晉救囚也。猶貴者遇有無以拯其民，况謂一化之內，乃欲分彼此疆。昨歲旱傷，所在爲田多不收，今舊穀將盡，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胡越相視，而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為盜賊，在朝夕矣。欲望聖慈申飭諸路監司，使之檢察所部官吏，毋得遏糴，富民毋得閉廩，須價應求，通融相賙，急而應熟，飢民識一時之急務也。

剛又乞預備賑濟劄子曰：臣聞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天數也。雖堯湯之世有所不免，惟修人事以備天時，是以有荒政存焉。不待事至而後圖也。比日兩澤愆期，聖心焦勞，凡可以格天者無所不致其至，近聞臨安多得，晚早勢亦不甚廣，秋成固有望矣。然憂事預有其備，有備無患。臣謂今人當為來歲之備者有二事：其一，早降本價錢於豐熟州軍，及時和糴，縱所在官吏不得遏糴，此則賑救之急務也。

若糴本降處艱於先為國家收聚雖欲增價取之民間已無來矣。蓋遏糴無禁則所在各私其人楚越相視而不相救。惟聽其有無相通自當不至於闕食。不過遠致者價稍高耳。如此則雖有數處而無[illegible]民。是則先王之政也。陛下若不以臣計為迂欲乞睿旨早賜施行。

劉行簡轉對奏狀曰臣竊惟義倉之法論始於隋增廣於唐國朝戶為其意若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illegible]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矣。當其豐稔粒米狼戾俾輸其餘以備凶荒。未為過舉。不幸有金穰水毀木饑火旱之變則用其私蓄[illegible]賑之社倉是也。隋開皇間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勸課同[illegible]會收穫之日。各出粟麥藏為社司執帳檢校多少。處或不[illegible]則發以賑之。然立法有未備也。至唐王觀間戴冑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以理勸課。盡令出粟。各於所在為立義倉。國朝乾德間天子以歲之不登而念吏不以時出粟賑民於是詔發粟之制使不待詔令。其後病吏之煩擾而民罷轉輸之因又罷之。至神宗皇帝始復舊制民到于今賴焉。然而推行之意有未盡合於古者豈得不論。且所謂義倉者取粟於民退以賑之固不可以不均。令也置倉入粟止在州郡。歲飢散給而山谷僻遠之民往往不霑其利其力能赴州就食者蓋亦鮮少。而況所得不足償勞。流離顛沛有不可勝言者。此豈社倉之本意哉。恭惟陛下天縱睿哲一視同仁。凡政事繫赤子之利害者莫不詔令丁寧執從靡有不至。而奉法之吏因習故常憚於改為使上之德澤未克下究。臣竊惜之。臣愚以謂義倉之粟當於本縣鄉村多置倉窖自始入粟以及散給悉在其間。大縣之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適[illegible]也。若未有倉窖則寄寺觀或大姓之家。縣令總其凡。以時檢校。遇饑時丞簿尉等分行賑糴計口給曆。次第支散。旬一周之。庶幾僻遠之民均受其賜。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利害之較然者也。伏望聖慈下臣議更賜詳酌。儻以為可。斷而行之不勝幸甚。

知福州張守乞放兩浙米舡劄子曰。臣伏見本路盜賊兵火之後福泉漳州興化軍雖[illegible]經殘破皆以應副軍[illegible]公私匱之復遭今歲[illegible]旱細民艱食。目今正是收成之時米價尚貴。福州在市[illegible]一千省比之夏秋增及三百[illegible]之文。是[illegible]所[illegible]興化軍而[illegible]船販不敢[illegible]糴。自為一郡之計。竊慮向去春間[illegible]不接之際[illegible]更騰踊飢民或致流移。又本路常平斛斗不多[illegible]不足[illegible]有降[illegible]到廣東米應副賑濟並未起發到來。臣日夜憂慮。雖已節次差官行下建劍汀邵等州軍令不得閉糴。及約束沿路關津稅務不得邀阻。終以所產不多少有客販。前來臣休問得福建路山田瘠薄自來全仰兩浙廣東客米接濟食用。雖大豐稔而兩路客米不至。亦是闕食。臣伏覩八月十一日指揮因言臣僚上言福建路利害第二項應本路客販米斛不得收稅事奉聖旨依二浙收糴[illegible]備日聽候朝廷指揮。臣訪聞兩浙首稔倍於常年。竊慮收糴之令已見次第。欲望聖慈於令遠方師旅之後饑饉困乏處特降睿旨。許令客旅通販浙米入福建路。所有米船各於起發州縣出給公憑經過州縣並免收稅。庶得接濟艱食之民。仰稱陛下綏懷多方之意。臣不勝大願。

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洪适奏旱災劄子曰。臣仰惟陛下焦勞憂勤勤恤黎元。講求民瘼不啻飢渴。一聞休戚即日舉行。恩在士大夫畏給自愛不肯道其實故下情[illegible]而不達聖澤[illegible]而不流。古之人雖在畎畝而有封章之獻。至或嬰逆鱗而不顧。以夙夕不聞夫臣不材無取嘗站官路非有蒐康人之比小民聞[illegible]望目之所覩耳之所接。不

忍斷民曰趙無告流亡相屬莫之拯救若私有過咨嗟而不吐尚冀祠宮之祿以自活其妻孥是曾狗馬之不若也故不避狂謬不憚譴訶矯首九閽披寫愚懇伏望陛下少垂意焉臣比讀邸報伏見陛下以江西湖南旱暵側身禱祈屏撤聲味又命帥臣監司決釋守令循至渥也臣謂江東兩郡之旱亦江西湖南之旱也陛下必不應遠而忘近恤彼而遺此特未達于天庭爾及觀七月下旬邸報行撫諭兩路賑卹旨揮猶未及乎江東兩郡豈有司奏請或未詳盡不能感動天聽耶臣於是不謀於人而謀於心不慮其身而慮其災輒敢絕分言之臣之鄉邦自去夏五月至于今春曾無終日好雨故陂塘涇瀆之水甚鮮蓋水之田僅能車吠插種至于高仰之田殆不入土者四竟之內居三之二自春積夏或累日或盈旬間得小雨尚或不能破塊地龜折早稻焦枯其瀕水低田有歲收千石來者今有百石之穀若是

者蓋無幾也通六邑之中百分不獲一二自夏接秋惟六月中子得數刻之雨既不嘅潤亦不周徧節過白露驕陽轉甚投秋又復燥實常歲八月民種蕎麥可充一兩月糧異時殘種得蕪菁蘿蔔如未作糜亦可度日皆以久乾土硬而不可種自此不雨則來年麥將未可望小民艱食或有棄妻子赴井同死者或有聚衆搶掠而相殺傷者或有逢縣尉而持刃拒抗致憲司傳以為賊而出兵掩捕者前月提舉官吏俱入饒州界親見流民襁負係道恨無以留之今去者紛紛至于卒歲將十室九空何以為邦自來水旱累常早晚絕穫所關禀食不過閏歲數月饒州去秋已小歉今年旱禾不穫自季夏而食盡若秋冬之交有雨澤有人亦可以種麥遊散或能為有七八月艱士民上疏解有陽年之儲猶無以自贍其家始知夫轉徙所不堪小民率是交還牛犁漁辭而後去所留者漸無水可飲稊稗可穫不保

其有也田家營穀作種且難與若人牛又闕則向去春耕孟為可慮蓋今歲之旱起于饒州若此之建德東流與饒境相接者亦薦罹饑之德興浮梁安仁數村與徽信相接者則微有所收江東之旱惟饒與南康兩郡出境則江浙以往亦罕也久旱九十載者古昔所歷以來所未嘗見今州縣若不自賑則有田者無以輸納割苗不從則州縣何以給遣竊聞饒州有前年椿留米三萬石已借充官兵月糧所餘止有萬石朝廷縱以與之不過可支一月見在常平義倉三萬餘石借得去年儲米賑糶而不能足蓋六邑窮民有糧于官萬二十萬戶且約一家三口家得石米便能就其一月之糧官無餘粟則有饑餓歸之天災無可奈何可也不得已有殺者耆從率相恃可也飢餓之民散而之四方不至聚而掠奪為盜幸也數千萬一月無糧其肯俛首餓死者臣區區過計非私於鄉邦而然也且日

坐貽旰食之憂敢且述此雖之實以聞不敢妄及應試伏望聖慈察其四而信其言採其要而拯其患臣不勝戰汗待罪之至

李光進姚崇言按察使故事論郎民狀曰臣竊謂方今之弊莫甚於州縣之吏置公廉之士多不見容而賦貪者或得幸免百姓受弊言不可勝言者廟堂之上欲盡擇刺史縣令誠如姚崇之言而進使按察尚未必能盡稱其職而觀望迎合雷同蔽罔者必衆况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蓋言壅蔽之禍深也慶曆間歲兩淮旱蝗名臣韓琦范仲淹因閒見仁宗曰宮掖半日不食當有病者今數路艱食安可不遣使者勞來安養之仁宗是命仲淹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除殘補瘵之弊民有食鳥昧草者獻之以進宮中決閭江西湖南因去秋旱荒民多流亡伏望聖慈遣選擇重臣公忠有才望通民情曉吏治者以安撫為名舉行一詔書奉郎論奏

守之吏以撫教之為義，陛下留意惠愛，孳孳而大業之民受其
實惠，不勝幸甚。

孝宗乾道間，兵部侍郎胡銓上疏曰：臣聞春秋傳曰：救災卹鄰，道也。
行道有福。又曰：是宜為君，有卹民之心。陛下勤卹民隱，若保赤子，所
錄江浙水災，詔令為荒歉而下者十常七八。臣司郡守為荒歉而行
者，理相蹈也。比詔州縣修築圩田，又遣使覆實災傷，官吏徒為虛文
而實惠不下究，陛下卹民之心，可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而陛
下猶欲於翟翟之慮以為陛下獻者，識救災治漕於崇議可否，不自
量也。謹案國朝故事，荒歉之政有三：常平米一也，截撥本路上供
及賞減本路上供斛斗二也，給賜度牒三也。元祐五年，浙西災傷，
正月開倉糶常平米，照安傳郭兩縣，日糶千石，外縣人戶日糶百
石，外縣日糶五十石，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民無流移。
此常平之一術也。是年十一月中，蘇軾言：截撥本路上供米二十萬
石賑濟，及於十二月賞減諸司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為米五十
餘萬斛，命下之日，所至讙呼，此又荒歉之一術也。蘇軾知杭州，自乞
給降度牒二百道，召募蘇湖常秀人戶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斗，
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又元祐五年，賜浙西度牒三百道收助賑濟，
而一路帖然，此又荒歉之一術也。是三者皆今日之急務，然常平之
米已不多，而截撥寬減之請恐難卒行，惟給降度牒名度牒至而不費。
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給降付逐路轉運提刑，分撥司分擘與災傷州
軍，仍丙州郡大小，戶口衆寡，災傷分數品配，令得逐縣依公分
擘，來熟田惠及民老弱，將見請聖者無不被賜，卑之深實得實惠。
熙寧五年，兩浙饑饉，是時米斛一百文，人死太半，女子出嫁分之價。令
不行於米斛，已反覆再日甚，縣縣保可受賜，受之地，是四日久。

豫無備，若不盡言，臣之罪大矣。

銓又上疏曰：臣准御史臺牒契勘，今年十月一日視朝，月分依條，輪
對搢催綽降指揮合前一日赴閤門投進文書。臣仰惟聖學高妙，睿
智淵微，見出千古，猶復歆崇儒碩而欲以消弭災變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然臣猶諄諄不已者，事陛下首尾九年，竊知陛下每歲之暑不拒諫
災之微也，是敢抉竭愛君之慮，仰瀆天聽，惟聖神少加採納。臣聞周
易既濟之象，以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是豫亦云災暘不免，不足怪。
民無捐瘠者，備先具也。蓋防患救荒者，不可不豫備。謹案本朝會要，
太宗嘗下詔，謂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水旱，救人命，昨者江南
數州水旱，朝閭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給，曾不閱不至，然則
太宗當日為行豫備之深意如此。寧聞浙西災傷而沈起、張靚不究，事
奏聞朝廷，是不遵太宗之制也。元祐間，浙西災傷，而蘇軾先事奏乞，
此實是能遵太宗之制也。竊原熙寧旱災之初，縣官立賞，開糶米戶
爭相勸募，飢民就食，方截浙西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散發倉糴奏，
家至戶到，終不能活垂死之民。通殍者至五十餘萬人，此不遵太宗
豫備之制，故雖捐貴倉實而無惠民之實。元祐災傷之初，施總算之
四年之冬，首發詔書，撥浙西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賑濟，又截本路漕
計五十餘萬斛，盡用糴本錢買上供銀絹，官既住糴，穀直頓減，遂無
一人轉溝壑者，此蓋能遵太宗豫備之制，故雖不耗費倉實而惠民
之實厚矣。恭惟皇帝陛下作民父母，愛之如子，知民疾苦，視之如傷，
豈惜耗費而不恤民哉，而臣猶過慮者，恐民惟知民命為重，而輕耗上
備家民殖產愛惜耕戶，本圖存恤，非曰愛穀於而一旦飢荒之餘，編
氓已負官假貸種糧，惟恐耕戶逃亡，所費小而所失大也。今歲諸路或
旱或水，方秋成之際，米已翔貴，諸處一日米暴騰貴，然可知倉不

先事而圖則乙丙流離之患臣恐不免臣昨在田野竊聞乙酉之歲北關門外民户流移疾疫五萬餘人以一門外計之則諸門可見是時四方客旅斗米博一婦女羊斗易一小兒左右前後之人不以爲奇致仁聖之澤不被於死徙之民非陛下不恤民也此亦當時謀國者未能先事而圖之過也伏望聖慈行下諸路帥漕提刑提舉守令及總領司都大發運司疾速相度事備來年賑濟米斛以遵太宗豫備之制以元祐五年爲準不至如淳熙後時之患則生靈受實惠莫不被堯舜之澤矣臣以綠今來已入冬孟去來年青黃不交之際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誠恐無及於事伏乞宸斷早賜指揮臣屢蒙獎諭謂臣直諒遂敢冒貢愚悃上瀆天聽臣無任戰栗待罪之至

貼黃臣伏見陛下復置都大發運司本以裕民而愚民無知百端扇惑或謂發運司盡奪客旅販糴舟船或謂賤價和糴足致所在客旅既無船載穀不肯販糴甚乖行移殊出於望之義伏望聖慈特詔發運司多出文榜曉諭民間明言本司即不曾賤價和糴亦不曾拘錄客舟船庶幾客旅流通米價自賤如此則斯民無不被仁聖之澤天下幸甚

孝宗時知南康軍朱熹上奏曰臣輒有愚見上瀆聖聽臣竊見本軍去年大旱田畝不收幸蒙聖恩賑救秋苗倚閣夏稅而又申詔有司發廩勸分前後丁寧勤勤懇懇凡所以加惠於無告之窮民者至深至厚以故今歲開春以來及今已是七十餘日而閭里細民率不至於大段闕食又幸日來雨澤以時郊野蠶麥料不過四五十日則二麥可收又四五十日則早稻相繼決不至於復有流離殍死之禍以勤陛下宵旰之憂矣然臣竊以爲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攻發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今者飢餓之民雖得蒙被聖恩以幸免於死亡然亦類皆鳥形鵠面羸瘠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意撫綏寬其財力則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爲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之功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注門戶而遂欲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去歲倚閣之官物則是人者將必無全理矣竊聞乾道七年之旱夏稅秋苗亦皆蒙聖慈而流殍甚衆逮今不復著正以次年帶納而科稅物者迫之也然考其實所謂帶納者初未嘗大段有人納到以佐有司用度之闕而吏胥猾得以並緣騷擾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其後淳熙元年九月四日乃以慶壽赦始蒙蠲放則二年之間所失多而無及於事矣今茲適未除新稅將起斯人慓慓已有狼顧之憂臣愚欲望陛下赦臣之罪察臣之言並詔有司凡去年被災之郡其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其上二等人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欲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殘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覆載之間幅員之內當此災旱之餘無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臣愚賤疏遠不當妄有陳奏實以誤膺委寄職在救民竊於詔令之間有以仰窺陛下子愛黎元之心有加無已大懼無以仰稱萬分是以不敢不盡其愚冒瀆天威臣無任恐懼隕越之至

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上奏曰臣疏踈不才遠跡林野陛下過聽畀以郡符已試罔效復叨使指誤恩橫被又添職名方具辭免之間又於九月二十二日恭被改除之命揣分量力尤所不堪本欲控辭懇迫之誠庶安愚賤之分而是時已聞本路紹興府衢婺州大旱

饑荒。上軫宸慮，竊恐迂延，或致誤事，遂已即日拜命，具狀申省，乞許
奏對。至十月二十八日，方准省劄，恭奉聖旨，令臣疾速奏事前去之
任。臣聞命震惕，不敢稽留，即於今月二日横被上道，至十一日始入
本路衢州界，聞得本州災傷，常山、江山、開化三縣爲甚，而西安、龍游
次之。其婺州紹興府則所傳又非衢州之比，臣不勝憂懼，遂自衢州
乘舟，兼程以來，及節次於本司及被災州縣，會到已行事件，乃聞陛
下聞嘗觀[illegible]州縣，嚴戒帥臣，詢訪深切，聞者感泣，而前後撥賜米斛
又已二十有餘萬矣。仰見聖心憂勞，急於救民，而於軍國之儲無所
愛惜，至於如此，甚大惠也。臣猥蒙任使，自揣疎拙，大懼不能有以出
斯人於溝壑，仰副陛下焦勞之意。今有管見，合行申請，須至畫一奏
聞者。

一、救荒之務，檢放爲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未便流移。故
檢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米斛，未便闕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
不以憂民爲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
及至中到帳狀，州郡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
刈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
檢官反謂人户違限，不爲檢定。其有秋苗中到者，州郡亦不爲
蠲放，故中下户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訪聞本路州縣亦有似此
去處，欲乞候臣將來到任，廣行約束，須要與從實蠲減。

一、伏覩近降指揮，旱傷州縣上户賑糶，止令勸諭，毋得科抑，仰見
聖明深察物情，俱要富而得其所欲，竊恐官吏被此指揮之
後，其間或有更不自營之人，必將借此，並不以勸諭爲意，而上户
亦有詞說，難以勸諭，官司米斛不多，將來無以接續，其害又有
不可勝言者。欲乞且令州縣將來勸諭之際，以去年所救爲約，
已勸諭者，權宜免認之數爲準，多方誘諭，加意考校，不得比因
[illegible]等糴糶虛文，須管究心體訪，得其實數，或曾不能及數者，更
與量減，量可更多出者，則與量添，其有富豪頑不聽從，妄爲煩擾去
處，將來本司覺察得知，具[illegible]奏，乞載所認之數，必得其半，而
無科抑之患矣。

一、應募獻米合格推賞之人，多被官吏邀阻，乞賞聞有至今未推
賞者，近雖已蒙行下約束，更令州郡，部户部先具見今奏到以未
推賞名件，逐旋將未推賞人日下推賞行下，諸路州縣有未申
奏者，限一月內並到，如違許被抑人進狀陳訴，重作行遣。又上
户已認去年獻助，今年所蓄想已不多，若必依舊敷，方得推賞，
則恐無復及格之人可以獻助。欲乞檢會淳熙元年三月二十
四日敕，户部勘當到兩浙台州措置賑濟官耿延年所申諫東
添賑濟賑糶，依浙西江西米數減半，如到推賞指揮，第四一千
五合補承信郎，今減作一千五百石，使中明行下，庶幾應募者競
得濟飢民。仍勸所司立定保明狀式，及令逐處官司於此應募
理賞訶狀文帖，逐旋當日行遣，如將來依式奏到省部，稍又
等不問，及諸處故違程限者，官負重加降黜，人吏並行決配，庶
幾富者樂輸，貧者得食，實爲兩便。

一、伏覩今歲紹興府等州縣，蒙聖恩撥賜米斛[illegible]訪聞諸[illegible]本
州抄劄飢民户口[illegible]十[illegible]，自來年三月終，用米八十萬石
[illegible]可足用[illegible]
將來定作[illegible]，一[illegible]及以今所有米數及糴來錢[illegible]以元抄
劄數計之，不[illegible]之一。況又州府見闕準備窠座，不免却
將撥賜米斛[illegible]行糶[illegible]所得糴價米數，逾見不多，若州府只

據見米指定人戶抄劄賑濟則所及不廣必致人戶流離餓殍上勞聖慮又臣經由衢州見得本州旱傷雖云不及紹興府婺州兩州然其處水路淺澀冬月尤甚運載錢米極為艱難本州雖已差官往浙西收糴然糴本至少所得不多而所費亦廣已不貲矣臣今來欲望聖慈更撥賜豐儲倉米三十萬石應副紹興府三萬石應副衢州如無見管米斛即封日今米價支借內帑見錢令其趁此米價未至騰踊之間前去有米州郡收糴並次般載兩州其上件錢米並乞專責本司差委隣州官吏出給州府不得干預庶免侵支之弊其已撥賜錢米亦乞令本司選委本州通判一員同共主管不得別作支用仍詔守臣疾速措置收糴早糴不管誤事其婺州雖蒙撥賜米五萬石而逐末足賑濟却候臣親到本州相度會計別具奏聞

貼黃臣竊聞陛下節儉愛勤規恢遠略內庫所積錢帛甚多今統天時未順未可興師而近甸飢荒至於如此伏願聖慈捐其難事特賜借撥

一據紹興府申到撥下諸縣米數總計二十一萬二千餘石除嵊縣六萬八千餘石係排日糶濟外餘縣十四萬三千餘石係間日糶濟竊恐飢民一日止得半升之米不能存活今欲依嵊縣例排日糶濟即合更用十四萬三千餘石又聞官吏抄劄不無漏落又慮流民却回復業其數內所撥樁運乃是三摺之數將來米價日增及有往來腳費風波滯留不無欠折又本府民貧勸諭所得恐亦不多須更備米十五六萬石準備添貼所以約計乞米三十萬石其蒙撥賜今亦未敢盡數般取如是較來難濟不盡却行四散伏乞睿照

一諸郡荒歉人戶日有流殍一切官物不堪催理其紹興府人戶夏稅已蒙聖慈等第免閣住催惟衢婺州晝未失於申奏致人戶未敢依例推賜而戶部漕司催督州郡亦如平日州郡無所從出其勢必取於縣縣無所從出則人戶必有受其弊者甚失聖主惻怛哀憐之意然計戶部漕司所催必是指定支遣之數有不得而已者其勢又不容直行禁止欲乞朝廷取會戶部漕司合得諸州解發錢帛之數且於內庫支撥應副而詔戶部漕司被災州縣所欠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直至明年蠶麥之熟後卻將舊欠逐旋催理寬作料次撥還內庫決然不至幾欠闕其人戶名下新舊上供官物亦乞明詔州縣未得催理其紹興府雖已有前件住催指揮竊恐州縣奉行不虔及將今年檢放外殘零苗米催督嚴峻亦乞聖慈更賜戒約令其寬限人戶輸納

貼黃臣續訪聞紹興府昨蒙指揮住催官物而春夏之間官吏多已先期催足民戶實未盡蒙聖恩今體問得本府人戶合納丁鹽錢丁身折帛綢折帛等本色綢本色綿五項不以有無產業物力一丁並納九百餘錢來春即便起催飢饉之餘實難供納臣愚欲望聖慈將來年合納錢數預行蠲放庶幾官吏無以作弊下戶實被聖恩有以慰安民心感召和氣

一今年旱地廣闊只有湖南二廣及浙西兩三郡豐熟而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臣昨受命之初訪聞彼處米價大段低平即嘗印牓遣人散於福建廣東兩路沿海去處招邀米客許其約束稅務不得妄收力勝雜物稅錢到日只依市價出糶更不裁減如有不售者官為依價收糴自此向後必多有人興販前去臣元約束本路州縣稅場不得妄有邀阻收稅及力勝一文

更乞聖慈中嚴行下，有違戾者，官吏並比見行條法，各加一不
等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其收糴本錢，乞許行下本路沿海
州軍，特令年糴遞米錢及究那諸色窠名支撥充應，上幾不失
信於客人，向後易為招誘。如或更蒙朝廷量立賞格，召人興販，
行下諸路曉示勸誘，仍先降空名付身數十道，付本司，俟有上
件販到米斛之人，即與書填給付。盖緣客人糴貨了畢，便欲歸
回，元處不能等候，即與土居上戶不同，伏乞聖察。
一救荒之政，著於令甲，及近年節次指揮，雖已詳悉，然而全在官
吏遵奉推行，然後民被實惠。況今年旱飢，公私匱竭，比之常歲
事體不同，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戒敕本路守令以下，令其究心
奉行聖意推廣。其或有違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二，重作施
行，以警其餘。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驅策者，亦許具名聞奏，別與

差遣，却選本路官吏，惻怛愛民，才力可仗者，特許不拘文法，時
暫差權。謂如添差捕盜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舊例越行例選
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事務，具名申奏，量與推
賞。如減磨勘、陞名次之類，庶幾官吏向前，人蒙實利。
臺又上延和奏劄，曰臣近因講求荒政，復有二事，雖非今日救荒之急，
而實要時久遠之利，不敢不言。今謹別具進呈下項。
一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值旱傷，流處檢放，極撥下戶。偶有士人陳
說，乞將五斗以下苗米人戶免檢全放，當時即與施行，人以為
便。本路提舉常平乞襃遂以其法行之諸郡，其利甚博。近日經
由信州，則聞玉山一縣亦得檢官如此措置，除上三等戶隨分
減放外，下二等戶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亦不過止成五分。
問之道旁居民，莫不稱其平允。此最為法之善者，而令未有

明文。又今年檢踏已畢，行之不及，欲乞聖慈詳酌，特詔有司定
著為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
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并第四等戶依此施行。其州縣
差官後時，致得旱損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其所損田，
即與相度地形高低、水源近遠，比並鄰至分數檢放，庶幾實民
永遠利便。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
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
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
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
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
四年，又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

其見管二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
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
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
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
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强，妄意欲乞
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
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
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
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
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
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
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

勸，則亦不至擁擾。此乃今日官之雖然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
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歲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其建
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伏望聖慈詳賜施行。
謹具知前。

熹又奏曰：臣竊見浙東路和買紬絹萬數浩瀚，而紹興府獨當其半。舊
例自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人戶均數。人戶苦於輸納，多立詭名
隱寄物力，以避均數。是致見納人戶所數愈重。其間又有不該數納
田地之數，官司不為除豁，其弊非一。前後臣僚申請，並蒙聖慈施行，
而一時有司不能奉承德意，率於衆說未有定論。臣以得之傳聞，未
知其間纖細曲折，不敢輒有陳請。然聞一郡之公私，不以此為病。根
蒙任使，不敢坐視。欲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到官與本路帥臣監司
同共相度，限來年二月內要見定論，申奏取旨，從來年夏料為始，革
去舊弊。庶幾疲瘵餘民得安生業，世世子孫永沐仁聖之賜，不勝
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六